

叢書集成新編

五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五五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總集—歷代

古文苑二十一卷(附校勘記)

(卷十五至二十一)

嚴陵集九卷附四庫提要

悅心集五卷

續古文苑二十卷

申氏拾遺集二卷

詩文總集—明

石洞遺芳集一卷附補遺、考異

梅塢貽瓊六卷

瓊花集五卷附詞

詩文總集—清

于湖題襟集九卷

詩總集—詩經

詩序一卷附四庫提要

詩傳孔氏傳一卷附提要、辨證

詩說一卷附提要、辨證

詩說一卷附四庫提要

詩論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章樵註 守山 一

宋 董茶編 漸西 二二三

清 世宗選 聚珍 五三三

清 孫星衍輯 平津 八一

清 申居郎輯 畿輔 二一九

明 郭鈇撰 金華 二三一

明 汪顯節校編 夷門 二五二

明 曹璿編 別下 二七九

清 袁昶編錄 漸西 二八七

漢 毛萇傳述 津逮 三四四

宋 朱熹辨說 百陵 三六〇

周 端木賜述 百陵 三六六

漢 申培撰 百陵 三六六

宋 張耒撰 藝海 三七四

宋 程大昌撰 學海 三七六

詩總聞二十卷附四庫提要 宋 王質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宋 呂祖謙撰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 宋 戴溪撰

非詩辨妄一卷 宋 周孚著

絮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附提要 宋 袁燮撰

詩疑二卷 宋 王柏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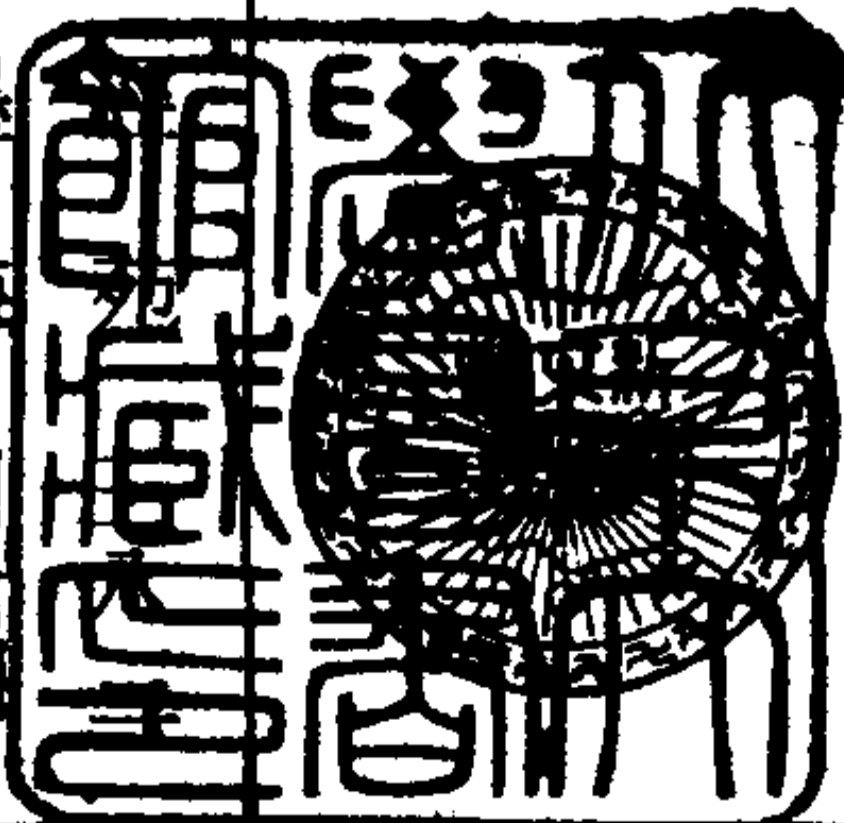
墨海 四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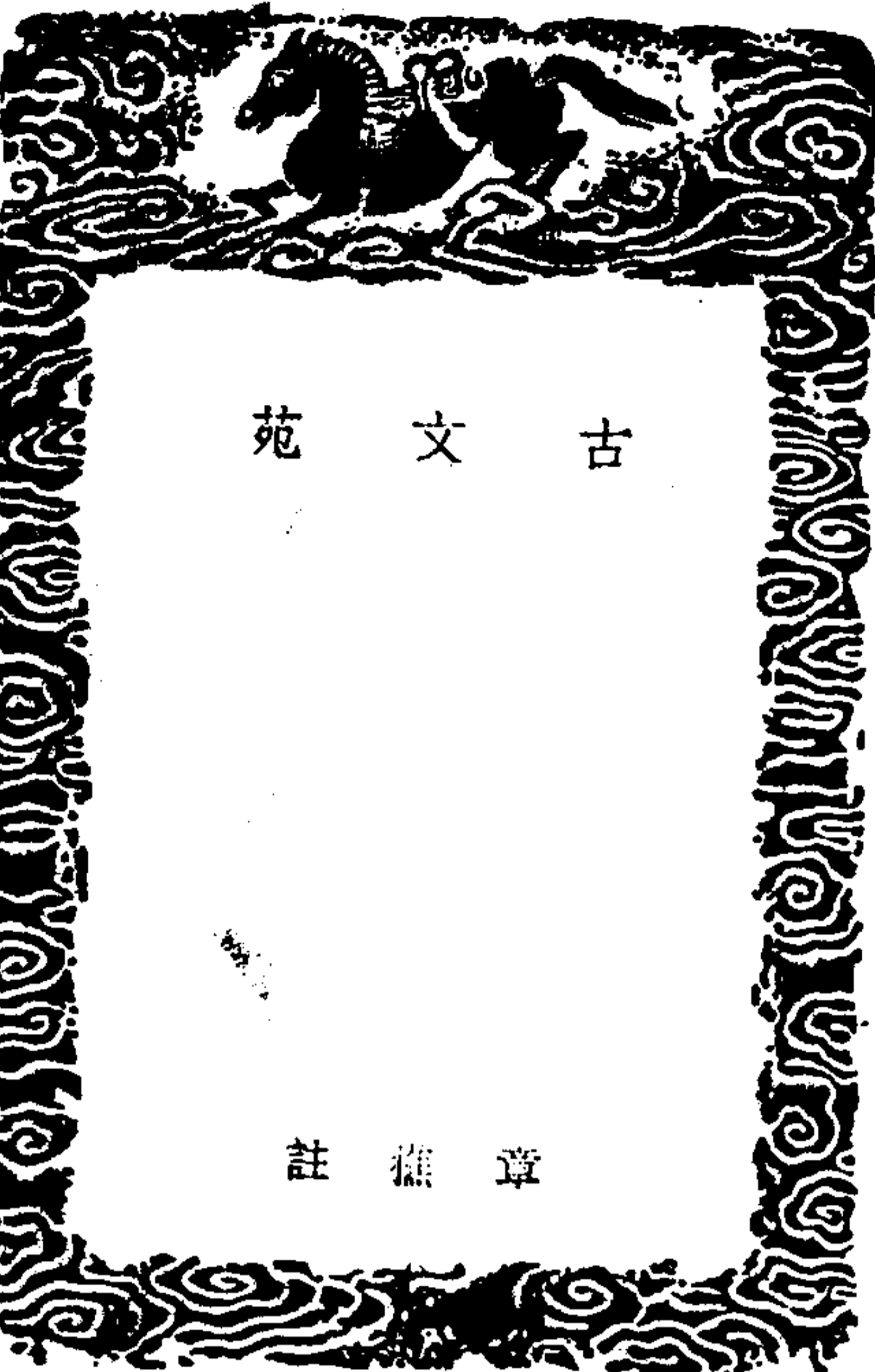
聚珍 六六一

涉聞 六八七

聚珍 六九一

藝海 七〇五





苑文古

註據章

古文苑卷十五
楊雄百官箴

光祿勳箴
太僕箴
大鴻臚箴
大司農箴
執金吾箴
城門校尉箴
尚書箴
光祿勳箴
光祿勳箴
光祿勳箴
光祿勳箴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廷尉箴
宗正箴
少府箴
將作大匠箴
上林苑令箴
太常箴
博士箴
博上箴

衛尉箴
廷尉箴
宗正箴
少府箴
將作大匠箴
上林苑令箴
太常箴
博士箴
博上箴

在茫茫上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
重垣累垓以難不律關為城衛以待暴卒
國有以固民人作以有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
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
君臣之職士履問而和樂中謂王在宮則
士出而戰則行衛之士士履問而和樂中謂
王在宮則士出而戰則行衛之士士履問而
和樂中謂王在宮則士出而戰則行衛之士
士履問而和樂中謂王在宮則士出而戰則
行衛之士士履問而和樂中謂王在宮則士
出而戰則行衛之士士履問而和樂中謂王
在宮則士出而戰則行衛之士士履問而和
樂中謂王在宮則士出而戰則行衛之士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將和鸞車上於周
龍馬時乘六龍以御天王駕太極在上帝
征戰車孔夏四駟孔聽彭彭不測之威
載駟駟我與云安我馬惟閑雖驅匪逸
公千駟而澤於齊論語齊魯無公也
蓋惡夫殿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孟子
執皂傳也

天降五刑惟夏之精
亂茲于南民夏氏
伊謀五河訓天周以早基

大司農箴
大司農箴
大司農箴
大司農箴
大司農箴

或謂刑也觀其書可見
賦詩則不無風俗之
周輕其制泰崇其辜
唐虞象刑天民是全
謂是刑是刑無云何
殷以刑顯泰以酷敗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宗正箴
宗正箴
宗正箴
宗正箴

魏魏帝堯欽親九族
有攸訓帝堯欽親九族
以不謂帝堯欽親九族

喜子同
墟魂靈附
大司農箴
大司農箴
大司農箴
大司農箴
大司農箴

古文苑

古文苑

時惟大農委司金穀自京祖荒粒民是斛... 朕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後稷有無... 朕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後稷有無...

少府箴

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 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 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

執金吾箴

執金吾掌衛京城師武衛更執金吾... 執金吾掌衛京城師武衛更執金吾... 執金吾掌衛京城師武衛更執金吾...

將作大匠箴

將作大匠掌治宮室... 將作大匠掌治宮室... 將作大匠掌治宮室...

詩詠宣王由儉改奢... 詩詠宣王由儉改奢... 詩詠宣王由儉改奢...

城門校尉箴

城門校尉掌京城門... 城門校尉掌京城門... 城門校尉掌京城門...

上林苑令箴

上林苑令掌水衡都尉... 上林苑令掌水衡都尉... 上林苑令掌水衡都尉...

司空箴

司空掌土木之法... 司空掌土木之法... 司空掌土木之法...

以方侯... 以方侯... 以方侯...

太常箴

太常掌宗廟禮樂... 太常掌宗廟禮樂... 太常掌宗廟禮樂...

尚書箴

尚書掌書契... 尚書掌書契... 尚書掌書契...

聖竊發而扶蘇殞身一姦愆命七廟為墟... 書臣司命敢告侍賜

博士箴

博士至數十人武帝置博士... 畫為辟雍國

昔在文王經營其軌... 易子德音而思皇多士

多士作楨惟周以甯... 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經

人與讓虞芮成質... 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經

俗莫美於施化... 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經

而天下歸於德... 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經

士詩書是泯家言... 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經

不學於夫子... 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經

司典敢告在賓... 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經

古文苑卷十六

崔駰太尉箴

河南尹箴

司徒箴

大理箴

崔瑗東觀箴

關都尉箴

北軍中候箴

胡廣侍中箴

郡太守箴

晉張華尚書令箴

崔寔諫大夫箴

晉傅元吏部尚書箴

太尉箴

晉張華尚書令箴

天官宰庶僚之師

晉張華尚書令箴

式九州用綏羣公

晉張華尚書令箴

載昔周人思文公

晉張華尚書令箴

伊尹盛商公

晉張華尚書令箴

匡無日我強莫余

晉張華尚書令箴

不艾辛臣馬敢告

晉張華尚書令箴

河南尹箴

晉張華尚書令箴

茫茫天區畫冀為

晉張華尚書令箴

處鸛城王定州

晉張華尚書令箴

而師尹不匡

晉張華尚書令箴

宗器以分圖籍

晉張華尚書令箴

司徒箴

晉張華尚書令箴

天鑿在下仁德

乾乾夕惕靡怠... 徒臣司眾敢告執藩

大運箴

晉張華尚書令箴

允理左傳周如石

晉張華尚書令箴

九棘以質以聽

晉張華尚書令箴

因旅斯并

晉張華尚書令箴

昔在仲尼哀矜

晉張華尚書令箴

臣驕虐用其民

晉張華尚書令箴

加害禍不反身

晉張華尚書令箴

不思斷不可不

晉張華尚書令箴

伍胥之劍以忠

晉張華尚書令箴

則之官在顏

晉張華尚書令箴

效世運理臣

晉張華尚書令箴

車觀箴

晉張華尚書令箴

洋洋東觀古之

晉張華尚書令箴

史官之墳五典

晉張華尚書令箴

義不貫左書

晉張華尚書令箴

行有記其

晉張華尚書令箴

晉張華尚書令箴

晉張華尚書令箴

淇坐大嗽下牀振頭垂釣刺芻結草臘繡...
 捕龜淺園縱魚鷹百餘...
 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櫻...
 調治馬驢兼落三重...
 魚與鄰里爭...
 勿與鄰里爭...
 樹當截作船上至江州...
 所出...
 下市...
 取一作...
 臥惡言醜...
 得癡愚...
 作俎...
 至...
 以歸...
 多取...
 植種...
 縱橫...
 戶上...

勤心疾作不得遊...
 事訖欲休...
 賓客...
 奴不聽...
 夫言不如...
 不敢作惡...

奕旨

班固

大冠言博...
 子稱有博...
 義不迷問...
 應客北方...
 必方正象...
 分也駢羅...
 敗賊否為...
 之不專在...
 雖有雌雄...
 策若唐虞...
 析一...
 置以自護...
 一孔有闕...
 要厄相劫...
 文之德知...
 能量弱強...
 智中庸之...
 象...
 戰國之事...
 食樂以忘...

尼掖也樂而不淫...
 關雎類也...
 祖氣也...
 外若無為...
 虞仲...
 問者喻其事...

篆勢

蔡邕

鳥遺跡皇...
 之與始...
 列櫛比...
 蛇之勢...
 雲或輕...
 行若飛...
 驛遷延...
 數其詰...
 而翰翰...
 其可觀...
 責揖奴...
 黃香...

髯既亂且枯槁禿髮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汚穢泥土僉囑
穠穠而與塵為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恬動則困於愁減
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並正著子願為身不能庇其四體為
智不能飾其形骸癩瘡痲面常如死灰為痲疥疥也瘰癧瘡
難乎

魏敬侯碑陰文

聞人半準

三國魏志衛凱字伯猛河東安邑人少以成以文
學稱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象並典制度勸贊
代義中法之詔明帝時封關鄉侯受詔典著
論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草無所不善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後漢郡國志河東解縣有解城
及解地即郟首山對靈足之山當猗口之口勢高而越
幽形坦而背阜地勢如盤室而可以蔽藏不墳而所冀
速朽司馬之欲速朽也宋相珍琦素白而靡尚衣服隨時而
則有故吏述德於隧前門生紀言於碑後魏碑陰文
碑自曰李居亭而已治詹嘉在主而可友郡國志解縣有
公入取日哀者也物志曰白李邑又琦氏縣注左傳曰晉侯
也二傳者春秋時古跡處在縣東北縣有鄉有亭在左
也侯所葬之也處高據之厚地將神德而永久歷年之
多所著述注經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注孝經固
而儒釋經詩書有故春秋有漢書有禮記有周禮有左傳
利陽亭南道秀郡國志左傳有漢書有禮記有周禮有左傳
碑增算狀下民租口算狀又有乞復華山南道六丈及華山下亭
文人碑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
昌帝後魏世紀魏文帝登禪于曲陽之繁陽亭受禪元常
書受禪表並金針八分書也魏碑陰文元常書法
碑針金針之名王楷文字志懸針小篆體也金針書入分
法不同其形或曰以太祖文帝等臨詔令雜駁議上封事一
百餘條誠子等散在人間及碑石可見言辭皆樹碑人郡國
縣道姓名具如子後名關不職

古文苑

三九五

古文苑卷十七

古文苑卷十七

三九六

古文苑卷十八

漢樊毅脩西嶽廟記

張旭

蔡邕九疑山碑

張旭

王延壽桐柏廟碑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西嶽廟
三公者五嶽之冠也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其神曰華
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祭法山川之神則祭之
之奠柴燎煙月東迎神至千岱宗祭八月西迎神至千西嶽
舞鳳凰來儀暨夏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
祥荒淫臊穢篤災必降秦漢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
應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言如堯舜之亡新道
鬼神不享故東漢有神靈之祭必速亡建武之初彗掃頑凶
國以康建武元年即位備燎告天望于羣神二年初制
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謝陽之孫曰樊毅君諱毅字仲德
後漢書樊毅字仲德世祖之舅封侯毅弟封侯毅兄
子等元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授出於丹之胃復云射陽之孫蓋指子茂對平望侯是為五侯
家居國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防東縣屬山陽
平國漢制萬戶以上誅強撫瘠民二部以清命守斯邦
為令咸萬戶為長誅強撫瘠民二部以清命守斯邦
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一木有窄狹不足處尊
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一作世室不脩春秋作譏春秋文十
前特部行事苟班與縣令先黨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同珍奇
畫怪獸嶽嶽之精所出頑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暨勞久逸
神未有憑自古大山邛邑猶存焉林之邑也泰山之下諸侯

古文苑卷十八

三九六

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賦下十復華山
郡田即克厥帝心嘉瑞仍奮前商賦也風雨應起并應
四時八徵潤品物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
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軫戶曹史許禮等皆宏農郡遂刊元

石銘勒鴻勳垂耀靈軫存存昭識音也其辭曰二儀剖判清
濁始分二儀乾坤也易太極生兩儀乾坤陽疑成山陰積為
川泰氣推否洪波況臻流石也禹治川奠山所以錄泰堯命
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羣神因

漢火德故受茲介福京夏密清密與殊俗負服令問不違可
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後書肆觀東後乃命三后出自
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遂奉神祀改
傳節廟靈則有攸文一無攸字按齊隆瑞會祥景風凱悌惟風

及兩成我稷黍稽民用章建又室宇刊銘記誦一功克配梁
甫古者封泰山稱梁甫之刻
西嶽華山亭碑 衛顛
惟光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宏農太守河南
樊府君諱敦字仲德下車之初復田租口算狀并修西嶽廟

前見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詞躬親自往省從從
謙印事有漸散齊華亭齊與齊堂適寧郡縣官屬清
齊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遂斯輝怒時雨不興

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關關素也於是與令巴郡胸忍
先讓公謀議公謀其字也胸音勳議故斷度持廊立室
翼處左右起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己卯興就既成有元休

嘉啓籍各得竭情誠一福祿是頌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
曰
巖巖西嶽五鎮次宗 則秦華為次宗 緒德之尊太華優隆
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肯宴主璧碧迥赫赫在上以畜萬

邦惟嶽降神庭生羣公卿士百辟績業倏蒙帝命不遠成事
報功羣后命卿散齋外亭 前所謂華亭 敬恭明祀以奉皇靈
處所通窄屠宰有聲神樂其靜備無形 華亭供居頌也
人異趨避近則不敬 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繕舊室整頓

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祥來迎既受帝祉延
子後生為龍為光詩既見君子為龍顯又王庭為公為侯福
祿來成刻石紀號亦享利貞

府丞渤海劉固叔長功曹史楊儒曼先主簿湖陽趙伯馮
供曹椽楊基伯載史陝許禮文化縣丞龐西彭和伯怡尤
尉龍西甄瓊叔曼監典者門下椽駱瑗伯先主記史柏覽
文進戶曹椽魏壽威長史田磐文和將作椽曹鑿孔明任
就幼成史吳武丙昌

西嶽華山亭閣碑銘 張利
高貢南至于華陰故城縣故陰晉泰文五年更名
東南地理志華陰故城縣故陰晉泰文五年更名
南嶽之北華陰故城縣故陰晉泰文五年更名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
嶽嶽有五而華其一 嶽有四面而其在數其靈也至矣
聖人廢典謂有聖人 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漢五

宗因言今年胡龍死是歲始皇白馬從華山上下持華
宗因言今年胡龍死是歲始皇白馬從華山上下持華
宗因言今年胡龍死是歲始皇白馬從華山上下持華

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 五嶽各異其方而華居
於西者以爲首尾而東正西義皆謂以爲首尾而東正西義
於西者以爲首尾而東正西義皆謂以爲首尾而東正西義

而告至親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禮 望秩于山川注
山大小如其秩次望秩也典有生殖之祀則載諸祀典祭法
而告至親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禮 望秩于山川注

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奉鄙晉之西則曰陰晉也
後三十六年 邊秦之東則曰甯秦也 邑既遷徙禮亦如之
二國力爭以奉以祭邑人則曰甯秦也 邑既遷徙禮亦如之

集靈之宮於其下 地也地也地也地也地也地也地也地也地也
賦見靈想喬松之峙是遊是憩 松子神仙之侶 郡國方士
目遠而至者充歲寒崖鄉邑巫覡胡秋反宗祀 崇祀乎其中

者盈谷溢谿成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霧之路可升而
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 色如
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高隆生申甫此亦有焉 詩維嶽降
雨言山嶽之靈為國生賢東漢楊震華陰人 梁公植 天有

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衰致盛 固不九德之衰而高
宣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 縣既毀財賈禮之庭
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鎮遠將軍領北地

太守閔鄉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成占北地 地理志
武成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東 漢年記初
平元年使中郎將段熲屯華陰注武成人也建武 二年詔討
李傕以煨為安南將軍封煇侯煇陰注武成人也建武 二年詔討

烈之德享上將之尊衛命持重屯斯寄國 封煇侯煇陰注武成
柔服威懷是示羣凶既除郡縣集甯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
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音蕭相輔佐之功功冠

羣后弗以加也後漢書鄧禹傳禹請光武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
漢書高祖任蕭何於關 漢書高祖任蕭何於關 漢書高祖任蕭何於關
漢書高祖任蕭何於關 漢書高祖任蕭何於關 漢書高祖任蕭何於關

場之位荒而復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
前門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徹 路顯也去時 然
后旅祀所請論李祀一旅旅於旅於旅於旅於旅於旅於旅於旅於

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
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吝匪儉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
虔恭禮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獲穰

聖漢所尊受珽上帝... 奉祀務潔沈祭... 十餘年不復身到... 五嶽四瀆與天合德... 神門立闕四達增廣... 歌表道靈龜十四... 躬進牲牲執玉以沈... 格禽獸頌茂草木... 道弱而能強仁而... 合矩烈烈明府好古... 恭匪力災借以興陰... 靈祇降福雍雍其... 駕扶老攜集慕君... 樂今傳於萬億

春侍祠官屬五官... 陽樂茂戶曹史宛... 謙主簿安眾鄭疑... 九疑山碑...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 建于虞舜聖德光明... 徵受終支祖璇璣是... 登此崔嵬託靈神... 古文苑卷十八終

楚相孫叔敖碑... 子遷漢故中常侍... 鄆炎淡金城太守... 崔瑗河間相張平... 楚相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叔敖碑... 子遷漢故中常侍... 鄆炎淡金城太守... 崔瑗河間相張平... 楚相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楚相孫君諱饒字... 南郭即南郡江陵... 其故曰吾聞見枝... 行數十步念獨吾... 刑古刑母曰若無... 其為相也... 川谷波障源流... 收九聖之利以... 家富人喜優樂... 改幣一朝而化... 三季不別牝牡... 五舉子文之統

表仁感想孫君遇發嘉訓與祀立垣勤愛敬念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記福祐期思縣與士熾孫氏蒙恩...

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子逸

後漢樊宏字修伯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甥其先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樂侯十五年...

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為之喉舌以致中興...

美之在漢中業篤生哲媛作南頓實產世祖南頓令也配樊氏樊重之女本紀論曰皇考南頓侯...

不穆不以貶賈世政促峻邑宰寡識慢賢役德被以勞事然後慷慨官于王室歷中黃門元從儀史拜小黃門小黃門右...

近臣楷模以兄弟並盛據二郡宗親賴榮年五十有六以永壽四年二月甲辰卒...

之碑石碑不失墜其辭曰 肅肅我君帝躬是翼石有民故翼王事多難我君是力...

制詔中常侍樊安宿衛歷年恭恪淑慎嬰被疾病不幸蚤終今使湖陽邑長劉慘追號安為騎都尉贈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延熹元年八月二十四日丁酉下

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衛觀

君諱華字叔時上郡芝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自殷國因定氏不改其號聖哲元流...

和載陽隕邪臨金城郡郭羊厲附與助古勳字朝與隕有武功於民開金城太守不直...

信檢狃率服不敢窺踰無敢北也左傳乃敷權略獎厲威時動因省獵以習義興利引惠順其所樂...

列當升寵神聖宜祥年功績豐登者受擊壤童謳謀功替垣元年九月乙酉卒官生有嘉休終則鼎銘於史遷竺江...

遺老非此孰云于爾臣恩績續一其具芬 於惟明后懷德握醇昆台之耀秀出不羣...

後漢鴻臚陳君碑 邯鄲淳

命禹其後鴻臚當周武王時肅一也始祖有虞受禪陶唐亦以君諱紀字元方太邱君之元子也...

包九德外兼百行淵深濬於不測應智慮於無方宏裕足以容眾矜嚴足以正世...

舉塞于天淵儀形嘉誨絕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略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傳...

哀崩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戚容彌甚聞名心嬰言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

至德命敕百城圖書形象先賢行狀曰豫州刺史嘉懿越在民口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國乃專思著書三十...

鋒矢勤恤民隱刺之以禮教示之以恥視事未替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

土據土地以爲利... 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 萬於邳邳之野... 號江淮圖覆社稷... 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 君爲國深愛乃奮策... 逃竄謀使不得成... 以失望也天子怒焉... 追惟夢我罔極之恩... 報之德也吳天罔極... 之義遂樹斯石用監... 於穆上德時惟我君... 紹斯文遭險龍潛抗... 所貴在已樂存事親... 鄰由五言中事親雖... 思齊古公邠土是因... 忘諭國惠我無復命... 一人一子天在漢爲... 懷不申股肱或虧朝... 泣于閔作碑者勒銘... 河間相張平子碑

古文苑

古文苑

四二九

之也其勤者仁者之爲也... 不舍晝夜是以道德... 化言渾天儀也... 淑人君子者矣初舉... 歷紀之度亦能輝耀... 河間政以禮成民是... 遭命不永閻忽卷徂... 表以旌闕聞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德... 何不師而論夫子焉... 道也不成君子之志... 喜包羅品類稟授無... 其幾易類之子磨數... 維帝念功言出茲爲... 民離愁而不吊降此... 著兮

曹娥碑...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 未嘗荒流... 君年十四號慕思... 出以漢安廷子元嘉... 鬱伊孝女雖睡之姿... 分宜其家室... 惻訴伸告哀赴江... 翻翻孝女載沈沈... 逐波掩涕驚動國... 泣淚掩涕驚動國... 誠感或有尅面引... 待水楚昭王出遊... 列女傳曰介子推... 自修豈況庶幾... 此貞厲一... 名勒金石質之乾... 人生賤死貴利之... 配神言... 皇女英世廟在湘... 漢議郎蔡邕問之...

云黃絹幼婦外孫齋曰語林楊修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
行不解問修曰即知否修曰知之曰黃絹色絲色絲字
少女少妙字外孫字修曰女子如好字
壘曰受辛受辛字修曰女子如好字

古文苑卷十九

古文苑卷二十

詩

楊雄元后詩

魏文帝曹舒詩

元后詩

楊雄

傅毅北海王詩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極誄
之銘曰上極陳薦萬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生高
陽昌意生高陽有聖德焉是為帝顓頊昌意生高陽若水
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涉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
王封姓後漢帝八世生虞舜起為天子舜禹湯契周文王武
為項姓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漢興與二世孫仲王建為秦
城以營相厥宇度河濟勞沙麓之靈太陰之精翁孫元元
有聖女與齊秋沙麓之靈太陰之精翁孫元元
即元后也母李氏懷政君在身夢見日宮中入殿庭宣帝
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元生咸令傳五子中后入殿庭宣帝
帝即位立為皇后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宣帝聖敬莊皇后如
也帝則純被度也禮記內則謂之禮宣帝聖敬莊皇后如
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將大也謂元帝時黃龍見
成既終允嗣匪生咸帝無子立定陶恭王為帝哀帝承祚惟
經尚是言異帝入繼大統尊定陶恭王為帝哀帝承祚惟
皆不其合與惟是已者大命俄頃厥年夫隕大終不盈
六年其言定垂於証理大命俄頃厥年夫隕大終不盈
幸衡明聖作佐與國圖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新都侯恭
為平帝非乘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婦觀
祈廟祠繼女祀高祖新廟禱女為后又備廢格匪天靡
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宏漢祖考夙夜匪懈與滅絕
立侯王親臨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咸被
孫帝台侯官代李廣元子如金到姓王都易
從父昆弟會孫張周廣元子如金到姓王都易
猶勃也之後皆為列侯冀以金火赤仍有中央之炎
火德之方中勉進大聖上下兼該以文弄之炎

古文苑卷二十

四二二

祥眾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恭自以代黃為惟后于斯天之
所環人不敢支哀平天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愆終其不全天
命有託謫在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
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胙于天漢祖承命赤
傳于黃以漢不敗逆天命運攝帝受禪立為真皇充受
厥中以安黎黎眾漢廟鼎廢移定安公嬰為定安公
祖惟若孔城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為新帝母鴻德不忘欽德
伊何奉命是行非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惟惟庸
惟隆循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皮恪恪庶
并放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代以崇奉事弗為之
云也別計十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平帝紀元始
所食湯沐邑十縣屬大龍苑置築里宅以處貧窮哀此
獨獨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起常盈倉五十萬
解為諸生儲以勤好學倉蓋元始中猶避帝萬區作市常滿
盈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滿漢山二水名黃山
在也夏無邪杜扶風二冬郵溼樊涇水之際無郵謂大射饗
飲飛羽之門飛羽名在冬郵溼樊涇水之際無郵謂大射饗
貞信三年天下女使已論歸家復貞婦一人元其冬冬搜
符上蘭上蘭名復貞婦已論歸家復貞婦一人元其冬冬搜
其高又五日勝解雨又五日勝解雨又五日勝解雨又五日
蕭蕭之承也躬管執曲帥尋委成循族其族竹器以茶
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乘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帝尊號
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壽母尊號孝元廟獨置數為文靡
墮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旒呼哀哉以昭焉名享國六十
殞落而崩后以初元年癸酉歲立為皇太后西成崩海傷擗
心若喪考妣過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流
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
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
北海王詩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齊武王伯升子也建武二年
封興齊北海靖王興齊武王伯升子也建武二年
封興齊北海靖王興齊武王伯升子也建武二年

誄曰永平七年北海靖王薨於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

農不修政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我厥親俯與后土仰懇皇
旻於惟羣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助德是昭是明存隆其賞
光耀其聲終始之際於斯為榮乃作誄曰
覽視昔初若論往代也若國有家篇籍攸載貴勢不驕滿
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藩衛撫綏方域
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
曹蒼舒誄
曹沖字子丹幼聰公操子也日發夫人魏文帝之弟
也少聰察岐嶷有成人之智年十三病卒曹公哀
甚為賜諡曰曹芳印綬
合葬於蜀都對印綬

惟建安十有五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嗚呼哀哉乃作
誄曰
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
剛彼德之容茲義舉行猗歎公子終然允臧宜逢介祉以永
無疆如何昊天靡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役
役促促百年盛衰行暮矧爾風天十三而卒何辜乎天景命
不遂兼悲增傷悼失氣嗚呼哀哉
永思長懷哀爾罔極貽爾良妃
誄贈
誄贈越以乙酉宅彼城隅增邱我寢廟渠渠
姻媾雲會充路盈衢悠悠羣司爰其車傾都湯邑爰迄爾
居魂而有靈庶可以娛嗚呼哀哉
誄贈
誄贈以甄氏死又痛于朝命服以下
誄贈
誄贈以甄氏死又痛于朝命服以下
誄贈
誄贈以甄氏死又痛于朝命服以下
誄贈
誄贈以甄氏死又痛于朝命服以下

古文苑卷二十一
賦十三首
曹植
劉歆甘泉宮賦
蔡邕協和昏賦
胡栗賦
魏文帝浮淮賦
曹植述行賦
應瑒運河賦
頌三首
傅毅東巡頌
南巡頌
蔡邕九惟文一首
虞賦
妙彤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
戴高用之裝我負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妙彤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
戴高用之裝我負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妙彤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
戴高用之裝我負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古文苑
請雨華山賦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古文苑卷二十一
賦十三首
曹植
劉歆甘泉宮賦
蔡邕協和昏賦
胡栗賦
魏文帝浮淮賦
曹植述行賦
應瑒運河賦
頌三首
傅毅東巡頌
南巡頌
蔡邕九惟文一首
虞賦
妙彤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
戴高用之裝我負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古文苑
請雨華山賦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古文苑
請雨華山賦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古文苑卷二十一
賦十三首
曹植
劉歆甘泉宮賦
蔡邕協和昏賦
胡栗賦
魏文帝浮淮賦
曹植述行賦
應瑒運河賦
頌三首
傅毅東巡頌
南巡頌
蔡邕九惟文一首
虞賦
妙彤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
戴高用之裝我負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古文苑
請雨華山賦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古文苑
請雨華山賦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劉向
此文關說華山神靈
存世因以疾識者

僚黨和神雲聚車服照路駸駸如舉
屏結軌下車
御駢雁行蹠蹠麗女盛飾

琴賦

性反天賦也此賦首尾俱有調文

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官商兮動徵羽曲引與兮繁絲撫然後
哀聲既發秘弄乃開
手徘徊抵掌反復抑按
鹿鳴三章
走獸率舞
激絃歌一低一昂

胡栗賦

邑自序云人有折蔡氏

樹還方之嘉木兮
門以征行兮爽塔除而列生
榮因本心以誕節兮凝育
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兮將番熾以愆長適禍賊之災人
兮嗟天折以摧傷

述行賦

漢之東都造淫雨之經時途遙迢迢其寒連源

余有行于京洛
汗滯而為災聊宏慮以存古
覽太室之威靈
泰首義之士之夷墳
從之之後漢郡國志河南假師縣有尸棚春秋時曰尸氏註田

浮淮賦

序見王案

浮淮水而南邁兮泛洪濤之滄波
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將之鉞戈

下揚揚雲旗之續紛兮聆榜人之謹譁
金鐘爰伐雷鼓白旄沖天黃鉞
張羣龍起爭先逐逐莫適相待

大暑賦

律中林鍾

惟林鍾之季月
重陽積而上升
方仰庭槐而嘯風
雷震於是帝后順時幸九嶷之陰岡託甘泉之清野御華殿
閣洞開周帷高舉堅冰常奠寒德代敘

述行賦

曹植

尋曲路之南隅觀秦政之驪墳
始皇之為君潛余身於秦井
其為者也義和穆駕發扶木
炎燭成靈參乘步朱轂
療之附體又溫泉而沈肌
暖捉縛而去時
風翁其增熱

大暑賦

劉楨

靈河賦
應瑒
徐幹陳留阮瑀
劉楨

浮淮賦

魏文帝

洛一之阪
泉播九道之中州

伊漢中興三葉於皇維烈允迪厥倫
開太微敬禁庭延儒林以諮詢岳之事于時典司者考載
德唯斯岳禮久而不脩此神人之所慶幸海內之所想頌
有喬山之征
典有徂岳之巡
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馴六轡
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掃
雷之旌旄哀胡考之元老聘東作之上游賞孝行之暖農

東巡頌

傅毅

惟漢再受命爰葉一十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
明既禘祖於西郊又將禘於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
建日月之旂旌

九惟文

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宿
四曰資獨我斯勤居處浮瀾無以自任冬日粟粟上下同

南巡頌

蔡邕

惟思也此文乃九惟之一後當有闕文
為病不思所以處之徒見煩擾亦非作文之法

東巡頌

傅毅

漢光武興三葉至章帝按本紀建初八年冬十
二月東巡狩又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崇高岱宗

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飽不飽永離懼欣

古文苑卷二十一終

齊梁以上之文凡正史所不收選家所未錄者略具古文苑

書宋淳熙間韓元吉次為九卷後有章樵為之注釋增多

二十餘篇釐為二十一卷自章本行而韓本幾於亡矣近孫

淵如觀察復刊宋九卷本顧千里為之序力斥章本移易篇

第增竄文句之非然九卷本榛蕪叢蘂脫誤頗多章氏據唐

宋類書所引補遺刊誤其功甚偉又注中所稱王榮王融等

集今皆不傳尚賴是而存其一二固與韓本互有優劣不能

偏廢也惜屢經翻刻轉輾失真癸巳秋以九卷本校勘一過

又徧檢初學記藝文類聚諸書證其所出分篇別注除本文

謬舛無他書可證者置不論餘所補正時出章注之外別為

札記如左熙祚識

好事者果以古文苑目之果當學者思欲近古

周宣王石鼓文

殿其樓射其來肉既逆其猶蜀

既安既全既備既旁既馬既勒既馬

具奪後具肝天

避水衡既平

余及如下

余及如下

余及如下

秦惠文王詛楚文

呂圭王義牲

秦始皇嶧山刻石文

二十有六年

冒死請

宋玉笛賦

使午子

不言賦

王因啼

小言賦

析飛糠

以願盼

諷賦

諷賦

乃更於蘭房之室初學記二又十六烹露葵之羹文選七

釣賦文選卷四

朱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洲此字誤文選七發注御覽

海賦初學記十五文選卷四十三並作傅毅舞賦與文選

而抗音高歌初學記無而均殊角妙初學記無而

卷三

遂積聚而給杵兮給杵字誤文選謝元暉相擊衝而碎破

董仲舒士不遇賦文選卷三

嗟乎嗟乎九卷本何不嗟乎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詐而期

將遠遊而終慕九卷本終下脫一字此章氏以意補也

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無復字正作復

救乘梁王兔園賦六十五摩馳長後文選謝靈運會

忘憂館柳賦西京雜記四按九卷本無

公孫乘月賦初學記廿五

羊勝屏風賦西京雜記廿五

劉安屏風賦西京雜記廿五

中山王文木賦西京雜記六按九卷

司馬相如美人賦初學記十九

雲髮豐鬢初學記雲作元三年有茲矣有當作於九

美人兮來何遲三引作彼君子兮金鉏薰香賦注引

班婕妤好素賦文選卷五

振珠珮之精明珠作瑗計修路之遐覽九卷本計怨芳

曹大家賦文選卷六

楊雄太元賦初學記十八

役青要與承戈兮與九卷

蜀都賦文選卷六

遠則有銀鉛錫遠上於字九洪濤溶洗九卷本

潛延延九卷本潛字重下雷扶電擊九卷本

溶九卷本遠字重下雷扶電擊九卷本

九卷本遠字重下雷扶電擊九卷本

九卷本遠字重下雷扶電擊九卷本

九卷本遠字重下雷扶電擊九卷本

九卷本遠字重下雷扶電擊九卷本

九卷本遠字重下雷扶電擊九卷本

九卷本遠字重下雷扶電擊九卷本

九卷本遠字重下雷扶電擊九卷本

九卷本遠字重下雷扶電擊九卷本

馬融騰以起文選卷四越候田而長驅兮

亦作甲時有羞而不相及卷本尚不誤竟隨窮乎陳蔡

杜篤首陽山賦文選卷七

吾殷之遺民者也無者字余閉口而不食開當作閉九

行扇賦初學記五

收死卒兮初學記十四藝文類聚

張衡賦初學記十四藝文類聚

下居於壤上有元霜初學記十四藝文類聚

祭祀是居文選卷九

溫泉賦初學記九

雜運其如細初學記九

觀舞賦初學記九

驚雄遊兮初學記九

是粉黛池兮初學記九

羽獵賦初學記九

而廓葉藪剪荆梓而夷榛初學記九

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方神初學記九

延容與抗天津于伊路初學記九

延容與抗天津于伊路初學記九

詔獵者... 合雲集... 馬不妄... 黃香九宮賦

卷六

存斗文之會... 李九雨谷... 淮浦雲中... 之貢琛

典修法制... 風之味... 王延壽夢賦... 乃忽有非常之物

卷七

揚朱屑... 心趨事... 其所履... 微代無... 爾邦畿... 鎮展轉... 爾思求... 道遙徒... 恩爾念

蔡邕漢津賦... 納陽谷... 嘉清源... 筆賦... 榮華灼... 彈基賦... 我製賦... 短人賦... 王粲浮淮賦

乃作斯賦... 潭漫濤... 如舟徒... 威典竭... 登駕馳... 柳賦... 登駕馳而不履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古文苑

古文苑

古文苑

古文苑

古文苑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陸機思親賦... 指南雲... 落葉之... 引約而... 之連融... 無甲晚... 左思白... 甘羅乘... 庾信枯... 昔之三... 謝朓遊... 左憲峴... 漢昭帝... 自顧非... 淋池歌... 靈帝招... 千年萬... 武帝落... 柏梁詩... 諸葛亮... 李陵錄... 朝發天... 去御覽... 蘇武荅... 槍槍難... 別李陵... 孔融臨... 離合作... 海內有... 六言詩

雜詩

飄飄安所依初學記九卷

秦嘉述婚詩初學記十四卷本無

王粲思親為潘文則作初學記二十七卷

曹植元會詩初學記四卷

閻邱冲三月三日應詔詩初學記四卷類聚

升陽潤土初學記四卷類聚

康秀大蜡詩初學記四卷

立象改次初學記五卷

介茲景福初學記五卷

王粲雜詩初學記五卷

七哀詩初學記五卷

程曉嘲熱客初學記五卷

道里無行車初學記五卷

御覽作初學記五卷

御覽作初學記五卷

卷九

王融侍遊方山應詔初學記五卷

遊仙詩初學記五卷

奉和南海王詠秋胡妻初學記五卷

幽蘭積思生初學記五卷

新故初學記五卷

車及粉巷初學記五卷

復蘭艾隔芳臭初學記五卷

樓元寺聽講畢遊邱園初學記五卷

別蕭諮議初學記五卷

臨風長楸浦初學記五卷

也聊訪狎鷗渚初學記五卷

言終託何初學記五卷

事容光初學記五卷

蕭諮議行卷

蕭記室珠應教初學記五卷

詠此式微歲初學記五卷

巫山采雲合初學記五卷

饒謝文學初學記五卷

謝文學初學記五卷

別王丞僧孺初學記五卷

范雲學古貽王中書初學記五卷

獨翻凌北海初學記五卷

王融雜體報范通直初學記五卷

幸得與君綴初學記五卷

奉和秋夜長初學記五卷

秋夜長初學記五卷

四色初學記五卷

奉和織機初學記五卷

奉和代徐初學記五卷

半白半黑初學記五卷

詠梧桐初學記五卷

詠池上梨花初學記五卷

詠中書和初學記五卷

阻雪連句遙贈和初學記五卷

木蘭初學記五卷

促織何唧唧初學記五卷

木蘭不用向書郎初學記五卷

有得鳴初學記五卷

開我東閣門初學記五卷

卷十

漢高祖手敕太子初學記五卷

晉明帝啟元帝初學記五卷

鄒長倩遺公孫賢良書初學記五卷

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宏記室書初學記五卷

漢高祖手敕太子

晉明帝啟元帝初學記五卷

鄒長倩遺公孫賢良書初學記五卷

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宏記室書初學記五卷

推須賢佐初學記五卷

楊雄答劉歆書初學記五卷

及成都城四隅銘初學記五卷

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初學記五卷

無此但言詞情翰墨為士初學記五卷

可以忘初學記五卷

絕句故也初學記五卷

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為初學記五卷

鄰炎遺令書初學記五卷

必使其言不愧初學記五卷

王粲為劉表與袁尚書初學記五卷

若存若忘初學記五卷

公遺恨之真初學記五卷

志亦無氏字初學記五卷

後三並有以字初學記五卷

曹公與楊太尉書初學記五卷

八節角桃枝一枝初學記五卷

百匹初學記五卷

足下初學記五卷

三其今無此文初學記五卷

楊太尉答曹公書初學記五卷

近問慰之日初學記五卷

曹公下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初學記五卷

賢郎輔佐初學記五卷

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書初學記五卷

莫不感載初學記五卷

卷十一

魏文帝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惟芳菊紛然獨非
董仲舒郊祀對
令魯郊也
舒曰死以問

元光元年二月
故謂正陰之月
純陽則無陰氣
其尤者
故人得其暖而蒸成雲矣

而桓譚以吳之篡滅亡
君可以死易生
樊毅乞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狀
揆臣條屬臣準

一此碑無縣賦發
算狀以上三十六字
冬十二月
神親民喜

內民租田口業
董仲舒山川頌
混混泣泣
循微赴下
鄧防止之能淨

班固車騎將軍賈北征頌
武旗行蛇術鵠鹿超黃積
黃香天子冠頌
皇帝將加元冠
庭作藉屏而鼎轉既夷裔之君王

卷十二
班固車騎將軍賈北征頌
武旗行蛇術鵠鹿超黃積
黃香天子冠頌
皇帝將加元冠
庭作藉屏而鼎轉既夷裔之君王

傅威皇太子釋奠頌
企茲辰辰卜近于中
乃修嘉薦
以時聖功

王樂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佳君贊
班固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

基
十八侯銘
天賦庭直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虞氏作車

車右銘
越戒敦約
車後銘
張衡綬綬銘
南陽太守鮑得

胡廣筭銘
承此印綬
帝命所各

印衣銘
卷十三
王樂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佳君贊
班固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

基
十八侯銘
天賦庭直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虞氏作車

車右銘
越戒敦約
車後銘
張衡綬綬銘
南陽太守鮑得

胡廣筭銘
承此印綬
帝命所各

克朕帝心
崔駰仲山父鼎銘
傅毅車左銘
虞氏作車
車右銘
越戒敦約
車後銘
張衡綬綬銘
南陽太守鮑得

胡廣筭銘
承此印綬
帝命所各

印衣銘
卷十四
王樂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佳君贊
班固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

基
十八侯銘
天賦庭直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虞氏作車

車右銘
越戒敦約
車後銘
張衡綬綬銘
南陽太守鮑得

胡廣筭銘
承此印綬
帝命所各

印衣銘
卷十四
王樂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佳君贊
班固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

基
十八侯銘
天賦庭直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虞氏作車

車右銘
越戒敦約
車後銘
張衡綬綬銘
南陽太守鮑得

胡廣筭銘
承此印綬
帝命所各

印衣銘
卷十四
王樂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佳君贊
班固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

基
十八侯銘
天賦庭直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虞氏作車

車右銘
越戒敦約
車後銘
張衡綬綬銘
南陽太守鮑得

胡廣筭銘
承此印綬
帝命所各

印衣銘
卷十四
王樂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佳君贊
班固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

基
十八侯銘
天賦庭直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虞氏作車

克朕帝心
崔駰仲山父鼎銘
傅毅車左銘
虞氏作車
車右銘
越戒敦約
車後銘
張衡綬綬銘
南陽太守鮑得

胡廣筭銘
承此印綬
帝命所各

印衣銘
卷十四
王樂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佳君贊
班固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

基
十八侯銘
天賦庭直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虞氏作車

車右銘
越戒敦約
車後銘
張衡綬綬銘
南陽太守鮑得

胡廣筭銘
承此印綬
帝命所各

印衣銘
卷十四
王樂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佳君贊
班固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

基
十八侯銘
天賦庭直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虞氏作車

車右銘
越戒敦約
車後銘
張衡綬綬銘
南陽太守鮑得

胡廣筭銘
承此印綬
帝命所各

印衣銘
卷十四
王樂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佳君贊
班固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

基
十八侯銘
天賦庭直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虞氏作車

車右銘
越戒敦約
車後銘
張衡綬綬銘
南陽太守鮑得

胡廣筭銘
承此印綬
帝命所各

印衣銘
卷十四
王樂正考父贊
張超尼父贊
蔡邕佳君贊
班固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

基
十八侯銘
天賦庭直
馮衍車銘
傅毅車左銘
虞氏作車

橫截崑崙 注云崑崙一作崑崙莫敢不來匡 匡當作匡九

幽州牧箴 卷本尚不誤

追于獯鬻 卷本尚不誤 東陌穢貊 卷本尚不誤 偃我邊萌

并州牧箴 卷本尚不誤

宗周罔職 卷本尚不誤

池竭瀕乾 卷本尚不誤

卷十五 楊雄光祿勳箴 初學記

衛尉箴 初學記

國有以固 卷本尚不誤

太僕箴 卷本尚不誤

而野有餓殍 初學記

刑者半道 初學記

予柰人其 初學記

大鴻臚箴 初學記

周譏戒女 初學記

大司農箴 初學記

少府箴 初學記

其儻率舊 初學記

將作大匠箴 初學記

城門校尉箴 初學記

上林苑令箴 初學記

芒芒大田 初學記

共田徑游 初學記

司空箴 卷本尚不誤

王路斯浮 初學記

太常箴 卷本尚不誤

不如西鄰 卷本尚不誤

尚書箴 卷本尚不誤

博士箴 卷本尚不誤

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 卷本尚不誤

而祗席平還師 卷本尚不誤

卷十六 禮駟太尉箴 初學記

河南尹箴 初學記

四方是營 初學記

司徒箴 初學記

仁德是興 初學記

大理箴 初學記

九刑允理 初學記

刑者半道 初學記

刑者半道 初學記

刑者半道 初學記

刑者半道 初學記

刑者半道 初學記

刑者半道 初學記

刑者半道 初學記

刑者半道 初學記

胡廣侍中箴 初學記

侍中司中 卷本尚不誤

推定凍大夫箴 初學記

遂子周厲 初學記

張華尚書令箴 初學記

玉我王猷 初學記

傅元吏部尚書箴 初學記

明明王範 初學記

卷十七 董仲舒集敘

使相膠西王素服其德 卷本尚不誤

奴父許人 初學記

夫時戶下 初學記

刻大柳 初學記

沃不略 初學記

鳥不略 初學記

鋪已蓋 初學記

武陽買茶 初學記

中則正行 初學記

以字州牛 初學記

轅字州牛 初學記

月當坡 初學記

句又見 初學記

欲行 初學記

班固奏旨 卷八 漢書 班固 奏旨 卷八 漢書

神明德也 卷八 漢書 神明德也 卷八 漢書

或龜文斜列 卷八 漢書 或龜文斜列 卷八 漢書

長短副身 卷八 漢書 長短副身 卷八 漢書

德之宏懿 卷八 漢書 德之宏懿 卷八 漢書

黃香青輝 卷八 漢書 黃香青輝 卷八 漢書

隨風飄飄 卷八 漢書 隨風飄飄 卷八 漢書

魏敬侯碑陰文 卷八 漢書 魏敬侯碑陰文 卷八 漢書

形坦而背阜 卷八 漢書 形坦而背阜 卷八 漢書

漢樊毅脩西嶽廟記 卷八 漢書 漢樊毅脩西嶽廟記 卷八 漢書

以其能興雲雨 卷八 漢書 以其能興雲雨 卷八 漢書

嚴賦 卷八 漢書 嚴賦 卷八 漢書

惟百 卷八 漢書 惟百 卷八 漢書

衛顛西嶽華山亭碑 卷八 漢書 衛顛西嶽華山亭碑 卷八 漢書

歲在戊子 卷八 漢書 歲在戊子 卷八 漢書

府詔書 卷八 漢書 府詔書 卷八 漢書

聖人慶典 卷八 漢書 聖人慶典 卷八 漢書

王延壽桐柏廟碑 卷八 漢書 王延壽桐柏廟碑 卷八 漢書

災異告 卷八 漢書 災異告 卷八 漢書

異祥昭格 卷八 漢書 異祥昭格 卷八 漢書

古文苑 卷八 漢書 古文苑 卷八 漢書

字游下二字 卷八 漢書 字游下二字 卷八 漢書

定為四演 卷八 漢書 定為四演 卷八 漢書

蔡邕九疑山碑 卷八 漢書 蔡邕九疑山碑 卷八 漢書

楚相孫叔敖碑 卷八 漢書 楚相孫叔敖碑 卷八 漢書

列物於茲 卷八 漢書 列物於茲 卷八 漢書

倅後數幸 卷八 漢書 倅後數幸 卷八 漢書

潘鄉 卷八 漢書 潘鄉 卷八 漢書

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卷八 漢書 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卷八 漢書

字子佑 卷八 漢書 字子佑 卷八 漢書

鄉按 卷八 漢書 鄉按 卷八 漢書

不設 卷八 漢書 不設 卷八 漢書

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卷八 漢書 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卷八 漢書

上郡乏陽人 卷八 漢書 上郡乏陽人 卷八 漢書

後漢鴻臚陳君碑 卷八 漢書 後漢鴻臚陳君碑 卷八 漢書

然後研幾 卷八 漢書 然後研幾 卷八 漢書

不坐該 卷八 漢書 不坐該 卷八 漢書

河間相張平子碑 卷八 漢書 河間相張平子碑 卷八 漢書

大泥斯道 卷八 漢書 大泥斯道 卷八 漢書

曹娥碑 卷八 漢書 曹娥碑 卷八 漢書

訴伸告哀 卷八 漢書 訴伸告哀 卷八 漢書

卷二十 卷八 漢書 卷二十 卷八 漢書

楊雄元后誄 卷八 漢書 楊雄元后誄 卷八 漢書

登涉帝位 卷八 漢書 登涉帝位 卷八 漢書

戴勝降桑 卷八 漢書 戴勝降桑 卷八 漢書

古文苑 卷八 漢書 古文苑 卷八 漢書

類集 卷八 漢書 類集 卷八 漢書

傅毅北海王誄 卷八 漢書 傅毅北海王誄 卷八 漢書

永平七年 卷八 漢書 永平七年 卷八 漢書

魏文帝曹倉舒誄 卷八 漢書 魏文帝曹倉舒誄 卷八 漢書

雕斯俊英 卷八 漢書 雕斯俊英 卷八 漢書

卷二十一 卷八 漢書 卷二十一 卷八 漢書

賈誼虞賦 卷八 漢書 賈誼虞賦 卷八 漢書

劉向請雨華山賦 卷八 漢書 劉向請雨華山賦 卷八 漢書

鹿麕 卷八 漢書 鹿麕 卷八 漢書

劉歆甘泉宮賦 卷八 漢書 劉歆甘泉宮賦 卷八 漢書

芳艸 卷八 漢書 芳艸 卷八 漢書

傅毅琴賦 卷八 漢書 傅毅琴賦 卷八 漢書

歷松琴而將降 卷八 漢書 歷松琴而將降 卷八 漢書

蔡邕協和琴賦 卷八 漢書 蔡邕協和琴賦 卷八 漢書

男女德乎年齒 卷八 漢書 男女德乎年齒 卷八 漢書

琴賦 卷八 漢書 琴賦 卷八 漢書

爾乃言求茂木 卷八 漢書 爾乃言求茂木 卷八 漢書

綠葉參差 卷八 漢書 綠葉參差 卷八 漢書

其岐考之 卷八 漢書 其岐考之 卷八 漢書

音既平 卷八 漢書 音既平 卷八 漢書

音舉 卷八 漢書 音舉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音原 卷八 漢書

之可貴實蕭琴之足聽此句疑有誤字據已上六

胡栗賦初學記二十八藝文類聚依北堂書抄補

擬青瑩之綠英初學記似翠玉之清明清作精適禍賊之

災人兮藝文類聚

述行賦藝文類聚二十七按此賦見蔡中郎集全篇序于

魏文帝浮淮賦初學記六藝文類聚入

王粲大暑賦初學記三十四

獸狼豎以倚喘此上御覽有或外賦以尊烏垂翼而弗翔

此下御覽有根生竟而汗雨下而霑裳此下御覽有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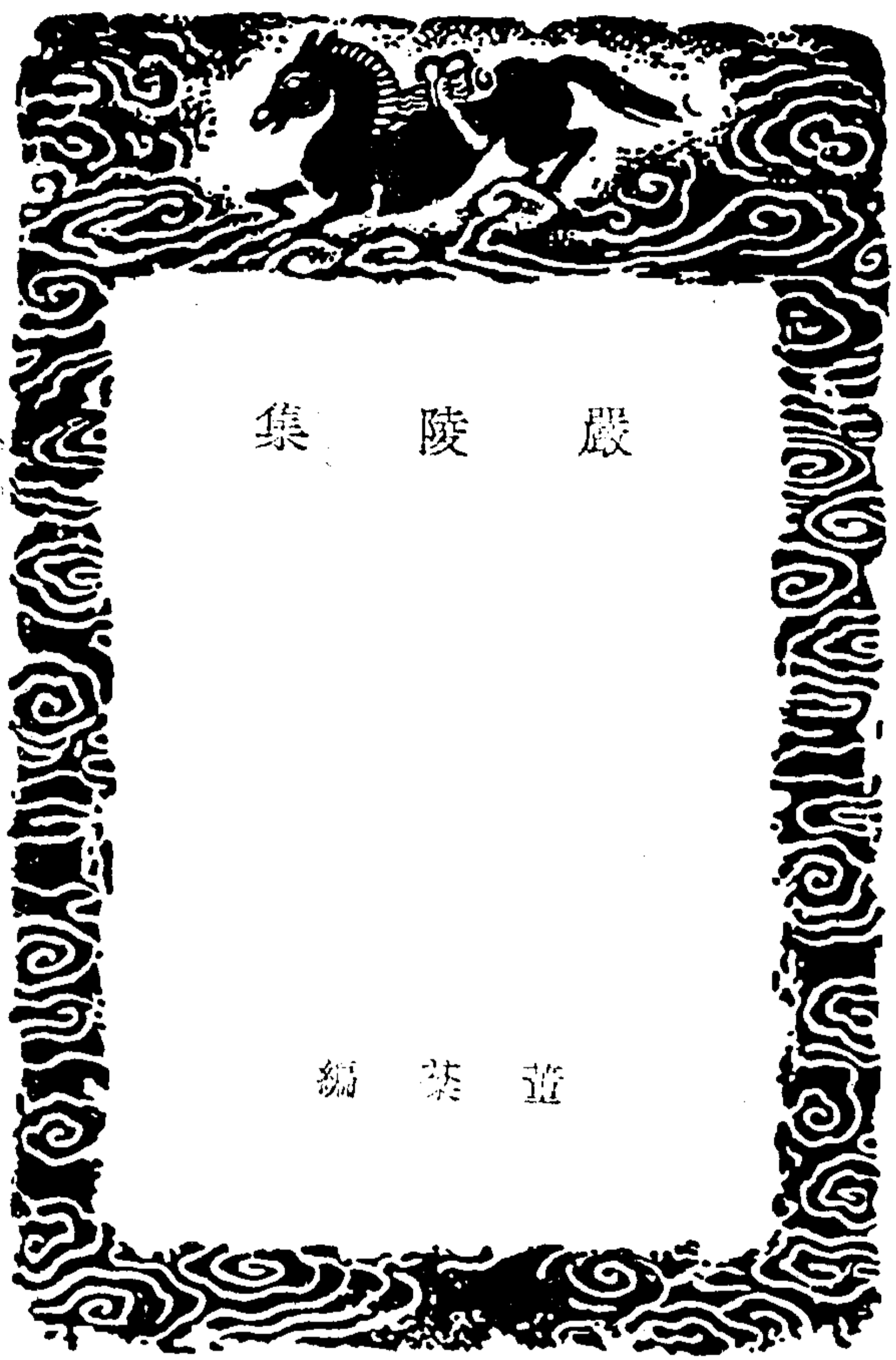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曹植述行賦初學記



嚴陵集序

嚴 陵 集

董 董 編

詩三百篇。大抵多本其土風而有作。聖人刪取各繫其國。如二南皆正風也。周召既分陝而治。則繁詩有不得而同。三國當變風之始。邶鄘既并於衛。邶居衛北。而詩有北門。以與出門而北歸於邶也。鄘居衛東。而詩有載馳。以與東徙渡河而處於漕也。衛在河之北。而詩有河廣。以與杭華而南適於宋也。是三者皆衛詩。而以土風之異。隨其國繫之。其它蓋可類見。使夫後世觀詩者。因土風而知國俗。則秦勇而怨。鄭淫而編。皆自乎此而得之矣。近代有哀類一州。古今文章。敘次以傳者。其亦得聖人之遺意與。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吳粵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為新安郡。逮隋而更郡名。新定大業。改為睦州。唐初。即桐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隸。至國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為是邦重。故以名州。州境山水。清絕著稱。自古歷放。前代朱太守。以文學備應對之臣於西京。後世則有皇甫持正。方雅飛。李德新。施眉。吾徐。凝。咸以詞章名世。文為世傳。而記詠其鄉里為多。今代如江民表。全名直節。見推於時。文采蓋其餘事。至於騷人名士。過焉而賦者。在晉則謝康樂。梁則沈隱侯。唐則李太白。孟浩然。白樂天。羅隱。國朝則梅聖俞。蘇子美。龐莊敏公。王文公。其牧守之有文。在梁則任彥昇。唐則杜紫微。國朝則范文正公。趙清獻公。以至呂子進。蔡天啓。又如張伯玉。錢穆父。皆嘗官於此者。率多賦詠。邦人傳誦。迄今不絕。而獨未有哀類而為集者。雖有桐江集。止載桐廬一邑之文。而又繁冗不倫。人不甚傳。茲者。爰與僚屬。恪是州圖經。搜訪境內。

嚴 陵 集 序

斷殘碑版。及脫遺簡編。稍致訂正。既成書矣。因得逸文甚多。復得郡人喻君彥先。悉家所藏書。討閱相示。又屬州學教授沈君儀。與諸生廣求備錄。時以見遺。乃為釐比而詳擇。凡自隋以上。在新安郡者。自唐以後。迄國朝宣和以前。在睦州者。取之。其未嘗至而賦詠。實及此土。如唐韓文公。近世司馬溫公。蘇東坡。黃魯直。蓋不得而不錄也。其有名非甚顯。嘗過而賦焉。一篇一詠。膾炙人口者。蓋亦不得而遺也。嗚呼。其亦庶幾詩人本其土風之作。而聖人各繫其國之遺意乎。乃若釣臺雙峙。高風絕企。古今歌詩。銘記居多。概之此集。有不容略。故總以州名而為之標目云。紹興九年夏四月壬申。知軍州事廣川董棻序。

嚴 陵 集 序

二

嚴陵集

提要

謹案嚴陵集九卷。宋董棻編。棻。東平人。適之子也。自著曰廣川。蓋欲附仲舒裔耳。紹興間。知嚴州。因輯嚴州詩文。自謝靈運沈約以下。迄於南宋之初。前五卷皆詩。第六卷詩後附賦二篇。七卷至九卷。則皆碑銘題記等雜文。棻自序謂。皆與僚屬條是州圖經。蒐求碑版。稽考載籍。所得逸文甚多。又得郡人喻彥先家所藏書。與教授沈儀。廣求備錄。而成是集。中如司馬光獨樂園釣魚菴詩。本作於洛中。以首句用嚴子陵事。因牽而入於此集。未免假借附會。沿地志之陋習。然所錄詩文。唐以前人雖尚多習見。至於宋人著作。自有專集者。數人外。他如曹輔。呂希純。陳璣。朱彥。江公望。江公著。蔡肇。張伯玉。錢總。李昉。扈蒙。劉昌言。丁謂。范師道。張保。章岷。阮逸。關詠。李師中。龐籍。孫沔。王存。馮京。刁約。元絳。張景修。岑象求。邵元。馬存。陳軒。吳可幾。葉某。基。劉涇。賈青。王達。張稔。余剛。刁衍。倪天隱。周邦彥。羅汝楫。詹元宗。陳公亮。錢聞詩諸人。今有不知其名者。有知名而不見其集者。藉棻是編。尚存梗概。是亦談藝者所取資矣。惟棻序作於紹興九年。而第九卷中有錢聞詩。凌西湖記作於淳熙十六年。上距紹興九年。凡五十二年。又有陳公亮重修嚴先生祠堂記。及書瑞粟圖二篇。作於淳熙乙巳。重修院記一篇。作於淳熙丙午。亦上距棻作序之時。凡四十七八年。則後人又有所附益已。非棻之本書。要宋人所續也。

嚴 陵 集 提要

嚴陵集卷一

詩

七里瀾

歸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淵。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滂潏。日落山照耀。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遺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乘上皇心。豈屑末代謂。目視嚴子瀾。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

謝靈運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且底。貽京邑遊好。眷言舫舟客。茲川信可珍。洄激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澗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澗滓。寧假澗衣巾。願以游浚水。沾君纓上塵。

嚴陵瀾

羣峯此峻極。參差百重嶂。清淺既連澗。激石復奔壯。神物徒有造。終然莫能仗。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郵維舟久之郭生方至。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派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望久方來水。悲憤不自持。滄江路窮此。瀾險方自茲。巖嶂易成壘。重以夜援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

嚴陵集卷一

清溪二首 此水宛在非天目流從桐廬之清溪也

李白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向晚猩猩啼。空悲遠遊子。清溪勝桐廬。水木有佳色。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傾側。採鳥昔未名。白猿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歎息。

經七里瀾

孟浩然

千奉垂堂賦。千金非所輕。為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五岳追尚子。三湘弔屈平。湖經洞庭闊。江入新安清。復聞嚴陵瀾。乃在此川路。瀾嶂數百里。沿澗非一趣。彩翠相氣氤。別流亂奔注。釣磯平可坐。苦磴滑難步。援飲石下潭。鳥還日邊樹。觀奇恨來晚。倚櫂惜將莫。揮手弄潺湲。從茲洗塵慮。

至七里瀾作

李嘉祐

遷客投于越。臨江淚滿衣。獨隨流水遠。轉覺故人稀。萬木迎秋序。千峯駐晚暉。行舟猶未已。惆悵莫潮歸。

入睦州分水路憶劉長卿

北闕忝明主。南方隨白雲。沿澗灘草色。應接海鷗羣。建德潮已盡。新安江又分。回看嚴子瀾。朗詠謝安文。雨過莫山碧。猿吟秋日曛。吳洲不可到。刷髮為思君。

送張十八歸桐廬

劉長卿

歸人乘野艇。帶月過江鄉。正落寒湖水。相隨夜到門。

卻歸睦州至七里瀾下作

南歸猶謫宦。獨上子陵灘。江樹臨洲晚。沙禽對水寒。山開斜照在。石淺亂流難。惆悵梅花發。年年此路看。

對酒寄嚴維

陋巷喜陽和。衰顏對酒歌。懶從華髮亂。閒任白雲多。郡簡容垂釣。家貧學弄梭。門前七里瀾。早晚子陵過。

睦州送口尊師離畢還越

吹簫江上晚。惆悵別茅君。賜火能飛雪。登吞。刀入吐。白雲晨香永。日在。夜響滿山聞。揮手桐溪路。無情水亦分。

按覆後貶官赴睦州奉贈苗侍郎制使

地遠心難達。時危謗易成。羊腸留履轍。虎口脫餘生。直氏偷金柱。于家決獄明。一言知己重。片義殺生輕。日月。下人誰憶。天涯客獨行。年光銷蹇步。秋氣入衰情。建業。知何在。長江問去程。孤舟百口淚。萬里一猿聲。落日看鄉路。空山向郡城。豈令冤積氣。千古在長平。

新安江送陸澄歸江陰

新安路人來去。蚤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

謝皇甫侍御見寄時弄相國姑臧公初臨郡

離別江南北。汀洲葉再黃。路遙雲共水。碣石月如霜。歲儉依仁政。年來憶故鄉。佇君宣室召。漢法倚張綱。

謝張履雪夜發桐廬訪別途中苦寒之作

扁舟乘興客，不憚苦寒行。晚莫相依分，江湖欲別情。水聲冰下咽，砂路雪中平。舊劍鋒鋦盡，應嫌脫贈輕。

余浦橋月下重遊

秋風颯颯鳴，風月相和寂。寒黃葉一離一別，青山莫莫朝朝。空江漸出亭岸，老樹猶依斷橋。明日行人已遠，空餘淚滴回潮。

七里灘重送嚴維

秋風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手折衰楊悲老別，故人零落已無多。

赴新安贈別渠侍御

新安君莫問，此路水雲深。江海無行跡，孤舟何處尋。青山空向淚，白日豈知心。縱有餘生在，終傷老病侵。

謝李程見寄

孤舟相訪至天涯，萬轉雲山路更賒。欲掃柴門迎遠客，青苔黃葉滿貧家。

新安江奉送程諱歸朝賦得行字

九重宣室召，萬里建溪行。事直皇天在，歸遲白髮生。用才身復起，視聖眼猶明。離別寒江上，潺湲若有情。

題元錄事開元寺所居

幽居蘿薜情，高以絕綱行。鳥散秋鷹下，人閒春草生。昌胤歸野寺，收印出山城。今日新安郡，因君水更清。

送張柳扶侍之睦州

遙憶新安舊，扁舟復卻還。淺深看水石，來往逐雲山。入縣餘花在，過門故柳閒。東征隨子去，皆隱薛蘿間。

奉使新安自桐廬縣經嚴陵釣臺宿七里灘下寄使院諸公

悠然釣臺下，懷古時一望。江水自潺湲，行人獨惆悵。新安從此始，桂楫方蕩漾。回轉百里間，青山千萬狀。連崖去不斷，對嶺遙相向。夾岸蒸秋色，沈沈綠波上。夕陽留古木，水鳥拂寒浪。月下扣舷聲，煙中采菱唱。猶憐負羈束，未暇依清曠。牽役徒自勞，近名非取向。何時故山裏，卻醉松花釀。回首惟白雲，孤舟誰復訪。

嚴陵釣臺送李康成赴江東使

潺湲子陵灘，彷彿如在目。七里人已非，千年水空漲。

新安江上孤驅遠，應逐楓林萬餘物。古臺落日自蕭條，寒水無波更清淺。臺上魚竿不復持，卻令猿鳥向人悲。灘聲山翠至今在，遲爾行船晚泊時。

使還七里灘下逢薛承規赴江南貶

遷客歸人醉晚寒，孤舟暫泊子陵灘。憐君更去三千里，落日青山江上看。

重別嚴維

月色今宵最明，庭間夜久天清。愁寂多年左宦，殷勤遠別深情。溪臨脩竹煙色，風落高梧雨聲。耿耿相看，不寐遙聞曉柝山城。

新安非欲掛飄過，海內如君有幾多。醉裏別時秋水色，老人南望一狂歌。

寄劉員外

南憶新安郡，千山帶夕陽。斷猿知夜久，秋草助江長。髮髮應成素，詩松獨見霜。愛才稱漢主，題柱待田郎。

發桐廬先寄劉八丈員外

處處雲山無盡時，桐廬南望轉參差。舟人莫道新安近，欲上潺湲行自遲。

耶溪書懷寄劉長卿員外寓睦州

時人多笑樂幽棲，晚起開行獨杖藜。雲色卷舒前後嶺，藥苗新舊兩三畦。偶逢野果將呼子，屢折金釵亦為妻。擬共釣竿常往復，嚴陵灘上勝耶溪。

寄皇甫湜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昏昏還就枕，罔罔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送皇甫湜赴舉

馬蹄聲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含吐一腹文，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鬱為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稱意太平年，願子長相憶。

贈施肩吾

世間漸覺無多事，雖得空名未著身。合取藥成相待喫，不須先作上天人。

送施肩吾東歸

知君本是煙霞客，被薦因來城闕間。世業偏臨七里灘，仙游多在四明山。蚤聞詩價傳人徧，新得科名到處開。惆悵瀟湘相送去，雲中琪樹不同攀。

西山即事奉寄故園徐處士

僕作江西少施氏，君為城北老徐翁。詩篇憶昔款相接，顏貌如今恨不同。世界盡憂蔬上露，時人皆怕蠟前風。唯余獨慕神仙道，芥子雖窮壽不窮。

桐廬應觀論事交

擾擾塵前走羸瘵，中有老人扶杖拜。天公霹靂耳不聞，猶為子孫爭地界。

秋日桐江送裴秀才歸淮南

怪來頻起詠刀頭，桐樹枝邊一葉秋。又向江南別才子，卻將風景過揚州。

題釣臺蘭若

山僧不釣臺下魚，幾年空寄臺邊坐。有時手把乾松枝，沿江乞得沙上火。

歸分水留贈王少府

仙吏飲冰多玉聲，新詩麗句道狂生。不愁日暮歸山去，故把隋珠入夜行。

過桐廬場鄭判官

蔡陽鄭君游說。偶因樵者來桐廬。幽奇山水引高步。曠野風光隨夜車。算得百萬日不虛。吏人落髮唯
海書。眼前橫翠斷犀劍。心中暗轉靈蛇珠。有時共公兼退食。一尊長在朱軒側。胡商大鼻左右趨。趙妻細
眉前後直。醉來引客上紅樓。面前一道桐溪流。登臨山色在掌內。指點霞光隨杖頭。東郭野人捕獺沐。使
將破履升華屋。數杯醪酒不待歸。樓中便蓋江雲宿。卻被江郎濕我衣。賴君借我貂裘歸。

夏日過從叔幽居

且將一葉繁華揚。門對清溪夏日長。林下喜逢青竹卷。局邊輸卻紫羅囊。碧蹄駿馬御芻細。紅粉佳人絮
檀香。伯仲歷官年盡少。那知不笑漢馮唐。

贈族叔處士

我家名士已無求。若見翔鴻便舉頭。紫石巖邊吟補段。青苔紙上落銀鈎。高人酒席稱無醉。細字經書讀
未休。定是仙山足靈藥。年過八十轉風流。

游安禪寺

欲到安禪游聖概。先觀湧塔出香城。樓臺有日連雲漢。壑谷無年斷水聲。倚竹並肩青玉立。上橋如躡白
虹行。傷嗟置寺碑交碎。不見梁朝施主名。

新安道中

無端偶效張文綰。下杜鄉園別五秋。重過江南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

睦州四韻

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憐。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題新安八竹院小石

雨滴珠玑碎。苔生紫翠重。故關何日到。且看小山峯。

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

歷陽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恩義同鍾李。墳簾實弟兄。光塵能混合。壁畫最分明。臺閣仁賢譽。閨門孝友聲。
西方像教毀。南海緇衣行。金裝寧回顧。珠篋肯一根。祇宜裁密詔。何自取專城。進退無非道。回翔必有名。
好風初婉蕩。離思苦婆盈。金馬舊游貴。桐廬春水生。雨侵寒腐夢。梅引凍醅傾。共視中興主。高歌倡太平。

丹水

何事苦愁迴。離腸不自裁。恨聲隨夢去。春態逐雲來。沈定藍光澈。喧盤粉浪開。翠巖三百尺。誰作子陵臺。

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十三兄徵州刺史邢宰

城枕溪流淺更斜。麗譙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雖免瘴雲生嶺上。永無京信到
天涯。如今歲宴從纒滯。心喜彈冠事不賒。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竹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我

有涯。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

秋晚蚤發新定

解印書千軸。重陽酒百缸。涼風滿紅樹。曉月下秋江。巖壑曾歸去。塵埃終不降。懸纒未敢濯。嚴澗碧淙淙。

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秋半吳天霽。清凝萬里光。水聲侵笑語。嵐翠撲衣裳。遠樹疑羅帳。孤雲認粉囊。溪山侵兩越。時節到重陽。
頗我能甘賤。無由得自強。誤曾公觸尾。不敢夜循牆。豈意龍飛鳥。還歸錦帳郎。網今開傅楚。書務識黃香。
婉女真虛語。飢兒欲一行。淺深須揭厲。休更學張綱。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水檻桐廬館。歸舟繫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溪村。十載遠清範。幽懷未一論。蘇臺菊花節。何處與開尊。

敬陵釣臺下作

絕頂聲蒼翠。清瀾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心靈棲顛元。歸處猶緇塵。不樂禁中臥。卻歸江上春。
潛驅東漢風。日使薄者醇。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則知大賢心。不獨私其身。弛張有深致。耕釣陶天真。
奈何清風後。擾擾論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紛。我行訪遺臺。仰古懷逸民。矧茲鴻鶴遠。雲宿松桂新。
江沈去不窮。山色陵秋晏。人世自今古。清輝照無垠。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散窮愁。夜深醉後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

憑李睦州訪徐疑山人疑即睦州之民也

郡守輕詩客。鄉人薄釣翁。解憐徐處士。唯有李郎中。

白居易

送劉崇侯尉睦州建德縣

張祐

一命前途遠，雙曹公邑開。夜潮人到郭，春霧鳥啼山。漫浦橫沙漲，高巖峻石斑。不堪曾倚櫂，猶復夢升攀。

晚泊七里灘

許渾

天晚日沈沈，歸船繫柳陰。江村平見寺，山郭遠聞砧。樹密猿聲響，波澄雁影深。榮名暫時事，誰識子陵心。

思桐廬舊居便送鑑上人

溫庭筠

莫道東南路不賒，思歸一步是天涯。林中夜半雙臺月，鑑光鈞清石洲上春深九里花。里湖綠樹遠村舍，里湖細雨寒潮背郭卷。平沙開師卻到鄉中去，為我殷勤謝酒家。

春日旅舍言懷

李頻

未識東西南北路，青春日月坐銷難。如何一別故鄉後，五度花開五度看。

及第後歸新定

李頻

家臨浙水傍，岸對買臣鄉。縱櫂隨歸鳥，乘潮向夕陽。苦吟身得雪，甘意鬢成霜。況此年猶少，酬身足自強。

春日思歸

李頻

春晴不斷若連環，一夕思歸髮欲斑。壯志未酬三尺劍，故鄉空隔萬重山。音書斷絕干戈後，親友相逢夢寐間。卻羨浮雲與飛鳥，因風吹去又吹還。

還壽昌過西嶺下贈婦

李頻

魏家前幾樹花，嶺西還有數千家。石斑魚鮮香衝鼻，淺水沙田飯饒牙。

白黔中歸新定

李頻

朝過春關辭北闕，莫參戎幕向南巴。卻將仙桂東歸去，江月隨人直到家。

貽友人喻坦之

李頻

從容心自別，飲水勝銜杯。共在山中長，相隨闕下來。修身空有道，取事各無媒。不信清平代，終遺草澤才。

白雲亭

羅萬象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不如依舊再移居。

寄李頻

方干

衆木又搖落，望君還不還。軒車在何處，雨雪滿前山。思苦文星動，鄉遙釣洛閒。明年見名姓，唯我獨何顏。

途中逢孫綽因得李頻消息

方干

灞上寒仍在，柔條亦自新。山河雖度臘，雨雪未知春。正憶同袍者，堪逢共國人。銜杯益無語，與爾轉相親。

題桐廬謝逸人故居

方干

少小高眠無一字，五侯勳盛欲如何。湖邊倚竹寒吟苦，石上橫琴夜醉多。鳥自樹梢隨果落，人從窗外卸

睦州呂郎中郡中環翠亭

方干

驅過，山來朝市為真隱，可要棲身向翠蘿。

嚴陵集卷二

詩

桐廬山中贈李明府

孟郊

靜境無濁氛，清雨零碧雲。千山不隱響，一葉動亦聞。即此佳志士，精微誰相奉。欲識楚^{一作}章句，袖中蘭

題嚴光釣臺

歐陽詹

弭櫂歷陳迹，悄然關我情。伊無昔時節，豈有今日名。辭貴不辭賤，是心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獨英風清。

送友人喻坦之歸睦州

韓翃

歸心常共知，歸路不相隨。彼此無依倚，東西又別離。山花含雨潤，江樹逆潮欹。莫想漁樵興，人生各有為。

送徐山人歸睦州舊隱

雍陶

君在桐廬何處住，草堂應與戴家鄰。初歸山犬翻疑主，久別江鷗卻避人。終日欲為相逐計，臨時空羨獨

秋風釣艇遙相憶，七里灘西片月新。

唐彥謙

嚴陵情性是真狂，抵觸三公傲帝王。不怕舊交噴僭越，喚他侯嬴作君房。

為是仙才登望處。風光便似武陵春。開花半落猶迷蝶。白鳥雙飛不避人。樹影與餘枝。枕簟荷香坐久。衣巾。轉來此地非多日。明主那容借寇詢。

與鄉人鑑休上人別

此日因師語鄉里。故鄉風土我偏諳。一巵竹葉如溪北。半樹梅花似嶺南。山夜獵徒多信犬。雨天村舍未催蠶。如今休作還家意。兩鬢垂絲已不堪。

方著作畫竹

疊葉與高節。俱從毫末生。留傳千古譽。研鍊十年情。向月本無影。臨風宜有聲。吾家釣蠶畔。似此兩三莖。

莫發七里灘夜泊嚴光臺下

一峰即七里。箭馳猶是難。橋邊走風翠。枕底失風濤。但訝援鳥定。不知霜月寒。前賢竟何益。此地誤垂竿。

山中

撒拙亦自遂。粗將援鳥同。飛泉高瀉月。獨樹迴含風。果落盤盃上。雲生篋笥中。未甘明主日。終作釣魚翁。

與清溪趙明府

清規暫趨府。獨立與誰親。遂性無非醉。求閒卻愛貧。林泉應入夢。印綬莫留人。王事聞多暇。吟求幾首新。

示鄉交

莫齒甘衰謝。逢人惜別離。青山前代業。老樹此身移。買藥將衣盡。尋方見字遲。如何鑷殘鬢。鏡鏡變成絲。

題烏龍山禪師

暑夜月華猶冷淨。自知坐臥逼星宮。晨雞未暇鳴山底。蚤日先來照屋東。人世驅馳方丈內。海波搖動一杯中。伴師常住應難住。歸去仍須入俗籠。

題睦州郡中千峯樹

豈知平地似天台。朱戶深沈別徑開。曳響露蟬穿樹去。斜行沙鳥向池來。窗中蚤月當琴榻。牆上秋山入酒杯。何事此中如世外。應緣羊祜是仙才。

德政上睦州胡中丞

上德由來合動天。旌旗到日是豐年。琴書已熟無人似。五字研成舉世傳。莫道政聲同宇宙。須知紫氣滿山川。豈唯里巷皆蘇息。猶有恩波及釣船。

與桐廬鄭明府

字人心苦遠神明。何止重門夜不扃。莫道耕田全種秫。兼聞退食亦逢星。映林麋兔停琴望。隔水寒猿駐筆聽。卻恐南山盡無石。南山有石合為銘。

湖中承蚤梅

不獨開花不共時。一株寒豔尚參差。陵晨未噴含霜朵。應候先開亞水枝。芬郁合將蘭並茂。疑明應與雪山欺。謝公吟賞愁飄落。可得更拈長笛吹。

山中寄吳璠

莫問終休否。林中事已成。繁餐憐火種。歲計付刀耕。掬水皆花氣。聽松似雨聲。書窗翹足臥。避險側身行。果傍開軒落。蒲連滌岸生。禪僧知見理。妻子笑無名。更擬教詩苦。何曾侍酒清。石溪魚不大。月樹鶴多驚。砌下通橋路。窗間見縣城。雲山任重疊。難附故鄉情。

憶故山

舊山常繫念。終日臥邊亭。道路知已遠。夢魂空再經。秋泉涼好引。亂鶴盡宜聽。獨上高樓望。蓬身且未寧。

送王翁登科後歸江東

南行無俗侶。秋雁與寒雲。野性自心慙。鄉名人共聞。吳山中路斷。浙水半江分。此地登臨慣。含情一送君。

山中即事

越世非身事。山中適性情。野花多異色。幽鳥少凡聲。樹影投涼臥。苔光破碧行。閒尋采藥處。仙路漸分明。

陪睦州胡中丞泛江

仙舟仙樂醉行春。上界稀逢下界人。綺繡峯前聞野鶴。旌旗影裏見游鱗。澄潭徹底齊心鏡。雜樹含芳讓錦茵。凡許從容誰不幸。就中光顯是州民。

初歸故里

常思舊里欲歸難。已作歸心即自寬。此日蚤知無爵位。當時便合把漁竿。朝昏入閨春將過。城邑多山夏御寒。不是幽愚望榮泰。君侯異禮亦何安。

歸睦州中路寄侯郎中

顏巷蕭條知命後。膺門感激受恩初。卻容鶴髮還鳩舍。猶夢漁竿從隼旗。新定莫雲吞故國。會稽春草入貧居。鄉中自古為儒者。誰得公侯降尺書。

侯郎中新置西湖

遠近利名因智力。周回潤物像心源。菰蒲縱沐生成惠。蠟黠那知廣大恩。激澗清輝吞半郭。繁紆別派入遙村。沙泉遠石通山脈。岸木黏華是浪痕。已見澄來連鏡底。兼知極處沒雲根。波濤不起時方泰。舟楫徐行日易昏。煙霧未應藏島嶼。鳥鷺亦解避旌幡。雖云桃葉歌還醉。卻被荷花笑不言。孤鶴必應思鳳詔。凡魚豈合在龍門。能將盛事添元化。一夕機謨萬古存。

歲晚言事寄鄉中親友

急景蒼茫若若昏。夜風乾峭觸前軒。寒威半入蒲池窟。煖氣全歸草樹根。蠟燭凝來多碧焰。香醪滴處有冰痕。尺書未達年應老。先被新春入故園。

項處士畫水墨釣臺

畫石畫松無兩般。猶嫌瀑布畫聲難。雖云智慧生靈府。要且工夫作筆端。潑處便連陰洞黑。添來先向朽枝乾。我家曾寄雙臺下。往往開圖畫日看。

送陸州侯郎中赴闕

昔著政聲聞國外，今留儒術化江東。青雲舊路歸仙掖，白鳳新詞入聖聰。弦管未知銀燭燒，旗旛已待錦
飄風。郡人難議酬恩德，偏在三年禮遇中。

桐廬江閣

風煙百變無定態，細想畫人虛損心。卷箔檻前沙鳥散，垂鉤牀下錦鱗沈。白雲野寺凌晨野，紅樹孤村並
夜砧。此地四時拋不得，非惟盛暑事開襟。

偶作

直爲篇章非動衆，遂令軒蓋不經過。未妨溪上泛漁艇，又得門前張雀羅。夜學事須憑雪照，朝厨爭奈絕
煙何。若於嚴澗求偏類，今日疏愚似我多。

送鄉中故人

少小與君情不疏，聽君細話勝家書。如今若到鄉中去，道我垂鉤不釣魚。

思江南

昨日草枯今日青，羈人又動望鄉情。夜來有夢登歸路，不到桐廬已及明。

懷桐江舊居

長向新郊話故園，四時清峭似山源。春潮鼓動鶯花郭，秋雨閒敲砧杵村。直井多通諸國貨，鄉音自是一
方言。此中別有無歸計，唯把歸心付酒尊。

贈桐路主人

嶺猿沙鶴似同遊，竹浪荷漪可漾舟。更入深溪見溪主，蒼苔石上臥垂鉤。

題懸溜巖隱者居

世上如要問生涯，滿架堆牀是五車。谷鳥莫嫌聲四散，修篁灌木勢交加。蒹葭細織團圓扇，菰菜平鋪合
選花。卻用木荷包綠李，兼將寒井浸甘瓜。慣緣險峭收松粉，常趁芳鮮拔茗芽。池上樹陰隨浪動，窗前月
影被巢遮。坐雲獨酌杯槃濕，穿竹微吟路徑斜。見說公卿訪遺逸，逢迎亦是戴烏紗。

題仙巖瀑布呈陳明甫

方知激颺與飛噴，直恐古今同一時。遠壑流來多石脈，寒空撲碎作凌澌。謝公巖上衝雲去，織女星邊落
地遲。聚向山前更誰測，深沉見底是澄漪。

書桃花塢周處士壁

醉吟雪月思彌苦，思苦神勞新髮生。自學古賢修靜節，唯應野鶴識高情。細泉出石飛難盡，孤竹和雲濕
不明。何事懶於嵇叔夜，更無書札答公卿。

法華寺

砌下雙頭有鶴棲，孤猿亦在鶴邊啼。臥聞雷雨歸巖壑，坐見星辰去地低。一徑穿綠應就郭，千花掩映似

無溪，是非生死多憂惱。此日蒙師爲破迷。

贈方干

把筆盡爲詩，何人敵夫子。句滿天下口，名聒天下耳。不識朝，不識市，曠道遙，開徒倚。一杯酒，無萬事。一葉
舟，無千里。衣裳白雲坐，臥流水。霜落風高忽相憶，惠然見過留一夕。一夕聽吟十數篇，水榭林蘿爲岑寂。
拂旦舍我亦不辭，攜筇徑去隨所適。隨所適，無處覓。雲半片，鶴一隻。

清溪

清溪見底露蒼苔，密竹垂藤鎖不開。應是仙家在深處，愛流花片引人來。

贈方干

盛名傳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縮頭。月裏不無攀桂分，湖中剛愛釣魚休。童儉詩稿呈鄰叟，客乞書題謁
郡侯。獨泛短舟無限興，波濤西接洞庭秋。

哭方先生

斗牛文星落，知是先生死。湖上聞哭聲，門前見彈指。官無一寸祿，名傳千萬里。死者紙衣裳，生誰念朱紫。
我心痛其語，淚落不能已。猶喜章補闕，揚名獻天子。謂蜀相章

歸桐廬寄嚴長史

昨辭夫子權歸舟，家在桐廬憶舊邱。三徑煥時花競發，兩溪分處水爭流。近聞江老傳鄉語，還見家山減
旅愁。或在醉中逢雪夜，懷賢應向剡川游。

釣臺

澄流可濯纓，嚴子但垂綸。孤坐九層石，遠笑清渭濱。潛龍飛上天，四海豈無雲。清氣不零雨，安使洗塵氛。
我來吟高風，彷彿見斯人。江月尚皎皎，江石亦磷磷。如何臺下路，明日又迷津。

送尹蔓回睦州

憐君授衣月，遠作泛舟行。江闊桐廬岸，山深建德城。千尋喬木影，七里莫灘聲。興盡當停櫂，臨流更濯纓。

釣臺

寥落荒臺七里洲，賢人永遠水東流。寒狐叫斷青天月，千古冥冥潭樹秋。

釣臺

蒼翠雲峯開俗眼，泓澄煙水浸塵心。唯將道業爲芳餌，釣得高名直到今。
清溪來明府出二子請詩因遣一絕

哭方干

何言寸祿不沾身，身沒詩名萬古存。況有數篇關教化，得無餘慶及兒孫。漁樵共舉墳三尺，猿鶴同棲月
一村。天下未寧吾道喪，更誰將酒醉吟魂。

桐江春望

江上車聲落日催。紛紛擾擾起塵埃。更無人望青山立。空有風衝夜色來。沙鳥似雲鑽外去。汀花如火雨中開。可憐蕭灑鳴榔子。散髮扁舟竟不回。

劉仁德

開進士許都舉歸睦州恨懷寄

桐廬歸舊廬。垂老復樵漁。吾子雖言命。鄉人懶讀書。煙舟撐晚潮。雨屐身春蔬。異代名方振。哀吟莫廢初。

鄭谷

題清溪方仙翁廟

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房深鎖壁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

高駟

引泉詩

睦州龍興觀

陸龜蒙

上嗣位六載。吾宗刺桐州。余來拜旌戟。詔下之明年。是時春三月。繞郭花蟬聯。嵐紫百萬嶺。上插黃金鉤。授以道士館。置榻於東偏。滿院聲碧樹。空堂形老仙。本性樂澹澹。反來更虛玄。焚香禮真像。盥手披靈編。新定山之角。烏龍獨巖然。除非淨晴日。不見蒼崖顛。上有翠雲峯。下有噴壑泉。泉分數十丈。落處皆晴泓。寒聲入爛醉。暗破西窗眠。支筇起獨尋。只在牆東邊。呼童具香鋪。立鑿莓苔穿。漾漾涼派隨。練帶橫斜牽。亂石拋落落。寒流響泚泚。狂奴七里湖。縮到疏樓前。跳光激半散。涌沫飛旋圓。勢東三峽挂。鴻危孤磴懸。曾聞瑤池滯亦滯。朱草田。堯伯弄琴琴。鸞雛舞丹煙。陵風振桂枝。隨霧馳星船。況當玄元家。嘗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參五千。精靈若在此。前聖微波傳。不擬爭滄源。還應會淪漣。出門後飛箭。合勢浮青天。必有學真子。鹿冠秋鶴面。如能補余志。日使破其源。

上新定宋使君二首

賈休

禪坐吟行誰與同。杉松共在寂寥中。碧雲詩理終難到。白藕花經講始終。水疊山重草草疏。碣清月皓立霜風。十年勤苦今酬了。得向桐江識謝公。

寄桐江馮使君四首

赤倚烏龍腹。窗中見碧稜。空廊人畫祖。古殿鶴窺鏡。風吼深松雪。鐘寒一鼎冰。唯應謝內史。知此道心澄。山風與霜氣。浩浩滿松枝。水日燒杉子。無人其此時。為文舉諷諫。得道在空齋。唯有桐江守。常憐志不卑。端居碧雲莫。好鳥啼紅芳。滿郭桃李熟。卷簾風雨香。尚吟繡段句。默念芙蓉章。未得歸山去。頻升謝守堂。山東山色勝諸山。謝守清高不可攀。薄俗盡餘言下泰。苦心唯到酒中閒。香凝錦帳紗書後。月轉棠陰放客還。野客沾恩歸未得。蕭蕭霜葉滿柴關。

瓦礫文章豈有媒。兩三年只在金臺。本師頭白須歸去。太守門清願再來。皓皓玉霜孤雁遠。蕭蕭松島片驅開。從茲林下終無事。唯有焚香祝上台。

秋寄李頻使君二首

為郎須索語。當路亦便驅。賞不因人得。清還字句無。燒煙連宴白。山藥撈階枯。應得微黃詔。如今已在途。移簡趣難陪。清吟坐綠苔。葉如秋蟻落。僧帶野香來。留客朝嘗酒。憂民夜畫灰。終期冒風雪。江上見宗靈。

寄新定律詩

獨自住烏龍。隣應是衲僧。句須人未道。君此事偏能。鳩潭雲竊觀。溪寒月照罈。相思不可見。江上立騰騰。寄烏龍山賈奉處士

寄烏龍山賈奉處士

庭果色如丹。相思夕照殘。雲邊踏曉去。月下把書看。澗水山居共。窗風漆樹寒。吾君方仄席。未可使懷安。

桐江開居作五首

木落雨修修。桐江古岸頭。擬歸仙掌去。剛被謝公留。猛燒侵茶坞。殘霞照角樓。坐來還有意。流水面前流。香剎通真觀。樓臺倚郡城。陰森古樹氣。嵐淡老僧情。壁畫連山潤。仙鐘扣月清。何須結西社。大道本無生。靜室焚檀印。深鑪燒鐵韻。茶和阿魏煖。火種柏根聲。數隻呼來鶴。成堆讀了經。何妨似支遁。騎馬入青冥。不問庚桑子。唯師妙吉祥。等閒眠片石。不覺到斜陽。獨自收儲葉。教童采柏頭。王孫莫相笑。冷淡味還長。露滴衡衡。秋成爽氣交。霜樺如蜜裹。罔葛似鸞苞。淨鮮侵蛭穴。微陽落鶴巢。還如山裏日。門更絕人敲。

對雪寄新定馮使君二首

仙掌空思歸未能。焚香冥目對殘鐘。豈知瑞雪千山合。空覺春寒半夜增。翳月素雲蘿粉蝶。堆巢孤鶴下金縷。因思太守愛民切。吟對瓊林喜不勝。政化由來通上靈。豐年祥瑞滿窗明。氣嚴坐久鈴凝。片大更深屋作聲。蠅奄煙霞何處去。欹斜杉竹向。政化由來通上靈。豐年祥瑞滿窗明。氣嚴坐久鈴凝。片大更深屋作聲。蠅奄煙霞何處去。欹斜杉竹向。

登于潛亭

馮使君詩

攤藤擗蘿山。屐輕飄飄紅。旆在青冥。仙科朱紱言非貴。溪鳥林前癖愛聽。古桂林邊碁局淨。白雲堆裏茗煙青。因思盧岳彌天客。手把金書倚石屏。

游靈泉院

珂佩諠諠滿路歧。亂泉聲裏扣禪扉。對花語合希夷境。坐石苔鋪黼黻衣。鳥啄古杉雲萐萐。風吹清磬露霏霏。惠嚴亦有孤峯在。只戀鸞經未得歸。

過相思嶺

舉自嘗香道自怡。相思嶺上卻無機。荒渠葉覆深霞在。片石人吟一鳥飛。何處風砧傳古曲。誰家家樹掛斜暉。因思往事堪悲笑。鶴背魚竿未是歸。

錦沙墩

臨水登山興自奇。錦沙墩上最多時。雖云髮白孤峯好。其奈名清聖主知。草屨遠塘資逸步。雲生松壑有新詩。倘然別是神仙趣。豈羨東山妓樂隨。

釣得魚

境靜江澄無事時。紅旗畫闥動魚機。心期只是行春去。日莫還應得鶴歸。風破綺霞山寺出。人歌白雪鳥花飛。自憐亦在仙舟上。玉浪銀蟾散葦衣。

迎仙閣

潤香霞影遠樓臺。卷箔憑欄耳目開。況從旌旗近鸞鳳。可憐談笑出塵埃。火雲不入長松徑。露茗何須白玉杯。誰道迎仙仙不至。今朝還有謝公來。

夏雨登于霄亭上宋使君二首

霽色澄鮮照映紅。于霄亭上望無窮。蟬聲殘雨疑秋蚤。雷榜嚴城報歲豐。歸廟片雲銜紫電。立查雙鶴嘯仙風。自憐四郡干戈日。得在文翁教化中。

都魯封疆禾稼濃。清吟孤坐思重重。新詩幾獻蓬萊客。遠夢仍歸菡萏家。野果一枝堪薦茗。落霞數片欲燒松。如何深得冥搜癖。月磬聲聲歸去慵。

宋使君罷新定移出東館二首

無爲政化更何爲。到即生人輟煦肥。必似漢高三傑去。且將劉涓一錢歸。玉階香惹麒麟步。銀漢風驅鸞鷲飛。爲報蒸民莫惆悵。陶鈞及爾更光輝。

祖筵四面燭花合。江館深冬歸思長。火旗畫旗風旆旆。橘州漁舍浪茫茫。聽歌幾入紅蘭樹。坐隱頻升白玉堂。今數不如沙磧雁。天邊一一得隨陽。

寄杭州宋使君

自自雙旌下釣臺。望風吟苦凍雲開。即歸紫閣天非遠。猶憶烏龍首獨回。高節似僧僧共坐。莫潮如雪雪中來。應知新定蒼生淚。流向東風祝上台。

游嚴陵釣臺

雪浪皚皚萬古情。岸邊臺古子陵名。一時大器天將與。數尺漁竿誰不擊。危欄高碑鐫籀字。滄洲老鶴識先生。游人到此慵歸去。庭樹孤猿有好聲。

新定江邊作

江邊山頂深秋時。身閒道流身無爲。石頭青草取次坐。松風竹風掠亂吹。數聲好鳥來依我。一點征鴻去是誰。惆悵古賢何處在。游溪夕照滿江洲。日落山頂。即此處也。

嚴陵集卷三

詩

新桐廬知縣自外歸修節行富有才名九宵未展於喬飛百里暫勞於綬撫言之美任即動征棹敢賦惡詩用伸攀送

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

李昉

詞筆凌雲正後生。安貧守道住神京。昔年南國無虛譽。今日終朝有令名。楊柳岸邊攜袂去。木蘭舟裏載書行。琴堂莫作多時計。碧落方開萬里程。

桐廬員外出勳德之門以儒素爲業泊來儀於京闕久飛譽於縉紳今則騰飛詔於朝端奏牛刀於江表會承旨尚書賦瓊章於丹地餞蘭楫於清塵愚雖不才敢繼其作

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

扈蒙

王謝高名江鮑才。東遊何用更裴回。絃歌好就吳鄉拜。琴組初從魏闕來。清酒一尊攜灑監。舊時千首貯瓊瑰。健驅輕楫須行樂。莫效當時庾信哀。

憫旱

下車逢歲旱。禱廟望秋成。火輪轉噴噴。赤日耀高明。稻苗已枯死。麥壟不堪耕。

田錫

釣臺

漢業中微炎祚衰。四海姦孽竊神器。南陽龍虎方鬪爭。赤伏真人正天位。先生高隱來富春。耕耒青山自如意。一竿魚釣樂幽深。七里溪光弄青翠。朝中天子思故人。物色環中引其類。先生獨步衣羊裘。咳唾浮雲輕富貴。足加帝腹傍無人。星動天文失躔次。卓哉光武真聖君。終使狂奴舉高志。雲臺千尺盡功臣。誰肯回顧釣臺地。

劉昌言

又

不會持竿意。由來善一身。何如事天子。就削漢功臣。亂木凋雲際。幽禽散水濱。空餘臺下月。千載屬漁人。

留題釣臺

魯有開

昔日狂奴向此來。愛垂芳餌上崔嵬。鄉人不識釣臺意。空指山頭是釣臺。

贈方江二君

丁謂

偶向嚴堂弔子陵。布衣攜手遠相迎。乍親冠蓋談諧少。久住林泉竹自清。正好辛勤緣齒少。最難遭遇是時平。李頻鄉黨元英裔。皆合工詩取盛名。

釣臺

范師道

乾坤交泰重彌綸。當日嚴陵道最淳。大漢中興得英主。先生高退作閒人。灘頭風月遺千古。臺上輪竿寄一身。今日病夫祠下過。獨知疲瘁長精神。

題釣臺

張保羅

漢包六合納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二。雲臺何似釣臺高。

謫守睦州作

范仲淹

頂父必重母。正邦先止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銅虎恩猶厚。鱸魚味復加。聖門何以報。沒齒願無邪。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妻子休生咎。勞生險自多。商人豈有罪。同我在風波。一櫂危於葉。傍觀亦損神。它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墟上帶經人。金門齒諫臣。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君親。君恩太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懷妻子榮。妻子屢牽衣。出門投禍機。寧知白日照。猶得虎符歸。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不道鱸魚美。還堪養病身。有病甘長廢。無知苦直言。江山歲歲好。何敢望天關。天關變化地。所好必真龍。柯意正迂闊。悠然輕萬鍾。

萬鍾雖不慕。意氣空堂金。必若枉此道。傷哉非素心。素心愛雲水。此日東南行。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滄浪清可愛。白鳥盤中飛。不信有京洛。風塵化客衣。風塵日已遠。郡枕子陵溪。始見神龜樂。優優尾在泥。

嘉興道卿學士。不以仲淹補責在遠。寄道佳什。日以諷詠。如清廟之瑟。一倡三歎。蓋有以動神感物者焉。桐廬郡溪山秀妙。陸魯望所謂清涼國者。茲無敢讓。又得葉道卿詩。永歌其閒。雅復增氣。因依韻以和。庶幾元白之風。同希關於江山矣。

世傳學子。小子乃逢辰。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可負萬乘主。甘為三黜人。豈量堯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責落善地。雅尚過朝倫。僅同龜在泥。敢冀螻求伸。朱樓逼清江。下視百丈鱗。漢此南魚樂。不忍持釣綸。為郡良優優。乏才止循循。恬愉非擾外。何以慰下民。拙可存吾樸。靜可逸吾神。漸得疏懶味。下句將四句。嘉興風雅來。觀對如大賓。感茲韶夏音。佐我臺上春。

新定感興五首

數切黃堂上。題名僅百賢。孤高未開府。千載可拳拳。山水真名郡。恩多補諫官。中間好田錫。風月亦盤桓。風物皆堪喜。民靈獨可哀。稀逢賢太守。多是謫官來。去國三千里。風波豈不賒。回思洞庭險。無限勝長沙。江上多嘉客。清歌進白醪。盡均良可笑。終日著離騷。

遊烏龍寺

高嵐指天近。遠溜出山遲。萬事不到處。白雲無盡時。巽花啼鳥落。靈草隱人知。信是棲真地。林僧半雪眉。

江干閒望

江干日清曠。寓目一掃筇。落葉信流水。孤雲識舊峯。蘭蓀誰共采。鳧雁自相從。莫愛蘋風起。波來千萬重。

和章岷推官登承天寺竹閣

僧開倚寒竹。幽襟聊一開。清風曾未足。明月可重來。晚意煙垂草。秋姿露滴苔。佳賓何以付。雲色與霞杯。

齋中偶書

狂愚多苦口。幽遠獨甘心。言路有餘責。權門無去音。忘憂時叩易。思古即援琴。此意誰相和。寥寥鶴在陰。

依韻酬周驥太博同年

孰敢先懷富春國。良時須惜幾嗟吁。衆人可致巍巍主。上意思平兩兩符。不稱內朝裨耳目。多慚外補救皮膚。子陵灘畔觀魚釣。無限殘陽媚綠蒲。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千年風采迷明主。一寸襟靈慕昔賢。待看朝廷興禮讓。天衢何敢闕先鞭。

蕭瀧桐廬郡。烏龍山霧中。使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
 蕭瀧桐廬郡。開軒即解顏。勞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蕭瀧桐廬郡。全家長道情。不聞歌舞事。邊舍石泉聲。
 蕭瀧桐廬郡。公餘午睡濃。人生安樂處。誰復問千鍾。
 蕭瀧桐廬郡。家家竹引泉。令人思杜牧。無處不潺湲。
 蕭瀧桐廬郡。春山半是茶。輕雷逗好事。驚起雨前芽。
 蕭瀧桐廬郡。千家起畫樓。相呼采蓮去。笑上木蘭舟。
 蕭瀧桐廬郡。清潭百丈餘。溪翁應有道。所得是嘉魚。
 蕭瀧桐廬郡。身閒性亦靈。降真香一注。欲老悟黃庭。
 蕭瀧桐廬郡。嚴陵倚釣臺。江山如不勝。光武肯教來。
 桐廬郡齋書事

千峯秀處白雲巖。吏隱雲邊豈待招。數仞堂高誰富貴。一枝巢隱自逍搖。杯中好物開宜進。林下幽人靜可邀。莫道官清無歲計。滿山芝朮長靈苗。

桐廬郡卒陶曼者。本韓瓊林苑。以接花爲事。因罪黜送於此。寺丞葛君。感而作接花歌。幕中章君。和以相示。因而綴焉。

江城有卒老且貧。顛領抱關良苦辛。乘中忽聞語聲好。知是北來京洛人。我始問云何至是。欲語沈瀾墜。雙淚頻收淚始能。生自東都富貴地。家有城南錦繡園。少年止以花爲事。黃金用盡無它能。卻作瓊林苑中吏。年年中使春先來。曉宣口敕修花臺。奇芬異卉百餘品。求新換舊爭栽培。猶恐君王厭顏色。華芳只是尋常開。幸有神仙接花術。更向城中求絕匹。梁王苑裏窈窕姿。石氏園中搜淑質。金刀玉尺裁最妙。香膏膩壤彌縫密。回得東王造化工。五色敷華異平日。一朝寵愛歸牡丹。千花百笑妖嬈難。竊藥常娥新換骨。嫦娥不似人閒看。太平天子遊春好。金明柳花籠黃道。道南樓殿五雲高。鈞天捧上蓬萊島。四邊桃李不勝春。何況花王對玉宸。國色晶明動韶景。天香旖旎飄芳塵。特奏霓裳羽衣曲。千官獻壽羅星辰。兌說臨軒逾數刻。花吏自時方得色。白銀紅錦滿牙林。拜賜仗前生羽翼。惟觀風景不憂身。一心歲歲供春職。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訴。竄來江外知幾年。骨肉無音隔空度。北人情况異南人。蕭瀧溪山苦有趣。子規啼處血爲花。黃梅熟時雨如霧。多愁多恨信傷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減。復有鄉心難具陳。我聞此言聊記恨。近曾侍從班中立。朝遠日下莫天涯。不學爾曹向隅泣。人生榮辱如浮雲。悠悠天地胡能執。賈誼文才動漢家。當時不免來長沙。幽求功業開元盛。亦作流人過梅嶺。我無一事速古人。謫官卻得神仙境。自可優優樂名教。曾不棲棲弔形影。接花之技爾則奇。江鄉卑溼何能施。吾皇天恩厚梓朴。組織文章皆棄遺。上林將議賜民畝。似昔繁華徒爾爲。西都尚有名園處。我欲抽身希白傅。

一日天恩放爾歸。相逐栽花洛陽去。
 仲淹自桐廬移守姑蘇。由江而上。登嚴陵釣臺。移舟南岸。宿方干處士舊居。章從事聞之。有詩見寄。因依韻和之。
 姑蘇從古號繁華。卻戀嚴邊與水涯。重入白雲尋釣瀾。更隨明月宿詩家。山人驚戴烏紗出。溪女笑依紅杏進。來早又拋泉石去。茫茫榮利一吁嗟。

仲淹景祐初典桐廬郡。有七里瀨子陵之釣臺在焉。適以從事章。往構堂而祠之。召會稽僧悅躬。圖其像於堂。泊後守姑蘇。道出其下。登臨裴回。見東巖絕壁。白雲徐生云。方干處士之舊居。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儒服。有楮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二十八字。又圖處士像於嚴公堂之東壁。請刊詩於其左。
 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誰聚詩書到遠孫。

題方先輩山居
 高尚繼先君。巖居與俗分。有泉皆漱石。無地不生雲。鄰里多垂釣。兒孫半屬文。幽蘭在深處。終日自清芬。

留題江先輩舊居
 結合近滄洲。江山不外求。我來明月夜。更得主八留。

釣臺
 乘興訪遺基。扁舟宿煙渚。水淨寫天形。山空答人語。風篁自成韻。霜葉紛如雨。寒亭莫響清。飢猿夜啼苦。疑將洞府接。似與人寰阻。不羨重城中。喧喧聽笳鼓。

陪范公登承天寺竹閣
 古寺依山起。幽軒對竹開。翠陰當晝合。涼氣逼人來。夜影疏排月。秋鞭瘦竹苔。雙旌容託乘。此地舉茶杯。

和范公同章推官登承天寺竹閣
 竹石寒相倚。雲窗曉共開。閒身方外去。幽意靜中來。陰響風隨籜。移陰石上苔。遲留秋更夜。待月露盈杯。

高峯
 獨愛高峯最上頭。夕陽煙樹見嚴州。子陵食向溪邊釣。應未付來此地游。

關詠
 阮逸

稀還嚴灘桐嶺宜秋醉，卻恐才高不奈閒。

桐廬蘇七太守通判晏魯望遠寄倡和之什，輒傳記美。全時發曲

桐君圖外州，樹石最清幽。水截三吳秀，山當百尺秋。嚴城無俗士，宅舍有高樓。畫車真才望，題輿雅唱洲。灘聲環醉枕，鷺影入茶甌。蚤晚陪清濁，梯雲奉俊游。

寄新定蘇七太守

聞道銀符渡睦溪，桐山應為長清暉。漁翁幾十迎舟拜，沙鳥成雙夾旆飛。檢點簿書茶貢蚤，體量風物橘奴肥。題輿自媿來何晚，未得雲中颯使威。

之官新定桐年李郎中賦詩賦別即事感懷次韻上答

雨後驚濤激箭鏃，為君停櫂把離杯。宦遊向老令人笑，別恨傷春觸處來。故國未歸江令宅，全家且上子陵臺。如今遇酒伸眉醉，休問多才與不才。

之官與定寓興三首

關山雨雪征人淚，京洛風塵倦客心。誰信子陵溪上去，一川秋淨滌煩襟。泝水東浮不繫舟，到官無事只輕鷗。不才自古饒天幸，請卻休錢溪上游。溪山千古絕浮埃，時拂朝衣上釣臺。卻恐被它漁父笑，糟醅不啜又開來。

之官新定御寄并州通判王幾道

新定與并門，天南天北人。扁舟江外客，別乘塞垣身。朔馬驚鳴塞，秋鱸上釣輪。何時鼓鼙闕，把酒碧嵩春。七里灘

漱玉鳴珠七里灘，到今猶照客星寒。盧奴有水徒千頃，未得高賢一瞬看。

舟次子陵釣臺

十載從軍去又來，強為顏面走塵埃。久慚符芻未歸去，且喜妻孥共此來。旋搗岸蔬供野飯，欲題巖壁拂蒼苔。子陵昔日誠高趣，未必全家上釣臺。

睦州

千家樓閣麗朝暉，人到于今說釣磯。雨後數峯驕欲鬪，春來兩港活如飛。高吟多謝沈家令，中酒長憐杜紫微。更愛嚴城無鎖處，白雲搖漾去還歸。

送交代停車安十一魯望

魯望江南客，風騷獵將壇。高吟得意處，清韻逼人寒。揚屋聲華舊，襟靈渤澥寬。閉門盡羔膺，庭野列芝蘭。備勉來新定，淹留就小官。酒論清助飲，山欲上天看。待月高峯寺，聽猿七里灘。入雲移翠蕩，鑿石引鳴湍。魯望號北山泉於後園。為玉泉。又魯望好竹。特從數百本。尤為清絕。又魯望嘗於嚴州自作釣竿。尤方醫鶴。方醫之。戴即愈。脫別遺漁竿。得其妙。底去持以贈余。尤 騷。火烈辨琅玕，沙際多平仲。鶴原有謝安，卷舒知自得。不用苦彈冠。

嚴陵集卷四

詩

杜少卿知睦州

三年去國別堯雲，一篋書空此謫分。賈誼有才偏阻滯，屈原何賦不思君。諫囊久晦沈餘草，綬節重開續舊薰。幾日班春向桑野，漢家明詔十行文。

留題子陵釣臺

遁世巢山志，能忘將相權。人瞻祠樹古，天作釣臺圓。孤迹千秋外，遺蹤一水邊。清風敦薄俗，豈是愛林泉。

至睦州

子陵二首

阿諛順旨為深戒，遠比夷齊氣更豪。半夜光芒侵帝坐，有誰曾似客星高。壯稷功名出隱淪，天高聽遠亦應聞。庭眉一去無人問，七里商山俱白雲。

寄六州蘇七使君

闊步曾飛到廣寒，一塵聊頓野雲間。虬蟠澗底未失水，鶴在籠中且看山。舊日笑談猶壯否，近來書信亦

宋祁

蔡襄

李師中

張伯玉

監州新定御寄并州舊僚

久從光祿長城戍。卻到嚴陵舊釣灘。休問簿書邊報急。且聽宅舍水聲寒。舟浮南渡雲千里。睡起東窗日數竿。寄語竹溪溪上月。楚天雖遠一般看。

同年李郎中以詩見寄仍許見過次韻和答

新定溪山國。病懷忻所依。桐君談藥妙。嚴灘得魚肥。吏退鈔書譜。朋來典道衣。軒車如顧我。春酒上苔磯。

烏龍寺祈雨回馬上口占

官曹苦羈束。祈靈得幽便。夾路松披粉。濕石煙分練。迎軒玉泉響。鳴鶴沙鳥散。曠日破霜陰。前峯萬壑蕩。逶迤步高閣。窈窕出雲漢。坐來清思生。語餘疏聲緩。方將鹿泮游。還憂簿書亂。假飾拂歸轡。回首青猿斷。

西湖樓

積水照層峯。登臨誰與同。望來生羽翼。醉欲上煙空。細細溼花雨。疏疏開袖風。新安江上景。盡屬此樓中。

玉泉祈雨

南州富深射。萬壑縱奔瀾。茲泉一何高。與眾廓對。逸非猿鳥到。迅恐巖嶽碎。指落天地清。玉立江海外。人區未蒙澤。蛟龍茲有待。淺石諒難停。當與雲漢會。

登烏龍山寺閣

川本無塵。况此幽閑地。萬木含秋聲。一軒與天淨。前峯翠分滴。後谷語相應。檻下江雲歸。檐前古雪凝。巖僧對游客。滿若寒冰壘。百慮緣心空。獨飯隨疏磬。嗟余本林壑。謬與世紛競。一作市朝人。幾傷鹿麋性。舊山別來久。蘿薜鎖幽徑。長恐客沈深。未得歸期定。息中來此境。時覺襟韻勝。猶婉招隱心。聊為小山詠。

後庵試茶

鄴僻好藏身。心閒久無事。前軒飽食罷。後庵取茶試。鼓邊啓茶鑪。溪畔滌茶器。小竈松火然。深鑄雪花沸。甌中盡餘綠。物外有深意。濫官來此游。時得拂塵累。莫笑後庵茶。閒中好滋味。

郡齋閒步

花木方塘小。樓臺宅院深。以何消俸祿。無事任山林。雨雪羈游路。風沙苦戰心。若論當此景。不啻萬黃金。

到新定後御寄蘇州將侍郎

蓬翁亭畔碧桃開。招隱溪頭畫舫回。竹奉雲鴻此真賞。到今羽翼出塵埃。開窺玉宇書千卷。渴飲金華露一杯。別後霜天苦寥闊。海雲深處望公臺。

自新定泐牒三衢舟中寓與寄所知

井落甌閩近。鄉亭百粵連。一萍游宦客。兩葉上灘船。石壑千尋浪。山園幾匝天。亂篙鳴遠嶼。羣鯉捧危舷。峽斷疑無路。汀回復濟川。林深羨沙鳥。村近喜人煙。豈味垂堂誠。都山積食余。家山舊處在。蚤晚賦歸山。

舟次蘭溪御寄新定太守

宿道向蘭溪。披別喜英豪。野水征帆迴。秋天醉幕高。使梅標畫筆。騎吹壓霜詩。幾日狂醒折。思君夢更勞。

新安江舟中奉酬孫觀書記

十年塞外憶江山。余從軍太今日扁舟縱眼看。兩岸野花紅似簇。避人沙鳥起成團。放懷自古酒為得。老筆到今詩最難。君解高吟我方飲。幾人能共此清歡。

送清溪鄭中舍官滿還京

鄭宰金閨查。年來解絳歸。裝輕劍在。場屋故人稀。鄭君應先朝舉。水館酒初罷。霜江驪欲飛。無煩重回首。行矣近天暉。

桐廬官滿先寄杭州資政侍郎

海角千家郡。天南一水涯。倦游漸梗泛。多滯喜瓜時。弱羽誠難振。危根只自持。几門嘗際遇。百步亦參差。某蓋進士第。再以書判拔。登科。又以賢良方正待詔。而名實無取。時謂濫吹。萬壑噴雲霧。千峯出險巖。牢愁客星見。孤節澗松知。賀厦寧無託。披雲幸有期。魯堂金石地。商欲再言詩。

和王治臣新定即事

碧泉千脈瀉金溝。名是東南俗阜州。州名。取俗阜和之義。任防舊詩題縣石。賀齊高壘照江流。月明幾處游歸客。春色何人醉倚樓。我是江潭釣魚者。喜君相見且相留。

王治臣以余在告寵示嘉什

新安泉石最為佳。多病何勞養歲華。藥好幸依桐廬近。山安惟畏酒壇除。狂思逸客浮滄海。渴想仙人飲綠霞。欲傍重陽搗策起。菊房新小玉生芽。近約使君九月日。龍山之飲。

次韻王治臣九日使君席上二章

楚楓丹外客飄飄。水拍長天鴈字垂。樂事喜逢千日酒。憑高正在九秋時。吳歎調笑歌楊葉。曼鼓鏗闐引柝枝。使騎相逢且留飲。行看卓馬轉如絲。

新安江碧都樓危。九日登臨醉袖垂。莫笑松筠歲寒地。卻勝桃李豔陽時。清淳酒釀紅螺面。窈窕笙攢碧玉枝。未必尊前歡遲莫。幾人如我始牽絲。

答延平王人使君望江亭見懷之什

望江亭上望桐江。煙水茫然隔鎖窗。擢第蚤同丹桂樹。從軍俱在碧油幢。慶歷初。余與王里。書託紅鱗錦一雙。開府時多家令瘦。酒旗猶恐未相降。僕因奉命自其。天遙皓月人千里。畫託紅鱗錦一雙。開府時多家令瘦。酒旗猶恐未相降。僕因奉命自其。

釣臺

盡逐鯨鯢掃八區。故人惟我更無餘。雲臺功將任圖畫。天上客星開卷舒。若把殺人來逐鹿。爭似全身歸釣魚。先生有意義皇外。不為林泉傲帝居。

能新定錢塘喜孫觀書記

桐江攜杖袞三年。把臂重來講舊篇。陌上風塵成底事。鬢邊霜雪但依然。虬蟠我亦思滄海。鸚鵡君方上碧天。孫以諸侯。將改官。忍把離杯又拋擲。別愁紛泊滿春煙。

至和中得倅新定今領福唐再經此郡感舊懷因呈使君劉孝叔
十年前倅北州來平日風情尚壯哉。玉水聲中翠瀝筆。石楠鄉裏夜衙杯。郡城外有玉泉。故為地景。又倅席不須。不須。除不須。除不須。可憐白首成何事。猶得紅旌向北回。太守故人應笑我。踐言堪媿子陵臺。有退休意。于今未得已。故有是。

飯芝川村舍

嫩苗萬萬頭角秀。柔桑裏裏陰影輕。菲簞飯起上馬去。一聲雨後黃鸝鳴。

宿普光寺

無端未得歸林下。又向南方擁使塵。夜宿禪關更蕭灑。一軒寒月照清池。

宿桐廬縣江口

桐廬江水碧。百丈見游魚。元是新安水。流從下瀨初。新安水。下瀨。七里灘至此。清風寒到底。明月靜涵虛。塵土誰難灑。人心自不知。

桐廬寺曉鐘

扁舟下桐廬。霜月滿寒潭。疏鐘一聲起。清與天地參。春容逗高壑。窈窕出層嵐。羈魂不成寐。洗耳滌塵貪。

桐江口見雪

無諸地無霜。諸城。從古因炎熱。曉出桐江口。喜見羣峯雪。酌酒高驅下。歸思滿寥泬。從今不擊舟。泛泛老清激。

出七里瀧口望桐廬縣

瀧口波自平。滄洲分兩溪。辛勤下百粵。乍出天一涯。近入桐廬市。潮水溢中坻。不聞瀧瀧聲。沙鳥浩然飛。物我兩俱適。吾亦浩然歸。

龍門巖

未到子陵臺。先見龍門石。萬物鎮羣峯。闐然發雙壁。清泉界中道。亢若高門闕。樵童走深徑。魚戶掩沈碧。白首釣魚郎。不知有行客。

至睦州泊新安江口

前歲過此州。手持七閩節。雖遠更憚勞。攬轡遲明發。回瞻七里灘。何日榜舟歎。幸得滿三年。解符下隴粵。卻到新安江。依然舊澄澈。做巾照江水。無白可添髮。州人多故吏。余嘗倅。羅立皆擊折。問我此去心。復有何施設。與言顧諸老。謝爾相慰說。此度歸來心。可共嚴陵說。

港口渡

三月悲風瑟瑟寒。小船舟楫渡溪難。日高待得過岸去。回首俯窺千萬竿。

送睦州丁郎中

雨後桐江木葉稀。坐棠無事枕閒欹。扁舟幾認巖君釣。古壁多逢沈令詩。夜靜好當輪省宿。曉寒堪憶趁

朝時山城寂寞。郎官貴。想對秋風動所思。

寄睦州朱少卿

何幸鄉粉託使塵。憶曾淮滌見風儀。泉分龍岫成新醴。廟鎖瓊蕤換舊枝。繼揚后土廟。有瓊花。二水清涵潭月夜。千峯晴捲雪雲時。向來蕭灑稱名郡。少緩雙黃次補期。

經大洋吳氏別業

漸老故人少。與君茲晤言。方山共鄰里。好時舊田園。溪色寒生枕。松陰翠入軒。猶憐巾子在。相對舉清尊。

新定望湖樓

龍盤山影倒寒流。十里屏風翠入樓。畫筆肯歸涵碧手。劉夢得涵碧園詩。有薄。湖光疑對湧金秋。錢謙。翁愛客排三雅。漁父忘機任直鉤。為訪紅雲邊花鳥。滿船歌舞按梁州。

同孝叔游蕭瀨亭

昔日賢侯多興詠。為憐蕭瀨復潺湲。一橋飛處橫牛渚。孝叔新造。小。二水清來見浙源。沈杜有新安江見底。及

題思范軒二首

英袞多年去竹軒。更思風節記山樊。抗言后坐遺忠美。見愛益傳。卻遠慎。夫人坐次故事。通使河源舊策存。文正舊。詩石

靈源曾記古篇章

靈源曾記古篇章。飛入霜筠萬丈長。六月林風吹寶瑟。九秋山翠挾銀潢。試茶石鼎雲含液。釀酒兵廚菊有香。新定茶品。佳。酒香如菊。處。到此欲知真玉性。不為圓折本來方。

同孝叔游玉泉

石磴松陰一化城。泉源疑透古瑤京。僧知到耳此根靜。客來洗心諸慮清。星記祥光重壁合。星記。吳分辰

初夏同孝叔游普光寺

魚跳蓮葉青錢小。雪壓花枝玉燕參。時玫瑰盛開。細草使。轡騰鹿。擾。微風池果落。鶯含。滿。隨。春。若。浮。仙。路。

初夏同孝叔游朱氏園

凍醅盧橘助登臨。此地相逢舊有音。石澗自知梅信蚤。池方應為玉流深。詩成千色排清酌。話久花枝轉

留題千峯樹皇孝叔

君把元英詩集披。翠山依舊遠軒墀。杜陵幾醉花前地。見吳川集。謝客曾吟日落時。雨過荷香兼酒美。雲深

題新定郡齋寄孝叔二首

主人今向日邊歸。猶有清香滿謝池。爲囑西風莫搖落。不禁頰頰夕陽時。

右後池荷

花意知君改外臺。亂紅飛盡見蒼苔。縱教顏色明年在。前度劉郎肯再來。

右賞春亭

留題玉泉山堂

動非綠境靜非禪。物物前塵現四天。此地空歸求妙論。有時瓔絡獻諸仙。欲梅泉石多秋思。過夏松篁聒

題新定紅渠閣

煙卷龍綃點格殊。彩霞翻處好風俱。幾杯仙露含秋色。一曲蟾宮在畫圖。見王維傳。雨送清香浮酒壺。

新定旅館中作

趙湘

歲月鄉關外。溪山眼色中。孤城秋閉雨。獨客夜聞鴻。病使新顏出。貧令舊業空。思歸不得夢。欹枕近梧桐。

洞江晚望

帶浪浸天青。離愁望處生。雨餘孤島暝。花落一船橫。岸遠紅蕖溼。魚狂白鳥驚。無人問行客。山寺莫鐘聲。

莫冬新定郡樓閒望

江城逢歲莫。獨自倚樓臺。積雪明孤島。微陽在蚤梅。水搖冰欲泮。春近雁思回。故國還如此。歸心但暗催。

寄新安梁殿丞

郡孤詩句許秋供。見說多閒卻似慵。移樹好禽來獨院。上樓高雪在諸峯。泉當月際搖吟影。蘇自雲邊得

秋晚舟泊桐江

巖子陵邊水自流。夕陽無語倚松舟。乍逢風月差爲客。又到溪山識盡秋。移樹斷蟬初過雨。立沙孤鶴偶

題釣臺

邵炳

光武休戈詔子陵。高臺時暫別煙汀。當時四海皆臣妾。獨有先生古客星。

訓通判楊殿承名霖巖洞

雲峯千仞對吾廬。洞古名新郡守書。須信神靈知受賜。先與霖雨遠隨車。

嚴陵集卷五

詩

經嚴子陵釣臺作四首

龐籍

翠軸臨寒澗。先生老此中。釣耕輕萬乘。要領戒三公。入宿星躔動。歸來世網空。何人知此意。千古激澗風。

釣臺

王安石

漢庭來見一羊裘。閔默還歸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豈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寂寞桓譚道

詠嚴子陵

梅堯臣

不顧萬乘主。不屈千戶侯。手登百金魚。身披一羊裘。借問此何爾。心遠忘九州。青山東來灘。濺浪驚秦虜。

讀范桐廬述嚴先生祠堂碑

二蛇志不同，相得養莽裏。一蛇化為龍，一蛇化為雉。龍飛上雲衢，雉飛入深水。爲威得自宜，潛游江海底。變化雖覺殊，有道固終始。光武與嚴陵，其義亦云耳。所遇在草昧，既貴不爲起。雖然歸富春，曾不相助治。至今存清芬，如林耀闕史。人傳七里灘，昔日來釣此。灘上水漲漲，灘下石齒齒。其人不可見，其事清且美。有客乘朱輪，表回想前軌。著詞刻之碑，復俾存厥祀。欲以廉貪夫，又以立懦士。千載名不亡，休說古君子。送正仲都官知睦州

每嗟相逢少，常苦離別多。行行復壯壯，往往起悲歌。古來易水上，義士有荆軻。捐軀思報恩，飲恨歌奈何。况彼兒女懷，牽纏如蔓蘿。是以世間人，鬢髮易番番。喜君得郡章，東歸隨春波。灘上嚴子祠，繫船聊經過。其人富漢興，富貴不可羅。足加天子腹，傲去釣於河。冬披破羊裘，夏披破草蓑。心中小宇宙，尤哂獻玉和。我慚賤丈夫，豈異帶面儼。未免爲鬼笑，誰知懼搗訶。安得如君行，收迹已蹉跎。空將開歲月，塵埃浪消磨。正同三峽賈，盡力向盤渦。送余少卿知睦州

青山峽裏桐廬郡，七里灘頭太守船。雲霧未開藏宿鳥，坡原將近見燒田。養茶摘藥新春後，種橘收包小雪前。民事蕭條官政簡，家書時問響溪邊。送江學士通判睦州

涉淮淮水淺，沂溪溪水遲。君到桐廬日，正值采茶時。試問嚴陵對，今復有誰知。送崔主簿赴睦州清溪

舟輕不畏險，逆上子陵灘。七里峽天翠，千重雲木寒。古祠鳴野鳥，亂石激春湍。正與高懷懽，寧知行路難。寄建德徐元與

才子方爲邑，千峯對縣門。靜便琴意古，閒厭鳥聲喧。山茗烹仍綠，池蓮摘更繁。認稀應詠物，庭下長蘭蓀。送陳生還烏龍山舊居

百丈清溪見戲鱗，嚴公祠宇與天鄰。此中舊隱君歸去，笑指人寰一片塵。題子陵釣臺二首

題釣臺

馮京

渭水塵空紺業傾，桐江煙老漢風明。蚤知賢達窮通意，閒把漁竿只釣名。

釣臺

沙括

漁釣非良業，相期遜姓名。太平雖不仕，故舊豈無情。七里林泉好，三公位服輕。片帆湍石下，誰不仰先生。

睦州秀亭

錢鏐

秀色四時好，探春來此亭。花初擁檻發，山晚與雲青。得鱸嚴陵瀨，許泉陸羽經。歡餘不盡醉，鼓角限重局。

甘棠樓

樓山開三面，山重合四圍。溪衝朝霧出，颺並夕陽飛。芳杜供春望，晴雲渡袷衣。樊川猶未識，清興莫忘歸。

高峯寺

萬萼郡城東，穿雲入幾重。已窮難上路，才到最高峯。竹老龍孫瘦，泉甘馬酒濃。何當來漱石，安隱飽疏慵。

東館樓

前太守丁公善，郎中命予名之。按孫權赤烏中，使賀齊討黠奴。始分歙爲新定，入晉爲遂安郡。此今地也。會公善去郡，未揭也。宜曰分歙樓。

玉泉亭

遙派落天潢，分崖射壁光。山從千古潤，江得一源長。風雨無時作，珠璣滿谷量。溜瀉欲誰辯，願借易牙膏。

勉郡庠諸生

桐江爲守魏顯蒙，來喜衣冠好士風。勸學重思唐吏部，教人多謝蜀文翁。濟時事業期深得，落筆詞章貴不空。道有未充須自力，莫將榮頓汨於中。

題高峯

游游朝莫入神清，落洞通池遠郡廳。亂石長松山十里，討源須上玉泉亭。

題甘棠樓

闌干十二壓仙瀛，占得龍峯作畫屏。林映遠籠千里月，湖光寒照一天星。望來瀑布真霜練，飛過沙禽半雪翎。人賞不知春已老，隔橋依舊柳青青。

子陵釣臺

高風誰得似先生，七里溪山當畫屏。功業不隨東漢祖，光芒獨應少微星。蘭臺有史傳名姓，蓬戶無人問

醉醒若使當時忘故態。何由千古漢鴻冥。

方干故居

千載富春清。先生家獨存。元英播寶字。丹桂付兒孫。文正重高節。子陵同享尊。泊舟明月夜。重爲弔吟魂。

刁約

嚴陵山

自別高居二紀餘。今朝重到懶踟躕。山川勝景依然在。屈指交親一半無。

巡按睦州過烏龍山

一染浮名十五春。強隨時態役天真。何年卜築茲山下。卻笑區區世路人。

元絳

桐廬晚景

向晚西風急。扁舟下瀨輕。楓橋掛山影。鼓吹壓潮聲。白鳥煙中沒。斜陽雨外明。油然五湖意。渾欲薄功名。

宿清溪安樂山

張景修

映窗猶剩雪餘痕。瓶裏梅花枕上聞。一榻鐘寒聽夜雨。半牀燈燠臥春雲。詩成始覺茶銷睡。香盡翻嫌酒帶醺。我是掛冠林下客。山中安樂合平分。

過桐廬邑二首

隱君無姓字。何代至今存。數里山爲宅。兩株桐是孫。人煙半峯碧。溪水帶潮渾。多少來游客。茫茫躡藥根。

三載江南客。還吳口復西。湖食兩溪盡。雲載衆山齊。舟楫無空日。樓臺半上梯。桐廬隱君子。應笑只留題。

釣臺

羊裘東漢客。歸隱釣魚灘。天子不能屈。先生非苟難。雲藏古石在。風激世人寒。祠下青青竹。何妨把釣竿。

清芬閣

嚴子釣臺畔。猶聞吟嘯聲。榮華付諸弟。蕭灑繼先生。自製茶槍嫩。新開酒面清。紅塵不拋擲。那得白雲名。

再至新定有感

岑象求

蜀地吳天各一涯。去來三紀亦云賒。烏龍遠郭儼如舊。白髮滿頭良可嗟。老矣不堪多感慨。使乎何處是光華。周行歷覽猶疑夢。更問庭楹幾度花。

詠縣廳前古櫺木

三十年前宰一同。朝朝相對此庭中。如今翠葉榭枝好。依舊朱欄戒石東。潘岳河陽花立盡。陶潛彭澤柳隨空。唯君獨負堅剛操。何異靈椿與夏蟲。

方氏故居

鄒元

偶分魚竹到稽山。處士林泉一壑間。歲月自隨流水遠。姓名長與白雲閒。鑑中人去荒遺迹。處士誰湖有別山。溪口僧來寫舊顏。稽山隱居。即方氏故居也。何日放船訪嚴嚴。吾門高第約躋攀。處士隱居。即方氏故居也。

題釣臺

子陵臺下山屏屏。奇峯壯氣橫雲生。處士溪邊水泚泚。碧波明月涵天清。老松偃蹇傲世態。綠竹蕭瀟吟風聲。潮頭百仞出海門。飄吳檣越如毛輕。飛來灘下不敢過。變作平浪歸滄溟。

清溪行

山色碧與溪。扁舟泛落暉。水煙帆界破。水鳥驚驚飛。鳥嶼隨流曲。漁鐘隔岸微。月明何處宿。待訪子陵磯。

憶清溪縣

昔愛清溪景。人煙百里開。湖居皆釣客。郭外盡禪關。酒市遙青旆。公街枕碧山。柱敦成久別。無計約追還。

泛清溪

曉煙如練曳平津。一櫂東風兩岸春。鳥鷺沙鷗休戀我。北堂歸有白頭親。

憶雉山書齋

松陰江曲舊齋堂。別業歸來各一方。吟想晚潮煙柳溼。夢游春檻露花涼。楊朱路遠空南北。青帝亭閒自短長。何日揚鞭訪前峯。竹筒重整讀書牀。

桐江夕下

浪催鳴榔去嘔嘔。古岸蕭蕭感歲華。雨脚蒼茫驚斷雁。煙痕濃密溼棲鴉。蘆花正落汀飛雪。楓葉初丹岸有霞。漸覺望中山色暝。數星燈火認漁家。

釣臺

吳可璣

君王取天下。有人將甲兵。君王得天下。有人相昇平。我欲介其閒。區區安取成。莫若歸養高。高臥崑之局。直使萬乘意。慕仰非鴻冥。身雖隱漁釣。心豈忘朝廷。常慮天下定。君王志驕盈。羣臣習見聞。力諫不爾聽。不有不臣者。不足回其清。商山四老人。用是安西京。潛希絕世躅。萬一助皇明。年當建武日。上下咸清寧。所懷憶不陳。終焉爲客星。如何逸民傳。乃有狂奴名。

過子陵釣臺

葉果恭

勢利輕捐寄傲中。毅然高節凜秋風。耕閒釣寂千年迹。立儲貪廉萬世功。須信林閒無怨鶴。更知天外有冥鴻。扁舟夜泊靈祠下。慨慕先生道不窮。

留題釣臺

劉涇

水綠山青人可知。不知生氣得之誰。釣竿已屬嚴公手。直到元英解道時。

釣臺

賈青

萬壽峯峯夾兩溪。雨餘清氣卻炎暉。何時學得嚴陵傲。洗盡塵襟臥釣磯。

釣臺

王達

一句能通萬世情。若非高位卽嘉聲。如何自古留題者。不悟嚴光解釣名。

釣臺

張綬

范蠡功成始遁逃，淵明五斗便辭勞。先生二事俱無一，名與青山萬古高。

六四

不誇長掛出宮闈，不重爲漁老釣磯。最愛清宵銀漢上，客星時共帝星輝。

余闕

嚴公釣瀨不容看，猶喜桐君有故山。多病未須尋藥錄，從今學取納僧閒。

六六

黃庭堅

題伯時所畫嚴子陵釣瀨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爲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絕句

館甥宮裏歎才難，當日同朝聽百官。光武若知堯舜事，至今那得子陵灘。

曹輔

天地何曾着兩雄，鯨龍飛去有冥鴻。北辰夜動雙懸象，南浦秋歸一釣篷。自昔何人繼高躅，至今茲地仰清風。悲涼古意誰能盡，落日江山醉眼中。

呂希純

千峯樹
古郡千山裏，高臺六月涼。開軒背城市，伏檻即林塘。白佛當平遠，烏龍插昊蒼。水風生枕簟，嵐翠撲衣裳。欲雨高峯暗，新晴瀑布長。稍騰分錦繡，松嶺奏笙簧。自昔多賢守，於今載雅章。承流叨繼踵，主諾相提綱。夙樂阿蘭若，端居最上方。南津有禪侶，默坐正相望。

紫翠樓

子臨瀟湘郡，終日坐樓中。樓上開四門，門開面面風。南榮看馬目，北檻對烏龍。夕暝瞰兜率，朝霞望高峯。峯僧一相望，紫翠千萬重。中宵若笙簧，天籟起長松。直疑列仙侶，駕鶴相過從。

趙清獻賞春亭

遺直兼遺愛，居今見古人。殿中收白簡，江上擁朱輪。棟宇才函丈，琴尊喜對賓。逸亭佳木在，長與物爲春。

烏龍寺

秀嶺奇峯接釣臺，烏龍直北更崔嵬。萬松合處虛亭敞，千佛光中梵宇開。林外瀑泉飛朔雪，雲間寶藏轉春雷。攀藤更入西庵路，一聽支郎語劫灰。

承天思范軒

范公當日守江濱，本是西清獻納臣。瀟灑溪山瀟灑郡，太平天子太平民。棠郊遺愛今仍在，竹樹高吟迹已陳。遠憶開元宋開府，相望彷彿見精神。

陳尊宿卷

尊宿芳名盛，卷巖迹未頽。纖蒲隨日用，僧版喚人回。臨濟親推出，雲門手托開。于今兩禪派，俱自睦州來。

靈香閣

昔聞僧道開，清淨本求佛。談經悟教藏，施藥蠲衆疾。臨嶺起重閣，最上構禪室。靈香邈可撥，壯麗固已快。桐廬瀟灑郡，茲閣更奇崛。峯巒互掩映，松竹富蒙密。我來一伏檻，紫翠競森出。塵襟與蠲帽，中坐悅已失。清風來甚遠，沖氣久彌逸。東軒視蟠桃，仙路如彷彿。

蕭蕭亭

嚴陵集卷六

詩

獨樂園釣魚菴

吾愛嚴子陵，羊裘釣石瀨。萬乘雖故人，訪求失所在。三旌豈非貴，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斗祿窮百態。

司馬光

次韻葛大卿留題寒光閣

溪疑藍黛合雙川，閣在千巖萬壑前。漱石我思清病齒，拂琴誰共聽流泉。雲生北嶺橫空白，春入東郊一望鮮。況是江南風物好，待君重詠四時天。

蘇頌

送江公著知吉州字晦叔與江公望字晦叔是兄弟行

蘇軾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豈惟濁世隱狂奴，時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劍履。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棄大匠，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粲連橋一萬艘，紅妝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閒，亦念人生行樂耳。二耳字義不同故律重川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縹緲可愛遂以小舟遊之作二絕

蘇轍

扁舟匆草出山來，慚愧嚴公釣臺。舟子未應知此恨，夢中飛棹定誰催。

郡因賢守得佳名。水榭山光會此亭。雲外僧歸穿竹路。日邊鷓下集沙汀。浮梁倒影橫畦。寶塔張燈疊萬星。不獨班春行田野。重緣香火叩禪局。

高峯苑

千霄登高峯。近瞰碧溪鵑。老松如臥龍。夾道忽騰霧。危梯過百折。直下看雲雨。善導有遺蹤。十佛從口吐。歲久缺其三。塵埃誰復數。佛壽倘能續。佛像諒可補。邊山行道迹。會轉坦無阻。中休有磐石。蔽日多林莽。安得德山流。來爲此峯主。結茅孤頂上。端坐訶佛祖。

玉泉苑

瀑布巖東轉。雲旌拂雲穿。石上霏微。抱溪修竹通千个。夾道喬松過十圍。格外一潭泓翠碧。窗間萬斛珠。珠璣使君不用笙歌擁。漱玉聲中岸幘歸。

江氏園

北渚南津路不遙。鳴鷗喜過定川橋。竹閒水榭涵虛碧。林外山堂對淡瀟。地占上游真壤埴。門通福苑離塵囂。游人未敢尋芳歇。石磴山松正後彫。

民表園同卷

翠竹菴前久不疑。雨花巖畔更忘機。何人得似江居士。在定時多出定稀。

定川門

江如丁字淡城隈。長長蛟龍鼓浪來。門表莫川聊致禮。職當求瘼愧非才。兩灘漲定沙痕白。七里山晴霧雨開。放出庾家樓上月。卻留賓從少徘徊。

王氏亭池

城外溪山知幾重。獨憐池館占城中。亭花不動波瀾細。逕石相連島嶼通。牀下繫舟同醉傳。尊前垂釣似仙翁。王家最數烏衣巷。莫廢江南舊士風。

朱氏園

十里遊山興盡回。重留車騎款郊扉。中橋駕石臨清港。危榭開軒挹翠微。夾道松風吹酒面。滿庭花氣襲人衣。殷勤更謝華亭鶴。引吭高聲送我歸。

和江民表韻

傳老東山水上浮。玄沙六月雪重裘。舊來消息今何在。千里桐江月滿樓。

合江亭上

倚杖釣簾兩水閒。晴光飛其上影欄。飄飄畫閣搏風去。雲吐銛峯作劍攢。平野煙浮迷遠目。晚溪潮漲失前灘。騎鯨一往扶桑近。休問人閒行路難。

登桐君山二首

霜染深楓葉葉丹。翠鱗浮動綠波閒。盤盤路轉千峯表。冉冉雲扶兩港閒。掠水輕鷗晴自戲。陵風高雁莫

爭還結廬姓字無人會。靜對庭陰一解顏。翠崖千尺峙雲高。樓殿盤飛壓巨濤。檻外回峯自連着。祇因潭下有靈鼇。

過七里灘二首

拂雲高雁倚風搏。下視平湖萬里寬。搔首扁舟又東去。錢塘江上看波瀾。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驅插羽翰。回首嚴陵臺上月。清風千古逼人寒。

過清溪渡

天闊衝江雨。冥冥上客衣。潭清魚可數。沙晚雁爭飛。川谷留雲飛。鷓鴣傍釣磯。飄零江海客。故側一鸞歸。

題贈吳國華釣臺

君不見釣瑣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冥鴻。田車同載非熊熊。鷹揚烈氣如飄風。又不見羊裘石瀨垂綸叟。爽概陵天斗星斗。萬乘故人親訪求。臥對鸞輿忍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知。高風寥寥古已往。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臨橋水。橋溪不與嚴溪比。收身欲攝涓涓老。笑然霜鬢照清泚。澄潭夜月光浮浮。擊波短艇沿汀洲。長繩巨石不能繫。飛颺片席歸蓬邱。巨釣沈餌牽九牛。一釣直取靈鼇頭。條鱗擺盪浪山起。雲鵬飛翻忽千里。翺雲馮翼上青冥。一點孤光廟箕尾。

嚴陵釣臺

漢綱久陵邊。國柄授權室。中興得英主。威明戒前失。三公經邦手。吏事固精覈。功臣欲圖全。猶不任以職。矧茲故人分。義等天倫戚。卓哉子陵心。秉哲因前識。投身名爵。豈但枉尋尺。萬鍾雖天富。樊雉非予匹。石瀨清且泚。蒼崖蒼而直。揭竿事幽尋。釣水鮮可食。羊裘禦冬溫。衰繡未爲益。三旌屠羊肆。義在不吾易。用舍各有趣。高風亘今昔。

題方氏清芬閣

干戈唐季風塵中。一代文章掃地空。先生詩名最晚出。句法未減元和工。玉壺藏冰不受垢。卜隱宛蹈嚴陵蹤。至今名字照人目。直與山水爲無窮。我舟南泊坐煩促。接履風波仍轉蓬。緬懷先生酌溪水。梅花如液落晚風。清芬築室家有法。亦見裔孫白雲翁。叔今策得待三接。仲也昔跨御史聽。乃翁歸來三十載。語笑但覺朱顏紅。翁不見東飛伯勞西飛燕。南飛鳥鵲北飛鴻。人生遊宦正如此。我欲買田歸江東。

題嚴子陵釣臺

泊舟釣臺側。敬謁嚴子陵。碧山如佩環。水作鏘然聲。定知千載後。尙復有遺陵。長嘯明月下。緬懷今古情。世利濁於酒。末俗遭塵冥。毫髮不一直。戈矛豈相爭。先生得高蹈。萬鈞獨可輕。持釣偶自適。潛魚不吞醒。清風在人耳。凜凜見典刑。不如畫下水。方可濯塵纓。

寒光閣

駕舟掠杭越。小泊清溪門。年生江令尹。邀我豁南園。丹碧氣成霞。樓疏何鬱鬱。江城春事起。臘候已向殘。的皪小梅花。暗香媚山樊。樞軒絕可愛。青士聯蒼官。君家藏蘭晚。歲久蘭有蕪。我生真漫浪。嗜好無一存。

尚作山水想。十年勞夢魂。歷眼滄洲趣。茲盟那可寒。他年釣竿手。來傍沈郎灘。

題釣臺

漢柄久顛覆。神鼎遂移新。志士恥駟馬。入山如避秦。中興有世祖。側席在幽人。元緒載安車。三反方來賓。枕漱泉石久。不羨北軍綢。臥屈萬乘尊。咄咄平生親。箕穎志不奪。槐鼎意從申。嘆息上輿去。天子不得臣。歸隱富春渚。釣外無隱倫。高名懸日月。清風播松筠。至今七里水。不到南海津。南海有西山鄰。古木下高鳥。清漪行素鱗。溪氣綠蕩蕩。野蔓青緜緜。客星照千古。鄧禹安可倫。手提玉璫去。出處各有因。元素久寂寞。猿鶴叫秋晨。

題方氏清芬閣

一室悄然斷鷓鴣。嘯歌曾是傲羲皇。春風自逐桐花老。煥日時開藥草香。修竹幾年蘊舊隱。新詩到處發清光。從今應與嚴家瀨。相對清芬一水長。

兜率寺鑑光閣三首

高下人家隱亂峯。滄雲籠日水浮空。朝朝暮暮山容改。總屬虛懷一照中。皎皎長空迥絕塵。青山雨後更逢春。一箇古鑑新磨就。誰是光明內外人。風吹宿霧寶閣開。滿目春容甚處來。好值軒轅磨盤手。更無一物隱纖埃。

玉泉菴二首

高蓋西來動四隣。青青草馬踏勻。平田淺水相因足。野杏山梨次第春。假筵長松如傲世。誰呼好鳥似迎人。俯然偶得棲真地。方信浮名即是身。十里五里花無主。千山萬山春自忙。少年意氣傾都市。走馬橫來若電光。冷冷古寺風吹屋。羞死五陵豪俠場。黃金散盡身無益。獨有泉聲千古長。

再題

逸士有高躅。故山無世情。黃花香歷落。白馬緒清明。雲作朝昏暝。泉流今古聲。王孫好歸去。芳草又重生。

又題玉泉菴三首

僻處藏亂峯。清流陰修竹。短策資遠遊。斗酒招近局。幽草不知名。孤花送餘馥。采芹踏青泥。捫松憐舊綠。寄言穎川子。沒齒傷局促。爲君汨其泥。與我濯雙足。落崖碧水支流去。隔竹黃鸝相應鳴。飛絮落花迎野步。細風輕煖爽人情。天台大士碧峯頭。林鎖檀煙凝不收。誰坐胡床揮玉座。一聲清磬晚悠悠。

玉泉菴

風煖客衣輕。山行眼乍明。人非少年事。泉作舊時聲。草屨春遊倦。茶甌午睡清。不教身自在。城郭莫烟生。

靜勝院壁留別父老

青山雲半過。慘淡有離色。溪水亦潺湲。嗚咽當枕側。男兒四方志。百年一行役。山水亦奚悲。我自本無得。

父老挽我車。酒淚半悽惻。使君雖無力。慚無理人術。舉手謝父老。意厚難報塞。

釣臺賦

張伯玉

山水縈回。煙霞次開。不見通客。空留釣臺。地迴而清風不去。情傷而往事俱來。得魚之虛。網開。崎嶇古砌。學士之功未沒。重然春苔。伊昔子陵。貪幽自遂。辭光武之好爵。樂富春之勝地。雖無晦迹之勞。亦有垂綸之事。持竿一去。長爲避世之人。盤石九層。以盡平生之志。爾乃馮高易感。覽舊多傷。塵事與清波不返。紅顏同白芷徒芳。相逢投餌之時。寒流淼淼。始及臨川之日。遠岫蒼蒼。今古堪悲。躡攀盡趣。潮平昔日之岸。風動當時之樹。石上少留。人間多故。遊絲亂舉。初同觸目之疑。野竹隨低。忽有沈釣之誤。迹是人非。蕭條晚暉。萬里之碧嶂如畫。幾片之白雲不歸。鷺立斜分之浦。魚驚半毀之磯。盡日而風波莫問。滿山之松桂相依。既而恨望歸心。裴回舊址。尋通樵之一徑。下鳴湍之十里。煙深釣處。空懷逸邈之峯。日莫臺前。無限潺湲之水。比夫燕昭王築而禮士。漢孝武登以求仙。構金玉之舉。至。遂塵埃之共捐。苟若茲所。成於自然。峭壁參雲。孕清景而無冬無夏。寒潭徹底。浸明月而千年萬年。已矣哉。幾歷芳時。誰依茂躅。秋風起兮浪白。春色來兮水綠。惟野鶴與鷗鷺。自往還於水曲。

釣臺賦

錢 總

治平之初元孟春。某之役於新定。道出嚴子陵祠下。作釣臺賦。其詞曰。滄東陽之下流兮。歷桐君之舊隱。俯清澗之淵回兮。仰崇山之鬱切。即釣臺之故處兮。發塵編而納信。滌七里之滌澗兮。瞻千齡之逸軫。耕。知互乎衆壑兮。供百嘉之初萌。滿尊樽乎麗澤兮。挹明水之至清。鑄肺腑而刻祝兮。以恭弔乎先生。日在昔周衰秦亡兮。漢氏爲政。天不厭亂兮。炎靈中病。翦諸夏之弊宗兮。授五侯以魁柄。肇陽平之曠貨兮。資文母之永命。泥伊且之穢穢兮。極弊泥之臭穢。俄挂禍於百粵兮。內毒痛於九州。逞焚如之虐。骸兮。孰可望於彼留。逮淵龍之未躍兮。背與世以沈浮。繁冥冥之何算兮。聊卒歲以優遊。百六究而新族兮。奉舊物以歸劉。雖緯縷以均慶兮。曾故人之獨不順。輟侯以辟禹兮。或姑治其幽憂。謂高臥其已足兮。安有待於營求。意友交之美初兮。慕施止於良背。將食土則見臣兮。非至高而莫對。當駕車之三反兮。終一言而見意。噫。巢父之累刻兮。豈好大而事。蓋屈己以徇人兮。有時避而禍會。孰與夫道雖高而身安兮。名將顯而迹晦。洵聊許以增高兮。詎少移於故態。此先生所以馳騫乎六合之外者也。向若凝滯思於舊學兮。垂餘念於勤庸。體管輪之安乘兮。懷五兩之青銅。彼且廟子兮。立大功之諸將。責吏事之三公。下焉則鄙陋而不足爲兮。上焉則鞅鞅而不我容。設濡足以救世兮。將助理以赴功。則高寄賢圖於擁節兮。迄見蔽於龍章。新息誓亡於馬革兮。至死勝於炎荒。然後知先生照未然之成敗兮。識幾至之存亡。嬰祿利而不動兮。得光武而益彰者也。又若氣凌方結。鯨鯢未戢。四海沸騰。真人隱伏。莫高匪山。莫幽匪谷。苟見諒於木石兮。恨同萃於麋鹿。茂元世之高躅兮。味諸言之駭俗。雖不得與此臺而並傳兮。固亦無加損於自足。相傳光武高躅。後時避難於此。故傳父云云。此志士所以洞想兮。矧精祠之可闕。激芳風於頽波兮。慨靈氣之猶存。應遺帶於登高兮。久裴回而躑躅。

靜勝院壁留別父老

青山雲半過。慘淡有離色。溪水亦潺湲。嗚咽當枕側。男兒四方志。百年一行役。山水亦奚悲。我自本無得。

竿而為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確溪之術。非應滋水之瑣。夫如是者。將以釣國邪。然後知古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為釣。懸四履為餌。築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雖會稽而沈情者。鮑肆之徒也。踞滄海而負翬者。漁父之事也。斯並少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為哉。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銘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於漢光武之世。東觀漢記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見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昭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於當世。靜而不用者。光化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而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於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焉。仰聆德風。刻頌於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既平。故人為君。富貴於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嬰勝蘭焚。猗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陪途安封明府游靈巖瀑布記

康仲熊

縣之西有山。山之巖有泉。勝可知也。薄遊於茲。露彼幽絕。不俟終日。囊囊造焉。遂負綠綺。岸鳥紗屣。及於城隅。杖及於通衢。背山郭之繁。紆乍緩步。以徐趨。縣君封公聞而喜曰。與所引也。我得無行乎。乃命車騎。邀嘉客。追我於楓香之野。乘我以騶眉之馬。載笑載言。遺谷超原。於是穿窳窳。躡巖巖。綠雲扶壁。極乎所聞。覺其陽崖。劃開。陰壑。旁轉。懸水百仞。注而成潭。萬象奔走。以成形。羣峯回合。而卻倚。練影挂於層漢。雨聲散於長林。潺湲然無晝夜而息。雖天台之飛流。蔑以過也。吾徒盥於斯。鑑於斯。塵心洗然。世慮都遣。嚼香茗以傲睨。招清風而詠歌。足以長道機。滌煩想。功名軒冕。於我為賓。矧夫上隱雲天。下臨佛土。巖岫曾萬。時人穿窺。禪菴居解虎之僧。洞壑棲曉鶴之客。永言長往。其可乎哉。封公曰。異乎夫子之說。今方闕步未安。兵革多故。忠臣佐世之日。志士督膺之秋。遠欲退閒。恐非通論。僕曰。唯唯。幸無重吾過。請從子而歸。回首林蘿。謝白雲而去。刻彼巖石。聊記盛游。時大歷十二年。莫春上巳之明日也。

嚴先生釣臺記

崔儒

易象以天地。交乃泰。夫交者。氣同道。濟之謂也。同則無礙。濟則兼利。雖君臣之殊位。品類之異數。其義一焉。嚴子陵與漢世祖。可謂天地之交矣。嚴君處道元寂。超然往返。獨以輔弼為標。純以龍榮為儲。汚絕世高蹈。歸乎舊山。斯遠人之常域也。世祖以祿位抑之。不以褒崇加之。其來也同。其去也鴻。飛雲遊。

嚴陵集卷七

記

應詔

賈賓王

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瀨。此地即新安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澈見底。往往有翠魚戲。歷歷如水。行耳。人有釣者。試取投之。或有浮而不顧者。或有貪而輒吞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乃掉尾揚鬣。有若恃力而自勉。其少退也。則鼓蹙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於我。將欲以下坐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曰。猛獸搏也。拘於檻。羆鳥攫也。繫於籠。焚素龜。盡也。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置網。何不潛泥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鉤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畫。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緝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廚。擬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幾之謂神。達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因於夏。孔邱賢也。畏於匡。且夫明哲之賢。尚懼幽繼之患。況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舍。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飢者。半菽可以充腹。為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勛大命而後冀一殫之飽。擒而不殺。可謂仁乎。獲而不繫。可謂廉乎。且夫垂

示君臣之與際。存天地之易簡。道泰氣同。主之至也。後之人以常情所不及。異而疏之。歸而詞之。是彫其至樸。選於夷途矣。況今之交者。權利傾弛。百無一全。知人知己。事皆味絕。逸想遺塵。慨然興悲。觀其兩峯相嶽。翠木茂植。上有平田。足以力耕。下臨清流。可以垂釣。乃嘉遁之勝境。舍此何居。則呂尚父不應餌魚。任公子未必釣鯨。世人名之耳。釣臺之名。亦猶是乎。行舟輟。因有斯述。將以誠夫偽交與貪位者。豈直記事而已哉。興元元年夏四月景辰建。

睦州大廳記

李道古

任地列封。有國之恆制。張官考績。王者之大轡。故豎部分刺。世官爲重。秦漢之來也。隋新定郡武德四年。改於睦州。嘗析桐廬爲嚴州。復爲東睦州。尋併爲屬邑。領縣六。建德。桐廬。清溪。分水。遂安。壽昌。幅員一千二百里。大山經川。陵陸畏巖。居七十。在蒲斥澤田植之壤。居十二。其餘中田小畝之數。一農夫而食十人。官或勞詔。殘以漁利。單戶危鄉。歲虛籍計。肆朝廷難其任也。泊於山峻。二江合會之勢。龍門疏鑿矣。賴東扼矣。舟楫關。遠通海水。巖險呀豁。斗絕鄰部。士族豪家。望走洞穴。刑理不直。或頓機網。故郡其新定。州其睦。若日親敬大化其封也。自國家有兵甲之費。不入內府。經用所入。浙右重於江淮。茲郡重於他郡。加以鐵官。驗策。盡服其籍。調租過於大半。負息而應征。蓋所以天不奪時。人無其力也。前時茲郡多命德。賢。風化所浸。父兄成教。君子爲之。斯可一變而至於道也。始自永徽。仰書名字。森然在列。以識遷授。元和七年甲子歲記。具錄累代刺史名銜除授年代如後。

睦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臧甫湜

入州門東。六曹之聯事所在。都其任者。子於門西。經始之意。衆未諭也。前刺史李君爲政更年。大惠一州。詔徵始聞。而未至也。思宜利所遺。步覽庭內。顧以茲爲不厭。慮財鳩備。即日即工。馮寬顯構。相前增葺。儼然華就。翩然樂遊。六縣之駿奔。於是乎肅序。百荷之職事。於是乎總齊。華官之退食。於是乎遠遊矣。利不十不變法。其斯之謂乎。錄事參軍。既荷寵歸。有懷章示。具以廳壁爲記。宜異也。請湜書之。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記。

移城隍廟記

呂述

睦州城隍神廟。舊在城內西北隅。元和初年。刺史鄭膺。甫移至於城北門樓上。其地舊置州獄。及司法官廳。開成四年。刺史呂述。移獄就六司院東南之曠地。於廢址上立新廟。堂屋三間。五架。階高三尺。上設鸞尾。三面行廊。聯屬。東向開門。門外造廳一間。一廈。爲脩容之所。五年正月十九日。廟成。遷神像焉。神坐後。分畫侍衛於左右。其門左右畫兵仗屏之。南北列木馬二。階前植松六本。外夾道亦植松二十四株。三月十六日。大備牲牢雜樂。率將吏以落之。今記其祝詞於後云。禮陳八蜡之名。祭坊與水庸事也。然則城隍命祀。本在勤人。積厚成陰。環茲郡國。論功校重。冠彼神祇。自州城下遷。神位已故。訪開元和首歲。移置郡樓下。不在田垂鎮事之義。居無兩丈。闕鼓舞之容。況乎列卒巡城。通宵整楫。往來發棹。啓閉喧呼。既遠肅敬之方。豈獲幽陰之助。述謬庸符守。親謁儀刑。昭蓮豆之虧廢。祝史之信人。雖歸以輔帳。新其靈

衣。而居非所安。理合改卜。崇墉之內。廢址猶存。遂規新宮。式從宏敞。丹刻成畢。童飛有殿。棟此吉辰。敬遷廟貌。伏願永安。闕遂。曩佑生靈。使封境無水旱之虞。牧守成富庶之績。敢申崇奉。毋媿聰明云爾。開成五年六月一日刺史呂述建。

馬目山新廟記

睦州主鳥龍馬目二山。馬目在州西南。勢如驚奔。拔去不得。中蓄怪態。晏天常陰。望之而知其能雲雨也。先是州之右有潭。曰層潭。其深無底。鱗物宅焉。因立廟潭上。而馬目頗無之。每有禱則附而祝曰。告於層潭。馬目之神。開成己未歲六月。江南大旱。述乃致精意於神曰。能雨則立廟。越三日。晴時雲氣從山來。隨蒸騰進空中。濤喧。俄而霖雨隨下。自是比旬必雨。故民有半收。八月既霽。述泝江四十里而遠。躬擇廟位。果有一峯。壓江。隨水游搖。蕃茂蔽覆。淺澗百色。周步其下。絕無蹊徑。斬叢攀樹。漸得峭脊。蛇行而上。百數步。抵大石。根如圭而頂如壺。側視之有木。一本十五幹。垂覆三面無地。獨其北平可居。卜室。昭昭乎神之告寧也。乃依勢取高架爲新廟。明年三月二日戊寅成。率將吏以贊之。暨於瀑流。席於香蕪。挂豆蓮於森疏。響笙於蕭瑟。燎於燔。瘞於嵌空。揚鬯而下過。醴酒祈福。信可以畏百衆而雄諸祀也。夫祭山曰廡。縣。蓋謂或廢或縣置之於山也。今述相神之居也。本其義矣。尙永贊於斯民。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嚴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晚蒼蒼以言之。尊英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尚。朝爲一旅人。莫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

而不書。足以煥前哲之高明。俾後來之繼美。假文尉史。以謹歲時。時大宋雍熙二年四月記。

嚴先生釣臺碑銘并序

先生道繼於身。名揚於後。則世祖恩禮以旌其德。東觀信書其載其事。然而莫許抗志。飲牛欲全其節也。夷齊餓死。扣馬以諫其君也。至於逃其國而棄其家。遠其親而遠其兄者。無足道哉。未若先生忘故人而忘大位。疾夫冒於龍名也。游紫閣而隱青山。戒夫溺於富貴也。勵君以推其私。勸臣以保其公器。教之大者。此其志焉。矧夫上勳天文。遠歸江漢。進無苟而退無屈。如雲之在空也。動則平而靜則專。如鐘之在虞也。引釣溪流。魚可得而榮。不可就。呂尚蹈厲之征。所以媿也。放懷林藪。若可築而名不可尊。傳說舟楫之勞。所以媿也。矯激不亂於大倫。孤高無偏於小節。千古之下。一人可知。至今使遺迹煥然。高臺雙峙。鄉閭多敦樸之士。士俗盡樵釣之娛。化之無窮。道之彌遠。與夫祿不及而焚於絳上。義欲行而投於水濱者。不可同日而言也。行嘗讀前史。即仰遐蹤。逮歷官途。首宰鄉邑。登高臺而顧羣。瞻舊城以裴回。子陵故城存。願真誠懷。以揚不德。銘曰。

天清地濁。日月行運。人稟粹靈。道斯發奮。和光同塵。避世無悶。猗歟先生。宏茲大訓。以君以臣。兼退兼進。私寵不留。公議可振。穎陽操微。箕山義盡。仰之彌高。磨而不磷。依依雙臺。峨峨千仞。白雲悠悠。清泚芳潤。遺風不渝。華壤可徇。布之樂石。永騰令聞。

修夫子廟堂記

田錫

夫子之道。布在六經。深於六經者。得其時。遇其主而用之。則王道明而萬邦受其賜也。夫子之廟。列在郡縣。典於郡縣者。習其禮。潔其誠而祀之。則廟貌嚴而諸儒知所宗也。不然。則帝王之道未融。卿大夫秉德背義。而朝廷禮樂似是而非也。祭祀之禮不修。士庶民淫祀微福。而春秋享奠如存若亡也。宜其宮垣闕寂。草木羅生。祠宇荒涼。風雨不庇。矧浙江之右。洞谿之濱。建邦於山谷之間。居民多水濱之害。蔚然舊廟。密邇通溝。當於城東南之隅。在故壘闌閣之下。藩籬疏墮。固無數仞之高。堂廡湫隘。且非兩楹之制。水至則几筵斯沒。水落則塑像其積。不堪庠陋之憂。安仰高明之祀。加以俗巫交惑。徵求木偶之靈。風教未遠。奔走金人之福。逮乎祀先聖。享先師。食祿者忽略而不知為。儒者流蕩而忘返。錫以東嶽待封之歲。移典是邦。北戎薄伐之年。議遷此廟。人來獻地。影亦庇徒。宮贊溫仲舒僉謀之。獲戎張元吉輔成之。督郵邱直方經營之。七月某日興役也。八月上丁釋奠也。廟無祭器。邦章以請之。郡無經書。上言以求之。誌素王之新祠。成斯文也。列門人之道像。題舊贊也。翼翼諸廡。不泐日而成。悽悽衆心。不俟募而至。惜乎鄉飲酒之禮久廢。人不知尊卑。燕有序之學久廢。人不識廉恥。列郡無軒縣之樂。祭不足觀。在簡非其冕之衣。禮不足取。白華南陔之詩。疑則無以警不孝不悌之心。類宮商之儀。亡則無以訓為子之學。然廟不立。則釋奠無所執。禮不備則釋菜無所觀。是以築為儒宮。修其祀事。請籩豆之古器。復牲幣之舊儀。祭之者可以交神明。觀之者可以知勸教。神明交則福至。勸教明則化行。夫世之澆淳在乎詩禮之用。舍由乎上。故顏回謂舜亦人也。孟軻曰。回亦人也。若然則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必祖述夫子之至仁。憲章顏氏

嚴陵集卷八

雜著碑銘題記

睦州大廳記

王者列士以崇化。諸侯供職以勤民。故保又庶邦。而緝寧大範。然則良二千石。所以稱其理之才。肇十二州。所以光無外之德。唐虞之秩可敘。夏王之政必陳。古今不渝。理道斯著。睦州新定郡者。天中勝概。浙右奧區。環繞翠山。練傾滄海。軒后登遐之地。南顧連岡。嚴陵垂釣之臺。北山屬邑。高風盤礴。爽色裴回。歷代名賢出牧。是任者蓋多矣。按隋書仁壽中。以睦而命郡者。取其俗阜人和。內外輯睦之為義也。若乃星野士風之候。殖物產賦之宜。昏明迭運之由。廢置從時之理。著於史策。列在圖經。此可梗概而不述也。國家以天人合法。文軌大同。保我蒸民。莫非爾職。以為漢之牧守。入為三公。則太重。重則無篤固之心。唐之郎官。黜為五馬。則太輕。輕則有忽略之志。所以矯前代隆殺之弊。盛當朝欽恤之仁。凡百屬官。乘輅出牧。皆以本秩而知郡事。繇是政則不悖。民以之和。反軒吳之淳風。躋富庶之壽域。王猷所洽。百世可知。今知郡事田公。以東觀之任。榮右史之班。察俗去苛。觀風尚禮。下車為政。拜月有成。墜典允修。無文成秩。先是郡有正廳記。即唐本州刺史李道古所撰。以前後牧守品名。布於鈔牒。縣歷既久。殘缺則多。不改成謀。惟新舊制。自唐顯慶二年。至聖運太平興國三年之後。所任刺史知郡。咸列於左。其有錢氏割據。非王命者。略

之亞聖。則文中子亦人也。乃知取法於延陵季子。問禮於柱史老聃。而知之乎。學而知之乎。勉人之學。讀是碑也。遷廟之志。見是記也。罪言者得於斯。知言者得於斯。時雍熙三年八月某日記。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蠶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貧夫廉。儒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嚴先生祠堂記篆者名

希深撰。子真書。中立題。伯起立。

高平以諫官貶守睦。始訪七里湖。立嚴子祠。召案溪口僧悅。躬畫古衣冠。作嚴子像。既成。自作記。開丹

陽隱者。邵疏篆有法。遂以刻石。咨焉。疏未嘗篆於人。篆此獨不讓。雖然不肯見其名。會子真使來。又深於篆者。重之。且恐其不彰。使僕名之。更自篆名於其石之側。聖宋景祐四年三月四日。

與邵疏先生書

先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則遠。惘然愧薄官之不高矣。既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貧夫廉。儒夫立。則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乃構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辯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於後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非俟雅命。

與晏尚書書

伏以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會草草上謝。由穎淮而下。越之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毫。忽數千里。日思奏記。覓乎無階。恭惟養宜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日以增重。仲淹竊有餘責。尚叨一塵。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仲淹所能。蓋朝家之條教。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於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飲二水。合於城隅。一清一濁。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嚴陵之釣石。與方干之隱茅。又萃峯四來。翠壁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松。白雲裴回。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滌浚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思。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骸。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僻野客。惠然投詩。其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言之不誣。兩。清台嚴伏

增戰懼。尙遠門下。伏惟尊察。爲國自重。

題徐常侍家桐廬縣額

張伯玉

桐廬縣額。故左省常侍徐君之篆也。篆自秦丞相斯以名煇天下。歷漢魏以降。學者亡數。至唐中興。始得李陽冰繼之。陽冰後又無人焉。至於我朝。有徐君。自秦到今。幾一千五百年。以篆名家者三焉。天下之人言篆者。不歸於三家。則無所祖向也。其爲字之寶。雖乎。其繁。雖乎。始徐君與林陵刁侯。俱事江南李氏。號爲名臣。後從其君歸於我。刁初得太祝爲桐廬宰。徐君以率更令留禁中。嘗以版素馳京師。敏而得之。遂謁之於今。今之賢士大夫。道東南者。過七里湖。則訪子陵釣臺。至桐廬。則樂觀徐君之篆。其名也。豈虛然哉。皇祐初。吾進士同年之子。曰彭城劉敷。以清白長是邑。且虞其速朽。走奉錢抵其區。買洞庭石來。命工摹刻於署堂之左。方誦吾言以表之。夫古之人。所以能流聲名。美風俗。使百世之後。談娓娓而不絕者。皆有以起之也。然則異時講桐廬之故事者。茲可泯乎。常侍名鉉。字鼎臣。廣陵人。其儒行節義。與其篆。皆爲世寶者。悉書於太史氏。茲不復贅。五年冬十有一月至日。吳郡張伯玉題。

公堂銘

陸州學進士登科題名記

知人之道大。而治亂之不常也。故有數學以本焉。然則學也者。繼天人之公道乎。人君用之以敘羣臣。以睦四海多士。由是以明盛德。以毗大業。所以張天下至公之法。用敷於天下。無德而名焉。又豈徒游是序。登是堂。觀簞籥。聽鏗鏘。苟習句讀而已哉。銘曰。

陸州學進士登科題名記

趙抃

陸於吳會爲神郡。蒼嶺寒瀾。齒齒激激。風土物色。縹緲秀巧。鍾氣生士。翹俊殊甚。其學校自文正公基之。談經治文。出乎其間。日氣盛。金部向侯。奉慶歷詔。更廣堂舍。學者爲便。距今業精而上。第無虛榜。與口學本樹時訂。今得人爲三倍。是以知學之廢興。在人士之進退。山學。聖時之明勸也。然士之所謂學。誠心竭力。企古聖賢道。將至其所未至者也。爵位於朝。仰首信眉。掌握當世務。與奪非是。出呼吸間。一率以正。然後盡人子忠義之分。稱人君教勉之意。屏吻小巧。剗章刻句而已乎。因率前後登第者名諸石。後來繼焉。嘉祐三年戊戌正月元日記。

桐廬縣令題名記

倪天隱

三代分土。諸侯世國。以治斯民。曰吾君也。其可逃。諸侯曰。吾民也。其可解。故其心相孚。而化治日起。且其地大不過百里。歲淹日積。其纖悉視民。不翅如照。矧瑤瑤瑤瑤。其能久閉約於其間哉。官以器任。則士能盡。士以鄉進。則民事悉。萬寓以概國。其有忽而不治者。齊秦壞先王法。廢爲郡縣。其守令九移而奕易。辭轉而遂飛。斯民曰。彼且勸吾善。庸何爲。吾惡庸何傷。官者亦曰。吾且去。是非吾民。吾安能汨汨自勞苦爲。故其爭誠不交。而幸以苟道。而曰欲歸民於三代。是棄食以求飽也。或曰。三代以侯治。漢唐以郡縣治。其治一其亂也。均適一時之宜者。不必皆先王之法。是大不然。夫宿姦臣。蠹諸蠹。羣陽關天。賊日發具。則

聲喪影滅。投迹自晦。及微隱微。昏萬景垂夕。復然起。嗚噓之患矣。賢否相易。其昏明之交乎。抑有大不可者。郡縣之官。凡幾位。夫天下之賢士。凡幾人。雖堯舜之明。湯文之智。不能必察而材諸位。況紛紛然若不貨之市。其屢遷而頃實也。嗚呼。神靈之伸屈。存乎令守。取錄錄成案。取正於法而已。是令尤為親切於民。桐廬故吳分富春縣。置屬吳郡。隋仁壽始用屬睦。中開隸屬不常。然獄訟賦役便於睦。故我宋因之。自錢氏以地歸江南。刁公以直道自信。出宰是邑。自爾以漸海幽遐。不為要壤。而風教不能泯。斯民不識仁義之化。亦往往受敝。主上至仁。始用薦者得補令。而開為得補及其敝。上言者以私。而民之得善令者天也。榮君資中。文敏而明。務以靜治雍容。閱案籍。得雍熙以來為令者姓氏。第而刊之。其政之善惡。則皆昭然著在人口。賢者少。不賢者衆。則其官人之得失。可以鑑。而後來者足以自發。俾其企善而懲惡。亡斯民之病。以為石。嘉祐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睦州新作浮橋記

錢觀

睦古郡會稽之地。據浙江上游。當閩粵輻輳。黔嶽都陽。數道之衝。又南出交廣。五嶺之微。外雖別道。循江絕湖。率多鉅風駭浪。漂溺滯滯之患。流久歲日。使程賈度不至時。輕裝裝版。木槎揭篋。由此途出者。常居水道之半。郡治建德。東陽。江與歙溪二水合於東南。湍悍奔激。夏輒暴漲。雖窮冬。涸深不可涉。故四方之賓客至者。解鞍弛擔。倚立露坐。而與夫郊野之人。抱布囊粟。負芻荷薪。以趨市門者。賈租易。縛左提右挈。以返山。里以行。屢于者。繫繫然難進。兩溪引吭頓足。以須舟子。泝流上下。移舟乃復。探懷出金。而後得濟。烈風驟陽。其假僱喝令。上治平之初。元工部郎中吳興劉公。罷按察荆南北道。來臨是邦。不鄙其民。以自暇逸。又不為赫赫聲名。以發取騰踴。獎善禁惡。一出於愷悌。郡遂以大治。若無可經意。故所思者。益靜以明。而所及者。益鉅以博。明年始命行歙溪之陝中。直郡城之南。隄維舟。以為橋。利濟斯民焉。其積功。千有七百。自十二月庚子。至乙丑。乃成。既成。公率其屬。落之。且曰。是急民也。夫豈敢求名。以無所論著。惟後人之知鳩工庀材。其為用不侈也。無憚其繼焉。則茲久而可不廢。當為之記。因屬之於錢。愚以為治古學務實政。以左右斯民者。無進退夷險內外輕重之異焉。凡可以行吾志者。當幸遇而勇為之。惟公盡心為民謀。蓋若此。此其可以刊之金石。而無慚矣。後之來者。亦有以求其意也。治平三年歲在癸丑正月丁亥。會稽錢觀記。

靈香閣記

棟宇可以庇風雨。臺榭可以遠操澤。堂廡可以肅賓客。山川可以廣眺望。此居人之常情。而浮圖之說者。則不然。曰。不閔斂不足以表精誠。不盛麗不足以來信嚮。故惟窮工竭巧。為之而已。既閔麗矣。而吳門之俗。尤事侈靡。此丹雘金碧。新彫炫煇。至於殫人之財。而不知止。故其山林之峻深。郊原之昭曠。隱者之所卜營。非為浮圖。而不為浮圖也。思允師居陸州兜率寺。之法華院。佛學之外。兼妙岐黃之術。人有以疾病告者。必盡其技。而為之診視。凡湯液之所餌。鍼灸之所加。無不如期而應。自郡官至於編戶。皆稱其方技之神良。而功施之周普。由是車馬之踵門者。日月相繼。而不絕也。嘗思其居宇之湫隘。資

至無所容。遂闢故址。革而新之。又於其旁。為閣三間。樓櫺崇高。軒楹虛明。經像嚴于中。草石蓄於次。名葩異卉。左右布列。藥欄華圃。前後相望。升其堂。則聞芝朮之芬。氤游其庭。則見竹樹之蔭。雖密邇闌闌。而山居巖處之趣。備焉。考成之日。太守集賢王徵之。率賓寮燕飲其上。且嘉儲侍之美。因題其額曰。靈香。又賦詩以記其事。繼而作者。二車史館劉元忠也。觀二詩。而院與閣之所有。皆可見矣。後三年。余自東陽赴。毫社謁郡郵。會故人留止。過允之居。因得一游目焉。嘗謂桐廬郡。溪山之清絕。自晉宋以來。文士多稱述之。往往載於題詠。觀夫城邑閭井。皆垣塗平陸。蓋與它州無異也。及登高而望。則羣峯回環。一水滌帶。煙雲掩靄。朝莫異狀。不離指顧。而萬景在目。信乎吳越之佳郡。前人之所稱詠。不為虛談也。而茲國又占一郡之勝處。高高下下。皆有幽致。足為端居造適之樂。復以甘辛寒溫之味。給人朝夕之求。其為利固已博矣。然則不得與夫競土木而誇閭麗者。並也。宜乎徵之元忠。歎賞之勤。勤如此。因書所見。以繼二詩之後。云。時熙寧五年二月十五日。記。元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上石。

題嚴先生釣臺

葉某

漢嚴子陵先生釣臺。距桐廬郡城五十里。異時人迹罕至。景祐中人。文正范公。謫守是郡。始即臺下構堂。以祀先生。親記其事。屬丹陽隱者邵疏。篆之。刻石。今存於郡。麻又命會稽僧悅。刻畫古衣冠。作先生像於堂中。既而過祠下。望唐處士方維飛之舊隱。周覽裴回。慨想餘風。因復圖其像於堂之東壁。自是往來之人。鮮不登堂致禮者。激貪立懦。非曰小補。歲月滋久。棟宇漸墮。上漏側穿。像亦故暗。且地勝事絕。至者喜留名迹。而狂易之徒。往往題名於像之左右。甚非所以伸虔妥靈。饗人觀瞻之意。乃以僚屬葺堂而完之。始為塑像。以易繪畫。庶幾二高人之清標。儼然長存。而文正之遺迹。愈遠不泯也。元祐元年六月朔日。朝請大夫知郡事。延平葉某。恭題。

敘賜唐二高僧師號記

周邦彥

有二大士。顯於有唐。在新定城。住阿蘭若。咸舉宗教。轉大法輪。曰陳尊宿。舍衆居守。今賜號兜率。以圓通門。隨彼機緣。引接沈冥。度無量衆。曰善道大師。乞食城中。處高峯山。築臺誦佛。從者三千。開口發聲。一化佛。重累而出。方便善巧。修淨土行。其故道場。皆有遺像。而奉事弗虔。稱號無聞。為日久矣。元符二年。馬公玠。來守是邦。始知崇敬。雨暘請禱。如響答聲。請命於朝。乞加褒顯。元符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下。賜尊宿號曰悟空禪師。善道大師為廣導大師。明年三月十七日。具花幡威儀。表揚新號。為僧伽梨。被服二像。州民大集。巷無居人。時方霖雨。昏翳充塞。導迎之初。黃霧塞除。赫日顯照。開闔陰陽。成於奄忽。萬口嗟異。得未曾有。窮開真一法中。毫芒不立。況此名謂。何所加損。然諸聖帝。雖諱實相。不廢假名。故雖有漏。世界十二。類生外道。狂解十禪。那因果。酬答一十八天。乃至信往行。而地為位。五十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唯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七種名字。乃至過去無量億數。果地正覺。莊嚴名稱。皆依空建立。初無實義。以假名字。引導衆生。從佛。至佛。所不能已。則二大士。加號崇飾。義亦復然。法身現前。亦應攝受。而馬公夙植德本。深達苦空。示宰官身。而作佛事。平等施德。如物蒙雨。與者不與。而受者不懷。平等施利。如人觸刀。

割者無怒而傷者無怨故能嗣續其風尊禮先覺開發勝利為四乘首因緣會遇適當斯時知其由者可無人乎年月日錢塘周邦彥記

陸州政平橋記

江公望

太常丞李公勉之為是州也州人安之政之在事者有條事之在物者有理簡而不疏文而不害日閱百千牒訴應手而解老胥黠吏束手旁觀終莫得其間無終訟無留獄郡稱為神明乃欲然猶以民隱為憂州之南有大源其源西出於嶽合發水東注於大江夏秋雨淫二水鬪湍悍決溢齧高岸拔大木舟人患之行道所會前值甌閩江南湖東郡邑之民源源而來後奠杭欲通途支道臨躡而至適二水之患弛負解囊駢肩重足後渡者積石依山之民平旦負薪芻藁果木之實趨城市以貿朝哺之膳老穉仰哺至夜莫不得食工部劉公述創為浮梁悉引斯思出於倉卒未有為修完之計者故不五十年而毀矣前日之患復見於今日我侯心存之而感見於顏色州人相謂曰我侯我父母也豈以一浮梁而貽我父母之戚乎各率緡錢付僧守慧等董其事木美工善籌畫有度其衷相望歸人若巨擘其廣肩任負戴雖若連雞乘雁交臂而分馳不相留礙力之所任百斛不墊隱若平地然會費無慮數百萬哀餘金竭田為異時修完之利水之東南有天寧佛刹是視吾君萬壽之地百官走趨閱月而祝無有艱險此又食土之人所當竭力者也成以政和四年甲午正月丙寅二十有九日丙午越二月二日我侯率官屬如天寧以落之所以祝吾君也嘗請名於公望竊謂昔周之王使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朝火觀矣而川不梁歸告王曰陳侯國必亡王問故對曰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梁成先王之教也又曰十月成梁夏后氏之令也先王不用財賄而廣德於天下者以此今陳火觀而川亡梁是廢先王之教令也不亡何待夫川梁之廢與足

以知政之得失安可忽者先生之教寓之於政其令著之在法孟軻謂子產當大國之政區區一輿梁之惠而不知政法之在人也政法不行是無先王之教令也故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政平則教行所以得人心法行則令著故民聽一而不惑是以此邦之人不出於驅迫歡然致力不一豪取縣官財賄咄嗟而成方來之人原享我侯之德利非以政平故邪因以名之有觀其民而心維其義不復為怠偷之政是橋也其利新新易窮已哉越二日庚戌江公望記

九峯塔記

天下事不獨事始為難卒之又難事之始必於艱難慮患之時故其思深其力勤卒之者常在安逸無事人情軟熟之後罔不縱弛怠偷鮮克有成惟智日以九峯造立卒業具述本初願余記之余猶憶憶少時之游敬屋數間入其室闔若無人僧醉寢藍樓過午未飯然其山峯之羅列者九肩差踵後襟繞帶絕漫不省出入蹤徑竹松茂密光景蔽窺窄窄開推枯朽聲不見其人距郡不數里若在景雲香閣開靈區與境鬼神斫惜不以示人居之久難其人也比邱清鑑行高德鉅心地穩密州被甲乙以鑑來尸耐久殿之後用力艱用心益精敏居久之人化其德施手開展締構一新既而以老告州復用甲乙以其徒智日代之方艱難慮患之時非鉅有才有德莫能經畫圖同一代之成績不可不吝其擇甲乙非其人安可使

也。有維有綱既立既張凡百悉蹈繩檢世其業雖中才可也況其人精悍多智盡苦身克意雖在安逸無事人情軟熟之後毅然有為以卒其業事無固必顧得人如何耳蒐之甲乙何負於人哉佛有新祠寢飯其堂庖有儲有館潔有室鐘有架屋燦然坐方丈其徒嗚呼稽首成一保社之力勤矣哉諸峯著丙方者最為秀絕易佛祠值之其盛固智日之力然形勝古有之矣政和五月乙未記明年二月甲戌書之

興福院記

凡出於心之所同然者雖夷夏異區貴賤懸智少長之不相若寥寥歷數千年得之者如出一揆心猶虛空無毛髮介然空虛虛谷滿院滿牛豕鼻喙滿汗邪既盈滿提擔負汲亦滿終莫有德其賜者蓋終身山之不知其然也至於灑然若醉醒夢覺當有自來矣何邨建德一聚落土風沃美兒田婦桑無有諸靈功不十而利百之家饒財榮耀易侮之心生使酒尙氣惟牛博戲攻剽為姦馳死地如驚一旦強力惡少革心為善良門閭櫛比惟善之為慕西厨天寧佛刹學道者過而問焉東北距興福是院廢於保昌至錢氏復興歲在丁亥越甲午凡一百五十有三年政和初名額僅存頽圮廢址皆黃茅白草飛走交午敝屋三間居者無復僧事僧靈殿出緡錢八百萬施者亦如之建為殿者四能仁僧伽法輪十王之像設焉閣二鏡今廢業具在殿之陰為演法堂次為函丈之室挾以海會香積而門廡泱泱之凡諸莊嚴之具佛比丘諸所受用無一不備人之纖蓄既入而探諸囊中如曳九牛之尾八百萬錢出於荒山窮揭者之手若非超然感悟越一切拘禁之語與其徒而應之若流水趨下茲有以啓之者焉得於所同然者也由一佛祠破慳貪之疾化而為一鄉之善俗由一鄉化而為一邑之善俗其利賴易窮哉刑政之不若化其心使自得之故曰得一萬事畢斯一也擬心即二焉有問速化之術余告之曰知此而已五年乙未工畢明年八月丁酉江公望記

龍泉院記

龍泉一斛水爾有龍常所托止焉召風霆疾呼起雲霧出肘腋間俄頃嘉雨四洽邑民德其賜作佛祠而庇焉因以龍泉名其祠蓋區區與宅神物之所託是故山川草木沃潤而清美代有異人出焉有諸禪者莫知所自其高道秘行人亦不知託於龍以福此方之人民以早告甘澤之應若答響焉故歲多穰而民力以饒僧奉齋錢忠懿王嘗召演法華文句於竹林氏學者數百雄經鉅論博觀泛覽精簡妙義析秋毫矣歸老人漸其餘悔學避善為一鄉美俗可良四代孫也以禪學住保邑本安禪院一日有豕逸於屠刀之下徑趨而跪伏吭而視若有所訴而不可言頃之屠者至頓執之哀號可憐以金易之豕養久擾如善良之人畜無知也能逃死於萬無一生之地知所擇也知所擇謂之無知可乎不逃於比閭之居而逃於佛祠不逃於它比邱而逃於善知識余嘗之善良之人不為過矣凡有心者物之偶也有偶則證與惟無心故有心者歸之非有道者不處也師居龍泉邑人挽之而不釋願修故龍泉院以為師處焉真金鑄材為殿一區法堂丈室兩廡三開悉具誦閱有經製為區藏以待未暇閱者挽之以行燕居有室以需四方學者之至仰高明俯清泚寢寂之餘以為與居之適又有所謂水閣者在焉成於政和六年丙申三月壬

辰越丁酉。良屬余記其事。一斛之水甚微。龍託之而神。變化自如。需為膏澤。以福於人。而佛祠託之以興。一豕之生。固不足道。善知所擇而良之。道行益著。而佛祠託之以不廢。矢激則遠。水激則悍。登高而望。則見。順風而呼。則動。厲所託者然也。至於離人而立。獨無所事。託而良之道。吾不得而知也。

惟菴記

真悟老禪。脫烏龍之縛。結茅於其山之西岡。以為宴休之地。余一日訪之。行新田間。決決水流。可掬可飲。入其徑。松杉青潤。色欲染人衣。未幾三數步。小值候門。一犬吠。暗暗。應竹作聲。自是一山川風物。樓榜無藻飾。函丈之地。唯留一榻。敷厚。經行之餘。兀然危坐。坐久即臥。安隱無它苦。與余說普通年前事。率皆無味之談。聽者欲寐。余將歸。肘余曰。為我名此菴。余名之曰惟菴。三界惟心。萬法惟識。釋之者曰。惟。識境有識。簡心空。識有則一心。獨照簡空。故萬法從然。心法相望。即非不二境。余別為之釋曰。三界惟心。一心惟菴。不遮不簡。惟境惟心。聽者震然。釋寐。揖頭。拈頰。而歌曰。心惟菴。菴菴不知。但見白雲朝起。東山飛。菴惟心。心不住。明月前溪夜流去。朝朝莫莫何時了。是中本不同生老。一衲頭百不為。又是青山歌好鳥。歌罷。真悟老與余相視一笑。解袂以歸。約畫翁江公望。正月十九日記。實政和丁酉歲也。

改定州門請僧看經疏文

呂希純

伏以川在境內。斯民所依。水由地中。於性為德。粵維新定之野。適處兩溪之交。爰自比年以來。頗為潤下之理。願茲城闕。密控津塗。乃涓令辰。載揭嘉號。集禪關之清衆。鏘華藏之秘文。並集勝緣。庶申善禱。謹於南山廣靈禪寺。請比丘八十一人。就定州門。轉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八十卷。並用回向。欽發兩港。一切龍神。伏願由斯法供。諒乃誠祈。伏慈力之無邊。運神光於莫測。安安源流之道。永卻驚濤。保佑空虛之氓。俾諸寧處。伏惟三寶。俯賜澄明。謹疏。

請刻石跋

江公望

欽發二水。為睦州之患。歲必一至。或再至焉。壞城決隄。敗積儲。毀廬舍。中夕弛備。遽及癘戶。居民破屋以出。其不為魚亦幸矣。前昔州郡患之。終無捍禦之策。雨久則二水爭行。山夾岸如束。塞過不得去。故是患非可與智力爭也。舍人呂公。盛德君子。愛民出於誠心。嘗祭二溪之神。其文州人猶能記其彷彿。水潦暴行。更相遜避。若兄弟。然詞意惻惻。惜乎不傳。易門額為定川。揭之日。復有文請禱於釋氏。由是定川而後。凡二十有一年。不復有水患。水無情也。若告語神。神與人不可以言語傳也。所可格者誠爾。誠不可以虛拘也。所以達其誠者。斯文在焉。訪求累年。今始得之。願刻諸石。以貽將來。不墜斯禱。惠莫大也。政和四年甲午二月初五日。江公望書。

嚴陵集卷九

雜著記疏

重建兜率寺記

羅汝柱

汝柱少時。以事過新定子城之北。連閣洞開。有屋數千楹。目其榜。則兜率是也。即時遊焉。祕宇屹然。以高。綽窈窕。以深。支房別院。重樓複閣。內外整齊。足為望刹。念此邦薄。事力非它州比。僧居之陋。取蔽風雨而已。迺獨雄盛如此。諒非偶然。呼寺僧詢之。實唐陳尊宿故居。陳得法於繼當時。緇素歸重。加姓其上。以尊宿稱。太守陳操師事之。親受法要。事見傳燈錄。後世追仰其人。相與飾此遺武。無足怪者。及得舊碑讀之。乃開元三年。台州刺史康希說文。其敘輪奐之美。反復至數百語。詳其語往往過於所見。則寺之雄盛。荷矣。不因陳僧而然。惟是數百年間。相繼增葺。久而益新。亦豈無所自也。紹興十四年。予來蒞郡事。則寺以焚毀。查與廢之。不常。為之恨惜久之。它日與客語。偶及此。客持三說。以起廢為邱墟。小庵嚴奉。有所未至。此也。率不可不復者一也。時昔寺無恙。徒眾如林。記今所存。尚復不解。或至散處市肆。行業俱墮。三尺所禁。豈應坐視。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二也。寺古形勝之地。密鄰治。廢址泐然。無復藩籬。居州人築垣之用。取給於此。益錫日至。氣益以索。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三也。是三說固不誣。屬當巨浸之餘。公私屋至摧圯。過半。方務悉力營繕。何暇它及。比就緒。得請奉祠。蘇使君實來。撥予。使君頃守嚴。有惠愛。未幾復臨舊治。

民習其政。坐以無事。先是兜率之廢。天中節齋。即詣烏龍山寺。遂為故事。使君明然嘆曰。天下州郡。皆即在城。佛館以嚴歸。而香州獨不爾。乃率僚佐。走郊外。而拜而返。權宜可也。萬一重修之事。少有不度。稽察惟艱。其何以自安。州雖陋。願不能新一利乎。其意始在兜率未遑。會有以林木獻寺者。不得類皆環材。其數為多。寺僧祖照。德淵。相與經畫。復與不籍於寺。而願預其事者。曰。惠空。僧正。慧端。皆總護之。於是分詣大姓。乞其功用之費。遠近響應。無不樂施。其或無積資者。人受一飯。使日極贏餘。置其中。伺其滿。持以歸我。錙銖積累。初若微甚。卒至於不可勝記。事類以濟。是役也。經始於十七年冬。至十九年正月。以訖。役告。凡為大殿者五間。山門十有一間。兩廡四十有二間。為廳事者二。待長武。尊官。屬之至。斜廊六間。附焉。惟法堂。戒壇。舊所有。姑因之。餘皆煥然一新。又僧守。越。募。工。為。三。大。像。夾。侍。六。人。如。諸。方。之。儀。有。釋。其。容。瞻。者。增。肅。餘。力。對。飾。湧。壁。曲。盡。其。妙。予。居。比。鄰。聞。寺。成。意。前。三。說。者。有。以。啓。之。及。傳。使。君。言。則。其。享。上。之。誠。惟。恐。不。至。彼。三。說。者。抑。末。也。嘗。觀。天。保。之。詩。一。章。曰。俾。爾。單。侯。二。章。曰。俾。爾。戢。殺。三。章。曰。以。莫。不。興。以。莫。不。增。未。章。則。又。取。物。為。況。曰。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古。人。歸。美。其。君。倦。倦。如。此。蓋。臣。子。至。願。在。焉。不。嫌。於。繁。今。使。君。顯。營。精。慮。以。申。此。志。而。革。一。時。權。宜。之。例。茲。亦。勤。矣。況。復。誠。之。所。感。化。荒。榛。為。梁。棟。易。朽。壤。為。鎮。壁。宜。無。難。者。天下事。其有不可為者哉。此寺。唐。神。龍。初。中。宗。所。建。號。中。興。寺。既。而。改。龍。興。國。朝。大。中。祥。符。元。年。始。賜。今。名。紹。興。五。年。宿。兵。於。此。一。夕。遭。火。蕩。盡。實。正。月。八。日。迨。茲。十。有。四。年。矣。適。使。君。再。至。乃。始。成。之。豈。其。成。固。自。有。時。也。使。君。名。簡。眉。山。人。黃。門。先。生。之。孫。才。行。兼。優。克。世。其。家。父。侍。郎。公。春。秋。高。益。康。寧。人。以。為。弟。之。報。寺。成。云。始。以。郡。人。意。致。書。求。記。義。不。得。辭。因。為。敘。其。本。末。而。繫。之。以。詩。其。詞。曰。

兜率在天。惟佛之居。詔揭美名。實此精廬。梵檠烈然。金碧爛如。妙極人功。與天不殊。榮榮老師。宗門之傑。於焉利生。機鋒雷掣。撥繁卷。撥靈錫。仰止高風。千古不滅。鐘鐺之聲。實鑿戶庭。吳延萬瓦。炎埃冥冥。戒風告祥。維其乞靈。無所寄遠。走林坳。蘇侯再至。念此咨嗟。事有不度。臣子之愧。既發其意。亦佐其費。繼徒奔走。以承其志。寶殿有嚴。擁以修廊。亮相居中。巍巍堂堂。淨侶咸安。勝壤增光。老師之奉。出於衆香。鳴占里社。靈場再肅。以戒以告。無慢無貳。義篤亭亭。不私其福。於萬斯年。惟吾皇是祝。

均減嚴州丁稅記

嚴元宗

嚴依山為郡。地狹田少。厥土燥瘠。勞於播種。其民貧窶。艱於粒食。惟陸耕是力。惟蠶桑是務。惟蒸茶割漆。是利。其父兄子弟。役終歲。僅得以無飢。至於供億公上。則又不堪於煩費。浙之俗。謂夫貧而蓄者。莫嚴若。豈其欲哉。貧累之也。聖天子出治。以一視民如子。嚴之貧。聖天子知之矣。聖天子不忍其貧。而下稅偏重也。慨然念之。乃下均減之令。命大臣以董其事。命監司以稽其實。命守倅以欽其承。會不閱時。汜有咸議。討嚴之丁。凡十有七萬五千七百四十人。減絹凡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二匹。為錢凡四萬七千一百七十緡。以沙田廬場之租。補大農歲入之數。令既下。而嚴之民力寬矣。昔也人輸絹一丈二尺八寸。今也七丁率輸絹一匹。則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嚴之貧民。始被無窮之惠。猗歟大哉。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竊惟君之與民。其勢若相嚼。絕而其人相資以爲養。民非君不養也。君非民可自養乎。殺粟非民孰與食之。絲菜非民孰與衣之。君之賴乎民者衆。則其取於民者。宜亦有制矣。蓋爲富者有不仁之政。知予則得爲心之方。輕則務重。重則榮。二帝三王之所不由也。聖天子躬行二帝三王之政。其於斯民。豈一日而忘之哉。非能以天下藏天下。其能捐利以予民乎。非能以民之心爲心。其能約己以厚下乎。令下之日。六邑民大和會。誦吟鼓舞。蒸爲叶氣。自是蠶麥告登。穀粟存稔。有年之應。緣類而至。夫豈偶然也哉。先是嚴之習俗。苦於丁稅之苛。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復有聞。今歲之春。城居之民。有一產三男子者。輿人之誦。以爲均減丁稅之效。其應之速。猶影響也。故德不修。則干戚之舞。不可以來遠。誠不至則宮商之奏。不足以降神。物則相感。事有相因。自然之理也。元宗不材。幸得承乏。爲長吏。獲與斯民。親被實惠。懼無以修聖天子之賜。謹以頌末。錄諸石。垂諸方來。且以託名於不朽。乾道癸巳七月壬辰。左朝奉郎。權發遣嚴州軍州主簿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嚴元宗記。

重修嚴先生祠堂記

呂祖謙

錄東陽江而下。經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海嚴先生。遜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爲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與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即今之釣臺也。謂兩臺對峙。野王所不記。蓋亦物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治築屋祠。先生且爲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處。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迹。以其像置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不忘。遂侑食於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藉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爲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類祀若是可乎。願急於民。莫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力新之。時祖謙病廢。臥旁郡。公以書見。語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其學。夫豈區區呻噓估舉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其舊。薄海內外。臣子之責。寒矣。亦何必奮臂於其間哉。沒身邱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常瞻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庭諸臣。奉命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爲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爲故人光寵也。先生雖以巢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澆之。觀與侯朝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猶倦倦未能忘耶。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歎。施及後世。賢友者。遂爲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節正操。見危授命。頂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臺之下者。未知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韻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之民。一再傳之後。且將爲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厲。名檢之外。綜理幹略。亦往往高出後世。泝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替也。至於節義之敝。變爲元激。特時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理。非造端者之故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瞻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也。今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上下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儀風清。越澗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爲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

待慈。或革或因。而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序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照隣。口江人也。主其役者。司戶參軍吳桂。淳熙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朝請郎直祕閣。主管建寧府冲佑觀呂祖謙記。朝請郎新淦川府路轉運判官虞似良書。

重建嚴先生祠堂記

陳公亮

惟得道之士。然後能全其高。惟樂道之君。然後能遂其高。惟慕道之賢。然後能崇其高。先生漢光武之故人。光武既有天下。先生獨隱漁樵。非傲軒冕也。而軒冕不能汨。非恥功利也。而功利不能汚。玉之潔。冰之清。後世無得而稱焉。非得道之士能之乎。光武為中興英主。思故人而訪之。既至。同寢處。無間。非不欲寵之以爵位。厚之以稍廩。乃縱其飄然長往。終不敢屈。非樂道之君能之乎。先生沒千有餘歲。道我本朝。文正范公來。與是邦。始即其遊釣地。設像建祠。為文以表大之。歲久。棟宇頽圯。淳熙庚子。太守蕭公燧。復加繕治。易腐支傾。亦既載新。未幾。守僧不戒於火。一夕燬盡。公亮始至。愬然有動於心。方度材會役。未及有為。明年提點刑獄劉公穎。以執事按臨。相與歎息。乃與安撫張公杓。轉運錢公冲之。提舉石公起宗。各捐緡錢。來助其作。其致志卓越。竟與文正相望於百五十年之間。非有慕道之誠。曷爾哉。于時歲事再登。工力頗裕。視前之輪奐有加焉。曰三賢堂。曰客星閣。曰招隱堂。曰羊裘軒。規模高敞。皆繪舊制。且別創遂隱記。隱二區。以翼於三賢堂之左右。宮僧有舍。休客有館。山巖之臺。有亭。開登壇之道。而綴之以石。道先有亭。以憩。視增稍遠。復為亭於中。以便游者。閣之東。偏有泉。其色如玉。亦亭於上。榜曰玉泉。因筆其始末。以昭諸賢使者崇高之志云。淳熙乙巳。十有一月朔。郡守東陽陳公亮記。錫山尤袤書。開封趙公孚篆額。

重建貢院記

嚴陵為今三輔。士風日隆。頃當大比。應詔者已三千人。郡舊有貢闈。夾於兩寺之間。其地湫隘。喧囂。其棟宇卑陋。淺窄。不推不足以容。殆非朝家嚴科制崇儒禮士之意。然而郡治瀕溪。每遇海潦之溢。則海浸城市。居民奔避。往往即官守佛廟而羣處焉。予被命初。首訪是邦。利病咸指。水害為急。特未有以資興之所言者。比至往視之。而氣象蕭索。若其甚。大以弗稱。為恐。竊謂避水所急也。取賢斂材之宮。尤不可緩也。得一賢人。則天下被其福。得一才士。則天下蒙其利。使予固欲得高爽地。築室數百間。為吾民避水計。而民不雅馴。與其區區惟水是防。孰若一新禮闈。以振士氣。使它時賢能由此而出。將均其施於四方。豈是水之足慮。萬一交流暴漲。有所未免。不妨斯民。蟻赴而蜂屯。庶幾一舉兩得焉。謀既定。會發守待制洪公逸。以召命經筵館於是。因以見勉。於是相陰陽。審面勢。得地於州序之西偏。計其廣袤。適足以當堂廡之地。屏櫺前列。秀氣可掛。崇閣後峙。旺勢巋然。真角才戰藝之場。擗藻振奇之地。同僚觀者。咸曰休哉。乃鳩工度材。授以規模。政事餘隙。必督之。別駕二三公。既日相從於蒞。而諸邑令佐。又悉能勤相率。富室之樂教者。以助其直。亦可以知衆心所嚮矣。經始於乙巳之孟冬。迨丙午王正告成。費不病夥。役不歎勞。為屋凡二百間。內外大小略備。簷楹飛甍。梁棟屹立。望其中則儼如。視其傍則翼如。非非繩繩端

若天造而地設焉。或謂其地蓋熙豐間貢士所。司諫江公公望。嘗於此取兵級。兵寇後。文記不存。無以考證。豈好事者。附會其說。以張斯舉乎。不然。則廢興各有時。信非偶然者。因以記於其末。淳熙丙午三月一日。朝請郎權知軍州兼管內農事借紫陳公亮記。凌儀趙任之書。

書瑞粟圖下

淳熙十有二載。皇帝將以冬日至郊。見上帝。明年太上聖壽八十。預於十二月朔。奉上尊號冊寶。用正月一日行慶壽禮。天地並祝。神靈懽喜。產祥效祉。不知狀名。維時嚴陵實太上之潛藩。今日之輔郡。迺生瑞粟。錯落原隰。或一莖而兩穗。三穗。至於九穗。或一穗而兩歧。三歧。至於五歧。嘉祥創見。目所未視。視周禾之異。晦同類。洪穀之一莖六穗。殆異世而同符。豈非以穀粟者。常庖之所需。奉盛之所告。厚民生而示至和。皆於此乎見之。今聖主事天親。兩盡其誠。而又務農重穀。軫於淵衷。宜其叶氣薰蒸。蔚為嘉瑞。不於草木而於穀粟。不於庶邦而於潛藩。近甸。列岐駢穗。昭然以彰。厥符不亦休乎。公亮屬守茲土。因邦民來告。不敢輒隱。既圖之聞於朝。以備國史之登載。復鑿石郡齋。為一時之光云。乙巳十月既望。知嚴州軍州事陳公亮題。

凌西湖記

錢開詩

溯水瀝水周以郁。洙水泗水魯以國。周三代之盛。魯列國之尊。都焉國焉。資水乎。曰。都國之建。士試亦民欲阜。不資乎水。則二利莫致也。烏龍嚴山之主。來自東北。聚氣於子州。接之。午向得。亦山。而南。則瀟水。今有湖。此方歲放生。祝聖壽古碣。碣于岸。湖方四里。南一里。僅有水。餘皆赤地。草芫生。牛馬豕羊。牧焉。岸北溪長數百丈。久無浚者。砂石積平岸。夏潦秋霖。水漲抹岸。漫長屋廬。入湖蕩激。湖南岸為河。長三十丈。深闊三丈。水注江。地理之說。謂山水水利生旺。來宜西南。利衰病去宜東北。今西南去。無東北去。水反陰陽之利。始知郡今空乏。人多貧。少富室。士登桂籍。赫赫聲名。不如舊。皆害於水。而又不能廣封人祝聖之意。聞詩深念之。那乏未暇理。適經常外有輸人者。可當凌河費。溪則不給。因命縣官輪等。第家凌溪。彼欣然如論。各分丈尺。浚。繼命郡戎官趙善特。偕建德宰邵道。尉李唐卿。督凌湖役。季冬農隙。以善價券夫。一日得數百。喜甚。鋤者鑿者。杵而築者。奮千高。指力不怠。湖啓得大小石千數。築澎激岸。層石層土。欄以木。壓大方石其上。凡三埭。埭用工千。屹若城壁。已絕西南去水。而東北無去水路。議導焉。而有父老告。昔東城址有大塚。注湖水入城。洄洑小湖者三。與外溪水會龍津橋。掛州治。轉東南入江。可訪也。一訪而得。濠廣丈餘。居民侵室。為屋為圃者半。不知幾歲月也。委曲論侵。家皆願如古界。還官今湖水入東津江。凡五里一壕。濬而無礙者矣。又慮溪沙石日積。久復為湖。思所以利以後者。乃囑監凌湖官。就春湖土。填堤。得屋地百餘丈。匠屋為民居。三十四家。貨直度日。得緡錢。委尉日積。三歲及千緡。用以浚溪。若湖濶亦浚。利遠而無窮也。夫水山。地中。猶人血氣之運。絡絡。經絡。塞則。枯。聚而不散。則消。行而不安。則逆。今水寒矣。無乘乎。托矣。無枯乎。聚而不散。無消乎。行而不安。無逆乎。經絡病人。水病國一也。湖之四病。悉去。疏積年結狀之脈。暢一時清明之氣。麟甲游而樂。士民善而泳。壽吾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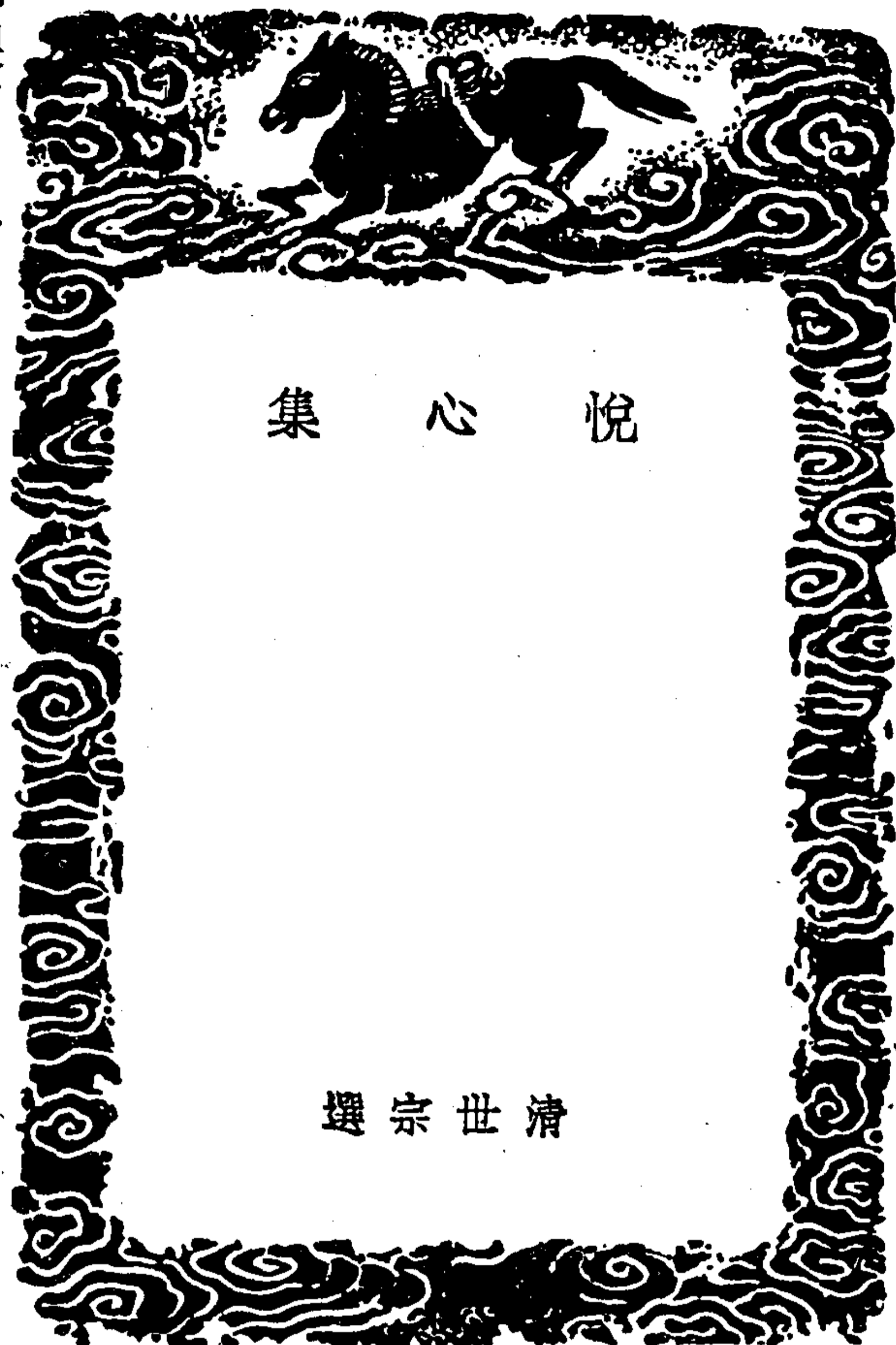
而福吾土有既乎。夫周資水也。莠菁菁。其其士秀矣。千斯倉。萬斯箱。民阜矣。魯資水也。浴而歸。粵而舞。亦秀也。昌而熾。壽而富。亦阜也。嚴一國地。周非所擬。庶幾焉。魯也。聞詩音。晚假紱。行且去。同志者來。繼時。魯風盛矣。當有頌侯公者。然湖以放生名。要先頌聖。魯為後。天子萬年。天子萬壽。一頌之。再頌之。又頌之。如松嶽之三呼焉可也。淳熙十六年春三月二十有四日。朝奉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錢開詩記。朝散大夫。直顯謨閣。新改差知福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主管福建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馬大同書。

看經帳水患

竊見城外江流。正當嚴禁二江之衝。每歲夏潦秋霖。江水暴漲。浸漫塔岸。漸沒屋舍。居民愁苦。深可憐憫。近閱嚴陵集。據太守呂公希純。嘗命僧八十一員。轉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一卷。行願品一卷。回向二港龍王。一切龍神。由是二十一年不復有水患。呂公希純之疏。江公公望之跋。可驗不誣。聞詩痛念斯民之苦。既聞是事。敢不修葺。再集勝緣。云云。

右伏以。權水災於今日。哀此居民。稽故事於昔年。妙哉善果。守千里為其上者。軫一念其能已乎。嗟此小邦。衝夫二港。呂刺史之誠。既驗。江諫議之跋。猶存。粵惟後人。要踵前蹟。誦真經八十一卷。得自龍宮。安戶口數千百家。免沈澌窟。況茲士少而甚瘠。而爾民貧而多艱。使安集而居。猶不能處。苟漂蕩而散。其何以堪。敢冀龍神。尚尊佛教。護法不忘於素願。救人常切於後援。消厥罰之常陰。俾蘇倫之攸錢。江平巨浪。地刻積沙。靡高下之爭陵。如兄弟之相遜。岸無為谷。水常行於地中。民悉奠居。福自來於天上。謹疏。





御製悅心集序

朕生平澹泊為懷，恬靜自好，樂天知命，隨境養和。前居藩邸時，雖身處繁華，而寤寐之中，自覺清遠閒曠。超然塵俗之外，然不好放逸身心，披閱經史之餘，旁及百家小集，其有寄興蕭閒，寓懷超脫者，佳章好句，散見簡編，或如皓月當空，或如涼風解暑，或如時花照眼，或如好鳥鳴林，或如泉響空山，或如鐘清午夜，均足以消除結滯，浣滌煩囂，令人心曠神怡，天機暢適。因隨意採錄若干則，置諸几案間，以備觀覽。自總理萬幾以來，宵旰不遑，求如曩時之怡情悅目，不可復得。然寧靜之宰，不因物動，澹之致，不隨境移。此乃可以自信者。爰□□□錄為一書，名之曰悅心集。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為萬化之源。萬事之本，而勞之則苦，擾之則煩，蔽之則昏，窒之則滯。故聖賢有存心洗心之明訓，佛祖有明心寂心之微言。無非涵養一心之冲虛靈妙，使無所累，與天地太和元氣，渾然流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如孔門之春風沂水，仙家之吸露餐霞，如來之慧雨香花，以及先儒之霽月光風，天根月窟，其理同，其旨趣何弗同耶。是編所錄，有莊語，有逸語，有清語，有趣語，有淺近語，不名一體。人有仕，有隱，有儒，有釋，有高名，有無名，亦不專一家。總之或□□妄，屏慮釋思，寄清淨心，遊歡喜地，言近指遠，辭簡味長，俯仰之間，隨時可會。然而喧寂在境，而不喧不寂者，自在心。往往跡寄清廓之鄉，而神思參擾，身處塵氛之地，而志氣安舒，則見道未見道之

悅心集序

悅心集序
分也。昔朗禪師以書招永嘉禪師山居，師答曰：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不見其道。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旨哉斯言，知此義者，始可與讀悅心集。
雍正四年丙午正月初三日御筆

悅心集卷一

清世宗選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帶，竹木周布，場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闔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仲長統字理公，東漢末山陽高平人，少好學，贖文辭。

錄漢書疏廣傳一則

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勸說君宜買田宅。廣曰：我豈老耄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悅心集卷一

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獲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按漢書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漢地節中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朝廷以爲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遂上疏乞歸許之賜黃金二十萬歸鄉里云云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憫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得舊言今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晉大司馬侃曾孫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嘗爲彭澤令屈於上官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遂解組歸賦去來辭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割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訊問自云先世避秦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

答人

陶弘景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博學好養生仕齊爲奉朝請挂冠隱居茅山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吟咏

盤桓梁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以手敕詔之不出然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謂山中宰相年踰八十而有壯容

與顧章書

吳均

僕去月高尙還覓薛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陵巖峭峰限日幽岫含雲深谿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鳴英英相雜縣縣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吳均字叔庠吳興人梁奉朝請

言志書

蕭大圖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泉築鳩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眺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樹在後開窗以臨花草蔬園居前坐簷而看灌漑二頃以供饋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粧織家僅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藩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俟歲時披良書探至蹟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播古今田畯相遇劇談稼穡斯亦足矣蕭大圖字仁顯蘭陵人隋開府儀同三司

答馮子華書

王績

吾河洛間有先世田十五六頃結構茅屋并廚廡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稼蕪蕪黍稷而已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菹菹朝夕採掇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每遇天氣晴朗詠謝康樂詩涉然盡披澤山林之思覺滄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子漁人方潭並釣俯仰極樂戴星而歸歌咏以會意爲工不必與悠悠閒人相倡和也煙霞山水性之所適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懸景意甚樂之賞洽興闌還歸河渚蓬室瓊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永歲足下謂何如也

王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弟

養生詠

孫思邈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虛心易役氣弱病相侵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嘔夜寢鳴雷鼓晨興漱玉津妖神難犯己精氣自全身若要無百病常當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言命修行本在人時時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孫真人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太白山通百家陰陽推步醫藥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就唐太宗召詣京師欲官之不受高宗上元初還山

遊澗湖山寺詩

空山寂寞道心生。虛谷迢迢野鳥聲。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張說

張說字道濟一字說之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對第一擢鳳閣舍人旋謫欽州中宗召還累遷兵部侍郎睿宗朝為中書侍郎知政事開元初進中書令封燕國公諡文貞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與許公蘇頌齊名號燕許大手筆

冰壺賦 姚崇 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員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吳隱酌泉龐恭致水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告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登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山中與裴迪書

近景氣和暢舊山殊可過感威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渡瀟川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味林外村墟夜春復與疏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輪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隴朝雉斯去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豈能以此相邀然是有深趣矣

王維字摩詰唐天寶間人官尚書右丞工畫

王維

春行 張籍 春日融融池上暖竹牙出土蘭心短草堂晨起香薰人家僮報我園花滿頭上皮冠未曾整直入花間不循徑樹樹殷勤盡繞行攀枝未遍春月不用積金高至天不用服藥求神仙但願園裏花長好一生無事花前老

張籍字文昌吳人唐國子司業

九曲詞

高適 萬騎爭歌楊柳春千場對舞驢驕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俱是太平人

高適字達夫唐刑部侍郎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

畫松

景雲 畫松一似真松樹且待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一見石橋南畔第三株

景雲唐時僧與岑參同時

平都觀記

段文昌

平都山最高頂即漢時王陰二真人修道之所也峭壁千仞下臨瀟波老柏萬株上插峰巒瑤花綵羽皆非圖志中所載者昏旦萬狀信非人境貞元十五年西遊岷蜀停舟江岸振衣度潔詣諸洞所石疊雲巖蒼然相次苦龜古書依稀可辨時與道侶數人坐於下須臾天籟不起萬籟風息山光耀於耳目烟霞拂於襟袖相顧神竦若在紫府縣圃矣

段文昌字愚卿唐西川節度使

池上篇

白居易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如魚居沼不知海寬仙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唐貞元中進士元和初對策策人等歷年穆宗文宗官至刑部尚書諡曰文白號醉吟先生亦稱香山居士詩與元微之齊名時號元白體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冷冷可以獨煩析醒起人心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洞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瀑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西封葺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有韓僕射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建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稹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

郡中西園

白居易

閒園多芳草春夏香靡靡深樹足佳禽且暮鳴不已院門閉松竹庭徑穿蘭芷愛彼池上橋獨來聊徙倚魚依藻長樂鷗見人暫起有時舟隨風盡日蓮照水誰知郡府內景物閑如此始悟喧靜緣何嘗繫遠邇

燕詩示劉叟

白居易

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此故作燕詩以諭之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鶻爪雖欲擊心力不知疲須臾千往來猶恐巢中飢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裏，啾啾終夜悲。

對酒二首

白居易

蝸牛角上爭河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隨喜，不開口笑是癡人。

負冬日

白居易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

盤銘石

白居易

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白雲，文拆烟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製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眼留野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大牀席。

憫農

李紳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答白居易

釋道林

元和中，白居易出守杭州，入山禮謁，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道林唐時僧號鳥窠禪師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陋室銘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從事淮南幕府，入為監察御史，以王叔文黨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復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為言，改連州。再徵復黜，度仍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白居易嘗稱其詩在處有神物護持，為名流所推重。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

郊居即事

司空曙

司空曙，字文明，一作廣平人。登進士第。從章皋于劍南。貞元中為水部郎中，調虞部郎中。詩格清峻，為

釣罷歸來不繫船

司空曙

江村月滿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司空曙字文明

司空曙

大歷十才子之一
咏走馬燈詩

僧無際

團團遊了又來遊，無箇明人指路頭。除卻心中三昧火，鎗刀人馬一齊休。

尋張逸人山居

劉長卿

無際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唐貞元中人，落髮於曹溪，得法於青原。住南嶽寺。

石磴纒通鳥道

元真

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何處。澗水浮來落花。

垂訓詩

裴休

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閑中檢點平生事，靜坐思量日所為。當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

傳心偈

釋良价

心不可傳，以契為傳。心不可見，以無為見。契亦無契，無亦無無。化城不住，述額有珠。珠是強名，城豈有形。即心即佛，佛即無生。直下便是，勿求勿營。使佛覺佛，倍費功程。隨法生解，即落魔界。凡聖不分，乃難見聞。無心似鏡，與物無競。無念似空，無物不容。三乘外法，歷劫希逢。若能如是，是出世雄。

水中觀影口占

釋良价

切莫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伊。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六言

呂巖

良价唐咸通時會稽人，姓俞氏，得法雲岩住洞山。

牧童

呂巖

春暖羣花半開，逍遙石上表回。逢人莫話他事，笑指白雲去來。

蘇煥遮

呂巖

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

浪淘沙

呂巖

天至高地至大，惟有真心物物俱含載。不用之時全體在，用即拈來萬象周。世界虛無中，塵色內盡是還丹。歷歷堪收采，這箇鼎鑪解不解。養就靈鳥飛出光明海。

我有屋三椽。住在靈源。無適四壁任蕭然。萬象森羅爲斗拱。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調得火龍伏得虎。陸路神仙。

截句

呂巖

天涯海角人求我。行到天涯不見人。忠孝義慈行方便。不須求我自然真。○莫道幽人一事無。閒中儘有靜工夫。閉門清晝讀書罷。掃地焚香到日晡。

中秋對月

曹松

無雲世界秋三五。共看蟾盤上海涯。直到天頭天盡處。不曾私照一人家。曹松字夢徵舒州人唐秘書省正字。

十五夜望月

王建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溼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歷十年進士。工樂府。與張籍齊名。宮詞百首尤傳誦人口。

天台山桐栢觀序

崔尙

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即王子晉之所處也。景雲中作桐栢觀。高居羣峰之上。俯臨千仞之餘。連山峨峨。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岩之前。橫嶺之上。

雙峰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瀉流。望之雪霏。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琪樹珠條可攀。仙花仙草。春秋互發。清鳥清猿。東西合響。信足賞也。崔尙唐代人。簡里莫考。

題文川村居

滕白

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鑿腹老翁眉似雪。海棠花下戲兒孫。滕白唐工部郎中。字無考。

答人詩

太上隱者

偶來空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按古今詩話云。太上隱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問其姓名。不答。留詩一絕云。

山中僧

陸龜蒙

手關一室翠微裏。日暮白雲樓半開。白雲朝出天際去。若比老僧猶未閒。陸龜蒙字魯望蘇州人。唐光化中贈右補闕。

題巖詩餘四首

寒山

二儀既開闢。人乃居其中。迷汝即吐霧。醒汝即吹風。惜汝即富貴。奪汝即貧窮。碌碌羣漢子。萬事由天公。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閒遊華頂上。天朗月光輝。四顧晴空裏。白雲同鶴飛。○衆星羅列夜深明。巖點孤燭月未沈。圓滿光華不磨瑩。掛在青天是我心。寒山唐天台山僧。豐干云。寒山文殊也。

題壁詩餘三

拾得

從來是拾得。不是偶然稱。別無親眷屬。寒山是我兄。兩人心相似。誰能徇俗情。若問年多少。黃河幾度清。○無去無來本湛然。不居內外及中間。一顆水精絕瑕翳。光明透滿出人天。○若見月光明。照燭四天下。圓輝掛太虛。瑩淨能瀟灑。人道有虧盈。我見無衰謝。狀如摩尼珠。光明無晝夜。拾得與寒山同時。豐干云。拾得普賢也。

法語

釋令遵

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令遵唐詩僧。

南山曲

馮延巳

銅壺久滴宵漏。高閣初鳴曙鐘。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簾櫳。皆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鷺瓦千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舞。蹈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馮延巳字正中。彭城人。南唐中書侍郎。

小重山

和凝

春滿神京萬木芳。鶯語滑。蝶飛忙。曉花繁露溼霞漿。紅日永。風和百花香。煙鎖柳絲長。御溝澄碧水。轉池塘。時時微雨洗風光。天衢遠。到處引笙簧。和凝字成績。鄆州人。晉天福中同平章事。

春光好

歐陽炯

天初暖。日初長。好風光。萬緒此時皆得意。競芬芳。筓進苔錢嫩綠。花假雪塢濃香。誰把金絲裁翦卻。挂朝陽。

歐陽炯華陽人。孟昶時門下侍郎。平章事。後從昶歸宋。

錦纏道

宋祁

燕子呢喃。景色乍長春。畫觀園林萬花如繡。海棠經雨。膩脂透。柳展新條。翠拂行人首。向郊原踏踏青。高吟攜手。興方賒。尚尋芳。酒問。故。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宋祁字子京。安陸人。宋翰林學士。

閑仙

徐積

先生坐時雲滿裳。先生臥時雲滿牀。白雲終日自來去。若比先生雲尚忙。

徐積 字仲車。宋初處士。性至孝。世號節孝先生。

答白雲之句二首

徐積

我是白雲雲是我。自知雲我不須分。時人若問山翁意。看取山頭一片雲。○朝共白雲行。暮共白雲歸。眠時雲亦眠。以雲爲寢衣。白雲白雲常在身。有時忽共白雲分。君看天外逍遙物。便是山翁身上雲。

更漏子

晏殊

雪藏梅。煙著柳。依約上春時候。初送雁。欲聞鶯。綠池波浪生。探花開。留客醉。憶得去年情味。金盞酒。玉鑪香。任他紅日長。

晏殊 字同叔。臨川人。宋同平章事。

庭莎記

晏殊

介清思堂中。講亭之閒隙地。人跡罕踐。有莎生焉。予思唐人賦咏閒。多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墀。車馬不至。柔木嘉卉。難於豐茂。非是草也。無所宜焉。於是畫修徑。外悉爲沙場。援之以丹檻。溉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閒。罔不稟和。罔不期適。措置有規。生成有術。茲一物也。從可知矣。偃藉吟諷。無施不諧。儻與我同好。庶幾不翦也。

門銘

呂夷簡

古者 孟几杖。規戒存焉。今爲門銘。竊類於此。○忠以事君。孝以養親。寬以容衆。謹以修身。清以軌俗。誠以教民。謙以處貴。樂以安貧。勤以積學。靜以激神。敏以給用。直以全真。約以奉己。廣以施人。重以臨下。恭以待賓。實之以道。總之以仁。在家爲子。在邦爲臣。斯言必踐。盛德聿新。勒銘於門。永代書紳。

呂夷簡 字坦夫。宋仁宗時參知政事。

五不欺

黃洽

予有五不欺。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黃洽 字德思。侯官人。宋隆興中登第。爲御史中丞。累官資政殿直學士。素行質直端方。爲時名臣。有奏議行於世。

省心錄五則

林逋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欺人。其欺已乎。○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有過知悔者。不失爲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歟。○以忠沽名者。許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沽名者。汙。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於此。鄉愿之徒。又何足取哉。○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身不憂

則荒廢不立。故逸生於勞。而常休。樂生於憂。而無厭。是憂勞也。所以爲逸樂歟。

林逋 字君復。宋杭州人。隱居自樂。賜號和靖。

省事吟

邵雍

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籠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但見花開謝。不聞人是非。何須尋洞府。度歲也應遲。邵雍 字堯夫。河南人。嘉祐中詔求遺逸。授將作監簿。復舉逸士。補潁川團練推官。不赴。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元祐中。賜諡康節。有擊壤集。

仁

邵雍

自古大聖人。猶以爲難事。而況後世人。豈復便能至。全之不勝難。得之至容易。千人萬人心。一人之心是。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冗長。心下有清涼。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冬至二首

邵雍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請更問庖犧。○何者謂之幾。大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其閒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爲善吟

邵雍

人之爲善事。善事分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何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十分吟 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真。非謂能寫字。非謂能爲文。非謂眉目秀。非謂衣服新。欲行人世上。直須問己身。○斯謂十分人。須有十分事。事苟不十分。終是未完備。事父盡其心。事君盡其意。不須問他人。問己盡義未。

樂樂

邵雍

吾常好樂樂。所樂無害義。樂天四時好。樂地百物備。樂人有善行。樂己能樂事。此數樂之外。惟樂常如是。堯夫何所有 夫何堯所有。所得是天和。夏住長河洞。冬居安樂窩。爲花供靜適。風月助吟哦。竊料人閒樂。無如我最多。

思山吟

邵雍

祗恐身閒心未閒。心閒何必住雲山。果然得手情性上。更肯埋頭利害閒。動止未嘗防忌諱。語言何復著機關。不圖爲樂至於此。天馬無蹤自往還。

推誠吟

邵雍

天雖不語人能語。心可欺時天可欺。天人相去不相遠。只在人心人心先。天天弗遠。人身後天奉。天時身心相去不相遠。只在人誠人不推。

觀易吟

邵雍

一物具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安樂窩中自貽

邵雍

物如善得終為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霜華雨。後紅。進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仁者吟

邵雍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年老逢春

邵雍

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當殿初長日。風暖園林未轉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風見賜何多也。又復人閒久太平。

天聽吟

邵雍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至誠吟

邵雍

不多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欲得心常明。無過用至誠。

清夜吟

邵雍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身太平

邵雍

人為萬物靈。履地戴天生。氣靜形安樂。心閑身太平。

安樂窩中

邵雍

安樂窩中快活人。神香一炷祝高旻。太平自慶何多也。惟願君王壽萬春。

四喜

邵雍

一喜長年為壽域。二喜豐年為樂國。三喜清閑為福德。四喜安寧為福力。

太平吟

邵雍

太平時世園亭內。豐稔歲年村落閒。情味一般難狀處。風煙草木盡閒閒。

可必吟
可必人閒唯善事。不由天地只由己。更勉將來更有功。莫嫌効遠因而止。

安樂吟

邵雍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十年。居樂之淡。風月情懷。湖山氣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貪無忌。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盆池資吟。壘牖薦睡。小車賞心。大筆快志。或戴接羅。或著半臂。或坐林閒。或行水際。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如善惡。聞人之惡。若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三軍莫凌。萬鍾莫致。為快活人。居安樂地。

壘牖吟

邵雍

有客無知。誰知自守。自守無他。惟求寡咎。有屋數間。有田數畝。用益為池。以甕為牖。牆高於肩。室大於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筆落人間。彈決瓊玖。人能知止。以退為茂。我自不出。何退之有。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

無妄吟

邵雍

耳無妄聽。目無妄顧。口無妄言。心無妄慮。四者不妄。聖賢之具。予何人哉。敢不希慕。

堯夫飲酒吟

邵雍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給人足。時和年豐。筋骸康健。里閭過從。堯夫飲酒。其樂無窮。

招友為真率會

司馬光

真率春來頻宴聚。不過東里即西家。小園容易邀嘉客。饌具雖無亦有花。

司馬光字君實。宋元祐宰相。從祀孔廟。

翻華嚴真師

司馬光

知足隨緣處處安。一身溫飽不為難。禪房窄小穉容榻。此外從佗世界寬。○素髮青眸七十餘。未嘗遊學。只安居。旁無几杖。身輕健。應為心閒得自如。

樂

司馬光

吾心自有樂。世俗豈能知。頗似老萊子。多於榮啓期。襁褓寬稱體。脫粟飽隨宜。乘輿輒獨往。攜筇任所之。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

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敵又改。為樂善無倦也。二公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熙百工。和萬民。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為。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

獨樂園記

司馬光

熙寧四年。迂叟始如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隅。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旋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為二渠。繞庭四隅。會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島。島上植樹。圍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狀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臺。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墻。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蓬涼。前多植美竹。為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採藥園。園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輾轉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昔多處室中讀書。時或投竿取魚。執枉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聳日。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不知天壤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

嵩山寺法堂門壁

司馬光

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

君子貴慎獨

程頤

凡人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於心。起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故君子貴於慎獨。程頤字正叔。仕至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叔子之學。要本於誠。動靜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學者稱爲伊川先生。追諡曰正。封伊陽伯。

悅心集卷二

謝判官幽谷種花

歐陽修

淺深紅白宜相開。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客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宋參知政事。

學書爲樂

歐陽修

蘇子美嘗言。明牕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頗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爲樂。則自是有餘。

歸田錄一則

歐陽修

王文正公會爲人。方正持重。嘗謂人臣不當收恩避怨。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題臨泉亭

蘇軾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于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樾齊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自號東坡居士眉山入嘉祐二年試禮部第一復對制入三等歷官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紹聖初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還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再贈太師諡文忠

江郊有序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抵江少西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

江郊葱蘢雲水蒨絢跨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閒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游哉玩物之變

述懷調行香子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淨利休苦勞神似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眞幾時歸去做個閒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熱若不含糊與飯俱噉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原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論詩

蘇軾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如此句之工也然恨其有寒儉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材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鑿空閣

蘇軾

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為境掛空如冰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龍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安云桂兔臺俗語皆可屏

題西林壁

蘇軾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贈東林總長老

蘇軾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資福白長老小照贊

蘇軾

是是是資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

點絳脣杭州

蘇軾

閒倚交牀廣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嘉客同來有唱終須和還知廢自從添箇風月平

分破

梅竹石贊

黃庭堅

梅寒而秀竹清而壽石古而文是為三益之友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宋國史編修與張耒晁補之秦觀號四學士

書蘭芳亭

黃庭堅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蘭蓋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雖含香體潔平居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槩林中十蕙而一蘭也蘭蕙叢生初不甚殊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四五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以凡卉視之則無愧國香矣

書贈韓瓊秀才

黃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從政取友接物得失憂樂一考之于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

記居鍾山

釋惠洪

余居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夢亦成趣嘗乘佳月登上方深入定林夜臥松下石上四更自寶公塔路還合妙齋月澄虛幌淨几兀然童僕憩寢再軒凭前檻無所見時有流鶯穿戶鳴風霜浩然松聲滿院作詩曰雨過東南月色清意行深入碧蘿層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

惠洪宋代僧與蘇軾同時

黃州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北隅雉堞圯毀秦苑荒蕪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瀾幽閱遠夏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鏗鏘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適居之勝槩也彼齊魯宋楚之貴者高則高矣非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時伎樂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貴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王禹偁字元之宋翰林學士

高齋

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閒高齋有問如何樂清夜安眠白晝閒

趙抃字閱道衢州人宋參知政事

賞春亭

繁葩叢豔滿亭隈當席芳樽坐看來始信春恩不私物深山僻處亦花開

秦州玩芳亭記

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為君子美德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棗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芭蕉叢植攢生負城地尤良宋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築回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名曰玩芳夫喬木森發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糅一歲之力也俄而索之皆不易得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劉攽字貢父江西臨江人與蘇軾同時友善

張無盡見雪竇教以惜福之說二則

事不可做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凡事不盡處一味偏長

無患

貪得者身富而心貧知足者身貧而心富積財可以避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患生於積財不若無財亦無患

張商英號無盡居士宋元祐時人早悟禪學仕至江都轉運使與雪竇善稱其機鋒穎脫

喜遷鶯

梅雨霽暑風和高柳咽蟬多小園臺榭遠池波魚戲動新荷薄紗欄輕羽扇枕冷簟涼深院此時情緒

此時天無事小神仙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宋徽宗閣待制

南溪自詠

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紹興中進士歷秘書監出江東轉運副使再召皆辭以寶謨閣學士致仕諡文

肅自號誠齋

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凡曷異敬肆是分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助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是則天命不遠於躬魚躍鸞飛仁在其中助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一致我作銘詩以證同志

張栻字敬夫一字南軒綿竹人宋荊州牧

與張伯信書

屬者伏承使車臨賁侍座陪吟日飽德義慰喜可知至如風露凄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為鑑迴溪為佩冰玉明瑩雪霜騰躍則噴玉新亭真蓬壺瀟湘已

與邵叔誼書

敘述吾言處盡失其實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

與李信仲書

大抵為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時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為固有也

論語說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遠免過不可以遠免賢如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況於學者豈可遠責其無過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本仁說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論琴

絲桐世所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為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為在指耶然非絲桐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人之此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

黃榦字直卿朱子高弟稱勉齋先生

寄陸子靜先生

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卻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
朱濟道。陸象山門人。爵里無考。

詠春

日日看山不厭山。白雲吞吐翠微間。靜明光裏無窮樂。只是教人下語難。

楊簡。字敬仲。受業陸九淵之門人。稱慈湖先生。

紀先訓

以實待人。非惟益人。益己尤大。○實心無所往而不可。蓋實心一也。可以應天下之萬端。○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閒靜。臨事而如無事。

范公泉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與龍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湧出。公構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叢密。塵跡不到。去市塵纔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日光玲瓏。珍禽上下。高人雅士。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信物外之勝遊也。

王闢之。宋代人。所著有滙水燕談。

烟艇記

陸子得屋二楹。陰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烟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得其似而名之。因名以課實。則過矣。予少有江湖之思。烟波洲島。蒼茫杳靄之趣。未嘗一日忘也。假使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入松陵。上嚴灘。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扣舷吳歌。顧不樂歟。雖然。萬鍾之粟。與一葉之舟。皆外物也。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惟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日月之偉觀。攬風雲之奇態。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櫂。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非烟艇也哉。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宋寶章閣待制。封渭南伯。

梅花

聞道梅花坼曉風。雪堆遍滿四山中。何方分作身千億。一樹梅前一放翁。陸游

鷓鴣仙

一竿風月一蓑烟。雨夜在釣臺西住。賣魚從不到城門。況肯向紅塵深處。潮生理。擗潮平。繫纜潮落浩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

和豫快適

和豫快適。莫若使胸中秋毫無所歎。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作人。爲一樂。此非身履之。無以知望。

賢之言爲不安也。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宋翰林學士。

無偽

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偽。能不爲偽。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於偽。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有自怠而不能自掩者。

紀趙抃逸事

趙清獻公。每夜嘗燒天香。必擊爐默告。若有所秘祝者。客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少晝日所爲。夜必寡斂。奏知上帝。已而復曰。吾一夫區區之誠。安能必達。姑亦自防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爲耳。

論歸田賦

張平子作歸田賦。意興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織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鯨鱗。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尊。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益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

插秧

種密移疏綠毯平。行間清淺殺紋生。誰知細細青青草。中有豐年擊壤聲。

范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宋資政殿學士。

梅品

梅花爲天下奇品。而詩人尤所酷好。予得曹氏荒園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株。輟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紅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夾以兩室。東植千葉細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楹。花時。居宿其中。環映輝潔。夜如對月。因名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自是。客有游者。必求觀焉。值春凝寒。又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

張繼

張繼。字功甫。宋代人。

豐年謠

滿箔春蠶得繭絲。家家機杼換新衣。五風十雨天時好。又見西郊稻穗肥。

王炎

王炎。婺源人。宋進士中奉大夫。著有雙溪集。

小樓連苑

黃金雙闕橫空。望中隱約三山杏。春旂欲降。清烟收盡。青虹正繞。日到層霄。九枝光滿。普天照。看海中桃熟。雲幡絳節。冉冉度滄波渺。遙想建章宮闕。度薰風。月寒清曉。紅鸞影上。雲韶聲裏。祥輝縹緲。萬國朝

元百蠻款塞太平鴻造。聽曉雲深處。人人盡祝後天難老。

周紫芝字少隱宣城人宋右司員外郎

黃河清

晴景初升風細細。雲收天淡如洗。望外鳳凰城闕。蔥蔥佳氣。朝罷香烟滿袖。侍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君王壽與山齊。響香動上穹。頻降祥瑞。大樂奏功。六律初調。宮徵合殿。薰風乍轉。萬花覆千官。佩委中書傳詔。恩光遍九寰。瀛裏。

晁端禮字次膺鉅野人宋大晟府協律郎

水調歌頭

郭外足幽勝。潮入漲溪流。舫齋小小一葉。老子日遨遊。管領白蘋紅蓼。披戴綠蓑青鷺。直釣任沈浮。玉樓鮑魚鱸。雪陣狎河鷗。箇中眠箇中坐。箇中謳。箇中收拾。詩料觴客箇中留。休羨乘槎博望。且聽洞簫赤壁。樂處是瀛洲。來往蕩雙槳。江上一虛舟。

李昂英字俊明番禺人宋吏部侍郎

若溪漁隱

買耘老舊有水閣在若溪之上。景物晴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為賦小詞云。

湖山記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亭路最勝。介於德興餘千二邑之間。衆山面內。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烟雲相連。蒼藤翠木。縈絡搖搖。如坐九疊屏。如行五十里步障。而大谿橫其前。衆水入焉。旁有湧泉。溢溢四出。高有垂溜。瀉瀉而下。奔雲濺雪。雷轟電散。跳波急湫。千態萬狀。既停既平。循山而行。大者瀟瀟爲湖。小者聚爲潭。井如曳練。如臥白虹。魏公彥成築第其上。爲門爲堂。周以兩廡。閣以望與曠。宜有高明朗徹之觀。室以處與奧。宜極窈窕幽深之趣。左修梧。右叢桂。藏書之府。舍客之館。供佛奉道。各有攸宜。然後跨兩崖爲閣道。於重門內。以便往來。開雲扇。抗水榭。直欄橫檻。文樓鱗瓦。高者出林杪。下者附山趾。花竹映帶。隱見參差。每遇勝日。或命車。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觀瀾石上。行吟坐嘯。縱意所如。鳥獸蟲魚之遊。遊。舉熙熙然。相忘於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

胡仔宋代人

湖山記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亭路最勝。介於德興餘千二邑之間。衆山面內。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烟雲相連。蒼藤翠木。縈絡搖搖。如坐九疊屏。如行五十里步障。而大谿橫其前。衆水入焉。旁有湧泉。溢溢四出。高有垂溜。瀉瀉而下。奔雲濺雪。雷轟電散。跳波急湫。千態萬狀。既停既平。循山而行。大者瀟瀟爲湖。小者聚爲潭。井如曳練。如臥白虹。魏公彥成築第其上。爲門爲堂。周以兩廡。閣以望與曠。宜有高明朗徹之觀。室以處與奧。宜極窈窕幽深之趣。左修梧。右叢桂。藏書之府。舍客之館。供佛奉道。各有攸宜。然後跨兩崖爲閣道。於重門內。以便往來。開雲扇。抗水榭。直欄橫檻。文樓鱗瓦。高者出林杪。下者附山趾。花竹映帶。隱見參差。每遇勝日。或命車。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觀瀾石上。行吟坐嘯。縱意所如。鳥獸蟲魚之遊。遊。舉熙熙然。相忘於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

孫觀字仲益宋代人官至太守

柳枝詞

柳枝詞

柳枝詞

柳枝詞

柳枝詞

柳枝詞

柳枝詞

柳枝詞

柳枝詞

柳枝詞

柳枝詞

柳枝詞

柳枝詞

百草千花共待春。綠楊顏色最宜人。天邊雨露年年濕。上苑芳華歲歲新。

徐鼎臣會稽人宋左散騎常侍

山居述事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苔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嚼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門。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跡畫卷。縱觀之。與則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若一杯。出步溪邊。遊近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稻量。晴枝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晌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滾滾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鳥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羅大經字景綸江西吉水人宋理宗寶慶二年進士讀書樂道有別業名鶴林時嘯詠其間所著鶴林玉露八卷行於世

方寸地說

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德之功。資直諒多聞之蓋。培糞灌漑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殖長養法也。忿必懲。慾必窒。情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艾雜耘鋤法也。優游而厭厭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躡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振苗。郭囊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光輝。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寔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

羅大經

王梅溪守泉會邑幸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

王梅溪守泉會邑幸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

記王梅溪真西山二詩

記王梅溪真西山二詩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羅大經

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菜說

羅大經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以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而上至於公卿。皆能甘此味。則必皆知職分之所在矣。百姓安得少飯喫。

黃縣襖

羅大經

何師舉云。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以日爲黃綿襖。名甚新。但所作歌未甚愜人意。更爲一截句曰。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白居易詩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

道不在語言文字

羅大經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勤有三益

羅大經

余嘗論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邪念無從而生。魯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他念。于是勤可以遠邪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水調歌頭喜雪

傅公謀

草草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窗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臥。踏雪水邨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茗更傳杯。有酒或時無客。有客又還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

傅公謀。宋宜春人。與羅大經同時。

西山

劉克莊

極頂遙知有隱君。餐芝種朮鹿爲羣。多應午甌茶烟起。山下看來是白雲。

劉克莊。字潛夫。莆陽人。宋秘閣修撰。

送陳隨隱遊廬山

黃鵬飛

悅心集 卷二

四七

曾從圖畫識廬山。山好誰知畫亦難。畫好不如詩好讀。就煩詩筆畫來看。

黃鵬飛。宋代人。見隨隱漫錄。

漁父詞二首

戴復古

漁父飲。不須釀。柳枝斜貫錦鱗鮮。換酒卻歸船。○漁父醉釣笑開。柳下呼兒穩繫船。高眠風月天。

戴復古。字式之。宋天台人。

澗泉自記

宋虎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綠崖涉水於草樹間。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荊舍。燕處其中。蘭菊藝之。臨水多種梅花。霜月春風。日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草屨。以給薪水。釀春酒而飲之。案無雜書。莊周。太元。黃庭。榜戲。圓覺。數部而已。杖藜躡屨。往來川谷。聽流水。看激湍。鑿澄潭。涉危巖。探幽壑。升高峰。可不謂至樂者乎。

宋虎。宋代人。爵里莫考。

鷓鴣天

石孝友

玉燭調元黍律均。迎長嘉節屬芳辰。雲如惜雨微牽雪。梅不禁風半漏春。天意好。物華新。風光宜稱賞。遊身。太平朝野都無事。且與鶯花作主人。

石孝友。字次仲。宋代人。有金谷遺音集。

書張道者屋壁

慈覺

張道者。傍沙溪。屋闌若草。作衣裳。茅作舍。活計生涯一物無。免被外人來假借。寅齋午睡樂哈哈。檀越供須都不謝。張道者。貌古神清。不可畫。鶴性雲情。本自然。心無罣礙。無恐怖。張道者。不說禪。不答話。不聚徒。不結社。心似秋潭月。一輪何用聲名播天下。

慈覺。宋時僧。

記謙禪師法語

曉瑩

建州開善謙禪師。平居不倦誨人。而形於尺素。尤爲曲括。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的一時放下。此是真正徑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卻此四箇路頭。看若不絕。決定不悟。

曉瑩。宋時僧。所著有湘山野錄。

禪本草

僧慧日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開壅滯。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濁。善解諸毒。能調衆症。藥生

悅心集 卷二

四九

人閒。但有小大皮肉骨髓精靈之異。獲其精者為良。故凡聖尊卑悉能察之。不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煩惱。其功若神。令人長壽。

慧日宋代廬山僧。

論仁字

真德秀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公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謝氏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來。全其天地之理。今為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厚之意。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真德秀。閩人。宋理宗朝宰相。從祀孔廟。

書感應篇後

真德秀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地也。夫雞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烏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知乎此。而後知為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為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兢畏懼。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性非善。是為不負天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為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此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為善之本也。

長沙勸耕

真德秀

田家拚取一春忙。男力當畬女課桑。隴上黃雲機上雪。暫時辛苦樂時長。

陳尚書宗召均瞻宗族真蹟

魏了翁

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疏。吾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微寒哉。又曰。祖先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余族。何顏以入家廟。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愛之心。油然而發。不能自已。

魏了翁。號鶴山。宋理宗朝宰相。

四留銘

王伯大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因自號為留耕道人。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宋嘉定七年進士。淳祐中。仕至端明殿學士。同舍書樞密院。

山間明月樓記

吳澄

巽舜咨居於新淦之遠郊。志氣卓越。有樓扁曰山間明月。夫萬古常峙者。山也。萬古常明者。月也。眉山蘇子謂用不竭之無盡藏是矣。又謂月之盈虛如彼。則不無疑焉。月之體。其週日也。常明。而人之目有所不見。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若夫春之花月。夏之竹月。秋之桂月。冬之梅月。影淡香清。興致無極。足以快賞心。供樂事。蘇子所謂用不竭者也。巽之主與客。試共登樓。對酒浩歌。而以予之所言問諸月。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宋翰林學士。

圭岡堂記

吳澄

陳德可宅於臨川。其地曰圭岡。平曠中特起高阜。溪水界之。德可以地名。其堂予謂圭岡者。積土之高。以成也。享有圭岡。而常守其富。永保其壽者。如之何。亦曰不自高而已矣。擬諸易象。三土之圭象。坤山脊之岡象。艮坤上。其卦為謙。謙也者。款然自卑而不自足也。夫苟款然自卑而不自足。則惕然戒慎之心生。一毫有違于禮法者。不敢肆也。一謙而衆理無不該。百事無不善。人所好也。天所福也。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其在圭岡乎。

雪香亭記

吳澄

洛陽名園。名花之盛。自唐以來。常為天下最。楊獻卿河南舊族。居後有園。植梅其間。築臺構亭。榜曰雪香。雪。梅之色也。香。梅之氣也。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前之詠梅者。云爾。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後之詠梅者。云爾。詩人嘗以白雪香。詠梨花。梨花能如雪之白。不能與雪同時而白也。深冬凝沍。衆木多槁。而梅也。傲極陰於方隆。回微陽於最先。魁百卉而得春。冠三友而獨葩。色之白。氣之清。士之素節。特異芳譽。遠聞者似之。夫洛陽之人。競愛牡丹。而楊氏之亭。獨因梅而名。於以見其為清白之家云。

仁壽堂說

吳澄

仁者壽。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聖人之壽最久。夫人之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其一。亦可謂仁。亦可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長厚者。壽。言之肫懇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長厚也。肫懇也。皆仁之一端也。合楊杜翁年八十有二。一鄉稱善人。名所居之堂為仁壽。予雖不識翁之面。其必溫和者。與慈良者。與寬洪者。與長厚者。與肫懇者。與五者有其一。已宜壽。況有其三。四五者乎。今年秋。識翁之子於京師。獲見時賢所贈仁壽堂記。於是推仁者壽之理而為之說。

易原以清名字說

吳澄

悅心集 卷二

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於海。竟莫能清者。何也。請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原之初出。曷嘗不清哉。出於岩石之地者。豈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非水之濁。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於天。而賦於人。局於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岩石泥塵有不同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岩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泥塵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故流雖濁而有清之道。河之水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沈於底。而其水可食。甚濁亦可使之清。況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爾。廬陵學者易原字以清。為其名與字之說。書以遺之。

明德銘

吳澄

此心此德如鏡如水。物來畢照。明徹底裏。云何或蔽。塵集風起。云何復明。塵去風止。靜無機心。動則察理。明斯昭昭。大用全體。

悔過銘

吳澄

古之君子。有過則改。不遠而復。乃可無悔。既悔而復。亦猶未嘗悔。悔而復。巖乎危殆。頻復之厲。大易有戒。思昔顏子。有過不貳。有一不善。未嘗復行。知得一善。拳拳服膺。纔知差失。便不更然。歡於己者。不再作焉。悔心之生。良心之萌。當悔之餘。惟新是圖。知悔之時。不圖改之。是乃自棄。小人之歸。

印千江月來軒

吳澄

千江有水無人吸。江裏月來何處入。若浮水外入江來。水浸月輪應解溼。在天一月在江干。千月還同一月圓。水中月影元非月。何所從來月在天。

題王氏留春亭三首

吳澄

生香不斷氣和柔。不在千紅百紫稠。只任園林光景好。一春萬古鎮長留。○先番物舊後番新。來往無停似轉輪。年去年來年更好。此中日日一般春。

題山水圖

吳澄

遠樹疏林映晚霞。江陰雁影度平沙。誰人寫我邨居景。付與巖前處士家。

題畫山水扇

吳澄

一榻山川掌握中。人間何處不清風。水邊林下千年意。萬里扁舟五畝宮。

天谷菴

白玉蟾

半天突出一奇峯。小小茅簷映翠濃。夾道高松招朗月。滿林新竹喚清風。迎人野鳥間關語。對客巖花爛熳紅。策杖且隨流水去。柴門時倩白雲封。

悅心集 卷二

五五

悅心集 卷二

五六

白玉蟾。福清人。號武夷散人。
澹庵
平生只要樂清虛。占卻人間靜處居。古壁空懸三尺劍。幽窗閑置一牀書。遠山喜色日初染。高樹涼聲風自梳。細嚼清閑滋味別。雲霞收拾作糧儲。

悅心集卷三

漁歌子二首

完顏璫

楊柳風前素板扉。荷花雨裏綠蓑衣。紅稻美。錦鱗肥。漁笛閒拈月下吹。
釣得魚來臥看書。船頭穩置一葫蘆。煙際柳。雨中蒲。好與人閒作畫圖。

完顏璫。字仲寶。金開府儀同三司。

對鏡

完顏璫

鏡中色相類吾深。吾面終難鏡裏尋。明月印空空受月。是他空月本無心。明明非淺亦非深。何事人人泥影尋。照見大千真法體。不關形相不關心。

春遊

趙秉文

煙外絲絲風柳斜。春光已自到天涯。太平景象邨邨社。寒食人家處處花。
趙秉文。字周臣。金滄陽人。官歷六卿。

雨後

高汝璣

時雨雨三日。田家家萬金。有年天子慶。愛國老臣心。

悅心集 卷三

五七

高汝礪字崑南應州金城人金大定中進士官宗朝丞相

題西崑

劉汲

人愛名與利我愛水與山人樂紛而競我樂靜而閒所以西崑地從古少人看雖看亦不愛雖賞亦不歎欣然會予心卜築於其間有石極峭屹有泉極清寒流觴與被禊終日堪盤桓此樂爲我設信哉居之安劉汲字伯深金翰林供奉

園居

周昂

五畝園連竹三閒屋向陽氣和春浩蕩心靜日舒長花鳥成相識琴書漸兩忘陶然北牕下吾樂自羲皇周昂字德卿七人金大定初進士

即事

趙孟頫

古墨輕磨滿几香研池新浴粲生光北牕時有涼風至閒寫黃庭一兩章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元初翰林承旨諡文敏

幽居自適四首

僧明本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蘿亂砌階除軒牕隨意小巧規模卻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散無拘此樂何如俯闌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燒些香圖些畫讀些書○淨掃塵埃謹惜蒼苔任門前紅綠

鋪排景堪圖畫趣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梅花木栽培幾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貴到

幾時來但且優游且隨分且寬懷○短短橫簷矮矮疏窗一方兒小小池塘高低疊嶂綠水邊旁也有些

風有些月有些香日用家常竹几藤牀儘眼前水光山色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細烘茶淨洗盞滾燒湯

○闌苑瀟洲人世丹邱梅花遠屋豁迎眸天桃媚柳丹桂紅榴卻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寫客至

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閒一步著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天目山釋明本字中峰超文敏與之友同院學士馮海粟子極甚輕之一日松雪借中峰訪海粟海粟

出所製梅花詩百韻示之一覽走筆立成海粟猶未之奇復作九字梅花歌求和海粟詠再四遂定

交焉

行香子詞二首

玉殿瓊樓金鎖銀鉤總不如巖谷清幽蒲團紙帳瓦鉢磁甌卻不知春不知夏不知秋萬事俱休名利都

勾罷攀援永絕追求溪山作伴雲月爲儔但樂清閒樂自在樂優游○松嫩堪餐竹密須刪息風塵何事

相關心超物外身處人間有十分清十分澹十分閒學道非艱守道多難結跏趺坐斷塵寰蕭條僧舍寂

寞禪關看幾層雲幾層水幾層山

水調歌頭

羅慶

悅心集 卷三

五九

兩晴山灑翠波淨水拖藍閒來共陪杖履遊近已成三齒齒清泉白石步步碧桃翠竹是處幽探行到釣臺下奇樹蔭空潭踏芳洲尋別館履屐巖壺中日月長在雲氣滿東南倚得一枝竹杖喚取山花溪鳥聽我出塵談異日再過此端爲解征驂

羅慶元代人爵里莫考

遊覽有得

張天錫喜遊覽曰吾有所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觀芝蘭則愛德行之臣睹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

張天錫號梅月元時人仕至戶部尚書

遊樂歌記

張君壽浪遊江湖間八月十五夜皎月澄空水天一色忽見上流一舟如雀一老翁盪槳而歌曰郎提密網截江圍妾把長竿守釣磯滿載魴魚都換酒輕烟細雨又空歸君壽異之刺舟欲與語又歌云蓼香月白醒時稀潮去潮來自不知除卻醉眠無一事東西南北任風吹歌罷飄然而去

張山翁字君壽普州人景定三年進士爲荆湖宣撫司幹官後隱居黃鶴山著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勸諸篇

草木

葉子奇

草木一根莖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藏諸用也

葉子奇明處州人

一年歌

唐寅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熱最難當寒則如刀熱如炙春三秋九號溫和天氣溫和風雨多一年細算良辰少況且難逢美景何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賞心并樂事不燒高燭照芳樽也是虛生在人世古人信有達者哉勸人乘燭夜遊來春宵一刻千金價我道千金買不回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少有雋才與京兆祝允明博士徐禎卿內翰文徵明友善舉鄉試第一

會試禮部有江陰徐姓倩代草文字事發被黜歸吳中縱酒落拓所著有六如居士集

一世歌

唐寅

人生七十古來稀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春夏秋冬然指閒鐘送黃昏雞報曉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裏高低多少墳一

年一半無人掃

花下酌酒歌

唐寅

九十春光一擲梭。花前酌酒且高歌。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今朝花落成秋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人比今年老。今日花開又一枝。明日來看知是誰。明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共知。天時不測多風雨。人事難量多齟齬。天時人事兩不齊。莫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雖種不常開。少年易老不重來。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

桃花歌

唐寅

桃花塢裏桃花庵。桃花庵裏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笑折花枝當酒錢。酒醒常在花邊坐。酒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開花落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邊。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貴者趨。酒盞花枝貧者緣。若持貴者比貧人。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車馬比花酒。他得馳驅我得閒。他人笑我忒風顛。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酒無花鋤作田。

題漁樵問答圖

唐寅

釣月樵雲共白頭。也無榮辱也無憂。相逢話到投機處。山自青青水自流。

醒世詞 九首 對玉環帶清江引

唐寅

樂處酣歌時容易。過苦處奔波。早晚偏難度。世界號婆娑。苦樂平分破。珮玉鳴珂。生辰不似他。戴笠披蓑。安閒不羨他。別人騎馬我騎驢。更有徒行個。日月疾如梭。天地如旋磨。也非故意相催促。覆轍翻舟。那箇會回首。大劍長矛。那箇會丟手。無數世間愁。憑著人承受。拜將封侯。是英雄釣鉤。按簿持籌。是愚夫枷杻。休題能向死前休。更算千年後。步步使機謀。也要天公湊。行年五十曾參透。卓帽絲絛。一第猶難料。紫綬緋袍。一品猶嫌小。量盡海波濤。人心難付著。翠養翎毛。為誰頭上好。豕養脂膏。為誰腸內飽。千尋鳥道上雲霄。何必多經到。平地好逍遙。高處多顛倒。世人只是回頭少。畫棟雕梁。推收紙半張。綠鬢紅粧。消除淚幾行。此事本尋常。漫說多魔障。百草芬芳。須防秋降霜。萬木萎黃。須思春再陽。假如傀儡一登場。多少悲歡狀。旁人費思量。兀自生惆悵。不知刊定傳奇上。南陌東疇。是兒孫馬牛。趙舞秦謳。是歡喜冤讐。萬事總悠悠。勞生何苦求。一簇眉頭。算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強又說弱。饒君一日可千秋。落得多僻處。青山暗裏遊。元牝空中守。義皇一步。若知否。慶鹿山邊。終日防弦箭。鸚鵡驚前。終歲愁貓犬。身在長途間。頃刻憂機變。思愛纏綿。多成仇恨緣。涕淚流連。多因歡喜緣。白駒過隙難留轉。何苦又加鞭。靈臺一寸間。簇起冰和炭。任教世事如雷閃。鐵鎖重關。財寶終須散。玉液金丹。遲速難違限。但放此心寬。萬事從天斷。不坐蒲團。西方掉臂還。不戴儒冠。南華合眼看。人間苦海黑漫漫。送盡聰明漢。飢來粥與餽。睡要牀和簾。此外不須多繙繅。

百變黃齏。須了今生事。一縷紅絲。須是前生繫。人事有推移。總是天安置。智似靈龜。何嘗脫死期。巧似蜘蛛。何嘗不忍飢。命通若在四更時。夜半猶憔悴。千年萬福碑。九日滕王記。勸君且待時辰至。爾會使乖。別人也不呆。爾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來還爾債。時衰運衰。爾被他人賣。嘗言作善可消災。怕沒福難擔戴。對境且開懷。見怪何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

又 四首 對玉環帶清江引

唐寅

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換。花落花開。朱顏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真浪猜。清閒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礙。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更無別計策。極品隨朝。誰是倪宮保。百萬纏腰。誰似桃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看來都是草。鸞鳳鴟鴞。算來都是鳥。北邙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百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枉自苦奔波。回頭纔是。可似懸河。也須牢閉呵。手是揮戈。也須牢袖呵。越不聰明反快活。省了開災禍。家私那用多。官爵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昏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孩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休使英雄。都歸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齏甕。誰是惺惺誰懵懂。

劉南坦以脫粟諷門生

明尚書劉南坦請老家居。有直指使以飲食苛求屬吏。有司患之。公曰。此我門生。當曉諭之。俟其來留款之日。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家常便飯。能對食乎。使不敢辭。自朝過午。連進苦茗。飢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腐一盂而已。各食三碗。使已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不復下箸。公過強之。對曰。飽甚。不能矣。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飢則易為食。飽則難為味。時勢使然耳。使喻其諷。已後不復以盤飧責人。劉麟。字元瑞。安仁人。以武功籍隸南京。弘治丙戌進士。除兵部主事。歷雲南按察使。歸。嘉靖初。起太僕寺卿。以副都御史巡撫直隸。引疾。再起大理寺卿。終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清惠。有南坦老人集。

儉約名言

章懋

貧者入一錢。出不及一錢。雖貧亦富也。富者入千錢。出浮於千錢。雖富必貧也。故強取不如節用。百日省一日不省。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省同。百事節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耗。與百事不節同。章懋。字德懋。蘭溪人。成化丙戌進士。人翰林。除編修。歷南國子祭酒。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有楓山集。

座右銘

聶大年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莫與爭智。搗謙則莫與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戒。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易若柔而勿剛。吾見進而

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斯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儕書紳帶以自警。刻盤孟而若傷。惟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嘉大年字書。臨川人。博學善詩古文。明宣德末。以薦授仁和訓導。遷教諭。景泰六年。擢翰林。有冷齋集。

雲局記

楊慎

點蒼山之麓。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於堂。曰。請問學。予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無雲則無以為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為實乎。實者為花乎。無花則無以為實也。夫學何以異。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為禮。無博則何以為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取約。屏文而徑禮。曰。六經吾註腳也。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為雨。奚為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為實。奚為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況於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子避席曰。夫子命賈矣。請終身誦之。

楊慎。號升庵。明正德間翰林院修撰。四川成都人。

為善最樂

楊慎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己。盡用善道。是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為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典云。為善若熱。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與仲弟書

唐順之

汝兄在山中。若不能謝遺世緣。澄徹此心。或止遊玩山水。笑傲度日。是以有限日期。作無益之費。即與在家何異。汝在家亦能忍。節嗜欲。痛割俗情。振起數十年懶散氣習。將精神歸併一路。使讀書務為心得。則與在山中何異。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己丑登第。除兵部主事。改吏部。擢翰林編修。右春坊司諫。奪職。以薦起兵部郎中。歷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天啓中。追諡襄文。有荆川集。

慶清朝

文徵明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勝遊何似山陰。春光自來堪戀。一刻千金。蘭舟初泛。畫橋春水。一篙深。煙霏處。離離淺草。冉冉遙岑。且此傍花隨柳。柳陰繫馬。花外嘯幽禽。擾擾蜂黏柳絮。蝶繞花心。為問往來車馬。何如我。嘯傲園林。新月上。竹枝風動。環珮清音。

文徵明。字徵仲。長洲人。明翰林院待詔。

本箴

王錫爵

孝弟為立身之本。忠恕為存心之本。立志為進修之本。讀書為起家之本。嚴肅為正家之本。勤儉為保家之本。寡慾為養身之本。慎言為遠害之本。節欲為卻病之本。清謹為當官之本。謹厚為待人之本。擇友為取益之本。虛心為受教之本。自修為止謗之本。疑重為受福之本。一經為教子之本。積善為裕後之本。方便為處事之本。權宜為應變之本。膽略為任事之本。實勝為得名之本。聖賢以心地為本。君子專力於務本。

王錫爵。字荆石。太倉人。嘉靖壬戌賜進士第二。累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諡文肅。

天仙子

吳子孝

四面山光如潑黛。麥隴連村千萬態。海東紅日上層霄。煙巖巖。叢林外。山北高人應我待。竹繞茅堂長好在。白石清泉仙境界。入門雙鶴便相迎。穿薔艾。尋松楸。陰陰空谷鳴清韻。

吳子孝。字純叔。長洲人。明湖廣參議。

選冠子

吳子孝

鶯語初嬌。柳條漸綠。玉殿乍長春。畫風沼雲飛。龍樓日暖。風弄御溝波。調鼎方和。鹽梅欲進。高閣報傳。清漏望丹霄。萬樹宮花何處。簫韶正奏。念誰是供奉多才。揮毫對御。頃刻新詩題就。寶轡玲瓏。錦袍燦爛。風月東華領受。運際昇平。才非經濟。慚愧鸞牋榮綬。但徘徊瓊宇瑤階。稽首君王恩厚。

更齋三疊。事者。閒之反也。人若有事。則此身便不安閒。隨爾風雨疾病。不得不奔馳料理。苟能上無公逋。下無私負。和羹淡菜。勝似珍饈。曲肱安寢。賽如高枕。古云。富則多事。又云。無事為福。深有味乎斯言。以此一譬。則有事可化為無事。而況本無所事。何幸如之。病者。健之反也。人若有病。則此軀怎能康健。隨爾飲食起居。不由不呼號困頓。苟能四體兼強。五官並適。步履優游。可當車馬。舉止便利。無異神仙。古云。愁能致病。又云。病足傷生。深有會於斯言。一譬。則有病可幾於無病。而況實無大病。何樂如之。死者。生之反也。人若至死。則此心更不由我做主。隨爾妻孥田宅。錦花世界。不怕不盡行拋撇。苟能色空空色。水月鏡花。塵緣不擾。參破迷關。愛根盡滌。掃除障礙。古云。隨爾宦情濃。歸時帶不來。由你生趣重。死時裝不去。深有悟乎斯言。以此一譬。則貪嗔漸斷。煩惱滅除。冤既可解。恩亦可釋。自然忿爭遠息。情慾頓消。不求生而轉可生。常憶死而不死。何快如之。

張貴勝。號晉侯。一字更齋。吳門人。築室曰尚友山房。閒居自適。所輯遺愁集行於世。

與友人書

張貴勝

余以丙寅夏月。抱疴閒居。曾東友曰。溽暑灼人。大地如爐。病軀當此。如蟻似衆。全賴青蘋之末。一少浣之。

忽得薰風和暢洗卻炎威頓覺精神清爽尤可喜者家無一客胸無一事但見清香繞砌秋色盈庭清茶可以解渴濁酒可以消愁香不佳而有烟可馨花不麗而有色可娛短琴高掛而無絃殘編久束而塵滿四壁蕭然八德洞開坐倦無聊則企脚北牖忽覺好睡恁爾烈焰燒天似不滅於清涼臺飛雪矣少焉月上疏簾又添出一種幽况因明吟袁中郎句云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闌看明月盈盈上石坡此實因病得閒之一樂也

又

甚矣天不負人也人可負天哉假若一年中食物則按時而生花卉則應期而發他如和風霽月勝水名山無不畢備以供人之玩賞務須忙裏偷閒苦中尋樂或小分附賓朋之末或杖頭挈知己之儔散步道與隨寓而安毋失良辰有辜佳會倘居常兀坐閒極無聊則聽簷前啼鳥數聲亦足當鼓吹四部撫几上瓶花幾種尤堪寓物外品題

筆疇一則

陳世寶

信步行將去從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余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從天分付來如此則理正而辭順爲無弊矣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何所不爲哉

陳世寶明鉅鹿人

三似辨

徐官

謙者有而不居之意而卑屈之可羞者則謂之諂儉者止而不過之意而鄙吝之可恥者則謂之吝英氣者道氣所發不容掩者也而客氣則氣質之偏而難近者也英氣尙或害事而況客氣乎是數者理實相懸而迹若相似焉者故有屈節以諛人則曰吾尙謙也惜財以廢禮則曰吾尙儉也矜己而廢物則曰英氣不可無也不有以辨之則藉口聖賢之教以恣其私者曷有極哉

徐官明吳縣人

書屏語

王道焜

人於一日間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過○人一日不知非則一日安於自是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則此身爲義理再造之身可以立命○氣象要高曠不可疏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冲澹不可枯寂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讀書不獨能變化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義理收攝故也○收拾身心漸令向裏處世酬物自然安穩

王道焜明饒塘人

求志篇

王文祿

有官守者時時求卑民之利除民之害不可須臾放過蓋人心好逸樂而易怠荒况居官又便于驕縱必

念人之望我者衆而不可不動且光景易過急及時立功尤恐遲也

王文祿明海鹽人

雲濤詩評

江盈科

唐伯虎放浪丹青山水間以此自娛嘗題所畫小景云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興來只寫谿山賣不受人間作孽錢又題一釣翁畫云直插漁竿斜繫艇夜深月上當竿頂老漁酣睡喚不醒滿船霜印荷衣冷此等語皆大有天趣

江盈科字進之明進士官知縣

雪濤閒說

江盈科

蜀中一耆儒題張果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人心矜慕非名卽利趨而不已累及厥躬然後悔之其能爲回頭之果老者幾何人哉

自樂詞四首 一 刺梅

李廷機

小門深巷巧安排沒有塵埃卻有莓苔自然瀟灑勝蓬萊山也幽哉水也幽哉東風昨夜送春來纔見梅開又見桃開十分相稱主人懷詩是生涯酒是生涯○一生風月且隨緣窮也悠然達也悠然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是神仙綠楊深處畫鳴蟬捲起湘簾放出爐烟荷花池館晚涼天正好談禪又好談

元○扶輿清氣屬吾曹莫怪相豪莫笑風騷算來名利也徒勞何處爲高閒處爲高一庭疏竹間芭蕉風也瀟瀟雨也瀟瀟木樨香裏吹簫簫且度今朝誰管明朝○於今揮手謝浮生非不閒爭是不閒爭扁舟湖上放歌行漁也知名牧也知名歸來風景逼心清雪滿中庭月滿中庭一爐松火煖騰騰看罷醫經又看丹經

李廷機字爾張號九我晉江人萬曆癸未進士第一除修撰累官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贈太傅諡文恪

清淨齋銘

林洪

半間屋六尺地雖不莊嚴卻也精緻蒲作團布作被日間可坐夜間可睡燈一盞香一炷石磬數聲木魚幾聲龜背關門嘗閉好人放參惡人迴避髮不剃肉不忌道人心腸儒家服製上無師下無弟不傳衣鉢不立文字不參禪不說偈但無妄想亦無妄意不貪榮不貪利無罪礙無拘係了清淨緣作解脫計間便來忙便去省閒非省閒氣也非菴也非寺在家出家在世出世卽此上乘卽此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我這生任我後裔

林洪閩縣人性恬淡隱居不仕

千秋歲四首

顧孔昭

浮瓜雪藕正值涼生後。江浩蕩。山明秀。蟬鳴高樹蔭。燕蹴晴波皺。書畫舫。鼓琴垂釣娛清晝。門巷淵明柳。老稚歡相候。酒釀熟。魚烹就。醉迎風入戶。吟愛雲生岫。新月吐。冰輪又爲山人壽。

畫舫約

汪汝謙

偶得木蘭一本。斲而爲舟。四閱月乃成。計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武。堪貯百壺。次進方丈。足布兩席。曲巖斗室。洞供臥吟。側掩壁廚。俾收筆墨。出轉爲廊。廊升爲臺。臺上張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驚鷗。蹴浪。欹樹平橋。則卸欄卷幔。猶然一蜻蜒艇耳。中置家童二三。俾司茶酒。客來斯舟。可以御風。可以永夕。遠追先輩之風流。近寓太平之清賞。題曰不繫園。佳名勝事。傳異日一段佳話。豈必壘石鑿沼。闢邱壑而私之曰。我國我國也哉。

汪汝謙。明杭州人。

漁歌子

吳克

千頃葦葭一釣翁。家居南浦小橋東。桃花水。鯉魚風。短笛橫吹細雨中。

吳克。字魯子。武進人。明舉人。

望江南

張大烈

吟眺處。江雨正霏霏。九疊雲華蒼嶺秀。一川煙浪白鷗飛。此景十分奇。吟眺罷。客思正依依。拄杖尋詩雙屐履。扁舟垂釣一蓑衣。此趣幾人知。

張大烈。字言冲。明錢塘人。有詩餘類函。

四時歌

程羽文

春時晨起。課奚奴。酒掃護階苔。禺中取蓄薇。露浣手。薰玉蕤。香讀赤文綠字書。晌午採笋蕨。供胡麻。汲泉試新茗。午後乘款段。馬攜斗酒雙柑。往聽黃鸝。日晡坐柳風前。裂五色牋。集錦囊佳句。薄暮遠徑灌花種魚。

夏時晨起。傍花枝。吸露潤肺。禺中披古圖畫。展法帖臨池。晌午脫巾石壁。據匡牀。談齊諧山海。倦則取左宮枕。暢遊華胥園。午後列椰子杯。浮瓜沈李。搗蓮花。飲碧芳酒。日晡浴罷。硃砂溫泉。棹小舟。垂釣于古藤曲水邊。薄暮簾冠蒲扇。立層岡。看火雲變現。

秋時晨起。下帷檢牙籤。搥露研硃點。校。禺中操琴調鶴。玩金石鼎彝。晌午用蓮房洗硯。理茶具。拭梧竹。午後看紅樹葉落。得句題其上。日晡持蟹螯。酌海川螺。試新釀。弄洞簫數聲。薄暮倚柴扉。聽樵歌牧唱。焚伴月香。壺菊。

冬時晨起。負暄鹽櫛。禺中置氈褥。市烏薪。會多士。作黑金社。晌午理舊稿。看曷景。移階灑足。午後向古松。

陰厓間。敲冰煮建茗。日晡布衣皮帽。問寒梅消息。薄暮圍爐促膝。煨芋魁。說上乘妙偈。談人間至樂。

小蓬萊

程羽文

門內有徑。徑欲曲。徑轉有屏。屏欲小。屏進有階。階欲平。階畔有花。花欲鮮。花外有牆。牆欲低。牆內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樸。亭後有竹。竹欲疏。竹盡有室。室欲幽。室旁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橋。橋欲平。橋邊有樹。樹欲高。樹陰有草。草欲青。草上有渠。渠欲細。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寬。圃中有鶴。鶴欲舞。

山居幽趣

鄭瑄

山深幽境。真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巒。松竹交映。遐觀遠眺。曲徑通幽。野花隱隱生香。而氣味恬淡。非若檀麝之濃。山禽關關弄舌。而清韻閒雅。非若笙簧之巧。此皆造化機械。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石上。撫一二雅調。蕭然景會。此身即是畫中人物。遠聽山邨茅屋。傍午雞鳴。伐木丁丁。樵歌相答。經邱尋壑。更出世外幾層。此景無競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廬哉。

鄭瑄。字漢奉。明代人。官知府。

湖山佳勝

鄭瑄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夜。水映空樓。而翠黛臨階。吹流衣袂。鶯聲鳥韻。催起闌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射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沿隄春草。霏霏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漭。無涯。嵐光晴氣。舒卷不一。大是奇觀。

武夷行

蘇鉉

憶到名山二十年。重游風景尚依然。三三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峯翠插天。幔亭諸峯總奇絕。信哉天造而地設。蘭舟穿破水中雲。金雞叫起山頭月。捫蘿直上天柱峯。碧嶂丹崖深幾重。蜿蜒磅礴鬱佳氣。聞之古昔多仙蹤。遊一曲。止止庵中絕塵俗。遊二曲。玉女峯高倚雲綠。遊三曲。三杯石上傾醴醪。遊四曲。釣魚臺上依林麓。遊五曲。中有文公讀書屋。遊六曲。仙掌天游勝天竺。遊七曲。彷彿桃源入仙谷。遊八曲。鼓樓巖洞留雲宿。遊九曲。一帶平川清可掬。青鞵布機喜追遊。一線天中景最幽。幾年有約不可到。今日素願方可酬。

蘇鉉。明代人。爵里莫考。

清課

費元祿

倚袖帶流。枕泉築舍。席豐草以爲褥。級幽蘭而作佩。仰睇飛鴻。俯視冰鱗。尋方外之交。賞邱中之彥。揚挖古今。劇談稼穡。貝葉編經。桐陰得句。陶琴無絃。桓笛三弄。志願未爲不適也。

費元祿字無學明鉛山人

清言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窗紅日。一泓潭上便同莊叟之觀。片石林間堪下米顛之拜。○醉醪百斛。不如一味太和湯。良藥千包。不如一服清涼散。○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個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須三個必自反。○無求於人。寡欲於己。可以養德。澹泊明志。清虛毓神。可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於前。留餘於後。可以養福。○病從口入。能節飲食。病何從入。禍自口出。能寡言語。禍何從出。○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

屠隆字長卿又字緯真鄞縣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禮部儀制司郎中所著有由拳白榆南遊諸集

消閒清史

屠隆

三徑竹園日落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窗下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郵客一消白雲亦可贈客。渣滓盡化明月自來照人。○坐沈紅燭即暹室若有遐思看遍青山雖熱腸亦多冷意。○山靜畫亦夜山淡春亦秋。山空煖亦寒。山深晴亦雨。○花開曲折雲來不認灣頭草徑幽深葉落但敲門扇。○只愁名字有人聞。潤邊青柳若問清盟誰可託。沙上閒鷗○午夜無人知處明月催詩。三春有客來時香風散酒。○高客流連花木添清疏之致幽人剝啄莓苔生淡冶之容。○雪後尋梅霜前訪菊雨際護蘭風外聽竹固野客之閒情實文人之深趣。○紅潤凝脂花上繞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饌豈有新筍呼童煮茶門臨好客。○據牀啜爾聽豪士之談鋒把酒看酒人之醉態。○閱人世海闊天空足半生得閒日月見吾性飛魚躍竟一笑可老乾坤。○脂粉不來梅帳底清夢恬然是非不到草廬中。幽居足矣。○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掛煩惱可稱煙火神仙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何以消天上之清風明月酒盡詩筒何以謝人世之覆雲翻雨閉門高枕。○牕中隱見江帆家在半村半郭松下時聞清梵人稱非俗非僧。○登華子岡月下犬聲如豹遊赤壁磯秋江鶴影如人。○天下奇觀看盡不如書卷好世閒滋味嘗來無過菜根長。○世事無窮總是江湖浮泡人生有分不如花鳥怡情。

自樂辭

屠隆

蓬門掩兮井徑荒青苔滿兮履綦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攬瀟花除去盡絲蛛細於是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茗茗忽見異鳥來鳴樹間少倦即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亦不離竹徑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凌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廚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對怡然

考槃餘事

屠隆

數翠偏宜於松風潤響之間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或對軒臆池沼荷香撲人或水邊林下清澗芳

泚微風灑然游魚出聽此樂何極

題香祖庵

陳繼儒

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結茅亭四面皆種蘭蕙匾曰香祖庵有柱聯云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

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屢徵不起隱居小崑山自號眉公與董其昌善有眉公集

藏異書

陳繼儒

余每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熏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牕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一異人

警世通言

陳繼儒

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麼今日不知明日事愁甚麼不禮爹娘禮世尊敬甚麼弟兄姊妹皆同氣爭甚麼兒孫自有兒孫福憂甚麼奴僕也是父娘生凌甚麼當官若不行方便做甚麼公門裏面好修行兇甚麼刀筆殺人終自殺刁甚麼舉頭三尺有神明欺甚麼文章自古無憑據誇甚麼榮華富貴眼前花傲甚麼他家富貴生前定妬甚麼前世不修今受苦怨甚麼豈可人無得運時急甚麼人世難逢開口笑苦甚麼補破遮寒暖即休擺甚麼繡過三寸成何物饑甚麼死後一文裝不去慳甚麼前人田地後人收占甚麼得便宜處失便宜貪甚麼聰明反被聰明誤巧甚麼虛言折盡平生福講甚麼是非到底自分明辯甚麼暗裏催君骨髓枯淫甚麼嫖賭之人沒下稍耍甚麼治家勤儉勝求人奢甚麼人爭閒氣一場空惱甚麼惡人自有惡人磨憎甚麼冤冤相報幾時休結甚麼人生何處不相逢狠甚麼世事真如一局棋算甚麼誰人保得常無事諂甚麼穴在人心不在山謀甚麼欺人是禍饒人福下甚麼

巖棲幽事

陳繼儒

香令人幽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清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澹雪令人曠劍令人壯蒲團令人靜花令人韻金石鼎彝令人古

格言

陳繼儒

隱不得談仕者事老不可幹少者事窮不宜隨富者事愚不必問慧者事乃吾人受用不盡處

格言

陳繼儒

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只今只說只今話一枕黃梁午夢長不會謀生不讀書數竿修竹是吾廬近來學得長生訣賣盡呆獸又賣癡

隱居詞

陳繼儒

背山臨水門在松陰裏茅屋數間而已土泥牆窗糊紙曲牀木几四壁攤書史若問主人誰姓灌園者陳

仲子。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攜得釣竿篋。九寸鱸。一尺鯉。菱香酒美。醉倒芙蓉底。旁有兒童大笑。喚先生看月起。

書齋遺恨二首

趙燦英

著書非是為窮愁。豪曠應借造物遊。落筆漫驚風助陣。拋竿一任月盈舟。午餐動併朝餐膳。夏日常被冬日裘。何幸清貧無俗事。飽觀經史樂齋頭。愁境時侵總不愁。何妨物外任遨遊。世途成敗殘椰子。人事高低急水舟。簞食幸無陳蔡厄。緇袍寧卻子方裘。營名營利終何益。贏得班班白上頭。

論白樂天詩

趙燦英

白樂天詩云。親故歡娛僮僕飽。始知官爵為他人。予謂豈惟官爵。凡多積而不善為我用者。徒為他人造孽。予已惟招怨報耳。

按白氏長慶集題作自感。全詩附錄於左。

宴遊寢食漸無味。杯酒管弦徒繞身。賓客歡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為他人。

知足歌六首

馮其源

知足歌。知足歌。棟垣何必要嵯峨。菲屋數椽蔽風雨。頗堪容膝且由他。君不見世間還有無家者。露處沙眠可奈何。請看破。莫求過。竹籬茅舍心常足。便是神仙安樂窩。右賦知足歌。知足歌。田園何必苦謀多。只用平疇十數畝。或禾或菽自耕鋤。君不見世間還有無田者。籽粒艱難可奈何。請看破。莫求過。一犁春雨常知足。身伴閒雲掛綠蓑。右賦知足歌。知足歌。衣裳何必用綾羅。布衣亦足遮身體。破衲胸中寓太和。君不見世間還有無衣者。霜雪侵肌可奈何。請看破。莫求過。鶉衣百結常知足。勝佩朝臣待漏珂。右賦知足歌。知足歌。盤餐何必羨魚鵝。蔬食菜羹聊適口。欣然一飽便吟哦。君不見世間還有無糧者。爨冷烟消可奈何。請看破。莫求過。粗茶淡飯常知足。鼓腹遨遊做太和。右賦知足歌。知足歌。娶妻何必定嬌娥。荆釵裙布知勤儉。匪勉同心樂更多。君不見世間還有無妻者。獨宿孤眠可奈何。請看破。莫求過。妻房醜陋常知足。白首諧歡養翠娥。右賦知足歌。知足歌。養兒何必盡登科。當知有子萬事足。雖然頑鈍可磋磨。君不見世間還有無子者。隻影單形可奈何。請看破。莫求過。有兒繞膝常知足。切莫勞形作馬騾。右賦其源。字公啓。善詩歌。自號隱濱散人。

題布袋和尚

馮其源

笑呵呵。呵呵笑。笑世人。笑不了。笑他田地置方圓。笑他房屋嫌低小。笑他飲食羨膏粱。笑他衣服求精好。笑他妻妾戀如花。笑他性命輕如草。笑他名利認真求。笑他貪得生煩惱。不如看破笑呵呵。肚皮藏世界。布袋括山河。日月輪迴眼。乾坤自在窩。開口笑時空色相。安心坐下念彌陀。世間真寶貝。此袋盡包羅。緊捏着。不為過。若還寬放些兒也。貧者無人富者多。呵呵復笑笑。笑笑復呵呵。

布袋和尚呵呵笑

悅心集卷四

安命歌六首

趙燦英

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畫棟連雲漢。也有蓬門施薛蘿。石崇昔日繁華谷。仰子當年安樂窩。他的雕甍強似我。我的幽齋勝似他。安命歌。安命歌。也麼歌。也麼歌。有麻屠豕。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貴客飄朱紱。也有田翁披綠蓑。蘇秦錦繡千純有。卜子懸鵝百結多。他的輕裘強似我。我的粗衣勝似他。安命歌。安命歌。也麼歌。也麼歌。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筵開玳瑁列。也有塵封釜甑無。何曾下筋千錢少。范子齋鹽一味疏。他的珍饈強似我。我的藜藿勝似他。安命歌。安命歌。也麼歌。也麼歌。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村漢盈千貫。也有才人沒一畝。陶朱致富花添錦。蒙正挨貧灰撥爐。他的朱提強似我。我的青燈勝似他。安命歌。安命歌。也麼歌。也麼歌。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早歲登黃甲。也有晚年釣碧波。終軍射策年方富。梁灝成名髫已皤。他的春華強似我。我的秋榮勝似他。安命歌。安命歌。也麼歌。也麼歌。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壯歲生麟趾。也有衰齡產鳳雛。燕山丹桂先秋發。合浦明珠老蚌多。他的龍駒強似我。我的寧馨勝似他。安命歌。安命歌。也麼歌。也麼歌。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趙燦英。字殿颺。一字恬養。江南武進人。歲貢生。居鑑湖。自號鑑湖釣叟。

你道我終日裏笑呵呵笑着的是誰我也不笑那過去的骷髏我也不笑那眼前的螻蟻第一笑那牛頭的伏義你畫甚麼卦惹是招非把一箇團團圖的太極兒弄得粉花碎我笑那喫草的神農你嘗什麼藥無事尋事把那千萬般病根兒都提起我笑那堯與舜你讓天子我笑那湯與武你奪天子你道沒有箇旁人兒觀觀破了這意兒也不過十字街頭小經紀還有什麼龍逢比干伊和呂也有什麼巢父許由夷與齊只這般唧唧噥噥的我也不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釋迦佛五千卷的文字乾惹得那些道士們去打雲鑼和尙們去敲木魚生出無窮活計又笑那孔子的老頭兒你絮絮叨叨說什麼道學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住住住還有一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閻王與那古往今來的萬萬歲你戴着平天冠穿着袈裟袍這俗套兒生出什麼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麼苦癡也麼癡著什麼來由乾碌碌大家喧嚷嚷的無休息去去去這一笑笑得那天也愁地也愁神也愁鬼也愁那管他燈籠兒缺了半邊的嘴呵呵呵這一笑你道是畢竟的笑着誰能罷罷說明了我也不笑那張三李四我也不笑那七東八西呀笑殺了他的咱卻元來就是我的

布袋和尚未詳氏族常寓明州奉化縣之岳林寺覺額皤腹以杖荷一布囊凡供具悉貯囊中常雪中臥雪不沾身天將雨即著濕草履疾走天晴即曳高木屐豎膝而眠人以此驗天時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坐石而化後復現於他州亦負布袋

四乘競圖其象此詞或云寓言或云即布袋和尚所作皆無可據

布袋和尚笑歌

和尚不癡又不顛恁地裏這般好笑莫不是笑太虛氤氳萬古徒紛擾莫不是笑日月來往驅馳弄昏曉莫不是笑人生賢愚貴賤同是一般老莫不是笑著書的將危言雜語呈囉哩莫不是笑儒生學者殘唇剝舌費精神千騰萬倒莫不是笑坐禪入定的那裏曉得本來面目這般好莫不是笑煉藥燒丹的費盡工夫向爐竈莫不是笑茫茫宇宙總機關多少英雄磨滅了真可笑真可笑和尚原來識孔竅且住笑且住笑我也借君笑一笑你朝不歇夜不歇笑口笑開三尺闊世間笑事總然多何苦勞君笑不竭越好笑越好笑君若笑時我也笑不須說不須說說破機關笑欲歇萬事堪共笑一場紛紛說話皆饒舌

咏白髮

朱柱英

白髮新添數百莖幾番披蓋白還生不如不披由他白那得工夫與白爭

朱柱英仁和人明陝西按察使陳洪範之妾

翠微山居吟

冲 遠

開來石上臥長松百衲袈裟破又縫今日不愁明日事生涯只在水雲中
臨溪草草結茅堂靜坐安然一炷香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商量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卻被世人知住處更移茅屋作深居
茅簷靜坐千山月竹戶閒樓一片雲莫送往來名利客階前踏破綠苔紋
冲 遠 高僧隱居翠微山其年代無可考

清言

張一中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澹月偏宜洵為烟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張一中未知何時人書傳不載

座右銘

張敬堂

多事為讀書第一病多愁為養生第一病多言為處世第一病多智為立心第一病多費為作家第一病
張敬堂時代爵里莫考

多少錄

無名氏

少飲酒多飯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

溶溪雜記一則

無名氏

劉文靖教人常以收放心為主嘗語諸子姪曰吾榮貴已極壽躋耆耄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梁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損身壞家可不慎歟

清言

無名氏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大丈夫不可無此風致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大丈夫不可無此節操兩儀常在手萬化不關心大丈夫不可無此作用

煎居淺語

無名氏

節飲醫醉獨宿醫淫衣布醫豔茹蔬醫腥輸糧醫累債通醫羞訓子醫老息訟醫警慎言醫禍敏事醫慵反求醫悔無辯醫誇安分醫貪卑己醫驕省費醫貧勤學醫賤靜坐醫煩清談醫寂種花醫俗啜茗醫睡彈琴醫躁索句醫愁研理醫愚達觀醫滯去非醫過矯性醫偏

雨窗隨喜

無名氏

夜者日之餘雨者晴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餘人事稍與疏闊吾可一意問學何也良宵燕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疏鐘時聞當此情景對編簡而忘疲徹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如風雨蔽途掩關卻掃絕人住還圖史滿前隨興抽檢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密雪枯條振風寒

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韻誦宛對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五言絕句

身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世事靜方見人情淡始長

仿康節先生詩

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惟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爹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

題嚴子陵釣臺

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腳渠知天子是何官

此詩作者姓氏莫考○按後漢書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帝即位令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知為光也乃備安車元纁三聘而後至車駕即日幸館帝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除諫議大夫不受去耕富春山後人名釣處為嚴陵瀨

絕句

山齋雨過漫焚香几淨窗明竹樹涼午睡起來無別事自磨新墨寫瀟湘

絕句

幾疊雲山是我家一筇明月到天涯春風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

高人自咏二首

茅屋蓬門不用關書齋散步暫偷閒客來自有童兒報只在山間與水間○懷視門前長者車有山堪採水堪漁是非不入東風耳落花開只讀書

清閒安樂詞

清閒詩韻琴聲金盞露玉壺冰清風水面皓月天心芝蘭為契合松柏是同盟幽館竹林紙帳小牕黃卷青燈老菊一枝霜後操寒梅數點雪中真

閒閒性逸情寬倚竹枕坐蒲團無些混擾有甚摧殘功名非我願富貴任渠攀醉臥綠茵一榻覺來紅日三竿散誕逍遙忘歲月是非榮辱不相關

安安心廣體胖無妄念勿迂談飲不致醉食不加餐步能行穩地事不用機關但守百餘忍字全無半點愁煩癢寐不驚忘嗜慾何須採藥煉金丹

樂樂朝耕暮學處林邱勝畫閣翠柳黃鸝青松白鶴棋子任縱橫航籌且交錯訪風月於濂溪散襟懷乎伊洛詩翁琴友不時來共歌共舞還共酌

仿康節先生詩

萬事由天莫強求何苦用機謀飽三盞飯常知足得一帆風便可收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幾時休冤家宜解不宜結各自回頭看後頭

堪嘆人心毒似蛇誰知天眼轉如車去年安取東鄰物今日還歸西舍家無義錢財湯潑雪倘來田地水推沙若將狡猾為生計恰像朝開暮落花

老景詩

今日殘花昨日開為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向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

咏懷詩五首

我身原自空中來我身終向空中回縱有黃金百千斗到底絲毫非我有與其身後求虛名不若花前醉村酒凡物有益必有虧便是天地也要朽十二萬年如夢裏況乎百歲能有幾君子乎聽我歌慷慨勿平地生風波○到處為家到處眠何分朝市與江湖行行坐坐春風裏弟弟兄兄樽酒邊玉石異形同大地鶯花無語共長天願君此際求經濟俟爾唐虞在目前○茅堂小構東山麓一榻蕭然萬慮忘幽鳥日來非有約野花不種自生香隔溪牧笛元聲在度歲田芹真味長此景願同天地老安車休遣到山陽○欲

將舟楫度迷川詎意迷川萬壑連姑向酒邊存混沌不從紙上覓言詮我中求我非真我天外觀天自識天借日讀書須萬卷唐虞會讀幾多篇○不才何幸生同世也列冠裳江漢東不抗不隨公亦我能舒能卷我猶公千松嶺上清風外雙柏階前玉雪中此際願言何所似虛懷端與太虛同

地僻無喧十室幽開杜門兀坐俗事休纏安貧樂道志趣蕭然也不分外不驕詔不私偏聽天由命守此心田榮辱事於我何干盈庭花卉滿案書篇儘可消閒可適意可圖安竹籬茅舍只要心寬布衣得暖不破不鮮日常時蔬飯三盞不求金玉貴但願子孫賢我也不啞也不煩

看穿世事成敗眼前且模糊消遣流年胸中瀟灑有甚醜體但喜時歌暢時飲倦時眠

春景融和切莫閒過遊遊芳草地玩賞富山坡寶篆還將一撮爐瑤臺漫把七絃和夏熱難當推啓窗窗畫引清風入夜招明月光一握蒲團穩寂靜滿盤棋局又倉忙秋風蕭森觸目關情雨洒蕉窗細啞吟草砌深折蓮頓覺塵心淨對菊頻將薄醜傾冬日嚴威寒逼重幃推窗觀積雪吹管識飛灰披裘擁紅爐坐把盞還邀明月來

四時樂景

無名氏

無名氏

無名氏

無名氏

春夏秋冬四季

春風花草香。遊賞過池塘。踏花歸去馬蹄忙。邀嘉客。醉盡觴。一曲滿庭芳。初夏正清和。魚戲動新荷。西湖十里好烟波。銀浪裏。擲金梭。人唱採蓮歌。秋景入郊墟。簡編可卷舒。十年讀盡五車書。出白屋。步雲衢。潭潭府中居。冬嶺秀孤松。六出舞迴風。鳥鵲爭棲飛上桐。梅影瘦。月朦朧。人在廣寒宮。

風花雪月吟

無影又無踪。捲楊花。西復東。江湖常把扁舟送。飄黃葉舞空。推白雲出峰。過園林亂擺花枝動。吼青松穿籬入戶。銀燭影搖紅。落盡又重開。逞嬌姿。妝嫩腰。千紅萬紫。人人愛。嬌滴滴滿臺。翠幄幄滿階。佳人笑倚欄杆外。解愁懷。王孫公子斜插帽簷歪。落花

遍地撒瓊瑤。舞長空。蝶翅飄。白茫茫占斷藍關道。銀鋪小橋。玉妝破窰。望江天滿目梨花耀。鷓鴣毛。山重來。壓折老梅梢。疏影落銀河。漾清光。映碧波。玉鈎斜掛冰輪墮。到黃昏望他。到中秋賞他。江湖常伴漁翁臥。問嫦娥。分明似鏡。誰下苦工磨。

山居自樂 四首 夏秋冬
愛山居。春色佳。有桃花與杏花。綠楊深處鶯兒罵。天晴草色連雲緩。夜靜花陰帶月斜。興來時。醉倒在茶蘼下。這是俺山中。和氣。豈戀他金谷繁華。○愛山居。夏日長。撫蒼松。坐翠簷。南風不用蒲葵扇。放開短髮迎朝爽。洗滌塵襟納晚涼。竹方牀。一枕清無汗。這是俺山中。瀟灑。豈戀他東帶粉莊。○愛山居。秋月清。白蘋洲。紅蓼汀。芳菲黃菊開三徑。風前倚石吹長笛。月下焚香撫玉琴。木蘭花。墜露朝堪飲。這是俺山中。雅淡。豈戀他人世。紅塵。○愛山居。冬景餘。掩柴門。著道書。紅爐榻。榭山芋。開牕積雪千峰白。繞屋梅花幾樹疏。興來時。躡背上尋佳句。這是俺山中。冷趣。豈戀他車馬馳驅。

結交行

古人結交惟結心。此心堪比石與金。金石易消心不易。百年契合共於今。今人結交惟結口。往來歡娛等著酒。只因小事失相調。從此生嗔便分手。嗟乎大丈夫貪財忘義。非吾徒。陳雷管鮑莫再得。結交輕薄不如無。水底魚。天邊雁。高可射兮低可釣。萬丈深潭終有底。只有人心不可料。虎熱不堪騎。人心隔肚皮。休將心腹事。說與結交知。自後無情日。反成大是非。

村居足歌

村居足。村居足。富貴榮華心不欲。茅檐草舍土牆垣。瓦盂木杓饒豐動。杯盤金。不積玉。瓶常剩得糧和粟。

無名氏

無名氏
無名氏
無名氏

無名氏

乘車騎馬便顛狂。扶犁牽犢無拘束。詩也吟。書也讀。言談舉動自不俗。聰明伶俐惹非災。蠢漢愚癡享平福。莫操戈。莫調曲。市井狂人笑我濁。純良村叟少更移。虛浮偽士多反覆。厭華堂。喜茅屋。布衾草蓆無相礙。春來無事約鄰翁。幽窗鎮日敲棋局。籬筍透。楊花撲。雙雙語燕梁間宿。又添杜宇嘯喬林。頻聽鶯聲啼曉谷。子孫勤。農務熟。高種棉花低種穀。密密桑。森森竹。藍靛紅花齊簇簇。交加千本樹頭青。參差數畝秧針綠。泥醃蛋。火醃肉。蝦米乾魚堪過伏。芒鞋蒲扇葛巾披。清溪柳蔭頻頻浴。暑氣消。金風逐。月下敲砧聲斷續。老妻勤儉會持家。無爭無競常和睦。碧樹頭。雲滿日。耳畔丁丁風戛木。桂花落盡菊花開。豆苗收罷禾苗熟。命兒孫。遣童僕。整頓牽攏曬穀。汝等切莫憚勤勞。早辦皇家糧數斛。避風處。朝陽谷。山松斫來多積蓄。終朝無可卻寒威。熱湯暖醃壯心腹。殘歲盡。新年續。嶺畔梅花將破玉。野童遇節自追歡。山翁增壽人稱福。布衣安。勝錦服。清平何必沾王祿。妻賢子孝一身閒。雨順風調萬事足。

田家樂歌

田家快樂沒嗟呀。數椽茅屋儘安居。春養花蠶供衣服。冬春白米有贏餘。田家快樂真不俗。沈醉高歌自鼓腹。門前雞犬亂紛紛。地上桑麻花碌碌。雖無栢葉珍珠酒。也有清醪三五斗。雖無猪羊大羣肴。也有魚蝦堪適口。雖無圓眼與荔枝。也有荸薺共菱藕。雖無異供好菜蔬。也有烏菘并嫩韭。雖無歌唱美女娘。也有村姬伴相守。米自舂。酒自做。紡棉花。織大布。不顧小小貧。不顧大大富。沒頭船。儘可渡。牛自有。不須僱。且喫粟。莫喫素。黃脚雞。鍋裏煮。添些鹽。用些醋。煨芋艿。煎豆腐。沈沈喫到日。將暮深缸湯。軟草鋪。且留一宿到明朝。這般快活真千古。

醒世歌

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生總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來來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經中空是色。般若經中色是空。朝走西來暮走東。人生恰是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一場空。夜深聽得三更鼓。翻身不覺五更鐘。從頭仔細思量看。便是南柯一夢中。

養心歌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膽窄。古今興廢如眉列。金谷繁華眼底塵。淮陰事業錄頭血。陶潛離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絮白。臨潼會上膽氣雄。丹陽縣裏簫聲絕。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良金無藍色。逍遙且學聖賢心。到此方知滋味別。粗衣淡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知足箴

人生儘受福。人苦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閉着便是福。思量疾厄苦。無病便是福。思量患難苦。平安便是福。

思量死來苦活便是福，也不必高官祿厚，也不必堆金積玉，看起來一日三餐，有許多自然之福，我勸世間人不可不知足。

戒貪花酒歌

無名氏

戒汝休貪酒與花，纔貪花酒便亡家，只因酒引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斜。酒後看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殘花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賒。

不知足詩

無名氏

終日奔波只爲飢，幾方一飽便思衣。衣食兩般皆具足，又想嬌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無田地少根基。買得田園多廣闊，出入無船少馬騎。槽頭結了驢和馬，嘆無官職被人欺。縣丞主簿還嫌小，又要朝中掛紫衣。若要世人心裏足，除是南柯一夢回。

大夢詞

無名氏

孤衾獨擁，睡思轉濃。夢見登科第，聖恩優寵。霎時間官居極品，父母褒封。錦衣歸故里，拜瞻邱壟。須臾驚醒，依然紙帳枕焦桐。只有窗外殘蟬掛古松。世人碌碌，都在夢中。也夢爲寒士，也夢做莊農。也夢陶朱富也夢范丹窮。也夢見文章顯達，也夢見商賈經營。也夢見位登台鼎，也夢見職掌元戎。悲歡與離合，壽夭與窮通。到頭來都付與，嗚呼晨鐘。汪汪曉鐘，方信道父母與夫妻，兒孫和弟兄，也都是夢裏來相共。縱然衣紫與腰金，出擁花廳，也都是南柯一夢成何用。和着二喬八紅魚水同連理，也都是夢透巫山十二峰。急忙忙，西復東，亂叢叢，辱與榮，虛飄飄，一齊化作五更風。百年渾被夢牢籠。夢醒人何在，只落得後來做夢的話遺踪。賢愚大夢古今同，說甚麼來儀鳳，說甚麼人雲龍。說甚麼三王業，說甚麼五霸功。說甚麼蘇秦口辯，說甚麼項羽英雄。醒眼看，都是些醉漢漢珠箔。我這裏卻睡魔驅臥處，靈光爛爛，睜開巨眼，連雙瞳。看破了本來面，看破了自在容。看破了紅塵滾滾，看破了世態匆匆。看破了鬼神機妙，看破了天地始終。只見五蘊皆空，一性縱橫。這其間方免得人笑道，咱在夢中說夢。大家都在黃梁夢，難道是我這裏惺惺他懵懂，必須鑿破乾坤縫。方信區區奪化工。

歸隱歌

無名氏

歸來未晚，兩扇門兒，雖設常關。無榮無絆，直睡到曉日三竿。情知廣寒無桂攀，到不如向綠野橋邊學種蘭。憑人笑，貧似丹，黃金難買此身閒。村莊下一味懶，清風明月不須錢。攜筇傍水邊，歎人生反覆一似波瀾。不貪不愛，只守著暗中流年。盡隨歲月，一日喫兩餐。茅舍疏籬三四間，田園少心地寬。平生不會皺眉端，居顏巷人到罕。閉門終日枕書眠。歎人生，總成虛幻，又何須苦自煎。今朝快樂今朝限，明日事自有天管。無心老翁，一任蓬鬆兩鬢斑。直喫到綠酒淋漓，乾妻隨唱，子戲斑。弟酬兄勸共團圓，興和慶。長和短，梅花窗外冷相看。歎日前機關，漢聲色臭味，任他瞞。長笑一聲天地寬。

雜錄古今名言

自足以當富，不役役以當貴，無辱以當榮，無災以當福，無事以當仙。只如此以爲過分，更如何方謂稱心。人能受一命榮，竊升斗祿，便當謂足於功名。敝裘短褐，糲食菜羹，便當謂足於衣食。竹籬茆舍，圭竇繩樞，便當謂足於居處。藤杖芒鞋，蹇驢短棹，便當謂足於遊行。有山可採，有水可漁，便當謂足於田園。筆硯精良，琴書靜雅，便當謂足於珍寶。門無剝啄，心有餘閒，便當謂足於榮華。布衾六尺，高枕三竿，便當謂足於安享。看花酌酒，對月當歌，便當謂足於歡娛。禮義悅心，詩書充腹，便當謂足於豐贍。○閒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修竹名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若有福者，佐以讀書。○焚香試茶，洗硯鼓琴，校書候月，聽雨澆花，高臥勘方，緩行負暄。釣魚對畫，漱泉支杖，禮佛嘗酒，宴坐翻經，看山臨帖，倚竹皆一人獨享之樂。○清閒一日，便受用一日。○忙一日，便虛度一日。○月影穿階，雪片飛簾，此光景不可不賞。瓶花窈窕，盆石精瑩，此品物不可不畜。松徑巉巖，竹塢幽爽，此境界不可不遊。活火烹茗，淡水炊羹，此風味不可不識。韻士談詩，名人講道，此儕侶不可不接。林村鳥喚，野曠鹿奔，此品彙不可不諧。古籍展几，奇書寓筆，此工夫不可不盡。○室中有十客，瓶花韻客，焦桐談客，劍俠客，石碣客，硯方正客，香臭味客，鐵如意禪客，竹雅客，枕直率客，茶清客，置我於其中，作主人。○詠寒暑晦明，可作時令記。詠山川郡國，可作風土謠。詠窮通離合，可作逸史。詠百物變態，可作鳥獸蟲魚疏。

勤儉名言

入其家，聞讀書聲，紡織聲，俱是興隆氣象。富不在他求，惟使天無遺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耳。按後一則，係諸鐵閩語，鐵閩爵里，無集可考。

雜錄格言

凡親友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求我而難于啓齒者，便當揣其意而先問之，力所能爲，不可推諉。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忌人之成，樂人之敗，何損于人，何益于己，徒自壞心術耳。進一步想，有此則失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喫這碗飯，只穿這件衣，俯仰寬然有餘，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蓋口之勸人有盡，書之勸人無盡，此立言之所以不朽也。越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衰老的辛酸。知足便足，待足何時足，偷閒便閒，求閒何日閒。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珍惜五穀
五穀天賜乃養命之源也。人能珍惜五穀。得免飢寒業報。

集句

東望望春春可憐。江離漠漠荇田田。遠籬野菜飛黃蝶。樓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多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杜鵑。○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渴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沁梨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堪聞。思君今夜腸應斷。書破羊欣白練裙。○零落殘魂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蝶。落日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常圓。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旅館寒窗夜不眠。湘波冷浸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
按傳稱朝雲。錢塘人。蘇軾納為侍姬。及貶惠州。攜之嶺外。數年而逝。窆于西禪寺松林下。後人因建書屋數椽。環植梅花百株。遊人常憩息焉。洪武間。一士人踏月過此。忽覩一倩妝女子。前有侍婢持燈先導。士竊隨之。倏不見。惟見月映長廊。字跡淋漓滿壁。士諦跡得集句十數首。蓋仙靈之貽芳也。

林英引年致仕

林英引年致仕。身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對曰。但生平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按林英不知何時人。其為仕無功績表見。故史傳未之載。

錄占夢書一則

宋主有疾。夢河中水乾。謂君乃龍象。無水則死。恐不能活矣。卜之。幸輔曰。河無水是。可字。陛下之疾其痊可矣。主悅。果即愈。

捷悟

解學士縉侍文皇。嘗謂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解即應曰。容易。文皇不省曰。即云易矣。何久不對。解答曰。臣適已對矣。上始悟。不覺大笑。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試中書庶吉士。永樂初。擢侍讀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晉翰林學士。出為廣西參政。幼博學。動輒萬言。名動天下。

堯舜至今尚在

昔有一名僧。被召見。叩首呼萬歲。上曰。人生百年且不可得。何云萬歲。僧曰。堯舜至今尚在。上大悅。一日同御便殿。復問曰。京師有多少人。僧云。只有兩箇人。上曰。何謂。僧曰。一箇為名。一箇為利。上點頭稱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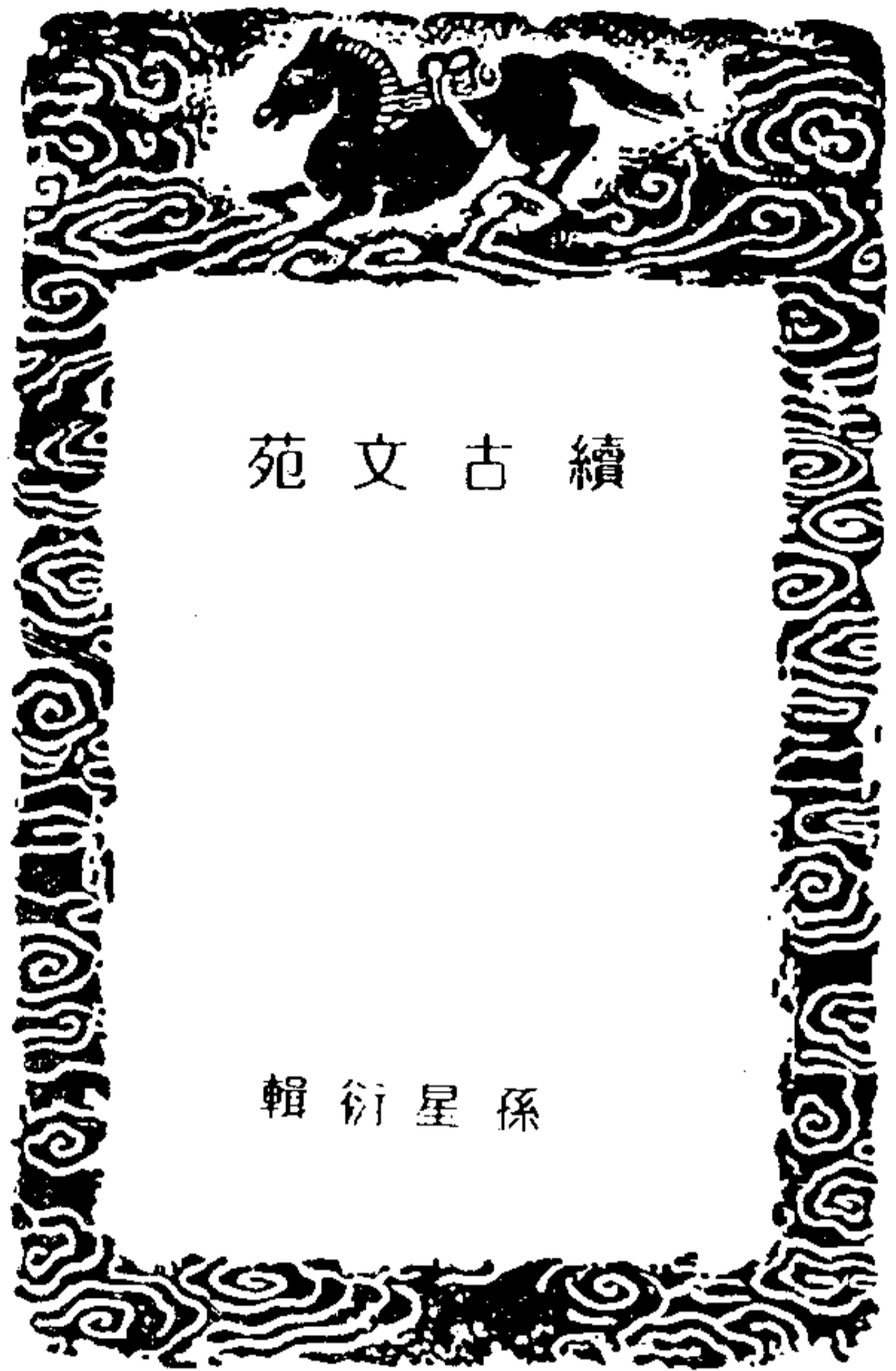
悅心集卷五

秋潭月藻園明居士輯

十方三際。不動道場。窮諸元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失其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得之心。伊爾作旃檀之料。六塵皆是真宗。萬法無非實相。雲霧淨時。天體現。識情盡處。本心明。青青修竹。盡佛身。點點蒼苔。皆般若。春至花開。秋來落葉。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入本住之道場。證無為之妙智。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得初而即得。未。猶圓珠無開隔之方。了一而便了。餘。似海涵總江湖之味。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嫩柳條條綠。桃花樹樹紅。如隨色之牟尼。似應聲之虛谷。攬草無非妙葉。執磬盡成真金。似鳥飛空。何東何西而不空。如魚在水。何順何逆而非水。惺惺不昧。了了無虧。廓徹虛空。誰分彼此。圓通法界。豈別纖毫。一雨無私。羣木自分甘苦。太虛絕量。乘器各現方圓。大地無偏。榮枯自異。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毫毛之端。現出身。琉璃之內。含納寶月。柳絮隨風。葵花向日。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心徧一切處。一切處徧心。理因事顯。事假理融。無邊而不中。無小而不大。一輪明月照。萬影碧潭空。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萬別千差。靡非清虛之性。尊卑高下。難出平等之津。俱號毘盧遮那。同居

常寂光土。截瓊枝寸寸是玉。析梅檀片片皆香。證了惟心。空有雙泯。不壞空而常有。染淨之法。宛然不礙。有而常空。一真之道。如爾。風爲花笑語。雲作石衣裳。水底七星十四點。江心孤雁一雙飛。竹影掃階塵不起。月穿潭底水無痕。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杜鵑枝上杜鵑啼。蝴蝶夢中蝴蝶舞。齒菖花開。菩薩面。芭蕉葉現。夜叉身。東谷笑言。西谷響。上方雲雨下方晴。頽秋江萬影交羅。狀寒室千燈互映。自心轉變不動。而遠近俄分。一念包容無礙。而大小相入。若了虛空。方達真實。外無可知。內無可守。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下明宗。若朗月之冠衆星。若妙高之超羣岫。心行處滅。言語道泯。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一堂風冷淡。千古月分明。大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雪覆孤峯峯不白。雨滴石笋笋不生。空界影中空界月。再三撈擲始應知。藏身處裏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來從何處來。去向何方去。來來實無方。來雁過長天。去去實無處。去影沈寒水。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須將大海來。注取大海去。無情水任方圓。器不繫舟隨去住。風夢宅虛無。化源寂滅。太虛作室。夜月爲燈。無明樹頭。覺華頓發。入苦海內。一味恒清。以虛空心。現真實相。住忘憂館。成快活人。閒爲水竹雲山主。靜得風花雪月權。一池荷葉衣無盡。滿地松花食有餘。梧葉落。已知秋到。葭灰飛。便覺春回。雁字排空。寫出一天秋思。鶯梭穿柳。織成三月春光。柳窺白日。堤邊翠影滿。梅笑清風。雲外暗香浮。動。花開碧岫。山妝面。月映寒潭。水畫眉。非異非同。盈利而坦然平現。不大不小。遍空而法爾圓成。草木有真香。軒牕無俗韻。高閣清香生靜境。夜堂疏磬發禪心。月到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引泉通絕澗。放鶴入孤雲。晨香常自在。夜磬滿山開。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月明兩岸蘆花白。古渡無人繫船。捲簾見天地之心。對水得江湖之性。一縱一橫。徹見萬家春象。一收一放。悉彰大地風光。眼空海岳塵中小。心與乾坤分外寬。情田鋤蔓草。心月印澄江。是非一以遣。動靜百無妨。智慧之果。秋結無漏之林。淨妙之花。春發總持之苑。水鳥時時談妙義。山花處處演真常。聽風柯而正念成。飽香飯而三昧顯。庭前古柏穿雲秀。溪後泉聲入海流。分明宜祖意。何處有凡心。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常照常現。徧界徧空。無作無爲。非石非木。但尋芳草綠。莫問白雲深。當下無心。立徹本法。虛空有相。法性無身。結水爲冰。釋冰成水。如流依水。如火傳薪。續續無知。新新不滯。乾坤大聚落。今古小朝昏。十方世界。擎在掌中。四海波瀾。攝歸毛孔。隻手接四天之雨。藕絲懸彌彌之山。一塵起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空中生樹。火裏栽蓮。解則十方一心中。迷則方寸千里外。故知演廣非多。標略非一。口藏空傳十二部。心臺照耀百千燈。若是將心比心。何異以指喻指。無旨外之文。可執。無文外之旨。可尊。前燈後燈。誰起誰作。觀指非知。月忘筌。是得魚。營求豈了義。執著背真宗。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若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淪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諸佛不證。涅槃門悟時無得。異生非墮。三塗地迷處全空。不見一法可斷。無解脫所出之門。不見一法可成。無菩提能入之地。分外不加毫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更隨

流水去。每趁白雲飛。雲起動兼靜。水流忙更閒。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性智圓融。事理交徹。空華三界。如風捲煙。幻影六塵。猶湯沃雪。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餘卻有餘。滿室清光滿几月。一溪流。水一溪雲。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萬緣叢中藏不得。清風影裏露全身。示真實珠。傾秘密藏。藏非藏。珠非珠。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念念證真。塵塵合體。一心法界。法界一心。被大乘衣而坐正覺牀。飲菩提漿而餐甘露味。但顯金色之世界。唯開蔕箇之園林。不生心內心外之歧思。不起有情無情之妄解。今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陰法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舒卷太清之雲。浮沉秋潭之月。了生滅之因緣。破自他之緣本。戒珠心地印。雲霞體上衣。如上數句。非數句。莫道無言與有言。不作野干鳴。豈爲師子吼。若然若然。如是如是。



續古文苑

星衍輯

續古文苑序

續古文苑者續唐人古文苑而作也家巨源得之於佛龕今星衍搜之於秘笈皆選家所不載別集所未傳足以備正史之舊聞為經學之輔翼不獨探珠剖璞發潛德之幽光索驥圖龍感知音於曠代矣夫詩賦百六名家見於班志總集六千餘卷載在隋書暨平西晉播遷汴京淪喪震區雲擾古籍銷然碑碣之所鐫傳注之所錄九流類書之所取外蕃經藏之所傳日出不窮人存可舉僕丹鉛少弄中秘曾窺走四方而求異聞擁百城而披佚簡於是宋王壽王之著陳思逸少之篇魏晉六天之談阮氏七錄之目荀濟之闢釋氏長孫之表五經唐名流如太白柳州宋奇士若陳東呂祖闕如之作具列於編舉以一隅數難更僕復有文同夏五守混鳥焉此缺彼全參差互見莫不據貞珉之佳榻訪宋刻之完篇補厥叢殘更其舛誤雖儒林之餘事實詞苑之奇觀魏非座側之資倘作枕中之秘助其擊采則洪子旌賢為予討論有顧君子里凡得書二十卷作者若干家付之剞劂以廣流傳如有增修將俟來哲嘉慶十二年太歲丁卯二月山東督糧道加授通奉大夫陽湖孫星衍撰

續古文苑

續古文苑凡例

一古文苑所載自周秦迄齊梁不錄隋唐以來文字今畧用其例古鍾鼎有前人誤釋與今世新出者載之餘文止於宋元
一古文苑門類九卷本始於文終於誅章樵本大同小異今兼兩本又參用文選別為次序如左
一凡正史文選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鑑元文類以及各家專集百三家集詩紀等已載者眾所共見今不入錄
一所載各文俱注原書出處於目錄之下以備復檢其諸書皆據善本如華陽國志洛陽伽藍記唐大詔令開元占經太平御覽等悉係舊鈔北堂書鈔為陳禹謨未改以前所寫均於俗本大有訂正
一所載金石各刻凡現存搨本有年月者依隸釋例注年分於目錄之下無年月者則注搨本其但從諸家著錄及郡縣等志采得仍注書名如前例
一各文從類書采出者往往更有原書出處今別注其名目於每篇之末
一各文從類書采出者除據善本改正外又為之參互考訂增多辭句更定舛誤於每篇中加案語注明即非從類書采出而原書自來相傳有謬今始改正者亦於每篇中加案語注明
一各文中隱奧難知之處特加一二案語疏通證明之倘通人才士從此引申勤成其注實於詞章考訂交為有益
一古文苑所載今不入錄唯蔡邕述行賦在歐陽靜軒集外文全篇千有餘言而九卷本但采藝文類聚祇存數韻王褒僮約在太平御覽并引舊注頗為可通而九卷本但采初

續古文苑

五

續古文苑凡例

學記最屬多誤章樵皆不知訂正故變例復載以補其缺失
一漢魏六朝遺文墜簡見於類書傳記者因流傳漸罕凡有完篇大率甄取隋唐以下擇其佳者存之宋元取其人有潛德文有關係者碑刻準此
一碑刻取錄字較少文尚可讀者其所缺計字留板以俟遇有佳搨刊補
一漢魏六朝碑刻文字奇古足證經學小學不可改從今文若波畫小異無關宏指者亦不拘泥末有年月撰書人名並存之用資考證
一釋藏中梁高僧傳辨正論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諸書俱世所鮮傳但詞旨重複率皆彼教之談擇取數首而已
一文館詞林出於洋船內多各書未載之文今就其最佳者錄之又舊存新出碑刻等可取之文尚多或更俟後人續錄

六

續古文苑目錄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鐘鼎文

周宗周鐘銘本
周周公準鐘銘本
周彝惠鼎銘本
周吳彝銘本
周頌敦銘本
周伯虎嘗敦銘本
周虢叔旅鐘銘本
周張仲惠器銘本
周齊侯罇鐘銘本
周國差鎗銘本
周晉姜鼎銘本
周楚曾侯鐘銘本
周西宮襄戎父盤銘本
秦金人銘本
秦平陽斤銘本
新莽量銘本
賦上
漢孔臧諫格虎賦連
漢孔臧楊柳賦連
漢孔臧鴉賦連
漢鄒陽酒賦西
漢鄒陽几賦西
漢公孫詭文鹿賦西
漢司馬遷悲士不遇賦西
漢桓譚仙賦西
漢班彪覽海賦西
漢梁竦悼騷賦西
漢王逸機婦賦西
漢蔡邕逐行賦西

漢蔡邕青衣賦五
漢蔡邕琴賦五

賦中

魏高貴鄉公傷魂賦藝
魏楊修出征賦藝
魏丁虞蔡伯喈女賦藝
魏卞蘭贊述太子賦藝
魏邯鄲淳投壺賦藝
魏夏侯元皇賦藝
魏劉劭龍瑞賦藝
魏呂安彌體賦藝
魏賈岱宗大狗賦藝
魏丁虞妻寡婦賦藝
吳閔鴻羽扇賦藝
晉左九嬪松柏賦藝
晉傅元相風賦藝
晉東哲餅賦藝
晉張敏神女賦藝
晉庾修冰井賦藝
晉王羲之用筆賦藝
晉袁宏東征賦藝
晉顧凱之雷電賦藝
晉李嗣雷賦藝
梁宣帝遊七山寺賦藝
梁王錫宿山寺賦藝
後魏姜質亭山賦藝
後魏盧元明劇鼠賦藝

賦下

隋李播天文大象賦并苗為注孫

詩四

周文王申憤歌琴
周介子絳龍蛇歌琴
周樊姬琴歌舊
周扈子昭王反郢琴歌舊
古歌辭太平御覽
古詩太平御覽
古樂府單辭太平御覽
漢白渠歌漢
漢譙君黃詩華
漢陳紀山歌華
漢應季先美嚴王思詩華
漢傷三貞詩華
漢風巴郡太守詩華
漢酸棗令劉熊碑詩華
漢費鳳別碑詩華
漢張衡怨詩華
漢刺巴郡守詩華
漢思治詩華
魏武帝董逃歌魏
魏文帝夏詩魏
魏文帝猛虎行魏
魏劉楨詩魏
晉傅元季冬詩晉
晉傅元炎旱詩晉
晉潘尼上巳日帝會天淵池詩晉
晉潘尼遊西岳詩晉
晉張載秋詩晉
晉傅咸愁霖詩晉
晉千寶白志詩晉
晉袁宏採菊詩晉
晉江道詩晉

宋謝莊瑞雪詠堂帖
 宋謝莊山夜憂堂帖
 宋謝莊懷園引堂帖
 宋謝莊長笛弄堂帖
 宋謝莊以服散鎗贈殷鈞別太平御覽七
 後魏鄭道昭與諸門徒登青陽嶺太基山上掃
 石置仙壇山志左金
 後魏鄭道昭與道俗九人登雲峯山論經書山志左金
 後魏鄭道昭登雲峯山觀海島山志左金
 唐明皇送元靜先生暫還廣陵山志左金
 唐明皇賜新羅王通鑑
 唐武后雜言遊仙篇聖
 唐韋元旦夏日遊神泉詩唾拱
 又賈言淑詩上
 唐徐彥伯同韋子遊神泉詩唾拱
 又尹元凱詩上
 又溫翁念詩上
 又李鵬詩上
 唐百門陂祈雨詩長安
 又祈晴詩上
 唐馬友鹿早春陪勅使麻先生祭岳山志左金
 唐李白桃源詩輿地紀勝
 唐賈竦謁華嶽廟詩元和
 唐吉逾題雲居上寺詩元和
 又軒轅偉詩上
 又吉駒駘詩上
 又王潛詩上
 又王益詩上
 唐李諒湘中紀行詩太和
 唐曹汾去東林古刻
 唐釋元平寄建公兼呈王司馬詩古刻

續古文苑

又王蕃和詩上
 唐李商隱晉元帝廟浩然齋
 唐青溪野老詩正
 五代吳越王錢俶七言律詩
 五代前蜀僧遠公傷廢國詩十國春秋
 宋潘閻寄陳希夷日泉
 宋黃履次韻全玉遊永慶寺觀陳井金陵金
 宋陳東大雪與太學同舍生飲詩話
 元賈魯登泰山詩詩話
 漢世祖甲寅詔書漢官
 晉武帝改元大赦詔詞林
 晉庾冰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集沙門不應
 梁武帝北伐詔詞林
 後魏孝明帝改封東平王畧詔洛陽伽
 後魏魏收孝靜帝代元神和等詔詞林
 北齊文宣帝問沙汰釋李詔詞林
 隋李德林文帝安邊詔詞林
 唐高祖出沙汰佛道詔詞林
 唐太宗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詞林
 唐太宗魏王泰括地志賜物詔詞林
 唐太宗搜訪才能詔詞林
 冊 勅 賜書
 漢丞相初拜策漢書
 漢御史大夫初拜策漢書
 漢丞相遺郡國計吏勅漢書
 漢御史大夫遺郡國計吏勅漢書
 漢成帝賜趙婕妤好書太平御覽一
 漢茅君九錫玉冊文太平御覽一
 晉元帝冊皇太子太平御覽一
 後秦姚興與僧遷等書詞林
 唐明皇京官都督刺史中外迭用勅詞林

續古文苑 目錄

唐明皇冊壽王楊妃文詞林
 唐遜遜度壽王妃為女道士勅詞林
 五代後唐封蜀王冊舊唐書
 宋授蜀王秦公制舊唐書
 魏曹植自誠令詞林
 魏曹植毀郵城故殿令詞林
 晉元帝改元赦令詞林
 梁沈約為武帝除東昏制令詞林
 梁任昉為武帝集墳籍令詞林
 梁任昉為武帝斷華侈令詞林
 梁元帝與諸藩令詞林
 隋江總陳後主在東宮臨學聽講令詞林
 魏鍾繇請許吳主委質表詞林
 魏鍾繇賀捷表詞林
 魏鍾繇力命表詞林
 魏鍾繇薦關內侯季直表詞林
 魏殷襄薦朱倫表詞林
 晉司馬孚造沁口石門表詞林
 晉桓溫請省官表詞林
 晉王獻之進書訣表詞林
 梁荀濟論佛教表詞林
 唐傅奕上廢省佛僧表詞林
 唐長孫无忌上五經正義表詞林
 唐太子詞林
 唐王顏進玉石佩表詞林
 疏 奏
 漢王仁諫立趙皇后疏詞林
 漢王閔諫尊寵董賢疏詞林
 漢劉向上說苑奏詞林
 漢劉向上管子奏詞林

續古文苑 目錄

漢劉歆校上山海經奏續藏
 漢杜林請徙張步降兵疏續藏
 漢李邵六宗祠奏續藏
 漢尚敏陳興廣學校疏續藏
 漢但望請分郡疏續藏
 漢張酺上言復州刺史奏事續藏
 晉龔壯上李壽封事續藏
 宋有司沙門致拜奏續藏
 唐高錯進所試進士詩賦奏續藏
 對策 啓 牋 狀
 漢魯丕舉賢良方正對策續藏
 漢馬融京師地震對策續藏
 漢張衡京師地震對策續藏
 漢劉淑日蝕對策續藏
 齊王僧虔辭判事啓續藏
 五代前蜀杜光庭賀導江成巨堰牋續藏
 宋呂祉東南防守利便繳狀續藏

卷七

漢東平王蒼南北郊冕服議續藏
 漢吳商異姓爲後之子服本親議續藏
 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議續藏
 晉賀循宗議續藏
 晉賀循答庾亮問宗議續藏
 晉王廙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續藏
 晉何琦孫曾爲後議續藏
 書 奏記上
 周鬼谷子遺蘇秦張儀書續藏
 周燕太子丹與傅翹武書續藏
 周翹武報燕太子書續藏
 漢司馬遷與摯伯陵書續藏
 漢李陵與蘇武書續藏

漢蘇武報李陵書續藏
 漢張奐誠兄子書續藏
 漢李固與弟固書續藏
 漢郭泰答友勸仕進者續藏
 漢申屠蟠爲緱氏女玉奏記外黃令續藏
 漢朱穆奏記大將軍梁冀續藏
 漢趙芬等詣巴郡太守自訟續藏
 漢張芝與府君書續藏
 晉羊祜誠子書續藏
 晉蔡洪與揚州刺史周俊書續藏
 晉辛曠與皇甫謐書續藏
 又與皇甫謐書續藏
 晉皇甫謐答辛曠書續藏
 晉嵇藩答趙景真書續藏
 晉索靖月儀續藏
 晉謝安與支遁書續藏
 晉王彪之與殷浩書續藏
 晉習鑿齒與羅君章書續藏
 晉羅含答孫安國書續藏
 晉桓元與遠法師書續藏
 晉鈕滔母與從弟孝徵書續藏
 晉徐藻妻陳氏與妹劉氏書續藏
 晉寡婦淑與兄弟書續藏
 書下
 齊庾杲之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續藏
 齊虞羲與蕭令王僕射書續藏
 梁蕭綽答從兄安成王書續藏
 梁劉之遴與劉孝標書續藏
 梁王曼穎與慧皎法師書續藏
 陳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續藏
 北齊戴逵貽慧命禪師書續藏

卷八

漢李靖上西嶽王書續藏
 唐武后致少林寺書續藏
 唐宋僧報友書續藏
 唐毛傑與盧藏用書續藏
 唐盧藏用答毛傑書續藏
 唐李舟致齊相國映書續藏
 唐朱灣別湖州崔使君侃書續藏
 唐釋法琳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續藏
 五代梁遣使通蜀書續藏
 五代蜀答梁通聘書續藏
 宋郭忠恕致夢英和尚書續藏
 檄
 晉庾闡檄李勢續藏
 梁裴子野喻虜檄文續藏
 對
 漢傅毅七激續藏
 周宋玉高唐對續藏
 漢董仲舒五行對續藏
 魏劉楨磨石對續藏
 論
 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續藏
 漢蔡邕銘論續藏
 魏曹植辨道論續藏
 魏丁儀刑禮論續藏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續藏
 魏何晏韓白論續藏
 魏張遼叔自然好學論續藏
 魏無名氏宅無吉凶攝生論續藏
 魏無名氏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續藏
 晉東哲論嫁娶時月續藏
 晉劉智論天續藏

卷九

唐李靖上西嶽王書續藏
 唐武后致少林寺書續藏
 唐宋僧報友書續藏
 唐毛傑與盧藏用書續藏
 唐盧藏用答毛傑書續藏
 唐李舟致齊相國映書續藏
 唐朱灣別湖州崔使君侃書續藏
 唐釋法琳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續藏
 五代梁遣使通蜀書續藏
 五代蜀答梁通聘書續藏
 宋郭忠恕致夢英和尚書續藏
 檄
 晉庾闡檄李勢續藏
 梁裴子野喻虜檄文續藏
 對
 漢傅毅七激續藏
 周宋玉高唐對續藏
 漢董仲舒五行對續藏
 魏劉楨磨石對續藏
 論
 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續藏
 漢蔡邕銘論續藏
 魏曹植辨道論續藏
 魏丁儀刑禮論續藏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續藏
 魏何晏韓白論續藏
 魏張遼叔自然好學論續藏
 魏無名氏宅無吉凶攝生論續藏
 魏無名氏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續藏
 晉東哲論嫁娶時月續藏
 晉劉智論天續藏

晉石崇許崇論藝文類聚	晉歐陽建言盡意論藝文類聚	晉庾闡著龜論藝文類聚	晉虞喜安天論	晉王羲之書論	晉孫盛周泰伯三讓論	晉孫盛老聃非大賢論	晉戴逵釋疑論	後秦姜茂渾天論	梁祖暉渾天論	後魏高湛養生論	唐徐浩書法論	吳王蕃渾天象說	漢馬第伯封禪儀記	漢鄒君開通褒斜道記	漢武氏林記	漢李翁天井遺記	晉造辰陵過記	梁陳宣懋陶隱居井欄記	後魏于子建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	唐游方橋亭記	唐達奚珣遊濟瀆記	唐趙居貞春申君新廟記	唐李卓黃石公祠記	唐鄭叔齊獨秀山新開石室記	唐董挺重修玉泉關廟記	唐崔備壁書飛白蕭字記	唐令狐楚周先生住山記	唐韋詞修活溪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唐姚萼大泉寺新三門記	五代吳越王錢鏐天柱觀記	五代晉李宏阜溪州銅柱記	五代周許中孚勅留啓母少姨廟記	宋陳翕重建伏犧皇帝廟三門記	宋朱彥重摹孔子題季子墓記	宋晁公武東坡先生祠堂碑記	周孫子算經序	漢趙岐孟子篇叙	漢高誘淮南子叙	魏劉徽九章算術注序	晉何植壽賜名序	晉石崇金谷詩叙	晉王羲之臨河叙	晉嵇含祖道賦序	梁阮孝緒七錄序	梁劉昭注補續漢書八志序	梁釋慧皎高僧傳序	陳顧野王虎丘山序	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	後魏高允塞上公亭詩序	後魏酈道元水經注序	隋蕭吉五行大義序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叙	唐秦府十八學士駕真圖序	唐魏徵羣書治要序	唐李淳風玉函通政經序	唐陳子良辨正論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張說西域記序	唐王隱容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唐陳九言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唐懷素自叙	唐戴叔倫倫意林序	唐杜確岑嘉州集序	唐樊宗師蜀州越王樓詩序	唐李渤南溪詩序	唐李紳追昔游集序	唐鄭薰贈聖疇詩序	唐皮日休松陵集序	宋黃伯思校定焦贛易林序	宋黃伯思校定師春書序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序	宋王應麟漢制考序	宋李易安金石錄後序	元徐天祐吳越春秋序	漢傅毅竇將軍北征頌	漢王升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	吳薛綜麒麟頌	吳薛綜鳳頌	晉王讚梨樹頌	晉牽秀黃帝頌	晉史援後漢史君頌	晉傅統妻芍藥花頌	晉傅統妻芍藥花頌	晉劉柔妻王氏姜嫄頌	晉劉柔妻王氏姜嫄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晉西涼武昭王麒麟頌太平御覽八
 後魏元長溫泉頌無年
 北齊申嗣邕龍東王感孝頌武平
 北周方紐于瑾華獄頌天和
 唐高宗大唐紀功頌顯慶
 唐劉穆之盧公清德頌神龍
 唐李陽冰龔丘縣令庾公德政頌大曆
 唐李諲妒神頌大曆
 唐釋法琳繡像頌辯正
 贊
 魏繁欽硯贊初學記
 晉左九嬪巢父惠施贊藝文類聚
 晉左九嬪虞舜二妃贊藝文類聚
 晉左九嬪周宣王姜后贊藝文類聚
 晉左九嬪孟軻母贊藝文類聚
 晉左九嬪狂接輿妻贊藝文類聚
 晉左九嬪荆武王夫人鄧曼贊藝文類聚
 晉左九嬪齊杞梁妻贊藝文類聚
 晉左九嬪魯敬姜贊藝文類聚
 晉左九嬪班婕妤贊藝文類聚
 晉庾闡虞舜象贊藝文類聚
 晉庾闡孫登贊藝文類聚
 晉曹毗黃帝贊初學記
 晉庾亮翟徵君贊藝文類聚
 晉王彪之伏義贊初學記
 晉湛方生老子贊藝文類聚
 晉殷仲堪水贊藝文類聚
 晉戴逵閑遊贊藝文類聚
 晉陶潛尚長禽慶贊藝文類聚
 晉謝道韞論語贊藝文類聚
 宋孝武帝景陽樓慶雲贊藝文類聚

宋孝武帝孤桐贊藝文類聚
 宋范泰吳季子札贊藝文類聚
 宋范泰張長公贊藝文類聚
 宋范泰高鳳贊藝文類聚
 唐睿宗老子贊石左金
 唐睿宗孔子贊石左金
 唐明皇顏回贊石左金
 唐李約蕭子雲飛白蕭字贊法書要錄
 宋牟子才李太白脫鞞圖贊無年
 宋牟子才黃山谷返棹圖贊無年
 卷十四
 歲
 漢胡廣邊都尉箴太平御覽二
 漢胡廣陵令箴太平御覽二
 漢崔寔大醫令箴太平御覽二
 漢皇甫規女師箴藝文類聚
 漢傅幹皇后箴藝文類聚
 晉傅元太子少傅箴太平御覽二
 晉裴頠女史箴藝文類聚
 晉庾敳幽人箴藝文類聚
 晉溫嶠太子侍臣箴藝文類聚
 晉江道逸民箴藝文類聚
 梁蕭子範冠子箴藝文類聚
 銘
 漢王史威長銘博物志
 漢傅毅扇銘北堂書鈔一
 漢李尤戟銘太平御覽三
 漢張休岷溪銘續文獻通考
 漢士孫瑞劍銘續文獻通考
 漢鏡銘共七篇續文獻通考
 魏卞蘭座右銘藝文類聚
 魏何晏斫猛獸刀銘藝文類聚
 魏傅異筆銘藝文類聚

晉傅元燭銘太平御覽
 晉孫楚反金人銘太平御覽五百九十
 晉王導塵尾銘藝文類聚
 晉許詢黑塵尾銘北堂書鈔一
 晉許詢白塵尾銘北堂書鈔一
 晉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藝文類聚
 晉蘇彥隱几銘北堂書鈔一
 晉蘇彥隱竹杖銘藝文類聚
 晉嵇含木弓銘藝文類聚
 宋孫康團扇銘北堂書鈔一
 齊謝朓海陵王墓銘續文獻通考
 梁周捨鼎銘藝文類聚
 後魏常景洛橋銘洛陽伽藍記
 後魏石門銘永平
 後魏鄭道昭天柱山銘天下名勝志
 北齊鄭述祖天柱山銘天統
 隋嚴德盛橫山舍利靈塔銘吳郡志
 唐高宗萬年官銘永徽
 唐西明寺鐘銘續文獻通考
 唐姚元景造象銘長安
 唐史巖晉史憲銘建康
 唐景龍觀鐘銘景雲
 唐渾儀銘開元
 唐申屠液魏國公楊花臺銘開元
 唐趙元崇古井銘天寶
 唐元結崕臺銘大曆
 唐元結唐廐銘大曆
 唐元結東厓銘大曆
 唐洪經綸大岷山銘建中
 唐張洗濟瀆廟北海壇置祭器銘貞元
 唐王顏鑄鼎原銘貞元
 唐李涉南溪元巖銘西金
 唐王邕後活溪銘考

唐修養雜訣氣銘太平御覽七百二十
 唐鏡銘共三篇本
 宋徐鉉許長史并銘建康志
 宋申革盧縣說性亭銘淳化
 元杜仁傑泰山天門銘石宗字

卷十五

碑志一

漢三公山碑元初
 漢榮口石門碑水經濟水注
 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永和
 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建寧
 漢淳于長夏承碑建寧
 漢成陽靈臺碑建寧
 漢司隸校尉楊淮碑熹平
 漢武都太守耿勳碑熹平
 漢豫州從事尹宙碑熹平
 漢溧陽長潘乾於官碑熹平
 漢郃陽令曹全碑熹平
 漢秦君碑熹平
 漢張超靈帝河間舊廬碑熹平
 漢禰衡魯夫子碑熹平
 漢禰衡顏子碑熹平
 吳九真太守谷朗碑熹平
 晉李興羊祜碑通志
 晉盧无忌太公呂望表太康
 晉裴希聲侍中嵇侯碑太康
 晉李闡顏含碑并宋顏延之銘太康
 晉袁宏丞相桓温碑銘太康

卷十六

碑志二

宋醴陵侯劉使君墓誌古刻
 宋張氏墓誌古刻
 梁徐勉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古刻
 續古文苑

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文苑類聚
 後魏鄭義碑元平
 後魏司馬景和妻墓誌銘延昌
 後魏崔敬邕墓誌銘古帖
 後魏高貞碑銘正光
 後魏懷令李君墓誌銘正光
 後魏高湛墓誌銘元象
 北齊鄉老舉孝義雋脩羅碑建
 北齊朱敬脩朱休林墓誌并朱敬範銘武平
 北周王通墓誌銘河關
 隋車騎秘書郎張君銘開皇
 隋皇甫昆玉泉寺智禪師碑通志

卷十七

碑志三

唐姜行本勒石紀功碑貞觀
 唐李訓碧落觀碑咸亨
 唐宋州司法田君墓誌銘河關
 唐路敬淳魏夫人祠碑垂拱
 唐梁朱寶梁府君墓誌銘垂拱
 唐苗神客乙速孤府君碑銘載初
 唐武三思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長安

卷十八

碑志四

唐張景毓潤州句容縣令岑君德政碑景龍
 唐劉待價獨孤府君碑景雲
 唐妻師德契苾府君碑先天
 唐處士胡君墓誌開元
 唐李邕葉有道先生神道碑開元
 唐李邕贈欽州刺史葉公神道碑開元
 唐秘書監馬公墓誌銘開元
 唐史承節後漢大司農鄭公碑開元
 唐邵混之元氏縣令龐君清德碑開元

卷十九

祭文

唐趙儋右拾遺陳公旌德碑陳伯玉
 唐贈揚州大都督段府君神道碑大
 唐莫州長豐縣令李君墓誌銘通志
 唐嫩孚吳郡張常浦紀孝行銘碑駒容
 唐王紳周氏墓誌銘河關
 唐鄭府君墓誌銘河關
 唐柳宗元清河張府君墓誌銘河關
 唐韓昶自為墓誌銘大中
 唐秦貫鄭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誌銘大中
 唐馮元德後魏昌黎馮王新廟碑大中
 唐鄭仁表左拾遺孔府君墓誌銘大中
 唐孫珣張氏夫人墓誌銘大中
 唐齊光又陳公神廟碑大中
 唐于兢王審知德政碑大中
 唐邊魯邊府君墓誌銘天福
 五代晉殷鵬羅周敬墓誌銘天福
 宋劉光祖程伯剛墓誌銘清獻

碑志五

漢杜篤大司馬吳漢誄文苑類聚
 漢蘇順和帝誄文苑類聚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文苑類聚
 晉文 哀詞
 漢禰衡弔張衡文太平御覽
 魏糜元弔夷齊文太平御覽
 吳張昭溧陽侯陶謙哀詞建康
 晉成帝哀策文文苑類聚
 晉王珣孝武帝哀策文文苑類聚
 晉李充弔嵇中散文太平御覽
 後魏孝文帝弔比干文太平御覽
 唐韓賞告泰華府君文天寶

卷二十

祭文

漢蘇順和帝誄文苑類聚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文苑類聚
 晉文 哀詞
 漢禰衡弔張衡文太平御覽
 魏糜元弔夷齊文太平御覽
 吳張昭溧陽侯陶謙哀詞建康
 晉成帝哀策文文苑類聚
 晉王珣孝武帝哀策文文苑類聚
 晉李充弔嵇中散文太平御覽
 後魏孝文帝弔比干文太平御覽
 唐韓賞告泰華府君文天寶

晉庾亮釋奠祭孔子文藝文類聚三十八

晉袁宏祭牙文太平御覽三十九

晉周穎文祭梁鴻文藝文類聚三十八

梁徐悱妻劉氏祭夫文藝文類聚三十八

唐盧藏用祭陳伯玉文文集五

雜文

秦李斯用筆法續池

漢王褒僮約太平御覽九

漢楊雄難蓋天八事隋書天

漢張衡靈憲續漢志

漢戴良失父零丁太平御覽五

漢趙壹非草書續池

魏糜元議許由藝文類聚五十六

晉楊紹買冢地五十六

晉石崇奴券太平御覽五

晉庾闡斷酒戒藝文類聚七

晉湛方生弔鶴文藝文類聚九

晉衛夫人筆陣圖太平御覽七

梁韋琳鮒表續池

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錢券續池

續古文苑目錄

續古文苑卷第一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鐘鼎文

周宗周鐘銘

王肇遠省文武董疆土南或國服要敢為虐我土

王臯享我其至戮伐乃都服要迺遣開來逆邵昭王

南人東人具見廿有六邦佳惟皇上帝百神保余小

子朕猷有成亡競我佳司配皇天王對乍作宗周寶

鐘倉二宅二雄二離二用邵昭各格不顯且祖考先

王其嚴在上熊二獸二降余多福二余孫參壽佳

利猷自其萬季晚保三或國

周周公魯鐘銘

佳王正月初吉乙亥周公魯彝乃吉金元鏖赤錯用

鑿鑄乃餘鐘台乍其皇且祖皇考曰余寅其威忌志

蘇不豕于乃身盤其餘鐘台卹其祭祀盟祀台樂大

夫台安士庶子春為之聽元器其舊哉公魯禮記

壽周邦是保其萬年無疆子二孫二永保用高

周舞惠鼎銘鼎在焦山

佳九月既望甲戌王各于周廟爇于圖室嗣司徒南

中右舞惠入門立中廷王乎史習友冊令舞惠曰官

嗣左佐王退側弗乍作易錫女元衣荷屯絲弔瑀載

錫必釋形矢攸勒錄旒舞惠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用作尊鼎用高子列考用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周吳彝銘

佳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成大室旦王各格廟宰胡

右乍冊吳入門立中廷北鄉王乎史戌冊命吳治

於諸衆叔金易錫乙肉元衮衣赤鳥金車乘茶

朱號旂虎良東襄乘車畫轄金甬馬三匹攸勒吳拜

諸首敢對揚王休用乍青尹寶尊彝吳其世子孫永

寶用佳王二祀

周頌敦銘

佳三年五月既以霸甲戌王才周康邵官旦王各格

大室即立宰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

乎史號主冊命頌王曰頌令女官治成周寶詳

寶監嗣新造寶用官御易女元衣荷屯赤市朱黃綠

旂攸革用事頌拜首受命冊佩呂出反入董章或

龐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乍朕皇考彝亦皇母

彝故寶尊彝用追孝勸勾康爵屯右通承永令頌

其萬年豐壽無疆咄臣天子需冬終子二孫二永

寶用

周伯虎嘗敦銘

佳六年三月甲子王才旁召白虎告曰余告慶曰公

及爵貝用獄辭為伯父秦父成亦被考幽白幽姜

令余告慶余以邑敢有嗣余典勿敢對曰余既敢有

嗣曰朕令曰余既一名典獻白氏則執璧瑀主對揚

朕宗君其休用乍朕列且祖召公嘗敦其萬年子孫

寶用高子宗

周號未旅鐘銘

號未旅曰不顯皇考曹未號兼元明德御于乃辟昇

屯純乍非攸旅敢啟帥井聖皇考威義克御于天子

占迺天子多易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乍朕皇考

曹未大簇蘇鐘皇考嚴才在上異異才下雖二熊二

降旅多福旅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高

周張仲重器銘

張中仲寶器弄擇之金鏤鎡鏗以奉其熏其元

其黃用成旂旒熊二烈二用高大正敬王寶既具召

飲張中受無疆福鬯友飲飲具鎡飽張中萬中

文見鐘鼎不可解今更定其字

周齊侯鐘銘

佳王五月辰才戊寅師于留溼公曰女及余經乃先

祖余既專乃心女小心畏忌女不萊壁夙夜官執而

政事余宏狀乃心余命女政于朕三軍箭箭或作成

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母諱乃不敢弗敬

戒虔卹乃伊事數蘇三軍徒道從雩乃行師昏中

乃罰公曰及女敬共命女應鬲公家女恐焚焚朕

行師女肇敏于戎攻余易女釐都允爵其縣二百余

命女嗣治辟釐達國徒三千為女敵察乃敢用拜誦

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公曰及女康

能乃九事率乃敵察余用登屯厚乃命女及母曰余

小子女專余于艱屺屺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女

緘不離差鄉正卿為大事一無此繼不離命于外內

之事中專盟刑女台專戒公家應屺余于盟屺女台

屺余朕身余易女車馬戎兵釐僕三百又五十家女

台戒戎作乃用或敢再拜誦首應受君公之易錫光

余弗敢瀆廢乃命及箕其先舊及其高祖虞二成唐

又敢在帝所專受天命刻伐頭司敗乃靈師伊小臣

惟補或有九州處禹之都不顯蘇公之孫其配畏威

公之媼出而賊公之女雩生未及是辟于齊侯之所

是小心躡躡靈力若虎董製其政事又共于公所敢

異吉金一作又共于桓武靈公之鉄鑄鑄用故靈

其實鑄用官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旂纛

需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乍福元孫其萬福屯魯蘇協

而九事早若鍾鼓外內割辟都譽二達而朋則母或

異類類女考壽萬年兼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執纛

斯字肅嗣義政齊侯左右毋央母已至于某曰武靈

成子孫兼保用官右齊侯鐘鐘見鐘鼎款識及古

周國差鑄銘今正之作

國差立事歲咸丁亥攻市工師估盤西尊寶鑄三秉

用寶旨酒侯氏受福釐壽卑俾旨卑濼侯氏母姆母

屬齊邦寶此字靜安寧子二孫二永保用之

周晉姜鼎銘

佳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司嗣朕先姑君晉邦余

不敢妄寧亞經離明德宣邠我猷用招所辟辟安揚

乃光烈度不豢豢諸諸事豢自以贊我萬民嘉

遺我易錫錫賁于兩勿法廢文侯頌令大畏

華備用允征緄湯縣受乃吉金用乍寶尊鼎用康夔

安襄遠封君子晉姜用旂纛纛寶尊鼎用康夔

年無疆用高用德德保其孫子三三是

續古文苑

利石見文見鐘鼎款識揚南神

周楚曾侯鐘銘

佳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楚王鈐或印章作曾侯

乙宗彝寶之于西陽其永昔用高

周西官襄戎父盤銘

用大媒散邑直即散用田竟自濕涉日南至大

沽一表日陟二表至于邊柳復涉濕陟季戲原隊

日函表于歡麟桂木表于父者表于父衛內陟父辨

于厂涓表都斥隊陵剛斥表于單衛表于原衛表于

周衛日東表于游東疆右還表于竟衛日南表于卻

者導日函至于唯算竟井邑田自橋木傳左至于井

邑表衛日東一表還日函一表陟剛三表降日南表

于同衛陟州剛辨斥降城二表大人有嗣竟田辨且

致戎父函宮襄豆人虞巧秉克貞師氏右相小門乃

繇原人虞巧准嗣工虎孝冊豐父唯人有嗣判巧門

十又五夫止竟大舍散田嗣土出襄嗣馬單眾牧人

嗣工駟君宰演父散人小子竟田戎散父教瞿父旅

之有嗣震州京攸從鬲工散有嗣十夫唯王九月辰

才乙卯大卑蕭且彈襄旅誓曰我既收散氏田器有

爽實今余有散氏心賊則爰于罰千傳襄之蕭且罪

襄旅則誓函卑函官襄戎父誓曰我既收散氏溼田

牆田今又爽靈亂爰于罰千函官襄戎父則誓乃受

圖大王于豆新宮東廷乃左執釁史止中鬲

右西官盤銘字三百五十五文無刺蝕近時吳氏王

指樊氏明徵汪氏肇龍俞氏楚江孔君廣森江君

德量武君億皆有釋文而得失互見余以古文奇

字訂定之以示知者銘文多假借若以陟寧戲繫

為陟寧但原艾者為艾都唯莫為鴻茶橋木為喬

木剛為岡械為域有嗣為有司豆人為豎人巧克

貞為考克貞司工為司空司土為司徒卑為俾心

賊為心貧之屬不可悉數竟字諸家或以為爐或

以為爵或以為觀予謂戶即翟省下著見字觀字

是也濡或以為濇或以為涓或以為瀆予疑為涓

字厂涓或以為厂源予謂源字不古當是涓省字

麻或以為麻或以為斤當為斤割或以為割或以

為都當為都刑于正或以為刑于上或以為刑于

園子疑為刑于門音單眾或以為單丞或以為醫

罷子定為單眾盤庚有用單其有眾之文按汗簡

蕙音蒸出義雲章與此巖形近是又疑蒸也鬲正

或以為南上或以為豪上予疑疑焉心賊或以為

心貳子定為心貧其文自用太媿散至降城二表

言觀田表道之事日涓日大沽日戲日敬城日

父都日艾衛日隊陵日單衛日原衛日周衛日游

東日竟衛日卻都日井邑日同衛皆地名邊柳枉

木喬木就植物以表界也自大人有司至有司十

夫言率眾成舍之事日豆鬲人日師氏日原人日

司工日司土徒日司馬日牧人日宰皆官名日蕭

且散戎父日西官襄日虞日虎日豐父唯日遺父

日戎散父日瞿皆人名從觀于田者也自唯王九

月至末言立誓作銘之事蕭且西官襄戎父既定

散氏邑田乃相與立誓命史銘于豆也若其文云

表言以木表道周語云道無列樹韋昭注古者列

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是其事也云唯算言草

大荒云乃淮乃亦草艸艸同淮亦大也云巧克貞

貞為卜問言考卜也云乃繇繇為治道或者為卜

繇也云孝嗣即考冊言將書之簡也云刑考門言

以法度地也云出襄云單眾言出眾襄事也云駟

者黃馬白毛言差馬也云旅之旅旌旗之旅言以

旗常為識也云囊者其器也云州京亦言眾也云

心賊云爽亂皆誓詞謂渝盟則罰鏃也云溼田牆

田牆即壘言下隰之處云受圖云左執釁云中鬲

言史受圖左手執釁中鬲而立以盟誓于新宮東

廷也稱大王者此為六國時器故文字視商周

彝器形體散漫然古法存焉亦可寶也孫星衍記

秦宮金人銘

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律同

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跡六尺注見水經

秦平陽斤銘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濼度量則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濼度量盡始皇帝為之者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毆也如而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無疑平陽斤

新莽量銘

黃帝初祖德才于虞虞帝始祖德才于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能在此已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導于子孫孫享傳億年

賦上

諫格虎賦

漢孔臧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罔變手格猛虎生縛羆豸味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為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關四封以為藪園境內以為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嗶夜則嗥吟飛禽起而駭目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侯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置網羅刀鋒驅檻車聽鼓鐘猛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忡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拊讚咸稱曰工乃縛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高載歸家孟賁賁當有被髮瞑目蹂躪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

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儲山林澤藪又其宅也彼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此賦及楊柳賦

楊柳賦 漢孔臧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修遠揚天繞連枝荷那其房或奉局以速下當或摧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駢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太陽北被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殺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解酌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豔豔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丁一紀我賴以寧暑不御箋淒而涼清內蔭我宇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敘斯情

鷓鴣賦 漢孔臧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鷓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惛然案鷓鴣賦作惟鷓覽考經書在德為祥棄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案謂鷓鴣信道秉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修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修棲蓬養志老氏之嚮爵祿之來祇增我憂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勤劇

酒賦 漢鄒陽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鄒陽為

酒賦其詞曰 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駭皆麴清初觀作上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初學記流光驛驛甘滋泥泥醪釀初學記既成綠瓷既啓且筐且漉載昔初學記為禮其品類則沙洛淶鄴初學記鄉若下高初學記齊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紫停疑醉醇酎千白初學記金一醒初學記此世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嗜嗜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綉綺為席犀璠為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坐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盤覆觴盤本或右以宮申旁亦微揚樂只之深不吳吳本或不口口本或不狂於是錫名頤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詞曰 高樹凌雲蟠紆頰兔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聳者磨礮齊貢金斧楚入名工楚本或迺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蟠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文鹿賦 漢公孫詭
公孫詭為文鹿賦其詞曰 鹿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湘縹文如素琴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兩京雜記又有枚乘柳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注本

悲士不遇賦 漢司馬遷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難而世戾將速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

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天道微哉十五
此吁嗟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
也好貴賤賤哲之亂也昭昭洞達胸中豁也昏昏罔
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付我之言矣哲已能
選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逆順還
周乍沒乍起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選注二十九無
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仙賦

漢桓譚

余少時為中郎北堂書鈔一百二引無中從孝成帝
出祠甘泉河東見部先置華陰集靈宮部今依北堂
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為存仙端門南向山署曰望
仙門北堂書鈔引無官在華山下至竊有樂高眇之
志即書壁為小賦以頌美曰
夫王喬赤松呼則出故翁則納新天矯經引積氣關
元精神周洽禹塞流通乘凌虛無洞達幽明諸物皆
見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靈攸迎乃騁駕青龍赤騰
為歷蹻元屬之摧靡有似乎鸞鳳之翔飛
集於膠葛之宇泰山之臺吸玉液食華芝漱玉漿飲
金醪出宇宙與雲浮灑輕霧濟傾崖觀滄川而升天
門馳白鹿而從麒麟周覽八極還嶮華壇汎汎乎濫
濫乎濫濫乎今字隨天轉旋容容無為壽極乾坤

覽海賦
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
容而遂行馳鴻瀨以漂驚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
分流煥爛熳以成章風波薄其翼翼邈浩浩以湯湯
指日月以為表索方瀛與壺梁曜金瑤以為闕次玉
石而為堂冀芝列於階路涌醴漸於中唐朱紫彩爛
明珠夜光松喬坐於東序王母處於西箱命韓脫此
字眾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願結旅而自託因離
世而高遊騁飛龍之騰駕歷八極而迴周遂疎節而
響應忽輕舉以神浮遵霓霧之掩蕩登雲塗以凌屬

續古文苑
九

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遊麾天關以啟路開閭
闔而望余通王謁於紫宮拜太一而受符或作符

悼騷賦

漢梁竦

既祖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
身乃作悼騷賦繫元石而沈之案范史與弟恭俱徒
懷九真既祖南土云云必出此賦序文今取之補章
故注不云云蓋序已在正文

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行雖離讒以鳴邑
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
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肯吞刀以奉命兮
雖今改善決目昔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
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比在篇此今改善君名其既
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繫顯芬香句踐罪種
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
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
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
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
鸞路於奔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又臨眾
濱之神林兮東救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
孝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
其達指兮案達指何揚生之敗真彼皇麟之高舉
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為期

機婦賦

漢王逸

舟車棟萬簷工也杵臼確磴直巧也盤杆縷針小用
也至於織機功用大矣上自大始下訖義皇紀依太
平御覽八百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章作經聖思仰
覽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依增愛制布帛始
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結靈根於
盤石託九層於巖旁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剗良
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
潛江奮驥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
迴轉剡像乾形大匡御覽淡泊擬則川平先為日月

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
方員綺錯極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耳踰伏
若安若危猛犬相守鼠身匿蹄高樓雙峙下以覽臨
清池遊魚銜餌瀉潏其陂鹿盧並起作纖纖俱垂
宛若星圖屈伸推移依一往一來匪勞匪疲
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含罷獻絲或黃
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
美色貞怡解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攬
牀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述行賦

漢蔡邕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
等案此五侯擅貴於其處案此句當又起顯陽
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
鼓琴白案朝廷勅陳留太守發案此字
遺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
而成賦

余有行於京洛兮遭淫雨之經時塗屯遭其蹇連兮
潑汗滯而為災乘案今改馬踏而不進兮心鬱伊而
憤思聊案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夕余宿於大
梁兮謂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忽未亥之纂
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懼佛肝之不臣問甯越之裔胃
今親髮鬢而無聞經國田而看北境兮悟衛康之封
疆迄管邑而增歎兮愠叔氏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
今弔紀信於滎陽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榮
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甚濤塗之復惡兮
陷夫人以大名登長坂以凌高兮陟慈山之堯嶠案
有請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以
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崗岑紆以連屬兮豁壑寬其
杳冥魄嵯峨以乖邪兮廓廖壑以崢嶸攢械櫜而雜
榛梧兮被浣暈而羅生案此布薺艾與案
臺茵兮緣增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
威靈顧大河於北垠兮觀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

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
 聲尋修軌以增舉兮逸悠悠之未央山風汨汨兮
 以颺浦兮氣慘慘兮而屬涼雲鬱術而四塞
 兮兩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頽以
 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晴暄而不陽哀衰周之多故
 兮眺瀕隈而增感兮子帶之淫逆兮言襄王於壇坎
 悲寵嬖之為梗兮心惻愴而懷慘慘兮操舫舟而
 汜滯洛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
 以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摠伊瀍與澗瀨通渠源於
 京城兮引職貢乎荒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
 師兮疾子朝之為害兮雲霓以凝結兮零雨集以
 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
 之俠墳兮淹留以俟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兮并日夜而
 遙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牢湍而
 無文彌信宿而後闕兮思威遠兮改以東運陽光
 見之顛顛兮懷少羽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
 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並集貴寵扇
 以彌熾兮貪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
 而競及兮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兮寬裕以便
 碎兮亂忠諫其侵急懷伊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
 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於積習周道鞠為茂草
 兮哀正路之日澀兮觀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拏
 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
 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族以
 自緘亂曰跋涉遐路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
 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
 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
 言旋言復我心胥兮此賦古文苑從藝文類聚編入
 歐陽本等十四句章注有徐文未及卷之二
 陽本等十四句章注有徐文未及卷之二
 陽本等十四句章注有徐文未及卷之二

青衣賦

漢蔡邕

金生沙磧珠出蚌泥嘆茲窈窕產於卑微盼倩淑麗
 皓齒蛾眉元髮光潤領如螭蟠初學記此二句作蟠
 蟠多修長冉冉碩人其頰此二句句無綺繡丹裳躡踏
 絲扉盤躡躑躅坐起昂低此句改善和暢善笑動揚
 朱唇無以訂正都冶武媚卓犖多姿精慧小心趨
 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陷邪非察
 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為眾女師伊何爾命在
 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
 因揚國歷爾邦畿雖得嫵婉舒寫情懷寒雪翻翻初
 學記作充庭盈階兼裳累屨展轉倒積盼將曙難鳴
 相催飭駕趣嚴將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以木
 初學記停溝側嗽嗽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
 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獵吹于林惟河上逍遙徒倚
 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於河維思爾
 念爾怒焉且飢此賦古文苑從初學記編入章注
 未載故仍錄之并補
 以藝文類聚所引

續古文苑卷第一

續古文苑卷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賦中

傷魂賦并序

魏高貴鄉公

王師東征魏志宗正曹並以宗室材能兼侍中從
 行到項六月甲子詔曰今車駕至項項汝南縣也
 得疾數日亡意甚傷之為作此賦
 宗臣充於常伯體材藝而中良何昊天之不怙違暴
 疾而隕云惟厥疾之初發若常疾之輕微未經日而
 沈篤氣懨懨而耗衰岐鶴聘技而弗救豈藥石之能
 追精魂忽已消散神眇眇而長遠隋書經籍志梁有

出征賦

魏楊修

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廷聲天子之命公愬九
 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珍征夫而叛驚華舫翼林
 而無垠於是川牧覆舟水衡戒事師就部乃講乃
 試信大海之可橫焉江湖之足忌公命臨淄守於鄆
 都魏志侯懷大猷乃號乃慕魏志茂國
 事之是勉兮歎經時而離居企親愛之偏處兮魏志
 觀今獨搔首於城隅

蔡伯喈女賦

魏丁虞

伊太宗之令女稟神惠之自然在華年之二八披錦
 林之曜鮮明六列之尚致魏六列曜鮮明六列尚致
 服女史之話言參過庭之明訓才朗悟而通元當
 三春之嘉月時將歸於所天曳丹羅之輕裳戴金翠
 之華鈿羨榮曜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豈借老之可
 期庶盡數於餘年何大願之不遂飄飄微軀於逆邊行
 悠悠於日遠入穹谷之寒山慙柏舟於千祀負冤魂
 於黃泉我羈虜其如昨經春秋之十二忍胡顏之重
 恥恐終風之我萃詠芳草於萬里想音塵之髮鬢祈
 精爽於交夢終寂寞而不至哀我生之何辜為神靈
 之所棄仰華其已落臨桑榆之歎歎入穹廬之秘

館丞踰時而經節款殊類之非匹傷我躬之無悅循
 膚體以深念數蘭澤之空設佇美目於胡望向凱風
 而泣血案魏文帝時命使者周近持金璧於匈奴贈其女還云當時益命其人並作而與應教也

贊述太子賦魏下 蘭

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
 稟聰敏之絕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
 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
 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
 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開也昔舜以蒸
 蒸顯其德周旦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以發稱
 假下案稱謂在假下今正假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
 令人畏不能令人譽故策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
 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
 海濔岳峙學無常師惟德所在恩無所私案私舊誤
 唯德所親觀士察人秋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
 則達其終過偽辨於未言絕讒巧於未形其所以包
 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
 然休著皆羣下所常吟咏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
 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
 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內英儒國家柱臣
 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者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
 難與論水觀前世者不可為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
 美敘述清風言之有永案永舊誤聽者欣欣忘日之
 夕流景耀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若麟龍發足羣
 獸追蹤鸞鳳舉翼眾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
 怡絲絲之屬忘愚慙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據狂
 狷之思

續古文苑

歎息觀懿德以歡娛歷精思於訓籍忽日移而忘劬
 雖明畧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賓故老以勤俗諷六
 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
 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有餘
 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
 既厥且聰博聞強記聖思無雙猗猗依初左右如虎
 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
 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
 德音聞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
 萬載垂依初此休風案魏志五引魏書曰蕭
 賦者言其詞受者必當其賞此賦蓋言實也故作
 上壽王一陳寶嘉何武等徒以歌頌受金帛之賜
 蕭事雖不諱是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觀敬

投壺賦

古者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
 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
 拜之數机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惟敬
 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飲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
 重冕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脰案脰舊誤飾以金
 銀文以彫鏤案當有四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
 駐矢維二四或拓或棘豐本織末調動且直執竿奉
 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然後觀夫投者
 之閑習察妙巧之所極駘駘聯翩案當有四象爰爰免
 發翻翻準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案此句
 每投不空四矢退效既入躍出在苒偃仰案此句
 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
 之如志靡有違紀案此句
 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此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
 義所不貴春秋貶擊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騶累
 撮聯取一往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
 手也案手舊誤柯列葩布匪罕匪稠雖就置猶弗然
 矧迴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真儔調心
 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

續古文苑 卷二

微觀悅舉坐之耳目樂眾心而不倦環璋百變惡可
 窮讚案魏志二十一引魏書曰洋作夜
 存殆未
 及半耳

皇九賦

覽二儀之上體本人倫之大紀道莫崇於后辟統莫
 大於承祀伊皇衡之光赫享乾坤之元祉在太和三
 五載肇皇元之盛始時惟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既啓
 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湛恩之豐沛未惠
 洽乎黎民崇施暢於天外爵羣兆以布德赦殊死以
 示仁黔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

龍瑞賦魏劉劭
 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瓌
 麗光色燭耀侍衛左右咸與觀焉自載籍所紀瑞應
 之致或翔集於邦國卓犖於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
 也

惟殷規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於洛邑遂巡
 幸於許昌憲宸極之天居建正殿以當陽歲在析木
 時惟仲春靈威統方勾芒司辰陽升九四或躍於淵
 見初學記有蛇之龍來遊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
 紆體繁縟縹布文青耀章采雕琢璠玕見初學記
 煥若羅星蔚若翠雲光鳥奕以外照水清景而內分
 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既精聊假物以擬身忽神
 化而無形泉含物而下澹固保險而常寧見初學記
 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暨明后之隆盛又降
 見以揚聲惟珍獸之元真實殊異於四靈信應龍之
 道揚將天飛於泰清

承露盤賦魏母丘儉
 偉神盤之殊異逸迢迢以秀峙見七十五見樹根
 芳林濯景天地嘉木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
 連層臺偃蹇以橫施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
 觀雜還衆多若乃肇制模鑄鑄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
 盡物倫命班爾召淳均撰蘭藉簡良辰采名金於崑
 丘斬扶桑以為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歐

續古文苑 卷二

觀妙之徵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刑蛇盤虎以為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而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鳥於竿首候祥風之來征御覽九題云斯文類是御覽又載人輒成風曰從御覽采入錄此矣然謂之太僕寺丞張令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解之太僕寺丞張令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解之太僕寺丞張令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解之

餅賦

晉束哲

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煮麥為粢粢之也其來近矣若夫安乾粒粒之倫豚耳狗舌之屬劍帶案盛盛今本御覽餅作糗古作餅或名生於里巷或法出乎殊俗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消學記初溫不至初學記熱至而不於時享宴則曼頭宜設吳回司方純陽布暢服錦飲水北堂書鈔初學記改隨陰而涼此時為餅莫若薄壯商風既厲大火西移鳥獸耗毛樹木疏枝有饑尚溫則起溲可施元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成適者便苟錯其次則不能斯善其可以通冬達夏終歲常施四時從用無所不宜惟牢九乎

續古文苑

風童僕空嚼而斜時擊器者吸唇立侍者乾咽爾乃今本御覽此下刪濯以元醴鈔以象箸伸要虎丈叩膝偏據案神舊改備樂案財投而輒盡庖人參潭而促遠趨參潭與越手未及換增禮復至唇齒既調口習咽利三籠之後轉更有次此北堂書鈔類聚卷之四見北堂書鈔類聚卷之四見北堂書鈔類聚卷之四見北堂書鈔類聚卷之四

伊河海之深廣

晉張據

伊河海之深廣兮羌絲遶而無垠差今改善說彼限隔而靡觀兮此由茲而莫聞雖后土之同載兮實殊代而乖分嘉聖王之神化兮理通微而達幽悼民萌學非今依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之隔塞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備用兮因垂象以造舟濟凌波之絕軌北堂書鈔類聚卷之四見北堂書鈔類聚卷之四見北堂書鈔類聚卷之四見北堂書鈔類聚卷之四

神女賦

晉張敏

歌詩續神記也辭旨清偉故為之作賦皇覽余之純德步朱闕之崢嶸靡飛除而入秘殿侍太極之穆清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於中州托元靜以自處是夫子之好仇於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豈是周之褒姒齊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藏乎儻亦漢之遊女江之娥皇厭真樂憊倦仙侍乎於是神女乃斂袂正襟而對曰我實貞淑子何猜焉且辯言知禮恭為令則美姿天挺盛飾表德以此承歡君有何感爾乃敷荀蕭垂組帳嘉旨既設同牢而饗微聞芳澤心盪意放於是尋房中之至燕極長夜之懽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遺聲賦斯時之要妙進俚服之紛數倪撫枉而告辭仰長歎以秋吁乘雲霧而變化遙棄我其焉如北堂書鈔類聚卷之四見北堂書鈔類聚卷之四見北堂書鈔類聚卷之四

冰井賦

晉庾倓

嘉陰陽之博施兮藝下七句類同美天道廣宣萬物雜而無越兮不易類以相干或專陽負暑兮或因陰沍寒塗雖殊而同歸兮信協德而俱延於是孟冬之月羣陰畢外霜雪紛其交淪兮流波結而成凌啓南壙之重隕兮將去藝作類熱以藏冰山人是取縣人是承納幽乘作遠宮之邃宇兮靜恬類聚賦淡以清徵數當作抱堅精之元素兮發川靈而長凝於是寒往暑來四時代序帝將懷惠災是禦乃命有司啓彼潛戶寒風慘悴此焉清暑格炎靈之恣曜兮推盛陽之暴怒弭和春之淒風兮過溫夏之苦雨保百姓之艱難兮俾羣生之寧處及至股肱或虧卿士殞喪寧神扇暑肅厲清涼用處凶禮無失典常美厚德之兼愛兮乃惠存以及亡爾乃攜我同類援我

用筆賦

晉王羲之

託於城隅仰瞻重構俯臨陰穴淒清驚冷發栗烈餘寒嚴悴淒若霜雪上當有云云未詳隋書經籍志卷之二有尚書虞集二

秦漢魏至今，隸書其惟鍾繇，草有黃綺張芝，至於用筆神妙，不可得而詳悉也。夫賦以布諸懷抱，擬形於翰墨也。辭曰：

何異人之挺發，精博善而含章，馳鳳門而獸據，浮碧水而龍驤，滴秋露而垂玉，搖春條而不長，飄飄遠逝，浴天池而頡頏，翱翔弄翮，凌輕霄而接行，詳其真體，正作高強勁寔，方員窮金石之麗，纖麗盡凝脂之密，藏骨抱筋，含文包質，沒沒汨汨，若濛汨之落銀鉤，耀耀瞻瞻，狀扶桑之掛朝日，或有飄飄騁巧，其若自然，包羅羽客，總括神仙，李氏韜光，類隱龍而怡情，王喬脫屣，欸飛鳧而上征，或改變駐筆，破真成草，養德儼如威而不猛，遊絲斷而還續，龍驚羣而不諍，髮指冠而皆裂，據鈍鉤而耿耿，忽介割兮互裂，復交結而成，族若長天之陣雲，如倒松之卧谷，時治滔而東注，乍紐山兮暫塞，射雀目以施巧，拔長蛇兮盡力，草草眇眇，或連或絕，如花亂飛，遙空舞雪，時行時止，或卧或蹠，透萬華兮不高，踰懸壑兮非越，信能經天緯地，毗助王猷，馳之翫之，功積山丘，吁嗟秀逸，萬代嘉休，顯允哲人，於今鮮儔，共六合而俱永，與兩曜而同流，鬱高峯兮偃蓋，如萬歲兮千秋。此賦見墨池編或出依錄載故

東征賦

晉表 宏

惟吾生於末運，託一葉於鄧林，顧微軀之眇眇，若絕響之遺音，壯公瑾之明達，吐不世之奇策，挫百勝於崇朝，靡雲旗於赤壁，三光一舉而參分，四海指麾而中隔，過武昌以逍遙，登樊山以流眄，訪遺老以證往，乃西鄂之舊縣，曩有吳之初基，升員丘而豹變，爾乃出桑洛，會通川，背彭澤，面長泉，洲渚迢遞，巖岫虛懸，即雲似嶺，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雲霓生於浪間，嗟我行之彌留，跨晦朔之倏忽，風寒林而蕭瑟，雲出山而蓬渤，若魚舟之小狹，衝奔湍以檣杙，權弱楫之弗施，投洪流之藏骨，書鈔一百三十八向孫氏之南面，鑽靈龜以相土，橫鄴鎬之制度，寫河洛之規矩，經

始郭郭築室，首宇金城，萬雉崇墉，百堵君臣有章，上下獲叙，所以能三分天下，而有其文武，到吳都以停舟，覽閭閻之餘塵，建修城以營郭，引通流而發津，遠矣吳德，舊邦維新，泰伯被髮，仲雍文身，言偃以文學，遺風季札，以讓國稱仁，高節顯於華夏，端委行乎海濱，案世說新語文學篇所載精金百鍊在劉惔功引續晉陽秋所載風塵散朗或披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損則宜城之節信為尤也晉書並采之今考其所有皆非宏賦初本

雷電賦

晉顧凱之

太極紛綸，元氣澄練，陰陽相薄，為雷為電，擊武乙於河，而誅戮之，罰明震展，展氏之廟，而隱隱之，誅見是以宣尼，敬威忽變，夫其聲無定響，光不恒照，碎句輪轉，條閃羅曜，案初學記同類若乃太陰下淪，少陽初升，蟄蟲將啓，動靈先應，殷殷徐振，不激不憑，林鍾統節，滄暑烟熅，星月不朗，衣裳若焚，爾乃清風前颯，蕩濁流塵，豐隆破響，列缺開雲，當時倦容，廓焉精新，豈直驚安疎寐，乃以暢精神，天怒將凌，赤雷先發，窺巖四照，映流雙絕，雷電赫以驚衝，山海碣其奔裂，世說上二見藝文類聚下若夫子午相乘，水旱木零，仲冬奮發，伏雷先行，豈隱隱之虛憑，乃違和而傷生，昭王度之失節，見二儀之幽情，磕磕隆隆，閃閃復復，見上二以類書鈔一百五十二至乃辰開日明，太清無靈，靈眼揚精，以麗煥，壯鼓崩天，而砰磕，陵堆旬隱，以待傾方，地業寧其若敗，蒼生非悟而喪魂，龍鬼失據，以顛沛，光驚於泉底，聲動於天外，及其灑北斗，以誕聖，震昆陽，以伐違，降枝鹿以命桀，島雙潰而橫尸，倒驚檜於霄際，推騰龍於雲涓，烈大地以繞映，惟六合以動威，在靈德而卷舒，謝神靈未詳之難追。

雷賦

晉李顒

伊青陽之肇化，今陶萬殊於天壤，結鬱蒸以成雷，兮鼓句較之逸響，應厲風以相薄，兮包羣動而為長，乘雲氣之鬱翁兮，舒電光之炯晃，驚蟄蟲於始作兮，懼速邇之異象，爾其發也，則騰躍潰薄，砰磕隱天，起偉

霆於霄際，摧勁木於巖巔，驅宏威之迅烈，若崩岳之寘寘，斯實陽靈之變化，固大壯之宗源也，若乃駭氣奔激，震響交搏，潰淪淪，崩騰轟落，來無微跡，去無阡陌，君子恐懼而修省，聖人因象以制作，審其體勢，觀其曲折，輕如伐鼓，轟若走轍，業猶地傾，縵似天裂，比五音而無當，校眾響而稱傑，於是上穆下明，順天承法，戒刑獄以致亨，孰非善而可攝，正震體於東方，立不易之恒業，豫行師以景奮，解宥過而人協，若夫洪細靡常，興廢難克，殷其山陽，勸義崇德，起五龍於河，始戕武乙於渭北，啓周成之冲昧，罰展氏之凶隱，雖通塞於萬形，猶連虛而守盈，肆大夏而有烈奮，嚴冬而弗經，保恬靜以處順，乃上善之所營，夫有往而為，閉若大音之希聲。

遊七山寺賦

梁宣 帝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開曠而清華，地幽棲而特挺，窮浙右之標絕，極宇中之勝境，承興序而涉涉，聊盤桓而騰騁，盡登臨之雅致，悅誼躡之暫屏，因茲連鑣結駟，並慢方舟，萬騎齊列，千楫爭浮，皆東南之俊異，並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侶，容與攜儔，巷無服馬，路寡遺輪，窮周章而歷覽，盡娛翫而遨遊，爾乃傍林橫出，輕舸上泝，歷秦王之舊陌，緣越地之昔路，望塗山而斜繞，運南湖而迴渡，連天台之華嶺，引若耶之長注，乍汎漾而瞻望，或陵峯而一顧，於是歷樂林而南上，升法華而望西，有磴磴之奔澗，復疊疊之長溪，既皎潔而如鏡，且見底而無泥，途嶮峭而巉絕，路登陟而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窮羊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低，霧昏昏而漫漫，風颼颼而淒淒，瞻洪川其如帶，望巨海其如珪，執玉帛於茲地，會諸侯而赴稽，想疏柯之茂葉，憶大骨之昏迷，傳盛美於斯岳，播遺範於坻黎，既迺暇往，賢之舊跡，美高尚之餘風，踐遠草之蕪沒，撥蒼葑之彌蒙，名岳裁而峙立，峻谷杳而虛沖，春林漂而皆碧，秋沼淨其如空，既連絲而相接，兼隱軫而無窮，信英奇之攸止，實翔

集之所崇，傍高巒而建，亦帶壠而成宮。神靈更其
 盼，靈仙聖互其交通。巖秀霏而起霧，樹布漢而抽叢。
 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東。瞻朱扉之赫奕，望寶
 殿之玲瓏。擬大林之精舍，等重閣之講堂。既爽塏之
 禪宇，亦顯敞之華房。跨曲澗而為室，繞紆岳而修牆。
 夕雲生於牕牖，朝日照於簷梁。諒隙曲而成麗，蓋照
 景而生光。清流清梵之宛轉，響梓磬之鏘鏘。構造精密，
 華麗無方。清流四繞，吐溜悠長。遷迤闌閣，峻絕塔墻。
 水碓侔於金谷，飛樓似於建章。其徒來則乍遊，乍處
 或賢或聖，並有志於頭陀。俱勤心於苦行，競假寐而
 誦習。咸夙興而虔敬，識苦空之迅流。惜朝陰之奔競，
 潛深窟而學六通。隱閉蕪而修八正，或燒體而為功。
 或灰身而入定，熏名香之氣氲。或飛錫而相映，或振
 塵而高談。或閒居而坐聽，禪衆疑於漆木。智士同於
 懸鏡，既釋教之興華。乃法輪之宣盛，寺既憑山而構
 造。山亦因寺而有七蓋，靈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
 產龍劍之遺漢。遊鹿機之餘術，謝鳳來而容與。鄭風
 反而蕭颯，既清澗之漣漪。亦飛流之涌溢，奇樹蒼而
 成林。珍果榮而非一，植山海之雙榴。種丹盧之兩橘，
 梅花皎而似霜。黃柑壯其如日，或睽睽而夏開。也離
 離而冬實，山多寶玩地出瓊珍。金玉生其陽，珍石出
 其陰。神筭岳岳而獨立，仙的皎皎而孤臨。孰知歲之
 豐儉，觀元白而皆諳。刻石記於羸德，披圖悟於禹心。
 懸崖百仞，擢幹千尋。峩峩兮闕達，崑崙兮欽奎。樹修
 聳而巖峻，泉流激而水深。仰瞻增其隱隱，側眺觀其
 沈沈。眇然兮無際，邈爾兮無邊。遠山崔嵬而開出，近
 樹龍從而相牽。巖將頽而未墮，峯入漢而猶懸。望蟬
 聯而蔽日，視微恍而連天。有石帆之異狀，擬瀑布之
 飛泉。實逢巖而聚霧，乃觸石而成煙。既差我而陰映，
 亦堯光而肝絲。既遠控於江海，兼近接於村田。反瞰
 城邑，傍眺市鄆。稱神州之鎮嶺，實天下之名川。至若
 蓬萊遊於聖迹，巫岫表於神仙。衡陽聞於夏貢，嵩岳
 重於周篇。曾何此麗，詎此同妍。復有標奇神井，萬載

續古文苑

澄潭汲之不竭，添之不盈。雖頻撓而不濁，徒屢攪而
 終清。涉隆冬而溫煖，經酷暑而冷泠。異成都之飛火，
 寧疏勒之表誠。匹醴泉之蠲疾，同淄水之鑿形。亦有
 孤潭道士，焦里夫人。獨居味道，寂絕朋賓。餐霞永日，
 靜坐千春。衡無行跡，路產荆榛。既勤劬而向道，亦蕭
 灑而忘塵。或逍遙而詠詠，或擁膝而長吟。同董生之
 垂識，學梁子之明箴。將松喬而共侶，與嚴衛而相親。
 其林藪彌密，羽族爭歸。猿連臂而下飲，鳥比翼而羣。
 飛鴻鶴集而相映，白鷗晶而生輝。拂霜毛之奕奕，鼓
 素翻之霏霏。兼有奇禽，猛獸。偃息溪坻，虎懷仁而不
 害。熊隱木而生肥，巨象數仞。雄虵十圍，鹿易附。狎
 兔俱依，同彭鏗之仙室。異海鳥之知機，藥卉叢生。消
 痾駐老，地出長嶺。墟多壽考，似南山之溪谷。匹井中
 之埋寶，送劉五者。何殊四皓，復有牛膝雞腸。雀頭燕
 草，甘菊辛夷。苦參酸棗，紫苑赤箭。黃菁白藜，天門地
 骨。肉芝石腦，神農是嘗。仙經是造，白兔服而通靈。鹿
 皮餌而得道，其果則有木瓜。木棗，楊桃，楊梅，朱橘。冬
 茂，黃蘗，秋開，楂梨，並壯柿。柰爭瓊，枳椇列植。而為藪
 懸鉤，觸草而徘徊。林檎侔於萍實，甘棠擬於帝臺。紅
 梅，萼真車李，胡頹，綠椹，冬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圃春
 就，羣栽枇杷，梨豆，推栗，兼該或炫炫之丹實，或靡靡
 之青莢。禦疾風而彌盪，中嚴霜而不摧。既翁鬱之梧
 桐，亦檀欒之修竹。篠箭亂其形類，筋筋異其品族。映
 檐牖而交加，繞房廊而郁毓。抽葉蔭於清泉，結根攢
 於幽谷。靈木之所自生，瑞鳥之所栖宿。實散賞之佳
 地，信開心而醒目。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零。氣淒淒
 而恒勁，風颯颯而常生。秋蟬吟於南壠，塞鳥吟於北
 庭。蟋蟀哀嘶而遠聞，孤猿叫嘯以騰聲。鴻鴈噉噉而
 夜響，鷓鴣啾啾而悲鳴。增逸民之放曠，動遊士之滯
 情。咸有志於獨往，俱栖心於濯纓。信達人之良會，蓋
 可伸其遊曠。故孝先往而成真，慶緒經而離俗。憑怪
 石而為枕，因滄浪而洗足。蓋往賢之所同，亦先儒之
 高學。余宿昔之心期，常有懷於遐邇。屢徘徊於闕圃，

續古文苑

二

頻留連於名嶽，念家國之隆恩。緩獨往之遺躅，欲抽
 簪而未從。聊寄美於斯曲，賦還家。俱未載。

宿山寺賦
 梁王 錫

脂車秣駒，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遼朗，息祇樹而淹留。
 惟基構之所處，實顯敞而高居。延層軒之迢遞，屬廣
 廡之踟躕。差繡栢而反宇，列緹柱而承隅。爾乃步飛
 陛於峻坡，登步擢於絕頂。既中天而外降，亦攀雲而
 遊。瞻宇陰陰而怡曠，階肅肅而虛靜。朗華鍾之妙音，
 曜光燈之清影。其房則開牕木末，浮柱山叢。引含光
 之澄月，納自遠之輕風。因明兮目極，憑迥兮望通。平
 原兮無際，連山兮不窮。識生煙於岫裏，矚列樹於巖
 中。樹陵危而秀色，煙出遠而浮空。情迢迢於原野，心
 放曠於簾櫳。夜悠悠而何期，露瀼瀼而漸落。翫一葉
 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盥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
 蘭。靜嘯兮疏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致之易息，豈
 萬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夜，寢迺高枕而極星闌。

亭山賦
 後魏 姜 質

司農張綸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天水人姜質，遂造亭
 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

夫偏重者，愛昔先民之由朴。由純，重字今。雖行然則
 純朴之體，與造化而梁津。今正。濠上之客，柱下
 之史，悟無為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輒以山水為富。
 不以章甫為貴，任性浮沈。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
 實踵其人。巨量煥於物表，天矯洞達其真。青松未勝
 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棲，有情入古。以如新
 既不專流宕，又不偏華尚。卜居動靜之閒，不以山水
 為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
 不為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並
 旁與曲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
 之狀如。一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蹬
 蹉跎。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拔
 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
 露草，或頃或倒。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葉金莖，散滿

堦坪... 然目之綺... 復與白雪齊清... 生此異人焉... 皆遠來以臻... 秋於高陽... 豈下俗之所務... 者無不賦... 為神仙所賞... 於山陞子... 足以致... 驚魂恨... 適容儀... 為仁智之... 長育今... 卧方寸... 朽方寸... 知陽如... 劇鼠賦... 後魏盧元明

湯之珍俎... 衣之重襲... 謫亦有閑... 右而尋詩... 西嶺擲... 茵席共相... 產此物其... 續古文苑卷第二

續古文苑卷第三

賦下

天文大象賦

隋李播

苗為注

垂萬象乎列星... 於其備... 天之出... 是乎臨... 靈乘萬... 故贊則... 而奏職... 女史掌... 御宮揚... 乎其側... 文煥矣... 其西上... 其東上... 有常則... 而四起... 有使門... 車之象... 星主陽... 賦下

伐星之位 三曰無道 五曰令星 主音禍 四曰主權 亦曰時 伐星之位 三曰無道 五曰令星 主音禍 四曰主權 亦曰時 伐星之位 三曰無道 五曰令星 主音禍 四曰主權 亦曰時

天牢崇圍 設禁暴之隄防 聖公之寵章 天牢崇圍 設禁暴之隄防 聖公之寵章 天牢崇圍 設禁暴之隄防 聖公之寵章

天牢崇圍 設禁暴之隄防 聖公之寵章 天牢崇圍 設禁暴之隄防 聖公之寵章 天牢崇圍 設禁暴之隄防 聖公之寵章

天牢崇圍 設禁暴之隄防 聖公之寵章 天牢崇圍 設禁暴之隄防 聖公之寵章 天牢崇圍 設禁暴之隄防 聖公之寵章

天牢崇圍 設禁暴之隄防 聖公之寵章 天牢崇圍 設禁暴之隄防 聖公之寵章 天牢崇圍 設禁暴之隄防 聖公之寵章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黃道包分野於營中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積卒移於龍驤

續古文苑卷第四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詩

周文 王

殷道溷濁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
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無辜桎梏誰所宣兮
通鑑外紀幽閉牢穿由其言兮遣我四人憂勤勤兮
以下至末皆無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倉皇迄命
遺後昆兮作此象變死在冒令欽承祖命天下不喪
今遂臨下土在聖明兮討暴除亂誅逆王兮
較琴錄與通鑑外紀同其文

龍蛇歌

周介子綴

有龍矯矯遭天譴怒捲排角甲來遁於下志願不與
蛇得同伍龍蛇俱行身辨山野龍得升天安厥房戶
蛇獨抑推沈滯泥土仰天怨望網繆辛苦非樂龍伍
惘不眴顧各不訥而紀載史記說苑新序呂氏春秋詩
皆作推唯

琴歌

周楚莊樊姬

忠言信兮從正不邪眾妾進兮繼嗣多
信作諫行無從字進作
李余如古別有所出也

昭王反郢琴歌

周卮子

昭王反郢樂師卮子侍坐引琴而歌曰

王兮王兮聽讒邪枉殺左右冤伍奢二子懷恨東奔

吳創讎構禍破國都鞭尸戮骸上墓屠賴申包胥人

獲蘇王雖返國憂未徂楚樂師卮子窮劫之曲與此

詩記但采吳越春秋故錄之

古歌辭

結交在相知骨肉何必親甘言無忠實世薄多蘇秦

古詩

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

草木為感恩感況人含氣血

古樂府單辭

單初何得端來得耐小者如手大者如履孝子持歸

續古文苑

三三

遺我公姬安得此魚適與單近從今以後但當求耐

白渠歌

三二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鋪成雲
決渠為兩水流竈下魚跳入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此歌見漢
詩水流通下二句漢紀有之恐後人寫漢志脫文字不
備詩止據漢書載入故特錄之以補史志文字不

譙君黃詩

三二

巴郡譙君黃不事公孫述述遣使賞藥酒懼之君黃
笑曰吾不省藥乎其子瑛納錢八百萬得免國人作
詩曰
肅肅清節士執德實固貞違惡以受命沒世遺令聲
素士尚書曰錄高清太中大夫譙君黃閬中人
子瑛附見但

陳紀山歌

三二

巴郡陳紀山為漢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虜獻眩王
庭試之分公卿以為嬉紀山獨不視事在安帝永寧
二年至順帝即位乃遷司隸京師稱之巴人歌曰
築室戴直梁國人以貞真邪不揚目狂行不動身
奸軌避乎遠理義協乎民
但未載此歌

美嚴王思詩

漢應季先

巴郡嚴王思為揚州刺史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喪
考妣義送者資錢百萬其子徐州刺史不受送吏義
崇散以為食食行客巴郡太守汝南應季先善而美
之乃作詩曰
乘彼西漢潭潭其淵君子愷悌作民二親沒世遺愛
式鏡後人
關中人也徐州牧嚴羽字子翼王恩子也

傷三貞詩

三二

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宜
祈妻義王元憤妻姬趙曼君妻華執恭姜之節守一
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
沈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亡處國人傷之乃

作詩曰

開關黃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繡惟彼繡繡

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風巴郡太守詩

漢安帝時巴郡太守連失道國人風之曰

明明上天下土是親帝選元后求定安民孰可不念

禍福由人願君奉詔惟德日新

詩不更錄

酸棗令劉熊碑詩三章

清和穆鑠寔惟乾以惟嶽降靈篤生我君服骨厥聖

允鍾厥醇誕生岐嶷言協墳懋德震耀孝行通神

動履規繩文彰彪績成是正服以道德民

有人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東帛受爰夢刻像

雀鳴一震天臨保漢寔生勳勳明試賦授夷夏已親

嘉錫來撫潛化如神其神伊何靈不傍人

猗歟明哲秉道之樞養之福惟德之偶淵乎其長

渙乎成功暇民豫新我通用行則達以誘我邦

賴茲劉父用說其蒙澤零年豐黔首歌頌

費鳳別碑詩

君舅家中孫甘陵石勛字子才載馳載驅來奔于喪

庭肝確意悲感切傷心瞻彼碑誄懷之好音司馬慕

蘭相南容復白珪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不堪哀

且思叙詩之一篇庶幾昔子夏起夫子之所言其辭

曰

君諱鳳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長兄也世

德襲爵銀艾相亞恢遐祖之鴻軌拓前代之休蹤邈

逸越而難繼非羣愚之所頌仁義本於心慈孝著於

性言不失典術行不越矩度清絜嗷爾塗而不滓恤

憂矜厄施而不記由近及遠靡不覆載故能聞令名

而雲騰揚盛聲而風布踐郡右職三貢獻計辟州式

部忠以衛上漢安二年吳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

透地之節自公之操年卅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

新平長神化風靡惠以流下靜而為治匪煩匪擾乾

續古文苑

三三

詎餘年年，年時既下，去今髮不還，金膏玉瀝豈留顏。
迴船柁繩戶，收棹掩荆關。名家詩集皆不全

懷園引

宋謝莊

鴻飛從茲有，萬里飛河代。舊文起辛勳越霜霧，聯
翩逝江汜，去舊國違舊鄉。嶽山嶽二字無舊
長迴首瞻東路，延翻向秋方。登楚都，入楚關。
楚地蕭瑟，楚山寒。歲去冰未已，春來鴈不還。
風蕭颯兮露漙漙，庭漢水初綠，柳葉青。
朱光謫謫雲英，英新舊，離禽皆暗。又晨鳴，菊有秀，
兮松有髮，憂來年去容髮衰，流陰逝景不可追。
臨堂危坐，悵欲悲，軒身池鶴戀階墀，豈忘河渚捐江湄。
此二句無試託意今細讀芳蕊心綿綿，今屬荒蕪想，
綠蘋發春鶯，旦夕喧青苔。燕石路宿草塵蓬門，
下致此遭吾遊夫，鄢郢路脩遠，以繁紆羌故園之在日，
江與漢之不可踰，目還流而附音，候歸煙而託書，
還流兮潺湲，歸煙容裔去不旋念，衛風於河廣懷郁，
詩於岳泉，漢女悲而歌飛鶴，楚客傷而奏南絃，
武巢陽而望越亦依陰，而慕燕詠零雨而卒歲吟，
秋風以永年。此篇見藝文類聚六十五其
載皆同藝文類聚石刻

長笛弄

宋謝莊

月起悠悠，當軒孤管流。鬱願慕含羈，含楚復復含。
秋青苔蔓，發火飛騷，騷落葉散衣。夜何長，君吹勿近，
傷夜長念，絲絲吹傷，減人年。此篇詩集不載，石刻有
云瑞雪詠山夜憂，園引長笛弄，莊集中不載，誠
秘異之文，故莊手書珍惜，不傳於世也。之肖再識

玉鉉布交文

梁王筠

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骨。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為切。
執以代疎麻，長胎故人別。葉藝文類聚七十二載此
笥作均百三名，吳朝請集依詩紀收
於萊城東十里，與諸門徒，登青陽嶺，太基山上。
四面及中，道掃石置仙壇，後魏鄭道昭。
尋日愛丘素，嗟月開晴場，東峯青烟寺，西嶺白雲堂。
朱陽臺望遠，元靈崖色光，高壇周四嶺，中明起前峯。

續古文苑

三三

續古文苑 卷四

神居香漢眇，接景拂霓裳。微三四子，披霞度仙房。
瀟瀟山石綠，章空谷和鳴，磬風岫吐浮香。
令虛昴鬱鬱，遶松梁，伊余莅東國，杖節牧壇。
乘務惜暫暇，遊此無事方。依巖論孝老，斟泉語經莊。
長文聽遠義，門徒森出行。踟躕念歲述，幽衿燭扶桑。
與道俗人出萊城東南九里登雲峯山論經

書

後魏鄭道昭

靖覺鏡津，浮生歷人職，辟志訪遊，雲峻期登陟。
拂衣出州，緩步入煙城，苔替運，巖巖星路通。
霞木左鳳駕，虛地披衿，九賢合益高嶺極。
嶂巖非林，巖迭峻，峻雙關，承漢開，絕巖虹紫，
湖岨禽朝迷，竇狹鳥過，玉層穴通月，之飛岫，陵地億。
迴首眇京關，連州萊即，還濟河漸，未塵玉食，
藏名隱仙，上希言養神，直依微姑射，蹤朱臺日，
尔時春嶺明，松沙若點，壓攀石坐危，栖側，
談對洙嶽賓，清賞妙無色，岳外表三，經中精，力。
道音動齊泉，義風光韶，棘雅會當吟，斯觀寧，
目海淺毛流，崖瞥鴻翼，相翔足終身，誰辨瑤與，
自云云，焉用挂情憶，樂桓竟何為，雲峯聊可息。

登雲峯山觀海島

後魏鄭道昭

山遊悅遙賞，觀滄海，眺白沙，雲路沉仙駕，靈章飛玉車。
金軒接日綵，紫蓋通月華，騰龍鵲星水，翻鳳暎煙家。
往來風雲道，出入朱明霞，霧帳芳宵起，蓬臺植漢邪。
流精麗旻部，低翠曜天葩，此曠寧獨好，斯見理如麻。
秦皇非徒駕，漢武豈空嘆。

賜新羅王

唐明皇

東國通鑑新羅紀，唐天寶十五年，遣使朝帝于蜀，帝親製十韻詩，手札賜王曰：嘉新羅王歲脩朝貢，克踐禮樂名義，賜詩一首，其詩曰：
四維分景緯，萬象含中樞，玉帛遍天下，梯杭歸上都。緬懷阻青陸，歲月勒黃圖，漫漫窮地際，蒼蒼連海隅。興言名義國，豈謂山河殊，使去傳風教，人來習典謨。衣冠知奉禮，忠信識尊儒，誠矣天其鑒，賢哉德不渝。擁旄同作牧，厚貺比生芻，益重青青志，風霜恒不渝。
右詩見日本上毛河世寧所輯全唐詩選其書分上下三冊近長塘鮑氏延博為之刊行今不更采而土引傳故特存之

雜言遊仙篇

唐武后

絳宮珠闕敞仙家，霓裳羽飾自凌霞，碧落晨飄紫芝蓋，黃庭夕轉綵雲車，周旋宇宙殊非遠，寫望蓬壺停翠憶，千齡一未言，賒億歲嬰孩，誰謂晚，透迤鳳舞時，相向變轉鸞歌引，清唱金漿既取玉杯斟，玉酒還用水膏釀，駐迴遊而域排空，聊憩息，宿志慕三元，翹心祈五色，仙儲本性諒難求，璧迹奇術秘，願允丹誠賜靈藥，方期久視御隆周，碑陰上載武德云，全唐詩存武后詩四十六篇此

夏日游神泉序

唐美原縣尉韋元旦字烜

美原縣東北隅神泉者，雖無樹石森深之致，而有豁險清冷之異，韋子蓋嘗倦薄領，洗塵冥，爰命丞大原王公，主簿平陽賈公，尉南陽張公，釋事以旂焉，喟然而歎曰：陵谷之變，雖窮船化之功，何檢有窮則適變，無檢則忘功，所以物効其奇，事冥其契，嗟序恨不得列之玉盤，漱以瓊漿，勝負無私，流俗所忽，徒觀其印，潔其味美，起自文明，首穠時則垂拱元夏，隕祥應運，非醴泉歟，不然何明祈雜，運降禮躬，而幽通之若此也，淵形如規，四望若掃，平地可深，百許尺，東西延袤七八十尺，下積鼎泉，泓渟鏡澈，莫測其底，南流出界，雖雲漢昭回，而滲漉無竭，則所謂上善利物，谷神不死，豈蚪龍窟，宅靈僊，福祐懷清，佇俊抱逸，尋幽者

續古文苑 卷四

三三

縛要須騎馬別雲泉。會昌三年七月計三日

元孚五十年前遊天台宿建公院登華頂攀琪

樹觀石橋之險絕緬懷昔遊因爲絕句寄知

建長安兼呈台州王司馬唐釋元孚

天生石月架空虛樹綴龍鬚子貫珠三十年前已攀

折建公曾到上方無上都左街保壽寺廳

奉和本韻唐王 暮

華頂高峯接太虛承攀琪樹賦垂珠當時惟有建公

在老宿如今一半無唐大中九年歲次己亥八月年

晉元帝廟唐李商隱

青山遺廟與僧鄰斷鏃殘碑鎖暗塵紫蓋適符江左

運翠華空憶洛中春夜臺無月照珠戶秋殿有風開

玉宸弓劍神靈定何處年年春綠上麒麟李商隱

青溪野老詩唐釋法琳

元淑世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

懸峯白雲上挂月青山下中心欲有言未得忘言者

七言律五代吳越王錢俶

簷廡重重翠幕遮搜尋唯此絕諠譁介開日影憐憐

眼穿破苔紋惡笋牙曲檻晚宜烹露茗小池寒欲結

冰花謝公未是深沈量猶把戎機局上誇宋詩紀事

傷廢園詩五代前蜀僧遠公

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

園指鹿姦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老謾

寄陳希夷宋潘 閔

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

世態既如此壯心應已休求歸歸未得吟上水邊樓

宋詩紀事五止

次韻全玉遊永慶寺觀陳井宋黃 履

西北有招提灑然塵垢外茲遊久未違欣與高軒會

邃室儼圖畫危亭隱松檜逍遙步荒徑翁密拂輕蓋

古文苑

二四九

古文苑卷四

二五〇

開冬舍餘清幽律驚爽籟行行轉城隅亭午雲容晦

六朝三百秋覽迹增悲慨金與成寒灰簪笏散煙靄

龍沈景陽井欄刻惟存戒七錄云欄上刻字悉更餘

三品石默默冷相對我視此邦傾如魚自中潰民財

盡錙銖民命輕草芥三閣與十賓積累成大愁昔人

賦黍離搖搖發行邁偶來牽我思已涉南榮誠

大雪與太學同舍生飲作古詩宋陳 東

飛廉強攬朔風起朔雪隨風灑中土雪花著地不肯

消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世人凍死如

亂麻人閒愁嘆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掇傳說聞達太

上家地上賤臣無言責私憂過去如杞國過雲直欲

上天門首爲蒼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憐世閒開

陽閣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鄴都獄急使飛雪作

水流潺潺東方出日還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此詩

關詩話宋詩紀事

登泰山元賈 魯

岱宗何崔嵬羣山無與比使者久塵囂望之不勝喜

無緣凌絕頂詣祠聊致謔夫何一殿存千閒暴遺圯

人言遭劫劫劫金源亂兵裏感此廢昔年傷今未能理

飛奏入彤庭經營良在邇奈何齊魯饑百姓滄糠粃

神兮願效靈穰穰多樂祀行當復故宮金碧蕩瞻視

續古文苑卷第四

續古文苑卷第五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中興甲寅詔書

漢世 祖

方今選舉賢能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

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

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

毅多畧遺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

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

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選擇英俊俊賢行廉潔

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

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並正舉

改元大赦詔

晉武 帝

制詔蓋至化之本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然後道濟天

下品物得所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在位十年不

能光宣大訓嘉靜萬國吳會僭虐戎夷作害成者勤

瘁於外百姓劬勞於內加以水旱爲災歲比不登雖

昧且兢兢不皇荒怠未能道德齊禮使羣生獲又斷

獄歲增人免無恥上古易簡而化成刑輕而姦改仰

觀在昔何今者不逮之遠哉書不云乎邦之不臧惟

予一人有逸罰意者豈文教未篤政煩網密故醇樸

離散以至於此歟思存化本務與四海共興時雍使

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

晉庚 冰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

怪況阿跪拜之禮無明集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

以尚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遘槃辟哉固不然

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

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

其無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

固無無佛耶義將何取縱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

續古文苑 卷五

二五九

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且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昧依希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是又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耳執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材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辨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微禮直形體於萬乘是又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北伐詔

梁武帝

門下周文薄伐實寧邊患漢武命師允恢王畧最爾犬羊陵縱日久宋氏云衰乘釁逞暴海岱彭鄒剪焉淪覆雖每存拯定雄圖弗舉齊末糾紛復肆姦毒死葉淮肥仍離內侮偽酋惡稔天誅自降凶渠嗣虐險慝彌流殘鉅親黨咀噬庶繁役絲興毒賦雲起司冀餘華中州舊族綴足宛頸離塗炭延首南雲思沾王澤鼎運啓基大業草創蠢彼戎心仍窺壇場虔劉我部侵擾我徐方小豎道遷乘隙背誕凶醜貪愚復相苞納前以叛臣難長彼此齊推心付物庶必聞同故有移書較陳往旨而方加擁蔽曾無反報同惡相濟市賈非可苦舍既違難以義獎非威非力制勝莫從加以醜數云亡幽顯咸應詠表徵災沴備兆殄滅之期皎如日月左伊右瀍實殷霜露鳴梟是宅非謂天道一星已周實為冥數取亂之機事協茲日頃時和歲稔政平人豫華戎內款表疏相屬便宜廣命羣帥赫然大舉一車書混同禹迹具位泉猷等戎卒七萬先定壽春某等武旅五萬揚旌深峴既清頽汝臨瀍澗某等鐵騎二萬超影絕羣出自大徐傍趣葦落某等組甲四萬霜鋒曜日發自淮泗直指金墉某等率羽林趨勇五萬某等率二交剽猛熊羆十萬同濟彭泗經汴入河某等海舸萬艘徑掩臨淄某等輕銳五萬風偃齊岱拂茲鉅野沈彼孟津

某等勒司郢之師驍果六萬步出義陽橫輔能耳某等率三州武毅劍客八萬入自曾陽傳檄嶺陝暨中嶽而解鞍指浮橋而一息並勅某等連旌五萬水陸濟邁具位泉藻帥徒七萬雲飛靈關北通棧路澄廓隴石凡此將帥啓塗載路魚麗後軍駱驛繼軌經啓中原括囊九服伐罪弔人於是乎在大眾外臨宜有總一自非密親英譽風畧兼遠無以專任閩外授律羣師臨川王宏可權進督南北充徐青冀豫司霍八州都督北討諸軍事命將出車咸有副貳具位恢當作恢事在梁書武帝可暫輟端右參贊戎機舟徒紀天監四年及柳惔傳雷駭熊武百萬投石拔距之力招關扛鼎之威岳動川移風馳電邁鐵馬方原戈船千里百道并驅同會洛邑戡翦通醜鹹掃鯨鯢被仁風於兩周撫遺黎於趙魏將令溥天之下於斯大同偃伯靈臺何遠之有元恪若能率其徒屬與櫛軍門者中軍府以時將送當待以列侯之禮

改封東平王畧詔

後魏孝明帝

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彪磐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體自蕃華門勲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既見義忘家捐生狗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為梁今便言旋詣關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即心立稱故封義陽王然國邊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為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

孝靜帝伐元神和等詔

後魏收

門下向背有禍福之機誅賞為威勸之本軌物成務威必由之侯景擢自凡猥名行無聞僥倖時來謬見收試狡猾反覆唯利是從往事尔朱偏受榮遇一朝去就固顧昔恩趨趣輕動志在姦詐朝廷弃瑕藏穢仍蒙令引庶其鴉音可革取其行閒之用位踰其量過延寵祿藉我風雲遂成鱗羽入列鼎臣出裁節將勳無可紀才不足徵而淺器遠盈知小謀大謂已功

名難居物下曾不知狐假虎威蛇憑霧積苞藏禍心潛圖不軌因總戎之際乘專任之機擁逼兵眾構費南服此乃懦夫扼腕之日義士切齒之秋凡在人倫孰不憤慨而前楊州刺史元神和何悅張慶壽王黑醜官延和王貴顯侯仙劉崇信張業等九人並以賤蔑名汗朝簡了無犬馬之識便有梟獍之心密相影響贊成姦逆隨託豺狼長茲蛇虺欣其位署委質驅馳甘厥鉤餌効以死力東西殘掠毒被村井扇合蟻蟻終此亂階叛恩背德莫此之甚雖蹈名義事非小人而申禁垂法國有恒典其此九家並可從憲罕戮之科理無攸捨自餘拘繫誣誤之徒既懼死僥倖情非樂禍宜疎天網一原不問固使逆節知濟梓之制傾側獲自安之所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之道是以太乙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壞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歸紛然遂廣於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為刺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為虛瀝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感焉乃有緇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為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絲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文帝安邊詔

隋李德林

門下有陳氏昔在江表劫剝生靈事等怨讎何以堪命嶺南之地塗路懸遠如聞凶魁賦歛貪若豺狼賊署官人情均給整租調之外徵責無已一丁年科甲一具皮毛鐵炭船乘人功殊方異物千端萬緒晨召暮行夕求旦集身充苦役至死不歸物有借公永不

還主與人共市百倍求利詣官申屈一代無期各不聊生無能自保晝夜宵恨行號坐泣微畜資產殃禍立至誣以賊盜繫以囹圄貨財不盡性命不存彼土之人性多純直弗堪州郡漁獵之苦或避山藪規免且夕即稱■白於偽臺歲歲起兵西南征討多縛良善以充賊隸圓首方足同稟性靈故以上感元天有傷和氣南海諸國欲向金陵常為官非法掣檢遠人嗟怨致絕往還陳氏云微厥途非一粗陳聞見其茲實甚今皇師宣揚朝化凡此諸事已為百姓除之重加存恤之理別申愛養之義軍行所及一豪勿犯外國使人欲來京邑所有船舶沿沂江河任其載運有司不得搜檢嶺外土宇置州立縣既令擢彼人物隨便為官省迎送之煩知風俗之事訓人導德正身率下必當悉改前弊以副朕懷

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闍教澄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剝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闈闕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說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去清水又迦藍之地本日淨居樓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境唯趨喧雜之方繕築崎嶇臺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近郵郵通屠酷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貫沖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元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

古文苑

三六

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導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

唐太宗

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文理存因果詳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益之風齊致然則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亨育故能經邦致泰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遠於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元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方之典鬱為眾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於茲累代朕夙夜寅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况朕之本系起於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改張闡茲元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之風貽諸萬葉貞觀十一年二月改今依唐大詔令

魏王泰上括地志賜物詔 唐太宗

地記之設由來尚矣區外具於山經海內陳於夏載職方王制纒舉華夷漢志晉圖畧紀郡國自茲以後著述實繁或學非博通尚多遺闕或地分南北互有長短求其折中無聞盡善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相州都督魏王泰體業貞固風鑒疑邈學綜策府文冠詞林樂善表於夙夜好士彰於吐握討論輿地詳延儒雅博采方志得之於舊聞傍求故老考之於傳信內殫九服外極八荒憲章是程規條有序兼包戎夏今古無遺簡而能周博而尤要足以度越前載垂之不朽宜加褒錫以申獎勵可賜物一萬段其書宜付秘閣貞觀十六年正月

搜訪才能詔

唐太宗

高明之天資星辰以麗象博厚之地藉川岳而成形況帝王體元立極臨馭萬物字養生靈者乎所以致理之君遠讓佞近忠良屈己以申人故能成其化為亂之主親不肖疎賢臣虛下以恣情用能成其亂明君遵彼而興國暗主行此以亡身是以御朽臨冰銘心自戒宵旰與肝食側席思賢庶欲博訪丘園採搜英俊弼我王道臻於大化焉可令天下諸州明揚旻陋所部之內不限吏人其有服道棲仁澄心礪操出片言而標物範備百行以綜人師質高視於琳瑯人不聞於曾閔潔志丘園揚名里閭或甄明政術曉達公方粟木鐸於孔門受金科於鄭相奇謀開發明畧可

神爵三年丞相初拜策

神爵三年十月甲子丞相受詔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

君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風夜思過失不遑康寧畫思百官未能綏於戲丞相其帥意無怠以補朕闕於戲羣卿大夫百官慎哉不昂於職厥有常刑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之反本又民廣風一俗靡諱朕躬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丞相可不慎歟於戲君其誠之

五鳳三年御史大夫初拜策

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

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風夜思過失不遑康寧畫思百姓未能綏於

古文苑

三五

戲御史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闕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或不勗於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以民靡諱朕躬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法為命可不慎歟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

元壽二年丞相遺郡國計吏敕

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為大司徒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發遣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所計掾吏各一大音聲者上答又讀五條詔書敕讀畢罷遣此堂書鈔所引敕曰

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長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一業此為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業此為公卿以下務飭儉恪今俗奢多過制度日以益甚二千石務以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論以法養視疾

病致醫藥務治之三業此為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四業此為官寺鄉亭漏敗垣墻墮壞治所無辦護者不稱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勿聽五業此為

御史大夫遺郡國計吏敕

御史大夫敕上計丞長史曰

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其有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為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上殘民貪污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缺有文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

賜趙婕妤好書

漢成帝

問飛燕趙婕妤夫人有誠必應以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天猶此言之真偽之效難以欺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華

辭哉自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相過望前數以顏色不平應對舒遲為譴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合豈不謂婕妤姊妹尊幸哉今遇蒙譴獨謂老親兩弟何出婦人集

茅君九錫玉冊文

漢哀帝元壽二年太歲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天皇大帝

授梁華陽南洞

惟盈虛挺遠朗幽眇妙元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心林澤結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絕萃投軀萬津丹誠率往肆其天然遂造明匠迺受靈篇翦髮祝脆殘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飢寒所適唯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元今敬授盈位為太元真人領東岳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格正秉操金石丹心矯眾栖神高饒今故報以玉鉞綠旌八威之榮使征伐邪源折衝萬神其君寒凍林谷味元仰真思激窮岫啟心精誠今故報以紫鬃之節藕敷華冠使君招駟千靈封山召雲其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濶嶮試冬袒山川今故報以繡羽紫帔丹青飛翥使君從容霄階攜命玉真其君步驟林藪足履危仞心耿志尚曾不憚今故報以斑龍之輿素席之輶使以浮宴太空飛輪帝庭其君披榛併景寒露霜雪心求明真不戰不慄今故報以曲晨寶蓋瓊闈綠室使游盼九宮靜神温密其君遠遁秀榮无疲於心潛形幽岳精思万林今故報以執神流火寶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其君貞心高靜淫累不經素挺皓暎內外坦平今故報以錦旌繡幡白羽元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其君慈向卑物陰德万生蠢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以鳳鸞之嘯金鐘玉磬可以和精神虛館樂真儼靈其君飢渴養神艱辛求真万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毀其淳今故報以紫琳之腴玉漿金罍可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璫也其君標領清元紫緯八暎心暉重離神躍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以太元為号九德既備積感太微天人虛因不期同歸今

酬九事以報往懷君心神方朗四靈所棲丹真啓煥乘直不回正任全固鑿无照微今屈宰上卿總括東岳又加司命之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府盈其蒞之動靜以聞右見劉大彬茅山志未必漢代其蒞之動靜以聞右見劉大彬茅山志未必漢代

冊皇太子

晉元帝

於戲朕承天緒承繼祖宗之洪基君臨於萬邦戰戰兢兢若涉淵水未有攸濟自古聖王敷宅四海莫不建立元子本枝百世今稽古授尔於儲宮以陪貳於朕躬欽哉尔其克念乃祖日新厥德何遠非植何親非賢欽翼師傅以丕崇大化可不慎歟尔其敬之

與僧遷等書

秦姚興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聳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嘿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毘世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為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為魚法師等雖毘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為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京官都督刺史中外迭用勅

唐明皇

勅刺史古之通侯公卿國之重任百揆時叙必在得賢萬邦咸寧期於共理宰官出守抑惟前事方伯登台聞之往躡頃來朝士出牧例非情願緣沙汰之色或受此官縱使超資尚多懷恥亦有朝廷勤舊整鎮外臺却任京都無辭降屈且希得入眾以為榮為官擇人豈合如此自今已後諸司清望官闕先於牧守內精擇都督刺史却向京官中簡授其臺郎以下除

改亦於上佐縣令中通取俾中外迭用賢良廉遺庶績其凝九工惟允即宜銓擇以副朕懷開元八年

冊壽王楊妃文

唐明皇

惟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若曰於戲樹屏崇化必正壺闈配德協規允茲懿哲爾河南府士曹參軍楊元瓊長女公輔之門清白流慶誕鍾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範夙成柔明自遠修明內湛淑問外昭是以選極名家儷茲藩國式光典冊俾叶龜謀今遣使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使黃門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為壽王妃爾其宣婦道無忘姆訓率由孝敬永固家邦可不慎歟

度壽王妃為女道士敕

唐孫逖

敕至人用心方晤真宰女勤道自昔罕聞壽王瑁妃楊氏素以端懿作嬪蕃國雖居榮貴每在精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用敦虔道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為女道士

後唐封蜀王冊

朕祇膺天職虔荷帝圖數大信而仰法昊穹秉至公而俯臨億兆彰善殛惡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之誓其有榮暉戚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為皇家而盡節雖勞錄註誤而竟保忠貞疏鑿未通朝海之波瀾暫阻風霾既定拱辰之光耀如初表章皆驗於推誠琛贖遠修於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益敦魚水之歡永契君臣之道爰求吉日乃降徽章具官孟某五緯佐天三山鎮地七年乃辨真為梁棟之材十德俱全信是琮璜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濟活兆人李通首述其緯書鄧禹常參於霸業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伐不矜因恃濯龍之寵泊朕纂承鳳紀繫爾鎮守龜城鐵石彌堅菁茅不匱山川險絕每度向日之心玉帛駿奔來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璋久作屬階終萌逆節既辜恩於覆載欲嫁禍於勳賢疊以封章疏其鄰道度劉

續古文苑

二八五

續古文苑卷五

二八六

我生聚離間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激聲哀言而誘諭彼既不回俟良便以誅鋤乃期自雪以至敢驅叛黨徑逼仁封吹虺毒以傷人奮豺牙而暴物爾則妙施成算徑出全師擊鼓繞鳴旋聞落爪窠巢自潰已致噬臍梓州之秋霧風驅涪水之狂波鏡淨解吾宵肝賴爾韜鈴固當銘在景鐘豈止光於信史況復備輸懇款益驗傾虔敘魯館之寅緣述沛中之舊事深心可見亮節期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草儻無異數曷報崇庸由是並築將壇顯昇王爵兼兩藩之奧壞啓一字之真封仍循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懿號賜之旌鉞冊以輅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忝在睦親之義分子亦無慙於戲天鑒甚明為善者降之福祉君恩不黨立勳者厚以獎酬唯敬慎以始終可延長於富貴勉承允澤求鎮坤維可授依前檢校大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川兩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勳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長興四年七月

宋授蜀主秦公制

門下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真井絡之墟考職方之地圖比劍南之微道屬中原多事遠服未賓山河既限於侯封車服遂踰於王制朕削平屬縣重正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採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載於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出自朕躬蠻夷戎狄之鄉咸修職貢一昨順先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舜干暫舞於兩階湯網豁開於三面弔民之罪朕無愧焉咨爾偽蜀王孟昶挺生公族稟慶侯門值唐朝將季之辰襲蜀土已成之業撫彼郡邑久歷歲華而能察天地之惡盈知人神之助順盡率羣吏來降大君望北闕以拜章指南咳而請命得不開懷禮遇撫弱流恩官班特越於彝章保護彌光於大信豈比夫魏封劉禪纔升驃騎之班

隋侍蕭瑄惟列莒公之號今茲示寵以欲從人命作帝師俾榮開府帶漢相專車之貴此三句言開府師令也列秦川萬戶之封併而授之斯為異數仍加祿俸用表優隆爾宜思前代之命官體我朝之加等勉荷非常之澤無忘匪懈之心佩服恩光往踐厥位可封秦國公乾德三年

自誠令

魏曹植

今昔昔以信人之心無忌於左右深為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輯等枉所誣白獲罪聖朝身輕於鴻毛而誇重於泰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察之典議捨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反旋在國捷門退掃形影相守出入二載機等吹毛求瑕千端萬緒然終無可言者及到雍又為監官所舉亦以紛若於今復三年矣然卒歸不能有病於孤者信心足以貫於神明也昔雄渠李廣武發石開鄒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為之崩固精誠可以動天地金石何況於人乎今皇帝遙過鄙國曠然大赦與孤更始欣笑和樂以歡孤隕涕咨嗟以悼孤豐賜光厚豈重千金損乘輿之副竭中黃之府名馬充廐驅牛塞路孤以何德而當斯惠孤以何功以納斯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也耳深更以榮為感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覆也故欲循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摩天使孤心常存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窮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孤固欲行衆人之所難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此之謂也故為此令著於宮門欲使左右共觀志焉

毀鄧城故殿令

魏曹植

令鄧城有故殿名漢武帝殿昔武帝好遊行或所幸處也梁楠傾頓棟宇零落修之不成良宅置之終於毀壞故頗撤取以備官舍余時獲疾望風乘虛卒得恍惚數日後瘳而醫巫妄說以為武帝魂神生茲疾

續古文苑卷五

二八五

病此小人之無知愚惑之甚者也昔湯之隆也則夏館無餘跡武之興也則殷臺無遺基周之亡也則伊洛無隻椽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漢道衰則建章撤靈帝崩則兩宮燬高祖之魂不能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陽天子之存也必居名邦土則死有知亦當遺遺於華都留神於舊室則甘泉通天之臺雲陽九層之閣足以綏神育靈夫何戀於下縣而居靈於朽宅哉以生論死則不然也況於死者之無知乎且聖帝明王顧宮闕之泰苑囿之侈有妨於時者或省以惠人況漢氏絕業大魏龍興隻人尺土非復漢有是以咸陽則魏之西都伊洛為魏之東京故夷朱雀而樹閭闔平德陽而建泰極況下縣腐殿為狐狸之窟藏者乎今將撤壞以修殿舍恐無知之人坐自生疑故為此令亦足以反惑而解迷焉

改元赦令 晉元帝 帝 昔我高祖宣皇帝至德應期受天明命石著瑞璽基帝道景皇纂戎文皇扇烈重離宣曜庸蜀稽服武皇受終登陟帝位光宅天下九州順軌惠懷多難帝室不造夷狄豺狼肆其暴亂京都傾覆宗廟為墟孤悼心失圖靡知所措繕甲修兵補結天綱將以雪皇家之恥蕩鯨鯢之害然後謝責象魏歸身藩臣生死之志畢矣今百辟卿士億兆之人上陳靈符下稱人情同見翼戴若影響焉孤誓心不回至於三至於四有司固請所守有辭志不可奪孤逼於羣吏之議用上奉蒸嘗虔祀祖考明告靈神以祇休命今立宗廟備百僚所以奉先帝傳晉祚總九牧保生靈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心之臣其各立功立事以扶我帝室其與天下蕩滌瑕釁改往自新同率子來致天之罰其大赦天下孤老不能自存者賜帛二匹其殺祖父母父母及劉載石勒不從此令有能斬獲賊首者封郡公食邑五千戶金二百斤絹萬匹斬載勒所誣誤者赦書到日解甲散兵各還所屬一無所問有能率眾從順隨本官及所領多少論其爵位被書後百日若故屯結遠附賊黨誅及三族改建興五年為建武元年

為梁武帝除東昏制令 梁沈約 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奔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苛酷滋章征賦不一緹繡草木朝構夕毀撫梁易柱不待匠人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厲轉死溝渠曾莫收恤朽肉枯骸烏為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壽春內地鞠為寇場辱及祖宗恥深諸夏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化之萌來蘇茲日猥以寡薄屬當大龍雖運距中興難同草昧思聞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繆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蕩除其主守散失諸所愆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便施行

為梁武帝集墳籍令 梁任昉 近災起柏梁遂延梁閣青編素簡一同煨燼網囊縱表蕩然無餘故以痛深秦末悲甚漢季求之天道昭然有徵豈不以昏嗣作孽禮樂崩壞及聖人有作更俟茲辰今雖百度草創日不暇給而下車所務非此孰先便宜選陳農之才採河間之闕懷鉉握素汗簡殺青依秘閣舊錄速加繕寫便施行

為梁武帝斷華侈令 梁任昉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俗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承元失德書契未紀窮昏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積奇伎異服單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改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夏長袖低昂等和戎之錫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儔儔競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艾未反味爽之朝期之清旭今聖明肇運屬精惟始雖曰緝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

與諸藩令 梁元帝 即日青鳧朽貫紅粟盈倉據有全楚奄荒南服舳艦萬計鐵馬千羣一丸之土可封函谷半紙之翰能下聊城而不以富貴為榮不以妻孥為念瀝血叩心枕戈嘗膽其何故哉政欲掃蕩長地誅鋤封豕非枕畧三夏包羅二別而中流未附必鯁王師弗見勤王之勳且有親尋之辱與言思此載勞寤寐政當浮舟水次秣馬江陵靜聽鄴藩若為消息脫能前驅入討同盟勤王陝服景從差為未晚如其驅率市人游流西入凡我腹心人百其勇判當待彼先舉然後從事兵非我始幸各遠巡其間小應接非今所議

陳後主在東宮臨學聽講令 隋江總 令中庶子膠庠化本教學政前古之雍熙寧不由是

自炎行將季風化陵遲梁室版蕩微言中廢後生莫曉珠泗之文晚學未聞齊魯之說加以弃本逐末情多詭競自衛守庸更如膠柱假詞而誦豈類背碑吾稟訓晨昏言詩立禮溫清暇日秋籥冬書說前聖之簡牘慕往賢之砥礪今鋒刃既銷雍序大啓刪浮去偽求名責實儒元總集蒲玉交馳楨幹懿親開蒙範物梁園魯殿崇經道洋宮藩學未比宗師小山騷什寧同章句可謂千里更齊知十肅奉趨過預觀訓曹縫掖濟濟冠冕師師聽鈞深之說矚循還之辯美

精惟始雖曰緝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

業再興於斯為盛昔遺樓下聘尚加東帛祥瑞上臻
猶班重幣況茲大禮而可忽諸外即詳賜學僚以稱
吾意

續古文苑卷第五

續古文苑卷第六
賜進士及第獲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表

請許吳主委質表

魏鍾 絲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遠於卿佐
必冀良方出於阿是芟蕘之言可擇郎廟況絲始以
疏賤得為前恩橫所矜晚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
厚寵以至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感敢不自量竊致
愚慮仍日達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
割意不敢獻聞深念天下今為已平權之委質外震
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
款誠欲求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
當護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
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己
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報
權疏曲折得宜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
昔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二事
以為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若以在所
慮可不須復負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

賀捷表

魏鍾 絲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企
仰懸情無有寧舍即日長史速充宣大令命知征南
將軍運田單之奇屬憤怒之眾與徐晃同勢并力撲
討表裏俱進應時尅捷滅滅凶逆賊帥關羽已被夫
刃傅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禍淫不終厥命奉聞嘉
喜喜不自勝望路載笑踊躍逸豫臣不勝欣慶謹拜
表因便宜上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

力命表

魏鍾 絲

臣繇言臣力命之用以無所立惟懼之謀而又愚羸
聖恩低徊待以殊禮天下始定師土欣戴唯有江東
當少留思既與上公同見訪問昨謙見獲蒙遠及雖
緣詔令陳其愚心而臣所懷造膝之事昔先帝嘗以

事及臣遣侍中王粲杜襲就問臣臣所懷未盡莫益
絲髮乞使侍中與臣議之臣不勝愚款悽悽之情謹
表以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司徒東
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關內侯季直表

魏鍾 絲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
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饟朝不
及夕先帝神畧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所米豆
道路不絕遂使強敵喪膽我眾作氣旬月之間廓清
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剋期
成事不差豪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
旅食許下素為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
舊勲矜其老困復彼一州俾圖報効直力氣尚壯必
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
言干犯宸嚴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黃初二
年八月日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朱倫表

魏殷 褒

蓋聞虞書非俊又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
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為之君務通
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
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
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
論駱駝奇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昆
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魏書經籍
志云魏書經籍
太守殷褒表

造沁口石門表

晉司馬孚

野王典農中郎將臣孚言臣被明詔與河內水利臣
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
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眾谷走
水小石漂進水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案
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累方
石為門若天賜早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
閉防斷水空渠衍滂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

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
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乎言在魏文

請省官表

晉桓温

今天下分崩喪亂殄瘁雖隆中興而戶口彫寡近
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
同古制百官備職實非大易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
務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
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皆達治之
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愚謂門下
三省秘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
故重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為虛設之位唯太
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參佐職無
所掌者皆併省若軍駕郊廟籍田之屬凡諸大事於
禮宜置者臨時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
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出桓温集卷二
温集十一卷梁有十三卷又有桓温集卷二
十卷錄一卷七御覽所引集畧當即要集也

進書表

晉王獻之

臣獻之頓首言臣年二十四隱林下有飛鳥左手持
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經一周形勢
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周以兵寇充斥
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姜惠臣
一餐無以答其意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令便市貨
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幾數日遂獲千金所有書訣
謹別錄投進伏乞機務燕閒留神披覽不勝萬幸臣
獻之頓首

論佛教表

梁荀濟

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
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關豎以控權三
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
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
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稽古之詔未聞崇邪
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麩牲欺誣宗廟
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

供貪淫之賊禿就信邪胡諸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
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按釋
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夏以御魘魅者也乃至
舜時竄禱祝於三峽左傳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是也
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峽漢書
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
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
種為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
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為佛佛者戾也
或名為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貴方尊姚
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又按釋迦出戎割脇而
誕摩耶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
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
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
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眾多崇信至如瑠
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疎何能
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
取者二也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
禮損化一不經也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
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經也姦
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姦殺子僧尼悉然
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
故縱姪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
覺於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胡法慳貪唯
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
寶四不經也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
衣頭陀為務今則不然數十萬眾無心蘭若從教不
耕者眾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
進退未為盡理五不經也淫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
若為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
能分辨真偽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淫
槃闖王害父者婆教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
結感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

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
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漸謝獲
無根信三破論謂佛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之
也融續立論無能破之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
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
臣萬眾稱為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
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乞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
失者三也道宣刪之僧出寒微規免租稅無期詣
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
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借比
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轉帝王之詔
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
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
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
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
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
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
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
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
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
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
挂幡蓋於長利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
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頌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
比陳詞之祝史受觀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
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陛下方更傾
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倍臣之
禮寵既隆矣侮亦極矣臣不取者四也陛下以因果
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
隆勞民伐木燒蠅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
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
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而營
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詔祭又虧名教五尺牧
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為陛下不

取五也。秦政受詐於三山。漢微見欺於五利。信順妖
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偽。豈懲前失。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但是佛妖僧偽。為心墮胎。殺子昏姪。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
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
坐夏不殺。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
螟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
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于不子。綱紀
紊亂矣。

上廢省佛僧表

唐傅奕

臣奕言。臣聞義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政
符周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
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
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
有難。則徇命以報。離父母有疴。則終身以側侍。豈非
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
乃有守道舍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荆山
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
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
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自漢明夜寢。金
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
晉夷虜。信者一分。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
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
半雜華。縉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
胡。浪語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兼
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夏
之洪鐘。集蕃僧之偽眾。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
賄。女工羅綺。翦作淫祀之權。巧匠金銀。散離舍利之
冢。抗梁麩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
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財。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
哉。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
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
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軍民逃

續古文苑

役刺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月不除。姦偽逾
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
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
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
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
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
之主。百姓無事。為義皇之民。臣奕誠惶誠恐。謹上益
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武德四年六月二十
一日。

上五經正義表

唐長孫无忌

臣无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
醜。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
圖出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
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燭戒於百王。五
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興
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
之後。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
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風聞儒雅。以立訓啓
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
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昇石渠之
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隊。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
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
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
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扈。以。裁
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元。虛。月。集
圓。巢。谷。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
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勳。華。而。垂。拱
無。為。遊。心。經。典。以。為。聖。教。幽。蹟。妙。理。深。元。訓。詰。紛。紛
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孔。穎。達。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修。撰。雖
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
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司。空。上。柱。國。

續古文苑

英國公臣勳。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
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
國史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侍中
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蔣縣開國公臣李輔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
公臣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
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文館學士。臣谷那律。
國子博士。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國子博
士。臣王德韶。朝議大夫。文館學士。臣賈公彥。朝議
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大學博士。臣齊威。宣
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宣德郎。守大學博士。臣
孔志約。右內準府長史。文館學士。臣薛伯珍。大
學助教。臣鄭祖。徵事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
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大學助教。臣
周。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元植。儒林郎。守四
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稟宸旨。傍撫羣書。釋左氏之
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
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
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
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
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
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奉。勅。修。撰。國。史。臣。等。等。
求。亦。影。鈔。宋。本。周。本。分。注。疏。每。行。今。所。傳。本。皆。無。之。故。
備。載。於。此。宋。本。半。葉。九。行。每。行。今。所。傳。本。皆。無。之。故。
請。立。贈。太。師。孔。宣。公。碑。表。唐。太。子。子。子。

續古文苑

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畎會玉梁陰路指沂川塗經闕里迴鑿駐罕式監堯禹之姿開續凝旒載想溫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醊廟堂甲陋重遣修營褒聖侯德倫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履從迹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瞻眺雲壇相圍欣覲前聞又昔歲承恩齒胃膠墊歷觀軒屏具到作釋門徒想仁學於顏曾彌深景慕探風猷於竹帛冀啓頤蒙所以輕敢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茲于請竊謂宣尼之廟重闡規摹桂莫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貴幽挺而翠瑤莫題言猷靡暢詢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惟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既傾祖述勳華三千勵其鑽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川遺碣獨擅於無慙岷岫餘文孤標於墮淚伏見前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曾徽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樹一碑但遼海清夷九域無微發山東豐稔時踰恒歲况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為多許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識昧恒規言慙通理塵蹟聽覽追增悚戰

唐王 顏

進玉石珮表

臣顏言國家虔奉道源天下久安聖化伏見能事必舉善跡必旌臣所部湖城縣界有鑄鼎原是軒轅皇帝鼎成上仙之所備詳史冊縣有昇仙宮寺具見圖經獨此鼎原曾無表記微臣愚見是千古所遺歷代因循以至今日只有鑄鼎原名莫知陳跡所在臣今但於原最高處刻石表之當石直下更須穿地實去月廿八日本縣令房朝靜縣鎮過將常憲專知官軍將杜晏等同於原上選地穿穿深四尺得玉石珮一是一穿時為土工所損今作四段有懸珮孔子二其日縣令所由等狀送到州臣送觀察使使牒却令州司自進臣以此原含有碑記千古所無臣輒云為自疑妄動今穿得此珮伏喜不妄微臣測度恐

三二九

是黃帝上昇之時從臣遺墜之物臣檢算歷帝記黃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伏以天下有道地不藏珍今千尺荒原一穿得寶且是軒轅遺物應見聖明之代微臣不勝驚喜慶忭之至其玉珮謹以函盛差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暢實隨表奉進伏望頒示朝廷宣付史館臣顏無任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貞元十七年二月十日

疏 奏

諫立趙皇后疏

漢王 仁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娥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主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為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為亂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

諫尊寵董賢疏

漢王 閔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宏以布被修德權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傅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牛角皆以立霸王之業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為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歷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俱蒙拔

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既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識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采芻蕘賢負薪莫有益於毫釐

上說苑奏

漢劉 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雜有脫誤其六類眾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雖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皆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當作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上管子奏

漢劉 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穎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因鮑叔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取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云下令猶

三五

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為管仲城穀以為之采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此文張溥所輯劉向集未載故錄之

校上海海經奏

漢劉 歆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言校秘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鯨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夷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遠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肖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冥麻帝乃桎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

續古文苑

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為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此文張溥所輯劉向集未載故錄之

請徙張步降兵疏

漢杜 林

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漢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難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誅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羸之痛曾以送終之義故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承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傭賃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贖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狂狃之意微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珍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浦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遺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為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

六宗祠奏

漢李 郃

續古文苑 卷六

司空李郃奏無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興於甘泉汾陰祭天地亦禮六宗至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至建武初洛陽制郊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

陳興廣學校疏

漢尚 敏

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為人五經不修世道凌遲學校不宏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所以因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視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人五經各敘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項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趨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由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觀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為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難乎有恒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在延平元年

請分郡疏

漢但 望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滅絕罪錄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即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

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等在諫諍自中及隴西太守馮舍、上谷太守陳宏、說往者至有劫關中令楊殷、終津侯姜昊、傷尉蘇鴻、彭亭侯孫魯、雍亭侯陳己、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即發覺，謀成乃誅，其水陸覆害，然郡掾謝盛、塞威、張御、魚復、令尹尋、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給吏休謁，往還數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踰科，恐失冬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剛險，見水經注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三江之會，見水經注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爲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懼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以自優暇，不忍小民，顛瀕蔽隔，謹具以聞，在永興二年

上李壽封事

晉龔壯
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

理顛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譏，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軟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靈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汎潰，垂向百日，禾稼傷損，加之飢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元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願違一旦，疆場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承爲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勳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宏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章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哉，論者或言：二州人附晉必榮，梁益二州六郡人事之不便，扶風始平武都郡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貴，公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太半，鍾鄧之役，故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榮，漢晉不處，臣復何爲，當侔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託附深重，忘疲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控控，伏願罪戮。

沙門致拜表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照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

崇親嚴上，厥絲靡爽，惟浮圖爲教，邊自龍阜，反經提傳，訓遐事遠，諫生瑩識，恒俗稱難，宗旨緬邈，微言倫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迺越典，度僣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曩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拘，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萬山賁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既階席之閒，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

進所試進士詩賦奏

唐高 錯

臣錯昨日奉宣進旨，令將進士所試詩賦進來者，伏以陛下聰明文思，天縱聖德，今年詩賦題目，出自宸衷，體格雅麗，意思遐遠，諸生捧讀相賀，自古未有，倍用研精覃思，磨礪緝諧，其今年試詩賦，比於去年，又勝數等，臣日夜考較，敢不推公進士李肱，覽裳羽衣曲詩一首，最爲迴出，便無其比，詞韻既好，人才俱美，前場吟咏，近三五十遍，雖使何遜復生，亦不能過兼是宗枝，臣與狀頭第一人，以獎其能，次張棠詩一首，亦絕好，亞次李肱，臣與第二人，其次沈黃中，琴瑟和奏賦，又似文選中，雪月賦體格，臣與第三人，其次王牧賦，自立意緒，言語不凡，臣與第四人，其次柳棠詩賦，興思敏速，日中便成，臣與第五人，凡此五卷詩賦，擢其中科，實所不愧，其餘三十五人或獎舊文，別錄人材，非止一途，四面搜擇，臣並與及第李肱，舊文亦好，人物絕奇，每視且他日，必爲卿相，宗枝之俊，實爲難得，況屬籍之中，讀書爲文者，甚少，伏望聖明，俯留宸覽，李肱等五人詩賦，若有不堪，敢受欺天之罪，如或可採，伺候聖心，其李肱詩賦，伏望陛下聖慈，特加獎飭，宣示百寮，以勸皇族，修飭之道，臣繆忝主司，不勝慄慄之誠，其詩賦總爲一卷，謹隨狀奉進，以聞。

對策 啓 牋 狀

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對策 漢魯 丕

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決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其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為禮義乎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馬 融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繇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為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譽鈞同寒

續古文苑

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治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為善之必利為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為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張 衡

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周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開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向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割符寧境為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泣民為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為奪人父母使僮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秘密振暴於外貨賄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偽渾淆昏亂清朝此為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為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烈著於下天誠詳矣可為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

續古文苑 卷六

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為福矣

延熹八年日蝕對策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人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

辭判事略

齊王僧虔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瑾稱勅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令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罄率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覽所啓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輪請伏追震作謹啓

賀導江成巨堰牋

五代杜光庭

伏觀導江縣令黃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於龍象李冰創堰分白浪於龜城道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涇泛肩之誓表則有常若懷山沃日之災崩騰難制立虞墊溺必害蒸黎昨者夏潦渤興狂波未息顧岷江之下瀨便通帝都當灌口之上游遠彰神力於是震霆葉地白雨通宵驅陰兵而鼓譟連天簇靈炬而熒煌達曙迴山轉石巨堰成成浸涌頓減於京江奔蹙盡移於峽路仰由聖感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祐編於簡冊冠彼古今叨奉獎私增增拊躍

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宋呂 祉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三年夏待罪右正言嘗建議謂當以建康為根本准甸為藩籬連接沿

江措置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
 建議謂荆楚迺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
 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南宣撫使
 司參議具奏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
 接如人之一身四體不備楊公在荆楚乃膏肓瘡痍
 他日恐資敵國宜急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
 恩除知建康府赴內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
 定其規摹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歸於
 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論奏副本具存然臣已見
 如是而已臣自到任每與僚屬文學之士權畧茲
 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載山川險阻道里遠近軍馬
 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畧集類次命本府通判吳
 若安撫司准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東南利害總論
 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上下之勢要
 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皆
 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今圖恢
 復必據要會以為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作建
 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戍守不可不備城
 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
 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
 廟河渠事跡悉以類舉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
 為吾南國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偽齊三曰楊
 么皆吾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窺
 吾四川矣李成據襄陽陰遣人結楊么則扼吾荆楚
 矣宿寇修城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曹公伐吳
 入淮路此其計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矣當四川者
 吳玠關師古當荆楚者王燮而已至於淮甸則未有
 當之者雖有當之者又不可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
 無援則是形勢開斷上下無備表裏不一其何以立
 國臣請以三國之事驗之魏有荀彧蜀有諸葛亮吳
 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
 南臨荆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荆益保乎險阻
 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荆州也至孫權都江

左荆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荆州與
 國鄰接壤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荆州順江東
 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荆州牧則命諸葛瑾從備
 求之而又躬擐甲胄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閒
 以死拒戰而荆州要地卒為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
 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
 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
 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
 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其後王
 濬唐彬胡奮王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檣直造秣陵
 悉如祜策而吳遂亡然則荆州豈可失也一失荆州
 江左難立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之南唐雖跨據江
 左止能奄有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
 把淺吳廷紹以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
 上表固爭不勝及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據險以邀
 周歸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
 敵乃命諸將各自為守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
 之圍益急自劉仁贍失守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發
 唐之君臣無以為計相視悲泣始獻江北之地而江
 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藝祖受禪再定淮甸江左之
 勢愈孤雖於沿江繕城壘聚甲兵厚方物之貢以緩
 師遣匈奴之使以求援竟無益於救敗而江南遂平
 然則淮甸豈可失也一失淮甸江左難立矣故為朝
 廷之計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
 以墮其計也今時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當謹守封
 疆以戒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
 下淮南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兵馬
 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
 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未翦除凶逆混
 一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而下定都江左其閒
 有志於中原者多矣時有所未可祇取禍敗者非止
 一事宋文帝元嘉中欲經營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
 合取寵獨沈慶之以為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

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指礮礮必走滑
 臺小成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
 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也初
 魏羣臣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主曰馬今
 未肥天時尚暑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
 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王元謨圍滑臺初措盡乖
 繆眾心失望數月不下魏人潛遣人撫慰遂擁兵渡
 河眾號百萬擊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始懼走而魏
 師長驅宋人肝膽塗地矣此往事可以為輕舉之戒
 今偽齊不難平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
 後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己虜人深歸巢穴自河以北
 所至留一二酋領雜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赤子其
 強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偽齊使為吾之
 敵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屯江左皆相去遠
 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強弱虛實而後可圖必於沿江
 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離散
 之心慰西北來蘇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其舉事
 也自非精銳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
 一時過河使聲實兼舉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
 有未可故翦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
 之事臣恐其當為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
 路未夷國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矧臣嘗蒙眷
 推列諫省薦歷外臺今又為藩臣誓思所以圖報事
 所著南北事跡釐為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
 令繕寫隨狀進呈伏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
 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續古文苑卷第六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南北郊冕服議

漢東平王蒼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繫齊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

異姓為後之子服本親議

漢吳商

或問以異姓為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為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服之也

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議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元冠纁經服

續古文苑

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宗議

晉賀循

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為男主宗婦為女主故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紀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為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以為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珍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答庾亮問宗議

晉賀循

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為大夫者便為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與為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屬皆齊纁三月代衰禮替數之者少吳中畧無此服中土總而不齋其所由來以致政教凌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為嫌也

出後者為本父母服議

晉王廙

喪服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

遺蘇秦張儀書

周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執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十引無此二句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萬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於天地有骨肉哉蓋所

續古文苑

居然也出表淑真隱傳案杜光庭錄異記取此而增添首尾且有更改殊不可據今不錄

與傅翹武書

周燕太子丹

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嘗得親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垂覽之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眾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為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

報燕太子書

周魏武

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情捐之恥除久之恨此實臣所當虞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為智者不莫倥倥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媿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為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令臣計從太子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

與擊伯陵書

漢司馬遷

擊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修身德隱於所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唯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報太史公司馬遷書

漢擊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愆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肯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與蘇武書

漢李陵

子卿名聲冠於圖藉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為禍先忠者義本今為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為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為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引李陵前與蘇武書云子卿前為子卿不之計所以然者其驕驕焉子卿厚恩下顧且屈以未申之計所以然者其驕驕焉子卿厚恩下顧且屈以未申之計所以然者其驕驕焉

報李陵書

漢蘇武

曩以人之業今改舊奉使方外至使退夷作逆封豕造孽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軟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則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為世英三選注生十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縲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

士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為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末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見藝文類書抄一百七引蘇武答李陵書云當子錢氣深入也太平御覽九百九引蘇武與李陵書曰乘雲附景不以營速晨亮失萃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附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皆不在此引蘇武答

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勢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傲者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熒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卿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為師汝父寧輕卿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為貴蓋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為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吾畫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止有首四句

伏聞大女緜玉為父報讎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遊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

誠兄子書

漢張奐

與弟圖書

漢李固

答友勸仕進者

漢郭泰

為緜氏女玉奏記外黃令

漢申屠蟠

漢申屠蟠

刃刺讎，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强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今聞，玉幽執宰，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為玉之節義，歷代未有，實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尚望追旌，閭墓顯異，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為朝廷痛之，出杜預女記。○藝列女傳曰：魏氏女，玉，為父報仇，年十五，進諫，云：云配善其言，乃為成死，論所載文不全。○

奏記大將軍梁冀

漢末 穆

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官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率公卿詣朝堂，案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財損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尚不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不可不誠懼有後恨。

詣巴郡太守自訟

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隸漢中，但字伯闔，為巴郡太守，勤恤民隱，郡文學掾宓，趙芬，掾宏，農，馮尤，塾，江，龔，榮，王，祈，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閻，中，黃，閻，江，州，母，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詣望自訟曰：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昏喪吉凶，不得相見，解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供，貧者無以自久，是以清儉天枉，不聞加以水陸，難山有猛獸，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為更新，童兒匹婦，惟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

續古文苑

續古文苑 卷七

三九四

遠邇思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於金石，乞以文書付計，掾史人，思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

與府君書

漢張芝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闊彌邁，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遂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勲，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蘭絕，有緣復相聞，澹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誠子書

晉羊祜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宏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借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無子凡，發長子倫，次登，次伊，次肅，此書云：汝等又云：汝兄弟皆當題諱，凡子也，藝文類聚：阮瞻，字子真，汝兄弟皆當題諱，凡子也。

與揚州刺史周俊書

晉蔡洪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勅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堪，韓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儔，又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

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松柏，幽夜之逸光也，出洪業所論，士十六人，但所引止此，案隋書：經籍志：云：梁又有松滋令蔡洪，集一卷，錄一卷，一卷，一卷，與皇甫謐書

與皇甫謐書

晉辛曠

進實興聖治，故風力佐黃，風力今稱，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又在官，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鶴，萬國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挹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執沖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沾，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我須，此惜才陰者之所以為懼，而臨川者之所以懷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順震驚而翔撫奮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往之夷塗，招不世之洪敷，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以知藉美也，籍之今，希昔人六義之二，獻斯一篇，惟蒙采覽。

又與皇甫謐書

晉辛曠

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下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以盛矣，曠以不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諮覩末因，而西望延企。

荅辛曠書

晉皇甫謐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義，虛想之積，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熳，情義款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挹佩至春，銘乎心膂，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屬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逸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誅，願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

續古文苑 卷七

三九

與榮競中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與知枯木
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為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
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棲鳳聞命悚灼如蹈
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答趙景真書

晉嵇 藩

登山遠望觀崢嶸以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以增悲
遊眇春圃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冰之慘
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玩珍之樸未
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攬而希絕景之功心
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
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
其樂孔父困陳弦歌不廢幸吾子思遠理舍道自
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
於海濱倚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
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

月儀

晉索 靖

正月具書君白太族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
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
難將故及表問信李庶庶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又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
之盛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
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飛奮翼紫閣
使親者有適契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扇物遙願高宇及時
讚宜山川悠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年看塗
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儒以恢時佐輦無
叩角之怨門有縉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
玉值下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安金紫之榮使親
契有拂冠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罄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
是康機度推流不面踰紀分逼長塗因良展馳心

投情庶能感應書修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寧秉下壯之勇者匿武而精
道抱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顯怪以高之姿而懷
迷時之志違明明之求蹈不識之闇機運稍移人生
若寄願速龍躍耀於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

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遙想足下動靜
順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魂精爽馳想登高
長佇涕以隕之不勝勞歎裁及書問君白

君白及子少舊契闊在昔情款好合如彼琴瑟何啻
離別歷載十餘年往

人生之險絕悼言多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寶德育
素以熙萬福此故舊君白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
多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闕音問又疎傾首
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亦見信憶舊裁
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洽明於博採唯賢是務足下
以神龍之賈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
彼具瞻副此羣望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收卦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
順節路乖人隔邈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
篤好相齊往分不勝佇企欽渴之懷故遣表問不能
暢情君白

君白昔忝同門濫攀君子子以逸羣之才當貫三千
之首登堂入室研道之奧雖明闡殊品每亦希顏至
以乖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以牆面無因之積以
書所散君白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降時變物移感候
增懷心投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驟飛登
彼崇丘道遙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着
然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

君白往春執手尅會來秋迎望待面慊然遙想知以
逸驥之迹騁於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反信飛沈

壹殊何緣言嫻厚為時節實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黃鍾吐氣猛寒零降溫室重裘和
氣表神休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闊別後始忽
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百來況德
音彌滿耽玩良翰翰悟惓素慰增慨不勝抱感裁因

君白昔誓秋歸而奄經半載匪我愆期時違來信
之隆況旨沓密蚩以逸踰約以馳驚親愛分隔榮
之隆足下復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度末寒慄烈明德宜時夢
想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又言存宿好翹
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啻壹別便成永隔瞻彼修路顧此乖限情經
運候思與感物言存信涕以流墜足下類度同懷
信使知問君白

與支遁書

晉謝 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刻自治甚以悵然人生
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感觸事
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
縣與時為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刻而醫藥不同必
思此緣副其精想也

永和中和揚州刺史殷浩書 晉王彪之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否昔建元
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
於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意荀令從之
於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意荀令從之
於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意荀令從之

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大廟火日蝕后
之喪兩沾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
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倖
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
日蝕史官告謫曾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
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復是將處天災罪已
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

是康機度推流不面踰紀分逼長塗因良展馳心

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隆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味速歎何榮如之弟子聞夫不終朝而兩六合者彌天之雲也

與遠法師書

晉桓元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髮髻之閒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與從弟孝徵書

晉鈕滔母

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遊無上之箴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躍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元波逸響重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與羅君章書

晉孫盛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為

續古文苑

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答孫安國書

晉羅含

獲書文畧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可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就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益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與遠法師書

晉桓元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髮髻之閒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與從弟孝徵書

晉鈕滔母

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後車之載鶴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即於靈圃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而作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

與妹劉氏書

晉徐藻妻陳氏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

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艷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畧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為喻耶可共詳之

與兄弟書

晉宣婦叔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列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邁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僮僮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親於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屬高節於弱志發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於上乃命官人誦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嬰嬰不以白刃臨頭改正直之辭梁竄竄不以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

續古文苑卷第七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書下

為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齊庚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閣投之懷不以形骸為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為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紫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宏護為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眾妙式延山河虛館川浹實望賁然少酬側避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為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固有同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開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思有在不俟繁言

與劉孝標書

梁劉之遴

與蕭令王僕射書

齊虞義

與蕭令王僕射書

齊虞義

表侍中體高亮之宏安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日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元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願與善無徵報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推峯四海摺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微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與慧皎法師書

梁王曼穎

弟于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摘撫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迺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開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攬出君台之記採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無梗槩况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備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卓爾獨載元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

與蕭令王僕射書

齊虞義

與蕭令王僕射書

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陳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姪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為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徒佩願長廊之未盡尚分行憶異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帳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燼燼未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使窺窗獨坐姮娥笑人

與蕭令王僕射書

齊虞義

與蕭令王僕射書

胎仙城慧命禪師書

北齊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辛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畧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淨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

梁蕭蕭

答從兄安成王書

梁蕭蕭

從兄安成王書

從兄安成王書

從兄安成王書

把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為精舍迴車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歷上辨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葦崇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洎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悒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遺蕩曾襟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蕩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元饜飮頗絕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括樞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鶴鶴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郎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轡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遠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淵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答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通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道宣曰時或以達即晉朝譙國譙遠今考戴遠不久尋卒非也晉書云太元十四年徵遠為方生計不相見又非北齊明矣案此說遠是今定為隱士同姓名也

西嶽王書

唐李靖

續古文苑

唐武后

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後以關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占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致少林寺書

唐武后

暑候將闌炎序彌溽山林靜寂梵宇清虛宴坐經行想當休念弟子前隨鳳駕過謁鸞巖觀寶塔以徘徊親先妃之淨業薰修之所猶未畢功一見悲驚萬感兼集攀光寶樹載深風樹之哀弔影珠泉更積寒泉之思弟子自惟薄祜鎮切營懷每屆秋期倍軫推心之痛炎涼遞運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旬頻鍾二忌恨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逾悲唯託福田少申荒思今欲續成先志重置莊嚴故遣三思資金絹等物往彼就師平章幸識斯意即務修營望及諱辰終此功德所冀罄斯誠懇以奉津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覺迷之緒畧書示意指不多云

報友書

唐宋詹

自一接拜情同弟兄沈吟緬懷固非小子之所勤及也榮質前謝恐乖昔賢共弊之道晦事勿語且作詩人匪報之實遲徊循軀倘俛未已殆將有辰矣足下多可不怪高情內含如筠斯清比蕙又暢儻不以感氣厚而修詐自廣不以撫己多而私頌作德未致力謝馳懷宣書何陳萬一也悚息今秋盡野外草木變衰長郊蕭條風物淒緊清都久客莫復相親足下退食公庭睡罷私室櫛沐晞景收視解聽豈念歲華不待厭倦為旅之士哉頃者釀玉初令絃絲正調竟欲左攜鄭君幽指藥妙右對董史高談道微情酣世忘浩去塵糈思足下能順試實其事為何如哉時聞真聲迴聞笙鶴此復異於人境耳可以息宴可以嘯歌久不開然期今日之事也倚候騎氣自豫光臨幸甚

與盧藏用書

唐毛傑

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於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難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權為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闥忠弼在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恩折俎而無因嗟掃門而不逮豈知羣邪構逆照聲嗽紫奪我未遠詣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餌芝朮以養閑坐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閑仲未歸留連德音徘徊失路互鄉童子當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兄弟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况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自己無大觀者哉僕能憐雲獎無知案雲下書軒聖字今為雲下書軒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露霧露之微潤哀多益寡落止山之一宅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答毛傑書

唐盧藏用

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氣瘴裏糧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札期我遐意詢予道真使人慙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滅木穹室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胥缺獨禦臆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推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躋卒惟憂患負家為孽置身於此何顏復講道德哉

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昏。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鷓鴣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隳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廖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為是。儻吾人起。子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梯稗。無相阻。曷為區區過勞。按劍也。頃風眩成疾。下淚復厲。韋此。力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致齊相國映書

唐李舟

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託。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期又為佳。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都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滅。永以三歎。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農。為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別湖州崔使君侃書

唐朱灣

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一。字。補。驪龍之珠。潛滂滂而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灣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再請職事。三過戟門。門人謂灣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僕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以茲交戰。彷彿於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者。豈非明公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問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嘆自引。分而還也。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唐釋法琳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下。法琳

草衣野客。木食山人。尤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當世。合緘口以終身。既德愧內。充譽慙外。滿非唯孤。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覆船巖下。永味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藪更入。置塵久客。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八水。葉墜三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臥靈臺而起恨。遊白社而興嗟。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之悲。逾切居生。壞坎。稟命。迺遭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躬影。運也。如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腰。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畧。難。甚。綠。山。萬。卷。百。家。香。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者。重。修。辨。正。頗。為。經。書。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罔。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河。衡。之。任。知。人。之。器。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宏。既。握。靈。蛇。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燮。理。文。昌。德。鏡。楮。紳。舉。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號。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煖。朽。木。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如。達。賦。必。賴。楊。侯。意。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以。來。內。外。文。集。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所。請。悚。息。何。言。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寧。無。前。以。傅。子。謂。言。畧。呈。小。論。既。蒙。上。達。復。荷。褒。揚。戰。在。中。心。但。知。慙。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肯。為。珍。比。者。海。內。諸。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音。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並。將。迴。向。耳。請。公。為。宏。護。檀。越。

梁遣使聘蜀書

梁遣使聘蜀書

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神人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豪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啟王霸之機。為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雁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歡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阻絕於音塵。正因緣於開謀。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初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患。爰都河洛。用答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夏。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衰斜之封微。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導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念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道。殆至。滅亡。允懷。倚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墳。荒。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祿。卿。盧。珽。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別。幅。謹。白。蜀。開。平。三。年。

蜀答梁通聘書

蜀答梁通聘書

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濫。於八方。衰疊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宜握。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唯貞。無競。於興邦。止施仁而濟眾。以此內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言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恃。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為。謀。稱。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唐釋法琳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下。法琳

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權，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開謀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遠被於子孫，暢遂咸敷於朝野，今則盡熹勞而己，用儉勤以師資，嘗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別降珍奇，十驥連鑣，六龍並駕，稱德曾參於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過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勲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連天路，繼道星槎，絨章不俟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鴈，欣榮慰喜，併集此時，故以專使盧卿等回，畧陳所志，幸望開覽，謹白。

致夢英和尚書

宋郭忠恕

汾陽郭忠恕致書荅英公大師，紫塞雲高，皇朝路遠，每捧報瑤之翰，如親連璧之姿，忠恕自落朝班，累承詔命，已得林泉之味，堅辭名利之場，鶴髮半生，後心久死，與師金蘭，敦義香火，修因飛杯，容許於醉狂，結社不嫌於心亂，共得陽冰筆法，同傳史籀書蹤，常痛屋壁遺文，汲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茲多，賴與吾師同心，正古近覽，真翰轉見工夫，藏勢過鋒，方上圓下，可以萬古教人也，晉宋而下，通篆籀者寡，唯碑碣印記時用數字，傳授者未克研精，何妨檢討，盜聽者恥於好問，加之穿鑿，齋中序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弊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已下，吾不欲觀之矣，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日錄妄有更改之，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旁，少品必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者，小說見宜焚之，聊以親書達心，俟以萬劫發願，何人知之，英公知之，不宣，遷客郭忠恕書達英公大師座前，十二月二十五日。

續古文苑

檄

檄李勢

晉庚闡

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觀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曜勒窮凶，肆暴神州，李流啓逆，竊逼岷川，今改正李流在，贈書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為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疫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無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喻虜檄文

裴子野

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遠古，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之墟，頻梟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畧，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聲，猶翻東海，以注熒燭，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大姓，蒙恥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目，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彈降漢，華紹七葉，苟有其才，豈無大位，案以梁書本傳考

七激

漢傅毅

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文，今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狹六經之指，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

續古文苑

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颺飛礫，孫禽相求，積雪泮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宦失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基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樂期清歌，歌曰：陟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榮，沈微感物，悟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元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葛藟常珍，庶饑異饌，濟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織如髮芒，散如絕穀，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晏，乃進夫雍州之梨，出於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坼，可以解煩，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元通子曰：驥駉之乘，龍驤超擡，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數，踐路促節，機登騶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乎，元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元冥終統，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駉，乘輕軒，麾旌旗，鳴八鸞，陳衆車，於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罽網以彌野，連爵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獸駭，彈什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刀骨解肉，離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蘭皋臨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元通子曰：堂館修飾，洞房華屋，楹楠雕藻，文以朱綠，層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騁目窮觀，園藪平夷，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萋萋，於是賓友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饋，蒲且飛工，輪不虛出，矢不徒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彈輕翼，日移怠倦，然後讙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綬，綬隨珠，佩珞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

唇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舟浮華池紆帷翳而永望
鏡形影於元流徧滔滔以南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
目之雙躍樂編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子能強
起而與之遊乎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
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
文質發騰達儀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
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
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
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
語仰子法度

對

高唐對

周宋玉

楚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
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崢嶸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
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
遊於高唐怠而晝寐夢一婦人暖乎若雲煥乎若星
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
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
臺精魂依草實為蕙之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為巫
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
幸之出襄陽耆舊記與文選高唐賦文有不同故載之

五行對

漢董仲舒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情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
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
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
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
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入之道也
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
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
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兩起氣
為風風兩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

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
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
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
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
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
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
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
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言
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悅心也故君
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悅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
矣好仁厚而容貌恭則目悅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
矣好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按古文苑載董子
錄補

磨石對

魏劉楨

文帝嘗請同好為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楨
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觀之大怒命收之主者案楨
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尚
方觀作者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對曰
石出自荆山元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
珍磨之不加瑩彫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願
理枉屈紆繞獨不得申出文士傳

續古文苑卷第八

續古文苑卷第九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論

漢吾丘壽王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
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
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
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
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
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
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
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
之兵窺開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
詐為要術遂非唐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
之戮嚴誅誅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
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
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
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
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王
叢書引此論

銘論

漢蔡邕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
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黃帝
有巾几之法孔甲有槃杆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勅
盤庚有玉璽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机楹
杖雜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
亦所以勸進人主勗於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誥先王
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
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衮闕
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大常所謂
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
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
國賴之皆銘於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

景鍾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鍾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此文宋人所輯蔡中召公紀下十六字德非引下八字據文選刻滿銘注引補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下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極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案此處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鑿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鑿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伴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辨正論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郝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究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辨正論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郝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究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

續古文苑

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鬪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臂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含其一以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鯉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此世有三國志注架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猿後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蛤鸞入海為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字上見辨正論牛哀以下廿一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耀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常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兩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固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作臨時辨正論補

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一笑矣若夫元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國自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耀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常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兩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固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作臨時辨正論補

續古文苑 卷九

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之謂矣辨正論今論又廣宏明集所載取諸法琳詩定又陳子良注引陳思王釋疑論昔堯舜禹湯文武不朴子內篇引陳思王釋疑論云云皆非此篇文云不取

刑禮論

魏丁儀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也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茲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畧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為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其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為君也恐上侵暴於己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直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為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萬物正而後止竊焉此後刑也

續古文苑 卷九

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未論二主余與夫始者

韓白論

魏何晏

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關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為出奇無窮欲窺蒼海白起為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自然好學論

魏張遼叔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黃梓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踏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其竹管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寬懼弦木刻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尚何假於食膳蜚而嗜菽藟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觀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較然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滅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為雖事以末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後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宅無吉凶攝生論

魏無名氏

夫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於此為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

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為澹支數行而風則為癘毒久居於濕則要疾偏苦好內不忌則昏喪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諛諂而為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為忌崇不得蠶絲滋甚為忌崇滋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顯於桑火寒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崇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術正故忌崇生於不知使知性猶知蠶則忌崇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笠祝謹崇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忌崇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為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為三公可知也夫壽天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官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為所虜然則避禍趨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為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避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樂也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謹崇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大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啓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魏無名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慶也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二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為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為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見餅冰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

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實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息行逆不能令彭祖天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修則宅葬無實故譬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天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怠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和故論有不知之足下忽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矣難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眾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係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為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內而有虎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曙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畧於和走以為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為也使準顏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為則無卜矣今設為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鑿掌巨君運魁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感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為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其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為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為來物矣然亦卜之盡盡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益於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同

續古文苑

續古文苑 卷九

四八五

宮姓無害商則為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為先廡庫次之居室為後緣人理以從事以此議之即知無太歲刑德也若修古無違亦宜吾論如無所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事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所謂子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家宅喻此宜何比耶為樹藝乎為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家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請命之事仲尼非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為情貌者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為禮也其為實也為禮則事異於古為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為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愈見其合未可知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眾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修身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於有無為有者亦螻蛄矣子尤吾之驗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論嫁娶時月

晉東 首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于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郊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閒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識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

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巳過仲春伯姬歸於杞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取文三傳不識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實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若萬民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為斷何獨嫁娶當繫以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之證以為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之制也

論天

晉劉 智

凡含天地之氣而生者人其最貴而有靈智者也是以動作云為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王觀靈曜造算數準辰極制渾儀原性理考徵祥贊其幽義而作曆術焉渾儀象天之圓體以含地方輪轉周匝在二端中其可見者極星是也謂之行極在南者在地下不見故古人不名陰陽對合為羣生父母精象在下五星具於上共成天地之功也則日月為政五星為緯天以七紀七曜是也行極不過為眾星之君命政指授以斗建時斗有七星與曜同精而布節氣於下者也晦朔分於東西消息辨於南北取以定四方天地配合方氣有常天以七紀方修其政故方有七宿二十八星是也於是天有常度日月成象眾星有官分方物有體類在朝象官在野象物在人象事理自然

也眾星定位七曜錯行盈縮有期節數立焉中
 太陽也施溫萬物生施光則陰以明眾所稟為倡先
 者也君尊之象也月太陰也稟照於陽虧盈隨時有
 所稟受臣卑之道也五星象五常託四時成五事舊
 說日譬猶火也譬猶水也火則施光水則含景故
 月光生於日當日則明光盈近日則明滅然則月之
 清象在前矣又曰當其衝月食者陰性毀損不受光
 也君臣不等強日月不等明陰在於上不自抑損陽
 必侵之望在交度其應必食故詩云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道勢然也侵甚則既臣之象也日尊君象也月
 卑臣象也晦朔之會交則同道同道則形相蔽天道
 前為尊臣由臣道雖度相值月不掩日卑下尊也不
 由臣道月掩日體卑凌尊也是故太平之時交而不
 食尊卑道順或問曰舊說云依經脫日舊說三引字
 補正顯頌造渾儀隋書經此下所以其說亦無字依
 帝為蓋天蓋天以天象笠極在其中日月以遠近為
 晦明渾儀以天裏地載於氣天以迴轉而日月出
 入以為晦明二說誰其得之劉智曰蓋天之論謬矣
 以春秋二分日出卯入酉若天象車蓋極在其中日
 月星辰迴遠則減二分之時當晝短夜長今以漏刻
 數之則晝夜分等以日出入効之則出卯入酉此蓋
 天之說不通之驗也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傳說
 義者失其用耳昔者聖王治曆明時作圖蓋以圖列
 宿極在於中回之以見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回右行故圓規之
 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為
 道於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
 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
 已定仰觀雖明而六字開元三百六十五度至此九
 補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渾儀以象天體亦以極
 為中而朱規為赤遊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
 所行冬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為黃道夏至去極
 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

續古文苑 卷九

四九

四九

定宿度之進退為術乃密至漢順帝時南陽張衡考
 定進退靈帝時太山劉洪步月遲疾自此之後天驗
 愈詳自司馬遷劉向劉歆揚雄賈逵張衡蔡氏劉洪
 鄭元此九君者不但於算步皆博索沈綜才思宏遠
 而不合論渾蓋之用明定日行四時之道雖或精考
 雅有所得亦或出必失其本旨人之不同處意各異
 道之難盡致於斯矣或問曰古論月食或云陰損
 則不受明或云闇虛所在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
 今子不從何也劉智曰言闇虛者以為當日之衝地
 體之陰日光不至謂之闇虛凡光之所照光體小於
 所蔽則大於本質今日以千里之徑而地體蔽之則
 不闕虛之陰將過半天星七月豈但交會之閒而已
 哉由此言之陰不受明近得之矣又問曰若如所論
 必有大有大陰月在日衝何由有明劉智曰夫陰含陽而
 明不待陽光明照之也陰陽相應清者受光寒者受
 濕無門而通雖遠相應是故觸石而流出者水氣之
 通也相嚮而相反無遠不至無隔能塞者至清之質
 承陽之光以天之圓面向相背側立不同光魄之理
 也陰陽相承彼隆此衰是故日月有爭明日微則晝
 月見若但以形光相照無相引受之氣則當陽隆乃
 陰明隆陽衰則陰明衰二者之異無由生矣經籍志
 許集論晉石崇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道遙顛神寶
 己遺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為然余
 答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
 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
 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
 播嘉穀契敷五教皋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職屬之官
 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
 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屬俗崇無為以化世
 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
 莫能名將何疑焉

言不字今楷衍盡意論 晉歐陽建
 有雷同君子問於達眾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為言不
 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為然若夫蔣公
 之論眸子鍾傳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為說證而先生
 以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
 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
 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
 為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
 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言不
 暢心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
 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
 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
 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
 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苟其不二則無
 不盡吾故以為盡矣

著龜論 晉庾闡
 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
 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啓兆之質非
 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闇室夜鑿者得之
 無夜鑿之明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
 也不可見目因火鑿便謂火為目神憑著通又謂著
 為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闇室著龜之
 用豈非顏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
 求通逆數又非父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登
 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上或責象草木或取類
 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為神道之主自有妙
 會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
 天生神物下載圓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
 以及其迹亦猶筮雖得魚筮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
 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窮則
 著廢

安天論 晉虞喜
 太史令陳季胃案隋天文志云吳以先賢制木為儀

續古文苑 卷九

四九

名曰渾天神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說具存而宣夜之法絕滅有意續之而未遑也近見姚元道造天論又親族祖河間相立穹天論鄙意多嫌喜以為天

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渾蓋之家依易立說云天運無窮或謂渾然包地或謂渾然而蓋天

愚謂若必天裏地似卵含黃則地是天中一物聖人何別為名而配天乎古之遺語日月行於飛谷謂在地中也不聞列星復流於地又飛谷一道何以容此且谷有水體日為火精冰炭不共器得毋傷日之明乎此蓋天所以為臣難也或難曰周禮有方圓之丘祭天地則知乾坤有方圓體也答曰郊祭大報天而主日配月月形圓圓丘似之非天體也祭方者別之

於天尊卑異位何足怪哉周髀之術多是蓋天蓋天雖與渾異而星辰有常數今陳氏見髀上冠周因言周渾周髀宣夜或人姓名猶星家有甘石也蓋天之體轉四方地卑不動天周其上故云周髀宣明也夜

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云宣夜但無師說不知其術如何太平御覽二自天高窮於無窮至萬品之及相無師說二書天文志夜幽也

附四家論天

蓋天

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

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

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

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掩日之光雖出猶陰不見故冬日短也晉天文志引周

宣夜

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矜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逆或往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

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眾星西沒也志同上隋攝提填星四作此

字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晉書天文志云與太平御覽引地子器同蓋晉書取於葛稚

也

吳姚信昕天論隋經籍志梁有

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若使天裏地如卵含雞地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維柱石則天之運轉將以相害使無四維因水勢以浮則非立性也若

天經地行於水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將不得其性是以兩地之說下地則上地之根也天行乎兩地之間矣人為靈蟲形最似天今地形立於下天象

運乎上譬如人顛前多臨背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嘗覽漢書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

而謂地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魏象通以抑水

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

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為

長短也晉書天文志

書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若乎銀鈎昔

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與歎患其無骨蔡尚

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

少聞其理者多近代以來多不師古緣情棄道魏

姓名學不該瞻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力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

急者若執近而能暨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心前筆後者，勝。又有十一種結構員滿如篆法，飄颻灑落如草書，兇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峙立如鶴頭，鬱蹙縱橫如古隸，盡心存委曲，每為字各一象，其形斯道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於上虞製記，此後見張彦遠《法書要畧》以爲衛夫人之辭，故錄之。下又有論二段，錄長。

周泰伯三讓論

晉孫盛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元以爲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而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元既失之，而肅亦未爲暢也。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宣父受命於昌，泰伯之賢，棄周天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己後，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

老聃非大賢論

晉孫盛

項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否，道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伊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預籠吉凶。

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棲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鬱，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瀆所常習，悞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觀，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駁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己，形迹之處，所耳述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措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戒，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元化之

釋疑論

晉戴逵

所孤遊非嘉遯之舉，諸夏陵遲，數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講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遠天心於戎狄，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唯悅與慍，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

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且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安處子問於元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可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芥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爲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感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粗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允克昌，夷叔至仁，餓死，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元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

言之夫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數順推遷而抑引故功(元)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樂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己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道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渾天論答難 晉姜 爰

渾天之說天體包裹地在其中心七曜躔麗道有常率天體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運轉之樞南而下而北高二樞為轂日道為輪周迴運移終則復始北樞謂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際七十二度常見而不伏南樞謂之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際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見或云火陽也故外照金水陰也故內照日為陽精故外照月為陰之宗應內景而月復能外照何也對曰月光者日曜之所生是故外景如日照也是故瑩金澄水得日之照照物亦有景又曰月無盈虧盈虧由人也日月之形體如圓丸各徑千里月體向日常有光也月之初生日曜其西人處其東不見其光故名曰魄魄三日之後漸東而南故明生焉八日正在南方半之故見弦也望則人處日月之閒故見其圓也假使月初生時移人在日處日月之閒東向以視則月光圓若望也夏至之日日入戌月初生時則西北近日有光及出於寅未盡三日以視月則東北近日光不盡也研之於心驗之於日月體向日有光而言圓矣難者又云日曜星月明乃生焉然則月望之日夜半之時日在地下月在地上

續古文苑

其間隔地日光何由得照月間虛安得常在日衝對曰日之曜也不以幽而不至不以行而不及赫烈照於四極之中而光曜煥乎宇宙之內循天而曜星月猶火之循炎而升及其光曜無不周矣惟衝不照名曰闇虛舉日及天體猶滿面之賁鼓矣日之光炎在地之上因礙地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則遠在地之上散而直照則近以斯言之則日光應曜星月有何礙哉易傳曰日夜食則星亡無日以曜之故也難云地上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遠驗先望一日日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三十餘萬里日光地上散而直照不應及月而使月明光者何也對曰薄天而照則遠是言礙地廣難耳水流濕火就燥類相從也月者星類也日光直照雖不及月今燃一燭在上燭在下滅下燭使煙相當則上燭之炎循煙而下然下燭矣此類相從也難者又曰日夜食則眾星亡驗月體不大於地今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地體大尚不能掩日使不照日月體小於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曜星也對曰上元之初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光者日在上月次之星居下地在宿內故不掩日日光循星月而曜之也月在星宿之外故掩日光不得照星也案晉志云後秦姚興時天水姜爰渾天論中

渾天論 梁祖 暉

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紛紜互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觀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數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微輒遺眾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景驗之失於過多既不顯求之之術而虛設其數蓋誇誕之辭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較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遙越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秋分日高及南戴

續古文苑

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景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為法天高乘表高為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景長為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景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為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景長為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星數法夜於地中表南傳地遙望北辰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為法天高乘表高數為實實如法而一即北極星高里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為實實如法即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為空桐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冬夏春秋辰昏晝夜皆同度也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寒近日下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旁雖近而微視日在旁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為難平觀為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效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於百仞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形先儒弗斯取驗用繁輪墨夷途頓轡雄辯折辨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不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不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愈熾既移遷之猶有餘熱也志上職隋書天文月行有中道有陰道有陽道如姜爰說周髀云日徑千二百五十里蓋天乖謬已詳前識無足採焉以渾象言之失於過大矣張衡日月共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三十二分之一按此而論天周分母圓周率也地廣分母圓徑率也以八約之得周率

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景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為法天高乘表高為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景長為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景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為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景長為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星數法夜於地中表南傳地遙望北辰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為法天高乘表高數為實實如法而一即北極星高里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為實實如法即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為空桐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冬夏春秋辰昏晝夜皆同度也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寒近日下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旁雖近而微視日在旁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為難平觀為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效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於百仞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形先儒弗斯取驗用繁輪墨夷途頓轡雄辯折辨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不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不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愈熾既移遷之猶有餘熱也志上職隋書天文月行有中道有陰道有陽道如姜爰說周髀云日徑千二百五十里蓋天乖謬已詳前識無足採焉以渾象言之失於過大矣張衡日月共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三十二分之一按此而論天周分母圓周率也地廣分母圓徑率也以八約之得周率

續古文苑

九十二徑率二十九其率傷於周多徑少衡之疎也
衡以日月之徑唐一度之半又言八極之維既非考
定日月之徑又不明其理飾辭華說不足窮數者也
望日月法立於地中以人目屬徑寸之管而望日月
令日月大滿管孔及定管長以管徑乘天高管長除
之即日月徑也月陰精也其形圓其質稟日之光而
見其體日光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
人居其間盡觀其質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
人觀其旁故半魄半明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
其裏故形不見舊說曰月行九道斯蓋未究月行之
變而假為其說謹按著作郎張東對三道九行曰按
漢天文志日有三道月有九行者謂日月行黃道為
得其正或行黃道外或行黃道內內外及正行因名
三道故曰房有四表三道日月經房星南門即為早
經房星北門為水日有三道者但內外差及正行之
道也月有九行謂青道二出於黃道東赤道二出於
黃道南白道二出於黃道西黑道二出於黃道北故
鄭元注月令立春春分日行青道月為之佐立夏夏
至日行赤道月為之佐立秋秋分日行白道月為之
佐立冬冬至日行黑道月為之佐故月之九行非為
黃道外別有九道交橫縹絡貫於纏舍但為日月既
為動物不能不小有盈縮或行黃道內外又按日月
以立春合宿在營室即北方之星色當言黑春分宿
日在奎奎為西方之宿色當言白而鄭元言立春春
分日行青道蓋以歲起於春春在於東東方色青故
起青號南西及北三方准此故知日月共有三道實
無九行但以因八節之差順四時之色曲為立名故
月行言九直舉其實故曰道稱三三道九行其義一
也則云日之三道躔於二十八宿月之九行經於八
節宿以下當

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浚令人彭亨短氣或
致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臠之屬此物與酒食
瓜果相妨當時不必即病入秋節變陽消陰長寒氣
總至多至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太過飲食不節故也
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便謂是受病之始而不知
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哉

書法論

唐徐浩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
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樸畧未有能工厥後鍾善正
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
以來蕭永歐虞頗得筆勢褚薛以降自謂不譏矣人
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之彩
而翰飛戾天骨筋而氣猛也鸞翟備色而翱翔於百
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歐虞
為鷹隼陸褚為鸞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
頗為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余年在鄒黻便工
翰墨忘寢與食胼胝筆研而性不能逾力不可強勁
而愈拙勞而無功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
古人所取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殷鑒不
遠何學書為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博奕
亞於文章矣發揮聖賢事業其由斯乎初學之勢特
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有焉字
不欲疎亦不欲密亦不欲長亦不欲短小農令大大
感令小疎肥令密密瘦令疎斯亦大經矣筆不欲捷
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峻勿令傾
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
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
號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
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
首工之豈可百日乎汝曹年未弱冠但當研精覃思
心目想時復問本驗願持短長可致佳境耳鍾
太傅坐則畫地數步卧則書被穿表裏由是乃為翰
墨之龜鑑耳

養生論

後魏高湛

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生之道嘗謂人
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為

說

渾天象說

吳王蕃

虞書稱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
星是也鄭元說動運為機持正為衡皆以玉為之視
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義和舊器歷代相傳謂
之機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
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義見有
七政之言因以為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識緯史
遷班固猶尚惑之鄭元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
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此
見宋書渾儀以察三光分宿度象以著天體布星辰
按斯二者以考於天蓋詳察矣北堂書紀云平
之後周室遂卑天子不能頒朔魯歷不正百有餘年
以建申之月為建亥而怪蠱蟲不伏也歷紀廢壞道
術侵亂渾天之義傳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聞見各
以私意為天作說故有周髀宣夜之論宣夜之學絕
無師法周髀見行於世考驗天狀多所違失依劉洪
乾象曆之法而論渾天曰作太平御覽二引有渾天之
關元占經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
外猶殼之裏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
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
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則作書鈔半覆地上半在地
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以赤儀準之其見者常百
八十二度有奇是以察知其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
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天之中也北極在正北出地三
十六度南極在正南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
百八十二度半強眾星皆移而北極不徙猶車輪之
有輻軸也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
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是也上規去
南極下規去北極皆一百四十四度半強以二規於
渾儀為中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
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
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

外極遠者出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
 赤道內極遠者入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五度是也
 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日
 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
 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
 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
 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
 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
 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
 度少強是日最近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斗二
 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
 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少強故夜短自夏至之
 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
 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
 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度井二
 十五度南北相較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
 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
 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
 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
 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
 強故日見之漏五刻不見之漏五刻謂之晝夜
 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之晝夜以昏明為
 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
 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渾天
 遭周秦之亂師徒斷絕而喪其文唯渾儀尚在候臺
 此堂書鈔是以不廢故其法可得言太平御覽二至
 於織微委曲闕而不傳深妙百世不易之道周天
 里數無聞焉綱而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
 天一百七萬一千里至以日景驗之違錯甚多然其
 流行布在東書通儒達士未之考正是以不敢背捐
 舊術獨據所見故按其說更課諸數以究其意也古
 歷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分一百
 七萬一千里數為一度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

續古文苑

續古文苑

五三九

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大強宋書天文志及晉書天
 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開元占經改之也斗下
 分為七百三十三里一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大弱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追而求之故諸家之
 歷各有異同漢靈之末四分歷與天違錯時會稽東
 部都尉太山劉洪善於推候乃考術官及史自古至
 今歷法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視其往來度
 其終始課較其法不能四分之一減以為五百八十
 九分之二百四十五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五星之
 行比於諸家最為精密今史官所用則其歷也故所
 作渾象諸分度節次及昏明中星皆更以乾象法作
 之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以乾象法分之得二千九
 百三十二里八十八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為七
 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二分弱乾象
 全度張古歷零度九步一尺二寸一分弱斗下分減
 古歷斗下分十一里五十八步六寸六分弱其大數
 俱一百七萬一千里斗下分減則全度純數使其然
 也又陸績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東西南北徑三
 十五萬七千里立徑亦然此蓋天黃赤道之徑數也
 渾天蓋天黃赤道周天度同故績取以言耳此言周
 三徑一也古少廣術用率圓周三中徑一臣更考之
 徑一不翅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以徑率
 乘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率約之得徑三十三萬九
 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
 分分之十東西南北及立徑皆同半之得十六萬九
 千七百一里二百一十一步一尺六寸百四十二分分
 之八十一地上去天之數也夫周天徑目前定物圖
 蓋天者尚不考驗而乃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陰
 陽所不至目精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為之說虛誕
 無徵是亦鄒子瀛海之類也臣謹更以晷景考周天
 里數按周禮大司徒之職立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
 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
 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

寸謂之地中鄭眾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立
 八尺表中景適與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
 然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
 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誠以八尺之表而有尺五
 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南萬五千里而當日下
 則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從日斜射陽城則天徑
 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為中則
 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
 從日斜射陽城為天徑之半也以句股之法言之旁
 萬五千里則句也立八萬里則股也從日斜射陽城
 則徑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
 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
 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
 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
 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
 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
 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一千四百六里百
 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
 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
 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
 十六萬七百三十夫末世之儒多妄穿鑿增河洛
 竊作識緯其言浮虛難據用六官之職周公所制
 句股之術目前定數晷景之度事有明驗以此推之
 近為詳矣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
 以兩遊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隋書天
 此下見者亦道見者常百八十二度半強又南北考
 與隋志同引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隋志引此下有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
 兩極相去亦七十二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
 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
 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為鳥卵則為
 自相違背隋志引作而陸績所作渾象形如鳥卵以
 相去不得滿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黃道
 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相如百八十四度半強

續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

入黃道內在外謂之陰道在外謂之陽道其行陰陽...

續古文苑卷第九

外規為玉衡... 太平御覽隋志亦詳注每條之下

續古文苑卷第十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封禪儀記

漢馬第伯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 漢馬第伯... 封禪儀記... 漢馬第伯...

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骨掛石捫... 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

也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
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
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下近起案舊改作上炬火止亦
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見相應和者
賜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
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明日早案此二十太醫
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
後人所踏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
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耶泰山
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露此下
文其案舊改作日上壽賜百官省事畢發暮宿奉
高三十里明日案此二十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案
當有二十五日甲午案此二十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案
三日無案此二十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案
聽案此二十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案

鄰君開通發斜道記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
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鄒君部掾治級
王案史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
將相用案始作橋格六百卅三間大橋五為道二百
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
所最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卅六萬九
千八百四案今拓本以下損泐據宋器用錢百四
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至
京師安隱案尚云一不詳當何字上下也

武氏林記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
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孚季弟卯造此
關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師子直四萬開明子宣張仕
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笑
歿苗秀不遂嗚呼哀哉士女瘞傷案金石錄云武氏有
為師從事案張名汝皆自有碑

武都太守李翁天井道記
蓋除患蠲難為惠鮮能行之斯道狹阻有坂危峻天
井臨深之阨冬雪則凍淪夏雨滑汰頓頽傷害民苦
拘駕推排之役勤勞無已過者戰戰以為大憾太守
漢陽阿陽李君履之若辟風雨西部道橋橋李君
傾覆四方賴之民悅無疆君德惠也刊勒紀述以示
萬載建寧五年四月廿五日己酉訖成

造戾陵過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
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潔水以度形
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
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過於水導高梁河造戾陵
過開車箱渠其過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
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龍以為主過高
一丈東西長三十丈案十餘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
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過東
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
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
不瞻遺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
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
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
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漉池以
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於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
子驍騎將軍平鄉侯案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
領護烏九校尉寧朔將軍過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
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二剩北岸七十餘丈
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過之勳親臨山川指
授規畧命司馬關內侯逢暉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
岸立石渠修主過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案
炸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
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經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
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

文武之士感秦國恩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
還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
表以紀勳烈并記過制度永為後式焉

陶隱居井欄記
先生丹陽陶任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
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
諸生供奉階宇湖孰潘暹及遠近宗稟不可具記悠
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
宣懋記此記文無可採因其刻

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
夫梵燈遐廓長夜襲其明慧教洞開羣迷啓其目是
以神光未滅感膺於西胡金儀雖謝夢現於東漢抑
亦愍世多艱下生思土運濟貫心慈悲注意歸依者
塵霧莫侵迴向者雷電不撓信是苦海之靈丹皓早
之甘露矣惟此區城號稱舊邦舜禹懷譚之地案
殷周之殷周畿甸之土晉啓山陽鄭錫河後隸趙稱
都入魏為鎮及秦吞六雄跨有四海罷侯置守乙統
九服項羽改名殷國漢高復立為郡自茲以還為河
內下邑屬皇朝遷鼎下食漳濱遂方割四縣在古州
城置武德郡焉北通燕趙堂堂之風相洽南引鞏維
穆穆之化案清西瞻軹塞則連山萬疊東望平皋則
曠野千里長河帶其前太行環其後車馬之所混
軸輻之所湊集頗是一都之要害實為三魏之遠道
若其沈淪雙吐丹絕並納勢等周原美齊陸海袂散
成惟人榮若若禮樂尚繁風儀未革然郡土遼廓
沁水橫流源自羊頭之山發於麻谷之口滔滔晉域
作紀懷方引漑過於鄭白流穢踰於汾澮但彼漸臺
雉岸案崢嶸揭厲多危往來受害至於秋兩時降
水潦案騰馬牛雖辨公私頓廢舟楫乘車之義事切
朝涉之艱宣威將軍懷州長史行武德郡事河南于
子建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平昌令京兆杜護宗前
將軍懷縣令趙郡李同賓征西將軍州縣令扶風馬
周洛珍難將軍溫縣令廣寧縣景裕征虜將軍郡丞

東平呂思哲或分竹專城或捍捍木百里鵠起來官
 共治民瘼况同艱辛俱看危滯一物可矜納隍在
 念敬思包鹿濟難之仁俯龜報恩之惠雖無武
 庫造梁之工術且沙訪津之慇懃昏瞶問俗
 便獲軌躅雖亡遺柱在日父傳咸屬周時
 稱其板構與城俱廢乃於農隙之月各率祿力
 及朝文武懷憲願七月六日經始此橋助福者
 比肩獻義者聯轂人百其功共陳心力至廿四日所
 無匪日之美庶省浹晨之費修柱揭以挿泉華表鬱
 而軌漢紅交架以綺蘭聯絲而雲布引北山
 山之饒則人無遺力積南市之富而家有餘資昔伯
 度記功勒燕然文淵表象林之銅作述之
 理雖殊刊錄之情不異况四生踏駁同悲欣之境十
 因和還迎勁風電之力若不歸依寶神教遠
 擬彼岸之喻近取成務之言恐沮勸之道未宣畫折
 之功虛燼乃運石立碑敬鐫音像窮般馬之巧盡金
 之會其詞曰

清虛曰道正直為神有一於此用表生民淵乎大覺
 不矣能仁行成元吉德伏波旬其芒芒禹績眇眇桓
 功為魚左枉迷聽前風九州咸載五等攸同分壇敷
 土俾侯樹公其美茲舊甸麗其新邑滙帶山河苞苴
 原照禮樂仍責風徽猶縉青葛可翦潢流可挹其粵
 余承乏謬廁官方政慚春雨威愧秋霜情深履席意
 等納隍慕彼醫藥着此津梁混渾渾沁水莫道名川
 既難揭厲又阻船爰始經謀義勸競填辰不再決
 斯構已宣琪落落太虛繞繞羣有來同聚沫去齊過
 牖敬託三尊資彙四部髮髯彼岸依倚可久大
 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巳建
 端州石室記 唐李邕

嘗聆其語乃若死此山郭介在江墳薄人哀騰物外
 妙有特起靈表瀕洞綺田砥平錦嶂壁立肇允洞穴
 延袤中堂蹙怪形以萬殊研地勢以千變伏虎奔象
 浮梁抗柱激濤海而洪波沸滑疊香霖而羣峯嵯峨
 飛動逼人屹脊驚視密微微而三分地道風蕭蕭而
 一變天時寶乳練於玉顏石林列於仙座隔鑿塵境
 矯集福庭寂兮寥兮恍兮惚兮使營魄九昇嗜慾雙
 遺體若羽翼志若摩雲天秦漢之閒莫知代祀義
 皇之上自謂逍遙當是時也慕名者執雌而退徇物
 者守心而安求道者而疑懷書者而默有
 若邦伯早公守恭當俟再詳見廣孝聞觀國
 政門不容於義心厚行遊者每於
 能更修其職民恬其業流冗歸止介特艾安於是
 命友生挾琴酌一歌一詠以遊莫不解榻於斯
 張樂於斯如之杖龍遺土駟馬凌晨避暑窟室締賞
 林巒擊石如鍾酌泉如醴固亦轉丹竈撥紫芝迹參
 寥之遠心惟習隱之幽致者也開元十五年正月廿
 五日李邕記此文金石萃編所載

橋亭記

唐游芳

唐再受命能事備於開元乃十有三年告成於岱翠
 華之往也則北巡濟河王軌之旋也則南指陳宋故
 行宮御路次夫任城焉陽門橋者跨泗之別流當魯
 之要術初隨時以既濟因大駕而改功觀其壅川為
 池因地設險削金堰於馳道甃石門以飛橋夾以朱
 欄揭以華表炳若星漢拖如虹蜺蓋乘輿乃以陽朝
 御六龍翊萬騎聲明紀律文物比象迴睿覽於洲渚
 駐天蹕於川梁先時望君之來也則金繩以界之鐵
 鎖以局之厥後榮君之顧也則浚池以廣之葉館以
 旌之經始茲宇惠而不費當儲峙之末有芻粟之餘
 散之則人獲壹錢字脫落云人鳩之則動以千計
 請為亭館以壯橋池故鄉老老白於吏金石萃編云
 邑吏謀於府因人之欲得事之宜藝鼓不勝工力徒
 競鬱為層構在水之陽壓鮮原以迴出流古壩而却

倚危欄嶽嶽反宇峨峨勢搖煙潭爰若飛動南軒虛
 明以晃朗北室懿渾而清冷自堂徂亭遷迤幽徑上
 覆藤篠前臨菱荷憑高佇目萬象皆見夫河南之勝
 有三橋亭得其一梁園有梁王之迹圃田有僕射之
 陂平池曲榭美則美矣豈與夫島嶼開合林嶂蔽虧
 旁薄大荒吐納霞景畫橋南度像清洛之規虛館
 釋力臨滄洲之趣有是夫有是夫任風姓之國
 也謠俗古遠其太昊氏之遺人富而教之合於魯頌
 當太平無事而朝野多歡不然者此池何以得花縣
 之名吾察何以得仙舟之目不其釋舟而時則
 有若邑大夫榮陽鄭公延華信昭盈岳道契虛舟禮
 樂之行仁德歸厚丞范陽盧瓚主簿平昌孟景尉聊
 那王子言尉河東裴迴皆士林英華學府金碧能勤
 在公之節無廢會友之文嘗授簡於芳以為之記會
 芳有公車之召請侯於異時金鄉尉穎川韓郊卿舍
 於裴氏言於衆曰游于之讓斯文以諸公在此諸公
 之意也子何辭焉因命秉燭俾芳操翰夜而成記翌
 日遂行開元廿六年秋七月旬有四日云 大唐
 開元廿有六年閏八月五日建通直郎行方與尉王
 日雲篆額將仕郎尉游芳纂文朝散郎行尉華容
 縣開國男聊那王子言書

遊濟濱記

唐達奚珣

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
 河浮錄甲帝命夷疏剛澮而正乾綱鍾林鬪而通
 委輸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式水者或在幽僻遠而
 見奇伊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渾之氣據函夏之中平
 地開源介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既加乃
 知無底沖和自挹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通
 汶不以險阻新折字見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
 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沈潛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
 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入無閒形與化遊復歸
 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作變通殊制而浮沈
 之事亦無捨梅國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為百神

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事修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閔宮有恤象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閒風颺四起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禋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有馮焉盧淄潛通動植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清四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啟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眾山暮雷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託豪翰光昭厥美云

春申君新廟記

唐趙居貞

輜軒莅部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欬自淮服半刺超為江南方伯郡領二十地亘五千皇皇者華幾漸輝道就就其志常誠飲水周爰諮詢申命行事損以懲忿室欲益以改過遷善材狼擁路埋輪以逐之騏驥伏櫪攬轡以聘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吐心而不知日用寬猛相濟威恩兼洽長吏肅警疆土又寧日月其除冰霜再履始也務不暇給今也處有餘閒別祈神仙獲歲豐稔乘公堂之宴縱靈廟之遊城不復隍樹無禁伐闔闔荒以毀梁木小而推乃喟然歎曰神必依人人茲望福依無所據福安來哉昔越踐滅吳楚威滅越考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封江東之巨縣城吳墟為大都專主威權救國災患與趙魏為四公子招賓旅有三千人擠聘使之玳簪誇上客之珠履王久無似君方患之璅兮李園託其女弟既歎然而有姪遂秘之以獻王王乃殂落子為君主母望之人靡信母望之禍過與舍人其三死士常偵棘門之下萬里相催天乎天乎胡寧忍此令尹多居郢國假君恒守吳宮鳥焚其巢何笑號之後後蛟沒其舳繫父子之沈埋夷盡其家賊圍之故一朝莫將滅口千古猶為痛心今邦牧所居使臣所理故宮

續古文苑

五七三

之內故事備聞於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春申君正陽而坐朱英配饗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室齊班李園死士庚方授戮僕夫閒駮辰位呈形大雪久寃之魂更申如在之敬家屬穆穆展哀榮也儀衛肅肅振威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葱而悉新總之一門是謂神府宜正名於黃相削訛議於城隍昔韓整守吳荆吳伯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宮余固兼之可言可則也神有新宇享之落之人有貞石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之告之君宜密應祐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授廣陵糾曹張嗣兵曹蘇相為判官安喜尉李崗為支使同郡舊知精明深識異途新合歷落環材三人冀有我師四社慎行爾職欽往賢之恥歎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主臣餘慶佑嶽良能司士楊彥琮每憂司存實稱佳吏預乎作廟翼翼觀乎降神欣欣咸亦相因斯焉出唐天寶單闕歲除日中散大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柱國天水趙居貞記

黃石公祠記

唐李卓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神於地神授良之書良為帝之師滅秦報韓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介福不替天寶歲夏六月早既太甚遍走羣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澤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法制君子修理道莫不順承天則祗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珍覆昏暴或乎右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益將輔其善必聽於人昔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岷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岷橋之舉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式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匱人從欲寃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獨有

開必先祝降寶命故其書極天之際備興亡之端于房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天威扶策人謀叶贊觀贊而動極深研機發八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乾坤之位發日月之光所謂被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豈徒効社發祥於州里之間哉方今淳風允塞休徵薦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

獨秀山新開石室記

唐鄭叔齊

城之西北維有山曰獨秀宋顏延之嘗守茲郡賦詩云未若獨秀者我我郭邑閒嘉名之得蓋肇於此不籍不倚不騫不崩臨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仙挹石髓結而為膏神鑿嵌竇呀而為室踞淖可遠幽偏自新勝槩岑寂人無知者大歷中御史中丞隴西公保障南服三年政成迴考宣尼廟於山下設東西庠以居胄子備俎豆儀以親釋菜雖峻陟可尋而藜薄未翦公乃日常從以上每指荒榛而授事為力無幾得茲穴焉闕而外廉臨以傍達立則良其背行則躡其腓於是申謀左右朋進奮錘壤之可跳者布以增運石之可轉者積而就階景未移表則致虛生白矣豈非天賦其質習詳其用乎何暑往寒襲前人之畧也譬由士君子韜迹獨居懿文遊藝不遇知己發明則蓬蒿向晦畢命淪鹽車無所伸其駿和氏不遇成其寶矣篆刻非寵庶貽後賢

重修玉泉關廟記

唐董挺

玉泉寺覆船山東去當陽三十里疊嶂回擁飛泉迤邐信荆口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

蜀將軍都督荊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名羽
河東解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智顛
禪師者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
願捨此地為僧房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
壑震動風號雷撼前壁巨嶺下湮澄潭良材叢樸周
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
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鋒孔明謂之絕倫其於殉義
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乎生為英賢
沒為明神所寄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
乎繫陸法和假神以虜任約梁宣帝資神以拒王琳
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黃入寺若嚴官在旁無
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江陵尹裴均因政成
事舉典從禮順以為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
祐我蒸庶而祠廟墮毀厥懸斷絕豈守宰牧人之意之
耶乃命縣令張儂始經其事爰從舊址式展新規模
據博敞容衛端肅唯曩禪坐之樹今則延袤數十圍
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之日白龜
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為異也尚書以小
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增創
制度則列於碑右貞元十八年辛卯

壁書飛白蕭字記

唐崔備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書也韓晉公領浙西
之歲得於建業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函以屋壁俯瞰
諸坐隅及晉公入贊廟暮啓乎私第朱方官吏候其
代者完其舊府坊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壁
帚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為部從事以晉公翰
墨代無等儔自獲壁書施榻於下耽耽妍味畧無已
時士舉重焉始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傳寓壁字於
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為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
李評事約戒閱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
坐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倫真
草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介當自持去
李君富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大鄭畫

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
卒向若李君不言此書即壁為朽壞於小吏之家逸
品絕前賢之迹固知與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藝精
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圖卷側掠
體法備焉信曩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
起於蔡中郎待詔門下役者以聖帝成字心有悅焉
歸而為飛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官關其後張敬
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
云蕭侍中飛白濃淡得中蟬翼掩素其為前賢所重
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唯此蕭字在乎
舊都三百年閒竟無頽圯俾後人傳授似陰有保持
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鄰而友善獲觀妙迹感其將壞
晉公出之方絕之迹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
之

周先生住山記

唐令狐楚

先生姓周氏名隱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為太元
先生汝南人也抱天和沖澹之氣含至精潔朗之質
玉冷泉潤松高鶴閒韜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既存
而長守元關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包
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
距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
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為壇遺址猶存爾能勤求
吾請以導既行而籬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久
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
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
之而還至十九年冬荆木鬚茅莫厥攸居得異石一
方上有蟲篆驗之即毛公鎮地符也既而鑿戶牖以
為室有鶴御弄冠裳戲舞於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
甘溢為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袤丈陽陰陰伏湛
如也初先生嘗息於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往往失
其所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
弟子掃灑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
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

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
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
也井泉去瀉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仙雲靈
鶴之驗去來髮鬚之狀其必神行而智知乎予叔服
膺先生之門二紀於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為記疑神
遐想直而不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令狐楚記

修涪溪記

唐韋詞

元公再臨道州有偃伏活亂之恩封部歌吟勞浹於
永故去此五十年而里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珍
植嘉卉雖敬傾荒蕪終樵採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
如此今年春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為觀察使
表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
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違也乃罄撤資俸托所部祈
陽長豆盧歸喜獲私尚會余亦以恩
例自道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概流相
畢寶鼎鼎然曰茲亭初治之始既銘於巖側矣至
於水石之秀咏賦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閒時餘
四紀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坊垣移舊手筆云矣將
編於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既適相會蓋為志焉余嘉
其損約貧寓而能以章復舊志為急思有以白之故
不得用質俚辭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
司馬韋詞記襄陽嚴洧書

絳守居園池記

唐樊宗師

絳即東雍為守理所稟參實沈分氣畜兩河潤有陶
唐莫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割世說總其土田士
人今無磽確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最
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或屬州人因得附為
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與自將
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痺細孤顛阿儂元武踞守
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水腔
暴三丈餘涎玉沫珠或屬上甸子午梁貫亭曰迴連
虹蜺雄雌穹鞠觀蠶礙假島坻淹淹委莎靡纒羅

蕃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宸
 醉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
 藏匿地勢肩腦口牙快抗雷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
 胡人鬚黃帶累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鞬縹緗白豹元
 班飲距掌睥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舍曰楓有楓
 肩護對鬱蔭後頤渠決決綠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
 可倚又東驀渠曰望月又東驀窮角池研雲曰柏有
 柏蒼青官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洽色北俯渠懂懂
 來刮級面西巽隅開黃原珞天汾水鈎帶白言謁行
 巨良閒遠岡青榮近樓臺井間點畫察可四時合奇
 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發生收歛賦歌詩正東曰
 蒼塘導瀨西瀉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鏤黎深撓撓收
 窮正北曰風隄乘攜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帶振蹴壙
 御渠飲池南楯楹景怪矯蛟龍鈎牽寶龜靈虛文文
 章章陰欲壑燄煙清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
 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鼈塚原開吟儲虛明茫茫
 鬼眼頰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鵬翠鷺偕池豪渠憎
 垂憐圍正西曰白濱蒼深濤黎素女雪舞百佾水翠
 披唧唧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埒日卯酉原注
 昨推途臨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
 刻詭婉絢化大小亭鮑池渠閒走池隄上亭後前陣
 乘壙如連山羣峯擁地高下如原隄隄豁壑水引古
 自源三十里蓋高槽絕竇壙為池溝沼渠瀑深瀉終
 出或下原注汨汨街街畦町阡陌開入汾巨樹木資
 士悍水沮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麗
 麗通作上一句可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
 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
 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及
 者雅文安原注薛薛裴發土築臺為拒幾附於汚宮
 水本於正平軌病并涵生物瘠引古沃潸人便幾附
 於河渠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汚於汙宮其可書
 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陽趙仁舉字
 伯昂注世無其本類類以類類之

大唐潤州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并序

唐姚萇

句曲之東實曰崙峯居峯之陽厥生大泉寺因泉而
 題焉後劉宋開明二年順帝元昇明必沙門傳講而
 姚萇未幾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南去泉五里而
 遙年代遠碑記埋沒粗所詳者乃顏氏十三代孫
 今寺之惠誠也大和初監寺僧惠明與寺僧道琳等
 見三門破壞乃言於眾曰此教東流設象為法牢落
 如是瞻仰何依乃請今寺主僧常誼昔旅於是者勸
 力誓心募貲為緣祈化如響斯應人咸歸之遠近趨
 走投施委積算財度費用果足乃革舊制恢新謀
 延表縱廣中闕無改自大和庚戌至於癸丑凡七年
 無以訂正厥功告成崇軒義我三闔其門飛簷翼
 張丹拱霞煥矧茲寺以重崗疊嶺采入崖谷行樹葱
 翠煙蘿蒙密雲收霧卷宛若仙闕俾得道者同指歸
 於覺路由徑者詎深著於迷途非我師之志誠其孰
 能速於此今天下學佛道者多宗旨於五臺靈聖蹤
 跡往往而在如吾黨之依於止門也詎本鄭人冠歲
 因往遊焉遂剃髮於五臺金閣寺元和再歲乃於渭
 州龍興寺依年具戒振錫經行見色相之皆空識衣
 珠之無價又六年始到江南初止於近寺蘭若其明
 春又之嶺南詣禪訪道酌水步雲心契如期不遠千
 里十一年還至茲寺初寺每有僧俗大會五千餘眾
 號曰龍華常惠錫金之器不周於用物有所闕人多
 告勞誼乃發願鑄一大鑊求布金之長者得鑄範之
 良工歸依一念之間成就堅牢之質濩落有用碩大
 無朋使天人畢會於龍花香積普沾於法味由此故
 也寺眾僉曰誼實有力於寺者非宿習德本沽諸善
 緣豈能誘掖羣心終成喜捨大和初歲乃聞諸府邑
 請誼名焉誼是三門符興功致一貫則誼之行業前
 修推可鏡矣人有語余於師為文者誼因錄所事請
 識門焉寺之備新記詳矣辭曰
 寺之興大泉是生感沸猶在既温且靈寺之移顏氏

之基宋室舊邑桑野離離寺之終誼實是工大鼎渠
 渠三門崇崇煙霞棟梁松桂香風周匝巖壑警遂其
 鐘文若於石播之無窮 鄉貢進士姚萇撰當寺
 沙門齊操書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一月己卯廿六
 日庚辰立

天柱觀記

五代吳越武肅王

天柱觀者因山為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
 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泊今在餘杭者皆是
 也又按道經云天地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
 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
 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
 山即真諸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
 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忽往來羣真香冥非世俗所測
 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西接兩天眼之龍
 源次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
 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
 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壑於雲霄立
 天為名以標奇特耶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
 碧堆疊龍盤虎踞靈粹滋孕代主異人非山秀地靈
 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
 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
 顯靈迹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
 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羣虎來柔
 史籍所載乃於蠅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翔蒼翠
 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元元皇帝為祖
 宗崇尚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錄探
 符則有潘先生宏演真源搜訪神境宏道元年奉敕
 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
 為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元關愈闢特賜觀
 莊一所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廊檻而皆
 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
 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
 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

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
 為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字翠珉流芳昭
 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園新
 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為耿光鏐比際蒙聖朝登
 安藩閩館闔閩之封畧統句踐之山河龍極蕭曹榮
 兼渾郭緬懷斯地實通維象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
 以此觀創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
 改為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
 官而不可致左右尚壠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
 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住賢能
 皆為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鏐因歷覽
 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二軍百
 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
 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辨香燈竟歲
 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請上清道士閻止
 方遠與道眾三十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為
 國焚修鏐特與初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
 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
 為下改為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
 為主案尋即一二年內法主兩霑渥恩道侶益臻常
 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絳節霓幢不絕星
 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元風者哉尋又續發
 薦章奏聞仁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真派流輝方
 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為之教欣聞有
 道之人勅賜法號為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棲帶
 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
 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元機契合負
 笈俱來鏐幸指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
 節齋醮同修福既薦於宗祧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
 表蒙鴻恩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
 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創上清精思院為
 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廚乃陳鼎擊鐘之所門廊房砌
 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除地籍時聞於窗戶兼為

親隸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
 妙有大師閻止君靈芝稟異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
 覽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
 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
 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馬修天柱之下察其符
 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為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
 有其人爰自開基至於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
 之真風遂錄畫圖封章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天柱觀圖一
 面事具悉我國家集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
 迹甚多然自兵革薦興基址多毀况茲幽邃豈假修
 仍選精懇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元既來佑昌期
 豈惟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既陳章奏披覽
 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真聖非
 一莫非乘虛躡景出有入無雖或挂於傳聞不可知
 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即
 漢以來迄於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倣擾
 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
 禩而鐘磬無虛八節之修齋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景
 祚福兩府之蒸黎鏐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
 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
 明當代四海歸心忝蒙委以東南封爵功臣兼頒金
 券家山衣錦兼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
 荷正真護持之力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
 無為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
 三年七月十五日記洞霄圖志今石刻已佚無可覆

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兌緒絲遠
 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羣帥
 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
 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為吾紀焉
 宏阜承教濡毫載敘厥事蓋聞祥柯接境盤瓠遺風
 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中古
 漸爾羈縻洎師號精天相名姓漢則宋均置吏稍
 靜溪山唐則楊思與師遂開辰錦邇來豪才時恣陸
 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愬
 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
 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幸於大國亦不
 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開闢俄至
 動搖我王每示含愛當加姑息漸為邊患深入郊圻
 剽掠耕桑侵暴辰澧壇壇吏告逼郡人夫寧非萌作孽
 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
 肇創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
 令謨冊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
 聲明又當昭泰春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
 請効命王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勅率諸部將付以
 偏師鉦鼓之聲震動谿谷彼乃奔州保嶮結寨馮高
 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
 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
 為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
 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
 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
 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
 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
 復職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
 遷州城下於平岸溪之將佐衛恩向化請立柱以誓
 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鏑士無告勞肅
 清五溪震讐百越底平疆理保又邦家亦宜無擾耕
 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於激瀨飛湍勿

漢州銅柱記

五代李宏阜

李宏阜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宏阜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

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尔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庇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宏皇仰導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

昭靈鑄注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眾不足憑我師輕蹈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 大晉天福五年歲次庚子七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鑄

勅雷啓母少姨廟記

五代 許中孚

宗周嗣位之二葉也命授神宗德符吳寧寢被武功復乎淳風皇教於是遐通車書以之混同異域咸賓遠上格白環之贊嘉祥自兆阿閣巢丹穴之禽曷覆壽之洪均致蒸黎之雍穆古由今也不其偉歟時有縣尹外郎彭城劉公名渙字廣澤故丞相譙國公之元子也鼎鼎名家公台台令族奇姿碩德為時所稱莫不因其學以開之高其才以文之崇其禮以節之敦其信以成之臥錦為郎立事於文昌宮裏握簡就列馳芳於建禮門中泊以清白不容權政所忌賈誼賢而見謫屈平忠而自遷諒州縣之徒勞實銅墨之非貴有以見拘騷之足淹社稷之才也先蒞伊陽次宰斯邑未嘗不稽力任以資賦庾敷德惠以董通逃除暴慢以恤惻黎示好惡以平獄訟下車而民授其賜蒞事而吏伏其明三年之政化大行百里之煩苛盡去屬我皇帝翼翼萬機孜孜庶政為下民之革弊慮昏厲之作災用止訛風乃頒明詔曰當聰明正直以福及人者則可以靡息宗禋或妖回魘魅以禍苟人者則可以特加翦伐式絕淫祀永作恒規粵是邑皇甫村有古祠者即啓母少姨之神也夫勝事芳猷神通靈應備於蒿少二室本廟碑表載之也斯不復書又有濟瀆神宇一所附焉誠彩仗之行宮復雷駕之別館樂墟穹崇而特立丹牖照灼以相鮮杏遊虹

續古文苑

六〇九

續古文苑 卷十

六一〇

梁聳若龍驤之狀徘徊雉堞高倬矢立之形風來而蕙帳香生雨霽而晴軒翠滿歸然妙績迴跨神臯輪焉奐焉不可得而論也廟貌嚴肅明靈暗通望之者敬由是與祈之者福由是集稻梁黍稷春秋而遂布時羞絲竹陶匏庭砌而遠陳商角是得歲時序風雨順生植暢田疇開人獲困阜之豐里有謳謠之韻以作景福以助太和猗歟人之禱既如斯神之應又如此於是下以利之事達於上上以留之義令於下班基且廓魯壤弗加等靈光之獨存同甘泉之但闢獲永薦莫得壯祠官潔以祈恩馳特牲而可進固夫層構任迅景以頻移邑人牛敬贊等欲示後生宜刊貞石乃為見記俾述斯文中孚學不逮於古人詞莫窮於前事徒抽馬卿之思強濡王祭之豪豈敢繁言庶存實錄時顯德五年歲在戊午柒月拾貳日記鄉貢進士許中孚撰

重建伏羲皇帝廟三門記

宋陳 俞

蓋聞聖人不世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朴畧尤甚雖人倫之化既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義用則為法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則皆道之跡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為用於有益可見者存乎用用可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者也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以形認非探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格於無為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可見也經為陰陽合為至精鬱為元氣發為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為於六子收無為於成功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既得至寂之本以誠己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

越揮散興至利於百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伏羲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遠焉恭以伏羲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與文籍而書百世之名以結繩為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為宜民而為之以善法首正人倫復為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夫婦由之則恩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為網罟以收以漁為棟宇以寧其居為耒耜以濟其飢為舟楫以便其涉為弧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採木陶火鑠金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公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於堯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哨哨既歷漢唐之久下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事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羲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禱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羲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為郡縣今伏犧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間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罄丹衷自備己緡兼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并神像炳靈公堂并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既畢功召俞為之記俞謏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 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三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蒲陽貢吏陳俞撰并書碑在魚臺山伏羲廟前南宋已後地入於金後人遂以陳州畫卦臺為陵存此以俟更正於金後

重摹孔子題季子墓記

宋 朱 彥

續古文苑 卷十

六一五

常州故延陵也吳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漢為毗陵又
 至東晉為晉陵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為常州唐
 因之或曰晉陵郡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為延
 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還治故縣今
 潤之延陵鎮是也杜佑謂曲阿延陵有季子廟非古
 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晉陵縣其說明矣而孔子所
 書季子墓碑歲久蓋湮沒開元中明皇勅殷仲容摹
 刻之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石延陵廟中
 於是俗習徒見潤之延陵季子廟而不知常實古延
 陵而季子之所封也崇寧元年余以罪謫守是州因
 考太史公書歷代地志通典圖經得其詳矣又得其
 所謂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又曰暨
 陽鄉而暨陽隸今之江陰縣乃屬令趙士肥訪之得
 大塚於暨陽門外三十里申港之側旁有季子廟與
 史記地志通典圖經合於是表識其墓謹樵牧耕鑿
 之禁又摹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墓上設像祠之學
 中以時率屬吏士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貴有德也
 又備論歷世廢興與俗習之變易刻之碑下後有君
 子得以覽焉明年四月十五日降授奉議郎知常州
 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朱彥記

東坡先生祠堂碑記

宋晁公武

在昔懷忠抱義之士必於沒身之所廟食百代者豈
 惟五功鴻烈應古祭法其高風英槩之所激勵則鄙
 薄化服俊秀仰止莫不波屬雲委蓋有功於風俗而
 人不能忘之國朝文忠蘇長公謙言直道稟自天性
 平生砥排邪辭譏訶秕政苟利國家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用是數困而終不少悔其忠義之節冠冕天
 下自古儒宗詞伯殆未之有也垂年歸自南海閉居
 毗陵雙桂坊屬疾不起吳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嗟咨
 出涕固宜於其地尸而祝之而至於今越六十有九
 年廟貌未立視古有闕焉昭德晁侯子健為州之明
 武之文以記其始公武衰老問學荒落識見凡近豈
 足以讚揚命世大賢之萬一雖然公武聞諸世父景
 遷生崇寧間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
 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墳亦非實錄其
 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温
 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後逐出其遺意蔡確諂諛可
 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選擇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
 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常汲引之嗚
 呼斯銘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精忠粹德二碑及諸
 奏議著述皆謾慢欺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
 月滋久者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
 零落不傳於是敢以不能為辭而輒載其事惟公
 當元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
 及章蔡竄朋黨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
 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
 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為賢從者譽楚公子
 曰隸也不力非以為不肖皆有為而發而少公之意
 或出於此非邪後世不知其然惟斯是信則為盛德
 之累大矣因述景遷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
 羅舊聞者有考且為楚人之辭一章使邦人歌之薦
 其俎豆百世不忘則風槩之所激勵俗為丕變家出
 正士而輩為純臣不益熾乎至於公之文章天下皆
 知之不當復妄措一辭非畧也子健景遷之嫡孫勤
 敏孝謹嚴守家法居官為政多稱是云其辭曰
 若有人兮巴山陽錦心繡口兮金玉其相推忠節以
 為佩兮集義槩以為裳吐辭為經兮萬世耿光仁人
 之言兮藹然清明其志修潔兮稱物也芳雖艱險微
 兮詎忍高翔井渫不食兮於井何傷吳山我我兮吳
 水湯湯平生瞻戀兮魂魄游行菊英蘭露兮薦之新
 堂廉貪立懦兮惠茲一方千秋萬歲兮勿忘勿忘

續古文苑卷第十

續古文苑卷第十

續古文苑卷第十一
 賜進士及第後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序上

孫子算經序

孫子曰夫算者天地之經緯羣生之元用五常之本
 未陰陽之父母星辰之建號三光之表裏五行之準
 平四時之終始萬物之祖宗六藝之綱紀稽羣倫之
 聚散考二氣之升降推寒暑之迭運步遠近之殊同
 觀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從橫之長短采神祇之
 所在極成敗之符驗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立規
 矩準方圓謹法度約尺寸立權衡平重輕剖毫釐析
 黍稬歷億載而不朽施八極而無疆散之不可勝究
 斂之不盈掌握嚮之者富有餘背之者貧且窶心開
 者幼冲而即悟意閉者皓首而難精夫欲學之者必
 務量能揆己志在所專如是則焉有不成者哉

孟子篇敘

漢趙岐

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孟子
 以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上故以
 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
 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
 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
 故次以文公為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
 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
 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
 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
 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
 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
 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
 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
 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
 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
 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

續古文苑卷第十一

也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題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淮南子敘

漢高誘

淮南王安屬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肖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志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推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徒蜀嚴道死於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緇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辯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瓊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具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

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為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前朝儲事畢之閒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與農中郎將并捐借八卷刺之會捐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九章算術注序

魏劉徽

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暨於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於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賸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事類相推各有攸歸故枝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辭解體用圖庶亦約而能周通而不躑躅覽之者思過半矣且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賢能教習國子雖曰九數其能窮纖入微探測無方至於以法相傳亦猶規矩度量可得而共非特難為也當今好之者寡故世雖多通才達學而未必能綜於此耳周官大司徒職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說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夫云爾者以術推之按九章立四

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越若斯之類然則蒼等為術猶未足以博盡羣數也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於此也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為率故曰重差也立兩表於洛陽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盡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時以景差為法表高乘表間為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間為實實如法而一即為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為句股為之求弦即日去人也以徑寸之筒南望日日滿筒空則定筒之長短以為股率以筒徑為句率日去人之數為大股大股之句即日徑也雖天圓穹之象猶曰可度又況泰山之高與江海之廣哉徽以為今之史籍且畧舉天地之物考論厥數載之於志以闡世術之美輒造重差并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詳而覽焉

元壽賜名序

晉何禎

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四月五日始出時此月斗建巳其日又巳其時加卯中巳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茲之生令月吉日善時也又於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震為長男巽為長女而此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瞻日月豈伊先祖之靈實臨祐之元髮素顏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生民之至願也故賜名元壽焉

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今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可懼凋落之無期故其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

臨河敘

晉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大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祖道賦序

晉嵇含

祖之在於俗尚矣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日丙午魏氏擇其丁未至於大晉則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不同雖其奉祖莫識祖之所由興也說文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吉凶皆名此堂書鈔一百五十五引在社門蓋後說也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稱名於階庭或云百葉遠祖名皆凋滅墳塋不復存其銘表遊魂不得託於廟祀智者故以歲初良辰肇建華蓋揮揚綵旗將欲招靈爽於今夕庶眾祖之來憑蓋有兩端俯歎壯觀乃述而賦之

七錄序

梁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萬華載育非風雲無以

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仁素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吳興其父畫結繩義隱皇頡肇其文字自斯以往必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冊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上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為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於戰國殊俗異政百家競起九流互作羸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等校錄

書每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從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畧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傳毅並典秘籍固乃因七畧之辭為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畧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滂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畧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為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秘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秘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別錄之體撰為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大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秘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為

一部使奉朝請祖暉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卧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細囊已散宵漏既分錄表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畧探盡秘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為新錄其方內經史至於術伎合為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為一錄謂之外篇凡為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為良史猶有摭拾之責況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旨才愧疎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為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畧其一為六篇之總畧故以輯畧為名次六藝畧次諸子畧次詩賦畧次兵書畧次數術畧次方伎畧王儉七志改六藝為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為文翰次兵書為軍書次數術為陰陽次方伎為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畧實有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畧其外又條七畧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為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為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為內篇第一劉王並以眾史合於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蕪且七畧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畧今依擬斯例分出眾史序記傳錄為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畧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為軍竊謂古有兵革兵

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
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於子末總以子兵為
稱故序子兵錄為內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
制故改為文翰籍以項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為集
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為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
有繁雜之嫌故改為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
為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
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選依劉氏各
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
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錄為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
志劉畧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歷譜而與今譜有異竊
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為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
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於記傳之末自
斯已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
軌孔籍王氏雖載於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
所安故序佛法錄為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
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
今合序仙道錄為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
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
內外兩篇合為七錄天下之遺書秘記庶幾窮於是
矣有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閼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
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
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
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
之於傳擇盡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畧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
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
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書詳此下當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
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
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卷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祕閣四部目錄詳此下當
宋元嘉八年祕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四
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五十五卷四百三十八卷佛經
宋元徽元年祕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卷一
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祕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
三百三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
二千九百六十八卷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祕書丞殷鈞撰祕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書故
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
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卷四萬四千五
百二十六卷
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卷四萬三
千六百二十四卷經書二百三十三種二百六十
三卷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
四百九十三卷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
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卷三萬七
千一百八卷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
七卷七百七十五卷圖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
四卷六千五百二十八卷
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七十八卷六
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六種七十八卷

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內篇一
易部六十四種案六十舊作本誤合九十六
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
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
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
一十卷
記傳錄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
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
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
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
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
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識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琴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七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二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

佛法錄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十七種二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六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領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畧一帙三卷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

阮孝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注補續漢書八志序

梁劉昭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絃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宏鳴條寶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歷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駢冠章車服瞻列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為八志律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藉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榮然畧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不業

覈求見事必應寫製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羣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為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曆郡國必依往式唯遺書自序應編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闕過乎穰穰為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壘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續續理漸鉤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孰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渾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觀兼鍾律之妙素指校讎參算之微有慚證辨星候秘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畧時或有見頗邀秀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行禁止案行上舊制謂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謂

高僧傳序

梁釋慧皎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元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逸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羣英開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

續古文苑

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畧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珍冥祥記彭城劉峻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為蕪味瑯琊王中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於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讚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國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沙險汎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法讚毗尼則禁行清潔志形遺體則於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計數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讚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數

異恒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議若開施前後如謂煩雜故摠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成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介通感迺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敘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讚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畧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開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讚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僧傳書未錄梁高僧傳

虎丘山序

陳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非非培塿淺異棘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枝十仞挂藤葛與懸蘿曲澗潺湲修望陰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心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於鐘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愬鬱齊鑣競雕蟲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遠谷景麗修巖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作鸚鵡於蘭皋山禽轉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荆坐蟠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波之水傾縹緲而酌旨酒翦綠葉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蹤踰然似共九成借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侍中沈府君集序

陳劉師知

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曰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賢焉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

續古文苑卷第十二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序下

千金翼方敘

唐孫思邈

原夫神醫秘術至蹟參於道樞寶餌凝靈宏功淡於
真吟是知開籙元牝駐歷之效已深響策天機全生
之德為大稽炎農於紀錄資太乙而反營魂鏡軒后
於遺編事岐伯而宣藥力故能嘗味之績鬱騰天壤
診體之教播在神寰斯道由是濫觴時義肇基於此
亦有志其大者高密問紫文之術先其遠者伯陽流
玉冊之經擬斯壽於乾坤豈伊難老儔厥齡於龜鶴
詎可獨疴茲乃大道之真以持身抑斯之謂也若其
業濟含靈命懸茲手則有越人徹視於肺腑秦和洞
達於膏肓仲景候色而驗眉元化剝腸而瀉胃斯皆
方軌疊跡思韞入神之妙極變探幽精超絕代之巧
晉宋方技既其無繼齊梁醫術曾何足云若夫醫道
之為言實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際意析毫芒之
衷當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數之所在言不能諭然
則三部九候乃經絡之樞機氣少神餘亦鍼刺之鈞
軸況乎良醫則貴察聲色神工則深究萌芽心考錙
銖安假懸衡之驗敏同機駭曾無挂髮之淹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是故先王鑲之於玉板往聖
藏之以金匱豈不以營壘至道括囊貞願者歟予幼
智茂聞老成無已才非公幹夙嬰沈疾德異士安早
纏疴瘵所以志學之歲馳百金而徇經方耄及之年
竟三餘而勤藥餌酌華公之錄帙異術同窺採葛生
之玉函奇方畢綜每以爲生者兩儀之大德人者五
行之秀氣氣化則人育伊人稟氣而存德合則生成
是生由德而立既知生不再於我人處物爲靈可幸
蘊靈心闕願我性源者由檢抑神秘幽求今古撰方
一部號曰千金可以濟物攝生可以窮微盡性猶恐
岱山臨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遺玉石之響
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家之學譬觀軌之相

續古文苑

濟運轉無涯等羽翼之交飛搏搖不測矧夫易道深
矣孔宣繫十翼之辭元文奧矣陸績增元翼之說或
公斯義述此方名以貽厥子孫永爲家訓雖未能譬
言中庶比潤上池亦足以慕遠測深稽門叩鍵者哉
倘經目於君子庶知予之所志焉書見本書因四庫
之故載

秦府十八學士駕真圖序

武德四年太宗皇帝爲太尉尚書令雍州牧左右衛
大將軍新命爲天策上將軍位在三公上乃銳意經
籍怡神藝學開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乃降教曰昔楚
國尊賢存道先於申穆梁園接士比德至於鄒枚咸
以著範前修垂光後烈顧惟菲薄多謝古人高山仰
止能亡景慕於是芳蘭始被深冠蓋之游丹桂初叢
廣苑俊之士既而場苗益寡空留皎皎之姿喬木徒
遷終愧嚶嚶之友所冀通人正訓匡其闕如側席亡
倦於齊庭開筵有漸於燕館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
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
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察太學博士陸
德明孔穎達主簿李元道天策倉曹李守素秦王記
室虞世南參軍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記室許敬宗
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典籤蘇勗等或背淮而致
千里或通趙以欣三見威能垂裕郎第委質藩維或
宏禮度而成典則暢詞學而洽風雅優游幕府是用
嘉焉宜可以守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徵東
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選庫直閣立本圖形
貌具題名字爵里仍教文學褚亮爲之像贊勸成一
卷號十八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每
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引見論討墳典商畧前載考
其得失或夜分而寢又降以溫顏禮數甚厚由是天
下歸心奇傑之士咸思自効於時預入館者時所傾
慕謂之登瀛洲云

羣書治要序

唐魏徵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

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
動而不法烟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
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
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艷
之詞爭馳巧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技
流宕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
總百端轍垂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
之獻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元德潛通化前王之所
未鞅化損己利物行列聖之所不能行翰海龍庭之
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纓冕天地成乎外
內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
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
家踳駁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
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翦截淫放光昭訓典聖思
所存務乎政術綴敘大畧咸發神衷雅致鈎深規摹
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若乃欽明之后屈己以救
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
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
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
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奸巨猾轉
日迴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
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
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
英雅論微猷嘉言美事可以爲名教崇太平之基
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玉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
后良妃參微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章或傾城慈婦
亡國艷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
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記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
年凡爲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
皇覽遍畧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
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
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
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

續古文苑

六八

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胎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幾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玉(歷)通政經序

唐李淳風

夫天道昭然畧無差忒思測不至占乃無驗苟能窮神知化視象玩占何所不驗歟立占之法本非襲休微以塞咎故世治國安指象為災為君所戒以保邦於未危世變國亂推象探意警數究機以處身於無禍乃安中閒危凶中閒吉之謂也通政經數陳占條列例衆論非無指歸蓋以天象垂變察乎時政與上象意相符者為陳則占無不驗也又豈特拘指豈云虛言為一時之應歟故明列二十八舍列星三垣天地所主之事所司之分陳其休咎以五緯二曜變犯入守五相加臨以取專應故不書往者之占亦同為比類矣

辨正論序

唐陳子良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探蹟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疑(元)迹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為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無色為色故能色斯色矣藤蛇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美遂顯精微子長登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與焉良有以矣法師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宦遊播遷江左近因江寓又處襄州隨世入關從師請業玉移荆岫皎潔之性彌彰桂徙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師應真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道華郁郁開縹錦之文

飄飄疎陵雲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年潘陸江海寧堪方駕至如莊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文九府九仙之錄登真隱決之秘靈寶度命之儀吞若胃中說猶指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聞持比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辨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於是四方雜沓如歸長者之園七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俾安遠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墻塹者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誘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怒其盲瞽恐入泥黎爰發大悲遂製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峯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驚莫不葉墜柯摧雲銷霧捲狀鴻爐之焚織羽猶炎景之鏢輕冰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力即降愚賊佛日於是重暉法雲由其廣被然法師所作詩賦啓頌碑誄章表大乘教法及破邪論等三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凡八卷十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興陽春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兼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喻弟子穎川陳子良近伸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矚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為注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東宮學士陳子良撰

大唐西域記序

唐張說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薰風被於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粵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化之跡東歸帝猷宏闡大章之步西極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諱(元)奘俗姓陳氏其先潁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祀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為景胃法師藉慶誕生含和降德結根

深而從茂道源浚而靈長奇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之年蘭薰桂馥洎乎成立藝殫墳素九臯載響五府交辟以夫早悟真假夙照慈悲鏡真筌而延佇願生涯而永息而朱絃紫纓誠有界之微網寶車丹枕實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閑曠令兄長捷法師釋門之棟幹者也擅龍象於身世挺鷲鷲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其聲彩既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服勤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庸騰芳蘭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夢鼓柁(元)津府四韋而小魯自茲徧遊談肆載移涼燠功既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耀靈臺子雲肇悅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暫啓佇秋駕而雲趨玉柄纒攝披霧市而波屬若會斷輪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瀉瓶之多聞泛虛舟而獨遠迺於輟轍之地先摧銖腹之誇并絡之鄉遠表浮杯之異遠邇宗挹為之語曰昔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驥汝穎多奇士誠哉此言法師自幼迄長遊心(元)理名流先達部執交馳趨末忘本撫華捐實遂有南北異學是非紛糾永言於此良用憮然或恐傳譯踏駁未能筌究欲窮香象之文將罄龍宮之目以絕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錫拂衣第如返境於是背(元)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矯迹川陸絲長備嘗艱險陞博望之非遠嗟法顯之為局遊踐之處畢究方言鏤求幽蹟妙窮津會於是詞發雌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迺賤通識前膝黃屋之閒手詔綢繆中使繼路俯擣睿思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字今昔在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元)妙之津書掄揚之旨蓋非道映難林譽光驚歡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絕壤殊風土著之宜人備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與綜覈明審立言不

朽其在茲焉(元)不載從釋藏西域記錄出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唐王隱容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義畫而踰繩泛軒文而越契端宸肅辰題尊玉宇之中班徒影裾光佐瘡遠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雋乘龍控鯉之英室慾蟪姿茹丹茵於秘洞休糧

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唐陳九言

夫上天垂象北極著於文昌先王建邦南宮列為會府六官既辨四方是則大總其綱小持其要禮樂刑政於是乎達而王道備矣聖上至德光被睿謀廣運

懷素自敘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遠觀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然心胃畧無疑滯魚鱗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為怪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

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為歌詩故敘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歡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閒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韋公陟觀其筆力易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義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

意林序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

輔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禮樂文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曾孔荀孟之述其益數百千家皆發揮隱微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崇儉而有別即農而得序傍行而不流小說去泥而篇簡繁夥罕備於士大夫之家有梁穎川庾仲容畧其要會為子書抄三十卷將以廣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錄探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度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日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激蔽邪盪之患君子曰以少為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廿一日也撫州刺史戴叔倫序

岑嘉州集序

唐杜確

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為輕浮綺靡之詞名曰宮體自後沿襲務於妖艷謂之綺靡布繡焉其有敦尚風格頗存規正者不復為當時所重諷諫比興由是廢缺物極則變理之常也聖唐受命斷離為樸開元之際王綱復舉淺薄之風滋焉漸革其時作者凡十數輩頗能以雅參麗以古雜今彬彬然燦燦然近建安之遺範矣南陽岑公聲稱老著公諱參代為本州冠族曾太公文本大父長倩伯父義皆以學術德望官至台輔早歲孤貧能自砥礪編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迴拔孤秀出於常情每一篇絕筆則人傳寫雖閭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誦誦吟習焉時議擬公於吳均何遜亦可謂精當矣天寶三載進士高第解褐右內率府兵曹參軍轉右威衛錄事參軍又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安西節度判官入為右補闕頻上封章指述權佞改為起居郎尋出虢州長史又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關西節度判官聖上潛龍藩邸總戎陝服參佐僚史皆一時之選

由是委公以書奏之任入為祠部考功二員外郎轉虞部庫部二正郎又出為嘉州刺史副元帥相國杜公鴻漸表公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於幕府無幾使罷寓居於蜀時四川節度因亂受職本非朝旨其部統之內文武衣冠附會阿諛以求自結皆曰中原多故劍外小康可以庇躬無假向闕公乃著招蜀客歸一篇申明逆順之理折挫邪佞之計有識者感歎奸謀者慚沮播德澤於梁益暢皇風於邛樊旋軫有日犯軼俟時吉往凶歸嗚呼不祿歲月逾邁殆三十年嗣子佐公復纂前緒亦以文采登名翰場有公遺文貯之篋篋以確接通家餘烈忝同聲後輩受命編次因令繕錄區分類聚勒成八卷儻後之詞人有所觀覽亦由聆廣樂者識清商之韻遊名山者仰翠微之色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焉京兆杜確序

蜀縣州越王樓詩序

唐樊宗師

縣之城帝獨撤掖明威瀾石峭馳浩瀨左陵凌紅稜簪天地送行癸壬且拘跼踖於西北蟠紅顏青越王正故為樓重軒疊飛門窺蒙傘寒寒子始登謂日明昏曉可窺其背雷電合風雲遇霜辛露酸星辰介行鬼神變化草木顯繡髻銜蓂莢皆可察極既繁視其江帶又極視其土岡斷暴遠近山嶮嶮若閔之束皇天原開見荆山我其黃河澗然為曲直淚雨落不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若其自果星星過歸尚悲不能解重為詩以釋益不可顧謂郡中諸君能無有意綴以華艷其念蓄云

南溪詩序

唐李渤

桂水過灘山右滙陽江又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列崖巖關麗爭高其孕翠曳煙暈迤如畫右連幽墅園田雞犬疑非人間泝流數百步至元巖巖下有污壤沮洳因導為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巽維蛻骨如玉西北曰元巖洞曲通坎壈晴眺離水元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嶮

至仙窟仙窟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延景宿雲其洞室並乳溜凝化詭勢奇狀仰而察之如傘如輦如藥櫃支撐如蓮蔓藻井左睨右瞰似簾似幃似松似竹不可紀從夕室梁溪嚮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而遙余獲之自賀若獲荆璆與地珠焉亦疑夫大舜遊此而志歸矣遂命發潛敲深墜危宅勝既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讌方丈如昇瑤臺麗如也暢如也以溪在郡南因目為南溪兼賦詩十韻以志之寶曆二年三月七日序成紀縣子李渤

追昔遊集序

唐李紳

追昔遊蓋歎逝感時發於悽恨而作也或長句或五言或雜言或歌或樂府齊梁不一其辭乃由牽思所屬耳起梁漢歸諫署并翰苑承恩遇歌帝京風物遭讒邪播歷荆楚涉湘沅踰嶺嶠止荒陬抵高要移九江守除陽轉壽春改賓客留洛陽廉會稽過梅里遭讒者再賓客為分務歸東周擢川守鎮大梁詞有所懷興生於怨故或隱顯不啻其言冀知者於異時而已開成戊午歲秋八月序

贈筆疇詩序

唐鄭薰

九華處士筆疇擅元言之要通易老其於淨名僧肇尤精達余在句溪時重其能車幣而致之及到官舍再說易一說老氏將兒姪輩執卷列坐而傳之老氏畢業而寇難作與輩各散去不知其何如存耶亡耶余既休居洛師鎖扉獨靜已卯冬十一月半蓋宜宗三神雪中客扣柴門樵童視之走復曰筆處士遠下榻開關執手話艱苦筆背登笈草履杖靈壽下筇且咍笑曰聞公恬養澹逸不屑於榮悴故以元來助成之并榻解笈散四書即易老淨肇也明日講肇論階前多偃松高桂冰凍墮落有琴瑟金石聲理致明妙神骨超爽自謂一時之遇日與故人為徒又意此樂之難借也遂成二十韻贈之

唐皮日休

詩有六義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才才之備者於聖為六藝在賢為聲詩噫春秋之後頌聲亡寢降及漢氏詩道荐作然二雅之風委而不興矣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曰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九言者曰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蓋古詩率以四言為本而漢氏方以五言七言為之也其句亦出於周詩五言者李陵曰攜手上河梁是也七言者漢武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是也爾後盛於建安建安以降江左君臣得以浮艷之然詩之六義微矣逮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為律焉始切於儷偶拘於聲勢然詩云觀憫既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律和聲其為律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後詩之道止於斯而已耶後有變而作者余不得以知之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為四時其為春則煦枯發枿如育如護百蘗融洽酣人肌膚其為夏則赫曦朝升天地如窰草焦木渴若燎毛髮其為秋則涼颼高警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為冬則霜陳一捷萬物皆瘁雲沮日慘若憚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故才之用也廣之為滄溟細之為溝竇高之為山嶽碎之為瓦礫美之為西子惡之為敦洽壯之為武貴弱之為處女大則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見苟其才如是復能善用之則庖丁之牛扁之輪郢之斤不足謂其神解也噫古之士窮達必形於歌詠苟欲見乎志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為其詞詞之作固不能獨善必須人以成之昔周公為詩以貽成王吉甫作誦以贈申伯詩之酬贈其來尚矣後每為詩必多以斯為事咸通七年今兵部令狐員外任淮南今中書舍人宏農公守毘陵日休皆以詞獲幸悉蒙以所製命之和

續古文苑

七二九

各盈編軸亦有名其首者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為郡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真天地之氣也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為之最俾陸生參之未知其孰為之後先也太元曰稽其門闢其戶眼其鍵然後乃應況其不者乎余遂以詞誘之果復之不移刻由是風雨晦冥蓬蒿翳蒼未嘗不以其應而為事苟其詞之來食則輟之而自飲寢則聞之而必驚凡一年為往體各九十三首今體各一百九十三首雜體各三十八首南陽廣文潤卿隴西侍御德師或旅泊之際善其所為皆以詞致師詞之不多去之速也大司諫清河公有作或命之和亦著焉其餘則吳中名士又得三十首除詩外有序十九首總錄之得十通載詩六百八十五首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也余之與生道義志氣窮達是非莫不見於賢不肖也余之與生道義志氣窮達是非莫不見於是士君子或為之覽賢不肖可不別乎哉噫古之將有交綏而退者今生之於余豈是耶生既編其詞請於余曰爾有文當為我序詩道兼十通以名之日休曰諾由是為之序松江吳之望也別名曰松陵請目之曰松陵集前進士皮日休撰

校定焦贛易林序

宋黃伯思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焦延壽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為決以羊為年如此者眾校讎已定又若喜或為嘉鶴或為鶴義可兩存皆並著可繕寫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為郡吏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書願留詔許增秩卒於小黃其說長於災變以授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為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法凡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

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於漢書京房傳所謂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文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為監司此法但以風雨寒溫為候而占災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災祥之一法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二術而一之而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荆士之祕法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法分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災祥之法自直日災祥之法二者雖皆本於易同出於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朝有王必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為筮得觀之賁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為患之語乃贛易觀中賁林也若以直日之法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者不可以不辯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澹雅頗有可觀覽謹弟錄上

校定師春書序

宋黃伯思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師春五篇以相校除復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夢為魯以放為依如此類者眾頗擲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弓純集左氏傳上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上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上筮事絲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它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

續古文苑 卷十二

七三二

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瑒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廿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錄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秘閣古寶器有宋公緜鍊鼎稽之此書錄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它書皆弗同錄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弟錄上

輿地紀勝序

宋王象之

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記輿地有記或圖兩界之山河或紀歷代之疆域其書不為不多然不過辨古今析同異攷山川之形勢稽南北之離合資遊談而誇辯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効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余少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操牘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袞袞可聽然求西州圖記於篋中藏未能一一雖口以傳授而猶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郡圖經參訂會粹每郡自為一編以郡之因革見之編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倣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為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名物亦庶幾開卷而盡得之則回視諸書似未為贅也或者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穴歷覽山川奇傑之氣以為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効子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為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戶牖而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

戾乎余因自笑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迹雖不同然亦未可盡以迹拘也當從識者而問之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謹序

漢制考序

宋王應麟

漢制載於史者先儒攷之詳矣其見他書者未之攷也嘗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三代損益至周大備夫子從周與從先進之言所謂百世可知者其法著於春秋東遷之初先王典章槩有存者義和桓轡之賚王命猶重也司徒緇衣之美王官猶賢也祭仲論京不度過制之城猶未眾也無駭卒始請族世官之轍猶未遠也泰山有祊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師服之言建國臧傳伯之諫觀魚則據經守古之士猶多也春秋何為而作乎宰咺歸賂天衷民彝大泯亂春秋所以始斲於獻六羽於稅畝皆曰初於丘甲於三軍皆曰作於南門於雉門及兩觀皆曰新作夫子蓋傷之也秦作西時臚於郊祀魯惠公請郊禘史角實往而祀禮始僭矣其後齊作內政而兵制變晉作爰田而田制變晉作執秩而官制變鄭鑄刑書而刑制變大夫奏肆夏季氏旅泰山晉不知般丞魯不知尚羔禮幾亡矣然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贊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郊子能言紀官子序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睹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懷懷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戰國去籍之餘孟子言井地曰大畧言班爵祿曰聞其畧言諸侯喪禮曰未名雖不同其感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

金石錄後序

宋李易安

學而嘗聞若其宏綱丕式因畧而致詳推舊而為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大復古譏變古井牧變而阡陌畿服變而郡縣車乘變而步騎什一變而箕歛佩玉變而帶劍簪席變而杯棬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古其不可復乎是意唯太史公知之於夏殷紀舉孔子正夏時善殷輅卓然見損益之要指於高帝紀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歎其襲秦也漢之止於為漢自高帝之襲秦始雖然兩漢之制文中子奚取焉吁三代遠矣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猶近於書之典詰也郎衛執戟之用儒生猶近於王官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會殿以決大事猶近於外朝之詢眾也牧守有子孫郡國有辟舉庶幾建侯之舊丞相進見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庶幾敬臣之意三老掌教化孝悌力田置常員鄉遂之流風遺韻亦閒見焉是之取爾君子尚論古之人以為漢去古未遠諸儒佔畢訓故之學雖未盡識三代舊典而以漢制證遺經猶幸有傳注在也冕服車旗彝器之類多以叔孫通禮器制度為據其所臆度無以名之則謂若今某物及唐儒為疏義又謂去漢久遠唯漢法亦不可攷蓋自西晉板蕩之後見聞放失習俗流敗漢世之名物稱謂知者鮮焉况帝王制作之法象意義乎此漢制之僅存於傳注者不可忽不之攷也愚少嘗有聞老弗敢墜因細次為編以俟後之君子自流遡原三代之禮庶乎其可識矣辛巳夏五子王

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候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賃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官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若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指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慘惻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刊闕本不謬謬者輒市之備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於是几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艦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

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為燬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關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戰手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店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惶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莊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書又散為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內者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又虞勢叵測有弟遠任勅局刑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守已遁之刻出睦又棄衣被走黃巖顧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王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刻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為歸

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研墨可五七簾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簾去余悲慟不得活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歸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邪今日忽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揚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人閒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遠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入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題此金石錄元本增補元徐天祐

吳越春秋序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疆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句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為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晁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揚方撰吳越春秋削繁注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注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晁書行於世晁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

續古文苑

七三

續古文苑 卷十二

七三

邯鄲李氏國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陸所為書
 陸廣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為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
 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者他
 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閻廬時夷亭
 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
 陸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
 皇甫所未攷正者耶陸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
 遠陸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為詳取
 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儼若
 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君臣反覆上下其
 議論種蠶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
 則亡皆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為是邦二千年
 故實哉陸書越舊嘗錄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
 治越獎勵學校蒐遺文修陸書乃輟義田廩羨財重
 刻於學不鄙諛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
 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不為無補遂不得辭
 厥既刊正疑譌過不自量復為之音註併考其與傳
 記同異者附見於下而互存之惜其閒文義猶有滯
 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
 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
 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此序俗本俱缺錄之

續古文苑卷第十二

續古文苑卷第十三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寶將軍北征頌

漢傳 毅

漢祖之龍興荷天符而用師曜神武於幽冀遇白
 登之重圍何獲驚之桀虐自弛放而不羈哀昏戾之
 習性阻廣漠之荒垂命寶侯之征討躡衛霍之遺風
 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嚴鋒探伊吾之城壁蹈天
 山而遙降此處藝文類聚未備引曝名烈於禹跡
 奉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
 容以詢謨外折衝於無形惟倜儻以宏遠委精慮於
 朝廷

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漢王 九

惟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
 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為充高祖受命興於漢
 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
 午鑿路並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先凡此四道均南尤
 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
 顛下則入冥窟寫輪淵平阿淥泥常陰鮮晏木石相
 距利磨礪磨臨危槍礪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遶尋弗
 前惡虫蟻蜂蛇蝮毒蟬未秋截霜稼苗天殘終年不
 登匱饑之患早者楚惡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
 言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楊孟武陽君厥字孟文
 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爭百遠咸從
 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啟而晏平
 清涼調和烝二艾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
 守捷為武陽王外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
 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勲其辭曰

君德明二炳煥彌光

刺過拾遺厲清八荒奉甄承杓

綏億衙疆春宣聖日秋貶若霜無偏蕩二真雅以方
 寧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
 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恢宏節讓而益明

揆往卓今謀合朝情醒艱即安有勳有榮禹鑿龍門
 君其繼繼上順斗極下荅川皇自南自北四海彼通
 君子安樂庶土悅雍商人咸懷農夫永同春秋記異
 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二嘆誦

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并序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翁字伯都天安明敏
 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典城
 有阿鄭之化是日三荊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
 之瑞動順經古先之巨博愛陳之巨德義示之巨好
 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
 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超
 教無對會之事傲外來庭面縛二千餘人年穀屢登
 倉庾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
 峻緣崖俾閣兩山鮮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阨
 芒促迫財向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實
 墜之害過者創楚惴惴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水嘆
 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則
 為設備今不圖之為患無已勅衛官有秩李瑾掾仇
 審因常繇道徒鏃燒破析刻石確窟滅高就埋平夷
 正曲抑致土石堅固廣大可呂夜涉四方无雍行人
 權備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
 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呂貨殖感恩並隆遂人賓服
 鏃山浚瀆路呂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并序

君諱遠字公方陳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
 宣王中興有張仲以孝友為行披覽詩雅煥知其祖
 高帝龍興有張良善用籌策在帷幕之內決勝負于
 里之外析珪於留文景之閒有張釋之建忠弼之謀
 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苑令不對更問嗇夫嗇夫事

陰於朝露百齡迅於滅電一物不諧則耽贅以生庶事不康則風火以敗故聖王百姓之多疹撰藥石以濟之造化愍蒼生之鳩毒設甘餌以救之蓋溫泉者乃自然之經方天地之元醫出於河渭之南泄於麗山之下淵華玉漱清數刃靈感超異峻極不測無樵薪之爨而揚湯沸於楚鑊無公蔬之探而寒暑調於夏鼎高塘之雲朝舞於水湄巫山之雨夕收於淵際青林碧草含露而迎岸香風蕙色列而環渚於是左湯谷右濛汜南九江北瀚海千城萬國之氓懷疾枕痾之莫不宿帳而來賓療苦於斯水但上無尺棟下無環堵悠悠君子我將安泊孤豸發軔咸池分條紫漢道屬昇平弱年數仕既歷通顯朝望已隆爰自常伯出居分陝地兼陸海之饒祿厚封君之室而報天之効無聞郵民之譽安在每思傾微寒深責以為斯泉天寶登之而人畧未備迺翦山開郭因林構宇遂館來風清簷駐月望想煙霞遲羽衣之或顧願言多士怒因茲以蕩穢適作頌曰

皇皇上靈愍我蒼生必彼溫泉于此麗川其水尅神尅神尅聖濟世之醫救民之命其聖伊何排霜吐旭其神伊何吞朧去毒無籍烟炭誰假樵木湛若虞淵沸如湯谷東枕華山西拒咸陽連疇接畛墟落相望彩林爭翠葉樹成行香風旦起文霞夕張陟彼麗山望想千里迺作高堂鴻飛鳳起三輔之英五都之士慕我芳塵爰居爰止其德既首其聲既遠金華屑桂春山九轉日放羣羊手控鶴來思俊我堂而下

經過訪詢耆舊郭巨之墓馬鬣交阡孝子之堂鳥翅銜皇君王愛奇好古歷覽徘徊妃息在傍賓僚侍側辭疑秦鏡炳煥存形柱識荆珉宋家遺宇所以斂眉長歎念昔追遠遂若羊公登峴還同處墨飲泉慨賢勝之多弊嗟至德而無紀蘭溪儻不見松穀城何以知石於時開府中兵參軍梁恭之盛工篆隸騎兵參軍申嗣邕微學搗藻並應命旨俱營頌筆以大齊武平元年正月廿二日權輿雕瑩表建庭宇棟刻蒼文檐栽翠柏庶令千葉之下彌振金聲九原之中恒浮玉樹其詞曰

龍東王感孝頌并序 北齊申嗣邕
惟夫德行之本仁義之基感洞幽明擾馴禽獸清音帶冰而挺潔素采映雪而流輝根矩定於一丸仁吾絕於三失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尚書左僕射尚書令攝選新除特進使持節齊州刺史龍東王胡長仁雌黃雅俗雄飛威里入膺北斗執柄端衡出牧東秦揔條連率未脫崔林之屣聊帽賈宗之襜視聽

天經地義啟聖通神重華曾閔葉子樂春時多美迹世有芳塵前漢逸士河內貞人分財雙季獨養壹親客舍凶弭兒埋福臻穹隆感異旁薄貽珍懸車遽落夜臺弗晨千齡俄古萬祀猶新朱駉紫蓋撫俗調民高山達節景慕紫頌式憑不朽永播衣巾

以統億兆肅秋節以銜蒼生國荷其慶民賴其福前代曾創祠宇兼植柏樹歷年茲多棟棟前植樹亦往往殘缺太祖文皇帝固天攸縱誕膺符命道邁三分功超九合將欲寧一區寓納之仁壽而餘霽尚梗燕趙未并治戎河上志圖廓掃每以講閱之暇親履陰晉眷言舊所良用依然以大統六年歲在旃蒙乃謁諸天子命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西兗州大中正華山郡守城陽縣開國公恒農楊子昕經始締構別更列植青松二千餘根堂廟顯敞房廊肅穆芬哉薛席赫矣神居桂酒徐斟清哥緩節無復霑濡之事豈有顛沛之容暨水德告終蒼精肇運獄訟知歸人神胥悅皇帝負辰君臨宸居馭朽執玉帛以朝萬國叩金繩而享百靈叡智之所牢籠英威之所彈壓日月之所昭晉舟車之所被通莫不乘毳駕風梯山航海重譯屈膝請吏勤王太師大家宰晉國公任屬阿衡親惟旦與弼諧六樂緝熙五禮廢典聿修羣望咸秩光贊皇猷式康帝載俾七百之祚長扇於無疆維天和二年歲次大淵獻月旅沽洗爰詔史臣為之頌曰

惟夫德行之本仁義之基感洞幽明擾馴禽獸清音帶冰而挺潔素采映雪而流輝根矩定於一丸仁吾絕於三失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尚書左僕射尚書令攝選新除特進使持節齊州刺史龍東王胡長仁雌黃雅俗雄飛威里入膺北斗執柄端衡出牧東秦揔條連率未脫崔林之屣聊帽賈宗之襜視聽

易不云乎天險不可附地險山川丘陵險之時義大矣哉惟華山者於書爾雅謂之西嶽周官則為豫州之鎮下枕周秦之郊上應東井之宿俯臨汾射咫尺荆梁盤紆截薛刻峭嶒嶸千雲漢而孤秀屬江河而峻峙巨靈疏豁亢高掌於巖端削成辟立流黃河於峴曲左分底柱見朝夕之揚波右綴終南眺連山之無極顯仁藏用蘊智含靈鼓以雲雷潤以風雨信羣帝之所休憩衆神之所躬響芝駕自此不歸霓裳於焉屢拂豈止績羽為衣葺荷成蓋化同毛女客類園公每挹僊人之漿昔停酒母之騎坐石白而穿陷乘白鹿以遊嬉寥寥忽恍往而不反者也至如芳年華月雲斂雲開谷包得一河經千里聳翠嶠於紫微挺高峯於天漢暨駐羲和之駑能挂恒娥之驂積醴成池泓澄蠶岫聚舟為髮翟葦生焉庭鱸夜萃必歸伯起之學苦霧晨興非獸公超之市若乃柴類方明之壇望仙集靈之觀休牛散馬之地反僻祖龍之辭有祈必感無請不遂保我金方裁成我三海振素祇

大周天和二年歲在丁亥十月戊辰朔十日丁丑立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萬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典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

唐高宗
若夫元功攸宰丕業光於帝先神用斯沖峻道輝於

象外至於矧誠千祀昭訓百王則有彫金揚不朽之
 其鏤玉啓無疆之迹而阪泉師律旌德之範未章疇
 野兵鈴銘微之典猶昧乘巢革夏忍先覺於丹碑濟
 銷戲般媿生知於翠碣惟睿之失其大者歟自石運
 辭炎塾寓之灾梗極餘靈泣素稽霄之浸滔天風夏
 癸以昏初則忠良既逐政殷辛之虐往則邦國斯悴
 穀霏黃而霧地下黷方祗繩亂赤而雨天上墜圓象
 人怨神怒語亡之兆遽彰眾叛親離規存之謀遂爽
 月弓宵而空柱則蝕屢金波星箭夕而奔榆則妖飛
 玉弩塵埋五岳見陵谷之遷移水竭百川觀江湖之
 騰沸鼎已問於輕重裂周綱者七雄德遂寢於休明
 絕秦網者幾國天工是代紫庭無享規之賓神道克
 恭(元)冕之郊禮之辟故以鄒贏眇眇同結向隅之悲
 亥跡茫茫共軻推溝之怨妖精紊象寶庫延灾萃綠
 林者煙霾屯黑山者霧合戰龍于野則亂起千戈飛
 鴻在陸則害生戎馬先文皇帝憫黎元之已燼救焚
 洪談之爐悼品物之將淪拯溺橫流之滋握寶符於
 代北肇建丹旗剖神珠於漢東方矯白羽運五材而
 杖順陰陽未測懸兩耀而龔行幽明叶契而武關先
 入楚猴之暴未誅漸臺雖覆蜀龜之聲猶振王充盜
 移鳳辰註誤伊瀍實德假署龍官虔劉趙魏同惡相
 濟共為唇齒先帝威加有截思入無方窮幽測神研
 幾作聖薛公三策明出下科陳相六奇懸符上畧親
 御姬娥問罪晉京墨守屢殲般攻益贍鑿脩芒之壤
 舉覆匱而成山引曲洛之波沃濫觴而為沼飛衝業
 業降臨負戶之危長隧悠悠上窺析骸之急奔鯨之
 穴巢鏑非遙封狝之林倒戈斯在建德馳白波之眾
 濟馬頰之津據青嶺之資踐牛口之谷吞沙石而賈
 勇召風雨而成集圖解鄴城之圍規降上黨之守蜂
 飛萬旅獨起千羣竭汜水之洪流覆岷山之崇堵羽
 書狎至駟遠交馳夕照趙烽晨驚魯柝於時謀臣鉗
 口息其請著之談猛將含牙頊其穿札之氣或請退
 師函谷以避前鋒或請反旆峭陵以圖後舉先帝乃
 謂諸將曰本欲先定涇東次平河朔今既速投天網
 自取膏原建德若擒王充必敗號亡虞滅理有固然
 韓并魏從義無或爽天寶贊我不可失乎兵道尚奇
 屬斯舉也牽裾之議踐幕庭而局影斷珽之規望轅
 門而累息獨決神衷摠排與誦留偏裨之將分拒王
 城引趨武之師移和制邑榮波遠派遙疏官度之濱
 廣武斜臨迴據成阜之險嚴閣禦日巨防潛雲寰中
 逐鹿之郊寓內瞻烏之地興亡之道楚漢之迹猶存
 得喪之途曹袁之基未泯以代藩之貴均士伍之勞
 處唐侯之尊等更徭之膳越醪露惠赴白刃以求仁
 楚續銜恩捐蒼髯而取義迺率數百騎入其境五十
 短兵交戰長圍亟合望柘孤而盡殪類相奔凶渠競進
 應蕭斧而咸摧若星羅於平隰僅而獲反百無一焉
 若夫趙主入秦昭之關事從權免晉后察王敦之壘
 功優昔載自是鋒芒遂削鉦鼓
 破姜維之膽退歸漳滏恐天討之
 乘奔逸越轅轅懼王師之兼弱深溝板渚斂轡車關
 牧馬河陽聊駕襄城之野樵蘇已遠虛月壘
 以招兵雉堞不脩偃日羽而延寇建德深然楚閒不
 疑秦諫空峭僻以徑前沉輕舟而直進先帝勒兵背
 水列騎依山光流闕鞏之甲聲振武安之瓦神規獄
 未許代御之辭聖畧川疑無受致師之請欲戰不
 可求反無路肇自霞初迄于景晏湯風爛石溽暑流
 金贏糧不從壺漿莫繼思仇餉于葛野想蠲渴于梅
 林齊侯絕華泉之遊楚將無穀陽之飲窮魚失水望
 清漢而摧鱗賜鳥傾巢仰曾天而折翮先帝別命旌
 麾以乘其背親當矢石以擊其心表裏夾攻遠近同
 至始則開行跡鴈分彼陣以弱其鋒終乃合勢形蛇
 離敵眾而孤其力冀馬追風彩桃花而翼路燕犀奪
 日輝若枝而鏡野攢金憤關隴之氣凌險若夷浴鐵
 收熊羆之心陷堅如朽應龍畫角百川為之震蕩靈
 龍制鼓九鎮所以傾頽投石蒙輪霜映彫戈之末翹
 關拔距電流文劍之端舉長筴以布新卷崩雲以祛
 稜攻虛匪實塵靡藉於曳柴擊眾以寡火無勞於結
 燧俘虜十餘萬斬首三千級生擒建德徇于城下靦
 顏流汗曾無解揚之言懷德畏威翻有崩通之說然
 後操袂天闕伏鎖旗亭齊燃薰卓之膏頭飲智瑤之
 器王充牽羊請服刑馬求盟開定鼎之郊獻測圭之
 邑義貞白水信縹丹書赦其縲梏之辜宥其挺植之
 命情安共主忘鯁氣於田橫怨切周天忍凶終於魏
 豹於時沴卷東浸鏡萬里而河清妖歛西氣陣千重
 而雲散昔高宗鬼方致伐遠克三年周武牧野陳師
 尚勞再駕未有曾吞宇宙掌握乾坤正西北之傾天
 軸東南之毀地英謀一振功成曷漏之閒勅敵雙擒
 業茂須臾之頃故能基大寶於王業錫祉(元)珪掃元
 凶於天步臻祥綠錯國八紘而績禹功邁敘倫家六
 合而心勛德超則大儀皇語聖既桀往而堯今農帝
 方神遂昏前而旦即奇謀沖秘非假書於黃石雄斷
 縱橫詎窺符於(元)女近以五載巡初省方伊洛九冬
 狩晚講戎許鄭舉鸞旗而遐指飛翠蓋以長駟垣壘
 肅而未遷山川儼而無改伴個丹浦事垂聞禮之辰
 顧步青丘情異撫軍之日波瞻舊渚水變沉沙之奇
 珠望前壘城餘拔幟之所是以滄哀霜露攀日月而
 不追如痛風枝懷天地而莫報金墀在御方九仞以
 悲深玉案升珍擬萬鍾而怨切麟圖遺範義百楹書
 鳳篆留規道于衰冶虔守天位憂輟峻於洪基肅奉
 帝猷誠虧光於寶祚屬辭抽思實無觀於揚名相質
 披文庶存裨於紀德乃為頌曰
 乾綱肇絕神鼎初飛妖凌三季兵驅九圍(元)功孰暴
 神器無歸瞻鳥逐變即應乘機穆穆聖祖桓桓神武
 雷擊河汾雲飛京宇克清龍戰載安鼉柱禮叶禮宗
 樂諧率舞漳濱獨起洛汭鳴張荐驚權極亟犯封疆
 裂冠稱帝犯蹕圖王豈知吳滅未辯虞亡睿后生知
 謀絕羣彥雲翔西伐霜戈東戰元惡懸首凶渠革面

續古文苑

七七三

續古文苑 卷十三

七七九

一網而擒義多昔下冰銷日域霧微星區龍庭受吏
 鳳穴來蘇虔奉天祿恭膺帝圖陶甄太素亭育尊盧
 啓光夏政誦恢周道濫以菲躬聿承大寶宅伴宇宙
 業均儀昊豈惟文明實資衡保載省王風順駟月駟
 津由漂鹵途經絕轡思動則天慕纏因地敬愛攸屬
 明發奚洎寒移暑謝律變星迴陣雲先滅月壘猶開
 毀垣殘柳寒井荒苔水侵發石燧掩飛灰泗水詞班
 濟陽紀蔡式傳經畧敢竭虛昧坤紐方輿乾張圓蓋
 騰實萬古飛英百代 顯慶四年歲次己未八月
 乙巳朔十五日己未建

盧公清德頌

唐劉穆之

大唐洛州滎陽縣頭陀逸僧識法師上頌聖主中興
 得賢令盧公清德之文并序

粵允矣於昭聖唐天子中興拓跡開統迺建皇極握
 乾符驅駕百靈摠齊萬類貴與天乎比壽富與地乎
 侔資日月迴薄以淑清告象陰陽變通以樂和乘氣
 龍不隱德鳳不潛靈懷生之徒根著之物咸遂其性
 固能使河海靜默宇宙文明舊物惟新昌圖啓旦大
 定禮樂戢藏干戈人薄而還淳刑措而不用覆壽之
 恩溥生育之理足於是邑老田父擊壤而歌張掖而
 憐顧而為頌曰康哉堂哉迺聖迺神代有非常之主
 必有非常之臣非常者所謂奇尤桀出與時偕運則
 我賢令盧公其人焉古曰聖主得賢臣今見之矣百
 里令長親人之要者也煩劇所鍾賢良是責故有四
 科堂室孔甫稱乎冉求三國股肱趙武知乎邢伯應
 星雷而鎮風兩類父母而若神明鄭產之開喻獲禽
 魯恭之垂仁及獸循聲流於簡牘良政在於歌謠斯
 焉取斯之子之遠若乃張英風於上國宣懿範於中
 都允升大猷年穉有成績休光終不圍盛德莫與京
 觀其化焉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公名正道字真直范
 陽人昔元景辰上帝甄其九萬正月甲子太公課
 其八百漢祖以同日相愛利建藩維魏祖以餘風可
 嘉聿推楨幹或清虛而循禮典早識張華或文思而

發詩書深知越石曾祖昌衡隨金州刺史儀同三司
 太子左庶子風神澹雅經史該博宣六察而馳熊軾
 翊五善而列鳳條德為人表行脫士則金石萃編云
 祖寶素隨晉州別駕有禮有法于綱于紀得管轄之
 清談發王祥之雅詠孝安壽皇朝朝散大夫襄州司
 馬縣州長史蘭芬桂月鑒霜明珠阜則洗情擅奇
 玉壘則題輿緝化公五行秀氣五色淳光忠肅恭懿
 以立身孝敬溫良以行已涵珠孕璧懸關澤之高名
 舞柏吟松動嵇康之逸韻文史足用方朔之言有微
 器宇難量叔則之才可觀解褐調為冀州信都縣主
 簿轉絳州太平縣丞長河之閒彼汾之曲朱鈞理劇
 黃綬安卑鴻漸于磐鸞遷于木勅授陝州司士參軍
 又改汴州浚儀縣令佐稽惟於陝服式允清嚴綰銅
 墨於梁城克敷恩信我皇紹膺丕業嗣守珍期明一
 之徽号聿崇凡百之榮階式敘神龍元年制加朝散
 大夫隨班例也居無何制為洛州新安縣令又改滎
 陽縣令爾其索亭舊邑滎澤與區郊連北制地接東
 里上纏鵠火旁控龍泉神州則帶河沂洛洪漕則通
 江達海五方雲濤公驟私奔百族星稠邀時射利盤
 根錯節允屬於外卿先教後刑必推於季子公下鳧
 馬用牛刀承天理人以居其職遵五屏四以制其範
 開道途焉設堤防焉陳之以禮樂導之以德義宣柔
 嘉恤孤寡去未返本利用厚生至為濟濟庠塾莘莘
 冠履王渙之勸率佐吏范甯之惠養生徒人識廉讓
 之儀家行俎豆之禮其崇學有如此者龍鱗促務馬
 骨擡災就禱占於五星納稼詳於十月子奇之鑄器
 童恢之易牛其勸農有如此者持寬濟猛以禮代刑
 兩造盡其根源五聽窮其詞色穿窬自息請託不行
 歸過贖之囚原復離之罪持鼓罕施於道路桎梏無
 用於狴牢其政令有如此者自年巡戶定賦徵徭情
 為猶必探高卑咸若心同懸鏡自辯妍蚩手類持衡
 不差輕重其平直有如此者果行育德脩己正身徐
 邈之有常石奮之無潤冰壺載潔瑩自空其清白

續古文苑 卷十三

七六五

有如此者入其境則田疇盡墾草萊盡闢此恭敬以
 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則墻屋甚完樹木甚茂此
 忠信以寬故其人不偷也至其庭府吏甚清閑諸下
 用命此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可謂季路為宰復
 在于斯任人以逸從善如流耳目平而心氣和四支
 全而百工理父事三人以教孝兄事五人以教悌可
 謂子賤為宰復在于斯固以得良吏之要津行古人
 之至道頃者年穀不登時雨未降聖皇減太官之膳
 出幽園之囚是歌雲漢之詩式備山川之禱恐一物
 之失所慮百姓之阻飢徒有之無遂起泛舟之役賑
 貧救乏爰行發廩之施公上祇元澤下罄丹誠家到
 戶至夏多益寡優之柔之撫之育之里詠途歌人安
 俗泰雖雲行載沐旋符以夜之期而風教特隆實荷
 如春之德導揚庶美字育羣毗惠化所以周洽風流
 所以藉甚豈直王譚在職時叟号其無雙張既臨官
 京輔稱其第一而已河南道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
 潛以政術尤異奏聞使乎使乎得其人矣是知韓稜
 之飛章已奏徵入有期焦貢之行兩載馳願留難遂
 丞馬據主簿解伯宗尉高貴司馬貽道等並干將重
 寶新甫貞柯道可濟時位不充量溟海即鯢鵬所化
 枳棘非鸞鳳所栖翊贊多方聲華有裕望逸驥而將
 遠撫留犢以增傷孤我德而無鄰勞我思而無極爰
 有等慈寺頭陀逸僧識法師俗姓葉氏漢丞相之後
 秀也天稟聰偉生而俊奇發願為國敬造阿彌陀石
 碑像并頌聖德及鑄神鍾鄉人前巴州曾縣尉劉
 虔獎錄事王虔福常守一佐史里正等或替纓著族
 夙勞州郡之班或仁義在躬雙屈鄉閭之任耕田鑿
 井遭聖主之休明孝道忠規受君子之名教以為叫
 丹關而一借未達由衷樹翠碣而長懸方存相質惠
 我無疆之澤微烈允光思君不樂之情德音何已殷
 溝作頌文在茲乎其詞曰
 上地山河中天朝市玉帛萬國子男百里惟索之亭
 惟京之水撫撫原隰森森杞梓其粵茲撫字須彼仁

月三日建

如神頌 并序

唐李諲

賢俗之化者君之宰焉操我利器身我小鮮歌聞下邑舞洽重泉其政不嚴其儀不忒秩秩詩禮光道德爰務耕桑罕施微纒無偏無黨有典有則琴鳴密賤花發潘仁俸惟計日既乃上塵視人如子臨事如神秋鷹坐化瑞雉行馴自冬徂春密雲不雨曲降絲絳載傾教庾沐蘭奠桂救貧濟饑旋感月離方期歲取其祝良何德汲黯何功遠望千載寧逾一既流膏雨克播循風聲聞于外化協于中棋鳳使載揚驥途攸展芳菊無絕甘棠勿剪式紀清芬爰憑翠篆歌詠不足聊稱其善堪 神龍三年歲次丁未五月戊戌朔八日己巳建前中書舍人內供奉劉穆之墓琅琊王守質書

唐龔丘縣令庾公德政頌 唐李陽冰

荀苑古之良宰也榆次碣之庾公今之賢百里也龔丘頌之姑無其能孰謬其紀議者謂庾公之政尤矣公初告羣吏曰昔孝宣憂元元以為經國致理先乎令長迺擇郎官御史出宰縣邑我自任城尉驟居五百石非才何以當之誓務整頓疲人祇若明命迺宗禮讓省刑罰紓力役闢土田宣慈務寬訓儉示德潤作時雨味為春風於是齊魯丕變井閭咸復三載考績一方歸最都督兼侍御史清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馭官勸直沮枉述職之地類能稱之曰方諸爽氣日暮更清比之松筠歲寒轉茂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萃之表百城千里異聲同歡曰以伯達之良牧賞次孫之茂宰宜矣公名貴字文明其先潁川人成周之時世為掌庾因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為兗州別駕王父曰元汪為尋陽令曾王父曰師則為蜀王文學楷模繼代龜麟稜武大歷中邑老彭滔等三十五人以公攻柔之大威顯彌刻石褒美申於元戎元戎允答縣人以陽冰與公周旋備詳德行俾之作頌多媿能文辭曰

於穆庾公宰字之良化洽百里風樞一地方邑老上請顯言頌德元戎嘉之金石迺刻 大歷五年九

續古文苑

七九

粵若稽古徵諸陳迹雖年移代謝而損益昭然是以宋玉高唐之辭盛傳於南國曹王洛神之賦永播於東周莫不事載圖書名標史策河東之美者有如水之祠焉其神周代之女介推之妹初文公出國介推從行有割股之恩無寸祿之惠誓將畢命肯顧微軀儀形飄殞於煙名跡庶幾於不朽後縱深悔前路難追因為滅焰之辰更號清明之節妹以兄涉要主身非令終遂於冬至之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為其易俗諺云百日所柴一日燒此之謂也闔境之內疇敢不恭順之則風雨應期違之則雷雹傷物兄則運心以求合我則處室以全真兄則禁火以示誠我則焚柴以見志惟兄及妹與世殊倫傳曰介之推終不言祿祿亦不及渾天記曰著寒食者為助陽氣用厭火星所說不同耳有得失其來遠矣安可闕如縱因事之宜亦自我作古祭法曰其有廢之莫敢舉也其有舉之莫敢廢也東北至土門之口西南距盤石之山方圓百里別成一境天寶中以賊臣背化國步猶艱塗炭生靈焚燒甲第伊我遺廟歸然猶存簪裾近叶於當時庭宇更新於往日性惟孤直虛見授於姓名行本堅貞實堪垂於範今幸邊塵不動海水無波叢爾小戎曷足為患昔虞舜至聖尚有苗人之誅殷湯至明豈無葛伯之伐蓋以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飄飄轅門藩屏王室乃命河東節度副大使兼工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陸公諱兼訓登此禁闈公掌握衡鏡心韞韜鈴勢若轉規謀如泉湧運籌帷幄孫吳詎可比其能料敵戎旃衛霍不足方其妙浙江遺愛但美還珠汾浦來蘇惟欣去獸申命我承天軍使節度副使前永平軍節度右廂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同山南東道節度經畧副使上柱國公諱昇鎮茲巨防公天子忠臣元戎外壻志惟清而惟謹行不詭而不驕往任滑臺職居惣統近歸本道

位處專城投膠之義遠聞扶纜之情久著爰自至止星管再周路不拾遺人皆樂業長筵繼日士其勞細柳垂陰眾歌其美水碾成而永逸聚米難儔軍井達而嘗閑伏波不竭君依神以傲福神依君以庇躬事勢相因理亦條貫固宜書其已往播於將來貞石既磨斯文可作尔其泉湧祠下蓄為碧潭飛入大河噴成瀑布瀾濤舉濤雜雷霆之聲盪雲沃日類風水之會經浮寒而氣蒸萬家處炎燠而清潤一川灌木扶疎引柔條而接影纖苗霍靡夾寫岸而隨風自古及今非軍則縣未嘗不揆月撰日備其享禮春祈秋賽庶乎年登聖觀進而神之聽之官寮拜而或俯或仰既而坎坎伐鼓五音於是克諧我我側弁三軍以之相悅公之德也如此神之應也如彼且河北數州山西一道或衣以錦繡或奠以珍羞無晝夜而息焉豈翰墨之能論咸以商者求之而獲利仕者禱之而累遷蠶者請之而廣收農者祈之而多稔不然則美能遐邇奔奏奉其如在蓋聞有而不言謂之隱無而言之謂之諛又聞誇日者尚奢愜心者貴當承命述事敢不勉旃僅因退食之餘竊比陳其梗槩也銘曰凡有異行宗之曰神匪害於物實利於人兄則禁火妹乃積薪共為佳節在乎芳春今古千齡方圓百里德音無數蒸嘗不已祭具珍羞服先錦綺所求必應高山仰止將軍塞下細柳營邊晴開朝鏡霧雜鑪煙神理昭昭靈草芊芊紀諸令範光我承天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如祠之水澹為黛色跳波噴浪如有可則古往今來源流不忒興雲致雨俾造化力顯顯昂昂粵君之德或祈或禱永無休息神之歆之福善寧億 大唐大歷十三年歲次丙辰五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巳時建判官游擊將軍守左清道率府率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李諲撰

上皇帝繡像頌 并序

唐釋法琳

緬以八樹韜光兩河晦迹匿王懸仰鑄臘而寫全身迦帝翹誠鎔金而圖真相乃泊乎青睛南度白馬東

續古文苑 卷十三

七九

翻像教鬱興靈儀過時於是儼神姿以登松井屈聖體而施明珠光烈張橋色流滬瀆示佩日於漢后感揮毫於晉君或顧步而躡萬山乍徘徊而遊夢渚禎祥嘉瑞兆自由來未有刺縷圖真援空範狀我大唐皇帝曩植四宏夙資五德神功邁於軒昊至治美於成康仁動上元力侔大造慶雲垂彩金鏡含七曜之暉瑞鳥呈祥玉燭和四時之氣累髮文身之長俱請命於王庭穿宵瞻耳之酉共獻睽於魏闕加以留心八正篤意五乘廣運檀那聿修淨業永言善逝冥漠何追爰勅上官式摹遺景奉造釋迦繡像一幀并菩薩聖僧金剛師子備攝仙藻彈諸神變六文雜沓五色相宣寫滿月於雙針託修揚於素手妍踰蜀錦麗越燕緹紛繪含七曜之光布漢列九華之綵日輪吐焰謫園客之絲蓮目凝輝發秦姬之縷楊侯百里之珠慚斯百福子羽千金之璧愧彼千輪華蓋陸離看疑涌出雲衣搖曳望似飛來何但極思迴腸抑亦巧窮元妙以今歲在庚寅庚寅年也月居太簇三元啓候之節四始交泰之辰乃降綸言於勝光伽藍設齋慶像四十九僧三七行道大秦紅粟備香積之餐周穆金膏陳梵王之供四等福田生生具足六因善報世世莊嚴劫石碎而寶歷長存芥城空而皇基永固不勝慶悅輒頌頌云

於鑠上帝天策我君乃神乃聖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禎符輝煥美氣氤氳光宅天下攸序彝倫體道迴向式建福田針裁赤果縷制青蓮文含綺爛彩奪霞然花疑迴發益似空懸方諸涌地邁彼騰天歲在提格時旅青陽奉導徽命爰崇道場千科星聚八座霞張風迴雅梵殿鬱名香馮基盛業永永無疆贊

或薄或厚乃圓乃方如地象圓象天常藝文類聚卷五十八無此四班采散色滙染毫芒點黛文字曜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浸漬甘液吸受流光藝文類聚卷五十八無

硯贊

魏繁 欽

芳朱長文墨池

巢父惠施贊

晉左九嬪

泱泱長流沔沔清波思文巢惠載詠載歌垂綸一察萬象匪多神乎暢矣緬同基阿

虞舜二妃贊

晉左九嬪

妙矣二妃體靈應符奉嬪於媯光有此虞沅湘示教靈德永敷

周宣王姜后贊

晉左九嬪

昭昭宣王克復前制疊疊姜后乃激乃厲執心至公以恢明世

孟軻母贊

晉左九嬪

鄰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効斷織激子廣以墳與聰達知禮數述聖道

狂接輿妻贊

晉左九嬪

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冰清同味元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

荆武王夫人鄧曼贊

晉左九嬪

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映禍幾觀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齊杞梁妻贊

晉左九嬪

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昊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齊義繼母贊

晉左九嬪

聖教元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魯敬姜贊

晉左九嬪

邈矣敬姜含德之英於行則高於理斯明垂訓子宗屬發奇聲宣尼之歎萬代遺馨

班婕妤贊

晉左九嬪

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葦進賢辨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伴樊虞

虞舜像贊并序

晉庾闡

夫至道元妙非器象所載靈化潛融非軌迹所傳故

道資沖樸則謂之三皇德被羣生則號稱舜禹是以先王因其會通制為準極功極於天則配乎上帝法施於民則載在祀典然後名教彰於致治王道煥乎無窮故茲堂之構也有自來矣然樹寢所以棲神而寢非神之所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存若乃廢其軌景洞其元真雖冥照之鑑獨朗天下惡乎注其耳目哉遂乃顯圖靈像廓其廟壇俾天光焜於宇宙南風散乎五弦豈謂神道之妙可寄之於有涯哉蓋亦暢悠悠之心者也其辭曰

像焜焜耀萬物之靈飛龍在天陽德文明神道雖寂務由機生擁琴高詠寄和五聲元風既暢妙盡無名民鑒其朗孰測窈冥

二妃象贊

晉庾闡

二妃元達含靈體妙協德坤元配虞齊耀明兩既麗重光作照有邈其神微風遐劭

孫登贊

晉庾闡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瀉龍蒼可遊芳津可漱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冰結樸熙陽靡煥潛真內全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嚴元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道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偶董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鑿奇絕翹首丘冥仰想元哲

黃帝贊

晉曹毗

軒轅應元期幼能摠百神體統五靈妙氣含雲霧津摻石曾城岫鑄鼎荆湖演謠焉天扉關飄然跨騰鱗儀嚮灑長風寒衣躡紫宸

翟徵君贊并序

晉庾亮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元心獨融故能蚪驥慶霄而不紺秦龍之響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謫哉顧蹄泮不足以濯神鬚翳翳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虛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動喪於元庭夏功忘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晉書隱逸傳稟逸韻於天陶含

冲氣於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棲鸞鶴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東帛仍降，軺冕屢招，而弓旌屈於匪石，帝命懸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拔元解以釋紛。仰朝霞而瞻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於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傲。余欽若人之風，常問道於無何之慮。負想元珠，主以瞻授。沐道潛淳，固以實而歸矣。自昔之違於茲七稔，何悟先生忽焉外遐。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標爾其傷，潸然增欷。乃授翰詠，跡以宣來。葉其辭曰：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戩瓊條。滌耳夏鼎，高揖唐朝。洪崖邈矣，元跡載劬。淳風沐世，飛芳九霄。伏犧讚

伏犧讚

晉王彪之

悠悠皇儀，體寂神澄。无為而化，世道之凝。不知有之，冥感自興。因應之跡，畫象結繩。

老子贊

晉湛方生

教由嚴家，化必有資。深矣若人，乃作皇師。亦參儒訓，道實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祇。

水贊

晉殷仲堪

大象無形，氣以分籠。淡淡冲津，質有雖虛。清瀾可瀨，明激弗渝。孰能懷之，汎然靡拘。

閑遊贊并序

晉戴逵

昔神人在土，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縹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戴之以大猷，覆之以元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述於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元瑩，素庇其皓然者，含是焉。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懷厲。况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鳳遠巡。盪八庇於元流，澄雲崖而願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避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

續古文苑

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陰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皆孤棲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輟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為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畧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

尚長禽慶贊

晉陶潛

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貧賤與富貴，讀易悟益損。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尋名山上，山豈知反。此贊陶集錄之。

論語贊

晉謝道韞

衛靈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麓者垂本，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與言攸同。

景陽樓慶雲贊

宋孝武帝

非煙非雲，曳紫流光。懸華耀藻，奄鬱臺堂。粵子休明，震乎珍祥。積慶有文，靈貺無疆。

孤桐贊

宋孝武帝

珍無隱德，產有必甄。資此孤幹，獻枝楚山。梢星雲界，衍葉炎屋。名列貢寶，器贊虞弦。

吳季子札贊

宋范泰

延州高遠，棄國師誠。優遊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壤，道暢聖明。鑒徹昔代，樂察未形。贏溥遠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以此贊為陶潛作。

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陰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皆孤棲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輟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為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畧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

張長公贊

宋范泰

長公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已彌了。情雖高遠，跡無抗矯。靡當夷惠，孰識多少。

高鳳贊

宋范泰

遐哉元古，邈矣皇羲。自茲已降，顯默參差。智為世駭，才為物奇。跡出無泯，潛躍俱馳。暇暇若人，孰測其為。戰曜幽壑，採真重崖。冲情莫亮，汗跡示疵。輕俗無際，肆志莫羈。

老子讚

唐睿宗

爰有上德，生而長年。白髮遺象，紫氣浮天。函關之右，經留五千。道非常道，元之又元。

孔子讚

唐睿宗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刊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顏回讚

唐明皇

杏壇槐市，儒述三千。回也亞聖，丘也稱賢。四科之首，百行之先。秀而不實，得無慚焉。

蕭子雲飛白蕭字贊并序

唐李約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備該眾體。始變蔡張，二王飛白古法。妙絕冠時，雖名存傳記，而迹絕簡素。唯建鄴古壁，餘此蕭字焉。韓晉公鑒古擅書，聞之嗟異。遷之於南徐，置於海榴堂。座右之壁，余後獲之。載以入洛，書之故實。事之本末，中書舍人張公崔監察備撰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嗜奇古。雖志業不立，而性真能遷，非不干求爵祿。心惜時事，自與名疎。非欲乖時好尚，養痾守獨。所見遂僻，僻則僻矣。與夫酣酒聲妓，奔走權利者，俱亡羊也。亡則孰多，余每閱此跡，而圖書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加以琴酒靜暢，書齋畫閣，榮富賤貧，是日何在。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窮點畫分布之能，與日彌深。隨見逾妙，嗟夫。昔賢垂不朽之藝，知傳實於後世。後人觀妙絕之迹，見得意於當時。名齊日月，情契古今。傳曰：游於藝，藝可已乎。知者相賀，比獲蘭亭之書。世情觀之，未若野人之塊。

漢延熹二年三月初

劍銘

漢士孫瑞

臣有劍一枚駿羣標首藍田玉乞以備乏信給用左右也見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勳伐彌彰暨彼良工歐冶子將爰造寶劍巨闕墨陽上通皓靈十呼神覽三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昭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漢鏡銘

絜精白而事君怨陰驩之奔明煥元錫之流澤志疏遠而日忘慎厥美之窮曠外丞驪之可欲說慕安於重泉願永思而母紀內請碩以昭明光輝桌夫日月心忽揚而願忠然壅塞而不池右鏡銘內外層合釋請碩為清湖借現為之或然釋壅為壁則誤釋池為施是也其文體似楚辭

日有意月有富樂無事常得意美人會竿瑟侍面猶市程萬物平老復丁復生寧

久不見侍前希秋風起予志悲

湛若止水皎如秋日清暉內融菱花外發洞照心膽屏除妖孽永世作珍服之無味

尚方御竟大母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鳥元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凍治銀錫清而明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歲金石如侯王

許氏作竟自有紀青龍白虎居左右聖人周公魯孔子作吏高遷車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

天地成日月明五嶽靈四瀆清十二精八卦貞富貴盈子孫寧皆賢英福祿并

座右銘

魏卞蘭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室處獨若羣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為純

斫猛獸刀銘

魏何晏

徒搏不兵作戒宣丘用造斯器螭獸是劉制禽允良昏明宜時永登厥後蠲民之災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一斬虎刀銘曰螭虎是劉案

筆銘

魏傅巽

昔在上古結繩而治降及後載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與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脩實為心畫蓋今改舊誤臧否斯由厥美宏大置類鮮疇德典之著唯道是揚苟逞其違禍亦無方案隋書經籍志梁有尚書傅巽集二卷正

燭銘

晉傅元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昭彼元夜炳若朝陽焚形監此無隱不彰此銘張博傳

反金人銘

晉孫楚

晉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背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我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曠罔深而不探理無與而不鈞故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夫唯言立乃可長久胡為塊然生絨其口自拘廣庭終身又手依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官中甘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黨

至人應務是統是管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膂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為威為榮當榮二字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欲實大猷而是經處道之士奚眷於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絃絲飄飄臺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洽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鑿茲俗累戒於顛蕩無殉外物心煩技養無弃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黨

冠子箴

梁蕭子範

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諮筮於賓嘉字爰錫醪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永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辭髮青絢在履丹石為操冰泉厲己務簡朋匹由蘇遊止在我尚謙推物盡美面諂退言弗納於耳直茲矢辭斯為良士

王史威長銘

漢西都時

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壘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

扇銘

漢傅毅

翩翩素圓清風載揚君子玉體賴以寧康冬則龍潛夏則鳳舉知進能退隨時出處

戰戟之設案技舊誤以戒非常秉執操持邪暴是防須臾之忿案今改舊誤終身為殃山陵之禍起於毫芒

太山雖高無得而擬劍道雖險孰可為比吁嗟此山高且險只上眠彼蒼相去能幾宜乎昆侖日月所蘇行人過茲鮮不淚深念於斯刊銘堦堦

張清案今改舊誤終身為殃山陵之禍起於毫芒

是以君子追而正之補上依藝文類聚十九張洋
塵尾銘晉王導
道無常貴所適惟理勿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清暑
虛心以俟

黑塵尾銘

晉許詢

卑尊有宗貴賤無始器以通顯廢與非己偉質軟蔚
岑條疏理體隨手運散感清起通彼元詠申我先子

白塵尾銘

晉許詢

蔚蔚秀氣偉我奇姿荏弱軟潤雲散雪霏君子運之
探元理微因通無遠廢興可師

諸葛武侯宅銘

晉習鑿齒

遠人有作振此類風彫薄蔚采鳴蘭初學記惟豐義
算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焉盤桓初學記躬耕
西畝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固窺其奧誰測
斯歎堂堂偉匠婉翻陽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
集矣鸞駕三招改藝文類聚作亦非

隱几銘

晉蘇彥

良匠造器妙巧應規俯仰灼照商畧神奇假物與思
須以忘疲補書經籍志梁有晉北中

邛竹杖銘

晉蘇彥

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勁直條暢節高質貞
霜雪彌亮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三圓以應物直以居
當妙巧無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道遙神王

木弓銘

晉嵇含

烏號之朴豐條足理弦鳴走括截飛駭止射隼高墜
出有議擬既用禦侮亦以招士

團扇銘

宋孫康

有圓者扇誕此秀儀晞露濯色擬日定規朗姿玉暢
惠氣蘭披隋書經籍志梁有宋征

齊海陵王墓銘

齊謝朓

中樞誕聖膺受命於穆二祖高帝天臨海鏡顯
允世宗宋文惠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
方表宋文惠時惟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啓載驟

獵高關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展言觀帝
則正位恭己臨朝淵嘿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
人高遠明德宋明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靈名儼葆
挽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中
書侍郎謝朓撰此文賦

鼎銘

梁周捨

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成理範金鑄器
式鎮階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洛橋銘

後魏常景

浩浩大川泱泱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
貫周淹堯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兆惟洛食實曰土中
上映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
函夏同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岷西疆
四嶽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昔
列見上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漢季三分
魏風衰晚晉景彫曠天地發輝圖書受命皇建有極
神功無競魏錄仰天元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
各本此二句有始也之乃騰書軌永懷保定敷茲景跡流
美洪模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
勒洛汭敢告中區

石門銘

後魏鄭道昭

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將五百載世代綿迴屯夷遠
作乍開乍閉通塞不恒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其崖
岸崩淪礧閣埋禘門南北各數里車馬不通者久之
攀蘿捫葛然後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良斜
始開至於門北一里西上鑿山為道峭岷架迂九折
無以加經途巨礙行者苦之梁泰初附實仗才賢朝
難其人衰蘭良牧三年詔假節龍驤將軍督梁秦諸
軍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建旗幟漾撫境綏邊
蓋有叔子之風焉以天峻難外轉輸難阻表求自迴
車已開創舊路釋嶺磴之勞就方軌之逸詔遣左
校令賈三德領一人共成其事三德
巧思機發精解冥會雖元凱之梁河德衡之損躡未

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詔永平二年正月畢功
閣廣四丈路廣六丈皆填礧棧豁碎嶮梁自迴車
至谷口二百餘里連輶駢轡而進往哲所不工前賢
所輟思莫不夷通焉王生履之可無臨深之歎葛氏
若存幸息木牛之勞於是畜產鹽鐵之利統錦剝毳
之饒充仞川內四民富實百姓息肩壯矣自非思埒
班爾籌等張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銘曰
龍門斯鑿大禹所彰茲巖迺鑿自漢皇導此中國
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閣匪梁
今則關疆永懷在在人亡不逢殊績何用再光
水眺悠林望幽長夕凝曉露晝含曙霜秋風夏起
寒鳥春傷穹窿高閣有車麟麟威夷石道駟牡其駟
千載絕軌百兩更新敢刊巖曲以紀鴻塵 魏永
平二年太歲己丑正月己卯朔廿日戊申梁秦典籤
太原郡王遠書

天柱山銘

後魏鄭道昭

孤峯秀峙高冠霄星實曰天柱鎮帶萊城懸崖萬仞
峻極霞亭據日開月麗景流精朝暉若室夕曜松青
九仙儀彩餘用栖形龍遊鳳集斯處斯寧淵緜窮想
照燭空溟道暢時乘暉光幽明雲門煙石登之長生

天柱山銘

北齊鄭述祖

巖巖岱宗魯邦仍其致祭奕奕梁山韓國以之作鎮
蓋由拳石吐雲扶寸布雨五岳三望六宗九獻祈禱
斯應禮秩攸明天柱山者即魏故通直散騎常侍中
書侍郎國子祭酒秘書監青光相三州刺史先君文
恭公之所題目南臨巨海北眺滄溟西帶長河東瞻
大壑斜嶺嶽天層峯隱日尋十州於掌內總六合於
眼中文鯨自此經停精衛因其止息始皇遊而不返
武帝過以樂留豈直蛾眉鳥翅二別兩嶠對談大小

共敘優劣者也。公稟氣辰象。含靈川嶽。禮義以成規。矩。仁智用為樞機。自結衣冠。舉華履傳聲。組綬相輝。貂冕交映。至於愛仙樂道之風。孝敬仁慈之德。張良。崔廓。未之云擬。文先夏甫。何以能加。魏永平三年。朝。議以此州俗。關南楚境。號東秦。田單奮武之鄉。麗其。聘辯之地。民猷鄙薄。風物凌遲。詭譎俾人。非公勿許。及駢難御。下享魚理。務羣情款密。庶類允諧。變此澆。夷之俗。俾彼禮樂之邦。懋績布在。哥謠鴻範。宣諸史。策。公久闊粉榆。永懷桑梓。同昇隴而灑泣。類陟帖以。興嗟於此。東峯之陽。仰述皇祖。魏故中書令秘書監。兗州刺史。文貞公。迹狀。鐫碑一首。峯之東。堪石室之。內。復製其銘。余忝資舊德。力構前基。遂秉笏朝門。策。名天府。出入蕃邸。陪從惟幄。凡諸身歷。瀛趙滄莫。懷。及亮光行。正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登常伯。再。履納言。光祿大常。頻居其任。揣究庸虛。無階至此。直。是遺新妄委。餘慶濫鍾。何曾不想樹。嗟風。瞻天。愧日。猥當今授。踵迹此蕃。敢慕楹書。仰宣庭誨。其詞曰。嵩高峻極。太華峭成。祈望諸素。禱禱羣經。崇哉天柱。迥出孤亭。地險樹德。藉此為名。赫矣先公道。深義富。如桂之馨。如蘭之茂。尊祖愛親。存交賞舊。誠屬愚淺。實慚穿構。大齊天統元年歲次乙酉五月壬午朔十八日己亥。刊使持節都督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鍾儀。同三司光州刺史。樊陽鄭述。祖作。

續古文苑

八四五

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官人。奉為皇帝。皇后。齊王。六官。眷屬。各捨七珍。同宗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造七層之寶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柳周。護留。諸佛。朽。遇劫。火而不燒。守諸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齋。齋即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操。自離親捨俗。三十許年。洞識苦空。明閑法要。誠心內發。冥夢外酬。時聞此山。為古之佛殿。乃共於此。所成。斯勝業。願寶鐸常搖。法輪恒轉。含生迴向。歸心上。通有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俱成涅槃之樂。其辭曰。相焉是滅。法矣非生。蓋纏虛華。渴愛徒盈。不無不有。何體何名。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成規。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倦。貽銘無疲。虔心局體。同歸共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羣品。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輔護。少宣令問。兼濟為功。俱成法雨。用息塵籠。大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戶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瑗。書。亦名。瑗。字。山。頂。有。塔。隋。人。所。書。塔。銘。碑。石。全。好。案。今。已。不。存。矣。

續古文苑 卷十四

八四六

萬年宮銘

唐高宗

飛珠浮涼。氣於彤闈。庭留花而雪。夏凝清陰於碧沼。池結鏡而冰。春泉起花岑。雙蓮而吐秀。波搖錦石。皎兩鏡而騰輝。幾片斷雲。紫松合蓋。數蕤幽桂。插月分香。暝壑。栖煙。籠千崖而散碧。朝原上日。輝四野而舒紅。笑樹。餘花。低空。落影。吟風。宿鳥。響谷。雙驥。獲不恨。而虛啼。蝶無。疾而起。舞。朕載。懷千古。流鑒百王。思欲屏逸。收。矜。怡神。遺慮。崆峒。訪道。欽。往。哲之高。風。姑射。尋真。抱。先。賢之宿。志。所以。停軒。禁。禁。駐。蹕。榆。川。非欲賞。恣。盤。遊。途。窮。轍。迹。加以。時。侵。首。夏。日。餘。春。露。法。脩。篁。風。清。遂。淵。松。蘿。雲。起。藤。葛。星。懸。可以。陶。瑩。心。靈。澄。清。耳。目。鏡。冰。霜。則。廉。潔。斯。在。撫。松。筠。則。貞。操。非。遙。昔。姬。后。西。征。猶。刊。弁。石。秦。皇。東。指。尚。勒。稽。峯。勝地。淹。留。何必。華。胥。之國。蕭。然。物。外。不。假。元。圃。之阿。故以。勁。美。千。齡。騰。騰。萬。古。景。其。前。躡。爰。紀。茲。地。其。銘。曰。靈山作鎮。挺秀岐陽。遠圖天柱。迴。儼。瑤。房。鸞。驕。淑。氣。花。泛。韶。光。樹。含。冬。霰。巖。留。夏。霜。構。宇。重。巖。裁。基。疊。岫。石。砌。披。錦。山。窓。點。繡。佩。小。蘭。新。峯。殘。蓮。舊。雪。徑。常。花。冰。溪。恒。畫。標。途。天。外。聳。闕。雲。端。煙。霧。遠。谷。霧。宿。危。巖。滄。留。禁。苑。柳。初。眉。細。潭。深。鏡。遠。蓋。逐。雲。穿。苔。隨。溜。卷。葉。冷。惟。秋。在。濃。若。晚。泉。飛。嶺。腹。景。鏡。巖。心。霞。疏。錦。薄。草。密。袍。深。露。荷。傾。玉。風。螢。散。金。擔。空。鷗。靜。山。昏。日。沈。上。整。怡。神。林。篁。賞。性。千。里。眺。覽。八。州。澄。鏡。玉。燭。調。序。薰。琴。動。詠。仰。則。茨。山。刊。規。遠。暎。大。唐。永。徽。五。年。歲。次。甲。寅。三。月。景。午。朔。十。五。日。庚。申。建。

唐西明寺鐘銘

維大唐麟德二年歲躔星紀。月次降婁。二月癸酉朔八日庚辰。皇太子奉為二聖於西明寺造銅鐘一口。可一萬斤。發漢水之奇珍。採蜀山之秘寶。虔倭練火。晉曠飛鱗。帶龍虛而騰規。應鯨桿而寫製。賢流九地。遐宣厚載之恩。韻徹三天。遠播曾是之德。寤羣生於覺路。警庶類於迷塗。業擅香垣。功齊塵劫。式旌高蹟。敢勒貞金。頌其銘曰。

續古文苑 卷十四

八五二

青祇薦祉黃離降精渴川毓德瑤嶺飛英吹銅表性
問寢登情興言淨業載啓香城七珍交鑄九乳圖形
翔龍若動偃獸疑驚制陵周室規踰漢庭風飄且響
霜傳夜鳴仰延皇祚俯導蒼生聲騰億劫慶溢千齡

姚元景造象銘

竊惟大雄利見濟無邊真諦克明神通自在是以
三千世界禪河注而不竭百億須彌甘露灑而恒滿
歸依妙理無乃可乎朝散大夫行司農寺丞姚元景
慈悲道長忍辱心遐悟朱紱之儻來沿紺池而利往
發願上下平安爰於光宅寺法堂石柱造像一鋪爾
其篆刻彰施儀形圓滿真容湛匿坐青石而披蓮法
柱承而排紺霄而舞鸞雲開朗金光炳然風塵晦
冥玉色逾潔身不可垢道必常明宴坐經行善密多
矣俾我潘與盡敬將法輪而恒轉姜被承歡曳天衣
而下拂崑崙燎火還披鷲嶺之雲寶劫成塵薰滌龍
宮之水迺爲銘曰

法無上兮神化昌流妙宇兮燦容光弥億齡兮慶未
央 長安四聖九區十八書

晉史憲銘

唐史 疑

伊昔有熊道德資始名列五帝澤流千祀文捨伯邑
武興太史官有世功春秋所紀衛尉疇嗣孝成以康
將軍樹績光武其昌事列盟府功書太常源分陸海
派別三江懿彼侍中飛纓殿內爲王之伯熙帝之載
左貂右蟬切問近對八舍攸履七車不昧散騎帝友
朝夕進規奉輿肅事贊道攸宜有濟之論兼濬之儀
獻替之美復在於斯桓桓積石允文允武外擅爪牙
內爲心膂氣逸南仲才高召虎作師之貞爰誓其旅
豫章太守人之領袖如玉之貞如松之茂共理天下
實資時秀良二千石抑非虛授惟君挺生材術縱橫
黃裳元吉白貴永貞荆巖植潤漢水騰明是謂家寶
膺茲國楨英學藝爲郎滿歲紫帳趨榮青練沐惠
王譚練習鄭泰才計持實有章大猷無替悠悠廣熙
南海之湄言典斯郡遠予將之變其風俗鎮以宣慈

人斯攸賴吏不忍欺列郡之政茲焉爲盛開國承家
大君有命山川光錫圭組輝映是曰懋功往哉惟敬
重此台望期諸棟隆初欣鄭鹿奄歎虞鴻麟傷孔子
馬思騰公死而可作善始令終言式其墓岷山之路
如斧載形廣輪爲度委鬱松楸蒼苔露萬古同悲
千春罷曙荷歟雲允世豈乏賢不忘其本願述其先
陸家茂德潘氏流泉聲懿範日月俱懸陸家茂德潘氏流泉聲懿範日月俱懸
書憲爲尚書山陰侯史焜撰神道碑唐景龍四年作
其碑字多磨滅是周應合所見銘文尚可讀今則亡
史咸長海陵王一例也

景龍觀鐘銘

原夫一氣凝真含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
崇因雖大道無爲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教滅咎
在於希聲景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
寫質闔苑圖形但名在寰林而韻停鐘簾朕翹情八
素締想九元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倕之懿灑得
晉曠之宏規廣召鯨五遠徵是匠耶溪集寶麗壑收
珍警風雨之辰節昏明之候飛廉扇炭屏翳營鑪蕭
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震侈而克揚庶其曉散靈
音鎮入鸞鷲之殿夕騰仙韻恒流鳩鶴之闈聳俗聽
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啓寶字攸鑄其銘曰
紫宸御座青元樹日傾巖集寶竭府收珎杜藥律應
張水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廟傍延兆人
風嚴韻急霜重音新自茲千歲從今億春懸玉京而
薦福侶銅史而司辰 景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
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鑄成

唐渾儀銘

後魏太史令晁崇修渾儀以觀星象按其儀以永興
四年歲次因敦原注子也崇創造傳至後魏末入齊
往周隋至于大唐歷年久遠儀蓋傾墜日以太史源
也 去景雲三年奉勅重令脩造使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將作少監楊務廉與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史令
瞿曇悉達正議大夫行太史令李仙宗試太史令殷
知易荊州都督秘書監兼右衛率薛玉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秘書監吳師道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閻朝
隱等首末共營各盡其思至先天二年歲次赤奮若
是歲癸丑也 崇成其銘曰
周天三萬七千里分寸無欺成歲三百六十日盈縮
有期敬之敬之以授人時

號國公楊花臺銘并序

唐申屠液

原夫真性即空從色聲而有相道源無體因法教以
沿流所以人天捨千萬之資神鬼建由旬之塔金衣
紺髮盡留多寶之臺銀疊青蓮並入真珠之藏湛然
釋氏一千餘年輔國大將軍號國公楊等皆天子貴
臣忠義盡節布衣脫粟將軍有丞相之風牛車鹿裘
驃騎減中人之產爰抽淨俸申莊嚴之事也華簷覆
像盡垂交露之珠玉砌連龍更飾雄黃之寶風箏逸
韻飛妙響於天宮花雨依微灑輕香於世界猶恐蓬
萊兼變石折不周仍鑿長者之經必勒輪王之偈書
工紀事迺爲銘曰

昭昭大覺巍巍聖功身融刹海願洽虛空開衆趣以
室揚闡元門以包蒙物成緣而必應理無幽而不通
有美至人股肱良臣受聖寄狂聞難經綸英謀貫士
韜略通神一蒙金鉞屢建華勛善代不伐功成不居
功歸天子善托真如乃貢靈相用答冥符佛心雖空
佛福常在願普此因同臻性海 開元十二年十
月八日判官亳州臨渙縣尉申屠液撰案此序及銘
塔寺分刻序與銘各爲一石故於銘前另題云楊料
單新在陳銘著錄金石者多分爲二王氏華編始知
其誤今從之去

古井銘

唐趙光乘

天寶九載冬十月尉趙光乘檢校造因勒銘云
費城之井昭然道周土缶舊得石幹今修徵大易之
不改垂一善於千秋宋有紹聖四年達完題字井在
得續羊之井費即李
氏此銘前未載
活溪東北廿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從未申
至丑寅崖壁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

崑臺銘

唐元結

下當洞潭其勢礪礪半出水底蒼蒼然泛泛若在波
上石顛勝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峯嵌竇宜開松竹掩
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有畜憤悶與病於時俗
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
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為培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
銘曰

湘淵清深培臺階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市
羈牽局促借君此臺壹縱心目陽崖礪礪如瑾如珉
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有唐大歷二年歲次丁未
六月十五刻河南元結字次山撰

唐廟銘

唐元結

活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尺周回四十餘步西
面在江中東面作山狀東望培臺北面臨大淵
南枕活溪唐廟碑亭當岸石上異木夾屏碑戶疎竹
旁簷瀛州言無謂碑由此可信若在廟上目所厭者
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歛霜朝厭者寒日方暑
厭者清風於處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廟旌獨
有也銘曰

一名之五壘碑得木土林楚之客所航水石年猶
碑將五十始有唐廟愜心自適與世忘情願旁石上
篆刻此銘 有唐大歷貳年歲次戊申閏六月九
日

東厓銘

唐元結

培臺西面殿後高迥在唐亭為東厓下可行坐八九
人其為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
培臺蒼蒼西厓雲端亭午厓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
何事不安

大岷山銘

唐洪經綸

登於大岷命結文所經過頂凸坤儀根壓洪河天生
忠良濟物宏多山靈河神俾環海戰戈
唐建中元年四月廿六日勅魏博成德幽州等道黜
陟使諫議大夫洪經綸題石刻在黎陽山以黎陽為
在今汜水不
在滎陽也

續古文苑

續古文苑 卷十

八六四

唐濟瀆廟北海壇二所新置祭器沈幣雙舫雜
物之銘并序 唐張洗

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偃革儒崇乎祀典封茲瀆為
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一員祝史一人
齋郎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北海封為廣澤王立壇
附於水之濱矣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內史奉祝
文宿齋義冕七旒五章劍履玉珮為之初獻縣尹加
繡冕六旒三章劍履玉珮為之亞獻邑丞元冕加五
旒無章亦劍履玉珮為之終獻用三牲之享邦之大
事先在祀乎濯纓不才謬領茲邑下車入廟每事皆
問主者有云俎豆素闕難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
望壇臨事壘土朽椽一歲而費數金為勞之甚其弊
一也二所祭器凡百有二十二事至時請於上察轉
輟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仍以稅絡酬之積有歲時不
知窮極其弊二也沈幣雙舫又以車取沁河渡口之
舟往返之勞結絲之飾其弊三也兩壇位席百領有
餘戶至誅求為擾非潔其弊四也林榻乃至七箸器
用之類門到敎索事終存亡大半其弊五也既革前
弊輒為之銘銘曰

寤寐求思知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吏驚馳
念茲悟茲因用此材而為祭器兼沈幣之舫也為余
有意廟中無備沈幣雙舫二壇祭器子來悅使所借
皆遂觀者闕事無闕焉刻之於石以俟後賢是時
也貞元十有三年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
令張洗字濯纓撰

軒轅黃帝鑄鼎原碑銘并序 唐王顏

惟天為大惟帝堯則之惟道為大惟黃帝得之南華
經曰道神鬼神帝生天地黃帝守一氣衍三墳以
治人之性命迺鑄鼎茲原鼎成上升得神帝之道原
有為谷之變銘紀鑄鼎之神銘曰
道匪神帝帝在子人大哉上古軒轅為君化人以道
鑄鼎自神漢武秦皇仙莫徒勤去道日遠失德及仁
恭惟我唐元德為鄰方始昌運皇天所親唐與茲原

名常鼎新 號州刺史太原王顏撰華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陳郡袁滋籍書唐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
正月九日癸卯建

南溪元巖銘并序

唐李涉

桂為郡也巖其先之有井室人民百千祀矣居是邦
者匪哲則豪何四三里之內而巖不載於前籍為巖
將屈於古而合伸於今哉為人未知其巖巖後人以
時哉青溪子昧而未詳也子之仲曰漱受天雅性生
不雜玩少嘗讀高士傳列仙經遊衡霍幽遐之境巢
嵩廬水石之與凡俗所觀必皆巖磨大璞翦擊遺病
意適而制非主於名寶歷初自給事中出藩於桂一
之年治鄉野之病二之載搜郭郭之遺得隱山元巖
冥契素尚余因謫去炎海途由桂林巖之勝再遂其
賞勒銘洞石表遠跡於他年銘曰
桂之有山潛靈億年拔地騰霄戟列刀攢巖之有洞
窈窕鬱盤虎挂龍懸形狀萬端威馳杳冥仰脊噴玩
玉落聲墜幽聲畫寒巴陵地道小有洞天文籍之聞
吾何有焉酒一卮兮琴一曲堪巖之下可以窮年

青溪子李涉

唐王邕

歸然培臺枕於祁陽迴然楚方臨於瀟湘孤標一峯
不止百尺嵯峨巨峻潔堪礪英才別業雅有儒風
河南元公高卧其中位為獨坐人不知貴與慙茲地
心閑勝事松花對偃薜葉交垂鑿鑿作遠因泉漲池
乃構竹亭乃葺茅宇羣書當戶靈藥映圍嘉賓駐舟
愛子能文弄琴對雲酒熟蘭薰何必磻溪方可學釣
何必衡嶠方可長嘯我牧此郡契於幽尋刻銘山岑
敢告烟林

修養雜訣氣銘

一氣未分三才同源清濁既異元氣各存天法象我
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味用者天善用者延
性和志寂守一神閑靈芝在身不在於山返一守和
理合元精極乃明神極乃靈氣極乃精無氣乃冥

續古文苑 卷十四

八六九

因氣而衰，因氣而榮，因氣而死，因氣而生。喜怒亂氣，性情交爭，擁構成患，神形宜寧，鍊陽銷陰，其氣自行。以正遠邪，其患自平。乾坤澄淨，子後午前，閉目平空，握固冥然，納息虛中，吐息天關，入息微微，出息絲絲，以意引氣，臟腑迴旋，然後呵之，榮衛通宣，但有不和，遣之踵前，五呵六呵，無疾不蠲，凡欲胎息，導引為先，經脈不擁，關節不煩，或如射雕，側身擊環，或舉腰膝，如蟾半圓，交匝腦後，左旋右旋，勁展兩足，氣出指端，擺掣四肢，捉搦三關，熟摩尺澤，氣海亦然，叩齒集神，合眸固關，實心忘形，任意往還，覺氣調勻，擁塞喉閉，擁氣則咽，三五相連，轉舌漱入，咽下丹田，以意送之，令聲泠然，一咽三咽，再咽如前，三十六咽，胎息成焉。大道無為，為於無為，不為為為，莫若無為，不思為思，莫若無思，萬法自然，不假施為，不寒不熱，不渴不飢，恬淡無為，以道自怡，妙中之妙，微中之微，懷道君子，銘之佩之。

唐鏡銘

純照覽心，圓輝曠面，藏寶匣而光掩，挂玉臺而影見。鑿羅綺於後庭，寫衣簪乎前殿。

又

團團寶鏡，皎皎昇臺，鸞鏡自儷，照日花開，臨池似月，觀兒嬌來。

又

月掬團圓，水漾清好，將香閣伴閑身，青鸞不用羞孤影，開匣當如見故人。

許長史井銘

宋徐鉉

長史舍道樓真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茲谷紺，列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尋真紫陽，若愛邵樹，如升魯堂，敬刊翠琬，永識銀林，噫嗟後學，挹此餘光。

盧縣說性亭銘

宋申革

我輩皇澤，粵自前年，罷秩浙右，宰邑河邊，下車餘月，曾不怡顏，蓋其公舍，鄙陋非全，俄選隙地，構亭成開。

茅覆其上，莎植其前，南瞻巨浸，西逼深泉，北依綠樹，東對岑山，周回顧望，景色相連，自公之暇，據此幽閑，命題說性，孰謂不然，勒銘因事，萬世絲絲。

皇宋淳化二年十月廿日立。碑在陽安樂鎮山左，金石志錄載于始訪得。

泰山天門銘

元杜仁傑

元氣裂兩儀，具五岳峙，真形露惟岱宗，儼箕踞，仰彌高，屹天柱，浩千劫，空來去，誰為鑿，起天慮，非斤斧，乃祝詛，一敷開，達底處，十八盤，盤千步，齊初吐，抱圍樹，日車吳，慘曠馭，六龍頽，莽迴互，踏此往，嘉無數，無懷下，兵刑措，七十君，接鑿輅，聖道熄，彝倫數，捐讓歇，篡奪屢，忽焉闔，梗無路，象緯森，勅訶護，朝百靈，由茲戶，金瓊瓌，朱闌布，九虎蹲，萬夫怖，我欲叩，關者怒，闢何時，坦如故，對冕旒，獲控想，豁蒙蔽，泄塵霧，刮政疵，剔民蠹，上得情，下安作，額血殫，帝聰悟，崖不磨，蒼巖豎，刻我銘，期孔固，垂萬世，正王度。

續古文苑卷第十四

續古文苑卷第十五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碑志一

三公山碑

元初四年，常山相隴西馮君到官，承饑饉之後，眾惟三公御語山，三條別神，迥在領西，吏民禱祀，與雲膚寸，徧雨四維，遭離羌寇，蝗旱高斥，民流道荒，醮祠希罕，敬奠不行，由是之來，和氣不臻，乃來道要，本根其原，以三公惠廣，其靈尤神，處幽道艱，存之者難，卜擇吉土，治東就衡山，起堂立壇，雙闕夾門，薦牲納禮，以寧其神，神喜其位，甘雨屢降，報如景響，國界大豐，穀斗三錢，民無疾苦，永保其年，長史魯國顏淳，五官掾閻格，戶曹史紀受，將作掾王籍，元氏令茅匡，丞吳音，廷掾郭洪，戶曹史翟福，工宋高等，刊石紀焉。文見魏書

漢樂石門碑

漢邊韶

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隄謁者王誨，疏達河川，通荒庶土，往大河衝塞，侵蝕金堤，以竹籠石，葺土而為堰，壞隄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為障，功業既就，徭役用息，辛未詔書，許誨立功，府卿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沈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續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濤，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所，常慮昔崇鉉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於臣，代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表也，昔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於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安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於後，其辭云云。宋謝氏云：石銘或遠字多論，使河隄謁者山陽東緡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曲成王誨。

字孟堅河內太守宋城向豹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隄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新賊部眾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灰

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

漢永康元年月惟昔帝堯聖德慶苞宏號赫赫蕩蕩垂基赤精之胃為漢始別陵氣炎煜上交倉

博覽衆文天姿瑋度體性溫仁闕極道之要妙游觀六藝之原據旋機之政務在濟民歷典六郡威教若神遺訓垂歌淵懿允純功績煥炳恩如浩倉咨招巖穴股肱賢良廣祈多福受夙興聞帝堯陵在成陽

臺東注城域委曲月而輝然望圖紀萬世功驗永著時令河南河南呂君諱亮字元山宰政宣化慈惠

淳于長夏承碑

君諱承字仲亮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中子石中即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絨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

惟序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於

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繩糾枉忠潔清肅進退以禮允道為愛先人後己克讓有終祭孝

成陽靈臺碑

惟帝堯母昔者慶都兆合穹精氏姓曰伊體蘭石之操履規矩之度則乾川之象通三光之曜游觀河濱

高山景行慕前賢則庶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遭冤天不終其紀厥垂靈祥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高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動靈魂有靈筮後不朽

遂見聽... 為大中大夫歸治黃壁令月吉日圖立

規瑩興業會工厥慶夷平上合天意下應

鑄五色華精上作刻本闕通天戶嚮少陽前設大

壁侯神之堂地致石墀其下清涼可舞八

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冕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

樣輔助仲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神靈精氣依怙於

人廢之則亡存之則神復仲君宗貧富相均共慕市

碑著立功訓勒石銘中門之表上擇元日齊革精

誠先慶毛血謹慎犧牲祈祠獲福神享其靈甘雨時

降百穀孰成幽荒率服徐方來庭萬國蒙祉稔元賴

榮莫不被德咸歌頌聲其辭曰

於赫慶都德彊大兮承神精耀統赤喬兮爰生聖堯

名蓋世兮上受符命迓帝制兮廣彼之恩流荒外兮

歷紀盈千垂遺愛兮陵廟復崇享大祭兮上來多怙

降福沛兮萬國禧寧孰不賴兮光宣美勛永

垂視罔極億萬歲兮

濟陰太守魏郡陰安審君諱是字元讓從公車令來

成陽令博陵孟吾管君諱遵字君臺從東明門司馬

來丞穎川新汲尹茂字伯舉遷下邳尉尉穎川襄城

楊調字君舉仲訥伯海從右中郎將遷鉅鹿太守仲

球伯儀從大尉孫遵呂長仲選孟高辟司徒府遷徙

不絕皆興治大聖黃屋之力

建寧五年五月造

司隸校尉楊准碑

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准字伯邳舉孝廉尚書侍郎

上蔡雒陽令將軍長史任城金城河東山陽太守御

史中丞三為尚書尚書令司隸校尉將作大匠河南

尹伯邳從弟諱弼字穎伯舉孝廉西鄂長伯母憂去

官復舉孝廉尚書侍郎遷左丞冀州刺史大醫令下

邳相元弟功德年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國喪名臣

州里失覆二君清頌約身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

孫也

黃門同郡下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謁

古文苑 卷十五

八八九

歸過此追述勒銘故時表記

武都太守耿勳碑

漢武都太守右扶風茂陵耿君諱勳字伯璋其先本

自鉅鹿世有令名為漢建功俾侯三國卿守將帥爵

位相承呂迄于君君敦詩說禮家仍典軍壓難和戎

武慮慷慨呂得奉貢上計廷陳惠康安過之謀上納

其謨拜郎上黨府丞掌令考績有成符英乃

熹平二年三月六日即

官奉宣詔書哀閔垂恩

猛不殘義寬不宥姦喜不縱匿威不戮仁賞恭罰否

昇主今

與流其於統系

今

寵存贈亡篤之至也

歲在癸丑厥運淫雨傷害稼穡率土普議開倉振澹

身冒炎赫火星之熱至屬縣巡行窮匱陟降山台經

營拔涉草止露宿扶活餐

石

今

下

食

餐

今

作

衣賜給貧

乏發荒田耕種賦與

今

獨王佳小男楊孝等三

百餘戶減省貪吏二百八十人勸課勉超時百姓樂

業老者得終其壽幼者得日全育甘棠之愛不是過

矣又開故道銅官鑄作錢器與利無極外羌且居

於

此

小民

得眾地之歡心可謂印之若明神

居三川或徙趙地漢興以三川為穎川分趙地為鉅

鏡故子心騰於揚縣致位執金吾子孫以銀艾相繼

在穎川者家于雋陵克績祖業牧守相亞君東平相

之

會稽太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

子也君體溫良恭儉之德萬親於九族恂恂于鄉黨

交朋會友貞賢是與治公羊春秋經博通書傳仕郡

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立朝

正色進思盡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厲時高位不以

為榮卑官不以為恥含純履軌秉心惟常京夏歸德

宰司嘉焉李六十有二遭離復疾熹平六年四月己

卯卒於是論功敘實宜勒金石乃作銘曰

於鑠明德于我尹君

龜銀之胃奔世載勳綱紀本朝

優劣殊分守攝百里遺愛在民佐翼牧伯諸夏肅震

當漸鴻羽為漢輔臣位不福德壽不隨仁景命不永

早即幽昏名光來世萬祀不泯

深陽長潘乾校官碑

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

于

銘功著

斯金石其誅曰

深陽長潘君諱乾字元卓陳國長平人蓋楚太傅潘

崇之末緒也君稟資南霍

今

之

絕

髮

克

單

依

敏

家

衆

僞

德既安且... 閑鍾啓縣矣于肯樂焉乃作敘曰

翼翼聖慈... 流惡顯忠咨疑元老師既

扶弱抑彊...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作明修學...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在昔我君...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百民人所...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丞沛國銓...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尉鴻章南...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時將作吏...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下史吳訓...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光和四季...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君諱全字...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秉乾之機...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鐸于曹國...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王室世宗...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風或在安...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布所在為... 實天生德有漢將與尚且

有宛腹之... 分醜之惠攻城野戰謀若涌泉

貴和德面... 縛歸死還陟振旅諸國禮遺且二

以薄官遷... 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

因潛隱家... 巷七年光緒六年復舉孝廉

郎中拜酒... 泉祿福長詠賊張角起兵幽冀

同時並動... 而縣民郭家等復造逆亂燔燒

騷擾人裏... 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于時

羣僚咸曰... 君哉轉拜郃陽令收合餘燼

其本根遂... 訪故老商量收合餘燼艾夷殘

畢等恤民... 之要存慰高年撫育解寡以家

賜瘠盲大... 女挑斐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

等賦與有... 疾者咸蒙瘳俊惠政之流甚於

緇負反者... 如雲戢治屬屋市肆列陳風雨

豐年農夫... 織婦百工戴恩縣前以河平元

台水災害... 退於戌亥之閒興造城郭是後

身之士官... 位不登君乃閱縉紳之徒不濟

承望革嶽... 鄉明而洽庶使學者李儒李儒

升階英妙... 轉典蒸黎為政崇博五教並和

法依蕭何... 因固空虛鄉無通逃凡百肅雍

境內既寧... 路不資遺耕夫千畝餘種不歸

食茹拔葵... 三年有成嬰兒謠歌鼓腹喜德

水靜魚集... 國富民繁戶增十倍牧守孔嘉

寬不容非... 化准邠邠比翻而飛永如南山

畧取大較... 丹書刻石垂示後昆識者察焉

近歲夫... 靈帝河開舊廬碑

赫赫在上... 陶唐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

義農中結... 軌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

福德所基... 修飾經構農隙得時樹中天之

山之華堂... 通樓開道丹階紫房金牕鬱律

青蒲充庖... 朱草棲箱川魚踴躍雲鳥舞翔

合德乾綱... 體効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

三光宣曜... 四靈効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

鹿鳴薦觴... 工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

受天至精... 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

續古文苑

續古文苑

續古文苑

續古文苑

顏子碑

漢補衡

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
英絕之才顯乎嬰孩在東脩之齒八宣尼之室德行
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行
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實盡疏附之益爾乃
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
河不出圖周作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
之烈其辭曰

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沖秀不
實振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

吳九真太守谷明碑

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
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顛頊益爲舜虞
賜姓嬴氏至于靡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原
之清流稟奕世之高素履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
母十一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
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
叔問宣深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
沙劉陽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未期
徵拜立忠都尉尚書郎靖密樞機名冠衆僚此二字
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疆御深清蕩濁
萬里肅威此字功成辭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
衡清格森倫攸敘于昔此字交州竊邑判國戎車婁
起此字干戈未戢帝思俾乂訓咨羣司食以君往
部南州威恩素著此字遷九真太守君稟明德所
歷垂勲宜延遐紀光讚此字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
十有四鳳皇元年四月乙未寢疾而卒嗚呼哀哉凡
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頌以顯行績其詞曰
於鑠府君稟性元通積行閎闊九族睦雍羽儀上京
德與雲騰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撫黎民風移俗興
名參豹產勲齊往繼當永黃者翼佐帝庸昊天不弔
哲人其終濟濟縉紳靡瞻靡宗勒茲元石永光無窮
始載全文今以拓本釋其所缺并改訛

續古文苑 卷十五

九〇七

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碑

晉李興

公諱祐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之
胄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岱野纓冕相繼九世于
茲矣顯祖南陽太守考上黨太守咸有能名公承俊
烈之高風應明哲之盛代德擅規模仁成慈惠其器
量宏深容度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
卓爾不羣遊神元默散志青雲之志道籍博之以
藝文于是仁聲遠耀芳風遐流年十有七上計吏察
孝廉州辟不肯就羣公休之四府並命盤桓累載及
公車徵拜中書侍郎秘書監于時當晉之盛明揚英
俊乃引公爲相國從事中郎遷中領軍遇革命之期
任受禪之會秉文經武以集大晉之祚皇采增輝帝
威遠邁偉絕代之風宏唐虞之緒帝嘉厥庸醜以大
國公乃逡巡固讓裁居小邦天子俞咨仍復公中軍
將軍散騎常侍內釐王度外綏區域嚴恭寅畏帝命
允飭運國威于句陳握皇樞于紫極于時之盛未有
上公者也拜衛將軍尚書僕射以揆天機崇成大業
帝道緝熙泰階永肅以江冠未夷乃命公都督荊州
諸軍侍中車騎將軍開府辟命乃養民募財開斥國
界創築五城以防寇衛境然後闡敷皇風懷遠以德
知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土人均其利澤軍無
虞警民不疲勞農功盈疇百姓布野羣黎被德殊俗
望風吳人感服襁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位征南大
將軍公雖享有茅土歷登台階吐衿下士貳於姬公
方將殫彼戎吳經國弔民然後偃甲戢兵辭功退身
以優遊乎初好此公之素志也會遣篤疾春秋五十
有八咸寧四年十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
遣使持節追贈侍中太傅南城侯印綬賻弔加于常
也及其葬上親臨過車騎諡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
勳大而屢辭封爵故復建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哲
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
之志遂不以斂公自出身以至於終忠言不輟于口

續古文苑 卷十五

九〇八

嘉謀不廢于心成其業不處其功勤其勲不榮其祿

儀型言行動爲世範暨六年春平吳策詔曰故太傅
鉅平侯羊祐造建平吳之規潛謀遠畧與衆殊慮勲
業不遂然蕩滅之計悉如枯策固能夷曠世之冠極
黎民之患勳烈宏著而寵不逮身其遣使以克定之
功策告祐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爲侯以崇顯元功
亦古之令典封祐夫人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賜
絹萬疋于是故吏高文美廉等僉以公德高而志卑
位優而行恭微猷被于江漢懿德及於羣生涉其風
者貪夫廉懦夫立雖夷惠之操奮乎百世曷以尚之
奇謀潛畧清功遺緒靡所實心乃共揭石刊勒盛軌
永表風烈焉其辭曰天臨有晉乃降皇輔猗歟惟公
應期協矩聰哲神睿乃文乃武曰唐曰虞淵淵其度
翼翼其門孝思以形乃耀高風辭爵讓榮爲而不有
志凌太清如何不弔中年殞

太公呂望表

晉盧无忌

齊太公呂望者此縣人也遭秦燔書史失其籍至大
晉受命吳會既平四海一統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
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
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元襪以立於今孤
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大公於後亦再
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
太公而計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爲望文王曰吾
知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
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
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
百一十餘歲先秦滅學而藏於上墓天下平秦而發
其潛書書之所出正在斯邑豈皇天所以章明先哲
著其名號光于百代垂示無窮者乎於是太公之裔
孫范陽盧无忌自太子洗馬來爲汲令般般之下舊

續古文苑 卷十五

九一三

有壇場而今墮廢荒而不治乃諮之碩儒訪諸朝吏
僉以為太公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國之典祀所宜不
替且其山也能興雲雨財用所出遂脩復舊祀言名
計借鑄石勒表以彰顯烈俾萬載之後有所稱述其
辭曰

於爍我祖時惟大公當殷之末德通上帝有命
以錫周邦公及文王二夢惟同上帝既命若時登庸
遂作心膂寅亮天工肆伐大商克成厥功建國胙土
俾侯于東奮乎百世聲烈弥洪般谿之山明靈所託
外雲降雨為膏為澤水旱厲疫是禳是崇來方禋祀
莫敢不敬報以介福惠我百姓天地和舒四氣通正
灾害不作民無天命嘉生蕃殖遠近迄用康年
稼穡茂盛凡我邦域永世受慶春秋匪解無隕茲令
大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

侍中嵇侯碑

晉裴希聲

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孝
之道畢矣樸散真離背生殉利禮法之興於斯為薄
悲夫晉弋陽子嵇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
之淑靈少有清勁之風長懷宏仁之度加以通朗掩
濟靡才不經學為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
秘閣晚節強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
輿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散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
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於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震
四海銘曰

二儀肇建君臣攸序我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
內舉心膂孰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殉主
確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臣憲茲遺風在親成孝
於敬成忠

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府君碑

晉李闡

君諱含字宏都琅邪臨沂人春秋以降戰國以前賢
智比肩備於載策昭穆次序上至顏燭漢末喪亂舊
譜淪亡自青州使君以上不復詳具祖欽給事貞侯

續古文苑

父默汝陰太守學素相承有聲邦黨君幼稟貞粹長
而好古睦親之譽發於羈貫每讀書見孝友通靈之
事輒悽然改容以為人神相與何遠之有但患人心
澆偽自絕於神耳苟能無以偽雜真神其捨諸修己
立誠盡歡就養訓行閨門義達州里久要心許之信
夷險不爽正冠納履之嫌終始不貳兄畿患亡更生
君棄絕人事蓬首屏氣以就哈養者十有三年次關
繁欽孫老而失明合藥須髻地膽有青衣童子持裏
授君出戶化成青鳥飛去本州辟不就鎮東琅邪王
參軍事過江累遷東閣祭酒朝議謂君正性端素學
行通深有命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本州大中
封回車縣侯轉侍中兵部太守事停還除侍中國子
祭酒加散騎常侍光祿勳以年遜位就加右光祿大
夫門施行馬特賜牀帳被褥四時致膳固辭不受馮
懷欲為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
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王處明君之外弟為
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溫君夫人從甥也求君小女婚
君並不許曰吾與茂倫於江上相得言及知舊技淚
敘情茂倫曰唯當結一婚姻耳吾豈忘此言溫負氣
好名若其大成傾危之道若其闕敗也罪及姻黨爾
家書生為門世無富貴終不為汝樹禍自今仕宦不
可過二十石闡婚嫁不須貪世位家時議者以君審
裁將以應軍司之選君遽告祭謨曰此非輕弱所宜
尸忝羯逆方熾當保國養民以俟事會想愛人以禮
宜寢此言主相聞之卒不授督統之任讓秉君此言
終不唱討賊之計在朝正立不眈權豪及致仕退居
長子髦解職視膳中子謙躬率田桑中外莫不取給
闡門靜軌廿餘年九十三薨遺命素棺薄斂吉凶官
飾一無施列天子嗟悼詔賜墓田諡曰靖侯禮也停
柩在殯鄰家失火三子抱柩號惶分同灰燼焱燭垂
及熒然頓滅論曰君平生素行既感達幽靈終殯在
堂又獲福異豈神祇保佑以顯淳德乎闡託姻顏氏
頗識舊聞與君二子髦約採集言行而著此傳銘曰

嵇夷導日岱方禮春星離望合水別浸鄰少陽畜德
蒼祇效神孕僊字聖誕智息仁洙上道與稷下儒淵
乃昔宗林傾席曜筵外門取儁接室稱賢闡則遜哀
燭亦抗宣曠彼琅邪實惟海宇憬屬之眾邪臨潮擁
載濟越師大淹秦旅誰其來遷時聞遠祖青州隱秀
爰始貞居內辟鼎府外康邦閭建節中平分竹黃初
刑清齊右政偃營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或薦公庭
或登宰士列美霸朝雙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
博士淵退再遂儒聘今改貞子七穆比世稱盛
無忝汝陰有偉安定舍人攸敏亦允儲命靖侯潛德
信豈在明言則測幽歎實贊靈仁親之寶大孝之榮
官必凝績學乃敦經隨難蕃霸特安闡掖扶元陟帝
翼成復辟忌滿裁婚鑿沖貶石望年靜駕樂恬延歷
三祖連光眾門稟教於時列孝克端殊操潔景衡陰
湮心理與任不窮秩是謂高蹈山曾木闡胃積亥深
永惟世闡思樹辭林碑表有毀策素匪任誦靈墳阿
長寄風音

晉江夏李闡字宏模傳曾孫宋金紫光祿大夫贈特
進延之字延年銘大歷七年歲次壬子夏四月甲寅
十四代孫唐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
魯郡開國公真卿書重建於舊龜跡上建康志顏含
唐時真卿十四世祖也得古碑於靖安道旁乃李闡
碑也

丞相桓溫碑銘

晉表 宏

文武開業尚父定王佐之契宗周不競桓公宏九伐
之勳脫屣於必濟之功忘懷於屈伸之會高氏梓
出乎生民公亮坦於萬物遂復改謀迴慮策馬武關
摠轡丹析之塗揚鞭終南之嶺兵交則戰無全敵勸
義則強負雲集徒以懸軍輕進困蓄靡儲而豺狼懼
磴保固窟穴乃方軌迴轅反師凱入雖奇功大勳未
捷於一朝而宏謨神畀義高於天下惟公秀傑英特
奇姿表於弱冠俊神朗鑒明統備於成德中禡衡門
風流推其高致忘已應務天下謝其勲業輔相兩儀

而通運之功必周虛中容長而方圓之才咸得道濟而不有處泰而逾約可謂固天時縱生民之傑者也

銘曰
美盡黃裳道暢伊呂哲人應運命世作輔卓卓英風
畧畧宏宇亮心高列俊神開舉志已濟物撫化翼世
河洛澄流華梁卷翳俾我仁公道作鏡如何不弔
雲鬱落映

續古文苑卷第十五

續古文苑卷第十六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碑志二

宋臨澧侯劉使君墓誌

曾祖宋孝皇帝祖諱道鄰字道鄰侍中太傅長沙景
王妃高平平陽檀氏字憲子諡曰景定妃父暢道淵
永寧令祖猗雅雅琅邪太守合葬琅邪臨沂莫府山
父諱義融字義融領軍車騎桂陽恭侯夫人琅邪臨
沂王氏字韶風父蘭長仁東陽太守祖穆伯遠臨海
太守合葬丹徒練壁雩山所生母湯氏宣城人葬練
壁雩山兄覲茂道散騎常侍桂陽孝侯夫人廬江瀾
何氏憲英父愉之彥和通直常侍祖叔度金紫光祿
大夫合葬練壁雩山第三弟彪茂尉秘書郎葬江乘
白山今補夫人河南陽翟褚氏成班父方回太傅功
曹祖叔度雍州刺史第四弟寔茂今補太子舍人
夫人琅邪臨沂王氏淑婉父津景源中書郎祖虞休
仲左衛將軍合葬江乘白山第五弟季案宋書
此有茂通海陵太守葬練壁雩山夫人陳郡陽夏袁
齡氏妙父淑陽源太尉忠憲公祖豹士蔚丹陽尹
第一姊茂微陳郡長平般臧憲郎父元素南康太
守祖曠思泰軍功曹重嫡琅邪臨沂王閔之希損
鎮西主簿父昇之休道都官尚書祖敬宏左光祿儀
同第二姊茂華嫡廬江瀾何求子有秘書郎父鎮
長宏宜都太守祖尚齡之彥德司空簡穆公第三姊
茂姬嫡平昌安上孟詡元亮中軍參軍離案宋書父
靈休齡太尉長史祖祖彥遠丹陽尹第四姊茂姜嫡
蘭陵蕭惠徽中書郎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祖
源之君流前將軍第五妹茂容嫡蘭陵蕭贍叔父父
斌伯儀青冀二州刺史祖慕之仲緒丹陽尹重嫡濟
陽圍蔡康之景仁通直郎父熙元明散騎郎祖鄭子
度太常卿第六妹茂嫺嫡濟陽考城江遜孝言父湛
徽淵左光祿儀同忠簡公祖夷茂遠前將軍湘州刺
史重嫡琅邪臨沂王法興驃騎參軍父翼之李弼廣

州刺史祖植之公幹侍中夫人濟陽考城江氏景嫺
父淳徽源太子洗馬祖夷茂遠前將軍湘州刺史第
一男是齡長暉出後兄紹封桂陽侯第二男是淵高
拜臨澧侯世子第三男高淵華第四男量淵遂出後
第四弟寔第五男淵穎第六男晏淵平第一女麗
昭第二女麗明第三女小字僧歸亡葬
宋故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臨澧侯劉使君墓誌

君諱襲字茂德南彭城人宋高祖武帝弟景王之
穆也神姿韶雅風譽夙懋弱冠拜秘書郎速二凶肆
禍人倫道消君身離幽執僅免虎口事清還復舊職
以母憂去官既除又拜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自升
二宮令望允緝出為鎮蠻護軍廬江太守莅政平簡
聲績兼著遷明威將軍安成太守蜀中流構豐四表
迷逆君英議獨發招會如神故能以一旅剋濟
忠節義超終古誠冠當今皇朝欽嘉爵賞取榮除輔
國將軍郢州刺史封建陵縣開國侯俄徵太子右衛
率加給事中未拜遷侍中冠軍將軍改封臨澧縣開
國侯鎮肅石頭實當關要之寄遷左衛將軍未拜仍
除中護軍春秋卅有八泰始六年三月十日薨於位

聖主嗟悼朝野傷悲有詔故中護軍臨澧縣開國侯
志行貞純才用理濟忠勳著於艱時勲績倡乎泰運
年志始壯奄焉凶折悲傷惻割實兼常懷思加寵數
以申哀榮可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諡
曰忠侯粵五月廿七日庚寅將葬于琅邪之乘武岡
以悲幽明之殊隔傷一訣而永分仰清徽而攬淚係
元石而裁文其辭曰

我哉山岳靈允矣君子誕膺休禎支蔭帝宇
締慶文明德以行高仁與華二宮官政兩服
國步時屯艱難斯屬忠則忘家義實光族朝迴欽庸
以乎美望既歸寵惟或侍帝言或司蕃戎
日月有時考辰筮吉元堂啓基深泉永安長悲

史重嫡琅邪臨沂王法興驃騎參軍父翼之李弼廣

此碑曾祖以
北魏道武帝例
不在此碑前與

宋張氏墓誌

宋故臨渭縣侯湘東太守張府君諱濟夫人丘氏諱靜姬第三女推兒春秋卅有一亡於偏憂元徽元年十月甲辰十七日庚申權假窆於西鄉

遠葉蘭飛浚源琬履順早辰含章妙歲選史圖容循詩範節皎鏡冬泉優柔春蕙濶北行營東慙藝冥昧慶善宵翳壽仁泣血賈性團憂殲身罷景方旦推華載春壠木已藹墓草行陳朱火幾爛元夜無晨

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

梁徐勉

永陽大太妃王氏琅琊臨沂人也其先周靈王之後自秦漢逮於晉宋世載光羽儀相屬既以備于前志故可得而畧焉祖粹給事黃門侍郎父儼左將軍司馬尋陽內史並見稱時輩太妃體中和之氣稟華宗之烈蹈此溫恭表茲淑慎孝敬資於冥發仁愛於自然至乎四教六訓之閑工言貞婉之德無待教成因不該備故景行著于中淑問顯乎言歸作嬪盛德實光輔佐親縫幕之用躬服澣之勤及早世釐居遺孤載藐提攜撫育逮乎成備斷織之訓既明闡門之禮斯洽劬勞必盡曾不移志用能緝睦于中外亦以濟乎艱難雖魯姜之勤節曹妃之敬讓方之茂如也皇業有造殷憂聖聖追惟魯衛建國永陽恭王纂嗣蕃號式顯迺拜為太妃策曰維天監二年六月甲午朔十日癸卯皇帝遣宗室員外散騎侍郎持節兼散騎常侍蕭敬寶策命永陽王母王氏為國太妃曰於戲惟爾茂德內湛粹範外昭國序凝芬蕃庭仰訓是用式遵舊典載章徽服往欽哉肅茲休烈可不慎歟備禴瑱之華而降心彌約居于乘之貴而處物愈厚既而恭王不永禮從訓導嗣孫載光榮祉年高事重志義方隆宜永綏福履而奄奪鴻慶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邁疾十一月九日己卯薨於第春秋五十有九詔曰永陽大太妃奄至薨逝哀摧切割不能自勝便出敘哀可給東園秘器喪事所須隨由辦祖行有辰式茂典又詔曰故永陽大

續古文苑 卷十六

九三三

續古文苑 卷十六

九三三

太妃禮數有殊德行惟光訓範蕃嗣式盛母儀即遠戒期悲懷抽割可詳典故以隆嘉謚禮也粵其月廿八日戊戌祔瘞于琅邪臨沂縣長干里黃鶴山用宣風烈以昭弗朽迺為銘曰

清瀾悠邈其儀尚矣龍光豐照風流世祀猗歟因置於昭不已誕資仁淑作嬪君子幽閑表操明德自躬推厚處薄秉默居沖參差採芣揜言工鑒昭彤管識懋休風凝芬載湛芳猷允塞徒舍為訓止閤成則曹號母儀豈伊婦德穆茲閨闈形于邦國龍飛集運禮數攸鍾憲章盛典車服有容泰而愈約貴則彌恭蕃祉方茂纂嗣克重巾帶差池朝夕咸事雖曰任傳永請斯備是惟仁姑厥德可庇恂恂濟濟蘭芬瓊秘光陰易晚祺福難留閑儀罷映綸華奄收奠遷朱邸駕指行楸芳是勒大方攸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臣勉奉教撰

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 梁裴子野
皇上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絕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域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孔修九官咸事於往歲也亦有司奏以湘東王為宣惠將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為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蹟累起求賢如不及卑身折節用人若由己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筵廣置四民摠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宏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敘社千里之閒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縉紳之善春秋必書吏民歸美難用抑絕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選辭典事篆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

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苞九域畫野分疆猗歟帝子日就月將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光啓既表南國肇允神童翬飛上德導達元微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為麗則帝曰爾諧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洵美且麗夙夜乾乾有隆无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魏故中書令秘書監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南陽文公鄭君之碑

續古文苑 卷十六

九三三

公諱義字幼麟司州滎陽開封人也肇洪源於有周昨母弟以命氏桓以親賢司徒武以善職並歌緇衣之作誦乎齊世降逮於漢鄭君當時播節讓以振高風大夫司農創解詁以開經義述刊圖史美灼二書德音雲翻碩響長列揚州以十策匡時司空豫州以勲德著稱高祖畧恢亮儒素味道居真州府招辟莫之能致值有晉弗竟君道陵夷聰曜度避地冀方隱括求全靜居自逸屬石氏勃興撥亂起正徵給事黃門持節遷侍中尚書贈揚州刺史曾祖豁以明哲佐世俊燕中山尹太常卿濟南貞公祖溫道協儲端燕太子瞻同事父暉仁結義徒績著寧邊拜建威將軍汝陰太守絲榮千載聯光百世自非積德累仁慶苗無窮其孰能傳輝踵美致如此之遠哉可謂身沒而名不朽者也公稟三靈之淑氣應五百之恒期乘和載誕文明冠世篤信樂道據德依仁孝弟端雅寡言愍行六籍孔精百氏備究八素九丘靡不昭達至乎人倫禮式陰陽律歷尤所留心然高真沈默恥為傾側之行不與俗和絕於趣向之情常慕晏平仲東里子產之為人自以為博物不如也蓋斯文於衡泌延德聲乎州閭和平中舉秀才答策高第擢補中書博士除以方正自居雖才望稱官而乃歷載不遷任清務簡遠乘閑述作注諸經論撰話林數焉

賦詠詔策辭清雅博皆行於世也以才望見陞遷中書侍郎又假員外散騎常侍陽武子南使宋國宋主

客郎孔道均就邸設會酒行樂作均謂公曰樂其何如公答曰哀楚有餘而雅正不足其細已甚矣而能久于平均嘿然而罷移年而蕭氏滅宋雖延陵之觀昔詩鄭公之聽宋樂其若神明矣朝廷以公使協皇華原際斯光遷給事中中書令總司文史載奏惟允國之律令是所議定公長子懿邕容和令器望兼資早綜銓衡能聲微著敦詩悅禮尤精易理季子道昭博學明雋才冠秘穎研圖注篆超侍紫幄公行於前吏部秘書隨其後凡厥庶察莫不欽其人也於時有識比之三陳後年不盈紀懿給事黃門侍郎太常卿使持節督齊州諸軍事平東將軍齊州刺史道昭秘書丞中書侍郎司徒諮議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秘書監司州大中正使持節督光州諸軍事平東將軍光州刺史父官子寵才德相承海內敬其榮也先時假公太常卿熒陽侯諸長安拜燕宣王廟還解太常其給事中中書令侯如故縱通同容鳳閣動斯可則冠婚喪祭之禮書跡報問之式比之制矣氏肯行矣雖位未槐鼎而仁重有餘太和初除使持節安東將軍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南陽公德政寬明化先仁惠不嚴之治移如清風析桑有敬讓之高朝市無鞭戮之刑即道之美不專於魯矣太和中徵秘書監春秋六十有七寢疾薨於位凡百君子莫不悲國秀之永沈哀道宗之長沒皇上振悼痛百常往遣使贈綖策贈有加謚曰文祭以太牢以太和十七年四月廿四日歸葬乎熒陽石門東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陽於是故吏主簿東郡程天賜等六十人仰道墳之緬邈悲鴻休之未刊乃相與欽述景行銘之元石以揚非世之美而作頌曰

繼業傳光君既挺發允亦含章文義襲軌朱紱相望刊石銘德與日永揚
永平四年歲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卅里天柱山之陽此下碑也以石好故於此刊之
魏代揚州長史南梁郡太守宜陽子司馬景和妻墓誌銘
夫人姓孟字敬訓清河人也蓋中散大夫之幼女陳郡府君之季妹夫人資含章之淑氣稟稟懷敏之奇風芬芳特出英華秀生婉問河洲鼓鐘千里年十有七而作嬪於司馬氏自笄辨髮從人檢無違度四德孔備婦宜純備備奉偶姑以恭孝與名接娣奴以謙慈作稱恒寬心靜質舉成物軌謹言慎行動為人範斯所謂三宗厲矩九秩承規者矣又夫人性窈窕如娣多於容納敦桃天之宜上駕小星之速下故能慶顯齋齋斯五男三女出入閨闈諷誦崇禮義方之誨既形幽閑之教亦著然盡力事上夫人之勲夫婦有別夫人之識捨惡從善夫人之志內宗加密夫人之恤姻於外親夫人之仁夫人有五器而加之以躬檢節用豈悟天道無知與善徒言享年不永凶高橫集春秋卅有二以延昌二年夏六月甲申朔廿日癸卯連疾奄忽薨於壽春嗚呼哀哉母三年正月庚戌朔十二日辛酉歸葬於鄉墳河內溫縣溫城之西寔以營原興壘寔野成丘故式述清高而為頌云
穆二夫人乘和誕生蘭蕙蕙玉潤金聲令問在室徽音事庭方孚洪烈範古流名如何不淑早世徂傾思聞後葉刊石題誠
魏崔敬邕墓誌銘
祖秀才諱殊字敬異
夫人從事中郎趙國李休女
父雙護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安平敬侯
夫人中書趙國李詵女
魏故持節龍驤將軍督營州諸軍事營州刺史征虜將軍大中大夫臨青男崔公之墓誌銘

君諱敬邕博陵安平人也夫其殖姓之始蓋炎帝之允其在隆周遠祖尚父實作太師秉旄揚尅佐桓殷若乃遠源之富奕世之美故以備之前冊不待詳錄君即豫州刺史安平敬侯之子胃積仁之基累榮構之峻特稟清貞少播令譽然諾之信著於童孺瑤音玉震聞於弱冠年廿八而雋華茂實以響流於京夏矣被旨起家召為司徒府主簿納贊槐能鼎味俄而轉尚書都官郎中時高祖孝文帝將改制創物大崇革正復以君兼吏部郎詮敘彝倫九流斯順太和廿二年春宣武皇帝副光崇正妙簡官衛復以君為東朝步兵景明初丁母憂還家居喪致毀幾於滅性服終朝廷以君膽量凝果善謀好成臨事發奇前畧無滯微君拜為左中郎將大都督中山王刺史出圍偽襄陽城拔凱旋君有協規之效功績隆盛授龍驤將軍太府少卿臨青男忠勲之稱實顯於茲永平初聖主以遼海戎夷宣化行賢肅慎契丹必也綏接於是除君持節營州刺史將軍如故君軒鑣始邁聲猷以先麾蓋踐壇而溫膏均被於是殊俗知仁荒竭識澤惠液達於遠遐德潤澤於邊服延昌四年以君清政懷柔宣風自遠徵君為征虜將軍太中大方授美任而君嬰疾連歲遂以熙平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卒於位縉紳痛惜姻舊咸酸依君績行蒙贈左將軍濟州刺史加謚曰貞禮也孤息伯茂銜哀在疚摧號因訴泣庭訓之前沈沈淚松楊之以樹洞抽絕其何言刊遺德於泉路其辭曰
繇哉遐胃帝炎之緒爰歷姬初祖惟尚父曰周曰漢榮光繼武邁德傳輝儒賢代舉於穆獻考誕質含靈秉仁岳峻動智淵明育善以和獎幹以貞響發邦丘翼起槐庭慶鍾盛世皇澤遠融入參彝敘出佐邊戎謀成較幕績著軍功偽城颺偃蠱境懷風王恩流賞作捍東荒惠沾海服愛洽遼鄉天情左渥蘭爵惟良如何倉昊國寶淪光白楊晦以籠雲松區杳而煙遂藐孤叫其崩窓親賓颺而垂淚仰層穹而摧號痛尊

魏故驍驍將軍營州刺史高使君諱侯碑銘
君諱貞字羽真勃海脩人也其先蓋帝炎氏之苗稟昔在黃唐是為四嶽爰逮伯夷受命於虞舜曰典朕

為大師俾侯齊國世世勿絕表乎東海其公族有高子者即其氏焉自茲已降冠冕繼及世濟其德不實其名祖左光祿大夫勃海敬公純嘏所鍾式誕文昭皇太后是為世宗武皇帝之外祖考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史在公有行有禮克荷克構即文昭皇太后之弟二兄也君稟岐嶷之姿挺珪璋之質清暈輝發於載卡辨秀悟表乎齟齬黃中通理之名卓爾不羣之日固已殊異公族見稱於匠者至於孝以事親則白華不能比其潔友于兄弟則常棣無以方其盛敬讓著自閭閻信義行於邦黨若夫秉心塞淵砥礪名教伏膺文武不肅而成則綴軌於前脩同頌親於先達者矣雖綺襦統絳英華於王許龍馬流車陸離於陰

鄧而不以富貴驕人必謙虛業已足故夷門識慕蹇步知歸我德如風物應如響弱冠以外戚令望除秘書郎僚驛閣而來儀瞻石渠而式踐於是縱容校文之職翻飛鷲鷲之間容止此而可觀清風茲焉已穆既而重離載朗東朝始建杞梓備陳璠金必剖會求其可帝曰爾諧遷太子洗馬夙夜惟黃媚茲儲后仰敷四德之美式揚三善之功同禁臆坊亡有出其右也於時六宮無主百姓未繫周爰大邦因踰華似以君姊有神表淑問拜為皇后君戚愈重愈沖寵日益權日損由是有少君退讓之風無長淵驕奢之患故赫赫之望具瞻允集楨幹之期匪朝伊暮而不幸短命春秋廿有六以延昌三年歲次甲午四月己卯朔廿六日乙巳邁疾卒於京師二宮悲慟九族悼傷同位駿奔遐逝必至天子廼詔有司曰故太子洗馬高貞器業始茂方加榮級而秀穎未實奄彫夏彩

今宅兆有期宜蒙追陟可特贈驍驍將軍營州刺史以於戚儀其墓丘所須悉仰本州營辦臨塋又特給東園龍輜加謚曰懿凡我僚舊爰及邦人咸以君生而玉質至美也幼若老成至慧也孝友因心至行也富貴不驕至謙也君以此終亦以此始烏可廢而不錄使來者無聞焉迺相與採石名山樹碑墓道其詞曰

厥緒皇 堯咨四岳周命呂望惟高惟國世有龍光自茲作氏不實其芳於鑠光祿饗茲戩孽

魏故懷令李君墓誌銘
君諱超字景昇本字景宗後承始族叔在江左者懸同故避改云秦州隴西郡狄道縣都鄉華風里人也雅著高節敦襲世風言行足師興作咸准循情孝友因心名義安貧樂道息詭遇之襟介然峻特標確焉之襟弱冠舉司州秀才拜奉朝請除恒農郡冠軍府錄事參軍事宰沁水縣巨政崇治綽居尤最為受罪者所誣誣章憲臺誤聽被茲深劾除名為民於是廿年中浮沈問巷玉潔金志卓尔無悶到熙平二年甫更從宦補荊州前將軍騎兵參軍事復作懷令已受拜垂垂述職遭疾正光五年八月十八日卒于洛陽縣之永年里宅時年六十一孤貞華首訖於二邑門從無兩遠述酸恨懷之百姓長慕喪氣雖陳留之哀望胡季敬不是過也越六年正月丙午朔十六日

辛酉 案此謂正光六年也其六月始改元孝昌則正月而錄劉義更長此年梁書正月丙午朔魏無可疑而魏師金石遺文乃誤以為在辛酉年六月也

魏故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公墓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靈根遠秀感慶兆於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於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比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照

魏故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公墓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靈根遠秀感慶兆於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於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比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照

魏故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公墓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靈根遠秀感慶兆於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於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比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照

魏故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公墓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靈根遠秀感慶兆於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於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比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照

魏故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公墓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靈根遠秀感慶兆於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於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比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照

魏故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公墓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靈根遠秀感慶兆於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於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比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照

魏故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公墓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靈根遠秀感慶兆於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於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比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照

魏故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公墓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靈根遠秀感慶兆於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於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比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照

魏故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公墓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靈根遠秀感慶兆於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於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比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照

魏故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公墓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靈根遠秀感慶兆於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於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比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照

雅非道弗親唯德是與道遙儒素之間慕申穆之遺
 風徘徊文史之際追牧放馬之逸藻至於弄春灑
 翰席席或釋月抽琴邁昔哲以孤遊超時流而獨
 遠熙平啓運起家為司空參軍事轉揚烈將軍羽林
 監天平之始襄城阻命君文武兩兼忠義奮發遠城
 斬將蠻左同歸朝廷嘉其能縉紳服其義假驩驥將
 軍行襄城郡事君著績既崇賞勞未允尋除使持節
 都督南荊州諸軍事鎮軍南荊州刺史於時偽
 賊陳慶率被圍孤城獨守載離寒暑終能剋保
 邊陲全怙民境復除大都督行廣州事享年不永春
 秋卅三元象元季正月廿四日終於家皇上動哀能
 言灑淚迺有詔曰故持節都督南荊州諸軍事假鎮
 軍將軍揚烈將軍員外羽林監行南荊州諸軍事南
 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高子金石錄云此碑完
 鴻字澄之識用開敏氣幹英發擁攝蕃翰誠効克宣
 臨難殉軀奄從非命言命遺績有悼于懷宜申追寵
 式光往烈可贈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
 刺史粵元象二年十月十七日遷葬於故鄉司徒公
 之塋千秋易往萬古難留故鐫石泉門以彰永久其
 詞曰
 丹虬降祉姜水載清大人應期命世挺生垂竿起譽
 罷釣流聲經綸宇宙莫之與京允司下蕃公衡上宰
 既顯營上復擢東海四履流芳五城降綵繁柯茂葉
 傳華無改伊宗作輔忠義是依清盡昏霧橫掃塵飛
 日月再朗六合更暈玉帛斯集福祿終符歸仁壽
 無遠積善空施風酸夏草霜結春池岷山墜玉桂樹
 推枝悲哉永慕痛矣離長當作長離山左金石志
 云離長離山左金石志未改正
 大齊鄉老舉孝義雋脩羅之碑
 唯皇肇祚大齊受命引軒轅之高宗紀唐虞之遐統
 應孝義以收物揚人風以布則於是緝熙前緒昭顯
 上世雋敬字脩羅鑽土長安食菜勃海前漢帝臣雋
 不疑公之遺孫九世祖朗遷官於魯遂住涿源幼傾
 乾蔭唯母偏居易色承顏董生未必過其行守信志

忠投杆豈能著其心捨田立寺願在菩提酸味養僧
 纓絡匪怪裕救濟飢寒傾囊等意少行忠孝長在仁
 倫可欽可美莫復是過蓋聞詮賢舉德古今通尚
 秀弊才雖囊自現余等鄉老壹百餘人目贖其事豈
 容嘿焉敬刊石立樓以彰孝義非但樹名今世亦勸
 後生義夫節婦詔令所行其辭曰
 恭恭易色免受承顏孝同曾閔行比丁蘭待如握髮
 接若吐瀆酸味救飢解渴濟寒披幽釋古奉敬如來
 割已施造傾力捨財終終之念其性可哀鑄石壹
 朝千代美哉流芳萬古迹絕當今庶勸將來誰不肅
 心忠孝之外任世浮沈絕筆刊功志畢松林朱陽再
 現相訖南金訪石鏤文永保余心懸宗頌轉放筆留
 音
 皇建元年歲次庚辰十二月戊寅朔廿日丁酉訖功
 碑以乾隆乙卯年九月得于泗水
 縣東五十里韓家瀾天明寺側
 朱岱林墓誌
 北齊朱敬脩

君諱岱林字君山樂陵濕沃人也自辛朝喪歷昌戶
 銜書親以建社賢亦啓國扶封於郝公加茅土方曹
 析壤媿魯稱雄別有由謚立姓因字為氏斯即去邑
 從朱蓋是殊方共致卯金則司空佐命當塗即領軍
 贊業整在晉嗣美表於趙垂名所謂杞梓繼生公侯
 閒起哲人世挺衣冠代襲曾祖霸儒該上素術盡從
 橫魏使持節平州諸軍事安遠將軍平州刺史俗隣
 壇場布以威恩酌酒空陳夜金不受於後誘言及樂
 遊河南值元嘉之末朝多喪亂不獲其賞仍居青州
 之樂陵郡祖法宏下惟耽藝閒靜自得舉秀才釋褐
 南平王府行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禮閣有聲含香
 擅美後遷司徒府諮議參軍事亡贈鴻臚卿父孝祖
 清規勝範地美才高俄而魏高祖孝文帝能罷竟
 騁蒼兕爭先化洽江湘令行天下錄奇異於嚴敷訪
 隱逸於閭闔起家除樂陽縣令轉北海太守流涕孟
 侯歌謠稚子從今勒古並駕分駟君膺茲秀氣稟是

續古文苑 卷十六

九六三

淳和三傑山生金林結鐵棘六里方珠比玉左智右
 賢擬龍齊鳳得嗟蔡子見重侯相聿始十餘身離艱
 苦晨號夕踟柴毀骨立遂使鳩來栖集馬憊蕪草精
 通飛走擦貫幽明魏廣陵王愛善如蒼好書比德俾
 侯南服妙選英佐託以金蘭徵為國常侍辭不獲已
 俛僂從職而侯羸荷盼難交公子介推逃賞終遠晉
 文未踰十旬還以病解後彭城王又以皇枝之貴作
 牧東秦召為主簿久而從命王籍甚有素不苦抑遣
 終遂干木之心乃申安道之志君雅量之地無際可
 尋元昆季弟推之京宦同於得喪等榮榮枯含章韜
 綵藏明晦用兄元旭散騎常侍出除南兖州刺史弟
 叔業通直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高冠映日長戟陵
 風譽滿京華聲馳寓縣縱趙孝之讓禮食曾何足云
 魯恭之就平名詎堪方此魏廷慰卿崔光韶侍中賈
 思伯並聰敏當世器局樹時結四子七賢之交飲醪
 投水之密留連宴慕付寫於期黃門郎徐純與君意
 得言忘處權居要恒思不次之舉還疑志不可奪醜
 言之暇聊申微旨君答云昔人有以術行帝或道質
 王譬之鱗羽本乖飛伏而平生庸短未希簪紱如
 斯之既乞不加己純愛人以禮兼相欽尚從其所好
 不敢繫維普泰之季水德不競蒼雲蓋野紫日生天
 鳥合蟻徒聚三齊之地豎牙鳴角弄十二之險不異
 井中虛言聖出何殊轍安号神人拔本塞源摧蘭
 大桂春秋五十有四遐迹悲喧聞見涕零惟君大度
 不羣峻孤上託宿假道唯仁與義規矩成則物我
 兼忘非夷非惠不石不玉惻隱同於子魚友悌伴於
 伯雅何忽儋此字今金石志以山石折智士遠傾以
 大齊武平二年歲次辛卯二月乙卯朔六日甲申葬
 於百尺里東五里第四子敬脩自惟羅此荼毒眇然
 咳幼離奇以生龍鍾而立窮而匡子溫慙閱鷲嶺山
 難陟過庭無訓攜鋤而感言下集冠之禽攀松弗昭
 寧降成墳之鳥空追士季瞻像載興傷慟日殫觀狀
 益增酸哽磬茲鄙拙式序微猷思與泣俱文兼涕落

似懸河而自瀉居朋之友雖盈量以爭飯處少之徒
從窮崖而莫反爾乃信心檀越積善通人咸施一材
俱投一瓦憑茲眾力事若神功營之不日而成飾以
經時而就尊臺迴閣複殿連房寒暑異形陰陽殊制
雕簷繡栱與危岫而爭高鑿礎鐫基共盤巖而等固
風光出其戶牖雲霧生其棟梁華炫耀於金盤氣芬
芳於玉樹工圖相好湛若金僊匠寫真容凝如滿月
殿起三層之柱虛懸自響之鐘堂開千葉之華蓮捧
飛來之座燈光不滅灌海逾明刹柱俱低承幡自舉
吉祥柔滑之草爛熳依庭送風和氣之香氤氳滿院
斜通洞穴直柱凝泉色似琉璃味同甘露波投鼎鼎
浪瀉陸堂飲腹消疴洗軀愈疾石柱銅梁之狀影如
蓮池桃源菊浦之華香浮奈苑可謂山類者閭寺同
離越似龍宮而出見疑鹿野以飛來竊以前王鑿鼎
惟論體國之功今其刊碑永記菩提之道余任宰屬
城寺居所部文雖寫意書不盡言其詞曰

二儀開廓四氣氤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通賢通聖
明后明君隨機設教觀化垂文樂章既造禮儀方制
定此親疏決茲疑滯披圖辨物屬辭明例唯化一生
不論三世(元)都玉簡紫闕銀經解尸遺骨飲液吞精
乘龍萬紀控鶴千齡終非實相猶是塵情唯有大雄
湛然常住不生不滅無來無去千門妙旨一音演論
度脫眾生涅槃雙樹夢通劉后感應姬王恒星掩耀
滿月澄光寫形東國指聖西方慈悲願海善逝津梁
法顯還晉摩騰入洛花散經臺香流像閣釋教鬱起
桑門盛作露泣珠幡風吟寶鐸真君建德運鍾滅道
淪沒四生毀除三寶我皇啓聖德侔蒼昊妙法更宏
真儀再造陳氏借號王赫斯征勾吳霧捲閩越廓清
因逢智者延謁山庭珠生浮漢玉出荆華峯嶂屹
石洞淵懸芬芳菊浦滴瀝瓊泉盤渦似谷覆嶺疑船
來儀晏坐觸地蕭然妙辨悉檀深窮般若緇素雲會
挹其河瀉或施之材或投之瓦經始不日翻成大厦
更起龍宮還閣鹿野山連紫蓋江抱黃牛西臨月峽

東接昭丘春煦夏曠水殿山樓旌檀圍繞琳碧還周
塵吐芙蓉念龍懸石鏡白毫相好紺髮輝映銀鷲徘徊
錦鱗游泳騰猴心靜怖鷄影定荷嫩哲王命也蕃屏
自天生德孝誠俱秉旦夙非儔聞平詎并出總連密
入調鐘鼎構此伽藍實資力請魔殿囓噬須彌鬱律
條觀劫終俄看燒訖豈如彼岸生死皆出金石不朽
天地可畢鐫勒巖阿永垂懋實

續古文苑卷第十六

續古文苑卷第十七

碑志三

大唐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功碑

昔山奴不滅寶將軍勒燕山之功聞越未清馬伏波
樹銅柱之迹然則振英風於絕域申壯節於異方莫
不騰茂實於千秋播芳猷於千古者乎大唐德合二
儀道高五帝握金鏡以朝万国調玉燭以馭兆民濟
濟衣冠煌煌禮樂車書順軌扶桑之表俱同仁化所
占濛汜之鄉咸暨苑天山而池瀉海內北戶以靜幽
都莫不解辨髮於藁街改左社於夷俗高昌國者乃
是兩漢屯田之壁遺兵之所居魏文泰即其苗裔也
往因晉室多難羣雄競馳中原之主邊隅遂隔開屆
戎狄編號稱王歷至今靡聲教自皇威遠被稽
顛來庭雖沐仁風情懷首鼠杜遠方之職貢阻重譯
之往來肆豺狼之心起蜂蠆之毒黎庶賦殺無
已聖上懲彼蒼生申茲弔伐乃詔使持節光祿大夫
吏部尚書上柱國陳國公侯君集交河道行軍大總
管副總管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開國公薛
萬均副總管左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
行本等爰整三軍襲行天罰但妖氛未殄將軍逞七
縱之威百雉作固英奇申九攻之畧以通川公深謀
開出妙思縱橫命前軍營造攻具乃統沙州刺史
上柱國望都縣開國侯劉德敏右監門中郎將上柱
國淮安縣開國公衡智錫右屯衛中郎將上柱國富
陽縣開國伯屈昉左武侯將軍李海岸前開州刺史
時德衡右監門府長王進威等並率梟雄鼓行而進
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羅漫山北登
黑紺所未盈旬月克成奇功伐木則山林殫盡叱咤
則川谷蕩薄衝梯懸百水釋機檜一發千石雲
飛墨翟之拒無施公輸之妙詎比大總管運籌帷幄
繼以中軍鐵騎巨原野金鼓動天地高旗蔽日長戟
雲自秦漢出師未有如斯之盛也班定遠之通西

域故迹罕存鄭都護之滅車師空聞前史雄圖世著
 彼獨何人乃勒石紀功傳諸不朽其詞曰
 於赫大唐受天明命化齊得一功無與競荒服猶阻
 夷居不定乃拜將軍殄茲梟鏡其六奇思羣雄逞
 力陣開龍騰管管麗星光旗明日色揚旌塞
 表振威西極其峨峨峻嶺眇眇平原塞雲暝結胡風
 晝昏高樹銘功讚德貞觀十四年歲次庚子六月丁卯朔廿五日辛卯立
 瓜州司法參軍河內司馬

碧落觀碑

唐李訓

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艸哀子李訓謹謀銜恤在
 疾實懷靡所永言復德思樹良因敬立大道天
 尊及神侍真像尊若稽古貌觀遂初真宰貞乎得
 一混成表於沖用之又元蹟超言象之域惟恍惟
 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岷山順風勞乎靡索汾陽馭
 辯窅然自喪曠矣哉道之韞也其寄於寥廓之
 場焉至於玉笈宣徽琅函吐秘方壺神闢蒙穀靈遊
 倏忽九陔導飛廉而從敦圉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
 雲氣固亦昭章逸軌肝嚮孤風淳化其賸幽契無爽
 伏以先妃含貞載德克懋瓊履作儀延慶台華
 正位藩閫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乎箴訓故紘紼是
 肅榮盛無違大當叶曜中閨以睦况倚閭分甘之澤
 徙居側昉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凝神道域
 抗志澄源淮館儀儀操嶼鴻寶之靈術楚壇敷教
 暢微言之盛範備兼洞真俗兩該德冠母儀事高
 嬪則豈圖昊天不惠積善無徵咎罰奄鍾茶蓼俄集
 訓等痛纏過隙感切風枝泣血攀號自祈願俾
 祇奉嚴訓慈憐勉備隆倫存視息邁移氣序凡筵
 寂寘瞻望長違創巨徒深寄哀何地所以貪及
 餘漏祈禱宗敬寫真容庶幾終古而土木非可久
 之致銘鑄為誨盜之先肅奉沖規圖輝貞質眸容俶
 脚釋穆儀有煒金真搗耀疑金關之易奔琳華揚
 彩若琳房之可觀覓裳交映來駕其留帝晨飾

續古文苑

翠雲之宅難香童散朱陵之額載彫爰殿式展
 祈以此勝因上資神理伏願栖真碧落飛步黃庭謁
 羣帝於天關攜列仙於雲路融心懸解宅美希夷臣
 羣帝儀鄰以同禱與指乾坤而齊極介茲多祉藩
 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祿獅循骸自勵冀
 申烏鳥之志孔明在鑿匪曰道遐昌言嗚嗚
 閣庶其無拔昔人銜哀固極鉛槧騰聲柔疑
 粉克劭義切張憑之誅至德典思痛深陸機之賦况
 清輝懋範宛若前蹤瞻言景行敢忘刊紀餘魂弱喘
 情不逮文謹託真猷直書心事音儀日遠風烈空傳
 敬卿釋心感慕終天何及規釋文復為訂正數字

唐宋州司法田君墓誌銘

君諱宏敏其先北平人也自虞承帝錄派媽沛之神

宗陳恒制齊遂開國而為姓若乃錫土隆家之美贊
 玉帛於細圖陳規獻策之謀著英猷於寶牒祖由玉
 山齊映瓊華流芳器彙瑋璋質懷杞梓韞劉龍之英
 美躍管驥之高衢彩匣韜輝金章絕韻詞林振穎筆
 海洋瀾秀氣烟高靈規覽見貞風槩俗勁節登襟被
 揚歷而見徵應翹車而聘隨章武郡功曹父恭藍
 田孕質驪穴騰輝志岸沖清器該博物雄材雋狀巨
 孔何以逾高雅度汪深湛黃陂而彌浚名馳荆楚德
 洽重筵隨高陽縣尉君英靈迴秀壯志遐軀雄
 圖蘭風特振貞明絕俗雅道淹通藻駕雕龍聲充振
 鸞清辭雄辨陵鄰子之卿脣逸氣高談鄙蘇張之緩
 頰洞該物務統六陸於周邦備曉公方館四人於鄉
 邑既而莫楹邁孽夢豎延凶寢疾彌留俄傾薤露以
 永淳元年九月十二日歿於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豈
 謂眼豁掩耀悲際影之無留積玉沉輝泣清川之永
 謝以元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窆於任丘縣西南
 五里本鄉禮也其地東連博陵西叩金堤背腴控其
 前平林巨其後嗣子務仙嗣孫神傑神冲承族等樓
 莖我之巨痛陟霧岵而長號拔固極之哀荒抱霜荼
 而永泣恐以炎飛岱嶺庶梓域之長存岸谷遠遷冀

續古文苑 卷十七

松區之尚在其詞曰
 承芳軒胃分裳陳成建邦啓土代襲英聲降生明哲
 雋又馳名高軌運流景命乃傾謀生前之茂績刻嘉
 號於泉局
 大唐懷州河內縣木湖魏夫人祠碑銘并序
 唐路敬淳

蓋聞元圃青宮仙客於焉來往丹丘紫府羽人之所

棲集微祕錄於淮王時逢八老採神奇於魏帝取觀
 雙童子喬控翻翔赤霄之上琴高擾鱗游泳涿波
 之下斯並心符寂養神契窈窕匪塵俗之能羈簪纓
 之所屈者矣茲有鮫容雅質貞規淑態韞真氣於閨
 房挺仙才於閨闈嫵娥採藥奔月朏以含精靈媛投
 壺暉電光而吐耀漢皋游女持珠對南國之賓洛浦
 神妃鳴玉俟東藩之后莫不名芬紫翠道標黃白列
 真非一往往致焉魏夫人者即是晉劇陽侯任城魏
 陽元之女也本傳曰夫人年二十四適南劉幼幼
 彥為修武令善為德政仁風惠著時夫人隨在修武
 之館焉雖魏同舍縣內常齋于別寢季冬之月夜半
 聞空中有鍾鼓笳簫之聲羽旂光耀降夫人之靜室
 舉輦被服非人所聞見有四真人告夫人曰大帝勅
 我來教子以神真之道注子於玉札應為紫虛元君
 上真司命名山之號封南岳夫人後為洛陽山成真
 人因為立祠土俗號阿夫神原夫鎬京疏社公高克
 勤於小物參虛命族畢萬連休於大名丞相之匡翌
 漢庭比蹤蕭郎司空之彌諧晉室方舉裴山積德倣
 鍾餘慶斯在况復彤雲授彩衍豐谷之靈苗白水開
 源導春陵之茂族乘龍合好鳴鳳于飛結大義於絲
 蘿諧佳音於琴瑟劉氏絃歌作吏同墨臨人惟彼外
 持爰資內輔服勤慕組良毗製錦之工肅事瑣紫且
 佐烹鮮之術猶以為六法四行豈離夢幻之場九轉
 三仙方出塵勞之境朱庭翠閣事甚樊籠元履紅顏
 理同泡沫於是撥煩疏躡躡志凝魂潔成道室之階
 列竟師門之宇悠悠永夕紫煙昇而庭院虛漂漂窮

續古文苑 卷十七

陰元霜冽而池館靜乃有仙鍾簇韻如發漢鯨法鼓揚音似棲吳鶴簫聲窈窕仍符弄玉之臺笳奏淒清有異文姬之殿絳紗朱節真衛相趨霞佩雲裾仙儀在列昔安公之治叶冥契於昇龍木羽之鄉應祥期於御馬眷茲感異代同符故能迴驚三清高超八會持法印而含元氣合真符而昇太極金記五千職隸九元之史玉言十萬名彰八素之書足使上元夫人憑其嘉号妙玉女媧其芳聲豈與夫障日至山薦枕席而通宿順風江澳懷環珮而申贈復有躍魚酬惠愛鳥遺災清溪白岸之姑阮氏絃生之儷若斯而已矣夫以王母既集西漢列其霄筵帝子斯臻北渚歌其夕漲是用恢勝宇創祠壇想希夷其若存庶恍忽其無昧建立之始年代莫詳爾其周晉名區覃懷輿壤蘇子攢茅之域寇君剖竹之郊孟津南注控河流於馬頰太行北指啓山路於羊腸川原相屬風煙交會鬱彼仙觀揭焉中立綵之以丹青陳之以藻繪效靈妃之啓齒圖殷女之練色行葺三襲俯瞰川湄茅欄四注却連山阜巨石崔嵬像蓮峯而特秀奔泉滌瀉瀉松澗以飛湍微露觸而流津清飈激而成韻瓊桃仙棗散綠垂紅珠實金條含細佩紫八林芳桂凌冬霰以揚葩五株仙杏負春晞而布葉莫不夾戶蘿生垂簷接蔭可以返魂駐寄忘憂愈疾至若吉日良辰高人勝士黃冠紫綬志貴賤而同歸白屋朱門混榮枯而畢萃敬而不黷誠稟訓於懷柔感而遂通諒虔心於正直於是採蔬東海折菓西山傾玉酒而泛流霞酌金漿而挹甘露神交妙有想白鳳之來儀道契虛無佇黃雀之為使丹梯可躡必超上漢之練馭斯越無生之浪誠洞真之苑園靈寶之區域者焉秋官尚書檢校懷州刺史南陽鄧府君道光天爵慶發地靈躡泰階而高視寔播天而騁力題劍昇朝秉形之寄攸重佩金增秩仰福之任逾隆長史隴西李知人司馬南陽鄧措河內縣令鉅鹿耿仁惠或展驥亨衢化康邦國或割鷄遊刃功茂邑民思

靜力於迴天賦勞生於寂地識明元孔跡寄道樞半判毗藩則晨超飛其鶴嶺一同作宰則元會降其鳧鳥每慮陽軼再旬具虔馨於斯谷陰衢潔朔薦行潦於茲靈縣令仁惠稟氣孝恭祭則神饗天然感物祈必靈歆所請甘霖未迴車而降澤但求膏液迎舉意以零滋彌媿神之厚恩故勒銘而旌德而碧落清窗顯在百城之次椒庭柱門近臨千室之中瞻石梁而靡閣仰瑤臺而何遠夫降仙成宅西岳紀桓譚之賦尋真起詠南溪聞郭璞之詩是以輕率下民仰追前列寄諸貞珉題其頌云

畢筮初占係復其始甯門有相甥膺廟美珠胎孕寶玉仙昭社寔唯靈媛作嬪君子取譬鸞鳳言邊紡鯉早明八素夙悟三呪神爭術凌蓬蓂仙紫書題記白簡開編覽遊芝圃倏見華田輕飛起月高訓垂煙戒遵靈壇載規神宇却倚巖壁前臨瀾浦偃蹇雲棟清冷風戶怪石奇木鳴蟲嘯羽居茲地聖坐同天柱瀆妃去魏弄女辭秦陽臺之下暮雨稱神洛川之側朝霞報真窈窕高蹈寥廓上賓思道業用述微塵大唐垂拱四年正月五日建文館學士路敬淳製勝果院僧從謙書

大唐故朝議郎行澤王府主簿上柱國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銘并序 唐梁朱賓

君諱寺字師曠雍州藍田人也丕承帝緒自雍墟而逮夏陽克勤王家由安定而宅京兆其如葛氏昆季列於三方有類林家昭穆光乎十德至若衣冠禮樂之盛烈廉孝賢良之儀表固以烏奔當代昭彰季葉者乎曾祖遵周秦州清水縣令遽除相用勞逸兼資重泉之磬載昌單父之琴斯洽祖殊隋監門錄事參軍德以潤身學以從政八屯由其式序五枝於是克隆父柱皇朝奉義郎騎都尉識量夷雅風神耿介青田表秀丹穴摘祥進而榮安乎散列退而不野鄰乎秋隘君承積善之餘社挺生人之上姿因心而好孔墨抗跡而齊曾閱縱王佐之奇表揚于王庭屈公

輔之宏量薄遊公府咸亨四年授文林郎班例也日者東風爽候西旅不庭三軍乏坐甲之資七萃興懸磬之數君散陶凝慮指困推誠躬親餽之勞式周儲時之務恕己及物下布人謐憂國忘家上紆帝念永隆二年恩詔授上柱國道光西漢已極武功之尊名冠南荆竟保昭陽之貴既而上儼興慕下代纏哀梁山降白鶴之祥畢陌啓青鳥之兆君悲深考逝義切子來茂績顯於園塋豐功徹乎旒展垂拱元年授朝議郎行澤王府主簿以枚馬之英規偶開平之上邱英風扇乎蘭坂茂躡隆乎桂山東閣由是希聲西園以之藉其豈期攝生謬理與善失常西山何高未接仙童之羽南溟尚遠翻墜化鵬之翼以垂拱四年十月五日終於長安懷德里第春秋卅有一夫人晉昌唐氏名惠兒後魏驍騎將軍本郡守契之七葉孫即故司農寺長樂監敏之第二女也巫山降祉異位攝精挺琬琰以成姿懷冰霰以清慮慕組織維之務早擅女工幽閑婉孌之規夙彰婦德恭謙娣姒宗族所以推先肅事舅姑閨門由其作訓將以鶴驂並駕常接影於仙樓不意龍劍雙沉竟連形於寶匣以垂拱四年九月廿七日終於長壽里第春秋卅有六舉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合葬于終南山柳梓谷口隋信行禪師林側倍大父錄事參軍之舊塋由夙志也惟君器周大雅德備中和敏彈衆藝好兼靈迹年子博之異錄動息會其情虞孝敬之奇記俯仰該其術黃金積金鑰鑰寫真容白玉成田併開精舍夫人亦凝心貝葉屬思曇花幼彰龍女之功長契勝髮之德婉茲嘉偶咸借慶於一乘俾彼好仇並歸神於八正其子景先等以為形資業起業立則形存化以緣生緣亡則化息履霜增感豈若奉於遺音聞雷警慕固可說於真侶式崇寶構虔考勝因寄篆刻於幽岷庶飛芳於奪里其詞曰

霸秦支子始國于梁帝竟景胃必復其唐易代載德繼軌傳芳雅符秦晉信叶潘楊其於惟君子風承家

慶顯允夫人早標門令笙簧其德繡藻其性問望備
 隆容工兼盛其身由業立果乃因成共資有相並證
 無生八正凝想七覺馳情德踰善德名益淨名其積
 善方融輔仁無准始驚炭折俄看新盡悲哉則豹騎
 連翔痛矣則螭軒接軌門庭分蕭索墟落兮凄緊
 哀哀鞠子感遺孤共詳勝地式奉先墓構曾臺於
 翠阜刻貞石於黃墟山山兮塔塔往往兮真徒
 四品孫義陽朱賓撰文五品孫榮陽鄭莊書

大唐故右虞候副率檢校左領軍衛將軍上柱
 國乙速孤府君碑銘并序 唐苗神容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不可以無宰
 俟有道以存之位不可以無寄侯有德以尊之故初
 極剖天張維開萬大君有作俯而乘雲多士聿
 興仰登山而捧日可久可大闡洪業於非常立德立
 功垂大名於不朽存而為一時之傑歿而為百代之
 英爰有異人今可得而聞矣公諱神慶字昭祐其先
 王氏太原人也昔房以天戈耀象六英聞鳳舞之
 祥后弃以星秩興農萬里曆鸞歌之域帝圖克峻王
 道攸歸周德方隆商以光其業齊功可遂敗狄而
 有其勳官族著乎天下統緒傾乎海內五代祖顯後
 魏拜驃騎大將軍偉德挺生稟嵩岱之精魄洪川派
 別洩江海之波瀾倚拔千仞盤紆九野遂賜姓為乙
 連孤氏始為京兆醴泉人焉有命承家代功居寵然
 後以周畿委輅奉春異鍾鼎之門漢殿乘軒田秋匪
 珪璋之操其榮閣故無得而傳之曾祖貴齊右衛
 大將軍儀同三司使持節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
 史周上開府儀同三司肯附大夫隨河州諸軍事河
 州刺史河州總管太子右庶子和仁郡開國公祖安
 齊前鋒都督周右武候右六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使持節長州諸軍事長州刺史隨益州都督襲
 封和仁郡開國公拜前拜後惟昭惟穆咸以忠貞之
 操並資文武之才終始一心雖百君而每合出入三
 代居八命而逾隆父晟皇朝上開府右武候右廿府

續古文苑

左車騎將軍轉驃騎將軍令緒逾崇高門克大岳靈
 鳳德紹賢慈以相趨河目龜文誠公侯而繼出公山
 資海授星傑雷英跨俗騰彩驚時駭駭雖仲連飛鬼
 追日電以長鳴而諸葛臥龍候風雲而戰景俄屬龍
 龍架海後鶴凌江黃神吟而寓縣分素靈歎而區域
 震高祖神堯皇帝開天躍步翼日騰精偃橫流於九
 海蕩洪氛於八極雲雷憤薄興於晉水之涓天地氣
 蘊關於渭川之涘于時邑居幅裂豪俊基分鵠起逢
 時之心寰中既擾鳥止于誰之室寓內攸瞻公乃蓄
 悟井之深幾載驅驪鼻知躍泉之秘蹟言訪龍田獄
 訟歸禹不忘於寤寐歌舞迎周獨斷於襟抱以義寧
 之始乃奉見於涇陽初蒙恩命預參秦府從平京邑
 授通議大夫賜物六十段戎章克峻雖策勳而既重
 國園伊始以門胄而方榮乃取祖長州府君之資任
 右親衛于時雖地開金築剪鴉甸而斯安而池阻玉
 華亂雞津而未靜公於是奉陪八技薄伐三川從討
 王充破青城堡賜物一百段并袍衫牛等加勳大將
 軍武德元年又征薛舉二年復破武周神兵四舉每
 推亡於後服英圖百勝必費勇於先登時宋金剛尚
 憑地險更勞天伐公乃因機有捷燭雲火之高輝應
 變無方列風灰之遠陣平寇之後蒙賜馬及金羣絲
 物百段王充以巨猾窺豐假位號於成周建德以大
 盜因時竊仁義於全趙恃連雞之援以阻危邦託刑
 馬之盟方為與國大宗乃韜龍豹旅繼黃鉞排天
 朱旗斷霧沸洛川而憤角震嵩巖而疊鼓王充以迭
 食為命不移蚤驅之心建德以弱甲相依無咎螳螂
 之衛公乃懷奇請奮受命長駟破王充千金堡并從
 擒建德預軒勝於元符奉堯績於丹浦燕趙俄獲蚌
 為脯而無遺虞號終亡馬服輿而不失加勳柱國賜
 物二百段劉黑闥擁銅馬之餘孽氣蘊圖南阻金鳳
 之長川兵雄趙北公乃從平清漳洛水二因遂俘
 之授上柱國賜并口馬等綵物一百五十段
 粵以超時之効恒當不次之恩滿寵受田殊非異賞

李忠錫馬遂多慙色尋又從破徐員朗復著奇勳既
 而聖情載洽念功勞特蒙賜用表深榮太宗以
 雲入戶未改唐侯之爵白水開錢猶踐蕭王之號
 秦王府妙資左右公以良家首辟令長上仍賜大
 袍既而飛鸞侵長虹竭井雖域中四大正西北之
 傾維而天下一家有東南之反氣太宗乃殄茲方命
 殲厥流言推大義以冀行遂至公而克翦公以九年
 六月四日載靜軒回因而侍衛十旬不出既而汾陽
 脫屣代邛承祧高鳥盡而藏弓歸獸存而去戰公乃
 方從挾策且欣囊矢結墳籍而為畧驅禮義以為翁
 然以七德攸歸五營斯侍方始執鞭之任式隆初賞
 之基以貞觀五年授右衛勳衛長上六年
 七年賜絹一百疋八年授右勳衛校尉公以懷
 才樂道緯武經文學而時習顛沛必於函丈功成不
 居終始存乎退尺每策勳而命賞常後己而先人所
 以幽谷非遷望喬木而韜響澠池徒奮坐大樹而銷
 聲雖薄遊之志每深而厚祿之期終及十年蒙授游
 擊將軍守左領軍長春府別將仍於永豐倉留守
 佳兵七萃左帶皇畿教庾千箱傍臨陝服正壘壁其
 斯重瞻海陵其已陋聿兼其任隆寄存焉十二年以
 璇極西傾王鸞東警皇輿帝早肅龍駕於風雲天動
 神行揚鳳旗於日月董司戎禁載侍忠賢車駕自東
 都還京乃勅公檢校右衛勳上府郎將十七年以震
 宮養德乾心行乃詔曰公官志懷強濟計畧
 沈遠勞効著於戎旅恪勤宣於階闈宜加榮擢周衛
 儲闈可守太子右衛率府勳衛郎將於是青閣振景
 絳地增輝招搖之桂連芳共蒼琅之竹比節同
 十九年馬邑懋職無踰於驂山之義龍顏憑怒有事
 於遼水之陽驚雷輻於碣石洗天兵於海島時高宗
 天皇大帝銅樓毓粹玉裕流溫雖義在懸弓宜扈於
 擒縱而時方主堂實資於監撫乃州留守命公
 等奉儲闈廿年丁驃騎府君憂去職還輟赴巷偏
 悲陟帖絕漿九日已摧唐頌之心茹痛三年每泣高

續古文苑 卷十七

續古文苑

11001

榮之血廿三年詔授太子右衛率府翊衛郎將犀鈞
 在飾鶴登榮抑禮援琴仍奉樂風之韻踰暮改燧
 更承重日之輝既而龍躍在天正銀題於紫極鴻飛
 漸陸振玉羽於霄高宗即位之後授右衛中郎將
 永徽三年除守右驍衛翊衛中郎將張奐坐帷奮雄
 邊之遠畧馬卿建節馳喻蜀之高文才宦雙美括囊
 千載五年詔守太子右虞候副率尋加兼太子右虞
 候副率徐邈授經之彥師表攸存下敦良將之才閑
 邪是屬公之授也斯實兼焉俄屬六麟徐駕御西京
 之霧兩五牛返拂俯東洛之風煙鈞陳既委英賢是
 賴駕幸東都之日檢校左領軍衛將軍尋又駕幸
 衛將軍仍知六閑馬事溫驪籟景獻於雪谷瑞
 生風銜珠耀於井賦無不理帝有嘉焉俄又兼
 太子右衛率惟秩寔茲茲以建功
 茂仲以主門興績瞻言故實英尚斯途公以儔之則
 為優矣方冀有仁必壽有壽必隆而位未極於鈞璜
 問望周之浦齒不延於練玉遽頹觀魯之峯以顯
 慶五年八月廿四日遘疾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第春秋六十有二晁旒興悼哀榮兼極勅書垂慰
 賜贈逾隆詔嗣子行儼等并賜物二百段粵以龍
 朔元年歲次癸亥二月戊午朔十九日異時金石
 之龍朔元年乃龍朔三年非元年也又以通鑑日錄考
 此年朔不可解然此年朔非後人所傳也惟公降辰
 於雍州醴泉縣履中川以從先禮也惟公降辰辰
 緯誕靈川岳德光寶璧舒白氣以成虹才苞利器橫
 紫氛而射斗昔在髫髻即踰常類疑然殊狀如旭日
 之吐青山湛乎深識若明月之含碧海克岐日就至
 性天成教以義方則行之靡失越而有訓則奉以無
 違承顏必當於隱犯知年每形於喜懼不愆于德瞻
 粹無以措其微未嘗有過折挫無以申其罰洎乎歷
 丁艱疾殆不勝喪在驃騎府君之憂公時已班隆貴
 屢將毀滅痛深朝野于時乃有巢鷦乳于倚廬觀聽

續古文苑 卷十七

一〇一四

嗟古今彼絕豈止許收永慕栖鶴翳於虛檐丁密
 窮哀翔危於沼若斯而已矣加以友于成性
 愛為懷共駕無睨屢極鍾與之同衾有慰每追姜
 室之歡兄弟數人公為其長居上斯睦撫下以仁鞞
 鞞增映怡怡可樂其後五門將闢三荆遽燦公乃責
 深自箠悲共氣而無終訓切在原泣分形而有異雖
 同胞竟阻王脩之喻罕遵而推產不干上式之資未
 給公以鼎貴餘業財踰巨萬一無所取咸以讓焉遐
 嗟嗟伏宗姻駭歎公以幼承教義早聞詩禮德思潤
 己學尚專門俄屬有隨蕩覆生人珍喪鄙書劍而事
 干戈奔俎豆而脩軍旅故得藝彈弧矢精極鎗戟
 枝揚葉窮取睽之妙金匱玉堂盡殫戎之術所以革
 車每次大懸斯職慮靡遺策兵無挫銳非以賞而邀
 利寧以功而自伐然則因時命律積稔論兵受而莫
 違當厚惠而居百夫之長推而不有委榮名而辭萬
 戶之侯卓矣高蹤曾連豈唯於蹈海安乎卑位曩積
 遂勞於執戟大雅君子斯之謂焉子國子明經高第
 朝請大夫行綿州司馬行儼寧遠將軍守岐陽府長
 上折衝行均游擊將軍守甘泉府左果毅都尉行方
 等或傳經綜業或良弓嗣美誠在孝而斯勇寔致果
 而為雄仁者安仁心無昧於觀行將門有將理不差
 於必復既而匪莪嬰皓悴相纏哀攀靈索而增慕循
 鑿楹而載感於是乃與昆季聚族興言以為陵谷難
 恃風猷易絕雲臺入畫莫究遺芳天祿藏書方成靈
 簡欲垂不刊之跡必存無媿之詞於是爰勒他山用
 旌斯烈無使波空瀚澗識墮淚於千齡麓徙琅瑯傳
 受辛於萬古其詞曰
 立功立德惟武惟文銘戈著範勒鼎昭勳名懸日月
 氣禦風雲誰其克紹卓矣夫君緒派伊望望隆淮篋
 肇錫官族即榮昌囊袞服有輝旗章靡替明明斯謀
 高門是繼英英亮狀灼灼瑰奇不憚于道無忒其儀
 光含巨闕彩振長離公山比驥呂望非彫運屬時屯
 道來人傑鵬圖鳳舉雲迴風烈濟水秦亡登山趙滅

續古文苑 卷十七

一〇一五

功成百勝遠夷九折已建宏勳俄膺懋寵期門甫陟
 羽林初奉帝庾斯衛備兵載擁密省才高司階位重
 官連四率望越五營聲芳漢將氣表周楨未登台室
 遽掩佳城哀纏國寶痛結人英樹松王哀松周許法
 九泉長送百身何及鶴兆方兼鳥墳永載山秋月思
 野寒風急傳鈞令緒待漏英才蘭期奄隔楸思俄開
 圖芳隧路紀德泉臺九原微烈方古風埃 大唐
 二年歲次庚寅二月戊申朔十九日景寅立朝
 散大夫守著作郎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上柱國濟
 南縣開國男苗神客撰淨普寺釋行滿書此碑下載
 本書之十得八九勝于王氏碑所載多矣
 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 唐武三思
 忠節聞二儀合德中黃承太紫之庭兩曜齊明玉兔儼
 金鳥之象是以九霄高映理垂垂女之精十野傍
 羅鳩水叶娥皇之德亦有西陵美族軒帝之宮
 南土嘉媒入娉夏王之帳其後大任端一即創文基
 大勳勤勞還開武運故知皇三事業咸資坤蘭之
 功帝五風謠必藉陰靈之化無上孝明高皇后農
 仙掌至弘也出自有周蓋唐叔虞之後原夫赤鳥
 流火丹雀銜書爾初開夢梓之祥旋茂蔚桐之業自
 唐郊徙邑晉野裁封即胙土而有家啓禎符而得姓
 周則志為大將承九代之餘資秦則款為上卿居七
 城之重任豈直十至丹轂金華為奔於都畿四代白
 環玉緒蟬聯於海縣子雲博識吐鳳摘詞伯起高材
 銜鱗襲祉誕聖鍾不墜降靈相屬神基與紫嶽爭高
 仙派共黃河俱遠所以山隆鐘鼎堊積衣冠五公
 則異代相傳八子則殊率并開出詳諸國史可畧
 而言曾祖諱定後魏都督歷新與太原二郡太守并
 州刺史晉昌穆侯宏村卓犖峻局深沈丹山有象
 之彩綠堊見遺風之步襄惟按俗風行馭竹之郊露
 冕臨王化偃焚林之草豈直郡侯罷郡深歎難鳴劉龍
 驛官方憂犬吠祖諱紹後魏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兼通直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周開府儀同三司

封儻城郡公鄺燕三州刺史贈使持節大將軍成文扶鄧洮五州諸軍事成州刺史謚曰信聲飛漸陸響遠鳴皋器重南金材橫東箭謀深八陣勇冠三軍既隆投石之勳果踐銜珠之秩加以金龜結紐銅虎分符轉扇揚風停車待雨童兒結要無欺一之期親友論刑自得二而秋之詠父鄭恭王諱達周內史中大夫隨開府儀同三司黃門內史吏部刑部二侍郎尚書左右丞趙都二州刺史工部吏部二尚書上言營東都大監將作大匠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遂寧恭公贈吏部尚書唐贈尚書左僕射垂拱二季封鄭王食邑一萬戶依舊謚曰恭即雍州牧司徒觀德王之季弟也量包江海氣逸煙霄文則呂氏春秋武則孫吳兵法箕裘代襲鏘鏘萬石之君禮樂基身翼翼千金之子鸞迴玉札鴈落瑠璃激水張鱗遙浮渤海搏風理翰直上扶搖累踐崇階頻昇顯秩齋鞋北闕位摠猗猗曳履南宮聲高鸞鷲冠入侍氣應連珠隼旆分班榮榮執玉加以累仁鍾趾積德延祥四履開封寵及九泉之路千乘禮恩尊萬古之前棠棣相輝鶴鳴交映劉家兩驥譽滿寰中荀氏八龍名高海內通門向術冠蓋成陰甲第當衢歌鐘就列伏惟無上孝明高皇后資靈匪刊魄毓粹宮承茂祉於瑤篁降仙儀於金屋聲馳壯歲潛流夢之祥譽表笄垂暗積捫之脫蘭襟散韻蕙問揚魁懿則重於邦家柔儀冠於今昔忠圖孝範授翠竹而凌霜媛德嬪容引青松而冒雪禮枝合秀藻七誠於情田行葉分芳籠九師於性府微猷內湛韶姿外發懸明鏡於積水之閒振清飆於長松之上貞規漢遠亮節秋高翠縷紅纒從來未重龍梭鳳杼本自多輕簡素鄙聲繡之工靜默尚章編之道明詩習禮豈唯秋菊之銘閱史披圖寧止春椒之頌學標而縱開道德之清開業契生知入文章之妙境曾於方寸具寫千言摠遊霧於毫端窮假波於筆杪芝英雲氣入規帳而分輝龍爪魚形映張池而散彩嘗題一簡密記貞心

續古文苑

續古文苑 卷十七

一〇二五

置以緘膝藏之屋巋云當使惡無聞於九族善有布於四方指此立身期之必遂後因修宅匠者得之恭王見而歎曰此隆家之女矣昔者書堂欲壞唯聞絲竹之音劍匣將開空觀蛟龍之氣未有仁心暗徹睿德冥通橫宇宙而無違滿乾坤而自應若乃行該聖義萃極而經親枕席而忘疲候晨昏而靡倦及乎風枝不靜露蓼含哀履厚莖而無追仰曾穹而莫報思欲托三乘之妙果憑五演之元宗永奉嚴親長栖雅志昔隨季喪亂海內沸騰伏轡垂而風塵暗起草龍戰野旗鼓潛張白騎於是爭馳青犢由之競擢蚩尤則餐沙食石項羽則索鐵申鉤赤眉探盆子之等黃巾聚而師之米夫三才合契唯神膺大寶之名六位乘時惟聖運洪鑪之德唐高祖神堯皇帝材雄鵠起業峻龍飛用丹辰而寧生將朱旗而撥亂而綱既紐竟收龍鳳之圖空角威清遂剪豺狼之毒無上孝明高皇帝觀時有作應運而生先知赤伏之言預識黃○之兆功深坐樹績茂披荆負伊鼎而陳謀入張幃而連策龍鈴獨運當赤塗之三千獸節長駟偶皇而之百六息崑山之巨燎並藉中權定滄海之橫流咸資上畧志同魚水契若鹽梅如魏武之得荀攸似漢光之逢鄧禹雖英圖盛烈昭鶴鼎於高門而闡則嬪風關魚軒於中饋高祖神堯皇帝位膺元首任切股肱利涉大川寄隆舟楫式崇勳舊為結潘揚酬功草昧之時賞效雲雷之○高后以孝誠純至雅操虛冲拒縹禮於移而誓閑襟於蘭采六塵不染孤標水上之花四諦方披獨晤○中之匪泊平鳳凰開翬猶堅匪席之心烏鶴成橋果迫如綸之命於是使桂陽公主為婚主禮娉所須並令官給既而三○叶兆百兩邀歡與松蘿而比茂諧琴瑟而流響風閨少女襲蘭蕙而馳芬匪惟仙娥韻珩璫而動步光生綺殿比桃李而增鮮影發春樓視雲霞而掩色八絃欽其雅躡四海挹其鴻徽猶羽翼之宗鸞鳳風雲之隨龍虎者矣廟見斯畢即拜應因夫至從班例也于時帝

圖肇建王業爾基三尸亡秦覺風塵之始定四門關舜識雷雨之將調而無關○之袂望息崩山之禍主上方勤庶政屬想羣黎將貽共理之憂式廣求賢之務無上孝明高皇帝以勳兼竹帛義重金蘭備歷文武昭昇內外三踐八元之位四臨九百之途中臺飛署劍之榮南服摠班條之任高后以業光圖大道叶墳篋欲啓仁明寔具儉助是以量如江海今未發而風移化穆荆衡澤將流而王悅嘑鷹臺下尚隔去思抵鵲巖前始歌來晚俄而高祖晏駕瞻脫旋而無留太祖崩號奉遺弓而積慕沈綿遠軫終無就○之期痼疾遄淹忽切乘○之鸞高后哀深把珠誓切柏舟悲一劍之先沈怨雙桐之半死昔時寶鏡對孤鸞舊○瑤琴悲聞獨鶴銜窻茹痛撫總帳而增號弔影傷魂踐孀閨而凝慕方祈淨業敬托良緣憑慧炬於幽途艤慈舟於覺海於是心持寶偈手寫金言字落實花詞分半區龍藏豈及象負難勝將佛○而長懸共慈燈而不滅及龍旌首次蠶綿遵途永惟憑附之誠願託上榛之側方翼駕栖梓樹近接庭庭鶴舞松枝傍依燧路特以壘上季居膝下愛切掌中理藉劬勞方資顧復宣和論善屢積葭灰○就區將頻移柁火至永徽六季壘上母儀萬因○就區將頻移柁火之基乃遂頽沙之社大帝以西京命賞平原之秩未○東漢崇恩新野之封猶福於是廣流○需大啓黃扉稽石窀之遺塵裂寶符之氣鼻以其季十一區時拜代因夫至食湯沐邑一千戶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魚軒水鷺輕影於龍池暈服霞明下鮮文於鳳掖榮由德被位匪恩昇驟應嘉名徒昭洪澤以顯慶五季十區轉拜榮因夫至尋改封鄴因夫至自家疏槐里門荷綈庭累沐輝輝頻膺茂典南鄰夜靜奏鐘磬於高臺北里晨通列笙竿於廣榭門有躡珠之客家豐饌玉之廚恒處逸而思勞每將昇而必降綠墀青瑣特忿王根火布金地深非梁冀謙馮之美萬因仰而知勸端潔之風九圍欽而取則智周蒙

宇識洞古今思所以匡罔庇至濟時執物嘉謨謹說
 屢發於神襟厚利豐功頻彰於帝念奏便削彙至莫
 能知每以孔光祕言合為愚之道山濤密啓得事爾
 銘之要可久可大置黔首於生成惟幾惟深頓蒼元
 於覆齋至若緣情體物屬事比辭取之以義方先之
 以風化清詞海富縹緲雲繁凡所著述皆成典詞其
 動也方其靜也直其思也若春雨之流津其威也若
 秋霜之應節接上以禮逮下以仁君子感其德小至
 歡其惠而機獨轉靈臺迴燭虛鑒與①匪齊明神理
 共陰陽比與洋洋乎不可得而稱也既而離宮霧闢
 遙橫堊乳之山別館開上戴而眉之宿甘泉避暑
 方陪萬乘之遊景福追涼更扈六龍之駕不謂災纏
 霧露疾積膏肓丹辰凝慈召名醫而接軫紫霄流渥
 下珎藥而相望玉釜徒煎竟之長生之術金丹莫就
 終無駐壽之期咸亨元稔八區二②崩于九成宮之
 山第春秋九十有二壁上以身齊齊極禮闕晨昏懸
 隔九重望長筵而下泣心馳五起瞻厚禱而啣悲大
 帝慮不勝哀秘茲凶問其筵欲對仍流不次之恩紫
 服將臨更下非常之澤仍改封衛國夫至以諭壁上
 之憂懸也后疾將大漸時落高春雅志無昏神情不
 撓影隨燈滅自此長辭魂逐香銷終無暨反以為合
 葬非古禮貴從宜將追凶極之慈願在先塋之側壁
 上奉遵遺旨無忝微音割同穴之芳規就循陔之懿
 躅即以其率庚午閏九酉辛丑朔廿一③辛酉遷座
 於雍州咸陽縣之洪濱原鄭恭王舊塋之左禮也爾
 其郊原坳北林薄阡陌秦壘關河迴接寶雞之野漢
 家墳隴平依金秋之川松檟森沈何率鳥住風煙蕭
 索幾代至亡於是凝恨九而廢朝三④空山露泣痛
 結飛行曠野雲愁悲踴草樹乃下制贈魯國太夫至
 諡曰忠烈仍令司刑太常伯盧承慶攝同文正卿充
 監護大使右肅機皇甫公義等為副賜東園祕器每
 事官供務從優厚仍令西臺侍郎道園公戴至德持
 節弔祭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諸親命婦並赴宅弔

續古文苑 卷十七

10111

哭仍送至渭橋葬事並依王禮給班劍四十五羽葆
 鼓吹儀仗送至墓所往還官為立碑親躬銜禮塋上
 因心轉切錫類方⑤希申莫大之懷冀展飾終之請
 烏墳欲列思增茅土之儀鶴壙將崇願廣山河之誓
 遂得五雲飛彩墜仙液於松塋十⑥迴光被增輝于
 萬里乃下制贈太原郡王妃餘並如故所司備禮冊
 命大帝親御橫門開軒悲哭紫宸哀慟黃屋淒涼而
 奉為之寢光煙雲由其輟色壁上以幽明永隔岷岵
 長辭終無再見之因鎖結千秋之恨奔曦已遠薦霜
 重而無牽逝水難追饋水魚而未⑦又以嚴規早墜
 速上厝於鄉墳慈蔭重傾近陪親於京壙陵塋眇隔
 長懸兩地之悲關塞遙分每切百身之痛遂命大使
 備法物自吳陵迎魂歸於順陵焉遊冠遠降墜鳥遙
 遷方移沛邑之魂更啓橋山之域白雲朝起乍伴龍
 輜明匪宵懸時低懸衛文明元稔壁上臨朝其率九
 匪追尊先妃曰魏王妃食邑一萬戶實封加滿五千
 戶改咸陽園寢曰順義陵大名而啓與壤⑧分古樹
 捎雲近對黑龍之水荒墳映匪傍隣丹鳳之城徽號
 既崇園陵肅廣屬以圖書河洛龜負鳳銜闔方圓
 雲攢霧縹合宮重屋既布政而嚴禮玉輦金輿具巡
 河而拜洛永昌元稔追尊先妃曰忠孝太后既而謳
 歌允集獄訟知歸而垂革命之符聖涌受終之錄⑨
 珪錫禹還逢揖讓之率黑玉歸商即啓休明之運九
 莖仙草依漢殿而抽芳五色祥雲繞軒宮而布彩下
 從至望上應而心乘寶位於通三建瑤圖於得一黃
 琮蒼壁祀堊郊而復廟重簷宗文祖武鴻名肇創光
 鳳闈於幽泉茂禮將加飾鸞圍於長夜而稽元稔
 追尊曰孝明高皇后陵曰順陵復以祥分貝葉瑞演
 龍花金容開十塋之圖玉相告三空之識龍軒黯黯
 俄為兜率之而鳳閣岩岩忽似須彌之座金輪既轉
 玉鏡方懸式詮無上之文齋顯崇親之義長壽二稔
 后位之上又加無上兩字尋又下制改順陵曰望鳳
 臺東京故事西漢遺塵封樹空存追崇未廣豈若宸

續古文苑 卷十七

10111

襟鎮結長懷露序之哀睿念恒纏永積霜旻之慕遙
 瞻鳳野式建嘉名遠望鶉郊長懸美稱且夫功成翼
 贊尚畫雲臺勳擅動庸猶題麟閣況兮倪天茂德貫
 匪殊積谷潛移唯我鶴舞之松不刻盤龍之石壁上
 凝懷萬化長想千齡恐堊軸之西迴懼而關之北轉
 方圖琬琰式降絲綸永嗟仙鶴之歌用因靈龜之上
 微忠攀輝⑩樹沐潤⑪潢榮忝綠車職兼青史奉先
 追遠恒積慕於丹誠相質披文忽承恩於紫詰是用
 恭抽弱思敬述洪猷屑瓦徒勤生金媿妙揮毫奪魄
 陳萬一而寧窮伏紙驚魂辭再三而不獲遂巡拜首
 乃作詞云
 邈矣上古悠哉厥頤而迴紫府堊轉黃輿陰陽蕩蕩
 ⑫匪居諸靈龜負識寶鳳銜書其六位既陳三才乃
 立帝皇鬱起后妃更襲蛟電遙凝虹⑬下入渭涘疏
 派塗山是葦淇明明高后奕奕輝光白環代鬱丹較
 家昌靈基嶽峻曾派河長捫而集祉裕後開祥其爰
 自生育早彰尊貴匪出⑭流青龍紫氣金屋是貯玉
 衣方萃鶯卵非奇雞珠罕異其芝蘭吐葉桃李開花
 黃雲白氣夜匪朝霞賢明自負仁孝無加層霄降藥
 秘篋飛沙琪聰晤而資惠才神與河漢靈匹瀟湘帝
 女筆動鸞迴絃調鶴儻滌想金堊堊心寶聚琪仙容
 婉婉豔質我我⑮妃恥出匪媛羞過椒花入頌柳絮
 繁歌詞峯秀嶽學海馳波琪鮪鯉成詩鳳凰開兆琴
 瑟既合室家斯紹兩鶴齊飛雙龍並繞德行方肅言
 容是昭⑯九圍母則六合嬪風恩流海內化被區中
 銀環曉⑰金珮夜⑱祥開梓闕位冠椒宮琪習禮明
 詩披圖閱史漢朝馬鄧周率任似陰化率宣坤義蘭
 理貫匪騰瑞驚雷送社琪高春忽墜上壽俄蹇金丹
 不熟玉益徒煎黃泉九堊白⑳三而六宮恨積萬因
 哀纏悽一寂寞丘壠淒涼原隰畢堊難追終而靡及
 蓬露晨清秋霜降急伏紙銜悲揮毫灑泣怨璧賢之
 同盡感昏明之速襲紀璧德於豐碑真神猷兮永立

十二長安二季歲次壬寅金匱己巳木朔五〇癸酉金建特進太子賓客兼修國史上柱國梁王忠三思奉勅撰太子左奉裕率檢校安北大都督相王忠巨奉勅書此碑明末地震而什後遭縣令鑿碎用之二三王氏萃編所載祇二百八十字尚存僅十之全錄之以補萃編之闕

續古文苑卷第十七

續古文苑卷第十八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碑志四

大唐朝散大夫行潤州句容縣令岑君德政碑

唐張景毓

蓋聞諸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興則上下安以經啓八紘彌綸萬域者也聲明文物禮樂詩書所以黼藻生靈化成邦國者也至於高居萬乘富有四海為而不宰裁成於孕育之先感而遂通囊括於混元之首雖柔來剛往乾坤之軌躅可尋而步帝馳王雲火之深塵不昧則瞻咨四岳允釐百工大則鶴鼎魚璜錫寵於機衡之地小則緇韜墨綬守位於子男之國其有相門細緒王佐推才負揭仁義周旋禮節排九流而迴出掩三異而孤昇緝詣吐吏綏和風俗堂上堂下驅密賤於後塵星出星入置馬期於散地閒而以肅嚴而不殘馳心於廊廟之前迹于江湖之上者獨在于岑君子君名植字德茂南陽棘陽人也其先出自顓頊氏后稷之後周文王母弟輝剋定殷墟封為岑子今梁國岑亭即其地也因為姓代居南陽之棘陽十三代孫善方隨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迹寓居於荊州焉自軒階垂祉姜洵開宗神岳構其嵯巘靈根肇其枝葉其在佐帝師王封侯尚主十卿五公之貴七珥三組之榮衣冠燭耀於區寓允緒綿聯於載籍亦由秦移趙璧魏得隋珠不常厥地所在稱寶何止梁亭漢室先開佐命之封吳郡荆門晚耳因居之地若斯而已哉高祖善方梁驃騎大將軍周起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長寧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贈侍中諡曰敬當萬機之損益成八座之儀表銀艾圭茅金鏘玉振榮高當代龍豹之託逾深龍茂幽局鴻鸞之寄斯重曾祖之為隋虞部員外侍郎襲爵長寧公霞騫雷邁鳳彩龍光初膺星鳥之榮晚襲山河之寵祖文本皇朝中書令兼太子賓客

文館學士江陵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贈侍中諡曰惠宏材巨量經文緯武高標百尋絕壁千仞丹青神化翊亮天工即隆周之申甫亦皇軒之風力若乃百揆務殷三階事切西朝機要之所北閣神仙之地任摠計謀策高密勿至於五車萬卷百家諸子吐鳳懷蛟凌雲槩日不尚浮綺尤存典裁藻翰之美今古絕倫父景倩周大中大夫行麟臺著作郎兼文館學士館青襟而司禮館草元經而登書閣聲榮之重驛美於當朝燕翼之寄傳徽於後烈君紫泉飛液丹山耀彩孤峯懸日月之輝激溜聚烟雲之氣虛心個儻靈鶴再舉而未窮逸調從橫大鵬六月而方息生而好學幼而知禮孝行無待於傍授仁心得之於自然黃憲之類顏回汝南為貴賀循之擬龔勝江東擅名不學左思十年為賦聊同方朔三冬讀書不出戶庭既馳心於萬里將排雲日亦因基於一匱弱冠以簪纓貴胄調補修文生明經擢策編帷連夕拜之所紫禁近朝聞之地圖書所會館宇生光解褐同州參軍事譽警北曹聲馳南府地靈天祿渾金樓玉之材主吏忝卿孫楚蕭何之德屬軒墜卜遠禹山斯會撫遺劍而空存想遊冠而無及松蘿漢隧竹染湘川雖鏤鼎銘彝將勒生金之字而庇徒蒞事終資倚玉之材課効居多恩腴俯逮特授蒲州司戶參軍事俄以親累左授夔州雲安縣丞賈誼長沙屈原湘水溪連五毒攀鳥路而銜悽峽帶三巴聽猿聲而下淚秩滿丁府君憂去職三年泣血七日絕穀殆不勝喪幾於滅性服闋調補衡州司倉參軍事秦稽負口楚夢含雲東連射的之山西拒沈珠之浦上農攸屬倉廩為禮節之先下位斯安等列處儕流之首尋沐恩旨雪其親累一遇雲雷之施再生花萼之榮既席寵而沿恩亦流根而泊葉君之兄義材望冠時聲名動俗膺奮飛而首出指寥廓而曾驚位纔陟於閒鶯才實兼於綠鵠既而八龍雙驥慈明與劉岱均飛二陸三張仕衡與孟陽齊價豈直家風祖德見稱於中旨掌締司

綸復傳於後葉光輝所燭朝野增榮然則宅火均司象雷分邑莊周著小鮮之誠尹何招美錦之嫌列五等於姬封高十城於漢祿字育之道循良是資權授潤州句容縣令瑤山與壤金陵舊地郊原枕端委之墟江漢擁朝宗之水海潮驚而翔鷺起山氣合而盤龍見物產殷積水陸兼并人多挺劍之雄俗有亡珠之弊君達於時事明於政理教不嚴而自肅化不令而人從吐黎感惠愛之如父母奸邪屏迹畏之若神明戶口滋豐田疇墾闢行太丘之道德息灌壇之風兩國家下武膺運中興纂業氛祲廓除日月開朗君遇見知之主逢時來之運若魚縱壑如鴻順風優制所尊崇班益峻加朝散大夫上柱國紫泥流渥朱紱昇榮列五采之通班連九章之責飾於是貴而思降盈而知損如絲之旨載流亂繩之化愈息先是邑居湫隘里閭榛蕪爰自歷政未遑加緝君乘三餘之隙因四人之暇覽山川之體勢量資物之豐省逐便興功因時改作人無廢業役不浹辰流一切之權道成累代之宏業頃緣稼穡頗■炎亢雲漢之詠徒勤京坻之望斯絕君親加暴露徧請山川率趾庶以具馨香俯壇場而展誠敬濃雲布族膏雨成絲絲入極而俱灑通四溟而廣徧自非仁心所及誠感必通其孰能預於此乎加以道尚朋執情敦謙喜每至星搖劍室月下珠潭菱津迴棹女之喧桃選詠樵童之樂臨萬家之井邑眺千里之風煙良談閒起清文不輟信可謂兼文武公才公望者焉聖上深視九重高居萬寓廼時政分命使司端冕旒而思天下布德澤而周海內博訪英髦探求異術十道飛駟萬域承風江東黜陟使朝散大夫行度支員外郎攝右臺侍御史源乾曜崖岸孤聳風騷秀出千仞罕節百尺無枝地入星臺列珠軒而應翟庭分月樹搖鐵柱而驚鳥冰霜凜白簡之威霞日聚繡衣之色遙同李卻上迴星為之暉俯類張綱先攝權豪之氣以君才地加之聲實每肆揄揚先膺荐舉王生千里佇入於匡佐荀

氏十旬行登於台府顧盼之重郡縣增榮馳表疏於龍閣遽翻飛於鶯路隨却詵而齊舉攀鄧攸而不留黯黯津亭搖搖軒騎壽春遺憤將折轅而共分葉縣歸鳥逐行舟而俱遠由是三吳士庶二江人物來暮之歌方遠去思之戀益深期寂君於一年思段侯之再撫承魏炬家承軒冕代傳儒墨鳴謙自牧處劇若閑以涵牛之巨量貳割雞之小道主簿崔子佺相門卿族玉葉金柯光彩可以射人風神可以凜俗尉李芬張隱朝章佩嘉勛等並公侯復祉琳瑯積譽經史足用刀筆推工豐迴東道之姿多屈南昌之化鄉望等或者年宿望或盛族名家負雲澤之懷寶馳水鄉之俊逸山川舊迹龍蟠武路之閒軒冕餘風東箭南珍之亞並殮和浴道多從食椹之恩老安少懷久沐惟桑之化雖功成帝力上皇之耕鑿已勤而事稟圖經下邑之風猷可紀是用傍遵緜簡俯緝謳謠嚴南襄之故事採西郭之前躡飛丹霄行杆雕金之思相質披文無媿沈碑之浦其詞曰

山岳氣河汾孕為基構百尋源流千丈地靈塊軋天姿矜鸞長寧建侯襟懷洞朗江陵奕載風颯峻上蹟隱鈎深知來藏往斲雕為朴用晦而明文緯天地武定縱橫如周稷禹似漢良平金社開封珠盤載盟逃矣遐緒猗歟克生案碑詞每段六韻唯此明橫平此以俟再補乘彼靈慶光斯燕翼道映時宗言為士則月鏡虛湛雲峯迴植藝蘊縑細材經邦國金玉其行筠篔其德鶴鳴不已鴻飛未息欲麗九成先階一匱比迹庠序聯芳旌旆軒莖卜遠禹山云萃倚玉推才雕金纂懿秦關漢輔吳田締地孫楚赤卿蕭何主吏鴻鐘待扣明鏡不疲詞端筆妙月落雲披時更出處道或推移曾泰盡孝賈誼傷離五湖東指三峽西窺六修齊稟百里均知帝道光亨聖人有作如鸞得吹似魚縱壑越自奮飛載翔廖廓珠江控海金陵負郭夏禹經營農皇甄度星躔牛斗雲連屢閣令長何擇循良在茲駭駕定賤雕鏤馬期政實無擾人稱不

欺韋弦是緇水玉攸資神憂河向獸斷江涓蝗去無限鸞歸有時八使出關二星向蜀乘驄衣繡揚清激濁黜陟攸先推埋是屬上敷帝念下從人欲一聽謳謠載欣風俗行收顧盼坐成珠玉若管知鮑如蕭待王君子既見為龍為光選眾而舉載揄載揚飛日路驛薦雲莊眇眇雲澤顯顯水鄉西北萬里東南一方坐結去思長嗟來暮躑躅輦壤悵遙鷺路何以報恩宸階遠訴何以旌德高碑迴樹潘岳創詞楊修辨句一刊懿迹千齡垂裕 景龍二年歲在戊申二月十五日建朝散大夫行雍州錄事參軍張景毓字燭微撰業行寺主釋翹微書

唐故朝議郎行兗州都督府方與縣令獨孤府君之碑銘 唐劉待價

聞夫軋蓋上關星緯分其纏合坤輿下蟠河岳裂其封域是以觀象體物建百里之庶邦敦俗牧人置千石之多士則有威靈風雨稱明鏡於當時德洽絃歌號元龜於後葉其有繼美宣化教肅刑清作根本於巖廓為喉命於黔庶休明一代映徹九泉歷選徽塵歸獨孤府君矣公諱仁政字仁政河南洛陽人也本姓劉氏導擾龍之巨源長河不竭疏斷蛇之曾岫連岳無窮屬逐鹿於中原乃避時於北漠因山易姓以氣雄邊及魏室之鬱興服袞論道遷周邦而扈從衣錦還鄉吐奕葉而增昌朝盈紫綬聳本枝而逾懋郡接朱轡菌謁紛綸可畧而述高祖永業齊中書舍人南道行臺右丞洛州刺史遷左丞加散騎常侍儀同三司特進行臺左僕射封夏州啓寧縣開國公武安郡開國公廣州德廣郡開國公西平郡開國公瀛州章武郡開國公彭城郡開國公各食邑二千戶賜鼓吹一部絹布各二千疋錢卅万俸口三百餘人馬五十疋轉七兵尚書兼吏部尚書入周拜司徒公行臺尚書令冊臨川王大司寇少右弼謚曰貞佩金章於黃閣綰盤綬於玳筵內助理於萬機外佐平於百揆奇籌獨運戶邑光於六封雅樂相喧鼓吹標於四錫

曾祖子佳周柱國直閣將軍武安郡開國公華州刺史儀同三司隨大將軍淮州刺史應國公拜壇虎將祠黃石以傳書刺郡神君褰赤帷而察俗賞茅土於輿壤以答元功進儀服於太階還尊德祖義恭隨京兆郡富平縣令唐秦王府倉曹參軍事荆王府長史右衛郎將左衛中郎將左監門率溫汾歸婺四州諸軍事婺州刺史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侯雍容朱郎陪文雅之良遊巡警紫微膺爪牙之重任百城宣化得賈父之能名五等開封獲通侯之美稱父士贊唐(宏)文生文德皇后挽郎虞庠之胃必擇士林楚挽之郎寔資門蔭選授霍王府戶曹參軍事密王府兵曹參軍事原州都督府戶曹參軍事轉汴州尉氏縣令遷坊州郿城縣令上騎都尉行丹州司馬襲爵高平縣開國侯幕府端簪聞為善之最樂列曹從務佐激濁以增清叔孝擒奸智窮於耳粟伯騫薦士語重於筭金孫氏襲侯尚食漢開之地謝庭蘊玉還光席上之珍惟公騰秀二儀降精五緯鬢年對日綺歲赤(元)成千里之權奇望雲驥首刷五色之毛羽抱義寶王起家皇朝左勳衛左金吾引駕出警入蹕統式道之朱麾夜傲朝巡司禦戎之金革解褐思州司倉參軍事像水之平法絃之直遊刃盈庭之訟發蒙列局之疑掌十二之人天致菽粟之流行改授宣州溧陽縣丞南服水鄉北斗星分吳越雜錯士吏剽輕公贊銅章以化人持水鏡而照物季俗為之懲革淳風由是興行轉朝議郎上護軍行兗州都督府方與縣令法三異之化振百里之雷敦禮義以教人薄聚斂以富俗女脩織紉不下三齋男務耕耘還登九穀推埋止息將鼓於是稀鳴囹圄空虛簡牘以之無事既而隹延罷職上書願留劉龍去官攀轅而送方同胡紹專城之任克遷遠等宣尼倚戶之吟斯作以景龍二年三月廿九日遺疾卒於河內郡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七士喪衣冠道亡儒墨德音何在恨九言之不追魂氣何之痛百身之無贖惟公抱素懷璞蹈孝履忠藟

續古文苑

續古文苑 卷十八

一〇五九

智成囊含明作鏡敞三白之虛室汎登仙之桂舟酌其流而感淺深庇其宇而志寒暑儒林罕月武庫驚雷六義分落錦之篇八體下崩雲之陣阮公琴酒情盤脩竹之閒尸子登臨神王長松之下清門赴弔無雜号之賓儉室奉終靡一金之產可謂至德君子人之楨幹者也以景雲二年歲次辛亥二月景子朔廿七日壬寅遷窆于洛州河陽西北韓城鄉龍臺里之平原禮也馬啓騰城鳥飛楊墓晚風含怨託松柏以揚聲斜日緘愁向煙雲而沮色嗣子宗業隆堂構孝極天經攀翠柏以長悲奉(元)醪而永慕想(元)成之祖德遂述家風鑿陳寔之貞碑爰題翠瑤庶陵移谷巖竹帛非堅而懿德嘉聲乾坤等固其詞曰
樓瀧疏派斷蛇分族遇亂中原避時北服因山易姓待時于祿其北魏稱帝佐命為臣爰從鳳蹕式返雞津作茅食采華轂朱輪其踵德誕美詔姿令器渾金璞玉霜鶴雲驥論起談天詞成擲地其振翼鳳穴統武兵欄捧戟侍帝綰綬除官霜凝吏道花飛筆端其一同蒞俗五美興化剽劫懲奸唾眩息詐女脩纂續男務耕稼琪攝官稱謝攀轅告歸佇遷喬木奄落斜暉昊天不慈與吾何違相彼青鳥啓茲(元)室編駟發軔丹旒颺日九原不返千秋永畢堪嗟人悲而結情弔鶴思而氤氳薤露泣珠之露松經慘玉之雲爰勒銘於(元)石以作固於清氛(元)劉待價撰
大周故鎮軍大將軍行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州都督上柱國涼國公契苾府君之碑銘
并序 唐婁師德
原夫哲后時乘璧人貞觀必俟風雲之應以光朝列先資棟幹之材式隆王道若乃傑出文武挺生才俊道符忠孝性與清白高視於冠賈之前獨步於韓彭之上聆響名教蟬聯簪組許史焉可儔金張莫能匹四海慕其風範千里仰其談柄玉質金箱探蹟索隱沒而不朽其唯賀蘭都督涼國公之謂哉君諱明字

若水本出武威姑臧人也璧期爰始賜貫神京而香逐芝蘭辛隨薑桂今屬洛州永昌縣以光盛業焉原夫仙窟延祉吞霄昭慶因白鹿而上騰事光圖謀遇奇峰而南遊義隆繚簡邑但於是亡精鮮卑由其襮魄恤(元)於前涼之境茂俗於洪源之壑良史燹焉此可畧而誌也曾祖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遞襲珪璜風傳弓冶共棲梧而比翼與良玉而齊價濯如春柳勁逾霜竹英名振白山雄圖光紫塞祖繼莫賀特勤積代為英傑之先光圖絢史保家為名教之首披今超昔宏材膠葛洪源浩汗映竹史而騰芬綴錦書而擅響父河力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檢校鴻臚卿檢校左羽林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贈輔國大將軍使持節并汾冀嵐四州諸軍事并州大都督諡曰毅公聖積膏腴門標英偉發言會規矩動容成楷則學該流畧文超賈馬威青海而安白道光三部而截九夷揆務棘司為羣寮之宗匠膺榮蘭綺成五戎之淮的而鍾漏斯盡而贈崇班率加千里之榮俄處六條之位哀榮之禮既洽朝野式瞻送終之典更隆播紳翹德公赤野生姿青田矯翰家蓄古賢之操門傳高士之節年甫一歲稷上柱國封漁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八歲起家稱太子左千牛十一稱朝散大夫太子通事舍人裏行十二稱奉輦大夫若夫紫禁青規之所必擇賢而方履玉階金闕之前實高門之攸處所以榮加髻澤及綺紈鳴玉鏘金光前映後乃人物之儀表實衣冠之領袖重以河山險要惟賢是居爪牙任切非親莫委麟德重中樞左武衛大將軍賀蘭州都督自非承家奕葉累代衣纓焉可內奉鉤陳外應刺舉者矣相府在藩為涼州道元帥以公為為左中軍總督侍中姜恪為涼州鎮守大使以公為副然則朝端妙選實侍異能望重材高允膺僉屬後以驚海未清地川尚阻戎車所及尤俟英將從中書令李敬(元)征吐蕃公為百海道經畧使於是南討吐蕃北征突厥累摧兇醜動績居多後狼山及單于餘

黨復相聚結奉制討擊應時平殄前後賢勞不可勝紀改糧左驍衛大將軍襲爵涼國公食邑三千戶賜錦袍寶帶金銀器物雜彩綾錦等數千件糧長男從三品以酌功也仍改爲燕然道鎮守大使檢校九姓及契苾部落公倣裝遠望赤水而前驅勁騎騰空指白蘭而長驚左榮右拂八校於是爭先斬將擐旗三軍以之作氣遂得降絲言以隆爵命自而府而錫珍奇金貝咸紆繒錦交集列鼎而光祖祚分茅以惠子孫策勳居取又種雞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韃山南招降二萬餘帳縱使李牧寧部魏絳和戎推昔揆今當率內二尋獵右豹韜衛大將軍未幾復改糧左豹韜衛將軍并充懷遠軍經畧大使又依舊知燕然道大使公高望重亟膺獎擢得人之譽聞於朝野惟大周革命重懸日月摧種鎮軍大將軍行左鷹揚衛大將軍餘並如故有制曰鎮軍大將軍行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州都督契苾明妻涼國夫人李柔順成姿幽閑植性聿脩婦德每勤於玉道叶贊夫家必存於忠義既竭由衷之請宜覃賜族之恩并及母臨洮縣主並蒙賜姓武氏公侯必復河洛胃賢屬寶運之開基接漢漢而錫派忠貞無替聲逾金氏表裏承恩勲高石窮後種朔方道總管兼涼甘肅瓜沙五州經畧使度玉關而去張掖棄置一生暇弱水而望沙場橫行萬里樞中有策閭外宣威豈直操履冰霜固亦心符筠玉名高一代氣逸九霄者矣既而司寇逝川俄結頽山之恨將軍大樹行聞斷石之嗟悲夫以琴瑟不更已見順璧元車臘^①明字順陵廿三^②邁疾薨於涼州姑臧縣之里第春秋卅有六制曰悼往贈榮經邦之懿典飾終加等列代之徽猷諒以褒德勸能念勞追舊者也故鎮軍大將軍行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州都督上柱國涼國公契苾明理識開舉局量沉雄家著勤誠代彰忠懇早膺朝寵夙紹庭規秩峻銜殊奇隆賜鉞入參巡警恭慎之舉必聞出綏藩落威惠之聲兼濟^③變不留夜舟俄徙未窮遠畧

續古文苑 卷十八

一〇六五

五十五

奄謝昭途奮想嘉庸良深矜歎宜申殊澤式旌幽壤可贈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餘如故賜物三百段便於涼州給付所緣葬一事以上並令官供仍老涼州都督府長史元仁儼監護仍令朝散大夫通事舍人內供奉邊懷秀弔祭既而居諸易遠宅兆攸資金龜泛泉玉雞伺旦粵以大周萬歲通而元垂歲次景申八^④庚午朔十五日^⑤甲申葬於咸陽縣之先塋禮也禮司諡曰公夙承門閥早踐通班茂績昭宣聲望顯著學該流畧藝總兵鈴以孝安親以忠奉國終始如一存歿不逾旌善易名宜準典實按諡法寬樂令終曰靖請諡曰靖公惟公降淳粹而蓄環奇稟精忠而挺才望詔儀淹雅難覓於得失逸調清通不測其涯淡抑揚人傑彫績士林等桃李之無言若朱藍之在性先仁而後己鄙利而尚賢亭亭有千丈之幹其高非易仰汪汪如萬頃之陂其深不可測有碩學焉有令問焉擅非馬之雄辯蓄靈蛇之雅作逸氣上煙霞之表高明振朝野之際五公七侯之盛僅可執鞭曜蟬鳴玉之榮纓堪捧轂如揚彪之承伯起若班固之嗣叔皮加以懸榻翹賢分庭接士衣裘鞞馬朝成夕費兼濟之性光映人物乃構厦之良材映車之名寶者矣夫人唐膠西公孝義之長女也齊輝發彩擢幹瓊枝莊敬率由於天然抑揚女史溫柔稟之於本性光輝內則既而雄劍潛鋒崩城起恨毀瘠逾於大禮攀號洎乎剪髮夷夏足其悲哀搢紳增其慘感屈己而遵女誼飭躬而宣婦道可謂承家稟訓執仁組行者歟長子左豹韜衛大將軍兼賀蘭州都督上柱國涼國公從次子右武威衛將軍上柱國姑臧縣開國子嵩右玉鈐衛將軍上柱國番禾縣開國子崇等並早涉義方夙延庭訓孝心冥并至德純深及候氣纏憂先嘗空術充窮盈感鴻慈增悲棘兒由于絕漿柴毀幾於滅性可謂至德冠幽明窮迷傷骨隨哀號擗踊超前輩雖因極之誠踐霜露而逾感相質之重映今古而垂裕是用傍求翠琬式樹豐

碑家風祖德居然在斯用以光士行用以芳本枝歷千秋兮無斃經百代兮無虧銘曰東井蒼蒼西土茫茫而開分野堊列封疆門多英毅代產忠良偉哉人物紛乎典章其前涼後涼乃祖乃父赫奕冠蓋聯文武金箱玉質光台映輔至德符孝貞心翼主其可汗嗣出抑揚流輩業盛后昆道隆前奮遐迩欽挹夷夏欣戴四海英髦共推貞傑其待勤垂裕搏風振翼孔席申歡嵇松比直智水游泳仁山止息討本尋源斯標岐嶷岷岷公雅節莫之與京既忠且孝王佐人英研精流畧捐良平昭昭餘慶恤^⑥膺榮珥挺生異材齟齬振響未盈小學亟承恩弊門閱易隆墻切難仰學行無數名實逾廣其露冕關河式清邊徽遠宣威德率敷名教肅彼夷落鎮茲襟要人揚德宇窮微盡妙其綏邊寄重尤資望族顯允奇材悠然嗣福外清荒憬內膺榮祿總戎之奇聲連秘牘其說說于際屢警邊城^⑦躍馬^⑧揚旌橫雲列陣背水開營未經千^⑨俄夢兩楹^⑩光驚繡留居諸易促旋悲委珮遽傷埋玉松蔭隴分均青草榮墳兮吐綠式鐫貞琬以光勝躅^⑪先天元年歲次壬子十二月十六日辛亥孤子息特進上柱國涼國公萬立父碑 肅政御史大夫上柱國婁師德製文左肅政御史殷^⑫祚書^⑬今石本損泐據注太

大唐處士胡君墓誌并序

君諱佺字尚真定安人也遠祖曰官遂尼介休夫棧椽是佐錯胡綜之文章清白知名見胡威之父子光光懿烈不替先風簡諫詳讀可畧言矣祖買隋孝廉舉文林郎幼洽詩書長崇禮樂太初玉樹夙擅嘉聲韋氏金籊遽昇高第父端養素不仕情貪野薛志箴衷裳道王仁琴跡存山水君濯濯儀彤汪汪軌度珠胎孕月光彩絕倫蘭若行風幽芳自遠鄉里稱善喻彼少游文籍自娛同夫孟陲遺累嗚呼性煙霄翥軒不介於懷寵辱不驚其慮歲臨辰巳鄭康成於是云亡月犯少微謝慶緒俄而致頌春秋七十卒于私

續古文苑 卷十八

一〇六七

第夫人石氏穠荷比秀美箭齊貞宜其室家和如琴瑟翰林之鳥始雙飛而隻飛龍門之桐俄半生而半死嗣子懷爽懷玉姑岷岷長遠霜露增感粵以開元三年歲次乙卯龍集單闕十月己酉朔廿五日癸酉遷窆於介休縣東廿里平原禮也縣上山俯昭餘澤右懼陵谷而驟易思封樹而永懷乃為銘曰
盤根安定散葉汾壖乃祖乃父光後光前惟君節槩業尚虛元鬼瞰庭宇鳥鳴座筵不逢石髓俄歸玉泉一闕上隴長嗟逝川

唐故葉有道先生神道碑并序唐李邕

昔者誕發老君道純天地生得夫子身負日月且時宰不宗主人勿用矧乎埋照後谷潛盤窮山幽姿蛻於塵容素尚允於仙類豈辟命行矣爵服繫之而已哉公諱國重字雅鎮南陽葉縣人也自少典錫羨高辛纂緒陶唐重熙后稷邁種文王之允乃食於沈尹戍之子載封於葉受氏享國大哉邈乎逮乎祖乾昱克壯其猶永孚於德墜戶習隱塞兌億坤碩膚長材通理博藝雖安車累至而堅卧固辭故慶祚克開眉壽維永矣厥考道興性守宮庭道敷邦國居鬼從地率神從天受錄以恒之飛符以北之扼颺之邪劉臺台之崇有足奇也至於揮札落紙引弓貫革特起五部廣推大餘侯誰嗣哉先生靈承道宗異聞訓誘弱喪文貌幼尚純篤仙骨有象童心不萌專精五龍遍遊羣岳聰以達遠明以察微達死生之占體物氣之變嘗靜貞動耗息影歸止雲外空林巢仙居人絕不鄰道阻且右獨往幽勝永歌隱淪放聞保和習虛致靜据五石之髓擷三芝之英時哉不留歲聿其逝緇髮純漆韶顏渥丹事適元同神與道熾惟寂惟寞不飲不食數十載於茲乃昇聞帝庭駿發皇眷蘭才受命降尊加禮將之以文馬速之以暢轂先生盱眙長揖握手高謝曰自昔帝舜登庸德輝允鑠光武繼統吏道孔嘉且薛方逢萌備外臣之禮虞仲夷逸終處子之業豈垢俗疵物偏貢介性將探道慕類坐

致奇齡使者蓄而之疑申遂行之旨乃周覽廬室躬省倉廩考疇人之疆晦訊家童之作業皆儉以遵約安能維始味不甘口色無養目信以為著誠去偽敢守難奪順風可即強起曷至焉遂虛觀復命慙歎聞列朝廷企其高渴其道聆嘉聲而屬者豈勝言哉有司以天元書缺星度官弛亡五德之運謬四時之分荆鬼越祥不知所況子亥母癸鳥識其原皆乘遠遠尋請益傳受可謂繩誠列而曲直微衡誠懸而輕重立粵惟博物君子豈伊小說誕生嗚呼天不持久人將復歸積年迫於期頤遠志屈於摧落卜兆幽石託墳清林逸人不追國士靡憲泉石沮色鄉縣失聲豈無他人惟子之故允子慧明贈銀青光祿大夫欽州刺史公因替厥絲代增其業啓秘錄之高妙揚元津之洪波道微若聲心麼若氣吹律暖谷運歷知天屢下辟書終不應命孫子景龍觀道士鴻臚卿越國公幼得父書早傳成法實念有訓邁迹自身讀天下之書備方外之術火滌淫祀劍誅羣妖恩開五君名動四國其入也排金鎖謁紫庭為帝傲吏出也法玉京坐元寺作仁宗師故能大匠道門家卿朝右禮食軒座寓直禁廬矣嘗以理氣自強登老益壯雖暮景急節而純孝孔哀是獻封章願拜墳墓有軼帝念載形王言神札以飛傳瑞乃發羣公帳錢列蕃郊迎朝輝有章鄉人皆慶枉以末技揚於孝心惟先志以追遠立豐碑以紀德夫何閒然其詞曰

唐故葉有道先生神道碑并序唐李邕

宗門素履家代隱仙道一相孕薪火交傳黃公術左赤水珠聯道開幽鍵性與真筌一門累祖四世百年抗迹巖谷消聲天地卓尔遐舉藹然高致屬以臭焚珠以明墜人則有心微亦不至保身匪媮全機為利孝孫增業明辟順風志嘗無忝事或不同微賢朝滿舉逸山空曷由高枕克謝代工測微達變盡規納忠皇眷雖渥孝思亦深章服祭祭傳駟駟駟載違廷闈是展墳林紀石追遠昭銘率心孝終事立榮歿籠今遐超古始永憲江南 開元五年歲在丁巳三月

七日括州刺史李邕文并書使州志載此文為法善追碑碑錄
大唐贈欽州刺史葉公神道碑唐李邕
公諱慧明字德昭南陽郡人也其先系自軒后珍于周文聃季食沈子高封葉因為氏矣逮問政孔好龍得真代有聞也昔者惟帝興運乃聖炳靈風雲相從卜夢通感間氣駿發良弼大來有開必先憑物為魚因自然矣則我使君降德府乘道流追縱隱淪叶契幽叟結廬澗沚考盤巖椒同人利貞遁代勿用雅好酒德尤邃老經話言解頤精絕倒誘進不倦虛納盡好事集門長者闔里每至升月惟戶味風林薄植杖嘯谷席皮琴山泰然樂生澹乎忘老方其維性壽邈神僊倘赤松之遊縱黃之術外身先物歸根致柔緣以大均持以大定色理不盪寵辱才驚繩繩焉無熙焉孔德之容罔可測已故師長旌禮邦族與化智者謂智仁者謂仁雖褐塞桑樞紵衣韋帶必避途加敬襄風惕息焉是用克聞於家大育厥允則我越公襲上德延慶靈生而知之學而習之有專門之資得丕承之業纒毗道既冠同元訊遠岳之福庭觀幽尋之方士陳呪雷駭吐刃電光沈海莫瀆蹈治匪藝呵萬鬼擲百神啓陰官之符變冥司之錄追宄往事坐知來茲膏肓無所遁其形霧露不能滋其疾奇跡多緒嘉聲日聞是以大君孔休辟命荐至入自卧內問以咎徵造膝必誠遇事借中時更四紀代且五王順風以請天師敷衽以近皇極緇素莫能出右公卿是惟虛左國家有事天地將旅海岳公嘗致禮加璧能事潔羞傳駟駟駟載途郡邑迎謁者歲四三焉自頃賊醜番檣小人吹蠱敢為戎首與此厲階天步未亨人事將殆公乃極陳幽贊大啟聖猷故卜撰辰並走羣望作為邦翰先主憂殄勳元兇翼扶皇統是嘉厥異式揚爾忠爵賞懋於身寵贈光乎考匪此父也曷訓其子匪此子也曷揚其親松楸已行碑板未立永念終古追存孝思驟請闕廷第如江介遠訪

大唐贈欽州刺史葉公神道碑唐李邕

宗門素履家代隱仙道一相孕薪火交傳黃公術左赤水珠聯道開幽鍵性與真筌一門累祖四世百年抗迹巖谷消聲天地卓尔遐舉藹然高致屬以臭焚珠以明墜人則有心微亦不至保身匪媮全機為利孝孫增業明辟順風志嘗無忝事或不同微賢朝滿舉逸山空曷由高枕克謝代工測微達變盡規納忠皇眷雖渥孝思亦深章服祭祭傳駟駟駟載違廷闈是展墳林紀石追遠昭銘率心孝終事立榮歿籠今遐超古始永憲江南 開元五年歲在丁巳三月

才子狂遠鄙夫趙括論兵多缺舊學班固述史是賴家書顧惟成章實愧貞石其詞曰

真隱夷軌默儂解形俾哉獨立企古遐征殆庶德升觀丹經服鄉不涅光咏無營築卜岑渚上藥待蔡徐嘯風谷緩步月林白雲怡意清泉洗心曷勝不往曷奇不臨迹因神遠情隨地深舉代方籍皇家未載肇懿子載揚令德左慈致物越人辨色司察鬼謀役使神力龍被五君聲聞八極日嘗薄蝕國有多難兇慝扇揚忠烈憤惋亦既先覺克岳幽贊皇哉神武赫然天斷薄言即戎于以戲亂帝念疇庸典開列土豈曜厥身寔贈于父朱藩乃錫紫綬是與存致致榮忠伸孝舉烈烈桐柏緒風與悲表墓有闕紀德無詞哀哀嚴蔭藥藥孝思孰傳終古是建豐碑 贈慧明銀青光祿大夫歙州刺史子道士瀟善授鴻臚卿封越國公 開元五年太歲丁巳鷄尾七月夷刺七日甲辰建江夏李 國子監太學生 故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昭文館學士侍讀上柱

國常山縣開國公贈潤州刺史馬公墓誌銘 公諱懷素字貞規本原扶風其先自伯駟馬服具諸史載暨漢南郡太守融命代大儒公即其後也十一代祖機抗直不撓晉御史中丞扈元帝渡江家南徐州丹徒故今為郡人也代以學聞高祖消博綜墳典仕陳為奉朝請曾祖法雄慷慨倜儻好孫吳不事筆研陳橫堊將軍祖果願學禮經不隕素業即學士樞之從父兄也少為尚書毛喜所知陳本州文學從事父文超果行毓德精意易道及洪範頗曉氣候貞觀中以有事遠浪策名勳府龍朔初黜陟使舉檢校江州尋陽丞棄官從好遂寓居廣陵與學士孟文意魏令謨專為討論具有撰著公即尋陽府君第三子也幼聰穎六歲能誦書一見不忘氣韻和雅鄉黨以為必與此宗十五編誦詩禮騷雅能屬文有史力長史魚承暭特見器異舉孝廉引同載入洛尚書倉部郎河東裴珙之博學深識見名知人音旨儀形海

內籍甚公年甫弱冠便蒙引汲令與子 研草遂博遊史籍無不畢綜以文學優贖對策乙科乃尉郿無何丁太夫人 憂即陳學士 直曾孫女也本自名家貞高博識公在艱疾骨立柴毀殆不勝喪服闋授麟臺正字少監京兆韋方直好學愛士善飛白書以公既及冠禮未嘗立字遂大署飛白云懷素字貞規扶風之學士也封以相遺其為時賢所重如此以忠鯁舉除左鷹揚衛兵曹參軍轉咸陽尉皆則天太后大崇諫職授左拾遺深盡規諷尋改左臺監察御史歷殿中彈劾不避強禦加朝散大夫轉詹尹丞朝論稱屈遷禮部員外郎與范陽盧懷慎隴西李傑俱以清白嚴明分為十道按察以公詞學瞻洽精覈文章轉授考功員外郎修文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與李义同掌黃書踰年檢校吏部侍郎實允僉屬朝廷以刑政所急改授大理少卿關畿竹材除朔州刺史惠實在人入為太子少詹事判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判禮部尋而正除刑部時稱慎恤轉戶部侍郎上以河南蝗旱令公馳驛賑給宣布聖澤所至甘雨使迴拜光祿卿遷左散騎常侍轉秘書監四部并雜頗多殘憲公備加校定廣內充積加兼昭文館學士與右散騎常侍褚无量更日入內侍讀每至宮門恩勅令 小舉上殿自車丞相已來殆將千載始見此禮公疇日自序云慕善嫉惡好學潔己自謂不慙古人無負幽明矣直哉是言不謬厥信以開元六年三月十日遘疾中旨遣御醫賜藥相望道路以開元六年七月廿七日終于河南之毓財里第春秋六十皇上輟朝二日舉哀 次乃下制曰存樹高烈君子所以立身沒垂令名古人所以貽範銀青光祿大夫故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侍讀上柱國常山縣開國公馬懷素越箭令員楚材登用清芬獨映至德可師自服勤典籍納訓惟辰輔朕以徽道彌予以正言允資惠迪實表泉懿而曾不憚留致焉彫落思甘盤之舊學臨宣剛以增歎興言感愴用震悼于厥懷可

贈使持節潤州諸軍事潤州刺史贈物三百廿段米粟三百廿碩喪葬所須並令官給京官六品一人檢校公雖累登臺閣率身儉素俸祿之資賙贖親友及啓手歸全家無貨產唯有書數千卷以為燕翼以其年十月十三日窆於洛陽古城之北原禮也子巽等雖年在童孺禮過成人棘心藥藥感于隣巷敬勒行事以旌泉戶銘曰 益佐理水功施生人羨于馬服守趙却秦東京咸賚南郡儒珍德先惟永奔奔振振其朝請風素橫楚矛戟從事顛禮尋陽洞易公自名家伏膺經籍鼓鐘外遠純涂許未內積其用材南楚待問東堂持斧作憲含香拜郎再飛禁掖七踐文昌國傳茅土巷擁旗常其井春紛綸桓榮稽古行儒師逸高跡誰伍公實踵之堂奧斯觀匪徒外潤爰歸內補惟昔殷后學于甘盤一期千載遇君則難充堂何那其臭如蘭懿哉夫子斯言不刊琪仁謂必壽神期式穀生寄雖浮夜趨何速寵極韓賜恩深衛哭徒望邢山豈忘喬木堪嶧嶧祖歲寂歷空岑白日無影寒雲半陰燕城表滅漢水碑沈貞臣之墓樵牧誰侵堪

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而又操入室之戈
 矛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瓌范升憲
 章文議何進廷於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為侍中緣
 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接
 以師禮比南山之園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于君門
 稱通德漢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
 送迎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
 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建安
 元年自徐州還道過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
 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
 賓客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
 容溫偉客多豪雋並有才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
 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辨答咸出問表皆得
 所未聞莫不嗟服將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
 故太山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公笑曰仲尼之
 門考以三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慚色門人相
 與撰公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
 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
 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
 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莊周禮難凡百餘萬
 言經傳洽熟稱為純儒其所撰著今並通習是知書
 有萬卷公覽八千也齊魯開宗之公後嘗疾篤自慮
 以書戒其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為父母羣弟所容去
 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充豫之域大儒
 得意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
 術之奧年過三十乃歸鄉假田播殖以娛翰空後舉
 方正賢良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徵比牒併
 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
 敘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
 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固從而黃巾為
 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
 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
 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

續古文苑

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
 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榮榮一夫曾無同生相
 依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
 譽成于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
 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絃冕之緒亦有
 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羞凡某所
 憤憤者徒以吾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弊不
 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後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
 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
 二者尚可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又年春
 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
 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年七十有四以其
 年六月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綴經赴
 會千餘人迺葬於高密縣城北一十五里礪阜山
 之原嗚呼哀哉有子益恩孔融在北乘舉為孝廉及
 融為黃巾所圍遂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公以其手文
 侶己名曰小同精通六經鄉人尊之時為侍中嘗詣
 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曰卿見
 吾密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致
 鶴而卒悲夫自夫子沒後大道方卷公之網羅遺典
 探蹟今猶特立鬱然時季途屯志不苟變全身遠害
 猗歟美歟及范曄作論有曰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
 經訓長於公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受生
 徒專以鄭氏家注云晉中興戴逵字安道以鷄卵汁
 澆白瓦屑為公作碑手自書寫文語亦妙絕
 年代古而碑闕亡德音賈而詩書在承節以萬歲通
 天元年奉勅於河南道訪察觀風省俗激濁揚清行
 至州界見高密父老云鄭先生漢代鴻儒見無碑記
 不以庸妄遂託為文往以會府務殷無暇景歲序
 遷賢執筆無由今者罷職含香忝居分竹屬以閑隙
 乃加修撰者舊者惟聞其名後生者不觀其事今故
 尋源討本握槩懷鉛兼疏本傳之文並序前言之目
 發九泉之冥昧播千載之芳華不為雕飾

續古文苑 卷十八

一〇九一

文先成訖石又精磨碑未建而承節卒正議大夫使
 持節密州軍州事刺史上柱國鄭杳以開元十三年
 秋八月巡茲屬縣敬謁先宗欽承墳墓之間籌度碑
 石之側公心至清不欲費公性至靜不欲勞煩迺
 命參軍劉肅校理舊文規模新勒未聞肅又罷職仍
 令終事冬閏十二月公伺其歲隙因遣巡團便令建
 立惠而不費允協人神承節銘曰
 煥乎人文圖籍典墳煩亂事翦定自孔君中途湮沒
 秦帝俱焚漢興儒教鄭氏超羣膏腴美地簪紱宏規
 嗇夫罷署京兆尋師中候乾象左氏韓詩雖稱積學
 殆若生知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窮奧祕
 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好學慕道
 深思遠慮來往周秦經過兗豫侍中不仕司農罷署
 盧植東過馬融西去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躬違三辟
 門傳五更周官東部漢隴西京白玉遍地黃金滿籬
 占卜潛橋行途過沛陶謙師友孔融高蓋山啓巖扉
 草生書帶七十歸老三年赴會經傳洽熟齊魯攸宗
 爵祿不受贊論為功禮樂今去吾道皆東類于標德
 比皓稱公閣尹擅貴禁錮連年乃逢宥罪方從舉賢
 南城避難東萊假田誕膺五百終覽八千今年在辰
 來年在巳嗚呼不慙于嗟到此勞我以生息我以死
 道該八索神交千祀離水之曲礪阜之陽通德為里
 鄭公為鄉雲愁廟古月暗墳荒舊碑先沒新石再彰
 詞愧黃絹心淒白楊明於不朽終古騰芳 鄉貢
 進士 安中書丹徵事郎前行密州高密縣主簿
 兼管勾常平倉事 齋篆額 大金永安五年
 歲次庚申三月一日勒成

君何讓焉君姓龐氏名履温字若水南安人也其先齊逢伯陵之裔曾祖卿憚元勳佐命功臣第壹等左武候大將軍封國公食實封四百戶贈幽平燕易馮檀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肅歷數雖改雲雷尚屯披荆棘者馮吳佐元功者蕭鄧將盟帶礪畫象雲臺圖兼衛霍案此錯之容仕遂漢光之願曙庸賞懋食邑論封祖同福并州大都督府司馬饒州刺史左衛將軍安北都護外揆望殷銜銜寄重匪親不擇非賢勿居早蓋南臨尋振喬卿之譽紅旌卷式標鄭吉之能考承訓通事舍人鄭州司馬贊善大夫率更令將作少監辭令抑揚綸鳳述旨題輿叶詠展驥治中洪洞方樟允供於邦造激揚少乘贊於搖山君純德天資大材靈降龍章龍彩凝脂點漆出忠入孝遊藝依仁荒蕪四壁寥廓千丈代陪豐沛親預葭葦翼麟翰之風雲之會漢表有外戚恩澤周詩有申伯渭陽起家補昭文生從勳閔也長安二年明經擢第擢宣州參軍尋授莫州司功參軍事秩滿丁二親憂痛痒坐枝哀酸鄰社往而不返杖而後行縷禫一年甫從常調開元十九年春會府遂拜公為此縣令魯子阜之為政禮變鄙人漢原涉之舉能威行谷口庶矣富矣又何加焉導之齊之非君其可君有善政者七風電咸下於屬城樹稼獨滋於元氏其政一也頃以陽光斲元陰液乖旬苗慮騰興人或狼顧公罄莫珪幣稽顙壇場俄而雲四周膏雨百里其政二也闢土苗畬用丁分地勸東作而播稼課西成之銜斂躬臨樹藝親載酒膠故使夏農服田秋得其實其政三也詢知疾苦所患虛丁撫狀上陳應時申削籍無稅人獲息肩其政四也修職奉符不為進越下有鬱滯必掣肘諭言每課田租時臨調賦寬為約曾無再輸其政五也此地俗多慎伎踰躡彈絃素曰難持案金石萃編云當是治高宗講更承寬弛公整其銜策適其權豪輒去害羣悛心敏跡其政六也先縣館宅湫漏與百姓雜居公薄責人備先

續古文苑卷第十八

抽己俸雖與慮始而可以樂成其政七也是以廉平稱職西河知魯衛之風清儉當官南土變夷齊之俗可大可久是謂賢人之德惟幾惟深以成天下之務公儀如繪畫神若轉規聲以聞於震雷用無待於周月惠如春露吏人不能窺喜愠之容結若冬冰貨殖不能動首陽之行蓄霜鍾於絳府有感必通淒月鏡於元臺觸形皆照邑老謝虔祐等並鄉庭積善掾吏安排行義以達其道隱居以求其志相與族談城府錯立康莊襄德匪舒宣風技履或叫帝關而抒美或邀使駕而論功眾志誠如寒附火於是圖徽翠琤託懿金聲其詞曰

清風汎濫兮其來溥茂宰馳能兮超卓魯雞犬相聞兮人安堵一同仰之兮如父母聽謳謠兮詢疾苦踰屬城兮光趙部趙遺風兮多慎伎君子為之屏姦偽化澆浮兮勗以義邑今市無二政勝殘兮仍博施如水火兮時不置刻石鐫金兮遂傳懿直為循良兮守名器開元二十四年歲在困敦律中夾鍾八日建前鹿泉縣令邵混之墓蔡有鄰書

續古文苑卷第十八

續古文苑卷第十九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碑志五

右拾遺陳公旌德碑

唐趙儋

大唐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鮮于公為故右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公諱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其先居於潁川五世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隱於郡武東山子孫因家焉生高祖湯湯為郡主簿湯生曾祖通通早卒生祖辯為郡豪傑辯生元敬瑰偉生儋弱冠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飢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而不求報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未殆十八年元圖大象無不達嘗學術擬張平子風鑿比郭林宗公即文林元子也英年過人彊學冠世詩可以誦筆可以削人罕雙全我能兼有年二十四文明元年進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於乾陵公乃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而壯之召見金華殿因言伯王大畧君臣明道拜麟臺正字由是海內詞人靡然向風乃謂司馬相如揚子雲復起於岷峨之間矣秩滿補右衛曹每上疏言政事詞旨切直因而解罷稍遷右拾遺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屬之途及公參謀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懼公乃進諫感激忠義料敵決策請分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奮不顧身上報於建安建安懷禮謝絕之但著以軍曹掌記而已公知不合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而流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後起柴毀滅性天下之人莫不傷歎年四十有二葬於射洪獨坐山有詩十首入正聲集十卷著於代友人黃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為之序以為文章道喪五百年得陳君焉由

續古文苑卷第十九

是大中之詞賦貴天下矣有子二人並進士及第長
曰光官至膳部郎中商州刺史仲曰斐歷河東藍田
長安三尉卒官光有二子其長曰易甫監察御史次
曰簡甫殿中侍御史斐生三子長曰靈甫次曰兢甫
衆甫皆守緒業有名於代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
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自受分關之征也初年謀始
立法二年人富知教三年魯變於道乃謂幕賓曰陳
文林散粟萬斛以賑鄉人得非司城子罕貸而不書
乎拾遺之文四海之內家藏一本得非臧文仲立歿
而不朽乎於戲陳君道可以濟天下而命不通於天
下才可以致堯舜而運不合於堯舜悲夫昔孔文舉
爲鄭元署通德門蔡伯喈爲陳寔立太丘頌異代思
賢之意也況陳君顏閔之行管樂之材而守牧之臣
久闕旌表何哉爰命末學第敘豐碑表厥後來是則
是效其頌曰

有媯之後封於陳國根深苗長世載明德文林大器
質匪雕刻學術鉤深風鑿語極代公耿光喬藻識
施不求報退身自默岷峨降靈拾遺挺生氣總三象
秀發五行才同入室學匪獵精明明天后羣龍効庭
矯矯長離軒飛梁益封章屢抗矢陳刑辟匪君伊順
惟鱗是逆九德未行三命惟錫帝命建安遠征不伏
咨公幕畫騁此驥足惟王玩兵懷諫遠上忠言不納
前軍欲覆遂登薊樓冀寫我憂太運茫茫天地悠悠
沙麓氣衝大陰光流義士養薇人誰造周唯命道不
可謂遂放言於感遇亦既公之詠表辭右省來歸溫
清如何風樹不寧不令廬墓之側柴毀滅性管輅之
才管輅之命惟國不幸非君之病我鮮于公中肅恭
懿光明不融爲君頌德穆如清風日月運安江漢流
東不閉其文永昭文雄 唐大歷六年歲次辛亥
十月癸丑朔日建前監察御史趙僖撰

續古文苑

郡王曰秀實追琢貞石光昭先考展孝思旌休烈也
夫流瀆者其源長德充者其後大更八姓而丕膺五
福府君其人焉君諱行琛字行琛宗周柱史垂其裔
前漢都尉昌其業太尉之威懷戎落驃騎之光啓冀
方四燕兩魏高位碩德扶疎於史牒者向二百人以
至高門平原忠武王孝先弼亮北齊奄荒東夏恢武
經而抗衡西帝授文教而師尹南宮曾門德瀆初罹
否運播遷隴坻度地肯堂鬱爲望姓在周辟奉朝請
入隋直文林館靖恭厥位獲沒先朝大父操握機未
發早齡卽世考達從調夏官藝極龍豹致果爲毅職
統熊羆皆保家之良主府君生知六行之美學究五
經之奧既齒鄉賦高標甲科簡脩獨耀於錦衣從事
仍屈於黃綬學有著作位我實當之郡有子弟我實誨
之自隴及岐鼎新儒行雖東里子產西蜀文翁誠存
物應蓋未之比厥有成績聞於家邦厥名位而知止
賁丘園而用晦我國家雖右斷匈奴之臂時脩大刑
於絕漠之表旁求百夫之持永清萬里之外府君顧
謂子張掖王曰爾居能服勤性成惟孝出可承命遊
且有方虎穴不探龜組何獲爾之元昆介弟可以供
指使我之先人遺業可以終餘齒忠不擇事安實敗
名因剛慈以激昂俾宣力以勤遠君子謂府君知愛
子之道矣王投筆占募馳驛徂征坐籌必勝之畧動
獲前禽之利洎王官登通貴佐律副軍銀章已縮玉
關未入府君溫其在邑樂且有儀九流百氏經耳輒
誦四憂十義因心必達然猶深居自珍與物爲春希
言中倫知機其神內葆光以恬真外行簡以依仁子
獲奉親之祿欲養而不待身寄有涯之生遷化而無
愆天賢九載夏之季序邁疾于汧陽御史里之第乙
酉奄歸無物其季於斯七十五稔夫人樂平狄氏吳
山縣丞哲第六之女心婉志柔靜專動直承筐而繁
衍其實主奠而敬恭無忒下壽初登先時永逝門子
祥穎仲子秀成季子同穎等柴立長號稽謀宅兆明
年春孟序辛亥遷皇祖及諸父之無後者偕葬於隴

續古文苑 卷十九

山東麓柏谷掌次列三墳周施一域送終之禮備矣
屬歲旅天朔塵驚薊門徵會沙場之古珍穢鐵額之
醜王飛郵及國擗地崩心夷凶難遂於情禮哭墓復
隨於軍正既清海裔又枚回中一莅疲人存彰丕績
廣德二年秋九月乙未詔追贈府君祕書省著作郎
夫人太原縣太君恩深歿後之寵慶表生前之訓上
又以王翊亮三節綏御七戎致位崇獨坐之班成軍
雪多壘之恥大歷十年夏五月詔加贈府君梓州刺
史夫人太原郡太夫人十一年冬舊使尚書左僕射
扶風郡王馬璘遵疾留表王請貞師律詔仍遣御
史大夫既操二重之權克施五利之策平涼安定曲
荷其亭育先零罕開遙服其威信四封無讎三務有
成十三年五月命朝丹禁面疆戎索帝曰朕翁孫也
俾寫真麟閣稟稜而遣焉及季夏壬寅又贈府君揚
州大都督夫人忻國太夫人榮親揚名二美兼著傳
曰子之能任父教之忠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見
於府君矣雖封植無改而銘頌未刊過聽謬採于芻
蕘脩詞愧陳于質要銘曰
於穆端士神所勞矣貞惠資身義方訓子育德無倦
徇名知止宜其後昆式是繁祉繁祉伊何後昆則然
西服戎胡東定幽燕殊勳克著湛恩上延贈光三錫
慶洽重泉熊軾增寵牛崗啓繇北控汧源西馮隴岫
列塋如始紀石增舊淑德清規終天永茂 大歷
十四年閏五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建朝請即檢校
尚書刑部員外郎兼鳳翔少尹侍御史賜緋魚袋張
增書朝議郎行鳳翔府天興縣尉李同系篆額
故莫州長豐縣令李君墓誌銘
唐貞元三祀五月故長豐宰李君卒於幽州潞縣
嗚呼逝水古今悲夫公隴西人也世襲軒裳地清才
幹曾祖知禮宣州司功參軍祖懷璧汴州陳留縣丞
考許州陽陵縣令公洒然深心抱義育德士林咸
器重之乃昌言薦於元戎遂徵辟爲潞縣丞佐理高
標令名遠著後墨綬長豐化百里之風樂四人之業

俄改任莫州司法參軍蘇息萌諱鈴鍵姦請凡登仕
踐位時議茂宰良掾也每處其厚不居其華果行溫
良發言砥厲豈期餘慶罔祐而禍今有階故鵬鳥作
孽二豎為崇沉疾於故林私第即代之日春秋六十
有三無嗣夫人元氏書哭靈帳恨無三從傷肝腸之
瘵憤痛終身之悻獨長女適河東柳氏名峴試太常
寺奉禮郎感深仁之厚恩盡半子之禮節力窆棺櫬
手植松楸扶塗車封馬鬣粵三年建子月葬於縣之
南三里路水之右託一片之琬琰紀平生之微獻俾
山壑之變風烈有遺而為銘曰

唐吳郡張常消紀孝行銘

唐吳郡張常消紀孝行銘

君名常消字巨川句曲人也其先奕世載德賜姓受
氏詳乎家牒炳乎國史矣在昔宣王時則有若張仲
孝友周人美之列於風雅在悼公時則有若張老恢
晉國之圖拯魏氏之急魯史嘉之編於載冊高祖伯
卿曾祖克紹並怡情墳典抗志不仕祖處靜皇湖州
烏程縣令考璋皇建州司戶君即建州之第四子也
幼而聰明長而岐嶷窮百行之源事父母以孝稟五
常之性奉親族以和及父母既歿居憂泣血柴毀骨
立躬自建塚高數尋手植奇樹盈千餘本然志戀墳
塋終身洒掃雖喪紀踰制而靡釋衰絰乃葺結庵居
於墓側鄉黨稱其孝郡邑嘉其行錄表上聞優詔允
答復其徭役旌其倚廬三紀於茲猶一日居嘗疾
困殆不勝喪勺飲不入口者累日矣其兄常泳勸令
飲食堅執不從兄謂之曰有疾飲酒食肉在禮自有
明文蓋無以死傷生也今汝異居幽荒之際而即安
於疾殆至滅性又焉得為孝乎乃曰吾負終身之憂
匪惟一日之戚且吾有兄不患死之將至兄有子不
患祀之將乏身既不賴其生口豈復食其味乎君子
曰甚哉張氏兄弟孝友之至也非令弟無以知兄之

賢非仁兄無以成弟之美所及其遠哉上以彰聖朝
孝禮之至中以表牧宰教化之極下以明張君錫類
之永此一行也而三善成焉乎雖庸愚備知盛美竊
以寵錫之命雖行於門閭紀述之詞曾未標於篆
刻敢直書其事識之貞石焉銘曰

天錫嘉命保佑我唐篤生張君令名是揚令名伊何
純孝克彰終身在戚執親之喪獨居幽荒廬墓之側
喪制既踰哀情罔極衰經弗離甘旨靡食疾苦嬰身
志行不忒節彼高墳巍然如崗草木呈瑞鸞鶴表祥
孝感之至達於聖皇詔命旌美殊其并疆勒名紀行
於門之旁千秋萬祀斯風不忘

夫人姓周氏其先汝南人也爰自炎漢達於有唐
歷衣冠其來尚矣曾王父府君珪皇承務郎勅授
州三河縣令王大父府君歸皇宣德郎試左贊善大
夫賞緋魚袋兼上柱國王父君彥皇彭城郡高望府
折衝賞緋魚袋兼上柱國皆業崇儒行世繼簪組間
次門慶逾長夫人則折衝府君之長女幼年貞柔至
性純孝凜乎正氣賢行自天雅量絕儔風見難並適
佐君子令淑尤彰雍睦承家母儀增書是以儉恭聞
惠和不以鉛粉益容但以禮節資德時貞元辛巳歲
寢疾於莫亭集賢里之私第伏枕逾月醫無所為以
其年五月十三日奄從於化享年四十八嗚呼天命
數盡生也有涯哀哉哲人何不為壽瑤琴絕聽寶鏡
休窺珍玩滿室莫之能守親戚彌切痛無借老之期
岐路感傷嗟有懷仁之德以其年冬十一月八日上
兆於鄭城東南二十五里世業平原之禮也

周氏墓誌銘

唐王紳

府君諱玉字廷玉本滎陽人也其先因官得地曾祖
亮皇莫州司馬祖備涇州四門府折衝王父泰遊擊
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試太常卿咸以文武兼才應
當時之選府君鄉舉孝廉弱冠從事有救世之才軍
府推稱以政狀聞於本道時表奏授宣義郎試恒王
府司馬權充本州孔目判官吏不敢欺人樂其業時
歲儉人飢多盜世亂思理須得其人遂屈充唐興軍
左虞候以屏盜賊擒奸摘伏撫弱過強并邑肅然論
功授秩累有拜遷官至鴻臚卿職竟都虞候自主
局向三十年間里懷其仁鄉黨服其義犬不夜吠衣
錦畫行水鏡居心不假灰猶以辨偽臨事明斷有同
跪鼠以懲慙眾稱才用無窮又拜牙門將內外瞻矚
文武繩準洎貞元十七年旌麾撫臨錄侯掩之錫重
始終之節賞衣一襲錫馬一匹以其州在關外賴之
襟帶委以守禦無遷易也鄉人改觀閭里拭目昂昂
乎固一時之傑也豈期二豎為災奪人之願以貞元
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寢疾終於鄭亭春秋六十有
八邑悲巷哭春不相杵夫人河閒邢氏以貞元二年
三月四日先府君捐世享年四十有八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太子詹事殿中侍御史讓之孫平昌縣令瑤
之女適配君子義不失於三從奉事舅姑禮乃全於
四德為六親軌範作三族楷模得女適人而宜室生
男至孝以承家皆夫人餘慶之所鍾府君義方之所
教也嗣子惟興等痛乎松楸未樹歲月滿臻先遠有
期不敢違上奉以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十一月戊

君墓誌銘

郡城東南今漳水湄歲往月來今無盡期明明寒月
今對孤壙蕭蕭白楊兮悲風吹

寅朔十三日庚寅於州城南二十五里顧義鄉三方之原禮也是日也素車隨縵白馬臨棺雲慘寒天風悲野樹恐陵谷變遷銘以誌之辭曰

平原四顧兮塚壘壘左枕故園兮右潯水嗚呼鄭君兮來宅此白楊蕭蕭兮莫風起何嗟原夜兮

清河張府君墓誌銘

唐柳宗元

貞元二十年六月一日清河張公諱曾寢疾即世於其亭嘉深里之私第享年七十六自屬續至於移窆朋從親暱州里士君子無不慟但嗚呼仁賢之云亡也哉惟公受姓黃而分歷代茂盛源流益別公即清河之緒曾祖皇太子諱崇祖皇中府折衝諱操父皇太子內直郎諱公即內直郎嗣也早歲有節克壯心拳拳禮容執無倦遠夫弱冠遵道秉義汪汪然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友挺出常度機畧內蘊時薊州刺史御史中丞榮公公才最以從事情以道契三揖而進受靜塞軍營田判官恭儉蒞職勲績明著甄錄奏聞受遊擊將軍守右領軍衛幽州開福府折衝都尉員外置同正員賜騎都尉公疎勢賊詭心不苟合恬淡為願年之用視簪組為伐性之具遂辭名晦跡高卧雲物因家於三河邑背郭而東得林巒之勝致也暨乎年逾不惑以長子瓊佐鄭亭侯嘉聲洋洋多歷年數由是閱實觀政巾車以來郡邑清暢禮容大備釋我願斯不返駕每道入貞士談真空微妙之性探原迷頓之旨浩浩方寸洞豁塵境不其致歟嗟乎大道無涯天命有定雖聖明不能越常運而起物外哉公以疾起無妄情不嗜藥黜居易悔咎莫有星歲幾同大漸長往嗚呼天富其道而闕於壽謂之何哉夫人北平田氏而得禮有子二人瓊等卜附先塋龜茲告吉以其年十一月一日窆於任上東北長丘鄉原禮也二嗣號擗痛深泣血哀告以先遠有期請以誌之宗元承命不忤刻之貞石銘曰

續古文苑

蘭芷其馨金玉其貞碎而折之何神不明茂旌其英德立行成悠悠銘旌洋洋懿聲孝子令孫宅兆郊原龜筮叶從慶流後昆云子厚文集無此文河開府志長豐寺碑石尚存

唐故朝議郎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柱國韓祖自為墓誌銘并序

昌黎韓祖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為兒戲不能聞記書至年長不能通誦得三五百字為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即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為張籍奇之為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諸童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受詩未通兩三卷便自為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為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祖讀其之一旦為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為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欲中其彙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柳公公綽鎮邪辟之試宏文館校書郎相國寶公易直辟為襄州從事校書如前旋除高陵尉集賢殿校理又遷度支監察拜左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文字之體與同官異文宗皇帝大用其言不通人事氣直不樂者或終年不與之語因與俗乖不得官相國牛公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旋拜秘書省著作郎遷國子博士因久寄襄陽以祿養為便除別駕檢校禮部郎中丁艱服除再授襄陽別駕檢校戶部郎中大中九年六月三日寢疾八日終于任年五十七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孟州河陽縣尹村娶京兆韋放女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次曰緝曰緝曰緝曰緝舉進士女四人曰采曰谿曰當曰著在室曾祖寂素朝散大夫桂州長史祖仲卿秘書省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父愈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公銘曰噫韓子意韓子世以味特為賢而白黑分眾以委委

續古文苑 卷十九

為道而曲直辨生有志而卒不能就豈命也夫豈命也夫 孤子館書并篆

唐故榮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并序 唐秦貫

鄭之先自周王封舅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深源一至是以榮陽之望得為首冠其下公侯接武台衡繼迹雕軒繡軸之榮羽蓋朱轡之盛由魯史記迄於唐春秋實鄭氏為衣冠之泉藪也高祖世斌皇左司郎中德照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曾祖元嘉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有常皇吏部常選襲爵新鄭縣開國男烈考探賢皇衛州昌樂朝城華縣令府君諱遇字皇試太常寺協律郎文業著於當時禮義飾於儒行少有個儻之志長負環奇之名不苟譽以求容每親仁以竭愛為中外模範成友朋宗師樂善孜孜不愠知鮮量苞江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雖上出神不優德配壽胡差先夫人之亡蓋世一霜也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讓得於天真慈惠立於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風進止成法雖婕妤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諷習推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一旨未亡之歎孀齡杳然玉沒何先蘭然遽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於淇隩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廿七日合祔於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號載於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人長曰珣攝汲縣丞知縣事早亡次曰珣早亡次曰瑾次曰玘次曰璠次曰琬咸繼以遺芳克修至行銜哀茹毒追攀罔極將營護空泣告於業文者為之銘云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甲族齊茂兮英華克彰允文武兮書劍名揚蘊儀度兮閨門譽長珠沈玉沒兮人誰靡傷桂殞蘭凋兮共泣摧香垂修名兮允謂不亡傳事盛兮多載彌光聽悲風兮松韻連崗刻貞石兮

永志元堂 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
法參軍秦貫撰 恒發後人亦改

後魏洛州刺史侍中兼太師昌黎馮王新廟碑

唐馮元德

王諱熙字晉國冀州長樂人也伯祖諱跋建國北燕
傳位於昭成皇帝諱劼即王之烈祖也魏太武帝滅
北燕徙其家屬於代王以帝者子孫遂交婚於魏室
魏文成帝納王妹為后即文明太后是也王尚博陵
長公主以敦慎博愛歷事三朝累拜冠軍將軍侍中
中書監太傅太師之任進爵昌黎王及魏孝文帝即
位前後娶王三女且一為后一為昭儀文明太后臨
朝王以師傅之重寵極禁壺內不自安求外任為洛
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經永嘉大亂之後宮寺
毀廢王為政仁恕而酷信釋教凡出俸祿於諸州鎮
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今之廟地舊建北邙寺乃
其一也今佛圖基址尚存其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
壽所製孝文每登寺讀碑嘉歎不已後徵歸代遇疾
而薨屬遷居洛京遺詔有司為辨喪事公主先薨命
開其墓併二柩俱向伊洛皇太子赴代迎弔將葬贈
假黃鉞侍中暫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
加黃屋左纓備九錫前後羽葆鼓吹有司奏謚曰武
孝文為撰誌銘綴服親臨墓所以前魏書備載其事
但不言封樹之處及廟立之由墓與廟當不相遠也
其廟豈州人思王之德眾所建乎不然寺沙門所置
也至今為洛北之望祀年代寢遠雖牲牢日享而室
壁墜頽大中六年六月洛之豪族孟州長史焦宗美
特捨家財大新殿宇兵衛儼列廟貌益崇愚別墅寄
溫谷川東走十里直王之廟每見遠近里社坎鼓吹
管以趨之及問王之名位爵邑皆失其傳乃乘暇謁
拜碑板埋滅莫識何從退尋家牒考於魏史是知即
愚之十二代祖也伏念甘棠勿翦邵德實思若非績
化深洽民心即何能五百年之後而血祀不絕乎恐
盛烈沈翳無復彰明不敢多文遂斷石重紀 大

唐咸通八年歲次丁亥十一月壬子九日甲辰刻十
二代孫鄉貢進士元德述弟進士元度蒙額弟進士
元錫書十二代孫元規元規元範元質元靜并前八
人同建立孫璋鐫

唐故左拾遺魯國孔府君墓誌銘并序

唐鄭仁表

咸通十五年三月侍講學士右僕射太常孔公以疾
辭內署職其元子左拾遺養疾亦病逾二旬太常公
病少開拾遺疾亦開又旬日太常公薨拾遺哭無時
後七十六日亦終嗚呼求諸古未聞也仁表與拾遺
同歲為東府鄉薦策第不中再罷去明年偕宴於
東堂宴之日博陵崔公莢出紫微直觀風甘棠下表
為文使校芸閣書拾遺始及第乞假拜慶新進士得
意歸去多不伏拘束假限往往關試不悉集責曹久
未畢公事故地遠迨二千里例不給告時僕射太常
公節制天平軍以是勤不得請拾遺曰人之多言必
以我為宴安說春不宴年少乘喜氣赤春頭竟不對
狎客持一盃酒人以為難關試日都堂中揖別同年
徑出青門外經所為從事州入院判案十日東去府
適罷賢諸侯爭走羔鴈馳弓旌竟不能致微為渭南
尉直處文館久之會大學士出將黻竟不就僕射太
常公罷鎮居洛中拾遺伏安定省不嘗言仕宦旋以
萬年尉復帖文職無西笑意僕射微拜司戎貳卿拾
遺由侍行乃赴職越一月今許昌太傅相國襄陽公
為河中奏署觀察判官假監察御史故事赤尉從相
府得朱絨殿中公昆仲間有未至者求裏行官不改
服色人人美譚之俄轉節度判官從知之道皎然明
白和而不柔守而通內盡匡補而外若不知相君待
之異禮俄拜左拾遺內供奉嗚呼止於是也春秋
始卅三矣惜哉公至性自生知雖欲全其禮傳於後
開強忍抑不能俯就始得疾不言於人因晡哭若絕
左右始知有病旬甚矣旬臥室中不復進饘餌疾
益亟方自歸常所居舍悉召骨肉迫僕使唯言僕射

公葬時事指揮制度必以古禮戒誨約束委曲備悉
左右皆泣公曰吾平生無纖小不是事天報我甚厚
使亟得歸侍地下尔盍賀而返以泣耶吾自遂性不
能無傷生全大孝送終殷祀宜益儉削無以金鉛織
華為殉無以不時之服為殉吾幼苦學尤嗜左氏傳
所習本多自繡理宜置吾左右友人鄭休乾多知我
所執守相視若親弟兄我亦常以所為悉道之請以
誌我彼不能文必盡其實言竟撫弟妹若將千百里
為別者視妻子若將一兩夕不面者而怡然其容如
有失而復得已而終嗚呼其喜歸侍乎公謝世之月
餘日前與二季處閣室中忽援毫書廿八字于室內
東展之上若隱語而加韻焉曰許下無言奪少年震
而不兩月當弦風濤渭逆餘艘沒從此無舟濟大川
初玉季載考其義莫究指歸既痛絕手足若洗然而
悟曰許無言是午字今歲在午也震不雨是辰字其
哀癸至甚移歸院就醫是辰日及奄然之日驗於
官歷是上弦日又應月當弦之識也吁似有所潛受
於冥昧間何懸知之若是也憶於洛陽里第始相與
定交公曰何以契我余曰死患難先祿位託孤寄命
同休共感此義交也見善相勉也見利相遠也言之
而必行守之而必固一旦離此則攻而絕之使處世
為正人沒身無怨言斯益友也余將與吾子契之自
是過必相攻善必相激相成如恐失相畏若臨敵雖
朝夕共行止人不以為朋比亦君子之能賢善誘也
嗚呼公之文之學之精明道行如雷聲日光無耳目
者則不知也公之計始聞人人如有亡碩生鉅賢心
死氣脫道之不行也天何心焉公諱紓字持卿魯司
寇四十四代孫繼承承世濟不墜開生傑出磊落相
望曾祖岑父皇任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司空祖魏皇
任禮部尚書致仕贈司徒父溫裕皇任檢校右僕射
兼太常卿充翰林侍講學士冊贈司空皇妣河東薛
氏族大而顯先司空公廿八年即世公娶京兆韋氏
山東清甲家也有二子男曰鐵婢始十歲甚肖似憶

與公約生子命名必如兄弟愚之子曰後魯他日鐵
婢當以還魯字之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善之教
必闡於道儒釋釋固無嗣皇家公家道儒之餘慶也
公又賢而無祿其後益大以昌女少於男銘曰

嗟嗟夫君嗟嗟夫君孔聖遺允顏回後身高高者天
幽幽者神幽幽不見高高不聞不見不聞又何足以
云云 鎮海軍節度掌書記將仕郎殿中侍御史

內供奉賜緋魚袋鄭仁表撰并書 案唐書載鄭子
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以門閥文章
其文此碑是其撰文書石文既不佳表亦如常存之
以質後人知誇大之過情也碑中有旁注云去聲又
復見下旁注 胡向反耳

唐故清河郡張氏夫人墓誌銘 唐孫 珣

噫夫人姓張氏其淑慎貞素稟自生知退讓儉遜不
從於訓祗奉晨夕終始若一吁言乎不豫葬我私室
蘭摧春霧蓮墜秋風隲影難迴逝波不返男一人高
姐電影未分槿花已落女二人長曰奴哥禮花未開
嚴霜暗墜次日郭兒弟髮未梳繼我門嗣夫人年四
十有三以景福元年冬十二月二十日卜兆於府城
之雲門之下樹上隴而銘銘曰

日月有度兮生死無常白晝其速兮夜何長滛水
為鄰兮雲門是鄉千年万祀兮春露秋霜 夫樂
安郡孫珣述

時景福元年歲次壬子十二月辛未朔二十日庚寅
孫珣紀

陳公神廟碑

唐齊光義

在昔隋氏喪君齊人乏主代厄淪胥我大將運匡救
之謀先州里之義存乎蔽捍用伺昭蘇初志未踐良
圖奄墜災生福始遺恨如何公諱果仁字世威誕受
丕祉其昌來裔有媽之後人莫與京洪惟發靈乃降
時傑鼎角匿犀之異雄深魁武之姿貫熱造奇無所
不至立能事於艱虞之際建殊蹤於混亂之秋韞義
生風鼓動流俗全吳之地幸賴以安招定鄰邦輯寧
徒旅江湖嚮應懷赴如歸沈法興率眾而來假我鼻

息初規景附末肆傾夷因何匪仁暴戾斯甚自遺覆
敗竟取淪亡至於牧官游歷系業事咸不朽跡著無
方名與日月輪迴功隨載籍舒卷已詳於宣法師所
製寺碑若乃生志未盡餘勇仍存息氣診於疢癘降
精靈於巫覡物靜裁異時無天昏人到於今罔不懷
德每以公之諱日爰伸仲夏之中展祀建齋所在充
遍雖掃地以祭且貴慈誠而廟宇未崇寧昭節敬邑
老慶州都督府永清府左果毅都尉上柱國賜緋魚
袋張智景與福業寺長老義先等聚族而謀發言同
人不召而萃邑中之眾實慰我心疇其經營委以財
物始則運思而斷之丁丁終於用成而新廟奕奕座
盈神氣侍列鬼雄威深沈以肅然狀焜燿而疑動有
以底明祗之位有以昭介祉之儀及夫沐蘭湯奠椒
醕揚枹拊鼓緩節安歌華彩服與瓊芳會陳巫與楚
舞求非曲禮祀必正辭無紛若之言致馨香之信由
是上感宸心旁追祀典降中使被懷濡聖澤覃溥天
光照爛豈秦祠漢享之類可得同乎決逮下之祈演
無疆之助或飲食有訟或契丈不明凡百無良深衷
莫辨微見誠請立彰其效負者乃凶竟貽潛匿攘諍
掩息望境自清比夏積德陽秋淫淫兩捨我穡事妨
於農收至於三至於四時其賢守李公行穆民勤郵
之意傍徨匪寧率領官屬長史李公昌岷司馬公
從心晉陵縣令岑公况武進縣令何公據等果至虔
誠景刻俱應澤及千里無所不周使君涵道德之尊
豐惠和之厚艱難之辰晏然無事豈不以忠信於物
而昭明於神乎本宰何公學以入政優于子人深撫
育之恩流清白之稱咸思善報冀答宏慈神之聽之
庶同景福今餘寇未寧尚煩剪滅神而助順靈其運
乎昔者聖王之制禮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以勞定國
以死勤人則所必祀而明德報功大將生為司徒足
以主世地歿為貴神足以鎮邪惡間開綏祐存亡以
之斯所以榮尊故鄉廟食舊國宜矣勒懿跡篆豐珉
延光表美寧可闕歟光義策名清時亞位書府宦遊

日久遲暮言歸竊井邑之譽忝文章之口魯無君子
斯焉取斯以為傳芳金石不可妄也郡司錄裴公導
翰林之寶辭推典麗請以頌記其銘此若為之文曰
烈烈司徒為王爪士勇冠諸軍義先州里三綱砥節
百行推美所謂伊人南國之紀天厭火德運歸黃祚
肇開乾闥未康國步鯨鯢振海猘窺交路偃草江干
惟夫子故矛鋌挺擊萬里長城旌旄血灑劍鏑風生
夸者貨首同焉盜明雄心不竭終古英靈依然甲第
尚想陳跡庭變金地祠開瑤席曰兩曰霽推誠邦伯
案咸淳縣志碑碣門云祠在神廟前有年三月武進
賢院學士齊光又撰此如碑原有年三月武進
縣志未載無以補全也又案銘詞每段四韻而
未段韻僅三韻亦不完蓋以下韻脫去矣

大唐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三司發
運等使特進揀拔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兼福州刺史上柱
國琅琊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壹百戶王
審知德政碑銘 唐于 兢

粵自範金合土之制雲師火紀之名禹別九州堯咨
四嶽莫不東求良輔宏濟兆人彰克勤克儉之能垂
可久可大之業嗣大叔寬猛之政循仲尼富庶之言
既茂勳勞宜標篆刻公名審知姓王氏琅琊人也其
胙土命氏疏源演派代濟其美史不絕書後以太祖
就祿光州因家於是郡焉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
玉贈秘書少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公即太
尉之季子也初公兄潮志尚謙恭舉鄉曲善於和
眾士多歸之福建節度使陳巖既嚮其名又以所屬
泉州求牧乃遣禮而請之及到任頗著嘉聲後巖在
軍病甚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皆願有所依從
眾牧遂以郡委於仲弟審知而與公偕赴至則積惡
者屏去為善者獲安因詔授節度使累加檢校右僕
射於是刻其說辨整其章條三軍無譁萬姓有奉乾
寧三年僕射遵疾且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
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
軍節度使公器局端雅識理融明稟崧嶠之真精得

審知德政碑銘 唐于 兢
粵自範金合土之制雲師火紀之名禹別九州堯咨
四嶽莫不東求良輔宏濟兆人彰克勤克儉之能垂
可久可大之業嗣大叔寬猛之政循仲尼富庶之言
既茂勳勞宜標篆刻公名審知姓王氏琅琊人也其
胙土命氏疏源演派代濟其美史不絕書後以太祖
就祿光州因家於是郡焉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
玉贈秘書少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公即太
尉之季子也初公兄潮志尚謙恭舉鄉曲善於和
眾士多歸之福建節度使陳巖既嚮其名又以所屬
泉州求牧乃遣禮而請之及到任頗著嘉聲後巖在
軍病甚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皆願有所依從
眾牧遂以郡委於仲弟審知而與公偕赴至則積惡
者屏去為善者獲安因詔授節度使累加檢校右僕
射於是刻其說辨整其章條三軍無譁萬姓有奉乾
寧三年僕射遵疾且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
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
軍節度使公器局端雅識理融明稟崧嶠之真精得

圮橋之妙畧及膺帝命寵陟齊壇細柳連營旌旗動色蒲盧蒞政草樹逢春一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禮知義方隅之內仰止攸同曩以運屬艱虞人惟昏墊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公既統藩垣勵精為理強者抑而弱者撫老者安而少者懷使之以時齊之以禮故得汗萊盡闢雞犬相聞時和年豐家給人足版圖既倍井賦孔殷處以由庚取之盡徹夫述職之道底貢為先九上爰序於厥苞伍伯是徵於縮酒雖甸服之近江漢之中或遇阻艱亦絕輸賦惟公益堅尊獎慎守規程松柏後凋風雨如晦地征秀午天庫充盈共仰勤劬咸知匡戴常以學校之設是為教化之原乃令誘掖童蒙興行敬讓幼已佩於師訓長皆實於國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閩川以南地惟設險人尚爭雄或因饑饉荐臻或以刻剝為苦荏苒易聚巢穴難探公感之以恩綏之以德且曰吏寔為虐爾復何辜示以寬仁俾之柔服遂使數十年之氛祲遠致廓清一千里之封疆旋觀昭泰張綱以單車入壘虞詡用絳綬擒姦以古況今彼猶懷愧爰自天寶艱難之後經費實繁聚斂之臣名額滋廣即山鳩利任土庀財峻設隄防頗聞賄賂涓縷燿燿仍患崎嶇三司之職務空存四海之輪蹄鮮至公按其程課令以權衡盡叶舊規尤彰宏業而又奉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因象法重興導師如在虹梁雕楹重新初利之宮鈿軸牙籤更演昆尼之藏而又盛興寶塔多捨淨財日麗飛甍霞攢彩檻頽迴向遠邇歸依用俾羣緣皆同妙果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舟車罕通琛寶罔獻者亦逾滄海來集鴻臚此乃公示以中孚致其內附雖云異類亦慕華風宛土龍媒寧獨稱於往史條支雀卵諒可繼於前聞自燎熾西秦烟飛東觀魯壁之遺編莫採周陵之墜簡寧存至命訪尋精於繕寫遠貢劉歆之閣不假陳農之求次第籤題森羅卷軸夫四鄰共守蓋當偃草之期七德方修必假禦衝之備是以恢張制度固護基局程功而莫匪子來作

事而適當農隙立崇墉之百雉表巨屏於一方巖邑湯池曾何足數折筴繁帶固不可憑未若暫勞致茲永逸兵戈荐起帑庾多虛凡列土壇悉重征稅商旅以之而壅滯工賈以之而殫貧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開譏鄭市匪絕往來衡麓舟舫皆除守禦故得填郊溢郭擊穀摩肩竟敦廉讓之風驟觀樂康之俗閩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檣蕩漾以隨波篙檝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崎怪石驚濤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薦祀神祇有感必通其應如響祭罷一夕震雷暴雨若有冥助達旦則移其艱險別注平流雖畫鷁爭馳而長鯨弭浪遠近聞而異之優詔獎飾乃以公之德化所及賜名其水為甘棠港神曰顯靈侯與夫召神人以鞭石駟力士以鑿山不同年而語矣於戲辨貞金於大冶認勁草於疾風不有良臣誰康澤國尋就加平章事檢校右僕射如故腰懸相印手握兵符益壯軍聲弥新殊渥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然而物議輿詞功厚賞薄以為爵祿未稱疇庸於是異姓分封仍加井邑轉檢校太保瑯琊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壹百戶公之仲兄審邦自守泉郡一紀於茲點馬皆調疲人盡泰公性惟雍睦氣稟溫和韻契墳簞政俾魯衛可謂高明輝映超絕一時者也公以天下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梁王勳格穹昊德服華夷奉大國之歡盟為列藩之表率今節度都押衙程贊及軍州將吏百姓耆老等久懷化育願紀功庸列狀上聞請議刊勒元帥梁王以公如河誓著匪石情堅累表章顯陳保證朝廷冀(宏)誘勸特示褒揚將建龜趺合徵鴻藻就謬居清列曾乏雄文頃歲常詠皇華往宣宸旨已於視聽親飲微猷今之執簡濡毫得以研精覃思備陳懿績實無媿詞乃作銘曰

日月麗天舟楫濟川內外克又股肱惟賢淮水長清緱嶺方寧慶隨祚遠材為時生伯氏雄特泉人仰德求獲斯勤頌條有則冠軍被疾付以師律政教翕張士庶寧謐懿彼閩越帥實英傑地列周封心馳魏闕聖澤汪洋元戎啓行有典有則為龍為光高懸秦鏡理道自靜比屋懷仁連營稟令航海梯山貢奉循環務其輸委毋憚險艱周征之術公田什一約以有程守而勿失輕徭薄賦謳歌載路高掩龔黃遐追召杜鄉校皆遊童蒙來求雅道靡靡儒風優優惟虺吹毒久依山谷罔恣陸梁竟忻柔服法寶梵宇勝因所主崇構斯精福慶攸聚佛齊之國綏之以德架浪自東驅山拱北墜簡遺編繕寫精研麟臺矗爾武觀森然奮錫其勤雉堞連雲永制爾敵用壯我軍關譏不稅水陸無滯遐邇懷來商旅相繼黃崎之勞神改驚濤役靈祇力保千萬艘劉驥荀龍填窟雍雍惟邦維翰以侯以公元帥梁王武步龍驤挺彼七德削平四方公能事大推心斯在風雨無渝歲寒不改殊勛茂績盡瘁宣力國之丹青邦之柱石位冠台鼎任隆兵柄重以徽章寵分異姓優詔銘功萬古英風貞珉是勒垂之無窮 天祐三年丙寅歲閏十二月一日准勅建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臣于兢奉勅撰將仕郎前守京兆府鄠縣尉直(宏)文館王(宏)文館王

唐儒林郎試大理評事行幽都府路縣令邊府君墓誌銘 唐邊魯

愧匪詞追往質今對揚實錄謹敘長官姓邊謹敏字德成其先陳留人也本枝百世代不乏賢或魚符而列戟或墨綬以聯芳王父諱行存順州司馬神情磊落開氣深沉抱環偉之奇才蘊中和之至德安鍾厥後實曰俊明烈考諱承遇任上令孝治承家温公秉性莊事每勤於夙夜臨民恒示於愛威而教彼子孫備有趨庭之訓敬其祖禰必勤薦享之儀先妣太夫人太原郡王氏天資益秀婦道彌芳含茲淑善之風終啓繁昌之允恭惟長官英資備儻偉量恢宏辭才則賈馬無稱孝敬乃曾顏讓美當未登顯仕恒奉温清見喜色以問安露憂容而侍疾身能禮樂性存典墳爰從赴聘於招弓便可分榮於宰字擢為高陽縣令蒞政之後嘉問允彰單父臨民綽有七絲之詠中牟作宰不無三異之稱及罷任之初未及踰載而除官路縣復起頌聲屏宣卧虎之威廳集巢鳩之美立言必雅莫常顯己所長用意絕私未可屈人之短大小之物罔不躬決聞望俱高位祿已重賦藩岳閑居之詠起陶潛歸去之思因罷厥官却訪田里豈謂景福未終昊天不佑碧落之孤雲易失風窓之短焰難停歷任三十年享壽五十八我伯母平昌郡孟氏亦以不登遐壽奄逝流光貞魂諒合於延平青骨同安於蒿里有子四人長日照故幽都府永清縣令松筠定操金玉温身方傳襲慶之榮俄邁涉洹之夢次日隱前攝鄭州長史仁義兼資温恭有譽守其祭祀不怠厥初次日延徒以積慶韞光未趨顯仕而沒幼子商裔運州左都押衙以職居鄉外身列陪臣空深怙恃之悲莫奉松楸之禮孫子六人讓能去非光又霸孫胤孫天留並謙沖立志詩禮飭身咸懷踵慶之風大有興宗之譽孫女三人義姐王師小姐或訖有絲蘿或年才齠齔克著雍容之德允貞順之規於戲生而無過歿而有後者其為長幼幼幼幼幼幼幼不歌春杵不鳴歸墟也連車乃梁鄧之贈弔有則金張之系以庚申年十一月廿四日安神於

續古文苑

任上縣長上鄉孝慈里靖隨先墳之次禮也靈輻駕野丹旒懸空爰開烏兆之塋實掩賢英之墓恭承日照嚴旨謹作銘云

博哉貴胄踵慶於門山河其度金玉其身蘊十善道為百里君立功於國流愛於民豈期遭禍一旦歸魂委宅幽壤慮謝音塵爰刊琬琰紀錄其勤日往月來今良銘此地付子孫今傳揚萬春附誌不書時狀錄

晉故竭誠匡定保又功臣特進檢校太保右金吾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長沙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太傅羅公墓誌銘并序 五代殷 鵬

夫天地肅物松柏猶或後凋郊藪呈芳芝蘭焉能長秀故老氏有必摧之歎仲尼與不實之悲眾木低而梁棟傾嚴霜重而祥瑞去物之有矣可得喻焉公諱周敬字尚素其先顯頊之允也封於羅以國為氏地連長沙因家焉公即長沙之後也曾祖讓皇檢校司空累贈太師封南陽王娶宋氏封越國太夫人祖諱信皇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長沙王累贈守太師累封趙王諡曰莊肅娶趙國夫人呂氏先薨又娶吳國夫人王氏為時之瑞命世而生個儻不羣英雄自許有唐之末大盜勃興鎮守一方廓清千里上則忠於社稷下則施及子孫烈考諱紹威皇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鄴王贈守尚書令諡曰貞莊天地鍾秀山河孕靈下筆則泉湧其文橫戈則雷震其武惠惟及物明可照奸曠古已來罕有其比貞莊有子四人長廷規天雄軍節度副大使檢校太傅駙馬都尉少薨贈侍中次周翰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駙馬都尉亦少薨贈侍中次周允前保大軍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大夫柱國賜紫金魚袋早歷通班繼為上介綽有器業可奉箕裘公即貞莊公第三子也性稟淳和生知禮樂早失天廕幼奉母儀秦國夫人劉氏即故兗州節度使太師公之弟三女也肅雍無比柔順有聞示以愛慈加之

續古文苑 卷十九

二六七

訓導遂令諸子悉著美名時梁乾化初公之次兄方鎮南燕公時年九歲秦國夫人歸寧於兗州太師之宅遂命侍行至闕下梁末主宣召入內對敷明庭進退有度上甚器重之遂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仍賜紫金魚袋自此恒在官禁出入扈從乘輿與皇親無間待立冕旒多備顧問無非辯對深恰宸衷上尤奇之其年秋七月歸南燕甲戌秋七月公之次兄薨於滑州之公府上聞計奏乃謂近臣曰羅氏大勳之後宜賞延遂命公權知滑州軍州事檢校禮部尚書冬十月上表乞入覲十一月至京師朝謝畢翌日有制授宣義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年方十歲位冠五侯甘羅佩印之初未為少達王儉登壇之日已足老成十二月至自京師乙亥春二月鄴中構亂河上屯兵況處要衝屬茲征伐事無巨細公必躬親道路有頌聲軍民無撓政丙子春二月移鎮許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是歲公年始十二作事可法好謀而成政絕煩苛人臻富壽忽下徵黃之詔俄詣會尸之期戊寅秋七月朝于京師有詔尚主公拜表數四辭不獲免遂授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壬子冬十月出降普安公主傅粉何郎晨起月殿吹簫奏女夜渡星橋一時之盛事難儔千古之清風盡在癸未春三月除光祿卿冬十月唐莊宗收復梁園中興唐祚屬當郊祀無失職司遂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至明宗慕紹之初除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秋九月轉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執金在彤庭之前佩玉向丹墀之上仕宦之貴無出於斯上以公久居環衛之班頗著警巡之効至戊子二月有制授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司徒仍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下車之後布政惟新福星爰照於左馮暖律又來於沙苑庚寅夏四月上以圓丘禮畢慶澤溥行就加檢校太保仍降璽書其年冬十一月朝于京師除左監門衛上將軍九月轉左領衛上將軍辛卯夏六月轉左武衛上將軍癸巳五月除左羽林統軍甲午春加特進

階封開國公食邑二百戶改賜竭誠匡定保又功臣
丙申九月唐廢主以汴師北征命公以所部禁旅巡
警夷門公英斷不回至仁有勇當危疑之際立鎮靜
之功浚郊之民于今受賜今皇帝并門鳳舉洛水龍
飛力願推崇首來入觀上嘉其懿効旌彼殊庸遂除
右金吾上將軍美哉出槐藩宣入居嚴衛外則作疲
民之藥石內則為天子之爪牙文武兩班踐揚將遍
物禁太盛古之有言壽年未高染疾不起以天福二
年七月二十七日薨於汴州道德坊之私第享年三
十有三嗚呼皇天莫問徒云輔德之言大夜何長共
有穢良之歎上聞所奏惻怛哀慟輟視朝兩日厚加
賜幣贈太傅君臣之義終始克全公以己丑歲五月
梁普安公主薨於同州後再娶東海郡徐氏夫人即
故東川節度使太師弟五女也蕙質蘭姿懿德令範
孰念孤鸞之歎自傷黃鵠之歌公有姪延見任閑
廐副使即魏博副大將軍侍中之子也朴玉其儀渾
金其器度相貌人欽公亦三子四女長子延賞守太子舍人次延緒次延宗
皆稟庭訓悉紹家聲龍駒鳳雛得非天性良金瑞玉
自是國楨終天懷風樹之悲路地有蓼莪之痛長女
適郝氏次適妻氏二女方幼諸子皆普安公主之出
也公主靜雅閑雅動有規儀休聲首冠於皇親淑德
克彰於婦道帝王之女無以過焉公性不好弄幼善
屬文嚴毅而至和溫恭而難犯言惟合道動不違仁
張充一變之年已功成名遂潘岳二毛之日乃善始
令終以丁酉歲冬十月六日安葬於洛陽縣之原禮
也孤子延賞等泣告鵬曰公之履行為眾所知公之
勳庸歷代罕比若非故舊孰能縷陳鵬列親表之閒
受顧念尤最難避狂簡輒勒貞珉序不盡言乃為銘
曰
積慶之門挺生奇傑入觀堯庭出持漢節十乘啓行
萬夫觀政宵旰無憂袴襦入詠英華發外清明在躬
惟忠惟孝立事立功滑臺去思壁田來暮藹然休光

綽有餘裕搗繡文翰傳粉容儀承顏紫禁飛步丹墀
門盛七葉祿逾萬石外冠時英內光帝戚歷事累朝
薦逢多難動有成功舉無遺算秋敗芳蘭地埋良玉
山雲晚愁林風夜哭王孫一去今不復還陵園草色
兮秋黃春綠 朝議大夫行起居郎充史館修撰
柱國殷鵬撰并書 薛周敬傳見薛居正五代史九
吾衛大將軍充使則薛史歐史俱稱歷左右金吾
宗時誤也

臨印教授程伯剛墓誌銘 宋劉光祖

吾友程公說字伯剛眉之丹稜人居於敘之宣化伯
剛靜而文方教授臨印官滿成都臺府爭辟舉之聞
逆曠以屬叛毀車馬棄衣冠即日逃歸入門而號以
白其父其父與宣化令始知之相與驚憤不能食伯
剛白有司乞休官侍親入深山若將避世者對客輒
流涕其弟公碩字仲遜時分教益冒艱危中誓不辱
賊賊平而伯剛以積憂傷且方奔避時失食飲節忽
忽病醫誤投之藥汗不止遂死開禧三年三月二十
二日也年三十有七仲遜丐撤走哭喪次與其父相
向慟已而父收涕語曰若兄之未生也吾夜夢立門
外一青衿童子挽吾衣曰我為公嗣問其所從來則
曰我青衿先生兒也明年而若兄生長而父師不煩
於教當此變亂與汝隔不相聞若兄入縣西北安固
山為終焉計不復問家事但攜所著春秋諸書以自
隨謂諸弟曰我嘗遊青城山徘徊不忍去去
之三年日往來於懷也今此山遠城市茂草木吾心
有感焉語未既泣數行下曰妖氣未除世路艱棘吾
欲從此逝矣疾革父母問所欲言無他語但云仙階
淺未足以成功名答其弟其子亦然殮之夕從弟仲
藝夢若兄言我故青城山人也吾父乃以為眉之青
神宜為我一正其誤先是汝兄方之少城出門連夕
雪汝弟公辰夢一黃衣告以兄所辟兩闕俱非當授
青城山見次哀哉數事如合券吾兒之生死如此復
相向慟失聲其卒之明年嘉定元年十月乙酉葬之

於縣西馬泉山之原仲遜授學於伯剛伯剛與仲遜
同年舉進士既仕矣俱以所學莘莘質於余伯剛骨
秀而神清尤積學苦志平生於春秋一書究之反覆
不厭有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
二十卷比事十卷勤素哉而未嘗止也又取諸儒講
解鈎纂之名曰精義病中猶不去手書未及成而卒
伯剛性恬潔居無惰容得伊洛諸書服膺焉不臻其
極不已有語錄二卷士訓一卷詩文二十卷程氏大
宗譜十二卷此其為志何如也自伯剛率諸弟以學
連二舉兄弟同薦者五人伯剛凡兩薦登科時年二
十有五既與其弟各調官待次杜門潛心人罕識其
面曰它日欲求此樂不可得也及試吏廣都簿遇事
人服其公清部使者傳寺丞使代老令理其縣吏不
敢侮印州號多士伯剛掌教不肯苟不使郡太守奪
其職宇文侯下車始得以經訓古道從事士風遂振
鄉長老李德秀盛稱之凡號端方士皆深知伯剛伯
剛則行其所學非苟求知者也不幸蚤世以通直郎
賞其終伯剛之父名符孫蓄學不售祖諱志行少豪
於才以承信郎鎖其廳薦居詞賦首曾祖諱準兩貢
辟離有聲六世祖自汴歸蜀愛郿郿山川而居焉今
宣化是也伯剛之母魚耶孫氏有賢德妻健為王氏
女也二子長曰元子前伯剛七年卒次曰光老女曰
寧前一月卒次曰嘉伯剛之葬也仲遜無以塞其父
之悲乃來請銘銘曰
祠西之峯有翮其童暫下人世兮還山無蹤曷不少
俟以遊夫蓬萊道山之宮曰吾未足以成功也獨留
遺家與遺書使思子兮無窮我為勒銘識其幽封月
明山空魂其歸來蕭蕭松風已矣乎聊託吾文慰而
翁無索之於杳冥之中春秋分紀勝道人大事表遠
誌使世間知此書庶幾終傳於後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大司馬吳漢誄

漢杜篤

篤以為堯隆稷契舜嘉皇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焉今漢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
朝失鯁臣國喪爪牙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征茲征茲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羣黎賴公以寧勲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青功著金石與日月俱存

和帝誄

漢蘇順

天王祖登率土奄傷如何吳穹奪我聖皇恩德累代乃作銘章其辭曰
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此儀則厥初生民三五作綱以藉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為欽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載無為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嶇諸夏擅命爰茲發號民樂其政奄有萬國民臣咸秩大孝備矣闕宮有恤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契惟一彌留不豫道揚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玉遠屏履和而行威稜上古洪澤滂流茂化沾溥不怒少留民斯何怙獻歎成雲涕泣成雨昊天不弔喪我慈父

萬年公主誄

晉左九嬪

昔蒲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疑名存典經荷歟公主在幼尅哲方德比齒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兩墜風逝形影長滅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積秀生紫微日暉月明紅顏鬢髮金質玉形太拘麟十四引補既睇艷姿徵音孔昭盼情其媚婉曼其嬌寵玩軒陸如瓊如瑤雖則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辰嗟嗟榮曜英蕤始芳何幸于天

猥遇降霜榮煖推魂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歿而何速嗚呼皇靈謬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堯祖奄離時節吉凶乖違存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輻駢駢駢駢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獻秋高風增哀一日不見採蕭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訖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沱嗚呼哀哉
弔文 哀詞

弔張衡文

漢彌衡

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河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辭績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漢蒼蠅爭飛鳳凰已散元龜可羈河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唯道與隆悠永靡絕
音永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周旦先沒發夢孔丘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預知己君其勿憂

弔夷齊文

魏糜元

少承洪烈從戎於王側聞先生餓於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嗚呼哀哉夫五德更運天秩靡常如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殄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為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春香之為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
在誰路而子絕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茶而誘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聖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

溧陽侯陶謙哀詞

吳張昭

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廬遺愛於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懍懍夷貊賴侯以清蠶蠶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收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殞喪喪覆失恃

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
漢獻帝與平元年溧陽侯陶謙年且葬張昭哀之其詞曰云云

晉成帝哀策文

晉王恂

宸極寥廓聖靈遐之哀備物之虛在痛永往之無期乃命史官述德寄辭其辭曰
五德代興素靈啓曜離光疊暉三辰重照明明我皇含貞挺妙秀風達履德罔違鳳樓遐逸神宇凝夷文明外潤仁簡內綏舉無遺中鑒無幽微韻隆汾陽道倬垂拱靜恭清穆冥功日用豐豐神軌同天攸縱爰有陽九紀綱中替姦豎肆逆牢羅失衛外降艱難協應神契靈祚既保顯揚天命雲霧朝暉兩儀開鏡訓詔阿衡虛己絕正九功潛流七德將表方振宏羅稜威電掃芟蕩神衢一我王道昊天不弔降茲大悔天傾其儀地覆其載大業未究神爽遷背哀貫三靈痛流萬代爰初不豫大漸在躬啓手歸全神氣夷沖疑哉達識體正履終袞龍既襲玉容斯幽登醪虛設

晉孝武帝哀策文

晉王恂

同軌畢至百司胥亞法物夕陳輻輳風駕親執饋奠長號永夜懼鼓刻之端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官宇之寥廓痛聖儀之幽化夫至德無名固理絕稱謂然祝史陳辭亦臣子所貴寄窮情於翰墨庶遺塵之髮鬢其辭曰
惟皇作極五德迭允康實復夏武亦隆晉疊疊太宗希夷其韻鏡之者元撫之者順於穆皇考嗣徽絕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代行遺其美廢華任誠

捨荅存旨惟深通志羣方咸秩惟幾成務能事斯畢未若我皇至則不疾恢恢天網疏而莫失居有以虛宰多以少簡則可從靜則不擾信及豚魚澤被億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園陵既衛威靈赫赫于來既構震廟奕奕武曰止戈或不極後文教聿修有恥且格迹有速邇感無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音皓獸馴苑素羽棲林殊柯通理異蒂同根方融元液陶鑄斯民雲韶儀奏比屋思淳積積莫應天罰奄臻太山頽構洪瀆竭津何殃之甚何酷之殷自罹旻凶二氣代變霜繁廣除風迴高殿惟幙空張有俎虛薦極聽無聞詳視罔見人神道殊吉凶有禮龜筮參謀誕隆告啓史臣考古警者在陸攀援松松惟兄及弟龍輿肅以引邁前驥紛以抗旒城闕儼以整列馳道巨以通修悲平昔之所幸豈斯路之復由輓哀唱以翼衡駟悲鳴而願輪違華宇之晰晰即永夜之悠悠奉靈輿而長訣緬終天而莫收訴穹蒼以叫踊洞五內其若拙儻性命之可贖甘人百於山上茫茫大運靡始不終哲王遺世貴在道融昭哉我皇萬代流風良史式述德音永隆

弔崧中散文

晉李 充

先生挺逸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逸志尊榮於華堂恬甲靜於蓬室寧漆園之逍遙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尚想榮莊聊與抽簪味孤觴之濁醪鳴七絃之清琴慕義人於元旨詠千載之德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永吟乃自足於上壑孰有愠乎陸沉馬樂原而翹足龜悅塗而曳尾疇廟堂之是榮豈和釣之足視凡先生之所期羌元達於遐旨尚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下冀後凋於歲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援明珠以彈雀損所重而為輕諒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嘗

弔比干文

後魏孝文帝

唯皇構避中之元載歲御次乎閣茂望舒會於星紀

十有四日日惟甲申予揚和淇右蹠駟廊西指崧原而搖步順京途以威征路歷商區轄屆衛壤泛目睇川縱覽觀陸遂傍晚古跡游暇曩風觀般比干之墓慨然悼懷此字向絕於焉乃命馭駐輪笑驥躬矚荆棘荒朽工為繇蕘字而遺猷明密事若對德慨狂后之猖穢傷貞臣之姪節聊興其韻貽弔云爾

三才之賦元亨數五靈以扶德舍剛柔於金木資明闇於南北重離耀其炎暉今曾坎司以秉黑伊稟帝之懷生今昏睿適其啟則晝較較其何朗守夜幽幽而致孽哲人昭昭而澄光守狂夫點點其若巽咨堯舜之耿介今何桀紂之猖狂沈溺而不知甲守終或鐵己以貽戾蹇蹇乎比干藉胃守殷宗含精守誕粹寶樹守英風粟蘭露以滌神液藥藥英而儼容茹薛荔以蕩讖佩江蘿而麗躬履霜以結冰守卒寤忠而殛于金豈其吾珍守皇譽窳余所鍾舊誠諫而爐軀守道危言以費鋒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嗚呼子而殷實為棟棟外贊九功內微辰共匡率衰職德音退洞周師選旆非子誰真否哉悻悻違此不辰三綱道沒七曜輝派負乘竊器急棄天倫懷誠齋怒謙言焉陳毘侯已醢子不見歟邢侯已脯子不聞歟微子去矣子不知歟其子奴矣子不覺歟何其輕生一歟斯歟何其愛義勇若歸歟遺體既灰不其惜歟永矣無返不其痛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夫天地之長遠守嗟人生短促多殃住守者子弗及守來者子不厭守當胡契潤之屯置守值昏化而永良曷不相時以卷舒守徒委質而巔顛守雖虛名空傳於千載詎何勲之可揚矣若騰魂以遠逝飛足而歸昌得比肩於尚父卒同協於周王建鴻績於盛辰啟肯守於齊方闡穆音乎万祀傳覽觀業以脩長而乃自受茲斃視窳殷柔守剖心無補迷機喪身脫非武發封墓誰回嗚呼介士胡不我臣 重曰世惛惛而潤濁守日謁藹其無光時坎屢而險隘守氣慘厲以飛霜守其不遠逝守侘儻而陟故鄉守乘梓梓以浮滄守求

蓬萊而為棖銜芝條以屏虛守與赤松而翱翔被芟荷之輕衣守電執扶容之藉裳循海波而澗颺守望會稽以歸禹紐蕙芷以為紳守扈荃佩而容與焉鬱結於聖人守暢中心之秘語執垂益而談卡守交良朋而憶守作金石守苦言既而東騰守吸朝霞而長舉登此巖而帳望守眺扶來以停佇謁靈威以問路守乘谷風而振守遂假載於義和守憑六螭以南履守乘衡嶽而顛步守濯沅湘以自潔守對炎州之八桂守踐九疑而遙望守即蒼梧而宗守拂埃霧以就列採輕越而蕭索守切寶犀以貫守許彌淳風之淪覆守話蕭韶之湮滅守召熊羆而叙守問重華之風榮守乃飲正陽之精氣守遊丹丘而明視守指揖祝融而求鳥守御朱鸞以徭守因景風而凌天守迴靈鷲以西履守降黃渚而造稷守慰稼穡之艱守訪有邨之誥守遇何主而獲安守然後涉崑崙之翠嶺守擊瓊枝而繫守步懸圃以滄守咀玉英而折蘭守歷嶠岷而一顧守俯守沐髮於涓盤守仰守徘徊於閭闔守請帝闕而啟守天沈寥而廓守地寂寥而遼守瀾淪陰以押氣守佩瑤珞而鳴守拜招矩而節守少躊躇以相羊守祈驪驪而撼守隨泰風以颺守不陽周以縹守駕塵芸芳以馥守索夷杜而極守奉軒轅而陳守辭守申時俗之不暇守適岐伯而脩守展力牧以問朝守欽守澄之純粹守關守寒門之層守聆廣莫之颼守瑟守靦守羸守而迴守凝守武以涉守虛守元神冥而威守陵守象守暖守而瞻守守途守鼻守其難守勝守莫守廉而前守驅守使守燭守龍守以輝守澄守歸守中守樞守而購守晚守元想守而登守峻守揚守雲守旗守以軒守遊守躍守八守龍守之守蛇守蛟守振守玉守鸞守之守嗽守擊守彗守星守以朗守渠守守委守升守軻守乎守大守儀守教守重守賜守之守帝守官守守凝守精守蠃守於守旋守矚守扈守陽守曜守而守靈守衛守守豈守傳守說守之守足守奇守但守至守繁守之不守悅守守寧守溘守死守而不守移

告泰華府君文

唐韓 賞

惟廿七祀孟秋右補闕韓賞敢昭告于泰華府君祠廟惟天地生于惟山川主乎神人有識而神有靈人貴聰而神貴明於昭靈山與天竊冥載在祀典鎮于上京自古帝王徵應不一荒淫者神降之凶聖哲者神授之吉惟茲庶庶鑒乎得失予小子造于神祠將有所盟神其聽之有人嗜好各為私禱願無所求唯道是憂今者內禱於身外盟於神如有一心公朝戮力生人惟神是福崎嶇世道僉俛在位惟神所極必將忘身奉國為本圖憂國濟人為己任明明泰華昭鑒于茲瞻彼牲牢抑惟常禮神嗜正直意存精誠正直以享神精誠以享意存然踴躍然改容益靈山之嗟我增壽宮之肅穆歷階趨進髮鬢其形尚饗

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亥朔十日甲申正議大夫太僕少卿兼太山別駕鄒諸王侍書榮王府司馬韓擇木書

祭文

釋奠祭孔子文

晉庾亮

維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敬告孔聖明靈詩書煥於唐虞憲章盛於文武然後黎民時雍彝倫攸敘幽厲積構玉繩絕紀高岸為谷六合錯否上凌夷而失教下苟免而無恥公以元聖之靈應感圓通萬物我賴匪我求蒙夫子既沒洪範垂流秦雖慢道漢津孔修泊我皇晉仰欽大猷宗聖既建遐邇俾侯令月吉辰祗陳大禮磬管鏘鏘威儀濟濟嘉真既設欽若靈規心存鳳德尚想來儀神其歆之降鑒在斯

祭牙文

晉表宏

天生五才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輔時赫赫晉德乃武乃文中世不競王度暫屯戎狄滑夏虞劉生民蠢爾東胡被髮左袂思我皇澤稽首海夏受爵納貢服膺累世後嗣不恭實叛實戾侵我神畿隔我嘉惠哀彼黎民嬰此彫殘况荷大寵任其艱難慨然發憤撫劍忘滄敢建高牙烈烈拒拒

祭梁鴻文

晉周穎文

晉隆安四年陳郡周穎文以蘊藻行潦祠于梁先生之墓夫子邁志箕穎塵垢雕俗秀風霜性淳寡欲娶待借隱之儷文絕陪臣之錄遂負策周魯之郊逆旅吳會之阿可謂高奇絕倫孤生莫和者也後學撫牘得人在文忽以知命而展其墳茫芒積草有馥餘芬昔先生過延陵而想季經海隅而感連芻踐跡而趣合亦斷金於當年

祭夫文

梁徐惟妻劉氏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間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香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祭陳伯玉文

唐盧藏用

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方潔子之沒也太山頽兮良木折士林聞寂兮人物疎門館蕭條兮賓侶絕嘆佳城之不返辭玉階而長別嗚呼置酒祭子子不顧沈聲哭子子不迴唯天道而無託但撫心而已摧

雜文

用筆法

秦李斯

夫書之微妙道合自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聞矣自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為古遠人多不詳今斯刪畧繁者取其合理參為小篆凡書非但裹結流快終藉筆力輕健蒙將軍恬筆經猶自簡畧斯更修改望益於用矣用筆法先急回後疾下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如游魚得水景山與雲或卷或舒上輕

乍重善思之此理可見矣斯善書自趙高已下咸見推伏刻諸名山碑壘銅人並斯之筆斯書秦望紀功石云吾死後五百三十年間當有一人替吾跡焉百四十九

僮約

漢王褒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涪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家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為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無欲者子淵即決買券云云重今補不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髡奴便了決買券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白縛箒裁孟鑿斗浚渠縛落鉏園所陌所陌連下讀蓋以知落陌杜埤說地刻大掘屈竹作把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跌坐大嗽下床振頭捶垂今改鈞此字依華刈芻結葦臘臘汲水初學記酪佐此字文類聚祖醜醜摸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鷺百餘驅逐鷓鴣持稍牧猪種薑養羊羊今改長育豚駒糞除堂廡此二字依餒餒食飽何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粥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披御覽注云披掛也種瓜作注云昔擊斝別茄披葱楚楚發芋御覽注收芋時乃發擊斝集破封日中早黃未詳御覽注列中無以訂之章本雞鳴起春調治馬戶兼落三重御覽注云馬戶水也雞鳴起春調治馬戶兼落三酪汲水作舖醜醜淋杯整校園中拔蒜斷蘇切脯菜肉臠芋膾魚包鮑烹茶盡具已而此字依蓋藏關門塞竇餼猪縱犬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孟覆斗不得展出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涪蓋不知船難誤連下請主為府掾求用錢

推訪聖御覽注云取梭索絲事買席往來都洛當爲
 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棗轉出勞蹉御覽注云
 名牽犬販鵝武都買茶御覽注云武都楊氏御覽注云
 不得夷躡旁卧惡言醜罵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
 羊牛御覽注云奴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棘
 裁較御覽注云若有餘殘當作俎凡木屐及甌盤御覽注云
 音力也御覽注云焚薪作炭御覽注云石薄岸御覽注云治舍蓋屋削
 披九月當獲十月收豆御覽注云十輪麥窖芋御覽注云
 輸交種南安拾粟採摘御覽注云持車載藝御覽注云
 桑三丈一樹八樹御覽注云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
 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振門柱
 戶上樓擊鼓御覽注云其上有急即上樓擊鼓御覽注云
 取也御覽注云初學依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遼
 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春一石夜半無
 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
 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答一百讀券文適訖詞窮詐
 索乞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
 王大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蚰鑽額早知當爾爲
 類字依藝文王大夫酌酒真不敢作惡御覽注云
 切學初學文王大夫酌酒真不敢作惡御覽注云
 其多又載有舊注御覽注云今之信等如云蜀土收芋皆藏
 之於今今乃發則知芋之必誤矣御覽注云今之信等如云蜀土收芋皆藏
 御覽注云今之信等如云蜀土收芋皆藏御覽注云
 乃就重載於此御覽注云初學依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遼
 垂之方得通御覽注云初學依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遼

難蓋天八事

漢揚雄

一曰日之東行循黃道畫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
 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馬三徑一

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分
 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分何也三曰日入
 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
 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四曰以
 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開曲如輪今視天河
 直如繩何也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
 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
 而兩宿十四星常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
 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
 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上以水望
 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
 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八曰視蓋檢
 與車輻開近杠輻即密益遠益疎今北極爲天杠輻
 二十八宿爲天檢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開當
 數倍今交密何也御覽注云漢揚雄子雲集有目未識其

靈憲

漢張衡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
 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稽
 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
 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御覽注云靜寂冥冥不可爲象
 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蓋乃
 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
 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
 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遶速固未可得而紀
 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龍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
 既有育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
 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圖以動地體於陰
 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
 斯謂天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
 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
 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

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
 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
 千里自地至天御覽注云千一百五十里在此下萬六半於八極
 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
 重差鈞股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
 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末之或知者宇宙之
 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儔道中
 其可觀極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
 之名焉其世之遂御覽注云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
 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贏形左繚也天以陽迴
 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
 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時順至寒暑不忒致
 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
 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如
 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御覽注云至多莫如水水精爲漢
 漢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御覽注云有山嶽以宣
 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御覽注云
 列居錯時各有道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
 之廷御覽注云皇極作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
 蒼龍連蟠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
 圍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蛇魚鼈罔
 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
 象者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
 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御覽注云以八約之得二十九與
 太陽同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
 類其數偶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
 恒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
 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且大
 昌恒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
 水水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
 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
 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

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暗其明也葉善
依隋書天錄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者火
方於中天天地同明明暗明暗明暗明暗明暗明暗明暗
明還自奪依隋書明暗明暗明暗明暗明暗明暗
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
則不然強弱之差也眾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
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引隋志
動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
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
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引隋志無當是也引隋志
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
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引隋志成得繫命不然何以
摠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
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散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
星之所墜至地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
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
速行則屈屈則留留則逆逆則遲遲則於天也行
遲者觀於東觀於東陽行速者觀於西觀於西陽
陰日與月共配合也攝提引隋志攝提引隋志攝提引隋志
地候引隋志地候引隋志地候引隋志地候引隋志
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則焉
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
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苒各一錯乎五緯之間
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
其祥可盡引隋志其祥可盡引隋志其祥可盡引隋志

續古文苑 卷二十一

三二九

非草書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
張生之草書過於希顏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
誦其文楷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生之徒競慕二賢
守今作篇人撰一卷以為秘玩余懼其背彼趨此非
所以道與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螢沮故為說草
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
使君書稱正氣可以消邪人無其覺妖不自作誠可
謂信道抱真知命樂天者若夫褒杜崔沮羅趙所
有自藏之意者無乃近於矜伎賤彼貴我哉夫草書
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
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
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
易之旨非聖人之業也但貴難難者煩損復為單務
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讚曰臨事從宜而今之
學草者不思其簡易之旨以為杜崔之法龜蛇所見
也其極扶枯引隋志屈引隋志屈引隋志屈引隋志
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競以杜崔為楷私書
相與猶謂就書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
以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疎
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若人顏
有美惡豈可學有相若耶昔西施病心捧臂而羣
愚效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盡學者弗復失
節匍匐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
遊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
夕惕不息反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皂
唇齒常黑雖處眾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劇壁
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引隋志見引隋志見引隋志
不休輟然其為字無益於工拙亦如効顰者之增醜
學步者之引隋志學步者之引隋志學步者之引隋志

續古文苑 卷二十一

三三〇

譏許由
潛居默靜隱於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
高行學者以為美談夫際會之間矯矯時取舉至乃抽
簪散髮背時逆命隱於山林之中以此自高非以勸
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譏而責之曰
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
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股肱帝室作民王公今
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治則當據不朽之功暢
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攝君司佐天理物幹成王事
若子以堯為閭主則歷代載其功以民為貪亂則比
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人聚
羣即當撥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主拔濟生民何
得偃蹇藏影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則幹時
為國之楨故伊尹干湯周公相成與治濟世以致太
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於世貴能立功何得逃
位矯世絕蹤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遜位於
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山居巢
處執心不情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避君之
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智則不仕聖君欲言
子高則鳥獸同羣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買冢地劬
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丘東極閭澤西極黃滕

續古文苑 卷二十一

三三一

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為證四時為任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荆民有私約如律令

奴券

晉石崇

余元康之際出在榮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大粗須史出趣吾車曰公府怪吾家曉曉邪中買得一惡狘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問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疋聞謂吾曰吾胡王子性讀書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為公府作券文曰取東海巨鹽東齊羝羊朝歌蒲薦八板桃林負之安邑梨栗之鄉常山細縑趙國之編許昌之總沙房之絲作車富取高平茨榆之穀無尾鬻之狀犬良白槐之輻河東茱萸之輞亂節桑轅神龍太山桑光長安

斷酒戒

晉庾闡

蓋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性好惡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推金疊碎玉椀破兕觥捐瓊瑣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棹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屏神州之竹葉絕醪平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乘珍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醒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懸象渙乎列星斷蛇者以典霸折獄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淫抑其小節而濟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閉其味而心馳其聰者乎庾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滅影即陰形情絕於所

託萬感無累乎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唯味作戒其道彌深賓曰唯唯敬承德音

弔鶴文

晉港方生

余以元冬修夜忽聞階前有孤鶴鳴遡寒風而清叫感淒氣而增悲屬聽未終余有感焉乃為文以弔之惟海嶠之奇鳥資秀氣以誕生疑鸞皇而比翼超羽族而長靈濯冰霜之素質颺九皋之奇聲寥荒庭之遺粒漱絕澗之餘清望雲舒而息翮仰朝霞而晨征較王子之靈鸞繫虞人之長纓辭丹穴之神友與雞鷩而同庭軒天衢而奔想顧樊籠而心驚獨中宵而增思負青霜而夜鳴資沖天之雋翮曾不殊於鳥雀稟樞壽之修期忽同彫於秋薄匪物之足悲傷有理而橫落

筆陣圖

晉衛夫人

若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二從其消息而用之

鮑表

梁韋琳

臣鮑表伏見除書以臣為粽一日熬將軍油蒸校尉臞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舍屏息憑龍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鱸味慚冬鯉常懷鮎服之誦每懼驚嚴之議是以救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廁玳筵猥須象箸澤覃紫膳恩加黃腹方當鳴嗚動椒紆蘇佩權輕飄纒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綵壘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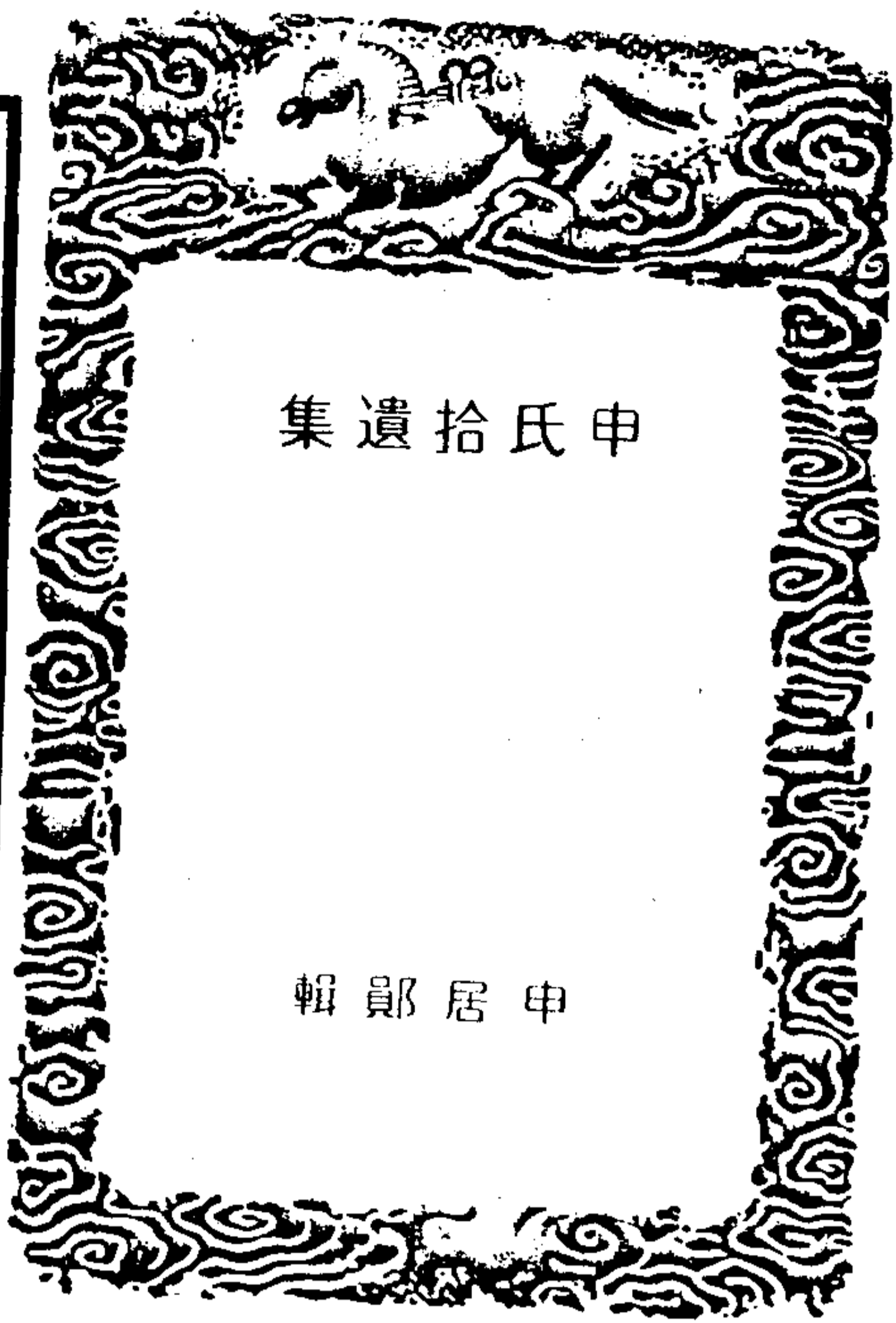
賜錢武肅王鐵券

唐昭宗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州刺史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勲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偽為昏鏡水狂謀惡貫深染齊人而爾披攘光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氣稜清其化也疲羸泰極於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成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實寬勤燕然之山未足顧勳勳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奉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唯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臣崔胤宣奉

續古文苑卷第二十



申氏拾遺集

申居郎輯

申氏拾遺集目錄
卷上 詩
申 綸二首
弔比干墓
輓紫山胡公
申 翰三首
秋日臨洛道中
九日對菊
紅黃二種
申 价二首
諫垣絕句
午日唐小潭郡伯邀飲汎舟
申 偉二首
老衲
隨父之任鄭州登鳳皇臺
申中清四首
村居四時詩
申代三首
野遊
寓通州驛飲舟中

申氏拾遺集

夢中作
申 儲三首
擬古從軍行二首
秋日病中漫題
申 僑一首
咏燕
申中道一首
奇題友人別業
申 琬一首
鳳皇臺
申靈允一首
偶書十六秋字任筆抒懷
申為憲二首
漫筆二首
申 頤十三首
送人
漢章甯妹丈請居遠方感懷有作二首
秋閨月
送友赴任
己卯歲應制作
冀乾中招飲林園值雨信宿而返
偶吟
輓張相國
遊天雄林濟寺步伯兄敬立韻
咏張楓宸梧桐步伯兄敬立韻
咏盆柏
劉在中邀賞白梅
卷下 文
申 佐一篇
永年縣儒學碑記

申氏拾遺集 目錄

五

申氏拾遺集 目錄
重修阜民關記
申 价一篇
正士風以端治本疏
申 化一篇
家譜序
申代一篇
蒼巖子夢遊記
申靈允一篇
族譜序
申涵煜 六篇
文昌閣祭田碑記
路氏兩甥遊泮序
治漳河議一
治漳河議二
送陳明府卓異序
遊西洞庭山記
申 頤五篇
瑞徵集序
李復隆繼配胡氏節孝錄序
持平論
續持平論
姚東巖詩序

申氏拾遺集 目錄

六

申氏拾遺集卷上

詩

永年申居郎輯

申繪

公諱繪字延言號南濱予六世祖也幼聰穎嗜學宏
治戊午舉人乙丑進士歷定襄永康平陸太原知縣
陞潞州知州所至推誠愛民寬嚴并濟民不敢犯擢
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轉戶部廣東司郎中奉職有
聲嘉靖元年出守衛輝在郡不勞而治蝗不入境禾
生六穗舉卓異第一調常州益廉慎嚴明豪右斂跡
作書院獎士類號稱知人時薛方山應旂唐荆川順
之皆出其門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攝臬秉公執法
獄稱平反忤直指意解任尋起雲南曲靖兵備道政
績偉然名震荒服公在仕途久去家萬里常懷首邱
之思因致仕歸躬耕澹澹築南濱草堂蒔花種竹與
故老徜徉其間為真率之會舉鄉飲大賓卒年六十
有五公忠厚篤實居家孝友一介不苟取雖久歷方
面而澹泊自持無媿妾之奉樂善利人鄉里推重事
載滇省人物考

申比干墓

王了尚墳隱太行千年忠烈餘光言危自信師臣重身
死甫知社稷亡風雨至今留松柏秋原落日散牛羊偶言
剖腹當時事伏臘居人尚感傷

輓紫山胡公

遙憶三台寂綠愁七政問若何君獨去邈矣未歸還青草
見春陌白雲知暮山所經惟不改川上水潺湲

申翰

公諱翰字允楨號澧川繪長子生而穎異日記數千
言為文清逸工書得顏魯公法試府院皆冠軍時憲
副公方官遊公銳意進取欲觀國光友天下士遂援
例入監授綏德州判清介慈惠州人德之城中舊無

申氏拾遺集

1100

井每有邊警戒嚴渴以待斃公禱神鑿井得泉至今
名為申公井丁憂服闋補鄭州近河公經理酒棗

事辦而民不擾攝河陰篆有治績擢懷仁知縣改文
縣知縣公賑災凶興學校省刑薄斂事載文邑循吏
傳上司交章薦之公遂引年致政歸守南濱舊廬優
游以終年六十有五有子七人四登科第極一時之
盛長子仕生員王府典膳次价進士副使次偉舉人
通判次備舉人次備監生次偉生員次僑舉人知縣

秋日臨沼道中

搖落秋光暮空懷宋玉悲青山繁客路紅葉染征衣風勁
援聲急霜寒鴈影遲卻憐關塞上折線補殘旗

九日對菊

庭菊吾憐汝秋深汝獨芳清香凝露動節傲繁霜珠葉
饒春色瓊林闕曉妝萬巾新漉酒醉賞占年光

紅黃二種

不信秋容澹羣芳愜賞心黃雲垂小徑紅雨點疏林越女
妍金粉吳姬豔錦裙笑看霜鬢晚節有餘芬

申价

公諱价字懋德一字仲修號紫巖翰次子繪之孫嘉
靖庚子舉人甲辰進士由中書舍人擢工科給事中

時祭酒周文燭食穢公劾罷之朝中震肅河套之議
總督曾銑既被逮詔簡廷臣公正者在勸公奉命行
邊卒得稱旨歸而條奏六事上皆嘉納轉禮科右給
事中冊封德藩力御餽遺晉左給事中以次當掌吏
垣嚴嵩與繪同年思得公為羽翼公不屈遂出為興
江知府在郡裁冗費正疆界抑豪強定稅額禁兼井

察冤獄斷疑事如釋為愷數十年沈寃與仙夢台符

尤為可異嚴侍郎尤山為作辨枉傳陞河南按察司
副使鎮人建祠立碑攝臬篆多所平反時方重屬望
於公而公跋涉邊戍感暑溼病瘳遂不起年僅四十
公幼時飲郭外醉歸陰晦不辨蹊徑忽有二燈前導

以為編紀輩也抵舍呼之不見人以其微其必貴

諫垣絕句

金門嚴遠趨朝早青瑣從容退食遲欲效樓忠司獻納敢
緣知遇負明時

午日唐小潭郡伯邀飲汎舟

共有濠梁興無勞折東邁夕陽山更好雨霽暑全消蟻泛
初飛竿虹垂欲度橋忻乘休暇日況際聖明朝

申偉

公諱偉字懋功號明巖翰第三子嘉靖癸卯舉人選
汝南府通判未任卒年四十按家譜公嘗作歸隱曲
沁園春諸詞無傳傳者止此二章

老衲

老衲談空乘轉高茗杯香鼎坐寥寥浮生過眼真成幻白
社盟心即素交龍聽佛經參法座鳥窠禪影傍雲巢欲將
定慧通三昧一滌塵襟與世遙

隨父之任鄭州登鳳皇臺

躡攀虎磴上危臺遠近雲山入望來寥落舊墟千古在氤
氳中嶽五雲開甫田還壯興周烈溱洧猶憐濟鄭才俯仰
古今多感慨汴都王氣已塵埃

申中清

公諱中清字德可號友石生而聰穎異常姿容瓌頌
甫十齡補博士弟子員冠多士嘉靖丙午舉人授山
東莒州知州不耐簿書磨折之勞遂解組歸優游林
下卒年七十有九

村居四時詩

陋巷曾無長者來柴門鎖蒼苔春風有意來相省故
遺楊花落酒杯
沼內荷花初放紅清香先入酒杯中小亭涼宴真奇絕恍
似當年避暑宮

百室收藏落葉初江天歲晚鴈相呼老農辦得官租了笑

申氏拾遺集

1101

對山妻倒玉壺

敲火烹茶掃雪嘗陶家幾盞獨清香驚看梅使傳春信得
歲兒童共舉觴

申代

公諱代字懋官號蒼巖予高伯祖也予六世祖諱緒
緒生二子長子穉生員次子羽生員穉生代生員羽
生二子長倬無嗣次化即端愍公之父也

野遊

夾澗居人數十家家籬落有桃花老農邀我花前坐旋
汲清泉爲煮茶

高通州藤飲舟中

乘輿上樓船詩懷頓爽然藤飲酒美就網得魚鮮歌發
風前棹光搖鏡裏天歸時俱盡醉橋影夕陽懸

夢中作

響振雲山幾杵鐘禪林貝葉染霜紅吟邊秋色誰能畫一
月當懷萬境空

申儲

公諱儲字懋中號恆巖翰四子祖綸任常州守時生
於官舍嘉靖戊午與弟僑同舉於鄉未仕疾卒年四
十四

擬古從軍行

行營羈帳朔風飄霜月關山夜寂寥刁斗軍容皆整飭閉
尋沙磧射飛鵞

西風吹落鴈門關一曲胡笳月影寒飲罷葡萄憑野望明
朝恰好破樓蘭

秋日病中漫題

無才善學王維病秋至翻添宋玉悲對坐小窗無個事悶
來聊讀少陵詩

申僑

公諱僑字懋仁號石巖翰第七子與兄儲同舉於鄉

申氏拾遺集

授河南息縣知縣在任二年訟平俗易以直忤時遷

周工府審理棄官歸修葺南濱故廬陶情詩酒卒年

五十

咏燕

胡越原分種斑紅各異材定知秋後別長向社前來戊己
知能避方圓不用裁差池翻日影高下受風迴漫訝垂簾
寂偏憐語棟陪呢喃聽不厭顧影樂悠哉

申中道

公諱中道字性夫號鑑庵嘉靖辛酉舉人未仕卒年

四十二

奇題友人別業

卜築離城市幽棲傍午橋綠波滄水注青嶂紫山曉避俗
憐稻爛迷名悟鹿蕉情深訪戴切欲蕩子猷船

申琬

公諱琬字華玉號春洲天啟丁卯舉人未仕而卒年

四十六

鳳皇臺

鳳去臺空跡已微當年曾說鳳皇飛丹山欲見文明瑤漳
水斜穿旭日暉遠去浮雲成往事數傳靈鳥悵依稀棲梧
漫說藏身穩乘興開來再一歸

申鑿允

公諱鑿允字得秀號洙源代之子穉之孫緒之曾孫
與端愍同曾祖弟兄嘗從受學中萬歷乙卯舉人授
鄒縣知縣直道忤時請歸風陽知事旋起扶風知縣公
懶於仕進甫市月即掛冠歸里優游以終年七十有

一公達於理學算孤屢空恬如也嘗題一聯於壁曰

守拙差機變怡神實澹甯醉面益背望而知爲有道

之士云

偶書十六秋字任筆抒懷

秋去秋來秋復秋秋光滿目動秋愁秋風不盡蕭蕭墜秋

申氏拾遺集

〇一〇

水無情滾滾流秋夜秋思鄉野望秋時秋試長安遊當秋
懶編悲賦賦恐惹秋情秋日憂

申爲憲

公諱爲憲字子蕃萬歷乙卯舉人已未進士授行人
擢兵科給事中出爲潁州兵備道致仕明末流寇破
吾郡攜之而西後賊敗逸歸杜門寂守足不踰戶閭
者二十年親族慶弔皆絕性嗜棋酒暇則召鄰近父
老娛適而已卒年八十一

漫筆

斯世能高蹈於吾豈不榮失身學干祿踰躐復無成進退
總厚顏人誰諒我情違心甚貧賤鍾鼎一毛輕仲連亦何
人能全蹈海名

其二

素絲亦以涅再濯豈能清操刀不得割業已爲臚營隨世
求利祿自甘庸厥情願爲江海問豈遂之賢英落日無聊
顏蒼茫獨掩荆

申頤

公諱頤字德愚太史公長子康熙乙酉科舉人案先
堂伯素不以詩名子孫亦無知其能詩者偶翻故篋
得此十餘首格調工穩居然老手惜未見全稿因附
之拾遺集中

送人

僕僕風塵無歲無千金費盡計仍迂老夫屢把臨行酒始
解無材是坦途

漢章甫妹丈簡居遠方感懷有作

別感吾鄉取交情我輩真那知歡會日頓作別離人家業
隨流水願危任此身所居里巷近瞻望倍傷神

其二

鮑叔遺薰沐范生擁素車漸非交道古空有故人嗟父死
身何惜名高謗易加皇天知可問絕塞豈君家

秋閨月

秋風入幕夜沈沈漫啟紗窗月色侵懶向畫堂親綺帳卻
從曲檻步花陰幾家歌舞同幽賞獨我徘徊作苦吟此夕
清光應普照敢煩千里寄寸心

送友赴任

行山西望翠屏開太乙分班出禁臺本為九重儲碩輔故
將百里試雄才名高斗極文章著花滿壺關令尹來拭目
雲霄金鳳下經綸濟美煥三台

己卯歲應制作

秋風忽而至啟笥檢衣裘天關聯奎壁文章拜冕旒鹿鳴
承寵渥屬塔者風流季子成名晚驚看雪滿頭

冀乾中招飲林園值雨信宿而返

羨君棲息地偏幽攜侶躋攀作勝遊檻外孤亭臨野闌花
間曲水帶香流高歌入夜笙簫合細酌傾杯笑語稠最是
怡情歸未得滿天陰雨散春愁

偶吟

烏几銓衡座青箱太史編傳家無別物吾道自陶然拙守
安時命浮雲任往還年豐松酒熟取醉菊花前

覽張相國玉書

一生坦步入台衡海內壽傳賢相名念載經邦天下重孤
忠報主一身輕謙和漫擬姬公量恬淡猶存謝傅情回憶
童年親笑語至今涕淚說生平

遊天雄林濟寺步伯兄敬立韻

偏幽城北寺客路且消閒地闢千年業功高萬仞山青畦
通曲徑垂柳拂重關入舍逢僧話天花擁坐間

咏張楓宸梧桐步伯兄敬立韻

聞道張公宅高梧北土稀願瞻棲鳳質還叩主人扉葉密
風生細枝深鳥倦歸坐談碧蔭下從此不相違

咏盆柏

盆柏高盈尺虬枝俯石邱時臨清案坐權富入山遊不比

申氏拾遺集

卷上

繁華盛能經霜雪留堅姿如可佩歲時並無憂

劉在中邀賞白梅

南方花向北方開几案盆梅春色來數點輕英飄白雪一
株蒼幹起青苔暫移卷帙張清籟權罷謳吟託酒杯曲盡
殷勤人欲散感君高誼且徘徊

申氏拾遺集卷上終

申氏拾遺集卷下

文

申佐

永年申居鄭報

公諱佐字懋良號崧巖嘉靖乙卯舉人丙辰進士初
授岳州府推官值復兵劫擾乃捕治首惡境內肅清
擢浙江道御史有直聲巡視薊門關隘劾其將弁之
貪懦者數人風采傑然出為山東僉事丁母憂服闋
補河北兵備駐節磁州橋圯病涉公易木以石名申
公橋陞陝西參議平巨寇以功陞山西副使大同陽
和兵備加參政時蒙古俺答乞通貢市而其子台吉
擁重兵屯塞外百里許欲挾加歲幣公單車出境往
復講書卒使稱臣事聞賜金幣陞都察院僉都御史
巡撫大同加正一品俸代藩陰謀奪嫡公覈實奏聞
王削祿待罪時權相張居正啖代藩賂街公公遂罷
歸高隱濠濱築南濱釣臺以自適十餘年卒年六十
四賜諭祭葬

永年縣儒學碑記

嘉靖四十三年

廣平府為畿輔望郡永年為郡之甲邑舊有學在城東北
隅至永樂間始遷於郡之西與縣治不遠即今學也嘉靖
初年貳守牛公時署府家鳩工度材徹而新廣之迄今四
十餘年完者殘闕固者朽壞不勝浩歎歲壬戌秋貳守汝
南張公九一以尚寶卿左遷來郡越明年春署永年事不
期月政通人和廢墜畢舉一日謁廟願瞻咨嗟慨然以修
治為己任乃悉心竭力命工修葺外自櫺星戟門內及聖
殿兩廡又進而堂齋講習之所師生居處之室悉整理如
制再捐俸金以資塗畫自是丹堊輝煌金碧炫耀較諸昔
大不侔矣秋七月偶值大水少有傾圮公復注意重修凡
圯敗者皆煥然為之一新乃編檣設祭戶以積舊典學校
之廢墜者靡不兼舉集諸生肄習其業政暇親詣考較資
以膏火自是諸士蒸蒸嚮學無何邑明朱公奉來尹茲邑

申氏拾遺集

卷下

遂題而葺之若敬一若啟聖與牆垣之未備者皆繼而完之學諭孟宗孔司訓張世雍經暨國學生張茂等以公與衰補做併事之頭末再拜請記於予予惟曰學校有司之首務也張公署事未久修治教養若是之美且速此而記也奚疑但由今而後諸士之遊茲者攻經史子氏之書講修齊治平之道朝益暮習惟以聖賢自期上思無負朝廷右文教養之恩下思勿忘守令新學作興之雅斯可也因其請併書以記

重修阜民開記

阜民開在府城南田家堡迤西先天府羅公所建事在嘉靖庚申歲至萬曆戊寅夏雨開被大水衝衝泐移越明年己卯春邑侯馬公委官重修事竣民感公德相為樹碑徵予記以傳不朽予曰唯惟公功德重足紀朝廷設官郡縣但求福民於利能與斯為靖位矧永年為畿輔重地根本所係而有司獨懸令於民為最親夫任屬親民迥不思隨方敷澤以冀厥蒸黎則下罔獲康地當根本乃不致後復撫恤則上負所簡罔康且負簡以是欲銘德齊民若聲長吏將奚得焉公自甲戌迄永年於今歷年者五矣其承應軒圖般衷區策日夕勤懇罔罔不少休廢者惟在民事取於民惟租稅正供催徵循制其餘凡百經用盡裁節無毫末浮費以廉脂膏赴給登每見有巧便以博殖孽科以飾侈者輒頰兩頰以為民力國祿也可舒不可竭苟當牧民之司不務封存有眾但忝會敏自為計得已人其謂我何於是休靡坯漁植清慎儉期無忝厥攸司又廉緝開闢一切潰耗之端悉嚴既禁隄防盜劫省約惟恐防於難難困瘁以致救甯弗效貽根本之憂則公之阜民奚在茲爾為足徵德百姓受賜宏多矣且當開泐時均愧隨廢所賦田旱涸遂罔有秋公慨然曰是開養稍四千畝有奇農人勦力其中所賴給足以慰俯仰之望若干年今一旦毋塞大賦望古人處此方切何索浚求保又者吾願可容

申氏拾遺集

忽然坐視耶甫居春即親臨相材鳩工戒程履省以復民舊業經始於二月中旬告成於四月中旬既完公喜動顏色謂茲闢之眾積事其有成養育其有資吾政之醫幸耳其矣嗚呼傳所謂治民祗懼不敢荒甯者非公也耶昔漢召南陽信臣好為民興利開通溝渠吏民親愛於時稱之曰父杜南陽詩修治陂池廣拓土田百姓比室殷足於時稱之曰母今公保惠庶民致人噴噴感德如此則是召杜回為漢之民之父母公實為今之民之召杜也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則夫民享粒食之利者允懷公惠何日忘之也又曰載用有廟實難爾公允師則夫後之幸茲邑者可不導利元元以為法與是舉也匪惟庸以永厥思抑亦可以為任民社者勸矣公名翰如河南陳留人登甲戌進士抱白其別號云萬曆七年歲次己卯十一月吉日立

申 價 傳 載 前 卷

正士風以端治本疏 泰祭酒周文燭時任工科給事中
國家所以共國治理者莫急於人材所以預養人材者莫大乎學校是學校者賢士之所關而治道之攸係也然欲修舉而振勵之夫豈有他術哉亦惟求有道之士為之師而已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宋周敦頤亦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正謂此也我祖宗稽古定制首建國子學於京師繼立郡縣學於天下又以京師為四方之極太學為首善之地尤加意焉其所以備規制聯師儒作耆耄者盡善盡美不可尚矣我皇上聖德中興銳情文教車駕重幸平辟雍詔旨屢頒於臣下周王齊考選不作人復見於今日故天下之士盡趨向風凡抱一藝者以不遊太學為恥一時人材雲集京師咸欲受業成均以新觀聽以為必有道義之臣博碩之儒為之師也孰意有負陛下負天下負所學如祭酒周文燭者乎文燭本以壘斷處夫市井無賴公論之所共棄名

申氏拾遺集

卷一

教之所不容以國家招徠俊選之謀為聚斂貨財之地以國家粉飾費官之具為肥潤囊橐之資且庫米磨銀巧立名以侵剝曠班月多任意以扣除託奸吏搜羅於外委義子承受於內以至銜談巷議咸饒送之後先而命耳提皆禮物之多寡又能陰定班生之序而不貼則趨趨者喜其無形狀傳播之期而不示則不知者苦於復履致使諸生假借貸以行賄書書囊以充費富者有力而超拔貧者茹苦以稽遲其他未能悉數蓋有臣恥言之而文燭不恥為之者矣是尙可以居成均之任當模範之責司風化之本哉夫朝廷拔館閣之英而後授以祭酒恩之可謂至矣為天下宗師而位望清高待之可謂隆矣由祭酒之階而宗伯而台輔期之可謂大矣而文燭之所為乃如彼然則陛下之待文燭何厚而文燭之報陛下何薄耶且中人之性由教而知而常人之情因習而染彼為文燭之徒者見其爾也爭相效尤以為士人之顯庸宦途之光景不過如此而已使天下靡然不知行檢之可貴而賦禮賦義忘親背君之徒皆文燭為之倡矣然則天下之望文燭何厚而文燭之待天下何薄耶以如是至濁之材居如是至清之秩殆猶期盜跖以首陽之風責宜姜以柏舟之操也豈能勝哉伏望聖明赫奮乾斷將文燭速賜罷黜再教吏部以成均之任關係匪輕誠非可以嘗試而漫為循養而遲受者惟會推道義高潔行止端嚴學問純正者以居之其博士助教等官亦慎選端人正士不得以遷諂有過之員濫補以為矜式諸生之本表正四方之地夫然後教化大行而淳厚之風俗愈同賢才彙征而太平之基本益盛矣

申 化

公諱化號阜慶羽次子端愍公之父予之高王父也公生平多陰德詳載孟津王覺新傳中年六十四歲得端愍公至七十歲而卒

家 譜 序

逝水必有源植木必有本生民必有初水有源則流長木
有根則枝茂民有初則後昌故詩陳瓜瓞禮辨宗祧有以
也予家自二世祖邑侯府君占籍永年迄今餘二百稔傳
世凡八前此肇迹沿承罔稍攸自惟據觀察祖南濱府君
官潞州時州吏有同姓者敘族之先原係潞州屯留縣人
於時有始祖諱文美者昆季十八人號十八公元季避亂
咸亡匿四出獨始祖徒絳縣留孟里至國朝洪武初二世
祖由絳縣教諭陞山東掖縣尹道經永年因家焉此吏於
嘉靖中赴選京師過臨洛鎮訪南濱公起居蓋南濱祖任
州時廉知吏為同宗序屬姪輩思過歷歷此時南濱祖捐
館在殯吏以故舊聞而躬詣弔祭予族人獲與延款面領
其說甚詳聚自占籍後子孫漸多各乘便就居分為二支
一在府城一在臨洛鎮西石碑口距城幾七十里許歲時
祭掃僅一會晤然亦不偏見此外接親劇疏至有不能識
面知名者嗚呼始於一本尋至不能識面知名則路人矣
以戚戚同路人良可慨也譜牒奚可漫不錄置以詒永久
乎茲遠不能遡特哀茲八世曾元分門秩次按派註名以
相誌列縱不得敦聚族之誼洽展親之歡慰骨肉至情庶
披閱間亦曉然知某某為伯叔某某為兄弟某某為姪孫
不識面知名之慨庸少釋耳矧中間登仕籍者兩宦業於
汗青篤隱約者標清芬於月旦芒寒表俾代不乏人舉足
為後裔印範為後裔者倘能補漏遺續付剞劂觀德思
奮爾公允師仰前修縣世澤奕葉相輝清白不替則是譜
詎徒紀名錄序已耶萬歷壬寅仲春吉旦八世孫化識

代傳前卷

蒼巖子夢遊記

蒼巖子避暑草堂神疲假寐夢遊幾五六里漸入一山
幽澗絕壑樹木蔭翳低回久之忽聞歌聲遠達歌云牛背
斜陽一笛風樹音高下亂山中隨身簑笠無長物世事興
亡類轉蓬蒼巖子欲往從之但見簾羅綺掩風霧冥迷而

申氏拾遺集

110

歌者莫究所之矣沈吟散步南行里許又見一溪溪上坐
一童子長吟曰兀坐滄浪豈濯纓臨流吟嘯適閒情鑑中
雲影間來往似與忘機鷗鳥盟蒼巖子造童子而揖詢所
居童子曰距此而南不百步有一庵吾師在焉子能訪乎
蒼巖子欣然從之數步外越一礪砥過此則境又益佳白
雲縹緲黃鳥翔翮真神仙府也行間有茂林一簇內懷脩
竹萬杆竹之籬有一小門門額書飄然居蒼巖子從而進
扉內一橫塘塘中菱荷菱花葉班班上架竹梁騎梁有
坊坊端有釣魚磯三字由梁而北草庵在焉松杉百株東
西對列下有曲檻花卉鮮奇品色億狀皆非昔見者傍檻
有二鶴甚馴庵之中竹牀石枕琴一張棋一枰案置南華
經一卷庵正面亦橫一匾書養鶴庵蒼巖子覽畢不見所
謂飄然者詰童子曰此後有一洞吾師嘗靜息其中候之
宜來語畢而師至矣顧蒼巖子笑曰子用世之士非吾徒
也何為至此蒼巖子視其博帶衰衣美髯癯質非塵劫儔
也飄然遂延坐款茶情話甚密因言子文人必矧於詩乃
出袖中三絕句以示其味琴云綠綺壁常懸高山久廢傳
每憐彭澤令真趣不須蒞味棋云彭城功未振赤壁氣方
豪勝負誰能付何如不著高吟橫塘云竹林深處水旋淪
人道桃源欲卜鄰苗苗滿池鱗泳樂眼前無物不陽春蒼
巖子讀之見曠懷逸趣器度汪洋偉人也飄然問子蓋思
一作蒼巖子曰釣魚磯畔溪當戶養鶴庵前樹映塔此地
可能分半畝莫將閑處付乖崖飄然笑曰避世之地豈容
分子耶頃之童白饌具已備飄然曰此之東南畝有一詩
社友其借往談笑何如蒼巖子曰諾於是飄然命童負饌
具先行而與蒼巖子繼其後至中途見一石儼然人立飄
然曰此名石僧可無作耶蒼巖子即吟曰特立孤踪削確
然圓光燦燦太陽邊春秋代謝形能改風雨交摧守不遷
體質瑋瑋攻必用袈裟苔蘚色常鮮世人喋喋囊時括肯
學沙彌不語禪飄然曰雋才雄筆白雪陽春此石得品題

價增十倍矣須臾至一山園林莽內宿犬驚鳴知有人室
行漸近有蒼頭掃徑者現出招揖讓而入其中四壁環山
萬花耀日規制與飄然居頗同而與之儀狀亦與飄然相
埒焉與問飄然曰此客何來飄然曰文士尋幽因借來對
語蒼巖子請與就日耽逸於是分賓主坐童子出饌稱觴
為壽酒數巡蒼巖子疑二老仙侶也問以黃白事耽逸曰
子以仙疑我輩訛矣我輩弱植學文強仕行裝今勸異九
霄呈身三徑娛山水以自全晚景耳遂舉杯朗吟曰山林
僻處一茅堂風暹奇花撲鼻香鎮日不聞車馬過看雲玩
水足徜徉吟畢飄然曰今日之來求盟詩社可取楮各賦
一律蒼頭即置案上飄然屬蒼巖子先之蒼巖子咏云藻
思修椽翰墨場填邱典索偶芸窗染成煉燭五色線欲博
瓊瑰七寶牀煙閣歸歸勤業惹雲臺覆醜姓名香都俞更
有泉還契終古丹青日月光飄然云長夏深山樂事多花
容豔麗鳥音和愛看脩竹篩金影不想遙天節玉珂種得
青松陰有苑教成白鶴舞裝裝開來野腳乘幽興遊徧阡
陀糜鹿坡耽逸云深山深處逐逐遊岳岳喬林入望疑瑞
世當年鳴鶴驚陶情今日汎鷗鷗風情笠澤波中鷗雲鷗
商山嶺畔芝大塊鵬鳩均自適朋來覓紙一題詩賦舉選
覽飄然曰各道意中事耳此豈言志處耶茲者佳遇要當
覓此塵殼解我故懷放浪形骸之外逍道泉石之中更相
唱和以為樂何如命童子洗盥促席做韓孟為聯句云勝
日妍郊景清時恣燕遊歷山甯憚險若卜築最憐幽壑巖
穿雲入翳飛泉繞澗流三槐王祐宇五柳葛天邱綺里
真堪侶若東方豈欲倚閒身甘自稱飄然客幸相求藉筍
行廚具耽琉璃琥珀浮蘭亭芳躅迴若梓澤樂聲苑亂鳥
絳黃錯亂繁華綺殺哀羔烹漸太白耽養食羨儀休鹿豕
優游地若菊松偃蹇陬谷神飲應響飄然蟹氣蒸樓啟啟
穿深穿穿陶陶覆滿酸八瓶移日影若萬壑赴林園真色
迷杉木飄然微熈掩曲盤雅懷堪檣杓耽高興薄至婁玉果

申氏拾遺集

112

盤龍面看銀盤爛樹頭狹啼形野寂
鳳舞見簋修盛會
翰程孔 奇逢邁阮劉詩腸風火發
汗簡霧煙旬小憩
棠鐘愛 長情水溢愜參商非曠述
膠漆願為謀舊日
桃花渡漁郎數入舟
聯訖而酒皆醺矣蒼巖子因醉歸
二老攜送出門則見長風一川皓月千里於是乘醉方行
蹶然而悟乃夢也

申靈允 傳載前卷

族譜序

粵稽書親九族白虎通云族者湊也謂恩愛相統也生
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九族者父族四
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
有子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
子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
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
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
一族又曰三綱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謂諸父兄弟族
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紀之中自君臣師友而外無非此
人此族也族無譜則必迷厥本始倫序混淆為弊滋大向
見大梁曹氏族譜九族森列因悟修族譜而止於本宗與
母與妻甚略是於九之中舉其四缺其五殊為大誤茲欲
羅九族而備紀之第吾家自吹律定姓以來世代遞遷譜
牒散逸莫可究稽即始祖迄今雖概存世次乃以歷世十
二歷年二百六十有七派衍枝分亦汗漫而不能悉周咨
詳考尤多舛漏奈何於是姑據吾源流一派為吾所知者
歷歷紀之而缺其所不知至於其餘自世次名號之外若
母若妻之族暨女子之屬一任其各派子姓自為填註藉
厥手以成譜庶無憾於外漏之失也已於嚴本枝具在戚
屬咸列一覽之而親愛流湊之意能無戚戚於心乎然又
安知無譜薄情衰生不親死不哀行葦馨寂角弓刺與漠
不相關曾路人之不若者且聲聞不通顧面不相識者又

或敗名喪節亦爾所生猶揚揚自得者前烈孔昭高山仰
止觀斯譜亦可以重自惕矣陝西扶風知縣九世孫靈允
謹

申涵煜

吾祖諱涵煜字觀仲號鶴盟端愍公次子由辛卯拔
貢中康熙丙午科舉人應選不就工書畫善詩古文
辭詩有敏菴江航二集併通鑑評語俱載後而古文
詞不少概見僅於親中搜此數篇因附之拾遺文
集內

文昌閣祭田碑記

郡有文昌閣為學宮左護掌於學官與春秋祀典而二月
初三日相傳為神誕晨及朔望香燭元夜燈火牲牢酒醴
之資則廟祝斂於郡人時或闕焉邑侯余公雅尚文教興
起多士自順治十八年間始捐俸置田四十八畝而歲時
黍盛乃備然是田也掌之胥吏侯既更則上不及知下
不敢問租收所入不無中飽而歲時黍盛仍斂於郡人及
今數載別駕張公署縣事附近居人馬向宗路朝雲謀之
諸生馬濯具狀以請公批如請已又舉諸生雙重修掌理
公又如請且為之正疆界嚴弊端使廟祝不得據為私外
人不能窺其隙因令勒石而屬予為記俾歲歲奉祀勿敢
墮嗚呼盛矣予惟文明之代祀循典禮人修職業無相干
也文昌之祀肇自何代或以為孝友張仲十七世為士大
夫其說荒渺難求或以為唐張亞子梓潼人因以梓潼稱
夫張君誠善士見於唐人咏歌有功德於其鄉鄉人宜祀
之何以遍及天下且梓潼人也文昌星也何以比附為一
竊意祠家援周天列星而著為象以彰文明之教使對之
者生敬信心取斗四星以為魁即摹字形以成象取戴筐
六星為編衣素帛青童白馬為文昌君其義同也夫上天
垂象昭布列宿水火兵刑豐歉凶瑞各有躡次而戴筐六
星獨能與人下通語言文字饗祭祀而聽鐘鼓又有生辰

可紀其說宜非儒者所樂道雖然五嶽四瀆載之祀典嶽
既有神星應有精潔乘盛備禮歲時修虔以昭神貺而
神默佑之亦未可知然而宜非儒者所樂道也夫君子盡
其可知而不惑於不可知田祖有神曾無不耕之獲人事
既盡豈必禱而邀福使吾黨嬉遊縱飲敗德喪度而徒祈
靈於神神其棄之乎吾聞天垂象君子則之文者精所聚
也昌者揚天紀也吾黨誠能以文昌為師請勿急急富貴
戚戚貧賤希心僥倖誣我明神惟公惟直惟敬惟勤禮義
在躬冠冕人倫言為國華行為世珍則文昌之啟我者至
矣此神之所以當祀而二公建田為祀之意不外是也敢
為多士告余公諱維樞字中台婺源人張公諱建策字匡
侯奉天人教授曹公諱焜字開齋大興人訓導羅公諱宏
經字彥超通州人事關文教司鐸者例書名因併及之時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初夏之吉丙午科舉人候選知
縣郡人申涵煜沐手撰

路氏兩甥遊序

歲癸丑秋督學王吳廬先生校士畿南予路氏兩甥廷彥
宗約偕遊冀序士林榮之一時有聯壁之目廷彥年十五
宗約年十三方舞象勺遠歌芹藻似平有 有然箕裘
弓冶厥有自來溯而上之則皆文貞公之遺澤及吾妹丈
吾徵之庭訓也文貞公為名臣亮節孤忠流徽史冊吾徵
抱經世之略日手一編晚而逾篤嚴於課子瑩窗雪案中
夜篝燈矻矻然不少輟也故兩甥頭角早露年雖少恂恂
然如老成人每構一藝日異而月不同予聞之慨然色喜
即過從吾徵浮白引滿交相慶焉昔機雲軼轍兄弟濟美
文章事業肩隨頡頏青衿其借徑耳鵬程萬里扶搖而上
此發軔之始基也會戚友舉觴稱賀華筵高張笙歌奏響
予乃正襟危坐而為言曰兩甥聽之今為學校中人就成
人列矣先儒有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白眼為末世頹風
青氈是傳家舊物勿尚華靡而鄙寒素勿習淺競而忘誠

怒勿盈其氣而多上人勿趨於名而或過實講書以明理
為宗雖龍鱗虎俱相柏也擇交惟端人可取雞林白社皆
浮夸也范文正公作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此其時乎自
今以往努力精進庶文貞公之家聲可以不墜而二陸兩
蘇不獨專美於前矣吾徵曰善阿勇其書之為小子座右
銘予曰諾是亦宅相之一助也因付管城氏著之屏間

治漳河議一

按漳河之為患也歷歲既遠疏治莫稽或有治之於一時
而壞即隨之者未聞有莫測之策傳言西門豹有分渠新
田之事其述已詳焉不可考矣夫豈非一明驗也歟雖然
治之非難永固為難永固非難煩費為難也何則漳河之
源當清濁兩水之相合其流亦非甚巨也觀其冬春兩時
未嘗不安瀾而去但穿山而出濟以夏秋霖潦眾流奔匯
勢若沸湯山根土堅渠隘一時難以放洩自臨漳而上地
形披阜洄湧一至勢若懸簷傾注而下臨漳東北廣郡四
邑成肥廣曲地如仰掌正為備悍之區及至曲梁而下
暴流漸遠水怒少殺則頗就涯岸矣惟此中間南界於衛
水北界於滏水一川之地形如仰瓦所以漳之至此不得
不橫衝旁激也衝流既久浮淤遠去沙沈易落堆阜兩岸
崩決填塞積而微底久之則河流如屋脊之上水之趨下
性也一有衝擊則由此而轉徙他方也此高則彼窳彼高
則此窳在此一川之中非南則北然而不能超越者與蓬
者兩界既阜水勢又殺也當廣郡之四邑急流湍悍之際
挑之則隨滅其渠防之則隨潰其隄徒受其勞不得其利
此所謂治之永固為難也若欲永固照黃河例兩岸束以
大隄設夫分汛防守冬春伏以土牛遇有衝決即時杜塞
亦可保永固無虞但上下表延一百六七十里工浩費煩
動輒巨萬積數載之力未必能就再責以防守歲修何項
金錢可以繼之此所謂煩費之為難也為此計者惟有備
之一著可以濟積浸之患矣天時雨滂豈歲歲然哉亦不

過問時而有之當居平無水之日預教以勤耕力作節儉
蓄積使家給而人足即遇有衝決渰沒之患亦不過一二
州縣而已州縣之內亦不過數十百聚落而已又非盡罹
其患害也如將被災之地按畝而獨其租計口而賑以錢
粟不過數萬金而業已贖足矣再於未被水災豐穰之處
勸捐助貸而賑濟之俾百姓不至離散保守恆產以待天
時漳水一退傳以淤土即確礪渴澆之田可化為沃壤膏
腴而收穫之利更倍於他田也此又在宰士者才賢身任
其事以不治為治也

治漳河議二

天下無無患之河自古無不治之水故歷代有虞官都水
水衡舟卿之號而任掌其事載在典冊可稽考也然治水
之道無奇策惟相地度形順水之性使水由地中行行其
所無事而已夫漳水之為患也其來舊矣緣其兩水相合
包山而出眾澮之所奔赴其勢若建瓴澎湃而下中州地
平土鬆衝激所至則溢而四散不能任一渠而去且水之
所過汗漫沮洳蘆柳生焉根蟻蟻隙易於潰潰是以隄防
杜塞之所不任也欲為治者當治其支庶焉支庶者即土
人所謂陪河汊溝也當水暴漲之時正河不能容受必決
支庶而分之支河既通而正河亦可無汎溢之害惟支河
時通時塞而無永導之渠或彼此又無一定之地蓋樣
正河受水直射力全勢猛緊接洪濤故無淤澱之虞支河
受水旁行波瀾綿弱不能帶泥全去水盛則通流水緩則
淤澱泥淤下澄則塞其尾沙淤上澄則塞其口積漸既久
上下俱塞水波不通復遇暴漲正河泛溢澱水漫流多傷
禾稼流之漸久又成支河支河再塞正復汎溢月更歲改
並無常處所以巨浸廣而滋害深也誠於支河之處冬春
預疏首尾以待秋潦縱使暴漲亦無澱水漫流之患凡幾
支河可擇附近鄉村於初夏募力挑濬其當河腹受害之
區俾協力相助中間或有漫流之處則用魚鱗壩以逼之

使水順歸成槽以一河而分為數支之河以數河而共流
一河之水不妨農時不費金錢雖遇霖霖暴漲之日不待
智者知其必無害也當夏秋不可挑濬之時恐有暴漲
塞李公義鐵龍爪似可用也鐵龍爪者以鐵鑄為爪形三
五繫於船尾量支河之巨細受船之多寡溯游而行俾爪
得動河底淤澱攪渾隨流而去不令留為淤澱之虞歲歲
如此行之積日既久自成崖岸雖非久安長治之計亦可
以免其汎溢之害也

送陳明府卓異序

邑侯陳公以卓異第一膺畿輔首薦邑之神士既製錦屏
以龍公之行而公之門屬馬生等感念德化復以素册徵
言而先屬予為文弁其首予曰以予知公哉予不可辭也
夫儒者之道闊焉不著於世也久矣幸而有之宜為天下
用其於縣令特駟駟駟為萬里之始初焉耳嘗觀古傳
記所載名臣列卿如魏相王尊寇準輩功業施於當時聲
譽爛然而其始皆由於縣令願公政成於期月薦拔乃待
八年運速之間視古若有異者蓋吏治至今日其難於古
也遠矣朝廷設官皆所以為民而與民最近者惟令事雜
而不專雜則力難任不專則職易撓與民近則怨難諉一
邑之休戚雨暘財賦教化按訊收通文書筭鑰皆責於一
身又兼以郊坰迎送皇華供張日昨或不暇食乘燭列炬
猶僕僕不已故曰難任事無巨細不獲自專具成案而決
於上官往往一獄檄數移而不得完即有才能靡所自效
故曰難職於是事有不舉民不知出自上也而怨令令難
委曲為民乃上意期於必行而民遂終不能識其隱故曰
怨難諉以是知吏治之所以不古非盡吏之過也若公者
政成於期月超遷乃待八年以八年之後蓋遇賢撫軍如
于公賢太守如石公所以去此三難而卓然表著於時也
予嘗竊論公之人矣儀度舒徐博雅善文詞幼學李廉初
令吾永為政尚寬接物謙謹尤好精糗士類日為躬講六

籍而校警其藝故人謂公真儒者也儒者之道或以為簡略而不知慎重精密也或以為退遜而不知果敢敏健也或以為拘守而不知達通善變也是以於世之令所困而不伸者鮮矣而辦其阻於上官而不獲行其志者卒以理勝無或撓者此其為政豈尋常可俄度而遽數耶方今聖天子考功與能思革利弊一時方面大僚皆擢素所親信者任之而公應運首擢則公之茲行不為黃門給事必為殿中侍御史其勳業聞望焜耀當世視魏相王尊寇準輩豈復有古今之殊哉然猶望公博觀乎三代兩漢名臣碩卿之事折衷至正以佐堯舜之治而即身所嘗試之難條陳於上使麻令權輿之勢稍為變通則予且捧檄而作吏其得少行吾道則拜公之賜當更深於八載治化公行矣猶捐資修葺書院籍田以食貧士異日者永之人士粒歸於中采蘋蕪而祀春秋又豈一時歌思之所能盡歟

遊西洞庭山記

順治己亥正月廿三日鄭薇令路石瑩約遊西洞庭余自舊時即聞吳會之勝心竊慕之北住太湖數月幽泉怪石無不到者始知吳之勝以太湖太湖之勝以兩洞庭而西洞庭為尤絕昔袁中郎為吳令常云洞庭居然無上藉與為配其圖嶠方壺乎亦指西山也余詢之士人皆能言其勝地然問其遊者不過十之一相去廿餘里間有如此洞天終身不能一至無論郡之人矣無論遠方之人矣甚矣西山之相遇疎也余與鄭子往約數次皆以石瑩病阻自冬徂春歸棹可計余乃促石瑩曰子之病或者未遊西山耳遊西山未必病即使遊而尙病不且愈於不遊亦病乎石瑩聞余言奮然起裹糧買艇刻不能待是日以風甚不果發次日稍熾自葉巷放舟出薛家橋風自北來舟子欲揚帆南道余與薇令約此遊勿匆匆可行即行可止即止當以適意為期如長折看梅正當留此以為後應莫使歸路索然也遂命舟子溯溝而上過楊家灣去葉巷已十餘

里望見林壑深秀若有細路可通即舍舟從陸自楊灣出行湖岸上經帶星宋家灣登白馬廟廟枕莫釐之陰太湖如帶移山如案散疊疊翠俱含煙靄相傳柳毅寄書洞庭君繫馬於此其陽為橋杜柳毅井在焉古蹟具存似為可信然有自楚中來者云此事在洞庭湖亦有古蹟可攷想皆好事者為之返十餘步登舟自宋灣至移山山高不數仞周不數里兩半自成村落雞犬門巷俱落落有古致東向有大谷與寒谷甚類薇令曰此地可以結茅我將圖之從山頂北下村盡而返煙波鏡淨舟行如在天上仰願封圻取峰又在畫圖屏幃間薇令出莊子共讀盡馬蹄秋水諸篇三人放懷高論真有飄渺凌雲之概日曠進寒山湖飲王彥園齋遂留信宿彥園薇令舅氏也聞余輩往遊西峰亦訂看梅之約二十五日自寒山放舟渡太湖風浪平息頃刻行十八里達鎮夏謁岳廟殿容荒落無足觀惟廟前兩松樹偃蓋如虬余有雙松盤古致萬壑已悠然之句不數武即林屋洞洞口微隘險查不可測外書天下第九洞天為王文恪公筆薇令言歸元恭曾深入二里許至隔凡而止其中雖不可知隔凡以外固已大異余聞之神往石瑩志甚銳欲命火下窮幽窟旬旬將入懸溜鉅然為土人阻之漸上為暖谷洞行可數十步輒塞登洞山形如覆釜其上怪石錯峙目賞不給余為心醉者久之取故徑入村王彥園攜周吉甫子修德自亦到飯於桑林同訪雞籠山路詢之士人乃得雞籠多梅樹時久雨寒禁開者十之一二香谷數重徒在意想中耳山頂有道人煉丹處石板尙存諸子雜坐其上似有終焉之志余意在包山遂促二子別去行五里蜿蜒而入松影杉陰知為包山也登空翠閣修竹陰森人面俱失窗下泉聲淙淙不絕殆非人境僧元昌引道出荒棘中又二里至毛公壇青蔥翠翠更稱幽僻登壇而望惟從竹杪梅梢尙露東山一線僧云此漢劉根得道處根羽化後有見其身生綠毛者故以毛公名

日已晚微律徊殆不欲去是夜歸宿航上厥明廿六天甚爽朗未及飯即曳杖尋福源寺松徑盤紆澗淙潺湲大致類東山翠峰而幽邃勝之倍言殿前有羅漢松是蕭梁時物往觀之柯銅根鐵諒非宋元以後所能彷彿先是遊興發度福源不過三五里歸可及晨而食乃往返倍之實出意外雖嵐光梅影登眺殊觀奈枵腹人遂不覺其足之前於舟也囊畢日已中辰離湖山緣湖而西二十里遂抵石公下石公石多樹少洞壑爭幽有巨石矗立湖中高數丈廣亦如之石壁舍舟躍上甚有得色微予以不能余遂奮然而登相與大笑因詠東坡在西湖詩有還將天竺二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千載同心不能不嘆蘇老為解人稍折鎖舟石畔共坐涯渚上仰見孤峰陡絕從蒼蘚剝蝕中隱露雲梯二字傳為嚴天池先生筆循巖而上心目漸高未及觀會山僧三雲來迎憩石公庵啜茗而出看枇杷樹老幹蒼涼蔭可周畝遊歸雲洞洞如石屋但陰寒不可久住瞰石梁探龍窠窠與梁俱在水中時水漲沒磯靈妙頗隱從寂光洞後尋黃家園園依山麓疊石成齋若有意若無意皆以自然成趣復折而上僂僕之狀較登林屋無異而峻側殊甚至絕頂選石而坐東顧莫釐南俯三山北瞻瀟渺西望苕霅俱在煙霏霧斂中若遠若近或見或隱此身冷然御空人境四絕蓋已忘其在塵世間也橫下約三里許余疲劇不能振疾走入舟薇令石瑩忽從一線天轉上望余而哂一線天在聯雲嶂右取徑甚危余鼓餘勇再登呼童子攜筆硯書名石上危巖孤峙令人不寒而栗遂反平鋪石登舟命舟子一人持槳餘皆寂坐余三人把酒憑窗若灤山根之下見夫竊者咬者春者凡者梁者鼎者飲者酌者望者寢者嵌空靈快莫可形容時而微風鼓浪激射有聲則如遠鐘如緩鼓如琴如篋如擗衣如鳴玉相應互答聽者神清每至一處輒留連以為至妙及另有見聞又謂勝之雖舟子山童皆為叫絕乃知天下荷稱尤

日已晚微律徊殆不欲去是夜歸宿航上厥明廿六天甚爽朗未及飯即曳杖尋福源寺松徑盤紆澗淙潺湲大致類東山翠峰而幽邃勝之倍言殿前有羅漢松是蕭梁時物往觀之柯銅根鐵諒非宋元以後所能彷彿先是遊興發度福源不過三五里歸可及晨而食乃往返倍之實出意外雖嵐光梅影登眺殊觀奈枵腹人遂不覺其足之前於舟也囊畢日已中辰離湖山緣湖而西二十里遂抵石公下石公石多樹少洞壑爭幽有巨石矗立湖中高數丈廣亦如之石壁舍舟躍上甚有得色微予以不能余遂奮然而登相與大笑因詠東坡在西湖詩有還將天竺二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千載同心不能不嘆蘇老為解人稍折鎖舟石畔共坐涯渚上仰見孤峰陡絕從蒼蘚剝蝕中隱露雲梯二字傳為嚴天池先生筆循巖而上心目漸高未及觀會山僧三雲來迎憩石公庵啜茗而出看枇杷樹老幹蒼涼蔭可周畝遊歸雲洞洞如石屋但陰寒不可久住瞰石梁探龍窠窠與梁俱在水中時水漲沒磯靈妙頗隱從寂光洞後尋黃家園園依山麓疊石成齋若有意若無意皆以自然成趣復折而上僂僕之狀較登林屋無異而峻側殊甚至絕頂選石而坐東顧莫釐南俯三山北瞻瀟渺西望苕霅俱在煙霏霧斂中若遠若近或見或隱此身冷然御空人境四絕蓋已忘其在塵世間也橫下約三里許余疲劇不能振疾走入舟薇令石瑩忽從一線天轉上望余而哂一線天在聯雲嶂右取徑甚危余鼓餘勇再登呼童子攜筆硯書名石上危巖孤峙令人不寒而栗遂反平鋪石登舟命舟子一人持槳餘皆寂坐余三人把酒憑窗若灤山根之下見夫竊者咬者春者凡者梁者鼎者飲者酌者望者寢者嵌空靈快莫可形容時而微風鼓浪激射有聲則如遠鐘如緩鼓如琴如篋如擗衣如鳴玉相應互答聽者神清每至一處輒留連以為至妙及另有見聞又謂勝之雖舟子山童皆為叫絕乃知天下荷稱尤

物未有不賢愚共賞者孰謂山水無知遇哉蘇明月灣天生橋逕起小龍渚居者數家殊為荒落亦有奇石堪賞而村人皆為豚栅雞棲之所略不吝惜反若厭其無平壤者余與二子嘆息而去放舟大龍渚大龍之石橫出怒伏爭跨水際比石公所見又為迥異蓋石公奇而此則怪石公靈而此則猛石公整而此則亂空空洞洞愈出愈奇余三人方倚舟談笑忽然遇之不覺登而觀肅而起不敢戲玩石之桀驁可知矣余謂石瑩薇令曰天功之巧盡洩於此我欲十日盤桓以盡其妙薇令曰十日之外何以置我我并不欲去矣時煙嵐四合冉冉下接湖光不得已又行數里有迎面而來者離奇雄快石根頗類龍渚問之知為蛇山以時就昏黑未及登進消夏灣灣南北左右各九里其後正值暮鄉昔吳王避暑地至今多產菱芡芡葉土人衣食之過灣為秦家堡遂泊舟焉村人望見北人裝束皆張皇走避無敢過而訊者余三人從飲浩歌殊不自覺是夜微雨灑灑有聲詰旦謀登縹緲時微雨山徑頗滑石瑩欲少待余曰有美在前魂夢所思失於一旦誰能堪者且名山正如名姝明白見之固佳即恍惚見之亦為有致昔人云山色空濛雨亦奇非虛語也薇令遂入村告以姓名假雨具買草履命兩僕負簑笠策杖而登西湖之峰惟縹緲稱最勇雖陡峻而石級可登頗無蛇蝎板援之苦直上里許便可望見峰頂余性急輒欲即至然每汗流足頓數武已息惟薇令散步從容每先余十數步余止薇令亦止急起追之終不能及至顛湖風從山背來橫擊殊危石瑩病困長風避入靈官殿余與薇令以遊之艱難未忍輒去遂背風躡石壁下引脰而望如在蓬瀛之上矣薇令為言往時若弁若峴若荆溪若晉陵若惠若錫諸山皆可望見今日乃以雲霧掩之殊失此峰本色石瑩以寒甚不能耐遂相引而去時雨亦止雲自谷中起如絲如絮冉冉而升并不見頃來村落也繇峰而東依山脊尋上方寺至吳王

嶺下鳥道盤空下臨深壑余三人憺憺然扶杖緣行不敢傍視前見亂石成堆渺無行徑薇令遂從陟絕處坡陀而下余二人奮然從之仆而起者再竟達山居有僧難甚點槍茗留客因得少憩出寺門邊澗又行二里觀臥龍松欹倒石橋上天矯怒張恍如龍種亦漢唐時物也過松又里許八谷得上方寺遂移有餘殘碑尚在想亦前朝遺式惜乎其荒落也余與石瑩俱疲甚浩然欲歸薇令言千株園亦西山勝地也此甚遠遂紆道而入以為名之所著必有可觀及至茅宇數椽絕無異致不覺索然而返冒雨過蔡家學至東蔡得舟訪土人還雨具鼓棹而出欲再尋龍渚不得湖風甚急巨浪滔天過石公嘴吞舟欲失日之所聞忽轉而為天風海濤矣遂泊舟石公村是夜雨聲不絕衾裯盡溼余三人抵足談詩意自若也晨起二十八日風漸息雨尚未止放舟從鎮夏復渡南嶺頃刻抵岸羣噪若點遠樹叢微無復舊擊之勢過查灣訪朱九光登無熱天文石開亭布置俱別時以歸棹急未暇領略舟中謂二子曰今日之遊可為至暢自元日以來未嘗三日不雨乃我輩放舟六日五日晴明雖登縹緲少陰而未路改觀亦成點綴不可謂非厚幸且我三人者行則皆為可行止則皆為可止賞鑿頗同會心不遠若此游去一人不得增一人不得者山水有靈能無肯背石瑩以為長圻在望未得數棹一遊未免生恨余曰不然興至而來興盡而返此古人所以稱善遊也況造物忌盈雖山水遊觀亦當留餘不盡之意以還天地二子以為然旁晚始抵葉巷

瑞徵集序
郡伯之堂有白燕來巢郡之士紳嘉石公之政鮮不歌也遠人聞而慕之亦鮮不歌也有鴻篇焉有寥言焉有鏗然而言堅華然而色暢雅而致敏而逸者焉邑侯陳公分類彙刻體無不備也予讀而嘆曰嘉哉是刻美以類彰情以物寓因情闡義古之道也故詩之有頌必託物以造端非瑞夫物以物之瑞由於致之者有其實也苟實不足以致之即鳳皇神雀之珍亦何所喜幸苟乎乎實則夾穀之鹿桑下之雉與今日巢堂之燕皆可明治象而動斯人咏嘆之懷況禽鳥效瑞於公有隨所至而見者尤可異也公初宰長子以才能調懷仁給民牛種開田數百萬畝有白雀來巢願其地僻野無能咏歌其事者而歌與不歌固不論也獨是燕雀常族變其毛羽翔鳴堂庶得非天以潔白者象公之廉操歟夫善政多端皆兆於廉廉則無欲無欲則明明則斷斷則刑平而政理蓋公性澹泊食無兼味間以翰墨自娛樂畫法精工書大字如計有龍躍虎臥之觀然公殊不屑意惟殫心民計案無留牘人無遺情一切煩瑣之務及人士徵長細過皆能應口道之如熟習者矧得賢令如陳侯為之承宣而決可否是以蒞郡旬月君子佩愛小人服威吏悍而踰民恃而舒年穀豐登賊盜皆境廉之取效如此此即無異可徵郡之士紳亦將歌頌恐後乃瑞應有必至者天下事譬之弩也而其應則猶機也事盡乎此機應於彼人和天子固如是其神哉然則陳侯之刻是築也達天之道彰守之功而已不與於以占讓傳之天下使凡百司牧咸發興起於以廣仁且詩以表政思其政者諷其詩想見人文之盛風化之美於以造士而觀俗則一事而三善備矣方今
聖天子留心民瘼精察循良陳侯以卓異第一超擢華要公雖暫留其仁聲善政書 御屏久矣行且有保傳來輔之任今之同寅協恭恭澤及郡邑異日一德同心共濟太平

將必有鳳皇麒麟甘露朱草之祥克成

聖朝堯舜之象而太史紀載形雅作頌以歌明良盛事胥於此焉卜之矣石公諱佳彝字某三韓人陳侯諱應中字麗西廣東莞人以余沐浴治化者深屬余為之序余亦自信其知之深也不敢以不文辭戊辰十一月初三日作

李復隆繼配胡氏節孝錄序

節婦胡氏永年人明大中丞沾恩公孫女其父鼎卿公明考授中書舍人入 國朝未仕氏年十七字同里貢生李復隆為繼室甫三年夫死時遺孤士傑方在襁抱有前子亦幼笑相相依既而前子死子婦亦死撫其女與己子同屋然一身上奉舅姑下育子女克勤克儉經理家務使親忘其獨子忘其孤同堂兄弟亦與同爨獨任勞瘁不使分析其後子既成立舅姑相繼去世氏之心事既盡而年且老矣會有詔廉訪節孝里人舉氏以應屬余為呈辭余既執筆具稿列名公請因慨然嘆曰嗟乎竹勁蘭芳自其本性若氏之全孝保孤以成大節甫計有表彰如今日者乎而或以為節孝常行耳無烈奇名聳人耳目余曰曰可蹈中庸不可能常行正所謂中庸也蓋婦節有二有貞婦有烈婦烈節難矣而貞為尤難大抵突遇險迫計無回顧頃刻自裁雖弱懦愚質亦可為之若夫貞婦守節百年之中經歷萬變物態人情紛至沓薦如鐵在鑪朝銀夕鍊乃能操同匪石節比高松又復以母代父保家立業以婦代子養生送死使地下人無毫髮遺恨可不謂難哉今氏之節孝請自有司達之

天子坊表旌於里黨太史載之史冊謂足報氏歟乃

恩綸甫頒而士傑遽死痛哉半生哭夫老復哭子天之以苦節成人何其甚也雖然士傑成名 國雍鄉黨稱為善士使母節不泯煌煌 大典猶及見之子傑自可頌矣僕之從

兄士俊從弟士彥成傑之志如制建坊彥又以一子繼傑嗣尊奉祖母頤養天年尤可想見孝義家風云 康熙五十四年十月

持平論

和荆石著庶子三年之喪辯嗣胡澤山也荆石妻死命其所生子行三年喪計狀書卷弟和某率勇斬衰子云云澤山謂嫡在宜期雜引古今禮著平心論荆石以其議已也辯駁所加幾於許矣余竊以為儒者讀書服古意所不可好為議論即帝王之權不能使隱而不言故三代而下變井田為阡陌儒者則稱井田貶阡陌變封建為郡縣儒者則尊五等斥郡縣或形論著或見章疏歷漢唐宋之八代有言者而當時君王曾無有以言者逆己之行而或加之罪今澤山自言禮未嘗直指荆石荆石自以為是斯行之耳澤山無如荆石何也若必憤然排斥怒其異已則示人不廣矣且夫澤山之論非無可議也惜荆石議非其可議耳持理雖公考據未確可議也引典雖博遠而不切可議也何言乎不切也羣言淆亂酌諸聖既經前聖已刪之禮而仍引之是為不切如父在為母服期是也何言乎考據未確也庶子為所生母齊衰期年嫡子為之服總文公家禮所載也而澤山則以為其於生母亦註三年失考如此乃云及其註孟則曰歷於嫡母而不敢終自生辯端何以主信夫三年之制始於洪武七年正以駁文公期年也如家禮亦是三年則太祖無孝慈錄矣荆石三年之命不為嫡壓但云以孝慈錄為宗未為無本如謂遵守文公以家禮有正服三年之文失考甚矣且旁搜曲證引庶子為父後者降服總而斷其得為父後者降服非謂庶子之概可降也鄙意澤山未嘗言降又此禮已廢似不必言言之無以折服澤山且將自屈其辯蓋嫡無出擇庶子之賢奉祭祀尊為宗子是繼嫡為父後也庶子必繼嫡始可承大宗則其生母之輕可知且降服例止一三年降期期降功功降總既云降服總則知古禮止功耳期且不得乃可引為正服三年之據非自屈乎至王子請喪之事舉世童而習之尤難立異議孟子明言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

莫之禁而弗為者若王子則歷於嫡正是有所禁而必不得為者乃抹煞下句止舉雖加一日語以孟子為能行三年為禮竟將歷於嫡一語斥為澤山武斷不大過乎夫澤山亦安能為此言哉量情審勢非前賢禮義精熟固不能酌中至此試思庶子生平以嫡為母及所生既死乃斬衰辟踊悍然呼母而哭母能甘乎幸而母弱則子得竟行其志若其母強必奪其志使不得行是強弱有二禮也倘或母子俱強行者欲行奪者欲奪諱然爭執是不得盡孝於所生反致悖逆於嫡母是教民以亂也故君子身任綱常每以聖賢之禮拯帝王之失必不敢以帝王之權奪聖賢之禮所以孝慈錄既頒而文公家禮終為士大夫所不廢余嘗執兩說而論明太祖重情朱文公重禮情猶水也禮隄防也人知聖人緣情制禮不知聖人以禮遏情禮防一決情於胡底是言禮者所大懼也嗟乎議禮聚訟古人不獨已也今當禮教大明之後遵守成憲原無所用其臆見即或疑信未決同異互參平心和氣相為往復以慎事之小心收同人之至益不亦休哉一出勝氣即是私衷何以論禮此余持平之說也請以質之澤山荆石

續持平論

明太祖因龍懿妃議文公家禮庶子為所生期年服輕頗孝慈錄為家鄉禮斬衰三年與父母同已而覺不安詔與家禮並行聽民自便至永樂中特頒文公家禮故終明之世家禮不廢孝慈錄且廢不傳近人欲重所生多以孝慈錄竄入家禮故和荆石命子為所生服三年喪謂本家禮胡澤山以為嫡在宜期卻云家禮亦註三年引註孟歷於嫡母不敢終喪語為宜期證據是皆見俗本增訂家禮而未考原文也予既著論詳考家禮庶子為所生服期因澤山嫡在宜期之語祇就勢不可行立論未及辨名正分大義因復為之說曰制禮者周公定禮者孔子秦漢而下以周孔之禮維持世教者文公一人而已註經書而百家廢

作綱目而衰貶定何獨家禮一書薄於所生不愜人情啟後人同異之論勿亦以所生之情本重而制禮之權故抑之使輕輕其所重移情以尊嫡嫡尊則分定分定則上下相安而孝道成矣雖然制服固有年月可限哀慕之心惟人所自盡耳果有三年報本之誠何限乎禮之殺苟無其

心而服與嫡抗徒冒干犯之嫌禮既有虧情於何有故屈於禮而哀有餘雖期年不害為孝僅循乎制而情不足即三年適以成逆吾見今之讀禮者矣循例斬衰題勉成禮飲酒食肉無異常時博奕遊宴何所不有所謂三年制禮不過衣服縗素維人觀瞻而已至於兄弟伯叔父母之喪履絲衣紵幾等途人間巷視為固然談者莫以為非以父兄尊親無尙之義禮制嚴重亦且凌夷至此獨於禮制所輕反欲從重豈真情有不容已哉不過爭三年服制之名謂嫡庶無遠別耳抑知鐘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服制非孝之主而禮必有差生也不得子其子豈其死也竟得嫡於嫡乎是故澤山謂嫡在宜期徒以勢論也非周公文公意也周公文公之禮雖嫡不在亦期明乎分也制石則以為不行三年是等其所生為娼優下賤不得列於人倫也禮過矣難為士君子所雅言矣清水明鏡不可逃形禮明分定難以情亂嫡庶之嚴同於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蟬天地并日月豈有所惡而賤之哉如以禮殺為賤則為人後者為所生期年亦可謂等其父母為娼優下賤耶嗟乎天無二日尊無二上為人後者為人子故不得不降其所尊為庶子者母其嫡故不得不薄其所出此天道人理之自然順之則合逆之則悖悖逆之罪無間存歿如以嫡歿即可自尊所生曾有為人後者嗣父既歿仍可為本生行三年制乎在中材之人知情而不知禮又惑於後人俗說遂謂周公文公之禮皆可隨意增損而不知犯名悖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在庶子尚謂自尊所生若荆石乃以家長為妾爭禮使庶子斬衰悻然於嫡母之前嫡母反歷

於夫之威而不敢言朋友言之且嗷嗷致辯橫加詆毀甯非倒置耶然吾終願荆石以禮制情故敢於澤山觸怒之後言之不足而又言之誠以荆石身列搢紳勉為禮義之宗不為匪薄借口朋友相成之道也何恤乎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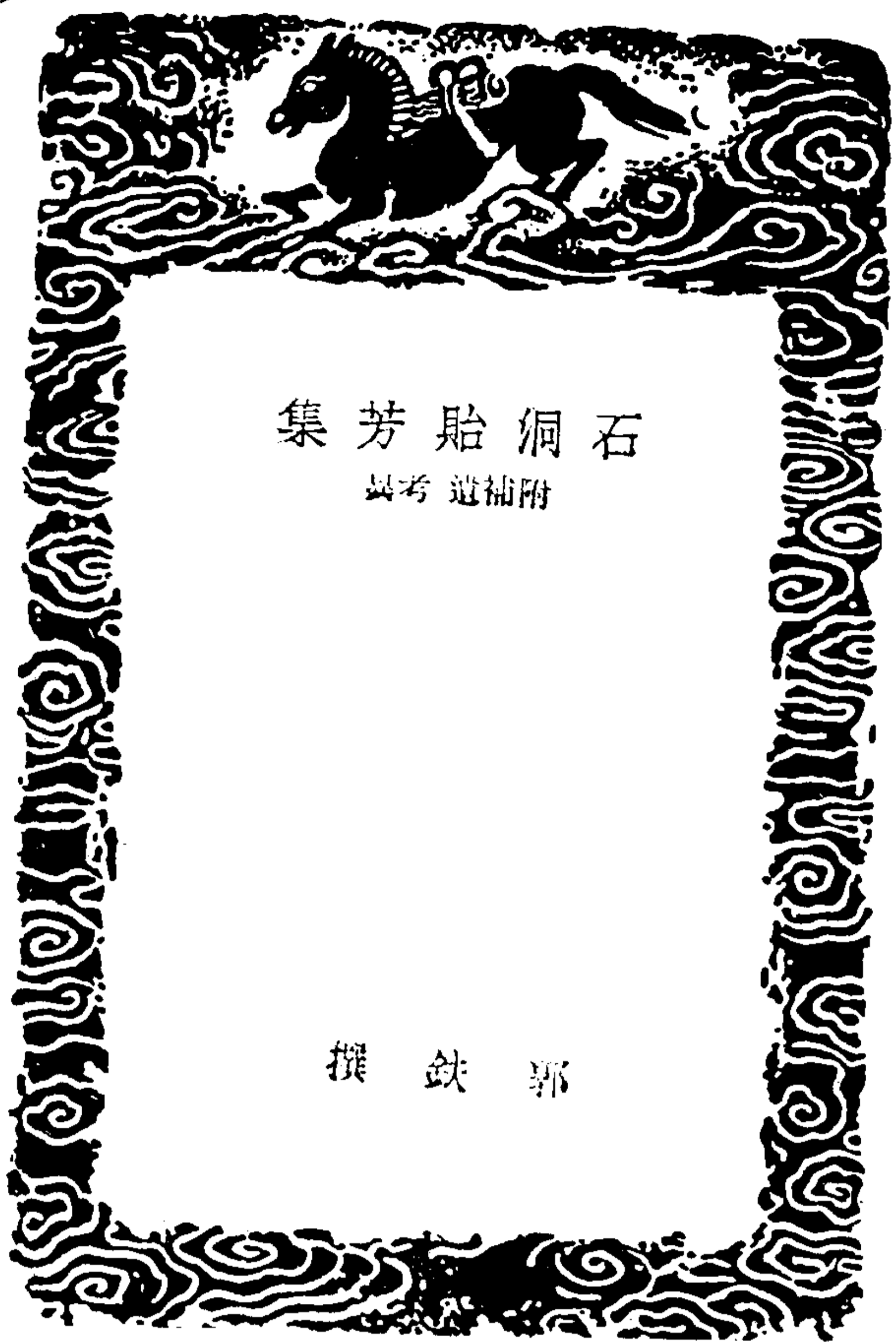
姚東巖詩序

姚子扶東巖若載願盼禧如也見者駭異無不以為非常人幼孤貧脫落自喜讀書不求章句為文奇創莽莽作萬人敵有宅一區田百畝盡以讓弟獨攜其妻子儼居授徒自給或并日一食家人皆怡然自得無怨言苦色扶東氣益豪識益高視世間事無足當意者每同輩聚談層層各於所見輒然發眼目意若不足而亦不言彈基嬉笑述若同眾而所見一定屹如邱山力撼不為動其意汗漫超越如此即常與交者莫能測其涯際也嘗遊京邸衣大布衣抗首公卿間議論英發無能難者或窮之以風雅扶東振衣而起捉筆四顧奮迅而成奇氣益然觀者從旁鼓噪無不嘆奇才不可及然扶東願不多作或自毀其稿客燕數年所存不過數篇遊大梁及家居詩幾二十餘篇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名山大川以發其奇高人名士以鼓其氣而作始多余嘗勸之刻扶東曰近世之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談不諧於時余不能談又不仕何可以文示人嗚呼其言近慎而實偉哉人情卑隘有一長可見莫不矜於自足急求表異少遭挫抑則感嗟怨悼若無所容即古之名士如退之輩猶或不免況今人哉扶東以產讓弟而不必以義名經濟滿胸嘗與余論古今人物臧否是非成敗毫髮不爽而不必以智名舉孝廉三十年窮約自甘而不必以介名今捧檄作令退然抑下過於窮約時此其藉藉之深挾持之大固宜人之見其迹不能測其微即余之知其微亦不能窮其所至為何如也扶東行矣余聞德清地僻而民豐山水之勝甲於吳越此中士大夫又多聲氣偉人出其素蘊益以風雅行所無事奏刀滿志矣然則是

刻也其即最怡之先聲傾倒東南之符籙也烏可已哉庶熙歲大戊寅端陽同學弟申頌拜撰

申氏拾遺集卷下終

原序



石洞貽芳集

附補遺考

郭鈇撰

士人屈首受書通訓詁。無不知有周程張朱四子者。其他之賢。非生同里。學同師。或不能舉其姓氏也。吾
 婆何王金許呂東萊諸先生。倡明理學。稱小鄒魯。彪炳於今。海內之士。受書而通訓詁者。或不能舉其姓
 氏也。若晦翁諸子。嘗訪香溪范先生。三至其家。不遇。采其壁間所書心箴而去。吾祖從張子游。建書院。延
 名儒。以教子弟。二子受學於晦翁朱子。厥後僞學之禁。朱子遜居書院數載。所著學庸註疏。於此脫稿焉。
 至今手筆與遺像。珍藏書院中。歲修祀事。婆之人士。受書而通訓詁者。或不能舉其姓氏也。海內云乎哉。
 回念幼時。洙泗淵源。濂洛支派。先大夫每於趨庭之際。勤為訓迪。故凡諸賢姓氏。得約略而舉之。及長讀
 石洞貽芳集。頗以求詳而失之繁。博采而失之雜。為嫌。今秋再至長衢。家仲爾雅。出一編相示。則所輯石
 洞貽芳集也。條其目為五。曰芳音。先哲之詩歌也。曰芳紀。名人之記敘也。曰芳澤。昔賢之箋翰也。曰芳傳。
 後俊之庶和也。曰芳緒。宗祖之心緒也。詳而不繁。博而不雜。非其作史之三長。未易臻此。快讀一過。喜可
 知也。廣為流布。繫夫屈首受書而通訓詁。不虛舉周程張朱之姓氏也。而吾之石洞。亦芳流百世矣。爰忘
 鄙陋而為之弁其端。時康熙丁巳小春朔日。若釋謹題於紫城客舍。

序

石洞書院。故紫陽講學地也。夫學務其實而已。豈為流芳百世計哉。然而似蘭斯馨。雖生空谷。其香自遠。
 芳之流不流。亦視其所以貽之者何如耳。吾聞石洞之勝。以桂壑為最。桂花之至芳者也。顧經秋輒散。人
 則不然。書院翬自紹興。距今數百有餘載。紫陽以降。若葉水心呂東萊魏鶴山諸名賢。流風餘韻。迄今未
 泯。末學後生。丐厥膏馥。率相與誦思尸祝。瓣香罔替。豈慕其芳徽者。皆遂於虛聲歟。抑亦數先生之所以
 貽之者。其清芬自不可沒歟。是集康熙間郭君爾雅所輯。蓋宋隱士始建書院。德誼先生之裔也。郭君懼
 隱士之芳烈久而弗揚。因哀是書。俾附名賢以傳。與石洞並峙。亦可謂志潔而行芳者哉。余依郭氏本刊
 而布之。以誌景仰之私焉。郭本文字脫落歧異。間取渭南劍南止齋水心龍洲各集詳校。闕者補之。譌者
 正之。另纂補遺跋三則。詩六首。考異一卷。附諸卷末。光緒三年春二月。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
 之退補齋。

石洞貽芳集 總目
時咏一百二十八首
芳緒
景物二十六勝

二
貧齋編集

石洞貽芳集總目

芳音
古詩六十六首
評釋三條
芳紀
記五篇
序二篇
碑跋一條
紀像二條
芳澤
書六篇
銘一篇附
府一篇
芳傳
石洞貽芳集 總目

行素齋集

集於講堂

修志齋集

西爽軒集

石洞貽芳集目錄

卷一
芳音一集古詩
石洞書院
蜂兒樵歌
題石洞
咏石洞諸境十首
清曠亭 桂壑 月峽 小爛柯 傾月 關雲關 玉泉 非雪 豈天開 石井 水心殿附
送郭希呂歸石洞道祖殿附
咏石洞諸境十六首
清曠亭 桂壑 月峽 小爛柯 傾月 高碧巖 關雲關 豈天開 石井 玉泉 非雪
玉佩 繡玉巖 笙鶴亭 倚劍 樂園
石洞新釀
游石洞二十首
石洞貽芳集 目錄

葉適

葉適

魏華父

陳傅良

石井 水心殿附

陳傅良

陸游

陸游

石井 玉泉 非雪

陸游

劉過

石洞貽芳集 目錄

清曠亭 深秀亭 壺天閣 石井 玉泉 非峯 玉佩 鐘玉巖 笙鶴亭 倚劍 樂園
書院 谷口 石橋 桂壑 月峽 小爛柯 傾月 關雲關 高碧巖

非雪

蜂兒榭

次張友使吳令君游石洞韻

題石洞

題石洞書院

飛瀑

新亭

石洞三首

題石洞

游石洞

游石洞

芳紀二集記序

石洞書院記

石洞記

石洞紀行碑跋

重建書院記

重建石洞書院記

郭氏石洞記

石洞山房社序

講堂復會序

記朱夫子真容來歷

題像後

卷二

芳澤三集 目錄

勸郭君德誼應辟書

答郭希呂書一

答郭希呂書二

答郭希呂書三

石洞貽芳集 目錄

二

倚劍 樂園

何坦

何坦

何坦

曹冠

王信

王信

王信

郭煥

唐仲友

徐僑

劉蒙川

葉適

王稜

郭棣

貢修齡

李經世

張爾嘉

盧光宗

陳其憲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葉適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三

石洞貽芳集 目錄

答郭希呂書四

郭公墓銘水心跋附

答郭希呂書五

別郭伯清序

芳傳四集時序

游石洞朋來留宿草舍

石洞懷古

游石洞私淑吟

石洞書院

桂壑

月峽

非雪

鐘玉巖

關雲關

高碧巖

散步洞門

石洞迴文

石洞書院

桂壑

西嶺聞樵歌

石洞探芝

題石洞

游石洞遲君泰賢父子不至悵然而返遠辱投贈步韻酬之

借李丹仲游石洞次柳柳州韻

游石洞遇雨四首

題書院壁二首

陶石梁老師相率游石洞

月峽待月感慨係之

游石洞

秋日游石洞

秋日游石洞

石洞貽芳集 目錄

四

朱子

朱子

朱子

湯致

陳熙

吳顯

杜惟熙

盧格

趙祖鵬

趙祖鵬

趙祖鵬

趙祖鵬

趙祖鵬

趙祖鵬

趙祖鵬

趙祖鵬

趙祖鵬

李學道

王九秋

王九秋

林應文

李能茂

陶爽齡

陶爽齡

向弘業

趙明春

李爲芝

姚孫果

陳金蘭

盧懋燮

盧懋燮

五

寓石洞避寇	闕石洞記追憶舊游	游月峽二首	題石洞	洞院弔古	贈重修書院諸友	石洞	非雪	中秋游月峽	講堂期會	題石洞月峽	同郭喜臣步石洞有感	月峽流觴	石洞書院	夏日游石洞	題石洞步魏了翁韻	游月峽	游石洞	初游和陳君特韻	重游	和李子翔韻	石洞書院	石洞	石洞書院	石洞	石洞書院	寄題石洞	咏石洞	石洞	游石洞四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盧懋德	盧懋殿	李國和	李堅	李堅	李堅	趙忠仔	趙忠仔	李方崧	陳其意	章國森	李堅	李堅	金鉉度	盧光明	趙忠止	趙增	趙珪	樓雲章	樓雲章	樓雲章	趙正發	虞奕芝	張世鵬	吳從舉	李正典	趙衍	李正洪	董維勳	李振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秋杪樓五見趙冰如諸友游石洞余不獲從因次其韻	洞天秋夕	石洞書院	石洞懷古	秋日游石洞	石洞書院	紫陽講堂	書院懷古	遊石洞	遊石洞	和遊石洞	游石洞	紫陽花	其二	游石洞	題石洞次翰仲姪韻	石洞棠勝	得朱夫子遺像展拜於講堂	石洞	和李元老韻	紫陽花三首	洞院種松三首	月峽	流觴	洞中懷古	游洞	其二	紫陽花	洞秋薄暮	月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李振澤	金懋承	金懋承	李鳳雛	李鳳雛	李鳳雛	隋又新	章元章	樓子駿	郭之左	郭壁卿	郭鍾心	郭鍾先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郭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

和陳頌齋先生來遊韻

和樓五見舅李子翔允同遊韻

洞中秋夕和金晉甫兄韻

其二

非雪

上巳流觴

書院

中秋月峽

洞口梅花

非雪

秋日遊洞

講堂

候陳頌齋先生講學不至

紫陽閣

書院桂花

洞中懷古

石洞懷古

洞中秋夕

紫陽花

書院

石洞

遊洞

遊石洞書院

次答盧元甫叔有懷重遊韻

遊石洞和韻

寒露夜夢遊月峽

訂李力臣遊石洞

洞院桂花

石洞

紫陽花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鍾任

郭鼎輝

郭鼎涵

郭鼎坊

郭鼎坊

郭載寧

郭載寧

郭載寧

周立

郭斌

郭鍾珽

郭鍾珽

郭鍾儒

杜芳洲

杜芳洲

杜芳洲

芳緒五樂承韻

書院

文公像

碧湖

清曠亭

洞門

月峽

笙鶴亭

流觴

小爛柯

傾月

關雲閣

壺天閣

倚劍

嵐閣

石井 玉泉 玉佩

巢雲

瀑布泉

非雪

樂園

高碧巖

鐘玉巖

桂壑

蜂兒榭

紫陽花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郭鍾儒

題石洞

跨澗飛虹入洞門。石梯級級樹森森。兩崖對立自資主。一水長流無古今。仙子吹笙招鶴舞。騷人得句伴猿吟。箇中便是蓬萊境。何必迢迢海上尋。

魏華父

詠石洞諸境十首

陳傅良止

清曠亭

幽人有遐心。菲屨涵澄空。況復得此山。心事與境同。

桂壑

一壑亦易得。安得桂枝林。道人偶見之。不是歲月深。

月峽

兩崖東青天。中有月皎皎。乍可謂月低。不可謂天小。

小爛柯

促膝有仙凡。爛柯無小大。誰知桃源人。不在秦晉外。

傾月

嘗聞風樓梧。梧老風未棲。今日佇立。不知月東西。

闕雲關

雲以無心出。雲歸亦何心。樵牧窺其藏。妄意此阻深。

玉泉

清澗閱草木。各具天一水。安得學殲玉。將以斬不死。

非雪

涓涓從空來。霏霏自石見。安得此尤物。使我耳目亂。

壺天閣

凭欄時獨立。萬象皆見前。若非著眼高。是亦天一偏。

石井

竇釜吾已既。吾纓亦無塵。窪石以貯之。恐有抱甕人。

右石洞十詠。余嘗評公詩。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深義精。自成宮徵。而攻詩者反皆退舍。始過古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水心葉適識。

送郭希呂歸石洞

陳傅良

我門閉重重。我徑阻且深。梅花獨相依。聊以慰我心。美人從何來。崎嶇自幽尋。亦於冰雪中。而在南風琴。乘甲尚可乘。生芻足同斟。不知歲已華。歸與生霜砧。欲別復少住。棲鳥歸月林。客去鳥翻飛。落花滿巖陰。右詩。永嘉陳君舉先生作也。前章言門徑阻深。蓋喻偽學之禁。方嚴言梅花相依。蓋喻諸君子自相依。

石洞貽芳集卷一

芳音集古詩

先哲居亭斯地。或偶有音韻。皆寓情寫境。以感發人心。非徒吟山咏水。敲金玉之音者。然山水得其品題。愈足流芳不朽。是地由人重。而亦由詩重也。況夫先哲之餘韻。與泉聲谷響並傳。其感發人心。當無分於今昔。忍令其散軼弗傳乎。用採遺編集芳音一。

明 郭 鈇 撰

石洞書院

葉 適 水 心

好泉好石入君廬。霧鎖雲封未敢居。若挹風光當豪饌。豈同經史作寒菹。庭中書老易無過。腕內蘭滋詩有餘。只此盡知賢聖樂。世間青紫亦空虛。

蜂兒樵歌有序

葉 適

石洞有蜂兒樵。名於東中久矣。且只一本。別無生者。恐異日失其傳也。故為歌以記之。平林蒼樾。啖狸豨。玉山之產。升金盤。洞中一樹。斷崖立。石乳蔭根多歲寒。形嫌蜂兒尚粗率。味嫌蜂兒少標律。昔人取意欲高比。今我細論翻下匹。世間異物難並兼。百年不許羸稊添。餘甘何為滿地澁。荔枝正復漫天甜。浮雲變化嗟俯仰。靈芝醴泉成獨往。後來空向玉山求。坐對蜂兒還想象。

附言美人獨幽尋而不憚崎嶇者則歸美郭氏之能贊或接扶於衰歇中不顧黨禍之及也。葉榮甲附新製其倦倦於希呂蓋彌切矣。此不獨可見希呂公之賢亦可見止齋公特立邁往之意。後篇德誼公輓辭稱凡今為我友幾半與君遊不獨可見德誼公之賢又可想見當時豪傑之盛也已。後學趙祖鵬謹識。

咏石洞諸境十六首

清曠亭

勝遊謝車馬從此始青鞋。俗士洗褊心。達人增曠懷。

桂壑

小山有桂枝名自騷人傳。我欲辨其族。衰病空慨然。

月峽

我昔沂三峽仰天如匹練。安得中天月。正用此時見。

小爛柯

山中一枰棋。塵世底事無。若復計勝負。與彼亦何殊。

傾月

種梧待鳳雛。此計乃可笑。不如看月墮。與子舒清嘯。

高碧巖

我誦明逸詩。豹林不可到。斯山幸不遠。何日欲紗帽。

關雲關

白雲如高人。揮友常傲世。朱門三千客。一點不可致。

壺天閣

吾廬在日中。日可理輕策。乃知壺中天。端勝縮地脉。

石井

酌泉嘯冰玉。肺腑生滲凍。老夫桑苧家。頗欲續水晶。

玉泉

摘玉毀珠璣。蒙莊有深指。向郭不能傳。千載付吾子。

非雪

我昔遊青城。六月對雪山。吳蜀遠萬里。安得在此間。

玉佩

翠仙停鶴馭。玉佩搖空山。金丹定分子。往經通明班。

鐘玉巖

石洞詩方集 卷一

陸 游 詩

蒼崖白壁欲上渺無路。但照太史古。虹氣貫寶婺。

筆鶴亭

茲山多異境。飛仙亦稅駕。勿道俗客來。恐妨筆鶴下。

倚劍

懸瀑若劍立。空山如鏡平。未將照魑魅。且用斬長鯨。

藥圃

采芝夏黃公。賣藥韓伯休。吾友子郭子。高趣可與侔。

石洞新釀

從事今朝直到醉。春和盎盎卻秋淒。色同夷甫玉塵尾。價敵茂陵金蹕蹕。瑞露頗疑名太過。靈泉猶恨韻

差低。山園雪後梅花動。一棹常須手自攜。

自註。桂林瑞露得名甚盛。岐山靈泉。價冠秦蜀。然失之太勁。皆不可望石洞者也。石洞之泉。製酒最清。

遊石洞二十首

清曠亭

筍輿啜啜來。路轉此歇脚。長風挾秋下。涼意滿萬壑。

深秀亭

蒼髯萬松林。窈窕一徑開。請避俗士駕。切莫呵殿來。

壺天閣

逆谿隨水行。更臨紫翠峰。朱欄忽飛開。彈壓煙霞重。

石井

銀床遠周遭。一泓浸寒水。試敲拄杖看。恐觸蛟龍起。

玉泉

瓦礫沙汰盡。悠悠潭影斜。塵纓不忍濯。為惜無玷瑕。

非雪

山前火雲飛。路是何處入。蒙茸六花亂。冷澁征衣溼。

玉佩

借榻臥雲屋。欹枕仔細聽。溪擬鳴珂聲。不知水泠泠。

鐘玉巖

至寶不自獻。鐘藏亦英華。餘光被草木。秀潤幽巖花。

筆鶴亭

木末俯層軒。獨立久延佇。何人騎鶴來。彷彿吹笙侶。

石洞詩方集 卷一

陸 游

劉 過 之

倚劍

石邊日磨淬，莫嘆不用久。好去到人間，爲儂洗塵垢。

藥圃

古文不可賣，未覺賣藥非。清晨荷鋤往，暮得芝朮歸。

書院

力學如力耕，勤惰爾自知。當使書種多，會有歲稔時。

谷口

水流自何許，遠欲窮其源。石梯蒼苔中，微見履齒痕。

石橋

隔山聞禽聲，欲往道路隔。願瞻此橋上，白雲出迎客。

桂壑

叢叢芳桂枝，羅生雜松篁。不以巖穴幽，歲晚自改香。

月峽

兩崖限東西，內有一帶天。老蟾更多事，芻月下潺湲。

小爛柯

遊戲一局棋，歲月駒隙過。不如兩忘機，石上跣跡坐。

傾月

雲去山轉深，草木益淒冷。時見月鳥飛，攪碎梧桐影。

關雲關

仙宮已降勅，雅有新邊除。乞爲此關使，雲物屬卷舒。

高碧巖

小山碧巖巖，直上天與齊。詩成欲摩崖，藤蘿費攀躋。

非雲

鄒子當年吹玉律，解令寒谷暖生春。豈知此有馮夷宅，六月飛花冷撲人。

蜂兒樵二首

味甘宜郡蜂，蜜出勝雍城。略乳酥一點，生春流齒頰。十年飛夢遶江湖，銀甲彈開香粉墜。金盤堆起乳花圓，乞君東閣長生供。壽我北堂難老仙。

次張友使吳令君遊石洞韻

二馬行旣得勝遊，清詩傳播氣橫秋。定知餘子漫千首，竟使老夫低一頭。山是玉童天裏到，水從銀漢罽

中流被渠吟作驚人句，壓倒乾坤日夜浮。

題石洞

茲山融結幾千年，天劃神剗巧自然。瀑派星河飛霹靂，桂分月窟舞雲煙。人疑蓋竹存福地，我道金華小洞天。乘興登臨供勝賞，依然身是十洲仙。

題石洞書院

不到茲山又十秋，欲題名字記重遊。轉頭前日夢相似，拭目諸公墨尚留。俗裏塵埃隨酒卻，淡中生活爲詩愁。晚來得趣無人解，一鳥不鳴山更幽。

飛瀑

聞道東陽水樂亭，一經坡句萬年聲。我來石洞得飛瀑，誰賦新詩留美名。平地有雷鳴不斷，半天無雨勢如傾。欲知山水醉翁意，且請主人遲酒行。

新亭三首

六丁誰遣鑿巖巖，二酉三茅不足參。封薛斷崖通鳥道，纏藤古木蔭蛟潭。日斜歸鷺辭芳嶼，月落哀猿吼碧嵐。休怪結廬當勝處，靜將妙理味琅玕。

石洞三首

踏碎松陰登古洞，小橋梯石入煙霞。天居頂上橫互綠，水落腳邊清見沙。木瘦竹堅呈古意，蕉紅蒲綠發新芽。豈天岑寂心明靜，隱約仙翁兩鬢髮。

題石洞

流泉在石上，細路在石下。天字隱復開，竹關遠而雅。我來不值桂整風，月寒病竹艱迎逢。野田午後愛日烘，杖屨扶去穿玲瓏。霜清水落石正瘦，落葉擁進行龍鍾。決流作瀑飛短虹，小閣踞坐塵虛空。愜然一笑出山去，回首峻壁粉青紅。

遊石洞

我來叩石洞，巖絕何從登。天開一問路，崖列兩連屏。有水冷冷來，委蛇貫中行。五丁修磴道，引步若余迎。昏暮坐危閣，巖風雨聲。不知身何許，似有通山靈。晨騎窮所歷，石轉泉逾清。絕頂一帶垂，方諸幽明泓。

徐僑發齋

我來叩石洞，巖絕何從登。天開一問路，崖列兩連屏。有水冷冷來，委蛇貫中行。五丁修磴道，引步若余迎。昏暮坐危閣，巖風雨聲。不知身何許，似有通山靈。晨騎窮所歷，石轉泉逾清。絕頂一帶垂，方諸幽明泓。

唐仲友政齋

我來叩石洞，巖絕何從登。天開一問路，崖列兩連屏。有水冷冷來，委蛇貫中行。五丁修磴道，引步若余迎。昏暮坐危閣，巖風雨聲。不知身何許，似有通山靈。晨騎窮所歷，石轉泉逾清。絕頂一帶垂，方諸幽明泓。

徐僑發齋

我來叩石洞，巖絕何從登。天開一問路，崖列兩連屏。有水冷冷來，委蛇貫中行。五丁修磴道，引步若余迎。昏暮坐危閣，巖風雨聲。不知身何許，似有通山靈。晨騎窮所歷，石轉泉逾清。絕頂一帶垂，方諸幽明泓。

想當春夏交。雲練輪浮輕。欲去重倚徒。攀石提蒲生。歸與置窗几。聊以誌餘情。

遊石洞

劉濠川

六月訪古壑。衣巾全是秋。都無百年命。寧得幾番遊。泛酒月傾峽。聽笙雲滿樓。相忘有樵者。來往共夷猶。

一一

一四

之業可成矣。學以知意為始。以盡力為終。今夫率其聰明。傳之文字。深已造於性命。淺亦重於科舉。而不能知其意。則猶為無所始也。將何以終之乎。君之子孫與其鄉人必勉之。使之振雲嵐。挹泉瀾。心形潔清。以始終其學。而卓異豪傑之材出焉。然則學雖不待夫地。而地固有待夫學也。慶元四年歲舍著雍敦。十一月十日。龍泉葉適記。

石洞記

王 棟 德 修

行南湖以東。緣入田塍三里許。抵大山之麓。阜松障谷口。轉徑以入。竹木深杳。瀟溪為潭。幅員數百尺。側溪面潭。為屋三十楹。所謂石洞書院。郭德誼翁所創。東陽最佳處也。七月中秋。余與諸友始遊焉。午飲書院。問洞安在。衆曰。浙間方言。謂地之空際處為洞。此地兩山夾洞。故云為洞。實非也。竟飲散步四望。巖壁環周。不見其隙。過松間小徑。東北數十步。隔亂石開水聲。側足入石口。可攀援而登。清流飛沫。步武滋滑。既上十數級。轉步而北。兩崖對峙如削。闊纔四五尺。高百餘尺。而長倍之。石互其底。呀窪屈折。乍衍乍狹。水盈其間。交絡鏘鳴。音如琴笙。喬木美箭覆巖上。菴蒲際幽。隙。回顧巖之口。已密蔽而不可見。相與嘆異。導之遊者曰。此未足訝。請前行。又北行數十步。土開谷明。叢巖益密。巨石盤溪側。有異木均蔭其上。青鮮被之。可籍可奕。自是愈上。窈窕回曲。碧梧翠篠。傍溪相屬。凡百步間。過石橋三。以達於橫閣。閣下淵溪。上倚崖瀑。流垂三丈餘。潏然墜潭下。杉松檜桂。掩映前峯。意以為地之勝。於是焉窮。徜徉久之。望小徑隱隱。林杪曳杖而上。緣棧度澗。舉趾數十。而百態又換矣。側西有小亭。蕉木花叢。掩苒紅綠。溪流北出。雙壁間斗折蛇行。若有洞穴。明滅可見。即之則水布石渠激湍。沸白。跳可上。或尼之。乃從徑而登。屈盤五十步。至上層陰壑。尤邃。一峯中植二水溜。巖之脈。盤石為泓。深碧如劍光相射。餘流潏潏。合於中峯之下。亭榭虛籟。良有與趣。或歎曰。過始望矣。蓋亦止於斯。余曰。極則止。畫焉其可。又百步上至小谷。石壁十餘丈。飛瀑下注。為方潭。跨澗為亭。黛蓄青潤。磅礴空翠。桂木茂鬱。不植而蕃。黃花綠蕙。泛滿襟袖。至是地愈峭險。乃止。大都自谷口塔升。溪回山移。益進益奇。旁出支乳。犬牙相蔽。窺顧轉盼。即異。徑線而平。氣和而明。異乎淩神寒骨。過清而不可久居者。日將暮。返至雙巖。醞帶錯列水上。蓋郭君命二子希魯希昂酌客。實觴而流之。盡日而歸。意未飲也。八月初吉。約徐次山張伯永喬德魯再遊。極流觴之歡。遂宿書院。詰旦德誼來會。指山間亭柳。乞名於子。子曰。是偶有得則可。中秋之明日。又遊於溪潭之上。為待月之飲。結雲生抱琴而來。鼓履霜幽蘭之操。谷口煙橫。山空水明。又與遊特異。夜將半。客主或歸或寢。乃獨與希魯步月。壑中當午。滿兩崖間。水激岸搖。葦動崖壁。梧影薄漾。若揭寒瀨。宴坐閣上。隱然溟濛風霧。想高亭雲杪。規往不果。有會於心。因以名焉。謂雙崖待月之難。而人及見者罕也。自曰。月峽小閣。半山路若窮而愈無盡也。目曰。風關。高亭。凌空。有太古意象。目曰。巢雲。是山之中。多嘉木美卉。物物異新。而於桂尤宜。故總而名之。曰。桂壑。希魯歸以告。乞于大書。將刻之崖壁。乃為之書。乾道八年重陽。龍泉王棟記。

石洞紀行碑跋

郭 棻

郭德揚同鄭修仲樓少說錢文子毛積夫康炳道來遊。德揚之子伯溎侍。道熙乙巳三月初吉。康文虎記。

芳紀彙記序

書院之建。先正之教思存焉。非徒侈遊觀。耀形勝而已者。是以記序班班。皆闡明理學。自淑淑人之語。今雖掌構更易。載籍不可泯也。集芳紀二。

石洞書院記

葉 適

東陽郭君欽。止作書院於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也。初洞深。無行徑。薪者給樵採而已。君始以意疏治。蓋前阻崖壁。衆不知所為。欲止。君逼視其罅。遙聞水聲出空中。曰。噫。是也。乃鑿崖百步。梯級而後進。土開谷明。俄若異境。稍復深入。臻於平曠。則石之高。翔俯踞。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瀉。瀑流而蕪紅蒲綠。皆浸灌於其下。澗之窪衍。阿嶺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釣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謀而先成。君又蔭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絢其陽。左右面勢。彼此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陰晴。早暮。姿態備矣。君甚樂之。以為山水之美。千載而潛。譬猶璧珠。瑛於外。而縵於中也。其一日。忽彭。何異武陵天台。顯於今。而闕於昔也。既而嘆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於吾處。非賜予者。吾其可自奉而遊。將使子孫勤而學於斯。學其可以專。盡使鄉里之秀。並焉。於是度為書院。禮名士主其學。徙家之藏書以實之。儲洞之田為書院之食。而斥洞之山為書院之山。示郭。不敢有也。君既卒。諸子修之不廢。而津請子為記。嗟夫。郭君遠矣。以學易遊。而不以物樂厚其身。以衆合獨。而不以地勝私其家也。自君之為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難。傳之之久也。遊之興廢。家之盛衰。占焉。學之興廢。人之盛衰。占焉。學不待地也。登隱。雪屋。荷取尺寸。而聖賢

昔我祖我父，借諸賢爲石洞之遊。康公炳道，姓氏於壁，名勝合併，翰墨動逸。觀者起敬，時久漫壞，將遂磨滅。柯庵嘗臨，而藏之。茲用刻石，以永其傳。遊之日，即仲氏林垂弧之日也。師友淵源，今幸擢科第，隸仕籍，蓋亦相與警省，期於無忘好賢樂善之意云。嘉熙庚子三月三日謹識。

重建書院記

貢修齡三山

大哉晦庵先生之道，無不在也。以顯證微，即粗求精，若日用之飲食，而江河之行地，即當日同學生且不能掩。況今日乎？余未爲知味人，而幼習長探，蓋時時夢寐焉。乃東陽石洞，舊爲先生講學處，距今五百載而題味如新，使人仰奇峯，聆瀑澗，儼然先生橫經危席，宣流法音也。郭氏世居其地，宋有郭德誼者，始肇講堂，今裔孫郭文達，山陽官歸，捐囊重建，可謂振興名教者矣。夫自有石洞而先生之道，遂東東之人，遂世世聞道，郭氏之名，亦附以不朽，余焉能以向之羹牆者，爲一明先生之道之大也耶？天啓辛酉仲冬，貢修齡記。

重建石洞書院記

李經世廣文

吾道尼山一綫，自漢白虎講經後，空谷足音。至宋一接，爾時白鹿象山，興起颯浙，以故東南名賢跡踵，蓋子與云五百年云。明興，文成創道，良知遠過濂洛，所建石洞，其諸書院，今不百年，已多塌廢。過輒者爲憑恨不能已。邑東之南五十里有石洞，爲紫陽先生葉魏諸公講學處，洞之崖立整深，泉流涓涓，蓋洙泗一泓，落在茲也。址有書院，郭德誼所建，年深圯廢，張公雅意興之，而未覩樂成，洎貢陶二公鳴於司憲，共推郭之孫順齋公，以光啓前徵之任，而公慨然誅非梵石，築數椽其上，堂廡補道，愷思皆具，使人仰紫陽遺墟，問山靈者，至輒可遊，遊輒可榻，其於吾道，與堂蓋肯稱竒也。余屆公車，邀予過其山，余懼人沒公羽翼功，僅作山水觀，因道是以記之。

郭氏石洞記

張爾嘉志

凡浙東山勢，蜿蜒峴峴，洞壑峴奇，而鑿則有赤松三洞，有蘭江仙洞，有吳寧白雲洞，郭氏石洞，白雲即許先生得道處，石洞乃紫陽先生講學區也。郭之先自宋迄昭代，人文冠冕，林稱雅族，第先能招攬紫陽水心諸名賢，闡揚奧竅，而後講堂頽圯，洞壑蕭條，一派清泉，徒沁人肌骨，而未足流人肺腸，非以其講學者，聞無人耶？余初蒞吳，以賑事宿長衢，次早諸文學叩余曰：石洞在隄也，蓋往遊，余躍而前，盤畦感磴，始至紫陽講堂址，亦奔有靈氣，噴噴洞口，瀟瀟飛雪，其聲鏗鏘，其勢滂沱，從亂泉上跨而入，其訇訇之鄉，忽見雙頂劈開，天光盪漾，而洞底深流，一線直奔，清泓若鑑，經百千晝夜不歇，奇矣哉！此魏了翁所以有一水長流無古今之句，描寫若畫，詢諸文學云：從此深窅亂石，疊嶂直上，蛟宮之墟，不可知，然遊客不敢窺，樵夫不敢問矣。余若若狂爲，置船上流，令諸文學就從下流取酌，而余獨以巨羽泛波，從洞口連吸若鯨吞，酒酣，招諸子曰：茲洞也以講學勝，而吾曹爲酒池也乎哉！孔子觀濠，以逝者不舍，吾道不可離，是見水即見性也。余試與子將肺腸一番澆濯，一番清冷，靜颺天光，動依水影，松風增韻，鳥語佐吟，覺性地良知，斷無晝夜可滅，歛者，是洞也。酌水知源，頭頭是道，而奚講學之足云？子曰：予欲無言，而紫陽諸君不能

無言，惟紫陽昔有言，而吾輩相與觸機悟性，以遊於別一洞天，其不負茲遊也。猗歟美哉！且與郭氏約曰：爾構乃堂，毋墮前蹟，他日者襟裾雲駢，奧義玉屑，以快觀紫陽舊業，以不揚爾祖高風，余當有蘇辭以紀勝場，而伊孫郭文達，即樂成之，弓裘堂構，弗令洞口桃花笑人，猗歟美哉！

石洞山房社序

盧光案寅清

憶余讀書觀之東，屏崖峻峭，振衣帶其南，龍盤夾其西，而絕頂尤爲衆峯拱翠，已謂頗得勝概矣。及登石洞，不能不望洋切嘆也。竊嘗取是山始芳集觀之，因得識其一，先是宋諸君子朱晦庵以理學振起其間，一時魏了翁呂東萊葉水心從之，皆卓然爲蓋代偉儒，其抗志希古，不在此章句之區區者，吾黨紹開先烈，不思有以光大之，將何以盡聲於藝苑乎！一日與友人謀所以濟勝之具，友人告余曰：宿居構篇，神姿殊覺不快，盡教一社義，以筆墨之奇，發巖谷之秀，庶山靈不笑余拙也。余憶此良久也，適扶吾履，不禁康樂之至，應之曰：文章經國大事，毋得草草，董子直言，公孫阿世，直舉一生而繪之，應對數語，誰謂雕蟲末技，不足以衡品哉？竊以今日士子家通一經，窮年兀兀，甫操觚，輒隨人歌笑，以爲聲烈，胡自苟簡，聽彼役使，其都麗者，繪西施之面，美勿可悅，其淺厲者，規孟賁之目，猛勿可畏，其有侈言崖異者，如陽羨書生，河東詭女，怪妄不可紀，億文章之道難言，真難言之耳，矧以時事孔艱，聖天子多方選士，駢語貧賤，亦所不敢，業以此道爲用，行之羔雉，而向以保殘守缺，豈其質哉？然則吾社欲思有以正之，亦云明古學，曉大義，揆之宋諸君子之傳，倘或不謬也，其在此舉乎？夫然，抱濟世之具者，亦可步山極而登矣，若是山之昂，如月峽嵐關，非雪諸勝，昔人已詳哉言之，茲何敢贅一辭，但見調氣龍嶺，分維石壁，巖峴深谷，嶺巖兮，維水游波，以較峴峯當何如也，所可喜者，佳山水必有應運之士，傑出其間，以故人文蔚起，高良雲集，選倫離等，皆余所師事，況余不敏，何能文一切規則，還以俟哉！高明焉，聊綴數言，以代伴僕微馳之勞，因索筆序之，是歲戊寅四月也，峴山盧光案寅清識。

講堂復會序

陳其意頌齋

珠酒一宗，沛於濂洛關閩，其集諸儒之大成者，獨推朱夫子，而新傳遞衍，則惟何王金許四先生，此吾郡小鄒魯之稱，非誣也，然稽朱夫子過化地，則東之石洞，水之五峯，同膾炙人口，五峯會講，迄有歲年，時瞻拜下風，見兜率臺三字，與五峯並有千古，至石洞勝事，每讀始芳，輒以不獲親見爲恨，一日自法界回，趨友濟卿賜予手札，以石洞會期見示，蓋五百餘年貞元會合，重聚德星，故郭友爾儀，爾雅，爾舍，爾仲諸英，哲合力敬承，以更新茲鉅典，竊聞之而重有感也，夫吾邑自白雲而後，惟見山杜先生，倡明此舉，而先師春洲宗兄，誠源金友，常惺三先生，鼎力交撐，法界文山官橋大會有三，至丙戌履巖後，法界文山僅延一線，而官橋明德堂之會，尙有待也，有初鮮終，雖時事使然，實意不肯，析薪弗肯，以至斯爾，今石洞更新，趙友欲索意言，以勉勵終始，甚盛心乎，第意覺而無聞，何能言，抑思今日之臨其上者，朱夫子也，請即夫子之言，以其相勉勵，可乎？其言曰：人以渺然之身，與天地並立爲三，當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須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讀此亦可勵於始矣，又曰：曾見得人頭處，也自不解住了，如喫菓子，到識滋

味後更住。自住不得。又云。雖顏子不能無間斷。止要時時斷。自然接續。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讀此亦可以勵於終矣。且商略今古。每至夜分。雖疾病支離。至諸子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一日不講學。則惕然以爲憂。朱夫子之勉勵終始。更何如耶。凡我同盟。能以朱夫子之心爲心。尙何令始之不令終乎。行將沛於濂洛關閩者。大行於石洞。而吾東大會有四。與水之五峯。岳立天地間。益信小鄒魯之稱非誣也。意雖龍鍾日甚。敢不攜杖以觀厥成。冀失之東隅者。收之桑榆乎。僭附數言於首。時庚子春三月七日也。

記朱夫子真容來歷

郭鍾儒

伏冲莫其仕嗜古墨。信宿呂家。見朱夫子遺像。用意購求。久乃得。戊子之夏。挾其所寶。歸避寇舍。像與焉。宅相裝侯。見而請曰。石洞爲朱夫子過化地。至今歲修祀事。別氏負斯像。奔馳羈旅。時或發狎。苟若奉安於是。俾百代欽承乎。吳首肯。遂留爲書院鎮。夫五百餘歲。重觀儀容。固後學之幸。而綠林嘯聚。煙燭彌天。惟吾境克全。像亦因以無恙。夫子其有意於斯乎。

題像後

郭鍾儒

宋淳熙戊申歲。夫子遭僞學之謗。逃荒茲地。不敢懈怠。做美里演易。集註大學中庸二書。既成脫稿。存於書院。先隱君德誼公珍藏之。世相傳守。迄清戊子春仲。燼於兵燹。而夫子之像。即以當年之夏。至是先隱君啓佑後人。不令吾家文獻無傳也。後之守者。務宜謹奉持焉。

石洞貽芳集卷二

芳澤

朱呂諸賢。立言必據其實。故生平稱人無溢美。先德誼公前與葉公周旋。後得文公銘贊。固足表美於當時。邀榮於奕世矣。既希呂公久誦教澤。於翰箋往復。奉若箴銘。迄今展仰。凡所以訓吾先者。皆可以教吾後者也。其手澤不萎長乎。集芳澤三。

勸郭君德誼應辟書

葉適

翁私淑於二張先生。近詣卓越。又與往時不侔。甚善。嗣此晦翁朱先生。東萊呂先生。俱天下大豪傑。一旦盡屬公門。百里內當有德星照耀。非偶然也。但天下一道。出與處是矣。十年隱求。固將行義以達之。寧獨超然肥遯。而無濟世之心乎。往日元祐黨綱之起。流禍匪輕。遂使濂洛關閩諸賢。重足而立。良可哀悼。今朝政肅清。禁網頗疏。先生可以出而仕矣。且禮闈擢士。公屢應制。上名春官。不偶數也。然而賢譽藉甚。聲遐播京邑。相君留公渴想清塵。方將以蒲輪束帛。貴于邱園。不日檄書下臨。惟擬翩然改闕。以應公府之辟。大展經綸。爲天下開太平也。幸甚。

答郭希呂書一

朱子

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惟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輩等言之。

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急切念昆仲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友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誼攸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何如。

答郭希呂書二

朱子

示喻縷縷備悉。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肯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爾別紙所示。看得全未仔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郭希呂書三

朱子

來喻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功。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爾固不可謂學問者止此一事。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與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根本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始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謬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而爲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力爲之。卻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榜。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即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已處。用得工夫。則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著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郭希呂書四

朱子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己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遠支離。而謂有所不必講也。墓銘之類。更著宋字。亦佳。伯談必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即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即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郭公墓銘

朱子

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乎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鄉閭識遜弟之方。霏然其變豪傑之窟。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永彌昌。新安朱熹再拜書。仲晦先生銘郭公墓。或恨其太簡。然吾夫子銘有吳延陵季子之墓。纔十字爾。至今傳之。今人不知其

意而妄議其是非。何異買菜求益之論。可付一嘆。紹熙二年正月廿四日龍泉葉適識。

鳳丹案。郭本有此跋。附在朱子撰郭公墓銘之後。水心集並無此跋。陸放翁渭南集第二十七卷。有跋郭德誼墓誌銘二則。第一則與此跋大同小異。今刻在卷末補遺。此跋亦姑存之。待博覽者考焉。

光緒三月十六日識。

答郭希哲書五

朱子

示喻銘。此非有所愛惜。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自為性命計耳。邵性拙直。向使可為。即已為之。何至今日更煩再喻。然後作耶。況今又經一番悲惱。尤覺骨體。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彼。既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彼。而費許多辭說分疏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即不應為希哲移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為。則豈已任其重者矣。渠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意。只是希哲不相亮。必欲熹自為之。而故為此說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千萬深察乎此言。憐其衰老。勿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別郭伯清序

湯致

乾道元年。余寓東陽郭氏之塾。與伯清周旋書冊間。終歲而歸。三歲。伯清至括蒼。見余於家。數日即去。月餘。又自東陽來。復過辭余曰。天子下舉士之詔。士當備所以應詔者。今至仲秋無幾日矣。其將若何。願一言可乎。余笑應之曰。余何言哉。余見黜屢矣。聞大比歲則心悸而意恐。罔然無處於己且爾。況於人乎哉。然竊有說焉。敢不盡情。余年十六始入郡庠。得齋庭席末。鄉先生目余使砥礪。因曰。從今安心於學。務如昔人所事者。十年於茲。業或就緒。二十六歲。進以求名。未為晚也。若求速成。則汲汲於彼而不知有命。他日空空。豈不自誤丁壯已乎。余時氣盛而志銳。自以綴緝成編。為足中有司之選。聞其言。怙然運之。雖不敢怒。亦不以為然也。惟快意時學。盡心舉子之習。如恐不及焉。一見黜。則為之憤懣不樂。輒放肆自恣者。累月方已。事既遠而心始寧。氣愈平而志愈勵。期報前羞。勤益加昔。坐是汨沒。至今三十九歲。而名無可稱。使初從鄉先生言。從容問學。不過遲以十年。業成而出。則達不為歎。窮亦無愧矣。今年逾倍而窮困依然。視其文。則不能追古。道則不能盡觀。德則不能有諸己。一無得於求。而反有失也。不能從先生長者之言。悔之何如。然猶尚可反也。年雖過壯。亦愈於不知反者。伯清才美而文敏。年甫弱冠而志益高。其取名譽。如索所寄命。固有易如此。命而如此。固無待於皇皇之求。幸惟少安。留意於所當學。以此擢巍科。登顯仕。非惟無愧於古人。抑可大有為於今之時也。萬一有歲月之淹。雖今不遑寧息。豈能遽易之哉。徒喪精失時而已。他日追思。得不為可惜乎。予疑伯清似余昔日之志。而懼伯清後日懷余之悔。故願伯清先予今日之退。而當壯歲。免余困而未名者。余雖愧於伯清之少成。而猶得不類於鄉先生之失言於余也。伯清能念之否。或謂余以己之疏謬。而謂人皆然。以己之塞鈍。而挫人之鋒。不可乎。夫抵事。豈必得焉。乃不畏人之言失也。誠畏必勝焉。乃不畏人之言敗也。以言無損於當然。而有補於成然也。況余昔居門塾。未嘗少違伯清之意。敢以此別。

芳傳集時味

前芳音所集宋賢諸咏。尚矣。然當代名公才士。覽形勝而舒性靈者。愈出愈奇。是亦山靈所式。並堪傳誦不朽也。集芳傳四。

遊石洞朋來留宿草舍

四明陳熙

追隨恍似舞雩遊。步至坵墟還去留。野鶴無辜呼侶寂。諸朋有伴臥雲悠。水聲動地晴雷吼。石罅窺天曉曙浮。洞境嵌空題絕壁。紫陽懸記耿千秋。

石洞懷古

吳暉

連臂看山登古洞。於中得句也須題。徘徊石壁低荒草。空指前朝認字迷。遊石洞私淑吟

石洞書院

杜惟熙見山

向聞朱子洞門開。願切尋津擱泛杯。昭代新傳何所衍。懸崖題壁許思裁。

桂壑

盧格何亭

石洞建書院。山川著美譽。歸雲三逕暗。斜日半窗虛。澗水鳴新樂。巖藤學草書。昔年三下路。春雨長園蔬。

月峽

趙祖鵬

紫壁分秋相對清。冰輪午夜散瓊英。循環九道偏相值。不是前人漫勒名。非雪

高洞懸涼噴石斜。翦雲逗雨作飛花。孫康坐煖春風起。不道藍關有歲華。

趙祖鵬

會記青巖映碧堂。白虹當夜吐晴光。追尋擬作珪璋用。寄語山靈重廟廊。闕雲關

玉寶重扇鎖白雲。日華時送五花紋。還將雲去成霖雨。猿鶴頻移鷓鴣聲。

趙祖鵬

石磴穿雲十八盤。層巖雙鎖鎖餘寒。捫參挹斗青霄近。不是尋常紫翠關。散步洞門

一路水聲聽不了。尋春高興欲同行。洞門堤畔參天樹。盡是前賢踏後青。

趙祖鵬

石洞迴文

高岡翠嶺懸斜石。石磴扳蘿倚杖筇。桃逕轉平通絕嶺。竹巖深澗入迴溪。霄雲遙坐飛霞紫。壑野分烟遠樹齊。遙障隔林炊飯玉。彩嵐搖日貫晴堤。

石洞書院

李道學愛泉

講席曾經朱紫陽。至今泉石有餘芳。山供染翰時時黛。水爲流觴曲曲香。人立松崖似似畫。我聽石韻勝於簧。遙知日後斯遊客。前度探奇說李郎。

桂壑

王九秋

月到峽中桂影疏。雲流關外桂子溼。殘棋數著紫陽歸。洞口泉香猶可咽。

西嶺聞樵歌

王九秋

擔空曾縛凍雲還。徑曲不辭松葉滑。一聲歌放天際頭。斷猿啼向巖阿落。

石洞探芝

林應文

峭壁寒流竹樹分。洞門深鎖碧氤氳。緩騎白鹿無人境。薄採仙芝滿地雲。玉巖前芳草合。壺天閣上夕陽曛。山靈獨贈金瓶蕊。何處吹笙更有春。

題石洞

李能茂

古洞層雲覆碧苔。垂蘿縹緲萬松隈。諸峯秀色含杯外。絕嶂煙光拂袖開。楊柳重陰彭澤暮。桃花流水武陵哀。祇今尚有當時月。千古依稀照講臺。

遊石洞。遲君泰賢父子不至。悵然而返。遂辱投贈。步韻酬之。

陶爽齡

凌雲仄磴接飛梁。不分霜髯學老狂。鷓鴣脚辭樹樹。輕風吹送逆流觴。借摩古句侵崖鮮。佇望懷人拾澗芳。好在心期未應負。秋來雙屐爲君忙。

借李丹仲遊石洞次柳州韻

陶爽齡

開石已成弄。淙飛竟何時。幽深味所指。徒侶亦參差。昔賢此揮塵。獨爲津梁疲。至今有遺文。壁結波瀾滋。林深生畫靜。仰見藤蘿垂。蔬蕪有餘飽。漱濯亦所宜。看山畢余負。安問主人知。臨風阻高躡。迴策媿心期。

遊石洞遇雨四首

四明向弘業

五丁何日開。磴盤十里迢迢臥。玉龍拉伴正逢雲。霧合洞門噴薄欲浮空。捫蘿入徑轉幽然。石壁分開一線天。月峽相傳杯泛處。風流不減永和年。山水情深與自狂。推雲攜笠漫商羊。坐來此地多賢主。久淹於今愧紫陽。洞口曾聞小。船桃花流水一溪煙。何竟入神仙島。飛雪津頭且醉眠。

題書院壁

趙明春

峯巒盤旋石作梯。岩巖僂僂此振躋。千巖曉氣層層雨。半壁清流曲曲溪。石髮年深長滿洞。藤蘿秋老遂成衣。自從紫氣真人度。時有天風下碧雞。

其二

趙明春

懸流脉脉樹圍圍。別是壺中洞裏天。星壇處士星猶近。月峽中秋月始圓。絕巖雲封丹灶冷。殘碑字翳紫苔鮮。猶剩有聲臨與駭。綠紛紅山欲然。

宜作星堂

二九

陶石梁老師相率遊石洞

李爲芝

山茨成野逸。物外來高人。松篁清自韻。予性懶而真。臥起自相便。淡然忘主賓。清供愧未足。旁睇乞諸隣。石洞呼紫陽。咫尺嶺雲橫。衝風進籃舁。三笑及成行。磴仄緣鳥道。坡轉溜泉聲。沿山下臨澗。峽口自知津。技熟呂梁遊。湖洞入無垠。壁字蘇平沒。寒流鑑底明。枕漱各隨宜。坐忘折隱淪。將謂伊人邇。會茲時昔因。驚蕊土人猜。避世如避秦。卻返愛吾廬。蔬蕪吐葑新。誰能解師意。偏予及暮春。

月峽待月。感慨係之。

桐城姚孫棠

兩峯夾出踞幽奇。月峽何妨待月遲。著意雲中深見影。生明樹頂尙留時。秋歸未敢吹重簾。谷冷偏能透薄絳。洞口將登瞻望久。謫仙相問可無詩。

遊石洞

四明陳金蘭

初疑谷口勢難躋。不料潭心有石梯。幾曲巖流泉鏡狹。兩高峯聳洞門低。莓苔古色斑雙壁。松檜陰濃綠半溪。倘得結茅雲共住。白頭甘向野田犁。

秋日遊石洞

盧懋德

碧山過雨溼苔垂。歷磴跨虹度石危。葉帶藤花浮澗暗。鳥穿林影覓巢遲。流雲衝戶分賓座。好月窺崖落酒卮。夜靜煙光堪醉咏。不須回首問歸期。

寓石洞避寇

盧懋德

蜀道披茸一石拳。依稀疑是洞天然。風行水上鱗爲艇。月映山中峽有娟。步到心元渾無俗。吟來致逸幾忘篇。箇中自有桃源意。卻值炎秦好避年。

閱石洞石追憶舊遊

盧懋德

不到茲山三十春。林泉曾入夢中頻。追遊已似成前世。披記還如見故人。月峽當秋應復照。花源有主豈迷津。何時重得扶筇過。與子登臨話舊因。

遊月峽二首

李國和

宿慕名山聚德隣。而今入峽挹芳塵。雙排翠壁泉拖鑑。夾放青天月駐輪。列坐巖吟忘海峽。浮觴說撥動清淪。摩巖細認鐫題跡。彈指俄經五百春。

題石洞三首

吳江李

月峽於予有夙緣。重來風景尙依然。兩巖齊劃青天狹。一水中行動石穿。爽垲不須燃炬入。清幽吾欲枕流眠。當年盛集高賢地。肯讓蘭亭勝事專。

何日移來古石梁。假茲大塊作文章。無欲峭壁空中卓。不斷潺湲靜裏鏘。候至寧教遲得月。科盈自見早流觴。遊人領略於中趣。潑潑天機恣地長。

洞院弔古

李堅

石梯樹上最高巔。洞裏寥寥別有天。書劍沈埋何處覓。院中惟覆草芊芊。

贈重修書院諸友

李堅

斯文今日在茲乎。大厦還虧一木扶。素願未酬汾水郭。苦心再起紫陽朱。四圍翰苑昭前列。一點躊躇屬後儒。遺蹟予曾憑弔過。幾人肯著這工夫。

石洞

趙忠仔

壁立茫無路。山迴峽轉通。船流千古曲。月滿萬秋中。好鳥雙春意。庭花領晚風。溯洄欣不阻。開闢願神工。

非雪

趙忠仔

何必隆冬冽。雖當炎夏寒。輕飄或傍日。細散不干雲。芳氣先梅發。寒聲落石聞。願為門外士。深夜立紛紛。

中秋遊月峽

李方是

嫦娥經秋此夜奇。偏教有約洽吾思。神機巧劈高千尺。寶鏡中懸窄一絲。已解桃源臨澗入。深疑桂窟在巖居。朋儕共醉山間月。赤壁風光亦可追。

講堂期會

陳其蘊

一夕曾開勝十年。莫將離索怨蒼天。春風席上皆良友。好鳥鳴時悉至玄。九轉靈丹須火煉。千秋巨擔待人傳。長衢十里推周道。洞口休教足不前。

題石洞月峽

章國森

古洞藏天小。中秋見月華。棍金留過隙。掬水澆流霞。地似通靈府。人疑上漢槎。嫦娥深婉轉。匪歲思無涯。

同郭喜臣步石洞有感

李堅

青山久被白雲籠。埋沒春光蔓草叢。載笑載悲君與我。相迎相送月和風。兩峯空對能無望。一徑斜迴恐未窮。謾道紫陽人不見。問今誰紹德誼公。

月峽流觴

李堅

流觴待月到黃昏。解杖重沽酒一樽。屈指前遊人幾輩。至今崖上只題痕。

石洞書院

金鉉度

千載盟壇仰止新。紫陽講席洞中春。峽飛曲水川同逝。巖逗秋蟾德有隣。星聚當年聞道妙。風流此日契儒真。我懷安得披雲霧。移宅名宗一問津。

夏日遊石洞

盧光明

迢遞尋幽到石關。松陰落落水潺潺。客來洞口方知洞。人在山中不見山。翠壁千年題字舊。飛簷六月撲衣寒。盤桓未盡登臨興。更擬乘閒得再看。

題石洞步魏了翁韻

趙忠

鐵屈迴區入洞門。初秋高爽氣森森。詩書倚壁曾談古。翰墨隨流直到今。雲白山空人作響。藤蒼樹老竹成吟。同來披拂清風美。一壑蓬壺靜更深。

遊月峽

趙增

半日山程歷幾村。依然石峽蔽松根。遙看無路通雲嶺。近步隨溪得水門。夾壁易偏明月影。斷崖難破綠苔痕。當年講習風流盛。到處琴樽迹尚存。

遊石洞

趙珪

探奇何事擬蓬萊。咫尺長衢勝地開。松引白雲遮洞戶。秋移明月照山隈。集賢講學風猶在。逐水流觴跡未埋。今古留題盈斷壁。踴翻石峽許誰來。

初遊和陳君特韻三首

樓雲章

洞道冰壺宿雨收。水聲曲曲下寒洲。雪飛奔峭珠瓊瀉。瀑吼層峯玉練浮。洞窟雲棲分野鶴。山谿日煖狎獼猴。相期到峽月中影。更待西風木葉秋。

重遊

樓雲章

兩度經秋雲壑來。山中桂樹已先開。餘香猶襲楊雲袖。新味還看李白才。意在醉翁聊淺飲。調憐鍾子欲交推。枕漱激石神俱冷。乘興何妨日暮回。

和李子翔韻

樓雲章

鶯啼深樹點殘紅。攜屐春山逸興同。沂浴每懷曾氏趣。觴流欲繼永和風。主人卻幸曾常滿。客子何愁幾屢空。遙望烟城如有待。願追步履講堂中。

石洞書院

趙正發

石洞門開翰墨香。晦翁著述此流芳。當年桃李於斯盛。茲日山川到處揚。一路鳥聲編韻譜。千峯雲岫盡文章。地靈應有人爭傑。況出林宗作主張。

石洞

虞奕

郭公山水洞天中。環列隨條悉化工。倚劍無雲常帶雨。壺天有月竟垂虹。謾鋤藥圃期仙客。且暫流觴學醉翁。我欲乘風訪桂壑。黃農既遠峽崆峒。

石洞書院

張世鵬

高賢星聚登臨地。奕世由聞山谷香。對峙兩崖供講席。中流一水繞芳堂。千秋道統宗洙泗。百代心傳說紫陽。後學名裔重振鐸。鳥啼花落煥文章。

石洞

吳從

手關乾坤南郭子。身肩鄒魯東方岑。葵葵絃誦無虛日。脈脈寒流直到今。洞裏春秋長得月。壺天風雨自鳴琴。行人莫問桃源路。不是桃源是桂林。

石洞書院

李正典

丹崖翠峽是仙居。賢哲曾經此著書。玉練空浮來碧落。石梯層滑步清虛。講堂月照於今朗。倒屣風高自古餘。謾道迷津香莫問。白雲深處有樵漁。

寄題石洞

符

石洞奇踪世所希。何年開鑿豈芳菲。柳州山水傳子厚。永嘉風物待元暉。載在圖經良足考。咸毀相循不能保。此地相承五百年。喜今新復余未老。我聞在昔聚名賢。升堂入室共磨礪。門緣一綫似桃源。探幽種

石洞

人陳迹多在書。烽火相尋烟飛盡。空有遺笈不可魚。郭家今日多豪俊。廣討旁搜時選勝。新詩拾得如舊交。動煩鉛槧不復吝。孝思繡績是為難。我聞鼓腹為加餐。稽諸山川懷往烈。邑乘亦已志其端。月滿山中桂滿壑。清思翩翩隨遠鶴。不學宗生志臥遊。會須一到壺天閣。

李正洪著

石洞

一水中分峽。孤雲半在空。空山生靜籟。怪石冷斜陰。壁斷蘿交合。松多徑轉深。尚道南宋院。席講到如今。

李振聲

遊石洞

百尺飛流界碧巒。石門飛雪夏餘寒。巖交蘿薛晴耶晦。地鎖煙霞窄也寬。月峽泉於琴裏聽。風關雲似畫中看。先賢壁上鶴題在。手拂蒼苔仔細觀。

李振聲

遙看峽口白雲浮。漸近松篁來路幽。界破天宮回夜月。劈開壁面走寒流。高枝動處知猿掛。亂草分邊見鹿遊。不謂前賢題味偏。尚道佳勝待叩收。

李振聲

涼涼雲裏瀉鳴泉。勝埒冰壺一線天。曉霧關前風氣散。午涼洞口樹陰圓。人行桂壑身如鳥。石上藤衣色似煙。寄語山靈容借住。注書重續宋儒年。

李振聲

策杖探奇物外緣。地靈自昔聚名賢。冷石隨噓嵌寶。點點煙光沁隙天。巖樹拂雲開復合。瀑花飛雪斷還連。歸遲莫患前途暝。月上東山映碧川。

李振聲

秋杪樓五見趙冰。如諸友遊石洞。余不獲從。因次其韻。

李振聲

我來訪友葉俱紅。惜過風關不獲同。背憶枕流眠夜月。每勞倚樹聽秋風。雲臨絕壑姿偏潔。人到寒山意自空。安得他時重載酒。好將身次衆賢中。

金懋乘

洞天秋夕

石洞遺芳跡。憑臨弔古興。潤通畫水曲。山對巖峯嶂。殘影蒼松亂。孤烟峭壁凝。登堂吾道在。照燭舊題仍。

金懋乘

瀑冷星搖落。風高露逼凌。峽中流皎月。嶺半乍歸僧。別自開天地。何須問武陵。

雲山縹緲水瀟瀟。憑弔尋踪石徑紆。父老相傳開講席。兒童從此識真儒。松坡片月文猶在。蘭谷長春德不孤。試問洞天三十六。若書曾有紫陽無。

石洞懷古

李以繩子

青山石壁削芙蓉。惆悵當年講席空。偽學禁從丹殿下。真儒身到白雲中。洞門噴瀑常飛雪。峽水流船好趁風。我欲題詩弔往蹟。揮衣直上紫陽宮。

秋日遊石洞

李鳳雛

戒酒探奇古洞邊。行隨流水入蒼烟。石門山斷疑無路。月峽雲開忽有天。竹葉杯輕浮澗速。桂花香細逐風偏。夕陽不盡登臨興。一曲狂歌藉草眠。

石洞書院

陸又新叔簡

馮峯翠繞白雲連。石徑迤邐別有天。洞口文風時洒墨。山頭歌鳥日調絃。瀑泉一貫垂今古。峽月千秋照後先。為問傳經人在否。高風崖岫拂松煙。

紫陽講堂

韋元章駁公

勝地星常聚。千秋吾道東。高齋懸日月。空谷遞春風。洞關汾陽古。書翻禹穴重。亂藤穿遠岫。碑泐白雲中。

書院懷古

樓子峻

名山自古待人傳。拂石留題尚記年。杖履當時偶邂逅。典型百世仰高賢。雲關雨過秋容淨。講席堂虛桂影連。末學無由尋墜緒。徒將感慨續遺編。

遊石洞

郭之左

右詩前調俊雅。旨趣悠深。各擅所長。未敢意為低昂也。但投有先後。郵分遲速。不能循次序列爾。若乃金玉未投。浮沈不至者。統希三錫。增權全編。鍾儒謹告。

遊石洞

郭璧卿

邱壑何時慰素心。攜樽借友此登臨。松篁受日炎威滅。巖谷與雲曉氣陰。人耳泉聲消復長。聞人山色古猶今。謾言先哲流風遠。任向嵐關月峽尋。

遊石洞

郭鍾心

林泉勝賞夙情鍾。載酒扶藜踏草茸。蒼壁嶙峋生石髮。白雲變幻抹山容。寥寥瀑噴巖頭雪。蒼蒼青來水底峯。莫厭晚風侵坐冷。觴流曲澗興纒濃。

和遊石洞

郭鍾先

憑弔芳踪西日籠。流澌如綫草成叢。高賢曠點頑山石。後學遙欽古道風。洞口櫻桃嘲爾拙。蘇門清嘯啓吾窮。還將領畧春光面。莫謂年來髮不公。

遊石洞

郭葵

步到幽深處。迴環曲曲長。雲眠山背冷。花落澗痕香。稠繁迷樵徑。疏黃覆草堂。行吟無限致。去矣復徜徉。

紫陽花

郭葵

佳種誠天產。幽閒世莫知。姿香雙點染。煙水共棲遲。春到開花秀。秋深蓄蕊奇。芳叢稱隱逸。文質兩相宜。

其二

郭葵

翠葉扶妝靚。花開兩及時。春風憐淡影。秋月媚仙姿。紫翠榮幽谷。偏翻動遠思。持歸枝石砌。始贈有新詩。

遊石洞

蒼峽涓涓吐碧流。來從洞口破雲封。衝衝苔蘚滋多滑。徑繞煙蘿翠且重。深入紆環無限石。險經巖閉欲飛峯。今朝得暢登臨興。直探淵源豁素胸。

題石洞次翰仲姪韻

磴道紆迴掛落泉。箇中別有一壺天。嵯峨峭壁雙巖裂。瀟灑瓊珠萬顆圓。峯嶺斷雲衝怪石。洞披老樹貯寒煙。摩崖欲覓先賢跡。藤鎖苔封不記年。

石洞焚勝

天啓人文蔚。山川悉耀靈。風遺石洞古。賢哲往來頻。我向谷口覓。煙蘿繡絕壁。紫陽題洞門。引我溪流入。兩岸夾秦桃。迷津問石橋。板援躋風磴。飛瀑下天遙。泉逝無古今。巖分自主賓。觴流湖水曲。月映峽中明。亭址依然舊。清曠與深秀。吹笙招鶴來。桂壑香風透。佳景適漸入。雲關闕不得。倚劍聽松濤。酣歌杯傾月。碧巖高且巍。龍玉山生輝。石井瀉原泉。玉佩聲潺湲。津頭洒非雪。晝夜恆不息。探芝元圃邊。若遇仙人奕。柯爛不紀年。壺中月有天。誰知洞遊趣。相與往復還。

此二十境洞中最高處也

得朱夫子遺像展拜於講堂

轍迹南來五百春。水傳餘韻月傳神。先君自領心源沃。後裔嘗虞手澤泯。今日更瞻當日面。聞知皆作見知人。年年展仰如親炙。退避羹牆想像頻。

石洞

嵌空山吐不窮泉。自引人深造洞天。闕闕嵐從雲外出。觴流月在酒中圓。噴來白水三冬雪。隔斷紅塵一縷煙。勝地於今皆可即。品題何敢遜當年。

和李元老韻

一泉瀉出幾層梯。湖至壺中日影寒。只道行來山已盡。那知深入境尤寬。飛雲道我綠崖歷。瀑布呼誰仰面看。此際幽奇應罕到。坐遊遙令即詩觀。

紫陽花

最是新安手澤長。胎花五百載流芳。當年固自忘名者。今日人偏稱紫陽。賓巖佳卉最宜春。運甍開花致更新。暖日叢中蒸薄霧。殷殷紫氣繞雲根。每於春蕊吐繁華。何歷深秋尤茂耶。幾度新枝幾度蕊。直沿芳馥待黃花。

郭棻

郭燦輝

洞院種松三章

夜雨微濡曉復晴。融和天氣土膏萌。乘時好把青松植。試看欣欣早向榮。不將桃李植私門。但樹山松幾萬根。數十年來成大用。方知手澤自今存。古院寥寥木疏。添培松樹萬千株。擇取惟看根正直。栽時還用手匡扶。岡長莫問行須密。土厚宜深早不枯。寄語山靈勤護佑。龍鱗虬髮早成團。

月峽

洞門惟舊物惟新。夜夜中天月一輪。度洞穿林斜映壁。依稀猶照昔時人。

流觴

試將佳勝質山靈。峽樹蒼蒼潤草青。此際有觴流不盡。何須修禊慕蘭亭。

洞中懷古

地闢巖間竅。天長洞裏春。雲留山欲雨。澗綠草成茵。擺月羅板翠。流觴水亦醇。隨風興仰止。猶坐箇中人。

遊洞二首

其一 招隱尋幽地。攜筇叩洞天。山登由古道。水出自源泉。半澗流千曲。中秋月一圓。憑臨懷舊跡。景仰晤先賢。

其二

先世勛經處。名賢振鐸來。雲封山逕寂。瀑指洞天開。覽勝興憑弔。尋源頓溯洄。願從泉石老。時把菊松培。

紫陽花

此本從何得。相傳自紫陽。偏宜棲澗石。因每伴林篁。時雨滋根蔓。春風餘韻香。只今開落際。山水盡文章。

洞秋薄暮

仰止棲遲忽日斜。錯將霜葉認桃花。桃源縱有花千樹。何似斯山一片霞。

月峽

十里山川霄聚星。千秋金鏡此時焚。從來奇勝推三峽。那見遊題有考亭。

和陳頌齋先生來遊韻

疊嶂層崖一線流。雖非奇勝覺清幽。瀑飛雪處晴猶雨。風入松時夏亦秋。花落不辭前度客。鳥鳴似訂再來遊。獨慚墟徑無賢主。誰作林宗待太邱。

和樓五見舅李子翔兄同遊韻

誰向桃源數落紅。扶筇攜手勝舟同。山知有約先流水。花待相看未趁風。飛雪已堆春雪滿。巢雲仰望暮雲空。漁樵也認今劉阮。爭報雙仙到洞中。

洞中秋夕和金晉甫兄韻

地見先賢跡。人聞餘韻興。無窮一水曲。相對兩峰增。瀑拍銀河瀉。烟橫石澗凝。風光朝暮改。山色淡濃仍。

峽月遊星聚。巢雲待鶴凌。未成靈隱句。焉得藉吟僧。醉眼觀霜葉。桃源疑此陵。

郭鍾任

其二
不盡登臨勝。還須乘燭興。欲乘秋月早。轉覺暮山增。樹杪歸烟宿。雲根晚露凝。泉鳴鍾磬杳。練映畫圖仍。落葉登簷照。崖花霜慣凌。待看開兩峽。方許臥孤僧。免蹈漁人轍。重來覓武陵。

郭鍾任

非雪
只道峨嵋春尚浮。旋驚蘆荻裂飄秋。洞天總是涼清界。時待遊人來點頭。

郭鍾任

上巳流觴

每歲蘭亭會。同人此處期。留春花落晚。待客水流遲。但信風行酒。旋疑雪點巖。樽前無俗韻。醉後有登詩。臨別山迴眼。將歸月畫眉。試看東壁篆。勝勒右軍碑。

郭鍾任

書院

洞口相傳一考槃。數椽常待碩人寬。曾因石室為藜閣。遂借桃源作杏壇。風雨未能仍舊構。晨昏尚得拜新安。從斯寤寐聊堪永。敢說山川足大觀。

郭鍾任

中秋月峽

山靈似與素娥期。每歲相逢在此時。壁立經年終有待。月從今夜始無私。玲瓏一片丹心現。皎潔雙將青眼窺。爭說峨嵋秋半好。斯中佳勝亦堪奇。

郭鍾任

洞口梅花

喜得煙霞作比鄰。洞天不厭往來頻。三秋乍別嵐關月。一樹旋迴寒谷春。香逼流觴疑待酒。枝橫行逕似留人。武陵已作孤山意。莫認桃花再問津。

郭鍾任

非雪

說法雨天花。雨花催奉跡。何似此空中。時時點頑石。

郭鍾任

秋日遊洞

名山自合貯名賢。何必逍遙輒問仙。無數烟霞詩作畫。不分晝夜水鳴絃。空中俱道寧非雪。洞裏誰知別是天。為報朋儕多載酒。好從峽上醉嬋娟。

郭鍾任

講堂

虎觀談經劇。龍山問道頻。三冬門外雪。千載坐中春。白鹿於斯盛。紫陽從此新。流風疑洞谷。餘韻繞松筠。既得聞猶見。寧將爽不振。至今未墜地。時待後來人。

郭鍾任

候陳頻齋先生講學不至

千載新安澤。長流古洞中。雲霞披霽月。泉石領春風。曾屈朱夫子。寧違陳仲弓。徒虛一座席。朝夕待中公。

郭鍾任

紫陽閣

數仞宮牆立。千秋翰墨留。雕闌丹嶂倚。畫棟紫雲浮。遺韻飄笙鶴。餘光映斗牛。何時能入室。今日且登樓。

郭鍾任

書院桂花

石洞始芳集 卷二

此來何曾入芝蘭。覆馥天香疑廣寒。自昔流芳傳桂壑。至今花發在文壇。風飄十里聞千古。月伴三秋見一般。獨笑久疏攀折手。年年猶得幾回看。

郭鼎坤甫

洞中懷古
壁立層崖古及今。一泓曲水遠森林。石梯歲久苔重綠。月峽秋深樹接陰。谷靜風來傳鳥語。山高月出照天心。洞中自有無窮趣。好向先賢樂處尋。

郭鍾任

石洞懷古

何必探奇向十洲。真儒過化尚風流。況澄曲澗觴明月。又植芳花韻古邱。手澤不隨瀾水逝。心期常對白雲悠。夕陽歸岫人歸院。無盡繁懷更上樓。

郭鼎坤甫

洞中秋夕

春色山多勝。秋光洞更宜。千松搖桂魄。一峽並峨嵋。瀑練輝銀漢。瓊珠透玉池。回思星際際。愈想月盈時。何處傳奇卉。忘名卻可觀。沿芳存舊院。得種自新安。萬紫輝寒谷。千天樂考槃。棲棲環洞口。榮謝似幽蘭。

郭鼎坤甫

書院

泉石煙霞未是奇。數椽惟藉昔人基。自從豪傑當時變。千古皆傳文在茲。

郭鼎坤甫

石洞

晝夜無停一水長。古今常峙兩涯蒼。迎風送月知多少。何自相傳待紫陽。

郭鼎坤甫

遊洞

湖流恍若遇山靈。一片天光列聚星。谷裏宮商憑水夏。崖邊竹樹上霄青。何須月到中秋望。已得琴於竟日聽。先哲閒嘗尋樂處。奚能此外覓居停。

周立竹生

遊石洞書院

勝地延儒舊著聲。探奇入谷洞雲生。閒庭俯仰情千古。往事評論酒數觥。石似劈分雙壁立。泉非鑿引一痕清。林陰日暮人歸去。鳥自呼羣上下鳴。

郭斌國仲

次答盧元甫叔有懷重遊洞

講堂寂寞幾經春。景仰先賢入夢頻。一脈真傳誰是主。千秋大業待夫人。蒼苔掩映曾封字。古澗垂流可問津。碧水丹山總至教。還期揮塵話宗因。

郭鍾任

遊石洞和韻

松頂泉聲落澗隈。不須斤斧石為開。挺身直向箇中去。疑是蓬山問渡來。

郭鍾任

寒露夜夢遊月峽

明月掛長空。流光入洞中。喜無塵世色。饒有廣寒風。聽水魚床近。觀山鳥道通。杖藜塵屨礙。真樂與誰同。

郭鍾任

訂李力臣遊石洞

石洞始芳集 卷二

僻地開空谷。足音數載虧。茲逢天下士。將探域中奇。峭峽需蟾魄。清澗遞酒卮。枕流如水覺。面壁若山移。昔遜真人跡。今繁遊客詞。知君興不淺。勝具好相攜。

洞院桂花

郭鍾儒

桂樹聲稱久。培根沃講堂。千枝本地茂。萬斛噴天香。溼露庭前潤。乘風雲外揚。至今臨月峽。時作廣寒芳。

石洞

杜芳洲

江東諸洞金華最。自是神仙浪占名。無與人生空詫異。爭如吾道得宗盟。中秋峽月傳心印。曠代山花見昔情。克振紫陽千載業。後先濟濟復誰京。

紫陽花

杜芳洲

屈指滄桑幾變更。紫陽花色至今榮。先生手澤儀型在。何況講堂化雨宏。

芳緒集遺物

林望郭鍾儒編次

自宋倡明絕學以來。我祖建書院。延師儒。垂教率俗。蓋心緒存焉。鼎革後。書院鞠為茂草。而洞門月峽流觴諸字蹟。昭昭巖岫。固實文公手澤所存。即先祖心緒所寄也。厥後復構精舍。而亭榭不能盡。仍於故跡猶在。今循其址而列其名。俾先人心緒。不盡墜於荆榛云爾。集芳緒五。

書院

石洞書院在邑東南五十里。宋隱士郭德道公所創。義塾也。始於紹興中。鑿山瀟水。結構三十餘楹。延水心葉先生。紫陽朱夫子。闡明理學。呂東萊魏鶴山諸名賢。相繼雲集。一時有西園南湖洛陽數區。同聲振鐸。而石洞為最。成宣德祐間。遭兵燹。院遂廢。明萬曆中。郭之苗裔。因舊址重建講堂。廳閣置田奉朱夫子祀。事沿六十年。棟折榱崩。薪木摧毀。同志者各捐貲補葺。買山歸院。復隱士舊蹟焉。

文公像

戊子歲。得朱夫子像一幅。狀敦厚。右頰有黑子七。列如北斗。眉秀且長。儼然德容道貌也。上自題曰。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恨然。履薄臨深涼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南城吳氏社會書樓為余寫真如此。因題其上。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滄洲病叟朱熹仲晦父云。其筆墨遒勁。每歲九月望日。展軸致祭。見之咸啟敬肅然。

碧湖

湖在書院之東北。周遭數百武。源流澄碧。水韻與松濤交應。院中而月映潭心。煙橫洲渚。尤多清致。清曠亭

亭在湖岸南。面陽背水。山中之勝。於此見端矣。進數十趾。則書院在。

洞門

門去書院西北百步許。兩崖崿折而峙。遊者不知所從入也。朱夫子於崖之當陽處。大書石洞之門四字。山石棧西向而上。歷十餘級北轉。援崖泝流。漸入佳境矣。

月峽

進洞門十餘步。兩巖對峙百尺許。中衍將尋。月光所注。惟中天十餘刻而已。王公德修目為月峽。蓋謂天有晦明風雨。得月之夜。十僅五六矣。月有消息盈虛。得月之夜。十僅二三矣。此地層崖疊壁。得月之時。十僅一二矣。遊人朝而往。暮而還。未聞秉燭夜遊者。得此中之月。百無一二焉。故即其目而書之於壁。

筌鶴亭

去書院西南百餘步。為西嶺。山半有筌鶴亭。後依石壁。前對洞門。平坦互丈許。魏鶴山所謂仙子吹笙招鶴舞。即此也。今亭圯。址跡尚存。

流觴

月峽之中。澗水瀟瀟。遊人每列次對坐。泛杯中流。風來則杯自溯流而上。視其停處。為獻酬。朱子嘉其出於天然。因即澗刻流觴兩字以識美。

小欄柯

月峽緣而上四五丈。石室平開。容數人坐作手談。子聲丁丁然。應山谷。領此中佳趣者。將不獨樵夫王質矣。

傾月

泝流觴之北。土開谷明。山意周匝。又闢一世界矣。徒倚吟嘯。月夜最宜。蓋此間得月。較峽中太多也。

闕雲閣

傾月之谷。天光空曠。山勢迴環。白雲時滿谷內。未嘗見其出岫也。故名。

壺天閣

傾月度石橋。舊有壺天閣。記謂上倚崖。下瞰溪。如壺中之天。山中最佳處也。今圯。

倚劍

壺天閣之西北。有水溜石。而注延垂丈許。自如劍光相射。故曰倚劍。

風關

壺天閣側西一小徑。須緣棧度澗而上。路若窮而行無盡。以此得名。

石井 玉泉 玉佩

倚劍之北。跌可上。陰壑尤邃。一峯中植。二水映迅。穿石成泓。是為石井。其東北一派。水色溫瑩。為玉泉。其聲潺湲。即玉珮也。

巢雲

中峯之麓。作亭。左右腋石壁百餘丈。二端前懸。王子謂有太古意象。額以巢雲。今亭圯。

瀑布泉

中峯之右。潤壑巖峭。立百丈餘。一水懸崖。猶從雲漢下。石之如疋練。垂空者。

非雪

瀑布上層。漫空飛噴。若六花播彩狀。即之則水布石渠。激湍沸白。指其非雪。令人休作寒谷觀。

藥圃

自中峯之左。潤而上。有藥圃。地勢平衍。產芝多一寸而九節。菊花不下廿谷。莢菲禹糧。松櫻柏子種種。皆延年妙劑。

高碧巖

諸境最上一乘。孤巖插霄漢。清空特拔。登講堂者。皆仰止於斯。

韞玉巖

壺天閣東向。白石高數仞。廣如之。壑潤溫潔。十里內皆見其含輝。謂之韞玉。良非溢美者。

桂壑

桂壑總名也。是山之谷。卉木蓊蔚。或蒼或瘦。亦天亦喬。惟桂尤宜。院中餘古榦數本。巖岫潤沚。每成林。秋夜天香。不減阜塗。慰嶺也。

蜂兒榭

書院後古有香榭一本。較常稍尖小。如黃蜂狀。味尤清香。藥水心何草軒各賦詩誌美。今缺其種。

紫陽花

朱夫子再遊時。攜花一種。播山麓。吐葩紫色。狀似鳳仙而巧小。葉差短。未記其名。後以紫陽先生所植。即呼為紫陽花。惟洞口及小爛柯相沿。出谷未之見也。

石洞遺芳集補遺

跋郭德誼墓誌銘

陸游

仲晦先生識郭公墓。或恨其太簡。然吾夫子銘季札曰。於庫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財十字耳。至今傳以為寶。彼竄來求益之論。可付一歎。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陸某謹書。附南集

又

陸游

顏魯公麻姑壇記。東坡先生經藏記。皆有大小字兩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千載之後。陵谷變遷。尚冀其一存爾。德誼之名。固自不朽。然吾元晦為斯人計。亦至矣。豈希呂兄弟孝愛篤至。有以發之邪。紹熙二年正月壬申笠澤陸某識。同上。

跋郭德誼書

陸游

予童子時。嘗避兵東陽山中。距今六十年。予長德誼三歲。計其年可以相從。而又不及也。觀此遺墨。為之太息。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笠澤老漁陸某謹書。同上。

石洞餽酒

陸游

忘髮自古無上策。欲飲家貧酒盃空。今朝鶴喜報遠餽。未圻亦泥先動色。魚長三尺催膾玉。巨蟹兩隻仍研雪。勿言地僻少過從。清風明月俱吾客。驅除二豎走三彭。客落眼花生耳熱。陶然酣臥聽松聲。魏爾公

卿足憂責劍南集

飲石洞酒戲作

酣酣霞暈力通神。澹澹鵝雛色可人。一笑破除垂老日。滿懷搖蕩隔年春。梅花的的吹初破。楊柳纖纖染未勻。醉倒橋邊人不怪。西曹免議相君茵。同上

東陽郭希呂呂子益送酒

山曉尋香得早梅。園丁又報水仙開。獨醒坐看兒孫醉。虛負東陽酒債來。同上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壁上兩室銘。門外剪茅亭。小市魚蝦散寂寂。大江風浪來冥冥。郭翁雖老猶貌澤。腹貯今古心和平。只應獨將笏拄頰。清坐都不掛毫髮。何必隨逐欄頭奴。日招稅錢三萬億。前靈運。為延年。桑麻舊國常宛然。城頭路闕總令好。不知於人安穩否。

題郭希呂希劉詠道游雁蕩詩後

隱劉甘隱淪。老郭亦離羣。自鎖魚亭月。同穿雁蕩雲。排峯造龍竹。懸水迸藤紋。百種聚奇怪。從君句裏分。

挽東陽郭德誼

符絳何能貴。聲名幸自修。凡今為我友。幾半與君遊。翰墨千年託。松栢一夜秋。令人懷昔日。炯炯夢丹邱。

石洞貽芳集考異

卷一

葉適石洞書院詩。水心集

蜂兒樞歌。郭本有序本

石乳蔭根多。歲寒依水心。郭本依水心集是

昔人取意欲高比。水心集

陳傅良咏石洞諸境十首。郭希呂山園十詠

桂整

安得桂枝林。止齋集

傾月

今我日伫立。止齋集

非雪

涓涓從空來。霏霏自石見。止齋集從作自見安得此尤物。止齋集

壺天閣

石洞貽芳集 考異

是亦天一偏。止齋集

石井

窪石以貯之。止齋集

右石洞十詠。郭本石洞作在永嘉止齋先生住宅。此十詠皆石洞詩。按謝村。余嘗評公詩。止齋集而攻詩者。集改。工欲學者。輒不近也。郭本輒誤

陳傅良送郭希呂歸石洞。止齋集亦於冰雪中。雪作冰。冰客去鳥翻飛。止齋集

崎嶇自幽尋。郭本自亦於冰雪中。雪作冰。冰客去鳥翻飛。止齋集

陸游咏石洞諸境十六首。郭本無此詩

從事今朝直到。自注云。郭本無色同夷甫玉塵尾。郭本無

劉過游石洞二十首。郭本無

清曠亭。郭本無

涼意滿萬壑。郭本無

深秀亭。郭本無

蒼髯萬松林。郭本無

書院

當使書種多。郭本無

桂整

叢叢芳桂枝。郭本無

高碧巖。郭本無

直上天與齊。郭本無

石井

一泓浸寒水。郭本無

壺天閣。郭本無

更臨紫翠峰。郭本無

鑿玉巖。郭本無

鑿藏亦英華。郭本無

葉適石洞書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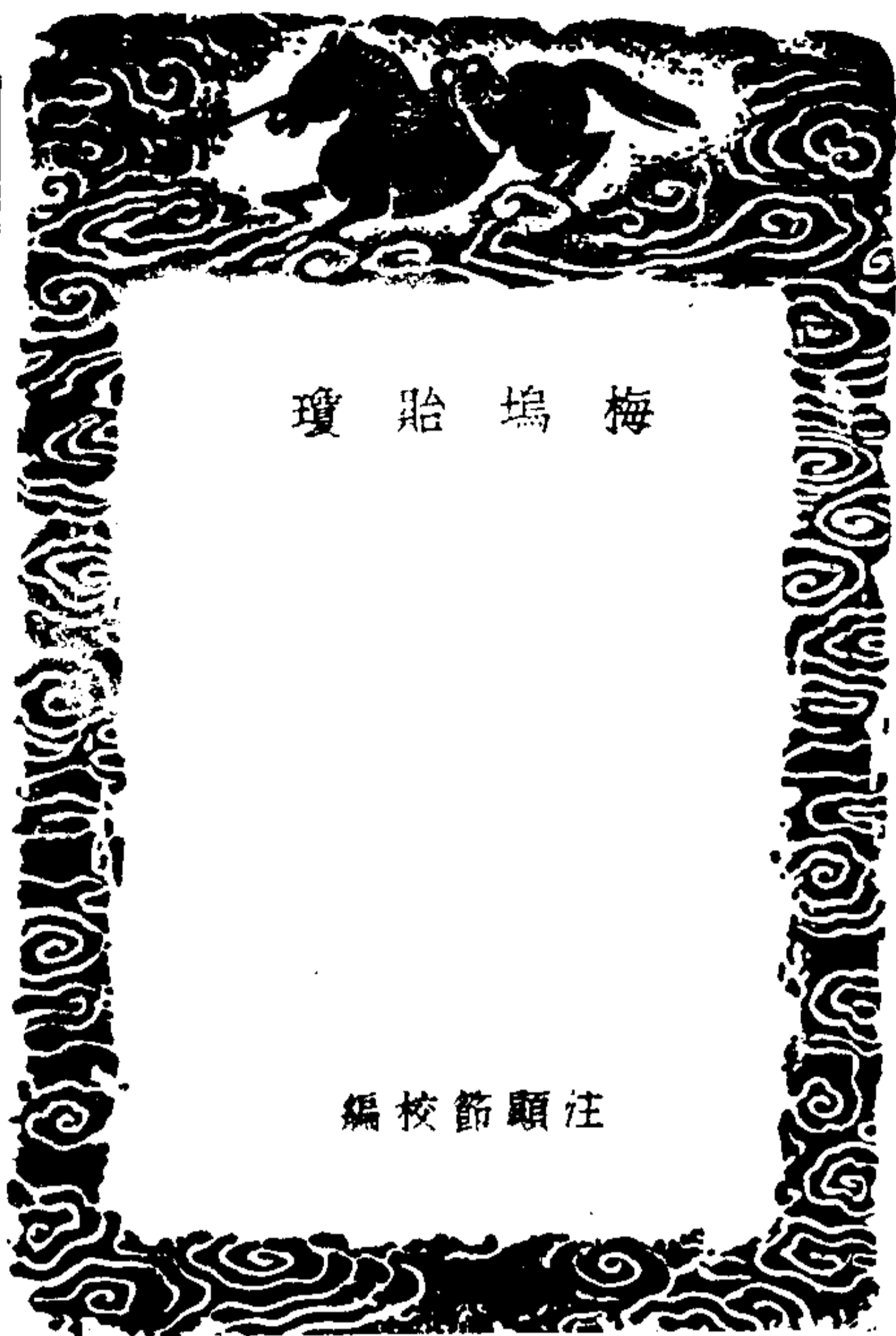
石洞貽芳集 考異

外而歸於中也。水心集其可自奉而游。水心集登應雪屋。水心集燈今夫率其聰明。水心集其作之今深
 已造於性命。水心集作已慶元四年歲舍著雍敦牂十一月十四日龍泉葉適記。水心集作其今
 雅敦牂等字。

卷二

勸郭君德誼應辟書。水心集





梅塢貽瓊

注顯節校編

梅塢貽瓊

夫贈之為言者有二有同心之言有同聲之言何謂同心合肝膽縮襟帶莫達於吾與爾不知其所以言而言也何謂同聲前者唱而後者和嗚嚶鳴附味非雜於薰蕕流非祈於涇渭者也嘉禾周逸之喜摹臨又王則王臨趙則趙見稱為善書又嗜吟咏邁景遇事口噏又搖筆不休別業在鴛湖南手植梅數百株結屋偃臥其所方夫梅花盛開

而得意於摹臨恣適於吟咏也頽然嗒然陸沉而忘其世徜徉而忘其家灰槁而忘吾之有我自呼曰梅癩知之者曰梅未癩也他日梅更老則更以癩於是里閭薦紳學士與山林高逸有為之歌梅者有詡揚其騷雅者有善其所臨帖題數字者索之盈帙梓而藏之家名梅塢貽瓊梅塢即周子別業之居也予謂是言也同心且同聲匪同胡贈世之贈人者或委金玉捐珠貝挈羅綺此在鄙俚負販珎之君子弗貴也是編之言粹於金潤於玉潔於珠貝華於羅綺覽者倘曰皆長物也詎可以服詎可以餐則必鄙俚負販之夫矣萬曆辛巳中秋日觀察功曹

華亭張之象月鹿撰



梅塢貽瓊勗周子

門心周子逸三哀贈言成帙以謁余二語之白贈言自古有三有重算之併重算言者有假言為重者子將何居焉諸公所贈珠璣瓊玖爛焉盈簡皆今三善言者之周子志趣愉然有遁世離俗三尚以新沐冠帶為逸欲弁髦捐之而善書善書不專一技誼詞算言嚴每實應非竅也發吾有以勗周子余觀秦瓦甌志和林逋魏堅清逸三操嬰之

末路弗渝文藻亦翮二日新不
 勦罷陳語古三正其名琅二垂
 後音甚不易也夫道無窮藝無
 止詩至李杜登詩壇矣其且有
 曹劉陶謝又其且有七月東山
 三風皇矣靈漢卷阿燕民三雅
 書至子昂人能名矣其且有右
 軍鍾繇彌之又其且有蔡邕三
 川兮程邈三蔡李斯三小篆即
 秦系輩以清逸名猶未及嚴光
 周黨顧以無位兀傲而不屈也
 若務光許由屣屨乘識九州風
 搏扶搖崔二高多論矣周子盍
 盍頤礪俾贈言以子重而流三
 永二勗無古括並轡驅焉夫古
 之名也皆逃名而名附三如薪
 火不用其光非在竟求名也
 菲進本冲溪彭輅識

梅鳩貽瓊



梅鳩貽瓊卷之一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梅鳩貽瓊卷之一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歌行

吳門劉羅陽鳳侍御

賦得周生行贈從遊逸之

周生拓地何恢台令我忽驚胡自來好奇走謁
 長者遍窮覽典籍多淹該性解聲詩喜吟咏篇
 章散落如浮埃未嘗一語矜弊帚令人錯愕驚
 蕪菜羣公屈體爭倒屣席間傲睨稱上才書藝
 擅絕張與崔鑒朗直上論鍾裴片紙可當三萬
 字不與時輩羞重臺一旦乃能走詣我自言得
 見平生纔不知我真是狂者俯視一世如嬰孩
 馮馮大腹注滄海橋翰一舉摹天回榮利無可
 當其意浩蕩何爾心胸開略不纖芥世間事超
 然物外稱快哉傷茲聞我豈疇昔今已老耄尤
 多詼筋力雖讞氣未摧抵掌談說何嫌猜雖云
 游我時已晚猶可扶策相追陪試傾囊底暫割
 露檢覺奪目成玫瑰爾昔所見定何若譬如為
 山初覆坏人各自多培壘耳彼曾未見巖崔鬼
 爾能奮厲無自駭車驟徒趨安可裁驅之無已
 鼓方駭騰感千古馳風雷恍惚神姦窮變怪却
 咲驚寒誠虺隤我粗為爾樹頰頰大辰鷲已厭
 河隈區區宇宙亦渺小與爾汗漫陵八垓
 吳門皇甫百泉訪司勳
 賦得周生行贈從遊逸之
 周生少負青雲器翩翩更有凌雲思沉吟三百
 歲耽詩博極五千日游藝萬目未肯覩蛙蟬抗

梅鳩貽瓊

足直欲附麒麟寶苑無通可衛生金丹供奉乃
 餘事今代審音者為誰詞林共舉司勳氏因辭
 攜李卿來訪吳極市虛心待叩鍾一鳴備容何
 須帶為費爭看梁邱引郭技却喜門墻得商賜
 君不見務學必先得其門旁蹊曲徑胡足論齊
 梁緣情但綺靡直探漢魏凌開元周生籍籍有
 芳聲自貴知希不狗名短歌擅美在即席五字
 破的稱長城幽齋新葺榜開雲母輕出岫嬰垢
 氣數墳夜讀惟左史臨池畫染同右軍又不見
 弟子賢於師自昔乃有聞漸與佛齊肩釋氏亦
 常云生乎生乎會見青藍卓不羣

吳門王百穀釋登微君

梅顛仙人歌贈周逸之

君不見宋廣平梅花之賦何錚錚肝腸不是兒
 女態吐作冰車鐵馬聲又不見林君復種梅千
 樹西湖曲天子徒勞問姓名數點寒香伴幽獨
 君今亦愛南枝春誅茅却與梅為鄰嵇康東善
 養生說採芝拾菌稱逸民攜李之卿名白苧草
 堂正在梅深處月出渾疑雪覆枝風來但覺香
 生擗船頭卷笛三兩聲隔花臨水鳴鳴鳴鄉人
 盡識梅山至爭掃落花階下迎一斗涼州醉不
 醒滿身淋漓臥花影家在羅浮夢裡還翠禽啼
 破霜天冷我家新買西山潤青山對門雲對面
 枝枝疎影蘸寒潭姑射凝粧鏡中見此澗支郎
 曾飲馬飛瀑濕瀉流屋下明歲期君載鶴來相
 依共結梅花社

同郡張樵溪服采山人

採芝歌

暮景百憂息夙好在山林蒼烟閉石室白日閒
 江濤襟期羅海岳誰能識此心所以美門子曠
 志凌高岑商山華頂連王屋紫芝燁燁生幽谷
 安期火棗何處尋嵇康石乳無緣服採芝採芝
 山之阿白雲縹緲峰峯我山中老人絕塵想日
 日拍手成高歌採芝採芝山之麓瑶草芊芊碧
 如王種出藍田五色枝何如少室三花郁劉阮
 不復見天台空杳冥潺潺只清澗彌深靜者聽
 人生百年在須臾東流之水西飛鳥寧知意氣
 凌三島安能醒甞徒為乎乘風欲呼黃鶴騎遊
 遊八極四海陸天空萬里發長嘯歸來晞髮臨
 天池老我俱免填溝辱日茹藜藿勝膏肉他人
 富貴亦何希微軀自効惟耕牧竹下欣逢嵇阮
 流棕屨席帽相追逐周君自是烟霞侶採摘時
 時丹岫裏採得華芝任飽食逍遙出世同黃綺
 五字成詩稱絕奇六書灑翰聯翩美慙余仲蔚
 偃蓬蒿一代風流邁知已拂石松間撫素琴與
 君偕有白雲心為彈一曲採芝弄溪上

皇甫百泉

烹葵歌

中林綠髮翁緬爾與世絕披襟憇長松荷鋤適
 巖穴蒼蒼江湖十載塵沉冥甘作灌園人相知
 百里音書隔芳草空階幾度春春風藹藹吾廬
 幽故人何處來孤舟林原微雨夜初過園蔬剪
 却青還稠山家留客情原樸牀頭且開醞醞醪
 不作尋常雞黍期因邀上客烹葵菽葵能向日

使傾心况復經露猶衛足秉燭論心夜久忘家
 童猶唱江泉曲倏忽髮成絲徒為老大悲白雲
 常在目明月不須期貴飲啄於膏粱賤形骸於
 土木甘垂老以守樗趾需榮以甘棗勸君飲對
 君吟采芝燁燁黃綺心緣知張翰思尊與千載
 高風稱至今

閩中鄭翰卿瑛文學

種梅歌

黃金頗類如君更誰似短髮蕭蕭貌秋水酒徒
 大半左阿君劍術欲加趙公子烟雨樓前杜若
 洲花氣氤氳柳色柔黃鳥聲中桑落酒白蘋湖
 上荊湖舟二月江南春未暮手種梅花三百樹
 買棹相過載酒人騎驢偏得東風句文園盡日
 費婆娑畫藪經今尚網羅却翫林間千樹竹漫
 龍池上一羣驚世人白眼君休歎落魄逢人我
 應憚君不見鴛鴦湖上水悠悠梅花無恙人白
 頭

張王屋

養英歌

栖霞三十載逸絕寰中綠食芝與辟穀何物希
 神仙曾聞張伯詠已誦楚人篇甘谷移來鳴玉
 水芳籬獨綻黃金蕊陽九欣逢無射秋氣天地
 純和美魏帝曾傳太尉書堪嗟冉冉老將連久
 餐秋菊承朝露輔體延年壽可扶白日苦易短
 紅顏惜難駐安期蹈海東羨門入天柱長跪遇
 真人授我長生句拂衣長嘯白雲間導引何須

久閉關欲識子房遊舉遠夷齊空卧首陽山
華亭張王屋之象 觀察

過周子別業間雲館

知君自是塵外人素心久與雲霞親閒居時隱
鳥皮几臨風獨岸蓮花巾清宵夢覺羅浮月紙
帳殘燈半明滅坐上常飛破石雲簷前亂落梅
花雪林深不聞鷄犬聲日暮但有漁樵行興來
爭几弄筆硯手書道德黃庭成箴書滿架且爲
樂種秫連疇豈云薄結侶還歌招隱詩鮑玄絕
勝揚雄閣房攏窈窕閑且清春山雨後聞啼鶯
村間飽喫青菰飯門外常過載酒盟醉眠不知
塵世事甘作梅顛老此生

同郡彭冲溪略 此部

梅墟歌

山人結屋枕長渠稍遠人境當郊墟郊墟蒼蒼
望何極鶯鶯湖水長縈紆湖上烟霞入君手杜
若蘭若盡兼有更起困池攬物華多種梅花開
楊柳楊柳逢春綠始垂梅花却向雪中開臘日
寒威天地閉條風未轉抽新芽一枝琪蕊東皇
借十尺雕闌綉帳迴臨流盡吐圓珠蚌駐月疑
登白玉臺白玉光何皎圓珠晃相照孤山稱隴
區羅浮擅炎微炎微雖偏得艷陽隴區勝絕真
幽渺惟有眉水隴上深不識江南春信早江南
春信到簷楹宛見山中高士情亭亭獨立風塵
外天下有花無此清夜久嫦娥下空谷縞衣皓
腕春盈盈繁華鉛黛總羞遊媽然不語還傾城
傾城高價應無敵雪月爲神玉爲魄城上飛樓

梅塢胎瓊

梅塢胎瓊

六

湖上舸天空野曠傳羌笛一曲吹花落未多樹
杪東風緩無力春別去兮曲爲悲含悽惋兮堪
太息乍似南征入武溪又如北戍陽關遠迤三
功業在金錢意欲難明馬伏波陽關迤迤三千
里鸞閣誰織寫字過輪與山人作花主家食年
年只薜蘿山人薜蘿有餘貴看花不灑楊朱泪
踈影斜分竹簾間微香暗馮鸚杯內掃除苔徑
呼求羊激賞花前幾歡醉山人况復愛吟詩風
騷彷彿開元時吟成搗管龍文爛與劇凌霜鶴
整披與梅競高韻與梅駢芳安得意幽蹤慙琴
書事事宜但康何遜楊州調莫採公商嶺芝
四明屠赤水隆 此部

臨池歌贈周逸之

蒼顏史籍不可追李斯八分元氣瀉後代近體
通奴隸韋鍾二王特擅奇真詰群仙工雲篆穢
濁下七凡字師周君努力追太古六書法力精
泰規龍鳳蚪斗咸驅馳鍾鼎倒雍爭分披崆峒
斷碣岐陽鼓急就古訣之罌碑元常索靖稍注
目大今而下胡其卑更好手摹古仙佛廣蒐贊
偈入隴糜靈氣時時護神物精先往往驚蛟螭
周君周君好古博物世未賞千載而下那無鍾
子期

同郡姚禹門弘謨 少筆

臨池歌爲逸之周君賦

周君臨池池水玄翩翩筆底生雲烟家貧几案
乏細素青蕉綠柿裁春箋遙遡蒼顏鳥跡篆李
斯史籍皆真傳蔡邕八分與飛白鍾鼎估偃蛟

龍騫急就草師索 一時書法心能專伯英
草法探玄妙度禮懷素相後先道勁古淡擬宣
示構形結體娥碑妍山陰羽客籠鸞至欲博黃
庭內景篇老嫗亦知書更妙手持紈扇當君前
任來一掃千萬字醉去常如張旭顛欲知玄蘊
千秋後須向堅珉碣石鐫
海塩王沂陽文祿 孝廉

短歌爲贈逸之高士

君不見周生自是探奇客家住鴛湖干頃白樓
頭橫笛水龍吟月下長歌山鬼泣有時醉卧梅
花塢萬點瑤葩恣狼籍覺來踈影照幽窓一片
香窺暗中適主人愛客客不還人生豈得長朱
顏眼前有酒不盡醉珠瑛白髮看盈顛相如抱
病在文園子雲寂寞空草玄何如長對一樽酒
接羅顛倒梅花前
大木雲卿 大學

訪逸之梅墟隱居賦此長歌以紀興

周郎少年不暮仕鳳隱龍蟠養高志考槃樂只
梅之墟幽閒迥出塵嘉世飄然逸興懷五湖拓
落長吟林壑徒彈琴命酒且爲樂傲睨天地何
須拘欲期汗漫九垓上松喬之輩行可呼乳坤
莽蕩誰爲論鵬搏鷄適皆天真夫夫行樂貴適
意何須汲汲求屈伸嗟余忽發子猷興一葉扁
舟時可命深林遠扣連仙居叢竹全迷蔣生徑
清夜高談炎雪茶嘉晨鷄黍敦相敬人生離聚
安可期歲月不待浮雲移陳遵投轄能留客山
簡酣來倒接鬪古來達者蓋如此身外浮榮何

梅塢胎瓊

足怡

海鹽馮養白臯謨

梅塢短歌為嘉禾逸之周君賦周君能詩

締交皆吳下名士如文文水皇甫百泉

劉羅陽王鳳洲嘉禾彭冲溪姚禹門馮

具區輩俱折節交君與襄上人平野雅

善索余詩為贈竊附同聲漫賦短什

山人生長梅花塢繞屋梅花冪庭廡花艷蓋

他自矜素質體竟誰主世人爭說桃花源神

仙服食不可餐亦知詞賦上林美何似墟谷能

盤桓標梅標梅詩所傳臘脂紫蒂青復玄江南

春信爾先得一枝堪贈梁王前風流水部稱何

郎崔嵬東閣臨維揚花開花落不知悴興來一

擲聲琳瑯雲山乾腊此味稀爵將沁入詩人脾

墟中有人發大呌四山零亂花霏霏我行曾陟

庾嶺巖羣仙恍在水壺天匡廬相望不相讓鴛

湖沈濤相糾纏聞君種梅復種杏菟園藥圃俱

仙境紅白花枝兩兩開客來解帶欲娛併種梅

不作調美人種杏不到曲江春問披鶴氅自高

格何物墟落朱縑塵君心素嗜汗漫遊梅花日

日生詩愁彭簪老人故詩叟士安瀝翰推名流

我亦家居梅水村襄君與我情相親相看總是

狂歌客好共墟中賦隱倫

雲間陳眉如縱儒文學

梅塢道人歌
白苧鄉花里鴛湖如鏡霞如綺道人散髮坐
梅墟手挾飛仙弄烟水鸚鵡千言擅藝壇魚腸

三尺驚都市鶴冠鳩杖任逍遙笑指西山白雲
起饑來羞餓監河粮生平懶着平原履墨池筆

塚琅玕箋摹得黃庭寔堪擬羽衣桐子扣松扉

春色年年只如此吹笙炙管亂飛觴天酒霞標

石中髓鳥啼客散茶甯寒月上脫紗半成紫有

時一夢破羅浮跡影清香飛帳底巧綴宮粧覺

大妍烹煮丹砂盡今死何必安期棗韓終李

海鹽陳海陽所學 給諫

梅塢歌為逸之周隱君賦 并序

梅之芳自昔詠之矣好事者類侈上林

庾嶺為美談而物色之不知川谷瘞落

之間其叢而不穢幽而不沉矚然于風

塵之表固所謂以格勝者亦何假物色

為哉鶴湖之上有隱君為遠市塵而處

之翩翩湖海歌吹鼓琴附蹤名流閒雲

館朗吟琳瑯合作雅嗜古書法手臨黃

庭道德二帖並能似之豹隱霞栖逍遙

物外暇則探幽石室採藥雲隈為快他

軒冕何有焉跡其人固江上一梅也因

號梅塘以志適噫嘻知梅者君知君者

亦梅也世誠有玩芳之士能得之于官

梅嶺梅之外者乎則固知君之高尚也

已嘉樂未已系之以歌歌曰

有美人兮江之濱迥群芳兮絕縹塵歷歲寒芳

一色皚冰姿以先春幾騷人墨士之品兮疇曰
非瑤臺之珍余獨憐乎悠悠墟方水石粼粼擬
孤標以自媚永白日兮謙緇氛含大美若弗有

兮閣展轉其逾新稟異馥其冷冷兮萬餘芬之

襲人意徘徊欲獨往兮澹淡寥以爲鄰將以遺

兮延佇招瓊瑤兮同心即鉛華之我擯兮亦守

白以終身又何必托之名勝兮似蘊其孤貞吁

嗟怡恍兮梅之神傳神有句兮連仙擅名千載

兮安得而誰傳有儒隱兮抱素襟駕湖之上兮

城之闢携小艇兮湖之瀆薄軒冕兮弗嬰衡門

兮沁水幽貞兮履玄詠律清兮白雪流泉灑翰

飛動兮壺水婉然左圖右史兮風月無邊相與

唱和兮瑤篇恍清塵於羅浮落管吹於風前吁

嗟兮梅之墟梅之墟巡檐索吟兮誰與俱調羹

兮夢已矣我欲從之兮味道腹訝資藜兮盈野

結微情兮仙妹

海鹽仇三謙雲鳳 文學

短歌為梅塢周君賦

有客有客希鴻濛一天星斗羅胸中興來游戲

墨池上蒼頡史籀難稱雄踞鳴鶴妙入聖垂

金屈玉神玄功蕭蕭四辟何所有繞屋梅花春

事融草玄閣下淮王酒茹草籬邊太古風那更

閒雲翠微外有時孤棹浣溪東咲傲奚囊天地

老飯依大士金石攻吁嗟乎素歌叟披策翁放

鶴者換鶯籠七賢二仲將欲同

同郡朱漁亭象衡 文學

玉壺凝清冰春水明人眸窈窕萬餘樹墟里疑
羅浮羅浮古先生髮髻如雲虬再世為梅塢雲
卧三千秋天然秀奇骨玉立清風剛錯落明月
珠瀟灑宗翰墨獻歲發春餽駕言遵近郊暮雪

滿瓊樹祛服美招邀恍憐倘可寄迢遞雲高

郡人陸平泉元厚 山人

梅花歌贈逸之周君

雪滿羅浮春脈脈千枝飛綫瓊瑤魄相南仙千履凌波素質凝香艷當夕纖柯亭亭傍寒碧月眉妖婉絕傾國春風臺榭綺羅橫形影相依纔咫尺騷人逸賞娛燕夕鐵笛飛聲酒狼籍興來吟咏夜未央坐過飛英點蒼壁花神月色兩相當無語臨風逞標格芳菲旖旎復臨池是誰調鼎分雄雌纍纍黃金子萬石奇君此日同三益不辭長醉萬年枝自古三公傲逋客

平野戒襄 桐子

梅堦道人詩與文吳越騷壇遐邇聞隱几松窓月杳上臨池筆陣掃千軍安期有術曾相授閉戶著書遺世氛有時出郭披鶴氅有時手弄蒼梧雲君不見眼前富貴多如羨幾人解釣桐江濱

海鹽晚岩斯德 桐子

梅堦歌

嘉禾巨澤開衡湖古來靈秀今尚儲諸家俱抱荆山璞何人不握靈蛇珠周君隱居湖裏蕭條門巷苔痕紫幾几間披老氏書長吟一守春風起青青桂樹生山阿碩人之邁知弗過殫秋菊方欲朝露裊菱荷芳帶女蘿問道君家周伯况三徵方起仍不降賜帛歸來老澗池信是當時夫人行君亦人稱處士星潁水真山並高尚問雲高館水潺湲萬樹寒梅壓短垣卧遊已在

梅堦貽瓊

羅浮國安用移家去鹿門

海鹽裕山斯學 桐子

梅堦歌

徵君瀟灑超塵表大隱豈謂山林小城南卜築將避喧葦溪深處耽幽討牀頭常貯鄴侯書門外時過長者車常令意氣凌鴻鵠未許蹤跡終樵漁平生樂志山之阿榮名富貴浮雲何不得于時且蓬萊莫嘆山人水辟蘿臨池漫做羲之跡馮經欲換籠中鷲一壺倏然人境別統屋梅

花萬株雪驛使情傳隴上春仙人夢入羅浮月含英不隨桃李芳孤採自評凌冰霜月白蘭房斜度影風清蕙帳暗聞香室中有美人如玉千古風流在空谷神交湖海欲從遊夢裡相思篤

水曲

海鹽鏡池自序 方外

短歌賦贈梅堦周君

空山漠漠春陰陰幾樹梅花開滿林中有閒人

躬獨卧暗香清影逗幽襟幽襟自適琴書裡籍籍聲華遍人耳高情湖海並元龍清夢常移剡

溪水荷衣蕙帶秋風涼田首交遊幾那若吾儕

瀟灑不經事竹林縱飲仍清狂有時倚杖望天

末浮雲落日愁思長羨君五字補長城開元大

層無與京手摹黃庭得真訣草書醉墨皆縱橫

半榻常栖硤石雲一樽頻對羅浮月不慕何郎

東閣奇欲存處士孤山潔閒來看山懶着冠相

攜六尺青琅玕鶴鹿時馴機已息白雲深處且

盤桓

雲間陸梧陽鳳儀 山人

短歌贈梅堦社丈

周郎江左大雅姿曾中磊落千人奇讀書萬卷苦不足探玄析奧窮心思草書能幻鍾王體頃刻筆底龍蛇移文詞落紙驚風雨建安七少間披靡迄今老大嗟不遇徒逢伯樂深長悲君不見焦桐爨下誰能識中郎一見回顏色斷成琴瑟未絃張錦囊玉軫金徽飾由來鑒賞作美材時來不費推移力卑之似予落莫徒此生甘作溝中瘠羨君豐匣出有神絃當會合延平津吹簫賣漿皆隱士鼓刀屠雞豈廢人君今意氣凌雲表慷慨詎肯瞠後塵相期一笑莫相負何必桃源尋避秦

上輿慧乘 神子

梅花澹孤清况復含真白寒風吹郊墟幽香每盈陌林際隱高齋中有考槃客心超物外景世事皆浮雲朗咏匹和晴墨妙追右軍勝交問以珮但是烟霞羣雄談四座起辨馬騶殊問歲晚

衆芳謝相看惟此君

同郡周蒼溟紹濂 文學

梅堦歌增周徵君

宗周徵君步東郭外清風連廣莫開情幽抱

太素心手植寒香逸齋閣喬枝老幹森橫斜蛟

珠鱗玉叢叢遮嚴巖未試春前色桃李不敢先

開花徵君徵君貞潔之操與梅皎然迥出風

塵表採藥雲深樹芝山宿野鶴孤琴疑洲疑島

寧甘草木滋那問鼎鼎飽與來臨池一揮毫鍾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梅堦貽瓊

黃米趙皆吾曹寡間海內重賢逸軒車纓笏多
投膠我亦愛梅因愛君馨君之德如梅芬頌挹
雖浮之春三百石與之酣對雪三尺憑誰呼作
林逋何遜徒留取高標壓松栢

梅塢貽瓊卷之二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五言律詩

雁門文三橋彭國子博士

梅塢逸士潛心翰墨樂志丘樊結廬南野

詠歌其中而多風人藻士倡酬往來余

亦樂聞賦此以繼餘響耳

不識南郊路應知白苧村玄心山水秘吾道酒

杯存梅雪先春發松濤清晝翻祇看山徑裏自

覺遠塵煩

吳門黃質山姬水太學

世外漆園傲江邊處士呈興飛吟玉案几淨榻

蘭亭蠟屐尋雲往紫門帶雨扁鍾期知爾調絃

上水泠泠

華亭張王屋二首

習隱城南外居然見草堂還同俯竹邇不異浣

花莊磊落吟懷壯淋漓醉墨狂他時訪君處須

待嶺梅香

其二

誰復稱高士梅花祇共君暗香浮積雪虛館駐

閒雲地僻名偏著苔荒路不分孤山應未遠相

語獨無聞

吳郡岳漳餘飲思君

同方研山訪周逸之南郊隱居

宛彼幽人宅湖光一鏡開長吟叢桂裡高枕白

雲隈濁酒看花醉春衣取薛裁莫言甘寂寞時

有問奇來

同郡項少岳元淇上林

春遊過逸之閒雲館有作

春風信杖藜閒與白雲期看竹乘今雨攀梅憶

故枝青山看隱几長晝擬臨池笑我高陽侶酣

餘倒接巖

彭冲溪

昨聞君誦詩揮筆翩翩矣暨接玄談高論

益知君襟抱在松雲猿鶴間果非凡品

也故成二律以贈君之平生鄙詩或能

樂之

塵世稀高士于今喜見君身將栖太華意已薄

浮雲兀坐羣書擁長吟萬象分飄然紫芝曲誰

勒北山文

其二

暫爾冠裳寄終然江海人青門先學圃白社更

留春字入羲之戶詩遊李白津梅花三兩樹滿

灑一綸巾

吳郡俞允文山人

周逸之上居湖南屏跡塵市潛心翰墨賦

此贈之

憐君多逸志隱處只孤雲軒冕本無意風塵迥

不聞澤蘭當夏紉籬菊向秋芬只此堪遺世終

隨麋鹿群

同郡戚中岳元佐梓卿

嘗聞出世者非是避秦人藥草山中歲梅花墟

裡春業遺愚谷稼生養美門真余亦投簪暇相

將寄隱淪

閩林堯俞堅字翰林

梅蕊臨池放山扉傍渚開身同黃鶴住時看白雲來酒懼樽罍竭衣綠薜荔裁書疑右軍跡詩遍杜陵才

天台侯二谷一元方伯

嘉遁近何如靈墟寄所居徑無行遍草架有讀殘書山水春遊慣琴樽午夢餘淹留爲知己梅月滿蘧廬

古杭李珠山奎封君

千梅傍屋廬一水繞郊墟吟雪來鳴鶴臨池有躍魚閒披高士傳玄覽道家書我亦逃名者行當問隱居

王沂陽二首

梅花繞一堦勝絕武陵居清世惟躬稼閒情半逐漁秋山當几爭夜月映窓虛寂是臨池暇惟應擅草書

其二

周郎情更逸梅樹已連溪雪寒探春往霜禽向月啼寒芳侵骨瘦澹影傍人低夢破羅浮境瑤華縱品題

雲間吳青蓮次仲逸士

過山人南園即事
開治山陽園春深採藥苗無機抱甕汲有道帶經樵杯裡青年過琴中白雪調庭前餘桂樹堪作小山招

同郡黃葵陽洪憲備撰

何意在城市悠然無俗情門過長者轍歌掛酒

梅塢胎境二

四九

人名掃榻藤蘿合橫琴山水清狂來渾傲世莫不是嵇生

郡人張繹菴正鶴比部

誰道菴蒲裡才華有墨卿玩世還超世逃名復藉名梅花千樹白玉笛一腔清薄晚臨池倦看雲散漫行

郡人沈繼山思孝太僕

題梅墟周山人閒雲館

屋室帶烟蘿幽人思若何琴樽江雨細枕簟岫雲多詠罷看黃鸝書成羨白鷺由來常閉戶名姓遠壑坡

彭冲溪

次荅周逸之二首

周生詩頓逸藻思忽垂翻筆下雲霞氣篇中花鳥魂學鄴辭故步得意起新言刮目三朝別吳蒙作鳳鸞

其二

伊予稱北海之子近東家遠致逢誰賞奇篇祗自誇清秋吟蟋蟀大澤隱龍蛇好醉茅簷下長歌送歲華

水曹風未遠就李見伊人一榻凭烟雨孤亭隔市塵敲詩倚蘿月把酒任天真雪夜梅花放相看自主賓

郡人沈几軒自邪翰林

題梅墟隱處

一墟航野癖萬點落梅深不入逃虛還誰知避

世心閒雲疑列障流水似鳴琴我欲辭簪弁幽栖日可尋

吳興方研山大年山人

志曠同玄覽情願與世疎閒居依石壑幽興寄梅墟詩尚陰何調慕追晉魏書床頭釀美酒復有百壺儲

郡人姚玄岳充山人

伯况稱清逸閒居樹里梅影宜池月寫香逐風迴臨渚聞漁笛看山送酒杯寂多何遜與白雪暗相催

其二

幽栖遠塵市素業樂郊墟地似羅浮僻人疑栗里餘臨池暮絳帖隱几閱丹書即此歌招隱吾將傍結廬

郡人張樵谿服采山人

慕秋同朱文學舫上人過逸之別業得疎字

去郭馳嘉遯臨流結隱居門依徵士柳床滿鄴侯書鴻雁乘秋盡芙蓉過雨踈醉歸漁浦曲與入棹歌餘

彭冲溪

題梅墟書屋和友人張伯咨韻以梅墟之高吟雅致似未足摸寫也

魚龍滄水曲雞犬白雲居簾得高陽侶度陳越絕書絲烟外裊梅影月中踈試切芙蓉佩香分楚澤餘

其二

五

梅花擁香雪鬢羽仙居學造山中釀常繡道
藏書五湖人去遠三徑客來疎已結漁樵好何
論冠劍餘

其三

聖世堪長往平泉此卒居莊園數株樹惠子五
車書琴曲遊魚合茶烟去鶴疎人非索價隱漁
是釣滿餘

郡人許夢賞文豹山人

幽居林薄外萬樹野梅蒼弄笛翻高調飛花落
暗香臨池皆古帖刻竹有新章閉戶馳玄逸圖
書滿石床

平野

結屋遠塵市梅花香滿局五字詩偏好千杯意
獨醒釣臺臨綠水几馬黃庭誰識孤山隱烟
霞有客皇

雲間彭九麓汝讓文學

周逸之石刻羅漢大士及諸品經賦贈

鐫勒圖微滿傳來石鼓文丹青輝寶相金粟爛
香雲臨篆鏡編簡鏤經脩典墳恒河沙數劫闍
教得如君

天台黃內方帷揖山人

同吳少君李君實集間雲館探得開字

別館俯澄灣柴門盡日開地連青野曠人對白
雲閒行酒花陰下題詩桐葉間共憐朋好在言
吟欲忘還

定湖真謚神子

睥睨人間世看君逸品流醉來希草聖夢去即

仙遊岸橫梅千樹彈琴月九秋新詩凡異帙燐
爛賁園丘

秋潭智舫神子

聞道閒雲館多君獨隱居一杯中聖酒千載右
軍書春草生幽徑寒梅發故墟有時歌白雪和
客每停車

徐春門弘澤

梅墟周君徙居白苧村賦寄

悵矣同懷子移家住水濱相知頭欲白離久意
猶新縱酒偏成癖耽書不廢貧他時桃李月宛
是武陵春

李九疑日華文學

寄梅墟叔

吾叔烟霞侶移居傍水渚鳥啼當竹午花發隔
溪春野老農談洽鄰家酒味醇田園有真樂何
必問朝紳

白嶽山松高子

梅顛道人素有出塵之想志趣與余頗諧

故成一詩招之欲為世外交也
君骨傲烟霞蕭然可去家山中伴麋鹿月下講
河車滄海三珠樹青門五色瓜桃源避秦處依
舊有胡麻

棲水張雨竹敷治太學

周郎清是薜茅屋傍溪開門植陶器柳園栽何
遜梅鉤簾疎影入欹枕暗香來濁酒床頭釀新
詩取次裁

悟竹思遠神子

悟竹思遠神子

願也多蕭灑翩翩出世紛礪邊渭水釣方外竹
林群蕙帳延明月松扉護白雲悠然辭俗駕莫
勒北山文

郡人陶若水治山人

訪梅墟先生閒雲館留酌賦贈

何處梅花墅幽然隱者居野雲留几席好鳥入
庭除投轄開玄業藏書擬石渠為嫌多世難生
計老樵漁

賓梧師道神子

賦贈梅墟先生二律

曲水帶幽墟衡門隱者居曉烟清温帳春樹密
通車寄興臨鶩帖無心待鶴書海塢白雪侶欲
與社匡廬

其二

墟谷謙區窳疎梅映竹開簷楹香雪裡巾情翠
雲間垂釣常臨水移文不到山請看回駕處俱
是問奇還

王山人復元

故人遠市居一室臨幽谷裁詩夜雨寒洗硯春
池祿梅晚落疎花雲晴繞榮木不作
帝鄉遊高懷剡溪曲

平野

寄懷梅墟高士

憶別鴛湖客經秋復涉冬遙知幾夜月吟對一
孤松江漢流詩派龍蛇走筆鋒明年春杜裡花
底訂相逢

秋潭

過逸之周君梅壚觀梅

滄洲望不極何處是君家水淺舟難進天寒日
易斜野人窺薜荔村犬吠烟霞爲問壚中樹春
風有幾花

壬辰歲

同郡夏蓋陽日葵 明府

梅壚見過兼惠佳刻貞珉賦謝

梅雨如傾注多君枉屐詢竹爐烹吟茗村醪薦

江尊已荷頌佳刻尤啣惠美珉古人重然諾於

此見情真

樂林韓仰橋邨山人

周郎並馬班才思出塵家書法鍾王上詩追李

杜間竹墟如蔣徑梅樹似孤山興逐漁樵跡身

隨鹿豕間

庾山

君着白接羅訪我江上寺偶落方外緣而譚出

世事玄理摠會心終不離文字相期老東林一

證青蓮義

劉羅陽

贈門人周逸之二首

晦跡似離群棲情向白雲高齋延夕爽虛牖引

晴芬句有寒霞色書多倒薤文無宜作散髻江

海恐知君

其二

由來散誕身了自不關人何詎能從我聊爲稱

隱淪無嫌搜引異祗是簡懷真玩弄雖微渺千

秋映若新

梅壚貽璣

六七

平昌葛龍池听 尚寶卿

築室傍溪灣儵然出世寰梅花舒白玉竹幹發
蒼斑榻上雲容淡枝頭鳥語蠻高風千古想我
輩欲追攀

平昌王明野麟趾 侍御

一溪門外遶五柳宅邊垂老鶴巢蒼幹芳梅發
故枝風前歌白水雨後採青芝興至吞千盞狂
來倒接罹

閩翁青陽正春 翰林

暇日欲尋真遙聞隱逸人梅花千樹玉楊柳萬
條春臨帖還宗晉哦詩若有神依稀和靖志仿
佛似逸秦

鄴中崔樞因士察 比部

聞道東吳客幽然隱碧溪心隨黃鶴迥身共白
雲栖春看梅花發時聞山鳥啼高懷千載調我
亦賦新題

鄴下冀鳴寰體 侍御

贈周逸之

蔣徑移脩竹誅茅隱故園梅如開庾嶺人似避
桃源路鮮車輪跡時多鳥語喧他年成對晤跌
坐聽玄言

內江張夢夔應登 都諫

梅塢開蓬戶烟霞隱客星危峯當綠牖曲水繞
玄亭詩和悲秋句書翻瘞鶴銘何時一樽酒共
爾說青萍

張心益彥謙 山人

懿君能市隱託迹向墟梅淡影踈臨榻寒香細

落杯詞高荆雪並篆古蟄龍猜不朽傳金石芳
聲動八垓

釋通軌

廿載東臯隱窮心獨自知名高終古上才逸大
明時野色樽中酒江聲夢裏詩閒情猶不盡駕
水釣綸垂

梅塢貽瓊卷之三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七言律

四明豐南禹道生 考功

逸之周君高尚其志素好梅遂號梅塢索

詩賦贈

青山處處鬱嶙峋不道梅塢有隱淪潔志自逾
高士搵清標堪與玉人鄰月明夢入林間雪花
落愁生箇裡春會識周顒多逸興清齋習靜秘
玄神

吳興徐龍灣中行 方伯

高館深栖白苧間此身無累與雲閒仲長樂志
能遺世宗炳遊情托在山老去踈梅耽獨卧秋
來叢桂可相攀林泉逸致吾同好他日幽期共
往還

新安王十岳寅 山人

寄懷周逸之南郊別業逸之善書常寫經

勒石

青溪客倚青藜杖白苧村居白板扉掃徑已看
馴鶴舞開池還引狎鷗飛彈琴畫靜松風入澗
翰晨沾草露晞莫似向來歌雪調自令江漢和
音稀

古抗李岫嶠元昭 隱君

答梅塢周隱君春來枉訊山中一律

東風吹柳綠差差况復鷺鳴求友時江上故人
成遠別山中芳草繁長思黃金闕世丹難就青
鏡流年髮易絲纒得梅花春信早白雲何處更

相期

嶺南歐 大任 博士

貽贈周逸之隱君高逸

山人高卧白雲居隱几薰爐獨晏如伏枕青山
支傲骨開樽明月照幽壑歲寒谷口梅爭發春
意庭前草不除信是君家貪佛日蓮華貝葉開
闍書

吳興茅鹿門坤 憲副

周逸之精於書法曩刻墨榻諸佛跡過訪

山齋賦詩卷之

客提如意過山房墨繭盛來七寶粧天地風塵
俱幻劫漁吹嘯誅屬慈航幾迴大士空中現復
道曇花海外翔安得辭家削髮去白雲深處禮
西方

吳門周幼海 天球 徵君

梅花深傍草堂栽映帶平墟野色開嶺外春寒

仙夢覺脞前月落美人來帖將快雪時晴攝詩

擬暗香疎影裁自是周顒有幽致北山猿鶴不

須猜

四明沈嘉則 名明臣

為釋為仙又有文難將一物可名君高如碧海
翻黃鵠間似秋空走白雲澤霧不綠成豹隱臨
池今復見鷺群相思為寄梅花賦報我應書白
練裙

莫秋水

訪周逸人郊居不遇貽此見意

十里湖南訪隱農雲深何處覓高蹤莫教題宇

因為鳳總道登門却訝龍秋色滿籬誰對菊濤
聲振壑獨聞松蕭然悵望空歸去不覺夕陽遠
寺鍾

毘陵葉雪樵之芳 山人

過山人周逸之郊居賦贈一首

清時仲蔚抱幽襟披薜山中歲月深散帙明牕
當畫靜揮毫華几傍池陰林間竹色青于玉石
上泉聲瀉似琴塔爾擡梧長日暝徒令弋者羨
鴻心

京口鄔龍門佐卿 山人

山人家住碧山岑門掩蓬蒿翳夕陰書換鸞群
鷺渚曲賦成鸚鵡漢江深但將異代悲興廢不
向明時歎陸沉煙雨樓前湖水濶荻蘆常傍越
人吟

海塩仇謙謙俊卿 司成

梅塢周君持手臨黃庭過訪賦贈

曲徑柴扃午夢長雲邊傳刺報周郎身心落魄
超諸網手帖淋漓逼二王風度清溪流淡影月
來良夜散寒香莫談庾嶺孤山跡許爾周游眇
八荒

吳門文雁峰肇祉 上林

梅花萬樹繞溪塘白苧湖南着草堂姑射芳魂
依絕嶠羅浮清夢入滄浪巡簷似索春風笑橫
影猶含夜月香不學武陵人好事種桃何復引
漁郎

郡人沈霓川啓原 觀察

幽人寄跡在滄洲睥睨風塵汗漫遊石上繡經

多小品座中倒屣盡名流
瑤華萬樹供吟弄
麗藻千篇費唱酬
飲罷林端纖月落
幾回清夢到羅浮

姚禹門

統舍依依玉樹林
冰霜同結歲寒心
由來逋叟遺孤調
自去何郎絕賞音
對酒幽香風外度
伴人清影月中臨
投閒我欲耽佳勝
跨蹇何妨踏雪尋

冬溪方澤 補子

因起有懷周君梅塢見寄

聞道周顯能好佛
清齋常過欲逃禪
臨書慣寫黃庭卷
舞象仍呼白幘顛
採藥一囊丹作液
栽梅幾樹玉爲田
閒居著就諸家論
貽我山中養性篇

彭冲溪

周子梅塢書屋成
賦以志喜梅塢善詩
尤喜字畫得墨妙
在吾嘉儔人中至不
易得有魏野林逋風
致故書屋成書以贈之

茨垣籬舍自曰依簾戶
新看燕子飛幾樹梅花
連雪白數莖芝草入春
肥問奇客過頻樽酒臨
水身閒且釣磯何必切
雲樓館起五車書聚自
忘機

其二

池帖書工逼子昂
高吟况入古詞場
中泊懸價堪駟選
構李如君幾馬行
綠水汀洲榮杜若
白雲溪谷繞垂楊
東家丘豈九流識
從此迹名與

梅塢貽璣

世忘

郡人包瑞溪櫻芳 學憲

欲識幽栖絕俗塵
梅花塢里考繁人
月明清夢羅浮夜
雪滿長林羌笛春
高潔獨凌霜雪操
孤貞自稟玉冰神
知君雅有孤山志
何必桃源覓隱淪

江右李景嵩九標 郡丞

孤山夢老入胎仙
雅興悠然似昔年
香沁隴雲風澹澹
影臨池月夜消消
庾郊有意分春色
茂苑多情寄雪天
爲問塢中舊知己
可能芳樹更相先

海鹽錢惺吾應晉 孝廉

余秋日至海上
過平野禪室談及山人詩
是以得聞山人之雅
遂賦贈焉
鴛湖東去草玄亭
客伴鳧鷖卧晚汀
夜色梅花邀白月
春香池水駕黃庭
當歌醉酒人頽玉
列座談詩客聚星
聞道清時成隱計
移文誰讓草堂靈

陳眉如

贈梅頭道人

謫來塵劫度年華
仙府詞臣第一家
五岳峰高晞綠髮
六銖衣曉繡丹砂
新詩帶月題蕉葉
清嘯隨風入澗花
骨相從看似山鶴
終將野性傲烟霞

郡人嚴紹峰從簡 黃門

採得玄芝煉大還
羅浮清夢入壺天
月中疎影飄香雪
竹外斜枝帶暖烟
羌笛有聲心不競
翠

禽無語意俱玄
寒芳偏與幽人共
况有清吟三百篇

沈覓川

詠梅花爲逸之周君賦

不隨桃李競春姿
歲晚孤標祇自持
一片香心風乍展
幾宵清夢月偏宜
孤山處士欣爲侶
東閣何郎苦費詩
潦倒百年林壑下
每將樽酒向君期

王沂陽

寄懷逸之

大隱如君與不孤
桑麻遺舍樹扶疏
藍田耕盡生春玉
碧海探來得夜珠
十里鴛花連北郭
一村烟雨傍南湖
與君負平原約
何日携樽共醉呼

古杭范闈風 山人

萬玉參差倚翠墟
幾番晴雪護幽居
凍雲欲破春猶澁
隨月纔規夜自如
香散寒枝煩繞鵲
影飄池水欲驚魚
晴窓獨檢年來事
姑射仙人有寄書

其二

天人不學侍兒妝
肌骨從來性最香
金埒斷魂歌素月
玉城仙隊入青陽
梨雲着地誰能掃
鶴徑鋪春不解藏
紙帳蘭缸渾未覺
素襟偏戀舊吟床

黃內方

翩翩意氣爾何豪
謝客蓬蒿卧獨高
三徑春陰時倚杖
兩湖月色動揮毫
大名不附青雲起
絕

調能將白雪操草草相逢心已醉可知公瑾似
醇醪

海鹽施玄蓋守官 文學

余每過橋李觀其川原秀曠林園翫爵探

幽吊古意必有隱君子栖其間如曩用

里之儔者而遐弗可覩及見海上僧平

野亟為余道周君則撫然奇之周君隱

几工詩臨池檀草因號梅塢以托志余

嘉其高蹈不淤也輒為賦之以俟傳者

采焉

梅花繞舍迥無塵盡道先生隱是真嬾向漆園

為傲吏甘于

聖代作幽人江湖廿載星疑客詞賦千篇思入

神何但桃源堪避世地偏隨處可垂綸

周後峰

過山人村居漫興

尚志年來厭世浮卜居湖上草堂幽清風滿榻

圍修竹白日臨窓玩碧流倚杖獨吟時對鶴留

樽長醉月當樓間雲館下梅花羨勝日還期一

晤道

許夢章

久別逸之周君賦此見懷

經旬不見紫芝顏短褐茅堂薛荔間書就黃庭

應自秘歌成白雪許誰刪春深久隔花前酒月

朗長吟夢裏山寄語秋來招隱興中林叢桂可

容攀

同郡潘長白獻臣 山人

題梅塢高隱

墟裏夫人間且清迥名本學灌園生繞屋寒梅

清壓夢滿林脩竹俗忘情叔夜形骸元避世幼

輿林壑已逸名聞來賸有尋幽興曳杖溪頭鶴

共行

戴弁蒼 山人

金弘叔邂逅新城旅舍道故屬

君雅致歲晏不能晉謁聊賦一律以為

他日相晤之資云

聞君繞屋樹梅花媿我幾年未到家橋李詩懷

閒自得山陰愁髮老堪嗟茫茫水國寒吹雪隱

隱江城晚帶霞路隔東南雲水濶可憑尺素寄

天涯

鏡池

春日寄懷梅塢高逸

一自逢君蕭寺中別來忽隔幾春風探梅得句

追何遜投轄留歡似孟公客思經秋無鷹度仙

源何處有槎通聞君近結東林社肯許相携惠

遠同

裕山

題閒雲館

高卧城南久閉關開窓長對白雲閒堦前細草

供書帶坐上芳梅索咲顏明月留樽傾北海夕

陽欹枕傍南山他時若問幽栖處已識烟村白

苧間

同郡陳方石光贊 春元

贈梅塢先生一律

春入郊墟曉曙融梅花香散滿簾櫳上池水溢

分茶竈南破雲深繞桂叢白雪歌成人寡和黃

庭書就爾兼工五將採藥尋嵩華意在烟霞肯

許同

徐春門

秋日過梅塢山人閒雲館

小艇尋君過水隈依依楊柳華門開半籬殘照

伴黃菊一鑑清泉浸綠苔短褐更無塵可染高

松時有鶴飛來相看清絕同和靖千樹梅花手

自裁

壬辰歲

夏蓋陽

博雅如君能幾人秦碑周鼎滿前陳胸藏珠玉

由來富筆走龍蛇殊有神具越名山題詠遍漁

樵高隱往來頻應知茂叔前身是風月襟懷孰

與倫

茅鹿門

周逸之囊所手寫仙佛跡及他書法過草

堂賦詩二首贈之

君是法書名畫家凌虛御氣併殮霞墨池灑翰

風雲幻毛穎揮毫日月華已親王維寫屏障復

看米芾走龍蛇流觀轉盼不停曉五色玻璃翡

翠花

其二

却笑逸之癖且顛半遊仙也半逸禪已看秦相

李斯篆復觀羲皇蒼頡篇破塚燔林花外賞畫

錐鐫石掌中傳真翁好古已衰颯擊木解頤堪

自憐

表太冲

次韻奉答逸之徵君汎泖還後見懷之什

二律

被褐懷珎戴遠遊水雲棲住百花洲名推伯仲
周璆列書著肝衡趙壹愁筆墨醉酣烟雨瀆行
藏笑倚摘星樓雅知逸興琳琅布紙價昂多蒼
應稠

其二

吟鑄種種寄天遊梅屋香藏白鷺洲六友竹中
誰似逸五噫歌竟却含愁雲間鶴馭踰躑躅影海
上潮生徙倚樓珎重鴈書和月到西飛回訊隴
音頭

鷓湖沈晴峯懋孝 翰林

六橋堤上早春枝正是幽人破暝時風引細香
過小榻影橫斜日浸清池烟中色相誰堪寫雪
後精神獨自知垂老東山頭白盡素琴孤鶴一
編詩

閩李九我庭機 春坊

一片閒雲靄草廬萬株梅樹繞郊墟青山疊疊
當松牖綠徑悠悠寡客車興縱淵明桑落酒閒
臨逸少鶴銘書我儕亦有離塵想卜築清溪共
尔居

華亭何士抑三畏 孝廉

倚馬才華久擅名得瞻眉宇挹神情依山自有
烟霞癖結客還多詩酒盟天上少微占處士門
前五柳識先生即今倒屣臨叩令誰許風流讓

長卿

華亭李青霞翹 山人

北海源流寄北山多君大隱傲塵寰社中五字
方王孟筆底千言上馬班豈是鴛湖鍾水秀不
應魚叢老柴關相逢最恨憐遲暮倘許孤雲聽
去還

陳龍川耀 山人

梅墟賚佳刻見詵賦之

山林幽致寄閒人寓目方知品物真鼎篆留題
今似古文章遺像舊還新驪珠吐煥篇篇富花
露含芳字字春一覽頓開胃次廣山高水闊自
怡神

前人

過周逸之閒雲館燕集

步入郊墟訪隱淪花香竹色更宜人雲棲幽館
天分景水遠平沙地隔塵茶散青烟醒鶴夢酒
傾玄露助詩神熏風開遍蓋微老滿座雄談興
益新

華亭楊少山楨 太學

寄懷逸之詞丈

公瑾風流冠浙中翩翩詞賦與誰同慚余短褐
三吳拙羨爾長城五字工雅興狂歌高士態幽
懷暢飲逸人風新詩聊寄梅花里何日仙槎過
海東

梅塢貽瓊卷之四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五言古詩

同郡曹濤川懋官 學博

弱齡負雅操高世寡俗情結廬遠鷺境而無塵
網嬰瀟然丈室中自謂無懷民靈素有真契書
史日討論先秦稟令軌正始嗣希聲腐鼠馬足
嗜逸鴻何冥冥庶畢向平願且甘原憲貧曰余
甚寡昧世慮徒營營林泉雖雅好中路多榛荆
願君三徑開時時挹清塵閒雲日來往千載具
賞音

同郡嚴少渠從節 太學

深中安可測好學豈為拘若非體純素胡能窺
其墟獨蘊水霜質宜從歲寒舒貞姿占先春暗
香散人裾懷珠兼韞玉俊民畫無如一字悟秘
法五言揚妙詞凌厲翰墨志擅巧在臨池厭作
羅浮夢不樂庾嶺嬉探留漢宮月笛引燕塞思
披觀聊偃仰此意知者誰紛吾華屋士孰不惠
前綬

彭冲溪

贈逸之高隱城南別墅

暫屏塵喧跡湖南小結廬繁梅幽傍谷踈柳半
垂渠彷彿陶潛徑依稀蔣詡居雲霞春色映蘿
薜夏陰舒屢習愁康懶常臨逸少書庭留佐舞
鶴池蓄樂遊魚客有携樽酒門無結駟車琴將
流水奏園樂帶經鋤爾擅終成鵠余生本類樗
獨立皋長望臨風思有餘

貽周君逸之

春馬立壑姿美彼耽幽谷澄心游秣林肆力窮
仙籙性癖愛栖霞居幽藉脩竹把釣垂清流長
歌欣濯足寄言賞心人歲晚同茲上雞黍欲爲
期歡談借信宿澹漠思逾玄貞素情更朴汶陽
種瓜田谷水藏書屋百年梅花墟頽以滌易
吳門黃 嘉芳 太學

茗水寄芳躅高名世共知詠花常對客工草每
臨池十體名金錯千言播藻詞六書窮上古三
昧擅今時雪調和雲奏星文與露垂楷模何得
爾神化故如斯曾訪王猷棹因探揚子奇猶能
繪山水統素墨淋漓

鄭翰卿

過訪周逸之閒雲館

東吳好奇客結屋枕水湄黃茆覆其頂木槿編
成籬藤蘿掛古木翠篠繞清池曲徑翳松栢空
庭五色芝梅花欺白雪楊柳饒青枝鹿鹿堦前
卧猿猴惚外窺日昇烟霞裏豈受利祿羈境如
蓬島蹟人似上皇時數畝石田秋饗殮喜不虧
興至題奇句揮毫灑淪塵間來臨磯石清溪下
釣絲鷗鷺任去住機忘何足疑銀蟾明綠牖金
鱗躍碧漪我亦山林叟扶藜訪所居促膝話今
古歡然命酒厄呼兒賞白酒帶露烹青葵醉去
忘去住表情動我悲追蹤巢許跡欲與古人期
意氣得相似聊爲賦新詩察君言與行堪爲來
者師

新安汪漢陽顯節 山人

構李有佳士結廬遠市氛種梅五百樹繞屋香
氤氳揮金綠結客讀書不求聞聞臨右軍帖時
勒左氏文席門日晏如車馬何紛紛能令紙價
貴問字載酒勤高歌得肆志醉卧蒼苔雲嗟哉
冥鵠心矯矯不可群

張樵溪
郊墟渺渺隔叢塵萬樹梅花結隱淪卓絕林逋
能曠世風流何遜亦超倫歲寒獨秀冰爲格松
栢相依玉作神不特幽姿矜太潔還將琪蕊占
先春月明清夜羅浮夢雪滿空山高士隣憑閣
欲要裁賦客扣門常許折枝人清芬併向琴中
度逸調還從笛裏新却異桃源避秦代招尋宛
是刺溪濱

七言古詩

張樵溪

興國吳川樓國倫
道人俠氣復寡欲結屋幽栖綠水曲門栽五柳
翠如金繞砌梅花白似玉溪深樹 鳥啼徑
靜門幽自屏俗莓苔一片碧成茵不許庸夫過
雙足修翎孤鶴踏松枝豐草萋萋羨眠鹿愛君
寂寂隱郊墟紫葺爲冠薜爲服身如出岫白雲
閒心似明蟾萬事燭焚香石鼎長淡烟拂几時
翻秋水讀漁郎樵子扣荆扉竹爐松火茶初熟
雄談燈下吐清芬頃尔塵累皆驅逐主翁愛客
開野筵盤盈白韭盃傾綠翠竹倚倚檻畔陰瓊
葩灼灼窓邊馥半酣歌曲不成腔得與尊前更
開局錢陽斜照碧山隈啾啾柳外蟬聲促今宵

不盡主人情餘歡還待花前續君不見長安紅
塵汚車軸人生如夢空碌碌

五言絕

彭冲溪

題逸之閒雲館五首

出入青山岫無心任往還不逐風和雨終朝伴
客閒

其二

高館枕清澗村悠絕世氛撫松吟短句來往只
閒雲

其三

徑僻草堂低塔前芝草萋人閒無箇事日共白
雲棟

其四

漠漠白雲飛山居傍翠微烟中五松樹石上九
霞衣

其二

巖煙雲去住未及主人閒終日看雲卧藤蘿滿
竹關

張樵谿

題梅墟周君閒雲館

無心出巖岫有意傍山扉漠漠天空影時映山
人衣

皇甫百泉

梅墟雜詠

性癖耽幽隱梅花結作隣孤山存潔志奕世揖
清塵

其二

一息梅花下臨軒宿酒醒科頭日無事滌硯寫
黃庭

其三

夢破羅浮月詩成灞岸春自謝塵中事堪稱物
外人

其四

竹霧侵書榻翠雲入研池幽人高卧處月落似
催詩

其五

溪上玩烟霞林間攬物華悠然成獨卧杯酒足
生涯

其六

玉笛聲中雪羅浮夢裏春何郎從去後雅調許
誰論

其七

昨夜對梅花花開雪未歇今宵重把酒獨看梅
花月

六言絕

李九疑

題閒雲館壁二首

地暖時時花草門幽處處松蘿玉篆神仙留訣
雲莊天子披圖

其二

點點花隨流水雙雙鳥落平蕪人間別有天地
世外悠然丈夫
智瑩 方外

背郭數椽茅屋臨溪幾樹梅花莫是林逋猶在
周顛別有山家

鄭翰卿

過梅墟閒雲館梅墟種梅數百株花時獨
酌對萬玉參差異香襲襲侵人衣袂其

羅浮羽化之思乎

放鶴仙歸度嶺騎驢人在灞橋風裏暗香襲襲
月中踈影蕭蕭

其二

世事不如夢短生涯長與雲閒一枝梅花濁酒
幾箇漁人性還

七言絕

茂苑水文水嘉 學博

梅墟詩為逸之周君賦

疎枝冷蕊散寒香萬樹參差暎草堂往日林逋
擅清勝近來風韻屬周郎

其二

梅花墟上雪模糊掩映周郎白玉膚若到梅花
家深處令人詩思繞西湖

皇甫百泉

逸之持所臨黃庭經求跋王京兆鳳洲無
謁晏陽仙館候子木鷄軒賦此為贈

周郎東去訪王喬祇謁晏陽躡九霄莫道舟輕
無長物籠鷺寶帖逐江潮

彭冲溪

送逸之持黃庭經乞王元美品鑒兼謁晏
陽館二絕

陽館二絕

墨陽仙館水雲間中有王喬擅小山扁舟東下
尋真去應是桃花洞口還

其二

榻就黃庭是右軍從來墨妙五湖聞持將虜監
千金賞不負青山舊白雲

發州吳玄鐵孺子山人

好佛周顒早罷官無管心在上皇看太虛高處
梅花底盡日焚香懶著冠

長洲張凌虛鳳翼孝廉

林中習靜演三車象外逃禪駐物華想得蒲團
跌坐穩墟梅開處即天花

同郡范鏡川之箴廉憲

梅塘詩贈逸之周君

聞說梅花玉不如春風吹爾遍郊墟怪來騎鶴
揚州客能駕龍鸞道士書

上海俞識軒顯卿比部

古人手墨愈久愈湮雖一一為好事所藏
終亦漸滅良可嘆也梅墟道人性嗜古

力學二十年見寶翰流傳人世者輒為

臨池豈惟色肖直得骨髓真赤縣中大

奇士也嗟嗟鳥跡蟲魚遂聖心印假令

魯公不啻長夜漫漫矣萬曆庚寅秋暮

遇道人于周公瑕齋頭獲觀其墨刻數

種贈以短章而為之記

五花千古文卿筆一入侯門禍似秦却有良工
心獨苦頃令金匱起精神

長洲張壺梁獻翼太學

梅墟詩贈周逸之

水霜為韻雪為姿獨卧芳墟夢斷時莫道花開
全犯臘春風先到故年枝

吳少君

別梅顛道人

庭柯何事報秋聲江上迢迢幾日程我去你留
俱寂寞月明他夜最關情

皇甫百泉

寄題逸之閒雲館二絕

終日雲生片片閒直從山頂看雲還薜衣袖得
雲歸去半剩白雲猶在山

其二

北窓高卧苦吟詩正是窓前雲起時總為此心
無一事詩成只與白雲期

松窩子

白岳山逢梅顛道人賦此以別

白雲斜壓石門低小結松窩鶴並栖今日相逢
已相約為君先製薜蘿衣

百瓢道人

白岳山賦別梅顛道人

一笑知君是道流貪看山水得滯留身閒若辦
歸山計認取桃花野渡頭

陶若水

看周梅墟壁上劍

干將出匣射寒光不惜千金着寶妝今日對君
無限事十年恩怨未曾償

吳玄鐵

寄逸之周君二絕

周郎為我舊曾過藥石驚心注意多今日偏能
親莫逆新詩每每及漁簑

其二

秋雨沉沉損客心故人多在夢中尋一為別去
芙蓉好知有香醪何處斟

徐春門

昨過梅墟出示翰墨皆具下名家所詠梅
墟或題閒雲館及諸跋語披覽如群玉

在耳欲假以歸而周君寶惜不能移片

時之好以故夢想於梅花閒雲館之間

余不覺神怡心曠朗然長嘯口占四絕

以寄云

梅花開處玉為林先報江南第一春夢入羅浮
塵世外覺來天地幾閒人

其二

莫笑周郎逸思多青山影裡着漁簑一聲長笛
梅花調萬頃滄江月滿波

其三

閒雲虛館傍林隈幾樹梅花帶雪開中有高人
長嘯起夜深江鶴忽飛來

其四

萬竿碧玉翳林塘一徑清陰帶雨涼吟殺嫩之
無一語籃輿直造與猶狂

平野

題梅墟別業五首

買斷南林十畝餘半栽脩竹半梅花月明彷彿

滿湘夜疑是羅浮仙子家

其二

竹林茅屋繞溪流風月樽前樂事幽一夜梅花
滿林蕙蕙回清夢入滄洲

其三

白苧村居烟雨濛蕭歌長傍白雲中子雲未就
長楊賦歲月徒令嘆轉蓬

其四

處士茅堂傍水開花香竹色繞亭臺閒來不厭
尋幽客野外惟餘濁酒杯

其五

倒著山公白接羅興來花下復題詩陶然一醉
鴛湖曲不覺西林月墮時

徐潤卿

寄梅墟周君一絕

擬欲從君作勝遊何堪寂寞赴長洲蓬窓一夜
蕭蕭雨爭是巢由卧一丘

庚山

梅墟先生以詩見訪奉酬原韻二絕

青藜谷口度笳音帶得閒雲入竹林今日見君
丘壑相玄言深慰十年心

其二

滿寺秋風葉墮階忽聞高士過僧齋携來白雪
憐同調看去青山見遠懷

鄭翰卿

梅墟先生結茅白苧村春日過

絕於館壁

題一

梅塢貽瓊

謝豹啼春春未歸南湖白苧不勝衣山人二月
渾無事認得前年燕子歸

靈鷲山樵陶冶

山中寄懷周逸之社丈

青山舊社久寒盟此夜懷君奏玉笙恍惚步虛
明月裏翻然夢入五重城

梅塢貽瓊卷之五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傳

同郡包瑞溪種芳學憲

梅頭道人小傳

東吳周君逸之名履靖遠之其字也別號梅墟
又號梅頭謂其性嗜梅故云少良家子也其先
大人督以博士業癯瘠不勝歷辛苦乃棄去先
大人沒遂繼家聲然不事家人生理時時靜坐
能養生家談其所與往來皆羽衣踴躍所謂遊
方以外者也其太夫人輒挽袖嘗曰何物兒作
何狀輒謝曰兒性樂此不為疲也一時販徒俚
子皆咄咄少周君而有識者靡不謂周君身游
塵中作塵外想亦江南蘆荻中一奇品也且性
好藏書每每留意古跡館名間雲其所朝夕居
也左列諸品丹經及諸子史右列鼎彝古墨及
晉梁隱君子畫像其時時所披咏者則陶柳諸
詩也其後年益壯其所交游益廣乃益薄家務
銳志翰墨者幾二十年遂窮晉楷之妙乃時時
揮灑其古篆隸行草種種造妙暇則刺小舫弄
水月令二童子歌招鶴之章已而撫梅笛音律
清徹東郊牧外名曰苧鄉地僻多梅曰號梅里
往往為君所浪跡故又為梅里散樵其里人聽
笛聲輒歡呼曰梅先生船至矣君復嗜飲飲不
過數卮醉則揮筆成懷隱懷仙數十言或成竹
木怪石一幅謂不過寫胸中逸趣耳不數數也
予得觀顏色者已有年後相得益驩乃始柳沐

梅塢貽瓊 卷五

四

借矣予苦謂三日不見周君肺腑中不覺為塵氛所障對鏡面目亦可憎也君輒謂予曰人生世間朝菌蟪蛄耳會將誅茅山側了三生事今特母夫人在帷不得旦夕離膝下為無方之遊也予且老閱人多矣海內若周君者不可十計江南若周君者不可以枚計吾吳固周君作俑而難乎續貂矣予為之傳俾後有太史氏續逸民傳庶免倫考訂而不落莫也

劉羅陽

貧士傳

周履靖字逸之構李人博雅獨行君子也平生嗜梅遠屋種之故號梅顛道人日弄金石圖史秦漢而下勿論傍及導引方書及釋宮故實無不畋漁其間詩名噪海內勝流莫不願借交之與人處坦中直勝有古人風遇事則負氣任俠能振人之急濟人之疾邑嘗有重役氓不勝楚履靖破產脫之郡父老數十萬爭為尸祝所居蓬樞甕牖清風穆如見者自獲清涼人或勸之治生履靖曰如彼深林則繳其弩如彼重淵則張其罟穰穰熙熙利則狗矣彼魚彼鳥羅其逸矣嗟嗟咄咄世重慶龍山珍豕鹿樂以為期富貴何足識者謂西浙有兩梅高士前梅道人後梅顛

贊曰

嘉禾名德 饗餐弗給 圖史是娛
硯畔而食 梅墟簇簇 南湖悠悠
矯哉周君 高風誰傳

記

屠赤水

梅花菴記

就李周徵君逸之醇朴清真雅有幽人之志屏居郊落有屋數椽生平慕孤山處士風格統宅種梅數百本冬春之交著花甚盛清芬撲人殘雪在稍寒月掩映恍若百千瑤姬素女垂纖阿曳玉珮乘鸞控鶴遊翔太空逸之披毫策蹇歌嘯花下不啻在灞橋尋詩怡然樂也宅有一軒

頽曰閒雲館左圖右史茗碗薰爐雜貯犧尊寶鼎雲壘龍雌諸古玩性好臨書或句晴牕拂几研討解忘其饑疲尤精蒼頡史籀李斯古篆八分靡不體法合裁盡變諸化古顧虎頭張僧繇閻立本吳道子李龍眠諸繪佛像仙蹟志為摹榻入石采擷諸名家贊偈以垂不朽而遍交吳越高人文士相與參考訂正出皇甫司勳門司勳亟賞謂周生今之蔡中郎孟襄陽也世人好嗜膏薌競逐錢刀若蠅附鮮若蠹蛀木斃而後已逸之於世人口嗜不嗜世人口馳不馳中然漠然而獨耽文好古習為清癖千載而下想見逸之標韻何止丹霞飛瀑脩脩冷冷道滯消鄙杜塵剗驚風斯遠矣雖然以物清心猶屬有待有無待者濁綠亦刻清綠亦刻不以物溷不以蕩潔方且盡空山河大地而立乎坱圻翔乎寥廓夫是之謂至人逸之寧有意乎余且與逸之掀翻而出而神動天俱氣為之母慶為之輪回眎疇昔之所耽耽者又悉土苴也已屠隆緯真

父記

巖紹峯

梅塢書屋記

去橋李郭東南遵湖而行五里許曰白苧鄉又南為桃花里東數百武竹石若障巨湖流澗不見水端地僻多梅人稱為梅里云梅里南面雙峽摩天雖遠隔數十里外蒼翠接於林麓豁流環紆路弦而稍隱壤與洲並膏腴可耕漣漪可釣邑人周逸之別業在焉廣藝花卉土宜梅而種梅三之一逸之構數椽為書屋列槿為墻編竹為屏繞垣皆梅軒榭庇其所繁啓窓眺湖峽之勝雖不盡歸之周然亦得之過半矣屋中之藏細帙滿架百千卷晉唐宋元法帖墨跡悉之左圖右琴逸之少業儒不喜章句促媧棄去而居常以吟哦摹寫繪畫自娛時時蕩小舸或憩書屋中舉大白獨飲酣歌人且目之為狂生亦顧也方雪晴月白梅始著花有客乘興至者于時東風貽蕩清晝遲遲散趾晤言花氣襲袂撫柯盤桓流光常在香雪之上逸之乃為命酒

奏高山之調傲雲林之筆助發其趣駢暢飲洽不知斜陽在樹壁月當戶也客善詩者匡坐環輸分韻刻燭或拔簣燃爐或淪雪烹茗未有不得意去也一日逸之請為書屋記無壹子曰君知乎江南先暖梅常侵牖陰曦背日梅易先春不可槩而相量荷調劑為羨望之而止渴於世皆有裨焉者若抵玩芳美流連散漫於景色間是發羅浮之夢耳子知此以居書屋開然藏用

爲而不滓將兀然幽栖而名益彰矣夫逸之吾嘉之儒隱也人言逸之乃公瑾之後多風流文雅非閭巷碌碌者比安知梅墟非魯連之蹈東海乎

新安王士岳寅

梅墟記

去南湖數里有梅數百株鬱鬱而成林者爲梅里里中亭亭紆紆襟松蘿以爲門者梅顯道人居也道人性迂利祿不墨其心而顯榮不入其志其所深嗜好者唯梅常爲余言梅有四德抗歲寒以明節先百卉以言勇發如玉之芳姿敦五味之和始嗟嗟小草榮矣誰知遠志陵苕茂矣孰問潛穎以余于世其爲偃草乎其爲長蓬乎其爲帝庭之華乎其爲首山之薇乎其趨趨踰踰爲屈軼之指乎其容與與若五柳之淹乎吾知三加之衆不如荷芰之衣五玉之衝不如蕙蘭之珮公休矣請從余梅居可乎時落英如霰若與梅墟共笑余者因爲憮然記之

序

同郡馮具區亭禎

翰林

石刻大士三十二相

宋時大老學佛率得其精邃如李漢老晁補之張文潛輩語言文字超脫解悟至今朗人心目不特張無盡蘊和仲黃浩翁而已龍眠居士於是五六公者往還無間獨以善畫名藉一時其所得於薰蒸漸染量亦不淺故其所作佛家諸像皆極玄重妙與其道玄頡頏世傳其長帶觀

梅塢貽璣

一五三

梅塢貽璣 卷五

一五四

音卧石觀音以爲出奇炫異驚世駭俗而不失勝絕處今觀此卷精勁圓細意瞻態工後人能如此作法者甚少卷凡三十二幅幅各有贊贊語開霽超豁展轉有味云是了菴衲子所爲然其下筆有文墨矩度又駸駸如少年使才者思亦吾儒之精佛如張晁蕪黃者寓意耳其是否吾不可辨也一日逸之周君持以謁余兼欲勒之石余素不習畫而好觀佛子書知菩薩三十二應者爲其圓通顯現如鏡鏡交輝光景互徹故以一悲深願遍入諸界與彼知識體貌無貳今作雖變沒不常不出金珠瓔鬘楊枝水鉢間固伯時之三十二應而非菩薩之三十二應也又伯時以纖毫輕素而逸之畫易以銳鐵堅珉雖眉髮宛然無爽亦逸之之三十二應而非伯時之三十二應也雖然各各心中具一無相觀音應應不著恐雖有伯時長帶卧石之絕技與逸之精專刻畫之念亦當唐捐矣憾不以此語問之宋時諸老

賦

開雲館賦

茅鹿門

梅墟道人自嘉禾而來造於鹿門山人曰蓋聞地以人勝美以言傳黃叔度校書天祿閣裴晉公歸來綠野堂京湖耀於光祿之宴沔波著於郎官之題鏡水鑑於智監之隱洞庭播於孟容之詞墨卿之所濡灑文匠之所採摘足以弘獎風流澡滌幽姿增恢名勝標示來茲若開雲館者則大壯以弘義乃取乎上棟下宇法三才而樹本故使之下方上圓懼室閉之傷順則以之四洞八達惡巧麗之奢靡斯尚夫樸素渾堅孤立乎曠濶之囿俯瞰乎蕩緜之阡而乃藻棠棟以爲梁椽紫荊以爲牆雜之以蘭夷椒桂繪之以玉碧文章苞忠厚以爲基準虛明而開窓仰穹隆而體健俊靜直而效方遵扁啓於昕夕式向背於陰陽雍雍乎熙熙乎亦嘉禾之鉅奇也而俛首巢由東連黃浦西接江干南極海寧北通巨浸豈惟東南之絕勝抑亦梅墟道人之傑作也梅墟道人博文約理善人也信人也賦性爽朗個儻尤樂施與人皆敬慕之鹿門山人喜而不寐肝衡而視據案而思目無轉盼手不停披斯館之幽閒如雲之無定聯坤絡而無垠溼元氣而凜清實造化之至神坤漠而無朕簾盪日月吐納星辰嗟嗟天地訖留軋坤接大行之瀟灑括楚尾之翁淪譎光幻於秋夏環色變於冬春精神和煦蘭氣生馨然後居者無

梅塢貽璣 卷五

一五九

壁之患行者無巫峽丹砂之虞立有志憂之善地坐有清閒之虛館無拘無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行立坐卧徜徉於其間歌舞跳躍放浪於此中止蘅杜之端倪製菱荷之裳衣割鮮新以為繪撮菰米以為糧濡彩毫於秘閣吹玉笛於芸房鼓琴而狎傲吏作賦而輕侯王於是居爭燕息滌慮凝神既靜事以為形又齋心而絕慮却紛華而弗陳甘淡泊而無違冲然與和游湛兮以道合真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態度白雪以方潔視冠冕為土苴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潭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學孔孟之文章宗李杜之詩詞務光何足比消子不能倚仰高風於東海馳妙譽於西浙使榻因徐榻而增色山以嚴陵而流芳館與梅墟而共傳名垂宇宙而不朽豈特養生而善身是皆有以壯天地而光日月者哉梅墟道人驟然而喜拱手起曰先生之言博而深典而都予末小子愧不敢當於是相與觴於白華樓之上酒酣致謝

文於囊解維而去

梅塢貽瓊卷之六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跋

黃庭經跋

文文水

右軍黃庭世已不可得見惟秘閣刻本為最予嘗摹刻之於停雲帖中以惠後學今周君逸之乃用晉法重書一過度越近哲而直追古人晉代風軌日暮遇之矣辛巳四月携過吳中命予題其後因為書此茂苑文嘉識

皇甫百泉

字法惟晉多名家至右軍為妙絕矣小楷如黃庭稍大如蘭亭世人臨之莫能髣髴也周子逸之兼二帖得其骨髓豈叔傲復生者也萬曆辛巳首夏朔司勳氏皇甫沅跋

王鳳洲

黃庭內外二景經皆景林王真人傳之南岳魏夫人者夫人既上昇而復以興寧二年降授揚司命當未化前業已漏之世故右軍得一書之黃長睿乃據此公厭代之歲在興寧前而駁以為贗殆非通人論也第外景以此公墨妙故膾炙後世而內景獨宋思陵有榻本餘遂寥寥者得非真人在已莫問鄰一語為參同悟真庶亂取如耶曇陽師特拈出之而逸之復能做右軍蹟勒之石以布永永毋論作飛天仙人觀海內喫井水人皆知有二景其為玄真指商功德豈唐捐哉因敬識於尾辛巳初夏王世貞題

彭冲溪

周子曩昔寫道德經矣頃又寫黃庭二篇周子其有離塵入道之意乎經中所論府藏關竅悉求諸內非若秦漢方士長生藥草從外覓也此帖步驟晉魏勢道而婉攝整而密使遇山陰道士當龍鶯贈矣萬曆辛巳端陽冲溪彭輅識

周幼海

黃庭自右軍後千百年所訖無一人重書者畏邯鄲學步之誚也吾宗逸之所書黃庭非但形肖骨肖直為神肖遂為千古快事所謂孟子之後又有魯通者也又聞逸之學書務精請古人突與其鄉項墨林氏多藏法書遂得盡其披覽亦用心專也語云有為者亦若是於右軍乎何有

張凌虛

予素愛右軍黃庭經悉力臨摹二十年於茲未能窺見一斑周君梅墟頗能銳意書石為不朽計真快事也且參考道藏析為上下師其筆陣補其全文其於繕性煉形者大有裨益匪獨以藝自鳴而已

文雁峰

嘉禾周君逸之余嘗聞其善騎射而不知其好文今觀手書黃庭內外景筆畫端楷深得晉人風度豈亦有得於公孫大娘舞劍之秘耶不然黃庭一經右軍嘗自以為若有神助再書恐不能似後之學者願乃敢於抗行哉昔人謂真書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毫釐不察則胡越

殊風其善評書者也周君其得矣覽諸跋語嘉其字畫之工與其篤好之志彼有取爾也余復何言

王百穀

驚經為千載楷法之取臨池之士不習驚經如野狐學禪竟成惡道此卷周君梅墟所臨結體綿茂而波畫適美蓋有當代書家所不能措筆者而直造其寧周君逼人哉但予非黃冠者流尚能持觀覽者乞之也周君毋吝時萬曆辛巳四月朔日太原王穉登書于石湖舟中

張壺梁

嘗謂達人獨往之事志非易立理難輕樹嘉禾周梅墟携黃庭經出跡乃出手書以金簡玉字之寶而又王潤行間金生字裏非城意翳秋寄心寥廓而能然耶展玩不覺紙勞字故何減餐玄霜與絳雪也方外士長洲張獻翼識

項墨林

右軍所書黃庭昔人謂之換驚經予嘗稽之前人云右軍人品既高其所持亦固雖當君命題榜尚不屈已以狗豎因嗜好而輕以已書易驚耶必無事也或又云右軍別自有換驚經實非黃庭也三說聚訟未審孰是據理揆之黃庭經非為換驚而寫可知已若經中玄旨子殷彭比部論之已悉予復何言諦觀逸之所臨驚章鳳姿刻畫鍾王而睥睨一代要非得心應手者不能然也萬曆九年五月夏至日項元汴識

黃葵陽

自昔有黃庭換白驚之句則號黃庭為驚經未必孟浪或謂別有換驚經又不知何據論者雲若以右軍高品不苟且狗所好然右軍之受道士之贈亦何害於義哉觀周君筆力遒勁真足以追躡往哲有盤礴翔鳳之態諸法家評之審矣余安所置喙弟書之姑翻千古疑案云萬曆辛巳五月朔日葵陽黃洪憲識

張樵谿

右軍書黃庭經代久浴絕世亦罕覩若其全本唯景審臨者最而智未補其闕鑒定家不具隻眼所以摹臨愈多而去真彌遠矣周君梅墟好學書兼得善本手臨此卷既不失矩度而又時出驪黃色象之外可謂駸駸度前稱藝林獨武矣

鄭翰卿

黃庭為逸少臨池絕筆千摹萬搨久而益訛今若村莊塑像粉黛疊加無復人理周逸之獸乘匠心迥然千百載之下儼儼成匹所謂學字如學仙道骨聖胎非由師說逸之其吞黍米萬粒者耶借無羣驚乙君一紙

新安黃雲谷唯中別駕

世稱黃庭經書畢籠驚而歸非屬語也夫好驚之癖不過因物適情道士借以助興右軍藉以怡情遂為千古美談豈銖銖然較羣驚而後書哉若拘拘驚之有無為此經之辨是誣也逸之此帖逼似右軍歷代名筆俱當左袒使有山陰道士賞鑒攜驚而過未為不是

道德經跋

文文水

道德經予家舊藏有松雪寫本其書專法黃庭筆墨精妙甚為先君寶愛後歸之陳白陽道復後不知所之矣近王鳳洲中丞亦予書一過以老目昏花不能小楷而止今見逸之周君所書意閑構密爽爽有神力諦視再三令我欲林筆矣且王中丞既得君書亦毋勞予之拘拘也

皇甫百泉

昔人謂三日不誦道德經便覺舌強使三日不書將無手強乎逸之字法素宗黃庭茲卷兼出松雪進於技矣幸勒石以廣其傳為帖中一奇可也

王鳳洲

晉史右軍為山陰曇陵村道士書道德經籠驚以歸余嘗憶真誥所稱右軍逝後浮繫四五載始得解謂坦腹公品在支遁遠遊間生平無他業將繇府主索部民物屬經受備直二條輕垢罪耶第此經竟淪佚不獲與黃庭並傳世母論右軍即宣和秘藏直蹟以千計獨缺此經而周逸之乃能以精書勒之樂石拓本示世人書之能似右軍與否其能博驚群與否精墨者已有定品矣無俟予贅也因欣然捉筆題後予已初夏王世貞識

彭冲溪

道德經非盡老君語乃黃帝廣成之指也譚攝生少訓撫世多後人呼為道家耳吾嘉周子喜

臨摹得趙子昂所馬刻本愛之傲趙意為之書周子全宗二王波及松雪蓋不為子昂所以能為子昂也

周幼海

史載王逸少馬道德經換道士驚而他書多云黃庭今道德無傳而獨黃庭行世史殆誤也趙文敏嘗書道經我文太史亦書之雖皆矩矱逸少而結體則自出機局逸之所書宗王而駕文趙評者蓋比而三矣求羊者其能舍諸

張凌虛

曩歲有客持趙承旨楷書道德五千言過其門者欲往觀之不果殊用為歎今觀梅塢所做不啻神契可稱雙辟矣

文雁峰

周逸之嘗摹黃庭甚善此又臨道德五千言真好古而不倦者歟余嘗見米海岳自題云二三次寫有一兩字好信手書亦一難事海岳書入晉人之室而猶謙言如此周君一造至道默悟三昧以書名家固其所也余因喜題其後

王百穀

趙魏公書道德五千言鑒者謂直未提半萬故學書之家臨摹殆遍然往往取銷效學胎學步正由徒習形似罔知神理愈趨愈下職此之因觀周君逸之此卷清婉間逸可謂得之驪黃之外也

張壺梁

周柱下史乘青牛出關行且哭關令尹識紫氣

乞五千言以據河上之秘固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者周逸之書此經石之以廣流傳得非望紫氣御青牛而然耶不然何至今覽者習習風生軒軒霞舉也卓矣仙才蕭然道氣死在行墨間矣若其書法之精則善書者雅已能言之枯生既凡材又不善書何可置喙其也

項墨林

予雖不敏然亦游戲翰墨之林畧其標準每以不能追蹤鍾張少武義獻為恨而逸之數與予談則志愜愜欲凌子昂而上之乃其居常未嘗不秉筆故所書率度越唐宋而直造魏晉也且種種篆隸古文靡不造妙其上宗蔡程而下友鍾王者耶此卷特其一絕耳漆指寸齋已得其昂中味矣

黃葵陽

書三抄魚為魯帝為席老君五千言最予所愛誦苦為訛贗所礙今周君篇校句訂足償予夙志且趙文敏公舊有真墨今為君所得故下筆奕奕有神力且趙宗二王君亦宗二王源同流合不覺神契海內善書之家其勿以朝摹夕倣者視此帖也

張樵谿

古嘗記鳥跡蟲魚大小篆隸八分章草無俟論秦漢以來楷而行行而草耳竊意楷書如清廟明堂冠裳珮玉踰踰濟濟豈容以亂耶趙文敏馬道德經迺深究六書故其筆法妙入神也周君泛濫古墨鈞深致隱所書誠衆妙之門也奚

但得其梗槩哉

吳國倫

老氏五千言土苴人代芻狗百靈豈關前紫氣炫煜直此段吐吞且弁趙承旨真跡若有百丈赤霞上燭漢表余客歲曾於鄴中及見之魚蝕其三而歲蝕其二神理幾萎及得逸之本燁燁紫烟復生寢榻惜無望氣者自河上來言老君不死矣周則何讓於子昂哉世固當有品隲之者矣

石刻蘭亭圖跋

文文水

嘉禾周逸之橐中如水較成都長卿家但多鐫石數十片耳而結納不勸學書垂三十年來訪筆法於余余畫矣何以相質然聞古人成一藝必殫平生之心若疴瘵之承鯛不以天地萬物易一翼暨其熟也撥之耳逸之其博觀約取專詣以俟化乎逸之所繪蘭亭觴味圖及諸體所書序記詩跋皆髣髴古人然而余所望者不厭其吹索也

皇甫百泉

門人周逸之持蘭亭卷示余留余几頭淡旬披玩撫賞不復能收偶出以誇客客曰山陰岩洞奇秀王謝人倫標表信足清臈千古獨憾不少須柴桑翁著此竹間耳余曰不然晉之初東雖庶事草昧而人心左袒絕裾擊節之士况復不少奈何坐視陸沉嘯味自若未必非泉石膏肓有以中之較柴桑翁當髣髴走猶悽然甲子

於義熙奚管水炭哉逸之曰夫先生為謀國也者傑與客方藿食而鶉結終索古人於丘壑耳且柴桑翁自有東林香爐瀑布二三逸流雜坐而談無生花兩珊珊逸塵尾豈讓曲水浮觴哉余與客因大笑釋去益信逸之之能振古也

劉羅陽

逸之高情遠韻而尤耽於書藝每飲晉人風致恨不能餐滷厭飲之於王右軍又所深企慕向展側不忘者淹積既久其所尋繹覽觀訪探閱歷雖散落泯遺墮澗壑深阻荒烟野草混瓦礫

令魔遇輟撫摹愛玩出其閱翳而滌濯之若蘭亭圖者其人景之勝傾一時在右軍亦以為興會所及平生游賞未嘗若是快者李公麟想象其事而圖之其共集諸賢觴詠欲適矚流連於山川樹石姿相映發瀟灑爽清之氣嗚呼徒倚誕傲徜徉自得而右軍渾染雄視遂無千古逮潛溪學士復為之圖記則寫生之妙一一散見於行墨間而其人之容態情度野逸飄放若可指呼而山鳴谷應恍忽間遇之而神出矣周君蓋參訪積時目存心注而所見多出安庸於

記參差甚稍就其善者亦頗乖刺乃歷十年餘采綴搜緝模寫點染風雲色澤默存於香奩昏味頃而精采飛動煥若神明矣夫其典刑蹊徑運置才巧道媚新麗橫逸不羈而纖細綿渺出入變幻無適不該昔人謂王維得其細史道碩得其真今周君之作其備之矣乎又粉本不足傳速勒之石俾垂永久且周君親之剡中覽其

形勝而上與仲翔論設粵人士加之覃思含意吮毫欲腐而後信手一揮可謂盡掩前踪超踰萬類間以示予并乞題其後周君既已屈折隨俗得其雍容甚都故予辭亦不復矯厲無謂降格然

王寅

一壁置此障若有惠風吹我兩耳颺颺坐脩竹間因為大吟逸少不死當浮我三觥此君恢恢不成一語

石刻東土二十八祖跋

彭冲溪

西竺之教流於東土自達磨慧可而下其像凡二十八老宿梅頭周子一一精染殫其所長篆籀勾畫悉造無上常一諦跡迥知建大法幢升壇演最上乘受人天崇奉者率皆磊磊魁梧偉人亦異矣哉燈燈繼照葉葉茸茸龍像騰騫野干近走昔何以熾茂今何以凋落豈道不易弘時才難而無有手爾諸方比丘睹像而矐然奮其可

屠赤水

達磨初祖觀赤縣神州有大乘根器遠從西竺踏蘆東渡南見梁武機緣不契遂之少林面壁九年作佛榜樣而教東流實是茲始法法相傳心心相印支分派演並證祖位各隨其見趣根力而入道殊塗同域咸不畔如來玄奧珍秘密藏奉佛者繪像以傳而長水周君逸之手摹入石作時津梁蓋欲人因繪像見祖師斷不欲人

執繪像為祖師而賞其筆畫愛其工巧收藏傳展永久若眇為玩戲如斯之人淪墮鄴都未不見佛佛弟子屠隆合掌書

李九疑

梅塢老人得此卷加以妙染精刻曰東土出世聖人盡在是矣意謂結得祖緣不知這一夥漢最無面目若遭其毒手便須一吐盡淨何處尚堪刻畫何處尚堪把玩雖然一時留取照我眼目尤勝瞻躬躬地李日華跋

劉鳳

諸祖演教真託衣鉢認取頭陀慧相同是如來面目直恁燈燈相傳葉葉相演剎那頃涅槃會上吐大光明二十八位種種妙相皆莊嚴無量萬劫不壞故此常住大千世界濟度人天離諸惡道逸之此生大作歡喜摹寫諸祖募工刻書袈裟尊嚴夫狂學獅子無有是處逸之學佛毋執像求佛佛即化現優鉢曇中祥雲滿室不俟茶毗便是諸祖舍利

石刻一十八尊阿羅跋

彭冲溪

余不學佛弟聞有阿羅漢果者瞿曇氏稱曰世尊此十八公亦曰尊者豈續佛慧命於一呼吸頃將其人耶周君逸之與奇形外漆妙諸體能以翰墨作佛事者摹其像而石之類多形容魁岸意態閒寂而遊神玄雲絳霓之上及求其所解悟則渺不可詰夫像者心之為也而非心也即羅漢之名亦贅矣何者法無住則無得無得

則無果也九霞山人彭輅証言

屠赤水

鏡中之華若云非華亦即是華若云是華花
何處水中之月若云非月亦即是月若云是月
月在何處阿羅漢像亦復如是孰像是佛是像
非佛云胡紙墨而有妙明性謂像非佛云胡有
拜像而得見如來如來本性充滿世界亦不執
像亦不離像即像即心即心即佛是故衆生以
紙墨求佛在求佛本性以點畫精好求佛名爲
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一燈能照千年暗一
智能滅萬年愚

馮陽峰

以相相大士百千萬億不勝窮何止三十二以
覺覺大士原是無色無相又何三十二之有雖
然上士頓覺中士緣相以故或塑或繪假相待
覺耳宋李伯時氏繪妙千古尤喜作諸佛相茲
周君逸之氏殫精摹之不爽絲髮已而鑄之貞
珉流傳廣遠矣噫君直景慕伯時氏已耶寄相
於筆寄覺於相意蓋有待云長洲馮時範拜跋

皇甫汸

弟子四大本空迺大士法相種種盡關浮悉從
無相滅從有相得有而非有一切瓔珞琉璃七
寶諸尊嚴盡入空界無有着處故無有面目粉
粧諸妙相無有面目粉粧諸妙相故無有錐鑿
鑽鑿諸因果此石上端嚴盡不壞體未作大千
供養逸之函菩薩諸本來悉從自家本來化現
佛相故得美滿纖悉鬼斧運刀無有障礙

石刻大士三十二相跋

皇甫百泉

世傳觀音有三十二相夫其法身遍滿隨現隨
幻即千手千眼不能盡奚啻三十二哉人以慈
觀求我則瞻以爲慈以威觀求我瞻以爲威我
無心而物自正則三十二之謂多矣雖然五官
互用何觀非耳萬籟皆色何音非觀此普門之
所以相也相可傳所以相不可傳周君逸之綠
墨妙而契禪說豈惟其相是傳固欲會所傳

贊

屠赤水

謂是觀世音耶謂是觀梵音耶所觀之理既圓
能觀之幾并泯謂是觀以目耶謂是觀以耳耶
耳融於目目融於耳耶何色非聽何音非觀耶
尋聲救苦十方三界何翳翳獅吼之弗徹耶其
斯爲慈氏之大悲耶

偈

張壹梁

着相雖經千百億劫不見如來弟子屠隆合掌
跋

鄭琰

大阿羅漢五百而十八公稱尊肖其像或龐然
瘡或巨然魁眉或如蓋耳或如墜或親繡而金
飾或縷縫而鶉粧有美如華有黎如漆其或在
童其或踰耄馴猛虎以示威引天龍而爲戲或
天容可掬或怒目猙獰或獅子吼而錫杖停或
檀越歸而優鉢現栩栩然者夢入無何鄉噴噴

云者思度人間世豈西方聖人狀貌瑰偉亦復
如是今觀逸之所勒繡鏤工巧可爲絕世使置
一紙座右殆猶皈依諸大乘諸大菩薩爲我摩
頂受記參上乘法門濟度羣品弟子三生何有
因果迺蒙諸佛救護五體投地無有言說周君
且作艷慕業弟子且作有情癡癡業結成何由
解脫佛身不滅佛性不壞庶幾大悲接引諸大
菩薩一切救苦離諸惡趣迴向居士鄭琰和南
跋

石刻五禽戲跋

姚禹門

鶴笠軒然而仰者梅顛道人也道人好道當思
千載寂寞事有峴首沉碑之想故其所刻禪流
羽士不一而足而意猶未已殆將窮北山之石
山人已應泣余未嘗不賞其豪也

馮具區

佛者超生老氏鍊生儒者安生余安而未超間
欲鍊之則從者仙海士乞庚桑羨門之術顧其
法繁夥非得移家白雲盡棄人間事弗克竟也
逸之爲出此卷不奇而驗余將一一試之闔戶
便作桃源海嶠氣翩翩吞霞矣案頭蓄維摩圓
覺諸經乃知余生在超與鍊之間若鐫工筆畫
之巧拙不待余論也

文文水

夫善攝生者導其血脉強其筋骨使榮衛貫通
脉絡和暢自能合天地運行之數度陰陽開闢
之機宜而外患不干精神完固長生久視之術

所由至故人之行不行而脩短之數不齊耳梅顛周道人取熊伸鳥經之術勒之於石禪人起葆真之想以躋仁壽之域其術世惠人溥矣夫道人學仙術已久若此刻則所謂遵前哲之軌躡順生人之便安清修之士孰是以爲指南即鍾呂復生無以神其業此固上清之階級陸海之梯航信可寶也因識之刻未使世之聞梅仙而慕者即此梅顛云

嚴紹峰

鍊形者以吾身之氣吸天地之氣如磁石之取鐵使內外渾合以爲卅母世傳八段錦者謂可以却病驅疾而已不知正仙者疏淪五臟以爲採藥之本不可輕視也梅顛道人以妙楷精繪勒之堅珉其篤於仙者歟余未見其止

張凌虛

此圖圖動功狀隨時屈伸俯仰各有意態按而行之亦種種有徵驗第視靜功不無內外精粗之別耳然靜功默運於中靜中未嘗無動動功默運在外而內心實主之所謂志一動氣是也若粗視動功祇求諸外則雖屈伸俯仰會息猿引亦復何益在四時元氣流行腔子中者當自得之毋謂靜功不可圖也逸之精於禪理似有於靜者乃繪此圖手書作用勒之貞珉其默契夫動靜相生之意而思以廣同好者夫長洲張鳳翼識

彭冲溪

順七十二候二十四節行摩按吐納之術周道

人梅顛得之方士葆攝家鑄之石附已像記曰神者形之宰形者神之具運其形正以疑其神彼海上燕齊迂怪之士竟不死草希與安期羨門遇者大謬誤周始精守畫既而耽詩詠項乃說其支離之習而着已近實復命歸根之好善哉吾未見其止冲溪外史彭輅識

張壺梁

赤松導引嵇公養生體常搖動神清意平外珎五耀內守九精過此以往兩失其情

贊

茅鹿門

剪荷爲衣如草爲食孤鶴閒雲 瓢雙展蔚然文苑癯然山澤風骨脩脩梅顛標格

文文水

樂扒梅顛岸嘖翩翩開雲在館興寄詩篇游於物外契彼寡天有酒舒黃有梅呈白寂而隱几倫焉自適動而臨池神休以逸式穀之子徜徉泉石

皇甫百泉

虛其心實其腹昭鑒藻晦巖谷精筆陣工翰牘學稱優韞良王娛情志藝梅竹明逸民系姬族

彭冲溪

有笠翩如有簑渙如弗睚弗盱誰弗與爾居立堅爾宜烟霞爾期筭爾友梅花爾師日婆娑以嬉慕而書倚臨池之餘人曰鍾子王弓大有其姿我而詩倚聲律之搖人曰皮子陸弓與之並驅此梅顛所以若盈若虛若羣若疇者歟

陳眉如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待于玉宸先生之傍以遊于金粟如來之鄉

項墨林

心懸皓月與世寒寒足躡芒屨手持蠶瓢十洲五岳芝花藥苗儕惟猿鶴師古松喬似顛非癡雲水道遙

王沂陽

塵埃之外湖海之間條然其趣睟然其顏養者生耶外其生耶嗟之吸之神隨形耶遺世諧世懸解則天何以呼之稱曰梅顛

吳玄鐵

衣鶴兮貌古足跣兮髮鬢啣杯末日守雌氣唯其成句也似陰何之調其舒毫也多鍾王之風客有問其爲誰曰此梅里之顛翁

陳眉如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心吾肌骨余疑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耶往往撫掌對人談笑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周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分錯若繡爲兄弟之國逸人則周天王也坐擁花城其與游觀者率羽衣緇衲及茶魔酒士花開酌以壺觴花謝吊以詩句至于雨時月夕以短簫老鶴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譎其下不知壘盡燭空囊橐如掃其

題梅塢屋壁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心吾肌骨余疑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耶往往撫掌對人談笑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周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分錯若繡爲兄弟之國逸人則周天王也坐擁花城其與游觀者率羽衣緇衲及茶魔酒士花開酌以壺觴花謝吊以詩句至于雨時月夕以短簫老鶴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譎其下不知壘盡燭空囊橐如掃其

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缺脚道人小化身耳

達觀可道人

梅壚語

竹葉豐城劍松雲渤海濤兩般固奇曠奚若梅花高雪霽天宇清美人夢欲勞芳姿倚明月恍惚忘皮毛有我天地大無心同一尻死生且暮耳大道寧易遭直下歇心去梅壚遠市囂此回好精進莫待暗香飄

壺天勝集卷

具鳳山惟貞 太學

余髫年侍先太保公宦京邸而雅意丘壑庶幾遊仙之賦於是海內玄傍之士輻輳來焉有西蜀林虛泉嵩善運凡召仙所至仙甚夥而寂專且速者獨萬仙翁仙翁漢時人諱安國尤擅多能揮毫瀟翰拈運詩賦疾若風雨無不妍妙一日命鍵一密室置笙竽琴筑丹青粉墨綉縠之類戒勿通人跡每清夜隱隱若聞天籟至期啓之則作繪一卷橫可二丈餘縱僅尺許所繪皆洞仙天神賢聖九七十一負或偶或奇或飛或步或歇或住或前或卻鸞鶴翔翔席龍侍衛芝鹿參差雲霞燦爛雜然杳然分布於茂林深谷崇山巨海瀑泉卓辟之間纖毫輕素宛轉如蛛絲鷺頂旋繞而成皆古列真像也像各具態態各中度眉髮蒼艾面目肥瘠肢體豐約千百轉變而精神互嚮若相與以語而相挾以遊者其中高壇峻壑一仙翁儼然冠帔櫛笏而拱神爐

調伏火者則我明張三丰翁也三丰事載野記張談其悉意者凌虛御風之傳樂有匹伍將度奉 帝命而來召歟是誠蓬山瀛海之瑞觀豈人間世所得觀哉卷蓄嘉樹堂中偶為周君逸之出玩逸之嘆羨不已遂乞歸細摹併鑄之石宛然畫肖不失矧範逸之固好奇此尤奇之奇者余為述其顛末

仇謙謙
默泉具太宰翁風好玄備而長公小泉號稱善述是卷乃其家藏也翁之長孫伯度高懷嗜學出示賢毫間而逸之周君心向慕之因手摹入石周高品也嗜書翰攻諸體道勁臻妙當世取重而余季子雲鳳與之善謂余為吳世好而假餘齡庶幾方壺之侶因丐識此其卷繪顛末詳二君子跋不委九十一翁謙謙仇俊卿書

媿弘謨

八公常是夢招我遊閭風閭風非人境其夢耶想耶真耶逸之刻此以 非夢非想非真余以為即夢即想即真

茅鹿門

鬢翁之年八十也客過草堂而傳觴以壽之者並饒我以綺繒鶴鹿與飲酒無筭不然或矯之以上大夫印綬與夫文章詩歌之什當是時予適避客過西湖上久且歸而得秀州周逸之所貽卷蓋屬他客繪老氏騎牛入關圖而替之又附之以手書黃庭內外二景經夫長生者六籍所不道而老氏之守中致虛則與軒轅氏所問

道於廣成子者無相遠非特世所稱熊伸鳥經與夫鉛汞刀圭之術而已也且其書法迥媚宕逸深得右軍及虞褚諸大家筆意超出國朝羣輩予數手翫之或移日嘗聞唐太宗愛右軍書其臨年也敕後世狗葬昭陵學士大夫或從而嗤之嗟乎獨不聞古人於親親者簪不忍遺蓋曰以其手澤猶存也予竊愛茲卷不知其後之子若孫其能什襲而藏之於歲時蒸嘗杯亦間出而陳之若允之弋和之弓以示無忘否時萬曆辛卯八月十五髮翁茅坤識



瓊花集

曹璿編

吾揚瓊花世傳海內一本信矣今花久枯倅騷人墨士各以傳聞為據或謂即玉蕊或謂即聚八仙或謂漢前已有茲花或謂隋煬帝以觀花來幸江都余考之皆非也蓋瓊花形色微類八仙瓊花異香芬郁八仙無香也若唐人所謂玉蕊則與之大異矣矧長安之唐昌觀集賢院潤州之招隱山其時皆有玉蕊惡在其為一本者乎宋至道中王元之守揚州作瓊花詩其敘云不詳何木耶自後韓魏公劉原父鮮于子駿相繼賦咏歐陽永叔又作序花上扁曰無雙由是遐邇絕壤無不知吾揚有瓊花矣若五代以前花之有無靡可考見乃以大業荒游歸咎茲花目為亡國之祥其誣不已甚乎且煬帝東巡諸所詭異之跡備載南部烟花記等書當時果有茲花其事尤為殊絕師古輩顧肯學之而弗錄耶蓋兵火薦更郡志敬軼問巷之談遞為口實遂令絕代之芳永蒙不根之誚惜哉情哉成化中浙人有為花集者止據黃冠舊簡潦畧成編雖知隋事之誣而猶踵延元封號之謬中固所載李衛公劉夢得詩俱咏玉蕊花者餘篇悉用鬼闍俚語目稱唐宋名公之作予少讀而疑之然未敢以語人近里人有購得寶祐維揚志者茲花始末具在其詩篇斷自王黃州與隋事畧不相涉予乃釋然以喜遂手自抄錄復命仲兒守貞遍考羣籍增所未備

瓊花集

錄屢篇悉為芟汰又刪潤考證諸語冠于簡端於是花事粲然可睹間以質諸太僕獨爾盛公公曰此瓊花實錄也是錄出花之誣不辯而自明矣嗟夫昔子遊兩都四方人士無不問子茲花者子與花均為揚產不能悉其事以對心甚愧之茲新集告成揮塵之餘藉為談助豈非考古之一快哉或曰集中詩賦諸篇得失互異今槩為收錄庶所銓擇何耶曰考證詳矣讀考證而諸篇之得失可知矣作者俱古今名人烏得而去取之哉本朝訖于宏治近者不錄吾郡人作者甚多盡載之涉於冗非纂述之體擬別為一集云嘉靖乙未季秋日江繁都玉齋曹璿序

瓊花集目錄

郡人玉齋曹璿編

卷之一

遺事

考證

宋人詩二十九首

元人詩二十一首

本朝人詩十一首

卷之二

詩餘

卷之三

詩餘

卷之四

賦

卷之五

記

賦舊有馮海粟賦其詞語太僻恐其為採海粟集久不傳真履莫辨未敢入

瓊花集卷一 郡人玉齋曾瑞編

考證

王元之未至道州瓊花詩曰揚州后土祠有花樹一...

周益公必大日唐人甚重玉藥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

何必拘李善赤玉為瓊之注耶 劉詩詠玉藥花益...

通視所宜芬芳嫩弱十步之外觀者疑出宮殿黃...

鄭興裔淳熙十五年曰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黃聚八仙...

齊東野語曰后土瓊花天下僅一本仁宗慶歷中嘗分...

本也 林次中神童童在蘇州府有瓊花一株蓋瓊花別...

元人謂漢延元間后土祠因瓊花錫有封號好事者遂...

山房隨筆曰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崇國以此...

仙風道骨豈是凡胎問真宰難留下土攜蘭上蓬萊按
沁園春創製於宋王晉卿洞賓唐人安得預爲此調其
爲後人假託無疑也
舊傳玉勾洞天其事甚怪蓋黃冠設之以誑愚俗不足
信也茲點之不著其事

遺事

慶歷中歐陽永叔知揚州作亭花上扁曰無雙永叔寄
書曰平山堂大明并瓊花亭
崔菊坡在揚州嘗繪瓊花於屏與幕僚劉後村等飲酒
賦詩其間吳桂發詩云瓊花屏乃愛棠碑蓋指此也

宋姚伯聲有三十客圖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梨花爲
潛客餘麝爲才客芙蓉爲醉客瓊花爲仙客
宋揚州有酒名瓊花露見武林舊事
國初張三丰在揚州與邱汝乘輩游善釐觀謂汝乘曰
子欲觀瓊花乎時入仙盛開張取水噴之少頃盡變爲
瓊花香聞十餘里一郡喧傳神仙來游三丰是夕遁去
不知所之汝乘詩云不知今夕游何處引鶴同樓貫月
棧蓋謂是也

瓊花集卷一

瓊花集
瓊花集

瓊花集卷二

郡人玉齋曹容編

詩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其樹大而花繁
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因賦詩以狀其異云

王禹偁

春冰薄薄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澗底
老松擊雪白婆娑

誰移瑤樹下仙鄉二月輕冰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
自應羞見落梅粧

韓琦

維揚一株花四海無同類年年后土祠獨比瓊瑤貴中
含散水芳外團蝴蝶戲餘馨不見香芍藥慚多媚扶疎
翠蓋圓散亂真珠綴不從衆格繁自守幽姿粹嘗聞好
事家欲移京穀地既遠孤潔情終誤栽培意洛陽紅杜
丹適時名轉異新榮託舊枝萬狀呈妖麗天工借顏色
深淡隨人智三春愛賞時車馬喧如市草木稟賦殊得
失豈輕議我來首見花對花聊自醉

答許發進見寄

歐陽修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恐人曾向無雙亭下醉
自知不負廣陵春許詩云芍藥瓊花應有
恨惟揚新什獨無名

無雙亭觀瓊花贈張聖民

劉敞

東風萬木競紛華天下無雙獨此花那有雪裏凌暖日
不爲琪樹隔流沙祠城寂寂春空老江雨冥冥日易斜
仙品國香俱妙絕少傾高興盡流霞

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於潘纏亭此花
天下獨一株爾承叔爲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或
云李衛公所賦玉藥卽此是也以小詩紀其所從

來彼士人別

劉敞

淮海無雙玉藥花異時來自八仙家魯人未暗天中樹
乞與春風賞物華

紫香簇簇三株樹冷豔飄飄六出雲移植天中來幾日
欲看憔悴老江城

百萬天下多瓊花天下稀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
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孤生淮海上晚秀清和時攜賞
偶佳辰暗香盈酒卮傾都走廟下愛翫如調飢嫩月正
交光薰風借離披惟應神仙人收拾繁英歸

陳良

淮海春深照月長靈祠佳樹擅孤芳人迷三月天山雪
風逗千門漢殿香上苑青葱思舊賞金闈回旋入新章
後庭遺韻歌聲好試折瓊枝薦一觴

瓊花歌

徐積

春皇自厭花多紅欲得花顏如玉容春皇青女深相得
先教歛與秋霜色乃有雪月供光星榆獻白對量銀漢
琉璃濕人間美玉搗作灰荆山鬼神泣天上有人
名玉女投壺之外能爲素姑射神人解種花先須此物
爲根芽天鐫地竅掬精神身驪輪光華其時正是
天地交二氣上下陰陽調此花孕育得其正其間邪氣
無纖毫所以其色爲正色出乎其類拔乎萃一如君子
有諸內粹然其色見于外三月將盡四月前百花開盡
春蕭然揚州日煖花開未春香不動花房閉仙掌秋高
玉露濃皎人泣下珠璣碎黃鸝本是花中客啼盡好聲
求不得春皇費盡養花心春風使盡開花力春歸鶯去
花始開誰人放出深闈來唐家天子太平時太真浴罷
華清池紅裳繡袂厭君眼更作地仙披羽衣麻姑睡起
蓬萊島風吹玉面秋天曉洛川女子能長生水中肌骨
成瑤瓊褒姒不見諸侯兵盡日不笑如無情宋玉移家
安在哉東隣不畫胭脂照卓文君去成都連錦衣金翠
慵裝束吹簫容貌果何如見說其人名弄玉若比此花
俱不是淫妖怪豔文之類一如婦人有賢德不爲邪色
亂正色嬌居之女能自持終身唯著大練衣又如正色
立朝者不以柔媚爲奸欺以此論之乃可重人之不正
將胡爲論德乃是花之傑論色乃是花之絕洛陽花名
古云好看花須向揚州道君不見去年花下吹黑風霹
靂閃電拽玉龍此時半夜花光中不覺屈曲蟠長虹又

不問天上琳瑯樹種在烟霞最深處白雲枝葉白玉英
此花莫是琳瑯精此花愛圓不愛缺一樹花開似明月
襄王半夜指為雲謝女黃昏吟作雪杏花俗鑿梨花粗
柳花細碎梅花疎桃花不正其容冷牡丹不謹其體舒
如此之類無足奇此花之外更有誰世非紅紫不入眼
此花何用求人知詩人自與花相期長告年年乞一枝

次韻蔡子駿

秦觀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絕
可憐花與月應知

王令

無雙亭下枝密復稀稀蚌珠碎出鬚翠蝶合團會
須珍作寶常恐散成飛况是東風暮遊人莫易歸

俞清老

因此瓊花發維揚勝洛陽若無三月雨占斷一春香

陳天麟

髣髴猶稱是漢粧五花刻玉傅輕黃隔江坐想紅樓裏
插鬢應宜錦瑟傍疑似聚仙非我類近鄰芍藥許同芳
將軍且與花為主免使叢祠作戰場

王信

愛奇造物剪瓊瑰為鎮靈祠特地栽事紀揚州千古勝
名傳天下萬花魁何人斫卻依然在是處移將不肯開
謾說八仙模樣似八仙那得有香來

樓鎰

回憶靈根六十年秋深恨不見芳鮮知從淮上來千里
非比人間聚八仙曾有畫圖稱小異諒應后土愛孤妍
或言天杖成虛語榮悴中分亦偶然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玉立亭

崔與之

天上人間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牙不隨紅藥粉春色
為愛霜筠耐歲華四塞風沉天籟寂半庭月冷市塵賒
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高似孫

且更淮南了歲華天香深窈竹西家忽然踏碎瓊樓月
相伴夫人暮倚花

瓊花今日多從辨玉蕊唐人早有詩天上神仙曾狂駕
世間草木敢連枝無風亦識飄香處有眼誰看墮地時
三十年來成一夢摩挲石刻鬢添絲
春曉驛車到古祠看花復誦舊題詩少年嘗記六七月
大暑曾開三五枝酌酒輒來思往事凭闌欲去立多時
八仙彷彿休疑似相隔仙凡只一絲

瓊花行

樓鏞

瓊花未信無雙無特與翔鶴游江都炷香展敬下古殿
相羊盤礴亭南隅我欲歌之詞我欲登之詩龍蛇滿四
壁妍醜紛淋漓一笑訊花花不語斯須花以臆對之自
從天上來蕃釐墨卿楚客知心誰本來有是白三異惠
蕭蕭一辯公龍寶厥今太守有文鳳兩句寫出
無雙意直教彈壓千萬春香不隨風潛墮地我聞此語
驚且喜不孤迢遞來千里花兮報稱為如何年年三月
花開多

翁孟寅

春雲一片辭天際千年萬年不收拾化作靈花滄海頭
猶對春風怨紅日一從汗世塵幾度口口哩瓊瓊抱寸
心亂離常獨醒我疑太白散餘烈飛入花心白如雪西
北勁氣磨不盡孤根屢枯還再結地祇一笑萬葉香元
鶴不來空斷腸陰雲上天白日暗何時來看春風狂

呂本中

疑塵欲滿讀書窗忽有瓊花對小缸更喜風流好名字
百金一朶號無雙

臥聞更鼓濕不鳴曉窗但有推簷聲雲橫不放山人座
風怒欲倒江衝城東家酒熟花爛漫折簡喚客留娉婷
街頭泥潦一尺許意雖欲往無由行儒生生活計亦不惡
蒲團堅坐到日落映窗香穗觸疑塵過眼文書開病膜
明朝新晴有佳處穩看小檻翻紅藥無雙亭下一枝春
玉潔霜清未寥廓閉門懶出君莫笑看汝多愁吾獨樂
故人無事儘能來為君試舉舒州杓

王簡叔

蕃釐觀裏瓊花樹天地中間第一花此種何從採原委
東風無處著繁華千鬢簇蝶團清韻九萼聯珠異粟葩
幾見朱衣和露剪金瓶先進帝王家

寄買平章

徐清叟

撲面京塵影華杜鵑聲底客思家久陪宰相堂中食
五拜夫人廟裏花和氣薰蒸由地主孤根容易發天葩
雙壺走迸怪瓊報聊寄頭綱六餅茶

郝經

淮南江北春三月天上人間玉一株有地欲移移不得
見花方落落還無冰蕤膩碧開香雪金粟銜黃簇藥珠
聞說隋家自亡國莫將詩句重相誣

瓊花引

謝翱

后土祠前車馬道夫人種花與瑤草英雲藥珠欲上天
夜半黃門催進表酒香浮春露泥泥二十四橋色如洗
陰風吹雪月墮地幾人不得揚州死孤貞抱一不再適
夜歸闔風曉無蹟蒼苔染根烟雨泣歲久游魂化為碧

後瓊花引

謝翱

揚州城門夜寒雪揚州城中哭明月墮枝濕雲故鬼語
西來陰風無健鶴神娥想空眾芳歇一夕蒼苔變華髮
宮花翠簾塵掩蔽玉華無因進吳越離淮水山央央
誰其死者李與美高其美相客來亡借瓊花也

宋无

后土祠南裔坤維姬室家國封嚴典禮宮祀薦褒嘉不
是神靈異焉能眷邇應須有玉女到此賞瓊葩麗服
從空降明粧倚日斜同揮五雲扇共駐七香車月姊羞
調粉風姨罷散花青童迴絳節金母屏形霞故事唐時
盛佳名宋代誇塵根雖下界天意在中華雪讓瓊瓊巧
冰銷刻鏤取人間惟爾獨地上更何加萬萬殊落翠羣
芳避豔邪玫瑰誠執御芍藥等泥沙聖運俄經輟兵驅
忽肆擊舛訛難核實真履蓬壺牙雷雨還驚驚潛藏車
發芽旁枝微舊窟新葉漫榮芬九品終無沒珍珍送水
涯兩朝成草莽九廟雜龍蛇古殿蘭旗暗殘爐挂燎除
舞顏愁想像珠樹絕驕奢寂寞無雙與徘徊但自嗟八

仙聊免俗消得寶欄遮

瓊花園

劉因

淮海秀瓊枝獨立映千古遙知辨此初坤靈心亦苦平生勞夢想江烟隔南浦春風不相待回首已焦土畫圖今見之依稀春帶雨芳心紛已碎仙葩聚如語瑤臺舊高寒人間此何所翩翩風袂輕幽香暗相許

陳孚

荒棘蔓蔓后上宮芳根已逐絲雲空男兒別有揚州淚不為瓊花滴曉風

瓊花上天

胡尊生

無雙亭前浮冷月蕪城暗鎖煙烟黑仙魂夜吟天欲泣巫陽下招飛玉勒神風鬼雨鞭車急一株玉雪雪中立金英歲歲朝衰龍異香蕩漾天水濃蓬萊我教高北斗玉珮沉沉舞衰柳瑤京三月銀雪飛瓊仙瓊仙招不歸鈞天夜奏紫皇醉二十四橋寒浸水

梅釀宮黃雪釀鮮異香曾引翠雲軒誰移仙種在平地還把落英收上天江北江南無二本花開花謝幾千年芳春曾向揚州過應笑詩翁不下船

馮子振

錦帆隱隱到天涯古道殘陽泣暮鴉莫為龍舟更惆悵廣陵依舊看瓊花

過揚州

陸天錫

買舟南浦秋聞鴈呼酒西窗夜剪燈何處玉簫天似水瓊花一夜白如冰

瓊花觀

李孝光

畫閣珠簾映小星東風淡淡度重城揚州十月如三月卻入瓊花觀裏行

懷陸天錫

李孝光

月子纖纖青海頭使船昨夜過揚州城中高髻瓊花曲去聽吹簫何處樓

王都中

六丈老人花滿頭一枝流落古揚州不知誰是栽花手

瓊花集

直至于今香未收

瓊花引寄方養心

吳萊

揚州瓊花天下無揚州明月照江都青鸞綺鳳何翅翅神仙可花不委地瑤宮玉色空彩侍十里珠簾搵春淚東風夜半吹城郭梁宋山川亦盤礴冰懸雪積不改柯二十四橋餘水波揚州瓊花人不暗揚州明月來無所世上繁華我不知揚州芍藥猶傳譜

丁復

天風已銷白玉姿海日淡上青瑤枝昔人種樹幾千載著意看花能幾時羽衣仙人夜月冷錦纜帝子秋雲悲明年正及春香滿爛醉東軒何九遠

周衡之

東風何處擅穠華只有揚州第一花天上羣仙膚似雪綠雲深護七香車

成廷珪

此花超出萬花羣闌檻真如隔彩雲瓊館曾蒙天一笑玉簫空負月三分洛洛瑞露通宵下細細香風隔院聞后土祠前春似夢至今紅袖客紛紛

揚州

吳師道

后土祠前走細車無雙亭上看仙葩一年開道開三度不是春風玉蝶花

次袁伯長惠瓊花露酒詩韻

貢奎

維揚城裏花名酒對酒卻思花盛時一笑東風入仙處月輪空掛最高枝

張昱

幾枝雪豔向風斜未許吹香上鬢鴉誰取根來廣陵郡卻留春在后皇家懿公滅衛雖云鶴煬帝亡隋豈獨花自足錦帆迷故國恨連芳草滿天涯

題揚州史左丞扇

張昱

后土祠前路金鞍憶舊游春風雙燕子渾似在揚州

潘伯修

二十四橋寒水綠廣陵無復見人家解將明月金盤露相勸春風玉蕊花城苑西頰餘斥埃衣冠南渡混泥沙

瓊花集

登臨俯仰千年跡流水孤村屬暮鴉

汪廣洋

天下無二花揚州惟此樹花比玉瑤鏤葉若珠聯綴勝地表繁華后土鍾靈異元運迄衰殘天造除草味和風今已充植物復呈瑞萬朶長春風枝葉靡荆瘁物阜民亦康聖人在天位

茅大方

秦山楚水路迢迢不道瓊花亂後荆鶴背仙遊清夢遠月明誰度紫鸞簫

張三丰

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設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

和張三丰

邱克容

遙遙神仙到處家蒼龍觀裏看瓊花凭闌坐愛三更月候曉行吞五色霞舞罷拂衣還自笑詩成信筆任人誇不知今夜歸何處引鶴同棲貫月槎

瓊花園

金寶

瑤姬夢斷梨花月繡帳溫溫撲香雪并刀試剪玉玲瓏幻作靈葩對仙闕露華晶瑩疏薄寒層臺深護碧闌干花落還歸天上去獨有清影留人間

胡儼

為訪瓊花特地來後人移得八仙栽只因不是人間種還向蓬萊頂上開

于謙

愛爾簪釐玉一叢奇葩不與八仙同瓊瑤色染薄薄露爛夢香凝淡淡風舊本取歸蓬島苑靈根移自藥珠宮無雙亭上多銘記都在長吟感慨中

葉盛

玉藥何年事已除紛紛徒為八仙誇瓊之珠樹會誰種未必人間無此花

賦得瓊花觀送洪益中

高穀

后土祠前舊日栽東風幾度看花開香隨舞袖雲生檻

瓊花集

夢逐瑤姬月滿臺玉藥徒聞矜藍包瓊葩誰以冠羣才
仙郎到處題詩去還折餘芳遠寄來

楊守陳

后土瓊花世所傳無雙亭外擅芳妍靈根已自歸三島
佳卉空遺聚八仙玉砌春光非舊日絲毫題詠憶當年
古來尤物成瘡痍何用登臨重惘然

程敏政

仙姬謫隨偶成叢江北淮南淑氣通天上有容爭玉雪
人間無地著青紅野塘逼路魚吹絮古廟依林鳥喚風
不盡閑花傾國恨蕪城斜日舊離宮

貪看江都第一春龍舟元不為東巡開花亦自能傾國
何況當時解語人

與戴侶二侍御觀后土祠八仙花留察院

李東陽

春風不見廣陵花忽到行臺御史家九曲闌干隨月轉
兩行瓊佩倚空斜品題自稱仙為骨搖落空知歲有華
莫遣風霜浪催折高秋須待楚江槎

瓊花集卷二終

瓊花集卷三

那人玉齋曹瑤編

詩餘

望江南

韓琦

維揚好靈宇有瓊花千點真珠擊素藥一環明玉破香
葩芳豔信難加如雪貌絕約最堪誇疑是八仙乘皓
月羽衣搖曳上雲重來會列仙家

虞美人

晁無咎

江南載酒平生事遊宦如萍寄蓬山歸路傍銀臺還見
揚州一夢又驚回年年后土春來早不負金樽倒明
年珠履賞春時應寄瓊花一朶慰相思

下水船

晁無咎

百紫千紅唯有瓊花特異便是當年唐昌觀中玉蕊尚
記得月裏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甚時又分與揚
州一朶冰姿難比曾向無雙亭邊半酣獨倚似夢覺曉
出瑤臺十里瘳憶飛瓊標致

新念別

賀鑄

湖上蘭舟暮登揚州夢斷燈明滅想見瓊花開似雪帽
簷香玉纖纖曾為折源管吹還咽問何意煎人愁絕
江北江南新念別掩芳樽與誰同今夜月

醉江月

岳珂

天然靈種遍塵寰不許一枝分相瀛海沉沉羣玉宴迤
出八仙標格珠幄留雲翠綃籠雪蕊露宮黃額無雙亭
下未容凡卉連璧猶是射虎歸來朱欄獨倚曾作東
風客素態自羞時態改何必鈿華傾國舞影驚孤鏡心
蝶倦占斷春消息月明十里坐中還記曾識

滿庭芳

馬子嚴

共慶春時滿庭芳思一枝玉蕊非常少年游冶何但折
垂楊曾向瑤臺月下逢解佩玉女翻香風光好真珠簾
捲都勝早梅芳人間無比並玉胡蝶樹爭敢相方阮
郎歸後此意難忘夜夢揚州萬玉飛魂共紫燕歸梁須
行樂馬家園圃不用醉紅粧

蘇幕遮

馬子嚴

蘇幕遮

地偏靈天應瑞簇簇銀花團繞真珠藥金闕玉樓分十
二要伴姮娥與月循環睡月如花花表歲人道問年
添箇真奇異不許揚州誇問氣昨夜春風吹送柴門裏

昭君怨

劉克莊

后土祠中標韻天上人間一本道號玉真妃字瓊姬
我與花曾半面流落天涯重見莫把玉簫吹怕驚飛

金縷歌

王廣文

翠負東風約憶曾將淮南草木筆端籠絡后土祠中明
月夜忽有瑤姬跨鶴迥不比水仙低弱天上人間惟一
本倒千鍾瓊露花前酌追往事忘卻移根應費仙
家藥謾回頭關山信斷堡城笳作問訊如今平安否莫
道玉簫驚落但畫卷依稀描著白髮愧無渡江曲與吾
家子敬相酬醉新舊恨兩交錯

賀新郎

王奕

試問司花女是何年培植瓊葩分來何譜禁苑豈無新
雨露底事剛移不去偏戀定鶴城坏土卻怕杏花生眼
覩先廿年和影無尋處遺草木悴風雨看花老我成
遲暮遙欄杆想憶沉吟欲言難賦根本已非枝葉異誰
把廣苗神補但認得唐人舊句明月樓前無水部扣之
梅梅又全無語詢古栢過東營

瓊花集卷三終

賦

郡人玉齋曹瑋編

張目

揚州后土祠瓊花經兵火後枯而復生今歲尤盛

邦人喜之以爲和平之證乃賦之
偉赤社之會都滋黑壤之饒沃萃溫潤之秀氣發英華
於地軸是爲瓊花異於凡木香凝媚服之蘭色瑩光明
之玉託根后土之祠播幹蜀岡之麓曾不知其歲年亦
弗記於圖錄欲問司花之女但注詩人之目謂天下之
一株冠羣葩之芳馥豈唐昌之餘芳載後庭之遺曲者
乎當其風入琳宮春歸華屋夢拆青絳色凝寒綠枝珊
瑚兮鏤冰雪藥珠璣兮爛金粟真庭靜兮胡曦麗其纖
穠仙態深兮宿霧滋其芳郁瑤林瑰豔之蕊荷閨苑琪
英之耀煜若蓋而繡似壁而毅如黃珠瑚簋羅榮乎漣
壇而文珮環珞玲瓏乎衣飾桂娥競爽借月影於冰蟾
阿母來觀下雲駉於皓鶴儼靜質於未利抗素馨於蔚
荀笑玫瑰之塵凡鄙醜醜之淺俗唯水仙可並其幽閑
而江梅似同其清淑其絕代之無雙久彌芳於幽谷若
乃聚八仙之別種玉蝴蝶之殊族葉扶疎而韻不勝色
近似而香不足猶瑾瑜美玉之粹溫豈砥礪堅珉之碌
碌蓋妖冶爭妍者衆之所同而獨潔尚白者我之所獨
是以兵火不能焚塵氛不能辱根嘗移而復還本已枯
而再續疑神物之護持偏化工之茂育抑將薦瑞於中
興而效祥於玉燭也

鄭茂

有美一人兮綺衣青裳密侍靈祠兮儲休發祥肌膚冰
雪兮輕駕姑射魂清骨冷兮夜宿玉堂當盛飾乎上春
若陵跨乎衆芳彼翻階紅藥固含羞頰頰况不言零落
紛紛如桃李之場江梅避白晚蘭斂香故擅無雙之美
稱稟異質于東皇奈何寂寞蕪城留帶那鄉並秀草木
之繁屬意蜂蝶之忙流塵全兮染素暮雨凄兮洗粧時
再冉兮不我與念歲晚兮天雨霜孰能挽之實上林之

廣大都玉樹之葱蒼分潤兮金莖玉露敷榮兮帝籍朝
陽護之司花紫雲之車歌之謫仙清平之章嘉奇芬而
擷豔侑玉座而銜觴承恩華於咫尺諒百倍於尋常子
高子竊造化之鑪錘爭形似於毫芒假道翰墨心手兩
忘一旦顧我挂之堵墻恍然昨夢溫風麗景香塵謫翠
仕女叢觀于傍子胡爲抱璞不獻什襲自藏使靈枝瑞
葉久淪于下土而予之技鬱乎其未彰

郝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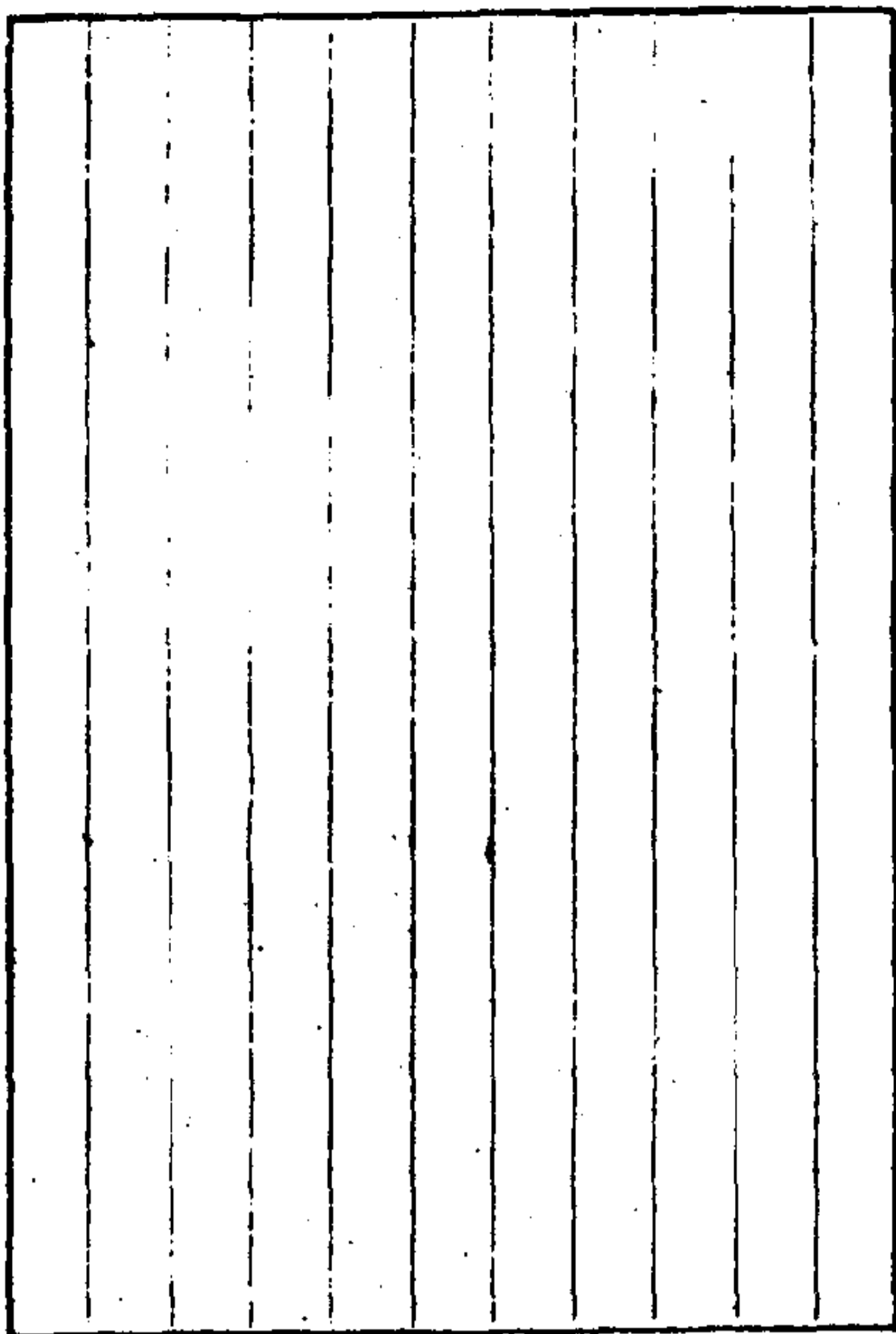
中統二年春三月制使李公致瓊花數枝是年冬
十月而夢二客相邀于維揚之后土祠飲於花下
嘯歌爲樂既醉而覺乃作賦焉辭曰

江風吹雲枕壓霜月神不棲目軼思超越栩栩曳曳境
與世別天宇開凡蹤絕歷蘭路開桂闕飄飄乎馮高御
空不知身之幾何而造乎虛白已而扶搖頓恍惚莫
量疑在鈞天亦如巫陽孤鶴飛來縞衣元裳翩然負子
青風翱翔下視淮海雉堞相望貝錯珠瑩接屋連牆繡
簾雕欄綺疏綠房十里一市金紗煌煌騰瀨海之魚龍
駭飛埃而陸梁忽丹霄之二仙蒼青鳥以相將指仙花
以爲言可嚼月而飛觴是閨苑之仙根來瑞世而呈芳
折賦雪以搖碧刻春冰而帶黃噴噴葉蝶於花心引輕絲
而不狂天風收其落英不委地而飄揚彼衆卉則俗死
漫紅妖而綠媚玉陰波安徒倚倘洋清香忽來莫知其
方乃誦明月之曲歌窈窕之章倚歌橫簫鐸鳳鳴風挹
芳瀾之浩渺傾墜露之淋漓卷瓊瑤於盃盤吸霜露於
肺腸欲折枝而不敢懼真宰之或傷且對花而舉酒澆
塵世之茫茫倏焉玉女隔花而語髮鬢花神是爲花主
責自瑤華以臨后土剪冰綃以爲裳染麝塵於金樓拂
白霓而下征曳秋霞而輕舉現仙姿於塵寰寓丰神於
月府且曰有妹字曰飛瓊適來瑤池善爲新聲與君佐
酒以薦子誠遠作穿雲振瑤英說仙家之幽香詠蓬
壺與赤城聞花朝以逍遙駐芳姿以輕盈嗟胡爲乎斯
世而沉冥于此生也時子既醉二仙亦去花落尊空歌
殘玉樹斗轉參橫脫兔驚籬餘香冉冉月滿窗戶乃爲

記夢之歌歌曰玉宇春兮花始開與二仙兮飄然而來
花亦喜兮搖搖乎瓊瑰撥飛英兮泛酒盃飛仙爲我兮
歌以曩業亦既醉兮胡不歸花滿袖兮香滿幃謂予是
夢兮予不疑嗟時之人兮孰非夢之爲

倪謙

后土瓊花世傳天下惟一本金完顏亮揭之而去
自是遂絕後人以八仙花代植故處金貢土伯玉
求吳中書希純畫此花索題其上故爲之賦
元造運兮無停羣彙勃兮生成會物物以雕刻乃自色
而自形何瓊花之毓秀擅稷華於廣陵繁幽魂兮久逝
恍喚起兮如醒爾其煤麝揚芬毛錐脫穎意匠方元天
機乍警剪瑤島之纖雲印碧紗之清影柔柯澹兮相依
密葉蔚兮交映紛總總其繁英訝晚粧之間靚蓋能駐
春色以常存幹化工而自聘者也當其結根后土破萼
蕃釐冰鬚縹素素臉凝脂榮玉容兮照眼藹天香兮逼
肌鮮飄動搖步玄妃於洛浦零露厭泥醉阿母於瑤池
疑元圃之仙卉儵六丁之夜移羌地靈兮所鍾豈人力
今能爲頓使羣英失豔千葩奪奇諒震寓之獨步意東
皇之見私遂令江都之名勝境因物而猶垂也乃若僊
客追權騷人繼訪雅韻爭裁高吟競爽唐昌觀裏浪誇
仙女之遊無雙亭畔素慙醉翁之賞想神物兮禁詞壽
千齡兮無恙奈有敵之冥頑揭本根而長往待息體於
遺葉終魂魂於槁壤覽物理之興衰慨予情於俯仰彼
靈宇兮猶昔望嶽人兮不還繼芳蹤者誰子惟見聚窈
窕兮八仙匪託跡於刻素將孰識其孤妍噫吁兮麒麟
之生異乎犬羊鸞鷲之翥燭乎文章是皆出則應瑞見
而靡常顧茲瓊芳之拔萃抑亦和氣之醞釀雖器車兮
莫儷殆三秀兮可方然而鳥獸草木信希世而呈祥者
矣彼夫公卿將相豈有種而流芳也哉



瓊花集卷五

郡人王齋曹瑤編

記

杜 序

余自京口至揚州尋訪舊事知世所傳后土瓊花在今城之蕃釐觀丞往謁之故瓊花猶在然余聞紹興辛巳之變敵入揚州已揭其本而去何從復得此花種也觀壁間諸公所載記直排世俗詭謂道士以聚八仙嗣其名聚八仙葉瓣色香皆不類余曾不及見二花開時類不類不得知獨怪敵既揭其本復何從得此花種耶有道士出鬚鬚皓然自言生於崇寧間今年八十有六歲矣能敘今花木未余與對坐于花之西亭上改容而問道士指花之根幹而言曰此某手所培護而至此者也指觀之大門而言曰此向之殿廡處也指所坐之亭曰此向所建之無雙亭處也花舊在無雙亭下當殿之西北自紹興之十五年向龍園子固以古殿廡面勢狹小徙置轉後則花當殿之東南矣更三十一年知郡事劉公澤復命移花於殿之前即今花處乃是歲八月十五日也初二十四年時直花之東南離三四尺許倏起一小根枝葉日茂其下大徑寸至是倏其向背疎密併移之不敢易也十一月金亮渡淮趨揚州直入觀揭花本去其小者而棄之於時某方避亂出奔亦初不知也敵既退某始於十二月來舊地是時訓練官成平領兵馬依觀屯寨其軍人接某曰觀主至耶瓊花已壞敵手傍有一小根微見地面可識認非其種否某心知之謂難以口舌定惟告以瓊花若剔其根皮投之火則臭達於鼻試之果然軍人皆喜歡某即默禱后土移植花處日往護之越明年二月既望夜中天大雷雨某詰朝起視兩廡蚯蚓布地皆滿往所植根傍則勃然三葉從根出矣自是遂條達不已至于今三十年之久見婆娑偃蓋常不忘斷根時也道士既言余為之悚然曰盛衰感應之理豈可不知其故哉夫他日不生小根而倏起於二十四年者兆先見也去辛巳且八年以養穉也離之

瓊花集 卷五

五七

且三四尺許者不併揭也剪而復萌者終盛也天大雷兩蚯蚓布地而三葉勃興者蚯蚓伏深壤陽氣驟趣之則動植俱奮也以人事言之不知趙孤漢曾孫之亡何以異是自微而存存而有立扶植成就以至今日程嬰丙吉之功道士宜獲其報今日之亭上壽儻有相之者耶余恐道士老且死後來者無以知今花之本末而疑不解也故述其言以書之其間歲月事故之參錯煩委有可附見者悉不敢畧以知其不誣若其他靈異甚多則未暇及也道士姓唐名大壽余實金華之杜序時宋紹熙二年辛亥夏六月望日記

瓊花集卷五

海昌蔣光煦校

敘



于湖題襟集

錄編刊

國初王新城爲司李維揚。吏牒清簡。頗招徠山澤遺民。若林古度。邵潛夫。杜于皇。費此度之流。創立詩社。好事者謂其畫了公事。夜接詞人。以爲美談。夫終歲綿綿。硯硯。以三百六句勤課吏事。而遇一二春秋佳日。偶爲游息。高明。攀躋林壑。以適其怡曠之遠性。孤往之夙抱。文武之道。一弛一張。蓋達者所無諷焉。而豈浮文妨。虛談廢務之爲乎。吾師重黎先生。剖竹于湖。六條察吏。地故郡。山越聚。民教雜糅。嚴猛則怨。濶繁興。清靜則吏民玩法。先生以經術飾吏治。不言而民信。案牘之暇。偶以禳朝月夕。與二三賓。登臨宴集。上下論議古今。滔滔清駛。若河決上源。而導之東注。曲折往復。必窮其濫觴。而竟其尾闕。其所賓禮。皆一時之才。雋。緣興而作。既唱且和。詩多清新雅飭。斐然可讀。文句之閒。有性韻高勝。迴絕塵表。處其下者。亦足以瑯。餽萬物。稅。糠。衆家。因付寫官。輯而錄之。以志一時雅集。所鈔雜文。亦積二卷。頗多搜雅。故之芳潤。切古近之事。變。殆古之良吏所不廢也。軫出門西笑。道由江介。謁先生於官舍。得讀是編。性耽樸學。不習爲詩。願以王內史寫臨河帖。聞人比于潘安仁。金谷集。亦殊欣然。愜其標寄。此集方之。王司李之治春詩社。賓賢之盛。投贈之雅。無多讓焉。亦一時勝事也。至於先生之存期。筭妙。殷。登。時。局。孤。懷。情。然。志。周。事。外。則。又。非。軫。之。所。能。測。識。者。矣。豈。徒。以。吏。餘。社。集。供。好。事。者。美。談。云。乎。哉。光。緒。甲。午。三。月。門。下。士。嘉。應。饒。軫。

于湖題襟集 敘

于湖題襟集

詩一

至于湖訪浙西夜園話舊
依依江上雲。風水此邇邇。會合若無心。千里不踰咫。分手十七年。離緒無終始。烹魚尺素書。累幅難悲喜。相見乍忘言。坐久論方駛。譬彼絲在縷。譬彼玉受理。沈思不可說。方寸徒填委。高齋與斗室。哀樂同此指。老矣炳燭游。虛空不忘視。

仁和譚廷獻仲佳

同游赭山塔院

九辨凌秋得氣多。招攜乘興訪煙蘿。山林垂老遠昏嫁。車笠當年寄嘯歌。澗瀉江光疏樹接。回旋塔影夕陽過。放顛衲子無生話。桑下難留奈客何。

南海張蔭桓植壘

和知稼樓見懷之作

塵世難逢去後思。高樓無恙峙湖湄。前巖漸觸秋如鼓。芳訊遙傳杜若詩。望裏九華仙子宅。情逢三宿梵王祠。樓在水。四懸知秋稼如雲日。醉倒山公白接離。

桐廬袁 紀重舉

登南樓有懷張侍郎

傑開朱閣控上游。參差碧瓦與雲浮。文游跌宕成今憶。佳會登臨託勝流。一片湖生鏡西宅。四圍山入庾。

于湖題襟集 詩一

公樓勸耕父老思賢將荷鍾分秋翠滿時

與重黎書

臘日得手復及時知夏五詩筒未登鏡室三復青辭悅接言談清詩精斐如昨生果聽仙樂也...

和九月初重至皖一破屋而居

澄江如練帶通園坐對煙中碧玉樓老圃寒花香較晚秋風茅屋夢初還...

和穆西晴望

霜林殘照個人般破屋茶鐺暫得閒敝版西來綠底事天教閒看皖公山

和戲贈同年台州王子裳太守

天台有玉女顏色如朝霞王子控鶴來吹笙載還家為點眉心黛親安燈上花...

和五代楊景度詩帖

蒲團閒裏坐茶夢定中圓花雨來天女松雲養地仙

其二

平生鍊金液自胡玉胎圓誰料安期子裁為九等仙沈約書云此太史自...

和陪仲修先生應廣濟寺登緒山即送其游鄂中三十韻

老輩譚長舊清襟景荷翁逢迎秋水外跌宕酒杯中袖裏巡江句猶龍抱太空...

原作

名監出郭見步履兩衰翁秋色橫相逐村醪試一中榮紆度林表呼吸薄霄空...

奉答見寄二首

山公非隱仍非吏自寫新詩闢嘯軒句裏青山攜謝朓握中元璧憶劉琨...

八月十六夜湖隄望月次韻

于湖題集 詩一

玉宇秋正中。空江霧方斂。今宵月尚佳。池露芳掩冉。嘯侶來湖濱。攜行共刻刻。破紆萬柳直。岸迴一鏡閃。茅簷三五家。夜分扉半掩。暗螢沙下鳴。清露襟上點。意行忘遠近。略約接鄰曉。遠性喧仍寂。詩心細還檢。忽起青蘋風。雲如蔚藍染。何藉南樓游。閒情自不減。

和友人夜出至湖隄小橋上望月

水南鬱森沈。灌木秋氣斂。微茫辨遠岫。薄煙暈冉冉。寒澗清夜遊。佳興同泛剡。潭聲荷蓋殘。村火松明閃。寒爽略約上。雙月吐復掩。凝雲合鱗斂。危燈射星點。奔泉注江開。瀝瀝穿虛岫。即日娛清景。意行脫拘檢。惠能離萬物。莊亦離諸染。何似深梁語。會心應不減。

和

上元劉傳厚啟

明月如靜士。乘秋氣深斂。微雲散復合。翕絕紛冉冉。偶逢勝侶遊。筆有騷壇刻。荷蓋淨於措。龍燈遠還閃。應知放參枵。數坐扉半掩。踏淡埃雙尖。依稀山幾點。老子遊物外。宿留皖公岫。清景詩追逋。逸情形脫檢。治春欲作社。弱豪試濡染。何必王司李。相看鬢絲減。

和

江夏陳崇禮吟

林氣生夕清。山光遠逾斂。方塘菱芡熟。水香紛掩冉。涼月穿雲行。時露光刻刻。衰裾信所之。木杪一星閃。岸敲樹斜出。徑仄蓬交掩。煙外來清鐘。聞聲得指點。感時秋已半。蕭寥集溪岫。心挈元化游。身便名教檢。編孤仗依倚。學甚丹青染。後夜更追攀。婆娑與未減。

題安般續集

橘刺藤梢刪欲盡。洗除綺語向曹谿。狂泉穿井自殊飲。天馬行空不可羈。作手西江換魯直。往曾惠敏謝君妙手得天成。淨名東寺契疑之。閉關索句家風在。未覺鯨生學步遲。

答沈約齋

袁昶

塵勞息前營。退儲就新斂。蕤游興化門。侍坐由與冉。並釣璣竿修。耦耕黛耜刻。草開一燈寒。光入疏籬閃。秋潮郭索至。倦枕窗半掩。別來廿五年。知時獨慙點。我坐荒故園。君仍隱深岫。翩然肯相過。坐榻忘形檢。高士比素絲。素絲不受染。起予歲寒意。磔硯節未減。

答劉積堂

久雨岸沙積。窮秋野困斂。我來分秧初。流火驚在冉。吏能非素習。鉛刀塊銳刻。仗有劉程之。燭照罔象閃。昆刀出匣寒。光氣不可掩。判牒佐平反。文移不加點。時出小詞新。秀奪赭山岫。逸子但坐嘯。庶免觸崖檢。性不習倚聲。從茲擬熏染。常倚勝情豪。勿令高興減。

答陳吟鉢

世喧付淡忘。道勝期深斂。歲月如奔輪。常恐老冉冉。楚貢丹橘林。蔚然竹枝刻。浮江昨同行。水伯未獲閃。金庭行自獻。文采爛難掩。憶與老漁翁。風颺日注點。故人鄭廣。今遺林下甥。相識皖公岫。時出青瑤篇。會頌金泥檢。要懷濟物性。勿使垢氛染。君若後夜月。未覺清光減。

于湖題集 詩一

七

于湖題集 詩一

所居濠澤江漲欲入戶。衣魚盡生窟穴。書冊中兀坐深齋。殊妙佳趣。陽侯雷隄根。薄瀟勢未斂。頗類柳永州。所居溪氏冉。叢蕉縱橫生。鱗不施雜刻。莎砌寒花明。橋燈一星閃。而勢蒲魚市。佳觀城堞掩。竹香蟬粉結。素壁蠅涎點。幾時出深甍。構屋瞰懸岫。東溼且苟安。凌雜從拘檢。脫離京洛塵。翻訝素衣染。朝來津吏報。石稜水痕減。檢

和道勝期深斂

守瘖神理超。課寂真觀斂。虛緣自貞吉。不待龜灼冉。時人方火地。吏術務刻刻。誰一起脂草。相尋習檢閃。公乎孤月明。不被浮雲掩。清課誣妨功。羣書自加點。劉蕪關東齋。看竹造西岫。古帖拆細池。浴衣生玉檢。辛經正賴箋。白業知不染。道勝翹者肥。嗤予帶圍減。

答漸西

昔年聚海隅。年少氣未斂。已忘何歲月。流電去冉冉。憶登宗匠門。妄摘並施刻。君志札霄峰。雕鏤萬象閃。一官雖局束。孤往自難掩。牙齶苦填委。案牘自勘點。而我久誅茅。癡癡橫雲岫。重約漫翁游。相期舊學檢。墨突不暇黔。素絲宜慎染。共分日力勤。未覺心光減。

再和

君詩如勝兵。鼓行陣不斂。險野欲薄人。驚走叔山冉。元龍豪未除。陳吟才銳思再刻。文房築長城。劉楨戈戟更閃。我亦合餘燼。閉道欲襲掩。頗慮贏卒通。縱鶴苦難點。不如處女守。堅壁且守岫。君言子無然。軍籍盡盤檢。筆鋒縱橫充。一笑翰又染。咄咄故將軍。鐵力石稜減。

次韻

略似雲山孫少述。水風諧適共迴谿。治官書竟還治學。負世事難如負羈。退隱使君言戲耳。澄清良吏勉為之。丁公著。除觀察使。制有為之。良吏澄清。豈是行誦。下鄰見約同三。柳長揖歸來亦未遲。

舊時淨舍羣經侶。一笑邀余出虎谿。明露塞蟬思振翼。臥風病馬畏施鞵。外除已乞荷文若。罪論終伸杜牧之。垂老自嗤才轉拙。佐人治郡已嫌遲。

補和

欲卜湖邊居。端憂道情斂。不嫌飯飯糜。閉門師范冉。先生如賀公。投老常懷刻。思林匝地出。笑電依巖閃。弄月水游波。伐山雲卷掩。山餘青一髮。水散瀉千點。佳處一瓜牛。而藏最深岫。先生語我意。懸解忘形檢。試拂松間畫。皴無成法染。且供臥遊趣。未覺心情減。

諸公屢和前韻見示復戲答

君若臨河飲。筆縱氣轉斂。羣賢曳翠裾。雲集紛冉冉。新詩角妙語。孫許出東刻。仰觀天宇開。爛若巖電閃。勝流河代無。宿翁昔人掩。雖乏曲池鴈。各倚班管點。魏非內史才。敘次竹林岫。未譜內舍尊。頗畏藍田檢。近山多可遊。石髮青手染。秋禊規同往。清襟良不減。

補和

于湖題集 詩一

歸安凌絨竹初平

九

心迹則奇。手版甘漫。迴看舊巢痕。芳躅式有冉。在者事肥城。爲方術取進身。何爲廟廊刻。交游三十年。歲月如健。因訪公。芥江。踐精舍亦華。掩忘言。答已棄。品水茶方點。納憶湖上游。鏡火各深。自言行。竹累。未頌芝泥。檢浮。滿幻千。場淨業無一染。高談意轉清。風月與不減。

六十初度次韻答浙西樵逵

沈祥龍

白日何短知。人老則思傳。岫霞迴晚。綸。園桂。講春研。少壯苦不學。浮生過去煙。種懷與化師。元宰融天全。勁風不改色。木以節多堅。願懸根器劣。懸解常茫然。枯蟬抱山葉。鈍鳥棲虛邊。漸西澹蕩人。空水共澄鮮。相要證夙聞。擺落悠悠。湘君倚算。竹山鬼折芳。荃澗落石梁。瀑飛縈康谷。泉時時出狡。狗文句費。朋。癖者老禿翁。投分一何偏。淨庵水澗出。微徑花開穿。酒錯贈我歌。金石撞淵淵。頗垂下鄰約。杖策崑山前。荒寒士衡宅。對眇成連弦。寒著視榮悴。善游當得天。共逐天隨子。不羨地行仙。

和秦淮水榭歌

劉傳厚

清溪宛轉入淮流。山似噓蛾嫩柳愁。榭裏明妝闌外月。青絲作管桂爲舟。幾許借條和治葉。玉簫譜按春蔥。擬妾是青樓。蕩子婦。郎爲朱門游。俠客江。雨江風欺管絃。春聲吹徹杏花天。紅蕉洞口鴛鴦宿。玉樹庭前蝴蝶牽。蝴蝶花開一。樽酒。酒船。翻。渡。羅。裙。透。八。寶。樓。前。晚。卸。粧。九。華。鏡。下。明。如。畫。鏡。地。牽。郎。金。樓。衣。曲。高。微。雨。燕。雙。飛。憑。仗。情。天。修。月。斧。等。閒。幻。石。訪。支。機。劫。火。洞。燃。青。嶺。去。烽。煙。淨。掃。臺。城。路。重。起。層。樓。紅。粉。妝。舊。來。曲。巷。青。楊。誤。白。門。流。水。西。風。酸。衰。柳。長。條。倦。眼。看。那。有。金。釵。伴。鍾。乳。更。無。畫。燭。寫。春。蘭。春。蘭。秋。菊。江南好。影事重。誰解道。昔日長眉滿鏡愁。十三學得簪篋抱。我亦多情憶舊游。前塵根觸不勝愁。桃根打漿今何在。寂寞寒湖古渡頭。

浙西爲予六十初度作詩次韻奉謝

不見笠澤翁。齋廚供菊杞。使君耽淨名。度世常忘己。老予蒲柳姿。焉得金石比。崎嶇歲月。流電去如駛。猿鶴嶽沙中。花甲一周矣。鹽車歷九阪。壯志猶千里。社稷閱世情。幸逃斤斧。晚逢沙社客。蟻壤屬牛耳。滿其襟。靈。表。窟。穴。文。字。裏。荷。列。衆。形。瑤。如。冷。醉。酒。美。臂。撒。水。精。鹽。投。入。功。德。水。雲。間。有。沈。叟。並。轍。尋。山。履。人謂兩禿翁。何殊園與綺。初地已忘吾。滿天應逐子。何用鍊金骨。松脂凝綠髓。

題安般續集

長洲袁寶瑛韻

春風坐我許趨陪。海上牙琴意曠哉。悟徹何曾立一法。起拈花葉禮黃梅。

讀參軍盤語

陽湖居寄敬山

先生沈冥草太辛。別國方言有外篇。侯芭問字門許入。桓譚常言書必傳。孤懷欲著安邊論。弱植殊慙上水船。異日倘垂宣室召。奏技宛如烹小鮮。

次韻靜山太史

袁昶

索解欣來郭子辛。新瑤許贈白雲篇。羨君才力方道上。老我疏頑廢所傳。將奏甘泉陪祀頌。欲浮春水上天船。考槃祇願君家故。赤水槎頭釣碧鮮。

預邀同社諸君春禊

春晚餘寒匝地陰。散懷齊契仗登臨。栖心祇欲追蘭渚。把臂猶當入竹林。別有幽憂今異昔。但期諧際陸恆沈。試開傑閣披襟看。一片花畦似散金。

書

屠寄

隨侍三日。飲食教誨。祇銘肺腑。舟中寂坐。尋繹拓禊籍。敬次原韻。兼申別緒。詩不成章。率錄奉上。敬求海賢。橋錦恩惠。書不愜意。擬覓紙再寫。此關勒之真珉。不敢艸率。示後人以璞也。客中乏羅紋箋。借用西域陟釐紙。非式特恩。求恕不恭。手肅叩謝。

禊集永福庵敬次韻

晴折春色半晴陰。主客高樓約共臨。浩渺二江分舊派。離離一鳥出疏林。薄寒苦霧愁難撥。向晚斜陽惜欲沈。莫下新亭憂國淚。塞河且試鑄黃金。

南庵脩禊次韻

沈祥龍

意行同過綠楊陰。突兀高樓水際臨。雲約遠山爐畫檻。風傳疏磬出禪林。相邀逆社吟朋聚。莫道蘭亭韻事沈。入座何妨今勝昔。神仙賓客重南金。

沈沈過江誰是持三論莫遣流傳有碎金

溫岐舊曲和湖陰。春水舟剛勝地臨。清曠江山開畫本。聯翩裾屐集詞林。惠風隄畔萍根緩。夢雨欄邊柳絮沈。不減永和船詠興。良辰美景值千金。

和南庵禊集

君上凌 瑕子與

晴波灩澦柳陰陰。傑閣憑虛此快臨。大有尊韓供嘯咏。居然城市似山林。盡矜雅比臨河敘。擊鉢奚愁夕照沈。多謝主人壇坫盛。敢辭惜墨竟如金。

劉傳厚

傑閣參差萬柳陰。百年世事幾登臨。偶因上巳開詩社。難得羣賢集梵林。屢夢不隨風蝶。名心漸與海鳴沈。夕陽扶醉歸來晚。野菜花開遍地金。

湘陰彭兆琮印根

寺樓幽敞水之陰。偶約閒雲物外臨。隱隱紅橋論地主。垂垂黃海接疏林。千秋公議詩才短。別派胥流霸業沈。且聞中江故道。祇欲扁舟尋范蠡。越人空費鑄黃金。

溫前韻

脈脈春光漫曉陰。幅巾滿漉得閒吟。吟邊約法寬船政。悟後參禪斥智林。絕塔風鈴當檻語。九華霧縠隔

簾沈。沙青閣上天然畫。未要倪迂墨惜金。浸畦映水菜花陰。政暇兼宜課稼臨。湖長魚苗春帶雨。筵催犢背出穿林。澗翻紅面傾紅友。耕出戈頭洗

綠沈。誰識浣花憂國意。纓纓願共祝穰金。為親風俗憩湖陰。那礙疏狂放眼臨。與象為魚證微妙。班行鶴鶴鳴泉林。無絃妙孕琴心靜。出匣橫看劍

氣沈。領取化機融性治。靈臺真有九還金。幾日開屏嫩柳陰。重來幽賞足禁臨。竹籬茶塢瞻初地。清磬蒲團坐晚林。如許韶光容跌宕。最關愛樂肯

銷沈。示詩有幽憂之句。斜簷嫩柳從蕭散。已脫犀圍帶鍊金。輕煙漠漠盪花陰。杖履超搖勝地臨。紗帽隱囊聯舊侶。清溪碧嶂帶春林。敦槃盛會應同暢。書劍雄心未

許沈。集句更呼陪末座。愧無詩筆抵兼金。莫春天氣半晴陰。同約賓朋此地臨。四面好山遙入畫。一聲疏磬靜穿林。高歌始覺幽懷暢。文譚休教勝

事沈。極目菜畦花十里。遊人歸路踏黃金。

佳觀何必定山陰。把臂登樓快共臨。曲水流觴成故事。淡煙微雨鎖芳林。能除害馬天君泰。妙解金牛世

慮沈。灑落東南資盡美。一時酬唱韻皆金。

印根見示新詩

老錢佳句過何陰。其本黃庭未許臨。集雁乍惟符合聚。棲鸞卻魏樹彌林。兩王繼起應推秀。謂君應先志

秋山。一士揮思獨好滿。困我簿書艱厥句。脆如牛鐸撞琴金。

寄和約齋夫子讀集韻

清游難得半晴陰。發興懸知勝地臨。絕妙襟靈參逸少。傳來書本拓雲林。杯停小院花初放。雲擁深山塔

半沈。佳會允宜判一醉。春光欲買抵千金。柳絲垂垂拂路陰。山靈未許預登臨。泥留爪印題僧壁。風送吟聲出茂林。花氣暗隨流水淡。雲痕遠共夕

陽沈。朋好誌慶同詩樂。訂得交情石與金。

雲門秦中書來示見和詩累數番紙才如泉湧雋不可當戲答一絕

漸西浪作閒言語。引得雲門一棒來。似出驪山神姥授。嗟予有口不能開。

遊子剛出遊集句

詩翁。謂人約。年垂半百不稱意。倘有江船吾欲東。

登知稼樓宴集

商君務農戰。治國力本根。戶口資殷實。董勸在耕耘。不修良足愿。草宅設窩窠。王元長。本明十一年。策秀

漢使。本初。策秀。多近日海內。民窮財盡。力竭田荒。力田者。有獎必令。內地戶口。殷實。根立。勢繁。乃徐圖

游觀。佳辰。嘉賓。東作。將課。勤。百昌。久冒。概。社集。趁餘。春。衆賓。歡佳。會。開筵。列芳。樽。液液。散和。氣。欲以。暖

黎元。排桃。宴。已。殘。絲。柳。尚。依。門。羊。麗。極。遠。目。溝。塍。鋪。綺。繁。薄。晚。未。須。散。別。軫。感。飛。翻。入。山。太。史。曲。蹊。傍。林

轉。春。流。帶。雨。澗。荒。壇。綺。冢。蘇。幽。薄。采。芳。蓀。弱。翰。攀。昔。輓。逸。情。簡。奔。雲。未。忘。命。名。意。相。與。演。至。言。

南來祇有一事勝。日啖東籬上番筍。肺病經年畏豬肉。兼珍復得松花菌。籬龍解甲美如鮮。荆切驕頭付

庖尹。北地黃芽蛇女鮮。南州綠蠶饒守。韞。北人以黃芽菜為餽。味亦。春衫。明日仍未脫。玉版穿羅墟虛牝。

啖肉送菜信機鋒。臥聽茶鼎號春蠶。

恨望獨策。春晚綠野秀。天際識歸舟。窗中列遠岫。庭空見野煙。川靜聞山飲。時來北窗閱。送秦朝廷信。

孤雲倒來深。爛漫堆衆皴。深心託豪素。識微在金奏。未有一人曾。登高創危構。

麥碧花黃透古祠。翠簷雲氣護金支。春深斑竹疑瀟灑。事去靈風尚滿旗。荒嶺何方尋戰鳥。洞冥至竟接

然屏。詩聲似挾竹江怒。一勺椒漿故國思。黃左。山。向。香。方。與。記。時。以。其。地。當。桓。溫。屯。兵。之。戰。山。亦。為。

王。大。令。邀。泛。舟。渡。江。謁。靈。澤。夫。人。廟。置。酒。舟。中。作

昔。栖。羽。客。丹。邱。觀。今。住。縉。流。一。把。芣。入。詩。記。說。有。道。士。結。壇。清。瑟。傳。芭。迎。送。曲。玉。蕭。折。柳。去。來。潮。英。靈

夜談月落又參橫。得待清容舊典型。隱几潭思抽乙乙。解紛予理學庚庚。相看元老猶刀筆。何處清流濯

足纓。符竹何曾妨避世。願將爐火附貞明。

天不子。問曠。曹。滿。在。塵。喧。北。市。東。一。鷗。南。村。菓。一。蟻。滌。滌。一。水。閒。脈。脈。抱。至。言。昔。好。與。俗。殊。世。議。長。濁。煩。

調座道

袁。起

軫。輔。星

袁。起

軫。輔。星

袁。起

軫。輔。星

袁。起

軫。輔。星

袁。起

軫。輔。星

袁。起

軫。輔。星

譬如青鷁強以腐鼠漁。世道之所乘。孤光開天門。願早辭殘秩。相攜謝籠樊。竹有一斛實。松無斧斤痕。帝賜剡溪曲。石壁倘可捫。扁舟載酒去。逸興青邱吞。庶遂鵝鶴性。擺落蟻蜂論。凌處士一字病。凌處士一字病。

奉和欽使閣學許公海外見寄之作

方丈仙人絳節遊。班行久冠鳳池頭。智囊橫插西紅海。詩境雄開北鬱洲。時使節駐錫佛說北。鬱洲越州。直其地。瑞札遠街。存散吏。前驅祇待逐歸驕。獨慙繕算無裨補。掌制還朝冀見收。

原作

秀水許景澄竹私

十年臺妙最知名。今日真看直指行。天下軍輸繕算重。大江鏖鎗雅歌清。徒戎深念煩江統。論蜀風流羨馬卿。緘取相思馳萬里。漢家帛雁正南征。

再和

袁昶

九萬里書珠咳唾。十三行札意迴環。浮沈祇合潛郎老。飛輓甯任權吏難。戎索廷推銜倚重。臣公已鬢絲斑。圖成蕙雪天顏喜。進御真看米聚山。帕米。地。向。公。未。定。苦。無。往。圖。定其方向。至到得公。奏。疑。頓。

寄重黎

樊增祥

巾墊于湖上。闌干花影繁。書合十二意。文儂五千言。治劇詩仍細。官貧道益尊。開鳴他日至。不敢避轅門。

奉懷瀛集

海甯馬瑞熙神樺

縱有雙鱗日往回。山城無地約尋梅。未堪耐俗同茲病。何以酬知愧不才。幾束簿書誰掃障。三冬文債亦虧臺。郵簡一事差相慰。昨夜天瓢灑雨來。入冬久旱。昨雨得雨。

喜雪效徐位山虛字體寄瀛

長白聯 元仙齋

之罘頌禱達通關。響若嵩呼動翠巒。者箇效靈關世運。焉逢計日送春還。故音避忌文嗔宋。乎邇行看雪滿山。矣縣呂州俱校正。也今一體觀天顏。都京山。唐。士。有。單。姓。主。司。誤。請。改。正。主。司。曰。方。口。明一統志。女直朝。實地面有也。今河。

用前體別作一首

哉周卜世賴人文。坐典方州孰若君。也窟兵威連越嶂。矣棲村落靜蠻雲。者鷁西去安狼次。焉鳥南來與鶴羣。乎土逢年占穀麗。之溪舟泛頌聲聞。

秋晚和重黎韻

無錫顧森書繪別

江氣生雲蔭市闌。未妨中隱窟煙餐。欽崎野鶴柱相顧。偃蹇倦禽猶未還。幾輩雍容騰鳳沼。十年留滯守龍山。登高忽遇青霞客。泛菊浮杯一破顏。

次韻

逸翮超然不可羣。雲山若過隔江分。吟非租繭清傳韻。閑有官梅雪吐芬。南郭據梧心自遠。東坡饋歲意長勤。碎金霏落青油幕。支許同游讓卯君。謂石仲。會弟。

自題破廬八詠

歐汪宗沂伊

破廬 劍室破其芒。弓報破其堅。山人亦藏用。風絮當門前。

抱沖亭

檻外畦芳艸。披襟此抱沖。年年四五月。香氣與蘭同。

芙蓉池

木末江南采。芙蓉繞石闌。池涵半規碧。紅蕖耐人看。

梅坪

攀翻黃山雲。嵌岫太湖碧。一石一梅花。玲瓏宜月夕。

雲起石

石好何勞拜。平生懶折腰。溪雲生一縷。扶寸上青霄。

嘉雨軒

連辰盼甘雨。雨來軒已成。因之計秋穫。更省硯田耕。

藕溪樓

紅藕香殘處。微吟憩小樓。東南遠山出。澹淡最宜秋。

延年室

插架分子目。兵農禮樂儲。花南竹之北。爽朗繞窗疏。

和

破廬 不見破廬子。伊誰捉臥龍。庚辰年贈君詩。有龍背人修劍術。莫作白媿公。

抱沖亭

靜士善觀物。蹊人夢飲冰。抱沖忘歲月。剝啄百不懲。

芙蓉池

涉江生遠懷。暮木多秋思。莫笑此方池。圓靈映其裏。

梅坪

復似孤生竹。盤根託此坪。初疑殘月挂。旋向綺窗橫。

雲起石

樓吸山千疊。滿殘花一溪。第三層許到。莫便絕攀躋。

延年室

仰芝非續命。汗竹可長年。判作琅嬛主。能教美意延。

宜州北樓楊忠峯太守屬題

味根亭在安慶。中安坐剛。綠柳卷殘涼。手把重黎詩卷長。北樓游興詩所詳。宣城何許屏風方綺窗。列岫凌蒼蒼。壁間題句如籀房。元暉謫仙抗顏行。曙星華月留光芒。謝宅李墓遙相望。我屐未到白雲鄉。昔守牛渚思刺航。語我風物郡將揚。地形宛邱率重岡。郡齋迥迥射射堂。崇阜忽起大胡翔。傑閣晴空俯莽蒼。一層更上瞰大荒。連峯矍鑿繼陵陽。北則敬亭青未央。宛溪流出松花香。神仙采芝尤為糧。木食礪飲壽命長。屬題何敢輕頌揚。美公治行詩亦昌。餘事欲繼前微張。心已馳彼哦彷彿。松風千年醉幾場。古入珠玉光照廊。不辭疥壁題其傍。

和近事書憤之作

沈祥龍

滄瀛鼓動秋風。毒蠱扶桑滅日東。幾處當關踰虎豹。一軍背水化沙蟲。烏夷但慣工狙擊。海氣無端被蜃蒙。時事艱危誰禦侮。從容籌策冀元戎。林怒遙聞震九天。臣民敵愾氣無前。出師特下明堂詔。餉士新頒內府錢。屢遞羽書催保甲。更徵驍騎議防邊。捷音早盼來溟渤。敢說朱崖地可捐。

玉帳牙旗鎮帝畿。皋牢四貉坐參機。魏公自請臨前敵。裴相終思振國威。鯁論諫垣紛進疏。罪言記室柱

樓船橫海運靈樞。擊楫還邀祖逖俱。易失黃龍新戰艦。難援元菟舊名區。前鋒或似狐毛退。嚴令猶藉馬

謾誅頭額縱教焦爛極。急收餘燼搗東隅。朋友新軍號度遼。欲張漢帳逐天驕。祇因左次兵機滯。遂致橫磨劍氣銷。地利上游爭未得。火攻下策戰

徒挑倉皇忍見與尸慘。鴨綠江頭萬木彫。政府頻煩策治安。遲疑棋局定偏難。臨危易竭囊中智。先事閒同壁上觀。汗馬功誰收絕幕。爛羊侯亦許

登壇。他時魏絳謀成後。終見汪洋聖德寬。要盟強使備芻糧。躡蹀雞林氣不揚。大澤萑苻藏亂黨。內宮兵甲困君王。乞師欲保三韓境。入貢仍稱萬

壽觴。常望艸船來破敵。清秋浪水自湯湯。回首中興戰伐經。神兵百道走雷靈。又逢遼海洪波起。漸見將軍大樹零。自昔越裳竹書界。即今鳴谷可

犁庭。桓桓部曲重招集。龍劍銜新再發矚。鄰邦形勢似連雞。後患還應慮太西。倚棹利思收蚌鵝。揮戈難備戩鯨鯢。但期縱約堅韓趙。更望交離隔

楚齊。壻壻蒼茫三島霧。使星依舊啓輪蹄。海濱萬里地紛歧。處處增兵扼險宜。鹿耳門深嚴鼓角。狼山江迥列旌旗。設防細柳來真將。習戰昆明聚

水師。露布迅馳人忤舞。璇宮同獻祝釐詞。

近事書憤和約齋兒兼呈重黎師

沈惟賢

西極屏危勢欲吞。方有和米。扶桑旋見海氛昏。羯腥已染神州徧。旻觸渾忘北闕尊。豈意殷憂先黑子。似開詭計挾烏孫。橫磨十萬東隅失。大錯追憐奇渥溫。玉堂佳話以俄羅斯為烏孫之後元江原八道莽邱墟。朝使蒼黃走傳車。豈盡萑苻東社惡。久知鎖鑰北門虛。潘邈不謂忘殷鑒。烏索何曾畏簡書。營殿遂回明主意。諸君衮衮又華裾。

天威已讐大且渠。上相雍容計又疏。斗入一軍孤子。鍊糧百艦付蓬隆。坐愁黃海妖氛近。拚捨朱蒙劫燼餘。正憶巡邊登上計。我衰紫綬頃新除。

丹崖銅柱黯蕭條。誰遣通臣廁幕僚。換國竟成華氏狗。嚴師恐漏寺人貂。辟邪神豸紛投謁。問俗開鳴早

有詔旬宣日月旁。中興功大首成王。指揮宿將驚呵叱。骨鯁尸臣筭辯章。百道旌旗齊虎變。十洲苞蘖敢

鷓鴣。夫餘若遣虬髯主。掎角從知左臂良。中丞抗疏憤華離。號召滿湘計出奇。此去未遑東一矢。傳聞規守北三陲。龍江舊部分王氣。烏拉新屯壯

帝圻。牢絡獸心重弼氏。諸軍狼顧復何疑。郭李連營未解圍。荒荒屐氣薄南畿。前車可念雞籠缺。積弩深埋燕子磯。猶病楚咻常伏莽。何來秦蹀忽

文衣。祇愁梗稻東吳便。天塹偏能不翼飛。羽書南伯鬱森森。敢剪吳淞屠若林。狂藥舊儲不龜手。嚴刁豫折何狙心。憂深後緯炎岡發。痛指參羅大

將沈。幕府若行圍魏策。星祖一為遣韓禽。溟海連橋壁上觀。老謀縱主縮齊韓。登先對馬知辭直。禍比連雞亦胆寒。徐結斯丹瀟雪嶺。天竺或云或

祖洲開國渺秦年。莽莽滄瀛霧一壘。豈謂生心鳥破鏡。可知捷足雀捕蟬。強鄰流鬼終投隙。聖代朱崖未

擬捐。疾走齋然議封貢。汪洋或許覆堯天。

九日南樓宴坐

沈祥龍

長嘯齊登百尺樓。重陽風物望中收。一簾山色晴分翠。萬派江聲冷送秋。攜酒豪同傾鑿落。感時憤欲看

純鉤。故園黃菊應開滿。醉後還教憶舊游。

感事二十首

彭兆琮

風塵莽東望。尉候絕維婁。電掣鯨飛急。兵深雁氣秋。邊霜彫畫角。海月碎輪毬。漢豈無飛將。多年奈爾侯。樂浪持節地。斥堠幾邊亭。蠻毒哀殊類。旄頭奮使星。避虜情未白。嘯蜚氣先青。仲父元戎略。徵書望隸那。甘言誤屏主。僞餌營關奴。閭位懸更奕。前盟各置孟。鶴唳吁狄踰。生敵信陳恩。條教聲靈在。後來八道蘇。轉輸臨元寇。天王守四夷。非關半島案。故遣檄維師。虜本墜吾日。劍胡指爾頭。雷霆下森詔。神武萬方思。

坐惜橫金帶。能輕卸墨生。曠逸奈許嬌。險被趙渝成。熊耳盧齊甲。鴻溝縱沛兵。微聞馬服子。大蘇赴長平。
 地險前駝失。孤援復後期。游陰軍不進。京索勢先披。莽伏重裝虜。師燭萬竄夷。霜寒碧蹕館。馬首問安之。
 令撥聲終夜。大同江水渾。按袍但相指。捨狄未歸元。渴賞英靈郵。稽誅債將冤。在和思共沛。那忍負君恩。
 鴨綠潮騰上。嚴逾鍊鐵懸。誰持木墨渡。頓滑柳條邊。督譴塞歌慘。度逢烽火連。王師已東伐。備募更幽燕。
 鍊袖灰俄起。吞腥血浪洩。樓船散橫海。敵杵倒同舟。狙擊橋雲圻。毒攻礮雨道。無能謬楊僕。餘燼擲難收。
 軍儲飲內府。憂涕痛黎元。兩戒占星菲。三軍感穢溫。東藩納蘭略。西掖羽林屯。願盡微願牧。馮唐有味論。
 映塞虬髯色。當機玉成效。惟謝民望歲。圖轉勢投繯。再舉中興業。重開大將壇。殊助照荒裔。扶浪壁三山。
 曼倩三千楮。同勳幾萬言。官閒庸好議。佛隱且稱尊。安齒軍中蠹。富游釜底魂。低徊厝新計。誰念徹桑根。
 嶽嶼南瀛重。銀苗礦穴珍。門焉雙鹿耳。灘轉七鯤身。奮我天兵力。今防異族鄰。施藍挾英略。盜賊果王臣。
 北陸封京觀。南關備家地。雲屯黃歇浦。海漲白茄沙。三鎮資相倚。前禽矢共遮。東南足財賦。從古屬天家。
 乍捷遼陽箭。驟指旅順吭。滄關開運運。碣石運資茫。隘守一夫狹。形圍四塞強。甘泉馳夜奏。燎火徹宵煌。
 藏富農商重。空爭積粟船。航帆載遼海。饋漕滯斜川。誰使侵綰制。創深貨布泉。滿焦非計得。煩費況蕭然。
 倉卒徵師議。駭羊強誓能。將軍彫代北。子弟老江東。膽苦驚鳴鶴。魁猶冀撥蠶。養兵如養士。至竟耗無功。
 文吏佳言戰。鼓鼙思帥臣。楚材難用管。越膽虛平秦。會淨樓槍掃。應資壁壘新。天垣將星運。電卷翼鉤陳。
 地謀經兩海。唇齒慎寒盟。眷舉中原起。胸襟臥榻生。興戎備流鬼。凱雅奏奔鯨。應實形三策。持權且紉衡。
 王氣蟠蔥鬱。神謨苞關關。蜻蛉洲蓋爾。雞鹿塞郎當。截海關全壯。封山劃大荒。迢今斷斷未定。噫佇七
 惠舞端拱蒞明堂。

九月十九日招仙術拙存重黎講集大觀亭

天台王詠寬六

盛唐山外古亭荒。來與翠公醉一觴。遠岫風花隔江水。高秋雲樹展重陽。似聞蓬瀛遊聲惡。不盡滄溟海
 氣黃。寄語東征諸節度。幾時痛飲出居昌。孫名周慶尚道。後兵必經此。

大觀亭

袁爽

大山翠龍巖。勢若奮若搏。前江後襟湖。雲水氣參錯。蓬萊割左股。列岫皆削弱。長風號鬱空。崩濤聒張樂。
 浮天巨東南。蕩濤界林薄。居民萬瓦蟻。鱗鱗曝增壑。何人亭其上。危構介邱託。以供雲將徒。笑對鴻蒙躍。
 仙人王子喬。長策翠彥約。是日六潭黃酒。官客仙術。玉桂蘿珍篋。江味割郭索。北風吹墊巾。濁酒共斟酌。
 主人乞得子幹。山根秘精靈。江水此鏤鑰。至人游貞觀。外物隘家廓。襟期耽靜潔。臨採仗流略。弛張際常
 家榮晦無滯著。行藏際乎時。德論契寂寞。各適真君趣。大道有龍螭。

和

長白聯 元仙曲

危亭鶴俯啄。奇石獸仰搏。林衣青繒粉。山果丹羅錯。蓬疑仰巨羅。凸礙鬱繁弱。張之穠生琴。酌以洞庭樂。
 佳客賞心同。主人嫌酒薄。漢樵乞芳鄰。轟飲吸巨壑。清濁一中之。賢聖欣所託。哦如堅金撞。契比疑鏡躍。
 浮瀾登層巖。勝寄標風約。未覺秋為氣。浮雲掃蕭索。時乎多曼曼。興到足斟酌。青鷗瞰樓船。白鷺論秘鑰。

海國開山紆。善策戒屠廓。東伐思前籌。北拱偉廟略。師以後直強。奔貴先幾著。雄藩規朱蒙。銘勒靖松漠。
 方將封云亭。毋為安螻蟻。

重九日知稼樓宴集病未及與因讀大觀亭詩用韻奉和 彭兆琮

大江暫天門。絕險勢欲搏。淋漓元氣融。東南灌午錯。餘波送六代。地維人轉弱。潮聲忽不來。鐘虜移宋樂。
 積流起督師。四鎮潰力薄。江山告無恙。人事紛委整。道遙挈元化。勝宇適所託。滿然出塵洋。礮質變治躍。
 昨聞戲馬吟。羣彥赴長約。脫帽謝佳節。而我病居索。東籬對甘菊。欲采苦勝酌。今讀謝公詩。真諦勸健鑰。
 熱出衆所驚。萬象會昭廓。狂瀾驚東注。障以破版略。中事破餘論。譬嶽欲羽著。芥蕙存脾海。斗入憂北漠。
 抱此屈信理。寄謝嘲螻蟻。

乙未元日借印根復餞子剛介臣仲默步登小蓬萊開途游永福精舍而歸 王詠寬

寒江澹遙情。客居渺塵事。貴心親良友。既景樂新歲。隨喜知嚮方。是日喜神在東南方。選勝訪古寺。郊勝草漸青。萌
 達有生意。小開快登臨。層樓寄遐思。橫覽大九州。瀛海環球地。東鏢與西鶴。梯航萃珍異。頗牧重邊材。班
 傳慎腐使。撫馭漸失宜。狡狙或窺伺。驕子弄潢池。嘗嘗天亦醉。明明古哲后。柔遠貴內治。四維妙弛張。三
 五陋表餌。島夷安弁服。蕃船逐錫利。行見鳩水泮。款關附計吏。日本通商無長江各口。隱几登推諱。請纒
 負壯志。譽著謝縹緲。戲笑兒戲。歸來握弱管。得毋文字累。且證三摩禪。無修十州記。

將之金陵途中雜詠和漸西

菱湖水淺江水平。同安驛邊勞送迎。樓船風利不得泊。余亦翻作金陵行。同安驛同安水驛。隨流不
 攔江礙與前江口。故壘蕭蕭蘆荻秋。醫誰更聚六州錢。鑄此大錯乾中流。江兩處。台均不得法。近自

浪裏飛沙可若何。鎮風亭下劇風波。江上有蛟射不得。塔影空照橫陽河。
 白沙洲畔草青青。黃柏楊林皆洲名。次弟經。指點銅官山色好。開鷗飛上雪花汀。
 終古風雲戰鳥圻。蟻蝨斜日動靈旂。夫人亦有沈江怨。誰向瀟湘弔二妃。

過江三論久推袁。車笠相逢黍谷溫。開倚曲欄談往事。相期采藥桃花源。過蕪湖重聚來
 裕溪古是滯須水。舊塢荒涼直到今。上岸幾人能殺賊。油船若輩恥爲禽。

青山小市元暉宅。采石江干賈島墳。奇石流泉皆入畫。丹林翠篠自成文。
 半是楓林半柏林。烏江紅樹影沈沈。八千子弟今何在。愁絕虞兮一曲心。

形勝三山據上游。負隅應隘九洲洲。曾是昔年爭戰地。黃蘆苦竹十分秋。楚匪掘金陵。官軍

過卻平山又定山。嚴城浦口自彎環。漫誇白鷺洲前客。奪得匡詩一鼎還。下關爲秦淮河口。乘

小艇秦淮打槳迎。龍蟠真見石頭城。漢西門外黃昏路。竟旅何妨策蹇行。下關爲秦淮河口。乘

金陵歸途雜詠

鳥自高飛雲自閒。倦游孤客也知還。幾日相看雨不厭。翠微亭外清涼山。

于湖題集 詩一

三〇

四象橋邊日未斜。盧妃巷口野人家。南唐一種傷心事。開落楊花又李花。盧妃巷名在唐故宮北。楊花名在唐故宮南。

截業高樓蠡御碑。臺城惟見黍離離。春旂楊柳飛花日。猶是華林馬射時。華林馬射場在魏故宮北。

獅子山岡儀鳳門。闕江樓隍至今存。金川燕子飛來後。殿陛猶留碧血痕。金川燕子飛來後。殿陛猶留碧血痕。故宮左文宣廟在明。

度御紅橋又板橋。清溪衰柳自千條。西風昨夜悲搖落。瘦盡休文一搦腰。瘦盡休文一搦腰。故宮左文宣廟在明。

龍洞西華指顧間。扁舟已渡昭明關。仙人港口寒煙鎖。慈母山中細竹斑。仙人港口寒煙鎖。慈母山中細竹斑。故宮左文宣廟在明。

小泊于湖為故人。子湖。扁舟。昭明。仙人。慈母。故宮。左文宣廟在明。

蕭山塔下曉煙蒼。猶有千竿竹影涼。欲問涪翁蕭蕭象。無人知是讀書堂。蕭山塔下曉煙蒼。猶有千竿竹影涼。欲問涪翁蕭蕭象。無人知是讀書堂。

百畝湖光激碧波。敗荷殘柳奈愁何。鳩茲亦是銷金窟。零落中江舊綺羅。百畝湖光激碧波。敗荷殘柳奈愁何。鳩茲亦是銷金窟。零落中江舊綺羅。

使君一昔儉成規。大婦荆布少婦隨。不惜毀家紓國難。作忠移孝是吾師。使君一昔儉成規。大婦荆布少婦隨。不惜毀家紓國難。作忠移孝是吾師。

離尾洲南板子磯。江流險隘見應稀。莫道人心不如石。常無常有亦兵機。離尾洲南板子磯。江流險隘見應稀。莫道人心不如石。常無常有亦兵機。

輪船湖洞時莫差。長年泛宅水為家。黃昏不見仙姑廟。何處奇峯是九華。輪船湖洞時莫差。長年泛宅水為家。黃昏不見仙姑廟。何處奇峯是九華。

借印根諸君重過。湖翠軒時新橋落成。借印根諸君重過。湖翠軒時新橋落成。

丹陽亦是名流地。會落涪翁撰杖邊。遠郭江光浮古剎。到門山影蘸清泉。樓題豈作千秋想。桑下能無再宿緣。及此登臨儼圖畫。水雲於我共澄鮮。丹陽亦是名流地。會落涪翁撰杖邊。遠郭江光浮古剎。到門山影蘸清泉。樓題豈作千秋想。桑下能無再宿緣。及此登臨儼圖畫。水雲於我共澄鮮。

少日譚兵喜翰墨。老來借隱慕鴻光。未成陽羨山中計。無奈天吳海若猖。歲幣金緡成底事。新亭風景亦堪傷。與君且作洪崖約。別後何如客夢長。少日譚兵喜翰墨。老來借隱慕鴻光。未成陽羨山中計。無奈天吳海若猖。歲幣金緡成底事。新亭風景亦堪傷。與君且作洪崖約。別後何如客夢長。

觀音松松名。已化。

儂身已證菩提果。無復湖音靜夜分。猶有楊枝灌瓶露。莫隨禪絮入聲聞。儂身已證菩提果。無復湖音靜夜分。猶有楊枝灌瓶露。莫隨禪絮入聲聞。

自幕中步歸寓宅

幕府絕通謁。散步惟長廊。枇杷冬始花。雨中送微香。院落少逢人。向夕氣已蒼。覓句情隱几。移燈清照床。幕府絕通謁。散步惟長廊。枇杷冬始花。雨中送微香。院落少逢人。向夕氣已蒼。覓句情隱几。移燈清照床。

竭來親吏牘。勉強豈所長。騷騷北方管。寇深徒慨慷。此都彼久嗽。狙獍誰得防。論議多奚為。緩急未可量。竭來親吏牘。勉強豈所長。騷騷北方管。寇深徒慨慷。此都彼久嗽。狙獍誰得防。論議多奚為。緩急未可量。

出門望我居。南去方里強。數日乃一歸。兒女迎踉蹌。坐定頗之歎。老我當何鄉。出門望我居。南去方里強。數日乃一歸。兒女迎踉蹌。坐定頗之歎。老我當何鄉。

乙未二月即事將移居。草堂。南。

惆悵梅邊想戰塵。往來何地著吟身。客懷漫比官為業。物望誰云國有人。花發休論滄海事。水清聊結草堂隣。東風草草勞人目。又看江南二月春。惆悵梅邊想戰塵。往來何地著吟身。客懷漫比官為業。物望誰云國有人。花發休論滄海事。水清聊結草堂隣。東風草草勞人目。又看江南二月春。

記對南皮尚書語

尚書顧我言。子適日本歸。韓豈初未起。番謀非一時。彼族治戰具。其端重難圖。觀國能反報。備豫或不遲。尚書顧我言。子適日本歸。韓豈初未起。番謀非一時。彼族治戰具。其端重難圖。觀國能反報。備豫或不遲。

于湖題集 詩一

三一

于湖題集 詩一

三一

邊事壞至此。語次張揖。遂巡仰而對。斯意匪所知。頗聞列國法。其制有三師。號為常備者。終歲聽指揮。書警若赴敵。宵嚴若交綏。其次曰預備。軍行乃登陴。又次為後備。不足則徵之。朝令夕已發。有類脫兔馳。中朝賢久弛。文武苟以嬉。寇至紛募兵。械器窳弗治。近如牙山役。淡月遙相持。濟師數十請。主者莫肯尸。敗我非彼能。滿上真羣兒。尚書試熟念。下走徒歎歎。邊事壞至此。語次張揖。遂巡仰而對。斯意匪所知。頗聞列國法。其制有三師。號為常備者。終歲聽指揮。書警若赴敵。宵嚴若交綏。其次曰預備。軍行乃登陴。又次為後備。不足則徵之。朝令夕已發。有類脫兔馳。中朝賢久弛。文武苟以嬉。寇至紛募兵。械器窳弗治。近如牙山役。淡月遙相持。濟師數十請。主者莫肯尸。敗我非彼能。滿上真羣兒。尚書試熟念。下走徒歎歎。

題賀監正書龍宮碑後

十年夢遼龍宮記。覆釜蒼蒼秘始窺。在置蓋山之牛。不見山陰真種子。迷離棗木至今疑。十年夢遼龍宮記。覆釜蒼蒼秘始窺。在置蓋山之牛。不見山陰真種子。迷離棗木至今疑。

文沖以新搜得賀監碑。遺余為之狂喜。奉和

陰崖鶴鶴衣落荔。獨上陶生偶得之。云是四明狂道士。眼明今始慰所思。陰崖鶴鶴衣落荔。獨上陶生偶得之。云是四明狂道士。眼明今始慰所思。

當時紙盡語隨盡。落筆春林綉采如。不獨千秋詩妙迹。道士引至八十六。體清心逸更華子。當時紙盡語隨盡。落筆春林綉采如。不獨千秋詩妙迹。道士引至八十六。體清心逸更華子。

承餉瓜數枚。偶得小詩誌謝

千年清宴南皮後。餉帶甘泉見漸西。冰谷遠包紅瑪瑙。雲英新剪碧玻璃。割分劍舌筒中蜜。倒浸星盆水底犀。嬾媿此心無鎖處。幸叨解渴謝詠詠。千年清宴南皮後。餉帶甘泉見漸西。冰谷遠包紅瑪瑙。雲英新剪碧玻璃。割分劍舌筒中蜜。倒浸星盆水底犀。嬾媿此心無鎖處。幸叨解渴謝詠詠。

爛爛飽懸夜氣深。青門寄隱暗驚心。人間位業尊黃鵠。仙苑根芽脆綠沈。種到熟時過四劫。材無沛處尚千金。蒙莊川大嫌無謂。欲即逍遙義不禁。爛爛飽懸夜氣深。青門寄隱暗驚心。人間位業尊黃鵠。仙苑根芽脆綠沈。種到熟時過四劫。材無沛處尚千金。蒙莊川大嫌無謂。欲即逍遙義不禁。

方物齊輸漢力強。舊時分割撥坤輿。老光瘦削龍沙玉。哈密甘融海霜。不信魚妖蒸朽化。可堪狐尾蝮迷藏。夜搔慎謹邊庭吏。未必甘分解德梁。方物齊輸漢力強。舊時分割撥坤輿。老光瘦削龍沙玉。哈密甘融海霜。不信魚妖蒸朽化。可堪狐尾蝮迷藏。夜搔慎謹邊庭吏。未必甘分解德梁。

題成邸書隗囂詩後

偶得阮文達扇面。乃成親王書。所作隗囂盤歌云。隗囂宮中盤幾枚。秦州山農銀出者。杜老吟時殿已空。悠悠况又千年也。白水真人老兵事。得聞望蜀心猶且。飄燈小雪照題詩。磨墨阿瞞臺上瓦。因次其韻。偶得阮文達扇面。乃成親王書。所作隗囂盤歌云。隗囂宮中盤幾枚。秦州山農銀出者。杜老吟時殿已空。悠悠况又千年也。白水真人老兵事。得聞望蜀心猶且。飄燈小雪照題詩。磨墨阿瞞臺上瓦。因次其韻。

有泥不封函谷關。陶為飲具胡為者。想呼文淵入臥內。舉酒相屬豁如也。建武天子御金甌。度外置之亦聊且。千年耕出土花碧。不作昆陽屋上瓦。有泥不封函谷關。陶為飲具胡為者。想呼文淵入臥內。舉酒相屬豁如也。建武天子御金甌。度外置之亦聊且。千年耕出土花碧。不作昆陽屋上瓦。

賈王繡素滿天下。此詩持似儀徵者。鼎彝屈屋積古壘。胡不並收天水也。品題石鼓王善證。余得阮刻石。初搵本獻之。王即着也。傳刻渠木吾聊且。余所收自明以來。胡不並收天水也。品題石鼓王善證。余得阮刻石。錢觀欲石復欲畫。吾亦人閒好事者。佳詩一字直一縑。況在少農卷握也。古少農吟。非井蛙何慨抗。縮結春蛇無苟且。和詩剛遇雪晴佳。涼月一波起樓瓦。賈王繡素滿天下。此詩持似儀徵者。鼎彝屈屋積古壘。胡不並收天水也。品題石鼓王善證。余得阮刻石。初搵本獻之。王即着也。傳刻渠木吾聊且。余所收自明以來。胡不並收天水也。品題石鼓王善證。余得阮刻石。錢觀欲石復欲畫。吾亦人閒好事者。佳詩一字直一縑。況在少農卷握也。古少農吟。非井蛙何慨抗。縮結春蛇無苟且。和詩剛遇雪晴佳。涼月一波起樓瓦。

和

略如機酒金留犁。云是隗宮尙食者。當時索糲呼荷荷。塞人胡能上天也。窮嶽丹青殿已空。身不能容與物且。盤今流落誰何手。試取新餅餉老瓦。略如機酒金留犁。云是隗宮尙食者。當時索糲呼荷荷。塞人胡能上天也。窮嶽丹青殿已空。身不能容與物且。盤今流落誰何手。試取新餅餉老瓦。

朱耶瘦金鈎勒書。以贈雷塘舊主者。從來名蹟長豪華。豈得樊山長有也。書存盤失詩語妙。寶若柴窰亦

于湖題集 詩一

三一

于湖題集 詩一

三一

三一

聊且瓦缶千金。卻索和章到小生。玉盤肯拋來引瓦。

阮公者古王善講。乾嘉風韻少繼者。消南逸筆殺溪藤。紙盡千番猶未也。手把燒春琥珀鍾。排闥裁詩君曰且。珠璣遠致誠難和。我憚注金姑注瓦。

又和出城遲客不至韻

想見渭南花滿縣。寺樓無不留題者。醉留東野願雲爲。那得西窗招白也。孔翠戲蒼苔信然。鮎魚上竿吾亦且。把君新詩固且開。扶床伊嚶聊弄瓦。小阿茶越兩識通地之作

壺公師語予雲門以才人而官福地海警空沸獨消南安然如佛國故能榮觀宴坐多造語言因再調之

專城簪得娜嬾國。冰玉雲耕爲侍者。曉寒手擘衍波箋。疑出世間言語也。匿藏絳守軍謀秘。芝探黃公真樂且了不聞碧眼倭奴點毗那。黑衣大食侵阿瓦。

南皮尚書師移節金陵寄呈

手提三十六英雄。坐使丹霄日再中。勳業明時光玉鏡。身形暗裏護紗籠。臥龍抗表紆籌策。司馬登朝仗

樸忠。不負明君有杖忠。江漢滔滔向滄海。迴瀾力障百川東。扶桑日暗海揚塵。移鎮金陵控析津。樹像平原求死士。發蹤廝相是功人。大航朱雀屯千騎。絕塞盧龍值幾緡。夜起占星視狼角。勝棋樓上月如銀。

做元道山論詩絕句十九首

江左詩家祇朱十。晚遷宋格壯唐餘。新城長水何軒軒。更喜傳人有笛漁。朱竹垞妙年詞賦黃門亞。復社雲開執纜聲。一自鼎湖龍去後。興亡淒絕庚蘭成。吳梅邨

理學東南世所師。使君清節繫人思。黜淫崇雅歸先正。豈獨詩名冠一時。旋思山萊陽矯矯絕塵埃。健筆真從杜老來。北宋南施公論在。何云玉叔太矜才。宋嘉慶

經術湛深毛大可。獨將吟筆繼風騷。詞繁意盡嘔坡老。細味詩評品自高。毛西河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我愛若文工絕語。規撫何礙宋人詩。注疏翁

南田三絕播英聲。八歲蓮花詠已成。試覽瓊香酬借集。悔教畫筆掩詩名。權正叔蒲庵詩筆主生新。高誼遠應東野隣。濁酒一杯琴一曲。吹臺風致想斯人。劉公麟

冰雪聰明吳野人。性情流露見天真。布衣傳播詩名遠。不減前朝謝茂秦。吳寶賢門戶分來黨禍萌。健庵往事重心驚。當時只有韓元少。雅量曾無洛蜀名。韓益

敬業堂開著述新。鄭箋毛傳實功臣。文章鼓吹坡仙往。或許傳衣臨後塵。查初白別裁僞體頗難除。管楫唐臨勤獵漁。前有阮亭後確士。工於持論兩尙書。沈厚忠

八扇天門訣蕩開。子才自是出羣才。微嫌格調多空滑。風氣依然孰挽回。袁隨園

臨桂龍樞棟松

元武湖圓浪不起。原是六朝鏡。墮子香閣萬頃迷。故宮翠殿千年蝕。廢壘谿山宴坐閱興亡。人世普騰失網紀。蟹觸未了左角戰。滄桑開譚後湖史。吳姬化甕誠荒唐。宋主見龍亦詭誕。祥異平生拒。不道成敗悠忽略。可指引流纒建昭明宅。築隄復壘北山水。昆明誰湖軸。難隸孰將補。孫登馬禪未渠央。劉

厥肅興會幾祀。頗憶趙家丁。與王安石疏湖。湖湖皆可喜。蒲魚固可利。及民稷黍尤宜穀。我士方今大府舉百廢。水利早亦籌至此。我來恨遲三百年。書庫荒榛失舊址。他日異學定方駕。此時儲籍宜廣序。古

懷漾漾淮水長。今思茫茫蔣山紫。座中同是舊日人。暫解煩瑣就芳芷。荷花世界原清涼。爾日炎蒸類城市。惟思短檝泛明瑟。強對嘉穀惜多旨。主人蜀粵兩才賢。幕府紅蓮麗莫比。肯來郵郭賞荷菱。爲譙京朋

薦蘭芷。勝游回首迹已陳。甘澤沃胸快無似。爲君追唱後湖曲。夢落蓮舟冷香裏。

東庵小蓬萊閣

靜趣隨物寓。意適偶得之。於心具仙理。蓬萊非所奇。晚風吹精藍。幽閣飛參差。叩關欲忘言。老僧驚然疑空堂淨如水。跣跡亦聊宜。上指凌霄臺。謂可窮根維。願向老僧語。子稱非我期。萬事履之難。未及心已知

曷證外物游。無取局中書。請作平等觀。累崇信由庫。極嶽難爲山。觀海難爲池。自大視細盡。又奚以此爲境況。貴有餘。喜埃更一時。嘿嘿僧未解。懸解留我欺。徘徊出寺看。曠宇神潛移。激潭映疏柳。新月生半規。運波夜氣清。香遠來何遲。縱取浩不竭。卽景良若斯。微涼襲輕裾。復路仍攢追。煙際一回首。餘鐘殷相隨。築輿接今昔。僧當知爲誰。

西湖雜詩

鄭孝胥

微雨灑復止。春山人獨行。西湖知不遠。照眼小桃明。湖心風乍起。雲影暗雷峯。但覺波光白。不知煙翠濃。湖波太嬌軟。畫船殊難裁。最宜擊小艇。盡領煙水態。諸峯競弄影。湖水與搖曳。不用借樓臺。爲渠作莊麗。歡情酒維持。好景詩記錄。吳儂生湖山。此語差不俗。樓外樓有虛。語句好。好法。名勝多難復。風流不可攀。蒼涼莫懷古。祠廟滿吳山。

海氛傳聞惡。閩浙防有變。朝旨起尙書。昨日湖上宴。二月廿八日遊二月向杭州。何人見獨游。猶能輕世事。日日醉湖樓。春暖桃柳新。六橋多士女。只愁風雨來。路長奈何許。漸與諸峯熟。又憐湖水妍。湖山豈知我。欲去莫流連。

世事知人氣。山居昌我詩。願君助張目。莫復託微詞。

書樓弟扇

我生質不辰。降志而辱身。如今好相戒。莫作采薇人。

于湖題集 詩一

二兄久食貧。被酒語跌宕。門戶要人興。兩弟齒俱壯。

暮霞

抵疑日已落。踏踏積雲巒。百里俄極明。金銀耀天際。雨氣漫不收。斜照忽相逼。愛此帶雨林。臨流弄奇色。

吳氏草堂夜坐示張季直

一聽秋堂雨。知君病漸蘇。欲論十年事。庭樹已模糊。

晚登吳園小臺

衆喧不妨寂。獨往偶成遊。閱世人將老。登臺月已秋。蒲荷蒸暮氣。星宿沸清流。何事單衣客。悲歌起飯牛。

遊石觀音寺登周處讀書臺

秋原風日照眼明。北城熟遊思南城。遙憐古寺媚平楚。入門忽對幽崢嶸。高臺望望情然下。雙梧蕭蕭嘯檐瓦。勞生折節空爾爲。太息當年讀書者。

送公度同年參贊隨使英法

長洲王頌蔚詩

廣南古奧區。魁奇所叢育。我友黃長谷。負才尤絕俗。敏古得謨觴。討今圖幾服。十上不得志。神駒恥趨避。爰作汗漫游。西行指柳毅。在昔遼大石。曾收印都族。元祖見角端。亦著親征錄。兩朝遣兵棧。皆至海西曲。沈何船。號方開。迄未定員。幅。煩君重考實。歸來共揚推。大典圖書淵。漁獵資來學。歲久漸淪蕪。選進山

嶽伏。頗聞倫敦城。葉尚盈兩屋。願君勤搜訪。寄我采遺目。大興今存翰林院者紙八百餘冊。傳聞英人購去儲博物院。宜廟昔季年。海氛始漸張。煙禁既大弛。三口爰通商。埔頭日以闢。遍地班蘭裳。邇來設海部。相率談自強。既購克虜噸。復

置毛瑟槍。我劍鐵甲。糜千億佛郎。利器不善用。適以贖盜糧。金錢日外溢。厄漏未渠央。生民剝膏血。坐

是羸且。小夫爲執利。狗態而慙。器必尙服匿。食亦羅重漿。古人語盡解。著論已汪洋。鄙術書未讀。便

欲非三王。藉此弋。取爵如爛羊。可憐好家居。都被穢兒撞。望君作砥柱。努力事修攘。筭子權輕重。商

務此濫觴。墨子著經說。重學理以詳。禮失求諸野。師夷制夷長。陽語要今重九譯。事我皇哉唐。

山長汪伊先生以北野所產野朮黃精見餉賦此爲謝

袁昶

天都昨夜雲海涌。春濤出峽衝浮航。奔騰急漩竹箭駛。渾渾下注于湖塘。飲之含芝朮氣味。能起風痺壽

命長。時山水。叢蘆仙乘古槎至。談經發函三鱉堂。江江講肆振喧緒。如雲出岫雨其鄉。鯨生得

從高正後。赫岫草木迴清光。手持靈藥遠見餉。封裏烏獸形模強。丹沙泉灌百圃頌。老假陰覆三極香。山

來神物。菱穎茂。千二百歲青玉芒。軒皇金鼎餘滌醉。日夜滋息靈苗快。地仙紫巖山峭。出佐不死丹邱

方。譬如有道君子見。根葉花實皆可嘗。以調家國元氣苗。毋使野葛來相妨。黃山之高三萬仞。馬廐鹿竹

仙人糧。合成青結漆葉散。液液春澤生金漿。劉涓子葛稚蒸。久服輕體凌風翔。先生內養資道勝。童顏

不藉服食詳。延年卻瘵起我。潤我髮。莫彫枯。傳之天老九製法。功用妙抑除扶。我。智。皆外。秘。素。飽。未。採。疲。叱。康。方。今。海。寓。苦。軍。旅。國。論。正。賴。醫。師。良。自。收。先。生。作。篋。重。時。捫。肘。後。祛。珠。囊。刀。圭。出。治。萬。

于湖題集 詩一

三九

于湖題集 詩一

四〇

人疾。豈止賤子饜餘棖。詩成報謝無長物。惟願柳栗相扶將。南遊黃海採上藥。合丹以療民如傷。

和前韻答

汪宗沂

自還箱廬七寒暑。隱閣蹤迹遠舟航。雌桑雄竹廣種植。護養根柢連陂塘。明知小草乏遠志。忘情歲月山

中長。縹緲萬卷盈竹屋。芙蓉千本環草堂。靜修坐覺才氣斂。甘以拙守棲窮鄉。雙峰對峙辨黃海。雲門一

線舒晨光。遊遊兩踐恣詩討。隨意上下逾樵強。連華溝徑風氣湧。懸巖太半聞荒香。願之欲擷都。可擷。丹

砂點點分蒙芒。鳥銜飛子前仙帶。老僧種菊如種秧。糖霜蒸曝融燥烈。服食足飽軒岐方。經行九口八十

里。依類鬻販容頓。勞。舉。山。盡。去。鈎。吻。區。別。嚴。刻。毋。相。妨。歸。來。循。俗。未。辟。殺。荷。奉。祀。菊。充。餼。糧。何。時。下。居

脫塵網。飢食黃獨渴飲漿。圖經繙編增閱歷。躡高直擬騰鸞翔。鄧南使君筮轄近。時擬文字助勉詳。游宦

未果。囊。筆。返。特。貽。尺。素。辜。熱。腸。詩。吟。八。景。招。我。出。中。江。講。肆。熙。春。陽。綢。繆。廣。廈。多。士。庇。從。容。燕。寢。斯。民。康。

叢。殘。編。輯。百。無。用。傳。衍。兵。法。蓄。意。良。爲。言。鈴。機。關。道。學。妙。論。直。擬。探。青。囊。生。平。濟。世。由。默。運。關。市。且。夕。盈

瓊。棖。傾。蓋。贈。言。古。所。貴。迴。勝。方。物。承。篋。將。憑。君。普。置。南。陵。驛。從。此。逆。旅。無。嗟。傷。

九月初三夕招重黎節庵舉晉卿於青溪小飲和節庵韻

嫋嫋風波又此秋。青楓綠樹映淮流。疏篷翦燭情重話。長夏與雲閣節庵作吳短髮簪花老漸羞。杯影驚

人傾海水。角聲催曉過城樓。兼度別有妻妾恨。不向中央怨阻修。

原作

天涯尙有此清秋。繡繡尊前共勝流。無念百年聊一樂。將銜微木有餘羞。明波渺渺還停棹。殘葉蕭蕭漸

下樓。獨向芳洲緝蕙。歲華淹忽恨靈修。

溪橋宴集次公度韻

已彫菡萏歎紅秋。爲喚餘艘漾碧流。香界衣雲吹不散。天邊月吐還羞。梁歌子夜鉦蟬曲。鄂客才華白

雪樓。酒。被。清。愁。摠。無。賴。長。干。秋。淚。漫。重。修。

和節庵

更無雕鶚擊高秋。金石波中詎肯流。且把芳樽澆磔磔。從繁碧椀列珍羞。歲星依隱三千牘。玉宇高寒十

二樓。天。闕。遙。看。接。銀。漢。江。湖。難。忘。是。靈。修。

又上節庵先生

京洛繙席隔幾秋。丹邱柯老冠儒流。史才兼採蜂資蜜。經術潭思鳥養羞。寶鏡東南多竹箭。雲浮西北有

高樓。著。書。判。解。金。龜。去。一。證。黃。梅。面。壁。修。

陳運舫比部張丈廉侯沈親家師徐陳大令范室同登楮山塔院作

勝游難得五人同。山靜雲閑曲逕通。各抱逸情娛遠日。恍遊空閣對鴻蒙。琴排楚岫浮天碧。塔映江楓背

日紅。靈。府。豈。隨。陳。迹。好。留。題。字。梵。王。宮。

沈惟賢

于湖題集 詩一

四一

遠期訪道上空同。天闕林檎盡處通。洗滌山容仗滄叟。儼除綺語豁吳蒙。東傾漲海浮杯白。西射餘霞卷幔紅。遠性不為簪組束。何妨一宿祇陀宮。

青浦陳承澗池亦

登臨初地賞心同。峯起摩圍天眼通。寺裏鈔經覽驍士。江干散髮逐龜蒙。石林磴道攢濃黛。崖菊離門出小紅。領略煙雲含變態。全收清景法王宮。

再次前韻

沈惟賢

佳觀清景入予同。興象鸞魚觸處通。斗絕丹崖瞻氣王。洞然石鏡謝塵蒙。屢攜家僮遊重碧。何必行廚挾小紅。竹月踴來金瓊碎。只疑身在廣寒宮。

師徐將之杭州示我注唐書西域傳藝即題其後送別

袁昶

重譯旁行孰與論。雪山霜好尋源。導來綠淨銀牛口。箋出金仙靈鷲門。才退輸君三十里。道西度我五千言。今歸石室烟霞去。一線天光手自捫。

又

建牙唐日吐蕃庭。料敵文饒善審形。丈室猶留元策笏。花天自散毗耶經。效忠悉怛今安在。此說入定班禪已不靈。太息邊城思猛士。為吾皇守八關局。

贈汪生德淵

袁昶

直籀出籀材。流波激宕迴。每期離俗士。同上讀書臺。授簡詞能對。羞為壯始哈。刮磨求致用。世難正雲雷。

敬和

敬和 汪德淵元中

廣廈亟成材。中江砥柱迴。新開四阿閣。累作九層臺。欲洗儒家恥。何嫌俗士哈。講堂方日闢。結社似宗雷。

曲

舞雩風 雲開滿子剛先生傳本

楔子 自古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今日天氣晴和。機緣淡泊。水福庵頭。傾修春禊。流杯亭上。畢集高賢。座無絲竹。何以娛賓。不免仿楊升庵彈詞。胡亂講一個新曲兒。以發諸公一笑。倘共浮一大白。亦是三生有幸也。

生儒衣僧帽道人襖上。

歲月堂堂去奈何。黃雞白日儘消磨。青蕩笠。綠烟簑。不見神仙點化麼。

大兒學問止論語中語。但讀開第六章。便是那神人點化的勾當了。

手拍檀板。淺斟高唱介。

你看那杏壇上。坐了一位曾鬍子。彈一曲百年歌。意下如何。放了雲和笑呵呵。起來站著。頭影婆娑。唱這人間的榮華富貴。猶如一場春夢。軟紅塵裏幾抖擻。黃梁枕上儘消磨。不如俺老頭兒。喫幾個羊棗。賽似綠橙糕。壓芽柴。瓦叵羅。唱道情發個科。

三位大夫老官請了。有何見教。生唱介。

一個是雄糾糾。猛將軍。登壇高坐。無糧沒草硬要定干戈。一個是簇新新。縣太爺。勸耕道左。依分著衆百

姓硬麪餅。一個是文縐縐贊禮郎。烏紗帽。步上金鋪。戴黃腰帶粉朝靴。原不是假仁假義。卻費盡心機。無數滿張羅。俺老曹呵。都不消恁地遇事好生波。常言道。天勢倏今安在。紫雲一片土饅頭。華屋邱山容易改。秋霜明鏡換青蛾。那三萬六千場。好比似電光石火。彈指頃刻。那過切莫教花花世界。塵塵瑣瑣。著些子損天和。

內傳論介。各人心坎裏話。亦有何妨。那房坐下。生佛強說。步徐行。唱介。列位老官聽者。

俺不用螭頭官舸。俺不用珠花兩朵。俺不用三眼翎槍。俺不用綳似五侯多。捧碎白玉盤。踢開金叵羅。只消揀個陽春佳日。風物晴和。嬉水曲度山阿。百錢閑掛杖頭呵。毛底鞦兒。腳踏青莎。繭袖衫子。色似殘荷。拉他十一個朋和友。隨喜吟哦。跟著那十三個兒童們。唱踏踏歌。流年一春樹。紅顏一擲梭。那上流頭。水壓深盆。仗著西流水。是那舞雲壇麼。不。樹下風涼抱懶過。看看紅日漸西。大家吹面受風和。唱一闌。歸去來詞。弗和哥。何消說上。變坡響青珂。碰那瘟官的釘子。著了魔。撒下底底。一塵。一陣陣弄風波。俺這裏逍遙自在。隨意婆娑。一任他春來春去。花開花妥。俺摸著老頭皮。沒些子消磨。這便是人生的安樂窩。

雲間滿思齊先生評

近於丹霞阿佛罵祖。擗捲經典。揚而無節。不可為訓。速速然此甚。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蘭菊山樵評

魯論此一節。何氏集解引周生烈注云。善點獨知時。此一語最為得解。言簡而義甚深。蓋以時方九流混濁。雅道陵遲。正宜退處田里。自尋樂趣。不當浪出。鋪精駁。現前風景。滿腔子生意。胸次浩然。默契乎聖素王之旨。感觸在此。彈詞竊取古注之義。善諧謔而不虐。殆非漫然弄筆也。質之老滿。以為然否。

若溪漁隱評

王內史蘭亭集詩云。詠彼舞雩。異世同流。適攜齊契。散懷一邱。彼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詭病耳。作者蟬衍宗風。殆寓興於此。

于湖題襟集

施均父詩一卷

別戴園發西

去年戴園除莽蕪。分花種竹親攬鉏。今年戴園春事好。新竹抽筍花承附。春風貽蕩弄晴色。時有蜂蝶來嬉娛。幽亭曲榭坐吟賞。吾樂亦與蜂蝶俱。明年戴園屬誰氏。糞溉首及根株無。花竹無心媚晨夕。於人於鳥久習應知余。三千里外明月夜。清夢或到園中廬。

哭六兄元通

草木皆緣地。人生未有根。命衰才亦退。形去想猶存。太息通魂夢。依然戀子孫。家門零落盡。已矣我何言。

別仲脩

別席回尊勸譚子。風塵捧檄亦堪哀。平生看盡魚龍戲。垂老登場試一回。

別爽秋

絕好溪山等未歸。東勞西燕又分飛。長安自古盛如海。衆裏回身惜素衣。

過華陰縣於嶽廟

太華雄秀成陽東芙蓉十丈開秋風。嗚雲吹雨出靈異。父老往往嗟神功。西方作鎮有專職。祭秩自昔從三公。陰森祠宇傍巖壑。參天檜柏青濛濛。是時正值雲釀雨。蒼莽不見東南峯。道人僂僂肅遠客。自開前殿撞清鐘。升階伏地事祈禱。我意亦復嚴且恭。衛公慷慨古才傑。欲借雷雨隨飛龍。傲然于請神勿怒。僕射恍惚呼青空。我今四十行老矣。素髮纒髮如霜蓬。知衣匹馬赴邊塞。意氣猶可千夫雄。尋常富貴不挂眼。磊落兵甲曾藏胸。王侯將相苟可致。迴戈驅日當再中。不然得失輕難盡。買瓜種菜甘長終。手持杯琖試一擲。精誠耿耿神靈通。長風忽掃煙翠封。倚天矯矯青夫容。神靈見貺良已豐。我詩亦效昌黎翁。

一繁亭

潛虬樂幽窟。適與雷雨期。孔明出師表。不忘隆中時。耕耨食其力。吾道誠如斯。飢渴視未忍。出以身救之。我公昔未遇。假峯湘之淵。東臬日辛苦。志飽妻孥飢。紛紜羣盜亂。感激先皇知。赫然起閭巷。手正神器岐。征誅十餘載。乘鉞天西陲。珪組聖主恩。賦畝徵臣思。空亭擬浮槎。澄波想漣漪。洞庭八月晚。獨泛秋月歸。牛今日努力。我惜加鞭笞。婉婉此織女。夜理機中絲。馳驅失農業。剝斲勞人爲。公餘偶宴息。悵惘鄉園遠。舉杯自斟酌。高詠杜陵詩。

節園種菜

健兒好身手。捕寇如捕鼠。寇平歌謳歸。不耐灌園苦。湘陰老耕夫。功名抗伊呂。河隴春風生。種菜開後圃。熊羆聽指揮。一笑皆亞旅。種子分布地。名類繁能數。僱僕東西阡。楚語相爾汝。饑饉初升日。微微夜來雨。潤氣暗鬱蒸。嫩甲垢新土。勿嫌葢糞穢。精華出吳腐。十日登春槃。午餐佐梁黍。念此精力勞。薄物惜多取。嗟哉種菜勤。未相雜斯斧。愿樸餘農心。誰復矜強武。瞋目而語難。時清招網罟。還家脫兜鍪。莫可從田父。

陪湘陰相公游池上

清氣集池上。隨坐心滿然。衣裾映寒碧。如對空山泉。澄澄乃水性。河濁非其天。泥沙巧滲漉。人事良有權。汨汨出城下。溶溶過林間。委蛇赴三池。滄溜無回旋。離垢識淨理。涵虛生靜緣。輕風薄文漪。空明含至妍。幽芳懷夕澗。初花表長鮮。池底見雲鳥。形影相與閒。尺波論萬里。清浩疑目前。激揚猶有人。視此清且連。

薩依里克題壁

馬頭喜見月灣環。好與征人共入關。野闊天長微著樹。河斜烟曉遠浮山。功名已誤蟬雙鬢。文字空留豹一斑。試憶蒼谿最深處。沙鷗水鴨不勝閒。

古浪峽

東下八千里。長行沙石間。驚心到黃葉。照眼忽青山。寒外山多枯。巖至此始青。岸東飛流湧。崖傾細路攀。人家在林際。雞犬自安閒。

重過六盤山

自我游崑崙。眼界始一放。歸登六盤山。氣勢猶雄壯。大力足包裹。矗立絕依傍。道行旋螺中。身出飛鳥上。積風擊浩浩。萬壑皆東向。河隴秋氣高。蕭森不可狀。千里連終南。蒼然遠相望。輕雲籠曉日。光景久摩盪。

金烏忽顛躓。崖谷皆清亮。立馬重徘徊。天宇極寥曠。嗟哉好水戰。往事增悽愴。區區爲懷敏。甯足當大將。軍中有一韓。此語抑何妄。元吳狂小子。曾未遭大創。翻因節制違。遂致師徒喪。瓦亭隔烽烟。白骨無人葬。戎人好變亂。天性亦俗尚。羯來回紇反。慘痛民未忘。乞降暫思息。觀賊心自誑。兵力安可虛。吏治更宜仗。憑高念今古。欲語知誰諒。川原莽回互。執筆空惆悵。

除夕行次蒲州作

曉渡黃河雪滿船。晚依蒲坂度殘年。遊山作記徐霞客。把酒澆詩賈浪仙。小隊弓刀迎塞上。故園兒女憶燈前。興來爲寫宜春帖。吉語應先捷奏傳。

詠史

當國誠難退更難。中書咄咄伴堂餐。清名頗亦推楊綰。大事何堪作呂端。橫海功虛綠算少。和戎策好恐盟寒。年來少府金錢盡。贏得中宵仰屋歎。卷甲東西百戰來。虛聲猶動馬騮雷。出師有表孤忠見。墮海無功暮氣催。德遠一生多嘆語。子儀諸子況凡才。敵人要問橫磨劍。晚作黔驢亦可哀。

今代麒麟第一功。廿年持節見威風。忍觀世事如棋局。肯爲人才備箭籠。和議每寬長脚相。令名期保黑頭公。但書紙尾隨千木。卻與賢侯畫諾同。理財未免師安石。命將如何薦化貞。終爲給軍心慘澹。屢爭放敵氣嶢嶢。才名正恐高爲累。經濟還堪老更成。安得中書參政事。握她騎虎佐彭城。上書言事意徘徊。今日城門跌蕩開。反汗難求哀痛詔。澆愁頻舉聖賢杯。豈無空谷容逃遜。從此狂瀾失挽回。仰屋老臣誰告訴。明朝知有諫章來。

感事三首視愛伯錄一

尻高首下吏無能。戎幕年年白髮增。吾輩拙於藏蕩豹。故人清似看雲僧。同愛伯 恥謀生產猶朝氣。解賦問情亦薄徵。不分善人鄉里老。據鞍顧盼意飛騰。

題重黎一鉢集

雙槐交戶夕陽綠。臥讀漸西村叟詩。功名穴蠟夢復夢。文字箔蠶絲引絲。一瓶一鉢覺來好。某水某山歸去遲。清風灑然庭宇淨。起看山花滿樹枝。

答重黎

有形何處可逃役。貴賤營營同百年。萬事浮雲聊閱世。一心止水即通禪。彭觴易盡我長在。茶齋無窮天自全。空室偶作蒙蛇坐。鳥語花開誰使然。

乙酉九日子培愛伯重黎邀同游崇效寺送王逸吾祭酒督學江蘇余以事未赴作詩道意

曹郎有嘉招。蕭寺作重九。開居愛其名。矧此初晴後。霜鬢拭天鏡。纖臂清不受。西山瘦露骨。蒼碧架窗牖。茗香延客話。菊澹與僧守。長吟登高詩。滿引送行酒。野饌供色豨。古義貯今剖。怡悽歷物變。諧笑遂情厚。

文星照吳分。東去觀虎阜。太湖三萬頃。濤浪落公手。甄庸期捷化。拔雋矜創有。訪逸先剗心。留歡頻被肘。林喧風起良。賓散日加酉。走也官事牽。良會成孤負。低頭治文書。閉置如新婦。幽尋阻飢目。快論扼隄口。還遭孟嘉笑。徒爾參軍久。憑臨嘲落帽。猶老一翹首。

乘舟再赴利津

騎馬昨觀河。踏冰不踏浪。換船二月中。頓駭波瀾壯。水紆布帆卸。飯熟沙洲傍。夜纜足春雨。曉榜驗新漲。滄溟赤日耀。天地開清亮。森騰大溜掀。空闊中流放。河自決銅瓦。未免逆行滄。并兼汶與濟。挾走力難抗。如舍廣衛游。聯隊入狹巷。初猶舉窪樽。注酒多無妨。繼乃設仰孟。稍滿溢其量。迴流萬夫怒。處處潰隄障。沿河一千里。村落鬱相望。比來半淹沒。災禍真無妄。流尸若萍泛。魚腹不勝葬。堯憂警未釋。縣壘禍益釀。或曰水宜束。或曰地當讓。或曰挽之南。故道容游漾。或曰道九河。禹跡近可訪。虛衷聽羣言。異命求一嘗。乘楂遣天使。自下方上上。因復章邱決。迴舟覽情狀。悲哉溝中瘠。流涕忍相向。便宜倘發棠。安置或遷絳。羣言誠可采。尤在尾閘暢。圖海功合施。掘地事非創。忠臣王尊勇。揖客汲黯慙。帝咨與民溺。對食心悽愴。日斜風更順。遂脚正搖颺。欹枕聽榜師。舵樓發高唱。

張秋周文忠故宅

昔習遷固書。顏惟傳酷吏。邛都一蒼鷹。搏擊以為治。猛政出公廉。單于猶見忌。國僑尚火烈。豈曰非遺惠。京兆稱趙張。王霸終不濟。寬猛皆愛民。旋設視其地。佛相變夜叉。實用慈悲意。桓桓周文忠。宦績殊峻厲。起家令牧中。顛覆仍高位。奮擊朱子元。嫉惡如風利。江淮多盜集。探九為常事。吏儒互諱匿。日久不可制。居民唯目憚。行旅尤心悸。有時遭魚肉。隱忍誰敢議。公執惡少年。一一按名字。斃之棗木杖。流血波濤沸。輕者入牢獄。瑣瑣終歲繫。略如嚴延年。巨穴長幽閉。家家安枕臥。父老言垂涕。鄰封幾豪暴。搖手走相避。囊無百金資。刻苦老自勵。嚴能拒關節。勇不畏權勢。彈劾滿朝端。孤忠感先帝。上殿陳懇言。往往天顏霽。衰晚仗威名。屢作三軍帥。討賊雖無功。厲鬼還自誓。身歿廿餘年。故宅已荒廢。諸孫爛讀書。遺烈漸零替。張湯七葉貂。熟謂多殺致。世無威鳳皇。剛蟲抑其次。騎馬過門閭。思賢發深喟。

登濟甯太白酒樓

山不必敬亭。橫水不必宛谿。繞南北崢嶸。兩酒樓。任城也似宣城好。龍鍾賀蘭翁。旗亭充酒保。李白來飲之。醉作如山倒。千載因傳賀李名。樓頭風月乾坤少。四明狂客令任城。向壁何人語虛造。長安市上醉眠時。兩賢一笑初相知。宜春苑裏薦供奉。詞斥力士如小兒。季真太白皆仙侶。要借風流耀邦土。猶勝南池杜少陵。佳句唯酬許主簿。兩賢鴻冥千百年。泥上指爪何拘留。即將太白誤作賀。亦如呼馬旋呼牛。人閒何處無酒樓。酒樓各有賢豪遊。生前賓客春雲稠。死後才名逝水流。王侯將相貉一邱。長繩難繫姓氏留。仙人逸氣橫六合。勝地酣情付一瀉。後人好事仙人笑。茲樓與廢雲悠悠。我來獨坐樓上頭。了了齊魯蒼煙收。新詩還堪填開府。並世卻遇韓荆州。青大白日騎鯨至。萬一憑軒共獻酬。

觀孔道輔擊地笏

她有神託真武。她無神逢道輔。州將鞠躬諸吏俯。起而擊之推官怒。嗚呼此笏利於斧。一地之妖安足數。滿堂駭汗流如雨。君不見羅崇動穴社鼠曹。利用負嵎虎。彈劾二奸猶二豎。她有何靈敢予拒。七百餘年血濡縷。木質堅完永不腐。傳之子孫藏之府。犬孽狐祥孰輕侮。

致疑一首

若谿先生方任運。桐鄉孤士來致疑。莊生誠識物於物。廟通要識時乎時。潛虬張鱗海水立。病鶴刷羽天風隨。眼花頭白乏歸計。事機一去君胡為。

韓退之感春詩有我恨不如江頭人一篇今仿為之

我恨不如鄉曲老。布衣粗食穰飽婦。姑養蠶男種田家。事經營恃翁媪。官租已納私債債。伸脚夜眠到天曉。春秋作社齒最尊。鄰里生兒手親抱。機心不設長渾沌。禮數相寬任顛倒。場來俯仰喪吾真。天全祗有為農好。我恨不如買人子。快馬輕車朝入市。十萬黃標百紫標。居貨如山須價美。胡商交易語嗚呼。禮拜為期貨為抵。聲勢關連市舶司。豪華傳播新聞紙。吹彈絕技蓄妖姬。文墨虛名豪才士。白頭歎息府中趨。多錢何用求從仕。我恨不如大和尚。名山一席誰能抗。眼明勘破摩登伽。手辣掀翻秘密藏。啞羊墮龍何紛紛。地獄隨時談變相。夜半傳衣忽有人。本來無物心何障。喬木參天不礙雲。澄潭澈底甯生浪。世途偏仄客懷悲。默坐觀空思一放。

河神多著靈異果恭勸公其一也載在祀典信不可誣利津冬月築隄恭勸陟降作此詩以禱之

神龍倏變化。何必不蛇形。神人遽隱見。何必不龍名。生為人中龍。力捍黃河平。歿為龍中人。風濤驅百靈。恭勸新張後。灑澹功有成。拋磚出新法。足闢千雷霆。百年績未遠。弭節時巡行。左揖金華朱。右挈湘潭陳。正氣扶本朝。現身如使星。父老相識熟。能說公性情。千春萬鍾開。簫管常送迎。冰天與此役。事苦任匪輕。公來相哀憐。豈曰通精誠。願助築隄障。堅若十仞城。渤海萬赤子。永免魚頭生。晴日手足暖。來往騰歡聲。華也未足顧。公念飢疲民。

奉檄修培利津隄工作

洗脚黃河發源處。坐觀萬派東流去。東流北折涌泥沙。勢吞齊魯波濤怒。誰施大手決尾閭。鐵門開闢容奔注。吁嗟下策事隄防。春鋤如雲勞指付。騎馬出門風獵獵。高樹空枝鳴敗葉。修隄卻似龍蜿蜒。倔強泥沙脫鱗鬣。千夫百夫兒郎偉。東西春土聲相接。小臣敢上治河書。但效司城扶徒卒。修隄一潰巨溜趨。鹽河水深尺有餘。小船來往但輕載。大船動作陷淖車。百丈邪許十夫力。逆風萬竅還號呼。三里五里日已曠。嚴程安得徵官符。西村東村窮獨叟。短布單衣露兩肘。日出負土日入休。無藥能令不龜手。西風蕭蕭狐腋薄。往來杖筇沿隄走。歸思下戶缺精糠。圍墻忍縱亡何酒。

說食與夢飽。厥後同一無。何以口腹事。可縛人閒株。吾神貴自然。潛乃達之徒。願拂衣上座。回念心地初。

上與道契。

意質非神仙。勇退亦可敬。誰謂養生言。世網不全命。歷塊易一蹶。萬里我不覺。深深隱淪者。天下以為柄。千齡一日積。此日誠艱哉。觸急可以緩。花落還當開。獨出萬物表。心光自然回。榮然若有識。一點靈犀胎。燒香香已寂。意銷吾如何。名迹械衆生。要與淵沈河。美人寧不得。隔此一片波。江海日以遠。霜露日以多。

行舟寄慶筌

昨別百千語。初醺三兩杯。中流羣所攝。大化縱能回。擾擾世閒事。輕輕塘外甯。夜涼知有雨。書館失追陪。

龍王廟問朱君一新疾二首

古槐一兩樹。鍵戶臥經時。秋蟬多垂翅。寒蟲不吐絲。藥乾僧代揀。衣少僕能知。勿以幽憂極。遭逢有國醫。

陳提利文居山下日過診視。

陽窮斯悔吝。身遠更冥沈。山氣銛人骨。簾衣限樹陰。芳蘭託空谷。落日散疏林。相悅寂寥境。聞鐘何處音。

同儒老北郭游園歸

昔年荒草尚畦畦。人漸安閒衆力興。已見屋廬還舊日。欲尋花藥共良朋。園丁未服生疏鶴。春色猶妍老大藤。看畫蒼茶無一事。窗簾風細又飄鈴。

味趣開荷園。丁句稍淡。

許先生景澄王詠寬繆荃孫樊增祥同登多景樓

昔年一到此。破檻已為薪。漠漠雲中樹。厭厭泉下人。幽懷塵作字。凍面酒成春。不用談興廢。閒游孰可頻。

沈渾不辨其爲。千鍾萬鍊也。

燕

春雨已如此。營巢猶自前。人天通窈窕。物我共安便。性慧能知候。機妄漸入禪。涼秋歸日準。送汝忽年年。

此非杜少陵舟中燕子也。妙悟從天然。雖未解人矣。

雲帆方丈出示宗室竹坡侍郎所遺帶時郎新逝感悼書此

蘇公留帶偶然耳。後者文襄一請公。今竹坡事過百年人始貴。我無一物意還多。較量興趣難慳句。想衆神儀各有科。心斷蘭蕙霜一雲。閒堂獨在夜如何。

其心感傷下。句遂不猶人。

同龍二表弟登北固山

天風吹人危。欺我雙病脚。空懷秦漢君。幸解顛頑瘡。昔賢富佳致。其子更搜掠。佛座冷苔衣。春巖春蘭薄。蔡興謝安皆雲霄。楊岳玉亦祠開。峻壁江更深。解維水初落。

氣微。

入廬山

我生久行役。入山苦不早。身帶靈寶符。雞犬自牽抱。清風散陰氣。日出安用腦。五老如故人。依稀夢中道。

于湖題襟集

梁節庵詩一卷 陳伯嚴吏部評

訪潘孺老雷蓮館有贈

雪殘萬念入支頤。鷗羽沈鱗共一時。瘦固勝肥誰則覺。生何如死世還疑。棋當危局須心力。花到良辰已鬢絲。每恨古人吾不見。增除獨見閉門時。

起結皆超爽。起結皆超爽。

游龍文故園追悼遂與表弟鳳鏞別

鹿已添離竹有孫。再經華屋愴生存。清光猶見當年月。芳意曾題半畝園。遺器東廂吾忍覘。明珠南越世方喧。射雕身手湮沈早。不縛天驕大此門。

解情。

香弄兵塵一局棋。淒涼舊館兩孤兒。剖肝自見原非福。唾面能乾恐太卑。風雨獨存蘭杜性。江湖多負鳳鸞期。短衣犯雪明朝別。不到津橋聽子規。

秋懷

編情了無泊。拋去又相尋。聞雁知兵氣。看花長道心。百年紅燭短。一水夕陽深。獨有雙龍劍。時時壁上吟。

問句有不可名言之妙。此亦論以宗旨也。世士必觀之。

洗肝亭雜詩四首

于湖題襟集 梁節庵詩一卷

清風句非
常心所出

山行得二絕句

微軀天意早安排，豈有彭蠡攪我懷。劇得伏苓無所用，山僧留與倘清齋。超韻似
砌瓦依山結小亭，流泉終古響泠泠。強標弟六嫌無謂，優劣隨人各自聽。

竹林寺

日出接清氣，竹風微送子。青鸞辭世早，王半山竹林寺詩白鶴與人疏。客病能危坐，僧閒補壞書。已知斷
常見，不限孝然應。起句神

獨遊甘露寺

鐵塔燒殘已不成，寒鴉古徑少人行。憑高望海天方大，傷遠思鄉歲又更。壁上久無靈運畫，山前誰見贊
皇名。講花飄雨僧同盡，坐聽風回浪打聲。神致無極

寄題簡竹居讀書堂

腹中萬卷可支餓，世上點塵不到門。至念陳康賡天下士，一嗟無命一分源。與黃有老
迎陽故作軒窗敞，耐冷還依水石嚴。今日承平無個事，乾龍不必問飛潛。

高密通儒傳熱，濂溪老人風月溫。諸子紛囂無用處，始知南海此堂尊。
多種竹松扶士氣，開論禾稼識農功。旁人莫笑先生隱，儒者勳名本不同。

得伯嚴書

別來滄海還多夢，老去茆庵尚未成。絕漢武夷精舍好，談經何日罄微誠。與伯嚴
千年浩不屬，君乃沈痛之。神思可到處，繾綣通其詞。窮山何所樂，予心忽然疑。試君置我處，魂夢當自知。
把書圖且開，情語生微瀾。出見東流水，湯湯將待誰。沈又古之所

寄懷香聰

仲車別我一秋餘，破帽欣然返故居。畫紙老妻教對局，扶牀小女學翻書。自烹寒菜難逢客，偶過前村不
特驢。葦管瓦池貧亦好，世閒何者可能如。詩以明

題羅鹽法廷韶快園圖

舅氏後先登玉堂，謂軒五舅也兄取二士置與張。君與幼儒學士同中庚簞齋習儒未習戰，一旦消搖
居洞房。君家忠宣我所敬，傲傲大節垂吾鄉。小東皋宅委荒梗，遺書經亂復散亡。賢孫香緝官舍暇，遺烈
往往吹園芳。園中何有有圖史，亦有翠柏三兩行。麻回橋接最妍穩，爲初雁晚都開長。爭墩君笑荆公拗，
題開我步浩翁狂。紛紛畫史所不到，酒酣弄筆驚何郎。高樓花氣團尺地，落霞江影明千艘。平生浩蕩
自鷗意，不覺魂夢飄湖湘。外家松廬早太息，況有玉樹埋雙雙。士信知已無不報，成材要到樅枏強。秦青
已去曲不去，歸語鄭子談經窗。鄭有十六舅所取士，今同作十桂堂客。

贈別顧印伯

贈別顧印伯

相逢未穩復西東，草草杯盤酒面紅。雨雪梅花正月尾，離愁茶夢一星終。良才肯信長無謂，妙論依然屢
不窮。此去金臺爲燕節，芳菲零亂句難工。

甲午正月二十五日江行

春波綠始柔，素雪吹參差。相攜有同心，泛舟因所奇。隨風夜潛移，膠屋朝漸垂。壯觀江路闊，心領目已移。
萬物役於形，既往方自知。消搖一百里，勞者今在斯。歡持一船酒，何必歎臨歧。叔手約

黃州二首

積雪晴更皓，春曉過黃州。野梅香不滿，隔麥青已抽。蘇公神仙人，題詩上山樓。天地著一我，浩蕩輕百憂。
當時聊且適，後世不可求。運命亦須順，欣慨余何稠。

枻生追昔遊，借客衝雨至。去秋八月伯嚴叔靜山與社見條已膩，日月如白駒。人生貴適意，獨懷雪堂上。英光久埋地，刷涕望西山。撫衷有深志。

花朝泛甘棠湖遂登煙水亭

雪後微添水，春中尚衣裳。衝船雙鷺去，列岫一亭收。細雨青苔意，他鄉翠柳愁。江湖應有屬，隨事又淹留。

攜酒菱湖亭上

二月春風陌上開，飄零尊酒又看山。閒爲未識誰家柳，臨水難回少日顏。寄傲羲皇陶令醉，許身稷契杜
陵房。古人志想無窮處，空有遺文落世閒。結

幽雋之氣逼人，緯以超澹之趣，精闢之理，是不縛於古人句律，能躍起紙上，又能入木三寸，留爪痕者。

此真狂狷詩也。他人詩盡睡倒紙上，刺而不留，縱令撫范漢京六朝，侈言得法杜派三祖，皆藉上棘門
軍耳。皮屑剝落盡，中有真實在。願舉此一卷爲法式，以洵洗古今鄉愿詩之病。甲午十月重黎識。

窮異峻潔，於屈翁山鄙滿若黎二樵三家外，別出性靈手眼。世士讀微丹經萬卷，求換凡骨，不得一句
一字之力。斯人乃於文字意言之表得之，故知得道當須慧業。陳吏部之評勘，亦有知微如謀之妙。

釣魚亭

早行白山渡。午過釣魚臺。赤鯉有時出。仙人胡未來。旋溪瀟風翠。片石長莓苔。欲問陵陽迹。乘槎自溯洄。

連溪喜雨

一雨駢駘暑。應知造化功。溪流喧急響。山色入冥濛。芳樹交新沐。良苗暢晚風。三農方待澤。髮樂此心同。

過大洪嶺

南去大洪嶺。崔巍孰與鄰。高峯方插漢。入地已無垠。客路難於蜀。雄關壯似秦。當時甘相駐。守險豈無人。

雙溪

漸入林垌勝。隨山綠到門。樓臺多近水。松柏自成村。遺獻懷雍錄。心期飲浙源。晚逢樵子返。爭渡且無喧。

魚亭鎮

晨過榔木嶺。五里即魚亭。山落齊雲翠。天連宿鶴青。鄉村成小市。帆影出前汀。一識琴中意。樵歌亦可聽。

蓮花塘

山居亦有水雲鄉。乍見紅蓮挹露香。曾是永嘉賢太守。好留遺愛在甘棠。明温州守吳璠。故宅正臨塘際。

休甯贈何潤生明府

才從皖水送微波。又向休陽繞策過。海宦風塵同自笑。彭蠡齊物近如何。君新。安淺灘多。莫漫天都誇吏隱。定聞下邑有絃歌。新安江有三。

望松蘿山

朝陽出東嶺。雲峯遠先見。香林散宿霧。嵐翠互蔥蒨。懸崖態百重。列岫影千變。遐想松蘿菴。茶香滿空院。

半亭疊前韻

十里休甯縣。句留此半亭。波光連嶂白。山影入溪青。鍊心餘片石。歸鷺浴迴汀。欲話前朝事。淅涼不忍聽。

游小南海

沿溪理芳機。遙見青芙蓉。中流漾孤峙。煙樹何蔥蘢。招提據上方。拾級躋蒙茸。快開俯登覽。羅列朝衆峯。恍若南海外。普陀安毒龍。僧言斯應山。滅度留真容。金身永億劫。瞻仰開羣蒙。諸色本無色。裝塑毋乃憎。曷不付茶毗。拾取舍利重。吸茗敦禪悅。迴舟嵐翠濃。極目歸鳥晚。兩岸聞疏鐘。

寓言

東海鯨魚小可憐。偶然鵬化展垂天。搏雲直北扶搖易。六月關南息影全。此日培風齊九萬。當時溟渤擊三千。蟪蛄居蟹觸尋常事。漫賦逍遙第一篇。

感事

鎮守金戈出尚方。樓船巨艦耀扶桑。堪爭性命洪濤裏。誰挽神山弱水狂。太息遺形同腐罪。幾時長鬣返餘皇。玉師早晚收平壤。直下韓京問密陽。

于湖題襟集

王六潭詩一卷 皆甲午秋新安道中記行之作

題方滌濟大令消水歸舟圖

龍眠山下藥苗肥。羨爾投簪早息機。海內文章推正軌。桐城家學有傳衣。出山久矣孤雲懶。一棹曾隨片月歸。肯忘樊陂諸父老。攀轅情話故依依。

渡江至黃溢

清晨發征櫂。遙指鳳皇磯。溢浦黃蘆長。江干白鳥飛。川途方緬邈。海客自忘機。卻擬高秋鷗。應慚力少微。貴池道中懷彼夫。

觸暑遠行役。懷君倍惻然。晚晴喧野雀。高樹亂鳴蟬。名軼勞塵縛。吾生貴瓦全。相思一江水。已隔萬重煙。

過大約小約嶺

浮雲送飛鳥。客子行與偕。出嶺復入嶺。陟降力不辭。下山循澗趾。上山攀崖陴。危亭小憩足。我僕云已疲。道旁有古碑。披辭玩其詞。中言嶺路隘。脩葺良不貲。樵薪後可往。藝黍屬禁垂。所以防沖壓。此意應匪欺。概想宇宙閒。江河成漏卮。厥病在開種。沙石漸壅之。誰歎繼疏淪。永禁民芻蕘。山中有嘉木。植產勝柔道。防民甚防川。願告良有司。

屯溪

漸山與率水相合此成溪。茶市千橋集。炊煙萬竈齊。橋橫虹飲瀾。樹雜鳥空啼。獨羨棲真者。西峯更在西。

太白樓寄許小佳

訪道曾聞李謫仙。城陽山色尚依然。溪回練帶波光淨。嶂合藤蘿日影懸。世事白雲空百態。洞中丹竈已千年。長沙未必無明主。說與宣平亦自憐。

再游如意寺借潤生

一昨尋蘭若。空山獨去來。即今攜勝侶。流水共徘徊。林密塔消暑。溪喧欲引雷。新安好風景。管領更無才。

聞官軍牙山失利

海外傳聞報捷書。天戈東指獲夫餘。誰憐猿臂將軍老。頓作蟲沙戰士墟。河曲焚舟空待濟。淮陰背水竟何如。惟餘七日孤城血。泣向秦庭未肯除。

新安江行絕句

平生愛讀水經注。今日來尋浙水源。卻向濠梁觀活潑。非魚知樂已忘言。

紫陽山下紫陽橋。幾輩尋幽放畫桡。開過朱家村口望。公在村中註四子。書隔溪山色綠迢迢。

梅灘磐石山成勢。回望新安第一關。兩岸人家深竹裏。重樓無處不遮山。舟人言新安江以梅灘為最險。

九里潭邊日落時。家家瓜艇養鷓鴣。驚波亂打深潭影。衝出游魚吐與誰。

西溪垂柳漾波光。東嶺疏松半夕陽。行過水天空闊處。隔林暮靄已蒼蒼。

初昏大火正西流。掩映雲屏尺幅收。北斗漸沈東月上。露蛩聲裏不知秋。

激水機輪疾似風。年來江海險還同。輸他雲雁扁舟穩。長臥湍流淺濶中。街口上下居民多以竹節洪前燒石甬老人留柳陰疏阿儂不識風波苦日暮青溪自釣魚

穩臥桐江一葉舟。起看銀漢隔牽牛。不知誰弄涼州笛。吹徹關山入破愁。夜泊村聞

扁舟已度小金山。流水真如碧玉環。無分錦袍橫玉帶。祇應留得一身閒。小金山上石

昨夜天邊玉露涼。梅花峯畔曉煙蒼。溪山風月千年在。只少浮圖鎮上方。浮圖鎮在溪山風月亭

家住楊溪似若耶。生時愛插滿頭花。不知半幅羅裙溼。日暮江頭尚浣紗。

獨首風微夜氣清。嚴城刁斗已三更。少馬缺月銜山出。照見波心一柱明。

嚴湖山光翠接天。釣臺雲樹碧於煙。先生祠宇還依舊。漫寫江干十九泉。嚴湖山下有十九泉

西臺一備已千齡。墓石猶遺許劍亭。誰表唐林諸義士。六陵風雨哭冬青。唐林諸義士墓在嚴湖

不盡桐廬小妹愁。問年十五未梳頭。定知秀氣江山助。才往杭州又睦州。

鴨頭江水綠成紋。天外奇峯雜夏雲。未必山中無上藥。是誰真事學桐君。桐君山在桐廬

生子當如孫仲謀。富陽山色不勝秋。青山臨水真奇絕。試上春江第一樓。樓在富陽縣東

亦松鋪前春草多。渡河埠口綠成波。儂今已作商人婦。郎若輕離可奈何。

自別西泠已十年。六和荒塔冷秋煙。儀徵片石依然在。塔在杭文誰續秦王記勝緣。小岷閣泉

自塘棲過平望舟中夜眺

萬綠遶桑田。菱塘生夕煙。蛩聲嘶斷岸。螢火映前川。小艇漁歌出。孤村樹影圓。客懷知夜永。慙負濟時賢。

嘉興舟中

平野綠無際。曉風吹白蘋。遠聞禾水曲。時有弄舟人。煙雨樓前柳。鴛鴦湖上春。長條攀不盡。昔夢已如塵。

松江

兩岸蒹葭入望遙。村樵盡日響蕭蕭。生憐三泖湖邊水。不阻松江下上潮。

附錄

擬十索詞

麗日影遲遲。柔桑低綠枝。縣蠻語黃鳥。感物增悵思。欲識桐樓意。從郎索繭絲。

輕風燕子飛。細雨閒庭暮。感歎復沈吟。含情倚芳樹。獨吟苦無聊。從郎索新句。

紅添檻外花。綠長亭前柳。辜負故園春。忽忽三年久。無計遣離憂。從郎索美酒。

松風發虛籟。嬌鳥鳴春林。宛轉寫幽意。冷泠傳古音。欲奏高山曲。從郎索綺琴。

山翠撲簾櫳。花影橫窗戶。畫意滿胸中。思向毫端吐。展卷復逡巡。從郎索畫譜。

消夏水窗前。盈盈露翠鉤。豔歌翻白學。研露拂松煙。更仿發花格。從郎索彩箋。

紺曳藕絲輕。衫換宮紗薄。扣扣佩香囊。盈盈握素扇。搗袖意裴回。從郎索金釧。

風閃碧繁寒。窗掩文紗綠。倚鏡卸殘裝。按譜敲棋局。未忍剔燈花。從郎索銀燭。

瑤階玉露濃。羅幃蛩聲透。鏡裏惜腰身。楊柳因秋瘦。含意諱相思。從郎索紅豆。

春風船詠天。夜月聯吟地。一別隔雲山。何由見君意。試探別來情。從郎索日記。

七夕立秋

強扶薄病敗簾櫳。秋信初傳一葉風。獨倚銀樓望河漢。澹雲和月又朦朧。

和外秋夜不寐韻

機上流黃錦。含愁織未成。疏鐘驚曉夢。畫角動邊聲。望遠迷烽火。防秋壯甲兵。遙憐關塞月。冷照亂蛩鳴。

此同年王子蒙太守錄示其繼室天台屈夫人之作也。屈夫人所作翰札詩詞甚富。秘未傳鈔。此特其一鱗片耳。國朝夫婦皆工文墨。成名而去者。陽湖孫淵如之配王探微。長洲王惕甫之配曹墨琴。棲霞郝蘭皋之配王照圓。今得太守伉儷而四。元之管仲姬不能專美於前矣。光緒乙未夏寫。

本竟。敬識數語。

于湖題襟集

黃公度詩一卷

由上海啟行至長崎

浩浩天風快送迎。隨樸萬里賦東征。使星遠耀臨三島。帝澤旁流徧俾瀛。大鳥扶搖擗水上。神龍首尾挾舟行。馮夷歌舞山靈喜。一路傳呼萬歲聲。滿城旭影曜紅旗。神武當年此肇基。竿木纒平秦世亂。衣冠創見漢官儀。中原舊族流傳遠。長崎多有勝四海同家聚會奇。此土此民成此國。有人盡日倚欄思。

陸軍士官學校開校禮成賦呈有栖川煇仁親王

為將不知兵。是謂卒子敵。不教驅之戰。豈能出以律。桓文節制師。蘇張縱橫策。制勝非有他。所貴在練習。日本二十年。本以武立國。幕府值季世。夫戎迭相逼。賢豪爭勤王。蔚成中興聲。環顧五洲洲。滄海不可隔。函關一丸泥。勢難復閉壁。勇夫且重閉。豈曰假兵革。天孫茅櫛稍。高麗鐵錡的。古豈無利器。今合借他石。近年歐羅巴。兵法蓋無匹。廣輪四海同。上下千年籍。擇長以為師。悉命譯人譯。廣度千萬間。多士宅爾宅。羣萃而州處。乃受觀摩益。使指固藉臂。獲足固藉翼。得一良將才。勝百連城壁。是日營門開。軍容茶火林。賢王代臨軒。客卿成就席。組練簡一千。距躍習三百。揚馬熟連環。飛毬鳴霹靂。亦有輕氣球。凌風騰千尺。

于湖題襟集 黃公度詩一卷

七五

于湖題襟集 黃公度詩一卷

七六

軍人與相撲。餘技及刺擊。餐餐西人服。竦立成屏息。王告汝多士。易哉宜勉力。刃當摩厲須。鋒乃脫穎出。千日可不用。兢惕在朝夕。王告汝多士。彫虎在有北。養爾民脂膏。為民出鋒鏑。爾能扞城民。界汝公侯伯。多士曰唯唯。拜手受詔教。使者觀茲禮。歎折目屢拭。念余捧載書。相見藉玉帛。同在亞細亞。自昔鄰封輯。譬若輔車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強。乃能相輔弼。同類爭奮興。外侮自潛匿。解甲歌太平。傳之千萬億。

游箱根

危塗遠盤紆。徑仄鳥迹絕。一步不敢前。雙足若被別。人呼兜籠來。縱橫寬尺八。脚手垂。郎當腰背盤曲折。輿人出裸國。皮皴龜兆裂。螭蛟繡滿身。橫胸施絳絨。兩肩乍擡舉。雙杖互扶擊。前枝後更撐。仰攀俯若跌。有如蟻旋磨。又似蛇出穴。踉蹌上竹點。蒼蒼爬沙甃。噫風竹筒吹。汗雨蒸甌泄。勞倦時一歌。鄉音鳥啞嘶。烟樹繞千迴。風花眩一瞥。峭壁俯絕壑。旁睨每橋舌。四山呼無人。一隨使水訣。畏途甯中止。弛擔屢更迭。直窮絕頂高。始覺天地闊。

羣峰插雲中。結屋峰頭住。濛濛萬雲海。憑空無寸土。開窗起看雲。茫茫若無覩。一雲忽飛來。一雲不肯去。一雲幻作龍。盤旋繞屋住。關窗急遮欄。攔攔細如縷。須臾寒破屋。真氣滿庭戶。解裝張行囊。呼童共撈取。大風捲地來。團作黑烟聚。隱隱聞雷聲。乍似嬰兒怒。遙知百萬家。已灑三尺雨。我方跋脚眠。夢騎赤龍舞。直傾天河水。遠向井豫注。側身起西望。夢墮雲深處。時山西河舉國無名川。一湖何混漾。環抱三百里。下窺五十丈。神武開關來。亘古無消長。洸泉日穴出。洪流失歸向。一碧湛空明。萬象絕依傍。昂頭只日月。兩輪互摩盪。我來駕一舟。杳茫迷所往。謂是滄溟遊。乘風破巨浪。何圖衆山頂。乃泛海蕩蕩。關東昔豪傑。割地爭霸王。湯池據此險。漆城莫敢上。邇來司農官。又作填海想。擊脈乾此湖。可得千沃壤。紛紛校得失。堯桀我俱忘。且作烟波徒。容與打雙槳。

羣山若堂防。依巖各構屋。家家爭調水。曲篔引修竹。冷冷滴簷角。汨汨出巖腹。曉鳴未與。既有遊人浴。東屋鳴寒絃。西屋門棋局。南屋垂釣竿。北屋羅簡牘。蛟豪展涼簟。鶴鷺披輕服。點白茶始嘗。堆紅果初熟。蕃舶從海來。蒲萄泛新綠。洪崖掛浮邱。籟史媚弄玉。雞犬亦飛昇。熊魚各得欲。人生貴行樂。矧此神仙福。纏腰更騎鶴。辟俗還食肉。平生煙葷心。奈此桑下宿。行攜桃源圖。歸我篋篋谷。

流求歌

白頭老臣倚牆哭。頰髻斜簪衣慘綠。自嗟流蕩作波臣。細訴興亡湖天賦。天孫傳世到舜天。海上蜿蜒一脈延。彈丸雖號蕞爾國。問鼎猶傳七百年。大明天子雲端裏。自天草詔飛黃紙。印綬遙從倭國頒。衣冠幸不朱崖棄。使星如月照九州。王號中王國小球。英蕩雙持龍虎節。繡衣直指鳳麟洲。從此包茅勤入貢。艷說扶桑廟如幾。會豪入學還請經。天王賜襲仍歸贈。爾時國勢正稱強。日本猶封異姓王。只戴上枝歸一日。更無尺詔問東皇。黑面小猴投袂起。謂是區區應余昇。數典橫徵百半宰。兼弱忽然加一矢。鯨鯢橫肆氣吞舟。早見降幡出石頭。大夫拔舍舍銜壁。昨日蠻王今楚囚。畏首畏尾身有幾。龍鳥推求寬一死。但乞頭顱萬里歸。安將口血羣臣督。歸來割地獻商於。索米仍輸歲歲租。歸化雖編歸漢里。畏威終奉嚇蠻書。

于湖題襟集 黃公度詩一卷

七七

一國從茲臣二主。兩姑未覺難為婦。稱臣稱姪日為兄。依漢依天使如父。一旦維新時事異。二百餘藩齊改制。覆巢豈有完卵心。顧器略存投鼠忌。公堂纔錫藩臣宴。錄車竟走降王傅。剛開守約比交鄰。忽爾廢藩夷九縣。吁嗟君長監車去。舉族北轅誰控訴。鬼界明知不若人。虎性而命化為鼠。御溝一帶水溶溶。流水花枝蝴蝶紅。尚有丹霄珠殿挂。空將金印紫泥封。迎恩亭下蕉陰綠。相逢野老吞聲哭。旌麾莫視漢官儀。簪纓未改秦衣服。東川西川弔杜鵑。稠父宋父泣鵲鴿。興滅會無九宗。賜姓空存般七族。幾人脫險作逋逃。幾次流離呼伯叔。北辰太遠天不聞。東海雖枯國難復。誰裝大長來調處。空言無施究何補。只有流求卸難民。年年上疏勞疆臣。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

茫茫東海波連天。天邊大月光團圓。送人夜夜照船尾。今夕倍放清光妍。一舟而外無寸地。上者青天。下者黑水。登程見月四面明。歸舟已歷三千里。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節。泰西紀歷二千年。只作尋常數圓缺。舟師捧盤登舵樓。船與天漢同西流。虬髯高歌碧眼醉。異方樂祇增人愁。此外同舟下床客。夢中暫免供人役。沈沈千蟻趨黑甜。交臂橫肱睡狼藉。魚龍悄悄夜三更。波平如鏡風無聲。一輪懸空一輪轉。徘徊獨作巡簷行。我隨船去月隨身。月不離我情倍親。汪洋東海不知幾萬里。今夕之夕惟我與爾對。彭成三人舉頭西指雲深處。下有人家億萬戶。幾家兒女怨別離。幾處樓台作歌舞。悲歡離合雖不同。四億萬眾同秋中。豈知赤縣神州外。美洲以西日本東。獨有一家敵孤蓬。此客出門今十載。月光漸照鬢毛改。觀日曾到三神山。乘風竟渡大瀛海。舉頭只見故鄉月。月不同時地各別。即今吾家隔海遙相望。彼年東升此西沒。嗟我身世猶轉蓬。縱遊所至如鑿空。禹跡不到夏時變。我遊所歷殊未窮。九州脚底大球背。天胡置我於此中。異時汗漫安所抵。搔頭我欲問蒼穹。倚欄不寐心憶憶。月影漸變朝霞紅。朦朧曉日生於東。

舟中驟雨

極天惟海水。水際忽雲橫。雲氣隨風走。風聲挾雨行。鵬垂天欲墜。龍吼海齊鳴。一雲風吹去。滄波萬里平。

到香港

水是堯時日。時衣冠又是漢官儀。登樓四望真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

夜泊

一行歸雁影空丁。相倚雙鳧睡未醒。人語沈沈篷悄悄。沙光淡淡竹冥冥。近家鄉夢心尤頓。拍枕濤聲耳厭聽。急趁天明催解纜。開門斜月帶殘星。

春夜招鄉人飲

春風漾微和。吹斷簾前雪。寒犬吠始停。眾客互排闥。出憑酒子釀。敲壁燭奴燕。花豬開黃雞。亦是供餽。團坐盡鄉鄰。無復苛禮設。以我久客歸。羣起爭辯詰。初言日本國。舊是神山窟。珊瑚交枝柯。金銀眩宮闕。雲餘白傅龜。錦留太真職。今猶嗒嚅來。眼見非恍惚。予乘仙槎去。應識長生訣。靈芝不死藥。多少祕靈籤。

或言可倫坡。索地始未獲。匪月糧糧磨。磨刀成欲殺。天神忽下降。指引示玉牒。巨嶺戴山來。再拜請手接。狂呼登陸去。噉響轟空發。人馬合一身。手秉黃金鏡。野人走且僵。驚辟鬼羅刹。即今牛貨洲。利盡西人每。金穴百丈深。求取用不竭。又言太平洋。地當西南缺。下有海王宮。蛟螭恣出沒。漫空白雨跳。往往魚吐沫。曾有千斛舟。隨波入長舌。天地黑如磐。腥風吹雨血。轉勝入輪迴。遺矢幸出穴。始知出魚腹。人人慶復活。傳聞浮海舟。盡裹十重鐵。盤床十八層。上下各區別。牛羊豕雞狗。萬物萃一筏。康莊九遠開。周慮千戶闕。船頭速船尾。巡行認車轍。其人好樓居。四窗而八達。千光壁瑤瑤。五色紅靺鞨。傑閣高入雲。明明月可撥。出入鬼仙閒。多具鎖子骨。曾見高繩枝。行繩若飛越。犁韃善眩人。變態尤詭譎。當開海客談。異說十七八。太章實親見。然否待子決。諸胡飽腥膻。四族出饕餮。何盤比塔高。硬餅藉刀截。菜香首宿肥。酒盞葡萄潑。冷淘粘山螺。濃汁爬沙甌。指動思異味。涼子固不屑。古稱美鬚眉。今亦誇白哲。紫髯盤蟻虻。碧眼閃健鶻。子年未四十。巖巖須在頰。諸毛紛繞添。東塗復西抹。得毋遂吳夫。習染求容悅。子如誇狄強。應舉巨觥。醉稱夜郎大。能步禹跡闊。試披地球圖。萬國僅蟻蠱。豈非談天術。妄論工割竊。一唱十隨和。此跌彼又駢。醉喝杯箸翻。笑震屋瓦裂。平生意氣頗。滔滔論不歇。到此窮詰屈。口籍舌反結。自作滄溟遊。積日多於髮。所見了無奇。無異在眉睫。山經伯翳知。坤圖懷仁說。足跡未徧歷。安敢違排訐。大鵬恣扶搖。暫作六月息。尚擬汗漫遊。一將耳目豁。再閱十年歸。一一詳論列。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

鬱鬱山上松。呀呀林中鳥。松有蔭孫枝。鳥非反哺雛。我生墮地時。太婆七十五。明年阿弟生。弟兄日爭乳。太婆向母懷。伸手抱兒去。從此不離開。一日百摩撫。親手裁綾羅。為兒製衣裳。糖霜和鹽雪。為兒作拒粧。髮亂為梳頭。腳膩為煖湯。東市買脂粉。饋面日生光。頭上盤雲髻。耳後明月瑤。紅裙綠羅襪。事事女兒妝。牙牙初學語。親口教詩章。一讀一背誦。清如新炙簧。三歲甫學步。送兒上學堂。知兒故長性。戒師莫嚴莊。將出牽衣送。未歸踏閭望。問訊日百回。赤足足奔忙。春秋多佳日。親戚盡團聚。雙手擎掌珠。百口百稱譽。我家七十人。諸子愛渠祖。諸婦愛渠娘。諸孫愛渠父。因裙使裙帶。將練難比素。老人性偏愛。不顧人笑侮。鄰里向我笑。老人愛不差。果然好狀貌。藍藍如蓮花。諸母背我罵。健行破車上。樹不停腳。偷半信手爬。昨日探鵲巢。一跌敗兩牙。噴血唾滿壁。盤礴畫龍蛇。兄妹呢我言。向婆乞金錢。直傾紫荷囊。滾地金鈴圓。爺娘付我耳。勸婆要加餐。金盤脣鯉魚。果為兒下咽。伯叔牽我手。心知不相干。故故摩兒頂。要圖老人歡。兒年九歲時。阿爺報登科。劍兒大父旁。一語三摩挲。此兒生樹猴。聰明較猴多。雖難比老雞。異時知如何。我病又老老。情知不堅牢。風吹兒不長。那兒兒扶搖。待兒勝冠時。看兒能奪標。他年上我墓。相攜著宮袍。前行張羅繖。後行鳴鼓鑼。豬雞與花果。一分肩挑。爆竹響蒼苔。前紙錢燒。手捧紫泥封。云是夫人語。祖孫共拜拜。焚香向神告。兒今幸勝貴。頗知母所料。世言鬼無知。我定開口笑。大父回顧兒。此言兒熟記。一年記一年。兒齒加長矣。兒是孩提心。那知太婆事。但就兒所見。依稀記一二。太婆每出入。籠束拄一杖。後來杖拄壁。時見垂幃帳。夜夜攜兒眠。呼娘搔背痒。展轉千捷腰。殷殷春雷響。佛前燈尚明。窗隙見月上。

大父奉籛來。惟笑時鼓掌。瑣屑及鄉鄰。譏訶到官長。每將野人語。眩作鬼魅狀。太婆情不厚。便知婆欲睡。戶樞徐徐開。移踵車輪曳。明朝阿娘來。奉匱爲盥洗。欲飯爺捧盤。欲羹娘進匕。大父出迎際。觀聽講脈理。咀嚼分膏藥。斟酌共量水。自兒有知識。日日見此事。謂此好日月。老少永無異。豈知三十年。光陰迅彈指。今日來拜墓。兒既鬚滿嘴。兒今年四十大父七十九。所喜頗應強。容顏類如舊。迴山看松柏。不要攜杖走。拜跪不須扶。尚能奠杯酒。挂珠碧霞屣。猶是母所授。緝衣炫錦雞。新自粵西購。一手牽領鬚。一手振袍袖。打鼓唱迎神。紅氍齊泥首。上頭燕爐烟。兩旁列鼎肉。青箬包黍粽。紅絲絡蓮藕。大父在前跪。諸孫跪在后。森森排竹筍。依依伏楊柳。新婦外曾孫。是婆定婚媾。阿端年始冠。昨年已取婦。隨兒擊腰扇。阿和亦十五。長穆次當孫。此皆我兒女。青秀秀才衣。兩弟名誰某。少者新簪花。捧觴前拜手。次第別後先。提抱集賤幼。一家盡借來。只恨不見母。母在婆最憐。刻不離左右。今日母魂靈。得依太婆否。樹靜風不停。草長春不留。世人盡癡心。乞年拜北斗。百年那可求。所願得中壽。謂兒報婆恩。此事難開口。求母如婆年。兒亦奉養久。兒今便有孫。不得母愛憐。愛憐尚不得。那論賢不賢。上羨大父福。下傷吾母年。吁嗟無母人。悠悠者蒼天。

夜飲

今別離

長風吹月過江來。照我華堂在手杯。莫管陰晴圓缺事。盡懣三萬六千回。胸中五嶽撐空起。眼底浮雲一掃開。玉管銅絃兼鐵板。與君扶醉上高臺。

別腸轉如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併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力。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條不見。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如留滯不。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

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電。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筆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遑悉心事。況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班班墨。頗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悴。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

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奩來。入妾懷袖中。臨行翳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毋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攪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鏡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鏡插髮。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相參差。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

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于湖題襟集

思舊集一卷

奉簡重黎道兄
竹堂不到幾旬餘。想見焚香淨掃除。禪誦有時還謝客。眼昏渾不廢鈔書。酒邊致語春多勝。物外真遊鑑共虛。問訊偃松新月狀。朝來步履更相於。

擬樂府四首有序

樂府之作。誼取比興。爲變風變雅之支流。餘裔時有今古。情無遷轉。貴取其意而易其趣。襲其格而變其辭。明代李王。描摹景物。笑齒已冷。而世之爲新樂府者。競構巧語。流爲俳諧。又變而失其宗。子窮居京師。辛壬之歲。朝廷多故。閉有所感。雜拈四章。辭或涉于憤世。指不離乎愛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後之覽者。善逆其志。當不與種桃之詠。秦婦之吟。等類同譏爾。

雞鳴歌

海雲曉曉紫皇醒。結璘流華當戶炯。可憐長夜酣歌人。整谷沈沈半酌醒。主人意氣豪且嚴。華筵四照紅氍毹。玉鸞列炬迎名姝。坐客數十飄長裾。中有一人雄髯髯。高談豪飲傾玉壺。清商雜奏笙簧管。主人富

貴賓歡娛賓極歡。主大醉。起爵三台星。爲賓作十哲。小兒八坐居文昌。大兒千乘諸侯王。羣兒相貴不可當。酒百巡。獨數。雞鳴一聲童失色。童走告主人。主人醉怒。嗔坐客。屢爲交送。循鐘停漏。歡天下白。主人駢首入請室。可憐坐客誰最親。日望金雞榮竿立。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復及。二句借問爾魚生。何方演池黑。水何汪洋。濺濺小點產鱖鮓。荷花三百里。遊戲樂未央。魚潑刺兮飛上天。揚鬐水擊能三千。蓬瀛一躍花滿川。液池清藻浮澄鮮。天子賜顏色。鮫鱉與周旋。浙西浙東一千里。環以三江五湖水。魚去十洲作游兒。忽潛忽見滄心喜。雷轟雷馳江海昏。濱池隨地翻乾坤。魚化爲鵬復爲鯢。大江左右魚吐吞。隨地以外惟魚鱗。四。鱗鱗五采磨雪牙。扈從千百鱗。鮫鱉旁人不識魚。疑是龍與蛇。隨地斗起揚塵沙。宛轉奔進魚不如。鱗鱗。忽然網張魚就繁。市人沽酒看魚磔。刀砧在前魚駭泣。語魚不須泣。江那浙那盡涸竭。咄爾枯魚何復及。六。

鳥夜啼

腦腦膊膊鳥羣飛。御史府中列柏棧。朝來匿景乘夜啼。一鳥啼向曙。羣鳥問何怒。云昨有黃雀。飛鳴公車署。黃雀萬里穿蒼蓬。銜花直達明光宮。主人視花感雀意。金鈴繫雀穿花叢。鳥言百鳥自成列。鳳凰不能私雀秩。只聞鳩車居上林。不許鷓鴣傍堂密。黃雀一心惟報恩。飲啄風露甘邱樊。忽遭彈射誰敢免。由來反舌憎人言。

君馬黃

君馬黃。青絲絡。頭生輝光若馬白。錦障連錢驕玉耳。汗血不必求胡中。錦式不煩召良工。尋常牧牝取不盡。牽來皆號驟與龍。今日貢六馬。明日獻八駿。困人太僕悉充物。緊繆蹀躞備承黃。服勝纒出躡道旁。吁嗟歎沙復歎玉。效獨不及驢與羊。老驥低頭淚如雨。孫陽滿前不汝視。薦賢各已受賞歸。且藍枯藍猶豔豔。

和重黎見懷絕句

閉門久學寒蟬嘒。一訪長安臥雪家。史謁未歸鈴下睡。繞簷凍雀啣庭花。卅年寂寞衙參吏。短髮蓬鬆柱後冠。正是輕陰天欲暮。且同松柏守山寒。玉壺冰合嶼山雪。絕妙蘭香一卷詩。臥病凝香休假裏。抱書吟過歲寒時。

題漸西樊山兩集

袁子清言琢冰玉。樊子秀語奪山綠。乾嘉以來百餘年。二妙一時應會宿。桐廬梅花三萬株。夷陵清峭天下無。盛年隨計旋通籍。各技奇偉研京都。嚴灘火嶂蔽林篠。西峽啼猿楚天曉。故應仙骨常人殊。胎息巖花狎路鳥。漸西詩版傳玉京。苦樓十集東南行。樊山集亦曰。評詩之山耶。袁如峻崖裂冰瀑。樊如白雲主湖曲。譬之水耶。袁如清澗激盤渦。樊如明湖翻碧波。譬之木耶。袁如奇松偃地覆。樊如蒼松參天秀。譬之花耶。袁如苞紫含丁香。樊如猩豔開海棠。譬之果耶。袁如肥

梨寒沁齒。樊如蒲桃爽無滓。譬之茗耶。袁如芥葉清而妍。樊如越芽翠且鮮。譬既窮喻之食。雋永兼論味與色。一則江跳兼蟾蜍。一則玉鮪金鱸。世間奇味不常有。安得日日供膳羞。南能北秀並肩出。月賦雌雄我能識。謬承蘇學競秦黃。敢比韓門論提籍。鳴珂粉署行珥蟬。花封兔鳥飛秦川。燈下琴尊暫相聚。門詩寫貴青鸞箋。媿我披靡附不朽。品臨雲龍笑開口。彩樓更問沈佺期。銀燭紅燭賭千首。

次韻重黎見寄

傲吏高情意屬雲。有人蘭澤識香薰。和戎德裕原無策。流涕哀安尚有君。文采長雖殊瑋麗。宮商無射感殷勤。旅行衝雪愁無那。恨望柯亭覓斷紋。

擬明季三案詩

擬擊
盤毒妖書謗未休。青宮白塔更相讎。披猖圍築成何事。肘腋驅戎政可憂。兄弟故應憐白象。君王不用悔泉塲。從容爲賦黃臺蔓。勝國誰爲李郭侯。

紅丸

侍臣催喚進紅鉛。椒掖俄驚玉几寒。方士競言蓬島熟。皇情自信鼎湖丹。御牀輾轉傷魚腹。廷論紛紛諱馬肝。比似春秋晉藥例。德清欲避董狐難。

移宮

給諫堂堂叩九關。劾宮禁即長門。金輪共戴非臣志。鉤弋長生是主恩。幾見野雞危少帝。不留飛燕啄皇孫。披香禍水知何限。別有茄花蔽至尊。

樵也吟三案詩甚苦再賦三首廣之

擬擊
少海風波極苦辛。狂夫狙擊駭廷臣。羅孤立廣非無意。二五危中亦有因。良娣漫施摘瓜手。威姬終憚采芝人。匆匆具獄平臺上。不對天顏廿五春。

紅丸

口詔忠臣進祕方。閣臣列侍盡倉皇。誤疑一點丹心鍊。豈意千秋玉几涼。不爲遺弓誅柳泌。徒煩請劍斬安昌。春秋九世難應復。閻樂同天詎可忘。

移宮

舊侍先皇百子池。直臣深斥武昭儀。乍開暖閣前星出。坐見長門冷月移。定策艱難高密孟。撤簾力量過韓琦。噫宮井秋風入。帝女黃鸞亦可悲。

京邸冬日簡爽秋子培

犀犀清言總識真。一時二妙有誰倫。國人競覓狂泉飲。我輩能回狴狴春。文字分無蠶室事。帶裘爭及雀臺人。冷官作達不相笑。縹緲寒風互主賓。

悉伯先生評臨袁樊兩家詩格以山水花木若果爲喻奉答一首

袁詩如食覆。我詩如嫩蕉。世有知味者。甘乃居苦下。袁詩黍稷馨。我詩桃李花。古人亦有言。秋實勝春華。袁詩爲我爲。我詩爲爾爲。袁詩爲冰柱。爲雪車。我詩爲紫霞。袁詩好處無人愛。我詩愛好皆驚嗟。早年把臂得陶君。謂子晚歲齊名遇袁子。七寶樓臺屬化城。千尋石壁橫江水。全黃並受蘇門知。能秀俱事黃梅師。吾師兼愛何分別。得失知心當自私。少年紅燭照青歌。宛轉秋風競綺羅。邇來漸欲歸平淡。奈此餘波綺麗何。此事推袁非一日。可畏臨臨大敵。更門東陽接沈來。三交不覺蛇牙失。謂子

哭李悉伯先生十首

彼蒼何意喪斯文。木壞山頽不忍聞。北斗一星寒吏部。東流諸水赴河汾。彌留室裏聞香氣。奄忽空中降鶴羣。老去侯芭慚負土。天西無路哭揚雲。茂陵秋雨臥相如。多病時時賦子虛。身似芭蕉叢衆疾。心如椰子納羣書。蔽賢兩府能無過。問字諸生儘有餘。爲問南園籬下犬。何心不作仲宣墟。朝回深閉草玄亭。四海儒流見典型。郎欲潛時師漫浪。學從困後識深宮。公所居曰叩門使者求遺稿。就木奄然執孝經。贏得傾都冠蓋集。焚香齊拜草堂靈。深衣久染禁城塵。身是蒼姬柱下臣。丞相格詩經御覽。郵侯鎖骨本仙人。老來服食雷靈照。身後巾箱付阿新。驄馬入臺餘五載。蓋棺標練不勝貧。

一入南臺著直聲。霜棱震動漢公卿。屢陳政要師貞觀。未覺衣冠遠廣明。宣室夜虛梁傅席。月堂陰記李光名。歿而猶視扶桑島。銜石千年恨未平。東步起而公已病。欲有所致。而病不屬。九月三日與祥書云。此當致而猶感者也。廣大宗門用意深。并包文苑及儒林。自舒聞見成遷史。人以音符待鄭鍼。箋啓每如江夏意。篋書能轉贊皇心。殷勤勸付麻沙木。關尹年來俸有金。自敘平生說苦甘。詩家仙聖得同龕。公自道所學。以詩爲第一。堂堂日月端明殿。戀戀江湖老學菴。百戰健兒居廡下。公嘗引虞道園語曰。余爲百戰健兒。而自居沈疴老吏。讀書種子。斷江南。虞山駁維新。城淺持較先生。總未堪。風流承旨受煎茶。玉座絲絛似道家。太白已歸鯨海月。小紅休嫁馬騰花。夢中割斷江郎錦。酒畔銷殘定子霞。朱生先一華髮門生張水部。忍聽二婢泣琵琶。

三十年來骨肉情。禮堂言語記分明。仙山他日從余隱。家事而今聽子行。坐久春風成隔世。立殘夜雪付來生。董陵下馬公知否。悽絕山邱痛哭聲。辛卯出都之前。兩旬無日不共談。談。即路之。北望燕雲。總淚垂。春風塔院把離卮。日公與流。正。公。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始得計。傷心九月初三字。即是。絕筆時。元言恰共誰。執紼那能千里送。招魂已覺五旬遲。今年正月十日始得計。傷心九月初三字。即是。絕筆時。

昨枉戶曹詩慰落第拾餘韻奉和

短翼無高翔。拙射終虛發。旁觀騰擲。孤憤積。推擠若。憫。窮。味。判。價。塵。士。債。聊。潤。車。馬。噪。

坐曹期卒業。隱几送清晝。驚披蘭臺句。語妙紛奔湊。道機元自熟。懋藉意良厚。六街愁昏。熱風不可。御思高齋冷。綠陰。庭密。先生演名理。出入莊御寇。云何挂懷抱。感事眉猶皺。生平慕齊物。得失存邂逅。詎能忘牛蟻。息此牀下。方當愧君語。陳義高難。適。相。裁。免。負。當。時。話。

寒月照幽樹。霜風吟屋山。冷洽萬丈白。演。淡。虛。室。前。我。時。把。詩。卷。往。復。盡。幾。篇。不。覺。街。拆。寂。已。復。林。鳥。喧。廚。童。饋。朝。食。舉。盤。未。能。餐。隱。几。三。嘆。息。兀。坐。如。枯。禪。禹。後。幾。鴻。水。秦。炬。豈。云。息。寥寥。諸。老。人。補。綴。用。心。力。大。運。有。遷。變。真。宰。亦。相。役。遠。者。固。不。言。言。之。或。無。益。獨。鶴。守。孤。枝。悲。聲。念。倚。特。短。羽。啄。堅。冰。忍。飢。俟。春。色。茫。茫。萬。葉。中。吾。生。胡。不。憚。

度世常融。覺與仙。嚴江七里上流船。金門亦復潛真隱。列宿郎官本應天。清言謾說振松風。君是前身玉局翁。莊列數言成寶義。百川吐納小詩中。屬國文書下典籤。核張國體見尊嚴。八荒亭障煩筆。海語聲書。陋故。刺。促。頻。年。鶴。退。飛。晁。陳。薄。錄。敢。甄。敷。感。君。爲。致。致。虞。翻。榻。何。日。昇。明。拂。袖。歸。君。以。藤。牀。一。具。見。賜。故。引。花。縣。宋。琦。題。白。

赴選不習書。應舉不治帖。兀兀抱圖史。校讎掃落葉。偶讀先生集。心喜類見獵。大海無涯津。遠與吳長接。地球九萬里。寸管遂收攝。學步苦枵腹。發書乃陳篋。輒拋玉試引。屋架牀已。未滅。鏡。鏡。迹。詎。擬。錦。文。彘。和。章。更。閱。麗。倚。馬。萬。言。捷。句。得。鬼。神。助。語。庇。兒。女。菡。大。才。信。繁。繁。利。口。豈。喋。喋。矯。若。千。歲。龍。變。化。露。麟。荒。又。若。萬。選。錢。輕。薄。陋。環。英。國。朝。起。長。白。水。慄。陸。尤。豈。安。容。少。擊。擊。環。人。職。博。謀。技。勇。錫。伯。姻。騎。射。索。倫。使。搭。矢。躡。甲。徹。天。馬。浮。雲。籥。凋。戈。所。指。處。薄。平。不。胸。臆。自。從。咸。同。後。端。卒。稍。疲。茶。龍。沙。瀚。海。外。威。德。尚。淪。洩。公。詩。述。聖。武。誦。之。芬。流。頌。一。服。清。涼。散。駭。不。煩。筆。紙。我。爲。負。重。長。途。苦。蹀。躩。累。黍。尺。新。圖。疑。案。訊。往。謀。東。郭。履。弗。完。僧。度。髮。屢。緇。海。蠶。測。未。能。隙。駒。迅。可。惜。搜。羅。苦。不。富。請。借。瑯。嬛。笈。

十日在告。錫。臥。端。居。棲。靜。如。枯。僧。漸。西。故。人。走。急。遞。毋。爾。貽。我。一。絨。膝。拂。拭。封。題。啓。黃。蠟。何。繁。奇。果。離。承。函。封。向。如。火。齊。豔。眉。理。未。改。肪。玉。凝。孺。子。蓬。頭。色。狂。喜。天。吳。紫。鳳。相。語。騰。楊。梅。樹。對。殊。未。善。梨。栗。櫻。食。爭。先。登。如。此。琛。琬。收。私。據。執。斧。聊。復。詔。賓。朋。下。者。昔。復。逮。城。而。祇。恐。雞。犬。淮。南。升。賤。子。比。來。愁。內。熱。服。寒。食。散。稍。清。澄。對。之。忍。俊。不。敢。食。流。涎。在。口。目。則。眩。昔。在。海。南。恣。大。咳。增。城。挂。綠。良。所。矜。重。爲。甘。發。致。下。利。煩。著。農。逆。荷。莫。與。假。臥。荒。江。絲。頗。久。幾。令。市。客。來。青。蠅。王。年。五。客。省。痛。尚。復。持。戒。律。負。君。盛。意。驚。僞。我。友。張。籍。最。英。沙。瓜。李。日。日。浮。寒。冰。昔。爲。南。州。志。異。物。一。篇。跳。出。字。有。稜。四。寶。張。籍。比。部。一。夕。繁。余。賦。才。劇。賤。淺。彈。焦。頗。枯。都。無。能。十。年。塵。土。壓。京。洛。歸。夢。頗。憶。江。南。葦。素。心。兩。三。隔。天。末。藥。洲。旅。食。均。尚。馬。嘶。

鄰人病溼。經句掩關。卻掃重黎。先生以荔支見餉。不敢食。賦此奉正。卻寄袁葉兩君。廣州。長洲王頌。書。

不可搖尾如山

熙朝斯鼓以時催。洛學昌明滌草萊。八子馨香俱沈澹。陳文恭公謙豫時以李禮山及孫夏峰為中州八先
生增祀許州七子祠。兩河靈秀此胚胎。中牟雲集生徒盛。陽明先生復開中牟人王益儀。邑天褒禮樂才。伯行儀公
人官禮部尚書。時世宗。當日黃流勞聖慮。得人斯免澤鴻哀。四十四年聖廟南。布澤安流四宇以
賜。山禮樂名臣。賜之當日黃流勞聖慮。得人斯免澤鴻哀。四十四年聖廟南。布澤安流四宇以

許公築舍似黃樓。時有名流紀勝遊。槐市經生同仰芘。柳隄詩客亦消愁。要將中土絃歌氣。一洗邊陲鼓
角秋。東海八條應可復。坐收露綉與魁頭。
聞道昔賢憶梁友。睢陽雲樹接符離。我今欲別難為別。人或言疑信自疑。世局豈堪如葉落。老懷原不為
秋悲。此祠此院諸君記。六十四翁來去時。

題沈梅岑大令德蜨圖即以留別

瑞安黃紹箕仲發

昔我見德蜨。置酒公定邸。公定王御史仁堪。別號時同在都中。翔築乍迴。追摹窮畫趾。憶初乾隆年。祠官親薦。九重動
色咨。天章燦繡。勝流如證。記詠日填委。或疑德種。遺說掛蕃孫。子人開一毫芒。不者見何屢。我讀齊
物篇。周蜨云誰是。人物兩遊。豈況無彼此。撈嚴說化身。至不可思議。來從無量劫。恒沙數未已。世人習
拘墟。乃謂月在指。所植本非因。觀面滋疑似。沈侯有德骨。跌宕盛文史。示我真形圖。格相應。植鬢首
常昂。矯翼足仍趾。十年塵際目。故人宿草。開裘感墜。翻翻猶在視。左翅空。刺鑿復誰始。孔周
若璣。大劣逾黍米。有缺斯常完。固知造物理。隆冬百蟲。創見誰敢。異事驚百歲。坡公觀海市。寂寥世
外交。寒煖信可恃。我見迨。羣飛。明媚。賤同貴。獨異。招疑分。應爾。君言九見之。南北隨轉。徒。今我別
君去。後會知何。嗟。嗟。物通。人固為形。象。神交貴。淡泊。合離何。悲。喜。我來君不。期。邂逅萍。觸水。敲棋落
鏡花。有約或失。通。與余對。局。精誠。越形迹。河山在尺咫。一笑還君。歸園看梅。梅枝上。

題李文石太守明湖秋泛圖

借陰透進截濟道。背走離華才一束。涌泉望海無由趨。萬斛珠璣落鼎腹。大明寺杏楸桐高。歷下亭存荷
蓼。我侍帽傳三春風。坐臥湖濱飲山。晴嵐。塵空。起南障。時。擺波。心。拾。蒼。玉。遠。懷。濟。南。名。士。多。于。鱗。胎
上。不可。復。柳。客。一。逐。寒。燕。歸。惟。悴。煙。條。為。君。綠。紅。螺。公。子。昔。妙。年。天。藻。秀。出。乾。嘉。前。豐。依。芙蓉。泛。綠。水。繁
會。等。瑟。張。瓊。筵。青。簾。白。舫。到。秋。晚。往。往。醉。筆。回。春。妍。海棠。許。遊。舊。掃。石。牛。鐸。安。得。黃。鐘。聯。不。惜。我。歸。還。不
惜。君。來。莫。但。惜。湖。山。明。麗。無。處。無。倏。忽。轉。蓬。云。何。住。廿。年。交。臂。鬢。頭。霜。同。照。黃。河。濁。流。處。披。游。蹟。蹟。蹟。涉
茫。何。況。白。雪。夫子。巖。荒。樹。我家。臨。海。君。遼。河。風。雲。變。態。朝。皆。多。來。問。雁。薄。倚。天。望。念。此。坐。損。朱。顏。醜。即。看
圖。中。歌。舞。意。絳。唇。玉。貌。今。奈何。但。說。淨。池。如。明。鏡。馬。知。新。水。非。故。波。波。流。自。轉。心。自。定。人。濁。何。山。我。獨。淨。
要。週。衆。生。大。海。光。與。君。共。適。濠。梁。性。清。然。東。顧。發。長。嘯。他。日。臨。流。須。一。證。

王鳳陽丈以吏事巡縣聯舟泛淮阻風羅家口即次其龍興寺藏集韻

淮流有支渠。鳳山之叢。巖。賢守。席。未。暇。動作。百年。慮。水道。並。論。民。以。樹。樹。之。法。庸。音。久。寒。耳。瑤。瑟。乍。一。御。

芸芸苦。朝。飢。茲。意。已。足。低。脈。水。秋。關。激。衝。舟。夜。語。絮。排。蕩。思。神。功。坊。湫。資。人。助。夕。陽。明。遠。村。千。櫓。城。如。著。
房。湖。與。蘇。隄。愛。思。有。樹。著。甘。棠。民。勿。翦。嘉。樹。客。猶。舉。豈。知。仁。人。心。憂。勞。不。自。想。頗。聞。袁。安。治。清。靜。信。所。庶。
王。喬。跨。鸞。兔。退。飛。佳。良。駁。謂。大。令。王。小。牧。文。閣。例。當。得。其。平生。素。心。人。落。落。星。向。曙。所。嗟。咫尺。遠。追。此。言。
歸。避。凌。長。阻。風。泊。知。棹。有。長。處。霜。肅。終。回。颺。流。清。不。髮。污。奉。手。聊。盤。桓。目。數。征。帆。去。

于湖題襟集

文一

屯師既濟三卦大象通說

歐汪宗沂仲伊

易之書不亡於秦。易之傳多亡於偽。新。西。漢。易。學。立。在。學。官。者。施。孟。梁。邱。三。家。之。章。句。與。夫。周。王。孫。服
光。楊。何。蔡。公。韓。嬰。主。同。丁。寬。所。著。之。書。均。佚。不。傳。而。東。漢。之。言。易。者。多。雜。以。爻。辰。卦。氣。納。甲。故。京。氏。易。傳
尚。有。存。者。後。之。學。漢。易。者。未。有。能。出。其。範圍。然。究。非。易。之。正。宗。也。夫。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西
漢。人。之。微。言。也。今。即。其。說。引。伸。之。蓋。指。二。爻。互。易。而。成。一。卦。凡。自。某。卦。來。即。以。某。卦。為。本。卦。惟。乾。坤。二。卦
純。剛。純。柔。不。從。他。卦。變。至。屯。即。不。得。不。由。卦。變。孔子。大。象。為。一。卦。之。象。通。言。實。因。一。爻。互。通。言。如。屯。之。為
卦。自。臨。來。臨。以。內。卦。九。二。往。居。五。六。五。來。居。二。二。爻。互。易。即。成。屯。卦。臨。有。凶。故。屯。多。難。也。以。臨。之。教。思。裕
屯。之。經。綸。則。知。君子。欲。發。抒。用。世。之。學。必。先。自。從。師。講。求。始。矣。師。之。為。卦。自。復。來。復。之。內。卦。初。升。居。二。二
降。居。初。二。爻。互。易。即。成。師。卦。復。以。順。行。師。即。言。行。險。而。順。所。謂。將。軍。犯。凶。門。而。出。也。復。閉。關。而。師。蓄。衆。古
者。寓。兵。於。農。不。輕。用。兵。用。兵。者。先。為。守。而。後。言。戰。迷。復。則。不。利。行。師。矣。既。濟。之。為。卦。自。泰。來。泰。之。內。卦。六
二。往。居。五。九。五。來。居。二。二。爻。互。易。即。成。既。濟。卦。既。濟。之。水。火。相。交。亦。如。泰。之。天。地。相。合。三。陽。得。位。時。既。亨
矣。道。既。安。矣。非。有。裁。成。輔。相。之。功用。以。幹。運。而。補。救。之。則。患。氣。多。助。於。極。盛。所。謂。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也。

始得隘之。不始涇東之沮。但循涇西之漆。則一輪漆渠杜水。遂已達岐。何故遠迂其道於乾州邪。考正謂
論山不浮涇入渭。涇之漆水北注。若水經渭水篇注漆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漆渠水南流
合岐水至美陽縣。注於雍水云云者。亦一漆水也。然考其地在今麟遊縣西南。為周之岐境。與邠不相涉。
故鄭注。但於東北入渭之漆水下引詩。自主涇漆率西水。於此不及。則亦安得以此漆釋
之漆沮邪。然則太王避狄。實自沮水度涇漆之口。依漆水西南之流。過梁山東至於岐下。博徵羣籍。參考
古今地志。知鄭箋不可易。故特申之。

毛傳為王肅所亂考

曹廣權

經傳惟毛傳最古。又最完好。無闕而世多稱其為王肅所亂。疑王肅太過。而不知
反誣及毛公者也。何以言之。肅嫉鄭君之賢。作聖證論以難鄭。又時造偽書以亂傳注之真。欲使後學者
據偽書而信其論說之確。遂以伸其難鄭之智耳。其用心不過如此。若取漢儒古注。盡羅雜以己說。當時
馬鄭諸本皆行於世。肅不能獨改明其豈諸本皆廢。肅本獨行。後人遂習而傳之歟。此必無之理也。顧其
中偶有一二為肅所亂。如陸德明釋文谷風不我能備云。能備許六反。毛與也。鄭駘也。王肅蓋也。說文起
也。又思齊詩古之人無斃。擊斃斯士云。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髮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二條。確
為肅亂傳顯證。然觀釋文所列。則當時諸本具在。肅所傳本。陸氏已檢校擊斃。舉肅語屬之。肅而不以之
亂傳矣。其肅所傳本。蓋亦為王肅之學。如孔氏之徒者。竄肅語入傳。其所傳本必廣其所亂。蓋亦無幾也。
即孫毓泰別於王者。不我能備正義云。孫毓引詩云。能與則又皆時定本。未為肅亂之一證。如臧氏極意
披剔毛舉細故。竊未敢謂為信然也。至於皇矣詩。爰度傳。度居也三字。指為肅所私譌。尤屬臆揣。何
也。度謀之訓。雖本爾雅。然此箋與傳隨文解釋各判。然不同。不惟度訓為異。又文選典引。正位度宗。蔡注
云。度居也。伯暗先於子邕所釋若是。其故訓必承之漢儒。謂毛傳必非訓居。抑欺人之語也。蒙謂傳亂於
肅。惟釋文二條可據。故引之。無古本可核。則不敢附會以成己說。而妄斥前人。果若是。則是傳不亂於肅
而恐亂於指肅亂傳者之紛紛也。

禮記中有漢人書考

曹廣權

隋書經籍志小戴記四十六篇。馬融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月令明堂位樂記。
此三篇後人所疑為漢人書者也。竊嘗讀何劭公羊傳注。疑禮記中有漢人書。並不止月令明堂位樂
記三篇。考今曲禮王制禮器郊特牲。大傳樂記祭義文皆有何氏注。略同者。而何氏之注。引易繁辭引
尚書。皆先標其目。引論語或云論語曰。或云孔子曰。至引戴記。則皆以禮冠其端。甚或云禮記曰。禮記中
庸曰。且有誤記爾雅。天子造冊。數語為禮文者。誤記禮說天子。旋為禮記。王漢文者。此何注引書
必明出處之體例也。至於散見注中。與今禮記文無異。而不標以禮名。則其為漢人之語可知。如隱元
年傳注。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今大傳文也。隱五年傳注。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今樂記文也。桓二
年傳注。古者諸侯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為甸。連有帥。三連為卒。卒有正。七卒為州。州有伯。今禮記文也。

桓二年傳注。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
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今祭義文也。桓四年傳注。天
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今禮器文也。桓四年傳注。天子親祖而割
牲。執醬而餽。執爵而醕。冕而總干。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為其近於道也。貴有功。為其近於君
也。貴有財。為其近於父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弟也。亦今祭義文也。桓八年傳注。君子生
則敬養。死則敬享。又云宮室既修。牆屋既結。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其百官。又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
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啣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啣洞乎。屬屬乎。如弗
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贊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云云。皆
今祭義文也。又注云。天子從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今王制文也。莊四年傳注。龜曰卜。蒼曰
筮。今曲禮文也。僖三十年傳注。於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大珪不琢。大羹不和。今郊特牲文也。僖三十
三年傳注。介冑不拜。為其拜如爵。宣元年傳注。古者刑不上大夫。宣十有二年傳注。諸侯自稱曰寡人。皆
今曲禮文也。成十有七年傳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蚩
丘。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今禮器文也。當時雖不知劭公所據何書。而幕禮記者。據其說而
增修之。雖文字微有異同。要其為漢人之語。校然分明。何劭公傳注。言禮家罕有舉其說。姑申愚管。著於
篇焉。

射侯考

張行宇

射侯之制。傳注諸說參差。愚嘗參考經文。輔以傳注。得其大略。竊謂侯之中以布方十尺為本。鄉射記云。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中十尺是也。按每弓取二寸為度。故侯道五十弓。則中亦五十尺也。禮記注云。
射人。為侯廣與崇方。則知侯中之形。方矣。禮注云。今宜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側一寸。故布五十丈。則知方
十尺也。此據侯道五十弓。言以下皆然。其七十弓侯道九十寸。侯道之射。則依此。逐加得之矣。中
布上下各加接布一幅。每幅長二十尺。以成侯身。鄉射記云。侯中以爲射。鄉注云。射身也。謂中之上下幅
各用布二丈是也。侯身之左右。各以布一幅。接長上下所加之布。以爲舌。鄉射記云。信射以爲左右。舌是
也。按信讀為伸。其字也。鄉注云。左所接長之布。上幅左右各長二丈。鄉射記云。上五寸。考工記云。
兩個與其身三。是也。幅用布四丈。則知左右各長二丈矣。侯身二丈。故上兩個與其身均分。則為三。下
幅左右各長一丈。鄉射記云。下舌半上舌。考工記云。下兩個半之。是也。舌之末復接繩八尺。繩布之外以
爲固。考工記云。上綱與下綱出舌。鄉射記注云。綱持舌繩是也。繩之末復有一寸之紐。持之。考工記
云。綱寸焉。說文云。綱持綱紐是也。然則中庸云。失諸正鵠。正鵠者何物也。曰。正即侯中十尺布之名也。詩
曰。終日射侯。不出正鵠。則知正者侯中受矢之處也。鄉射儀。乏參侯道。大射儀。設乏。鄭注云。容謂之乏。所
以為獲者。獲也。射侯。則知乏者。唱獲者。所以避矢之物。與正相反者也。而左傳云。於文反正。為
乏。說文。訓乏字。即引左傳。然則正為侯中布之本字。固有明徵矣。其字或假藉。中正之正者。以正布居
侯之中也。或假藉為方正之正者。以正布之形方也。或假藉為反正之正者。正為受矢之物。射以中矢為

周步考

張行孚

漢儒釋經皆據司馬法六尺爲步立說。愚嘗以經史考之。有以知其必不然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下月朔下。卽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與六尺六寸爲步。乘六馬。夫秦始皇勇於改古法者也。使周制本六尺爲步。則秦始皇必改爲七尺或五尺。始可謂之改法。若猶是六尺。不惟非皇皇之本心。史記卽以次於改年十月朔下也。且史記曰。與六尺六寸爲步。則步之數固以與爲準矣。然周之與制。卽考工記固明言六尺六寸也。且不惟與六尺六寸而已。凡輪崇衡長莫不六尺六寸。而車人且明言六尺六寸。與步相中。此亦可見周步之爲六尺六寸矣。鄭注雅於司馬法。曲以內弦六尺爲一步之數。而反去經又六尺六寸不從。夫六尺六寸與步相中。經之明文也。若果六尺爲步。則經何不言弦內六尺與步相中。而必云六尺六寸與步相中乎。且六尺六寸之可據者。尤可參之各處而知也。射人以矰步張三侯。而其追各以弓爲度。故後人又名步曰弓。考工記云。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弓長六尺。謂之下制。又可見上制之弓。與輪輿之數同。乃鄭氏注射人職。解五十弓七十弓。獨引弓之制。制六尺爲證。夫弓之制。既以六尺六寸爲上。而其量侯道必從六尺之下制。果何異乎。可見鄭氏經解。誠冠古今。而此處因襲舊說。未必無牽就也。蓋嘗考秦之六尺爲步。始於商鞅。史記商鞅傳集解。引新序。商鞅治秦。步過六尺者有罰。是蓋因古六尺六寸爲步。則田畝寬改爲六尺。則田畝增而賦稅加。此尤足爲下令擊草時變古法之明證。始以六尺爲步。祖制法。實遵祖制也。若不然。而周人素以六尺爲步。鞅亦何必防其過六尺之制乎。或曰。信如子說。則王制所云周尺八尺爲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果何代之制也。曰。此說也。孔氏廣森嘗言之矣。其言曰。考工記云。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王制云。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篆文卯亦二字相似。此四寸亦六寸之誤。其下言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分。八尺之步百里。以六尺六寸之步除之。適得百二十一里有餘。大數相符。由是言之。周尺者周十寸之尺也。王制所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謂殷步於十寸之尺得八尺也。今以周尺六尺六寸爲步者。謂周步於十寸之尺得六尺六寸也。今王制六尺四寸。乃六尺六寸之譌耳。獨斷言。夏以十寸爲尺。則所謂周尺者。指夏尺而言也。今誠以算術課之。若以八尺與六尺四寸爲步。而較古今田畝。則必以今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空九十六寸爲一率。古步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爲二率。田百畝一萬步爲三率。一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求得四率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爲古者百畝。當今田之數。與經文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符。卽以八尺與六尺四寸爲步。而較古今里數。亦必以六尺四寸與每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九百二十尺爲一率。古步八尺爲二率。每百里三萬步爲三率。一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求得四率一百二十五里。爲古者百里當今里之數。亦與經文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分不相符。此可見今步六尺四寸之有誤也。惟以古八尺與今六尺六寸爲步。而較古今田畝。則試以今步六尺六寸自乘。得四十三尺五十六寸爲一率。古步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爲二率。四百畝一萬步爲三率。求得四率一百四十六畝九十二步四千三百五十六分步之一千六百四十八。爲古百畝當今東田之數。雖與經文亦不盡合。而

所差止六十二步有奇矣。卽以古八尺與今六尺六寸爲步。而較古今里數。則試以六尺六寸與每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九百八十八尺爲一率。古步八尺爲二率。每百里三萬步爲三率。求得四率一百二十一里六十三步四尺二寸。爲古百里當今里之數。蓋與經文不合者止三步二分矣。且殷步八尺。周步六尺六寸。以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較之。尤爲可據。試以古步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再與每畝百步相乘。得六千四百尺爲一率。以今步六尺六寸自乘。得四十三尺五十六寸爲二率。百畝萬步爲三率。求得四率六千八百六十三步一分步之七爲殷步八尺。除周百畝之數。較之殷七十畝。僅少一畝三十六步有奇。則顧亭林及諸家所謂尺步有長短。非授田有多寡。而朱子所謂大數則然。不必寸推之者。以此亦可得其實矣。若謂周以六尺四寸爲步。或以六尺爲步。則所差甚多。何由合也。故由是推之。八尺者殷步也。六尺六寸者周步也。六尺者秦步也。漢承秦制。亦六尺爲步。漢書所謂天子與共六尺與者是也。惟夏步無徵。不能臆測。至王制所謂東田者。尤可見此說在於周末。蓋據左傳。晉欲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則春秋時猶東南其畝。惟周末秦日強大。挾制山東諸侯。盡東其畝。以利戎車。由是盡爲東田。則爲此說者。爲周末人無疑。愚因孔氏之說而推廣之。後之人舉他處此尺步相關者。更爲詳考。斯知之矣。

東部侯國考

張行孚

續漢書郡國志會稽郡有東部侯國。錢氏大昕續漢書考異。謂漢時未見有封東部侯者。東部侯國。當卽東侯官之訛。引宋吉州郡志爲證。又據鄭巨君傳注。該章安卽回浦。治卽東侯官。各不相涉。志以章安爲故治。疑未可信。愚嘗參考諸志。竊謂錢氏前說。謂漢無東部侯。則是。謂東部侯卽東侯官之訛。則非。其後說。謂志以章安爲故治。未可信。亦非。何以言之。謹案前漢書百官表。及續漢書百官志。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此都尉之置於屬國者也。邊郡又置屬國都尉。此都尉之置於邊郡者也。每郡置都尉一人。此都尉之置於內郡者也。至後漢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郡國都尉官。由是惟屬國邊郡有都尉矣。其後雖永元二年。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陽嘉二年。復置隴西南郡都尉官。及安帝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然終不聞復置會稽何郡都尉。而會稽東部都尉之名。則一見於順帝紀。陽嘉元年。再見於揚雄傳。孟康注。三見於律志。劉昭注。而見於金石錄。隸錄者。爲永平中路君闕。尤在東漢初。可見會稽東部都尉。建武時以其同在邊郡。與屬國都尉一例。未可裁省。故改南部都尉爲東部都尉。而徙回浦都尉治於章安。浙江通志云。東部都尉治在章安。然則此所謂東部侯國。乃東部侯官之訛。其曰東部侯官者。明其地有東部都尉。而侯官爲東部之屬縣。與上郡龜茲屬國下有侯官一例。百官志所謂邊郡往住置都尉。及屬國每置侯官。與縣同實而異名。故郡國志。涼州總結侯官與縣道並列。今侯官爲侯官者。但展轉傳寫所致爾。然郡國志張掖屬國下尙作侯。則固猶有不訛者也。三國志庚辰傳。稱翻到東部侯官。說其長迎。則可見東部侯官四字。乃當時成語。故郡國志固之。其侯官之所以訛爲侯國者。涉別郡侯國而然。若謂東部侯國是東侯官之訛。則改三字爲四字。變亂已甚。校書者有不覺乎。且何以明會稽有都尉之官也。或

曰凡都尉外稱屬國內稱部今稱東部與內郡一例何以分縣亦稱候官且宋書州郡志何以有東侯官之名也曰龜茲屬國則主龜茲人之降者健為屬國則主健為人之降者故得專稱何地若東部都尉凡三韓夷州涇州等諸在東者皆所統屬不得專稱何地故稱東部以統之爾至宋書州郡志所云東侯官者因當時已無東部都尉故誤奪部字考文選為蕭揚州薦士表止稱侯官令並無東字則宋書之誤顯然非漢時已有此名也若夫志以章安為故治而錢氏謂章安即回浦此不知章安回浦之一而二也夫章安雖即回浦地然考浙江通志回浦舊治在今奉化縣回浦鄉即郡國志所引元康記本鄞縣之迴浦鄉是也章安舊治在今黃巖縣章安鎮即後漢徐登傳注所云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是也奉化縣黃巖相去幾三百里黃巖正秦閩中郡漢初東粵地其見漢書閩粵傳西漢必以其地屬治而不屬回浦故志云章安故治逮東漢以治地太遠關因割治縣北境東甌等地合西漢回浦為章安而其南境則改為候官故章安實奄有治縣北境不得以東漢無回浦縣謂回浦即章安而疑章安非故治地也至錢氏以鄭巨君建武八年為大司農其時尚稱東氏因疑志謂光武更治為章安為非愚按志言更治為章安仍指治之北境言其南境蓋已稱為候官也巨君所云東治乃是稱其舊名即指候官如後漢已無治縣而東夷傳皆稱東治是也據三國志以後皆稱東治為候官而不言此縣建自何時則承東漢之舊可知矣故郡國志無復治縣之名自候官為候國而西漢回浦治縣兩縣地俱茫然無辨矣故雖如錢氏史學滿深絕非淺學所敢仰望而於此條不能無疑也

小學說

張行孚

昔宋賢朱子采摭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之文謂之小學近世儒者深非之以為小學者六書之學而非酒掃應對進退之謂愚嘗參考經傳稱謂漢書藝文志以史籍倉頡諸篇為小學許氏說文彼以不諷史書為小學不修則六書固小學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所說酒掃應對進退之節莫非小子之事而漢書食貨志亦云八歲入小學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則小子酒掃應對進退之節亦小學也今必以宋賢所謂小學者為非則將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為非乎抑將以漢書食貨志為非乎且不惟漢書食貨志而已凡尚書大傳賈誼新書及大戴禮或曰年八歲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或曰年十三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夫所謂學小藝見小節者固六書九數之類也而所謂履小節踐小義者非酒掃應對進退之節乎且近儒所以宋儒為非者特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並未有小學之名爾然愚謂小學之名見於王制本據所學之地而言必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無小學之名即不得謂之小學則五經中固亦未嘗以六書為小學也將六書亦不得謂之小學乎且夫小學者所該甚廣顏師古云小年所學謂之小學是也故保氏教國子兼言六藝尚書大傳新書大戴禮言小學兼及小藝小節而食貨志言小學凡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及室家長幼之節莫不隱括之至藝文志小學篇僅及六書者非以六書該小學特以酒掃應對進退之節散見於五經而不能備舉也故許氏說文敘亦惟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而已未嘗關其餘事而云保氏教國子專以六書也今乃采泥藝文志而專以六書

為小學夫小學而誠專一六書也則諸書何不曰八歲學六書而曰八歲入小學也信如近儒之言小學吾恐酒掃應對進退之節固曠廢而不達循即六書外凡六甲五方九數之事亦將買焉而不知為何物其所以教小子者何其隘也且夫內則者朱子所采以為小學者也內則之言曰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計所謂書者六書所謂計者九數是六書不能該小學而朱子所謂小學實已并包六書故朱子論小學亦妻以書數為言今非毀朱子者乃曰自宋儒以酒掃應對進退為小學而書學始廢夫書學之廢由於選舉不重班孟堅所謂利祿之路然也故許叔重悼小學之不修亦推原於尉律不課雖唐時有書學一科然與進士明經等科其輕重不啻鴻毛之於泰山故終不能興起學者今漫不加察輒歸咎於宋儒如是則宋以前學者宜人人知六書矣然自六朝至唐不通六書者皆是即陸氏德明賈氏公彥為有唐一代儒宗然陸氏經典釋文違叛六書者不一而賈氏周禮疏甚且以左回為老右轉為考解轉注且不惟六朝與唐而已東漢諸儒為近時言漢學者所宗當其時尙有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屈中為蟲止句為奇之說然則書學之廢豈宋儒始乎而漫歸咎於宋儒乎夫晚近以來重文學而輕行誼雖人人知酒掃應對進退為小學亦萬萬無以此教小子者然君子立言貴樞柱而不過正今以偏重六書之故至舉古人所諄諄訓小子者輕鄙之等於芻狗則後有蔑古自恣者不且以此言為口實乎愚故不自知其無似推明古之小學俾後生小子雖不能循酒掃應對進退之節庶幾不誤於近儒之言而至以古人之小學為病也後之君子其亦以予言為然歟歟歟

擬張翠文先生黃山賦并序

汪行恕

黃山雄秀甲天下舊有圖經而無名賦夫其環跨四邑亘數百里躡巖斗壘控引吳越信神皋之壯觀仙真之窟宅矣而漢移靈霍望祀不分晉燬天台瀟瀟遠閣豈非詭影嶺撒雲霓威夷九拆垂堂萬仞匪結想於塵躡遂因奇於篇指翠文先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發富媪之偉奧磨潛靈而習靈固已左思貫其筆藻張華見而咨嗟不揣愚末綴次原均擬言賦之詞曰
黃山者古之北都至高曰天都其巔可以觸江浦繩變坐石屋橫崖仙人所處上規清蒼白日澹澹沈澗隱鱗光氣黩黩陰斂陽開卻聳進懣虛中者滯旁入禪宮絕壁屹嶮心怯俯覽狹踏無迹龍吟有聲笙鐘離谷響答綽句九龍之瀑不雨晝鳴折入丹井不知幾更山崇少土水短似藏湯泉宵沸陰火盛煌萬壑千派交注於宜界而浮溪則逆上入欲過辨激洌汨汨流瀉迤折會豐樂肆潛灑而直出於之江其最著則蓮華峻峭始信欽崎回崖中斷昭質未虧附倚壁根帶倒茄憑虛四望高出雲霞其峭出則兩峯對豎是曰雲門振衣欲往一線容天其深曠則度嶺入谷腹景藏陽西海之門長留雪窟其峯巒則紫石壘接雲根繡積架木逾危開徑奚益綠嶺直上後首前懸發舒心目動盪精魄潛蚪纖鱗變見無端竇首深深執其原層城高岷出入晦冥山溜巖滴餘聲若玲步千變頃刻易形仙榜之巖綠字通靈非隸非篆形前金庭警若餘期峰巒來翔童顏復了爾乃噴境逾奇徵象迴別日月照懸懸棟雙闕連岡杳杳狀若覆盂丹沙溫泉闢茅蘭茂陽氣鬱蒸垢氛下出井六峯掛迭起競雄駁楹建標意態各崇三峯中峙巽

定華戎小山羣壑大山是宮既離塵凡甫離湯池但見夫無松不蓋錯列呈奇十步九憩判別等差繁
 履險不敢振衣懸度百靈摩攬九嶷清泉奇石并於一溪是勢殊殊形異狀高無平實纖列飄颻大書
 深鷲黃山彌望其中則有伏蛟匿淵待暇揚鬣音樂之鳥細口長喙其上則有韓衆自鹿超岩騰邱倏爾
 徑往突然歸來攀圖繪狀具體而微目送心馳杳不可追其旁則有白猿雪公超然獨處古洞石牀障蔽
 風雨籟籟吟嘯朋萃侶聚鍊丹層臺觀雲鋪海郁郁紛紛綿綿積累平連奧窔幽引虛障似聞人聲乍隱
 天光臨之在上忽然在旁山前海而覽後海則森然鋒鏖兀若振奮桃圓獅橫說也不信何來師子穿林
 特起山僧開寮鐘聲未已至若嘉卉異木攝圖與偕依壁牽尋無一平夷木蓮葭果非假非揚海桐秋華
 從風吹揚絕凌高京古梅萬本桃源之陽亦有櫻槐畫背背炕樵丁傳聲欲松委宿仙源福近斤伐火焚
 山靈鬱其怒標光燿煇以熊羆獵虎駭駭驚窺窺竟險無從山糧荒寂野人罕立揮劍時時卻走獵公
 雖多勁柯靡有成叢借石作竹衝霄勢窮其端遊鶴置風所乘枯禪兀坐若養童嬰藤蘿疊擁何羨乎吹
 笙至於奇松嘉石臥龍棲雲橫出半畝皴皮隱鱗接引遊侶對巖生根假塞蟠屈種種莫察夫倪端其樂
 則有茯苓門冬紫英赤脂琥珀入地龜采籍資其草則有萬年之松不死如對下山采薇治蠲藥茹茶芽
 春醞吞雲蒸霧鑪鼎烹調融液布渡遊屐少憩餉以山茗僧習種植比於菴善石從中茁芽芳擅名神仙
 上藥其次黃精上者紅朮巖香製芸絕頂萬仞千年一輩春夏之交四遠敷榮勝蛇羅守五衛代更誰不
 思採匪栗匪粉下風颺視聲聞若蘭未得其子徒襲其芬百三五里香散布焉爾乃裏糧扶筇凌石措足
 神樂奇依意忘饒疊漸近山趾勢已渺邈上下兩旁仰見區類危坡小心恍惚若隊手足力併息不停咳
 奇石作態拓搖盼睐悔未易筋隨意所屆於是超虛危追尋景凌九霄駐四溟神之凝穆若無快飛騰通
 帝居日月朗元氣充羨門式運容成神融軒幘丹熟玉女侍雙則見北隴騰歡南山繡障蒸成甘霖大澤
 旁施山石榮嶠惟雲坦夷四郊祈禱且視騰出千派萬葉不知紀極層巖雪深風日上汨滑迴翠躡岌岌
 崑崙煙渺凌空天橋基石龍疑疑鱗魚巨勝龍詭怪百出捷捷翻翻披袂而起縱舞絕叫扶克使整承風
 學嘯息機駐景斯為佳所與雲澗潤皆在足下瀑竹驚叫雲氣驟與健者罕畏徒侶步升仰視白日一何
 晶瑩下窺天海芽艾卉更有三海門屹峙疑城中多怪靈剽劫孕增遊迹不到殊難繪形易若湯寺丹泉
 自生亂曰名區總奇傑與會會稽府公脫塵綵誦仙後至氣超邁秀皇雄出海內外我坐其巔譯渾蓋
 擬張翠文先生黃山賦
 欲汪律本

其高出則危乎太華望窮咸池雲馳斜接日浴低窺倚天無涯值地墜支其下隰則石乳簇布深蔽陽光
 乃有百壘之泉六月之霜其石則巖巖岷嶺鋒嶺若劍晶精五色縹光在璞雲動常懸若嗟者數仰咏心
 慨俯垂根斲黠氣潤文采相融名物斯肖奔羊逸鴻若有神工陽開陰闔紛不知其所窮層岡疊嶺鏡
 笏植蒼闕精孕奇糾錯崎嶇涼雨忽來上天開霧下地層陰或乃道侶晨集棲息青林燄火碧熟湯泉綠
 崑丹窺雲白歷歷可尋爾乃析其要領狀其彷彿於前則草立文殊參思榔鉢師子白象一鼠雙桃雲烟
 出沒天都蓮華左右半雄青鸞丹砂麗於其中石人老人雲門若通拱如排笏爭如設衛紛然而朝宗其
 上則有觀基之室采蓮之船朔望月滿仙靈在焉左則坡連小心溪泛消搖天柱雲湧青鐘氣箱九龍瀑
 怒一綫天遙望巖上昇軒轅道追氣象帥景光倏忽崖草蠶靡磴道碎礪窮高極險伸伸憎憎於中乃
 有激水聚魚石活斑奇土步躡脚石則飛來之峯絡繹飛龍容成浮邱雲際相從石柱石牀布水聖泉縹
 緲輪連紫雲西東其陰則平原條開如釜如砥龍蟠五夜猿嘯十里豐草藏樹與谷黝底青蒼四望靈怪
 中徙輪輿幽遠是曰海子發朝丹梯徙倚容與屏翳斂影迴龍旁囑唯覽釋於層深驚龍起於隙隅於後
 則徑導鼉鼻髯製獅林石頂光明月脇深深吐連筍苗中森文筆陸離萬形百不似一勝擅後海奇靈罕
 匹泊乎始信蓋蓋委溢其木則有黃荆七葉豫章十圍海桐文梓榔柏辛夷檉棗中材蜀產失奇縹粉軒
 芬連岡掄原修幹扇雲翁鬱鬱陰崖自火中夜放光熊熊不溫乃有千歲之鹿韓衆所騎起霧隱豹橫
 牀臥龍風吟雨嘯角獨號枝蟻飲猶獵狙公影影引臂絕崖呼侶援枝荒榛宿莽葦薄紛依更有靈禽作
 樂逸遊雲叢蒼羽之鶴丹靈危巢神鴉頻伽碧雞白鷗異出乎其曹松則冰雪千年斷崖掛風廣與石老
 符隨節通巢鶴知寒停雲異容其下乃有蒼絲遠緝艾納低叢崇海之道伏虎之魄精曜潛封草則初莖
 攏新散葉敷路旌節引藤瑤瓊垂素地髓石藍藟弱雲霧煌煌扃扃十光皆具苦松九轉雲露固形珊瑚
 墜鞭屏風散響垂葩欄欄目所未經爰披上藥紅朮黃精絲蓮人參南星威靈赤竹綠子白石紫英九莖
 之芝周阿而生若乃木蓮神果崖蜜殊花被子杞實金桃木瓜梅杏棠棣來禽枇杷華實之毛陸產無加
 爾其懸峯前勇插首增備容裔回皇柁擁流秘植杖少隙側巾防陸進與雲爭降惟泉避屏息斂容遂巡
 拾級然後得窮其巔焉若其薄漢表恣雲變孕靈輝激幽焜蒸騰轉精寓迴列仙集紛徘徊谷神永胎息
 成久眎壹志元氣溢盈於是結露析朗靈氛滄蕩傍礫嘯嗚溟渤應想颯往颺來咳視潑潑東望若木隱
 曜微芒西南開闔搖影湯湯寒凝水沍北不見太陽峭壁露頂如翔海天連橋建帆大浪翻翻棧棧地骨
 鑿鑿穿穿水升雲下天迴地旋衆響雜選惚兮無見奔湍叫囂鬱林起電滌藥沸鼎宛潭成旋立景上游
 魄恍神眩朝暉濯光激采四馳瀟瀟濕漉舍陽上推洞谷復形瞻幽俯卑丹巖碧磴瓊樓瑤臺三神可即
 五老欲來隨觸成象網緇胚胎扶輿鍾淑山氣王神砂縹朱地靈醜即之軒軒萃翠望鳥並峨眉凌雁宕
 蓮靈修兮永靈觀

朱子奏復白鹿洞書院賦以訪唐遺址其詩為韻
 維有宋南渡之五十餘載金革暫息學校相望服方領習知步者屬集於絳帳於時紫陽先生以瑰瑛之

資爲道學之宗匠。所瞻是邦。愛其魁秀。而閔其放曠。適度宏規。乞靈賦。鳩工既建。宗指斯暢。有東南山水之奇觀。本周孔琴書以提唱。祁祁生徒。相與咀豆。其開而致崇乎禮讓。竊然與區。風采實壯。令易幟之後。猶千百嵐。糧而來訪。夫自待制以來。公之懷抱。將亭毒夫蒸。毗胡中涓之崎。俾承乏於南康。不數典而待崇教。乃鞅掌而浮江湖。於是制經界。課農桑。如四子爲矩矱。祀三賢於廟堂。其多則陟。履阜之幽。嶼理星子之名。驅拔剔碑碣。而誅榛荒。斯洞也。幽人之所棲止。五老之所降祥。昔昇元之竊據。實於茲乎。更張集。巖巖之魁士。厲誦絃而琅琅。紛紺履之如雲。炳經籍以生光。豈伊大宋之休運。而無以底績於南唐。迺請於朝曰。北郊四學。元嘉之鴻基也。東路五經。天監之隆規也。方今凋戈甫弭。皇綱漸施。泚泚庶筮。有詩書之思。而使識培塿者不覩。嵩岱之崇特。游清澗者不量。漢渤之渺瀰。陔無講學之舍。鄉國無通經之師。非所以銘錫萬寓。而宣布皇慈也。側聞天子方行幸太學。脩釋菜之儀。橫經之俊。拜賜有差。臣以爲當救下諸道。相其土宜。聚塾授徒。敦勸實學。以復玉局崇文之遺。臣管內廬山白鹿洞。故唐李渤息游於此。其上則連岡逶迤。怪石聳峙。靈崖胸而一空。鬱鬱彩而盡起。其下乃有太白之堂。彭蠡之水。瀟溪深澗。琴瑟乎處士。風月光霽。動人遐跂。凡士皆沐浴孝友之淵。躋蹈仁讓之里。臣愚請踵而增之。賜以講肆之肆。飲以聖賢之理。使夫者名高義通。知儒術者。講論乎六藝。敦率乎操履。數年之後。必有高才異等。度越諸子。將此邦之風流。實植基於山人之故址。既報可。適命匠氏。是崇是究。度陰陽之宜。闢蓬萊之陋。長恩莖其檀書。公輸樹其雲構。俄夏屋之渠渠。延塞士而輻輳。救頽既賜。匪曰刻鏤。拜天章之煒煌。愈仰鏡於我后。况乃溫綸疊降。國恩高厚。壯此山河之色。與以御書之副。舉夫鴻都藝文淵雅之固。充度其中。以考訂夫古蹟。章甫譁呼。耆老迷聽。歸功於太守。惟匪頌之是捐。更增益而美富。藉指紳爲綱紀。督下吏使奔走。蓋歸然屹然。不日而厥功已奏。且夫秦風貽笑於權輿。辭令與嗟於首宿。苟經畫之未周。慮顛拜之僕僕。爰命有司。制其田里。而豐其儲蓄。于而來者。咸有以安便之。毋窘於饋粥。凡昔賢之樂臬。都爲一編。而懸之於塾。諸生其循循講習。謹守條目。太極精蘊。章句解義。闔焉未詳。待先生之休沐。洋洋乎。郁郁乎。所爲經營而涵育者。亦冀承學之士。風爲雲。而庶幾古道之可復。於斯之時。承流嚮化。蕩瑕滌疵。荆隨發采。琢之美。明珠加磨。碗之資。宜秘蹟於河洛。迪宏文於黃義。友則南軒東萊。金谿之屬。推闡義利。賞析奇疑。及門之英。皆萃於茲。張陳黃蔡。非常之姿。握槩案筆。而成集者。匪徒平章竹木之勝。眺聽石梁之奇。蓋彬彬焉。敦厲風尚。敷崇訓辭。以仁義爲香。惟典策相娛。嬉用能窺堂奧。涉藩籬。始來世之學者。誦君子之溫其。夫川岳無不發之光。金箭有迭鍾之秀。將欲宏暢斯文。扶養備茂。幼景運而被儒風。誠道德而延國胃。非惟廣廈之庇。亦藉菁莪之領袖。然而鵬湖講義。支離誤其步趨。東林黨人。傾軋滋其首飾。惟公處陽九之際。慨然創建。以垂範。豈立令萬流仰風。而主臬乎宇宙。迄今攀感。率之崔巍。湖緇帷之受授。尉雲摩空。翠石挺瘦。招白鹿兮長往。瞻瞻想兮考亭之夜。

重修黃文節滴翠軒賦

歐陽生汪德淵

有客窮冠。羈旅四方。訪嚴陵於七里。弔正則於三湘。退息鳩茲。雅歷星霜。忽忽不樂。悅若有亡。有江干釣

變造而問曰。吾子何不樂也。客曰。僕烟霞中人。性嗜古。常恨不及焉。往者登瀛仙飲酒之樓。踏衛公行雨之地。掘白馬之浮嵐。染婦織之遺淚。凡斯方之佳勝。罔不扶節而至。泚水無聊。黃山偶思。將結廬於天都之峯。與緩公而爲儕類。長者之來。必以余賜。寔曰。子亦知夫結山乎。客曰。知之。曰。游乎。曰。未也。僕非不游也。曩者至茲山之麓。眺山僧之居。貌部婁之無奇。嗟隨塵之落落。慨然返觀。皇然迴車。寔曰。夫登山者。不造其極。不知其高也。入門者。不入其室。不知其奧也。吾子曾不是事。不亦惜乎。茲山之上。有滴翠軒。左擁浮圖。俯瞰山門。攬江流如襟帶。吸湖水入肺腑。昔涪翁之所築。世歷嬗而猶存。客驟聞之。喜不自禁。振衣而往。策馬而尋。累佛刹之層階。歷疏竹之幽林。於是入謁。軒之座。乃側坐而正襟。俯仰之頃。有懷欲白。尋見老僧。更衣速客。作而問曰。斯軒之建也。幾何年矣。寔區屢變。寶鼎幾革。胡爲乎與江山以不改。獨巍然而不拆乎。僧曰。斯軒之元。厥名曰楡。有樹一本。如輪如蓋。昔人名軒。意在言外。傷蘭芷之不芳。痛楮穀之日大。既天日之虧蔽。復撥才之無會。嗟斯山之童童。光一木兮。是賴。既而老僧伐。軒名易。滴翠以署。蕭艾以關。翳高數仞。年歷七百。爰有後賢。慨懷遺迹。爲之雕斲流丹。涂綴重碧。護昔人之遺。布張公之席。以吾所聞。不能詳數。然世以爲涪翁讀書所也。則有感焉。阿彼涪翁。謫於歷。戎文毛累豹。金丸懼鴻。其得當涂。附證其躬。滌官九日。夙夜在公。席不暇暖。別墅何工。豈斯軒欲借之以重。而遂以爲棲神之宮乎。客曰。天地之間。物無常主。惟賢之踪。乃可千古。安見非涪翁偶樹之辰。止。遂精氣之常聚乎。安見非有晦堂之流。接開樞之武乎。然則斯軒之所以久而新者。豈非風聲之所樹乎。山僧聞之。悟而不悟。乃爲歌以解之。曰。賤者有時貴。富亦有時貧。登高何所見。江水自法法。生時不可富。乃見士之遇。沒世不可賤。乃見士之窮。

屬之遼東。延袤萬餘里。令休息士馬。而得中主以善其後。亦萬世之利也。假使武帝降昆邪之後。繕完西北諸郡。謹斥埃。嚴烽燧。內修文景之政。以優吾民。華山桃林。無以尚之。帝之失在太初。以還。武師因杆。單財費衆。供無益之舉耳。逮夫官元成哀之際。單于稱臣納質。身入朝者五。非德過於文景。而威加於高帝。蓋乘乘勝之勢。又因內訌之機。而后撫呼韓。斬郅支。見威威。故其和可久。然則中國之所以御戎狄者。必戰勝攻取。使議和在彼。乃可以違。不者。重邊郡之權。人自爲守。令犯塞者少利。則亦羈縻漸致。和親之術也。竊攬漢于匈奴。經營數世。而紀傳參錯。于終始。皆爲駁。史漢參以羣籍。掇拾大指。述之如左。

後漢匈奴表敘

惟天亭毒。諸胡以亂。而置之不毛之地。屠集鳥散。與漢殊域。所以界中外。並育而不相害之意也。自漢竟甯之世。單于敏。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以休吏民。天子優詔弗許。及遣新莽之篡。坤輿倕。而胡馬不聞越朔易。而南何者。漢北之垂。去塞遠。窺深涉。則難爲繼。河西四郡。或推刃於其後。雖因盧芳之資。弗克逞也。東都既建。匈奴析而爲二。南部之扶服。不亞於呼韓。車騎金吾。星馳電擊之威。不減於衛霍。北虜創艾。流離右方。過於郅支之入康居也。然而哀嗚於前。范生悼歎。於後。其故何哉。夫日逐之來。漢臣妾畜之。將擁歸北庭。非蟻伏塞下而已。泊乎四校橫徂。御塞五千餘里。不以此時分遣歸國。長爲外藩。而使烏桓鮮卑分裂北土。其誤一也。昔人嘗開邊之失。曰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能治也。今棄西河饒沃之產。以畀匈奴。毆中國之民。爲之築亭堡。制烽燧。平王戊申。詩人有揚水之歎。適以從事於胡。其誤二也。當孝武時。驍騎四出。民力單耗。猶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今供給南單于。歲費一億九千餘萬。不增尺寸之壤。而糜少府之財。填虛山之壑。其誤三也。戎狄之性。怠動惡佚。久倨列郡。徐悉疆域。一旦鳴鏑揚塵。馳逐於內地。非手足之蚺蝨。而胸背之標。也。而當世不察。猶欲並啓北庭。南面而臨之。以揚武烈。其誤四也。夫昔歲呼韓保塞。俄而北歸。朝廷不以爲恥。自單于比入居美稷之後。漢所以劫庇之者。可謂勤矣。然而狼心不悛。旋踵益叛。論者徒見晉武之興。不因平吳之力。歐逐五部。橫使神州。陸沈海內。鼎沸夫禍之胎也。非朝夕之故矣。是以聖王嚴內外之防。閉關塞。明禁約。備而不征。疏而不威。斯夷夏交輯之道也。以綴讀前記。舉建武之元。訖孝獻之末。征攘安撫之迹。略著於篇。

晉五胡表敘

繫夫金行失御。戎桀倭債。地大汴末。而禍酷於徽欽。歷過亡秦。而亂鍾於二世。讀史至此。踞乎傷之矣。夫燎原之欲。起於纖介。大河之流。始於濫觴。當樓船南下。漢平吳會之日。正五部都尉倚居汾朔之際。晉乘燕雲而始靖康之禍。漢立南部而致永嘉之亂。咎歸前人。非典午也。抑于寶有言。晉之興也。其植基固本。與前代異矣。假使上無曠儲之君。內無昏昏之君。維城之重。不待於干戈。指紳之流。不溺於清淨。宮府戮力。繕完金湯。彼劉石負負。猶恐其跳梁一隅。若慮芳入高柳。裘市窺浙東。晉之君臣。未得安枕也。而以昏德臨之。枝葉未彫。本質先撥。國無人焉。則啓戎心。固然其何足怪。夫國之將亡。蓋亦有深識遠見。

于湖題襟集

文二

前漢匈奴表敘

沈惟賢

伊昔三代之隆。易嘗無不若之類。竊窺於邊隅者乎。觀於格有苗而舞于羽。警獠狁而飭戎車。蓋大抵內脩其德政。而外懷以明威。其來也禦之。其往也備之。使夫調節請和之誠。出自戎狄。而姑如其意以納之。斯百世之逸也。漢興積象世之資。東拔濊貉。朝鮮。西建酒泉。敦煌。北築河南。新秦。至於渙汗之頒。遠及西域。呼韓稽顙。來朝甘泉。雖般伐鬼方。周朝肅慎。武功之盛。未或前聞。然而二百一十年中。據談帷幄之士。與鷹揚朔漠之將。其議和親征伐。言人人殊。要歸視世主之所嚮而已。故高惠議和。則良平之謀。絳灌之武。束手而無所試。至於孝武之世。雖董仲舒。汲黯。徐樂。嚴安。主父。偃之屬。人進休養之謀。而開邊卒未已也。賈生有言。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高帝之威。懲平城之失。而急思和親。貽謀若此。無惑乎文景之不克振也。武帝單天下之力。以挑強胡。五十年間。匈奴罷極苦之。漢士馬物故十六七。議者以爲得下策。夫戎狄譬於豺狼。非文詞所能靡也。非禮義所能格也。規獲金幣。則撤跳梁之兵。漢使既通。又南下而牧馬矣。彼諸夏之邦。有朝遣聘問之使。夕奏告急之章者。曾不能以好詞重貶。息葷食之謀。而況於胡乎。是故若孝武之深入遠戍。爲子孫謀數世之逸。不可謂非中策也。秦始皇與數十萬之衆。北營長城。起臨洮。

之士。燭之於未形。觀郭欽獻策於太康之初。江統著論於元康之末。彼皆不曉音。口為未雨計。唐太宗平突厥。真降戶於河南。魏徵以為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患。居無幾何。舉族謀叛。突厥行宮。夫其發之也疾。故為禍也淺。若晉之五胡。其膠固蟠結於西北諸郡。幾百餘年矣。而夥涉沈沈。曾不覺察。遂使伊洛故墟。淪於匪類之域。關隴王氣。化為豕突之場。豈天地之不仁。亦人事之闕也。建興初。愍帝即位於長安。詔丞相容以時進軍。容初無非伐意。劉琨區區謀復王室。容膺封陝之任。乃偷息於江東。比之建炎議和。罪又甚焉。君子是以知晉之不復西也。夫戎狄叛亂。固其天性。驅之漢北。厲階斯絕。故為表舉大分。以著龜鑑。亦以補史氏之闕。

釋薩里河

聖武親征錄。上歷下。只塔兒馬刺別居薩里河。何秋濤曰。疑即今和博克薩里河也。賈按西域釋地。賽里山在塔爾巴哈臺城東八百餘里。山之陽名和博克薩里。新編識略謂之霍博克賽里。會典圖和博克河出烏里雅蘇圖喀倫之南。薩里山西南流折東南流。入北路土爾扈特三旗界。即何氏所謂和博克薩里河矣。考此河在科布多西南。去太祖所居難河數千里。是時東起土爾圖汗。西至科布多。皆克烈部汪罕地。不應越人之國來隸。薩里河乃明撒里怯兒。金幼孜北征錄曰。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宮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間數十里。前有二海子。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刺河云。明史永樂十二年。北征瓦剌。五月。次飲馬河。六月。次雙泉海。與瓦剌戰敗之。追至土刺河。元史本紀。太祖二十二年七月。崩於薩里川。哈喇圖行宮。與北征錄舊建宮殿之說合。崩以七月。知於此度夏也。其後札木合以兵來戰。帝駐軍答蘭。版朱思之野。為今克魯倫河。即明之飲馬河。然則薩里河在今克魯倫土拉兩河間無疑也。又按秘史卷四。作撒阿里地面。撒阿里乃薩里一音之轉。益知其為撒里怯兒矣。

元聖武親征錄跋

江陰繆荃孫小珊

右皇元聖武親征錄。無卷數。光澤何先生願船。取舊鈔本。校以金元二史。元史及金元人傳記文集。考形訂弊。經年緯月。削其重複。更其舛亂。補其奪字。刪其衍文。張文石州推其廓清之功。比於武事。誠非虛語。然亦尚有未盡者。如是時別里古台。那顏。掌上。乞列思。事。親搖上馬。何云。搖字疑誤。荃孫按搖疑是控字。大太子尤赤。二太子察台。三太子窩台。太宗也。荃孫按太宗也三字。是注誤入正文。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華黎道大進道。攻廣府。降之。張文校云。本紀作賜進道。荃孫按大進道為史進道之訛。賜進道則音近而誤。進道。乘直之弟。天倪之從父。從木華黎攻廣府。乃見進道神道碑。七月。上遣唐使使金保降。荃孫按保降是催降之誤。觀下文遣人入城催降可見。乙亥。金右副元帥七斤。以通州降。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花。應等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帥師援中都。戰於蔚州。敗之。三事皆與下文。荃孫案下文。即云金主。以檢點慶壽。元帥李英。運糧分道。還救中都。齋糧人三斗。英自負以勵眾。慶壽至涿州。旋風。李英至蔚州。皆為我軍所獲。與金李英傳元本紀合。又云。時金通州元帥七斤。率眾降。惟帳復

張鏡柄。乘哥也。思元帥據守信安。何校云。未詳。荃孫按。張鏡柄是張進之。乘哥也。思是乘家奴之。金九公傳。張甫。張進。乘家奴。據守信安不下。正在是時。下又云。金元帥那答忽。監軍。糾烈以北京來降。何校云。北京疑有誤。荃孫按。寅花。元太祖紀。作寅古答。論虎。即那答忽也。頗船不知三句。為衍文。而強為之說。所以愈疑愈誤也。

刻黑龍江外記跋

梅城蕭 程啟宇

石黑龍江外記八卷。鄂文端之竹孫西清所撰。向無刊本。此册黃先生彭年。借得何比部秋澗鈔本。錄副重黎。權復向黃先生借鈔。今以授予。周校刻之。重黎言。既稱外記。必有黑龍江志。而特拾其餘。藩耳。然多方觀正。志不可得。且如黑爾根。布特哈。以西。外興安嶺。山路。可通奇乾。河。墨河。金廠。較之取道愛琿。新。城。迦。江西。上。之。水。程。為。徑。捷。再。進。西。踰。額。爾。古。納。河。接。相。魯。海。圖。之。地。直。接。外。蒙。古。喀。爾。喀。車。臣。汗。之。東。界。亦。產。金。沙。此。一。帶。山。脈。國。語。謂。之。金。阿。林。南。懷。仁。艾。儒。略。地。圖。謂。之。東。西。金。山。又。江。左。岸。之。愛。琿。河。精。奇。里。河。雅。克。薩。城。地。勢。遼。闊。五。體。界。碑。亦。在。境。內。是。記。中。皆。不。詳。蓋。西。清。亦。非。能。身。到。目。驗。其。地。也。惟。列。城。台。站。天。時。物。產。亦。可。藉。此。記。考。見。大。略。耳。重。黎。之。言。如。此。又。書。眉。有。重。黎。隨。手。批。識。語。今。皆。散。錄。文。句。之。下。為。夾。行。小。注。刻。成。略。記。數。語。以。志。緣。起。又。尉。校。薩。英。額。道。光。中。所。撰。吉。林。外。記。亦。向。無。刊。本。今。向。未。竣。工。光。緒。甲。午。十。有。一。月。長。至。日。桐。城。蕭。程。時。病。新。起。書。于。海。上。廣。方。言。館。

吉林外記跋

蕭程

甲午夏。復訪重黎兵備於鴨江。時兵備欲流傳古籍及近人經世實用之書十數種。先以嘉慶間長白西清研齋所撰黑龍江外記八卷。屬為校刊。是年冬完工。復以道光初吉林堂主事滿洲薩英額吉夫所撰吉林外記相授。與研齋之書相輔而行。其書十卷。分門別類。均有條理。自序有云。事必徵實。言皆有據。實能副之。特其是跡未能全境周到。所記亦不無疏略。與研齋之書亦約略相等。重黎云。研齋之書。第二卷。述城堡。有云。石管末。胡嶠陷遼。為蕭翰章書記。居福州。宋徽欽二宗入金。居五國城。以地理考之。福州五國城。應在今黑龍江城內。余於光緒初傳鈔此書。即知此說之謬。比疑此城近會甯府。當在吉林烏喇。當古嶺之關。終以茫無實據。不能確指為今之何地。彼時漫注數語。聊以存疑。後乃知乾隆間。有副都統緯克託。築吉林伯都訥城。得紫檀匣。中藏宋徽宗畫一軸。墨蹟如新。並得古銅器多端。又有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於天會十三年。寄跡於此。曾經數載。考宋史。徽欽二宗入金。初徙韓州。後移冷山。皆不出今吉林內地。終徙五國城。故址即今伯都訥城。乾嘉間。老輩考求地理。頗有知之者。而汲修主人曾載諸嘯亭雜錄。稱川逸士亦載諸東省記聞。雖互有詳略。而證據無殊。今吉夫之書。第二卷。記阿勒楚哈城。城南二里有金顯祖建都故城。俗稱白城。有謂為五國城者。誤。第九卷。古蹟三姓。五國部下。據遼史。營衛部族志。考得五國頭城之名。亦為詳核。蓋五國城者。五國頭城。亦曰五國城。頭。當時並設節度使。領之。又古夫於五國部下。徵引宋金諸史。及元明一統志。洪忠宣松漠紀聞。并近代高士奇扈從錄等書。考得五國頭城故址所在。均未符合。且云。自其高祖由京陞吉林。正黃旗佐領。至今五世。為吉林人。留心考索。

無此城基。又曰考論古今五國城在三姓無疑。松漠紀聞屢從錄里數地名。傳聞互異。不足為證。姑論此以俟後之博覽君子。蓋古夫著此書時。汲修主人及穎川逸士之書。尚未行世。雖能辨阿勒楚哈城南二里白城。謂為五國頭城之誤。而又以為在三姓無疑。終曰俟後之博覽君子。亦尚不失古人著書慎重之體。余前以研齋之書。屬為校刊。未及將此段公案詳注於彼。書城堡所論五國城條下。今古夫之書。亦不能自明。子其詳書。以彌兩書之疏漏可也。重黎所述如是。以古夫之著此書。上距乾隆開緯克託。都訥城時。上下不過五六十年。當時故老或有見而知之者。或有聞而知之者。何至如其所云。自其高祖至今五世。為吉林人。留心考查。無此城基。而竟一無所聞邪。由此類推。吉林全省故事。當詳而不能詳。當載而不及載。且不知凡幾矣。惟東三省之地。除盛京通志外。記載寥寥。賴有研齋古夫之書。講求輿地之學。有備經世實用者。不能不深有所取焉。此則重黎校刊兩書之微指也夫。

考前明倭事本末

常州慶生殷傑識

日本古倭奴也。隋開皇末始通中國。唐咸亨初改名為日本。趙宋以前。朝貢不絕。元世屢招未至。迨明太祖有天下。而方張餘黨亡命海上。往往糾其島人行掠山東沿海州縣。此入寇之始也。嗣後山東浙江福建瀕海之區。靡歲不擾。遣使責讓。始聽終違。胡惟庸誅。復悉其使林賢交通及詐貢謀逆事。計雖不行。而帝怒日本特甚。決意與絕。嚴飭海防。倭警漸稀。未嘗非善策也。成祖即位。遣使諭貢。且弛其私攜兵器之禁。故自永樂以迄宣德。縱未大舉入寇。而海疆亦時時被掠。正統四年。倭以四十艘連破台州甯波昌國等所衛。大肆殺掠。景泰以後。或時載其方物兵器。出沒海濱。無備則寇。有備則貢。復又勾引姦民。為之嚮導。東南各郡。無歲不無倭患。嘉靖三十二年。汪直句諸倭入犯。連艦數百。蔽海而來。自是浙東西江南北悉遭蹂躪。幸張經曹邦輔各軍協力進剿。得以捷聞。而趙文華忘功妄舉。遂又有甌橋之敗。倭勢甚張。遠近震動。後徵俞大猷戚繼光劉顯諸將。合兵擊破。斬殺頗多。隆慶萬曆間。或寇閩浙。或犯廣東。惟時海防整飭。尚無大失耳。萬歷二十年。其關白平秀吉。遣將陷朝鮮之金山。乘勝長驅。走其國主。中朝遣祖承訓援之。敗於平壤。繼命宋應昌李如松進討。始退其師。並復朝鮮所失四道地。窮追復敗。而封貢之議起矣。秀吉死。諸倭盡歸。東南稍有安枕之日。然未幾而流寇難作。明社亦移。蓋倭之為患。實與有明一代相終始云。

樊山集敘

仁和譚廷獻仲修

譚生內交樊子。在甲戌之夏。公車被放。道義相期。獻遂以是年作吏皖山。君閱歲成進士。八翰林。尋改官入秦。曠書問且十年。比子謝病歸南。皮張公開府三楚。聘主講席。雲門方居憂客幕府。然後合併于黃鶴山下。琴歌酒賦。物外周旋。文字而外。道義全待。視時昔加親。共昕夕。忘羈旅。唱子和汝。而文字涂軌。如何涕如。堪羨焉。又一年。君出服官。別于海濱。黯然揮手。雲月之下。則四三年。乃讀樊山集二十卷。昔者相知定文。往往如吾意所欲出。夫有韻之文。詩為大宗。性情之理。成之於天。而措注在人。山川之助。資之在外。而陶洗於內。君少負奇秉。幽憶發之高秀。燕雲之驅車。巴蜀之裝筆。其振奇也。夙訪古則納二千載雲物。

於吾曾文章之正變。在是海國宏覽。北津沽。南粵嶠。浩淼乎無涯。及今游宦。秦隴峻。涇渭清濁。風土之敦厚。民物之繁盛。三代兩漢之陳蹟。與書策求其離合。即與政教證其設施。於是詩不徒作。將傲故人。人所不能。不懈而古。然而吾雲門未嘗以亢厲自喜。博大以張之也。未必不變其風力。益茹吐其聲音。至於幽憶之本。於性情高秀。發自山川。有日上也。無相離也。則夫風雅詩人。多出於婉。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君其人與。會稽李蕓客。先時以樊山詩與桐廬袁重黎並論。若以為有雙美而無兩傷。獻游於二奇。聞。歎哀有道氣。君有古懷。當相眎而莫逆。既序樊山詩。不日有以論漸江鄉人詩矣。樊山填詞。與詩同原。而幽憶尤深。琴曲一終。弦外洋洋。流水之音。鍾期遇之。

漸西村人詩序

譚廷獻

伊昔班孟堅志藝文。序道家曰。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而序詩賦。則曰。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若是乎不相謀也。而賢人君子。繕性達情。素所蓄積。波瀾莫二。吾友重黎以之。重黎負奇秉。少丁喪亂。失其楹書。廬存屏守。則已讀而舉要矣。故相見澗澗。而蓄敏銳之氣。同好傾倒。老成嘆異。君盡折節。博涉羣言。而折中於體行。冠而壯也。游於四方。秣陵江都。師友取益。所學大就。公車往來。山海納於衿袂。通知時事。鬱律未試。而發於詩歌。文筆矜重。其言淵乎不易測識也。通籍農曹。枚擢而選於譯署。曲折中外之賦。宏攬消息之鑰。匡論者述。而持幹以虛。虛且徵之。徵之亦於其詩。淵乎其益深矣。獻與君別十五年。乃得盡讀其詩。固推大於夙昔之所見。少壯之所造。然而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味乎其言。若游乎甘。或勿造。材知深美。可與圖事。則文如其人。則人如其文。波瀾莫二。殆非一人之私言也。與老友李蕓客侍御有道者也。嘗舉君詩與恩施樊雲門並備。樊詩跌宕。華於材者。幹於道。袁詩懿美。默存者。道而卷舒者。才。獻去年信宿蕪湖。權巡官齋。縱橫談藝。撰序未成。今者序雲門詩。意所感觸。乃為漸西村人詩序。以告後之志藝文者。

無邪堂答問序

義烏朱一新辨

無邪堂者。有皮張孝達尚書。嘗學時。開廣雅書院。以課士。而因以名其堂者也。已上諸公。今日端溪移三斯院。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專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而院長受其成焉。諸生人賦。以日記册。記質疑問難之語於其中。而院長以次答焉。顧迫於時日。諸生未及遍觀也。今年春。分校馬君貞楹。偕其弟子龍君。約遊西樵。三人者。舟中無事。縱談舊聞。連日夕不輟。語次遂及諸生學業。馬君謂余。盡作一書。以導之。余感其言。而意以謂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其時而語焉。莫之應也。若辨章學術。以端諸生之趨向。則不佞與有責焉。乃簡舊所為答問之辭。輯其稍完整者。而益其所未備。釐為五卷。庸示諸生。烏摩。自義軒以逮今茲。自東海放乎西海。理之本諸大同者。無弗同也。而其開道術分歧。蓋午旁出人。自以為許鄭。家自以為程朱。許鄭程朱之在聖門。誠未知其能相說以解否也。而世之為許鄭程朱之學者。支別派分。壹若終古不可溝合。則未知許鄭程朱之學。之果歧歟。抑未知為其學者。自歧之歟。而況東海。西海之遙。又安知無歧之。又歧者歟。聖哲不作。孰從取正。後生小子。奚所適從。然

則余之為是言也。猶植索塗。其敢自信乎哉。已不自信。而欲見信於人。余反滋大矣。雖然。吾聞古之君子。新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正。而欲民之無邪。猶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者。若狷者。皆截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資。分茅設節。既已隘其耳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好為新異者。復亂焉。幽莽滅裂以求之。則亦幽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新至於聖人之道。蓋亦甚難。誠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尚志所為。異於凡民也。邪惡之作。作於士大夫之心。凡民豈能足責焉。則夫明六經之恆言。返而求諸聖。凡共由之大道。抑亦志士所不容自己者也。余誠謂。無所藉以導諸生。願念天下之大。碩彥之衆。豈無人焉。躬行心得。以漸復乎。經正。民興之盛。俾無滯乎。斯道之大。閱庶幾陽儒陰墨之風。無自而熾。余日望之。而獨余之私望也耶。於摩誦詩三百。蔽以一言。諸生登斯堂者。尚其顧名思義。而毋或矜於歧趨。以自隘其量哉。

沈廉仲先生七十壽序

朱一新

成皇帝時有名臣曰嘉興沈侍郎。以正學倡導後進。余登朝晚。去侍郎之世蓋二十餘年矣。乃得其孫曰曾植。曾植者。與遊數。以道誼文章相劇切。其意思誠有異乎人。人而聞其季父廉仲先生。能傳侍郎家學。心儀焉。而未獲見也。歲丁亥。一新至廣州。以後進禮謁先生。會先生養病謝客。仍未獲見。而獨得侍郎遺書。為先生所校治者。讀之。簡嚴深至。然後知先生之學之正。夫果有所受之也。聖哲不作。道術分裂。卑者限於功利。高者局於訓詁。名物制度。而以是號於衆曰。吾道在是。夫所謂訓詁名物制度者。漢儒承秦滅學。左右采獲。六經之亂。昧者。適明。其為學甚勤。為功甚鉅。而於義理之精。選者。或遺之。而未嘗言之。而未盡。非不為也。蓋不遑也。且夫經為聖心。聖不虛作。大義易見。微言難知。漢儒於其易見者。以訓詁考證通之。於其難知者。不徒於訓詁考證求之。三家之治詩。伏生之治書。董生之治春秋。皆是物也。去聖久遠。大義日晦。人心日漓。於是。有宋諸子者。出。通之性命。以清其源。約之誠敬。以端其本。返之躬行實踐。以祛其妄。驗之辭受。取予以觀其微。而其旨歸一。準於即物以窮其理。斯張皇高遠之說。既無所託。以亂真。而所謂訓詁名物制度者。皆吾博文約禮之資。而無破碎大道之失。是故漢儒之學。其大者在通天人之故。至通天人之故。而訓詁名物。且為粗迹矣。宋儒之學。其大者在窮性命之微。至窮性命之微。而訓詁名物。特其始基矣。凡皆以求聖人之微言也。迨其微也。言天者。或雜以惑緯。言性命者。或遁於空虛。要皆未師闡儒。自豐其部。學者方播棄之不暇。而暇漢漢界宋云爾哉。先生自其少時。耳目之習。見習聞者。既已至精極粹。復從錢衍石。擇先輩遊。於訓詁名物制度之學。靡不涉其窠臼。而一歸命於有宋諸子。晚知連州。未幾。以疾受代歸。弗竟其用。獨篋屨事最久。故利藪也。而先生貧如故。久之。聲聞益著。即事非其素。屬者。大吏亦虛已。請焉。先生將之以至誠。而實以敬事之意。務使惠澤逮於人人。而已不尸其功。人或遺遺者。雖少物。必峻卻之。此在晚近。為難能。而先生則其末節也。道之難明也。久矣。學士大夫。於言復古。其說愈精。而愈瑣。至宋儒辨晰心性之旨。乃以其涉門戶也。而疑之。然則論學。必屏程朱。說經。必宗許鄭。非門戶。夫非許鄭。程朱之果。歧人自歧之也。聖清純儒。首推二陸。清獻尚已。道成立言深博。蓋有

宋元儒者。東萊仁山之風。非猶夫永嘉經制之學也。而近世之言實學者。必曰。亭林顧氏。吾謂非惟不知許鄭程朱也。抑不知亭林實甚。亭林之言曰。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其於辭受。取與之節。辨之至嚴。至慎。今舍其所嚴辨者。而第曰。吾從事於博文云爾。可乎哉。且博文云者。如第曰。瑣細考證而已。吾未知於亭林之旨。其果有合焉否耶。先生論學。不主陸王。與清獻同。而其學之淹貫。且斷斷於辭受取與之節也。如是。其庶幾博而知恥者歟。抑亦善承其家學者歟。今年秋。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吾鄉之官學。咸願為歌頌。以壽先生。而督序於余。余謂。壽言類涉於諛。非先生所樂受也。乃推本先生學術之正。為一新私淑艾者。既以自考。亦藉是以質先生焉。

崇義祠碑

朱一新

同治二年春正月十日。浙江布政使蔣公益。禮。既大。賊賊於湯溪。越翼日。遂復金華。蓋至是。陷賊三載矣。聚落為墟。白骨載途。有勵存者。饑然。俄夫。而吾鄉。環境三十里。女安於室。農游於野。始如未經亂之初。其得不歸功於鄉勇之枝梧也。先是。咸豐十一年四月。偽侍王李世賢。以輕騎突陷金華。吾鄉聞警。團練自衛。六月。賊攻官餘嶺。其村人擊卻之。然部署未周也。明年夏。賊屢敗於衢州。自相搗。武。踞義烏。曾榮榮故粵產。聚諸粵賊於邑境。不受徵發。號曰。花旗。花旗者。偽翼王石達開之部曲。令。迅世賢。寇金華者也。其別賊屯永康三十里。阮者。日。游騎過山抄掠。五月十一日。我村勇。謀逐之。賊駭走。途中約。束。別。火。伍。嚴。斥。候。擊。要隘。相持四十餘日。賊。受。創。至。飢。疲。不能。軍。而。會。是。昔。榮。榮。遣。其。假。子。率。十三。騎。視。我。師。我。師。乘。勝。并。殲。之。夜。襲。佛。堂。倍。磊。赤。岸。三。賊。營。賊。不。虞。我。師。之。卒。至。也。獸。奔。鼠。竄。罔。敢。喙。息。自。是。擊。賊。於。荒。山。於。雅。墅。街。皆。失。利。戰。死。者。近。百。人。然。雅。墅。之。戰。鄉。兵。氣。銳。甚。迭。敗。迭。進。且。及。日。稷。未。休。賊。多。喪。其。精。銳。遂。背。遁。而。西。鄉。亦。先。團。勇。殺。賊。妻。獲。勝。閏。八。月。三。日。合。攻。縣。城。諸。號。為。花。旗。者。皆。驚。竄。嚴。州。以。去。於是。義。烏。遂。無。賊。賊。環。邑。屯。處。十。餘。萬。狡。焉。思。逞。然。卒。不。得。一。當。也。初。官。軍。大。勝。龍。游。湯。溪。開。賊。勢。日。蹙。廣。徵。援。兵。十。一。月。偽。梯。王。練。業。坤。自。湖。州。僞。戴。王。黃。呈。忠。僞。首。王。范。汝。增。自。紹。興。各。以。其。黨。赴。急。而。懼。吾。鄉。團。擊。其。後。思。先。發。制。之。列。營。數。十。里。以。迫。我。倍。磊。村。者。當。西。南。兩。鄉。之。衝。賊。踞。焉。兩。鄉。約。夜。襲。其。營。江。水。甚。漲。濟。師。失。期。先。登。者。陷。伏。中。賊。遂。分。道。突。入。我。師。設。殺。以。待。倉。卒。不。得。發。會。天。大。霧。賊。遽。走。其。自。北。道。來。侵。者。十。六。日。集。諸。村。勇。迎。擊。三。丁。塘。大。破。之。圍。乃。解。是。役。也。幾。瀕。於。危。屬。有。天。幸。賊。亦。未。審。我。虛。實。以。故。不。得。逞。而。西。鄉。遂。為。所。破。賊。休。兵。五。日。乃。始。進。援。湯。溪。然。其。後。隊。猶。屯。金。華。澄。浦。諸。村。意。未。忘。我。也。十。二。月。七。日。賊。大。舉。踰。大。嶺。我。師。扼。嶺。嶺。不。得。入。適。勇。攻。鮎。魚。嶺。以。撓。我。塵。戰。移。時。幾。敗。矣。適。援。軍。至。賊。始。退。而。併。力。大。嶺。之。北。最。高。者。曰。虎。車。山。賊。先。據。之。我。以。偏。師。行。掛。其。背。壓。賊。軍。而。陳。賊。勢。不。得。合。并。乃。震。駭。潮。湧。而下。頓。崖。隊。壘。尸。枕。藉。山。谷。間。俘。十。餘。人。以。歸。自。是。不。敢。復。窺。覬。矣。越。月。餘。金。華。諸。賊。藥。夜。盡。竄。有。逸。賊。自。永。康。來。者。掩。其。後。斬。艾。無。算。時。猶。未。知。郡。城。已。復。也。嗚。呼。洪。楊。之。亂。毒。登。徧。海。內。賊。名。城。屠。重。鎮。勝。兵。宿。將。恆。奔。走。而。不。暇。給。吾。鄉。以。彈。丸。黑。子。之。地。大小。數。十。戰。捐。軀。數。百。輩。雖。瘞。挫。而。氣。不。少。衰。陷。向。斷。脰。身。膏。原。野。一。腥。而。不。返。視。夫。詎。非。國。家。恩。德。之。厚。之。入。於。人。者。深。而。諸。君。舍。生。犯。難。之。功。抑。亦。不。可。沒。也。

伊古以來天下之艱難者莫不將之以誠貞之以百折不同之氣而非徒圖機智者所能與吾鄉俗善樸厚民老死不見僞偽之習與夫貧富相耀機械相角之情故其感槩而赴敵也義不旋踵勝無重賞死無厚賻惟恃此傲然之志以鼓舞之而民亦甘冒鋒鏑而不之悔嗚呼蓋遠今不三十年而風會亦少替矣然則諸人之義勇奮發毋亦其素所習者然邪嗟乎願不倖哉事既平邪之人仕於朝者具以聞賜卹如例復祈其主於京邸忠義祠會城亦如之既又念諸君保衛之庸與死事之烈也釐金錢若干為祠三櫺於五指山之陽祀先後歿於陳者凡一百十有八人補以義僕一人置田如干畝以其租入歲於孟冬嚴祠事焉蓋祠所直即昔城隍廟十三騎之地也誕維諸義士生為同仇歿為鬼雄英颯毅爽儼忽往來將於是乎在祠落成同治二年十月越光緒十有六年一新迺始追撫當時所聞見書諸石以告悼史以證吾鄉之人俾無忘昔之艱危而或淪其舊俗也於是復為禮神之詞而以其死事者姓氏年月錄於碑陰詞曰

妖星墮兮天狗芒。撲猿磨牙兮肝人為根。時非豎士兮起搯其吭。持寸丹兮質三光。山嶺嶄兮石齒齒。峯峭摩穹兮不可以趾。血瀑壁兮谷益澗。蠢爾羣醜兮敢踰此。忽挾慧兮奔雷。莽平原兮陳雲積。張空券兮飲白刃。靈何為兮丁厥雷。勳遠征兮失地險。殲我良兮張寇篋。雄虺九首兮舌談。南山雨兮冥冥。靈之來兮擁蜺旌。熱終古兮碧血長。無沫兮芳馨。化朱鳥兮味焉食。而跳跟兮殲而魄。朝飲而血兮夕寢而革。權槍塔兮幾星終。猝驚忽兮靈路濃。喪國殤兮帝教忠。義憤洩兮靈辨詞。坎擊鼓兮傳芭舞。強飲強食兮永綏茲土。

朱一新

端溪書院祭全謝山先生文

鳥庫聖哲不作。坦途荆芴。存儒照學。華士噉名。末師詹詹。一孔墨守。界海區宋。自豐其部。卓哉先生。立言不朽。先生之學。宏博精博。誠稽經史。如衡受權。削毫析芒。墜雲出淵。一義之獲。前無古賢。湖東學派。文成業闢。念喜慎獨。日彌其際。都講梨洲。衍于四明。先生私淑。適扶其精。學案初編。主張偏駁。先生靡之。宋元甄錄。補朱姚主。論議精卓。習爽昭明。若龍銜燭。先生之文。闡幽表微。人倫扶植。經訓帝范。遷固匡劉。不名一師。勝國沙蟲。遺民霧豹。摻選剔隱。章志貞教。百年時鐘。寸管照耀。作為文章。原本忠孝。先生之行。冰瑩玉瑒。等身著著。畢世坎珂。毛髮之利。如將挽我。鴻詞未試。奏賦漢廷。知孤工射。鶴鳴先鳴。女恥自衛。士恥自輕。屏跡權要。拂衣歸耕。折腰五斗。冷笑泉明。雙水之陽。星巖之里。學侶莘莘。媚於文史。先生屬之。廉頑敦鄙。抱此遺經。與究終始。二策流傳。略觀宗旨。經師人師。無忝耳已。新也梅味。幸接鄉閭。欽運懿範。賦沫遺書。偶除服領。遂屆皋比。願瞻新廟。敬式前規。瞻亭宿莽。鹿峽朝暉。先生之靈。倘此已返。學侶莘莘。今豈異昔。音徵雖遠。精誠不隔。趨向毋歧。進修毋畫。我先生誨。鑿予之責。承學者流。勉屏無教。於餐蕉黃。盡其來格。尚冀

景賢閣祭文

於戲道之彌於天壤也。如日月之麗乎穹蒼。測天者各立一元以起算。而皆可得天離宿之度。弦望之常。

昔素王沒而教言絕。論交已異。夫子夏與子張。儒分為八。孰早其綱。路以多歧。而惑道以紛。說而亡。博文約禮。吾夫子所難言也。而致良知與尊德性。亦聖門之精論。吾學之津梁。高明者往往由之。而捷悟傳習者。乃或過焉而披猖。陽儒陰釋之弊。維學辨中著其說矣。蓋遠慮夫末流之恣肆。而因咎夫始基之不成。然未嘗不取其操持之密。質性之剛。釋疑辨難。舍短集長。故登湖之詩。雖云幽黯。鹿洞之會。頗無參商。速有明之中葉。士服習乎紫陽。白沙變其師說。風浴與乎點狂。一傳而得文簡。徒侶遂徧乎炎荒。是時陽明提倡心學。蓋亦始同而終異。畫界而分疆。獨泰泉窮理格物。欲合新安之轍迹。以窺洙泗之門牆。於戲。聖道大矣。測者多方。苟不迷於向往。將百川學海而至海。奚至航斷港與絕潢。覺晚年定論之為貴。即宗旨各異而何傷。惟諸先生之卓犖。生不同其指趣。沒則同散俎豆於斯堂。一新吾徽國之苗裔。恆望道而歎。洋抗顏而為諸生。長彌悚傷而後復。景行行止。墜緒茫茫。願諸生儀刑其鄉先哲。而一新之。蓋愚固陋。亦將服膺祖訓。而毋忘。跪陳辭以抒誠。與桂醕與椒漿。尚鑒。

祭李見羅先生文

昔韓子言。事有曠世而相感兮。誠不自知其何心。聖學教於富庶兮。固賢牧伯之所任。判一官以衛道兮。後之人涕泗而當襟。黎先生之耿介兮。夙承師於東廓。聞新建之風而興兮。求緒山龍巖而考索。我豈冠之岌岌兮。馳蕩節於交州。殲羅平之妖鳥兮。殄獬豸之驚虬。羌投戈而講藝兮。曰余情其信。務以好修。嗟粵士之凋俗兮。時譯躬於爾雅。率俊髦于精廬兮。庇孤寒以廣廈。闢蕪蕪之緒言兮。辨一介於取舍。來吾導夫先路兮。毋自棄於聖者。何時俗之醜正兮。遇讒讒之高張。薑茶施其充壤兮。謂晚關其不芳。瞻講舍之將夷為廐兮。慨子矜乎城闕。道既或蓋乎時兮。胡久居此而鬱鬱。滯子纓於浪水兮。返予服於章門。願敷枉以離辭兮。虎豹守守夫帝關。子方高馳而不顧兮。細故營芥何足論。芬至今猶未沫兮。檀荃菹之芳澤。惟介節之感人心兮。絲絲翰翰而無散。昔文翁之興學兮。就石室而祠之。矧先生之峻潔兮。吾黨百世之師。薦嘉禮以告虔兮。庶降鑒之在茲。尚冀

擬補校經室學約

曹廣權

漢唐以來論學之書。如劉子駿移太常博士。隋書經籍志。敘章矣。逮乎宋元之世。學規日程。諸作紛然。明儒講學。迭相踵述。國朝經術盛昌。鉅儒相承。特明家法。津逮來學。論著尤詳。夫學術流弊。難可究詰。卑無高論。斬於切近而已。加以南北異宜。風尚殊趣。非夫身蒞目睹。洞曉源流。雖泛論學派。臆陳漢宋。猶以水濟水。未見其能益也。今當輯軒之暇。訪察時會之變。附酌往籍之言。定為學約。其相質證。若其弗備。請跋來哲。

昔揚子雲有言。古之學者。其且養。三年通一經。今諸生徵調入院。肄習三年。專治一經。自當通貫。但古書文在簡冊。半由口授。篤信師說。無有粉飾。近世載籍極博。支葉藩滋。記誦洽熟。於茲難矣。夫一經之大義。微言文字。固炳。名物象數。事益繁夥。語其淵浩。非益酌之能喻。由其精實。豈繁空之可談。慎略探一節。弗求貫穿。譬猶庭列宮懸。六樂縣會。徒為尊堂之聽。忘窺鐘律之用。豈所謂學其機要。達彼條流者哉。以故

學者偶暢疑滯。於為制獲。非是取積疑。祇為唾餘。即以旁證他書。恆多參午窮經之子。但為口給取悅於時。不其惑乎。天算輿地。散見羣經。史家之言。抑資考證。求碑實用。斯為大宗。邇來算術圖學。超軼前古。塗徑維艱。軌轍易易。所貴勿憚煩難。精益求精也。杜元凱論兵。嘗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得其次第。可用讀經。今試取天算輿地名物象數之屬。各於其黨。依次推求。雖多蒐討之勤。猶為顯門之學。庶賢乎博而寡要。沈濫無歸者焉。顧亭林述其先訓曰。著書不如鈔書。所言謬矣。經師傳注。將以傳信。本自師授。成一家言。安有故為歧異。垂示將來。鄭君箋注。詩禮不合。此由禮注先行。不復追改。自發其凡。恐誣後人。大氏古人。讓著辭有所受。草精研思。匪由販鬻。其或一書所述。首尾不符。一人所傳。矛盾相觸。非本隨文。訓釋之方。必出師法傳聞之異。若使評處淵源之錄。譬曉注家之體。詳其離合。與之折中。誠免掛漏之弊。妄肆掇摭。豈假傳會之說。託於調停。故知功在蒐輯。事歸鈔錄。排比類聚。覽而遂通。如唐宋諸儒。託體書鈔。六帖玉海等編。匪徒述於類書。蓋治經之要訣也。且學人恆病。半在涉獵。居多暇。鮮克敷足。讀不終卷。輒易他編。亦既下帷探纂。自然堅坐。篇帙銜接。勢難中輟。既多卒業之書。彌絕坐馳之病。夫章句弗遺。貪多靡獲。孰與攝彼精要。便能鑠骨邪。若其體例。則商榷從心。變通惟己。總以存原書之次第。免割裂之深尤。庶庶可耳。

儒家述造。鈔纂而外。厥有日記。壽夫義例。非碩儒之所必構。由斯積矣。實樸學之所常基。有宋訖今。紀開日鈔。割記雜志之倫。斐然有作。蓋宜尼垂飽食之錄。卜氏崇無忘之訓。羣居講游。既有病於荒嬉。清言放論。曾何裨於講肄。孫卿云。其為人。也多暇日。其出入不遠矣。果為嚴立程限。密出條理。每舉必書。有疑斯析。朝益暮習。顯其作輟之情。疑今察古。豈無心得之語。抑有潤覽百家。綈裘充積。首末遺長。記憶茫昧。存紀匪略。時使檢尋。求諸自古。亦聞斯例。故知粗述六籍。儘拾糟粕之餘。培養新知。究資考鏡之益。況乃隨筆斧。尤藉助於修辭。直書取。庶呈形以自諱。豈謂虛張部帙。浪費楮墨。乃類俗之文案。孔曰。通無實用者哉。夫流水不腐。見無息之常新。羣輕折軸。知積厚之增勢。習茲楷則。久自治通。無為鄙棄。聽其廢闕也。

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又曰。士先志。古人尚志。良有旨哉。蓋影不為曲物而直。響不為惡聲而美。此理章章不易。誣也。故志行不潔。則德器不崇。經術不講。斯光名不立。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有聞漢氏。蔚為儒宗。今諸生誠能踵躡賢之。葛潛學之業。返性游心。絕去浮華。務使體識神粹。者並列於方聞。才性開顯。者益闡其幹略。詞章之士。納諸麗則之塗。考據之家。免其破碎之謂。庶幾言皆雅正。事無偏黨。知其師之所在。收耽道之宏益。斯則可矣。若使通無遠鑒。徒為章句。將昔人所嗤為女史詩。內豎傳令者。亦何能自外於此乎。且夫微辭既與。詔曰。茂材表薦之書。辭稱名士。斯並崇獎人倫之風。信非抗顏期許之語。蓋高名可貴。副實難。愚者味之。竊自標異。凌今轍古。何其厚誣。承學之徒。有類於斯。亦異乎被褐懷玉。問然而日章者矣。若適按試州郡。招拔良選。甄錄歸於至公。責在鑒識。俊造升由。舉事例選。除賢校本。無資緣之階。精感豈同奔競之藪。然自古文人結習。難免躁進。躁進彌甚。將遂傾軋。門戶因之而

分人心。由其日壞。凡諸變態。可勝言哉。所願肄業諸生。未停澆薄之心。崇思慮。防之道。身範諷訓。其維條教。發藻儒林。揚榮經苑。仰奉朝廷右文之規。無陋前人興學之義。庶雅風崇厲。而人才日盛矣。

勸葬說

知都門事黃澍

上世舉委之溝壑。過而類泚。古聖人易之以棺槨。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夫天地生人。有造有化。乘陽故造。乘陰故化。土為陰氣所凝。故化者乘之。今死者既化。宜乘土氣以遂其化之機。葬書謂葬乘生氣。返氣納骨以陰所生。尤何廣勸葬說。引語云。死人見土如見金。皆謂死當速葬也。考之古禮。證之今制。揆之人情。度之生理。無貴賤賢愚。莫不以人死速葬為安。喪禮即吉。始於虞而後成。禮之為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故為虞以安之。故既葬而虞。未葬則無所為虞。不虞則卒哭與禫。皆無所為而舉。更何為而可以練。可以祥。且禫。故形魄歸地。訓於禮。歸於其居。訓於詩。為殯為落。訓於書。五月三月一月而葬。詳於傳。況我朝禮教昌明。酌古定制。職官庶民。葬有常期。停棺託故不葬者。杖捌拾。若為律令。使人知停棺為法所不宥也。本縣蒞皖之初。即聞微屬積俗。多停棺不葬。竊嘗惻然於心。今以攝篆此邦。親見山郊。棺槨積。甚至棺木朽壞。暴露尸骸。慘目痛心。下車伊始。業經出示曉諭。時逾兩月。查埋葬者尙屬寥寥。不忍遽加之誅。東萊呂氏曰。使民畏不如使民信。使民信不如使民樂。特再詳指其不葬之害。而明辨其所以然之弊。夫填土蓋土。必令緊築。郭璞經謂尸得陽風。陽水則腐臭。今僅以瓦覆其上。轉轉破。兩害並。漸漸腐尸。必傷內漬。甚至山水暴發。狂流奔注。尸棺亦致漂沒。莫知其所。此不葬之為害一也。秋冬烈山。延燒遍野。積屋雜居。衰草之中。偶或殃及。勢必尸骸同為灰燼。白骨狼藉。露燐燐。行路見而心酸。屬在同氣。乃竟堪此。此不葬之為害二也。雲南為瘴癘地。張經略廣潤駐軍丹江。兵多瘴死。究之古書。知瘴乃停棺不葬。歷四五年。陰毒凝成。因令盡棺掩埋。十年後丹江無瘴患。邇邑此時辰。瘴氣觸之。已能生疾。漸有瘴勢。若不亟為改圖。必成風癘。殃及生民。而不葬之為害三也。曹彬困江南。第三誓曰。平塚者必遭屠戮。以暴人骸骨。天亦報以骸骨之暴。今邇邑積屍。數椁之木。數片之瓦。不十年。親之骸骨暴於原野。夫暴人骸骨。猶及於禍。況暴親骸骨乎。天道循環。前車不遠。此不葬之為害四也。邇雖富戶官族不多。然親死殯殮。知決不能皆效康節紙衣之示。保無姦人覬覦。採取殮資。發屋不如發塚之難。誠恐因暴因乘便宜。災及亡骸。伯仁所歷。隱憂方切。此不葬之為害五也。神仙鬼怪之事。雖屬不經。間亦可信。諸說部所載種種妖厲。大約塚中為祟者十之三。停棺為祟者十之七。神異記原為撰棺者痛戒。恐言無益。故鉤奇而描摹凶異。以為當頭棒喝。太平廣記後序。稱妖厲野廟。動作禍福。皆體魄不著土者。游魂為厲。至於毛尸。無尸。數數噬人。夫以至親骸骨。淪為妖厲。而不寒心乎。此不葬之為害六也。以上諸端。其事皆瞭如指掌。而邇之人。顧相沿至今。而未有已者。豈皆昧味哉。或感於形家之言。謂吉壤難尋。竟不若渴葬以待。夫吉壤果可求而得。則為地師者當早得之矣。張乖崖云。固有佳地。非葬師所能得。源昭得地於燕公門。袁安遇書生指地而得三公。孫鍾因少年乞瓜而封七世。得自無心。昭昭史冊。程子謂培其天理。始有地理。不願先人懸鋼之苦。而挾福庇子孫之鄙志。妄事營求。天理已亡。猶質質然乞靈於地理。可得乎。

不可得乎。又或謂無力營墳，以損較易畢事。不知修葬，穉家有無。富貴者豐碑華表，貧窮者負土成堆。古來厚葬之譏，不猶速朽為桓司馬言也。況非地皆有禮制，越制者禁，不及制者未聞干法。乃生者矜飾，門面忍令死者抱痛泉臺。此真不可解矣。又或謂尸骸移動，恐犯凶耗，存之封樹，不敢再謀窳窳。迨停之數十年，子姓漸衆，境遇不一。富者狃於便安，以為庇蔭正長，貧者迫於饑寒，以為墳塋不吉。一議攝葬，同室操戈，因循遷延，坐致尸骸遺瓦礫而不知救止。前移動而謂不可，後拋棄而苦無防。其悖謬有甚於此者哉。又或勢厚之家，謂喪葬事鉅，家長主之，而家長又以執吉凶陰陽之說，窮年無所就，突有事變，子弟遂無復前人之意，漠然置之。又或兄弟衆多，各延地師，各執意見。此曰吉，彼曰不吉。此曰可，彼曰不可。兩相持，即兩相防。或至外貨經營，經年未歸，因相待而漸至相忘，嗟乎！其始並無終存於屋之心，其後乃成永不入土之禍。一倡百和，一時誤舉，釀為厲階，迷罔之窮，指非為是，遂至黑白易色，東西易位。而於積弊源流，不一究竟，良可痛已。本縣考古證今，度理揆情，不憚煩言，為之破其迷而使之共悟。庶於輕重緩急先後之間，詳審較量，或圖變計，俾生者復其天，而死者安於地。舉自十年之沈痛，剔於崇朝，不其幸乎。爰為明定章程，示以期限，誘以獎勵，其再有不率者，惟有盡法極懲，不稍贖徇。爾神其無後悔，各宜凜遵。

到青陽任觀風示

知青陽縣事湯壽潛

聖清昌明正學，南金東箭，四達論才，秋籥春干，百家立學，臥碑其在，昭示周行。又以自明以來，偏重帖括，春秋束之高閣，儀禮苦其難讀，六藝否百，八儒難雜，詔徵博學宏詞者，再大略既啓，周轍成道，海內人文，一盪翔實。其時皖南魁碩，肩背相望，青陽山縣，亦復人懷荆璧，家提隋珠，喬木餘陰，百年蔥鬱，斯文趾美。責在來者，適者成同之季，緒寇熾起，青道大通，賊梳兵篋，廢績十稔，鄉先達撰杖都講之所，半為委燼。人跡士著，士失斗杓，警者流，竟趨脂粉，脂粉調舌，計訟射利，宵宵不寐，廢疾誰起，橫舍之敝，亦風會之憂也。夫學貴師承，亦貴頓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大氏始於博探，終於約取，博探之義，如棘引車，約取之規，如舉毋肉，皆古而不通，今雖備實，能文不足致用，雖士而俳，今者歐人之學，竊取東來，皮傳格物，昔墨翟氏儻忽始鑿，句而不達，遂使鼻矚別種，擅其神奇，文學先生，驚為河漢，其書具在，媿隔既譯，涂微易尋，有志之士，並宜覽觀，以濟世用。若復自封肘寸，鞞論詩書，擅言道德，無補時弊，曷貴吾輩。此邦大好山水，九華尤秀，歷天柱，作鎮皖南，豈徒能降雨出雲，棲仙隱佛已邪。意必有偉人傑士，挺出其間，與山川靈秀相映發也。且文成講授，遺址猶留，同里末學，敢忘景企。茲幸恭膺除命，來領邑符，爲此示仰，閭邑舉貢生童等知悉。昔軒軒問俗，太史有官，武城得人，澹臺斯選，君實爲腳踏實地之學，宜公存翰苑經世之文。如遇其人，懸榻以待，命題列後，自行備卷，請言盡各，以規素蘊。凡隸轄境，無論遠近，自七月初十日起，予限四十日，雖未拘以全卷，亦期十事對九，多多益善，鶴俸之分，在所不吝。若僅有應制詩文，無一雜藝，文雖可觀，亦列中調，或由山學師轉交，或向本署徑繳。悉從其便，本縣舉行，恭奉華資，恭爲委非。中外譏著，徒閱徑資，何足爲多。士師惟仰，體各大憲，扶教翼民之德意，期於比戶絃歌，連壤鄰魯，樹旌發軔，提倡頗殷。多士各宜以時磨濯，蠲沒有成，植其遠藟之材，革其媒但之習，以爲齊助，望毋使鄉先達專靈於前，本

勸捐積穀以備賑荒示

湯壽潛

爲勸捐積穀，設倉備賑事。聞髮難以前，青陽歲出之米，不敷歲食，必待他處之米。由大通進口接濟，約什之二三成。今大通出口之米，反恃青陽爲大宗，非田少而米多，蓋戶口盛衰，若是其懸殊也。合十七都勻算，客民倍土著，來者尚難錯，環青皆山，沙石附下，溪河淤塞，水利大壞，無待災獻，已虞難食。本縣來宰此邦，意謂必有例存倉穀，即爲數無多，不難推廣其制，以期有備無患。乃倉則遺址不存，穀則半粒無着，城鄉皆然。嗟嗟青陽，爲池郡壯邑，并義倉之名而無之，天災代有，凡我父老，何不知遠慮若此。本縣愧無博濟之方，代庶然用之，亟今幸華雲徧澤，長壘大稔，特爲參考，歷代常平社倉，及國朝諸先哲所輯議，華前縣奉憲議辦，未果。各章程，汰其繁冗，挈其綱要，酌爲義倉事宜二十條。期吾民易知易從，勇於成事。富者捐此斗升，而不費，貧者仍資挹注於將來。爲此剴切曉諭，仰士客紳耆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務各遵照後開事宜，踴躍樂輸，衆擎易舉，積少爲多，以成義舉。而防歉誠，本縣幸甚。地方幸甚。爾等須知本縣及瓜即去，不能攜帶顆粒，而甫經下車，即苦口婆心，爲爾等畫此備災禦患之計，稍有知識，必能仰體拳拳共贊成之，望切盼切，毋違特諭。

一建倉不必另立常平豐備便民等名目，致惹民未盡通曉。從實以義倉名之。如在一都則曰一都義倉，在一都一甲則曰一都一甲義倉之類。庶幾人人皆知。

一義倉無論在城在鄉，官爲頒立章程，即由地方自行捐積，將數飭約報縣。縣但董率其成，不得主持其事。徒滋胥役之擾累，且防墨吏之侵移。

一都長甲長，必地方較有聲色之人，創辦時先責成該長等經理其事，以免議舉倉正，反致謀沮道旁。限到半月內，該長即邀同該都甲幹董逐條妥商，即將遊辦情形，飭約報縣。限十月終，將捐存穀數，榜出存穀之所，一面照簿錄副，飭約送縣備查。

一凡事歷久則弊生，目前先煩該長等經始，捐定後，該都甲另行公舉老成端謹者爲倉正倉副，便該長等交替，即經理一無遺誤。亦必每歲一易，如該都甲殷實無多，此次交替之人，隔一年再行公舉亦可。仍請該長應替，亦無不可。總之不得一人聯辦二年，不能把持，庶免弊混。每交替時，倉簿倉數均須會同該都甲幹董逐一驗明。

一此舉專爲備荒而設，積穀不積錢，即有情願捐錢之戶，經理者刻日照數買穀存儲，緣錢較穀猶易挪移也。

一地方無論如何要工，如堤圩橋堰等類，各籌各款，總不準變穀抵用。先以買補爲詞，後遂推委無著。一倉穀積存私家，他人不便隨時盤查，宜設在該都甲宗祠，或公所神廟，人人得以寓目，自然挪動爲難。但求高燥通風，不受低溼之地便佳。

一創辦時無力建倉，可先用簞廩或草囤暫行儲積，俟三年後，總核穀數，再議建倉，所費無多，當易集事。

一建倉不拘多少一都一倉可一都內一甲一甲內一村自爲一倉亦可族大丁繁一族一倉可一房一派自爲一倉亦可其巨鎮大集除居民捐積倉穀以外有好義商人公同籌款購穀建倉則曰某鎮各商義倉亦屬有益無損本縣一體旌獎

一查華前縣奉各憲議辦之法以每畝二三升爲限今擬略仍前議各都甲某家田若干畝該長等就近易知且有推書可核畝各捐穀三升但捐田主不捐佃戶如係隔縣田主先由佃戶捐準於租內扣還每畝三升時價不過二十餘文即爲富不仁者亦當無甚吝惜且今日所捐之穀仍存於鄉里將來所活之人不出於親鄰在貧難之戶以後領給或較捐數爲多自非頑梗斷不致拒而不予

一每畝三升以外有慷慨好義自願多捐如至三十石以上本縣給以獎額親旌其門六十石以上本縣詳請府憲旌獎捐至三百石以上本縣詳請大憲題敘以爲樂善好施者勸

一不分土民客民同住此甲現在一律收捐將來一律散給其有手藝營生無穀可捐者每人以田三畝爲準捐穀六升其值不過四五十文實在無力者免斷不肯捐者亦無須勉強

一義倉由各都各甲設立捐穀後如積有移徙不得以從前曾在某都甲捐穀若干藉詞指案其徙往之郡甲不得以此開向未捐過不予散給致令向隅

一各都甲慶壽婚嫁等事時所恆有俗例必置酒張筵以謝賀者不如以賑會之貨捐益倉穀即減半亦可主者賀者兩資遐福能以貨儀充作穀捐吉事有祥尤可操券

一各都甲每有演戲賽會建醮等事勞民傷財有害無利今勸令以此項歲用折數買穀化無益爲有益如相沿已久急切不能變通將上三項事減去其半挹其半以爲買穀之需總之多存一粒即多有一粒好處全在該長等明白勸導切實奉行以期義舉人情兩無不順

一各都甲每有因事口角經長等調處服禮者可將服禮之費折捐倉穀

一捐穀應有限止酌中定數足支半年亦云小補一甲以一百戶計戶各三丁大小均算每丁日食穀一升每月共需穀九十擔半年需穀五百四十擔一俟捐及此數即一律停止免形竭澤如一甲內有好義之人概任一甲應捐全數此甲即不必零星再捐

一此穀雖由畝捐仍出樂輸未便責其乾圓一律有損即收先爲風囑耗使若干簿記其數不必注明其人以示善善從長

一常年息借有利小數平糶有益亦本古法然出易入難各省倉穀名存實亡每坐此弊今本陶文毅所議不食息借之利不泥平糶之益將此穀實存在倉小款不得妄動實遇荒歲先期查明該都甲實在貧戶盡出賑之以極貸次貧中貧酌給穀之多寡將出賑之期飭約報縣有強索者衆共持之中稔仍照章捐積務令每甲足支半年之數而止

一出陳易新亦有流弊幸而五風十雨歲歲有秋既不息借又不平糶存積太久遂致紅朽耗蝕必多今擬以三年爲斷如積至三年無須散賑準於新穀將登以前由倉正倉副會同該長及倉董將舊穀出糶

于湖題集 文二

一次立即買新穀抵補一面將出糶買補之期飭約報縣方新穀未登時穀價必湧所得贏餘足抵耗蝕再有所餘即可作建倉款無庸另籌

與重黎論新購鎮遠濟遠兩兵艦利病書

王詠寬

去夏出都辭別飲領誨言並承寵餞謹志之不能忘西渡以還乍改寒暑東望長安無日不禁諸夢殺也弟竊寓柏林一無建樹觀風聞政專恃調人耳目所及稍廣視聽仲夏中曾隨役溪耳登覽諸艦因識其大略歸而考其圖式參以西士之所論著竊疑製造船學非有心得未易從事然形勢利弊亦有可得而言者按西國兵船近時皆有鐵甲而快船戰艦類分兩塗其戰艦之屬初爲船旁列敵一變爲船腰敵房皆敵小甲薄不足攻拒又變而爲船面旋臺始爲利器

旋臺之製今定鎮二艦仿是購造實爲新式顧鎮遠工料不及定遠而當時價值計增十萬如平而鎮二此弟所未喻者也快船之屬專以巡海亦能深入敵口佐戰艦之用西國有以厚甲專護水綫帶者有增下船平甲以禦彈上墜者今濟遠速率十五海里不爲不多魚雷二筒安置船尾差爲善法然船面甲

臺西國並無斯式爲國有二小艦不及千噸德海部新定一船仍而不用必有深意不然豈西人智術皆出李丹犀下哉蓋濟遠水綫無護遇小彈即穿其穹甲低水四尺浮力無幾隔堵水入敲側難免斯時敵堡勢成上重忽駛爲難危險特甚兵凶戰危宜求萬全乃以嘗試爲之此又弟所未喻者也濟遠造於伏爾羅廠初次試爲本末盡善廠中辦事人不自諱言其失如機船過窄絕無空隙隻身側行尙慮誤觸

其下船煤櫃只容百噸蓋以限於入水諸弊叢生英尺然大沾口淺已不能近炮台旅順無礙加深倘增深一尺可添煤四十噸何所見不及於此而敵房之藥氣閘人令臺之布置不密猶其弊之小者今朝廷加意臺灣仿照仿造而劫侯傳相意見不同

能運諸兩月邪此尤弟所未喻者也聞之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惟是將來各省應有添造之舉似宜精加考察勿復狃於成見實之高明以爲何如此邦水土亦復宜人天氣較涼暑月可服棉袷賤軀頑健眼食如恆惟學業荒蕪祇益慙媿知念增及不盡區區七月十日詠寬再拜

復兗州舒懷環書

曹廣權

別來無恙甚相念也芝孫先生歸遞到惠書並道垂問鄙人甚殷千里瑤華無以爲報酒就鄙意爲吾子陳之昔曾子有言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雖嘗深求之而未得其通也頃讀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云讀如相人偶之人參以近儒經說恍然若有所悟其解語尤切者莫如阮文達引曾子立言文云人之相與譬猶舟車然相濟達焉非馬不行水非水不流以證明鄭義較之番出陳氏取中庸注肫肫懇懇貌以密合論語五十八章之所謂仁同一妙解而本訓更章叔重解仁云人與人相親偶从人二此不限引中而立人達人之宏愷可以識矣蓋四海之大萬民之衆一相人偶之所積而推也故謂人人親親長而天下治一人絮短而天下平反是則亂夫人之相與各有其情不得其情未有能相親也以己度之推其好惡

然後其情可得。故思為有仁之方。曾子與問一貫。不外忠恕。蓋非忠不能恕。強恕以求仁。正學者從入處也。讀聖賢書。而使遺其通。茲輪扁所謂精魄。將奚以為。顧仁之取數至多。術亦衆矣。非博通今古。寂而求之一心。又將隨其性之所近。而歸於一偏。其為仁非色取。則好仁而愚耳。曷足貴也。故功又在好學。好學者。於經史所陳大義無遺。其與地制度名物。凡儒先之所考訂。皆平心以求其是。自觀其通。於立說者。初無與也。但不味所自足矣。若攻訐以爭勝。去讀經史之本心不亦遠乎。至於本朝掌故之精。宜以時觀。覽。曾念宋劉敞使昇舟。遊人欲誇示險遠。故迂其途導之。敵窮其詐。遊人驚服。當時中外隔絕。輿圖不詳。而敞能知敵境道里之遠近。其平時積考可知。近見中俄交界圖。北界多非乾隆內府地圖之舊。詢知為近日使臣重定疆界。誤劃入彼。掌故之不習。思乃至此。苟有夙夜不忘在念者。吾知其心不安矣。顏之推家訓。言。學猶種樹。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發明曾子以文會友。二語。至為明晰。蓋聖門之教。博文約禮。塗徑顯然。淺視之若千條萬緒。實則一貫之言。我輩初學。皆當心知其意。且所謂以文者。亦當返之於心。先自審其誠。偽。大學以誠意為首功。傳者首釋之。此學人所必爭也。苟卿有曰。今之學者。以為禽犢。其言蓋以講學為恥。論者謂與曾子會友之訓相反。烏知講論文章。所爭在念誠偽之開邪。近見學者免於苟卿所斥。則幾矣。記曰。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我輩雖勿能知。而罪必畏也。今當北征。念子遠離。敢以言其相勸勉。庶其時相見。有以互質也。芝兄獨行君子。志操堅定。濟乎寒暑。惟每對之自恨。勿如吾子師之久。頗時與往復。守其言以寡過。夫取友之道。篤行為上。才性開敏。又之。誦淹洽。又次之。雖有他長。而心迹險惡。必慎與之。近世豪俊特起。不思無友矣。

與重黎書

瑞安黃緒實仲謹

拙作承點定。理精且富。感荷無既。惟鄙人墨守朱子。其論二氏及諸儒處。皆略宗朱子文集。及語類之遺意。長者深於二氏。故每以彼法論朱子。及諸儒。雖鄙陋陋之見。與深入堂奧者不可同年而語。然根原不同。實是如此。如出世經世。曾見分為二事。朱子意則以學與治為一事。正使彼教亦言經世。亦能經世。而與吾儒之理仍無涉。宋意謂流弊。即在此出。朱子以道與藝為一事。曾見以為二事。朱子通二氏。大要與關二氏亦即一事。而曾見亦分為二事。尊論每以朱子講學多用權。而鄙人則覺其實。但自顧太淺陋。不敢復置辨。亦以此事非數語可了故也。此自是長者研究二氏。而性於釋氏為尤近。故持論如此。不其遠乎。以佛氏為上。想無能當之者。他日必在此一課。學問。朱子所謂合下有禪底意思。正是見之精處。斷非皮傳者所能及也。引喻從祀諸儒。陸王外添楊慈湖陳白沙諸先生。甚周密。但某公之學佛學道似未深造。所念之道。經殊不高。其兼綜三教。實近於朱子所謂不成箇物事者。故拙作引張良李泌。以其皆嘗辟殺。諸儒自佛。尚不如其。其是五斗米道之流。近而引富彥國趙國道。以其皆讀佛經。但取古來關人有相跡可證者。約略言之。如晉以前為黃老之學者。宋以後講心宗者。皆不敢闖入。惟陸王則為援釋入儒者之集。故不得不提。然陸王亦實嘗看佛經。亦未敢闖入。其餘諸儒。或由真悟。或即從陸王出。

未必專從佛書討生活。不止以顯高。曾謂王。歲山皆謂王學末流。為因果之說者。故特不及之也。某公雖亦持論平。然止是善男子之流。端謹和平。自不可及。而殊之光明俊偉之氣。諸心宗者。亦不爾也。其心宗。亦非真也。引國初儒者。添出沈近思。則妙極妙極。沈公宗旨。與南响不殊。然妙在少曾為僧。亦所謂有粗跡可據也。拙作大意。而于上。是宗朱子。說二氏當歸。但其心得不可沒。曾子裏直說。是能念經亦好。所得不深。其弊必不大耳。蓋某公所學之弊。止在其身。不能及人。若其講心宗。便不敢測其流弊之所至。緣其好處與弊處皆太。此文因上半篇門面太大。故篇末略略規勸。稍自文飾。以應篇首不敢言。諛之語。昨與可莊言。近來應酬文字。即有好手筆。亦斷不能撰寫出。所以斷不得佳。可莊云。若與某公為老同年。竟可直說他所學不合。然猶賢乎已。我們則斷斷不配也。極荷垂愛。故不敢匿其區區。惟恕其愚妄。而終教之。萬幸萬幸。

二

獲教透切之極。敬服敬服。此公先德。即以儒門法語教人。以此養心。以聽訓澄懷。二書藏身。二語可謂不刊之論。大約自呻吟語出後。士氣即就衰。至國朝雍乾後尤甚。朱子謂東漢黨錮之後。士大夫開必別造一種議論。父兄師長以相告誡。以為避禍藏身之計。如忠訓澄懷兩書。始此類也。以朱子議論及行事考之。則與近來宋學者判若天淵。直相背而馳耳。某公亦是胡伯始一流人。但底子尚忠厚。近每有講理學而甚巧。專以其所講之學。為做官趨避之用。則尚不如此之甚。其學還有極可笑者。他日當面陳也。長者讀書博而見理甚深。豈可與近來講學。聞人同日而語。姪每喜看顧亭林李榕棠諸先生及近費魏諸家集。而不顧看學。桐城派諸家之文。惟惜抱老人。則不敢輕視。其餘則大率皮傳者耳。大抵道理自在天壤。開家數由人自立。工夫由人自做。但占得道理。田多地多者。乃占便宜。然以一時論。則恃氣運。以一身論。則恃氣魄。氣運好。氣魄大。便無論何家。俱做得成。然卻不能以此而抹卻所占道理之多少。近世氣運不佳。人又無氣魄。故無論學儒學佛學道。而皆為鄉原之歸。此亦世運之隆。注升降所關。風會人才氣脈之薄。於是外患而而藉藉乘虛。濁亂中夏之禍烈矣。長者以為然乎否乎。

三

右仲波兩書。發揚有義。味能攻吾之短。取銘座右。策吾晚學炳燭之志。

莊氏集。劉覽一過。謹奉。劉舍人之贊。隱秀曰。深文隱蔚。餘味曲包。斯足當之矣。竊謂國朝公羊家推求大義。固多心得。然謂抉經心。而成達例。未敢遽信其然。獨其文詞。則未有不與衍而逾躡者。殆亦舍人所謂有明文章者歟。昆陵人文最盛。至如大雲之文本九流。著柯之賦源。漢魏蓄庵之詩。擬樂府。尤為特出。非一州之所得專美。長者以為何如。集中題仕女。誇虎同。甚佳。紹箕適有此圖。他日當奉求賜題。並請大筆寫。莊詩。以資觀覽也。吳禮北書聯增。筆力洞達。而情趣索然。智過其師。乃可傳法。信非虛語。拙詩本改定數字。瑋當之至。或荷無似。許評過蒙獎借。向來作詩絕少。非推才知。抑亦賦性。後當稍積。為之耳。

日奉惠函，猥蒙齒及拙書，所以獎借之者，逾分溢量，使人愧慙無已。然往者皆安命，宋元以後，書與漢唐人筆法，判不相入，私究其故，漢唐人專從朴拙一路入，宋元明諸家，則皆以取巧失之耳。因是以推論中國之治，所以大遠於古者，其弊亦正坐此。區內萬事萬物，必有其拙，而巧者則莫不終歸於拙。今海外諸國所挾以陵轡我者，一皆以朴拙得之，其實則皆故書雅記九流家言古測算法之緒餘也。我蔑棄先聖之道，一切為孤懸善道，傳風置景之術，以相尚，而彼在在腳踏實地，操必勝之勢，以制我，以實擊虛，焉往而不勝乎。閣下沈幾觀變，謂不若善刀而藏，誠亦有存心人語。然相率引去，揆諸志士仁人之心，蓋亦不免愆然。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近刻重修南宮縣學記一紙，附呈是正。拙書既不足觀，刻工又不如人意，聊博一粲而已。

張裕釗

所示大著，偉論越世，廣學甄微，歸其指趣，九流為近，古今之故，中外之事，靡所不貫。故其發為文章，議論怪奇，一辭一義，皆確有依據，非淺人陋儒所能望其項背。惟文章之道，以實為體，以虛為用，作者之實信美矣，更益游刃於虛，使其窈妙曲折，遠出於語言文字之外，則尤善之善者。邈乎其不可攀矣。來教綜論世變，頗有取於舊言，竊自喜其不謬。然得閣下究極言之，乃更恢之彌廣，按之愈深。今日之事，有能釋閣下之言以為的，舉一世之積弊而盡易其故者，天下何處不可為哉。近感寒疾，雖稍瘳，尚未能復元，勉泐數行，不盡百一，格到頓首。

李文田

昨承教，遂往見，欲其暫留委地朝列，得權宜之正，願彼亦自有意，非決然舍去之謂。蓋謂邊事日難，既不獲行其區區之志，一旦投大遺艱，益無可補救，非經世肆志之人也。坐此益增幽憂之疾，以此議合之，說所云，竟水乳而不可判，而此時則出處之宜，語默之審，各有用意之微別，自鄙人觀之，皆是也。然而不可以強同之也。一半日再詣，研秋編修，未及約之借往，草草手布，順承動定康勝，不宣。弟田頓首。

李文田

承示闕特勒碑，兩唐書均作特勒，當不誤，而耶律鐫親見此碑作特勒，云唐書誤，此當兩存之，莫能定也。甚寶甚寶，至謝至謝。

耶律鐫移刺文正子也，著有雙溪醉隱集，和林詩注云，和林城，必伽可汗之故地也。歲乙未，聖朝太宗皇帝，帝城此，起萬安宮，城西北七十里，有必伽可汗宮城遺址，城東北七十里，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勒碑，其碑額及碑文，特勒，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皆作衙勒之勒字，誤也。云云，以上並是雙溪集語。

李文田

日來緣海子帖落，有派寫之件，遂不得奉詣，領教渴想殊深。黑龍江外記二本，從黃再同編，借處借來，請鈔訖交下，再還之也。中有六七例亂篇，一頁，弟鈔本未校，恐不足用也。前古塔記略，係沈子培秋曹本。

鈔出，並呈上，收龍沙記略，即朔方備乘本，無以異。惟述本堂集祖孫三人之詩，多有在記略外者，頃選出擇邊地詩鈔之，尚未完也。遲日再呈覽何如。柳邊記略，弟所錄有極謬誤者，昨方覺之。肇州在長白山之西五百餘里，以金史會府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也。地理志，會府倚有長白山，則今長白山北，即故會府縣治，然則肇州當在今吉林城西南五百餘里。日前讀元史，以兀速，即本誤作元，整合納吉利吉思之人食此地之鹽，故妄疑其與俄羅斯近，因以為鄰近額爾古納河，及緡金史，方知肇州四至，原自井然。此不足以辱博雅之一笑，明矣。楊大瓢不知肇州所在，此讀史欠細也。乞將此數語塗乙之，免被他人笑也。切懇切懇，文田頓首。

閩縣鄭孝哲太光

日月不居，遂成三年之別，每遇從都下來者，必歷訊朋舊近狀，書問雖疏，情念殊劇，不謂足下獨能見及，遠辱手筆，兼賜見懷之作，持玩累旬，惘然難釋，藉詮道履康勝，至以為慰。咀味大集，信能物率格律，道遙興寄，非特運造之工，兼微攝養之候，學人不乏，深造者誰，故知此事惟靜者乃得其妙也。子培先生，良恨久闊，閱世既倦，益懷斯人，晤語之餘，代道鄙意，皆在此都優游卒歲而已。東人浮淺，一知半解，沾沾自喜，鮮足可語。新法方熾，民氣不靖，其謀國者業已開之，竭蹶難振，亦非有老謀長算耳。閣下未能指畫，然近來此間亦無書可買，秋來得遠義鄭氏書看之，其精力誠有過人處。詩力亦銳，但似孟東野，使人不惟爾吟咏，近亦廢業，正坐無同作者，今謹賦一律奉覽，劣可斷句而已。然鄙懷亦略盡矣，伏惟起居慎衛，孝哲再拜。

詩一首

蹤跡宜南閩，情懷海外孤。佳書能見及，妍語故多殊。島族消新法，資僚踴腐儒。跌慚袁伯業，勦力久過吾。

黃岡洪良品石臣

踵別未晤，弟有一言，屢欲陳於左右，因循未果，疑過尊堂，讀足下日記，枕藉經史，實事求是，非足下無可與言者。且事關貴鄉賢哲，非有公心大力，深悉此中是非得失之故，亦愛莫能助，疑莫能明，今足下有如此學識，復有如此遭際，將來表章經學，津逮後人，如阮芸臺之所為，甚易易也。貴省鄉賢中，弟最佩服二人，在明唯王陽明，本朝唯毛西河，陽明道學，實見諸施行，非空談心性者比。西河經學，確有心得，精審絕倫，非諸家所及。二人得名最高，得謗亦最重，王則張武承毀之，毛則全謝山毀之，其實皆門戶之私，不足據也。王尚有人昭雪之者，彭南响著陽明釋毀錄，猶列諸兩廡配食之班，毛則經全謝山一言，近修國史者，遂至欲屏諸文苑儒林之外，殊不可解。弟見宋元明以來，及本朝諸家經說甚多，皆取西河全集覆對，始知西河所言，得經意處較多，較確。諸家通病，喜攻經，如向世說，周禮辨，喜攻古，如王肅家說，古文尚書，類以臆說為故事，而西河獨無之，其識勝也。祇以措辭過激，得罪時流，事久論定，實為本朝經學巨擘，弟不喜其與補亡及乾隆時有人毀之於袁前齋先生，前齋曰，西河著書四百卷，本朝具此大手筆者，曾有幾人。誠公論也。今歲久原版無存，印本日稀，誠恐代遠漸就澌滅，請於官閣文書之暇。

再加審定。詩資為之刻。近時王船山集。亦湘人所校刊者。蓋表章先哲。想有同心也。弟素無學問。實以是非之公。不可混淆。嘗撰駁全山所論毛西河集數篇。附呈。正并乞到官後。暇時指示得失。此時行色匆匆。無暇及此。弟所以不憚親者。誠以中懷有年。此時一別。未知聚首何時。特存此數行於行篋中。以為異日考驗之券。沿途諸惟珍攝起居。不宣。良品頓首。

無錫薛福成叔

頃奉五月杪惠函。就念履新皖南。整頓官務。惟酬酢稍覺忙。兼抱西河之戚。修短繫乎定數。祇付之無可如何。尚望達觀自遣。勿過傷懷。為閣下迴翔譯署。十有餘年。講求經濟。殆非一日。此次榮膺樞務。兼理吏治。不啻駕輕就熟。建樹自必卓然。酬應係官場積習。鄙性與台端皆非所宜。然亦祇能剴方為圓。稍從宜從俗耳。弟商辦滇事。界務已竣。現正議論商務。及互訂約稿。一兩月內可望完竣。茲將摺片各稿。附寄台覽。便可知此事梗概。大約滇西八關九隘。內漢龍一關。自明即淪於緬。今力爭回。自蠻募以北。昔董昔馬以西野人山之地。居伊蠟瓦。歸江之東。計千餘里。又自新街八募以南。擇人諸土司之地。二千餘里。今皆歸我疆。展寬舊界。既有土司為之屏障。復有形便可資控扼。此皆仰賴聖主威德。得以使行人有辭。可告無罪於良友者也。南皮公獎過情。無異嗜痂之癖。返更循省。愧慙奚似。弟非但不敢望膺驅寄。亦實不敢望入譯解。是非之門。向京後。或但盤桓臺列。轉可將平日心所欲云者。多上數摺。一入譯解。了拘束矣。此意祇可為知己一二人道也。弟懷歸甚切。使仰使至今尚無的耗。察度情形。能於明年春夏之交回里。已屬幸事。所謂欲速反遲者也。福成頓首。

閩縣王仁堪可証

兩載潤州。若歷危坂。怔營汗栗。僅免蹉跌。周稱逾蓋。益增媿悚。比年江海口岸。事多據痰。固山彼族。侈誕亦廉。使之望不足以鎮攝之。緘衣蒞止。使鳥獸之氓。一瞻儒臣。敷布。意必有敏。襟起敬者。新猷允升。延跋無極。仁堪學治未嫻。移換首郡。能一切齋。薰風。使充知客。和尙。不識真諦。益趁熱。墮落可惡。惟是南遷以還。風物清美。老母迎養。慈體加蘇。是可以持慰有道。舍弟有九月到蘇之說。尚未甚決。仲穀子培諸君音問闊絕。比得雲門書。以詩屬和。仁堪才力踈。頓乏清興。是可愧耳。節節太史。近自鄂歸。意將結屋匡廬。無負郭之田。高隱亦正不易也。惟希珍衛不具。仁堪謹肅。

湘潭王闈運手狀

五年之別。且夕欽欽。比到衡陽。每與鄉漢。話金清塵。方深懸想。欣聞新命。近履湖陰。來往江湖。不難把晤。展眉東笑。喜倍除官。即念敷政。獨荷仁被。俗柏。移代。想又推賢。甚幸甚企。聞運歸山八年。經營一宅。猶未架構。而友朋嫌其閒住。東扯西拉。自知無福。荷。仍當把筆。南陽差。一席可容。留此三秋。無聊已極。所以不能隱者。無奈諸厚。祿故人何也。更名匿迹。又所不行。知已聞之。必噤然矣。族子代。曾從事。雙鎮二關。頗諳利弊。茲游江介。令謁鈴。如有可驅使。或能仰。一倘察其不堪。隨薦一處。令得棲泊。免更投他處。拜賜多矣。鄙況其面陳。知公劇故不多及。專頌台祺。不具。聞運再拜。

上元宗源瀾文

今春滿望。絳衣過杭。得憇微渴。旋知風利不泊。皖人已先。價來蘇之望。未嘗不悵。久之。七月。中得賜書。遲遲未報者。以見案之閱過。集篋中。已無須乞。諸其鄰也。執事。醜醜已深。斧柯得假。朝廷用通儒。正人。漸儲。源瀾之喜。殆逾尋常。願執事本學道愛人之方。行察吏安民之政。錢穀隸藩。刑名隸臬。似乎巡道無權。然情親地近。專制一道。正得以詳觀熟察者。從容坐論於其間。大清律。誣一門。列有專條。稽查詞訟。月報。審正。枉斷。專責道員。今之分巡。往往不知。夫政平。訟理。民間無歎息之聲。竊以為安內攘外。機關頗繁乎此。執事。儒術。資。檢。查出。此條。從容舉辦。實力奉行。所以獲民而報國者。未必不基乎此也。拙刻。聞過集。譚劣。無似。執事。經。論。雷。胸。有。古今。此。區。區。者。豈。足。以。瀾。耳。目。乎。生。於。獄。訟。最。所。措。意。嚴。瀾。明。州。手。批。認。牒。之。錄。存。者。逾。尺。而。此。帙。最。略。刻。印。又。最。劣。斥。散。略。盡。重。承。雅。命。於。他。處。索。回。一。部。藉。供。誨。正。開。有。直。抒。胸。臆。之。處。執。事。取。其。意。而。略。其。迹。可。也。瀾。在。再。衰。遲。無。志。進。取。今。年。四。月。奉。委。江。蘇。督。銷。浙。鹽。局。設。局。於。蘇。州。省。城。之。金。太。史。場。初。到。亦。頗。糾。紛。今。已。漸。可。無。事。行。篋。之。書。燦。燦。一。室。頗。思。重。理。舊。業。倘。得。十。年。不。調。尚。思。不。與。艸。木。同。腐。然。即。此。亦。豈。可。必。哉。執。事。初。到。皖。南。水。土。未。服。百。事。方。殷。又。摧。蘭。玉。意。與。自。必。稍。減。今。則。操。縱。漸。熟。自。有。水。到。渠。成。之。妙。聞。賠。項。已。將。屆。滿。提。款。亦。已。允。還。至。於。蕪。地。五。方。雜。處。搆。畔。洋。人。往。來。哥。匪。似。無。非。萌。芽。於。秀。民。除。秀。安。良。重。賴。保。甲。拙。刻。聞。過。集。中。於。保。甲。注。意。於。墾。荒。之。客。民。情。形。有。異。然。立。禁。約。報。增。除。似。頗。補。前。人。論。保。甲。含。意。未。申。之。隱。教。之。為。幸。源。瀾。頓。首。

丹徒韓福元叔

辛未夏。白門快晤。得悉誦大著。竊歎橫絕一世之才。不可羈勒之氣。閱人雖多。求如閣下。比者。曾不多觀。別後。常往來於心。不能已已。昨聞。僉。巡。皖。南。以。文章。發。為。吏。治。必。有。不。猶。夫。人。之。所。為。者。私。心。喜。躍。思。寓。書。而。自。慚。老。朽。言。無。足。重。是。以。欲。吐。仍。茹。閣。下。不。遺。菲。菲。惠。然。先。施。且。藻。飾。過。當。非。所。敢。承。乃。知。虛。懷。樂。善。雖。龍。鍾。之。叟。一。晤。於。數。十。年。之。前。而。猶。倦。倦。不。忘。如。此。彼。才。十。倍。於。閣。下。者。閣。下。之。好。之。宜。何。如。哉。諸。葛。忠。武。有。言。曰。集。眾。思。廣。忠。益。事。有。違。覆。不。憚。十。反。遠。覆。參。驗。而。得。折。衷。是。猶。棄。弊。靡。而。獲。珠。玉。也。徐。仲。車。戒。黃。魯。直。曰。慮。不。厭。熟。則。寡。過。陸。僚。友。則。事。舉。竊。謂。為。政。大。要。不。外。此。數。語。閣。下。推。好。賢。之。心。集。眾。善。之。益。行。見。聲。施。爛。然。功。勳。卓。著。此。真。獨。元。之。所。欲。賀。也。臨。風。仰。企。一。衣。帶。水。末。由。晤。語。曷。勝。悵。然。獨。元。頓。首。

常熟翁斌孫

先祖事蹟。湮沒不彰。得公一詩。當與文貞之笏。並傳不朽。欽感何涯。原稿。馳。上。但。乞。寫。入。卷。子。後。空。尺。錄。先。祖。公。書。古。雅。度。越。近。賢。萬。萬。向。所。愛。慕。幸。勿。靳。也。承。示。瓠。即。執。字。案。說。文。凡。率。之。屬。皆。从。率。一。曰。讀。若。瓠。段。氏。曰。疑。當。作。讀。若。執。又。按。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有。瓠。縣。師。古。曰。瓠。即。執。字。王。子。侯。表。有。瓠。節。侯。息。師。古。曰。瓠。即。瓠。字。又。音。孤。功。臣。表。有。瓠。讎。侯。者。師。古。曰。瓠。讀。與。孤。同。是。瓠。與。執。本。可。通。假。而。瓠。即。瓠。之。或。體。長。者。定。魏。芳。瓠。字。為。執。瓠。當。不。易。旌。導。將。南。不。獲。長。侍。丈。席。私。心。悵。然。始。不。可。言。斌。孫。頓。首。

武陽郡公繪圖之

輔輪與公同聲相思久矣。卒以天處一方。人事百違。未獲親接。有道之光。儀至今胸臆。以為耿耿。去歲游大梁。奉新河帥告以執事之丰。裁清峻。學殖宏深。實能遠出時賢之上。益敬識之。不忘不圖。手教先施。辱愛逾分。漸感交并。見賜大集。莊誦一過。秀潤蒼古。無美不臻。視拙作郊。寒島瘦。真如小巫見大巫矣。至弟初刻白香亭集外。災黎者。惟和陶詩一卷。茲謹與二竹。嗣詩刻石。緘封并呈。祈賜郵政。此外續存詩篇。其稿概存仙帥同年處。承允代弟。刪校付梓。容俟成書後。當再寄求。削定也。莊誦兩存。多年神交。無緣把晤。碧湘相化已久。忽承遠懷。舊雨。恍聞山陽笛韻。不禁愴然。江天在望。良會有日。書不盡意。補繪頓首。

朱一

秋間接奉惠緘。先期久未有報。忽忽遂將改歲。願言之私。良不可任。邇惟與居曼福。致如遠頌。鳩江惠政。溢於人口。足為吾道之光。惜弟遠阻郵籤。僅得從報章中略窺管豹。向未能深悉其詳也。外官誠不易為。近事尤多牽掣。來示所云。自是天下通病。以君處之。諒必游刃有餘。至於理財之道。畫清界限。而不至身為怨府。此尤具見張弛得宜也。吏治民風。固非收效旦夕之事。亦非一人可為之事。但能持之以恆。潛移默運。自必日起有功。若欲立起沈痾。當此之時。談何容易。大聲以色。事未行而掣吾肘者。已在其後矣。惟冀隆隆日上。俾得益廣其施。則進退人才。轉移風氣。固反掌間事耳。沿江上下。伏莽滋多。外夷苟一蠢動。則此輩皆將乘之而起。東南民力已竭。風氣益惡。若使再有紛紜。誠未知何策以善其後。而風會之遷流。乃至不可思議。來示所舉。貴幕友之說。誠然誠然。以僕觀之。殆猶不止於斯也。天下大患在財。而尤莫患於少。人才財之息耗。半已授權於外夷。才之盛衰。初非外夷所得而操其柄也。乃外夷所股削不盡者。吾自助以股削之。謂之何哉。弟今冬本欲歸里。而牽於俗累。卒未遑。精力日衰。虛玷此席。良為可媿。家慈明歲七旬。嚴君亦將望七。非人子遠遊之時。明秋決作歸計。當再過衡。齊一罄積懷也。舍弟補缺之期。將近而復遠。大約在明後年。孺初遂已作古。亮生亦復倦遊。此間舊雨日稀。偶出殊無所詣。拉雜書此。以當面談。一新頓首。

不一新

客臘聞公外擢之音。喜躍無似。即欲備函馳賀。復慮河冰開後。驛從南來。此函轉致浮沈。是以遲遲未果。近接潞河舟次惠書。始知出京之期。乃在三月。行旌倥傯。猶復念及鄙生。語長心重。諷誦再三。感念深情。逾於濠梁。潭水矣。嘗憶織到之日。正履困臥之時。小病兼旬。久稽裁答。罪甚甚矣。側聞政聲。遂播網羅。目擊。郵商惠課之稱。已傳遍大江南北。使君於此。故自不凡。從茲利澤。施於一時。非僅為吾黨交遊光寵已也。弟抵粵後。時逾五稔。恆苦瘴溼之疾。每春夏間。輒發。自笑此身。幾如河決。須霜汛後。乃慶安瀾。歲歲修築。隄防。僅足補苴。漏其不為。鄭州之大決者。幸耳。諸生相依既久。頗能諒其庸愚。虛心聽受。惜新精力日頹。未有以少酬其意。去歲曾集答問之語。編為四卷。以志鴻爪。至今無暇修改。終未完密。深恐有誤。來學耳。來函以講席相約。故人厚誼。愧荷無任。鳩江與吾。一水可通。便於養親。尤殷心感。惟公欲講。

明慎修雙池之學術。則新魏非其人耳。鄙人與公二十年來。本如鑿垣之相依。今雖顯晦殊途。出處異致。而拳拳之私。未嘗一日去諸左右。若得時相晤對。何快如之。此開明歲之局。未知果能擺脫否。即或小有滯滯。亦終當從公飽看江南山色耳。舍弟補缺之期。即前兩缺有為部。較者。則當遞推而下。尚須俟諸明年。此舉本為祿養計。而此中偏多曲折。欲速則不達。天下事大抵如斯。所得益差。乃省局中之散席。非外廠也。近為張廣州校府試卷。月餘。尚未竣事。來示逃於佛老。此在鄙人。博散之身。則可。公則未可。至處身期於澹泊。不在大廈深簷云云。乃真名言也。弟嘗謂辦事者。大處著眼。小處下手。此雖老生常談。似可與前說相印證。拙作崇義祠碑。近始上石。敬呈一通。乞海正令。即近已令其應試否。小者當亦就傅矣。甚念。甚念。一新頓首。

賜謝居 寄靜山

月初過謁。敬聆提命。載錫盛饌。更賦佳章。讀以至言。光茲行色。感荷感荷。伏惟夫子以綜核名實之才。中外盈虛之理。深抱玉卮無當之懼。而懷金陸奉土之心。內則撫綏疲民。外則控御異類。啓誘序序。為國家儲積幹之材。高張桴鼓。為閭閻靖姦宄之孽。勤勞日吳。追古循良。然猶官燭盈寸。刻之以賦詩。濁醪一甌。酌之以觴客。既保謝鯤巖整之韻。無廢任昉山澤之遊。史稱劉穆之。五官並用。極之左手畫圖。右手畫方。昔疑虛妄。今始信然。寄風耽墳籍。亦官刻志為文。恆苦辭不逮意。意不造適。一篇之成。動移晷景。當其沈思追索。至乃遺落世諦。及至艸稿既脫。仍乃了不異人。此後奉率。酬應彌不足觀矣。又性好穀梁。意存規范。漢儒師說。殘佚已多。苦心覃思。據經傳以正注疏。開有所得。出柳鍾侯許之外。他日擬著一書。名曰春秋穀梁規范。自魏力薄。不足起廢發墨。然已得條舉冰釋數十百事。存之篋筒。未敢自信。倘學業漸益。綴次粗就。當慶元覽。呈上近刻文一卷。詩三卷。合前刻並裝一冊。恭求削是。幸賜序言。弁之簡首。庶慰增驥之願。藉免投泥之災。又昨所和詩。涂中翻閱。始覺復查支離。輒稍改正。謹重錄上。并乞教焉。附上石刻四種。三在領南。其一南唐井闌。近年出土。鄙部外開流傳。尚未多見。或可增入石華簿錄。寄以十四日抵滬。候船未得徑去。十八日當可成行。謹手疏。附承動定。曼福。

居 寄

首夏之月。從菲卿戶部處。敬奉賜書。責取近狀。淹留裁報。舉合鳴鼓。在三之義。情得自贖。收終布其腹心。近者朝廷妙選文學。既許不次之擢。兼設左降之科。前輩通儒。精心奏稿。後生新進。拭目觀光。寄不學干祿之書。詎堪應制之體。科學習氣。故當必無。詞林根柢。自然不具。遂乃錄舊史職。改隸田曹。星辰離離。五石下隕。飄風發發。六鶴退飛。雖揣分知。安拙若性。而不才取棄。實愧所天。昔歲壬辰。見知君子。吹噓增其光。賈拂拭愛其羽毛。善善從長。許與氣類。謂宜連鑪枚馬。接席揚班。借嶽登封。艸條絲葛。甘泉陪祀。託乘後車。袖金置石室之書。奏長揚羽獵之賦。出典孝秀。振拔郡國之才。入籍絲綸。補綴衮衣之闕。性齒疏野。不稱華資。任運浮沈。終負舉主。夫以木天清望。地絕攀躋。類乎玉繩。仰迓華蓋。時人號為內相。觀者羨若登仙。今日一流。稍輕其選。何者。學士瀛州之數。已溢周禮之具。官元良羽翼之資。迥比漢郎之皓首。豐

貂有不足之患。金馬有苦飢之憂。然且朝夕乞食。春秋典質。盛飾章服。膜充庖廚。餽車之牛。厥角可鑑。鹿幣之雁。其毛必豐。樓生揚揚。傳餐於五侯之邸。宋鮑款款。日數於六卿之門。腋持素交。動有賄屬。排斥勝己。中之謠言。呦呦鳴鹿。何嘗得食而相呼。閃閃知狐。但解含沙而射影。甚有邊韶儒者。託進於閹官。馬卿才人。借譽於狗監。蟬螻霜簡之刻。頗匪風聞。謁踏叢棘之廷。何能置對。衣冠風氣。掃地盡矣。故知清濁之說。不在官品。美惡之閒。正可齊物。為牛為馬。原無不應之呼。氏觸氏蟹。本處息爭之國。聖君賢相。如鑿私懷。回換一官。以完耿介。德莫厚焉。幸莫大焉。司空之屬。邦事斯掌。天地成平。山川奠定。宮省節儉。土木之功不興。簿領從容。官司之長不督。素流當職。無廢嘯歌。華胄所求。貪得開簡。是以杜陵老去。裁取挂名。何遜才優。始云兼守。而寄一朝。釋褐踐此清階。撲被明時。平揖府主。明光畫省。坐擁香爐。建禮仙門。入操彤管。不敢仰勞。題柱。故乃上應列星。但起曹承務。地通人側。信有三世為郎。何止十年不調。寄犬馬之齒。三十有九。本生母葉。春秋六十有八。為貧而仕。本不擇官。及時而養。理須望祿。而崔亮停年之格。未必為孝子而寬。方期待詔之年。何處是索米之地。若使周旋粉署。扶服丹墀。依次真除。循勞出守。將生馬角。且俟河清。今歲十月。恭逢文母受菴。羣臣上壽。謬襄盛典。脫絛寸動。竊不量力。頗思以邊郡自効。滇南偏遠。瘴癘所叢。莊躡自擅。楚威不有其地。孟獲反側。蜀相止服其心。遷謫遊魂。音梁裏足。然風俗敦直。江山絲匪。尹珍好禮。來學汝南。呂凱執忠。不汗高定。碧雞金馬。流景出同之山。桐布筆船。浮貢蘭倉之水。文齊以之立節。張翥因而世官。國小易治。政拙可報。倘緣際會。藉展微勞。遠想折衷。敬言盡各。願聞誨誘。以發愚蒙。時局艱危。儻忽萬變。管領一道。交涉務殷。惟為國顧衛自愛。門下士屠寄頓首謹上。

秀水朱 采堯生

采自去年春間自督越粵。三月中旬至羊城。四月中旬抵瓊台。粵東本多盜之區。瓊島孤懸。瘴癘素盛。黎客錯雜。尤易釀亂。內山黎歧。裸體文身。本極愚魯。外匪闖入。煽惑劫掠。流為盜賊。地方文武。復不速行懲創。遂至釀成大禍。臺灣十年一亂。瓊郡自道光末迄前年。幾於無歲不滋事。惟其僻在海南。又值中原多故。下以諱飾為能。事上以苟且為治安。蓋稔亂已久矣。客有新老之分。自海北來海居。或至十餘世。言語風氣。自為一種。其性悍戾。與土人積不相能。仇殺械鬪之事。所不能免。自同治五年。蔣大中承剿平曹冲。安置餘匪於儋州臨高澄邁三邑。皆百戰劇賊。於是新老相倚。而其禍始烈。屢叛屢撫。屢剿屢勦。四年仍臨之事。十一年金江之變。殺掠甚慘。見於奏牘。香帥派馮萃亭軍門。劉淵亭鎮軍。方觀察長華。大舉剿辦。分路進兵。捕獲著匪。賊焰始衰。全瓊士民始有來蘇之望。然各崗黎匪。漏網餘孽。蠢然欲動者。仍實繁有徒。方觀察辦客家政。以賄成。尤為弛縱。弟承乏其後。適值大軍凱撤之際。辦理善後。兼統瓊軍。鎮壓撫綏。費盡心力。去年冬間。盜賊益起。數路橫行。幸預備在先。隨起隨滅。弟復親出督辦。剿撫兼施。得不成本。本年春。又有陵水七弓黎匪。聚眾劫略。臨高番嶼。客屯潰亂。焚殺之事。同時并起。勢頗凶悍。幸朱鎮遠陸。徐倅府陞。分路邀擊。破散其眾。一月有餘。始得擒渠掃穴。東西兩路。次第戡定。有此數戰。豈不逞之。知文吏能軍。漸次帖服。因以餘暇。搜捕積匪。清查匪鄉。海面大盜陳于卿。同時獲得。於是盜賊戾息。民獲息肩。

成謂數十年所希有。至於善後諸事。五指山十字大路。前明邱文莊。海忠介。所留以有待者。現有防軍分駐。委員設局。商民往來。坦然無阻。聚落繁盛之區。設市場。建義學。荒陬窮谷。漸知識字讀書。開山伐木。尤為興旺。惟銅礦開挖已久。商人未能獲利。然瓊境礦產極多。俟之歲月。必有成效。香帥於瓊事竭盡心力。規畫靡遺。在事諸君。亦能羣策羣力。各展所長。故能粗有成效。弟適逢其會。差為幸事。所可畏者。海南天氣炎熱。鬱為瘴癘。物故者相屬不絕。甚至朝笑夕眺。閩門俱殉。用兵之際。尤為憫念。弟去冬巡閱歸來。痼疾纏綿。至今未愈。一請開缺。再請接署。均未蒙允。似此病軀。勉留海外。恐難持久也。瓊台遠官。魚雁遂稀。北望燕雲。未知何日重行握手。傾吐積忱。日下新聞。尚祈隨時示我。

秀水趙 銘新又

昨奉手翰。感荷注存。先生吏牒之暇。癖好文字。當其精心孤往。無古無今。獨闢奧窔。自成一子。乃所為章奏。則又條析始末。指畫利弊。精鑿不磨。他日持節方州。經畫取諸素裕矣。傾倒之私。何可涯量。銘棟守局。差虛擲歲月。壯不如人。老無能為。每一動念。輒自慙負。舊撰左傳質疑一編。擱置數年。不復省覽。欲為姚氏類纂評注。以腹笥寒儉。未能遽成。真輯約得千餘條。而其所不知者尚夥。如歐文淵齊魯。自異同之辨。山淵齊奏。未考所出。震川有項脊軒記。亦不知項脊二字所本。照前此世道。其方太奇。其項脊。自謂曰。頃安得居近有道。日日讀書相質。一割所疑乎。書中待考辨者無算。遲日再一一臚陳。敬求教益。銘學道未能。而官情已淡。有一事為證。有邱文斗者。挾相術游津門。士大夫奉為神明。其人善說。時亦奇驗。大抵相司道必封疆。相府廳必監司。數月開累數千金。鄙人固未一往也。嘗謂以十金贈相士。與我監司。不足當屠門之嘲。何如以十金購古書。猶得供數月咀含乎。承詢抱孫也。未今年家運屯塞。兒媳夭亡。尚未續絃。小兒為同鄉金若入觀察。邀課其次郎。館去敵寓不遠。家事得早晚相關也。亮生所治文略。河下流。頗著明效。今年并門大水。而彼處僅屬邑偏。災文略隄工。竟得完守。書來甚以為幸。惟早衰多病。退志忤忤。未審上游借寇。意竟何如耳。陶方之廉使。精心求治。崇望翕然。實事求是。力矯粉飾積習。急切亦未易得手。期年後當百吏一新矣。峇生侍御。以上言獲咎。朝陽鳴鳳。足為吾黨之光。功名之際。處之澹然。其學識負不可及。今之古人也。尊老秋來差健。門戶獨支。亦無可奈何之事。庭芷觀察水師學堂。距館處不過咫尺。各事其事。月僅一兩面耳。少陵云。儒雅吾師。其庭翁之謂歟。子虞過津。惜未一晤。前約攜贈我復室類稿。後又不果。想在京師為有力者奪去也。銘頓首。

與袁生書

沈惟賢

年久催人。別來途易寒暑。有願渡江。迄未克踐。當令西望於邑。夏秋兩得弟手札。勤懇懇之致。溢于子墨。天性純孝。此其徵已。惟循摠摠法。尚未令鯁生刮目。大率問學之途。唯靜靜始能得之。古德云。攝心一處。便是功德叢林。謂心光聚於一處。無事不辦也。服膺斯語。恨未之逮。想研精覃思。乃能有一旦境智雙徹之時。臨池水黑。孰之若此。豈後古人。凡事皆然。豈獨一職邪。聞叔渾雅好剖析兩戒。指敵八賊。不意千里外乃有同調。良為忻然。惟是剴地之難。非先定分數。往往窮大而失其居。何願船之於北。徐星伯之

於西域卓然成一家言。然何論別失八里。徐考額爾齊斯。則並疏略。此如良農偶有越畔。亦考據家千虛之一失也。魏先生海國圖志。彙摭四裔。可云不朽盛業。而考考多疏。未必非愛博之病。官書西域圖志。以天竺爲今西藏。屬賓爲溫都斯坦。則又武斷之失也。大約官書莫善於滿洲源流。私家撰述自徐何外。莫精於張石洲蒙古游牧記。彼皆明於分數。故用力轉而成功。奇區區管閱之見。愈操愈約。今將于舍衛波羅奈故墟。釐有記述。而當搜采西史。旁及釋典。適爲賤備。汲汲懼勿皇也。今左右承過庭之訓。更潛心嘿記。藉以年歲。足使益拙望而卻步。方將西來。相與賞析爲快。

于湖題襟集

文三

策倭事三篇

鑒往第一

竊諒伏讀七月初一日上諭朝鮮爲我大清藩屬二百餘年。中外所共知。本年四月開。朝鮮又有土匪變亂。當即諭令撥兵赴援。匪徒星散。乃倭人無故突入漢城。增兵萬餘。迫令朝鮮更改國政。各國公論。皆以日本師出無名。勒令撤兵。乃竟悍然不顧。是以添兵前往保護。匪乘我不備。傷我運船。滄盟聲。無理已極。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以拯韓民於塗炭。毋得稍有退縮。等因欽此。仰見聖天子撫綏藩服。仁至義盡。薄海臣民。莫不有敵愾同仇之念。願自牙山開戰以來。我國之師恆小勝而大挫。其故何哉。則請以往事證之。往者平秀吉之寇朝鮮也。由釜山入韓京。高王奔義州。明大將李如松率師往救。平壤之戰。初獲小勝。迨南原蔚山再戰而大潰。是時倭渠已踞漢城。明兵出關。遠涉數千里。其始以銳氣而勝。以爲倭不足平。其繼卒以輕敵而致敗。今中國平時上下議論。皆視倭爲易與。及連日守禦。每獲小勝。官軍皆有輕敵之心。其致挫者一也。往者壬午一役。我師先入韓京。倭人後至。不敢肆毒。甲申之事。我以駐韓之遊。先衛王宮。誅亂黨。故倭亦不得逞。今東學黨首禍。我不以一二萬人先守韓城。而僅以二千之

卒。遠駐牙山。一任東人陸積濟師。數逾三萬。據城廂。阻要隘。主客之勢既異。衆寡之數亦殊。其致挫者二也。頃者牙山一役。置之死地。其兵事統於葉提督。故人自爲戰。卒能自拔以歸。雖傷亡實多。而殺敵之數逾倍。今各軍駐守平壤。不思分道進取。以成川。彼分三路以來。而我不阻塞隘要。固守江面。聞左提督陣亡。葉帥應軍遠退。各統領敗不相救。是皆前敵無統號令不一之咎也。其致挫者三也。往者明救朝鮮。本兵石星議主封貢。沈惟敬爲倭所給。往返游說。故雖再議東征。而終於無功。蓋將戰而言和。足以懈軍士之心。今朝廷以慎戰之心。而出於不得不戰。亦和之一字誤之耳。倭人自維新以後。練兵籌餉。處心積慮。思得朝鮮以與我爲難者久矣。無端開衅。其所貪者土地人民。決非空言所能情伏。即令朝鮮許償兵費。而彼亦不肯退還也。其駐京使臣之所講。皆所以誑我使不速備。不謂我竟墮其術中。譬如弈棋。一著之差。步步落後矣。各統領雖盛暑出軍。既至平壤。則以爲休息之地。初時只以小隊放哨。設謂倭人震恐。必來求講。又冀英俄諸國。或仍出而勸和。道遙河上。老帥糜餉。軍心之懈久矣。一旦倭人傾國而來。兵數驟增。後路恐阻。其致挫者四也。凡此皆陸軍之咎也。往者越南一役。法執政茹勒。委禮實主之。各黨人不欲也。議院中籌兵籌餉。每斬而抑之。是以陸續至越者。不過一二萬人。水師游弋。不過十餘木質快船。及最薄之鐵甲四艘耳。斯時我國定鎮二艦。尙未來華。南洋兵船無一足禦者。及諒山一勝。法議員首請罷斥茹勒。擇佛來西。而避尤籌餉七十兆佛郎。增兵二十萬人。是則諸報中所謂法國最良者。非其真也。各黨魁忌茹勒之執政。思奪其位而已。西人每謂無甲之船不敵薄甲。薄甲之船不敵厚甲。如馬江之創。石浦之遁。皆無甲之船不敵薄甲之明證也。越事之平已十年矣。向令我國多造戰艦。如定鎮者二十艘。如來遠者三四十艘。則歐州諸國尙不敢越雷池。顧乃因循粉飾。事過即忘。不思懲愆之計。初時於英德兩廠定購四快船以外。未聞續製閩廠所造。如廣甲諸船。乃瑪尼託耳式。西人以爲淺水守口之用。不可以海上爭鋒。而日本近歲方繕治不已。以致力與我敵。大東溝之戰。彼之戰艦雖沈三艘。而我已失四船。所恃者惟定遠等五船而已。今以後水師御敵。未有把握。此海軍日久無功之故也。夫日本韓通國之兵。不過二十餘萬。其敢與中國爲敵者。以俄人爲之護符。且必以利啗俄。與之立有密約。倭敗則俄將救之。論者皆言日本民窮財盡。將不可以爲國。不知倭人近年海關出入之數。每歲贏餘二三百萬。禍機之發。幸出於早。倘遲之十年。則其用恆足。而其患更深。由今日而言。勝負之數未可料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故詳論之以爲今當事者之鑒。

慮患第一

今者牙山敗退。平壤潰失。陸軍之亡者約六七千矣。操江之禽。高陞之毀。致遠廣乙之沈沒。超勇揚威之損棄。海軍傷亡過二千人。而船械之失逾三四百萬矣。平壤爲朝鮮腹心之地。四通八達。北則有二路可通吉林。二路通奉省。其南則有三路可達韓京。不取平壤。則不能下韓。今我軍退守鳳城。敵方聲言由牛莊以窺盛京。而其實將以一軍綴我義州之師。以一軍由平壤北趨。當遼東州。而分爲二道。一由廣利定遠入寇輝發。則吉林震動。一由雲興銀州入寇榆樹溝。以窺修佳。則興京震動。諸將以陵寢重

地力能保守則可以御之否則或出於講則我必棄朝鮮彼不欲多占奉吉將退還東省邊地而數百年之藩屬一旦拱手而讓諸他人矣倭人據有朝鮮必視如屬地置其君如質狀為之治內政開金鐵盡收八道利權以繕軍旅初時尙有起而為難者五年而後諸道盡平以其所得增置戰艦不及十年而臺灣之患作矣我中國事過即忘玩愒如故以後海戰將不能敵則臺南北亦不可守倘又為倭人所得則其國益富其兵益精十年而後戰艦可增至一倍為東方強國而倭人之心猶未斃也方將與西班牙爭小呂宋與和蘭爭婆羅洲噶羅巴諸島而其為中國之患安有已時此倭之足慮者一也俄國地廣兵多水師戰艦有四十餘艘而不能稱雄海上者以所有海口冬令早冰故不得多置師船其欲得朝鮮之拉雜里夫海灣以為水師屯埔者久矣往者俄國新聞紙亦屢言之今倭據朝鮮必與俄有密約相助而許割成鏡道之半其地冬不冰俄得之可廣備戰艦以雄視東方二十年後俄之鐵路已達東海水師鐵甲增造百餘艘則可以南向而與英爭印度若海上之戰不能勝俄則印度孤懸於亞洲英兵在彼者久戰而必困而印人將畔而屬俄矣英以印度為外府失之則其國頓弱俄得印度則其國益富其兵益強又二十年而歐洲諸國無一能與抗者方益食之不盡而其為中國之患可勝言耶此俄之足慮者又一也論者謂俄人假途滅虢朝鮮亡而倭亦隨之不知俄虎狼之國也歐洲諸國之畏俄如六國之畏秦曩者英法皆合力以撻之德奧義三國又聯盟以持之近法人雖與俄好意欲借其力以報德人之仇豈真願其師船出地中海耶倭雖至愚亦不樂引虎自衛推其謀欲取朝鮮以自廣而恐為俄所先也姑以之以海灣之地又欲得臺灣以肥其國如兵力既足必與俄爭還庫頁故地此時或與歐洲諸國約縱以禦俄人其計未必不然然既傳之足又假以翼俄將不可復制俄愈強而德奧義不能掎角英不能獨力撻之受其患者首在印度而蒙古新疆青海衛藏之患即繼之故曰倭人不欲占奉吉者懼與俄鄰界邊患增多不易於防守也然則今日奉吉之防其果可緩乎哉

善謀第三

防之道奈何曰古之善謀國者不為福先不為禍隣其不為天下先者非徒不為戎首而已以退為進以乘為取我處於萬全之地而有其發之莫敢撓也隣國之為我禍者力不能敵非徒避之而已以弱役強而強者反為我役致人而不致於人則雖有強敵不能出我之範圍也今朝鮮之禍亟矣倭人甘為戎首而俄將踞其後塵約分其地詭以為得之自倭代朝鮮為守以中國現有之兵力必未能驅之出境常以重兵為戍也即勝矣而沿海萬餘里處處設防費且不貲彼將以師船乘隙奔突飽掠即而我已不勝其擾至於來歲海運梗阻京庚缺供尤事勢之可憂者矧又有強隣如俄者耽耽逐逐肆彼要求西據帕米爾東占高麗海灣我將何以應之故居今日而謀東事計惟明約英國保護朝鮮而藩封乃足以永固夫英之昔護朝鮮者非為朝鮮也懼俄得其地立水師船屯二十年而後已且不能敵也英人計歐洲諸國皆不足以敵俄惟中國地大物博又與緬甸為隣印度為近故願望我之自強以為他日庶幾可與英協力以撻俄論者僅謂英人保泰持盈志在商務而不貪我之土地皆未見其隱者也英曩者據巨文

島我為之請而讓還高麗彼以為得其島猶不足以扼俄故終棄而不取今予以保護之名而不讓以利益之實若英人觀望而不肯前則東事敗矣計惟有許割朝鮮之南全羅慶尙二道為英屬地而北割平安咸鏡二道以為我屬則英必樂而從我所謂屬地者徵其賦稅治其軍旅其禮教刑罰仍由該國地方官管理不易其俗也西國之於屬土大都如是我得其北二道亦復如之計朝鮮之境尙有京畿江原黃海忠清四道亦為之教以治兵籌餉修鐵路設船塢以備不虞其租稅所入有不足則兩國交貨之有事則合力以護之如是則韓境南不鄰於倭北不接於俄其君臣上下可高枕而無憂矣論者謂英護朝鮮倭未必率師而去退守境內即退矣其如俄之不讓何不知倭人來往必以船以英戰艦之衆水師之精不徒可以便倭船無片甲得存且用以盡封俄國各海口而縛其有餘裕如是則中國沿海萬餘里之防可無庸設即以所省之財力防西北邊界而亦無不足如謂英人不守局外有礙公法則朝鮮本我藩屬我應有請人保護之權況公法之所持者理而亦以勢為衡勢之所在理即隨之英何憚而不為倘英俄因是而有戰事計必在印度以西阿富汗國之黑拉德而不在朝鮮北境明矣俄國帶甲六十萬英兵平日戍印者十萬人又教練印人兵二十萬有事則更運他處兵可一二十萬以之戰守則已有餘若俄欲盡調後備兵則不足於餉英財用足於俄隨處可募兩國相爭亦未知鹿死誰手萬一英之陸師不能勝俄則歐洲之大局必壞德奧義諸國亦將合力以扼之是以雖戰而終出於講至於中國邊防不易則請借英兵四萬供其資糧庫糧以二萬分戍天山南北路輔之以華兵六萬人則新疆可守以二萬出吉林黑龍江以華兵八萬人則黑龍江以北之故土可收其外蒙古諸盟惟科布多恰克圖為最要我自以精兵六萬分布其地以攻為守則烏梁海之險可復當其時法美諸邦或起而為調人於是北以外與安嶺為界而至於尼布楚城復康熙界碑之舊西以阿克達山為鎮取向帕米爾復乾隆御碑之域如是則中國永無邊患英保阿富汗申明界址而五印度安如磐石俄人迫於勢俯首就範尋維也納之盟不復以師船出君士但丁海峽倭則還我琉球藩國償我兵費誓不相擾如是則亞歐二州太平之局永矣豈不善哉

條陳時務八事

王詠寬

一審敵五大洲之勢已成戰國強鄰交錯未有獨立而可以為國者是倭與法合英與德好德人合奧以拒俄合義以拒法勢不得不然也今倭踞朝鮮必與俄有密約相助以威鏡道讓俄而英人深忌之故暗助我我平日一視同仁無所厚薄又和約中一體均霑四字受虧已不少矣若於今日繙然改圖計惟厚交英德以助俄日如法助俄以為難則我必求助於奧義縱橫之局固如斯也倭通國兵常備三萬七千八百二十三人後備兵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人豫備兵四萬二千六百六十六人國民兵八十八萬五千九百八十八人總共九十八萬五千九百九十九人兵數亦不為不多聞調赴朝鮮者十三萬餘人頃又有五萬人於大連灣左近登陸是已徵及豫備之外倭自平西兩路盛積存四千餘萬近時歲入八千餘萬元庫藏當更不少而開辦之初即以鐵路押借洋款其預籌餉源必求寬裕若是諸報中言彼國民窮財盡非篤論也今

彼方專意奉京旅順諸處。意將據地以要。所謂志在北京者。不過大言欺人。分我兵力。此時應無暇關入長江。惟是我軍出關師盛。如彼不能敵。勢必以師船乘隙奔南洋各口。飽掠即歸。為可慮耳。今毋幸其不來。幸敵之緩來。而我得急謀戰守之具。應請函丈采擇。明約英國共護朝鮮之前議。力求宸斷。一面密飭江海鎮江兩關道。加意聯絡英德奧義四國領事。庶得實力和好之益。

一籌防南洋巡船。如開濟寶泰南瑞保民各船。均係木質。速率不多。噸位不大。無一可與敵人海上交鋒。故設防惟砲臺是恃。聞吳淞口砲臺布置周密。砲火及遠。當可無虞。長江門戶。江陰第一。圖山次之。焦象又次之。十年前見各砲臺彈重不過三四百磅。近時江陰新置克虜伯砲。未知何如。自菲沙地面太寬。雖有沙線。頗難扼守。若專守江陰。則狼山以下。均棄以資敵。似亦非計。至江北裏下河一帶。港汊甚多。敵兵隨處可以登岸。掠我糧食。如敵來海上。能於海上禦之。豈不甚善。查南洋定造雷艇四號。向未來華北洋近有購買船械之議。據申報言。向智利購船。將到新嘉坡。未知確否。智國鐵甲戰船只三號。穹甲快船二號。此次所購未知何式。往時張君幼樵有合七省之力。創海軍三大支之說。去歲峴帥初意亦擬造甲船。如吾師籌款有著。尙祈急購各國現有之船。取速率之大。噸力之猛。而鐵甲不求甚厚。則價可稍廉。而戰亦合用。若得鐵艦三艘。穹甲快船六艘。輔之以雷艇。亦足以自成一軍。約計價值不及一千萬。至於海軍以船塢為首要。北洋經營旅順。不置塢於膠州灣。此失計之甚者。曩年力爭之而不能得。今合肥知傷已無及矣。江南本無船塢。亦無海灣。可作水師屯塢。竊謂南洋防務。應合浙江為一氣。以兩省之地通力合作。無畛域之分。則易於集事。詠嘗考核沿海各西圖。惟浙江之象山灣形勝最善。如蒙留意。當俟別為圖說。附呈採擇。

一練兵。初曾文正公創練兵抽調綠營。厚加月餉。本無缺額。浸漸缺而不補。遂多匿餉。管帶者視為利藪。遂多四五成之隊。臨事徵調。招補無由。在上者明知之而不能革。勇營匿餉。更無可稽。此通弊也。新募之勇。烏合市人。不諳放准。又開差之日。不給全餉。有半途而潰散者。遣臨前敵。何以制勝。近來洋操。步伐固是整齊。然方陳跪伏。只防馬隊。西人陸操。亦尙衝法。且知多作散陳。以避炸彈。我兵不盡習之也。林木窄路。深壑攻守。隨步換形。即使精練純熟。以視有勇知方。尙落第二義。練手足易。練心膽難。是其微矣。詠嘗謂近時各省督撫中。知兵無過於吾師者。李臨淮以五百騎入朔方軍。旌旗變色。壁壘改觀。亦是賞罰嚴明。使人人知恩。知畏。故耳。尙望轉飭各營統領。勤加訓練。鼓其忠義之氣。一面札飭營務處人員。不時調點名。痛洗缺額之弊。庶幾寅調卯發。不至遷延。又兵船中水勇。有膽怯不任戰者。許其自行呈明革退。另募江浙閩廣海濱。習風濤敢死之人充補。或於長江水師中挑選。有膽略曾經戰陣者。調入。即兵輪員弁。亦准更換。則餉不虛糜。而戰有把握。

一擇器。器械不精。是以卒委敵也。我國近年禁買外洋軍火。臨渴掘井。急何能擇。廢舊之器。賤購充數。又各營所用槍砲。不能一律。裝藥子彈時虞捍格。如此次安徽調兵一千六百人。而槍有毛瑟。黎意來復三者之異。是其明證。今思變計。應首嚴抉擇。伏查防海巨砲。應專取克虜伯。南洋舊有之阿模士莊砲。只宜

置之後路散地。至陸路快放小砲。亦以克虜伯之八九生的為最。哈乞開司哪登飛不及也。連珠砲以哈乞開司五管為善。而哪登飛格林孟替尼不及也。以上均應電託出使大臣代購。交商運華。以多為貴。其滬廠自造之快利鎗。聞頗靈便。應請飭各局。專製此種鎗彈。發給各營。以資學習。若辰下急於應敵。應查某營共有每種鎗若干。合計通省應用若干。彈藥先令各局速製。不足則速向外洋配運。毋使稍乏。水雷之用。不及魚雷。開刷次考夫。燐銅秘製。北洋已有傳授。應請咨調津局巧匠幾人。來甯教習。則金陵亦不難自造。聞江甯藥局。只能造黑色餅藥。然不如栗色之善。應請咨北洋。調能自製栗色藥之工匠來甯。一并教習。庶器皆適用。而工歸實際矣。

一裕饒。兩江地大物博。昔年積存五百餘萬法越之役。罄盡無遺。近峴帥以節省之效。庫存及二百萬。茲以購造雷艇。支發行軍三十營之餉。聞已搜羅殆盡。為今日計。因以息借商款為第一義。上海鎮江蘇州江甯均商富聚居之地。勸籌千萬。似覺易成。近見藩示章程。亦復周密。但示信於民。無不樂輸也。其次則兩淮鹽票。當時售值甚賤。今每票漲至五六千金。有近一萬者。竊謂鹽斤加價。不如照票加捐。如每票限令繳銀五百。給換新票。准行十年。則所入甚鉅。否則仿照左文襄舊章。添售新票。以每張三千兩計之。二千票可得六百萬。此事不過商半係巨紳顯宦之家。不願兼行新票。其實權操自上。彼亦不能阻撓也。聞漢口有捐輸房租之政。是亦籌餉大宗。蓋民間置業。田地與房屋同一取息。願田有完糧。而屋無捐稅。頗失公平。今取民二十之一。不為苛也。擬請於蘇甯上海鎮江諸處。先行試辦。則歲入當已不少。若一時權宜應急之用。惟有暫借洋款一二千萬。以之定購船砲。運買軍火。以外洋之款。為外洋之用。則利息應輕。匯費亦省。軍火既足。即轉資各省。亦可收回價值。吾師前在廣東。厚集軍械。雖各省有欠繳之款。而於大局所裨。實宏遠矣。

一量才。才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不患無才之足用。患在平時不留意造就。臨事遂無足恃。今北洋之病。正坐此耳。兩江為人才淵藪。以詠覽所知。道員中如徐壽朋陸元鼎楊兆璽阮祖榮四君。皆歷練洋務。精明篤實。足以倚任。此外亦不無奔走禦侮之才。長江水師黃提督少春。忠勇夙著。公正廉明。干城之選。惜為閩所留。未能遽蒞。聞劉省帥頗有聞鶴起舞之思。但不欲受人節度。又與西平和戰異議。竟未出山。倘吾師為之疏薦於朝。畀以關外督師重權。必能勝任。或以禮相羅。延住金陵舊宅。便中諮訪。亦足以集思廣益。鑒別將材。又近來宿將中知名者。大都調赴奉直。惟騰越張鎮松林。係毅軍舊部。最得力者。其人謀勇兼優。在馬鎮玉其之上。又霆軍分統婁軍門。未知現在何處。吾師善於將將。倘蒙識拔。奏調防次。必能得力。皖省中統兵諸將。以良字營張士元。山字營王心忠。為最。現分防東西梁山。攔江礙諸處。是亦可用之才也。

一利運。海運之利。宜於承平。一有海氛。深虞梗阻。往年甯甯奏開蘆漢鐵路。甚裨時局。頗合肥之意。深恐商局輪船。頗少運糧水脚。故仍主津浦。不得則改道山海關外。此一己之私見也。今為目前急務。似宜先造濟甯至臨清一段。查地長不過三百里。所費有限。如鄂省鐵政局所出鐵軌。足敷應用。豈不甚善。否則

暫向外洋購辦鐵軌。尅期集事。以每里五千金計之。不過百五十萬。以每日六里計之。不過五十日可成。惟輪車過黃河。應仿西人用輪船載車并渡之法。此路一成。則百萬之漕。均可由此轉運。其地界雖屬東省。而南漕出於江浙。應請吾師先事預謀。奏明辦理。或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養路之費。不憂無出。而於有虞正供。甚有裨益。將來徐議南北陸續接造。獲利更多矣。

一開鑛。五金之產。以煤爲最。軍事既興。煤價驟長。開平基隆各鑛。恐不足供江省之需。查池州樹坑雖有煤窟。然均係白煤。不足爲機器之用。惟鎮江境內之山。煤苗甚旺。且質是煙煤。與基隆不相上下。又安徽太湖縣境內數十里地面。均見煤炭。居民俯拾即是。若設法開采。不徒裕國。亦可利民。現據劉令壽言。該處紳士多願意官爲設局。即以人力開辦。所費不過數千金。而每日所出噸數不少。以一噸除工本水腳外。獲利一元計之。歲入已多。可否飭令鑛師分往鎮江太湖諸處查驗。如所報非虛。即行札飭兩省藩司。遴委幹員。先撥輕本。以人力試辦。一俟利款充盈。然後購用機器開采。是亦生財之一道也。

續上條陳管見六事

王詠覽

一審彼己。孫子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今倭夷上下一心。謀占朝鮮者。十餘年於茲矣。一旦兵連禍結。實有欲罷不能之勢。蓋敵國之患。與內地寇盜異。草竊之輩。勝則聚而爲賊。敗則散而爲民。本無常數。敵國則數萬人不濟。將繼以一二十萬。又不濟。則必爭以傾國之師。其勢固如是也。查倭國常備兵三萬七千八百二十三人。後備兵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人。豫備兵四萬二千六百六十六人。國民兵八十八萬五千九百九十九人。共九十八萬一千五百九十九人。其兵額雖不如我國之多。而此次起畔之初。即調赴高麗十三萬人。又招募山東丁壯馬賊爲一軍。約三萬人。以爲衝鋒。募朝鮮土人爲一軍。約四萬人。爲次衝。我前敵之師。合毅奉銘盛各軍。不過三萬有餘。是衆寡之勢已相懸也。初我軍防旅順大連兩港者。二十餘營。事亟則均赴前敵。而填紮者。有桂字三營和字三營外。固亦無幾。倭兵自金州登陸。已有五萬。大連海軍臺未知能否足恃。萬一旅順失守。則北洋已無船塢。海軍諸艦。未免寒心。又彼軍所用砲。均係仿造。克虜伯快放陸路砲。其槍用本國新造之村田快槍。各營一律。我國陸軍快砲。不過格林舊式。不能及遠。或雜用前膛小砲。兵槍尤爲雜亂。或用馬梯尼。或用毛瑟。或用林明敦。或用黎意。或用前膛來復。裝藥子彈。各不相習。即有捍格之虞。津滬各局。製造撥發。亦甚煩費。是軍實利鈍之數。又有殊也。論者均謂兵貴精不貴多。然兩敵相角。力相若則衆者恆勝。彼國蓄謀決戰。事事占先。我不預調。各省練軍。全數出關。遣赴前敵。已爲失算。爲今日計。惟有嚴飭各軍。固守要隘。不許更進一步。一面通飭各省。除新編臺灣不調外。將所有已練之兵。舊防之勇。全行調往奉直。一俟大兵雲集。即圖進取。並飭各省。另募新兵。教練數月。以備後繼。則將來戰事。必有把握。即彼爭以傾國之師。而吾亦自有禦侮之衆。至旅順防兵。無路可退。可以重賞激令固守。惟以戰艦運送軍火糧食。使足以支一年。一面檄調一軍五六萬人。由復州南下。以攻敵兵在全州者之背。庶幾兩路夾攻。可圖剋復。

不力扼要隘。試思近今敵力之猛。舊式城垣已無守法。惟有於去城外數里路口。築不連砲堡。以阻敵軍。其馬步各營。退紮於後。以資接應。敵來時。先以砲兵攻擊。俟敵氣稍衰。即以步兵衝出接戰。以馬兵從左右包抄。必能獲勝。西人操法。亦知專用火鎗。不能得力。故未近槍界。不許亂放。已近二百步之內。即令停槍裝藥。直衝敵陣。皆所以節省子藥。而作其勇往之氣也。方陳本是古法。衛青劉裕皆用之。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近西人兼習跪伏。以拒馬隊。然多受炸彈之傷。故平時操法。多作散陣。山林險阻。隨地換形。苟非敵騎馳犯。不遽下摺密之令。若欲攻敵砲臺。非學西人平行三路法。不能取勝。其法以之字路進兵。隨路挖濠築堤。以爲隱蔽。架槍砲其上。步步逼攻。雖曠日持久。而受傷較少。其升梯登之法。尤爲最要。能於昏夜濟師。則敵或不及防。而難於固守。應請飭令各軍統領。教練兵士。學習攻守諸法。庶幾臨陣不致心慌意亂。

一厚開謀。凡軍行之要。首重開謀。無論通都大邑。山川形勝。衝路扼要。統兵者宜爛熟於胸。即村莊平林。溪谷樵徑。均須遣探。明白。繪成圖說。平時我軍各營哨官。亦須略辨方向。又須重雇土人誠信者。以爲鄉導。否則慮受敵之結也。凡敵軍舉動。非謀不明。是非厚加重賞。不能得其確情。此次各軍。自抵平壤。暑熱多病。朝鮮地方官。反以情輸敵。又許令韓民出城。選葬屠樞。孰知皆係倭人所使。暗伏地雷。我軍毫不知覺。及四圍布置。已密。盡銳來攻。我兵潰退。時死於地雷者數千人。又敵人招募我國游民爲軍。月餉十元。馬賊之餉尤重。以致聚爲致死。首先犯陣。開盛軍潰。逃者有數千人。降敵焉。知無暗中通賊。爲彼招誘。此皆不明開謀之咎也。故欲審地勢。得敵情。必多縱反間。使彼軍與新附之軍。各相疑貳。然後密遣親信。游說馬賊。與許以重賞。尉令乘機反正。立功殺敵。即敵所募韓軍。亦可以此法行之。是爲用間之術。敵人既入我境。則我之用謀。即以我國人爲之。東省中平日在朝鮮小本經紀者不少。皆能通韓地方言。若以重賞募遣。必能得力。如我軍已入韓境。則又須韓人路通倭語者。爲我偵探。其鄉導亦必用韓人。然須分各路偵探。如所報相同。即係真實。否則懼我所用之謀。反中敵計。是爲用謀之要。應請飭下前敵統兵大臣。廣布耳目。持以慎密。不惜多金。爲開謀之用。其於行軍。所益匪淺。

一嚴軍令。賞罰不明。無以取衆。臨陣退縮。律有明條。李光弼之拒史思明也。河陽之戰。致死力關。其將郝廷玉以騎三百當敵西北隅。最堅之陣。廷玉奔還。命左右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還也。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瑒。戰少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頗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於是諸將齊進。致死。遂破賊兵。蓋臨陣退縮。雖大將必立斬以徇。所以一軍士之心。而戰無不勝也。今我國統兵大員。平時軍實不足。額伍不過四五成。又扣發軍餉。士心久離。平壤之役。各統領置酒高會。縱令軍士姦淫。擄掠。賊來則戰。不相援。敗不相救。開濟遠管帶方伯謙。業以畏葸誤公正法。已足以申軍憲。近見諭旨。有銜貴臨敵退縮。魁扣軍餉。縱令兵勇沿途搶掠情事。著革職拿問等因。仰見朝廷明罰救法之至意。然以臣愚見。與致問於事後。而所誤已多。不如決機於臨事。而挽回尚易。查古者有行軍司馬。得於軍前。戰人應請特旨。前派近臣。中有瞻略風骨者。爲監軍御史。以視騎百人。馳赴前敵。臨陣觀戰。倘有退縮不

前者即行處斬。並裕察督官。備兵勇。淫掠諸弊。如查明屬實。即以軍法從事。如是則人人知奮。萬衆一心。以之推敵。何敵不克。

一利轉運。軍行以糧食爲先。軍火爲重。聞敵人於數年前。已豫備乾糧肉脯。積存廣島。足敷數十萬人之用。此次與韓人立約。重令接濟食物。我自有行營以來。未聞後路設立糧臺。我軍前在平壤。每日只以清鹽和飯。並乾菜而無之。後退駐義州。韓民不肯餽賚。無所得食。故仍棄而不守。此轉輸之不利也。大東溝海戰。我定遠鎮遠二艦力戰三時之久。大敵二尊。不及二百響。而開花彈已罄。次等砲二百數十響。而亦罄。所存者實心鋼彈數十。遂不能乘勝窮追。此軍火之不繼也。查鳳凰城去京師一千九百八十里。去奉天四百四十里。遼陽州當其中。其地距牛莊不過百餘里。亦便海運。若於此處設立後路糧臺。則前敵各軍。不致有饑渴之慮。其近內則於錦州山海關二處各設一局。以利轉輸。關以內既有鐵路直達天津。應請飭下津滬製造局。趕造各種彈藥。發運接濟。則軍火不致缺乏。抑且更有慮者。海運之利。宜於承平。一有海氛。深虞梗阻。蘆溝橋至漢口鐵路。議開而未及辦。已作緩圖。今爲目前急計。惟有就運河最淺之處。先造濟甯至臨清一段。其地長不過三百里。以每里五千金計之。不過百五十萬。以每日六里計之。不過五十日可成。祇就原有大道。略加修築。亦無遷改廬墓之舉。惟輪車過黃河時。應仿西人用輪船載車。并渡之法。此路一成。則明年百萬之漕。均可由此轉運。應請飭下北洋大臣籌款。官督商辦。許以保息。即向鄂省鐵政局定造鐵軌。或暫向外洋購辦輪車。應用各鐵器。短期集事。將來養路之費。不憂無出。而於倉廩正供。甚有裨益。是亦利運之要圖也。

一固根本。現在畿輔大兵雲集。蓋以京師爲首善之區。不得不厚集兵力。以防侵突。聞北塘大沽。防務已甚周密。封凍在通。年內應可無虞。惟山海關一帶。岸峻水深。隨處可以登陸。故臨榆撫甯樂亭諸處。均爲衝要。現在各軍防守。諒已不少。然關外尚有甯遠至平泉一路。可透入喜峯口馬蘭嶺諸處。內犯薊州。則京師勢將戒嚴。竊謂京師袤廣四十餘里。地面遼闊。萬一敵氛逼近。勢難搜城自守。查西國自有礮火以來。所有城垣。毀棄不守。所以德都柏林。於去城二十里之土邦道。設有礮臺。以拒要路。法都巴黎。於近京十里。築不連礮堡數十。以資守衛。其明證也。今爲根本重地。計似宜於近郊要路。多築礮臺。分布陸路小礮。屯兵扼守。又通州爲倉庫。囤積糧食所關。亦宜於近城路口。築礮臺。不徒保守庫廩。亦足以屏蔽畿東。應請宸謨。獨斷。飭下王大臣札委幹員。分路察勘。何處可以築臺。扼要撥勇興辦。一面電飭出使大臣。多購克虜伯八九生的至十二生的之快放礮。哈乞開司五管之連珠礮。交商妥運。不過兩月即可來華。所有礮價價值。即於息借洋款項下開支。則神京之固。豈若金湯矣。

上唐中丞書

仁和 高爾伊子 函

收請緩行。未蒙采納。退而竊思。終非良策。愚昧之見。不能臆默。敢重告于執事。臺灣未自主之前。公奉命內渡。辭義嚴整。無可訾議。今自主矣。峯毒生靈。且以萬計。我公僅以身免。何以俯答羣生。其不可者一。南洋開公非常之舉。爲國吐氣。備軍火鉅萬。以濟急需。文武員弁。聞公言與臺灣始終。感慕忠義。效死勿去。

今公先去。以爲民望。既無以答南洋。又無以答倭屬。其不可者二。臺灣糧餉軍械。萃于臺北。臺南賴此轉運。乘而不守。廢爲敵用。臺南孤立。不啻以臺北之資。攻臺南也。又何以答劉軍門。其不可者三。有三不可。公奈何勿思。一舉不慎。悔無及矣。爾伊昨晚自獅球嶺奉調回省。基隆雖失。獅球八都。尙無恙也。今早黃義德馳歸。謂獅球八都。盡遭蹂躪。且夕之間。可至淡水。該弁畏葸。退縮。語未可信。即度獅球。我燧鐵橋尙可扼守。公或挾輜重。退保新竹。爾伊與俞主事。臺北府縣。死守於此。萬一失守。公進臺中。臺中告危。再進臺南。節節與拒。支持數月。各國發電若至。尤爲保護。重危立解。否則同歸于盡。亦義無可辭。此上策也。若扁舟渡臺南。糾集餘燼。再圖恢復。而糧餉無多。軍火無多。由水程進。既乏輪船。陸程進。大甲溪又險不可越。非秋盡不得渡。不過守臺南片隅。以拒全敵耳。此下策也。若通告紳耆。當時朝命割臺。爾等挽留內渡。改稱自主。死力拒倭。忠義勃然。今前敵糜爛。被陷之民。轉爲賊接濟。爲賊嚮導。良莠不齊。亦可概見。余將遵旨內渡。爾等願從倭者。勉事後人。不願從倭者。擇賢推立。毋以我爲念。倘紳民挽留甚堅。必得死力相助。不見挽留。則民心去矣。乃移文倭軍。告以初立總統。出于民請。今民厭戰。余何必多殺無辜。與汝爭此朝廷棄土。各卸甲兵。從事交割。如此去臺。賢於無名。然已下策矣。至於徵服潛行。爾伊實不知策之所在。三貂嶺土豪。簡天瑞。鄭天喜。招爲內應。擊退倭軍。奉賞給六萬金。約十四日起兵。公曷暫留三日。觀此一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地理人情。審度。當有奇效也。公其察之。

上劉軍門永福書

高爾伊

卸委基隆前敵營務處候選同知高爾伊。上書軍門。慶下。竊爾伊自去歲元旦至臺。蒙唐撫軍委辦全臺息借事宜。三月。蒙楊提軍加委前敵營務處。五月。蒙撫軍改委基隆前敵營務處。而任事三日。大事已去。尋隨撫軍內渡。意欲仗策麾下。圖維再舉。伏思在臺五月。謹貢寸楮。未仰尊顏。冒昧言詞。無乃突如是。以欲行又止。而企慕之忱。未嘗一日去諸懷也。近聞節制之師。屢滅小醜。臺南千里。安堵如恆。海內歡呼。引領東向。因唐君天獎。調鈴轅之便。謹將管窺所見。上達清聽。一則朝廷既與倭和。軍門爲國家鎮臣。尙稱戈拒敵。是謂逆命。名不正則事不成。宜稱民舉總統。則無累於朝廷。勝則爲國家藩服。則名正矣。一則唐撫軍任總統時。通告各國。求爲外援。五月十四日。俄廷賀函已至。各國亦將致賀。聞總統出奔。乃止。使各國皆允臺灣爲自主。倭人稱兵不已。必有勒和之舉。功敗垂成。曷勝浩歎。軍門宜於滬上。聘習洋文之員。電致各國。告以前總統出奔。後總統猶在。請一律保護。以商務礦務酬其勞。各國久仰盛名。賀電必至。則外援固矣。一則臺灣僅三府耳。倭據有臺北。已得三分之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久睡。再俟數月。旅順威海之兵將撤。倭人併力進攻。軍門守臺南片隅。烏能久拒。宜及今恢復臺北。使未至根蒂深固。鋤而去之。一則臺灣軍火。萃於臺北。而臺南所存無幾。今內無製造。外無接濟。軍火有時而盡。爲之奈何。宜力請南洋設法接濟。爾伊在臺以前。敵營務處。辦事兩月。以營務處督戰三日。身列槍林。敵雨之中。幸未受害。而虎口餘生。壯心未已。茲將往江甯。謁張制軍。爾伊此行。非爲他。實爲臺灣。仰見軍門孤軍久駐。忠義勃然。草野編氓。尙思攘臂相助。封疆大吏。未聞設法救援。意欲請南洋助餉若干。助軍火若干。由泉州

潘渡進萬華日小艇駛風一宵可達。秦庭之請不識南洋獲見允否。果獲見允。待營謀入麾下。從征臺北。事濟軍門獲蓋世之功。爾伊亦獲附驥尾。不濟軍門為張巡。爾伊亦願為許遠也。倘不見允。爾伊亦何難挺身東渡。分軍門憂。竊思如伊之才。車載斗量。何可勝數。手無尺寸。浪言赴危。軍門縱不見責。人其謂我何。惟東望旌旗。指顧奏捷。為扶餘勿為田橫。心香遙祝而已。有三人不敢不為軍門告。舉人李應辰。甘肅涇州十八莊莊五百人。精悍可恃。滬口有警。願當前敵。倭人自基隆進犯。未遂厥志。軍門由新竹進攻。可與犄角。三貂嶺土豪簡天瑞。鄭天喜。一呼而應者萬人。爾伊于五月初十日。曾約為內應。驅倭入海。與輪六萬金。九十四日合力併擊。撫軍出奔。事遂不果。軍門由宜蘭進攻。可招為爪牙也。倚裝草草。頓首上言。

上海皮張制軍書

高爾伊

門下晚學生高爾伊謹上書于太夫子鈞座。竊維難求者際遇。難得者物望。難一者事權。難遺者時會。我公以文學侍從之臣。出撫山右。非有竹胡再造之功。格靖遐征之績。不數年間。迭任兼圻。湘鄂江淮百粵之邦。咸荷膏澤。而朝廷眷顧東南。方為柱石之倚。枚卜盛典。翹首可待。際遇不可謂不隆矣。公初撫山右。視事之日。封摺上言。有不敢困山西一隅。蓄經營八表之志。至今士林傳為美談。公講求實學。陶育寒賤。興作製造。利益工商。庶政誕敷。百廢俱舉。是以節餼所指。士大夫以及編氓之間。風習慕者。莫不仰企天人。願瞻顏色。方以宋之司馬君實。不肖過之。物望不可謂不崇矣。南洋兼轄七省。延袤數千里。東南半壁。經之營之。繫於我公一人。非若六部大臣。以長官六人。僅司一曹。又非若樞密譯署。執政者數人。展一策而周歲靡定。謀一事而議論紛歧。發言盈廷。折衷莫主。而南洋通飭所至。司道以下。莫不奉命惟謹。可創可革。可行可止。朝廷既畀重權。亦未嘗疾持其後也。事權所屬。靡得旁貸。自倭人無端肇衅。侵我藩封。授我陵寢。割我膏腴。索我鉅款。竊謂喪師失地。古亦有聞。割地求和。秦漢以來。未之或視。宋割河北三鎮。亦半就淪亡。非臺灣完善之區可比也。至中華致金。給於外夷。漢有匈奴。唐有突厥。宋有契丹。女真。歲以為常。所輸無幾。即我朝開海禁之後。道光壬寅。償英煙款二千一百萬。咸豐庚申。償英法兵費各八百萬。光緒辛巳。償俄守伊犁費九百萬。盧布。未有如今日二萬萬之多。凡有血氣者。莫不欲劍斬樓蘭。組繫單于。為國家雪大恥。窮則變。變則通。古公事燕育。句踐事吳。未必非一大轉機也。時會所關。機不可失。我公遭明良之際。遇中外之物望。握事權而施行。乘時會而展布。漢室再造。鄧寇扶輿。唐運中頡。李陸夾鼎。行見方之古人。後先媲美矣。夫德意志乃日耳曼一小國耳。其相畢士馬克經營締造。三十年來。敗丹敗奧。敗法。遂為最強之國。與英德法相抗衡。以我中國之博大。執事之賢明。安見數載之後。不雄視海外哉。竊謂自倭人毀約之後。至重訂和議。鑄成大錯。其失有三。夫守城者以扼險要為上。乘險要而不守。危坐孤城。閉門自困。是謂授人鑰而自操其刃。防海者以迎擊為上。不能決戰於洪濤巨浪間。徒守口以待。使彼來往裕如。我不得一目前枕而臥。是謂客處逸而主受其勞。倭人既擊高陞。戰機決矣。倘集南北兵艘。命將出師。直達三島。倭人兵輪僅五十餘艘。我軍合北洋江浙閩粵計之。亦有四十餘艘。與之一決勝負。亦未可知鹿死誰手。且倭島海口鱗接。與臺灣相似。彼亦自謀防海。自無暇出而謀我。何至坐使鴟張跋

屢。一至於此。是不得不歸咎於海軍之將帥也。其失一。倭人既渡鴨綠。所向輒破。所至輒殘。佔據旅順。失我天險。夫旅順與大沽煙台。遙遙對峙。洵北洋之咽喉。然我據之則為天險。倭據之則為絕地。何則。旅順雖失。煙台大沽幸無恙也。倭未得煙台大沽。不能禁我輪船之出入。且旅順仰攻則險。自後攻之。則坦蕩大道。絕無阻滯。我陸軍數十營。既萃北平。更調集海軍夾而攻之。倭人其死亡自救之不暇。何致竄入煙台。再肆猖獗。乃諸艘匿影口內。不敢越雷池一步。泊劉公島被陷。北洋兵輪轉資敵用。經營十載。盡付東流。是不得不歸咎於媚敵之降將也。其失二。寇既深入。我皇上側焉惻焉。不忍生靈塗炭。遣使議和。倭人益謂自得。要挾無厭。薄海臣民。無不痛心疾首。願效死於扶桑之島。使朝廷宣布九州。問以和戰之孰得孰失。竊謂忠義之士。慷慨赴難者。當不翅幾千萬人矣。富者輸資。貧者輸力。乘其忿激。為背城借一之舉。大挫之後。士有鬪志。然舟而濟。軍無還心。朝廷更以償款鉅資。聯結與國。與之犄角而進。謂蕞爾三島。不指日淪亡也。幾希。且倭人僅常備兵六萬。有奇。豫備兵九萬。有奇。後備兵十四萬。有奇。常備死傷殆盡。守旅順遼東者皆豫備國中守城者皆後備矣。橫徵暴斂。民多怨望。度支僅至今歲四月。屆期而爭戰不已。倘無可籌。行將內亂。此臺撫密遣探倭委員程承濬。目擊情形。非若道聽塗說之無稽也。使臣久居倭國。豈不聞此。乃為挖肉之謀。以救燃眉之急。遂成千古恨事。是不得不歸咎於議和之上相也。其失三。今和議已成。三失遂定。不惟三失。且有五害。夫臺灣為南洋門戶。門戶既失。則南洋無所屏蔽。彼將屯糧於斯。屯兵於斯。無轉運之勞。無奔波之弊。自臺至閩。至浙。僅一晝夜。至廣。至江。僅兩晝夜。一葦可航。不崇朝而至我廣東。口岸幾何。福建口岸幾何。浙江口岸幾何。由江蘇入長江。則其中之口岸。又幾何。少有疏虞。彼即踰垣抵隙。而謀我。此撤藩籬之害。一也。國家財賦所入。歲不過八千萬左右。而經用浩繁。無事之秋。出入僅起相抵。一有軍務。河工。度支立匱。今借洋款洋磅。已不下五千餘萬。益以償款鉅資。無事且難於彌補。有事更難於措。且威海倭兵。非款清之日。不肯退回。我北平陸軍。不得一日撤防。而海軍經巨創之後。善後無異重興。則經費又從何而出。借華款。誰肯集資以事敵。借洋磅。又欲我關稅作抵。則財賦已入他人之掌握。和一倭又一倭也。竊謂借款本息並舉。至期而款必未清。倭人將率其醜類。責我爽約。收我關稅。仍以兵戎相見。欲似壬寅之於庚申。庚申之於甲申。甲申之於今。有一二十年之安然無恙。不可得矣。此速兵禍之害。二也。各國之市。久有條約。今倭人蕞爾獨登。有意廢削中國。查各國稅益。素重於我。近年自行修約。互有增加。我子口半稅。乃值百抽二五。今允倭以值百抽二。彼重而又重。不為病。我輕而又輕。固誰德也。洋貨入口。售與華人後。免其一切稅鈔。此各國久要求而不得者。今又允倭。倭之貨日見銷。即我之稅日見細也。洋商以機器進口。製造貨物。久有例禁。各國亦以中國之利權所在。小民之生計所在。不敢勉強。今又允倭製造貨物。僅交機器進口稅。貨物再運內地。概免稅課。倘他國援以為請。何以應之。不允必以勢凌我。允之則我之商務立壞。民不聊生。彼日以富。我日以貧。此奪利權之害。三也。新立沙市重慶蘇杭四口岸。皆在內地。各國所未經通商者。既允駐紮領事。則所過之處。不必州縣護送。又運來貨物。可任意存寄。無庸輸稅。則通商者四處。而似通非通者。所過之處。皆是也。自去秋海疆告警。內地

所獲倭寇當以百計而倭攻澎臺易服事夷者皆我華人爾伊身列前敵曾親見之浙之甯波閩之漳泉實繁有徒而隸籍粵東者猶夥是倭人未入內地已散布間諜伍我匪民既入內地其有不顧與我匪類為伍也歟倘一旦有事聲氣相通虛實洞悉外合內應若鄉人之履里巷焉豈不岌岌乎殆哉此藏姦尤之害四也昔倭滅琉球我不作存那之舉於是法蘭越南英并進羅緬甸今朝鮮又歸自主二十年來吾屬國盡矣臺澎界倭說者以保畿輔為重不得已而遂割地之請諸夷股鑿於此將率海軍一隊據我北洋震我畿輔英由印度而規西藏再由香港而規粵東法由越南而規滇桂俄與我犬牙相錯又欲規及新疆吉林黑龍江蒙古吾將何以爲國乎倭固吾讐俄英亦非我親也俄代集鉅資以償倭款保無有深意存其間朝廷又命赫德專假英款保無以此啓英人覬覦之意此招外患之害五也嗟乎三失疏於往五害乘而來處今日而欲善後亦莫莫乎其難之矣此賈長沙之所以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也雖然天下無不可革之弊無不可返之習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孟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善後之策亦在善變焉矣耳倘或有變之名無變之實泄沓之風今昔靡異寒暄之間十一縣殊轉不若廢武備乘險要撤練軍與民休息寇至則斂金帛而事之割膏腴而事之率天下之臣民而事之較賢於經營數十載虛耗數千萬仍歸於盡仍不免割地償款也如謂不能則善後之策其可緩一日乎哉今之言時務者亦清若恆沙勸說雷同絕無卓識一以泰西爲圭臬而不知變通其法甚者放誕其言直欲如倭人之步武泰西盡改其典禮制度服色而後可是亦妄人也已茲不具論論其言之可行者謂當務之急莫如練精兵欲練精兵必先節費用開利源節費用之道有二曰撤裁營裁驛政開利源之道有四曰加洋稅興礦務行制鈔鑄銀錢開管竊思緣營未嘗不可撤驛政未嘗不可裁要未若撤而不撤裁而不裁之爲愈也洋稅礦務制鈔銀錢未嘗不可加可與可行可鑄也要亦在善用其變也請詳論之考直省綠營兵額六十六萬一千餘名而東南少於西北合七省計之當四分之一八旅駐防尚不在內夫駐防皆從龍之裔聖恩高厚昇世食舊德非臣下所敢議緣營相沿日久積習愈深三三五五零星散處以演習爲具文以防守爲餘事一將弁之圍牧僕隸工匠無不食兵餉以充故虛額十之三老弱十之二其餘可以備行陣者亦不過呵擁護衛壯聲威而已粵匪之亂未聞有綠營出勦其委靡不可用已非朝夕迨湘淮勇興一洗陋習而大難以平救平之後湘淮練軍徧天下夫練軍固百戰之餘然三十年來又疲老不堪復用昔捻匪熾時曾文正已言湘勇多有暮氣不如淮勇之方銳卒用淮勇而收效今又幾何時而謂湘淮練軍尚可復用乎哉昔趙惠致疑廉頗光武開置馬援伏讀聖祖仁皇帝之訓亦謂老將氣衰不可恃蓋惟少年未弁希功懷費乃敢輕萬死以求一生老將富貴已成無復他願欲令身坐轍眼復如曩時勢不可得故非特兵不可用也將亦不可用然而牛雖瘠加於豚上金雖鈍利於竹木竊謂宜奏汰東南七省綠營以東南七省練軍補之統領營官悉補將弁綠營之兵固可事雖汰而不至流離失所練軍爲衝鋒陷陣則不足爲緝捕防守則有餘一汰一補豈非兩得其利而節其費可得而節矣直省驛政統於臬司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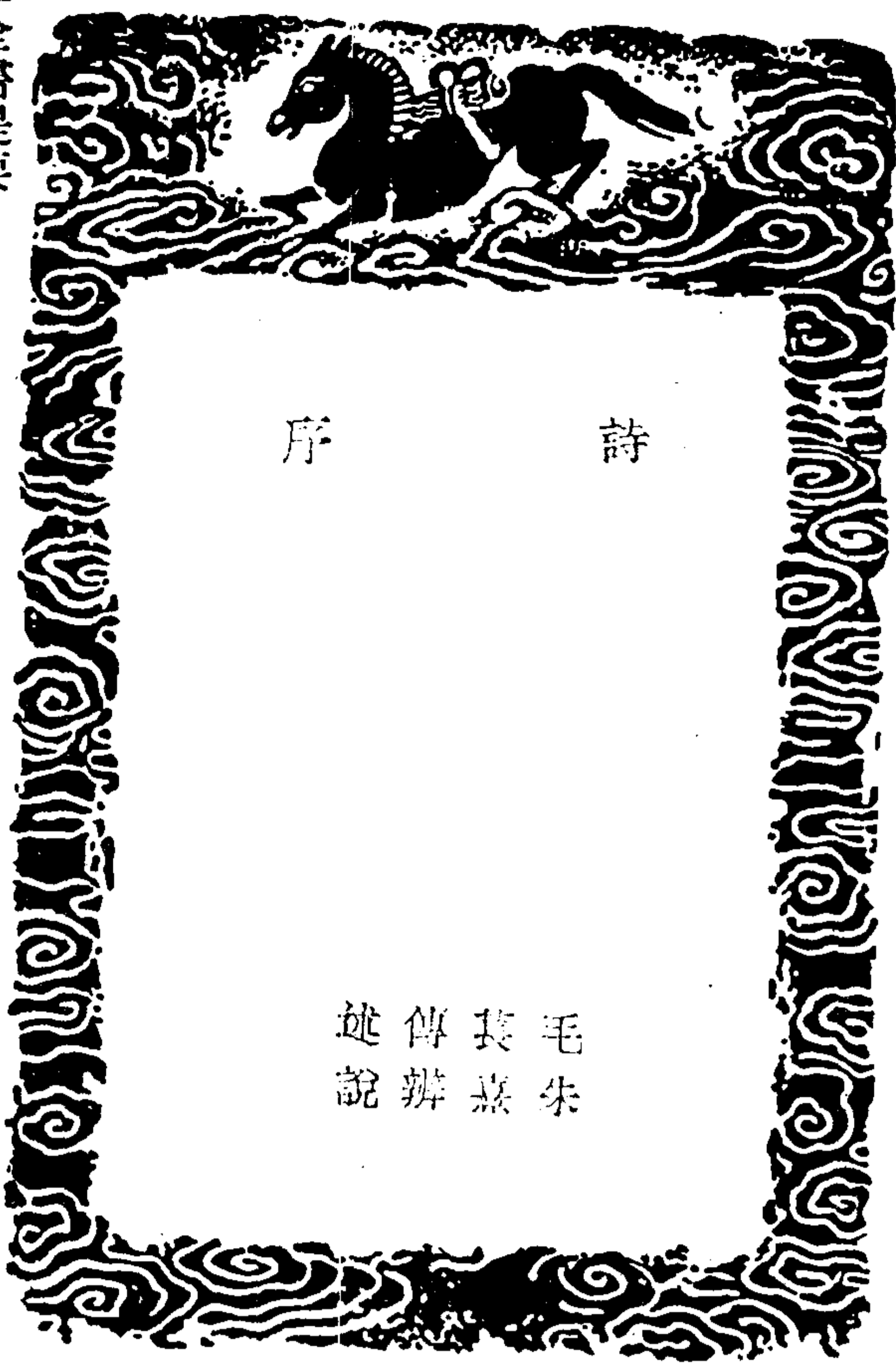
汎舖兵星羅棋布國家歲需三百萬有奇東南七省當居十之三一站之中有弁數員有兵數十人有馬數十匹所司者僅朝廷之詔旨臣工之章疏各署之文移關提照會而已事雖重大未嘗紛繁而積弊叢生時有曠誤故近有軍務復設文報局以捷音信事類重疊查泰西郵政創自德國於城鄉市鎮商民聚集之區備設書報館統以大員派員分理凡公牘私函莫不傳遞嗣後各國皆仿行之頗握利權前駐長崎領事余雲眉云倭國自丁丑年起郵政局總計歲收銀八十一萬三千餘元除經費七十六萬八千餘元尚餘四萬五千餘元不數年間已增至一百四十二萬四千餘元此猶六七年前事今更不知增幾何矣竊謂東南七省宜奏罷所有驛站於城鄉市鎮廣設文報局改名驛政仍歸臬司統之其法一如泰西郵政蓋持一函而走與持千百函而走何以異其費勿益其利孔多且塘汛員弁即可充局員舖兵即可充長夫民間私函什物爲之計里定價泰西郵政不計遠近本國僅取二分他國僅取五分我鮮輪船出口不能行之外洋僅行諸本境取價不必過廉然亦當較廉於信局以廣招徠所有信局概令停止蓋信局皆無本經紀不過按期遞送取資於人雖停止不至虧折願充司事者錄之俾免失業且情形較悉可效奔走之役各局月上往來清摺以備稽查至自某處者若干遞至某處者若干歲終合東南七省總計之了然可數行之甚易察之甚易獲利又甚易夫泰西取之甚微已有贏餘我取之較厚尙有折閱之虞乎此驛政之裁而不裁其費亦可得而節矣洋藥入中國每歲不下數千萬金以光緒十九年計之進口六萬七千九百十二箱值銀三千一百六十九萬一千三百餘兩內地所產之著者四川之葵漿浙江之台漿雲南之雲土福建之建土其餘不勝枚舉較洋藥當加四倍計值當加三倍既不能禁不如因以爲利查泰西進口釐稅大都以二十四爲率有徵不及十一者亦有倍值而徵者徵不及十一者民生食用之物也倍值而徵者無益之物也夫洋藥之爲物非惟無益且有大害固可仿而行之然洋藥爲印度出口大宗英國之利源所在故各國教士皆謂鴉片煙流毒中國違背公法議立會禁止上諸英之政府終依違不決蓋惟恐銷之不廣利之不厚也當稅釐併徵之第一年入口洋藥之數知至四千箱左右赫德皇皇然條陳總署請加土藥釐金其心亦可見矣今若議加稅則洋藥之銷日塞土藥之銷日廣英國焉有不堅持力阻以便己之私乎竊謂宜於香港總匯之處設一公司凡洋藥進口皆歸公司購買稅釐如恆商人來販者倍其值內地稅釐粟之區飭州縣查明田畝較種五穀者倍徵錢漕土藥至關卡值百抽百值千抽千必使其值與洋藥如舊時之不甚懸殊庶商人無所趨避英人亦無所藉口果因價昂而銷者日減則數十年之流毒一旦盡洗豈不甚善不減則每歲所征當贏至數千萬且流毒已深非十載八載所能驟滅則逐年之利已收至數百兆矣此加洋稅之變策也五金之產天地自然之利無處無之管子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銀上有鉛者下有銀上有赭石者下有鐵蓋中古亦未嘗不講求礦務也書地理志云天下所產金銀鉛銅鐵以嶺南一道爲獨饒西人謂中國金銀礦之顯著者直隸九處山東二十處山西二處陝西四處甘肅十三處雲南廿三處貴州二處江西四處安徽一處浙江十一處福建十處湖北十三處湖南十四處四川三處兩廣二十六處其餘深密未見者不知凡

幾而鋼鐵煤礦更難枚舉。兩粵大山起伏之處重岡疊嶺。俯拾即是。非若他處之礦。鑽深數十尺始見者。蓋粵中沙土較薄則易見。是以各國多有五金礦比為最精。美為最盛。而俄獨罕見。土厚故也。至有中葉。在併烏拉諸部。乃獲金礦三百餘年。拓地日廣。據有悉卑爾全境。阿爾泰山縱橫數千里。山重水復。處處有金。俄人呼為金穴。設廠一千一百四十六所。每歲所入得淨金九十七萬九千二百餘兩。其地與兩粵相似。倘兩粵開辦。沙土較薄。見金較易。然我中國一鑑於明季之騷擾。再惑於風水之說。三病於商股之折閱。是以數十年來。見成效者僅漠河。臺北之金。開平。基隆之煤。雲南之銅。亦未能盡力採取。明季騷擾。肇自宦官。夫人而知之矣。風水之說。有識者不惑也。商股折閱。半由不得其人。半由於不得其法。不得其人。則狡吞虛冒。不一而足。不得其法。則雖有鉅資。亦付流水。故人人視為畏途。遂無有過而問津者。竊謂宜照會各國領事。並札駐紮新嘉坡。新金山領事。無論華洋商人。有集資開礦者。地方官為之保護。設官擅廠為之鑄鍊。除經費外。十稅其一。產主亦取其一。產主有阻撓者。繩之以法。有姦究以風水相搖惑者。亦繩之以法。洋商趨利若鶩。應者必夥。出洋商民。厚擁鉅資。實繁有徒。習見開礦之利。故一鄉有行之者。必樂為先導。當首從兩粵開辦。其功易見。其利必厚。既得功利。則內地富商。必有聞風興起者。或謂任洋商開取。則利權歸於他人。不如藏富於地。倘有徐圖之一日。不知我礦務豐盛。泰西垂涎。已非朝夕。及時不取。恐如臺北之金沙。基隆之煤礦。已入他人之手。欲取不得矣。及時取之。以杜他人之覬覦。國家可收其稅課。小民亦可藉工資以博衣食。欲制金銀出口。更當鑄成金銀錢付之。蓋各國圖法他國之錢。概不得用。既不能用。則洋商欲持銀返國者。必載貨而往。出口之貨。亦可起色。若慮洋商進之易。退之難。為之區域。指明數處。使不得於他處開辦。創者一因者必百。一礦成則百礦皆興。他日利權仍操諸我。而獲利正無窮矣。此與礦務之變策也。制鈔者。所以濟銀幣之困也。順治中。嘗製鈔十二萬。後因府庫充溢。停止。咸豐間。亦行寶鈔。民間得之者。不能取銀於庫。放發各省。又阻以不得解部。僅於捐輸局參用之。各關稅仍收銀兩。買鈔解庫。市僧以為。輕重其價。故不久遂廢。外行鈔。令時。惟福建為最善。發銀若干萬。立官局以司出納。凡以鈔支錢。無折無扣。鈔逐通行。兵餉數十萬。皆不支銀而領鈔。他款亦然。迨寇警。支銀者踵至不給。即洵洵滋事。乃領庫給發。說者恆持以為戒。亦因時廢食也。已設以索餉。劫庫將廢。庫藏之存積者乎。無是理也。夫制鈔。特患行之不廣耳。行之既廣。則直省無分疆域。不取於此。即取於彼。一有警。未有不懷鈔而行者。嘗觀萬商雲集之區。貿易往還。恆持片紙。以抵鉅萬。今匯豐之票。人皆信之。與現銀無異。而公家行之。轉多窒礙。豈公家之大不及一行一鋪者乎。無他。行之不堅。持之不久。不足取信故也。竊謂宜製鈔三等。大鈔千元。中鈔百元。小鈔十元。其紙用機器織成。中央以隱約文字。同記一如匯豐。刊鈔記九。一為南洋大臣鈔。記八。為七省藩司鈔。記七。南洋既蓋。後傳發七省藩司蓋之。然後發各府縣。責成股實之錢。莊。暨鹽當各商。加蓋圖記。轉用於市。期半載用盡。凡錢漕關稅。皆收鈔三成。各商其領付鈔。無庸繳銀。俟鈔用盡。乃繳銀於庫。七省之中。無分疆域。隨處可用。關稅錢漕收入之鈔。仍發諸商行之。一如前式。道行三次。通都大邑。人皆習見。知可抵現銀之用。然後不至發商。凡職官衣履俸銀。

兵丁口糧。一切支放之款。皆用之。有持票易銀者。七省藩道府縣。各庫悉照發。無折無扣。無紙筆之費。用久有昏爛者。即解南洋焚燬。有誤用偽鈔者。不加罪。根究其作偽之人。斬之。私減鈔價者。治罪。告偽鈔者。有賞。三載之後。當通行殆遍。蓋鈔數祇千元百元十元。為數不巨。則民用便。紙用機器織成。則作偽者少。即有作偽。其淵藪易搜。發商不先繳銀。則商人無賠墊之累。七省皆可用。則寄銀者省。匯劃之費。準持鈔至庫取銀。則民間知公家無空紙易銀之意。行之既堅。持之既久。製鈔百萬。即抵百萬之用。製鈔千萬。即抵千萬之用。此行制鈔之變策也。外洋銀錢流入中國。向惟日斯。巴尼亞。亞所鑄者。咸豐年間。始行墨西哥銀。每元重七錢貳分。配九成足銀。餘按以銅鉛。美國以九二成購下。販諸中國。均照足數。東南七省。通行殆遍。統而計之。當不下數千百兆。則無形之虧耗。已不止數百兆矣。今又準倭人進口完稅。悉用倭錢。將來日本銀元。亦必大盛。不自行鼓鑄。則無形之虧耗。伊於胡底。昔林文忠嘗製銀餅。輕重與洋錢等。市以不能聽聲。不久即折成銀塊。厥後無錫亦開鑄鼓鑄。造與洋錢無二。市商以板目之。摺棄不用。近廣東所鑄。始稍稍用之。然必貼水四五分。蓋民間知為夷製。雖不足九成。亦信用之。知為中國所製。雖足成亦不信用。其實市僧為之高下也。竊謂宜於商務繁盛之區。設局數所。擇銀號之至大者。屬為鑄造。錢式一如廣東。鑄明督造某官。監造某號。工長某某。工匠某某。某年某月某局造。造成發鑄。鑄銀號勒估銀色。有不足九成者。責令督造以下皆賠償。凡關稅錢漕解部各款。均用之。奏請直省通行。以廣其用。價視紋銀。市商有高下其價者。治其罪。然後收取洋錢。悉為鼓鑄。機器當購諸美國。其製最巧。由鎔化而鼓鑄。而範圍而陶洗。而印鑿。每日可成四五萬元。鑄成千萬。則機器之值。費人工煤炭皆有所出。鼓鑄三年。可使西北不復用銀兩。東南不復見洋錢於市。則利權皆操諸公家矣。此錢銀錢之變策也。使節者既節。開者既開。國課所入。奚啻倍蓰。不數年間。債款亦清。練兵之資。可以無慮。然利非一日可收。兵非一日可緩。當先練精兵一萬。曾文正嘗云。欲精兵。惟汰兵。當時胡文忠歎為千古不易之論。蓋稼多不殖。馬多害羣。兵在精不在多。古人先言之矣。故令東南七省。當練精兵七萬而止。創練之始。宜於窮鄉僻壤。隨帶醫士數人。開募。昔人謂城市之民多游蕩。鄉邑之民多樸實。水鄉之民多浮滑。山僻之民多獷悍。而非虛語。令年十六以上。二十以下。報名入冊。使醫視之。氣體充實。精力強壯者。錄用。謂之下丁。練下丁之法。分一日為兩程。早程識字。晚程辨器械。以一年為期。不成者黜之。蓋兵不識字。必無謀略。無謀略則野戰。故識字當以五千為率。兵不辨器械。必不知其機。則用之不精。故當萃泰西各國所有槍礮各十具於營。使之撤卸。使之裝合。使之知其精粗利鈍。練既成。乃入次丁。練次丁之法。延洋教習教之。亦分一日為兩程。早程習走隊列陣。施放進退起伏之事。晚程習舉重超距。攀援跳躍之事。以一年為期。不成者黜之。蓋走隊欲其步之齊。馳之疾也。列陣欲其知變化也。施放欲其準而速也。進退起伏。欲其知趨避而無差也。舉重使之堅其足。而助其腕。超距使之登嶺不喘。攀援使其身之不墜。跳躍使其遇險可越。練既成。乃入上丁。上丁分守輪船礮臺守礮臺者。學繪圖。覽山川之形勢。守輪船者。學駛船。測海線之淺深。荷礮時時習之。勿使生疏。兵之中有傑出者。即為什長。什長中有傑出者。即為哨官。數年之後。皆將才也。水陸

不宜分途。水師不能陸戰，則得勝未能起岸與爭。陸軍不能水戰，則水師失利不能調陸軍以繼。且輪船所以防海，礮臺所以防陸。輪船有礮臺為倚角，則勢壯。礮臺有輪船為游弋，則勢固。故守礮臺之兵，一年後當調守輪船。守輪船之兵，一年後當調守礮臺。交相更代，以一其用。則水陸咸宜矣。輪船經費浩大，鐵甲非十餘萬磅不辦。木質亦須二十萬金。為防護口岸，宜先購蚊子魚雷各船，亦可以載巨礮。可以駛海面，吃水少無擱淺之虞。同轉靈可代浮礮臺之用。其價較廉，各口多備數艘，俟購添鐵甲，即可為輔翼。是水師之要需也。礮臺宜節節相製，前者失利，後猶可守。石不如鐵，鐵不如土，以柔制剛，人共知也。當於山環水曲處，多築土礮臺，宜平不宜高，宜隱不宜顯。多樹竹木，以蔽成陰，使遠望之不知礮位之所在。宜憑虛不宜用口門，蓋口門僅可禦一面，憑虛則四面八方無不可轟擊矣。無山處多築土壘，土壘之旁，穴地為城，可以伏人，可以藏藥，以沛礮臺之窮，是陸軍之要需也。兵額宜視湘軍稍損益，十人為隊，設隊長一，伙勇一，十隊為哨，設哨官一，哨書一，五哨為營，設營官一，文案一，支應一，其餘長夫親兵衛隊，一切勿置。蓋長夫不過供奔走，親兵衛隊不過壯觀瞻而已，且徒飽私囊，未必實用。故自營官至伙勇，僅六百十人。教習稽察不在內，兵十人照一片，備存南洋，備存該管統領該縣地方官，旬日試演，演畢，按片抽點，有頂替者，營官以下皆斥罷。比箕斗年貌較易驗，此防虛額之弊也。兵餉宜優給，平時不使飽暖，臨事安望得其死力。當給上丁七兩，次丁五兩，下丁三兩，半贖其家，半治其衣食，一切頭巾號衣，皆支諸公家。營官以下薪水，悉從豐厚，有剋扣兵餉者，殺無赦。發餉給以鈔，俾取於庫，不受制於營官支應之手。此防侵餉之弊也。慮兵以勞瘁致怠惰，使十日一沐浴，擇於丁日為之，息丁之日，營官以下皆卸甲。慮兵之精銳易稍歇，使充上丁十年者，退為守城之兵，守城之兵補綠營，有急乃調用。充綠營十五年者，退補各署役隸。保甲巡丁之類，以終其身。故練軍無年踰三十者，綠營無年踰五十者。慮兵以家室致累，為之制入選之後，不得歸娶，俟充上丁期滿，準補綠營，乃得歸娶。給餉三月，俾資婚費。創練之處，宜擇於東南七省適中之地，以浙江之舟山為最善。夫舟山四達之國也，遠連香港，近接吳淞，為閩浙保障，又逼近長江口外，得威重上將，建闔於斯，練成一營，即調守各處口岸，泊口岸密布殆遍。一旦有事，呼應較靈。蓋臺灣既亡，則七省之屏障已撤，以舟山為重，則七省之關鍵猶存。是謂合七省之水師為一軍，毋因循毋苟且，毋蒙蔽毋粉飾，得公居中調度之，豈非如血脈之貫通，如指臂之助効哉。至於開鐵路，興製造，亦當務之急，而製造宜制專科，使能製一礮者，亦入選，其價當使與外洋相勦，能出新意成一器者，列上等。惟輪船則經費較巨，非民間自能製造，宜擇聰穎子弟，至外洋船廠學習，學成既充外洋工人三年，乃準歸授以官職，使充船廠委員。鐵路裨益尤多，於節費用開利源諸大端均有關係，而經費浩大，籌款不易，宜招南洋及新舊金山股實華商，使歸開辦。界世守其業，彼等耳濡目染，習見利益，必能成其事。二者更有專論，茲不贅述。我公遭明良之際，遇撥中外之物望，握事權而施行，乘時會而展布，及今不圖後將何及。爾伊近卸臺海前敵營務處內渡，聞公網羅才俊，一技之長，無不錄用，自問雖庸庸劣劣，尚非朽木之不可雕者，謹將所見所及，上達清聽，不敢蹈策士之故轍。洋洋萬言，不歸實際，故略天下之大就。

南洋之可行者，言其梗概，願借階下尺寸之地，俾得軒眉靜氣，暢所欲言。榮幸萬分。又聞士之通謁門下者，匝月不得見，竊謂非吐握之旨，願公自茲以後，有通謁者，立行傳見，不當者遣之，俾免稽留，以生疑慮。致有志之士，踴躍鈴轅，而欲進不進也。爾伊亦以師門舊誼，世荷甄陶，乃敢干冒尊嚴，不擇忌諱，以逞狂言，倘有不肖，進而教之，曷勝盼切懸企之至。謹上。



詩 序

毛 朱
其 蒸
傳 辨
述 說

詩序二卷。案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元詩譜也。以為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為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為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為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為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首句即為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為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借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平即作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詰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豈非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乎。考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各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程大昌考右編亦曰。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為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朱鶴齡毛詩通義序。又舉宛丘篇序首句。與毛傳異辭。其說皆足為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證。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賢詩說。

詩 序 四庫全書提要

詩 序 四庫全書提要

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鳴鳩。衛風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其說尤足為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觀蔡邕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皆祇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略。而大旨略同。蓋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是毛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師浮邱伯。浮邱伯師孫卿。是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為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祇首二句。而以下出於各家之演說。亦可知也。且唐書藝文志稱韓詩。下商序韓嬰注。二十卷。是韓詩亦有序。其序亦稱出子夏矣。而韓詩遺說之傳於今者。往往與毛迥異。豈非傳其學者。越有增改之故哉。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語為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為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錄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併錄朱子之辨說。著門戶所由分。蓋數百年明黨之爭。茲其發端矣。附志有顧歡毛詩集解。鼓義一卷。雷次宗毛詩序義二卷。劉炫毛詩集小序一卷。劉勰毛詩序義疏一卷。案序字互見。蓋史之。唐志則作卜商詩。二卷。今以朱子所辨其文較繁。仍析為二卷。若其得失。則諸家之論詳矣。各具本書。茲不復贅焉。

詩序

朱氏辨說。詩序之作。或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子夏。而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論藝文志之說。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前有齊魯韓氏之說。實傳於世。故說者亦有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說者轉相尊信。無敢疑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還就穿鑿。而附合之。使經之本文。雖成破綻。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序為出於臆度也。愚之謂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遺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釀米。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

詩 序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說見

小序

國風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后妃。文王之妃太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世雖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以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而文王者。徒備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國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保之助。詩書國史之戒。而後。禮樂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如此。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宜之野人。莫不。風之始也。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風之始也。國風爲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說見二南論。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麟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麟虞。言德之被化而成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元王即文王也。若說以爲大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承乾也。化必至於法度。形禮樂者。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蓋字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庶其爲是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窶。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而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其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獨已失其旨矣。至以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淫靡。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始。亂於杜欽。亦曰。佩玉。鳴鶴。關雎。獻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而。故詩人。歌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美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以。關雎。爲。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知。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制。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仍。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命。以。爲。風。化。之。首。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此詩之序。首尾皆甚。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以歸寧。父母。爲言。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適。以爲。盛。矣。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葛。覃。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當。爲。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爲。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庸。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說。或。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國。人。則。其。言。現。顯。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此序。稱平。後。不。注。者。故。此。

蟋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蟋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蟋斯。聚。處。和。一。而。卵。甚。多。故。以。爲。不。如。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如。忌。者。歸。之。蟋。斯。其。亦。誤。矣。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饑民也。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饑。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益。出。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爲。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爲。不。妒。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疏。矣。

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其。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誤。乃。以。德。廣。所。及。爲。首。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納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國。門。之。內。

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采芣。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此。恐。亦。是。大。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祀矣。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行露。召伯聽訟也。其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耳。按此詩無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遺事。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義也。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此序末句未安。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沅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媵亦自悔也。此序中未見勸勞無怨之意。

野有死麋。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此序得之。但所謂非禮耳。不謂無禮也。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也。此詩時世不可不知。其說已見本節。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然。然此但讀為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之意。亦自明。白。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其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誤說耳。鄭氏曰。王后一等。謂車乘。駟。鞞。而面。繡。則。禮。則。則。然。則。○公。侯。夫。人。下。王。后。一。等。謂。車。乘。駟。鞞。而。面。繡。則。禮。則。則。然。則。○公。侯。夫。人。下。王。后。一。等。

鶉之奔奔。鶉。巢之應也。鶉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鸛鳴。則王道成也。此序得詩之大旨。然語意亦不分明。鸛鳴。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鸛。鳴。然。後。上。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鸛。鳴。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買。新。書。曰。鶉。者。文。王。之。圖。名。者。圖。之。司。歌。也。鸛。鳴。詩。云。天。子。以。鶉。鳴。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禮。官。明。矣。據。以。主。其。買。款。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林。之。屬。若。證。驗。的。見。於。書。史。如。鶉。鳴。頭。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略。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按。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入。亦。當。想。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博。會。書。史。依。託。名。諺。以。誰。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子。子。不。知。其。不。得。於。大。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非。序。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道送于南。一句可。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道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誠之驗。今日姑從之。然唯燕燕一詩。詩文略可據耳。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必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留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此詩序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春秋公四年。宋。衛。陳。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春。秋。公。四。年。宋。衛。陳。擊。鼓。怨。州。吁。也。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試其君。而虛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且其之賊。此序。似。其。勇。而。無。禮。因。為。淺。陋。而。索。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實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維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維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未有以見其為制。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亦有以見其化其上之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黜以歸也。詩中無黎侯字。本詳是下篇同。

鹿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序見詩有句。今二字而以。

爲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時。然宣公之後。有餘年。衛桓公之時。皆滅赤狄。衛氏數之以其繁。黎地。然則此其極公之時乎。不可得而知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此序略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進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事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娶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二詩說已。在見本篇。

鄘

柏舟。其妻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事無所見。於他序者。

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

詩所以作亦未可考。獨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此詩乃淫奔者所自。

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首以爲刺時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情態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逐實。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猶如騷之屬是已。然嘗試觀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實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則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時。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序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豈言之。而遂幡然有懲創之心邪。以是爲刺。不唯無益。殆恐不免於被之。而反以動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豈問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雖鄙不問部。其來

尙矣。且天子答。而謂之。於此。則其。乃。其。而使之。合。於。推。樂。之。中。乎。亦。不。然。也。推。是。也。鄭。者。編。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鄭。鄭。衛。三。十。九。篇。是。也。桑。中。之。詩。是。也。二。而。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之。樂。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在。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豈。不。知。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豈。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本。知。其。將。以。爲。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陶。守。而。陰。覲。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鄭。衛。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其。有。邪。正。美。惡。之。別。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大。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強。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也。運。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鴉鵲之不若也。見上。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蟋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敢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蟋蟀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可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此序疑得之。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章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樂於氏。蓋有舊不忘君之德。賢者不替君以善之說。則其善義。又有其得。於是。程子。易其。詞。請。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制。陳。其。不。得。替。君。以。善。則。其。意。思。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直。據。詩。詞。則。其。君。初。不。相。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嬖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此序疑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喪其

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此非刺時。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甚。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去見不見答之意。

芟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此詩不可考。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載。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伯之東。則鄭在衛。不得為此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

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嫗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寇。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然民有細微。實難者。或因於凶荒。荒必待禮而後。得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安。以養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初無子而先慮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說見本篇。

王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說同上篇。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寢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采芣芣。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情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

侯伐鄭。鄭伯擊之。王卒大敗。祝嘏射中。用之。然亦有見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序說本有。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采芣。權說也。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芣。采芣。其義與大車相屬。其詞與大車相屬。其序與大車相屬。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非刺大夫之時。乃長大夫之詩。

詩序

一五

詩序

一五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結意不在淫奔。其意亦深矣。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此本有。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事見春秋。

傳。然則鄭氏謂此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亦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為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結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國人之心。或於叔。而欲其田。特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

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聞卷下。維民在此。詩恐其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此詩與上篇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按此序本春秋傳。而以他國之末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今文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序以風其朝。不無有矣。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世今不可改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此亦淫奔之詩。序誤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此亦本有。其見其陳古刺今之意。

有女同事。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背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據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女非吾耦也。詩曰。自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而投室以婦。是以師昏也。其謂我何。遂辭諸鄭。鄭伯使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本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本為不正。而可刺。道其失國。則又特以勞。而忽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理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說者。又疑其說。必欲嚴辭。謂文姜其罪。而不肯放。欲以而說詩者之。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理之公。以亂經之本。而壞學者之心。故子不可以不察。

詩序

一七

詩序

一七

詩序

一七

詩序

一七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詞。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

籟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見上。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况方刺其童日之邪。且昭公之為人。柔懦。不可謂賢。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則其非又甚而非時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童。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獲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諷之實。而歸於諷上。序理之虛。三則厚誣聖人。刺逐之意。以為實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說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不察也。

采芣。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輯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采芣。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東門之墻。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序得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則佛佛非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疑同上篇。蓋其辭意皆薄。適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此男女交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乘。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亂淫奔者之詞。序說誤矣。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謂澤涸。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乘。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鄭俗淫亂。乃其風聲。習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乘而後然也。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此序得之。但哀公本有所考。豈亦以諷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聞於馳逐。謂之好焉。同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上。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聖靈不能掌其職焉。夏官掌靈氏。下土六人。掌靈氏之名。靈水。則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明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聖靈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未見其為。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桓當。序說非是。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此亦刺文姜之詩。

鶉之奔奔。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鶉奔侯之子焉。此序得之。

魏葛藟。刺福也。魏地陞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僂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此未必為其君而作。惟靈風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稱。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畜。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靈序言刺貪。失其旨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貧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君之。辭未必直。其詞比其君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閱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豈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河東地。唐民質。風俗動。乃其風土氣。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儉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意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意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此詩蓋以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愛非。臣子所得。應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知序之說也。況曲沃其晉之同姓。其親屬又

未道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詩中本見此意。

鶉之奔奔。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序意得之。但耳。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序以此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試君。其國大。道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教者。遂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樂人於白。豈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重。則分薄。誠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誠是乃將賊之尤耳。以是為美。豈其變。豈其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體。固多。然其顛倒。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辯之。以正人心。以誅亂黨。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固以自附於春秋之意云。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芣。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此。此謂關雎。有攝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駟騶。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此詩未詳所謂。然序之說。則必不然矣。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於其車中。婦人能閱其君子焉。此詩未必然。而亦則得之。說見本篇。

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此詩未詳所謂。然序之說。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此序最為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

公之辭者。其情真矣。然無所附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其有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此。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上。

衡門。誘僖公也。愆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無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遠。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上。

詩序

二六

葛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防有鶴巢。髮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非刺其君之詩。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此不得為刺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陳風篇此篇為有據。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絮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此序之誤。說見本篇。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詩言周道。但謂通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遠邇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

蟋蟀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言昭公。未有考。

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此詩似以三百希希。合於左氏所記。侯人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鶉鳴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此美詩。非刺詩。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幽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遺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遠而感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子歸。則居東而作。其在曹可知矣。

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有據。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閱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

序

序

序

二七

詩序

二八

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

本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云者。謂陳而義。非光華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首句同上。然詩所謂禮樂者。神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宮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宮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

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章之言。皆出宮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為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

采芣。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豸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芣以遺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也。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者。周王耳。

杖杜。勞還役也。同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

序

序

序

序

二九

可以告於神明矣。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

南陵。孝子相戒以養也。此聖詩也。語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此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事指成王皆失之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序首句誤詳見本篇。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見南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見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見上

蓼蕭。澤及四海也。序不知此篇諸侯之時且見蓼蕭之云即以爲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說淺妄類如此云。

淇水。天子燕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此序全失其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此句得之。○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

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

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山庚

廢則陰陽失其道也。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南有臺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

則爲國之基隊矣。山有嘉魚廢則萬物失其道也。蓼蕭廢則思澤乖矣。淇水廢則萬國離矣。形弓廢則諸

夏養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

詩序

三一

采芣。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舊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家父見本篇。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見本篇。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此序尤無義理。公劉氏已見本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此詩明白爲太子之傅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詩序

三一

詩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諱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諱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此序之說，由不讓與體，而誤以為此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鐘刺幽王也。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實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自此篇至車鄰，凡十篇，俱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

惟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實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體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斷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自存焉。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俯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此序以命賜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采芣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諛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此序只用彼交匪放一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此序穿鑿尤為無理。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

多為此言，如道者其言，它人是德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多如此，少壯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車鄰大夫刺幽王也。喪姻嫉妬，無道並進，諛巧敗國，德澤不加於人，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也。

也。

也。

也。

三四

詩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禮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此詩序與楚茨、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微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同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諂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宛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此序蓋用緇衣之說。

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此宜王時美召伯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此亦非刺幽王，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此亦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申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戒之，故作是詩也。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知序者之謂，則緜挾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陳，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序說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序得詩意，但不

若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闕周室之將亡，傷已甚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

三六

詩序

三七

三五

詩序

三七

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書禮樂志。始有亦卒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

適稱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皆出於一而無二。意

歸於其間。則理之自然。則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則天命安往哉。身所謂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皆謂此爾。豈必在丹書而後王改元哉。伯玉改元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天賦。武王皆

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知序說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序大說。其曰百福千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序大說。其曰百福千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帝。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此詩亦句本甚分

既醉。太平也。醇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兔爰。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假樂。嘉成王也。

假本字。然非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放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將放政而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

為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故放此。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鑒有道也。

序無大失。然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來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以豈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

之日。其君而放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諸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不以此。感其拜言而徒以威儀

令為諷切之成。雖急矣。宜三也。詩曰。無聲。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只為追述者

則詩所謂。我其庶幾。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詩曰。自警。之所以為得者。謂在史之。一也。詩曰。無聲。後度。二也。又曰。日

喪厥國。三也。又曰。亦非既。四也。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實極所相。五也。二說之得失。其在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

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為全得也。然此詩自其詩之外。而實之也。若但即其

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則其詞義之幽。晦。微。密。意味之厚。滲。透。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序與卷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戕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

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此序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賡賞申伯焉。

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

之業耳。非專為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

帝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凡伯見上。

召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晏。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凡伯見上。晏。閔以下不成文理。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詩中未見告。大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成王以後。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皆定以爲成王之詩。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往往於舊聞。亦未遑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爲魯有吳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聽其說。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致康寧。維清。安靖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爲郊祀天地而爲成王無疑。又况古昔聖人。制爲祭禮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皆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其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禮記疏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既春。春。既。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交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謂無可疑者。故今特上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與德。中於信。終於剛。故曰成者。其謂成字不爲王誦之證。而章昭之法。大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畫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禮曰。昭不亦宜乎。耳。章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爲王誦之證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令一推于古之證。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疑爲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爲周公制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復以爲據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定。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與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則公爲嫌耶。甚矣。非必道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大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爲說。亦不得而通矣。現其所以爲此。實未能忘毛鄭集議之餘。然今固不得而取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

執說。祀武王也。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矣。夫詩於王季中。蓋已有所矣。又豈可以其太甚而別爲之說耶。人之言。此先成後。

詩序

四三

四二

四一

四〇

三九

三八

三七

思文。后稷祀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道於廟也。序說。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序說。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序說。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雖。諸大祖也。祭法。周人禘。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祭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古。是祖一號而二廟。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諸大祖。則宜爲禘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后稷者。若以爲詩。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俱爲武王祭文王而徹祖之時。而後進用於他廟耳。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廟于廟也。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忿。嗣王求助也。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俱各以其意爲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芣。春耕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兩篇未見其有新報之異。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序說。子尤誤。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詩中無酌字。未見酌。酌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詩序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三篇說見本篇

魯頌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謬矣。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此亦燕飲其羣臣之詩。落成其能修之意。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突矣。則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說其能復周公之宇耳。非謂其已修周公之廟宇也。序文當句之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序以國烈祖。祀中宗也。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湯。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其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詩有武丁之子。故序得以為。雖未必必然。然必是商宗以後之詩矣。

長發。大禘也。疑見本篇

般武。祀高宗也。

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鷓鴣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與孟子合。釋吳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

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僞。未可知也。○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武。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釋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華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世以詩序為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山陰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為。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徵。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略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適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職在在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於理為近矣。石林葉氏。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東萊呂氏。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

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籍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發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發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序。而風之辭。蓋有反復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誦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黍稷之苗穞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採擷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曰。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曰。人愛叔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哀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鴉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歛行役之勞苦。餓飢渴之情狀。憂勞之不堪。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芣。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閱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敘情。閱勞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芣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既索詩辭。別白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蓀兮。狡童。裳裳。丰風。雨子。矜。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

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諛。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為序者之意。必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諷。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況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諷之辭太過。如狡童。蓀兮諸篇之刺。亦不害其為愛君憂國。不能自己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諷之名。而自處於淫諛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諷上矣。反得為溫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必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麗。而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為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為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閱惜。而遂幡然。遂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宜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頰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茲。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因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譴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而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怒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感無私之事耳。漢儒皆以關雎為刺時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鄆。鄆之末流乎。故其怨

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遊人之邪情決志而況以鋪張揚揚之辭而序淫佚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盧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闕乎是以有齊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反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佚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湊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芻為權譏不以遊大路風雨為思君子不以襄裳為思見正不以子衿為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為閔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譏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編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鄘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必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鷺鳴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與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諷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籛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裳裳子游賦風雨子期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疏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致然鄭氏謂毛公姑以竄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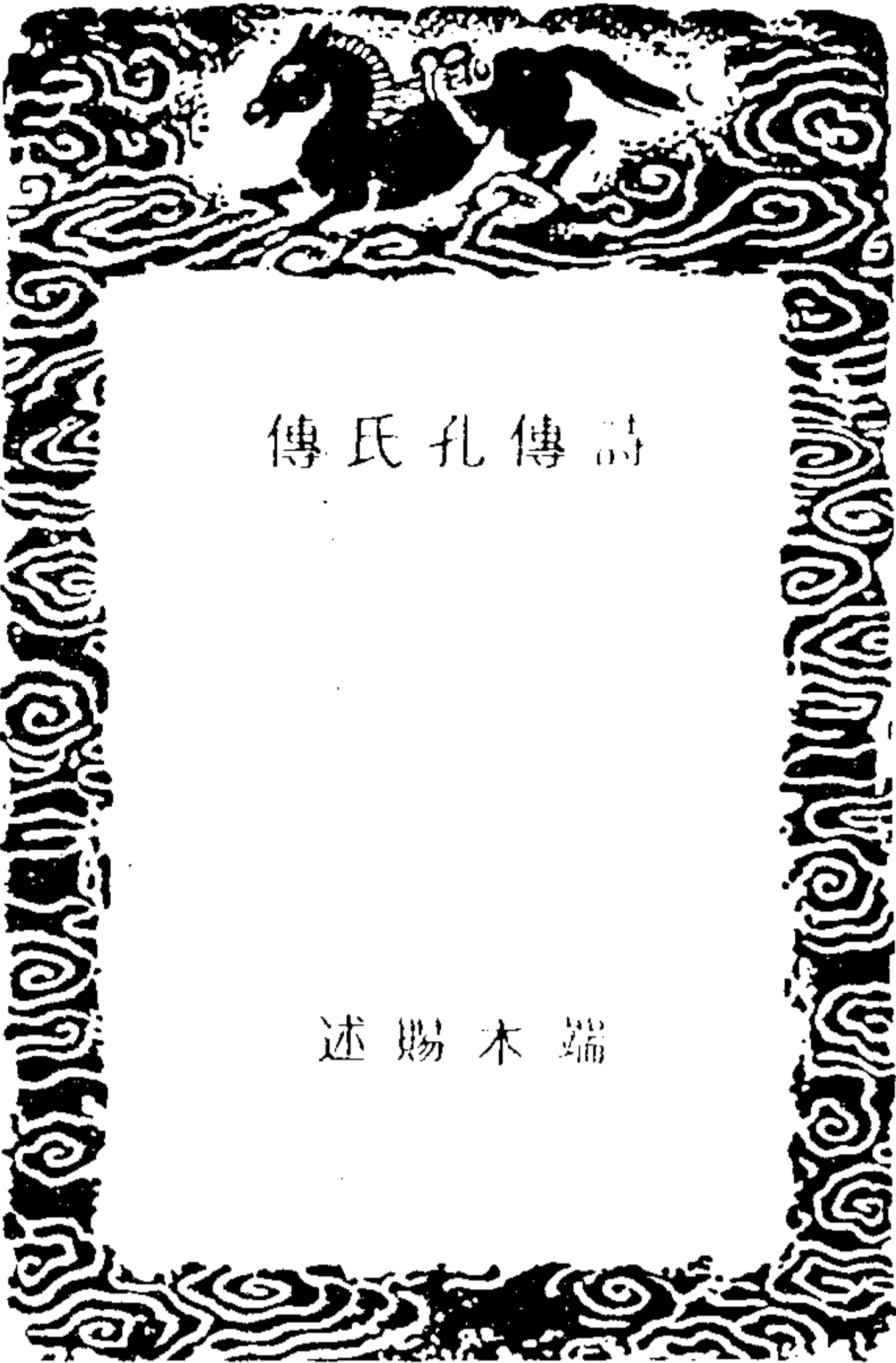
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羣山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竹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上納弔遺蹤一恨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飢噴笑殺傷鳳凰未必勝獵公雖逃卷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世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適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尙糜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鷓鴣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達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鄘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悲顯傾陷正人引是詩發心憤憤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懼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傾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其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致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

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為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鵂之序。見於何者。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鵂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為何語矣。蓋嘗妄為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與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采芣。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洩。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屬屬。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優優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為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特立之己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抵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為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為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警鬻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涓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愜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難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鄱陽馬氏。

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爲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為北海相。鄭是鄙人。故以為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之箋。則其為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皆述毛非鄭云。陳氏跋。

漢藝文志云。春秋分為五。謂左氏與公羊。穀梁。鄭。夾也。詩經分為四。謂毛氏與齊。魯。韓也。但諸家俱云某傳某說。惟毛氏系之于經曰毛詩。不知何以推尊至此。世謂毛氏解經。最密最備。禪家所謂句

中有眼。坡仙所謂字中有筆。非深解旨趣。豈易言哉。故自漢迄隋。唐讀詩家。竝主于毛氏。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者。自紫陽先生說之為妄。幾乎與三家共淪落矣。然猶謂其從來也遠。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既采以附傳中。復為一編。以返其舊。始信先儒之藩。終難變也。若石林。東萊諸君子。無不嘆其深解旨趣。而辨論之快。莫如鄱陽馬氏云。隱湖毛晉識。



詩傳孔氏傳

述賜木端

詩傳總目

周南	召南
魯	邶
邶	衛
王	齊
魏	唐
曹	邶
鄭	陳
秦	小正
小正續	小正傳
大正	大正續
大正傳	周頌
商頌	

目錄終

詩傳孔氏傳

周南

文王之妃姬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思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為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太始將歸寧而賦葛藟子曰賢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脩其身矣

周人美其公子之多男而賦蟋蟀

文王遣使求賢而閑行役之難也勞之以卷耳

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置

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

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采芣

召南

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詩傳孔氏傳

召南

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鄘虞

召南之人安於治

野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麋

野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

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魯

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脩政以備之賦鸛鳴

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勞其歸士賦東山

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賦狼臝

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周人賦破斧

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

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賦泮水

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宮

鄆

三亦善周公鄆人風之賦墻有茨

未處不義鄆人刺之賦相鼠

三未以殷畔遂伐衛鄆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兮

鄆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避世而無
聞矣

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

子不孫鄆人刺之賦芄蘭

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

女歸非禮衰而見棄刺之賦氓

衛

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澳

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衛莊公取于齊夫人賢而不禮焉國人閔之賦碩人

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采芣

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戴嬌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諸侯
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

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宣姜不閑於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衛昭伯無禮於姜國人惡之賦離之責賁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芣

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詩傳孔氏傳

詩傳孔氏傳

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旄

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蝮螭

王

王世子室曰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西都
而傷之賦黍離

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成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

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桓王卒苦之賦何草不黃

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芣

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齊襄公王周人耻之賦何彼穠矣

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

留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賦丘中

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芣

大夫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民適異國

賦黃鳥

士就親下十字皆半屬當云廣而莫之恤賦我行其望

王室亂人不生賦蒼之學

京師饑流而怨賦中谷

莫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

齊

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齊俗習於田賦營

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
賦敝笱

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

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駟

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

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鷄鳴

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魏

魏之君子

美之賦伐檀

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杖杜

魏人

賦陟岵

魏人憂其國賦園有桃

魏人困於

其國賦碩鼠

魏人苦於征

賦鴛羽

魏之內子

怨之賦葛屨

唐

唐侯

賦蟋蟀

曲沃盛

賦山有樞

曲沃盛疆

憂之賦采芣

曲沃僭弑其三

賦揚之水

無衣

晉人久於從

賦葛生

晉獻好好讓

賦采芣

晉文公好賢

賦杖杜

白季過卻缺于冀薦于文公 人美之賦野有卮草

晉大夫賢 美之賦羔裘

晉大夫 譏之賦彼汾

晉亂民寤 傷之賦綢繆

曹未振 之賦尸鳩

曹之君 賦下泉

曹 賦蟋蟀

曹 賦候人

鄭君 之賦羔裘

鄭之君子 賦匪風

鄭人困於 賦長楚

鄭亂不終 賦素冠

鄭人兄弟相棄 賦鵲之水

鄭人夫婦相棄 賦大路

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鄭武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

仲子

大未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未于田

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未

鄭世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賦有文同車

公子五爭齊楚交代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

賦釋兮

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

人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狡子良憂之賦扶胥

子良諫用任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

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黍稷

鄭靈公好倡國人化 子譏之賦溱洧

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

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 美之賦女曰鷄鳴

鄭有貞士宓其 俗賦出其東門

陳 賦宛丘

陳之 賦衡門

陳靈公如夏氏 之賦株林

孔宣儀行父從君 泄冶刺之賦墓門

靈公聽讒囚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陳殺其大夫泄冶 傷之賦澤陂

陳 賦東門之枌

陳 之賦東門之池

朋友 賦東門之楊

朋友 賦月出

秦

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鐵

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秦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君子隱于川上 暮之賦蒹葭

賦晨風

賦權輿

小正

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 霍鳴

以脩身也 鹿鳴伐木菁莪烝黍白駒皆所以燕賢

也宮棣燕兄弟也頍鼎蕤觀麻也魚麗嘉魚瓠葉皆

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煌

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也林杜勞戍也邠風

陳農政也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

所以報上也斯干落窺宮也鴻臚懷流人也蒙蕭常

常者等湛露彤弓燕喜采芣皆天子之燕諸侯也瞻

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

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

重子庾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

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周道之所以正乎

小正續

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帥也

采芣勞師也采芣南征也黍苗城申也車工吉日閱

武也庭燎勤政也沔水念亂也無羊考牧也車牽樂

親昏也

小正傳

昭王南 大夫憂之賦鼓鍾

折招 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折招

懿王之 勞於王事賦北山

王之時大夫避 賦絲蠻

厲王信譏大夫憂之賦青蠅

厲王之時諸侯勞 賦小東

厲王不禮于諸侯 相戒以避之賦苑柳

厲王出居于彘 賦小明

尹伯奇 後母鄰大夫閔之賦小弁

幽王 賦巷伯

大夫傷於 賦巧言

大 賦小旻

申后 相戒賦鳴鳩

兄弟本	賦角子	皇室專政	賦十月之交	思	賦賓之初筵	母賦裝我	衛武公	賦鼓戒	西	賦四月	夫夫傷之賦正月	臣	賦兩無其極	王	賦閔之賦節	桓	賦之賦節	朋友	之賦谷風	君子懷	賦都人士	大正	會朝受	有大正焉文	王	賦生民公劉	大明	賦棫櫟	早麓	賦思齊皇矣	靈臺	賦天武	文	賦王有聲	行葦	既醉	鳧鷖	嘉樂	皆周	德以訓	成	賦王也	河酌	卷阿	王也	大正續	宣	賦王中興	大正續	焉	雲漢	伯	伯也	韓奕	高	漢平	也	大正傳	呂	穆公諫	賦蕩	賦桑柔	賦民勞	賦板	賦瞻卬	賦召旻	周頌	天之	清	思	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廟	子	烈	齋	頌武	誓	合	成	朝	干	之	也	執	競	祀	成	王	堂	成	康	臣	工	報	也	共	關	二	百	也	商	頌	五	篇	毛	鄭	韓	孔	呂	也	宋	公	孫	正	大	禘	也	玄	鳥	殷	武	祀	高	宗	也	長	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秦焰之餘易以卜筮而傳詩以誦誦而傳書以藏辭而傳始信三經與黃墨相終始殆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耶若子夏詩序子貢詩傳載在竹帛非叶於管絃者豈亦有神物護持至今耶但詩序先儒辨論紛紛未聞有詳數詩傳者或因宜聖可與言詩一語後人附會其說而作是傳亦未可知范石湖謂傳即魯詩今觀其章次約略相似余家向藏宋搨石印古文大策漫滅難辨然焚香展對古色

炳心恍惚神于殷周十五國間肅然不敢睨視忽一日失去深慨神物不易保也既又得郭中丞公新刻云是秘閣右本前列策書未知亦出宋皇祐間張紹文楊南仲輩手筆否余亟依其釋文授梓以傳其真履未敢臆決姑俟博雅君子隱湖毛晉識

右子貢詩傳一卷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於錄嘉靖中忽出於鄞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篇悉棄其以鶴鳴先鹿鳴於是四始亂矣何彼穠矣南也而入之風黃鳥我其野無粥大車采芣嘒嘒之石岩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入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之頌於是六義亂矣至於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尤可怪者鄞鄒衛詩雖分為三然延州來李子觀樂曰我聞康叔武公之德如

衛風乎則同為衛詩矣而乃以邶為管叔時詩鄭為管叔時詩又以小雅為不正大雅為大正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其言竊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以下十句以說小正竊大學心正而身修四句以傳關雎陋矣哉本欲伸己之誠說而厚誣先賢可謂妄人也已矣無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烏程凌濂初取子貢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聖門傳詩始家真堪失笑近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義力辨其詎可謂助我張目者也朱氏經義考說云爾何惜亦近世為魯詩而託之真傳者觀與毛傳並行然撥於淺陋誠者陋焉謨既校閱是書未嘗不嘆其敢於作偽以至無忌憚若此也雖然豈獨豐氏之罪哉詩三百十一篇自孔子刪定以來經漢世傳詩齊魯韓毛四家師讀各異篇次悉同唯三家詩無笙詩六篇耳唐孔氏疏一以毛鄭為宗朱子集傳雖不專主毛詩而仍以詩小序別為一編於本詩篇次未之有改也且如周南十有一篇召南十有四篇皆正風也而王氏魯齊乃以二南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則此傳之敢以何彼穠矣入王風而以甘棠殿召南者本王魯齊說也十三國風之有幽風之有七月篇說詩者無以異也自歐陽公本義始倡為三家詩無七月之說於是鄭氏漁仲六經奧論和之而沙隨程氏又有幽風非七月論則此傳之敢於削去幽風而以七月篇別名郊風人小雅者本歐鄭說也魯頌四篇夫子嘗取思無那一言以

蔽全詩孟子再引戎狄是膺二句為周公詩魯之有頌聖賢不以為非也而陳少南詩解至以為商頌宜闕魯頌可廢則此傳之敢於削去魯頌而以幽風鴟鴞六篇并為魯風者本陳少南說也凡此數條尤此書繆戾之大者而其作備皆始於宋儒惜乎宋儒有羽翼經傳之功而往往好為異論不知其流弊遂至於此是豈得為之未滅哉然而效尤之罪抑又甚矣汝上王謨識

論子貢詩傳

未彙尊撰

按子貢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于錄嘉靖中忽出于郵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十一篇悉棄其末以鶴鳴先鹿鳴于是四始亂矣何彼穠矣南也而入之風黃鳥我行其野無將大車采芣漸漸之石吾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入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之頌于是六義亂矣至于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麕曰野鷹簡兮曰東兮東門之壇曰唐棣遺曰營壘今令曰盧遵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太叔山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兔爰曰有兔菁菁者我曰齊我皇皇者華曰燠華圻父曰

折招大東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此亦有何關係曾足子貢之傳必求其于子夏所序之詩乎尤可怪者鄭氏詩傳雖分為三然延州來季子觀樂曰我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同為衛詩矣而乃以邶為管叔時詩鄭為管叔時詩又以小雅為小正大雅為大正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其言竊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以下十句以說小正竊大學心正而身修四句以傳關雎陋矣哉本欲伸己之誠辭邪說而厚誣先賢可謂妄人也已矣無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烏程凌濂初取子貢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目曰聖門傳詩始家真堪失笑近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義力辨其詎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朱彙尊經義攷端木子詩傳偽本一卷在何惜曰近世有偽為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其意觀與毛傳並行然撥拾淺陋有識者焉

詩傳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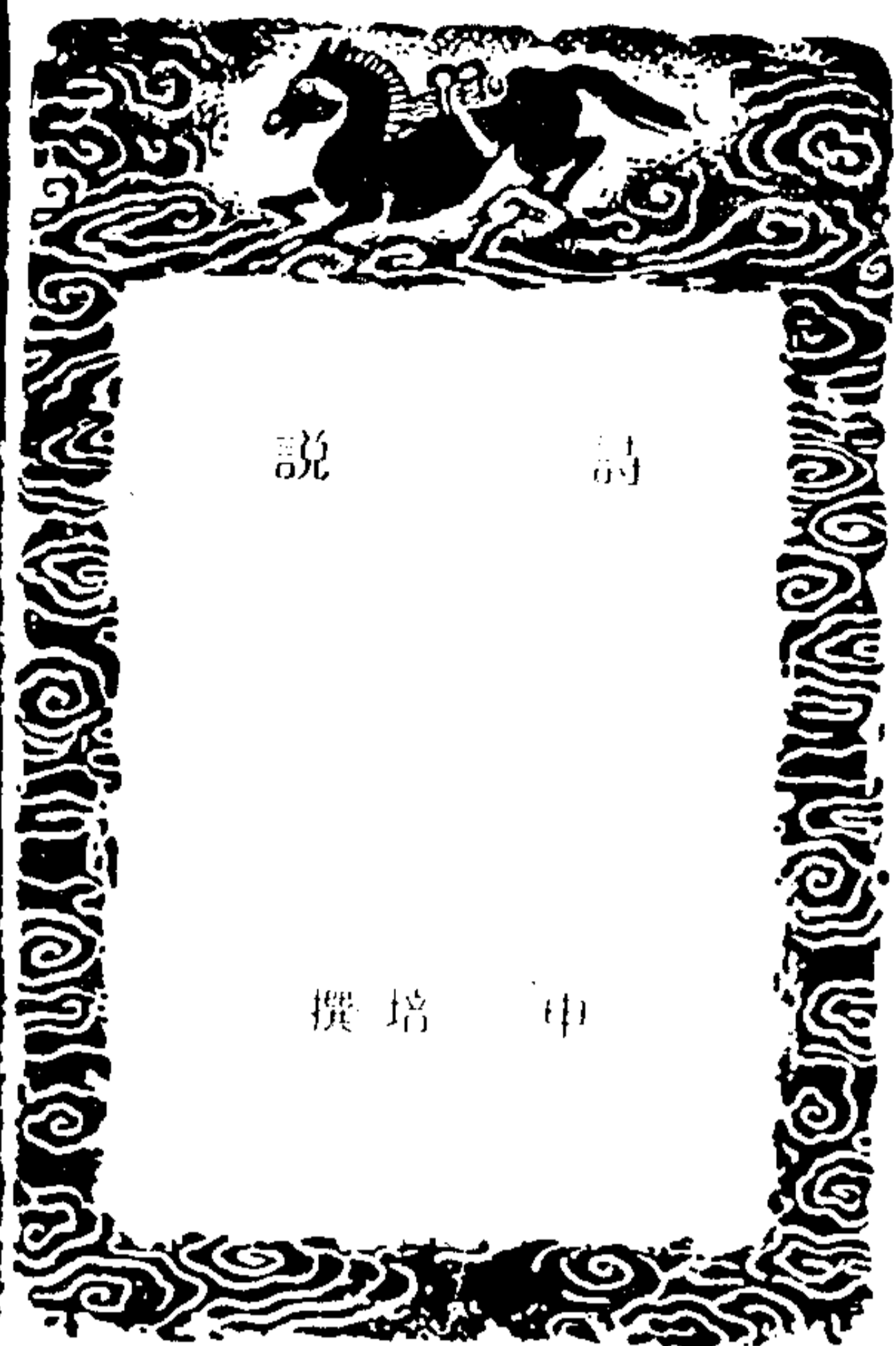
舊本題曰子貢撰實明豐坊所作明史坊本傳稱坊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世所傳子貢詩傳即坊編本者是也其說升魯於邶邶之前降邶於邶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爲三曰續曰傳皆與所作申培詩說同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謂之古文安得獨此二書參用籀體郭子章李維楨皆爲傳刻釋文何鏗收入漢魏叢書毛晉收入津逮秘書均以爲曾見宋榻皆謬妄也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詩傳一卷 舊本題曰子貢撰實明豐坊所作明史坊本傳稱坊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世所傳子貢詩傳即坊編本者是也其說升魯於邶邶之前降邶於邶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爲三曰續曰傳皆與所作申培詩說同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謂之古文安得獨此二書參用籀體郭子章李維楨皆爲傳刻釋文何鏗收入漢魏叢書毛晉收入津逮秘書均以爲曾見宋榻皆謬妄也

嘉錫案豐坊明史附見豐熙傳十一。豐云：「子坊字存禮，晚歲改名道生，別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或謂世所傳子貢詩傳亦坊偽纂也。」提要所引頗有刪改非其本文申培詩說非坊所作詳後條。毛奇齡詩傳說嚴義序曰：「詩傳詩說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廬陵郭相奎字子章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字汝嘉。祕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爲石本何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晉注嗣此則張元平字子平刻於貴州專用楷體無篆文而李本字本寧即復合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加子夏小序於其編共刻之名曰二賢言詩於是詩傳詩說一人之百家名書謂毛氏詩傳再入之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毛氏詩傳此序見於叢書提要謂郭子章李維楨皆爲傳刻釋文實本於此然毛氏但言嘉靖中出於郭相奎家未嘗云豐坊曾自刻之也郭氏刻本今尚有存者其書題曰合刻聖門二大家詩前有子章序曰：「得黃文裕祕閣子貢詩傳古本原未有刻版與湖州郡守沈叔順等分校并小序刻之仍其篆文曰詩傳不敢以爲魯詩也。」然則詩傳刻本實始於子章提要云：「子貢詩傳與所作詩說同皆以古篆刻之」似謂坊會刻版者誤也且郭氏所刻但有詩序詩傳並無詩說毛說亦誤坊固善篆書書爲正始石經此書古篆亦出自坊手而子章刻之託言得之黃氏耳



詩說總目

周南	召南	邶	鄘	魯	齊	魏	唐	曹	鄆	鄭	陳	秦	小正	小正續	大正	大正續	大正傳	頌	商頌	頌	月錄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詩說

漢太中大夫魯中培

周南

開睢文王之妃太姬思得淑女以克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為先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葛藟此亦大姬所自作賦也

桃夭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蟋蟀斯美周室多男之詩興也

麟止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皆比中有賦也

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首章先比而後賦也後三章皆賦也

免置文王聞大顛闕天散空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諷其事而美之皆比而後賦也

樛木諸侯慕文王之德而婦心焉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汝墳商人苦紉之虐婦心文王而作是詩首二章賦也末章興也

漢廣文王化行江漢而男女知禮國史美之而作是詩皆比中有賦也

采芣童兒闡州嬉戲歌謔之詞賦也

召南

鵲巢諸侯嫁女其民觀焉即其事而賦之也

采芣美夫人親蠶之詩賦也

江有汜諸侯之媵始不容於嫡終而進之故作是詩興也

羔羊美大夫之詩賦也

采蘋內子敬祀詩人賦之

殷其雷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艸蟲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睹王室之多賢

相率以歸心焉賦也

小星小臣奉使行役之詩賦也

鄒虞美虞人之詩賦也

標有梅女父擇壻之詩興也

野麋昏媾惡無禮之詩賦也

行露強委禽而不受至於與訟大夫以禮斷之而國史美之一章比也二章三章皆興也

甘棠燕人追美召公之詩賦也

魯

鷓鴣管卡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王者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為言也

東山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此詩皆賦中有興焉

狼跋周公居于魯魯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先比而後賦也

伐柯管亦以殷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章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九罭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詩興也

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賦也

信公城楚丘以備戎太史克美之賦也

駟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

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謂前三章皆賦其事以起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有駟燕飲而頌禱之詞興也

閔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窺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十一首皆賦也

柏舟廣亦因管未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作一章與也下四章皆賦也
雄雉邠之臣諫管未而作此一章二章皆與也三章四章皆賦也
輓有苦葉邠人刺管未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與而比也三章四章全比也
北門邠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嘆也
東今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詩前三章賦也末章與也
北風邠人厭亂之詩皆比而賦也
各風邠之良婦見棄於夫而作是詩一章比中有賦也二章賦也三章比而賦也四章比而後賦也五章六章皆賦也
凱風邠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一章二章比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與也
靜女陳古風今之詩賦也
邠
牆有茨邠人刺三監之詩與也
相鼠刺三不之詩與也
伯兮邠人有從武庚而伐衛者室家憂而作一章二章賦也三章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
考盤美隱者之詩賦也
木瓜朋友相贈之詩賦也
芄蘭刺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有狐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氓淫婦為人所棄邠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賦也三四五皆與也五章賦也六章賦中有比也

詩、說

孔舟衛登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與也
淇奧美衛武公之詩與也
干旄美武公好賢賦也
碩人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公不禮焉國人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賦也四章與也
緹衣衛莊公嬖人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與四皆比而賦也
終風莊姜戒州吁公不悅憂而作詩四章皆比而後賦也
日月州吁弑桓公莊姜大婦而作是詩賦也
燕燕莊姜與嬖婦皆為州吁所逐同出野而別在姜作詩以贈嬖婦焉前三章皆與也後一章賦也
擊鼓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賦也
窈窕衛宣公為伋娶婦而美其親臺而自納之衛人惡之而賦其事也末章比中有賦也
二子乘舟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沉之于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君子偕老刺宣姜之詩賦也
雄雉之奔奔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與也
采芣宣姜召公子頑于桑次處而達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與也
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義又不得故賦是詩前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與也
泉水宋桓夫人閔衛之破而作首與後皆賦也
竹竿宋桓夫人之勝和泉水而作首章與也二章三章先比後賦也
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婦于衛襄公即位夫人

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賦也
旄丘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怨之而作是詩一章與也二章三章四章賦也
式微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歸賦也
蟋蟀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二章皆先比而後賦也末章賦也
王
黍離幽王伐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執之立平王于申自申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鶴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舉為田成生黍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鶉之奔奔水刺子計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與也
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賦也
葛藟王族流散而作與也
子衿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代藤薛唐祀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與也三章賦也末與也
漸漸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賦也
采芣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賦也
何彼穠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赤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二章賦也三章與也
唐棣僖王者棄賢而諷之首章與也二章三章賦也
采芣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與也
無將大車周大夫有窺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君子陽陽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是

詩賦也

黃鳥民適異國見拒于入而思歸故鄉乃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若之學無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盡耗君子自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二章與也末章賦也

中谷民饑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閉之而作是詩與也

有兔趙鞅殺其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齊東方未明齊大夫相戒以勸于公故作此詩前二章皆賦也末比而賦也

盧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是詩賦也

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

丰襄公無道即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賦也

敝笱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南山襄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載駘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齊人刺之賦也

荷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齊齊人刺之賦也

風雨齊桓得管仲以為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雞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賦也

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賦也

甫田齊景公幸於圃田大夫諷之二章與也末比也

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歸於農賦也

秋杜君子教人孝友之詩與也

陟岵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賦也

碩鼠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鴉羽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與也

葛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勝者怨之一章與也二章賦也

唐蟪蛄唐人相戒之詩與也

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與也

采芣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強師服憂之而作是詩比中有賦也

場之水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無衣唐公孫無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信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葛生晉獻公之時國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詩二章與也後三章賦也

采芣晉人諷獻公信讒之詩賦也

秋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與也

野有蔓草晉曰季薦卻缺于文公晉人美之比也

羔求晉人美其大夫之詩與也

彼汾晉人刺其大夫之詩與也

侯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鄭羔求鄭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賦也

匪風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賦也

萋楚鄭人困於賦役而作賦也

素冠三年之喪廢君子傷之而作賦也

場之水兄弟為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比而賦也

大路棄婦之詞賦也

鄭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賦也

將仲子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皆賦中有比也

未于田未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采段不義而得眾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有女同車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足諫之而作是詩賦也

籥今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欲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皆先比而後賦也

清人鄭文公惡其大夫高克欲遠之而使禦狄于境久而不召師將潰散公子素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扶胥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作是詩與也

麥秀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狂狡一章與也二章賦也

塞裳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賦也

賦也

陳 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賦也

衡門君子樂隱之詩賦也

林林陳靈公通乎夏姬國人刺之賦也

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治作是詩

與也

防有鵲巢泄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比而後賦也

澤陂泄冶諫而危君子傷之與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與也

秦

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也

小戎秦襄公征戎而勞其大夫之詩賦也

車鄰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首章賦

也下二章比也

終南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與也

駉鐵秦人從狩而作賦也

渭陽晉公子重耳歸于晉秦穆公送之而作是詩賦

也 黃鳥秦穆公卒世子瑩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作

是詩與也

蒹葭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與而比也

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與也

權輿與前篇同義賦也

小正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皆燕

賢者而詞有重輕敬有隆殺所謂尊賢之等也三章

皆以鹿鳴起興而賦之

伐木天子燕友之歌與也

詩說

青莢天子燕賓與之士則歌此詩比而賦也

隰桑天子燕士之詩前三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棣天子燕兄弟之歌首章與也二章賦也三章至

末皆賦也

頌歸此燕王族之詩賦中有比也

嘉魚此前三章皆賦也後二章先比而後賦也

魚麗此詩全篇皆賦也

采芣全篇皆賦也以上三詩子貢傳以為皆樂大

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與也

天保大臣祝頌天子之詩賦也

煌粵天子遣使于四旁歌此饒之首章與也下四章

皆賦也

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首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

與也末章賦也

杕杜勞還戍之詩前三章皆與也末章賦也

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賦也

南山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賦也

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及王族之詩賦也

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賦也

大田農夫報上之詩賦也

斯干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賦也

鴻臚王者柔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蓼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與也

常常者粵天子美諸侯之詩前三章與也末章賦也

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與也

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賦

也 桑扈天子燕方伯之詩前二章皆與也二章皆賦也

采芣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詩前二章皆與也

中一章賦也末章皆與也

瞻彼洛矣天子會武于洛邑諸侯美之賦也

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與也

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與也

小正續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奏之

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獫狁史籀美之賦也

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史

籀美之賦也

采芣宣王之世既驅獫狁勞其還師之詩前四章皆

與也下二章皆賦也

采芣宣王命方叔征荆人來歸史籀美之前三章

皆與也末章賦也

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中伯史籀美之此

章與也下四章皆賦也

車工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賦也

吉日宣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賦也

庭燎宣王勤政史籀美之賦也

河水宣王即位乞言於羣后而作是詩皆與也

無羊宣王考牧史籀美之賦也

車牽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章

賦也次章與也三章賦也四章與也

小正傳 鐘鼓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于幽平或

皆出于好惡之公而得夫情性之正夫子錄之以存

正傳 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大

鼓鐘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

詩賦也

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

諷諫賦也

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賦也

蘇蠻大夫失位遠適它國其過賓之主人閱之而作

是詩興也

青蠅厲王之世譏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興也

小東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大夫作此以告病首章賦中有比也次章賦也三章興也後四章皆賦也

苑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興也

小明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皆賦也

小弁尹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章皆興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為寺人而作此詩前六章皆賦也末章先比而後賦也

巧言周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也下章皆賦也分何人新

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賦也

鳴鳩此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首章興也二章賦也此下三章皆興也毛朱作小宛

白粲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興也

角弓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五章比也下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而姦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故作是詩賦也

正月周室衰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五章賦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章九章皆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一章十一章皆賦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賦也

懿戒衛武公自警無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也

中有興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章興也至末三章皆賦也

四月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中三章興也七章賦也末章亦興也

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前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五章六章皆興也

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警御之臣閔之而作賦也

節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之作此以諫王焉首二章興也下六章皆賦也

谷風朋友相怨之詩興也

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及若賦也

大正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於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賦也

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命之祥明其受命於天者其原如此賦也

公劉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詩賦也

絲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首章起句為比下五句皆直賦之也下七章皆賦也

棫櫟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首章興也三章賦也

與也四章五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早麓詠嘆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興也第四章賦也五章末章皆有義之興也

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賦也

皇矣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賦也

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維周公述之以訓嗣王賦也

大明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八章皆賦也

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前七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

既醉王族與燕會行葦之詩賦也

鳧鷖祭之明日釋公尸之樂歌興也

嘉樂公尸美王者之詩賦也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興也

卷阿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此以進戒首章細叙以發端也二章以下凡五章皆召公陳其歌詠之辭皆賦體七八章皆興也九章即其所見賦之以寓進戒之意第十章承上芻皇之鳴而賦之以興下章之義高岡卷阿之脊末章賦也

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賦也

大正續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會朝以續周後而謂之變

雲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賦也

崧高宣王之明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采芣民宣王命樊侯築城于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韓奕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六章皆賦也

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賦也

大正傳此卷四篇皆屬王時詩二篇為幽王時詩本
子時以其文體音節之
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賦諫之賦也

祭宗的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首章先比而

後賦也二三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七八

章皆賦也九章與也十章賦也十一章與也十二章

十三章皆與也末三章皆賦也

民勞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賦也

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

責之賦也

瞻仰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前

三章皆賦也第四章賦中有與也五章六章皆賦也

末章與也

召旻幽王通刑人近頑童諂巧用讒慝諸侯攜貳戎

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

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

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頌

清廟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

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賦也

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賦也

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賦也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賦也

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賦也

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也賦

也

維成王祀文武之詩賦也

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賦也

振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與也

武大武一成之歌賦也

詩說

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賦也

昔邁述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

成也賦也

般此述巡守之詩為大武之四成賦也

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

桓此大武六成之歌賦也

頌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自

警皆賦也

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賦也

敬之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

豳亦訪落之意賦也

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賦也

有客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於

祖廟此其燕樂之歌賦也

有警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賦也

潛薦魚于寢廟之樂歌賦也

絲衣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賦也

臣工祭先農之詩賦也

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賦

也

載芟亦豐年之意賦也

良耜與載芟同意賦也

昊天有成命羣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噫嘻羣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賦也

執競昭王禘羣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之樂歌賦也

契祖與上篇同

長發大禘之詩賦也

豳鳥此亦禘祀之詩賦也

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祀以其

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高宗而祀之故

作此歌賦也

右申培詩說一卷經義考云申公魯故至晉已亡
今所存詩說及子貢詩傳皆出鄆人豐坊偽撰其
為繆妄與詩傳同故不復辨而陳士業跋此書猶
謂申公之詩雖亡或散見雜出於羣帙後人輯錄
而稍補足之未可知今考漢書楚元王受詩於浮
邱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
依魯故又如以關雎為刺康后以燕燕為衛定夫
人詩皆出魯詩說而今豐氏本序義皆不合又蔡
邕石經本據魯詩文如山有樞作藎今本仍作樞

則是於魯詩遺說之散見者亦并未能輯錄而徒以臆見作偽欺人益見其妄也朱氏所謂世遂惑之等為鏤板似即指何氏叢書毛氏秘書而言漢初舉刻叢書擬刪此二種第因翻刻舊本固不敢以刪定自在且世間齊書流傳頗多亦有不可勝詰者因悉校正為付諸梓汝上王謨識

申公詩說跋

陳宏緒撰

詩說一卷漢魯人申培著取應風騶騶諸篇與魯頌經于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于鄭齊之前取幽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殿于十五國風于大小雅曰大小正于變雅曰小正經曰大正經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說多與韓毛抵牾按隋經籍志云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魯詩亡于西晉此本不知傳自何人疑為後代偽筆或曰宋黃通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于他書時得之是則申公之詩雖亡猶散見雜出于羣帙後人輯錄而稍補足之未可知是亦一說也魯之不廢有頌朱子固嘗致疑近高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未為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為風矣魯安得有頌殺然降魯于國風學士大夫聞而共為駭愕不知實本申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譬如詩之不容混調與駝置之鄭鄭衛諸篇尚相彷彿泮水閔宮國風安得有此體耶是不可以不辨

經義啟詩說偽本一卷存按申公魯故至晉已亡今所存詩說及子貢詩傳皆出于鄭人豐坊偽撰世遂惑之爭為鏤版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申公培魯故漢志二十五卷佚魯說漢志二十八卷佚

詩說一卷

舊本題曰申培撰亦明豐坊偽作也何楷詩世本古義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皆力斥之今考漢書杜欽傳稱佩玉曼鳴關雎歌之後漢書楊賜傳稱康王一初長起關雎見幾而作注皆稱魯詩而此傳仍訓為太似思淑女又坊記注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為衛定姜之作釋文曰此是魯詩而此仍為莊姜送戴嬀培傳魯詩乃用毛傳乎其偽妄不待問矣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詩說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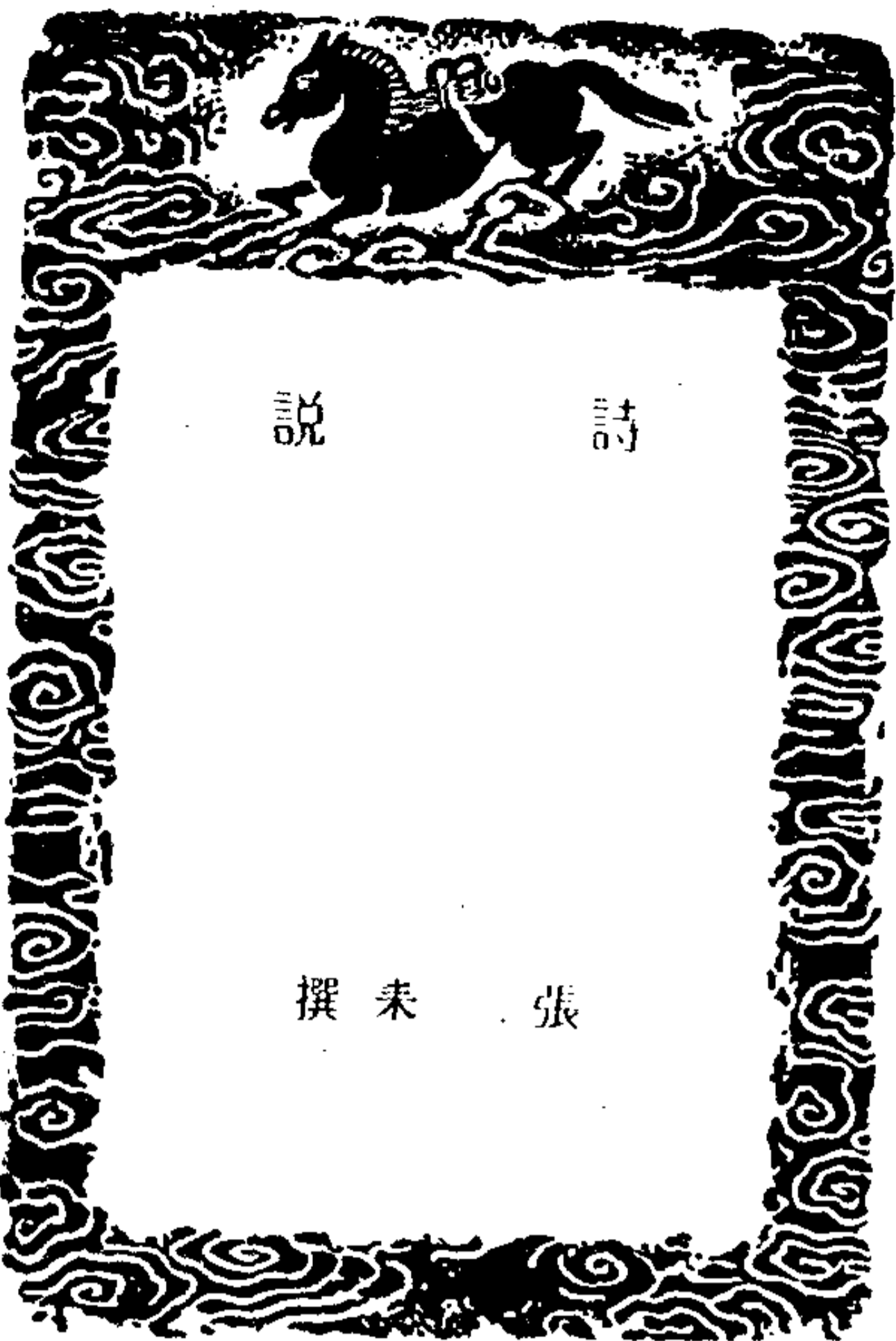
書本題曰申培撰亦明曹坊偽作也何楷詩世本古義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皆力斥之

嘉慶案提要謂此書亦曹坊偽作以何楷黃虞稷毛奇齡為證今考明史雖無子貢詩傳為坊所偽撰然未嘗言及申培詩說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第三云「坊嘉靖二年進士高才博學於十三經皆別為訓詁鈔新案與每託名古本或外國本今所傳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皆其偽撰也」方時傳初出明人多信為子貢所作至康熙始直斥為曹坊依託明史之說蓋出於此方氏有云曹坊字子貢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引陸元輔曰「錢謙益列朝詩集為曹坊作小傳謂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皆坊偽撰而當時名公多為所惑」是亦以辨偽之功歸之錢氏然錢益但言詩傳為坊所偽撰耳未嘗并及申培詩說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一云「曹坊偽撰詩世學三十六卷坊言家有書時傳自違祖雖然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中培者皆偽書不錄」申培詩說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中培者皆偽書不錄是又以申培詩說為別一人所作未嘗併歸之曹坊也何楷毛詩世本古義余未之見經義考卷一百於子貢詩傳下引其說曰「近時有偽為曹坊而託之子貢傳者其意與毛傳並行然拾遺補有補遺焉」是楷雖知詩傳為偽作然未嘗明指為曹坊且亦不及申培詩說也至毛奇齡作詩傳詩說駁義始以二書為出於一人其序略曰「今詩說悉與古與子貢詩傳與兩書自為輔行為補遺此和如出一手者申培詩說宗不聞受學于子貢亦不聞授某某為書兩相解後比若畫蛇亦可怪矣」奇齡雖斥兩書為偽託辨論之旨至為五卷然無一言及於曹坊是奇齡並不知坊所作也提要乃曰「詩說亦曹坊偽作何楷黃虞稷毛奇齡皆力斥之」其實三人者固未嘗因詩說斥坊也惟朱彝尊經義考始謂兩書皆出於坊故於詩說偽本條下曰「按申公書故至晉已亡今所存詩說及子貢詩傳皆出於申公坊偽撰」於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條下曰「按二書皆係曹坊偽作」四庫提要都提要多本之經義考此條亦用朱氏說耳竊疑二書既同出曹坊一手相為表裏則坊所作詩傳世學何以但列詩傳於卷首而置詩說不錄耶抑其作詩說在世學既成之後不及增入耶錢謙益黃虞稷以詩傳為坊所偽撰有世學可據詩說以詩說並歸之坊與虞稷之說不同未知其何據也周廣業目治偽抄中出自鄙人曹坊家錢謙益經義考卷一百是道生偽撰也錢謙益以二書皆坊所撰王士禛則云道生作詩傳尋有家人依傍之別撰詩說王士禛詩說廣業案二說皆非也兩書實海鹽王文禛士禛所撰士禛見只謂云王沂陽先生家多藏書所藏丘陵學山中有子貢詩傳王士禛詩說詩傳申培詩說云皆出其手也胡震亨海鹽縣志亦云學山首缺申培子貢兩書其所信據所編文獻別號嘉靖十年舉人乃胡震亨之鄉先輩也語必不謬且王與曹坊同時人王當在前則其所撰無疑但不知何由得歸曹氏意者沂陽無子歿後書帖散落間道生好事遂撰有之耳周氏以為二書皆王文禛所撰雖有誠士胡震亨二人之言可據然見只謂曰「詩傳詩說云皆出其手也」云之為言謂得之傳聞云耳未可便信為事實且謂文禛當在曹坊之前文禛死而坊猶有之尤為臆斷索文禛所刻大學古本問後有跋曰「甲子春南陽曹公游海上口授大學曰家藏曹魏三體石經如是遂錄錄成文」又大學石經古本序引曰「鄭漢泉嘗謂予曰曾見石經大學甚全也索之曰亡矣後得曹南陽正和石經大學實之其合也急梓以行漢泉公萬學不妄語南陽公家學有淵源文獻皆足徵云」又曰「曹南陽公錄石經大學古本見

詩說

示」又曰「王生文禛曰南陽公者初名坊改道生宋豐清敏公稷十五世孫也元祐開清敏為侍講直學士擢正平正和石經為十一經正音教傳至學士一書公家有大學通解子錄數條于傍四明多賢始山川之靈秀歟」又中庸古本前引曰「壬戌冬余會曹南陽于海上因言中庸古本曰子家傳曹魏正始四年三體石經本曾見日本五經亦然文禛仰南陽為師五經皆有考注其尚書世學多補未備其奇也特未見三體石經及日本五經一文禛之於坊語必稱公所以服膺推崇之者甚至且言石經大學得之口授幾於北面稱弟子特未純以師禮待之耳萬曆野獲編卷九曰「今上丙戌年高宗皇帝王太倉在豫地時海鹽舉人文禛者以公事至太倉坐之上席文禛亦不遜客位如平日」觀其為人好自尊大如此使果年長於坊自卑卑屈乃爾乎文禛竹下庵言曰「曹魏正始四年刻三體石經曹南陽示書及曹詩與今不同口授大學亦不同奇古可愛也」所謂石經曹詩者即其子貢詩傳之所自出坊先偽作之以為詩傳之張本者也坊嘗以示文禛而文禛乃謂文禛作詩傳後坊繼而有之是未嘗考之文禛所著書也雖然士禛震亨謂兩書皆文禛所作因題傳聞之誤第其言必有所因余以為子貢詩傳為曹坊偽撰世學之根據必是坊所自作若申培詩說坊未嘗擬以自證疑為文禛之所作蓋坊既示以詩傳文禛遂依坊為此以為之羽翼二人交誼甚密故相與狼狽如此海鹽之人徒聞其書作詩說遂以二書併歸之士禛震亨不考而筆之於曹耳文禛書作補衍二卷以補齊都子明末藏書家至真以為都所遺其書其才自足以辨此黃虞稷謂坊同時有作詩說者王士禛謂尋有家人依傍詩傳作詩說可見詩說別出一人之手其人蓋即文禛也坊病狂喪心偽學欺世本不足為之辨特考證之學貴在實事求是故為之別白如此





善海珠塵

經部詩類

南雁 吳 省簡 泉之輯
扁程 章 汝金 佑人校

詩說

張

未篇 未字文酒淮陰人宋宣和中第進士累
之一坐黨籍謫居舍人從蘇軾遊為門下學士
事初再取房州別駕有柯山集一百卷

衛武公仕於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慎爾出語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
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海濶序傳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
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曼曰彼疏斯釋不能序爵
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士字販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
恢大幸而治得於內則士字廣於外蓋人歸者眾則各
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
過于商之宋世而考之傳記無固公斥大之事所謂治
得於內則人附之者眾非周公伐取而得之也夫
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則人相與攜持而去
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商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字
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
日日闕國百里也蓋土字販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

觀治亂之迹也

美類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求民食食者民待
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仆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亡
類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
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宮室之精曰蕭牆
明不蔽也清不汗也肅不亂也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
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厥陰爾私使之先私而
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
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為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
再宿為信信信者凡再宿者信也夫如是而猶欲臻其
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為在此無數而周
之臣子為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
曰執競而已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武
王之事既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以言之
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為用者過其事則美也故於
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定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汗渙然
承文武之緒而天下洋洋渙離散之愚者何耶蓋文武
之德大矣洋洋然而行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
溢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問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
顯德行者天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
以顯德行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
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為然伊尹之
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為未足而明言之
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
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楚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
之惑而首之以來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於
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邪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
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為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
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
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
而首之以來助不亦宜乎破斧剝削廷之不知蓋舉朝
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為成王之助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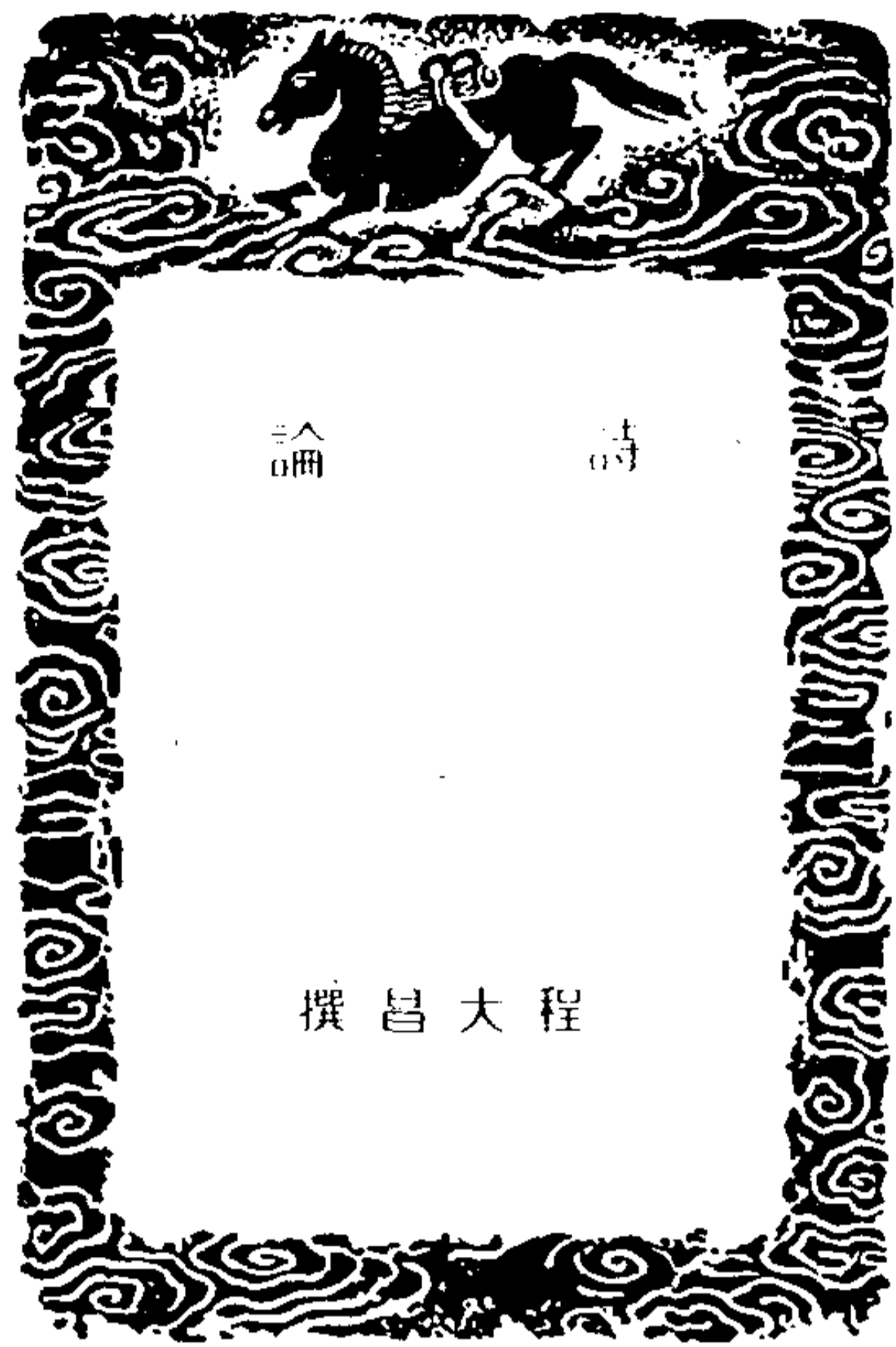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即政蓋者未收汗
涖者未闢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
則成王既除喪而即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
矯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矯然
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於是成矣蓋治至於
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為邦至於可以即戎而後
為功也周公之成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若爾戎兵以勝
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於
書則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城良馬也故曰城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城
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習其
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相馬也故曰且言姑尼以
行而已矣焉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也有驥有
魚蒙幣曰驥二目白曰魚驥則魚取於良二目白者曰
病也是謂四驥之馬

文選詩說一卷雜論辨頌之首僅十二條已載宛丘
集中後人抄出別行者觀所論土字販章一則其有
感於熙寧開邊斥境之舉而為之也歟宛丘集今不
甚傳此亦經學一種因技而梓之
康熙丙辰二月約蘭成德谷若跋

詩說一卷

宋張耒撰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
中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召
爲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復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
尋得自便居於陳州主管崇福宮卒事蹟具宋史文
苑傳是書載柯山集中納喇性德以其集不甚傳
因刻之通志堂經解中凡十二條如抑篇懣爾出
話一條蓋爲蘇軾烏臺詩案而發卷阿篇爾土宇
販章一條蓋爲熙河之役而發餘亦多借抒熙甯
時事不必盡與經義比附也



詩論

宋 新安程大昌 著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授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止循傳習之舊說無乃舍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違背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為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邶至幽其類凡十有三季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諸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

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幽無一詩在數也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箛不借季札觀樂有舞象節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箛也節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管鼓南者則南之為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師弟相受於是初命古來所無者以為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眾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為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為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為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做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為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為何音何類其贊頌為何世何主惟鈞命決之書敘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

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為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為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節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為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所謂南者果何所指邪此子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為樂也

詩論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為作其言其故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為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商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為之為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翁純皦釋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為作樂在南為鼓南質之論語則如三年不為樂之為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為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幽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有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

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創為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創魯在哀之十一年卻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創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贊漆國風一名參錯其閒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歸廢興也政有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愈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瑣瑣命之而曰其中實雜賦殊不知何以名為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為政自政而變為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類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閒黍離於衛鄭其途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為歸宿故置不談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傳會者愈擊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

詩論

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譏謔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擊善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別為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前傳不足多辨載實究求其元則左氏荀况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繁采類曰風之所以為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邱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况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如指采繁采類為風援引頌文而冠商魯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與也豈可襲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况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賜之比而况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出也况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若以善為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己欲己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蘊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矣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庸虛象刑典謨既宮兩出又皆虛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况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况猶忽忘以為無有則說詩為風其可堅信以為有所傳授乎

詩論六

漢人贊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况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為匹者申公之師則浮邱伯而浮邱伯者親况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為博士即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為博士獨韓嬰在燕中生在魯最為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元成皆嘗以詩顯名為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况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况說之曼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况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創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槩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實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為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拚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子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

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出臆說焉耳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篇章所歛逸詩有幽雅頌頌而無幽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興也雅也頌也列以為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立沿六經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敘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為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參六義言之謂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于世豈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則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况左氏漢儒以為定則正恐舍形徇影失本太遠也

詩論八

周禮篇章歛幽詩幽雅頌則幽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當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篇章之謂幽詩幽雅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狸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篇章所歛

樂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為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篇章無所主指不可億其為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為三詩乎今考諸幽為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鷓鴣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為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敢億斷其然乎否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為樂正則雅頌混為一語其得為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為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斂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其倫篇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為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篇章歛而篇章所歛詩也雅也頌也是以鼎立為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域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篇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於是又捨篇章本文而自出己語獨改幽詩以為幽風而曰此詩即篇章氏所歛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幽詩于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為斷也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入此說不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為景公君臣相說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篇章所歛之幽詩雅頌適與幽同而遂取是三體於

詩論九

七月一詩則夫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亦可指以為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序世傳子夏為之皆漢以後語本無考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嚙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子因參己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大師擊之徒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敘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寶車賈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行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考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閔之詩以閔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閔又曰閔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閔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例易時世外誤本文者觸類有之又如絲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斂默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而不能明辨

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論深見古詩底蘊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為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為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為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著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為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遺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為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也毛公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為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詩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序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視也若使

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為鄭語不誤表別也又况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曄謂續序之為宏作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為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其有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為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之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擊空追為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為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敘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別詩序各實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詩論十二

子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蓋略與夫子等若非即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子猶

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既詳辨之矣而子意所鄉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攷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閒見其名稱略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閒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尚未磨滅而毛公之誤其尚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幽十三國小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實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書類例絲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贅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途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己例則自為差戾視札語則有所增溢蓋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幽凡十三國名者補實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實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邶魯齊魯同為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

雅不繫國上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子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喜古則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致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子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子說而即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也

毛氏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國風

今定

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周南

召南視此正定

毛氏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國風

今定

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邶

自邶以下至爾雅此正定

毛氏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毛詩 小雅

雅頌獨云某詩之什者其同類詩多一卷不能盡度則析十詩以爲一卷是之謂什非別有義類與前二南諸國不同也

毛氏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毛詩 大雅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 周頌

駉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 魯頌

那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 商頌

已上自南有嘉魚篇卷以後並毛氏本來標題無所更定蓋雅頌自爲一體不受用雜故比之古則亦無增損也夫惟不經混雜故得本其矩度以格二南國風標卷之誤而後與季札觀魯者同歸一律

詩論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一篇何也漢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鈴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剛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邠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陶章取義無通樂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中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六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

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卽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爲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眾賈逵鄭元皆篤鄉傳習至爲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真知其出於何人也若夫鄭元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子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共信古序之所繇出者必以此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詩論十四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與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未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答既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甯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爲稽據也及其哀輜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爲南雅頌而爲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

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幽周人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為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幽大夫其實為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為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為商曆叔封唐在變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為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乃復分而為三曰邶鄘衛凡此數者倅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言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有類此者中國有事於北狄惟漢人為力故中國已不為漢而北虜猶指中國為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以中國為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黍離諸篇既徒詩而非樂不可以參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寘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瓜美齊而列於衛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衛武宣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具言之若事為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參貫其說俱無疑礙故知其為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春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邪故因其所傳之樂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詩論十五

或曰衛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則其以分地南北為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召獨綴南其下以漢人

義類自相參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為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况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為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督苙邪又如甘棠所詠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尚在召公國燕之後於是時也周之德化既已純被天下無復此疆爾界矣騶虞麟趾蓋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甫有某詩則宏之即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為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為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亦何狹而不暢邪此皆不知南之為樂故支離無宿耳

詩論十六

或曰古語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為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為作從奏樂言之豈其不得謂之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為夫晏朝者之不能憲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傲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為文樂也宏之序魚麗也固當枚數常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是為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常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邪左氏所說蓋曰厲王恐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於閔管外禦之義全與文武不類於是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

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於常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弔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為之而宏之於二義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為誤豈不重複可笑哉苟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常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詩論十七

或曰子以徒詩不為樂則籥章之於幽詩當并幽雅幽頌而比竹以籥矣則安得執為徒詩也曰此不可臆度也古來音韻節奏必皆有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具為詩章焉孰適而當為雅孰適而當為頌也迺其在古必有其然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強以意測也或曰頌則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明播無忌歎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斥言政乖民困不可於朝燕頌言則或時人私自調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絕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示後以見下情壅於上聞而因為世戒是或自為一理也歟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

詩論十八

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僊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刪次乃為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置置學當如是說行獨奈何曰不

相悖也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其果無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不以其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不剛則序之發明於詩為不少矣而又可廢乎記禮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為今其有理者亦借古經列寅學宮則於詩序乎何議

詩論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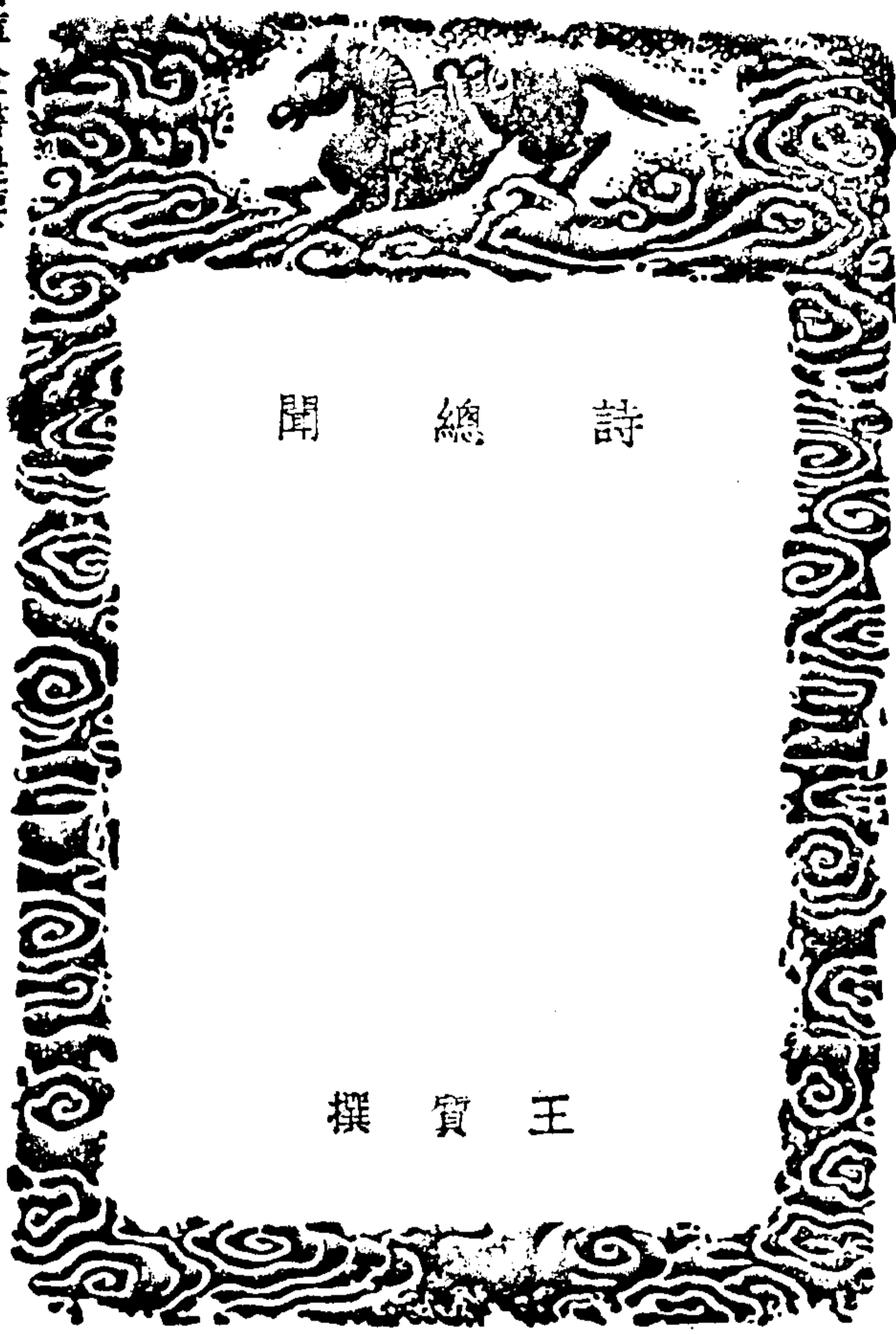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書本載大昌考古編中故宋志不列其名朱彝尊經義考始別立標題謂之詩譜曹溶學悔類編則作詩論江南通志則作毛詩辨正考原本實作詩論則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蘇軾引陸元輔之言謂程氏詩譜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歌三論南雅頌之為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論左荀制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幽雅幽頌而無幽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幽詩非七月九辨詩序不出於子夏十辨小序綴詩出於衛宏十一辨詩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案此篇為改定毛詩標題元輔此語未明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十四論採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為樂名十六論關雎為文王詩案此解明道一語非論文王元輔此語亦未明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乃併末兩篇為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輔之言不為無稽然詳其文意論詩樂與論商魯頌了不相屬似考古編刺本聯合曹本分之亦非無見也其大旨謂國風之名出漢儒之附會其說甚辯惟左傳風有采葉采蘋蘩荀子風之所以為風語不出漢儒無可指駁則以左氏為秦人風字出於臆說謂荀子之學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賜可與言詩之比故荀子所傳亦為臆說近時蕭山毛奇齡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詩我躬不閱德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

以駁詰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勝於漢儒原不計經義之合否即引樂記表記以詰之亦不難以駁記四十九篇指為漢儒附會也觀其於左氏所言季札觀樂合於已說者則以傳文為可信所言風有采葉采蘋不合已說者則又以傳文為不可信頗倒任意務便已私是尙可與口舌爭乎且即所謂可據者言之十五國風同謂之周樂南雅頌亦同謂之歌不云南雅頌奏樂國風徒歌也豈此傳又半可據半不可據乎傳又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鳴之三亦將謂頌入樂雅徒歌乎是與所引孔子正樂但言雅頌不言風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類而已矣

四庫全書提要

詩總聞二十卷

宋王質撰。質字景文。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周亮工書影以爲宋末人。蓋攷之未審也。亮工又稱是書世久無傳。謝肇淛始錄于祕府。後肇淛諸子盡賣藏書。爲陳開仲購得。乃歸諸亮工。則其不佚者僅矣。其書取詩三百篇。每篇說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門。每篇爲總聞。又有聞南、聞風、聞雅、聞頌、冠于四始之首。南宋之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之說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說不字字詆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鑿銳之氣。乃視二家爲倍。自稱專精研思。幾三十年。始成是書。淳祐癸卯。吳興陳日強始爲鐫板于富川。日強跋稱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其品題最允。又稱其刪除小序。實與朱文公先生合。則不盡然。質廢序與朱子同。而其爲說則各異。黃震日鈔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云云。言因鄭而不言因王。知其趨有不同矣。然其冥思研索。務造幽深。穿鑿者固多。縣解者亦復不少。故雖不可調。而終不可廢焉。



詩總聞

王質撰

詩總聞目錄

- 卷一 周南
- 卷二 邶風
- 卷三 鄘風
- 卷四 王風
- 卷五 齊風
- 卷六 唐風
- 卷七 秦風

檜風

曹風

二

陳風

卷八

幽風

卷九

周小雅

卷十

周小雅

卷十一

周小雅

卷十二

周小雅

卷十三

周小雅

卷十四

周小雅

卷十五

周小雅

卷十六

周大雅

卷十七

周大雅

卷十八

周大雅

卷十九

周頌

卷二十

魯頌

商頌

詩總聞卷一

宋王質撰

南

聞南一

南、樂歌名也。見詩。以雅以南。見禮。晉鼓南。鄭氏以為西南夷之樂。又以為南夷之樂。見春秋傳。舞象前南。南。杜氏以為文王之樂。其說不倫。大要樂歌名也。禮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變始制樂以賞諸侯。南。即詩之南也。風。即詩之風也。舜始見之于琴。變始播之于樂。後世誤認其意。遂以為盛夏之南風。今所傳南風之歌。專主于此。初一篇與第二篇。皆非上古之制作。其辭類秦漢而下者。說詩乃轉為自北而南。與南風之誤皆同。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此歌之聲也。季子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其聲與其辭。雜言之也。毛氏明見詩禮有南樂之名。而必循司馬氏南風之誤。當是相承。其來已久。亦非獨毛氏之過。而況鄭氏。又相去愈遠也。

聞南二

分陝。世以為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已久。以書禮推之。君薨。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樂記武。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太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當

是周公已沒。畢公代其故任。畢命所謂今予命爾以周公之事。是也。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桓十八年。周公黑肩被殺于辛伯。成十二年。周公楚出奔于晉。文四年。襄王使召公過賀秦穆公。司馬氏所謂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至秦漢爲左內史。左馮翊。右內史。右扶風。蓋其遺制。此詩當是此地所采。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維治西偏東偏。亦見諸師。蓋周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後。此官猶存。其宮亦有太室。宣榭。與宗廟。周制可謂重矣。此事甚明。而後有聖賢深淺之別。后妃尊卑之差。皆強爲辭也。

聞南三

南。大夏也。正午也。故字作午。亦作丙。亦作丁。南之取名以此。禮。王夏。肆夏。昭夏。章夏。齊夏。族夏。祝夏。騶夏。凡九。後代祀國丘。降神。奏昭夏。皇帝將入門。奏皇夏。俎入奠玉帛。並奏肆夏。皇帝升壇。奏皇夏。登歌飲福。奏皇夏。皇帝就望燎位。還使坐。並奏皇夏。又加誠夏。乃不用其他。諸夏皆南聲也。頌亦間用此音。故時邁曰肆于時夏。思文曰陳常于時夏。他詩用與不用。固未可知。然以時邁。思文。推之。大略可見。四時各以聲之舒欲。爲氣之消長。春。先合後開者也。太玄之罔。亦然。夏。全開者也。太玄之直。亦然。秋。先開後合者也。太玄之會。亦然。冬。全合者也。太玄之蒙。亦然。此作樂所以有貴于南。取純陽也。今人取向不敢正取于午。必帶他方。取律不敢正取于黃鍾。必雜他律。取音不敢正取于正宮。必雜他音。南者。天之尊神出入之地也。北者。天之殺神出入之地也。處天地之間。居陰陽之內者。避之。所以自古南名不多見。後世南聲亦罕傳。雖周召二壤之樂。皆爲南。然東西二伯之域。各分次。周則東南。召則西南。蓋文武履位則居正。而周召分疆。則析畛也。雖然。非周召亦豈足以當之。後周召之官雖存。東西之封各奠。然其樂寔以銷微而隕亡。大聖之君臣不作。亞聖之輔佐不生。天固令其不傳。亦無足怪。後諸夏間傳。餘夏多絕。今大樂亦未有專陽而能成聲者也。不知古之造音。何得度越智力之表如此。非天孰能啓之。非聖孰能作之。宜乎繼者之難也。

周南

關雎五章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西方水急。荇類皆罕生。故或難求。南方多有易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祀事辦。則樂事舉。勞佚各適其度。故人無厭心也。

聞音曰。吳氏。服。蒲北切。側。莊力切。采。此禮切。友。羽軌切。樂。五教切。今服。房六切。詩十有六無用此切。友。云九切。詩十有一亦無用此切者。今從吳氏。

聞訓曰。流本如意。水東西南北皆爲流。言取之無方也。與左右求之相應。

聞物曰。陸氏。雎鳩。鷓鴣也。亦離類也。離鷓鴣性猛擊。所謂鷓鴣不雙。又鷓鴣累百。不如一鷓。非匹鳥也。左氏。雎鳩氏。司馬也。杜氏。王雎也。許氏亦止言王雎。皆不及離鷓。徐氏。常在河洲之上。爲儔偶。離鷓夜則多棲深林。日則飛高空。非慕水者也。郭氏。好在江渚。上山邊捕魚。離鷓。食飛類。非啖魚者也。左氏既取類爲司馬。固是法制。但離鷓不應取鷓名。禮。中春鷹化爲鳩。恐是未化以前爲鷹。既化之後爲鳩。俗呼鷓爲鷓。鄭氏以鳩爲布穀。布穀柔密。全無鷓性。其聲關關則相宜。離鷓之聲。清烈壯厲。與和鳴似不相應。所謂鷓鴣。恐自難從。布穀似可用。而鷓鴣以爲鷓。不應二南皆同一物起興。然則離鷓果何鷓也。舊以離鷓爲鷓。從分言有行列也。又爲鷓。言似征役也。又爲鷓。言有信義也。又爲鷓。言應北方。亦以其有法。周南以有法之禽起興。召南以善養之禽起興。此鷓鴣所以爲布穀也。又爲鷓。俗呼郭翁郭婆。翁婆則主家養養者。故從尸。并載于此。識者更詳。

總聞曰。孔子于關雎兩及之。一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聲也。後世以淑女爲樂。進賢爲不淫。窈窕爲哀。思賢才爲不傷。毛氏知其不可。改哀爲衷。審爾則孔子之意何在。今于此詩從容諷詠。則孔子之意略見。況得其聲邪。一曰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卒章也。今關雎無卒章。後世所述亂。皆在正辭之後。今欲以琴瑟鐘鼓爲亂。辭又不倫。其亂傷亡。至師擊始得。而孔子不以入正辭。或入正辭。而後世不解。所謂洋洋盈耳者。一唱三嘆之音。皆在亂也。惜無知之者。

葛覃三章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人心舒適。則鳥聲亦覺娟美。當是采葛之時。有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莫是刈是漉。爲絺爲紵。服之無斃。

處貴適谷采葛。隨時變趣。婦功其勤苦如此。人情歸寧當有所整飾。乃簡樸如此。可想見古風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辭言否。歸寧父母。

歸寧告女師。女師告君。所歷不以越也。私衣不必分燕服禮服。但刈漉煩瑣。則不無少汗。汗則不無少澣。

聞音曰。嗜。居西切。數。弋灼切。母。莫後切。

聞物曰。黃鳥。黃栗留也。俗呼金衣公子。故又曰倉庚。搏黍。自是郭翁。毛氏恐誤。

聞跡曰。谷。讀作浴。山深曲爲谷。與給字所從意同。

聞用曰。毛氏舊說精者為絲。粗者為絀。恐不然。當是稀者為絲。密者為絀。觀所從可見。字莫不有理。或以近世過當者一切廢之不可。

總聞曰。說詩當即辭求事。即事求意。不必縱橫曼衍。若爾將何時而窮。一若稽古。至三萬言。無足訝也。近有講此詩者。縱言及以妾為妻之事。自譽以為善諷。妻妾古有明訓。觸事觸辭及之。因以感動。所謂辭順而意篤者也。遺本旨而生他辭。竊取其美以覆其不知。此談經之大病也。時人以講為專。為講葛藤。雖戲語亦切中。識者更詳之。

卷耳四章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內職。如外庭皆為周行。嬪御祝史之屬。將歸寧而有懷。故勞苦之。使各安其位。以待其歸。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疲頓。惟酒能紓之。得酒則銷憂。姑解懷人之心。凡言不者皆否。不顯。不時。不承。之類。是也。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云何。有無可奈何之意。處貴欲紓勞亦易。而付之無可奈何。法度檢押也。館本案。押原本作押。今改正。

聞音曰。行。戶康切。懷。胡隈切。觥。姑黃切。以兕角為酒器。曰兕觥。案。以兕角以下九字。

聞物曰。本草卷耳。益氣輕身。尤能辟瘟癘。方將歸寧。以備道路早暮之用。杜氏所謂登牀半生熟。下筋還小益。加點瓜蒌間。依稀橘奴跡。亦可蒞也。

總聞曰。處貴歸寧。其簡薄如此。度古者奉極尊。未必如後世奉甚卑。大率內宮之政令。雖至微。外庭皆有掌。法度相維。故上下不越。節儉之風。久而習慣自然也。

樛木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木曲。易引蔓。人卑。易引福。大率禍福以氣相感。福之氣與順相隨。禍之氣與逆相協。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聞訓曰。履。足所依也。福。隨步而有。故曰福履。以履為祿。雖與福相類。恐非。今從丁氏。

總聞曰。山水皆起西趨南。故南方草木鳥獸。蟲魚最繁。詩人舉此類多稱南有。

蟋蟀三章

蟋蟀三章。宜爾子孫振振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蟋蟀三章。宜爾子孫振振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蟋蟀三章。宜爾子孫振振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蟋蟀三章。宜爾子孫振振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蟋蟀三章。宜爾子孫振振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蟋蟀三章。宜爾子孫振振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聞物曰。毛氏。蟋。蟋也。說文。蟋。蟋也。爾雅。蟋。蟋也。無斯字。此斯字在下。七月。斯字在上。恐是語助辭。今從許氏。蟋。子最繁。其羽有聲。亦從郭氏。

總聞曰。鄭氏以謂物有陰陽情慾。無不妬忌。惟蟋蟀皆得受氣而生。異境難察其深情。然智者能知。又說。蟋蟀育子皆八十一。叶九九之數。亦待智者。不敢信。亦不敢不信也。

桃夭三章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詩舉物。多花。而後實。實。而後葉。不然。亦以豐約別深淺。不惟記事。亦句法當爾。

聞音曰。華。方無切。家。古胡切。古文多用此為叶。然不必拘定律。苟可叶。即已。古人聲韻。後世亦難盡攷也。今如現音。

總聞曰。古者王制定民志。以仲春會男女。非時有禁。是時庶物各隨形氣。聲意相合。惟虎交以仲冬。于類為異。至漢。婚嫁已久。不拘此。然刑賞猶以秋冬春夏。其後皆不行矣。

兔置三章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赴赴武夫。公侯好仇。

好仇。與關雎好逑同。言武夫能扞外以護內也。

蕭蕭兔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以詭致物。宜靜。欲物不驚。

聞音曰。仇。渠之切。或作渠。尤切。與關雎同叶。則達。亦當作渠。尤切。然音不同意。則一。不必渠。尤亦可。

聞用曰。置。網也。今俗呼置網。

聞字曰。陸氏。作菟。又作兔。今皆用菟。於菟。虎也。言取虎之具。不一。用穿。用矢。用繩。見杜氏。所謂猛虎憑其威。往往遺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今荆峽間。或用此。未見用置者。今從現字。

總聞曰。西北。地平曠。多用鷹犬取兔。東南。山深阻。多用置。東南。自商至周。常為中國之患。當文王之時。江漢雖定。然淮夷未甚盡服。當是此地有觀物與感者。尋詩可見。

采芣三章

采芣三章。采芣芣。薄言采之。采芣芣。薄言有之。

采芣芣。薄言掇之。采芣芣。薄言捋之。

采芣芣。薄言拾之。采芣芣。薄言撝之。

采芣芣。薄言括之。采芣芣。薄言擷之。

采芣芣。薄言搯之。采芣芣。薄言攬之。

采芣芣。薄言捋之。采芣芣。薄言撝之。

采芣芣。薄言撝之。采芣芣。薄言攬之。

采芣芣。薄言攬之。采芣芣。薄言撝之。

采芣芣。薄言撝之。采芣芣。薄言攬之。

采芣芣。薄言攬之。采芣芣。薄言撝之。

采芣芣。薄言撝之。采芣芣。薄言攬之。

采芣芣。薄言攬之。采芣芣。薄言撝之。

采芣芣。薄言撝之。采芣芣。薄言攬之。

采芣芣。薄言攬之。采芣芣。薄言撝之。

采芣芣。薄言撝之。采芣芣。薄言攬之。

采芣、旁近皆有車前草也。與卷耳同。不必幽遠。故衣衽可羅致。蓋婦人及時采藥。以為療病之儲者也。初苗亦可採。

聞音曰。采。此禮切。有。羽軌切。亦作云九切。詩無用云九。與關雎友同。今從吳氏。聞訓曰。薄辭也。

總聞曰。此草至滑利。在婦人則下血。非宜子之物。在男子則強陰益精。令人有子。非婦人所當屬意者也。然良效甚博。男女可通用。子息蓋天數。非可以藥術致之。陶氏亦嘗致疑。吾儒安可不精思。善是無負古也。

漢廣三章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出興元府西縣。江。出蜀州江源縣。至今漢陽乃合。此詩當在夏口附近。今傳莫愁曲在石城。今鄂州也。襄陽樂在樊城。今鄂州也。襄陽樂。襄陽曲。雍州曲。襄陽踏銅堤。皆曰大堤。北渚。大堤。在襄陽之西北。渚。在襄陽之北。三洲曲。采桑。度皆江漢之間。游女事也。當是相傳江漢故事。以為美談。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秣馬。秣駒。皆游子欲求游女之意。卒有所抑畏而止。以江漢遇情。言不可犯也。陶氏所謂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礙。

聞音曰。廣。古曠切。泳。于詭切。永。弋亮切。方。甫妄切。馬。滿補切。

總聞曰。息。當作思。叶韻皆在上。休。叶求。廣。叶泳。夫又何疑。陸氏言此以意改此風。自昔有之。承誤襲訛。以盲聾為長厚。然易做載作熾蓄。可以發笑。反俯首吐口從之。所謂真贗虛的。彼竟莫知其如何也。誠者更詳之。

汝墳三章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鮎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遷。

王室在衛。近汝雖可畏。不可往。然以近父母為懷。亦差慰也。此徵役渡河趨都者。人情所不欲。其妻勉以君民之分。父母之情。蓋賢婦人也。

聞音曰。肄。當作隸。郎計切。說文附著也。伐也。枚。雖榦而上出者。可以枚數。隸。附榦而下生者。故賤如僕隸也。肄。勞也。無謂。

聞字曰。調。或作調。輜。重載也。可從。

聞物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雖見養生之經。然其說乃因此而衍。鯉魚多鱗尾。豈此魚皆勞。而他

魚不然也。荆峽間人云。魚血入尾者甘。聞跡曰。爾雅汝有漬。此為長大防之說。可置若爾。墳。當作漬。總聞曰。鮎魚。婦人勞送君子之物。魚之美者也。當是已歸復行。故既見而又有此辭。

麟之趾三章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公子。生公室而出為人婦者也。古謂女為子。

麟之定。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聞音曰。角。盧谷切。

聞物曰。麟。土畜也。性厚不踐生草。不食生物。治世多游于郊。藪。當是此時見此物。故發此辭。詩人未有無見而強起與者。今人不復見麟。遂謂古人搜物取象。此以已心度古人也。

總聞曰。婦人多伎忍。蓋稟陰也。寺人之性亦同。故詩言婦寺而能懷慈心。非聖人何以化之。

召南

鵲巢三章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營家。男子之事。守家。婦人之事。後世陰陽易位。男女亂職。相承責婦人以幹家。能則以為譽。不能則以為毀。至于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有進賢之志。傳為美談。可以太息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聞音曰。居。姬御切。御。魚據切。陸氏音迂。迎也。王氏音御。侍也。侍意更多。今從王氏。

聞物曰。鵲巢。外圓中深。頗縝密如小瓊。鳩巢。外平中淺如盤。極疏拙。鳩未聞其居鵲巢。當是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附會。必欲以為常然。此談詩之病也。

總聞曰。鳥巢有極工者。黃頭白練。精細過于鵲巢。而詩不稱之。世傳鵲結巢。取木杪之枝。不取隨地者。多潔一也。傳其枝而受卵。雌雄共接者。乃用。不淫。二也。開戶向天。一面背太歲。有識。三也。歲多風。則去巢旁之危枝。先知。四也。巢中有橫木。虛度如梁。雄者踞之。有分。五也。以比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也。向背事見淮南子。見博物志。他皆世所傳云。

采芣三章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僕夙夜在公。被之祗祗。薄言還歸。

在公執公事之時。故疎敬。僮僕。疎敬也。還歸。歸私室之時。故舒遲。祗祗。舒遲也。大率公事畢。則私樂繼之。此所以相濟而為和。且能久也。與關雎末章同意。

聞音曰。事。上。止。切。

總聞曰。采蘋。南澗。則此是北澗也。當是北澗近。故與沼沚相連。沼沚。池上渚也。南澗遠。故與行潦相接。行潦。猛水湊集者也。亦見采蘋。

草蟲三章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覯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小蚱蜢。阜螽。大螞蟥也。已與夫相別。不得共處。如蟲得地得時。各有喜躍之狀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覯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陟。南山。望其夫也。陟。北山。亦望其夫也。采蕨。采薇。以自飽。而有所待也。鄭氏以為婦人適人。未見。謂在

塗時。既見。謂同牢時。既覯。已昏也。覯。為昏。不若為遇。意正而情深。未適人之婦人。不當有此念。

聞音曰。降。乎。攻。切。

總聞曰。古風俗簡。滋味薄。筋力勞。采蕨。采薇。非專寄興也。草木之實。飲食所資。雖婦人皆然。奚況男子。

習熟以為當然爾。

采蘋三章

于以采蘋。南澗之涘。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牖下。非在堂之祭。季女。非在家之主。故采蘋。采藻。同為適澗。而此又于彼行潦。差為艱也。盛夏猛漲之

水。曰行潦。亦曰黃潦。人多畏之。序卑者任勞。

聞音曰。潦。魯皓切。下。後五切。亦亥雅切。詩十有七。惟擊鼓。亥雅。餘皆後五。

總聞曰。祭祀之蒞。少用陸菜。多用水蔬。陸菜非糞壤不能腴茂。而水草則託根于水。至潔。故饋食多用

陸祭。食多用水。古祭六牲。大牲。牛。馬。羊。小牲。豕。犬。雞。皆取血。故牲貴。六清。冬。三月。三酒。所謂清厚者

也。夏。三月。三酒。所謂清薄者也。皆用清水。白麵為麴。故酒貴。清。六菹。蘋。蘩。藻。苽。芹。皆取水產。故菹貴

深。其他饋食。不專此法。菹字。從草。從水。可見陸菜為菹。苽。苽。為蘩。蘩。蘩。

甘棠三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說。

聞音曰。伐。扶廢切。茂。蒲味切。敗。蒲味切。拜。變制切。今人稱跪猶有此音。說。始銳切。

聞字曰。說。或為稅。止也。詩。稅意。多通用說字。

聞物曰。棠。梨。樹梢大。葉亦大。且密。可以庇日。蔽芾。陰貌。不必言小棠。其實甚細。今呼甘棠梨。相承舊語也。

聞用曰。周禮。中夏。教芟舍。鄭氏。芟。讀如來。沛之沛。芟。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後世漸修。軍行有氈

帳。氈帳之屬。古者芟舍之法。不知如何。當必輕整牢密。易辨且易挈。

總聞曰。召伯內則為保。外則分陝。不必聽訟甘棠之下。當是出行。偶爾憩息。觀景懷人。後世遂指為佳

所。古今如此甚多。

行露三章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露。仲春始成。昏姻之時也。不相諧而有爭。故著其辭。此當是男家趨女家。而女家託故不往。以為豈不

欲早夜赴期。定期。然露不可行也。易林所謂厭浥晨夜。道多湛露。澱衣濡襦。重不可步。正用此意。此章

猶婉。下章甚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男家欲合。女家欲判也。比類以雀以鼠。加以穿屋穿墻之名。甚不欲媒之至也。自決以獄以訟。終不

願曲徇。甚不欲已之行之也。當是男家之辭稍堅。故女家之辭亦峻。

聞音曰。夜。羊茹切。訟。才容切。

聞句曰。首章或上下中間。或兩句三句。必有所闕。不爾。亦必闕一句。蓋文勢未能入雀鼠之辭。

總聞曰。暴男侵貞女。亂世容或有之。而召公之分壤。被美教。成雅俗。不應如此。女固可尚。男為何人。豈

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耶。

羔羊三章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素絲為飾。尚樸素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素絲之緘。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聞音曰。皮。蒲禾切。蛇。唐何切。革。訖力切。總。子公切。

聞字曰。委。當作蜺。水精也。蛇。螭也。其行皆紆曲。若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則當為委委與佗同。皆行貌。易

總聞曰：婦人奉君子以樸素之衣，亦必責君子以樸素之行。公退，夫婦始燕見，羔羊治之于手，不常觀之于目，非退食來歸之時，無以細推其縫數也。此言從容款曲之意也。

殷其雷三章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或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君子行役當在南，故屬耳多在南也。
聞音曰：側，莊力切。下，後五切。

總聞曰：君子出行當是雷收聲之後，聞雷發聲，則覺氣變候移，念君子之歸也。或何時與何日去此地，所歷已多，而不能盡省也。猶勉之以勤，而不勸之以愉，然夫婦之情，終不可廢也。

標有梅三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聞音曰：三，疏簪切。古，三，皆作參。與參同。省文作三。

總聞曰：古，仲春會男女，仲春為正時，季春為末時，孟夏為過時，然節氣猶有涉四月而屬三月者，亦為春也。梅實初所存者十之七，次所存者十之三，至取以筐筥則甚熟，否則委地盡也。其在春夏之交，故其辭愈進愈急也。當是婦人無依者，亟欲及時，失時則又經暮也。

小星二章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星，皆經星也。心三星在東，柳五星在東南。君子以王事行役，婦人送之，指星言入夜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參昴皆在西也。抱衾與裯，言聞命即發不及治裝也。

聞音曰：昴，力求切。古，昴，皆作留。

聞訓曰：猶，亦同也。

總聞曰：宵征，言夜行。在公，言公事。非賤妾進御之辭。當是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急則人勞，稱命言不若安處者，各有分也。大率昔人至無可奈何不得已者，歸之于命。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江有汜三章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婦人謂嫁曰歸，當是循江或航江所歸之路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沚，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悔，悔不以我同也。處處無與同也。嘯歌，所謂嘻笑之怒，長歌之哀，缺望之甚也。

聞音曰：汜，養里切。過，古禾切。

聞訓曰：在北多曰河，在南多曰江。不特正江河也。

總聞曰：婦人在女家，必有久相諳者，適夫家，必有願相從者，而嫁者違之，故在家之女役有缺望不悅之心，二者皆是也。違者不欲以其家昵厚者俱行，望者不意其疏情相棄也。

野有死麕三章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女至春而思有所歸，吉士以禮通情，而思有所耦，人道之常，或以懷春為淫，誘為詭，若爾安得為吉士。吉士所求必貞女，下所謂如玉也。

林有樛櫨，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龍也吠。

媒妁之來，尚欲使舒徐無喧動，貞女可知。當是在野而又貧者，無羔、鴈、幣、帛以將意，取獸于野，包物以茅，謹門有犬，皆鄉落氣象也。

聞音曰：包，補苟切。脫，敕外切。

總聞曰：尋詩時亦正，禮亦正，男女俱無可護者，舊說以為不由媒妁，誘道也。所謂道，即媒妁也。以為不以幣幣，雖定禮有成式，亦當隨家豐儉，夫禮惟其稱而已。此即禮也。文王之化，何厚薄于男女，貞女不受陵于暴男，固為美也。暴男敢肆陵于貞女，抑何暴耶。此與序行露之詩，皆所不曉。

何彼穠矣三章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唐棣，郁李與桃李，其開皆中春。王姬以夏受送，當二三月出舍，四五月出竟，七八月受迎，十一二月至齊成禮。詩人所見，正春盛花發，王姬去魯之齊之時也。肅，無聲而靜貌。誰有聲而和貌。何不如此以觀王姬之車，雖尊無所忌憚，而徒悅其繁美，曷不者，亦識者勸使國人何不如此也。是時周已衰，齊又亂，魯桓公為昏主，又亂此人所以有嫌心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平王，周平王也。平王之孫，桓王之女也。杜氏以齊襄公親迎，則自娶也。審爾，則齊侯之子，謂僖公之子也。見魯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秋，王姬歸于齊。甚明。凡詩稱某王某侯，或稱諡，亡者稱諡，或稱國，存者稱國，不必委曲援引。寧王格王之類，終為強辭。度詩顛倒參錯，亦多如幽風，皆周公之詩，所又可曉。其鈞維何，維絲伊縉，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齊與周爲鄰。當是魯桓公文姜夫婦爲之。委曲故桓公爲之主。此所謂釣縉也。亦玩之辭。宋王氏之文。斥之辭也。陸氏曰。卷之辭也。若同。

開音曰。華方無切。子。獎禮切。孫。須倫切。總聞曰。舊說以爲唐棣桃李。皆爲芍藥。洛陽芍藥之品。有緋桃碧桃。千葉李郁李之類。其援引甚新美。然不必如此。即今郁李桃李。其名皆後世因花色豔而比合爲名。非古有也。當是以平王遷洛陽。而洛陽不惟牡丹爲冠。芍藥亦異于他所。故舉其最盛爲辭。又王姬當以奇花喻。不當以他花比。見甚博。意甚嘉。而詩人偶觸物遂興情。初非有所差擇也。

騶虞二章

以苗者。豎豎發五豨于嗟乎。止騶虞。以苗者。豎豎發五豨于嗟乎。止騶虞。

開音曰。舊一章三句。今爲四句。語意尤長。

總聞曰。此爲春田者也。一行止五獸。言甚不多也。草始苗。獸未有深茂。所取如此。其心雖慈。然其禮不可闕也。供國祭祀。充君膳羞。有不得已者。每有所獲。必舉騶虞稱嘆。言安得今人如此。獸不踐生草。不食生肉者也。其心甚不欲也。

詩總聞卷二

風

聞風一

風、樂歌名也。禮、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言風不及南。當是風也。南也。其聲同律。故舜樂先南次風。同被之于琴。其聲無爽也。季子獨稱南。不稱風。凡及風者。止稱國。至雅則稱雅。頌則稱頌。惟齊因辭及風。亦非指名。稱風。蓋南風同類。舉南則風在中也。雅亦有風。頌亦有風。故商詩有幽雅。幽頌。嵩高。其風肆好。蒸民。穆如。清風。禮。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頌風亦並言。明南風雅頌。其聲皆相通也。禮、風、賦、比、興、雅、頌、六詩。當是賦、比、興、三詩皆亡。風、雅、頌、三詩獨存。風南一也。往往南聲簡于風聲。故存者南少而風多也。

聞風二

列國立說甚多。然不必也。今詩魏在齊下。而本原。此

邶風

柏舟五章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此當有難言者也。言隱憂。言靜思。下章不愬他人。而愬同姓。蓋有不可顯言者也。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鑿當作藍。實可茹。與下匪石匪席同意。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我趨美如此。屈氏。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以之修能。案此引難。在位皆同類。威儀如此。不可擇而告之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據。辟。開也。擗。拊也。開其禁而拊其心也。今人情悶者猶然。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日月愈久。愈微。所謂但見有不如也。

開音曰。轉。陟。竟。切。卷。眷。勉。切。

總聞曰。左氏。懼。選。杜。氏。數。也。言多威儀。不可勝數也。

親上者也。

綠衣四章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綠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衣服漸闕。恩愛弛也。一章。綠衣黃裏。二章。綠衣黃裳。已非備禮之正服。三章。但有綠絲。而不能成衣裳也。四章。以夏服禦秋冬之風。并與綠絲亦無。可見恩愛盡替也。其初已度他時之有增。故末云實獲我心。言與所期相應也。開音曰。治。澄。之。切。試。于。其。切。風。字。惜。切。他。篇。皆。作。字。惜。切。許。氏。風。以。凡。得。聲。古。凡。汾。林。切。自。昔。用。風。皆。與。汾。林。之。屬。相。叶。

總聞曰。其爲婦人哀怨之辭無疑。但其人未可知。舊說以爲莊姜。雖不敢不信。然詩未有所見。此婦人必有譴慮。知古今。多稱古人者。言古有此。今當之也。班氏。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燕燕四章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二月中爲乙鳥至。當是國君送女弟適他國。在此時也。

燕燕子飛。頡頏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氏次女也。任氏也。其女所嫁之家也。先君鍾情此女。以屬于我。故以美言譽之。以善言勸之。思其父則愛其男女之兄弟。且于女兄弟尤深。今人多然。又況既孤。乃始出適。益傷其父之不見。而念其妹之愈切也。

聞音曰。野。上與切。南。尼心切。淵。一均切。

聞跡曰。任。當是薛國。

總聞曰。君夫人出遠郊送歸妾。既遠妻妾尊卑之禮。又遠婦人迎送之禮。莊姜。識禮者也。鄭氏以歸妾爲戴嬌。歸宗也。戴嬌既生桓公。烏有絕其母子之理。莊姜亦識義者也。以桓公爲己子。而絕戴嬌使不母桓公。人情斷矣。又烏有瞻望泣涕。不可勝忍之情。且有大有疑者。使桓公幼穉。戴嬌隔離。容或有之。既稱先君。則莊公已沒。桓公已立。尤非人情也。尋詩差池。若有一前一後之意。頡頏上下。若有一低一昂之意。當是女子往適人君子。來迎婦。故即燕取與兼其末。皆非婦人稱謂之辭。

日月四章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之人。是人也。當是在位者爲人所問。君忘故情。己失故處。望是人甚深。不斥言之爲君。故婉也。此近厚之人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在東。詩人言月多東。指其盛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言不如其死也。詩凡無所戀者。多歸天。次歸日月。次歸父母。不能堪者。多歸死。今人猶有此態。此効刀爲國而有所聞也。度其勢未已。故皆曰胡能有定也。

聞音曰。願。果五切。

聞訓曰。居。諸。皆辭也。禮檀弓曰。可居。鄭氏音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總聞曰。莊姜既曰賢婦。當曉名義。又識禮分。在莊公則爲無良。在莊姜則爲不可忘。乃有深銜切憤之意。似非賢者所存也。頡頏人之詩。其愛君之情如此。必無過當之辭也。

終風四章

終風且暴。願我則笑。詭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且厲。願我則笑。詭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且嘒。願我則笑。詭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且噉。願我則笑。詭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且飄。願我則笑。詭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且冽。願我則笑。詭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且霰。願我則笑。詭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且雪。願我則笑。詭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且零。願我則笑。詭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且霽。願我則笑。詭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且霽。願我則笑。詭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末風也。風至末則衰。猶能爲暴。況當盛時。可謂大異也。天災如此。當做懼而反傲悔。是可憂也。

終風且厲。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當是詭浪笑傲者來過君子。君子不欲親之。我不往彼。彼亦勿來此也。疏之之辭也。

終風且嘒。不日有暄。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噉。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詭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孤子事寡母者也當是賤者之家母采棘心以爲食棘心棘芽也其子不欲其母親此故傷其勤勞其意蓋在乎保養伏老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采棘心猶之可也采棘薪則勤勞過甚也其子以爲婦當代姑不欲其母太勞也有子至七人其年已老不當采薪故其子傷其母而罪其室家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眼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感寒泉其母勞而口渴也感黃鳥其母勞而聲急也此所以責妻又責己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下後五切

聞跡曰寒泉經河內維城與清水合

總聞曰令人賢婦也七婦未必皆不賢而其子憐其母故責其婦也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凱風之過不能從其子之善意必寡識者也小弁之過不能救其子之顛危必寡情者也此孟子所謂大小之別也趙氏以爲凱風言以慰母心母心不悅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尙或瑾之而曾不憫己親之過大也此頗得孟子之意小弁之序以爲作于太子之傳而趙氏以爲作于伯奇是時已不用序故并載于此

雄雉四章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季冬節爲雉始雉今飛鳴如此當是春深婦人感春暮而動心所謂有女懷春者也食其祿而不去有此隔絕則是自詒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瞻彼日月謂日沒月出月沒日出日月漸長而君子何時能來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忤心求心最害心源之本也所以子路終身誦之而孔子以爲何足以臧言伎求皆生于心不治苟能治心安有此病也

聞音曰思新齋切來陵之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此蓋婦人發辭以雄雉比其夫以雌雉比己也末章百爾君子如州長掌師田行役之事縣師掌軍旅田役之事者苟無害于人無遜于人何所用而不爲善此必有求于役者而不遂故獨使遠役其妻所以有怨辭雖怨猶有相勸爲善之意此婦人亦近厚也

匏有苦葉三章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淵濟盈有鸛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自暮春通媒至暮冬合昏正月節爲解凍冰未泮則猶冬言非時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男女之家當隔濟而居故通媒及成昏皆以度水爲辭須友女辭也猶有所待者知時太早欲少緩以須仲春不肯先期也女必甚賢而父母急欲遣之非女意也

聞音曰揭苦例切軌舉有切否補美切友羽軌切卬讀作我今人猶有此音下又我兼稱

聞跡曰濟濟水也濟不可涉或濟之支流故亦稱濟

總聞曰爾雅膝膝以下爲揭膝以上爲厲此書雖云與于中古隆于漢氏細推止是漢儒相發明以實訓注然亦非一人所爲所以多迂如揭爲揭衣膝以下安用揭衣衣上裳下與衣恐礙故釋者以爲裳裳如以衣涉水爲厲膝帶以上水及衣非止膝以上乃反爲涉與厲恐礙故釋者以衣爲禪也此云釋者正指孔應從禪衣涉禪禪者上廣雅表曰昔在周公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者爾雅一謂以釋其義雲山以振說爲不可信也

谷風十二章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婦人承夫命出有所營當是夫厭薄婦以此爲端而稍遠之且稍苦之登塗而值風雨觸境與懷然其辭皆理正情長度其曲在夫也

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遠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當是其夫以他事加其妻故其妻愈忿言我持正無嫌臨行當見涇渭之流故與辭也

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臨行祝後事之辭當是其家近水此言梁笱下言方舟游泳恐是臨涇渭支流上云涇渭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何有何無阻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備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阻我所德以物易食于人而人不售訴窮之辭

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毒

昔育子之時，恐所育者窮，并爾皆不相保，今所生既可育，反視我如毒，言家理稍進，子息已全，不堪其見斥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乾蓄，非喜嘆也，特無可奈何，地力稍蘇，蔬本稍長，則不用矣，今西北多然，言夫窮相親，富相疏。

有泚有漬，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不以美言啖之，又以武怒加之，付以勞苦之事，不念我始來相歸之時，少使我安息也，當是其夫與所昵安享，而其妻經營勞苦，故甚不堪也。

聞音曰：救，居尤切，舊時周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為十二章。

聞物曰：葑，蔓菁也，菲，蔓菁類也，毛氏，芴也，爾雅，蕙也，說文，芴也，今蕙，芴，二名不傳，郭氏以為紫葉赤色，是蔓菁也，根亦可食，故曰無以下體也。

聞用曰：筍，魚筆籃也。

總聞曰：此非絕也，特以勞役之事苦之，新昏近有所昵，非納采問名而禮昏者也，徒見兩及新昏，男女之合，以夜晝居于內，問疾可也，故以納婦為昏，其他交際皆可稱昏，丁氏，昏，冥也，從女，許氏，婦家也，詩多為昏，大率論古，當以人情推之，既絕不可以相見，而尚薄送何也，既絕遂為他人，而尚祝以毋逝毋發何也，末云，伊予來墜，望來而求安也，絕則豈復來乎，泥新昏兩字，失一篇大意，所謂君子不亮，烏乎執，先亮而後執，則善不亮而徒執，故關者不可以語也。

式微二章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止君之躬，胡為乎中露。

式微，發辭也，微，如施丘，所謂瑣尾者也，當是黎侯行李薄，旅況悴，故再言式微，甚可憐也，尋詩稱君，所謂黎侯出寓可從。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止君之躬，胡為乎中露。

下語又單稱微，其意尤可悲也，露人所不欲犯，而胡為犯之，指在旁故舊也，泥人亦不欲犯，而胡為犯之，指君自己也，當是此役相隨者，有故無親，故施丘責其親也。

總聞曰：中露，泥中，言行役冒犯之苦，語法如此，未必是地名也，鄭氏所謂衛公以二邑處黎侯，或說衛公者，宣公也，宣公父子夫婦其亂不可勝言，何暇及人，能以二邑處黎侯，蓋亦過厚，而黎之臣子責以不修方伯連率之職，似非人情，故施丘之叔伯，若以人情推之，當為黎之親族，而非衛之臣子也。

施丘四章

施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施丘，丘之多草木者也，星名施頭，言光芒多，冠亦名施頭，言羽毛多，葛，野葛也，深春乃見，此詩當是此

時，言行役久歷，時不知以何時而止，蓋春未歸，其親族皆不恤，責其無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孤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其衣既不整，無車又不能東，行役如此之乏，闕而親族不與同憂，又責其無情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衷如充耳。

瑣細，尾亦細，言在末者微也，流離被服如此，而親族如不聞也，甚責其無情也。

聞音曰：節，子悉切，久，舉理切，子，獎禮切。

聞事曰：古隴頭歌，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吾念一身，飄然在野，與流離同意，鄭氏言鳥名，恐非。

總聞曰：當是卑者責尊者也，宗族有故，尊者當任之，而以叔伯為衛臣，聖人必不以此無理之事存之，何以勵為親戚，且為臣子者也。

簡兮四章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簡，擇也，所以下云中，所擇之時也。

碩人，侯侯，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伶官其貌，與力，與伎，皆武士，以武士為伶人，武備之池，蓋可見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時，言行役久歷，時不知以何時而止，蓋春未歸，其親族皆不恤，責其無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孤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其衣既不整，無車又不能東，行役如此之乏，闕而親族不與同憂，又責其無情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衷如充耳。

瑣細，尾亦細，言在末者微也，流離被服如此，而親族如不聞也，甚責其無情也。

聞音曰：節，子悉切，久，舉理切，子，獎禮切。

聞事曰：古隴頭歌，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吾念一身，飄然在野，與流離同意，鄭氏言鳥名，恐非。

總聞曰：當是卑者責尊者也，宗族有故，尊者當任之，而以叔伯為衛臣，聖人必不以此無理之事存之，何以勵為親戚，且為臣子者也。

簡兮四章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簡，擇也，所以下云中，所擇之時也。

碩人，侯侯，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伶官其貌，與力，與伎，皆武士，以武士為伶人，武備之池，蓋可見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伶官執事之際，乃飲以酒，見之于容，下不恭肅，則上之淫瀦，亦可見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詩人有所指也，其人當在西之山野，故云山榛隰苓，言斯人在位，濁亂必不至此，必秉正不詭隨者也。

聞音曰：翟，直角切。

聞用曰：萬，舞也，篆文，象形，龍生鼎，齊侯鐘，尤明。

總聞曰：公庭非祭所，蓋燕樂也，賢者必不肯入，此流執此事，蓋自頌人生此意，碩，侯，皆大也，與下如虎相應，此亦非賢者之容，其所謂賢者，在西方者是也。

泉水四章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此當是衛女適他國，而他國女復適衛，交相為昏，姻送別之辭，故下傳意，歷問其親也，其地必相近，皆與淇相接者也。

出宿于泂，飲饒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饒于言，載脂載膏，遠車言邁，邁臻于衛，不瑕有害。

亦欲亟至，衛雖無瑕，然有害，言夫必以為罪也，故不敢言歸。

亦欲亟至，衛雖無瑕，然有害，言夫必以為罪也，故不敢言歸。

詩經 卷二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開音曰：肥，濁也。謀，謀也。漕，漕也。弟，待禮切。干，居焉切。牽，下介切。害，暇憩切。歎，他涓切。漕，祖侯切。丁氏，水運也。舊說疑未盡。因水運得名。何，古曹。徂，侯切。漕，以曹得聲。亦不礙運義。

開音曰：美，溝也。朝，朝也。淇水為肥泉。漕水注河。逕鞏縣。沛水合渠。水歷中牟。干，言恐皆是地名。衛縣有竿城。恐是干甘陵有信鄉。故縣，恐是言字。漕，亦皆地名。

總聞曰：不見父母終之意。但言女子有行。與父母兄弟相遠。此常事亦常情也。

北門三章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饑且貧。莫知是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所從去國之道。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譏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當是出而幹職事。歸而遭阻間。故有怨辭。

開音曰：艱，居銀切。將，黎切。譏，竹棘切。敦，都回切。遺，夷佳切。

總聞曰：各隨所方之門。為所適之道。不必言背明向陰。偶爾向北。若東門之墀。東門之粉。皆向明之方。而其詩反皆暗昧淫濁之事。恐難以方論也。

北風三章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且且。
北風其嘒。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且且。
此當是離本邦適他國。又不安而歸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且且。
狐烏皆野所見。言狐赤烏黑。皆不以寒而改行。役顏色改變。傷之辭也。

開音曰：行，戶郎切。邪，祥余切。且，子餘切。啮，居奚切。車，斤於切。

總聞曰：涼風，色薄也。啮，聲緩也。大率風作雪者也。雪成則風稍止。雨作去聲。

靜女三章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當是其夫出外為役。婦人思而候之。此是其夫辭。

靜女其褻。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懌女美。
自牧歸荇。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彤管樂器之加飾者也。以遺其夫。荇草之美者也。以遺其婦。交相為悅也。

詩經卷二
三九

新臺有洿。濱水瀾瀾。燕婉之求。籛條不鮮。
新臺當是地名。新臺有洿。清也。有洿淨也。河水瀾瀾。盛也。洿洿。濁也。新臺之地。必有水而清。非河之比也。尋詩。當是此地之人。娶妻不如始言。故下有不悅之辭。本求燕婉。乃得惡疾者。為可恨也。

夫不悅其妻。則以惡疾証之。此夫必淫洗。婦必高潔。河水濁而臺清。魚網下而鴻高。婦不同夫。故夫不悅。婦籛條。今龜胸也。或施。今駝背也。二疾雖亦有兼之者。然未必至此。恐是淫辭。

開音曰：鮮，想止切。洿，先典切。洿，美辨切。籛，他典切。

總聞曰：鄭氏作。不胡不早珍也。惡辭也。

開音曰：衛，姑臺。女臺。三女臺皆在河側。所至地名。不論虛實。真偽。多相承為稱。

總聞曰：聖人存詩。所以訓世也。聖人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審爾則此等之詩。誠不可于君臣父子之間言之。聖人所以為世訓者。乃如此。往或進講及此。拱手不啓口。既而以其實對云。有不可言于君父之前者。自此凡此類。悉不講。遂以為常。恐非聖人本意。而相承為誠。然故輕儇者。則資玩狎之談。而恭慤者。則持緘默之誠。春秋傳所載宣公之事。雖有。而恐非此詩。識者更詳。

二子乘舟二章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當作之女。乘舟渡河而歸。人其徒酸送者也。舊說以為優壽爭相為死之事。尋詩。乘舟汎汎。水有相思。不忍別之意。優壽之變。死者一君。二長子。二公子。大亂者二世。交爭者三國。而廢立者二天。王豈斷謂不取有害者。然優壽之死。亦非人情。似好奇者所為辭。優壽之變。縱如左氏所言。亦曖昧倉卒。而非如此從容者也。願言思子。送者之懷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取有害。

開音曰：景，舉兩切。害，暇憩切。

總聞曰：大率異時同辭。必當時常談。如不取有害。是也。送人適人而動懷。雖無他疵。然不無所傷。蓋人

開音曰：異，登之切。叶，莫。吳氏貽。作以志切。勞，紐皆可叶。然作平聲。讀意多。

開音曰：愛而不見。方言注以愛為。正引此詩。言掩翳也。亦有理。然不必如此。愛而不見之意亦深。

開音曰：或以為尋隈。竊合。此安得為靜女。

總聞曰：牧。見左氏隱五年。鄭侵衛。牧。杜氏。衛邑。當是此地。夫自牧而歸。女隅城而候。當是官役稍苛。牧夫遲歸。婦人思君子之深。出門亦非獲已。然猶不敢遠至城之外。而潛處城之隈。足見其靜也。

新臺三章

新臺有洿。濱水瀾瀾。燕婉之求。籛條不鮮。
新臺當是地名。新臺有洿。清也。有洿淨也。河水瀾瀾。盛也。洿洿。濁也。新臺之地。必有水而清。非河之比也。尋詩。當是此地之人。娶妻不如始言。故下有不悅之辭。本求燕婉。乃得惡疾者。為可恨也。

夫不悅其妻。則以惡疾証之。此夫必淫洗。婦必高潔。河水濁而臺清。魚網下而鴻高。婦不同夫。故夫不悅。婦籛條。今龜胸也。或施。今駝背也。二疾雖亦有兼之者。然未必至此。恐是淫辭。

開音曰：鮮，想止切。洿，先典切。洿，美辨切。籛，他典切。

總聞曰：鄭氏作。不胡不早珍也。惡辭也。

開音曰：衛，姑臺。女臺。三女臺皆在河側。所至地名。不論虛實。真偽。多相承為稱。

總聞曰：聖人存詩。所以訓世也。聖人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審爾則此等之詩。誠不可于君臣父子之間言之。聖人所以為世訓者。乃如此。往或進講及此。拱手不啓口。既而以其實對云。有不可言于君父之前者。自此凡此類。悉不講。遂以為常。恐非聖人本意。而相承為誠。然故輕儇者。則資玩狎之談。而恭慤者。則持緘默之誠。春秋傳所載宣公之事。雖有。而恐非此詩。識者更詳。

二子乘舟二章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當作之女。乘舟渡河而歸。人其徒酸送者也。舊說以為優壽爭相為死之事。尋詩。乘舟汎汎。水有相思。不忍別之意。優壽之變。死者一君。二長子。二公子。大亂者二世。交爭者三國。而廢立者二天。王豈斷謂不取有害者。然優壽之死。亦非人情。似好奇者所為辭。優壽之變。縱如左氏所言。亦曖昧倉卒。而非如此從容者也。願言思子。送者之懷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取有害。

開音曰：景，舉兩切。害，暇憩切。

總聞曰：大率異時同辭。必當時常談。如不取有害。是也。送人適人而動懷。雖無他疵。然不無所傷。蓋人

詩經卷二
四一

情以為動念而慕之也。當是未適人之女。畏物之議如此。蓋賢女也。

詩總聞卷三

鄘風

柏舟二章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鬻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在中河欲濟河也。當是送女歸人之舟。母欲女歸人而女願事母。不欲去家。其母不以爲然。故極道其真心。以死自誓。以天爲辭。母猶天也。何不諒人。而以人爲欺天。烏有是理也。兩髦。未合髻也。此我終身之象也。誠非常情。其母未信者。以常情度其女也。所以愬之于天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鬻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鬻彼兩髦。實維我儀。是未考易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鄭氏儀作義。二字。古皆音俄。他。湯何切。天。鐵因切。側。壯力切。天。今。他年切。詩二十三用。無叶他年。白虎通論。天。身也。天。鎮也。禮。統天神也。陳也。珍也。禮。統七錄。六卷。唐。志。未。知。爲。所。爲。唐。今。二。書。俱。佚。漢。儒。之。學。多。以。聲。取。義。此。五。義。皆。與。鐵。因。相。近。與。他。年。無。干。也。

總聞曰。世固有賦女身而無婦心者。此所謂維我特。不與類同也。此等必入山林。謝世故。凡古今所立之常制。皆不可以拘也。女終身不嫁。如男終身不娶。此其立志不凡也。

牆有茨三章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可以杜隔。踰越。此必有內外交亂而雜言者。所以勿婦。勿妻。勿束。言交亂之人。其意欲除之。正中其計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總聞曰。蔞。數名。十穉爲蔞。蓋其事不可勝數。故難盡言也。左氏昭伯之事。尋詩皆無見。但惠公敝車而年少。宣姜母行。昭伯兄行。雖宜淫。誰敢阻者。似不必以蔞爲道也。

君子偕老三章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髻也。玉之瑱也。象之楸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兮玼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絢。是繼袿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顏。魚堅切。媛。于權切。開字曰。展。展衣也。次言展如之人。言展衣乃似此人也。下語如蓮花似六郎。

總聞曰。此詩雖句讀不倫。頗似有缺。或誤。大率一章先言服。次言德。不能象服。二章。三章。先言服。次言容。能象服。初言不淑。太峻也。次言胡然。何爲如天如地。言其尊。奚由如此。頗婉也。次言不如不以己能象服爲美。乃以服能象己爲美。過婉也。詩人措辭多如此。所以爲忠厚也。

桑中三章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在五句。而以爲首題。以所期之地爲主。桑中在常山。沫。在朝歌。上宮。未見。或是宮室之名。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開音曰。中。諸良切。易林。采唐沫鄉。要我桑中。正用此詩。宋氏古詩。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簡。隨時改易。并在束薪入張。韻音直取。順意而已。若爾何所不可不致。顏氏中有章音。又關中呼。爲鍾。鍾者。章之轉也。糾。漢注皆云。釋名。兄公曰。兄章。舅公曰。舅章。中。張固自相叶。何謂順意也。宮。居王切。上。辰羊切。麥。訖力切。

聞人曰。申叔晚謂巫臣曰。夫子有三軍之權。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也。謂適鄭欲納夏姬而

適他國。故盡室去楚也。舊說因而有相竊妻妾之辭。竊妻蓋巫盡室以行。必不令楚知。故曰竊也。今詩縱是淫奔。非妻即妾。非妾即妻。亦無妻妾相竊之理。蓋巫臣之行有其妻。則夏姬當為妾也。作序似在左氏之後。其說皆附合左氏為之。而不省其不倫也。

總聞曰。姜氏。弋氏。庸氏。皆當時著姓。當是國君微行。以采芣為辭。約諸女之中意者。期諸某所要之某。所雖為勢力所逼。而親黨為榮。故送者無他辭。

鶉之奔奔二章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鶉。今鶉鶉。鶉。今鶉鶉。方春求接之時。當是國君以此人而尊諸嬪御之上。故有不平之辭。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兄。長也。君。主也。無良而我以長以主事之。不堪之辭。

聞音曰。疆。居良切。兄。盧王切。

總聞曰。此是女御之憤辭。恐是桑中所納者。申叔跪所謂巫臣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謂與夏姬合謀也。斯人主內政。宜人情之不服也。

定之方中三章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營室也。方中。爲小雪候。正農隙之時。古人舉事常備後利。不責近效。此六木雖良而難長。蘇氏所謂栽種成陰十年後。倉皇求買萬金無。六木不獨中琴瑟。但以琴瑟爲先。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九臧。

徒居在楚。故皆以楚爲辭。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化三千。

植桑。貴土潤地。蘇上下者。下雨也。此靈雨者。應允臧也。所以適田觀植桑也。舊說。秉心塞淵。然後騷化三千。又引思無邪。然後能斯馬。斯。尋詩文勢自可見。言衛文匪直如此之人也。秉心如此。治國如此。人初以衛文覆亡之餘。不無相輕之心。至是始知非凡也。他說引禮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理則甚深。而無預于此詩也。

聞音曰。虛。丘呂切。京。居良切。田。地因切。淵。一均切。千。倉新切。

開跡曰。堂。京。桑。虛。景山。皆地名。桑。堂。在常山。景山。在瀘淵州。京。在河南盧。杜氏在宋。未詳。其都楚。在瀘淵州。衛南縣。

開物曰。其木凡七種。于桑爲詳。蓋切于諸木。

聞事曰。左氏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杜氏。季年在僖二十五年。以文公滅邢之歲爲十倍之時。不必如此。元年。孟。次。年。仲。又次年。季。

總聞曰。魯閔二年十二月。衛亡。戴公立。應曹一年而亡。僖元年冬。文公立。二年春。城楚。丘。冬。遷楚。丘。正營室方中之時。經畫營建。雖迫遠如此。然觀星揆日。攷卜。亦不鹵莽滅裂。有才有志者。自不同也。

蠨蛸三章

蠨蛸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蠨蛸。今馬影。多在東。爲西日所射。乃成。當是送女之時。所見今人猶言不可指。指則手生腫也。

朝。寅卯間也。塞。升。崇朝。已午間也。雨降。從旦至食時。爲崇朝。晚晴則虹見。正五六月時。雨暘不必拘此。偶此。日所見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此人思昏太急。而不知春之已過。時之不可違。男家無信失約。故踰期。女家不知命。雖踰期必欲成禮。可見古制已亡也。

聞音曰。弟。待禮切。母。滿補切。

總聞曰。男女之判合。皆係命。以命責之。理之正也。舊說不得尊者之命。或又舉詩凡七。及命皆謂尊者。所使不必如此。大率詩發于衆情。出于衆辭。難拘以定律也。

相鼠三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鼠。穴蟲之總名也。一種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謂之拱鼠。相。或爲拱字變。韓氏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聞音曰。爲。子。嬌切。開。元。凡。經。文。皆。作。說。文。謂。以。爲。得。聲。今。皆。得。省。文。孔。氏。以。譌。作。訛。而。楚。辭。爲。叶。波。羅。則。音。訛。亦。是。兩。讀。皆。可。若。此。儀。當。牛。何。切。

總聞曰。當是在上而遇下無狀。故有不樂生之心。非詛其人速死也。惡之欲其死。聖人以感處之。豈肯存以爲訓也。

于旄三章

于旄在涖。在涖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當是國君出野親迎。其禮如此。受迎者。他時將何贊助。以爲報也。

于旄在涖。在涖之郊。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于旄在涖。在涖之郊。素絲組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聞音曰。紕。符至切。子。弋。滑切。告。姑沃切。

聞跡曰浚。當是浚儀。衛文初徙在楚丘。或親迎至浚儀。未可知。其後魏并衛。始自安邑徙浚儀。當是在衛已爲重地。

總聞曰。氣象似是文公也。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史稱身自勞與下同苦。不應事此人。人情既禽。物態自更。國力事體。如駮牝三千。尚可集其他餘事也。

載馳五章

載馳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此當是既行至漕。爲人所阻。不能進。復濟漕而返也。不能旋濟。不能旋返。言猶徘徊未即歸也。視爾不臧。言許人之意不善也。我思不遠。言我所懷不能及遠。至近而止也。我思不遠。言我所懷不能施底。言親戚暴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蕝。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蕝有數種。有木蕝。有飛蕝。木蕝。治日痛。皆傷淚出。飛蕝。治胸腹。咽喉。結寒。皆憂苦之疾。采此欲療之也。穉也。狂也。許人尤之。辭也。以夫人爲穉不練事。狂不識事。言狄勢如此。衛勢如此。豈可歸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此行當是暮春。去衛亡數月。控于大邦。當是已知宋齊相救助。但不知何所由。何所至。欲審其本末。終始。稍寬心也。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知如我。我所之。

前後稱大夫。皆從行者也。未達而旋歸。爾思。思在許懷安也。我所之。在衛懷義也。所以咎許人之尤者。也。

聞音曰。驅。祛尤切。漕。徂侯切。反。孚。衛切。蕝。謨郎切。行。戶郎切。麥。訖力切。尤。于其切。易。凡四。一。叶。疑。一。叶。之。兩。叶。災。災。將黎切。亦同。叶。此。下。無。叶。祛。尤。之。屬。

聞物曰。蕝。不必作蕝。去。去。既遠。苟就文。可通。何必更易。必不得已。當委曲周遮。今從蕝。不用徐氏之說。毛氏不改字。直以爲貝母。若不作蕝。烏得爲貝母也。

總聞曰。齊所以救衛。所以立文公。以齊子之故也。宋所以救衛。所以立戴公。亦以齊子之故也。案此齊下文。查明。許夫人。既與齊子戴公。文公。宋夫人。皆爲宜姜所出。嫁宋者如此。嫁許者。獨不能如此。所以懷憂也。許夫人之意。自度力不能以如宋。必恥于不及宋。女兄弟必有相爭相嫉之態。則宋許不睦之由。茲以起。此許人所以尤其歸唁而勸其旋反也。爲詐謀者。必慮事深。畏患切之人。細推可見也。

衛風

淇奥三章

詩經 卷三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淇竹。北方多稱之。漢武帝斬淇園之竹。塞決河。寇恂伐淇川。治矢百餘萬。毛氏以奧爲隈。張氏以奧爲水。所謂流入于淇者。鄭氏。卽泉源之水是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子貢曰。切。瑳。瑳。磨。其斯之謂與。孔子曰。始可與言詩也。告諸往而知來者。蘇氏。處者。切之至也。磨者。琢之詳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所謂可也。貧而樂。富而好禮。則賢于彼二言矣。自是以。上。見可而不止。則必有所至。此說良是。瑟。偶。光采之少也。赫。咺。光采之大也。此亦加切而有進也。言淇水之奧。綠竹之下。有人如此。一物不足以盡。又再三假物稱之。前後稱如凡十。而獨竹不言如者。以竹爲主。竹。卽人也。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綽兮綽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綠。王芻。今集。蔞草也。竹。篇。筑。今集。竹也。字。案。篇。筑。說。文。作。篇。筑。爾雅。竹。篇。蔞。鄭氏。今淇川無復有竹。惟王芻。篇。草。不異。毛與鄭氏。不從。班氏。范氏。之竹。而從。毛氏。鄭氏。之。王芻。篇。草。亦見其狹也。政使其人似王芻。篇。草。何言爲美也。

聞音曰。猗。烏何切。設。況遠切。瑩。于平切。贊。則歷切。較。古岳切。

總聞曰。度其人。清修慈裕。使人愈久而愈不忘也。切。磋。琢。磨。言其轉琢容刀之屬。以玉爲飾者也。充耳。會弁。言首服也。重較。言車乘也。周旋。讀詠。甚言其可愛也。

考槃三章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碩人。卽後碩人。皆婦人也。受尊者所鄙。業。擔。承。槃。而在幽壤。有自傷之意。不敢有不平之辭。寬。從。寬。細。角。山。羊。性。緩。亦。作。寬。音。三。章。皆。舉。物。寬。與。獸。爲。伍。也。適。與。草。爲。儔。也。軸。與。車。相。守。同。處。也。言。婦。人。棄。置。幽。獨。之。狀。也。陳。氏。所。謂。魂。離。佚。而。不。返。形。枯。槁。而。獨。居。又。謂。忽。寤。寐。而。夢。想。傷。寐。覺。而。無。見。者。也。連。篇。皆。稱。碩。人。不。應。如。此。大。異。一。爲。賢。者。一。爲。夫。人。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婦人雖有望情。亦有厚意。當是國君嬪御。相嫉相間至此。弗諼不忘其舊好也。弗過。不以爲深怨也。弗告。不以告君而害爾也。矢。指天爲誓。亦慮妒者見疑。或聞者弗信也。鄭氏。既以爲窮處之賢人。則以爲求永不過君之朝。永不告君以善。太忍于君臣之間。尚安得爲賢者也。今以爲婦人。既處以賢。亦從于厚。雖未必如此。亦不反聖人忠厚之本意也。

聞音曰。澗。居賢切。寬。區權切。設。况元切。過。古禾切。告。姑沃切。

聞用曰。考槃。器也。周有考槃。類此。

總聞曰當是國君之賢女與鄰邦為配親者道不同志不合故遺棄也其詳見下詩

碩人四章

碩人其頤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以私為姊妹之夫上文妻之姊妹曰姨則次及姊妹之夫亦順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蠧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子夏舉此詩多素以為絢兮一句恐是他詩亦有巧笑美目兩句而繼以素以為絢今不存也孔子

夏問答與此不類強合此詩恐涉牽強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纁鑣鑣翟裼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暮春親蠶之時既事而朝君又勉其臣蚤退恐君有勞此愛君之情也當是君厭政事瀟燕私欲以此

稍中其欲少求自安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濈濈鱣鱣發發葭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詠河之水河之物而思歸齊不安于衛也庶姜庶士齊人來迎者也當是盛夏之時當時不見歸齊恐

是所望如此

開音曰活古闊切盼匹見切濈呼活切發補未切

開字曰論語作盼毛氏許氏陸氏作盼又有作盼恐作從目從分是言分目也古字參差極多傍意稍

通即可從

開跡曰北流河也書河自西而南自南而東自東而北自北為逆河入海孔氏海渤海也自漢而後始

轉北流為東流蘇氏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跡之勢元祐間以此為嘉殆順勢也

總聞曰碩人寬大之氣象可見前永矢者皆誓及嬪御之辭誓不以見相忘誓不以見害為過誓不

以陰私為言而此詩又于君之情如此然其心終欲善歸而脫禍也古者婦人失愛于國君者則有本

邦可歸後世居尊而弛情者幸則再見不幸則終殞如長門陳后所以願賜問而自進得向君之玉音

也

氓六章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既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此非氓乃士也下章多言士言氓者斥之辭也以蚩蚩之語可見皆婦人歷數之辭也此言初謀之時

當是其夫即欲合其妻以無媒為辭恐以合獲罪雖非時猶有所憚是時仲春之制恐已漸廢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此言及期來歸之時泣涕憂其夫失約也笑言喜其夫如期也恐是其夫規其妻之財故誘成此事車

來賄遷可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此言初謀合之時旁觀亦有不可之意其辭婉委周悉當是有識有慮者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言既歸不相諧之事桑沃當是其謀以夏時桑隕當是其歸以秋時無食至三年言其甚涉水至漸

惟言勞甚我雖受苦如此初無爽意爾之貳心將何時而已自二至三言有增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此言施勞報苦之事靡室勞者言無有室家似我勞也靡有朝者言不待朝而起幹家也三年言甚久

也女漸遂意則以暴見加所以自傷取笑于人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隕則有泮隕角之冥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言自縗髮初立誓今誓言之事淇隕成昏之所當是夫家在淇隕之間猶有望其反思不爾則永已

欲訣未訣之辭也

開音曰謀謨杯切丘蒲奇切關圭元切甚知林切耽持林切隕于貧切爽師莊切行戶郎切反字絢切

哉將黎切

開音曰蚩毛氏敦厚也許氏蟲也丁氏癡也下文行迹似非敦厚亦非癡愚所為當從蟲山中人亦謂

為蚩

開跡曰頓丘在淇水南淇隕皆在懷縣西南境垣復關亦當是地名

開事曰抱布謂抱衾也所貿止絲非布也絲布不同時鄭氏季春始蠶孟夏賣絲良是

總聞曰此婦人之合雖非正然猶求媒雖犯禮然猶記善言恐其嗔笑者即向之于嗟者也失行之婦

人如此可感而不可絕況其終有悔辭此聖人所以存之大準聖人所存多近厚者也

竹竿四章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今人寓物適意泛舟垂綸亦其常情前人多見于吟咏之間古詩釣竿何珊珊魚尾何從從籊籊珊珊

皆釣竿聲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去舟泉源左淇右回舟泉源右淇左巧笑佩玉皆思父母兄弟也

淇水漣漣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不必車言駕舟亦得言駕今猶謂之駕船

開音曰右羽軌切弟滿彼切瑳七可切儺乃可切

開音曰衛地必多松柏之屬檜亦松柏類也屈氏祖之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又蘊櫂兮蘭旒

桂櫂兮蘭柁不惟古者水陸之產皆茂于後世而舟楫止濟不通非若後世萬斛千夫也故能以芳木

爲之自屈氏以下皆寓虛辭爲美談非實然也。

總聞曰此去家歸人猶在衛故不離淇水也舉目不見舉足難至雖近亦以爲遠所謂寸步千里前人亦常見吟咏之間。

芄蘭二章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言童子之狀如蘭薄弱也觿角錐文事也童子未可識恐有所傷故角亦從金長則金錐所以畫簡也今雖有文具而無所知言幼穉容當以遂爲美今悻是幼而不能爲容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觿指脊今包指武事也雖有武具而不能狎習甲狎也。

總聞曰此貴家飾童子而不知其不可勝也。

河廣二章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以葦爲楫今河上猶用此。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開音曰望武方切。

開字曰杭航也刀初也古字或從簡後字漸增正。

總聞曰此宋人而僑居衛地者也欲歸必有嫌而不可歸。

伯兮四章

伯兮揚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當是衛人從王伐鄭在魯桓五年以詩爲王前驅可見。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兩固阻行未至宜也既晴尙復未至所以憂疑。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悔。

開訓曰言辭也。

開跡曰鄭在衛東故曰之東。

開人曰伯君子字也執殳旅賁之流當是衛王者在役兵之中稍近故夫有字妻有膏沐又曰邦桀所謂虎賁也。

總聞曰蓬至秋則根脫遇風則亂飛葦草盛夏則吐花深夏則彫伐鄭之役在秋故皆舉秋物寄意背。

樹而立噴美草之已萎不可復榮恐君子萬一不幸也當是已知王敗績潘氏彼詩人之故嘆從願言而心悔。

榮華蔚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蓋得本意忘憂草葦堂北堂之類皆因傷說而生。

有狐三章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狐短狐也野狐多穴古樹深冢今與水相附知非野狐渡水防此者以物蔽影今無衣裳此物可施毒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隈心之憂矣之子無履。

有狐綏綏在彼淇隈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開音曰帶丁計切服藩北切。

開訓曰綏綏安行貌。

開物曰或謂南方有此北方無之詩謂爲賦春秋謂有賦皆此物也俗傳四月上每六月下每秋而有之異也然則不獨南有此。

總聞曰之子婦人也至無裳無帶無履民窮可見。

木瓜三章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開音曰瓜攻乎切報博冒切玖舉里切。

總聞曰瓜桃李雖易得而皆可食之物瓊瑤玖雖甚珍而止可玩之具我所得皆實用所報皆虛美。

以此推之不足以報也古謂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情哀詩人之嘯時。

聞音曰：哉，將黎切。時，辰之切。來，陵之切。思，新蕭切。渴，巨列切。

總聞曰：當是在郊之民，以役適遠，而其妻于日暮之時，約雞歸樓，呼牛羊來下，故與懷也。大率此時最難為別懷，婦人尤甚。

君子陽陽二章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婦人之夫也。當是婦人之辭。

君子陶陶，左執鴈，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房，教皆地名，當是招其妻，從房從敖而往也。此言不安其所，既去則樂。陽陽，酒色也。陶陶，酒意也。以酒銷憂，夫婦相為樂也。

聞音曰：且，且嘆辭，以且相叶。

聞音曰：房，在汝南，敖，在榮陽，房，見左氏楚遷房于荆，敖，即擗于敖之敖。

總聞曰：大率舊說多以俗官為賢者，君子之地，夫賢者君子，廉恥乃其本節，安肯苟求食而為此流也。當是以黃鵠之故，不特誤以婦人之夫為君子，言誤以婦人為君子之友，蓋駁鄭氏義，此當而以地名之房為房中樂也，語意亦于房中不順。

揚之水三章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水能流物，而不能為我流束薪，束楚束蒲，以濟我家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成，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當是役夫遠戍，而恨其家薪芻之不充，憫其妻貧苦獨處，願與之同戍，而有所不可，則逆計月以數歸期也。

聞音曰：懷，胡隈切。叶歸，不用哉，叶蒲，滂古切。

聞音曰：揚水自晉州洪洞縣注河，周北接晉，西接鄭，後晉鄭兩揚之水，皆此水也。申，今申州，甫，今汴州，許，今許州，皆周近地。

總聞曰：詩有三揚之水，三羔裘，兩黃鳥，兩谷風，非相祖述也。有此曲名，故相傳為之，如樂府一種名面多種辭，辭雖不同，而聲則同也。今諸曲亦然。

中谷有蓷三章

中谷有蓷，嘯其乾矣，有女仳離，嘯其嘆矣，嘯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所稱遇人，謂夫也。此當是婦人之辭，蓷，益母草也，可作莖面之藥，婦人所珍，而山野甚易致，夫婦既無

詩總聞卷四

王風

黍離三章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聞音曰：天，鐵因切。噎，益悉切。說文，以壹得聲。

總聞曰：後人用此意極多，自苗至穗，自穗至實，度及半載，不應行役無故淹留至此，當是東周懷忠抱義之士，來陳秦庭，以奉今主，歸舊都為意，或以尊王室制諸侯為辭，往往有怪其久留不去者也。徒隱

憂難明告，以不知者為何人，言此等人，非我輩人也。

君子于役二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雞、牛、羊，皆在郊所養者也。今田野人家向暮多如此，班氏日曉曉其將暮，視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

食不能相有而相捨。指此物以寄意也。端午采良佳。其離當是夏時。中谷有蓀。曠其漙矣。有女世離。條其猷矣。條其猷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蓀。曠其漙矣。有女世離。條其猷矣。何嗟及矣。當是既乾不可復生。而雨澤乃有霑濡。雖稍潤亦無及也。

六六

聞音曰。曠。他干切。蓀。式竹切。莊子。備然而往。備然而來。亦此切。歛。息六切。開物曰。益母草在野甚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色愈鮮。此曠。則禾稼可知也。總聞曰。嘗見早歲。道塗。夫婦相攜相別。有不忍別之情。于男女亦然。此事自古有之。初嘔。吐氣之微也。次條歛。吐氣之猛也。次嘔泣。吐聲而又吐液也。此分擗之時也。所見亦然。今古雖異。人情不遠也。

兔爰三章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吪。兔。兔絲也。亦作菟絲。羅。置也。菟草之中。置羅。置羅。雉墮其中也。爰。延引也。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言幼時尙未爲。未造。未庸。言尙未有征役也。長時乃爲丁壯。役少猶可勉。役多則何堪。不如死也。百。多也。寐。不動。不醒。不聞。所謂長夜也。

聞音曰。爲。吾禾切。羅。良何切。罝。步廟切。造。在傲切。憂。一笑切。覺。古孝切。左氏齊歌曰。魯人之羣。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備書。以爲二國憂。臯。居號切。覺。古孝切。則是憂覺。古蓋常用之也。罝。昌鍾切。總聞曰。舊說。兔爰。緩意。雉離。急意。又以緩有所聽。繼也。急有所躁。蹙也。後多祖之。以爲物有幸有不幸也。人情無緩。兔急。雉之理。兔至輕捷。亦無從容之意。雉至卑飛。亦無躁蹙之意。今以兔爲兔絲。不惟有所本。而人情物態。不甚抵牾。可以相通也。

葛藟三章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父。亦莫我顧。此人當是居河之涘者也。感葛藟而思身世。謂葛藟尙不斷。我與本宗絕所生。稱他人作所生。不如葛藟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聞音曰。父。方矩切。顧。果五切。涘。羽已切。母。滿罪切。有。羽軌切。

總聞曰。皆以兄弟爲辭。當是爲不友之兄弟所隔。而不得安處者也。或棄而與他人。或出而繼旁族。終不若所天之愛。此真情也。今人或如此。以異姓之子爲子。以同姓之子爲子。多始未有參差。故有歸姓歸宗。不幸至有流落死亡者。此人蓋有此恨也。

六七

采芣三章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草木可采。當是春夏之交時。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六八

聞音曰。芣。居謁切。蕭。疏鳩切。艾。魚刈切。今皆作牛蓋切。古不用此。總聞曰。當是同志在野之人。獨適而不與俱。故有此辭。言我采此物。想彼亦采此物。但不同采爾。

大車三章

大車檻檻。毳衣如裳。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婦人。見貴人聲勢。被服之盛。私心慕之。此必微時。深有相涉。盛時不敢復論。似有望意。以其相忘也。大車。噉噉。毳衣。如裳。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讖日。生異室。死同穴。言此生永不可同也。俟其死。則從之也。

聞音曰。檻。故覽切。毳。吐敢切。噉。他敦切。穴。戶橋切。總聞曰。此婦人謂其同輩之辭。同輩以爲未必能也。故指日爲誓也。

丘中有麻三章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彼所留之子。可嗟。可嗟。可嗟。卒章。嗟。嗟。嗟。嗟。不足盡其情。故不言。此當避難之人。爲在野之家所匿。以佩玖報之。言其恩可長感也。

聞音曰。古。施字作頰。伺候之辭。時遮切。叶嗟。國字與或字互用。疑惑之辭。胡。骨切。叶麥。古。賊字。又作蠅。蠅音。又作蛾。明國或相通也。周穆公鼎。國作或。

聞人曰。毛氏。留氏也。子嗟。子國。子也。子國。子嗟之父。遍考止有衛大夫。留封人。不見有留子嗟。留子國。總聞曰。當是先王之澤未絕。田野尙有義士。

鄭風

緇衣三章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止。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止。子之裳兮。緇衣。卿士之服。當是在外入爲卿士。在都者。相與爲禮。緇衣。且宜。且好。且好。且好。尙以爲敝。欲有所更。甚欲

六九

其美也。既適館又授粢。惟恐其禮之不周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止。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止子之粢兮。緇衣之蕭兮。敝予又止。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止子之粢兮。

聞音曰。蕭。祥俞切。

聞音曰。敝。予又止。還予授。止。舊四句。今為六句。

總聞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古稱緇衣止為好賢。尋詩不見有他意。大率先儒雜記。引詩多隨意。隨事不皆叶其本旨。此所引二詩略合。

將仲子三章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當是仲氏逞橫。婉為辭以拒之。非敢有愛。而父母在上。已不敢專。弟雖可念。恐父母有責。吾兄弟皆有畏也。言不特吾得罪。汝亦得罪。次以兄為辭。次以人為辭。皆拒之辭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聞音曰。滿。彼切。懷。胡畏切。畏。於非切。慮。王切。檀。徒沿切。

總聞曰。鄭氏所引武姜。既段。欲立為太子。不遂。請制。請京。又將啓以成亂。城。穎。蓋由此也。尋詩乃以父母不欲為辭。此事蓋生于姜氏。成于姜氏。皆其本謀。故太叔以至此。安得藉以為辭。推之畏我父母。恐是畏諸父母。或是畏我諸母。必有一誤。

叔于田三章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往而人皆從。市為之空。蓋可觀也。

聞音曰。田。池因切。狩。始九切。好。許厚切。野。上與切。

總聞曰。仁慈也。好和也。武毅也。三者人之所歸。太叔段何以當之。當是其徒夸為之辭。

大叔于田三章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檀。揚。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藪。葭葦之地也。用火所以發獸也。如今野燒。韓氏陸渾。火詩可見。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擗忌。抑鬯弓忌。

一章。發獸得虎即止。此校獵之常制。鷹犬得免即休。鷹犬戈矢。得虎即息。戈矢二章。成不以從獸為

事也。三章舉事而馬緩。矢稀。次覆弓。發將還歸也。

聞音曰。馬。滿補切。行。戶郎切。御。魚角切。鵠。補苟切。阜。符有切。弓。姑宏切。

聞音曰。鵠。當是馬名。鵠。似鷹有行列。似豹有斑文。故謂之鵠。豹。如獅子花之類也。

總聞曰。公子呂所謂請除之。無生民心。子封所謂可矣。厚將得乘。尋詩。若有此理。

清人三章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清。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左旋。旋。多用左手。右抽。抽。多用右手。此章為中軍。則前二章為前後軍也。

聞音曰。彭。普郎切。英。于良切。陶。徒報切。好。呼報切。孫。氏。抽。土刀切。本招借用。作抽。招亦抽也。善爾則好。

旁。紐作蒿。為正。但軸字未詳。所以不能如前二章也。

總聞曰。當是軍士有戰心。而或抑之不能有所逞。左氏。魯閔二年。所引序。皆祖之。而增辭甚衍。細考春秋所書。鄭棄其師。十二月。狄入衛。是月。鄭有棄師之告。此必衛告急于其鄰。高克實在此行。而文公不欲。故陷高克于難存之地也。尋詩。軍容士氣。可見高克之心。亦可見三軍之意。序所謂好利不顧君。杜氏從之。似或未必然。故書鄭者。非高克棄師。實鄭棄師也。據傳。宋桓逆衛。遺民于河。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使公子帥甲乘。以成漕。雖未必衛告鄭。或是宋齊告鄭。鄭文不同此舉。故宋齊獨為之也。

羔裘三章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此衣羔裘者。信矢直而且中侯也。甚武而有力也。言被朝服而從事武伎。彼衣是服者。處危而不變。主正而不傾。與服相稱。而不知此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而飾。以豹皮。其狀可見。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晚也。三。心星也。詩以三為心星。象數也。英。心星之光華。言衣羔裘自早而至晚。心星有光。意未止。彼衣是服者。但見其美。而不知此之盛。縱也。

聞音曰。侯。洪姑切。彥。魚肝切。

聞音曰。羔。裘。加。緇。衣。則為諸侯之朝服。單羔裘則為卿大夫之朝服。狐裘加黃衣。則為諸侯之祭服。單

服裘則為卿大夫之祭服。麕裘加素衣。則為諸侯之喪服。單麕裘則為卿大夫之喪服。此羔裘。卿大夫之朝服也。

總聞曰。羔裘與羔羊其服相肖。而治亂賢否之氣象不同。

遵大路二章

遵大路兮。挾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執祛留之切。執手留之愈切。其人決去既已堅。苦挽必不樂。留者亦不敢取。必但願其不速。姑小駐以敘久要也。

遵大路兮。挾執子之手兮。無我勸兮。不寔好也。

聞音曰。祛。起據切。惡。烏路切。勸。九切。好。許厚切。勸。今不樂者猶作此狀。

總聞曰。當是同志相善。有不安而他之者。以故以好。擗之大路。非以他道而避。必以正理而去者。故顯行而無畏憚。

女曰雞鳴三章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鳧與鴈。

當是君子與朋友有約。夫婦相警以曉。恐失期也。大率此詩婦人為主辭。故子與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辭。士女問答相應起辭也。亦婦人之辭也。所適必遵河或渡河。故以弋鳧鴈為辭。此鴈或是春自南歸北。或是秋自北趨南。鴈隨陰陽。不以中國為居。比及秋則已寒。今夜與星爛。似是春時。可以早出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弋而得鳧鴈。又增加之以多為貴也。言賓客饌飲之餘。則我與子宜飲酒作樂。言所得不獨宜及友。亦當宜及我。同享之也。所以貴于加之。恐不足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婦人警君子行期。知其良友不可誤約。所以一章連三知。言知之審也。若知非良。必不導君子以曉出。相同行為樂事也。所儲備為問遺者。勸君子舉行樂約俱來。言我已有待。子無所慮也。

聞音曰。加之。居之切。老。魯之切。來。鄰知切。好。許厚切。順。叶問。好。叶報。惟來贈不叶贈。當作詒字轉。不然。則以之為韻詩多如此。

聞用曰。古以玉為佩。雜佩者不必以玉。他物但有鳴聲者。皆可為佩。

總聞曰。當是君子喜結客。婦人又好奇。惟恐君子不得良友也。亦欲其來以觀其人。杜氏送王猷詩。自陳鬢髮。鬢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此殆類王珪之妻也。

有女同車二章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舜。木槿也。盛夏已吐花。當是此時。國人見而喜之辭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舜。木槿也。盛夏已吐花。當是此時。國人見而喜之辭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聞音曰。華。方無切。行。戶郎切。英。於良切。將。七羊切。

總聞曰。所見親迎之禮。彼美之貌。似是與婦成禮。而非憚耦辭昏者。左氏鄭忽辭齊昏之事。甚詳。此專拾其說。不惟尋詩無見。而亦與左氏不合。當是因姜姓為齊女。遂以鄭忽附之。識者更詳。

山有扶蘇二章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野蘇也。荷華。菡萏也。扶。如言扶疏與密。此婦人適夫家。經歷山隰所見。當是媒妁始以美相欺。相見乃不如所言。怨怒之辭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龍。荭草也。游。如言游放。龍。當為龍省文。古鼎彝文。多從省。國為或。鉦為正。銖為朱。祥為羊。有極省者。哉為才。帝為本。案此下為才。帝為原本。本缺。

聞音曰。華。方無切。且。子餘切。

總聞曰。此媒妁之過也。今多或如此。

蓍兮二章

蓍兮蓍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蓍。當是秋時。蓍已槁。風又加其勢。可見親族當力相扶持。尊者為倡。而卑者相和。庶幾能免。此當是尊者無情。卑者有意。雖有所禱。亦有所責之辭。

蓍兮蓍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聞音曰。和。戶圭切。老子。高下之相傾。長短之相形。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和。叶吹。類此。漂。匹遙切。要。于遙切。

總聞曰。或國與家未可知。當是有乘微弱而謀傾奪者。有識有情。動念而力不能辦。故有求于為倡者也。

狡童二章

狡童狡童。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狡童。即山有扶蘇所見者也。與正己者相疏。必與比己者相昵。此忠于彼者。所以不遠食不能息也。

狡童狡童。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聞音曰。餐。七宜切。

總聞曰。鄭忽言行。蓋亦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當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

子惠思我。襄裳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婦喪夫者也。藜、艾、色、茹、蕙、絲、色、以、色、包、首、出、游、不、肯、全、縞、男、見、此、動、念、知、其、無、所、主、也。
開音曰：閣、東、徒、切、且、叢、租、切、存、也。

總聞曰：此婦人不純喪服，且居喪而出游，男子之無似者，所動心也。出其東門，東門之墀，皆言東門，蓋其國都湊集治樂之地，蒿草必此方所多有，故亦連及之。

野有蔓草二章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當是深夜之時，男女偶相遇者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雖以情合，亦欲以禮成也。蓋有慚心，欲蓋外議也。

開音曰：漙，上竟切，願，五遠切。

開字曰：漙，或作灑，不必後用作團，亦得。所謂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包裹也。言露多也。此漙亦是此意。

開訓曰：如音訓皆作而，古字多用此。春秋星隕而雨，毛氏：君子偕老，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頭角豐滿也。此清揚，眉目之間皆毛氏訓而微異，今從前說。

總聞曰：大率始無恥而終有慚，聖人多憐之，凡存諸詩，皆非斥絕者也。

溱洧二章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女情有所迫，男心有所憚，故再督而始從。

溱與洧，澗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舊說：椒，滋陽者也。故女贈男以椒，芍藥，滋血者也。故男贈女以芍藥。雖不害為過用意，然揆以人情，未必如此。相遇相謔之際，過目所見，隨手所得，皆可以寄情。詒椒又同遺之時，俗謂棄路者也。安得更有所擇。

開音曰：渙，于元切，簡，居賢切，且，叢租切。

開跡曰：溱，通作潛，水經：潛水，即溱也。許氏：鄭氏皆引此詩，溱與洧者也。左氏：龍鬪鄭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南門也。今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南城之南門，蓋洧占鄭都城內外為多，故此言洧亦多洧之內則城內，而洧之外則城外也。

總聞曰：士始以辭拒女，卒以情從女。士過輕于女過，蓋自女先發端而又督成也。鄭氏以為仲春，韓氏以為上巳，則季春也。鄭俗于此招魂續魂，乘蘭草祓除不祥，皆附合此詩。氣象頗似晚春聚會游觀之

時，但不知上已何考。

詩總聞卷五

齊風

雞鳴三章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非雞鳴乃蠅聲，非東明乃月光，所以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蠅聲，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雖曉尚以同夢為美，俾趨朝者且歸，令人無多以我爾為憎，予，斥己也。子，斥君也。言不使其歸，則二人皆受多憎也。此皆婦人之辭。

開音曰：明，謨郎切，惟，皇矣，其德克明。如今音，餘皆謨郎。故詩韻亦不可盡拘古而廢今也。夢，莫滕切。總聞曰：不見賢妃警戒之意。孔氏以為非雞實鳴，乃蠅之聲。夫人在君所，心常驚懼，故以蠅聲為雞鳴。蓋謂驚懼之心亂其神，故雞蠅之聲亂其聽也。識者更詳。

還三章

子之還兮，遺我乎玆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子之茂兮。遣我乎。猶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遣我乎。猶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肩、牡、狼、皆稱兩者。彼亦有之。此亦有之也。故上皆稱並驅。下皆言從兩。

聞音曰。還。句緣切。居賢切。茂。莫口切。道。徒厚切。好。許厚切。

聞音曰。猶。山在齊地。當是如犬形。象山。豺山。皆取形似。

聞人曰。以子為稱。以揖為禮。似是士大夫。

聞事曰。並驅不必同行。東西相遇亦曰並。言旁也。漢書。並音補曠切。

總聞曰。此中士常態。亦不必太夸。當是輕儇驕恣之人。非嘉士也。不若大叔于田。將叔母玃。戒其傷女。此頗有愛主及物之情也。

著三章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

君子與婦人成昏相肅之際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

言其服。不言其人。似鄙其人也。或指服為美。或指服為惡。尚。飾也。言飾即不足于真美。加飾以外美。故知為鄙辭也。

聞音曰。著。直居切。素。孫租切。華。芳無切。瑩。于平切。英。於良切。

總聞曰。當是貴勢專事服飾。稍虧禮文。故女子有望辭。三進而三見易服乎。疑辭而鄙辭。此女子必有識者也。今東人下流相語。皆以而殺聲。玩易之意也。

東方之日兮二章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日出。謂寅卯間也。東方月出。謂十五六間也。此男女竊合同適之日時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闔兮。履我發兮。

此男子本誘婦人而來。乃若無故而至者。伴為驚狀。欲攜婦人而去。乃若見迫不得已者。伴為窘狀。此淫夫而又有狡數者也。即就也。發也。履。踐也。凡足所就所起之地。皆履踐之。俗謂一步踏一步也。

東方未明三章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明。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召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赴朝不厭早興。趙盾所以御鉏麇也。况欲曉未曉。當與久矣。此必是醉亂之中。偶有徵召之命。而以非

詩經 卷五

八七

時召臣。各其君以逞狂駭。又罪其使至。以我折柳為藩。故狂夫得越也。俗所謂放鴨者也。既挾持其君。又挾持其將命之人。言以君召臣。非早則晚。不過在日。未有在夜者也。君召有急。則非時致之。安論早夜。此臣當是忤腸凶德者也。

聞音曰。明。謨郎切。顛。典因切。令。雖呈切。圃。搏固切。瞿。其具切。夜。羊茹切。莫。暮故切。

總聞曰。君不能御下。臣不能奉上。君命不俟駕而行。何咎之有。雖其君有以致之。然其臣亦大難堪也。舊說歸過于君。恐未然。又歸過于壺人。似亦無謂。

南山四章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雄者如此。雌者可知。當是士大夫之在田野者作此。故以南山野狐起辭。其中麻。畝。薪。斧。皆田野之物。此必士大夫所居。在南山而近魯道所見者也。毛氏。襄公文姜之醜。見魯桓十八年。既歸于人。雖故情亦宜斷。何尚有懷也。

葛屨五兩。冠綵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在足。冠綵。在首。各有所麗。不可差也。文姜雖齊妹而魯婦。既用此禮。其勢豈可以復相從。責齊襄之辭。

葛屨五兩。冠綵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在足。冠綵。在首。各有所麗。不可差也。文姜雖齊妹而魯婦。既用此禮。其勢豈可以復相從。責齊襄之辭。

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麻必附畝而裁。妻必告父母而娶。言文姜初以告父母為夫婦。正也。既以正昏而不能以正裁制。養成至此。自是而下。責魯桓之辭。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薪必以斧而析。妻必以媒而成。言文姜初以媒灼而為夫婦。亦正也。大率其初皆以正。而其末乃流于惡至此極也。

聞音曰。懷。胡隈切。雙。所終切。畝。莫後切。母。莫後切。告。姑沃切。

總聞曰。文姜鄭忽所辭者也。以為賢而不娶。識者更詳。

甫田三章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田大則人功難周。故多莠。人遠則思力難及。故多勞也。此人似是襄公。古人取名不一。且以童年取名。言之。襄公諸兒。即其身取。晉侯小子。潞子嬰兒。亦即其身取。此詩稱總角至突弁。略似襄公氣象也。

無田甫田。維莠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無田甫田。維莠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初見童稚。忽見長成。言年長而識不長也。

聞音曰。甫。肩縣切。

詩經 卷五

八九

總問曰此老臣事幼君之辭不曉者以為孩撫其君曉者以為真愛其君也襄公自遷紀之後必啓其圖遠之心而有無厭之志此臣當先已覺連稱管至父之釁有萌不若姑置遠而且防近也似是鮑叔牙之流

盧令三章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言縱犬獵獸之人也此事仁者為之方為美也下章他美皆生于此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盧重錡其人美且偲

聞音曰令盧經切說文麟健也引詩盧重錡可從若從本文作鈴聲亦可環胡涓切偲新齋切說文以思得聲

總問曰此當是旁觀而為之夸譽者也能以仁為首辭則作此詩者必有識者也

敝笱三章

敝笱在梁其魚魴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則魚之恣適可知齊姜之狀如此當有同惡相為德憑者衆也故曰如雲如雨如水

敝笱在梁其魚魴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聞音曰魴姑倫切鱈才呂切唯維癸切

聞訓曰唯毛氏以為出入不制鄭氏以為行相隨順猶人應諾曰唯隨順者是

總問曰南山歸魯之時此如齊之時也蓋魯桓未殞雖未殞如無人如笱既敝而在梁烏能制魚也其

他會齊則魯桓已殞雖笱亦無也

載驅四章

載驅薄薄董弗朱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以暮發言心急也

四驥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汶水滔滔行人德德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汶水滔滔行人德德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聞音曰薄音各切夕祥倫切弟待禮切湯失章切彭必旁切

聞訓曰豈弟樂易也在詩皆為美稱故鄭氏疑之以豈為閭以弟為圖言開明猶夕也以為古文尙書以弟為圖今攷音無皆無效樂易猶彷彿與下文相應不必強改

聞事曰董弗朱韞自是文姜所乘之飾不必言襄公蓋謂朱韞諸侯之路車故以為齊侯是時文姜若

乘魯侯之車何人能禁文勢自是文姜也

總問曰文姜自歸魯之後一與莊公如齊出魯還魯之後五白會齊杜氏夫人為魯人所責故出奔內諱奔故謂之孫又文姜與魯桓俱行而桓為齊所殺故不敢還若爾則非奔也又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姜于是感公意而還若爾則復還也此詩當在孫齊之後也

猗嗟三章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俗傳外甥多似舅或魯莊稍肖齊襄好騰口者遂有齊侯之子之稱故詩人為魯莊解謗言信為我甥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齊襄與文姜會諸會穀猶在齊地至防則不會齊地而會魯地恐越境貽患故齊人諷魯莊防變言不若反其矢而禦內亂蓋懲魯桓之事也

聞音曰正諸盈切貫局縣切反孚絢切亂靈香切

聞訓曰昌名變皆譽其才之辭長清婉皆譽其貌之辭不應二章目上為名目下為清不必從爾雅止

作名譽之名文勢為佳

總問曰桓公父也文姜母也莊公子也莊公早年而桓公已沒文姜已出其後縱橫往來魯齊之間缺

母之尊倚齊之強安可防閑雖高世大賢處此亦難以為魯莊無出羣之英斷無化物之妙用則可失

子道則太過也自舜之後豈可輕以此責人莊公未見可罪但見可憐爾

魏風

葛屨三章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搔搔女手可以縫裳

葛屨忽已履霜言時易遷夏忽冬也女子忽已縫裳言人易長小忽大也當嫁之時也下所謂佩其象

掃亦同

要之襪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要襪領也好人服之者言將適人以此供夫服也好人提提夫婿行將至也提提涉泥水貌宛然左

辟忽已在左也辟旁邊貌妻父母之前男居左女居右今猶言左辟右辟辟有數訓一辟積言稠疊也

一便辟言多禮節也一糾摘也一肱也一邪也一法也一君也一除也此當為除言礙路過兩旁故曰

除道此皆入聲去聲回也毛氏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亦在旁之意陸氏讀作避叶掃恐非

佩其象掃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佩其象掃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佩其象掃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佩其象掃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佩其象掃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言婚嫁太速其意欲早使夫力婦功以濟其家不慮度也此所以為編而可刺也今河東風俗如此人家無有閒食者雖幼兒稚女亦隨力有職易林引此絲紵布帛人所衣服珍珍女手絃績織林云此絃字誤南國饒足取之有息自北言之則魏近南故曰南國此其民風大略也

聞訓曰服蒲北切辟吳氏昆義切叶梓刺今連上叶襟服刺七賜切當讀與砌相近如雌為妻此為此今俗讀訛吳氏良是

聞章曰舊二章今為三章

總聞曰既以民待之安有葛屨不可履霜今民草履不問嚴寒烈雪細民皆然又安得廟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又安得為女不可縫下服女子亦有下服如相服皆與男子同制此亦非所以待民也毛氏鄭氏之說識者更詳

汾沮洳三章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水際采草為人茹采桑為蠶飼此窮賤之事也賦丰美之容而躬窮賤之役殊不似貴族訝之辭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聞音曰莫未故切英於良切行戶郎切

聞物曰莫茂子也如楮實蕒澤瀉也如牛脣初生皆可茹亦謂牛脣菜

聞跡曰班氏魏在晉南河曲故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不必如此水豈有無曲莫不有側特語法若此爾

總聞曰貴者肯任賤者之事為人所難當為衆所服而見者已有殊異之辭寢生輕心當是障固山澤奪凡民之所資也

園有桃二章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采桃實以為殺采棘實以為食士大夫朋友相與會集游適者也但其憂不知何事發之歌謠付之行國必有難言而不可顯陳者也當是寡識者以歌謠為縱情而事驕佚以行國為聘意而無終窮懷憂者稍辨數之彼人君也是此事也言不君也何其當何如也言將亡也我之所憂人所不知所以不知者特不思而已苟思則與我同憂也此必其君或愆而自是或昏而無知而君子避患隱憂為國而有此風大不美也

聞音曰哉將黎切思新肅切國越逼切

聞人曰魏自周惠王庚申為晉所滅以封畢萬當時已有先覺者卜偃以為魏大名也萬益數也畢萬之後必大司馬氏以為自晉獻公卒四子爭立而畢萬之後彌大自晉文公入而武子有功晉悼公立而昭子又有功獻子桓子亦世愈張此當是有識者憂晉之終為魏有也但不知在何時周威烈王戊寅始建國裂晉分邦與韓趙同恢形勢已久卜偃能見于初封之時而況後久而變現乎此士大夫與朋友相與言者也故曰子曰何其此人未必深相句句可與言者也

總聞曰鄭氏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不修德教民無以戰此侵削之由惟患公稅不薄國用不省雖食園桃何害士階茅茨此堯所為聖也德教執大于此有君如是凡民願戴何患無以戰此富強之本非侵削之端也識者更詳

陟岵三章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止子季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此臨行而向相顧子有恨無言瞻望而已其父之辭督以勤勉以謹如此向可來歸母兄之辭皆然止留也病而留所在不能歸也棄遺也遁而不及其部伍不能同歸也死甚于止棄也皆庶幾不如此悲之辭也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止子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止子弟行役夙夜必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與部伍偕行不可獨後後必有刑也

聞音曰岵後五切父扶雨切子獎禮切岵坡里切母滿罪切兄盧王切弟待禮切偕舉里切死想止切聞句曰嗟斷句文勢當然語意更切

總聞曰毛氏父尚義母尚恩兄尚親弟尚親子子季子弟之辭皆親也夙夜上慎之辭皆義也無止無棄無死之辭皆恩也偕行役者少子爾非專愛其少子也若使孟子仲子當亦復然

十畝之間二章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居民惟恐其不多上固欲如此下亦欲如此倉集則舒愉此樂國之象也當是人多桑少為權力所障固採摘故民他求桑以育蠶爾今鄉落之間蠶時至為急迫近無所取則遠無所不至有獲而徑歸者有無獲而不肯空歸前過而後求者此或還或逝者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聞音曰間居賢切閑胡田切泄以世切

取以他求也。亦可見當時促迫氣象。

伐檀三章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君子伐檀以易食。非無故而取給者也。不稼不穡者。胡為而取禾。不狩不獵者。胡為而縣貍。胡言汝何為而乃如此也。君子不然。計木之大小長短。為資之贏虧多寡。非拱手端坐而圖也。

坎坎伐輻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煖兮。

後章言輻、言輪。則前章所以伐檀者。蓋為此具也。毛氏、檀、輻、輪、良是。聞音曰。檀。徒沿切。干。居焉切。餐。七宜切。側。莊力切。煖。須倫切。

總聞曰。觀河之清。感君子之潔。當是在清河清漳附近。大率詩人觸境而後興辭。河本軍而以為清。或者即委曲解釋。此談詩之弊也。

碩鼠三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此必為吏臨民者。習熟至于三年。爾不相顧。我亦不相變。凡人情一年猶有望。二年已生心。三年遂決志。不皆如此。大略如此也。謂鼠無食我黍。無食我麥。無食我苗。遺我為行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直。價也。所攜之黍。之麥。之苗。苗。菜也。毛氏。苗。嘉穀也。茅。方苗。則可茹。穀。方苗。未可飯也。言以此物于他國。轉易以為生。不虧其價也。今人稱當價猶曰直。杜氏。城中斗米換衾。相許寧論兩相直。此言至急不復論直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永號。言不知在後而不能前者。何人長號也。以去為喜。以留為憂。

聞音曰。碩。果五切。麥。訖力切。國。越逼切。聞字曰。勞。即下泉。邠伯勞之之勞。彼去音。此平音。音不同意。則一。呂氏春秋作逃。無謂。聞訓曰。永號難為歌號。先號。號。而後笑。喜。悲。自是兩事。歌號。自是兩音。語勢亦不如此。

總聞曰。以鼠斥君。度民心雖甚怨之。亦不至此。又以三年大比。民于是徙。若不堪而他適。何俟大比也。當是居官滿三歲。如今三年為任之類。三載考績。自舜法如此。想周制猶然。

詩總聞卷六

唐風

蟋蟀三章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此感時傷生者也。屈氏所謂惟草木之零落。恐美人之遲暮。當是徇情為樂。故相知相愛者。節之為樂無害。而不可過甚。勿至于太康。常思其職所主。勿至于荒。常存良士之態。然後為善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嘽嘽。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聞音曰。莫。末故切。除。直慮切。居。姬御切。瞿。其具切。邁。力制切。慆。他侯切。聞人曰。舊說。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恐非。若以晉本唐堯之

都。故謂之唐。魏本虞舜之都。胡不謂之虞乎。唐自古以來。稱唐。周公滅唐。而成王封叔虞。號曰唐叔。子。雙。證為晉侯。非建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載年數。不知何時為晉。當是以雙為號。晉美名也。唐侯證晉。衛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創起之名。安得捨其初封之號。而從其創起之名。此唐之為唐。本無他義也。序者見季子之語。其有陶唐之遺民乎。由此衍意。而不細攷其詩也。此亦謂聲若據辭不見陶

唐氣象

總聞曰此士大夫之相警戒者也杜氏所謂人生歡會豈有極毋使霜露露人衣

山有樞三章

山有樞。隰有楸。子有衣裳。弗曳弗褻。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木其茂。幾時其彫。有日所謂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何不為樂以度日必有事至于無可若何而朋友之間姑道此以開之也。

山有栲。隰有栲。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子有衣裳。弗曳弗褻之類。則有財不能用也。子有鐘鼓。弗鼓弗考之類。則有鐘鼓不能以自樂也。子有廷內。弗洒弗掃之類。則有朝廷不能洒掃也。使三者皆能。亦豈所謂修道以正國者邪。

聞音曰栲。云九切。許氏讀栲為椶。今作考。以考取聲。并與考失之。掃。蘇后切。考。去九切。保。補苟切。

總聞曰。舊說以此待君。豈事君之道。有國有民。縱使不幸。而或危能。辛苦善下人。當如何踐以亡為存可也。況未至于此。而勸以姑耽樂。延晷刻。此豈足言。而聖人存

揚之水三章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纁。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水。鄭氏以為涑水。逕曲沃。流注峻急。故曰白石鑿鑿。白石皓皓。白石粼粼。水有石則急。此涑水之狀也。揚亦此意。恐當以周揚之水為正。此自翼往沃也。當是曲沃密招翼人而來者。未見沃君猶驚疑。既見則心安也。自桓叔。莊伯。武公皆與晉為敵。至武公始成。毛氏指為桓叔。此亦難考。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纁。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此密受桓叔之命。而不敢告人。已獨陰遁也。既至則始安。為詩以自慰其心。喜之辭也。

聞音曰。曝。伯各切。沃。鬱簿切。易林。揚水潛鑿。使不潔。白衣素表。朱。游戲。臯沃。得君所願。心志娛樂。正引此詩。白。侯各切。繡。先妙切。鄭氏詩。有朱衣朱纁。讀如肖。鵠。毛氏以為曲沃邑。未見。以語勢推之。當是地名。漢書。鵠澤。孟氏音告。古多居沃切。一。笑切。命。彌并切。

總聞曰。詩明言沃。故引曲沃之事實之。他于詩未顯者。依其辭。釋其意。不敢指其事。或者附合太過。廢太子榮。召公子陽生于魯而立之。陽生夜至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此亦難必。司馬氏所載。晉臣潘文。秋昭侯而迎桓叔。又陘庭與武公為謀。伐晉于汾旁。又使韓萬殺晉哀侯。又曲沃誘召殺晉小子。皆陰謀詭計。不敢告人者也。世代遙遠。文字訛落。惟意事稍叶。若茫然莽以意推。又茫然欲與事合。恐未可為定論也。

椒聊二章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聊。姑也。姑即其近者采之。其香已如此。況于遠也。大率山林之物。深遠者愈芬。花草之屬皆然。此當是士大夫之賢妻。有令譽者。以為姑言其美。碩大已無與倫。碩大已不勝厚。若盡言之。又不止此。聊字遠字可見。

椒聊之實。蕃衍盈掬。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西北婦人。大率以厚重為美。東南婦人以輕盈為美。故美女多歸燕趙。此稱碩大者。蓋其風俗也。嘗見北方士女畫圖。皆厚重中有妍美態。與東南迥不同也。大率觀漢蜀與吳越。即南北約略可見。總聞曰。嘗行關陝道路。深秋初冬之間。椒香不可言。大率漫山瀾嶺。無有雜木。近道所聞。多烈而逆。自遠傳來者。不甚烈。而頗幽。尤可人也。秦蜀多相似。但秦椒差大而紋低。蜀椒差小而紋高。或已摘且致遠者。其香十不及二三也。

綢繆三章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三星。心星也。當是戌亥間。此時采薪。必有所規也。今夕何夕。難逢忽遇之意也。後人多用。杜氏所謂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然男子則易為計。婦人將如之何。此必旁觀者為辭。非扶掖其陰私。蓋有所憐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聚者。子兮子兮。如此聚者何。

聞音曰。天。鐵因切。芻。側九切。隅。語口切。逅。狼口切。者。掌與切。總聞曰。毛氏三。參星也。鄭氏三。心星也。二說皆通。古參字皆作參。言參星有理。心字象形。言心星亦有理。小星三五在東。謂心星也。今從心星。但鄭氏以為三星在天。四月中。在隅。五月中。在戶。六月中。隅戶在人所處。難以定星候也。

扶杜二章

有杜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此獨行野樹之間。可憐。亦有他人可以相同。終不若同父親兄弟也。同姓族兄弟也。獨行之人。胡不與兄弟相親。行人之兄弟。亦胡不與獨行者相助。蓋兩俱有失。此無情于彼。彼無情于此。林莽如此之盛。不無驚傷。而獨行何也。

有杜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裳裳。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聞音曰。比。昆志切。姓。桑經切。古。讀如星。蓋用旁紐。總聞曰。無兄弟。非無兄弟也。與無兄弟同。所謂爾有母遺。伊我獨無。何者。此無所比。彼無所助也。語意可悲。當是旁視而興憐。皆以胡不為辭問之。不知何以答之也。兄弟參差之間。必有內報而生悔者。

羔裘二章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予之故。

羔裘朝服，豹飾戎服。羔裘而豹飾，其失士大夫之體如此。自我與此人，室相近，居室也。情相深，究深也。豈無他人，相定交而有所不忍，舊不可忘，愛不可替也。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予之好。

聞音曰：好，之候切。

聞字曰：褻，舊說服飾盛也。又說猶祛也。今攷古文袖作褻，音袖，又音狻，恐是字轉。總聞曰：此朋友切責之辭，切責之中，忠厚所寓，此風亦可嘉也。

鵙羽三章

鵙鵙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集則有羣，苞則有食。今稷黍不能種，父母不能養，為人而不如鵙，有感與愁，無所赴于人，而愬于天也。

鵙鵙鷖，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鵙鵙鷖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當是王所于侯國有所徵發，故曰王事。

聞音曰：行，戶郎切。

聞物曰：苞，始出之芽也。說文苞，草也。集韻：木叢生曰苞。通作苞，禹貢草木漸包。上旁不從草木，當從禹。買包有初生意。

總聞曰：詩以種莠為辭，當是農民為民而從王事，亦固其分。有其地不當徵而徵者，故曰曷其有所。其數至頻而不止者，故曰曷其有極。有其期當更代而不得者，故曰曷其有常。曷其何其也。問天之辭也。

無衣二章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煖兮。

禮：上公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儀禮，皆以七為節。案禮禮記禮運篇：王之三公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衣七者，侯伯而為上卿之儀也。衣六者，卿而為王三公之儀也。其上不敢求九命，而求七命，又不肯求五命，其次不敢求八命，而求六命，又不肯求四命，鄭氏非變七言六，謙也。七者，其君求上公之禮也。六者，其臣求王卿之禮也。皆即其中求之務必得也。

總聞曰：此與旌節吾自有要，假長安本色何異。然有可恕者三：其君不敢求上公之極禮，而求其次禮。上公三太也。其臣不敢求三公之極禮，而求其次禮。三公三少也。皆虛其上，而求其次，亦可恕也。以為安則吉，不安則凶。安則煖，不安則凶。以上之命為安，二可恕也。因使者以請命，不敢抗天子以專達，三

有杜之杜二章

有杜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此當是山林之君子，杜生于道左，道左道周，而未嘗前除，是無招來之跡，及于山林也。冀其自至，誠難。好賢果于真心，縱未能共位治職，盡少通動，渠上之人，徒怪君子之不來，而不知君子豈肯無因而輕至也。

韓氏所謂無求于人，其肯為我來邪。

有杜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聞音曰：以之相叶，亦可。若正古音，則好，相似切。以子得音食，象齒切。與好相叶也。大率當隨韻以類求之。

葛生五章

葛生蒙楚，藋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此君子出役而不歸，婦人獨處而與哀也。毛氏：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其妻居家而怨思，尋詩有思無怨。

葛藟荒荒，延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枕錦衾，毛氏：禮夫不在，枕錦衾，席獨而藏之。鄭氏：夫雖不在，不失其祭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大似不必爾也。平時衾枕同背，今見衾枕而不見人，此所以不能獨且也。傷之極也。

葛生蒙棘，藋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思者于晝夜之長時尤甚，其說甚佳。

聞音曰：野，上與切。夜，羊茹切。居，姬御切。

總聞曰：生無可見之日，死有相逢之期。此詩傷存悼沒最哀，又非大車生則異室，死則同穴之比也。

采芣三章

采芣采芣，首陽之嶺。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尋詩：恐專是申生之事。首陽，夷齊逃孤竹之命，避武王之恥，所隱之地也。當是國人憐申生，不欲其死，而欲其逃，以為其諱少待而自明也。人為誣罔之言，苟不信則見捨，儻無此，則何所得而為之，必有時

而窮此可姑遲不必遽就盡也。

采苦采芣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荅伏荅也苦苦菜也荣蕪菁也。可食亦足以充飢而待讒之消親之悟也。

聞音曰巔典因切說文以顛得聲集韻顛典因切易林日在阜巔鄉味爲味。案今易林云。巔味爲小。

人成羣君子傷倫典因審也信斯人切下後五切其餘皆助辭然旃焉相叶。

聞音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雖逃亦不越境未大傷義也。

總聞曰左氏驪姬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

毒而獻之祭地地填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或謂申生子辭君必辨焉申生曰。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曰子行申生曰君實不察其罪彼此名以出人誰納我乃縱。

杜氏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當以六日之狀自理是知其譖易明縱未必辭且少待之則。

六日之譖自露申生亦以爲辭姬必獲罪六日之譖蓋易辨也采荅之詩必左氏所謂或人者也雖姓名不著必識事通方愛賢嫉惡之人也。

秦風

車鄰三章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此謀臣策士以車馬招致而來以寺人傳辭而見當是秦已懷此意求此人而共畫此事也。

阪有漆阪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塗。

阪有桑阪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言土地饒表如此豈可虛度此生也。

聞音曰顛典因切今力呈切耄地一切。

總聞曰秦萌心已久有志有人有勢積久恢崇安得而不成惟其造端以傾而不以正故末流亦異常。

也後世惟漢造端稍正崛起匹夫之中而取諸羣雄之手故末流亦不至太甚王氏十餘年而光武興。

曹氏同時而先主興百餘年而宋武帝興六百餘年而漢高祖興其他假名旁系不可勝數凡以秦建。

號者皆不旋踵苻堅近有道之君秦近升平之世然一敗塗地此不類亡國而甚于亡國求其故而不。

可得特以兩國號而推天意人情略可見也或以逝者其塗逝者其亡附合西戎殺秦仲世父報西戎。

之事似亦有理但細攷世父怨西戎甚深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所謂並坐鼓瑟。

並坐鼓簧優游燕樂非挾讎之狀姑載于此。

騶虞三章

騶虞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子狩。

媚子嬖姬也婦人亦爾男子可知鄭氏以媚子爲賢者言襄公親賢使果親賢造端必不如此。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辰早也早出即有獲凡射左射最難軍旅自習一種左射者。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轡載猗猗騶。

既事則遊北園也猗猗長喙之犬固然而歇騶短喙可疑此類多從犬二字皆無從犬者大率漢儒之學。

喜分稱爲辭有長喙必有短喙恐從意而生歇息也騶嬾也言犬用力太多纒息則嬾無壯氣也皆遊。

北園之事也。

聞音曰阜符有切狩始九切碩常灼切獲黃郭切。

聞音曰騶馬四馬同恐四當從馬通用亦可。

總聞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猶之可也西人田狩之事圍圍之樂蓋其常俗不必始命方。

小戎三章

小戎收五檠梁輶游環膏驅陰軻縵縵文茵暢轂駕我騶駟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此君子當爲士大夫也再言溫其可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騶駟是中騶駟是騶龍盾之合蓋以體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

詩有字闕而意足方何爲期鄭氏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其中闕兩三字胡然我念之鄭氏何以了然。

不來也其中亦闕兩三字又一句讀作兩句乃有意鄭氏若此類得古爲多也。

儀駟孔羣公予漆鏹蒙伐有苑虎輶鏹鏹交輶二弓竹閉緄縵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當是婦人之君子溫粹精肅而從事于兵馬之間戎狄之境婦人所以動念也。

聞音曰騶居懼切縵辭屢切阜符有切中諸仍切劉氏關中以中爲丞騶疏簪切邑旁紐作倚叶子鏹。

殊倫切弓姑宏切。

總聞曰戎兵車也孔氏從前行者謂之大戎引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從後行者謂之小戎引此小戎。

儀收恐非大率在中軍者元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者建元戎之表識者也所謂平旦建大將旗鼓行。

出井陘口是也在左右前後者小戎今其物凡十有八。收一也五檠二也梁三也輶四也游環五也。

脅輿六也陰七也輶八也鏹九也文茵十也暢轂十一也龍盾十二也體輶十三也公予十四也漆。

鏹十五也虎輶十六也鏹十七也縵十八也此詩止是行邊講武故止用小戎車則儀收言軫淺。

也馬則儀駟言甲淺也交輶言弓在房也合盾言刃相向就束也尋詩皆無戰跡不然則是戒嚴爲備。

也。

兼葭三章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中央。所謂伊人，謂開而未見，躊躇而忽見，故發此辭。溯洄而求不可得，順流而求忽得之，當是訪尋既久，至此秋而如所願，有驚喜之意也。兼葭霜露，記時。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總開曰：秦與其賢有二入焉，百里奚、蹇叔是也。秦穆初聞虞人百里奚之賢，自晉適楚，以五羖羊皮贖之。因百里奚而知蹇叔，曰：蹇叔之賢而世莫知，使人厚幣逆之，所謂伊人，豈此流也邪？凡所講解皆不見。

終南二章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有條有梅，梅當作枚，字轉。古字亦通用。以條計，皆可以為字也。下章有紀有堂，紀極也。會也。堂屋也。明也。言其材皆中為此也。得地如此，而又儀服之盛，位號之隆，初其君也哉。次壽考不忘，皆戒勸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黼衣纁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言自此以往，至老不可忘主恩也。

開音曰：委，渠之切。將，黎切。

總開曰：陸氏以條為栢，栢也。以梅為栢，栢曰栢。揚曰：梅，栢也。渡淮成栢，栢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皆成。此終南被美化也。終南有此，無此固未可知，要不必及此。

黃鳥三章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倉庚也。及夏則鳴，及秋則止。三良之殉，攷春秋，正在夏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開音曰：穴，戶橘切。天，鐵因切。行，戶郎切。

總開曰：聖人終書以秦穆公其辭，知其人也。願豈收其良以從其死，何等所為。秦人尚義重恩，不勝所

感而忘其軀，亦未可知。或謂如晉明之殺王戎，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三人者，百夫之特，之防之禦，慮不肯事少主，致後患也。識者更詳，但尋詩止見三人從穆公之迹，不見穆公收三人之狀，所以不敢盡信左氏所傳也。

晨風三章

飲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此賢人居北林者也。當是有舊勞以間見棄，而遂相忘者也。欲見其君，吐其情，又不得見，所以懷憂久而至于如醉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樹櫟，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如何如何，甚憂疑之辭。雖疏而亦未安也。見晨風飛空棲樹，自恨不如也。

開音曰：風，孚惜切。櫟，歷各切。

開物曰：晨風，鷓也。大率鷹鷂之屬。喜侵晨乘風，蓋所稟俊健，恐以此得名。晨或從鳥，隹省文。駮，毛氏如馬，鋸牙食虎豹，集韻廣韻皆同。廣韻直指為六駮獸，而能食虎豹，豈是與人相近之物，又以六言，何故其數拘此，假使有此之數，則北林豈可居之地。六當作陸，駮當作駮，言陸地樹色交雜也。此詩皆引常木，而獨此引異獸，不倫。孔氏疑此以駮為梓榆也。其皮青白，大率樹花葉皮實雜色甚多，不獨梓榆也。集韻，校，枋也。枋，木也。可以為車馬，恐當為木字。從交者，多音角，較字，較字是也。駮恐為校，未可知。六為陸，則無疑也。王氏言六據所見言之，或可從。

總開曰：此必北林之賢者，與人相逢，問何如也。大率居山林，遠市朝，所謂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故有所逢，則有所問，蓋其心之所抱，而不能自己者也。如何繼以如何，急問之欲急之也。此人當是操心危慮患深，未能忘懷于世者也。

無衣三章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此與天子之使所言者也。當是其君受終南命服，而其臣未得，以為不足。吾君勢力如此，豈無此服，能與子同適王命，徵師旅，願整戎從事，與子俱匹，俱起俱往，蓋欲結知于使者，致辭于王也。此與晉無衣，豈曰無衣，六兮同意。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開音曰：袍，步謀切。澤，徒洛切。禮，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母作。草木歸其澤。宅，澤皆鐸音。戟，訖約切。釋名，戟，略也。漢儒之學，大槩如此。音各兵，哺茫切。行，戶郎切。

有所圖。大率多師此法。故晉秦兩無衣。事同辭亦同。但彼辭差婉。而此辭又健也。

渭陽二章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聞音曰。思。斯齋切。佩。蒲枚切。

總聞曰。秦康公在位。晉文公久亡。自文公下世。秦晉交惡。當是有感其夙好。而恨其不終也。秦自秦仲莊公。襄公。文公。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以終南可歸。襄公。以三良可歸。穆公。以渭陽可歸。康公。其他以車鄰歸秦。仲以駟職。小戎。兼葭歸襄公。以晨風。權輿歸康公。而無衣又無所歸。其餘八君。皆不在。有詩之數。當是亦以詩附事。或無所附。而強為辭者。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是也。有可附而誤附者。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是也。後之觀詩者。于文既無所攷。于序又不可全憑。惟精思細推。至無可奈何而後已。然事實雖亡。物情猶在。則亦未至于甚無奈也。

權輿二章

於我乎。止夏屋。溟溟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止不承權輿。於我乎。止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止不承權輿。

夏屋。設食之地。四簋。設食之器也。

聞音曰。已。有切。飽。補振切。

總聞曰。秦自秦仲以來。皆以致禮招才。屈節下士為事。自武公從死至六十六人。而穆公尤高誼。以待覆師者。三帥食馬者。三百餘輩。推之可見其從死至百七十五人。後人信難繼也。康公得隨會而縱使歸。其異于穆公用百里奚。抑亦遠矣。前人所舉過絕。而後人所舉不繼。無怪人情與彼此。感始末。故曰君子之行。為可傳也。為可繼也。

詩總聞卷七

陳風

宛丘三章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宛丘。在陳郡陳縣。說文。丘上有丘。為宛丘。歐陽氏。今地形則然。說文又謂宛中為宛丘。毛氏。四方高中。夾下。郭氏。中央隆高。一丘而背馳如此。恐止是宛轉之狀。我于君信有情者。望其為良也。終無望者。度其必不能如願也。此士大夫之辭。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鸞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鸞翹。

聞音曰。湯。徒伉切。毛氏訓蕩。音亦當然。下。後五切。

聞字曰。湯。當作蕩。字轉。亦可通行。

聞用曰。此羽不專用以為鸞。凡儀仗皆可。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翻。則為鸞。舞者所執也。毛氏皆以為鸞。未當。

總聞曰。冬夏極寒暑之時。人所鮮出。而常相值。無時而不出也。幽公之事。無見。徒以惡證。故歸以大過。

亦猶信公之事無見徒以常證故歸以小過事不明人不的徒以一時之證遂著為一時之實攷古如此恐未免多誤也

東門之粉三章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宛丘之東門也子仲子之仲也之子又仲之子也必指一人而其姓氏無攷徘徊東門樹下待所期婦人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婆娑

差擇也選善日而擇所適之地惟南原為吉故廢女事而徘徊東門市中待所期男子也吳氏此章第一第三第四句用韻第二句不用韻他未有此例固不必以例求然原今人猶呼衡靴切未嘗不叶也世傳杜詩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不可以觀而況古詩包羅萬象上下數千年誠未易輕議也穀旦于逝越以麗邁視爾如苕貽我握椒

既善日至期則逝言相隨而逝也麗釜屬言越境攜釜而行也苕紫葵也椒顆椒也皆道旁所有言用相娛悅男指女色如葵女指男芬如椒也

聞音曰下後五切差七何切麻謨婆切邁力制切
聞物曰穀或作楮木也言男女指樹為誌有穀者所聚之地所行之途也如此則且作且當從徐氏

聞人曰毛氏以擊鼓有從孫子仲遂以此子仲為陳大夫以擊鼓序為公孫文仲故以此原為子仲之氏不知何所見而言春秋魯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恐是因此杜氏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仲字也杜氏則不用諸春秋毛氏則不用諸詩也

總聞曰此詩多及期會之地草木如粉如栩如麻如苕如椒穀作木名之穀恐是與木名之穀從木不

衡門三章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此賢者窮處而自解者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位重則享珍品勢隆則援名族雖處窮無此下魚亦可味卑族亦可昏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聞跡曰泌在南陽泌陽縣斯人當是居此

總聞曰當是或勸賢者取有爵賢者婉辭導情以酬之言不必也

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瀉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言隨分可以取足也當是與衡門同懷共處之人其意皆同
東門之池可以瀉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瀉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姬女別名不必言周姬王姬

聞音曰麻謨婆切紵真呂切菅居賢切
聞用曰瀉麻瀉紵可緝為野服瀉菅可緝為野具皆女事也言窮妻能同野趣作野工自見其為淑姬也諺云是眼有西施

總聞曰皆言可者如是即可何必他求此安分君子之辭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過涪陵見古寺題誰可翁三字必誰定也其詳見祠堂記

東門之楊二章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以為期明星煌煌
楊黃楊木也葉盛春秋之時言飲酒無度也約昏而罷逮曉而未已明星啓明曉星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哲哲
在暗不認樹葉認樹葉必明也可見其飲酒達旦也此與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同意認樹實亦必明也

聞音曰哲之世切
總聞曰多稱東門此必宛丘交會之地也楚向陳自南之東轅徵舒于栗門疑即東門也于交會之所戮之示衆悉覩也

墓門二章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知誰昔然矣
墓門之草木樵斧而無人禁之鴉集而無人逐之言凋落荒蕪也是中之不良其誰不知言甚著也人皆知而所為不已誰從昔而然言自取如此也悲慕中者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願顛倒思予
方其告汝于我不相顧及精神顛倒當想我言謂將死之時也所謂雖悔可追

聞音曰斯所宜切徐氏凡斯皆讀作西訊息悴切願果五切予演女切
聞字曰誰當作維訊當作諱之當作止諱止見手鑑正引此詩

於統和間當宋太宗之世沈括筆談嘗言之矣然
是書在北宋已入中國沈括筆談嘗言之矣然

聞跡曰左氏鄭有墓門城門也古人樸城門之外有塚即曰墓門

總聞曰夫恐當作父佗五父也若以為佗須此字以證之當是陳佗之存已有知厲公之為蔡出而蔡人必不欲佗立者或以警之而佗不以為慮故曰訊予不願顛倒思予

防有鶴巢二章

防有鶴巢。叩有旨若。誰侑予美。心焉切切。

中唐中塘也。塘字之轉。通用亦可。鷺也。水鳥。鷺也。鷺字之轉。今行隄之上。見鷺巢。行丘之上。見若。則動念曰。誰欺我所美之人也。行塘之上。見鷺。行丘之上。見殺草。則又動念曰。誰欺我所美之人也。言木上水中之禽。丘上之草。各適其性。何人欺上聽以害賢者。使我懷憂不安也。

開音曰。鷺。今獻。也。雜于山木禽草之間。無謂。此等物。亦難以起興。
開音曰。南陽有上唐。後改爲下澆。當亦有中唐地名。以中爲名極多。如魯中丘。楚中州。大率陳蔡之間。呼大爲唐。故唐州唐縣之名。出此。審爾防。叩亦地名。毛氏但云防地名。杜氏西防故城。在唐州。叩未知何在。

聞人曰。序以爲宜公。亦是以事相附。司馬氏宜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而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此信讒何以異于晉獻。故以此歸于宜公。要亦可從公子完之賢。見左氏甚明。是誠可美也。

總聞曰。每章一水隄。一山丘。一水塘。而以廟中路間之。無謂。一禽一草。而以鷺間之。亦無謂。此適野而懷賢。視境而生情者也。

月出三章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懣受兮。勞心慍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舒。謂微舒也。佼人。謂夏姬也。當是靈公。孔寧。儀行父與夏姬淫。至夜。微舒不無所慚。內擾不安。病行父似君之言。可見僚。憫。皆夏姬妍美貌。窈窕。憫受。天紹。皆微舒繚繞貌。慍。慍。皆微舒憂悒貌也。

開音曰。僚。虛皎切。糾。己小切。皓。胡老切。憫。郎鳥切。受。時倒切。慍。七老切。慘。七到切。開元經文。以慘爲燥。引白華。念子燥燥。說文。燥。愁不安也。

總聞曰。佼人。以爲靈公。孔寧。儀行父亦可。婦人慕男子。亦猶男子慕婦人。聖人存之者。著微舒君臣之分。雖惡母子之義甚正也。

株林二章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何爲往株林。與夏南相從。非往株林。與夏南相從也。當是往株林也。數。而同夏南也。類。故人疑之。蓋有與微舒適野通謀者。知人有覺而詭言之。非之株林。之他所也。非同夏南。同他人也。意謂此言可以欺人。而不知已覺也。靈公之弑。不自似女似君之時。蓋已久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人猶初意。其非真之株也。跡其所往。則之株也。當是有覺者陰察而不肯發。亦嫉靈公。孔寧。儀行父之事。未必不幸其與我而成事也。

開音曰。南。尼心切。馬。滿補切。野。上與切。

開音曰。毛氏。株林。夏氏邑也。此特以意推之。朝食。甚近也。當是林樹蔽密之所。所謂謀于野者也。

總聞曰。靈公夏姬之事。固有而此詩止曰夏南。夏南者。微舒也。孔氏。婦人夫死從子。故以夏南言之。識者更詳。

澤陂三章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有美一人。恐謂洩治。洩治于孔寧。儀行父雖不甚遜。于靈公可謂甚忠。已死將如之何。痛其亡欲其存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悄悄。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寤寐無爲。言終夕無可爲者。惟恐傷而已。

開音曰。卷。其員切。儼。烏元切。甚。徒敢切。枕。知聲切。

總聞曰。鄭氏以簡作蓮。恐是三章皆同類同時之物。蘭。蘭也。生陸生春。皆不同。

得時競秀爭妍。而洩治亡矣。彼二子之美。不若洩治之美。二子之美。美于男女。洩治之美。美于君臣。孔子蓋亦憐之。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靈公君臣固邪僻也。洩治又自與立邪僻。言揭而揚之也。爲洩治者。陰爲之術可也。此孔子之意也。杜氏以上辟邪也。下辟法也。一字不應作兩義。并載于此。

檜風

羔裘三章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切切。

羔裘者。當是人所敬。而去狐裘者。當是人所鄙。而留去者。人情非不思而不能留。當是有所不可言。而弗得已者。徒憂勞傷悼。而不能已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至此不言狐裘。惟專思羔裘而已。他人不暇及也。

開音曰。膏。古報切。

聞人曰：史伯曰：濟洛河頽之間，子男之國，號稱爲大，特勢與險，崇侈貪冒，序者遂以羔裘而歸諸君之好潔，以隔有甚楚，而歸諸君之淫恣，又楡君少見，故不能如他詩指名某公某侯，而大概稱君，使當時知其的，必得其人，以是知未必有傳，特附合而增加者也。無所附合，故無所增加，作序者亦未爲博極也。

總聞曰：或其君不可服事，或其徒不可同處，不去則有不測之憂，雖去亦終有不免之患，不然何國人切切勞心，增而爲憂，傷又增而爲悼也。度道遙翔者，必與以朝在堂者異趣，彼在位而此在野，人情不無過慮，其賢可愛如此。

素冠三章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當是在位之賢宅憂，而國事無人任之，所以急欲挽之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裳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聞音曰：結，激質切，從吉，以吉取聲，說文多用此，荀氏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

聞訓曰：樂樂，轉旋不安貌，博博，鬱結不舒貌。

聞事曰：喪制人之變，所惡見而諱言者也，今欲同歸如一，而如一尤不美，非人情也，語勢亦不如此。

總聞曰：同歸者欲與偕歸都也，如一者欲與均任事也，必其徒相挽，蓋以國人所欲也。

隔有萋楚三章

隔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萋楚，羊桃也，雖卑瑣亦可嘆，何必珍奇也，婦但求淑不必求豔，天治也，沃，澤也，此非所以成人家道並人壽考，故以無知，無家，無室，爲樂，言不若無此，則無他憂，有此必可憂也。

隔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隔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聞物曰：天恐是桃之天天之天，桃雖天天而羊桃亦猗猗，蓋自可觀不可見，謂均是桃也，天天家桃，猗猗野桃，詩人指辭發興皆相似，但彼以有室家爲宜，此以無室家爲樂爾，當是風俗有異，故人情亦殊也。

總聞曰：無家無室，人道之大關，無知，人生之大患，細推無家無室，雖此欲不遂，而此念不斷，不若無知之爲安樂長久也。

匪風三章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當是在塗乘車，而遇風有感者也，風中，在車上最不安，西北人畏之，王氏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傷心爾，言西周之地爲秦所據也。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享魚，慨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安得烹魚，滌釜，言志不在食也，誰將西適，據此懷寄好音，欲西周之人，知人情不忘舊壤也。

聞音曰：飄，匹妙切，嘒，匹妙切，鬻，徐心切。

聞用曰：鬻，亦釜屬，似飯，籀文象形。

總文曰：當是關中之人，爲山東之客者，其知友送歸，以此寄懷，輸情，殆賢者也，詩言周道甚多，皆謂西

也，人情不忘西如此，豈非千餘年習熟之人，二三聖人陶染之深，難遺忘邪，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此情，蓋天下同情也。

曹風

蟋蟀三章

非古之車也，偶傷者，蓋傷之也，傳詩者祖之，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偶傷疾驅，非有道之車，釋詩者又祖之，今之發發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偶傷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此學之傳古詩，殆廢如此，說甚佳，施于此詩，人情物態之間，有所未合，非風飄忽使我不安也，非車馳疾使我不安也，但顧趨周之路，而傷心爾，言西周之地爲秦所據也。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享魚，慨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安得烹魚，滌釜，言志不在食也，誰將西適，據此懷寄好音，欲西周之人，知人情不忘舊壤也。

聞音曰：飄，匹妙切，嘒，匹妙切，鬻，徐心切。

聞用曰：鬻，亦釜屬，似飯，籀文象形。

總文曰：當是關中之人，爲山東之客者，其知友送歸，以此寄懷，輸情，殆賢者也，詩言周道甚多，皆謂西

也，人情不忘西如此，豈非千餘年習熟之人，二三聖人陶染之深，難遺忘邪，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此情，蓋天下同情也。

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言蟋蟀之整其羽，似小人之治其衣裳，疾之辭也。案此句依本書之例，似衍一豈不可憂，若欲免禍，不若即我所歸而處，欲其退匿休閑，少避衆怨也，此君子憐小人而欲安其餘生也，當是此君子與此小人，必有親情，或有舊分，故爲之謀如此，亦長者存心也。

蟋蟀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蟋蟀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掘閱，挑撥貌，管子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言小人意氣發揚也，說猶舍息也，音雖取叶，義則故存，此與召伯所說之說同，但叶有異也。

聞音曰：服，蒲北切，說，欲雪切。

聞物曰：蟋蟀亦曰渠略，多生溝渠水上，穰生即死，故曰渠略，又曰渠略。

總聞曰：此必在野之君子也，以已所處爲避患。

維鵲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蒼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當是小人盛服以迎婦者也。國人見鵲則曰。鵲已飽而在梁。不復沒水求魚也。言小人雖飢樂如此。願不勝其衣。欲其病也。願不成其婚。欲其判也。疾之辭也。見山雲。則曰山木茂而雲氣升。言小人雖振盛如此。而其家有未嫁之幼女。無養而抱飢者也。言忍而無親也。亦疾之辭也。

聞音曰。殷。都外切。芾。甫味切。芾。韓也。集韻亦作市。作賦。作芾。皆分物切。去韻亦有芾。小也。市。草木也。皆博蓋切。雖當從分物。而殷說文引詩。何戈與殷。鄭氏雖引詩。何戈與殷。以殷為綴。集韻皆都外切。芾。當用去韻。世用此多叶分律。蓋用殷。吳氏所疑亦似過也。服。蒲北切。

鵲鳴四章

鵲鳴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此言夫婦皆得美于國人也。淑人。婦也。君子。夫也。其儀既一而不變。其心亦固而不解。蓋夫婦相得也。

鵲鳴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鵲鳴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鵲鳴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當是國君。尋詩正是四國。胡不萬年。皆舉上之辭。

聞音曰。結。激質切。絲。新斷切。國。越逼切。年。彌因切。

聞字曰。絲。婦之帶。騏。夫之弁也。說文。騏。作琪。字轉。

聞物曰。俗傳惟鵲育子多亡。數初亦未信。家居近山木。試探數巢。果然禽獸。一鳥曰佳。二鳥曰雛。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履。六鳥曰駝。七鳥曰駝。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鵲。今鳩七子。并夫婦為九。故其字從九。古傳。儻細推自見。彼亦不徒然也。

總聞曰。鵲鳴之子可數。同在桑。未離巢也。在梅。在棘。在榛。則其子長成。而分飛他樹矣。此春夏之交。當是淑人君子成昏之時也。

下泉四章

彼下泉。浸彼苞稂。憶我寤歎。念彼周京。
稂。蕭。皆陸草。陸草。遇水則悴。此必當時澇水泛溢。人情不安也。三章皆言周京。京周。京師。專為在都。不指他所。此必曹人之在林野者。故皆及泉。言冽。泉之深者也。言下。地之卑者也。言稂。蕭。皆野植也。如此而有念王都之心。愛人主之意。其為不遇之君子。審也。語勢亦非常人之辭。

以彼下泉。浸彼苞蕭。憶我寤歎。念彼京周。
以彼下泉。浸彼苞蕭。憶我寤歎。念彼京師。

詩總聞 卷七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陸草畏水。田禾喜水。當是初夏大雨漲水。盛夏反無也。故陸草田禾皆病。思盛時雨澤適時。蓋謂上有文王。下有郇伯之時也。郇伯。文王之子也。昔時上有文王。下有郇伯。當時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傷今皆無。

聞音曰。京。居良切。蕭。疎鳩切。師。霜夷切。膏。古報切。勞。力報切。
聞跡曰。郇伯所封在猗氏縣。
總聞曰。易林。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正引此詩。當是厲王在彘之時。凡十五年。十年無王。豈非此際也。邪言郇伯遇時。今有如郇伯者。而于時不遇。但憂念周京而已。作此詩者。必斯人也。

詩總聞卷八

幽風

七月十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觶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此野田農民。酬酢往復之辭。故參雜無次序。大率七月至九月。一歲之食已畢。一冬之衣又辦。相與各道其生業。指時指物。不一而足。卒之躋堂稱壽。以答上也。民或言曰。自七月有寒之漸。九月寒事當辦。無以授衣。何以卒歲。歲既卒。陽已深。則于耜舉趾。饁田。以次而至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變候。九月卒歲之計已備。春來。男已不可離田。女當采桑育蠶。男女各分職也。女見物變。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適野。勞田者也。女與同歸。喜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萑葦將成八月可采儲蓄薄待置月時至則采桑從事也條桑南人謂之梯桑批桑北人謂之穿桑采桑止取葉不伐條也正月以後即為將近置月也

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民又或言曰自七月有麻事之漸八月可績以奉公子為先併絲麻而結于此章也染采必向陽藉日也今染人猶然

力秀萑五月鳴鵙八月其穫十月隕墜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獫狁于公

民又或言曰自四月五月有稼事之漸八月可刈十月天寒葉彫可趣野事之時仲冬始出季冬再出過是則春野事休田事起西北非皮不可禦寒縑布皆不足當之小民以羊豕等皮案以當故曰取狐狸為公子之裘所自用者獫之類也野豕一歲為豮言皮厚也豕豕多得雅者力弱易制也少得大者力健難獲也以得難者奉上也

五月斯蠶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民又或言曰自五月一陰之生更六月至十月而陰氣已盛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將改歲而入此避之也莎雞莎雞皆類蝗蟲今作蟋蟀亦促織也促織聲如云西西蟋蟀聲如云習習尋時既莎雞蟋蟀同種則蟲當亦是同種或蟲所化未可知俗言蟋蟀食蠶乃化蟋蟀識者更詳

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民又或言曰自六月鬱薺可食其他以次而有十月初寒可以釀酒之時穫當作獲浸米為醪也春酒冬釀而春成非春始為也毛氏凍釀今臘醪也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芻食我農夫民又或言曰自七月又有瓜可食以至苦菜皆可烹飪以勞久苦之農夫也毛氏叔拾也如此則當為傲案傲無拾訓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藜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止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擊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場圃植果蔬之地擗之使堅恐果蔬之株為風所拔也納入也今輸官猶有此稱納禾入官禾倉納冰八官冰室幽俗愛君觀上故遇事先公後私絲麻狐狸先獻公黍稷重穆禾麻藜麥先納公以至官功皆先于乘屋其末則朋酒殺羊而獻公堂幽俗如此美也上今赴役猶有此稱執今作役猶有此稱自十月而輸官之物皆足總禾麥而結之此章也此詩涉民甚切故多凡談但久遠無由盡曉西北小民多茅屋將寒則采茅絞索繫之不爾大風輒卷去今猶如此謂之蛇腸言索如蛇也芒種節後始播種又以四月結之也冰最在後非民事也以二月結之自此以後預冰刷冰民不預也

九月肅霜十月濼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濼猶言刷秋冰用盡則刷冰室以待來年之藏冬禾收盡則濼禾場以待來年之扑今人猶言洗廚言收之盡也濼場同意朋酒醪酒也醪酒羔羊升公子之堂獻公子之壽一歲之事畢也禮籥章掌土鼓

籥籥中春畫擊土鼓飲籥詩鄭氏籥風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殆及公子同歸為籥風國祈年于田祖飲籥雅擊土鼓以樂田峻鄭氏籥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至以介眉壽為籥雅國祭蜡則飲籥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氏籥頌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至萬壽無疆為籥頌不知如何分一詩作三種禮聘諷諷詩世奠擊也擊籥也豈王氏所見本異耶

未鼓琴瑟誦也詩也各有聲也此二聲四器也先諷其辭而後入鼓鐘奠鼓也擊鐘也世曳長也又入琴瑟籥章所謂籥詩以鼓鐘琴瑟之聲合籥也禮笙師飲筦笙塤箎箎管籥籥雅此十二器也籥章所謂籥雅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賦陳播鼗擊籥笙聲此四器也籥章所謂籥頌以頌器之聲合籥也禮諸器諸聲亦在和之所謂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用七月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大率樂非一器所能合非一聲所能和今此土鼓籥籥為主鄭氏籥籥籥人吹籥之聲章引禮土鼓黃梓箎籥伊耆氏之樂此亦有之此蓋籥地之樂也籥詩籥歌曲也籥雅籥頌皆籥樂器也合籥而吹之不同擊鼓而節之則同也

聞音曰火虎腕切衣魚紀切發方吹切烈力制切揭許既切訖滿罪切庚古郎切行戶郎切裘渠之切野上與切戶後五切下後五切瓜攻乎切稼古護切穆六直切麥訖力切陰於容切韭已小切饗盧良切觥姑黃切吳氏此詩每句用韻誠然有不可叶者惟曰為改歲嗟我農夫若用許氏之法亦可歲從示可以示取音叶子夫從工可以工取音多有不用許義者蓋沿字說之誤叶同既不在韻亦不必徒使以卑見忽古人者空騰口也恐是當時音調又不可不知

聞跡曰籥自七月以下皆周公之詩而擊籥周公生于幽岐之間陶染西俗習慣西音蓋千餘年風氣所傳雖聖人烏能變也當是此詩皆籥音入籥樂鄭氏所謂籥人飲籥之聲章是也古音久絕後人不曉孔子所以繫籥蓋有自然之趣初亦何心非若後人強為穿鑿曲生辭說也魯成九年晉侯見楚囚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今西音不知與古音何如西人吐語殺辭詩曰斯又若蘇此詩恩斯勤斯嚮子之閱斯破斧哀我人斯亦可想見其風俗也

鷓鴣四章存禮記四章餘皆缺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嚮子之閱斯
迫天之末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收侮子
子手持摯子所擇茶子所蓄租子口辛瘡曰子未有室家
子羽誰誰子尾備備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子維音曉曉
總聞曰鷓鴣謂管蔡也子謂伯禽也室謂成周也當是周公在東伯禽在西父子隔絕有不相保之勢

九月肅霜十月濼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濼猶言刷秋冰用盡則刷冰室以待來年之藏冬禾收盡則濼禾場以待來年之扑今人猶言洗廚言收之盡也濼場同意朋酒醪酒也醪酒羔羊升公子之堂獻公子之壽一歲之事畢也禮籥章掌土鼓

籥籥中春畫擊土鼓飲籥詩鄭氏籥風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殆及公子同歸為籥風國祈年于田祖飲籥雅擊土鼓以樂田峻鄭氏籥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至以介眉壽為籥雅國祭蜡則飲籥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氏籥頌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至萬壽無疆為籥頌不知如何分一詩作三種禮聘諷諷詩世奠擊也擊籥也豈王氏所見本異耶

未鼓琴瑟誦也詩也各有聲也此二聲四器也先諷其辭而後入鼓鐘奠鼓也擊鐘也世曳長也又入琴瑟籥章所謂籥詩以鼓鐘琴瑟之聲合籥也禮笙師飲筦笙塤箎箎管籥籥雅此十二器也籥章所謂籥雅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賦陳播鼗擊籥笙聲此四器也籥章所謂籥頌以頌器之聲合籥也禮諸器諸聲亦在和之所謂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用七月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大率樂非一器所能合非一聲所能和今此土鼓籥籥為主鄭氏籥籥籥人吹籥之聲章引禮土鼓黃梓箎籥伊耆氏之樂此亦有之此蓋籥地之樂也籥詩籥歌曲也籥雅籥頌皆籥樂器也合籥而吹之不同擊鼓而節之則同也

聞音曰火虎腕切衣魚紀切發方吹切烈力制切揭許既切訖滿罪切庚古郎切行戶郎切裘渠之切野上與切戶後五切下後五切瓜攻乎切稼古護切穆六直切麥訖力切陰於容切韭已小切饗盧良切觥姑黃切吳氏此詩每句用韻誠然有不可叶者惟曰為改歲嗟我農夫若用許氏之法亦可歲從示可以示取音叶子夫從工可以工取音多有不用許義者蓋沿字說之誤叶同既不在韻亦不必徒使以卑見忽古人者空騰口也恐是當時音調又不可不知

聞跡曰籥自七月以下皆周公之詩而擊籥周公生于幽岐之間陶染西俗習慣西音蓋千餘年風氣所傳雖聖人烏能變也當是此詩皆籥音入籥樂鄭氏所謂籥人飲籥之聲章是也古音久絕後人不曉孔子所以繫籥蓋有自然之趣初亦何心非若後人強為穿鑿曲生辭說也魯成九年晉侯見楚囚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今西音不知與古音何如西人吐語殺辭詩曰斯又若蘇此詩恩斯勤斯嚮子之閱斯破斧哀我人斯亦可想見其風俗也

鷓鴣四章存禮記四章餘皆缺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嚮子之閱斯
迫天之末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收侮子
子手持摯子所擇茶子所蓄租子口辛瘡曰子未有室家
子羽誰誰子尾備備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子維音曉曉
總聞曰鷓鴣謂管蔡也子謂伯禽也室謂成周也當是周公在東伯禽在西父子隔絕有不相保之勢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嚮子之閱斯

迫天之末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收侮子

子手持摯子所擇茶子所蓄租子口辛瘡曰子未有室家

子羽誰誰子尾備備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子維音曉曉

總聞曰鷓鴣謂管蔡也子謂伯禽也室謂成周也當是周公在東伯禽在西父子隔絕有不相保之勢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嚮子之閱斯

迫天之末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收侮子

子手持摯子所擇茶子所蓄租子口辛瘡曰子未有室家

子羽誰誰子尾備備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子維音曉曉

總聞曰鷓鴣謂管蔡也子謂伯禽也室謂成周也當是周公在東伯禽在西父子隔絕有不相保之勢

言我子猶可。王室爲重。憂王室將危也。下民商徐奄淮夷也。乘管蔡之流言。敢見侮而相挺爲辭。室家亦成周也。言武王克商二年而病。五年而喪。享國日淺。初基未固。故曰未有。當如克有常憲之有。有諸己之有。言未保也。大率欲以哀苦爲之感動成王。其初欲諄而未敢。其卒乃悔而至泣。此詩不爲無助也。

東山四章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白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徂東往也。來自東來也。此其夫來歸。與其妻相見。敘相別之狀。道相見之情也。王氏征夫懷親戚。誰獨無此情。案王樂從軍詩。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此皆夫辭。言寄征衣而不達也。不知在士之中。第幾行第幾枚也。外事不與內通。故不達也。蠋桑蟲也。桑生葉則有蠋。如蠶而小。春時也。我獨宿在車下。但見桑蟲不見妻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熠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贏。栝樓也。其實及宇。夏時也。想女在家。果贏。伊威。蠨蛸。其寂如此。我在野亦止。見鹿場螢火。不見妻也。故不及宇及室及戶。而言場鹿宿。則相環外向。猶如戰場。蓋夜行所見。鄭氏此五物去家無人。則然甚佳。但上三物。當施于內。下二物。當施于外。則語意皆順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瓜。白瓜也。近蒂帶苦。秋時也。穹窒。坑也。西北人非此不可以寢。冬時也。想女聞鶴鳴則憂。我在外而苦雨也。灑掃所臥之坑。待我至。儲瓜。儲粟。儲薪。凡皆待我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黃栗留也。又春時也。見此春鳥。追思乘馬親迎。結縵相合之時。新相見之情。與舊相處之情。執優戲之辭也。

聞音曰。上四句每章爲起辭。上二句不用韻。下二句乃用韻。吳氏以爲未詳。山西人呼曰師。又若曰沙。今猶有此音。山歸未嘗不叶也。野。上與切。下後五切。戶。後五切。行。戶郎切。長。於非切。懷。胡畏切。坪。他一切。室。陟致切。年。彌因切。馬。滿補切。嘉。居禾切。

聞物曰。陸氏果贏。蠋。蠶。蓋謂草與蟲獸。不當相雜也。上章言桑蠶。下章言蠨蛸。瓜栗薪。草木與蟲獸而相雜。言之小宛。蠶蠶負之。皆從蟲。此皆從果。毛氏良是。

聞跡曰。詩自七月而下。所繫周公之詩。鴟鴞固已略言之。今又載于此。周公東征。必皆斷岐生長。諳憤

之人。其人作商樂。歌商曲。夫又何怪。項氏有楚。其在垓下也。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蓋漢高部曲。皆關中調發之人。秦人而有楚歌。此項氏所以悲歌慷慨也。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驃不逝。驃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自今觀之。四句如今古詩。哀泣何由而生。而死何由而決也。舉此以明東山。蓋幽人從軍爲歌者。人諷其辭。已足以感人。何況其聲。惜人不得聞。且不致也。

總聞曰。書稱二年。詩稱三年。尋詩再及春。一及夏。一及秋。一及冬。歷五時也。當是二年始定。三年乃歸。據皇極經世。丙戌東征。戊子底平。則是三年也。詩書所言。自不相礙。

破斧三章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又言見害不已也。小人雖極力而不害周公之大。不害周公之嘉。不害周公之休。皇。張也。吡。動也。適。聚也。有識知其無能爲。而終以爲哀者。恐不幸而墮其機也。既而自解。周公甚大。甚嘉。甚休。豈能傷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聞音曰。斨。於何切。嘉。居禾切。

聞事曰。古專征。杖鉞。黃金飾斧。書。左杖黃鉞。又有大鉞。在左者秉之。小鉞。在右者秉之。後世雖執國之臣。止假黃鉞。亦未敢當多辭。蓋黃鉞。卽君權也。不知此行。或是黃鉞。或是大鉞。司馬氏。武王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此行當是黃鉞。其位既尊。其勢又重于往時也。

總聞曰。毛氏。四國。管蔡商奄。此當是三監同亂。諸邦並騷。所謂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人情見天下之變如此。周公之危如此。故以爲危也。

伐柯二章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當以斧。當如此去之。取妻當以媒。來。周公當如此致之。皆所以感動成王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籩豆有踐。

管蔡之徒。必有尙在成王之側者。故曰不遠。周公所以未還者。爲是故也。去是則見周公而致禮。通情斯有曰矣。

聞音曰。踐。慈演切。

總聞曰。害周公者固不爲少。而知周公者亦不爲不多。成王之明。而又有賢者以感悟之。此天所以相周也。攷書。二公召公。太公也。諸史百執事。莫知主名。諸人一信。一噫。二語。移成王之心。流成王之涕。而天又動威于雷風禾木之間。文武之澤深矣。此詩當是諸史百執事之徒所作。願爲媒者也。司馬氏。以雷風之事。在周公既卒之後。蓋以昔公勤勞王家。認昔爲古。凡隔宿卽爲昔。何論存亡。其中明言惟朕

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不應以十年之後事相聯成文而又意勢相貫決不在十年之後也司馬氏恐非據皇極經世周公東征以丙戌沒以丙申併載于此

九罭四章

九罭之魚鱗魴我親之子衮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皆周公歸塗所見之物也魚遊近渚鴻飛近渚近陸皆危地也公歸恐復陷讒不能免也國人憂周公而未卒成王故欲且留再宿以觀其變女衆人共推爲可留之所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雖此有所逆之服然不可歸恐墮其計也國人憂疑之心如此德已往不能保將來也

聞句曰舊一章四句三章三句今各三句九罭之魚不斷

總聞曰鄭氏是東都也東都欲留周公爲君謂成王所賚來衮衣願其封公于此以衮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此說極有理東都爲周公之計則甚精也初欲少留以觀事變又欲終留以奠別都若爾則不利孺子之讓乃驗周公之心上通乎天下通乎地當是武王遷厲以成王託周公故曰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蓋已屬後事也其後南面負屨之事雖以爲疑然不必疑也聖人不事形迹如後世之肺腸大語之作正危疑洶湧之時亦以王命告天下東征西歸又十年乃沒天下康平國勢莫安若使周公避嫌遠疑如常情所存則非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併載于此

狼跋二章

狼跋其胡載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

狼進則跋其胡退則載其尾此與周公異意之人所露之狀也周公向留未歸已歸未至朝廷必有跋

踏者成王亦爲之遲疑也周公以大包之以美和之故居上公之位安而保聖人之德全也

聞音曰瑕洪孤切善哉吳氏之說曰載籍所傳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一字之聲無慮數變秦漢以前

凡從段者在平則讀如胡或自胡而華在側則讀如護或自護而華魏晉之間在平則讀如何或自何

而華在側則讀如賀或自賀而華齊梁之後在平則讀爲胡加切在側則讀爲胡駕切亦或自二音而

華自胡而爲何自何而爲遐自護而爲賀自賀而爲下其聲音之變如此至其所以變則不得而知而

魏晉以前或兼用後世之音至後世既變之後古音之存者蓋蔑矣今以一二明之左氏傳宋野人之

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假此以假爲胡也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精神入而靈氣除司馬相

如大人賦回車場來兮會食幽都吸沆瀣兮餐朝霞此以霞爲胡也楚辭招魂瓊穀錯衡英華假蒨蘭

桂樹鬱彌路又曰結誤至思蘭芳假人有所極同心賦此以假爲護也張衡下原本本缺此

狼比周公如以鴟鵂比成王也此等當易聞人曰公孫周公季之孫也初止稱公季後乃稱王季此詩止襲前稱大率公子公孫皆實語總聞曰此必逆周公之使者行道所見也詩人未有無故而興辭觸物吐情此非以狼而詆其人也

詩總聞卷九

雅

雅一

雅樂歌名也雅有大雅小雅見于季子所觀猶之可也南山有臺之類豈不大而入小洞酌之類豈不小而入大姑猶之可也既強以爲風有正風變風又強以爲雅有正雅變雅前人所言以事之美惡分正變以辭之繁簡別大小既立此法則古詩必有更張移易者細推季子所觀小雅有美惡大雅有美無惡小雅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氏以爲遺民者商王餘俗故未大審爾乃周德之盛非周德之衰也故此成康以下者皆是也大雅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杜氏以爲雅者詠盛德形容但歌其正不歌其變審爾則小雅亦正雅何以反衰故此穆夷以上者皆是也更改移易斷無可疑者風亦有之如何彼禮矣之類明爲王姬下嫁齊侯之詩是也姑存以待識者

雅二

雅大小諸篇據序正雅及后稷及公劉及太王及王季及文王及武王及成王及宣王凡其上世之賢君無有不及變雅止及幽厲而不及他王自厲王以上有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其詩無可復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征夫。皆有靡及之心。則為使者惟恐不及。可見上忠勤則下奮勵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周。徧也。不必以為忠信。左氏亦未嘗言忠信。止曰必咨于周。而毛氏以忠信為周。杜氏從之。其言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不審左氏在何代。是時已有此學。至漢儒益盛。左氏之文。不及周以上。裕而純。過于秦以下。肆而駁。氣象皆古。而有純駁也。惟左氏似裕而有變迫之氣。似純而有雕鑿之迹。非周以上之文也。似肆而有謹嚴之法。似駁而有娟美之風。非秦以下之文也。恐是生于戰國之時也。而不染戰國之習。強為力以變俗者也。左氏共知其非左丘明。孔明弟子之文。論語可見。因載于此。故以大序為子夏。孔明亦不如此。殆西漢以下。東漢以前。其駁又甚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聞事曰。左氏。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鄭氏。肆夏。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引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也。呂氏。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鄭氏。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杜氏。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昭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下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此肆夏之三。謂肆夏。昭夏。納夏。良是。不知繁遏。渠。云何。王夏。為首。而不及蓋避之也。杜氏。又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緜。良是。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良是。文王。大雅之首。鹿鳴。小雅之首也。舉其首以次至三也。古者酒有三獻。或五獻。每一獻三樂。此用三獻。故舉三樂。凡九樂。但序者不細察。以鹿鳴為燕嘉賓。以四牡為勞使臣。以皇皇者華為遣使臣。皆祖此而又失之。文王。既曰兩君相見之樂。文王之序。何不曰兩君相見也。特燕禮之問。舉其詩之輕重。為其禮之隆殺。非其詩必為某事也。不獨此工歌而已。他賦者亦然。隨時取意。隨意取詩。以此知序者之過也。

常棣八章。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不如本字。鄂。華也。蕪。無光采。花有光采。然蕪承花。花之光采。皆從蕪而生。花落則蕪結為子。此花之本也。當是春時。見此花。感同氣也。兄弟國家之本。凡為上之光采。因同氣而生。因他氣而成也。所謂莫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天下莫可畏于死喪。莫可愛于兄弟。言愛畏之極如此。原隰之間。鳥獸之羣。尚兄弟相求。故下及脊令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脊令。首低尾昂。首尾相應也。亦當是有見與感。兄弟急難相應。當如此也。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朋友常有相愛之意。其善者。不過長嘆其氣。盛者亦終不肯犯。難施力也。集韻。戎。通作拔。爾雅。相也。博雅。推也。言無所施力也。務。戎不相叶。因左氏以務為侮。故說者說起。左氏必已經改。蓋附會。既禦侮為辭。故劉氏從之。又以戎為成。相叶。吳氏以務戎皆改詩之所存。蔑矣。遂轉務音蒙。集韻。蒙。蒙。蒙。蒙。皆有蒙音。此說最佳。雖字無兩。亦通用通呼。然似不必詩之取叶。至不一且以此二章言之。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四句三叶。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就句取叶。禦務是也。蓋其歌曲。必禦字務字兩斷。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朋作蓬音。今北人多作此呼。于歌曲雖不知其的。于調詠亦自有微音。其

他取叶。隨時可見。今略載于此。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危急之時。最倚兄弟為切。安平之際。乃資朋友為多。何者。彼各有門戶。親族難仗。其捐驅而救難也。家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實其然乎。

凡入必思之深。謀之盡。乃見實理。見則信心生也。

聞音曰。弟。待禮切。懷。胡隈切。難。泥沿切。嘆。他涓切。生。桑經切。禮。生生亦作惺惺。賈氏。先生。先醒也。後生。後醒也。湛。持林切。末。以乎字叶。孔氏說詩。大體依韻。亦有即將助語以當韻之體。如此詩之類是也。

聞字曰。集韻。侮。務通用。傷也。慢也。左氏作侮。可從。然丁氏似附會。務侮恐難通。

聞句曰。或說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言花鄂皆不韡韡也。蓋以不爾為真爾。亦有所疑。王氏。不韡韡。言韡韡也。故因疑而析句。五字三字。苟于古有疑。而不敢強立說。特就其中求合。亦不害好古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總聞曰此詩未嘗有切責深悲之辭。特以情以理感悟而已。左氏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善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毛氏槩言召公杜氏以爲虎也。其詩則厲王之時。則諸詩未必皆作于成周之盛時也。魚麗之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不無所礙。故孔氏以序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外傳。周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爲周公所作也。陸氏。鴟鴞爲詩。常棣作詩。變爲言作者。周公之于詩。其道在鴟鴞。其事在常棣。又略左氏。召穆公直以爲周公。其欲附合于序如此。今以鴟鴞攷之。其辭似非周公之作也。而召穆公之作。蓋亦未見杜氏厲王衰微。兄弟道闕。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作此周公之樂歌。厲而至宣。宣而至幽。幽而至平。平王始遷東都。豈有百餘年之前。糾合宗族。會聚東都。召穆公賢者。必不無君無國如此。故凡左氏所載。不敢不信。而間亦有難信者也。

伐木三章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嘒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出谷遷木。毛氏以爲君子雖遷高位。不可忘其朋友。此意甚善。鄭氏又求其向在深谷者。此意尤善。用鳥意推人情。古風可見。神且來聽。以其和平亦有感動也。

伐木許許。嘒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事適不來。微我弗願。於粲酒埕。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事適不來。微我有咎。

不來者得非我弗相願。我且有咎。何爲不來。責躬引愆。必欲要致其來也。

伐木于阪。釀酒有衍。蓬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民之失德。則以乾餱。吾情雖小。不滿意不必介意。俗謂幸見恕。且盡歡也。有酒則飲。無酒則酤。不可虛度也。有鼓有舞。隨所有取樂。及我職事。有暇共飲此酒。乃所願。

聞音曰。丁。陟耕切。羜。直呂切。父。扶雨切。願。果五切。埕。蘇后切。簋。已九切。舅。巨有切。各。巨九切。阪。孚樹切。踐。在演切。愆。以淺切。酤。候古切。暇。後五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三章。皆以伐木爲首辭。

聞物曰。嘒。音嚶。青纒。柔細也。毛氏。驚懼。鄭氏。相切直皆恐非。大率鄭氏附合求友。舊說嚶音。嚶以爲嚶相承。出谷求友。嚶嚶之事。如此誤衍甚多。

聞事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毛氏因諸父諸舅之辭。遂以爲天子。其初意甚正。其後意稍違。今定從初意。

聞人曰。諸父。父黨諸舅。母黨兄弟亦母黨。玩辭諱意皆異姓。與常棣同姓不同也。

也。此意甚嘉。但不當以爲王者。識者更詳。

天保六章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人傳天辭。如皇矣帝謂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戩。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君先君也。總言先世諸公諸王。鄭氏假傳神辭。土下稱人。以先字貫于中。如小曼上下稱事。以否字貫于中。其語法正同。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神他神也。先世之神已竟。則他位之神次至。弔。至也。詒。遺也。當是祝傳神辭。先世有尸。他神無尸。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聞音曰。除。治慮切。享。虛良切。福。筆力切。禮。福者備也。備旁紐作通。古文福字多叶。直極等字。至唐猶然。古者不獨以福字作通字音。亦以福作通字用。賈氏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顏氏福。古通字。自後福作祐意。不作通。然通音猶在也。

總聞曰。此詩第一章。第二章。道天情至再。第三章。天隱而不可憑。則以物之大者喻之。第四章。第五章。道神情至再。第六章。神亦隱而不可憑。則又以物之極大者喻之。前七爾。後四爾。皆天神下辭。遂其君也。前五如。後六如。皆天神指物喻其君也。大率皆藉天神爲辭。

采芣六章

采芣采芣。微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當是將佐述離家還家之狀。

采芣采芣。微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芣采芣。微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微作春時。微柔。夏時。微剛。秋時。冬不言者。來歸也。所以下言昔我往。今我來之期。適滿期年也。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常。即常棣也。止。是指物記時。如前章采芣。非專喻將帥車馬服飾也。詩屢稱常棣之華。似皆有所見也。大率詩人因物起興。非接于所見。與無由生。此再指初發之時也。秦子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亦因詩人棣花爲辭。不必泥也。當是周道。春時多此物。故引之。一月三捷。言屢勝也。不必言一伐。一戰。爲三也。

駕彼四牡。四牡駉駉。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以象牙飾弓袋。以鯨魚皮飾矢服。今軍中猶有此制。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既以薇芣。微雅。微壯。計歲月。又以棟華。計時候。末章明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與前章皆相應。指期甚明也。

聞音曰。作。即各切。亦。總古切。莫。武博切。亦。莫故切。皆通作總。古。莫故尤顯。渴。巨列切。疾。訖力切。來。六直切。華。方無切。服。蒲北切。戒。訖力切。哀。於希切。

聞事曰。爾雅。陽。爲十月。郭氏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恐是十一月陽生之候。初章言歲莫。此是豫言來歸之期。後章亦然。不應十月已歲莫。今月令皆是周制。其言歲時。蚤晚。悉用夏正。

總聞曰。禮師有功。則饗。樂獻于社。其後號曰。短箫。鼓。又其後號曰。鼓吹。亦謂之。鼓吹。舊有。艾如。張。遠如期之屬。其後不可勝紀。采薇。出車。六月。吉日。恐是此曲。

出車六章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此行天子使之來也。其詩皆以王命爲辭。此亦是將佐。敍離家還家之狀。與采薇同。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旄旆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此二章于牧地調民卒也。言旆言旄。旄。州里所建。旆。縣鄙所建。止是集衆。二章皆曰僕夫。亦是偏裨之屬。故使令稱僕夫也。下章旆言南仲。遂稱旆旆。旆。諸侯所建。其容乃盛。非前章比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旆旆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南仲。文王之屬也。林氏。南得氏。宣王之時。恐非此南氏之仲子。與宣王之南仲同姓。且同次也。今同姓同次而不同時有之。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左氏。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杜氏。逸。詩。句法。與此相類。極可玩味。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君子。謂南仲也。當是將佐之在別部。而來軍前者。故有未見既見之辭。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聞音曰。牧。莫狄切。來。六直切。載。節力切。彭。鋪郎切。華。方無切。降。乎攻切。嗜。居奚切。

聞事曰。此行在北無戰。止是往戍。故言城。在西有戰。故言伐。言執。言獲。聞音曰。毛氏。朔。言北方也。襄。除也。今定襄屬并州。朔方亦屬并州。朔方固是北方。但襄除無謂。總聞曰。前四章自西都往北方也。夏往而冬歸。故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後四章自北方歸西都。又往西方。春至西都。故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既見而又行也。春歸西都。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

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其去來不逾春也。一歲所成。併西北方之事結之。

杖杜五章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其去言杖杜。與薇作同時。此當是師徒之室家所敍。與采薇出車同期。而其人則異也。其歸亦與薇剛歲陽同期。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前詩皆以深冬而歸。此詩獨至次春。而此同歸。差後。必有故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幃幃。四牡瘡瘡。征夫不遠。杞方苗而歸不遠。與并木之養相應。登北山采杞者。征夫在北。蓋有望且欲迎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當是以病。不載則不來。故後期。望夫固懷憂。此又爲多。蓋比同歸後期。爾卜筮。借止。會言近止。征夫遑止。

卜也。筮也。合以爲近。果近不踰春也。古者人神相孚。卜筮可信如此。

聞音曰。母。滿罪切。幃。尺善切。瘡。古轉切。來。六直切。疚。訖力切。借。舉里切。近。渠紀切。聞字曰。繼嗣我日。積日爲月。而至于陽。此句法甚健。

總聞曰。不必言同歌同時。異歌異日。且引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尋詩無見。大率行者居者。各以情見辭。非歌以遣行。勞還勤歸也。後用此不可知。非以此詩爲朝廷待軍旅之禮也。

魚麗四章

魚麗于罍。止。鱗鱗。君子有酒。止。且且多。

魚麗于罍。止。魴魴。君子有酒。止。多且旨。

魚麗于罍。止。鱣鱣。君子有酒。止。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備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聞音曰。鱗。蘇何切。有。羽軌切。嘉。居何切。借。舉里切。時。上紙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四章。文勢恐然。

聞字曰。麗。著也。讀如本字。

聞用曰。後有魚麗陣。前後。左右。中。五陣。每一陣具五陣。大率敵人入者。無不有所著。今漁人置魚器。大略如此。相水道。錯綜橫布之。嘗使賦之于地。頗類陣形。

華關 白華 關

詩總聞卷十

南有嘉魚四章

南有嘉魚。然置置。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江漢之間。有魚為嘉魚。出漢中沔南。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其狀比常魚稍異。然不必泥其名。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

南有嘉魚。然置置。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陸氏。魚欲逸。則置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尋詩皆舉行自得之貌。不必造意衍情如此。南有樛木。甘瓠繫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翻者。鮓。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甘瓠。甜瓠也。鮓。鵝鳩也。皆美。堪侑酒。

開音曰。瓠。胡角切。魚。同幹水聲也。非龍。汕。所諫切。魚。乘上水貌也。非樛。二者皆取魚水之聲貌。未必器也。毛氏。瓠。養也。猶可。汕。操也。無謂。鮓。朱惟切。來。里。之切。鮓。與來。叶。酒。與又。叶。吳氏。不必以六直。伊昔作切。蓋有隔句而叶者。如。鮓。是也。隨句為叶者。如。鮓。來。酒。又是也。詩如此亦多。總聞曰。與鹿鳴。嘉賓同。西北以鹿為重。其課有熟。落河刺血。入酒。最珍。恐是鹿鳴亦然。魚。鮓。之屬。皆燕。

實侑酒者也併載于此。

南山有臺五章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春夏之交。草木繁茂。詩人觸景生情。大率占國占家。皆當以氣象觀之。而其氣象。古人多即草木而觀。早麗皇矣之類是也。周之草木氣象如此。則人君聲華福壽豈有窮也。所以可樂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其遐。不止眉壽黃耇而已。言無窮也。開音曰。吳氏。臺。田飴切。萊。陵之切。與基期相叶。耇。果羽切。後。下五切。與栲栲相叶。如此。則五章皆叶。豈不于古有益。但去古已遠。苟可叶。即當已。故臺萊耇後。如今音。一章作兩叶。臺萊一。叶。基期一。叶。栲栲一。叶。耇後一。叶。詩此類亦多。毋滿補切。栲。去九切。

總聞曰。草木。固有宜山陽者。有宜山陰者。此詩南北。則不為此。南山。山之在南者也。北山。山之在北者也。此言大封城也。其南山北山。各自有陰陽也。

由庚 崇丘 關 關

由儀 關 關

總聞曰。有其義者。以題推之也。亡其辭者。莫知其中謂何也。然序者。以題推義。亦有不可曉者。南陵。南者。夏也。養也。陵者。戒也。遂以為孝子之戒。養白華。白者。潔也。華者。采也。遂以為孝子之潔。白華。則以時和歲豐。宜黍稷言之。蓋不時和歲豐。則黍無華也。前三詩。所謂有其義者也。由庚者。道也。遂以為萬物有道。崇者。高也。丘者。大也。遂以為萬物極高。大儀者。宜也。遂以為萬物得宜。後三詩。所謂有其義者也。皆漢儒之學也。前三篇。鄉飲酒。燕禮用之。曰。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陵。白華。華黍。是也。後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之。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毛氏。不曉笙歌。而一概觀之。又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鹿鳴存。而新宮亡。大率歌者。有辭。有調者也。笙者。管者。有腔。無辭者也。後世間。亦有如此。清樂。至唐。猶有六十三曲。未幾。止存三十七曲。又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七篇。有聲無辭。當是相傳有腔而已。此六詩之比也。甚矣。序之歎。後世也。魚麗之序。既。

以治內外成功告神結之不應再出三詩當是見禮工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三詩不可雜于前三詩故于後繫之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蕭湛露彤弓之序方樂與實樂得實澤及四海燕諸侯錫有功不應以物雜于其間當是見禮工笙皆畢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故以三詩入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竊意有腔無辭者聖人皆不以入詩如新宮之類是也

蓼蕭四章

蓼蕭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當是諸侯見王者燕飲至夜分露零見于蕭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龍指君也龍身有光耀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逢革仲仲和鸞雖離萬福攸同

聞音曰寫舍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今北人猶有此音爽師莊切泥乃禮切弟待禮切豈去聲切

總聞曰二章而下皆頌君也初章所寫之心寫此而已故下章發之此詩止于露盛禮飲也次詩至于露晞情飲也

湛露四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飲酒不醉無歸

露匪陽不晞飲非醉不歸言各以曉為止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在宗伯則校其中禮與不宗伯掌禮者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君通情務盡醉臣守官務遵禮所以雖夜飲而不失令德令儀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杞棘有露而草已無露將欲曉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不見露而但見桐椅又其實可辨已全曉也

聞物曰陸氏杞棘剛木況德桐椅柔木況儀杞枸杞也甚柔桐梧桐也甚剛桐最宜琴材不必如此取况但觀物起興也

總聞曰草豐桐實當是春夏之時又露三月始成清明節是八月始變白露節是此詩以露為辭其為春夏節也

詩經 卷十 一七一

彤弓三章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昭兮受言褒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醜之

聞音曰既虛干切饗虛良切載子例切右于貴切饗居號切好呼報切醜大到切

開用曰舊說彤弓不用遇征伐載以前行虛弓則用遇征伐得用乘矢

總聞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此詩當是太公或是其倫然當時越于太公者亦無恐即是太公也平王錫晉文彤弓一彤矢百桓王用平禮其數相同惟虛弓矢千比平數大增其他平無命服無虎賁桓有之平有乘馬桓無之大率亦出人君臨時錫命

菁菁者莪四章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當是諸侯朝王者經歷中阿中泚中陵菁莪其所見者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已上皆經歷平陵之壤故言莪莪多生澤南沮洳之地初生甚美可食當是緣塗遇春所茹者也末章不言莪而言舟舍陵而水也

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當是乘航經歷洛渭之水魚沈或浮皆其見者也毛氏揚舟載沈亦沈舟豈可沈鄭氏知其不可以為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諸侯航河來朝詩人觀景生興曷以載為事也以載為事又奚足言而詩人以為樂為喜而且休也

總聞曰諸侯喜見王者凡經歷覽觀皆樂事賞心也大率主明時泰與主暗時否山川草木皆一等而人情物態自兩種尋詩可見也

六月四章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駿駉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驅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兩章皆言王于出征王于此送行也三十里

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今仍依注疏本補錄三章于後

詩經 卷十 一七三

戎車既安如軒如駟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俎饗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聞章曰舊六章今為四章

聞事曰易林獫狁非度治兵焦獲伐鎬及方與周爭驪元戎其駕襄及夷王此則自夷王獫狁始盛獫狁在北周都在西而侵逼畿甸如此當是獫狁有北兼西始自夷王不然則是與西合從尋詩初甚危急後乃少安初非全勝也經世甲戌北伐獫狁庚午犬戎殺幽王驪山之下計五十七年司馬氏西夷犬戎同攻是則西北合從也自文武之時已見于采薇至宣王之時又見于六月其勢轉盛于前日所謂孔熾也反覆推之文武之後大盛于夷王愈于宣王宣王暫安而不能久固其末終不可救于幽王也

聞人曰張仲重臣望士不應于詩無見此尹吉甫張仲相友如此悉民尹吉甫又為仲山甫作誦如此其情非他人可比也張仲恐是仲山甫通放姓下原本缺此

薄言采芑四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一乘車七十五人三千計二十二萬五千亦可謂用大衆也不必盡周地當有侯國或調南方近蠻荆者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瓊瑜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珌葱珩

飲彼飛雉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止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止戎車嘒嘒嘒嘒焯焯如霆如雷止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方叔亦是與吉甫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吉甫為帥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為帥併蠻荆蠻荆之功結之于此詩也此詩與采薇出車同體西戎獫狁併結之也

聞音曰畝滿非切服補北切革訖力切衡戶郎切珩戶郎切淵于巾切闐池鄰切老魯吼切焯吐雷切亦與此詩大體相差今改正

聞跡曰六月侵鎬及方鄭氏皆北方地名也鎬是周都無緣與方皆為北方地名假使方地未詳在北亦未可知焦獲涇陽皆在密邇方何由獨遠恐是方叔封邑因為姓

聞人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方叔元老又當是年爵皆尊

于其徒也 總聞曰蠻事比獫狁差緩獫狁侵雍都蠻不過荆土而已弗離其巢穴也故王師起夏向北待秋

車攻八章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翩翩建旆設旄博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輝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旌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聞音曰好許厚切草此苟切飲子利切柴疾智切說文引此詩助我舉柴積也或作柴其他擊或奇奇切平義切柴或士邁切惟疾智引詩今從與飲相叶此蓋首尾叶也駕集韻亦在家部居牙切馳集韻亦在馳部唐何切破亦當在坡部蒲禾切說文疲波坡頤皆以皮得聲皮當作蒲禾左氏牛則有皮犀兕尚多乘甲則那又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破則坡音不惟旁紐當然古音亦爾古加禾兩韻多通用

如明唐兩韻亦通用吳氏女曰雞鳴加居禾切曲氏神靈篇赴曲相和余私娛茲執哉後加張氏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諸侯壯何能加若爾則駕讀作馳馳讀作馳破讀作叶蓋首中尾皆相叶也吳氏曹氏望祭四嶽燎對秦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誅當用柴詩當用擊許氏既擊或作柴不必專從一字也集韻騎相附著也於寄切正引此詩破敗也披義切不引此詩恐似有意故不引實引也吳氏又以集韻騎柔也倚可切正叶破字諸叶皆可用亦不必專從一也但調同未省同字或以資之初筵射夫既同經改亦未可知果舊是則柴字容或有轉集韻舉兩手取曰擊渠容切蓋謂助舉矢也若鄭氏助舉積禽自是早使之役何關士夫之事但世態少公多私動以夏五郭公阻之夏五之下必是月字郭公必是亡字安知非此文在孔子之後而必以為此文在孔子之前孔子存之蓋有徇意過當者故此曹亦徇意矯之而不知其下原本缺此

吉日四章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太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鹿麋麋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庚午前三日為戊辰則戊者蓋戊辰也既禱三日舉事凡天子所在日行在所漆沮從禽獸則漆沮即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傑傑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酌醴，親戎不可飲，厚至醉也。校獵，小以兔為勝，大以虎為勝。言捷莫如兔，猛莫如虎，得此則舉事上爵皆無，則禮不成。今西北之風猶然，既獲大兕，則可以成燕禮也。兕大于虎，而不甚猛于虎，亦虎亞也。故朋稱曰虎兕。

開音曰：戊，莫後切。禱，當口切。好，許厚切。阜，符有切。馬，滿補切。有，羽軌切。俟，于紀切。友，羽軌切。有，羽軌切。開字曰：爾雅，三為羣，二為友。此亦字義。羣皆三畫，友從兩。又此法，從古有之。近世字學，亦未為過也。而多諱及之。

開訓曰：立訓不免隨語異意，或有不必要者。所不可曉，被之。祁，訓遲，與與兩祁同。被亦可用多意。兩亦可用遲意。大意來假，祁訓多，與采蔡祁同。假亦可用大意。蔡亦可用遲意。此其祁訓大獸，亦可用多意。今定從多，語勢可見也。

總聞曰：戊，不言辰，蓋以戊協禱也。次言庚午，則前為戊辰可見。文體自有古意。如前詩每章言方叔，止方叔率止。至三章四章，增一顯允方叔而易一泄止，為元老參差之中，整肅默寓。此所以古意鬱然也。

詩總聞卷十一

鴻雁三章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西北鴻雁來正月節，此詩當是春時。鴻雁初歸，故鄉新棲未定，舊迹已湮，故曰哀鳴嗷嗷。當是授民以田也。最可憐者，孤獨鰥寡之人，而重可哀者，鰥寡之人也。老而無子，尚可養，旁親為養子，幼而無父，尚可依他族為義父。惟老而無妻，無復更娶，老而無夫，無復更嫁，終身永已，故尤可哀也。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當是授民以舍也。雖勞畢事，則歸家自解之詞也。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哲人，暢于人情，憫我之勞也。愚人，暗于物理，謂我為民任勞，示之以驕，將不可令也。大率一種無識者，謂百姓不足，顧恤則頑。肆有顧恤二字，惟有是事，則深德無事，則勿顧。則民知畏而易馭，彼以為有術有能，而不自知其直愚也。

開音曰：野，上與切。寡，果五切。澤，徒洛切。宅，達各切。班氏，陳湯傳，斬越王母鼓，顏氏西域傳，作母寡。此作母鼓。聲相近，蓋其土音不甚諳也。此音至漢猶存。至唐已不傳矣。鄭氏經人注，引書宅，西曰味谷，作度。

西曰柳毅，陸氏古文宅與度相近，因而誤。此音至漢亦存。至唐又不傳也。大率古音漸遠，漸轉，而況愈遠，今併載于此。

總聞曰：此士大夫將王命而定民所者也。三章劬勞，皆士大夫自謂，恐難獨以中章為勸民之辭。汝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此意甚佳，但語勢不爾。

庭燎三章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開音曰：將，七羊切。艾，魚肺切。晰，之世切。輝，許云切。旂，渠斤切。

總聞曰：鄭氏宣王問早晚之辭，人君數問夜，亦非體。此當是執事之人，夜未央未艾，而聞車音，夜鄉晨，而見旂色，嘆夜漏之未盡，而朝臣之已集也。若曰：不圖今日復見盛時威儀，久不接耳目，驟以為驚且為喜也。恐是殿廷之間，宮掖之內，執事者相與問答之辭也。禮，鶴人夜啼，且以警百官。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衛士未明，衛士起唱，所謂鷄鳴歌也。或是此曹。

沔水三章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駉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駉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屈氏，少徙依而遙思，招搖悅而永懷，意荒蕩而流湯，心愁悽而增悲，言不循法度之人，而反以我為此流，故懷憂如此。鄭氏以起行為妄，與師出兵，事實既不然，人情亦不爾。若此，詩人之情喪也。

陳氏，闕沔彼流水云云八字，亦精攷者。然不必如此。前二章見隼止沔水之旁，後一章見隼循中陵之上，當是中陵與沔水異途，各道所見，不必相同也。

開音曰：海，虎猥切。友，羽軌切。母，滿罪切。湯，失羊切。行，戶郎切。

開音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毛氏疎漏未攷。

總聞曰：當是關輔諸侯，有來朝後時者，與下之讒，致上之疑，往時固有不蹟者，今誰念之而做之乎？皆由訛言不懲，故懷敬君之心，得慢君之咎，有此讒也。見順流之水，自適之禽，而嘆其不如是，必其讒已就，欲見而不敢見，慮蹈禍也。此或為其友懇讒者，故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與。

鶴鳴四章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於渚。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樛，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澤玩鶴，水玩魚，言賢者退處自樂也。不惟如此，而園有檀，可以為器，其瓊葉亦可以代薪，其穀菜亦可

以為茹山有石亦可以為礪取用何闕所以為樂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聞音曰野上與切檀徒沿切天淵從今音不必作鐵因一均詩用天二十三用淵六雖無叶他年繁年二切既叶亦可吳氏不必從一讀也。

聞音曰穀菜葉似王瓜實若龍葵今山間多食之。

總聞曰清修隱逸之士多喜觀鶴亦多喜觀魚列子詹何莊子惠子之事可見載在傳記及今篇章甚多。

新父三章 館本家。原本僅存首章。解義一條。餘皆缺。

新父止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此士卒怨將帥之辭也呼之以父而告之以情我于王為爪牙衛國家者也何忍轉我于憂不安其居而無所止怨之辭也。

新父止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新父止宜不聽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養。

白駒四章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藜。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食我場芣。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食我場采芣。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此必舊為公侯而今遁山林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寄丁寧頌禱之詞愛賢之親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芣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始猶冀白駒之來可以施謀今不復望知白駒終不復出也猶欲寄生芣以秣白駒而又恐其人過執雖芣亦不肯受也今相疏如此不可闕其音而與我絕有相速之意也蓋欲時通訊問以求善言也。

聞音曰夕祥俞切客克各切古客皆讀如恪三恪即三客也孔叢子陳王問太師三恪曰封夏殷之後為二代紹虞帝之裔備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客恪皆同楚辭易林古詩漢歌皆用此思新齋切。

總聞曰此亦在野之賢者尚與世相通欲求道義為師友而所欲挽者又長往而不返者也。

黃鳥三章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案穀當為穀。觀下開訓。知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此離散之餘去本邦而寓他土者也借黃鳥為辭無集于穀無啄我粟留為歸資復見舊族也厭他土。

而思本邦之辭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樹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聞音曰明謨郎切兄盧王切父扶雨切。

聞訓曰無集于穀楮也。不我肯穀善也。上穀從木下稽從米。案穀廣韻以為俗字。今各本皆作穀。之別。一從木一從禾耳。穀山不審於此。故釋東門。之析穀。自以穀為木。釋穀之穀。又以穀為穀。穀也。

總聞曰當是為生異方必經多時種木植禾已成不復戀而決舍去也此邦必有所不可留而非得已也。

我行其野 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蕞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此以貧欲棄舊姻而以富欲求新匹者也雖成不足以致富假使有得亦終散而不聚也適足以為怪言逐夫而適夫豈有此理也此皆塔辭。

聞音曰家古胡切蕞筆力切異逸織切。

開物曰樗即楮也毛氏他氏皆但謂之惡木不言何木也樗楮相通今俗傳雖薪亦不堪然皮可紙實可練葉可覆麴醬極易長茂蓬蒿毛鄭皆云惡菜鄭氏言蓬牛蕞菜也郭氏方莖莖長而銳有穗有花紫縹鄭氏蕞也爾雅蕞茅也郭氏蕞大葉白花赤花為蕞初不言何物本草陳氏引詩言采其蕞羊蹄草也許氏以蕞為蕞一名蕞集韻卞氏蕞木槿也引詩顏如蕞英雖不引此然今木槿有白紫二種與郭氏正合人雖采但不見食爾當是西北與東南又不同。

總聞曰觀此詩然後知前詩之所以不可處者也二詩當出一人。

斯于九章

秩秩斯于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于幹也今言人命上下為支干故下言松竹也凡居向南為正面南山則坐北山也言面勢物色皆嘉也。式好無猶言門戶氣象又皆嘉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然後興功作室也似續生者之室也妣祖死者之室也死戶向西坐東也生戶向南坐北也死者于此居處生者于此笑語言安其所也。

約之開開樛之囊囊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自此以下每章結以君子芋有數訓平聲一草盛也一大也仄聲草名也吳氏所引說文大葉實根駭。

人故謂之芎。王遇切者。乃從芎也。于文象氣之舒。若從芎當作平聲。于文象氣之平。雖通用。而有異意。集韻。無羊通用。荒胡切。覆也。大也有也。用此為的。鄭氏改芎為無。亦不悞。但不須變字爾。去聲皆當從平聲。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寧。皆生者所享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罴。維虺維蛇。居既安。則福可致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鄭氏熊罴在山陽之祥也。虺蛇在穴。陰之祥也。此意甚嘉。而未盡。凡物不蟄者屬陽。蟄者屬陰。虎以冬交。藉陰以成也。蛇以夏交。藉陽以成也。牀在高陽也。而環以水成。濟以陰也。地在下陰也。而瓦以火成。濟以陽也。古人處事制法。無不合理。無羊之夢亦然。魚陰也。禾亦陰也。魚非水則不生。然附日影乃成。禾非水則不生。然向日色乃成。蓋同類也。故夢魚占豐年。旗鳥單飛者。陽類也。然寒乃健。龜蛇潛者。陰類也。然熱乃毒。萬物無逃二氣之間。故夢旗鳥多室家。蓋陰陽相交。男女乃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噍噍。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室家皆事君王。言貴近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羅。男子願使為公卿。女子乃不願使為后妃。惟議酒食。所謂中饋也。此事多詒父母之憂。罕延門戶之福。有識士大夫所以不欲也。鄭氏儀善也。婦人無所專于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此意亦嘉而未盡。但不當彰是非之名于外爾。

聞音曰。苞。補振切。茂。莫口切。好。許厚切。猶。余久切。戶。後五切。革。訖力切。正。諸盈切。篚。子禁切。今人猶有此聲。吳氏前二章皆用引。此一章不用。未詳。蓋未察此也。寢。千尋切。夢。彌登切。蛇。余支切。瓦。危委切。議。魚獨切。

聞章曰。舊九章。四章七句。五章五句。今略如舊章。而差移舊句。

聞事曰。四如。言人功之敏也。跂敏于足。而若有翼者。言如鳥也。矢敏于遠。而又有敏于近。棘讀作載。鳥敏于羽。而若有革。言若獸也。絜敏于躍。而又有敏于飛。蠶也。飛一作蠶。蠶如螟。春秋。秋有蠶。總聞曰。此士大夫卜地于室者也。以為王者無見。無羊。做此。

無羊五章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犗。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衰何筮。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第五句。爾牲則具。當移入第七句。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為牛羊雌雄之食也。羊以三數。皆三百頭。是羊羣之數。牛以十數。凡九十頭。是牛羣之數。三十之物。比也。蓋應上數。

爾羊來思。於於兢兢。不騫不崩。靡之以臄。畢來既升。第二句。於於兢兢。不騫不崩。靡之以臄。畢來既升。兢兢下。不騫上。少爾牛一句。羊小畜。於於兢兢。羊畏貌。牛大畜。不騫不崩。牛堅重貌。明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旆維旗矣。太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旆維旗矣。室家濔濔。聞音曰。特。而純切。濔。莊立切。池。唐何切。物。微律切。今猶有此音。雄。于陵切。孔氏。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絲辭皆韻。又古讀雄與陵為韻。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蒸。又張氏。賓爵下華。田鼠上。屬牛。哀虎變。鯨化為熊。久血為鱗。積灰生蠅。或疑張氏王氏。古讀熊與雄。皆于陵切。張氏用舊韻也。年。彌因切。

聞章曰。舊四章。今為五章。聞字曰。濈濈。銳貌。正羊角之狀。從角尤佳。不從角亦可。說文。和也。毛氏。息也。似不必他訓。牛安。則耳潤。病。則耳燥。濕濕。牛安也。毛氏。動也。訓亦似未當。羊以角言。牛以耳言。恐是當時降阿飲池。皆為水所沾。後世不肯從物情。時態。推測。古人簡易之意。多以造意為能。然古字亦通用。斯于于加草。亦是于意。賤從水。亦止是銳意。

總聞曰。此詩每章稱爾。必雙舉牛羊。而此章獨闕牛。第四章。文勢似不具。識者更詳。此士大夫檢校畜產。料理生業者也。喪亂之後。零替者多。忽然見之。人相與生驚。故曰誰謂爾無也。

校畜產。料理生業者也。喪亂之後。零替者多。忽然見之。人相與生驚。故曰誰謂爾無也。

從水。亦止是銳意。

總聞曰。此詩每章稱爾。必雙舉牛羊。而此章獨闕牛。第四章。文勢似不具。識者更詳。此士大夫檢校畜產。料理生業者也。喪亂之後。零替者多。忽然見之。人相與生驚。故曰誰謂爾無也。

校畜產。料理生業者也。喪亂之後。零替者多。忽然見之。人相與生驚。故曰誰謂爾無也。

從水。亦止是銳意。

總聞曰。此詩每章稱爾。必雙舉牛羊。而此章獨闕牛。第四章。文勢似不具。識者更詳。此士大夫檢校畜產。料理生業者也。喪亂之後。零替者多。忽然見之。人相與生驚。故曰誰謂爾無也。

校畜產。料理生業者也。喪亂之後。零替者多。忽然見之。人相與生驚。故曰誰謂爾無也。

從水。亦止是銳意。

總聞曰。此詩每章稱爾。必雙舉牛羊。而此章獨闕牛。第四章。文勢似不具。識者更詳。此士大夫檢校畜產。料理生業者也。喪亂之後。零替者多。忽然見之。人相與生驚。故曰誰謂爾無也。

訥訟也。當是尹氏不平。羣臣多爭。卒章亦及訥。爾如能止。則彼鞠誦之心自息。爾如能平。則彼惡怒之氣自去。勸之辭。大率此詩。詆之多言。不平。曉之多言。夷。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醉。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亂與月俱生。言有增也。爾秉政而不自為政。言為交爭者所奪。所以政多門。而民受弊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當是小人銜王命。乘使車。言封疆之盛如此。小人安能遠騁。但擾四境之內爾。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醜矣。

方盛怒。俄相歎。小人常態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皆因尹氏不平。故小人交爭。我王不寧。小人之罪奚逃。不革其心。而反怨其正。當是有規正者。重憎怨也。亦小人常態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式詆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不敢戲言。而顯言作誦者。以告于王也。盡為王道其致訥之故。皆因尹氏不平也。化尹氏之心。反

不平。以為平。則可畜天下之衆。不然。小人愈盛。民將散而無與為國也。

聞音曰。山所旃切。巖魚枚切。猗於何切。嘉居何切。都黎切。信斯人切。仕鋤里切。子獎禮切。殆養里切。

備。敕龍切。訥許容切。屈居氣切。關陸桂切。天鐵因切。定唐丁切。生桑經切。姓桑經切。醜市由切。正諸聲切。

切。誦侯容切。邦土工切。邦本音切。外又卜功切。瞻彼洛矣。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與

此同。又披耕切。桓綏萬邦。屢豐年。補因切。凡見詩者如此。他所不舉。

開跡曰。南山。韓氏。吾聞京城南。茲惟羣山。圍即是此山。左氏惟言節。無南山字。

聞人曰。家父見魯桓八年。桓王也。十五年。莊王也。舊說。刺幽王。自幽王之死。至是七十五年。尚能為王

出使求車。刺幽王之詩。皆老臣之詞。則約百餘歲矣。故此未必刺幽王也。

總聞曰。尹氏之不平。罪本在于王。而不指歸王。小人之鞠誦。罪本在于尹氏。而不深言尹氏。家父蓋忠

愆而恕厚者也。度尹氏亦無大惡。但居位而不舉職。無公言直道。而不能控制小人。就其上而班之。胡

廣趙戒之流也。

正月十三章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疇憂以瘳。

當是賢者避患去國。具見所懷。與所遇所見者。小心故懷憂致病。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

所遇不在先。不在後。適與我相當。何為于此時而生我。致此病也。與我生不辰同意。憂心愈愈。是以有

悔。憂事太過。則招悔。言多畏。則易陵也。

詩總聞卷十二

節南山十章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師官尹氏也。不敢戲談。有所畏避也。下章皆有不敬之意。當是其人雖無可敬。而其位貌亦有可憚者。

何所用心。而不監。小人之為。惡問之。不欲斥言也。下章稱何稱誰。倣此。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氏。抵也。旁紐作氏。為國之根。一重也。執國之平。二重也。四方所藉以為維。三重也。天子所倚以為毗。四

重也。下民視之以為明。五重也。尹氏可謂重臣。而失職如此。不宜使斯人居尊官。當是尹氏以六官司

空之職。兼三公太師之任。故曰不宜空我師。愬之于天。不欲斥言也。下章稱天倣此。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臆仕。

呼尹氏為君子。尊之辭也。戒小人勿得欺尹氏。憐之辭也。下章稱君子倣此。用平。則已無近小人。無使

姻亞為無仕。有此二者。則不平也。曉之辭也。

昊天不備。降此鞠誦。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遠。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鳥爰止于誰之屋
所憂本在無祿今無辜及其身又及其臣僕如此將何地而從祿乎言此祿不可從當他求也所見鳥
一也此鳥止誰屋也言未有所歸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上帝伊誰云憎

所見中林二也言欲樵采以自給也方危為憂所亂視天昏惑若不堪用者苟定則何人不勝任言皆
可用也有上帝懇之于天也何人可憎願明指也今皆危與所憎同受苦所以願明指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其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召者宿問占夢猶是視天夢夢餘意蓋憂思之中惶惑妄見占當為何祥也所問者皆言其通曉乃不
知鳥孰為雌雄猶是瞻鳥餘意尚不知雌雄安知所當止也言卜者不能決疑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天高而以為低故曲背地厚而以為薄故累足亦為憂所亂也以為不然則為此號發此言如耳有倫
如背有脊又較然也言為憂所亂之極也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所見阪田苑特三也特生之木也欲依阪田特木以自給也天動我心如我不能任事者王初求我
惟恐不得以我為能也既得我亦不以為能我亦自疑我非不能至此而不能者蓋天動我心不使
任其事可以免其難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正月也此詩皆此月之事三陽之月奚為寒之甚如此厲也以天時推人事深可憂也當是幽王以
後事故舉已往以比後來或以火方熾豈有可滅之理識者推觀前覆一褒姒能覆宗周言雖盛易滅
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乘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所遇陰雨四也車既載且行遇雨方知遺輔車之器亦為憂所亂也既墮所載未能遵行願伯助予修
敗車涉淖塗伯當是伯兄同行者也言隻力不能獨辦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履爾僕不愉爾載終險絕險曾是不意

無遺其輔用益其輻履顧其僕而多不可隨所載也此戒僕之詞也我為憂所亂雖險絕險曾不以為
意言意不在車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所見池魚五也當是初居有此因有感也魚在沼為人所繫雖潛不能逃也言我豈可受彼祿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治比其鄰止昏烟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惓惓
當是就田野為居慮頗有比鄰之樂而其憂終不能釋也

彼彼彼有屋載載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何矣富人哀此惓惓

當是其鄰稍厚可以相依也彼彼之屋載載之穀皆其鄰所資也但恐斯人無祿為妖者並出而極喪
之富人尚可我惓惓將如之何也此當是老而無子者兩言念我獨一言哀此獨與伯兄同行可見其
獨也

聞音曰京居良切瘡勇主切後下五切口孔五切夢彌登切勝書蒸切雄于陵切局訖力切厲力孽切
輔扶雨切予演汝切輻筆力切意乙力切炤之若切椽都木切吳氏以殺叶云未詳鄰連上句昏連下
句則叶故古之音律雖不可盡聞亦在詳推也

總聞曰一詩及憂者八而言憂之狀者又不一也所謂小心良是心最小者憂最深

十月之交八章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是月必朔望日月俱食所以謂之甚醜見下左氏童謠其九月十月之交杜氏晦朔交會也又丙子旦
日在尾月在箕杜氏日月合朔于尾月行遲故至且而遇在箕此交殆類此時經世是年九月戊申朔
日有食此朔當是戊寅小盡當是丁丑併載于此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滅
日食之變甚大于月食所以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月食固為常一月而兩食則為異變于何不滅一
何不善也孔氏良是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懲

雷收水涸皆八月中氣而十月電震川沸大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騶維趨馬馮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氏番氏家氏仲氏聚氏騶氏馮氏凡七族皆因豔妻而處位也七族之中皇父為最盛下云抑此皇
父又云皇父孔聖自以下皆皇父作向之事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微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戢禮則然矣

此督民作都于向怨之辭也汝豈不知是農時而何為使我與作不就我相謀而微我屋荒我田皇父
以為非害汝也禮當然也言不引愆反飾非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寬侯多藏不慈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擇三事之多藏羣臣之有車馬者以向為歸此殆類鄰塢也
阻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誹謗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止我友自逸
此不與皇父同惡而為所苦者也此人當是向人而督向事故自徂向之下即言阻勉從事不敢告勞
又言悠悠我里亦孔之痲當是此役督迫甚急切責亦重同黨不肯當之而異已者承之也故多言我

獨也。

聞音曰卯莫後切哀於帝切行戶郎切令盧經切馬滿補切謀謀切業陵之切矣於姬切藏才浪切王于放切吳氏以鄭氏國之三卿信雖多藏之人

無留衛王藏王皆為平聲雖人聲亦是平意不必以為未詳天鐵因切痛呼罪切徹直質切聞訓曰微通也言其命不逆也自恨之辭

聞訓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舊一句今分為二句聞訓曰向邑名在河內軹縣

總聞曰其言如此危憤猶有望于遺老守王大半賢者責君終淺愛君終深與後世許君惡以賣己者異也

兩無正七章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晏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尋詩皆無兩無正之文亦無兩無正之意他詩不見此比歐陽氏亦嘗疑之以為古人于詩多不命題而簪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今兩無正之名據序曰兩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

兩而非政也今攷詩七章都無此意與序絕異而不言其所以然據詩周宗既滅鄭氏厲王流處之時攷詩正大夫離居言不從王者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言雖從王而不以君事王

者也。在鎬無君在處有君與無君同兩地皆無正可宗也兩恐當作兩字之轉兩兩字全相類古兩作兩兩亦作兩易差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為惡

莫知王失所之勞言不從王者也憤之辭也庶曰式滅云者庶幾因事為善而反出令為惡無保君免難之心有挾君肆惡之志憤之辭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告以有法之善言不以為信今則流離何所底止傷之辭也凡百君子責凡從王者之辭也各自敬爾身而已何為更不畏王不畏王是不畏天也憤之辭也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責為王將命告難之辭也凡往闔仕者如此之急且危或言不可使者天子必責其交私謂其相護避危事也或言可使者朋友又受其移怨謂其見推涉危道也大率無奮志捐軀之士寧以不可使得罪天子而不願可使得薦于朋友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責不赴王之辭也曰予未有室家以室家為拒人之辭也無言不稱疾以疾為欺人之辭也言必得妻奉疾而後可行也勸者不堪其意而詰之爾往昔避亂離都之時何嘗有妻事汝言無妻已久不獨今日也安得以此拒我為辭

聞音曰國越逼切夜弋灼切今北人猶有此聲夕祥倫切信斯人切天鐵因切訊息罪切出夕遂切殆養里切子獎禮切友羽軌切家古胡切血虛屈切說文血恤皆以血得聲易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

聞訓曰淪胥水回復貌詩多言此毛氏鄭氏淪率也胥相也言牽率相引也大費意集韻淪沒也胥長也皆言水狀不能快流也下云無淪胥以敗此必是方言但今不曉

聞字曰鼠當作瘰病也與正月癩癩同集韻通作鼠

總聞曰厲王出奔處歲在己未死于歲歲在癸酉凡十五年居正位之君在處行君事之臣在鎬不可三月無君而十五年曾無一人唱反正之謀舉勤王之師者雖厲王不君然命義天下大戒也以正律之當會同諸侯誅戮羣小奉厲王于西都周召二伯左右為之弼諧既不能然儲賢嗣以待將來雖不為無功于周然終非萬世之正也此詩聖人所以存之君臣之際有攷焉

小旻六章昊天疾威敷于下士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賊不從不滅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叩

當是有大旻又有小旻亦如有大明又有小明大旻今不存毛氏列于十月之交兩無正為小故曰小旻謂其辭比前更詳也識者更詳此詩多及謀猶當是與圖事者君子之言不用小人之言是從故君子為憂集韻猷通作猶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遠謀之不滅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胡底何所止也言必至于亂也鄭氏良是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龜猶厭其不誠不以告之而況于人亦不以告也雖謀夫孔多皆邇言也如深坐而不出則行路之實語不得而聞之言不廣詢外議止聽側言也

哀哉為納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凡邇言皆非先民之程大猷之經也如築室臨路必與路之附近者相謀則審勢取材就近而得實今

築室于道而定謀于室何由工徒可散而功役可成乎大率功散則功成俗語畢功謂之放散亦言不廣詢外議止聽側言也後稱廣謀難聽者多以築室于道為辭故曰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尋詩正以聽言狹而不廣近而不遠為憂不如後世所行之意此類誤引經者亦多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艾如彼泉流無倫皆以敗靡止言流落也靡靡言薄惡也然不為無人在審擇之鄭氏有通聖者有不能者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上下兼貫五事而以否問之則不能是五者也如此則語差而逾斷而整可以為法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草知其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前兩如履之辭後三如戒之辭也當是此詩之作遇水感情末兩章皆指水與辭泉當流不可淪胥淪胥回復也不流則敗言人情不可寒也虎當畏不可搏河當渡不當陵搏虎陵河未有不貽害者言人情不可忽也淵不可臨而深者愈不可履冰不可履而薄者愈不可履皆言人情不可忽也尋詩所以謀賊者不從而違謀不賊者覆用而依皆怙尊忽眾之過也此詩正中其病

開音曰用餘封切哀於希切底都黎切猶余救切集疾就切各正九切道徒厚切聽他經切否補美切應火吳切謀魚胡切艾魚氣切敗蒲味切他湯河切淵一均切

總聞曰暴虎馮河臨深履薄四者皆危事亦皆北俗北俗強捷河東有一種打虎社大抵平地日中則虎替此時多伏則驚起以搏之孟子所謂馮婦者也大叔于田相揚暴虎獻于公所亦飾言也打虎社自有虎衣虎器又有獅子筒以竹木為之呼吸作聲則虎驚此暴虎也河塌崩徒無常有平地高陸忽為深河有衝波巨浪忽為大野者人認水聲知之有車乘馬牛臨河忽沒者此馮河也河深冬北風則冰亦有厚薄堅脆大率驟冰者多不常連冰者多可保人多循狐跡而渡相傳狐能聽冰下水聲擇無聲處乃行亦有為所誤此履冰也書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最善下語虎以尾為威之節人旁觀其尾緊緩高低展縮及左右輒知其所趣南人亦能識之纒立春正月節雖風雪苦寒亦不可度北人謂之巢冰以是推之則詩人所謂戰戰兢兢當是親經歷者也

小宛六章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說與小旻同以大小別繁簡也大明小明可見當是見後嗣不肖而思其先也二人考妣也恐是見幽王廢后而思宣王宣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人即所念之人也其先飲酒如彼其後乃飲酒如此憂天命不復再來言將亡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又見脊令與感言兄弟不相親愛日邁月征而奔走無定也

又見桑扈與感言彼尚有粟可味我不惟無之又恐墜刑持粟求下問如何可以遠害皆兄弟之間憂疑之情也持粟求下有田里之狀采菽亦有田里之態當是王之兄弟家窮財薄如此故曰填寡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守善畏事之人憂備如此言其上沈潛而不可測也故以酒起辭當是王之兄弟彼若懼嗣而不安者如言先人所生所感之與皆父子兄弟間事也

開音曰天鐵因切富筆力切又夷益切采此禮切負蒲猥切

開事曰鳩深春則新雛能飛宛小也維之新也案維當菽初苗可茹當是春時作此

總聞曰考為宣王妣不知誰氏見幽王而思其考見褒姒而思其妣所謂各敬爾儀各者謂幽王褒姒也一為君一為后故下云天命不又卒之幽王殺而褒姒不又之證作者蓋有所見也

小弁八章

弁彼繁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說亦與小旻同下章言宛彼鳴鳩當是夏時作也

跟跟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大率憂思多頭目昏昏此疾首與伯氏首疾同意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古人所居必植桑梓定之方中可見此殆是祖業也毛在外謂毛髮之屬裏在內謂骨血之屬皆父母所生也今我亦受父母之毛髮亦受父母之骨血何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也所生之日安在恐是其日其時不吉也猶今說命年月日時以支干納音推凶吉

六章投兔死人七章伐木析薪八章山泉梁筍有懷在心凡觸物皆傷感也

開音曰斯先齋切提是移切道徒厚切草此苟切擣當口切老魯吼切梓樊禮切母滿罪切在此禮切

屆居氣切伎其宜切雌于西切先思管切鸞承呢切柘湯河切山所旂切筍舉后切后候口切

聞物曰椅地也氏以爲伐木椅其巔析薪隨其理其說固新然不必如此椅梓屬柘棠棣屬皆木名也

留其羣也管見襄罪間走鹿屢駐足回顧舊說甚善投兔之說恐未必然管見關陝間麋鹿爲鷹犬所

逐反投于人安得不先爭救護也人在旁鷹犬自止

總開曰司馬氏幽王娶申生宜曰又說襄姬生伯服廢申立褒而放宜曰宜曰平王也故太子之傳有

此辭尋詩蓋士大夫之在下位者被讒懼罪其所感之物鳥獸草木山水以至舟楫薪蒸梁筍皆民間

所見所用者末章與谷風民婦怨民夫之辭全同言已不能保物于何有當是君既不察親又不救故

末章有自訣之辭也

巧言六章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辜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第五章始有巧言之文于詩罕見識者更詳當是以讒獲罪于父母故曰已威又曰泰憮已泰皆甚也

父當是幽王母當是褒姒此辭似是平王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指父母也方亂初生譖者頗畜之及亂又生讒者即信之矣然纔回心怒彼而此亂立消也曉之

辭也

君子履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餓匪其止共維王之印

不安其所止不服其所共惟爲讒以病上而已信者以爲我之益而不知爲我之病曉之辭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寢廟遇犬獲之

寢廟文武之廟也大猷文武之猷也言文武之業將墮也他人之心蓋廢嫡立庶也此亦易度但免自

恃其狡不知其有犬也言有不堪而俟變者也似是申侯四章八言亂子得罪于父母未遑至此蓋其

時已醞釀申侯犬戎之事也

往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頌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柔木讒人之狀也其君以爲可倚而不知行路皆能數其心言淺謀而露機也故廢宜曰立伯服未幾

而生變蓋奸謀久露謀漸集經世廢立在于甲子殺立在庚午首尾七年

彼何人斯居河之隈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極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開音曰且七餘切憮火吳切威紆胃切盟謀郎切共居容切度待洛切獲黃郭切樹上主切數所主切

口去厚切厚狼口切階居奚切幾居希切

總開曰平王雖非令主然亦非下流故文侯之命聖人存之觀其詞足以動人似是唐文宗之倫故國

人銜切幽王而傷憫平王其後驪山之變即申立平以奉周也

何人斯八章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此必前詩居河之隈者皆曰彼何人斯鄙惡之辭而此詩又甚造譖者當是近水而居所謂河隈是也

被譖者亦當近水而居所謂我梁是也梁橋也鄭氏謂暴爲暴公恐亦如前詩亂是用暴之暴此當是

過其門之梁不入而遂去被譖居家者所以疑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過門者當是兩人始末之辭有異始以爲可末以爲不可大率此反覆之人也惟自知反覆所以難相

見懼詰之窮也唁弔也當是得譖居家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當是過門留語而去陳所陳之梁也與別梁同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大率彼人以此人懷憂生疑故愈設辭以亂其神欲使不安而自投于禍也惟其造謀如此所以愈難

相見懼察之露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追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肝

謂行之安又不暇止宿謂行之亟又方暇脂車但造陰謀設暗機欲害我而不一我過爾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猶有望于回而入門也當是寄語彼人還而入則我心寬還而不入則汝謀不可測也二章俱望其一

來而此章尤切冀其來以安其心憂疑之甚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誚爾斯

此所謂二人從行也二人一壎一篪如素之貫而不解言二人相密如此也安知我之心憂疑不免以

誚書神言欲此證不成非他辭也蓋虛其人之知愈肆毒也

汝若真鬼蜮則不可得有視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聞物曰鬼、鬼車也。賦水弩也。二物害人皆不可見。三物豕、犬、鷄也。左氏鄭伯使卒殺行出犬、鷄以詛射。穎考叔者。

聞事曰鄭氏詛、謂祝之使沮敗也。禮有詛祝形載辭。後世轉為陰邪之事。非古。

聞人曰皆偶然為此。春秋魯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二年及二地相去甚密。又偶見維暴之云。蓋人所言也。遂相附合而為辭也。毛氏又見魯成十一年晉卻至與周劉子事。溫為王官之邑。則併與暴同為畿內國名。而杜氏專經。乃以為鄭地也。以此未博。而不知後之識者亦有以審也。

總聞曰當是朝臣與太子相連者。既陷太子。將及其徒。所以憂疑也。造釁之人。亦當是不足比數者。巧言末章。固有鄙賤之辭。此詩尤甚。方譏遂譖行。雖可鄙。不無可畏爾。

巷伯七章

妻兮妻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尋詩當為寺人所譏而被刑。如司馬遷者也。識者更詳。

嗚兮嗚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貝文爛斑似錦而非錦。箕星排比似箕而非箕。言初無是事。強造成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譖人者多為人所窺。不以為可信。或有所遷怒。而反被害者。勸其勿好譖也。

駢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騷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謂者非獨一人。必有其徒也。二章皆言誰適與謀。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止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楊園之道。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言豺虎亦惡之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言夷狄亦惡之也。投畀有吳。天無所不容也。宜其受之。乃亦棄之於楊園之道。楊園郊野之地。墳冢所在也。甚憤怒之辭。

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猗。美盛貌。畝丘。禾田也。今田猶稱若干畝。若干丘。當是夏時作此。

聞音曰甚。食恁切。謀。謀杯切。翩。批實切。信。斯人切。幡。芬賣切。天。鐵因切。者。掌與切。謀。滿補切。者。謀相叶。

移取彼譖人一句。則不必掌與滿補可也。丘。祛奇切。末以之叶詩。

聞句曰。移第六章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三句。入第五章。移第七章楊園之道一句。入第六章。

韻叶且意多。

聞人曰。寺人之長者。故曰孟。其題亦曰伯。

聞跡曰。楊園。白楊之園也。冢墓多植白楊。陶氏。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人挽歌多以白楊為辭。

總聞曰。寺人猶言為掃除之役。在闕宮之中。案。當作。闕。不。有也。當是此人執役永巷之間。故曰巷伯。

詩總聞卷十三

谷風三章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此必同經患難。而他時稍達。棄恩忘舊者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實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頽。雨圯山也。亦雨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草木長則山愈高。

聞音曰。女。思與切。予。演女切。懷。胡隈切。怨。讀作德。西北人相怨恨之聲。此字以聲取。旁紐作越。亦可叶。

總聞曰。谷風。春風也。正草木發舒之時。當是其人得時。退志如草之繁。如木之茂。有莫己若之意。恨者以為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言無不卒之人。人生幾何。而惡薄如此。恨之辭也。

蓼莪六章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匪莪即蒿。匪莪即蔚。目前惟有此物。更無他見。父母生我。本欲增光門戶。今乃索居田野如此。歎惋之辭也。

餅之罄矣。維嚚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餅既罄。嚚又恥。言窮甚。鮮民之生。言置于生也。既無一為生。不如死也。久言當死已久。至此已過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當是父母鍾愛有託。不如所願而亡。出門則銜憂。口如不能出聲也。入門則無所至。身又如不在家也。大率口有所銜。則聲不發。神有所亂。則目不識。憂思之極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欲報而不能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人莫不有穀為食。惟我獨乏。當是父母亦以傷貧。遂至棄背。故此人之辭。若不可存者。

聞音曰。蔚。紆胃切。害。何葛切。閉跡曰。兩章皆稱南山。故知居南山之下也。

總聞曰。毛氏父母病亡。在役不得見。尋詩不見此意。當是不遇之窮士。居南山之下。遇苦寒之辰。銜哀抱貧。人不能堪。則欲死也。蓋常情也。

大東七章

有饑盈。有球棘。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潸焉出涕。

大東小東。具見此詩。無別有小東也。簞貯殮者也。取殮者也。當是士大夫會集之間。有見道路平直。貴賤往來。動念興哀。思往日而傷今日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當是周道之側。有小東大東。山俱在東。而以大小別之也。葛屨。公子行周行之屨也。公子如此。下民可知。安得不傷心。

有冽洸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此遇寒涉水而載薪者也。以為洸泉無浸我薪。溼則不可載也。此亦謂公子也。薪雖溼。尚可用也。小人以勞致病。則恐不可生。願少息也。皆公子之徒。憊貧勞之辭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璫。不以其長。

此詩當是傷怨王室之詩。是時周已遷東。而秦踞西。在東者。憚所職之勞。不肯來服王事。在西者。又逞勢得志。而蔑視在東者也。舟人。水工之人。私人。家僮之人也。皆西人也。言舟人私人之徒。皆酣于酒。而

不用漿。務醇美也。皆華其佩。而不用長。務輕捷也。言西人之得意如此。而東人徒勞而甚窮。歎其不如西人也。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皆服勞之極。連夜迄曉不休。據所見道所懷。自此而下。天漢。織女。牽牛。啓明。長庚。揀畢。南箕。北斗。是也。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揀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宋氏所謂心恍惚而震蕩。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步列星而極明。指星起與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來。六直切。坎。訖力切。載。節力切。服。蒲北切。裘。渠之切。試。申之切。旁紐則然。易。可貞無咎。固有之也。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庚。古郎切。揭。居竭切。

總聞曰。有指君不明者。天漢是也。有指臣無用者。織女。牽牛。啓明。長庚。畢。箕。斗。是也。東西南北。無不周覽。與懷。大率首章。瞻言顧之。潸焉出涕。此其真情之大端也。

四月八章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當是初夏出征。歷秋。歷冬。又次年歷春。歷秋。在道。凡經年有餘。尋詩可見。我先祖獨非人。而何為忍于我也。此必其祖在位有勞。而其後為有力者所不容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秋色慘。七月後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日色寒。十月後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此登山有見也。栗熟。八月後。梅熟。三月後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此臨水所見也。泉水本清而復濁。雨多泉溢也。水生三月後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此從事江漢之間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此仰觀俯視。有見者也。我非羽。焉能飛。我非鱗。焉能潛。言無非避害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草木生。三月後也。大率餘年在外。案餘年當道塗江山之間。可謂盡瘁。而不知有我。視若無人。可謂太無情。是可哀也。

聞音曰：予，演女切。害，何葛切。尤，于其切。濁，廚玉切。有，羽軌切。哀，於希切。

總聞曰：自謂為君子，所以自別于小人也。

北山五章。案北山舊為六章，王氏改為五章。後當有闕章，而傳本失之也。

涉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杞，枸杞也。仲春可食，當是此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賢，如某賢于某若干純之賢，言其勞獨過于人。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方方剛，經營四方。

以我少壯，而使我陳力固當然，但不均為可恨耳。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此所謂不均也。

聞音曰：事，上止切。下，後五切。賢，下珍切。今東人猶有此音。彭，鋪郎切。國，越逼切。行，戶郎切。議，魚羈切。今西人猶有此音。佛書思議讀作宜。大率西音多然。

聞訓曰：嘉，鮮皆美之辭。今人猶呼少壯為鮮健。

不均，歸咎于大夫。大夫以君命而役庶位者也。大率詩人于君多婉。

無將大車三章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

不必將大車，當是大車皆小人乘之。我乘大車亦與小人同倫，但自污而已。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言憂思無精采也。今人猶呼物陳弊為少出治。治讀作持。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聞音曰：疢，眉貧切。當通作瘵。集韻與瘵同。皆病也。吳氏以字書。民氏多互用。蓋經唐諱，從民皆改從氏。後有復者，有不復者。且如緡，緡一也。而有兩從。緡，一也。亦有兩從。秦諱政，正月遂以仄為平。至今不改。況唐三百年，又重之以五代之唐。習熟不全，改易爾。冥，莫迥切。重，直龍切。

聞訓曰：離，塵也。北人猶有此音。

總聞曰：賢者，不願居高位。居高位則任重事。世態如此，高位不可居。重事不可任。莫若自願為安。三章連稱三自，自者，己也。使人懷此心，安得不亂。

小明五章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甚。念彼其人，涕零如雨。

詩經 卷十三

二一九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徂西，往舊都也。此必有求于秦，而識者知秦之心無厭，是豈可倚。如被毒而又至苦，言毒之深也。先說文遠荒也。引此至于芄野，一曰獸，虜其人，在朝之相知也。不堪在外之惡境，故思在朝之相知。至于淚滂流，首重回，又甚于夜臥起，宿于外，不能宿于內也。念之極也。固知其無成而思歸，必以我為懷私不辦事也。置我于罪罟，加我以譴怒，甚至於使我再行，尤不可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其人，陸陸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開也。言天氣方開明也。二月後。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芻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其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奧，暖也。言天氣方暄暖也。四月後。二章歲聿云莫，亦參差。古作欲語健。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前三章，此念彼其人，故稱我稱彼。後二章，彼嗟爾君子，故稱爾稱女。以為進，則嬰外藩之憂。退，則貽內朝之譴。進退固不能逃禍，但不以儉安為念，而以靖共正直為懷，神必相扶，而可免患。相寬之辭也。

聞音曰：野，上與切。除，直慮切。莫，暮故切。戚，于六切。福，筆力切。

總聞曰：自二月初吉至歲聿云莫，所歷期年是時。平王以岐西與秦，以河內與晉。既以謝二國之援，且以資二國之助。自秦仲已張，至是立西時，秦時密時，漸進汧渭之間。盡包關輔之地，故以王命使西土者，皆恐蹈不測也。秦以虎狼處己，以魚肉視人。其來已久，著于孝公。成于始皇。當時有識者必先覺之。

鼓鐘四章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喑喑，淮水淅淅。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鐘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大率淮夷叛服不常，當是前此既服，至此又騷。將帥經理者合樂臨戎，以此夸耀下國，而攝服夷心。識者憂其不可，故以美辭曉將帥，爾懷至信，彼且感服。其次以正以斷此事，不患難辨回曲也。猶疑也。古稱猶豫猶，多疑之獸也。語曰：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言有司出納，遲疑吝惜，如猶之狀。故謂之惡，今併載于此。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鐘瑟琴，笙磬凡七器。雅，南凡二音。諸器皆用二音，故儀禮歌者關雎鹿鳴等，今存。笙者，南陔，由儀管者，新宮等。今亡。歌有辭，今伊州渭州之類是也。笙管無辭，有腔，今四六句合之類是也。有辭者多存。

詩經 卷十三

二二一

有慈無辭者多亡蓋無辭故難傳
聞音曰將七羊切湯戶羊切嗜居奚切潘弦難切馨居尤切南尼心切僭七心切
聞跡曰三洲在山陽

總聞曰漢以亡為無元無其辭但有其題也以題推之其義略可見如此則所謂惟存其義而逸其辭恐無是理也識者更詳今甲子旬中無戌亥甲戌旬中無酉申之類謂之空亡亡亦無也非漢字獨爾古語多然至後誤呼之元祐間善政綱舉而網疏首選劉棠天統關王勞心四方法三尺以雖具獄一人而使亡用西漢天下亡一人之獄棠天下名儒猶誤呼以為常誤呼可也而義亦隨變則有所不可此類甚多今併載于此

楚茨六章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茲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抽拔也除也拔除棘茨而藪黍稷自昔者謂后稷也下詩言自古亦謂后稷大凡詩人言祭祀必以農事起辭言農事必以祭祀續辭言農事祭祀必以福祿結辭三省未有闕一者也此總言享祀妥侑而介福也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祀祭于廟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總言牲牢既具先使祝致祭于門然後延尸入坐也禮設祭于堂為於外執爨踏踏為俎孔頤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此次言俎豆各獻而祖尸為主餘昭穆為賓客亦皆有尸大率禮皆以生代死貴通情也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茲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此次言俎豆甚虔飲食畢盡也進飲進食中禮無愆也工祝致神意以告孝孫初一章止言福之大而不言福之數二章三章言萬至此自百至萬自萬至億徂賚于是為多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率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孝孫始離位而立庭既受賚則往歸位也工祝以畢告尸以起而歸宰廢牲婦徹器各隨其職而既其事也不遲者禮送尸即飲福受賚也禮君親率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致祭夫人薦豆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率卿大夫以下也君婦君夫人以下也諸宰君婦亟疾廢徹以饗神之

物及致祭之人所謂飲福受賚也魯爾如諸父者皆預卑屬如諸弟者皆預中屬如諸兄者皆預三者總諸屬也所以言補言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樂飲福之樂也不獨暫安而仍有後祿殺受賚之殺也不特無怨而又皆有慶所願如此也方在祭尸為主故稱孝孫及飲福君為主故稱君凡祭祀祝嘏稱主人曰孝孫主人自稱曰曾孫大率周禮皆宗后稷故皆稱曾孫也禮既順物又時享祀之道盡矣惟勿廢而長行之此皆美未有戒禮時為大順次之

聞音曰祀逸織切福筆力切亨鋪郎切初蒲光切明謨郎切饗虛良切慶墟羊切踏七略切碩常約切矣陟略切莫末各切客克各切度徒洛切獲黃郭切格剛鶴切愆起巾切備蒲北切戒訖力切位力入切周官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氏云立讀為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為公即位鄭氏以二字當同為位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既可同為位亦可同為立左氏賦以目叶位案目當作日左氏賦都

後者世功多士濟斯位春願成綱維通與時應匹以位叶匹也江氏詩以位叶匹信古有此音也告古得切奏威後切旁紐千木切叶祿慶墟羊切包補振切考去久切盡子忍切引一忍切

聞人曰神保尸之贊相也凡饗凡酢凡歸皆贊相導之保氏掌祭祀之容恐亦是此職總聞曰此詩本末甚詳禮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祝嘏稱其義故曰孝主人于國于家皆稱次故稱曾孫神象也祝將命也夏立尸而卒祭商坐尸周旅酬六尸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后稷太祖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其旅者太祖以次也傳主人辭于神曰祝主傳尸辭于主人曰嘏其文載于經傳甚多亦不無相抵牾擇其明簡者一二略載之

信南山六章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吟吟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稱禹即是稱稷書先命禹作司空次命稷為后稷言水土稼穡相繼皆為急也古制畝法向南而帶東不言東南而言南東也平田四方皆一致蓋疆理所經遂上之徑溝上之塗澮上之塗澮上之塗澮川上之路以達于畿皆背畝而面畿畝在東南畿在西北古者正塗皆取定域非若今有小路有叉路也所謂欲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蓋晉齊直東則順自南而東則迂亦引此詩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麥欲雪先雪滋麥禾欲雨次雨滋穀故曰益之言得雪之後又加之得雨為佳雪當在冬雨當在春夏斯為時也

鬻場鬻粟黍稷或會孫之穡以爲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

尸主又有尸賓皆伐爲神者也既界尸主又界尸賓當是楚茨大祭尸主尸賓同饗此小祭后稷不與而獨以次也大率大祭亦于后稷之尸以遠故加嚴所謂不受旅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蕝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瓜熟而薦廟也當是夏時此薦新之祭差小故其禮比楚茨蒸嘗之祭差簡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管

雖薦新亦用牲但不用大牲禮薦冰以羔薦麥以雉薦桃以雞薦麻薦稻皆以犬惟薦鮪薦魚薦穀無牲此薦瓜之牲也商周鼎占多作子象持刀度當時事神主人自執刀割牲舞自乘干戚藉田自乘耒

之類是也騂色牡形他牲皆可

是蒸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楚茨蒸嘗之祭也其儀差詳信南山薦新之祭也其儀差略下章甫田社祭社以方也大田蜡祭蜡亦

以方也皇祖謂太王王季先祖謂文王考謂武王大率常祭止自太王以下謂之近廟故此皇祖有薦無享也

聞音曰田堂練切今人亦呼作田爲佃田呼農家謂佃戶皆作去音吳氏句作池鄰切田作地因切又皆作亭年切不若從本音爲順畝滿罪切渥烏谷切易林春多膏澤夏潤優渥稼穡熟成畝獲百斛正

用此詩是知上天同雲至生我百穀六句包冬春夏三時非止一時也曠子通切年彌因切瓜攻乎切

粘候古切考去久切享虛良切明謨郎切

聞跡曰大率井田之制一夫居一廬田百畝此則上中下地皆同上萊五十畝中萊一百畝下萊二百

畝謂不耕而陸種者也今一夫一戶也餘夫一戶之衍出者也亦在一戶受廩受畝之內猶今言子戶

古之度量皆極短于今若如舊說則地太寬人太少有所不足如今所計人力地力皆相當無遺也

總聞曰兩詩皆言祀事孔明所謂遠開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古以爲非至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詩總聞卷十四

甫田四章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孔氏凡詩之作非如記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之萬億及秬舉成數且叶句

所在大田皆有十千之數以見天下皆豐此說甚通他皆倣此以舊儲食以新收者積新陳相因自古

遇豐年其法如此漢常平之制略似田野亦有髦俊于種藝之間有餘力則助人無餘力則止自可審

察其人之賢否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

士女

齊整也明潔也言穀之精也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共乘盛此爲社所共者

也田祖鄭氏先晉神農司耨后稷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駿田駿恐亦是田神若是

田官不當與大神同饗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駿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七月略同辭至喜不必改爲饁言迎其神既至而喜也君勞田駿見之卻其左右而察其美否與下通

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懷如此也。古禮凡祭神皆有尸。今所在尚有此風。然多流于邪怪也。禾所以易長者。以人之克敏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凡稼事以敏為功。所謂時乃饒。鍾奄觀銜艾。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茨。布地而生。莠藜也。梁。截水而橫。略約也。坻。聳水而起。洲渚也。京。附地而隆。陂陁也。積穀之狀如此。倉貯之木壤者也。箱。運之以補助他所者也。

開音曰。畝。滿罪切。籽。獎禮切。蕪。魚起切。士。鈕里切。明。讓郎切。慶。墟羊切。右。羽軌切。否。補美切。有。羽軌切。敏。母鄙切。京。居良切。慶。墟羊切。

總聞曰。前兩詩不知何以見思古。此詩又不知何以見思古而傷今。當是以自昔何為。自古有年。遂以為思古。以今適南畝。遂以為傷今。詩援古及今甚多。且以田事言之。振古如茲。續古之人。皆及古以迄于今。匪今斯今。皆及今。雖未敢即以爲某王之盛時。亦未敢即以爲某王之亂世。識者更詳。

大田四章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周制。季冬。令告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備也。孟春。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所謂俶載也。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勸農勞民。母或失時。所謂是若也。孟夏。驅獸。毋害五穀。季夏。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可糞田疇。可美土疆。所謂無害也。見下章。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稂。莠。人力所及。螟。螣。蟊。賊。人力所不及。神其以害田之物。而畀之火。禱之辭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愛君也。駿發爾私。亦服爾耕。君愛民也。民愛君以公爲先。君愛民以私爲先。耕謂公田也。雨澤專及公田。因及私田。急于公。緩于私之辭。私則駿發。耕則亦服。急于私而緩于公之辭。當時君民之情可見。不穫。不及穫者也。不斂。不及斂者也。遺秉。所棄者也。滯穗。所留者也。今北方刈穫。弱婦幼童。隨車拾于後。亦足度日。南方亦謂之拾糞。但不多爾。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禮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蜡祭也。大率此詩言收成之事爲多。似是索饗。凡田祭。田祖居先。田峻次之。至此曾孫方來者。觀蜡祭。同民福也。

開音曰。稼。讀作介。今南人猶作此音。叶戒。事。上止切。耜。養里切。畝。滿罪切。穀。訖岳切。碩。常約切。阜。此苟切。好。許厚切。莠。徒侍切。火。虎隈切。祀。逸織切。穧。筆力切。開訓曰。穧。說文。幼禾也。既刈有穧生者。今謂之稻孫。穧。說文。撮也。秉。說文。禾束也。穗。說文。禾成秀也。民

間今猶有濟音。一截所裁謂之一漚。而漚與劑同。亦有穗音。一枝兩枝。謂之一穗兩穗。

開物曰。爾雅。食心曰螟。食葉曰蝻。食根曰蠹。食節曰賊。說文。蝗。食禾節。從虫。恐。是說文。又云。蝻。蝗也。亦以賊爲蝗。如此。則兩句再舉蝗也。今田間一種結網。罩禾實者。從冥。恐。是此意。今俗謂蝻蟲一種。口截禾莖者。從矛。戈。恐。是此意。今俗謂蝗蟲後股如鋸。甚利。二種皆不食禾。而傷禾。大率漢儒之學。兩物則分作兩種。用四物則分作四種。用假如蟲類更增。而物狀不可增。則將如何。古今遼遠。蟲之名實亦不可盡合。今但多云蝗蟲。又云蝻蟲。恐即是蝻也。其餘會粹之名。多與古不侔。

開訓曰。詩多稱南畝。說見信南山。後人言東臯。猶可。西疇。遂失古意。或謂東作西成。然所謂農人告于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正是春時。非是秋時。或植杖而耘。登東臯而舒嘯。正是夏時。非是春時。大率後人乘意指東西南北爲辭。詩人亦率意。但所見止在南。所謂南東其畝也。

總聞曰。八蜡。八方之神也。各隨其所來之方祀之。舉此禮專用爾。爾詩八章。當分歌以樂八神。鄭氏以爲一先。當二司。當三農。四郵。表。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恐未必然。止祝辭可見。土歸于宅。土神一也。宅神二也。宅。山之間也。水歸于壑。水神三也。壑。神四也。壑。巖穴之間也。昆蟲。毋作。昆蟲神五也。草木歸其澤。草神六也。木神七也。澤神八也。澤。陂湖之間也。昆蟲。當作蟲。蠶之總名也。既蜡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蓋神人各休其所也。

瞻彼洛矣三章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此必宣王會諸侯東都之時也。君子。指宣王也。古之明王。莫如文。武。成。康。是時亦未宅洛。至洛會諸侯。行大賚。有賜之以韎韐之盛。而在外統帥者。如方叔之徒是也。有賜之以韎之瑋瑋。而內守國者。如張仲之徒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韉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一章。言以作六師。兩章。皆言保其家室。保其家邦。人情不欲外征。惟欲內保。故皆以萬年祝之。開音曰。韎。韐。毛氏。茅蒐。草也。鄭氏從之。又茅蒐。韎韐聲也。毛氏又所以代韎也。鄭氏從之。言祭服之韎也。孔氏。韎。草名。陳留人謂之韎。又從毛。鄭也。又韎。韐以代韎。其體合章爲之。蔽膝之衣是韐。又從毛。鄭也。者。用茅蒐之草染之。故亦孔氏集毛。鄭之說。頗明。韎。集韻音味。音末。皆草赤色。韐。集韻士服如韎。則韎。韐。殆類亦韎也。禮。韎。師。掌。韎。韐。鄭氏讀如味。飲食之味。杜氏讀韎爲韎。韎。韐。韎。鄭氏讀如韎。韐。謂衣亦韎以舞也。如旄人。執旄以舞。籥師。籥。籥。以舞。非樂名也。左氏。有韎韐之附注。杜氏。韎。赤色。附注。戎服若袴而屬于附。與袴連。此殆類亦韎。與赤韎相似。據此以作六師。當如周官韎師。大輿。舞。韎。樂。亦可。當如卻至衣。韎。韐。之附注。亦可。恐用周官之制爲長。

聞事曰：爾祿如天，非祝人君福祿也。蓋人君及臣下之福祿爾。下文所錫是也。故末章又曰：爾祿既同，言均及之。君子萬年，乃祝人君之辭。

總聞曰：此時方會東都振宗周，而識者已豫為作師之辭。其識又先于矢其文德。王曰：還歸者也。

裳裳者華四章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當作常，常棣也。其葉湑兮，華彫而葉盛也。芸其黃矣，葉漸變也。或黃或白，葉半枯也。感常棣而思賢者，雖歷歲時，漸更柯葉，常欲見斯賢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言宜在王左右也。

聞音曰：寫，實羽切。慶，墟羊切。白，僕各切。左，七何切。今兩人猶有此音。吳氏以為未詳何也。吳氏攷古音甚詳，而采方音稍略也。宜，牛何切。有，羽軌切。似，養里切。

總聞曰：江漢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此當是召公之流，其先有令名，而後能繼世象賢者也。

桑扈四章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桑扈，青雀也。鶯，黃栗留也。當是暮春。毛氏、鄭氏，以兩物為一物。鶯然有文章，恐非春深。鳥飛顧君子樂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此當是人君譽諸侯之辭。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此當是人君戒諸侯之辭。不可自戢，而不肯為，不可自難，而不敢為，如無勉意，自生退心，則福不那也。不戢不難，如諸葛武侯是也。不可自戢而不動，如無逸意，常存勞心，則福來求也。彼交匪敖，如陶侃是也。

聞音曰：祐，侯古切。翰，胡干切。憲，墟言切。難，乃多切。

總聞曰：當是諸侯來朝而歸國，餞送之際，美戒兼存。下章鶯鶯，似是諸侯答君之辭。

鶯鶯四章

鶯鶯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畢，盡也。張羅者，既盡則鶯鶯可以無慮也。所以每章歸福于其君，謝之辭也。

鶯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鶯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殿，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殿，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亦休息，不慮鞭策，已亦可休息，不慮譴訶也。

聞音曰：羅，鄰知切。福，筆力切。秣，莫佩切。艾，魚肺切。

聞物曰：鶯鶯雙棲，乃能宿。雄以右掩左，雌以左掩右，飛類皆然。

總聞曰：諸侯既安心，斯展力，當是其君以情相留，乘馬實之于殿，而未使登途也。故諸侯即事以摯情，不知的在何朝，當是韓侯入覲，出祖之時也。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舉。好爾無射。
 鵲野雉也。雉有謂之鳩。雉有脫文。言安得如此人。早得碩女。來通教言。此樂無有厭也。因見野雉有感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柞木也。析良木為薪。當用斧。娶碩女為妻。當用媒。南山伐柯之詩。皆然。其葉甚茂。而未能析。蓋少肯與我為媒。未得與碩女相見也。又見茂林有感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往迎昏也。

開音曰。牽下轄切。逝尺列切。集韻往也。吳氏牽逝二韻未詳。蓋未攷此。友羽軌切。鵲居妖切。教居交切。射都故切。薪思將切。湑思敘切。寫賞羽切。仰五剛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尋詩不見思君得女之意。如是則似太褻也。此欽慕賢婦。而難得婦相見。及此願有期。則慰其心。皆動于己情。非施于君也。

青蠅三章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當是為讒有端而未成也。止于樊棘榛之間。未至于嚼膚。然不可不豫慮也。

開音曰。國越逼切。總聞曰。二人非君臣之辭。必其徒也。謂君與我猶可。孔氏以二人為人君與讒人。不惟非君臣之禮。亦語勢不順。君子則指君也。

賓之初筵五章

賓之初筵。止左右秩秩。簋豆有楚。設核維旅。酒既和旨。止飲酒孔倍。鐘鼓既設。舉禮逸逸。止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言延賓初入席。甚整肅有次第也。周制。有秩酒秩膳。皆謂有常度也。既延賓。具簋豆設核。又具鐘鼓。又具弓矢。奏其發矢之功。中之之數。勝者飲不勝者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止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止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既起射具。籥舞笙鼓。而獻先祖。其禮至百。又盛大于初。嘏傳尸辭以飲福也。飲福既畢。又各奏其嫻射之能以相校也。既奏能。又起射以手為匹。言分耦也。酌爵以飲不勝。各奏其時。言不踰所當酌之時。告

之于尸也。初筵大率兩射。賓飲酒既遍之後一也。尸受饗既畢之後一也。其率禮如此。所謂秩也。賓之初筵。止溫溫其恭。其未醉。威儀反反。曰既醉。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威儀抑抑。曰既醉。威儀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再舉初筵。言勞賓饗神。皆如禮上二章是也。過此則酒皆酣。禮皆廢。下二章是也。向之秩。今皆忘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嗽。亂我簋豆。止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郵。止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數其狀也。有醉而出者。則受福之人。言不至蹈害也。有醉而不出者。則伐德之人。言必至喪善也。亦有飲而甚嘉。不失其令儀。蓋亦有賢者。不皆小人也。所以下章凡此飲酒。或醉或否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監史所謂糾飲酒過度者也。至醉者固為不善。當糾之也。反以不醉為恥。監史本以糾醉為職。乃以縱醉為能也。五代閻之王氏若此。大率醉者諱人勸止。而醒者不忍坐視也。式勿從謂。言勿從而告之也。無俾大怠。但可扶持。使不至于大顛仆也。醒者相與為戒。非所當言者勿言。非所當從者勿語。謂勸止也。若可從而言。莫若勸其出童。持車之僕也。殺駕車之羊也。言乘車而去也。然三爵之後。則不識義理。不識親朋。童僕之言已過。況敢多言。言多則醉者與怒見犯也。

開音曰。兩舉賓之初筵。即大章首題也。初筵下衍一章。次賓之初筵。下衍二章。兩大章並一句。單入其餘。不然。旨旁紐作陟叶逸。設書質切。抗居郎切。的丁藥切。湛持林切。仇又相叶。又旁紐作尤。康旁紐入聲。作恪叶。爾爾旁紐平聲。作而叶。時此隨句取叶也。大率不叶者。委曲取叶。亦無有不叶者。反芬適切。郵旁紐作宥叶。豆醉者。阻人勸止之聲。若又今西北人。猶有此聲。大率厭卻煩語。雖不醉亦多稱。又出尺律切。福筆力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否補美切。史爽士切。怠養里切。殺公士切。又夷益切。

開事曰。手左右出。耦亦左右出。故耦從手也。舊改手作耦不必。開用曰。古者車乘。首以馬。次以牛。次以羊。輕小之車。羊駕之。所謂灑驅者也。

開人曰。周制。酒正不惟以式法授酒材。所謂酌數器量皆掌。今飲。即王之燕飲。共其計酒。正奉之計。謂獻酬多少。監或謂此史。即府史之屬。左氏屠蒯請佐使。尊恐是。

總聞曰。此同在席醒者。談醉者之狀。當怒而不怒。當責而不責。乃更委曲保護。醒者必慈祥長厚之人。憚凶德。憚狂夫。而又遠害者也。令儀蓋斯人邪。

赤帝邪幅。皆次第錫賚者也。故初言予之。後言申之。

鸞沸權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旗。其旗滌滌。鸞聲嚶嚶。載駟載駟。君子所屆。

赤帝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言君臣和順也。安平在王之側。有令則率從。恭之辭也。

汎汎楊舟。綿繹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亦言君臣和順也。優游處王之側。有召則至。亦恭之辭也。

聞音曰。子。弋。渚。切。馬。滿。補。切。泉。才。勻。切。旂。渠。斤。切。屈。居。氣。切。下。後。五。切。命。彌。拜。切。邦。卜。工。切。哉。將。黎。切。

矣。作平音。

總聞曰。采菽者。登山采菽為食而觀者也。采芹者。臨水采芹為食而觀者也。柞枝者。既飽依樹而立而觀者也。楊舟。或汎或維。追逐而觀者也。故詩稱言觀此。蓋為終日之觀。則備終日之饌。今人出遊出觀。

從容長遠者多然。

角弓八章

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背遠矣。

弓向外。則弦上而矢發。反則無用。俗謂之反張。病有此狀者。難療。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令兄弟。雖相遠。能安處。不令。則交相為害。言怨心生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言情不通也。爵相爭而不相遜。至于末則情皆亡。言情從讓起。從爭喪。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

以老馬為駒。駒亦有時而老也。食量所餽。而酌量所取。則不傷不量。飢飽而食。不付多寡。而酌亦不顧其後也。言有後患也。當是親戚之間。有小人以年而先于衆者。又當是親戚之間。有君子以惡而遠其人者。又不讓以美官。故小人懷忿。驚肆忍毒。尋詩皆勸君子慮後患者也。

母教孫升本。如塗塗附。君子有徽。小人與屬。

孫升木。不待教塗附。不待附。言兄弟之情。非由人力也。君子小人。雖異。然同氣相連。亦是其性也。此必有兄弟之中。小人以異趣害君子。詩人言此。天性不以君子小人而別也。

雨雪瀟瀟。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囂。

言小人之惡。亦易回。稍下心與之。則翻然。既不肯降意小人。又自虎多。無怪小人之欲快其志也。言君子亦不善待小人。答之辭也。

詩總聞卷十五

魚藻三章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鑄。豈樂飲酒。

當是朝廷以魚侑酒。以豈為樂。而勸王者之飲。喜功成治定也。說文豈。邊師振旅之樂。從心從豈者。非。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鑄。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鑄。有那其居。

此飲酒舉樂也。願安所處。言人情愛君上。如今言甚勞少歇也。

聞音曰。此詩上下句皆對叶。

總聞曰。治亂之世。辭意氣象。自可見無疑。似可推演。得以委曲。板援者。皆盛世之詩。強生辭以爲亂世。則恐錯亂情實。非攷古之正法也。

采芣五章

采芣采芣。晝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當是諸侯來朝。人君致禮。都人登山臨水觀之。後世郭子儀。李晟之流。來京師。都人以爲盛事。或見歌詩。恐殆亦類此。路車乘馬。玄衮及黼。可謂大賜。而尚言無予者。自以爲薄也。謙之辭也。下章旂常。驂駟。

兩雪浮浮見現曰流如蠶如髮我是用憂

小人蠶也蠶人心多悍君子髮也髮士心多正恐不勝小人是可憂也故再三勸君子少屈以下小人憂之辭也

聞音曰反芬適切遠於圓切瘵羊汝切讓如陽切後下五切屬殊遇切髮莫侯切

總聞曰詩人困消小人而長君子亦屈君子而下小人而況骨肉之間雖稍下之何足為屈也以五剛一決柔亦必健而說決而和故君子懲小人亦必有道也

范柳三章

有苑者柳不向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暇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范柳當是夏時今歲又過半而為惡尚未息凡人以一時為一變時再變而惡如故處心寬者守靜以待後也以天自警也無也俾也後也皆使之辭也蹈動也天意甚相勸勿相親但守靜徐觀所至也言俟其惡稍息也

有苑者柳不向榻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適焉

言不若高飛而避害也彼人斥在上也其心何所不至豈可守靜而待其居我凶危之地也決之辭也聞音曰瘵子例切邁力制切天鐵因切

總聞曰此當危疑自寬解以待者也後因有用此道而安亦有用此道而危言可待者善人而偶誤用心不可待者惡人而稔熟為惡也故末章有斷制之辭

都人士五章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當是都人之賢士君子之賢女相為夫婦而去都人思之者也此似錢送之辭當是其士既賢而其女又淑首章全言士者本其夫也後章夫婦併言

彼都人士臺笠緇緇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尹士吉士婚姻之著姓舊說亦有此理二姓同出尹吉甫一以官為氏一以字為氏不必改作姑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厲我不見兮云何旰矣

言士則指其衣服言女則指其髮旗不欲斥言故舉其在身之物以思其人

聞音曰望無方切撮祖悅切髮方月切說欲雪切結激實切厲落蓋切旰叶旗不用矣若用矣旁紐作平聲叶兮

總聞曰此必在東都而歸西周者也雖在東必以西為宗故言周道周京皆指都為宗周三家無初

章止三章惟毛氏有之大要在行歸于周一句豈可闕也行平音

采芣四章前二章本采芣四章今補芣五章及采芣

終朝采芣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廢

之子于狩言讎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鈞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黍苗五章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釐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隰桑四章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既見非已見也想像既見之後所悅之情當如此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聞音曰難乃多切沃鬱縛切幽於交切愛許既切

白華八章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有花曰菅無花曰茅其華皆白大率此詩所引山野氣象為多草木之類則菅茅稻田桑薪鳥獸之類則鶯鶯鶯鶯天則雲露地則澆池扁石家則行竈魚梁皆山廬野宅所見所有者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天步如此艱難而不得與此人同謀也古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略見丹元子步天歌天步謂此

澆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印烘于煤維彼碩人實我勞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惓惓視我邁邁

此所謀之大概也必是人君在席之間有所隱隱今則外彰念子不可見則愁不伸視我無與同則意不悅其事迫而其情急也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鷺鷥在梁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自此人以外無良朋以相助所與處者皆二三之人豈可共謀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旅兮

扁小石此當在巖谷之下故曰卑也初則傷次則勞次則病思之極也

聞音曰茅莫侯切田地因切焜市林切邁力制切焜祈支切

聞音曰焜焜也今行禮

聞音曰澆池與鄗池合在咸陽鄭氏鄠鎬之間水北流而不指其的

總聞曰此與隰桑之意同亦必與隰桑之人同隰桑之事尚淺故其辭未至于甚白華之事已深故其辭不勝其切此必事關於宗社人民而非尋常者也隰桑之君子即此之碩人此之碩人即此之子

當時在朝既有賢者在野亦有賢者惜不能相會以為謀而徒勞思悵望此在朝者必有志而寡助在野者必有才而不用者也

縣蠻三章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當是重臣出行而下士元役告勞者也聞其告勞而旋生憫心亦必賢者當是營謝之流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黃鳥當是春時春多雨丘多泥此適遠所宜告勞也

聞音曰食疾二切載子麗切側莊力切

總聞曰飲食憚其飢載憚其勞而又教誨者言分有貴賤任有勞佚使以理遣也此不止營謝之流恐即召伯黍苗陰雨正是此時所以重使人意及此也識者更詳

瓠葉四章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嘏之

當在野君子相見為禮者食瓠當是夏時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初章言瓠葉為酒爾大要以兔侑酒也故三章連及之北人膳羞多喜用禽獸而凡品以兔為貴射獵亦以得兔為勝

亦以得兔為勝

詩經 卷十五

二五一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醑之

免以首言猶今言一頭兩頭也西人凡物皆以頭言于人亦以頭數

聞音曰亨鋪郎切獻虛言切炙陟略切炮蒲侯切

總聞曰此時當有隱遁在野者數詩皆有此意隰桑所愛之君子白華所念之碩人與此瓠葉亨炮燔兔之君子恐皆此人得非隰桑白華欲見而不得者至是或假事以相見或將命以相見皆不可得而知疑其前詩有不勝思慕之情此詩有不任欣喜之狀此必有志投而意契者識者更詳

漸漸之石三章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西北少山東南多山大率山水皆起西北而赴東南至海而止西北不甚習見故以為勞也不皇猶不

追也古字通用不暇朝而見王不暇出而歸家其餘皆不暇他務將帥迫遽如此則事勢危急可知尋

詩前二章初行之時後一章久役之時也毛氏鄭氏以皇為王語勢似不順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有豕白蹄蒸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豕江豚也此物出則雨兆月近畢則雨近箕則風故謂之畢雨箕風言西北之人不諳東南見豚出于

江月近于畢則懷憂也江豚惟自峽出者大江有之不入他流所謂江烟漠漠江雨來天意為霖不干

汝毛氏將久雨則豕涉水波鄭氏豕唐突難禁制白蹄尤躁疾者欠明白今據鄭箋增入

其牧處涉入水波今人豕豕極多未見如此者也

聞音曰沒莫筆切

聞音曰集韻漸漸皆同不必作漸

聞物曰江豚大略豬首魚尾有兩細尾微白全身皆肉不堪食可取膏湖湘間人多用之

總聞曰東南夷見于詩者淮夷荆舒得人則有喜江山之心不得人則有懼山川之怒亦各係其人也

觀此詩及東山江漢諸詩可見尋詩其人非不冒難盡瘁亦時節不嘉人情少舒觸境皆非美氣象爾

若之華三章

若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惟其傷矣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總聞曰見若華而感世態言漸就彫不復榮也大要在祥羊三星二句此其所以無生意也此必懇人之辭故曰知我如此

何草不黃四章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言不以民待下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我匪兕匪虎而常在曠野哀之辭也

有芘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狐在野人在里各其所也狐在草而我挽車常在道狐之不如甚哀之辭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玄胡均切野上與切暇後五切

總聞曰草自黃而玄與若自花黃而葉青同爲時節之變若華漸謝春夏時也草色漸槁秋冬時也當

是所歷之時不同若之華何草不黃之詩一引羊鬮起興一引兕虎狐起興又皆以小卉山蕪爲辭當

是在野者也或士與民未可審知爾

詩總聞卷十六

周大雅

文王七章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此詩者大率以曉商人文王肇興商人雖久猶疑未純乎周凡此皆曉之辭疑者曰周險遠衰微七百餘年之舊邦勢亦可知曉者曰邦雖舊而命則新將非舊比也疑者曰周不顯如此是必非天所命

曉者曰周雖不顯但帝命未值其時言文王升降無不在帝之左右與帝相親如此帝深屬之時至則

命集也二者商人之所共疑者也而周人以理以述曉之且在下章

齊聲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曉者又曰以文王之聲名以文王之孫子以文王之士文王之聲名其永長如此終非不顯也而孫子

與士亦永長如此皆非不顯者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曉者又曰汝且以爲不顯何所思之士卽生所治之國而皆効力幹事以寧王心豈得不顯也

穆稷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曉者又曰天之命周甚大商之孫子雖其數滋多奈何周既爲天所命不若爲侯于周之服內言土地已屬周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輔弼王之盡臣無念爾祖

曉者又曰侯服于周疆非我之強臣爾也天命無常忽去彼而就此也以殷士而助周祭當爲我忠臣

無念爾祖而動心也

無念爾祖率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曉者又曰不必念舊但自修德以合天所命自求其福毋爲他人掇禍也方殷之未喪爾祖自當配天

今殷之不祚可以爲鑒命不可易圖勿妄起念也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曉者又曰既知天命不易可圖自求多福無過爾躬若妄圖則爾躬必絕汝但宜明此事以義而問人

度商能從天再受命乎我所曉汝者皆天意也天意雖無聲臭可知汝但法倣文王則取信天下汝斯

能保福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時上紙切右羽軌切國越逼切服蒲北切京居良切福筆力切易以鼓切躬姑宏切

天鐵因切臭祛尤切孚房尤切

聞訓曰陳錫猶敷錫也哉如此也言天以此與周也

聞用曰辟商冠也常服不祭禱祭則從周服言亦不絕其先也

總聞曰商德在天下亦深三分有其二以服事商其二有則其一非有此其臣懷疑造變亦不少也惟

十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蓋人心未盡一則天命未盡純文王所以終身守節所謂至德也

其餘見他詩參攷益明此必文王既沒之後武王未定之時以稱諡知之

大明八章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明明文王也商之臣故曰在下赫赫武王也周之君故曰在上天雖難信其可信者不變此意而終歸

于周王也亦皆曉之辭天位雖在有商之嫡子言紂也而主令已不達于天下言人心已去天命將改

也

擊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擊國也仲女曰任氏自爾王之繼爲我君之婦來助我之德行蓋天意託大任誕文王故遠使之至也

此言文王之所由生也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在治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洽渭之間，親迎之地也。郃陽、渭城，皆在長安。顏氏，水名也。引此在洽之陽。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此文王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造舟為梁，今浮橋也。親迎而得大妣，既繼太任之事。武王將生，天命將近也。此言武王之所由生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言牧野之舉也。此章以後，多與牧誓、武成同辭同意。其會如林，即其旅若林也。矢于牧野，即予其誓也。上帝臨汝，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也。維師尚父，即既獲仁人也。餘見下。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言尚父之助也。鷹揚，非尚父。蓋六師衆士也。書言虎貔熊羆，此言鷹皆武猛貌也。尚父，毛氏以為尚父。鄭氏以為呂望，尊稱司馬氏。以為太公望，呂尚東海上人，謂之尚者，蓋其里號也。尚與上同。又西伯出獵至渭陽，得尚與語曰：吾先君大公望子久矣，謂之大公望者，蓋其稱號也。西伯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者，蓋其官號也。周有師望，師望，官號與稱號兼之也。此言師尚者，官號與里號兼之也。父者，古尊稱也。周有師望，父，師望，古稱謂多如此。劉氏別錄，師之尚之，父之曰師尚父。毛氏亦此意也。疑非，向前言類魏晉之間，淺儒之語也。後世以為官稱大誤。鄭氏頗近而不甚詳疑，亦意為之辭而未嘗攷正也。會朝清明，即言甲子味爽也。是日將旦，乃牧野誓時，亦牧野戰時，當是纘誓即戰，尋書可見。

聞音曰：上辰羊切，京居良切，行戶郎切，身戶羊切，福筆力切，國越逼切，集昨合切，彭鋪郎切，明謨郎切。聞人曰：古稱天子後遂衍出天孫，古稱天妹後遂衍出月姊，古人以為莫尊于天，男則曰天子，女則曰天妹，亦是寓言，後遂飾為實語。聞事曰：涼爽也，與會朝清明相應，會戰之時也。書亦言會。總聞曰：此詩先及王季，次及大任，先及文王，次及太妣，先及武王，次及尚父，始未集天命，有天下者五人而已，文武為本宗，文王之身，因王季大任而有武王之身，因文王大妣而有伐商之功，因武王尚父而有文王大明兩詩有周之發生作成皆具于此。

蘇九章

蘇蘇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后稷封邰，不窟鞠公，劉四世而始居漆沮之間，皆以農事為務，自土，當作白土，地名，在京室漆沮之間。公劉之後，慶節始國，幽皇僕差，弗毀隳，公非高，圍亞，圍公叔祖，累八世，而至古公亶父，去幽國岐，以陶為居，未有室家也。以陶為蓋，于上曰復，復覆也。以陶為基，于下曰穴，穴窳也。西人稍深者，今尚如此，陶猶今土甌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膺膺，蓋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得可宇之地也。適憇適止，適左適右，適驅適理，適宜適敵，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計功與役也。

乃召司徒，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分官賦事，也次第營之，先作廟，次臯門，次應門，次冢土，是時已有此官，俾舉此事，氣象已改，詩言與周先言岐天作之詩，可見。

棟之陘陘，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藝鼓弗勝。築城也。廟方作，城隨築，廟在禮當先，城在勢當先，所以役人衆，而趨役急也。鼓，督役也。人力敏而鼓聲不能及也。

適立臯門，臯門有伉，適立應門，應門將將，適立冢土，戎醜攸行。此古公亶父規模已成，形勢已定也。所謂太王肇基王跡。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柝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此以下王季事也。獯鬻之愠不除，問亦不絕，養其全力，治其新造，山林茂，道路平，夷人雖有馬，徒有喙，言馬瘠也。西方以馬之肥瘠為國之強弱，馬瘠，言勢弱也。所謂王季其勤王家。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此以下文王事也。虞芮以事問文王，如何而方能成，言未決也。文王以情動虞芮，如此而可安生，言已決也。惟其義理明直，所以人情畏服，詩人以實推之，有此四種之人，分治四疆之事，所以舉事，中節，此多士以寧也。所謂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如皇矣之密崇，大邦畏力也。如此詩之虞芮，小邦懷德也。武成言及王季，惟此三人。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謀謨，杯切，右羽軌切，畝滿彼切，家古胡切，載節力切，陘耳升切，馮皮冰切，勝書悉切，伉苦郎切，將七羊切，行戶郎切，拔蒲味切，駟徒對切，後下五切。聞訓曰：土落護之謂之棟，讀作救，繩引量之謂之度，讀作鐸，築自上築，削自旁削，下語皆築聲也。屢，頻也。

開跡曰：齊氏，自土為自杜，班氏，杜水，南入渭，顏氏，公劉來居，杜陽漆沮之間，皆引此詩，虞在河中府虞鄉，芮在陝州芮城，或言復穴，皆地名，蘇亦地名，在天水，所謂蘇諸道是也。地多美瓜，未的審爾，則蘇蘇皆作單讀。

總聞曰：孟子嘗稱大王去留之迹甚詳，滕文以樂辭問，以大王去幽居岐對，又以事大不免問，又以大王去幽居岐對，然皆有餘說，其初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其次曰：效死勿去，請擇斯二者，孟子之意，世未有知者，也。避敵去國亡之道也，而大王以與自西漸東，據形勝，以臨關輔，其心不在乎避狄，而在乎造邦也。倘其才其德，不如大王，其勢其時，不如大王，則莫若自保，孟子餘說，露大王之微機，雖

然何露之有武王明言其肇基于此顧第勿深致耳

棫樸五章

其其棫樸新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棫白棫也樸檜也皆良木薪樵謂燔柴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皆助祭之人也是時周已有祀天之禮

溥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子邁六師及之

皆從王出征之人也是時周已有六師之制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在天莫貴于雲漢之章瞻望文王如此願文王之壽無窮其遠不止于作成西人而已并能興起作成

四方之人也故下言四方遐不如遐不黃耆之辭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在地莫貴于金玉之章瞻望文王如此願文王強力不衰四方皆有賴綱紀維持也勉字從力即此

聞音曰趣此苟切宜牛何切楫籍入切天鑑因切

總聞曰前人多言文王受命稱王之事亦無定論凡稱文王者死而追述為詩者也凡言辟王我王或

單稱王或以國繫王者生而即事為詩者也死稱謚生稱位可該凡稱文王者也此詩當是文王在位

早麓六章

瞻彼早麓棫樸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

此言棫樸中言豈弟後言作棫又言葛藟皆以山林禽魚草木卜氣象也

瑟彼玉瓊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其遠不止作人而又能作物也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作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六章皆言豈弟君子言豈弟有以致此也一章不言豈弟君子享祀貴嚴肅不當樂易也

聞音曰濟子禮切弟待禮切降乎功切天鑑因切淵一均切載節力切備蒲北切祀逸織切福筆力切

燎力召切勞力報切

聞音曰毛氏早山名不言何山今早谷早溪在上邽早麓當近此地

總聞曰子張學于祿非求人爵蓋求天爵也詩再言于祿一于祿豈弟以豈弟于之也一于祿百福以百順于之也孔子答于祿之問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其言于祿之意與詩頗同末章求福不回亦首章于祿之意也于字象形正則直生支字亦象形旁則橫出木幹為干枝為支術家言支于蓋此意也

思齊五章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

當是文王已沒大妣無恙故曰寡妻因思大任周姜之不見而幸大妣之存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因大妣而感文王也故歷道其美宗公自王季以上也事先事神治內治外如此也

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在廟如此也臨如今言監臨言不敢肆也保如今言保任言不敢縱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待人如此也戎大也疾病也其病之大者不至于絕烈猛也假偽也其偽之猛者不發其疵不聞知于材者亦欽其樸取其真也不諫拙于言者亦納其訥取其靜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上

古人謂昔文王也至今無有厭者今有名有才之士皆文王所成之人所造之子也誰不知所自來安得更復有厭

皇矣八章

聞音曰母莫後切婦房九切男尼心切邦卜工切瑕從段以段取聲叶殄德敦相叶末句單結

聞音曰京室屬上郡大姜配大王當在此也

聞事曰大妣雖多男武王周公及管叔蔡叔霍叔及其羣弟固衆亦未有及百者也詩人雖羨美太夸辭當是結大任大姜大妣三人而總之以百男也

總聞曰此思真思凡思有在上者此之思齊大任思媚周姜思也思皇多貽辭也有在中者願言思子思也綴我思成辭也有在下者永言孝思思也不可射思辭也大率在下者多語助辭也大任大姜言思而大妣不言思明存沒有異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二國殷夏四國四方固無謂鄭氏二國殷崇四國密阮徂共尋詩止密與崇蓋阮共受其侵也

祖又似非國名二國恐是密崇四國恐是邠豳岐豐密崇雖盛而其政不得我意于邠豳岐豐察之蓋

可付者也帝于密崇亦監觀多年終憎其所為而遂命周掃蕩也周漸遷漸大皆常垂顧而使之定居

詩經 卷十六

也。

作之屏之。其齒其鬚。脩之平之。其灌其樹。啓之辟之。其種其楛。攘之剔之。其壓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古。

言帝轉人心就明德。平時荒僻之地。一旦為串習夷平之路。外事既定。又立配以為助。內事又成。而天命始固也。此謂大王大姜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自去漸遷岐以來。至此已久。柞、棫、松、柏。至難長之木。今已如此。他當稱是。既成其邦。又成其對。謂王季與大王相配也。或說大伯王季為對此。止謂造周主事之人。大伯與王季作引辭。無預于王業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言帝度王季。其心如此。和正。凡善必能可比。文王而無悔。言無慚也。受帝祉而延孫子。大率自王季發之。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散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前二章言天以此事付周。其端始發如此。次章言天以此人承周。其迹漸著如此。至此以某事訓文王。以某事教文王。大率使大伯當立而不立。王季不當立而立。意蓋在此也。經世。甲子伐崇。乙丑伐密。此乃密為先。崇居次。恐經世誤。密在安定郡。崇在京兆。密于周京稍遠。崇于周京差近。據司馬氏。崇侯虎與商紂昵厚。當是其勢有未易動者。故先密後崇。司馬氏。虞尚質成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耆。國司馬氏所說者。即黎。徐氏。一作阮。又明年伐邠。又明年伐崇。崇未幾而西伯即沒。密崇先後與詩頗相符。不知邵氏何所據。而先崇後密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伐密之事既成。則王業已就也。依在酒泉郡。京在上郡。阮在渭南縣。共在其城縣。旅在渭城縣。蓋密所擾亦廣。豈得不先除之也。詩連句有兩旅。毛氏。前旅師也。後旅地名也。鄭氏不以旅為國。而乃以徂為國。恐毛氏為是。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崇。在京兆鄠縣。見春秋。趙盾帥師伐崇。當是其國雖受伐。其後原不絕也。皆以墉為辭。亦當是其城為最。恐以城取國名。良相。其崇如墉。蓋墉崇四方所知。常談所傳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伐崇之事又成。則天下始皆定也。此詩其初引辭。皆專為密崇二事。尋詩。伐崇頗難于伐密。三言崇墉。三言臨衝。所以同兄弟。以為黨助。不可獨舉也。伐密言萬邦之方。有所做也。下民之王。有所往也。伐崇言四方無侮。四方無拂。其勢又重于前。商周與替之形。于密崇之舉可見也。

聞音曰。赫。黑各切。獲。胡郭切。度。待洛切。宅。達各切。屏。平相叶。平聲。辟。別。亦叶。仄聲。不。獨下句叶也。楛。紀庶切。柘。都故切。拔。蒲味切。友。羽軌切。兄。虛王切。慶。墟羊切。比。必里切。悔。虎隈切。子。獎禮切。援。胡喚切。岸。魚戰切。邦。卜工切。共。居容切。怒。暖五切。祐。侯古切。下。後五切。京。居良切。池。徒何切。革。訖力切。閑。胡田切。安。於連切。馮。蒲補切。以。馬取聲。

聞事曰。是類是禡。莫山川之神而祭之。禡。野祭也。是致是附。合邦國之旁域而來之附。附庸也。聞跡曰。詩稱周家多以山為辭。邠。多曠土。少名山。至岐山則過于梁山。至南山則又太于岐山。此所省之山。止為岐山也。

聞事曰。左氏子魚以為文王開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尋詩用力。亦不為少。子魚殆飾詞。

總聞曰。自四章而下。三言帝。謂伐密稱帝。謂一其伐之也。先稱文王之德。無畔援散羨。而先有意于濟民。此伐密之辭端也。伐崇稱帝。謂再其伐之也。又先稱文王之德。不以色。不以革。不以識。惟順帝以為法。此伐崇之辭端也。又次稱詢爾。同爾。以爾。與爾。皆稱帝稱爾。以帝命將之。其辭又詳于前。大率詩人主意。惟言文王無容心。皆奉天爾。

靈臺四章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翼翼。王在靈沼。於物魚鱉。臺也。囿也。沼也。辟也。離也。皆取美稱也。

康業維樞。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隱鼓逢逢。矇腹奏公。

周之先世武王。未有天下之前。皆稱公。如公劉。古公。公季。至伐商開周。始追為王。然自大王以上。無見。特后稷稱先王。亦無號諡也。奏公。謂奏于先世諸公也。古者凡飲必祭。祭先必有尸。

聞音曰。來。六直切。伏。筆直切。逢。蒲紅切。

聞跡曰。左氏秦獲晉侯。舍諸靈臺。杜氏。在京兆鄠縣。今在涇州靈臺縣。而鄠無之。未知孰是。又按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册周。噶敦。王在離位。格册。册。册。敦。王格于太室。册。册。敦。王在周召宮。格于宣榭。册。册。亦謂之師。保父宮。敦。敦。在師保父宮。格太室。册。册。敦。此總而謂之學。其間各有別廟。別宮。別位。惟王意。

所欲往則即其所發册亦無定所也此間不獨發册其一事耳辟自辟離自離又自不同所也總聞曰此規模制度不若絲差詳蓋大勢已定然後及遊觀之所曰靈臺靈囿靈沼是也然後及會集之所辟離是也後世言靈臺過當以為靈臺在太廟之中墜之靈沼謂之辟離又謂明堂外水謂之辟離殊不及靈囿非不欲及附會不能入也識者更詳

下武六章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武如堂上按武堂下布武之武謂移足跡迹也周之累世皆如人焉武所謂世有哲王也王配于京謂成王也不言諡專謂成王也言王季文王武王三后成王能配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此以下謂康王也稱諡嗣子稱厥考也自此皆稱永言或言配命合成王之遺訓也或言孝思順成王之遺志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一人謂成王也言康王愛此一人有無窮之思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祖謂武王也言康王明其所從來而能不絕武王之迹故永久受福祿也茲許皆辭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有佐謂召公畢公之流也凡所以受福甚遠者在近有此數人也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尋書與詩相應

聞音曰京居良切孚房尤切服蒲北切祜候五切

總聞曰五章又言繩其祖武惟以下武為繼以祖武為迹前武言下後武言繩不須強說自明

文王有聲八章

文王有聲遙駿有聲遙求厥寧遙觀厥成文王烝哉

遙述也駿大也所述皆大王王季之大事大率周家王業皆始于大王王季而成于文王武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瀉作豐伊瀉其欲通遠來孝王后烝哉

自己卯即諸侯位癸亥受西伯命得四十五年次年作豐是年伐崇次年伐密辨文案先伐密後伐崇

用史記說此處先崇後密仍用經世說前後不符今姑仍其舊

以如此之急非逞私欲蓋述先志也

次年伐黎次年伐邠邠案邠原本作邠今據史記改

王公伊瀉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崇在東密在西黎邠在北江漢在南各自此以往皆攸同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惟自北差未純耳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此詩言四方攸同者二前文王之詩曰四方攸同又曰王后維翰如木有榦尚可沿而登也後武王之詩亦曰四方攸同又曰皇王維辟如屋有壁不可沿而升也文武之氣象可見翰榦也辟猶壁也通用

鑄京辟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鑄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今京兆長安縣西北靈臺鄉在灃水上即豐是也昆明池北即鑄是也在長安相去不數十里之間而

鑄稍東聖智覽觀如此今攷長安圖自長安稍東則土地形勢沃衍宏壯秦又稍東而少南漢承秦舊

隋又稍東而多南唐承隋舊近南山則其勢愈盛可見文王武王之意秦隋之勢夫何遜于古惟其所

以種之者非正氣而將之者非嘉澤故不能純粹而堅凝也

豐水在芭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凡為國者有以詒孫即有以燕子也遠尚如此近者可知翼者如鳥有翼附我身而生者也厥考翼翼

自內舒者也民獻有十夫子翼翼自外助者也訓敬恐非翼日有今日則有明日亦翼子之義也

聞音曰或況域切孝許六切記孝者畜也如禮者履也德者得也古多如此雖孟子亦曰仁者人也故

當以義取聲翰胡干切服蒲北切京居良切正諸盈切仕鈕里切子獎禮切

開物曰芭是陸禾薄言采芭于彼新田于此當畝生民是穫是畝恆之慶芭即此芭也毛氏鄭氏皆以

為草又不言何草蓋謂豐人灌漑田畝而生芭禾言其富也亦如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且溉長我

禾黍

總聞曰舊移武成次第而武成一篇遂整今移文王有聲次第而文王有聲一詩亦頗明以皇王二章

當在末章之後不用勞心訓釋用力差次而周家始末之跡昭然可見也

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蕭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程。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邵

人疑其不習而自能，故知天相也。今比就食初能之時，又加進也。其母始即其地成其家，姜嫄有邠氏

之女也。當是后稷婚母黨邠城在蕪縣，鄭氏引此詩以爲后稷之封邑。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方任農事，供國祭，帝舜播穀之時也。見書。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軋，載燔載烈，以興嗣

歲。自后稷未播穀以前，民多阻飢，祀亦不奉。至此始以所登之禾爲祀神之禮。今歲如此，來歲復然，永爲

不易之法也。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帝所歆，欲其臭也。何其臭之信得時，言以時種，故其臭多芳也。總以黍稷結郊社，自后稷肇祀，天下

之人無罪無悔。至于今皆安，蓋無飢則自饗善也。皆由后稷肇之。此詩兩稱肇祀，言前此未有也。

聞音曰：姬，魚倫切。祀，養里切。子，獎禮切。夙，相即切。育，越逼切。達，徒對切。害，瑕憩切。林，自與切。林，叶上下

四句中之字，各與末之字相叶，但讀句至中之字少止。單舉陞卷平林寒冰則之字，自顯去，起居切。許

虛慮切。匍，北切。藟，魚極切。曠，莫孔切。嗒，布孔切。道，徒厚切。草，此苟切。茂，莫口切。苞，補振切。好，許候切。

杯，孚鄙切。畝，蒲罪切。負，蒲猥切。祀，養里切。揄，夷周切。蹂，而由切。叟，所留切。軋，蒲味切。烈，力制切。時，上紙

切。以今單結。問事曰：婦人初誕子最難，俗謂之頭生。既先生而又達，亦表異也。如讀作而，古字多用此，不必作形似

之如羊子之達。聞字曰：腓，肥也。音肥。言字之而肥也。覆，擁也。音阜。言以翼而擁也。腓字覆翼倒用，亦下語之法。此詩兩

節最大，一后稷初生，一國祀初肇，兩節俱作如何起辭問之。其下布辭甚多，問而發之，則從容條暢。此

亦下語之法。開用曰：肇祀，郊祭也。而言郊祭甚略，言社祭頗詳。自浮浮以上，郊祭也。自載謀以下，社祭也。言載謀載

惟者，郊祀已畢。行葦四章，今補錄經文于左。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饗。醴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臄，或歌或謔。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詩總聞卷十七

生民八章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

稷。大率推本所從來，多曰生民，如縣民之初生。首二句總起辭，以下言后稷所以生也。祀禋之時，履帝之

跡敏歆，皆動意也。若有相感者也。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蕪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彌月，受胎盈月也。先生，長子也。所謂無子方有子也。有孕在胎，則母肌膚多裂，疾病多生。今姜嫄無之，

然不安者，以有感而無實，居然有子，懼爲人所疑也。誕實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實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實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

厥聲載路。惟其不安，所以不敢育也。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稷穰穰，麻麥榛榛，瓜瓞嗒嗒。

既長大則有知識，自就人求食，言猶不肯育也。自能就食，即能執種，言天性也。

既醉八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人臣之辭。君子指王者也。古人醇質。未拘萬年之文。然歸君上為多。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假。公尸嘉告。

公而為尸者也。此畢祀飲福也。兩章皆言既者。盡其禮。竟其事也。令終亦然。故知是畢祀之時。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以下皆嘉告之詞。一攝朋友。先賓也。二錫孝子。次嫡嗣也。三錫祚胤。又次庶嗣也。四及臣僕。又次羣

臣也。五釐女士。併及外孫子也。又次外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臣以女者。下嫁也。

聞音曰。福筆力切。明謨郎切。俶尺叔切。告姑沃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時上紙切。子獎禮切。壺苦俊切。

士。鉏里切。

總聞曰。以酒為重。以食為輕。人之常情。又文勢如此。則語健而意長。若以德為食。韻既叶。字亦整。然古

人措辭。常若有更易參差。葛草薄汚我私。薄滌我衣。私不可以配衣。采菽亦在股。邪幅在下。下不可

以配股。都人士。帶則有餘。髮則有頰。餘不可以配頰。鳧鷖爾酒。既清爾殺。伊脯脯不可以配酒。詩多如

此。亦非有意而然。蓋承襲習慣所致也。

鳧鷖五章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此必出都城至涇水。游觀之間。燕飲之際。所見者也。古禮。凡飲。必祭先。凡祭。必有尸。涇水出岍頭山入

渭。安定有臨涇。及涇陽縣。下章稱沙水。旁曰沙。稱渚。水中小洲曰渚。稱澗。水外之高者曰澗。稱壘。山絕

水曰澗。皆謂涇也。大率此詩以涇為主。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公尸之中。又其最尊者也。待最尊之尸。異于以次之尸。故稍別其辭。不與前後相埒也。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假樂四章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唐諱。皆改民為人。民人衆之通稱。不必分安民官人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止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先美後勸也。君。君國王。王天下。皆當守先世舊法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全美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固足為樂。君勸于君之位。臣勸于臣之位。然後民安于民之所。然後為樂

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命彌井切。福筆力切。友羽軌切。

聞訓曰。今以媚為諂。昔以媚為悅。為愛。鄭氏愛也。許氏悅也。詩兩稱媚于天子。其他媚茲一人。媚于庶

人。上下皆通為美稱也。

聞句曰。前兩章各三句一葉。後兩章四句一葉。兩句一葉。吳氏以為或不用韻。蓋每兩句為一讀。所以

不叶也。故談詩不可拘定律。

總聞曰。此詩皆媚上之辭。反覆尋之。非苟為媚者也。

公劉六章

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稱迺倉。迺裹迺糧。于稔于彙。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公劉自邠遷豳。而終能變舊。漸至成邦者。非厚何以致之。篇公劉以下。皆厚之迹也。行不敢居。居不敢

康。居有積。行有齋。此所以相與輯而不散。且有光也。總言行居之大概也。弓矢以下。言整旅遷豳也。

篇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此詩于京斯依。于豳斯館。例而推之。豈恐是地名。姑臧有指次。孟氏音子如反。疑此豈也。雖君民雜行。

而上下有辨者。衣服有異也。此亦示衆不慢不媿之道也。

篇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水。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廋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相都也。京地名在上郡杜陽漆沮之間。所謂京室者也。百泉。恐即百淵。

篇公劉于京斯依。踰躅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篇公劉于京斯依。踰躅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篇公劉于京斯依。踰躅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篇公劉于京斯依。踰躅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篇公劉于京斯依。踰躅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篇公劉于京斯依。踰躅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篇公劉于京斯依。踰躅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篇公劉于京斯依。踰躅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篇公劉于京斯依。踰躅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篇公劉于京斯依。踰躅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篇公劉于京斯依。踰躅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此言定居為樂也。依地名在酒泉。

篇公劉既溥既長既景適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商居允荒。

此相地料民出軍也。周制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計二十五人。四兩為卒。五卒為旅。計五百人。五旅為師。

五師為軍。計一萬二千五百人。今計商民以定卒伍。至于三軍而始單。則合商之民。盡商之民。共得三

萬七千五百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三萬七千五百家也。其餘為羨。不知其幾也。

篇公劉于爾斯館涉渭為醴。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即。

此賦工取具也。皇澗過澗皆者澗名。旅密芮鞠皆是地名。旅以字為地名。鞠以名為地名。與密芮皆在

陰密芮城之間。至今鐵器皆精。唐邠州貢剪刀火筋之屬。厲鍛之餘俗也。

開音曰。行戶郎切。繁汾乾切。嘆他消切。蠟魚軒切。舟之遙切。京居良切。野上與切。依於豈切。單多涓切。

有羽軌切。

開跡曰。毛氏皇澗過澗皆澗名。傍澗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夾澗恐是夾其皇澗。鄗

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是此澗。有歷澗。恐是迺其過澗。合澗有長蛇水。出數歷

山山下。有歷澗。歷者過也。恐是此澗。又中罕水。東會左陽水。世謂之西水。北出河。桃谷。世謂之返眼泉。

此地水勢逆上。迺逆也。恐是此澗。莫得其的。

開用曰。舟古篆此形。蓋在腰之象也。父舟輻周虞敦皆然。

開事曰。相其陰陽。南北也。度其夕陽。正西也。此以日景所測者也。周制。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

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是時已有此制也。

總開曰。觀七月人情如此。則此敢雖勞民所樂從事也。

澗酌三章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言務為省儉。不為繁侈也。君子如此。始可以為民父母。君子恐指公劉。尋詩似是草創之時。遠外之地。

而又在公劉之後。氣象相肖也。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開音曰。母滿罪切。既居氣切。

開事曰。序以為召康公戒成王。凡三詩。公劉則成王。洵政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卷阿則求賢用

吉士。猶之可也。此則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尋詩蓋無見。蓋見詩之所述者小。故廣而言之者大。以附

合其為大雅也。如既醉不見太平。而言太平。堯驚不見守成。而言守成。皆有意于附合。今亦猶之可也。

而此則不可以不略辨。或者如何為德。如何為道。德如何親。道如何饗。道德析為兩位。親饗別為兩歧。

蓋自先時與後世。開拘儒曲士之門。不知為序者何人。其遺害未易可言也。

總開曰。毛氏鄭氏。澗皆遠也。集韻。戶若切。中有迺有澗同音。各訓迺。遠也。澗。滄也。賦迺切。中澗。寒也。胡

聲切。中有迺無澗。況永切。中澗亦滄也。醴經。涓飲。澗三切。中一澗滄也。一大澗地名。一曰水貌。如用

地名。則澗一字單起尤佳。當是澗一字不成文。故加酌字。蓋引四詩三詩皆雙名。一詩難單名也。細攷

用水貌為長。水貌。即滄也。寒也。

卷阿十章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阿。君子隱地也。南風。君子出時也。卷阿之中。南風之際。草木茂盛。風氣清美。而隱居之君子。來陳其

所言也。既游且歌。喜之辭也。

仲兔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

爾士宇。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荝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人君之願。欲莫大于心神安且舒。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繼世而長。先公之遺民。有功于君一也。又莫

大于士宇廣且明。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在上而主合國之羣神。有功于君二也。又莫大于壽考之永

且安。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無時而不受上天之福。有功于君三也。君子何負于君。而不使之在位。乃

使之在野。今幸其肯來。不可失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君子又可為天下之則也。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君子又可為天下之綱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于止。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君子又能使多士皆愛上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止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蓂莢萋萋。誰離嗜嗜。

鳳凰。謂吉士也。梧桐。則鳳凰來。君子進。則多士集。當是卷阿之君子。士望所歸。民情所附。能表率者

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今則君子之車。不患不庶且多。君子之馬。不患不閑且馳。有一于此。不欲多為之辭。但憑歌導意而已。

謂必當誠信相與。久長不替也。

開音曰。南尼心切。厚狼口切。主當口切。印五剛切。望無方切。士銀里切。使爽士切。天鐵因切。命彌非切。

嗜居笑切。馳唐何切。

總聞曰。孟子所謂太公居東海之濱。開文王作。與曰。盡歸乎來。此來游來歌者。雖未必二老。而人品相似。氣象相似。要當如二老者也。尋詩他未可以當政。使可當而出處進退之節。不與游歌相倫。太公固及見成王之朝。而伯夷來歸之後。卒以叩馬而終采薇。如孟子之言。後世之所取信。則此詩當歸文王。或述文王之事。于成王之時。以相諷勸。容或有之。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也。識者更詳。

民勞五章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五章。皆以民亦勞止為首辭。以惠此中國為次辭。以無縱詭隨為又次辭。以式遏寇虐為又次辭。疲中國之民。事外夷之域。皆詭隨者。有以導上意。故暴虐者。有以害下民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逖。無縱詭隨。以謹懃懃。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當是此時。民既勞。王亦勞。詭隨者亦勞。故曰以定我王。以為王休。又曰無棄爾勞。大率此徒本欲邀功生事。而為固位擅權之謀。其君亦欲好大喜功。而為夸古炫今之計。至于有害而無利。有虧而無成。則君臣皆弊。國家兩亡。如晉末帝薛文遇是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問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敬持己好。近賢則王定。王休。可立致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憊。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戎雖小子。言少年也。而所謂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者也。責之辭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繡繡。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王貴汝之器。故用汝之謀。至其敗事。則雖貴汝而不得言。必至于誅戮。勸之辭也。我是以諫止王。汝無以我害汝。而諷我也。亦防小人為後患也。

開音曰。明。謨。郎。切。切。尼。猶。切。越。逼。切。泄。以。世。切。大。持。計。切。易。以。光。大。也。與。際。叶。中。未。大。也。與。歲。叶。未。光。大。也。與。未。叶。光。大。也。與。外。叶。太。玄。亦。然。吳。氏。以。安。為。於。連。切。殘。為。財。先。切。如。今。音。自。可。叶。諫。九。聲。切。荀。氏。左。氏。皆。作。簡。古。簡。讀。如。蹇。

總聞曰。此小子。即板之小子也。是用大諫。兩詩皆言之。民亦勞止。亦下民卒瘁之意。惠此中國。亦會莫惠我師之意。以謹繡繡。亦無為夸毗之意。而式弘大。亦憲憲泄泄。諛諛躡躡之意。無俾正敗。無俾正反。亦勿以為笑之意。大率相同甚多。恐是其作同出一人。所指亦為一人。但此詩辭簡而肅。板詩辭周而和也。

板八章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廩。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率。詩人之人情。人事。多託天為辭。板板。猶鬱結而不舒。人情如此。可見其病也。見民之病。口為美言。

而身為淺謀。靡聖以下。言非王如此自恣也。以不誠為誠。所以發汝之淺謀。我不忍坐視。而諫止也。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蹙。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天乎。人以為勢方危。而汝情悅。人以為勢方動。而汝情舒。汝繼發善言。即可安疲民也。曉之辭也。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蹻蹻。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必所任之事不同。而所聯之位則近。我就汝為謀。欲使汝免禍。而汝反出多談。言設辭。相沮也。責之辭也。我所言人莫不服。而汝獨發笑。政使我不足采。亦芻蕘之流。先民豈肯棄也。言發笑見輕也。亦責之辭也。

天之方虐。無然譴譴。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譴。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乎。王方任汝而虐民。汝不可以為喜也。我以老年。故款以告汝。而汝以少年。反躍以驕我也。亦責之辭也。非我年耄。而言錯亂。汝以憂為喜。多則將熇熇。雖我亦無由救藥。言今尚可。亦責之辭也。

天之方懣。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乎。王方任汝而反怒。善言汝不可更以柔相順也。他日終至于迷。則善人皆如尸。而不復言。及今未甚善人。尚肯略言也。亦責之辭也。民如此受苦。誰敢揆度其所以然者。言不敢預此事也。所以芻蕘而莫肯惠眾者。皆不敢預此。而無與其謀者也。亦責之辭也。

天之臨民。如璫如鏡。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日益。羸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天乎。王之導民非難。如璫如鏡。如璋如圭。取攜則立。言上欲定民。害不舉。舉意即見效矣。勸之辭也。汝不可以攜璫。璫圭璋。為徒重我手也。如羸民必變心。王攜璫。則可以誘民和。攜圭璋。則可以誘民莊。必至于甚變也。民既多邪。而汝自為邪。以邪濟邪。此心不易。此患未艾。汝何不以此告王。亦勸之辭也。

佞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汝勿謂有藩垣屏翰。懷我德而不敢動。又有同宗。以為固。何患乎民言。雖虐民而無害。不自倭也。亦勸之辭也。汝所恃如此。不可使之壞。苟壞則不獨汝有所畏避也。言同類皆蹈其患也。亦勸之辭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天乎。王怒可畏。汝勿玩而勿恤。王變可驚。汝勿恣而不顧。君恩不可恃。少移而不保。亦勸之辭也。天乎。王但未明。苟明則與汝所出所往者。盡知之。王但未旦。苟旦則與爾所游所肆者。亦盡知之也。言不可欺王之昏。而無所憚也。亦勸之辭也。末章。以善勸及同類。蓋同惡相濟。其人雖欲回。而其類未必肯回。故無獨斯畏之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之辭。皆善措意者也。

開音曰。難。泥。沿。切。憲。虛。言。切。輯。祖。合。切。懣。弋。灼。切。蹻。五。刀。切。熇。思。邀。切。屍。許。伊。切。葵。夷。益。切。辟。匹。亦。切。翰。胡。干。切。壞。胡。罪。切。明。謨。郎。切。旦。得。絹。切。衍。怡。戰。切。

開事曰。毛氏上帝稱王。鄭氏天亦斥王也。詩人措辭不如此。稱帝稱天皆呼之辭。呼而發語。陳事也。聖乃斥王也。

總聞曰此老而練少而儇者之辭也終始曲折勸之無怒心無峻語至王則仍有美辭以聖言以明言以且言斯人其愛君憂國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瀆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又嗟之曰天未嘗令汝沈酒汝以不義為法故以沈酒為當然也晦而飲明而止既過所止則以明為晦號呼亂神故晝夜易景也尚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蠅如蟻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變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又嗟之曰蠅蟻時變則寂沸羹火緩則息汝去亡甚近而相化之人尚相從而行其不平之情自中國遠于遠夷犯衆怒之多也尚可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又嗟之曰非天不與汝以時不用舊而喜新故相導至此老成人已往而老成人之法尚存有及此者曾不見聽安得不傾尚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凋木根先撥汝已往之鑒在夏之世未來之鑒復在汝之世矣尚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示之往鑒幸其或改也

文王又嗟之曰木之將拔枝葉未凋木根先撥汝已往之鑒在夏之世未來之鑒復在汝之世矣尚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示之往鑒幸其或改也

聞音曰上辟舊必亦切君也下辟舊匹亦切邪也板上辟邪也下辟法也左氏引此詩杜氏亦然今皆訓邪皆從匹亦詩固有字同意異者此則字意相似不必分也終諸仍切服蒲北切祝周救切國越逼切側莊力切明謨郎切卿墟羊切式失吏切呼火故切夜羊茹切羹盧當切喪蘇郎切行戶郎切時上紙切舊巨已切揭去例切撥方吠切

聞音曰楚俗多鬼高宗伐鬼方即殷武荆楚此舉最險遠者言之聞人曰鄭氏老成人伊尹伊陟臣履之屬書稱女無悔老成人常談如此不必指名也

總聞曰商王為人之詳見書甚明所謂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大率其人好責人而不責己好道非不悔過祖伊之語與此詩相符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以其威儀見其德哲人常事庶人之愚不能安于此亦愚人常事然賢者之哲而乃愚亦有戾于此其時險惡可見古者被髮佻狂皆出此時吳皓齊洋之事可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許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此哲人所欲告君者也所告者人也德行也大要以敬威儀為本其在于今與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蕪于酒女雖滿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此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迷也顛覆也荒蕪也大要以求先王共明刑為本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止夙興夜寐酒掃庭內維民之章止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湯鑒方

詩總聞卷十八

蕩八章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文王嗟之曰彊禦掎克居爾之位任爾之服天生此等倨慢之人汝不欲抑之使衰反長之使興其力也若是尚歸咎于天與民乎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愆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又嗟之曰秉義類者彊禦之徒則怨之采流言者寇攘之徒則親之以祝詛為常然無極無窮也尚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休于中國欲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又嗟之曰以強梁欲怨而反為德所以不明其實有德者無在後在側之賢人也實有德所以不明者無為卿之賢者也是故以欲怨為德也尚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此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洒掃庭內也。脩車馬弓矢也。大要以勤夙夜為本。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此又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質人民也。謹侯度也。戒不虞也。大要以謹言語，敬威儀為本。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易言語也。大要以惠臣民為本。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近柔佞也。大要以敬神明為本。辟爾為德，俾臧厥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愆也。僭也。賊也。大要以報善言，遠頑童為本。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哲人之話言，皆如此。當順而行之。感人反謂此言為僭，哲愚各有心，在所以察之也。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王雖曰未知，既已抱子，蓋其君不為幼沖也。民之不滿者，孰早有所知，而暮有所成，言雖知未能遠成也。王若有所知，漸進以圖功，苟無所知，雖欲冀成，自不可得也。大率欲王知哲愚之當從違也。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見其君無所知，則我心有所憂，愆之于天，不以為生為樂，甚憂之辭也。不采我之所言，而反以教為虐。

王心昏塞，顛倒如此，以為未知，必待既耄，言此時當有所知，又何待也。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日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回遘其德，俾民大棘。告爾不為不久，若能聽用，則庶幾無悔，不然則雖悔無及也。故又盡言之。今天困我以艱難，將速我以喪亡，我所取譬不遠，維德之隅，一喻也。如彼泉流，二喻也。白圭之玷，三喻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四喻也。荏染柔木，言緝之絲，五喻也。所喻如此，愆之于天，切不可差忒也。爾或回遘，民用困急，則喪亡不可救也。

聞音曰：疾集二切。告，古得切。政，諸成切。叶今。汝雖湛樂為句，從弗念厥紹為句，樂，魚教切。叶紹。刑，寒剛切。叶王。大率，陽庚兩音。多通用。兵，補茫切。虞，元具切。儀，牛何切。嘉，居何切。為，吾禾切。言旁，紐作孽。苟，旁紐作格。集韻：舌，逝，宵，食，列，切。四字無不叶也。以矣，相叶。亦可。然吳氏以為未詳，非也。肆，市又切。報，敷救切。友，羽軌切。子，樊禮切。格，剛鶴切。度，待洛切。射，弋灼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絲，新齋切。言，魚巾切。今，西人猶作此音。否，補美切。事，上止切。昭，之笑切。樂，魚教切。慘，七到切。貌，眉教切。虐，宜照切。國，越逼切。

詩經 卷十八 二九五

詩經 卷十八 二九五

詩經 卷十八 二九五

總聞曰：其初歷舉哲人之話言，自於乎小子而下，則已之語也。哲人畏禍，茹言而不吐，我畏義盡情而不匿，當是彼疏此親，彼當用邦無道則愚之法，此當用同姓之卿之法，不但分親，亦當屬尊，尋詩可見。厲王在位四十七年，在堯十五年，計六十二年，方嗣位必少年，此稱小子殆是。桑柔十三章，合併為十三章，篇末當有開章，今佚。

竟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桑柔初苗而未盛也，止可維甸，過甸則將采稀，言不久也。言民甚病，不可以支歲月也。繼又愆之于天，大率人情無所洩，則愆之于天，似怨天非怨天也。聲怨于天，歸怨于子，故天者萬物輸情之所也。四牡騤騤，旆旆有騶，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世治見旗旆以為喜，世亂見車旌以為哀，此總言亂之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止云徂何往，君子實維，止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當位者不以正固爭，而以默為事，此厲階所以至今為梗也。此總言禍之端也。憂心殷殷，念我士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瘵，孔棘我圍。此總言已奔走困急之狀也。

為謀為慮，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濁，所以救熱，用之不善，則反以及溺，我告我誨，爾當善用之。如彼遼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奔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此條舉之事也。力民所以作稼穡，反不得食，而有代食者，是力民裁之，而他人食之也。如是代食者坐享所奉，豈不自以為嘉，則代食為民之病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此條舉之事也。不幸降蠹賊以病稼穡，身有所屬，力無所施，故田卒至于荒，則力役為民之病，二也。大率禍亂之源，皆生于農事之廢。

維此亂時，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此以下多稱維此維彼，維此者，欲其為此也。維彼者，欲其不為彼也。此秉心宣猷，則考其質者，彼自有肺腸，則使其狂者，惟其自有肺腸，所以交相譖，而不相善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此所見者遠，所言者遠，彼或覆或狂，喜覆狂，則不喜遠者也。賢者豈不能分別此為覆為狂，何用犯此畏忌，以語我危辱也。言時不可正言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此憐良心者，既不求亦不進，彼懷忍心者，既加顧又加復，既愛忍心，則必不愛良心者也。故貪亂者安

詩經 卷十八 二九七

詩經 卷十八 二九七

為荼毒而無復惻怛也。凡當毒者皆當大風之衝。大空之谷可見人之危恐也。

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此懷良心者則所為皆善。彼懷不順之心者則所行皆污。凡遇貪濁者皆當大風之衝。安得不傷敗也。

相聽從之言則對可諷誦之言則醉。不用其良而反使為悖者。故良人莫不順之人盛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

朋友疑其在朝廷無所別白。故曉之曰。我豈不知而無所為。如蟲之飛。可弋而獲。蓋小人陰于汝而陽于我。而任事之人主薄而不主。厚喜背國不喜面。既能為不利。則或恐不勝。故不如且已也。曉之辭也。

民之回通。職競用力。止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止覆背善背。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民之所以多端。皆在職者主競。故競者用力也。民之所以未定。皆在職者主盜。故盜者為寇也。薄言不可。則已反于背。雖曰汝雖自以為非。我欲推怨他人。然已為爾作歌。烏能掩其惡而文其奸也。言歌可諷。而人喜傳也。

聞音曰。填池鄰切。天鐵因切。爐旁紐作辛。叶頻潏。奴學切。職良切。相思將切。迪徒沃切。垢居六切。悖蒲味切。熒黃郭切。赫黑各切。背必墨切。民之未戾。止不可叶。背善背終爾歌。可歌。和叶。吳氏不得謂之未詳也。集韻。可歌。皆居何切。

聞物曰。姓鹿精采貌。鹿在林而人遇谷。言鹿之不如也。

聞人曰。序以為芮伯。毛氏以為芮良夫。蓋承左氏其言既明。當從所譏。詆之小人當是榮夷公之徒也。

聞跡曰。作此詩者。當是或行或居山野之中。其首言桑。其次言水。其次言草。其次言蟲。其次言禾。其次言林。其次言鹿。其次言谷。凡再。其次言風。隨亦再。其次言蟲。良夫。或以正言不容。退處未可知也。

聞事曰。風起則塵埃肆揚。人物不見。今西北多然。逆風而行。尤不可。故曰如彼。逆風亦孔之優。優與愛同。風衝則草木頹。隨道即成。今西北猶然。大率多在山蹊之間。故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谷讀作浴。民敬事稼穡。肅敬也。從事草間。拜草也。反以為緩。是欲奪民力以為代食者也。皆代食之人。蔽上如此。樊氏詆王氏。是謂我耕稼而汝食之。相博不平之語。史書文。言爾。

總聞曰。君子小人不可以雜處。雜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負。此詩反覆委曲如此。然所謂維此者。實何所設施。維彼者。實何所懲艾。當時之治亂興亡可見。

雲漢八章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首二句。與有嘒其星同意。言無雨狀也。何辜今之人一句。辭端已切當。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繼隆繼繼。不殄殄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層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寧丁我躬一句。語意又切當。告困于后稷。又告困于上帝。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先祖。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于父母先祖。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煎。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又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寧俾我遜。次乘天下而逃。困之極也。

早既大甚。黜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明神。憯不知其故。此災衆知其自厲。王而稱不知其故者。為父諱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昊天。云如何里。

告困于庶正羣臣。又告困于昊天。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又告困于昊天。又告困于大夫君子。庶正何求為我。言何必求我。我將遜也。羣公三公也。先正羣公之先正也。已往者也。書昔先正保衡孔氏。正長也。庶正現存者也。如天官宮正地官黨正之屬。統言之也。

冢宰言其長也。天官膳夫。地官師氏。言其屬也。左右統言之。數官言皆近王也。靡人不周。天官酒人之屬。地官封人之屬。無人不及也。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屬是也。君子統言之。數官皆美稱也。言官僚錯綜參差。又非可以十月之交為例也。宣王求天。求神。求先祖。求父母。而又求于臣。言我雖棄位。臣則受戾。故未忍去。而若冀寧也。

聞音曰。女鐵因切。臨力中切。皇矣臨衝。韓氏作隆衝。臨當讀作隆。推吐雷切。遺夷回切。顧果五切。助狀所切。子演天切。川樞倫切。遞徒勾切。莫暮故切。虞元具切。宰獎禮切。今南人以兒為子。獎禮切。又為宰亦獎禮切。子宰皆通右。羽軌切。正諸登切。云如何里。將如之何。言計窮也。里辭也。今北人猶有此音。

聞人曰。序以為仍叔。美宣王也。詩皆皆王辭。是時喪亂方繁。不見天下。喜王化復行。王自愛不見百姓。見憂他稱召康公。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惟芮伯相可致。然皆美諷諷切。以為他人所作。納之可也。

至仍叔決非叔辭。按經世。宣王癸酉即位。大旱之甚。必其初基之時。魯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左氏仍叔之子。弱也。杜氏譏使童子出聘。故本父字。自宣王初年至是得一百二十三年。而其子尚幼。當亦未及弱冠也。如此方仍叔能為文美君之辭。官為大夫。則非幼稚者也。大約以其年度之一百四五十歲。而百餘年生子。亦似非人情。識者更詳。

總聞曰。兩言大命近止。言將亡也。非是哀辭。實有此理。不諱此字。然後可以感人動神也。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八章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申伯也。甫仲山甫也。鄭氏以甫爲訓。夏贖刑之甫。侯相去近二百年。所不可曉。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假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貌。貌。王錫申伯。四牡騶駒。鈞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至是遣行也。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曰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時。申伯在諸舅之

中最尊。故曰王之元舅也。

申伯信邁。王饋于申。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徼申伯十驅。以峙其糗。式遺其行。

至是饋行也。以謝爲國。故自西而南稱還歸。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至是始至國也。申伯皆稱王命。王錫王節。皆憲宣王之威靈。而已則缺然。故稱不顯。此周邦所以

咸喜也。若申伯以屬行之尊。委寄之重。夸耀矜驕。以是爲顯。人情方且不平。何由皆喜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開于四國。言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聞音曰。天鐵因切。翰。胡上切。蕃。分遵切。式。失史切。伯。通莫切。邦。卜工切。申。他因切。馬。滿補切。寶。博抱切。

行。戶郎切。番。分遵切。翰。胡上切。憲。虛言切。國。越通切。德。常約切。伯。通莫切。

聞跡曰。謝在汝南。謝城。後以封爲氏。郡在長安。郿縣。音媚。恐當與歸相叶音屬。

總聞曰。古有五嶽。爾雅。河南嵩。河西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又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

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書四嶽。謂東南西北也。嵩在中帝者之鎮域。故不使臣掌之。毛氏徒知爾

雅山大而高曰崧。而不攷嵩高爲中嶽。二說皆爾雅也。何獨舍一而取一。當是欲附合四嶽之義。故遺

一嶽。而不知闕中者五數也。又當是以崧嵩異字。而不知通用也。于是以堯時姜氏掌四嶽。于周則

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又以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止須後說。不須前說。申甫皆當是此境

所生。故申伯封謝。山甫封樊。嵩高爲太室。屬豫州。

蒸民八章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生。生仲山甫。

民之秉彝。好德蓋其常稟。然天有時爲時。而生者。則與常稟不同。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於寡。不畏強禦。

人亦有言。德輅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嘒嘒。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至是方徂齊也。當是東方有大變。故山甫自上卿出將命。恐是厲公胡公之子之亂。

聞音曰。下後五切。明。謨郎切。寡。果五切。圖。動五切。及。極業切。彭。鋪郎切。嘒。居奚切。風。孚督切。蔡。昔。君子

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正用此詩。惟若賦難。叶。蓋在下字上作叶也。是使相叶。讀至是少

止。若使作餘聲可也。古文難執定律。當通方也。

聞訓曰。詩言東。又言齊。其爲東齊必然。爾雅以爲齊。疾也。郭氏引仲山甫徂齊實之。此書蓋可疑也。而

釋者亦未必其人。其人蓋亦博達者他。識者更詳。

總聞曰。齊亂在宣王即位之三年。立公子赤。誅殺厲公者。恐是山甫所畫。按司馬氏。胡公自營丘徙薄

姑。獻公自薄姑徙臨淄。經世蓋在厲王丁未。至宣王初立。得二十七年。而毛氏以爲古者諸侯之居。逼

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臨淄也。不應以二十三年之前兩世之後。而始與之定居。

則徂齊者。其爲定無忌胡赤之亂。審也。

韓非六章

奔奔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止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積戎頑考。止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其爾位。止朕

命不易。韓不庭方。以佐戎辟。

自積戎頑考。至以佐戎辟。當是册命之辭。如平王册晉文。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下

叶武如桓王册晉文。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遯王慝。應叶國。靈王册齊莊。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

不壞。賢伯是賴。又於我祖考。無忝乃奮。亦多韻語。不然則是增損其文入詩。大率古文多韻語。非有

意。作爲天機所動。語音自律也。

四牡奔奔。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玼斐錯衡。止玄衮赤舄。鈞膺

鏤錫。鞞鞞淺轂。鑿革金危。

此自韓城親京都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餼維何。魚鼈鮮魚。其載維何。維筭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薄豆有且。侯氏燕喜。

此自京師歸韓國也。當當作杜。謂杜郵也。古。屠。杜。通用。左傳。晉大夫屠蒯。禮記。作杜黃。皆恐亦是地名。

當是摺次也。摺次與休著相近。屠。皆恐是此。識者更詳。古今遠邈。無由可見其的。但以所載稍可附近

者。又以人情事理推之。庶乎其可也。顯父。周大夫。侯氏。三水姓。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嬖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止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止諸娣從之。祁祁

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鄭氏汾王謂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昔郊公黎比公此亦善推古也

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與

亦喜而畏之也毛氏以燕作安始末皆細致也

薄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躬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整實獻實

籍獻其貌皮赤豹黃熊

韓城在周畿當是昔封時國中有燕人今又燕甥來為國母皆韓人喜之辭也韓之先祖或曰周成王

之子封韓或曰周武王之子封韓後避難為寒氏據諸家舊說多言武王之子所謂先祖即始受封者

也北相附近者也兵光亦當是韓城以西相附近者也韓侯特受命統在北者爾韓詩當是其祖所隸

聞事曰出祖者三仲山甫出而如祖之儀上云續戎祖考是也韓侯出而如祖之儀下云以先祖受命

是也陳氏此說亦新然不必如此過用意也左氏昭公適魯夢公祖衣公適魯也周公祖杜氏也

道神也毛氏韓道祭也用此為安

間跡曰韓城在周州梁山在韓城縣孟子所謂去郛踰梁山邑于岐山之陽也

總聞曰雅之餼有二王餼于鄆王親餼也顯父餼之卿往餼也此詩之餼有二顯父之餼在居者也

氏之燕在胥者也其禮則顯父餼則降此足見宣王待中伯韓侯有差

江漢六章

江漢浮漚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歸

陳氏江漢常武同為宣王淮夷之詩江漢之游王命召虎是淮南之夷率彼淮浦省此徐士是淮北之

朕文考實敦師設敦對揚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實敦大夫始鼎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甘巳寶鼎

古者美稱莫如文故君以稱臣之先臣亦以自稱其先亦有稱皇考者鄭敦對揚天子休命其用作皇

考與伯尊敦亦有稱皇文考者敦敦對揚王丕顯休用作朕皇文考後伯尊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

古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以告于家廟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

是也書交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與此詩相等其先稱文武則所謂文武受

命是也次自稱則所謂無曰予小子是也次不以我冲君不足紹文武而但盡爾方以似召公也次稱其

先則所謂告于文人是也書先稱汝克昭乃顯祖孔氏唐叔也次追孝于前文人孔氏繼先祖之志為

孝則謂唐叔也此文人當是召祖也于周受命文武周之始祖當是于文武之廟受命也爾爾爾爾

命于文武爾此時亦宜受命于文武蓋文武既有賢臣又有賢孫齊文武所肇也非我敢私也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年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治此四

國

召公答册命之辭不稱文武者已拜命于文武之廟此則拜恩于宣王之廷略見古者册命功高之

聞事曰猶地侯切湯普羊切定惠丁切海虎猥切翰胡干切似養眼切命彌併切考去久切

間訓曰堅始也戎大也自此加敏以大召公之烈言召公之後亦有虎也

聞人曰作召公考召公公康公也召虎祖也考召虎父也于命及召祖故兼祖考之古者謂君也

賜器多然幸時父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

而作器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敦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闔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載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灑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同。王曰還歸。聞音曰。士公土切。父扶甫切。戒訖力切。國越逼切。緒象呂切。業宜卻切。騷蘇侯切。怒暖五切。苞通甌切。國越逼切。來六直切。

聞字曰。戎吳作。棠棣。然棠棣不必。此為戎可用。聞事曰。其初王舒。不甚怒也。止欲保安其作業而已。其次王奮。乃甚怒也。王怒故將亦怒。所謂虓虎虓虜。當是不可招來。不受慰撫。故至于殺伐。向使如淮夷。即來求鋪。則無事此也。大率淮南之夷。弱淮北之夷強。

總聞曰。江漢常武。均為淮夷之詩。然江漢差易。常武若用力過多。設辭過周。舊說預告徐土之民。不久處。于是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之驚怖。先以言安之。又我非解綏。非遊遊。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雖未必全然。亦有是理。當是皇父德望信譽。不及召虎。故徐方驚逸擾動。易克而難安。其末寵勞之禮。遠不及召虎。亦其人其功。自有差降。

瞻印七章。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止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止罪苦不收。靡有夷瘳。蠹賊蠹疾。貪者也。罪苦虐者也。二者士民之所以皆病也。人有士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止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止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止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此推言蠹賊罪所由起。自婦人寺人也。故曰時維婦寺。鞫人伎忒。謂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此又推言婦寺所由昌。自君子也。故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大率商賈者。一賈一買。一識。謂牙儉也。此所謂三倍。當時在重位而稱君子者。乃商賈之牙儉也。賤之辭也。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吊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何以災異而責王。神何以不富盛而厚王。則天神之意可知。何不念爾之宮。介冑。一害也。夷狄。二害也。此則不問。而惟我相忌。其為害者不在我。而在彼也。怨之辭也。災則不吊。不畏天者也。威儀則不善。不作人者也。有人相助。猶或庶幾。又云亡。則必殄瘁矣。亦怨之辭也。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天之降罔甚寬。未必能觸。維人云亡。則可憂。賢人去則天罔逼矣。此不恨王之不吊不類。而痛人之云亡也。憂之辭也。窮沸溢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止自我先。不自我後。貌貌昊天。無不克鞫。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泉久則愈深。心久則愈憂。此時不在我先。不在我後。適然當此。豈非天乎。傷之辭也。苟能盡固其民。不忝于祖。尚可救其後。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又愛之辭也。聞音曰。說王氏引此詩。作脫叶奪。如此。則收旁紐作受。叶有兩上叶。兩下叶。皆隔句叶也。階居奚切。天鐵因切。寺祥吏切。背必墨切。富方未切。天如本音。先祖後以為不叶。大率武部有兩聲通用。戴隴主切。亦蘇后切。斗腫庚切。亦當口切。整部有兩聲。亦通用。注抹遇切。亦丁候切。逗廚遇切。亦他候切。不可悉數。則後亦可叶。祖龍五切。

總聞曰。一願傾人城。再願傾人國。非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語所從來已久也。聰明才略之君。不以再傾為懼。而以再得為難。所謂懿厥哲婦也。召晏七章。身天疾威。天篤降喪。瘵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當是既有小旻。大旻。故以召加旻。末章有召公也。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我居圉卒荒。言彫殘也。實靖夷我邦。言寂寞也。以靖夷為佳語。則非。皋皋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皋皋。大言也。訛訛。小語也。不自知其為玷。惡小人之辭也。人心危則君位危。憂君之辭也。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苴當作苴。車前草也。遇旱而草亦如此。禾其可知。草亂茂原野之中多。然今不散則不茂。言彫瘁也。且指一物言之。如車前最耐旱。亦棲止不橫逸。他草可知。我觀此邦。反無不散者。草當亂而不亂。人不當亂而反亂。物反性則無生意。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域兄斯引。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言相反也。維時以為菜。此時以為米。以菜為米。可見君子之窮病也。我不退而自默。而尚為位之長。此事甚大。言可慮也。此輩言胡不自替。職兄斯引。下章言職兄斯弘。不裁我躬。語參差則文逾健。池之竭矣。不云自涸。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池竭不肯言自涸。諱無外注之水也。泉竭不肯言自中。諱無內發之水也。言外之善言不來。內之善言亦不來。彼既諱言人皆以何。不勿言相戒。我猶居位之長。此事甚大。又言可慮也。此在高位。任重事。而

詩經 卷十八 三一〇

天之降罔甚寬。未必能觸。維人云亡。則可憂。賢人去則天罔逼矣。此不恨王之不吊不類。而痛人之云亡也。憂之辭也。窮沸溢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止自我先。不自我後。貌貌昊天。無不克鞫。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泉久則愈深。心久則愈憂。此時不在我先。不在我後。適然當此。豈非天乎。傷之辭也。苟能盡固其民。不忝于祖。尚可救其後。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又愛之辭也。聞音曰。說王氏引此詩。作脫叶奪。如此。則收旁紐作受。叶有兩上叶。兩下叶。皆隔句叶也。階居奚切。天鐵因切。寺祥吏切。背必墨切。富方未切。天如本音。先祖後以為不叶。大率武部有兩聲通用。戴隴主切。亦蘇后切。斗腫庚切。亦當口切。整部有兩聲。亦通用。注抹遇切。亦丁候切。逗廚遇切。亦他候切。不可悉數。則後亦可叶。祖龍五切。

總聞曰。一願傾人城。再願傾人國。非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語所從來已久也。聰明才略之君。不以再傾為懼。而以再得為難。所謂懿厥哲婦也。召晏七章。身天疾威。天篤降喪。瘵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當是既有小旻。大旻。故以召加旻。末章有召公也。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我居圉卒荒。言彫殘也。實靖夷我邦。言寂寞也。以靖夷為佳語。則非。皋皋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皋皋。大言也。訛訛。小語也。不自知其為玷。惡小人之辭也。人心危則君位危。憂君之辭也。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苴當作苴。車前草也。遇旱而草亦如此。禾其可知。草亂茂原野之中多。然今不散則不茂。言彫瘁也。且指一物言之。如車前最耐旱。亦棲止不橫逸。他草可知。我觀此邦。反無不散者。草當亂而不亂。人不當亂而反亂。物反性則無生意。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域兄斯引。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言相反也。維時以為菜。此時以為米。以菜為米。可見君子之窮病也。我不退而自默。而尚為位之長。此事甚大。言可慮也。此輩言胡不自替。職兄斯引。下章言職兄斯弘。不裁我躬。語參差則文逾健。池之竭矣。不云自涸。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池竭不肯言自涸。諱無外注之水也。泉竭不肯言自中。諱無內發之水也。言外之善言不來。內之善言亦不來。彼既諱言人皆以何。不勿言相戒。我猶居位之長。此事甚大。又言可慮也。此在高位。任重事。而

詩經 卷十八 三一〇

詩經 卷十八 三一〇

詩經 卷十八 三一〇

詩經 卷十八 三一〇

詩經 卷十八 三一〇

詩經 卷十八 三一〇

詩經 卷十八 三一〇

無可奈何。徒懷深憂。慮後患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維今之人。豈不有似舊者。言亦有召公之流。但無先王爾。所謂天生堯舜。禹稷自至者也。

聞音曰。喪。蘇郎切。訂。戶工切。共。居容切。邦。刺。工切。茲。津之切。中。諸仍切。害。何葛切。躬。姑宏切。舊。巨已切。以上二里相叶。

問字曰。替。亦作替。當作替。案替。說文作替。或从替。作替。是替即替字。下文不書云。以似而轉。替。從之得聲。乃與下文。例吟切。正。合。今俗書替。亦从替者。也。誤。以似而轉。側吟切。正。語之聲也。呼音合。引當作弘。亦以似而轉。胡。肱切。替。弘相叶。兩章皆稱職。兄。斯弘。作引。無謂。

總聞曰。古稱昏亂之時。如幽如厲。蓋無以加也。然觀發為篇章。舒為歌咏。有不諱之朝。所難言者。至唐猶有此風。元白反。以此得名。而時君世貴。未有遺憾者也。至其亡也。鄭繁猶以此結。驟知。躍大位。古風雖替而未盡絕也。

南風雅。皆周。獨頌有周。有魯。有商。魯則本國。商則異代。季子所觀。其辭極天下之美。恐魯僖公未足以當之。史克亦未足以當之也。杜氏以為盛德之所同也。為有商魯。故同為盛德。魯僖未為盛德。與成湯不惟分位不倫。而人品亦異。季子所言。容或有溢美。猶之可也。孔子所存。當纖毫勺撮無差。不應孔子魯人。私于鄉里。情義如此。細推。恐風亦有魯。此當與東山等詩同次。而商頌之外。亦容有虞夏。虞書。明良之歌。所謂直而不倨者也。夏書。五子之歌。所謂哀而不怨者也。不應孔子商後。私于祖先。系胃如此。故自孔子之後。更世懸遠。歷亂繁夥。不惟有所遺軼。而更張移易。不可復攷。又拘于庸儒狹士。而不敢自立所見。制于凶朋。捍類。案捍。當。而不敢有異。其言姑存。以待識者。孔子所稱三百。今三百五篇。或曰舉成數也。若後遷就以附會成數。或四五百。或七八九百。又烏可知。此亦未聞。子夏所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今無素以爲絢兮。五字。其語意又不相符。此恐別有一篇。非頌人也。而今無見孔子所誦。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正是兄弟。隔離之意。此恐常棣有此一章。而今不存。則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過此以往。其不得其所者。又不

可勝計也。

可勝計也。

聞頌二

武王。頌止有一詩。禮。武樂最詳。周家造基。作樂之本。其詩乃簡略如此。一奏一終。爲一成。始而北出。謂攘獫狁之時也。當有詩再成而滅商。謂陳牧野之時也。亦當有詩三成而南。謂定荆蠻之時也。亦當有詩四成而南。謂服江漢之時也。亦當有詩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謂分陝郊之時也。亦當有詩六成而復綴。以崇。謂伐崇墉之時也。亦當有詩六奏而武樂成。今存武詩。當闕他詩也。如時邁。如執競。如酌。如桓。如賚。如殷。皆當分配武樂。但年祀久遠。古法不傳。學者所見不卓。守株按圖。將何時而已。今以禮推之。略見總于而立。武王之事也。與執競詩相應。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與酌詩相應。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樂歌至亂辭則終。所以皆坐而享成。與桓。賚。殷。等詩相應。此五成以前也。六成而復綴。以崇餘。樂餘聲也。與時邁等詩相應。此五成以後也。所謂遲而又久。度獨比諸樂。爲延袤也。今序者以賚爲大封。不見大封。以桓爲類。不見類。類。出師之祭。今詩皆保定之意。以是知皆爲武樂所用也。

聞頌三

頌諸篇多四字一句。其間有一字。二字。三字。至五字者。舊說以爲取數五行。宋孝武使謝莊造郊祀明堂歌辭。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此用月令之數也。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則洪範之數也。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六。若如謝莊之制。則八言九言太長。今以洪範爲定。如清廟。無射于人。叶對。越在天。則斯一字。爲句終章。曰。斯此餘聲也。一字者也。維清。緝熙。肇。皆兩字。爲句。二字者也。天作。彼作矣。彼。彼。彼。三字者也。至他四字。五字。甚多。俗以緝熙。文王之典。六字。除之。字。則五字也。無封。靡于爾。邦。六字。除于字。則五字也。大率凡六字一句。皆有助辭。無助辭者。則有斷句也。夙夜。基命。宥密。六字。每三字一句。基協熙。則非六字也。儀式。刑文。王之典。七字。刑字。斷。刑。叶。方。則非七字也。九疇。一五行。萬事。無不由之。而出。謝莊亦有所自來也。

周頌

清廟一章。案。原本缺葉。今補錄經文于左。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聞音曰。命。眉山切。叶純。下皆以之相叶。聞句曰。一句單入。

詩總聞卷十九

頌

聞頌一 南風雅。皆周。獨頌有周。有魯。有商。魯則本國。商則異代。季子所觀。其辭極天下之美。恐魯僖公未足以當之。史克亦未足以當之也。杜氏以為盛德之所同也。為有商魯。故同為盛德。魯僖未為盛德。與成湯不惟分位不倫。而人品亦異。季子所言。容或有溢美。猶之可也。孔子所存。當纖毫勺撮無差。不應孔子魯人。私于鄉里。情義如此。細推。恐風亦有魯。此當與東山等詩同次。而商頌之外。亦容有虞夏。虞書。明良之歌。所謂直而不倨者也。夏書。五子之歌。所謂哀而不怨者也。不應孔子商後。私于祖先。系胃如此。故自孔子之後。更世懸遠。歷亂繁夥。不惟有所遺軼。而更張移易。不可復攷。又拘于庸儒狹士。而不敢自立所見。制于凶朋。捍類。案捍。當。而不敢有異。其言姑存。以待識者。孔子所稱三百。今三百五篇。或曰舉成數也。若後遷就以附會成數。或四五百。或七八九百。又烏可知。此亦未聞。子夏所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今無素以爲絢兮。五字。其語意又不相符。此恐別有一篇。非頌人也。而今無見孔子所誦。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正是兄弟。隔離之意。此恐常棣有此一章。而今不存。則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過此以往。其不得其所者。又不

總聞曰詩稱文王多以於為辭於嘆聲也亦見一唱三歎遺音之意大率文王之樂自清廟之外皆有清廟之音也

維清一章

維清止緝熙文王之典止肇禋止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合兩詩一純一清則見文王氣象清廟亦一清氣象尤著大率文王如空虛澄霽武王加之雲雨變化不可同語也

總聞曰肇禋即肇祀謂后稷也至文王乃始有成書我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勳已成而統未集故其後但言昊天成命而已所謂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乎其既成而加之孔氏武成者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此成非為此也蓋謂武業一若為一成此既作武樂以象其功又作武成以述其迹也併載于此

烈文一章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止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此君舉臣之辭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封無專封也所謂無有封而不告者也靡于爾邦勿私已國也所謂無雷防無遺德也無德而教之辭也

無就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君或臣之辭也前王尚且不違其德其可忘也

總聞曰首尾皆以之相叶與旁紐雖保旁紐傳相叶邦卜上切上叶公下叶崇皇胡公切下叶訓旁紐薰叶人刑旁紐微叶德

總聞曰大率序拘于頌以成功告神明之意故皆以神明祭禮為言雖無見者且謂其歸之此以言助政助祭臣工以為助祭遺廟二者以序參詩言之皆助祭受遺之詩也何前不言遺于廟後乃言遺于廟慮重出也無由助祭之時相禮之際發諸皆曰其其者期之意也若使誠如序者之言亦必與臣工皆任載見有客之後惜乎遼邈不可復更正也

天作一章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止文王康之彼徂矣止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開音曰上句叶荒康行是也行戶郎切下句叶矣之是也矣魚其切細推皆叶韓氏鼓山探岐有夷往獨處正用此詩以徂為韻當有所自來旁紐亦近傳祖兩韻仍通用作為保為補皆叶今西北人猶有此音

總聞曰高山岐山也周家之興自岐縣詩可見

昊天有成命一章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止成王不敢康止夙夜其止命宥密止於緝熙止單厥心肆其靖之

成王真成王也

開音曰首尾以之相叶中基熙相叶靖旁紐子盈切叶心

我將一章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止儀式刑止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止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止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開音曰牛魚其切與之叶未威與之叶相似不爾用右旁紐夷周切叶牛方披耕切叶刑饗旁紐虛良切叶王與氏三之為韻亦可

總聞曰詩多言文王之典今周禮蓋文王之詩所著所謂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皆始之意自太王已有可空

執競一章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其聞鐘鼓嘒嘒鸞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思文一章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總聞曰

生民言誕降嘉種至此又言貽我來牟恐止是舜降此種故曰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氏亦鳥將牟麥俱來雖可附會要未必實然大率亦獲神迹吞鳥卵之比毛氏則不如此也

臣工一章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止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命於皇來來將受

厥明明昭上帝止迄用康年命我衆人時乃錢鎛奄觀鉶戈

此於皇來來即思文貽我來牟也上帝即思文帝命也大率周家凡舉農事必舉后稷此思是前田之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烈考。武王文母。武王之配。成王之母也。猶頤父鼎所謂皇考皇母。大率古以考配母也。或謂皇考祖也。皇母祖母也。齊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考。繼言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又言汝考壽萬年。俾百斯男。則是祖考併言也。

開音曰。后。後。皆狼口切。又皆下五切。莊子石戶之農。亦作石后之農。詩間以上聲取叶。如桑柔。祖與後叶。時邁。後與保叶。保讀作補母。滿罪切。叶祉。

總聞曰。皇考。即烈考。皆謂武王也。孝子。成王也。毛氏。皇考。文王也。祖無稱考之禮。孫無稱子之法。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妣也。母子無並右之儀。鄭氏。光明之考。文德之母。以為見右助無歸美。一是一非。是者。其稱考母均也。非者。右烈考。蓋文王在左。右文母。蓋太妣在左。左右配陰陽。左陽而右陰。是豈可易。而或以古者以右為尊。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于用為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次。然非古義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鶴。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止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開音曰。享。虛良切。嘏。後五切。嘏。從古亦可以古取聲。赫氏。飲沃羶羶。產祥降嘏。鳳凰應奏。舒翼自舞。嘏。相叶。此當以嘏叶祉。

總聞曰。諸侯來朝。成王又從成王而享武王也。皇考。昭考。烈考。凡稱考。皆武王。薛氏。言考不特其父。謂其大父曰王考。謂其曾祖曰皇考。謂其高祖曰顯考。高克尊用作朕穆考。後仲並謂祖也。乃不知何祖。禮。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漢儒所記也。已于周器有違。而薛氏又益舛也。漢距周經。秦古書既殘。古器又未出。反不若後人有所攷訂。薛氏所見雖博。不免有近世儒者之弊。其昭考烈考。又將何以處之。

有客一章。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苴。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塾。以紮其馬。止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開音曰。馬。滿補切。前後馬皆叶旅。

開字曰。宿宿。信信。行辭。疊字常事。不必宿宿兩宿。信信四宿。總聞曰。以白馬而行為商。又衍為微子。似不必爾。大害義者。孔氏。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京師既有商廟。已非。又自有歌。亦非。審爾。何不入商頌。而廟周頌。孔子必不混殺君臣。錯雜今昔。當是佐武王克商之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太顛。闞天。執劍。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既助成淫威。自當受夷福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止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開音曰。二王相叶。受旁紐叔。劉旁紐陸。功旁紐谷。皆相叶。總聞曰。鄭氏。嗣武。嗣子或王也。甚善。文王開之。武王受之。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是武王癸丑生。乙酉崩。方其觀兵盟津。已八十五。及其克商。已八十七。所謂耆定爾功。既老而始定功也。禮詠嘆之。淫液之。鄭氏歌遲之也。不知句凡七字。凡二十八而遲遲。久立于綴。鄭氏。奏武曲一絕為一成。凡六成而復綴。又位止也。其節奏既如此之多。其晷刻亦必所歷之久。又當是非獨此一詩。亦有他詩。而後世不可復知也。

閔予小子一章。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止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皇考武王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皇祖文王也。思武王。而又念文王也。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開音曰。中以止相叶。或用止。下一字叶庭。他定切。旁紐叶敬。總聞曰。與烈文。不辭皆同。烈文。君戒臣。此君自謂也。

訪落一章。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止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止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紹昭考之烈。而陟降于家。承皇考之休。而保明其身。未及于天下也。則以小子之故。此成王謙詞也。開音曰。艾。魚刈切。叶止家。古胡切。說文。躬也。躬身也。從呂旁紐。廬可以廬取聲。說文。軀體也。廣韻。體身也。從區亦可以區取聲。叶家家。讀作孤。

總聞曰。訪落。小恙。皆言未堪家多難。管蔡之變。武庚之變。淮夷徐奄之變。所謂多難也。詩當是成王已悟。則既踐阼數年以後。非訪落之時也。經世。乙酉成王踐位。丙戌。三監及淮夷畔。周公東征。則是踐阼之初。此疑即生戊子。三監平。始黜商。命魯侯伯禽。誓師于費。淮夷亦平。此成王悔往更前之時也。鳥得謂之訪落。葉韻。一曰。落。居也。一曰。宮室始成。祭之為落也。經世。庚寅。周公往營成周。去東征西還。二年得葬。所謂此落也。洛或誤轉為落。古字亦通用。然落亦宅意。與宅洛相通。識者更詳。

敬之一章。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止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止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毛氏鄭氏以君臣為酬酢今觀茲無曰皆臣辭小子予我皆君辭如江漢亦合君臣為辭也

開訓曰仔肩毛氏克也鄭氏任也以兩字為一訓未見

總聞曰閔予小子訪落敬之末章皆稱維予小子或謂前二詩禮祖考之詩故閔予小子稱皇祖者一皇考者一訪落稱昭考皇考者再此詩禮天之詩故稱天者一以為成王自發辭與前二詩均也似亦有理但語勢未然

小惑一章

其懲而止惑後患莫子莽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有小惑當有大惑此例頗多言小必有大言大必有小以別之也勿近莽蜂近之是自求其辛螫也其初信為桃蟲之無傷而不知其有毒也莽蜂草蜂也桃蟲桃蠹蟲也其類又有大者如鳥其毒甚于莽蜂則獨蜂也獨蜂大如燕人遭螫者立亡蜂中至可畏者也草蜂革蜂石蜂皆不及

聞跡曰蓼地名也見春秋楚公子滅蓼一在壽州霍丘縣所唐謂蓼州也一在唐州湖陽縣杜氏所謂二國者也書成王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當時淮夷不賓成王蓋自征之所謂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者也言又集于蓼蓋征淮之時也孔氏黜殷在周公東征之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事相因故連及之此頗得其實

總聞曰鄭氏以為信管蔡疑周公其後懲艾之辭也今觀稱懲似有懲于前也稱惑有謹于後也管蔡纒息淮夷又騷此所謂多難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惑四詩或當在雅而今在頌必有不得其所者序者既以神明祭祀為頌之端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猶之可也落訪嗣王謀于廟亦猶之可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此嗣王求助恐與成功告神之意有反何不皆言在廟非不欲之自度有所不安也

載芟一章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止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嘏其儲止思媚其婦有依不士有略其耜止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止驛驛其達有厭其傑止厭厭其苗縣縣其庶止載穫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止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止有飮其香邦家之光止有椒其馨胡考之

止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止振古如茲
開音曰柞側柏切澤直格切伯與澤一叶儲與伯一叶不換韻士耜連一叶穀活連一叶活呼酷切達傑連一叶達陀悅切苗庶連一叶庶表屬切濟積稀連一叶濟子禮切積子賜切醴妣禮連一叶香光連一叶馨寧連一叶末一句單結如生身體意凡十一叶

總聞曰此詩凡其意所起皆曰有有嘏其儲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有厭其傑有實其積有飮其香有椒其馨如生民意所起皆曰誕誕有皆發辭也發辭雖是虛辭其間物態事情燦可睹也

髮髮良耜倣載南畝止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止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止其笠伊糾其鍤斯趙以薊茶藜止茶藜朽止藜稷茂止止稷之控控積之粟粟止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止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止殺時特牲有採其角以似以續止續古之人

開音曰畝滿罪切畝與耜一叶活呼酷切活與穀一叶女筥黍一叶糾趙藜一叶糾其皎切朽茂一叶揅栗一叶墉櫛室一叶盈寧一叶牛角續一叶角姑沃切末一句單結如載芟體意凡九叶
總聞曰兩詩皆稱實函斯活此非習知田野深探物情不能道此語

絲衣一章

絲衣其紕載弁依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止鼐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開音曰吳氏以牛為魚奇切叶蕪津之切不若以牛附上以蕪附下自叶
總聞曰將祭而牲牲既饌既饌之類也既畢燕以勞之自堂徂基自上而下也自羊徂牛自小而大也鼐鼎及鼐自大而小也言往復檢校也

酌一章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止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
尋詩無酌字亦無酌意恐鑠是灼字陸氏酌亦作灼與酌同意而與灼同形與灼同音恐初傳是灼字已而漸轉作灼又漸轉作酌集韻鑠亦作燿灼亦作燿字畫相犯甚多說文鑠銷也灼炙也皆是火意或古字通用亦未可知爾公允師太公也武王沒成王嗣太公尚無恙見書二公其一太公

開音曰矣之嗣師相叶矣魚奇切嗣詳茲切亦叶師
總聞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公號師官則望也湯造商專以伊尹為辭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武王造周亦專以太公為辭曰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退亂略或謂太公周召之徒此不然也尋詩可見此詩公字上加以實師字上加以允至確之論也

桓一章

綏萬邦宴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止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在第四句以為首題此詩主意在桓

開音曰邦補耕切年彌因切相叶家旁紐作甲間旁紐作甲可叶又天間一叶別出
開字曰間作閑古字多用此日當作月可與天相叶閑亦讀作賢賢音閑以賢取聲閑賢通用
總聞曰此歸馬放牛之後也士則保之家則定之天意可知自此無復事也君其處之以閑爾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止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釋思
尋詩皆無賢字亦無賢意當是諸詩間有無題者後人衍意取題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此徂維求定

則是大定也。此時周之命，則是武成列爵分土之命也。由此遂以賚為題，又恐其不可也。此詩再稱我集詔子我也。又子賜予也。曲意為辭，釋所以予之意。蓋自我生辭，而其心有所不安，故其辭不覺涉無謂也。賚謂予其誰不知，予必于善人，亦其誰不知，豈有武王聖君而錫予惡人乎。其無謂可見也。

聞音曰：兩相思叶，前叶止，與之叶，止，真而切，後叶定，與命叶，皆結以思。總聞曰：文王以勤造始，我亦當以勤受成，初言釋，推而廣之，故曰敷，再言釋，敷之不足盡，故曰於說文，釋，抽絲也，絲，細也，長也，漸抽漸出也，不當作陳思辭也，作辭則有餘味，作惟則既云釋，又云思，印覺語繁而意枯，上時辭也，於辭也，下思辭也，中存一釋字，有咏歎淫液之勢，此則在人會意也。

般一章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隄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題如賚，于詩無見，亦是推衍武成之文，末云垂拱而天下治，即有樂意，此詩處頌之終，故以處武成之終者倣之，雖不失為師經，然亦用意太過也。

聞音曰：此詩叶音，皆在末語上一字，恐是其音如此，通稱三字，單稱一字，於皇時者，周也，陟其高者，山也，隄山喬者，嶽也，允猶翕者，河也，高與喬叶，翕旁紐作熙，熙與前時後之叶，敷天之者，下也，裒時之者，對也，時周之者，命也，以之相叶，古人皆不徒然，雖其音不可得而聞，然搜辭尋音，未至于害義悖理，特好古之過爾。

總聞曰：尚恐天下未習周號也，初曰是為周，末曰是為周，初末相應，庶天下知今代之為周，非故商也。前詩亦曰時周之命，蓋我知天下為周，而再三釋之，勿使其復為商也，兩言時周之命，一謂己一謂人也，善哉，孟子之言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經世，武王克商，已卯以武庚守商都而續之，庚辰以管叔蔡叔霍叔分商畿為三而監之，八年丙戌而同叛，又三年戊子而乃平，又三年庚寅，以西周去關東之遠也，又營東周，又二年壬辰，成周既成，而周公分政成周東郊，又五年丙申，君陳繼之，又二十九年癸亥，畢公繼之，又二十六年而康王崩，昭王立，其後不復詳見此事，書陳其迹，詩陳其意，則商周之際雖遠，而可想見也。

詩總聞卷二十

魯頌

駟四章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騶有駟，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騶，有騶有騶，以車綈綈，思無斃，思馬斯作。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騶，有騶有騶，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思，皆辭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自發此辭，非引此語也，或用此語亦可，蓋辭韻雖不同，而意故在也，邪，詳余切，與徐除同，邪，羊諸切，與徐餘同，二字相通，緩也，邪，徐嗟切，與斜澗同，不正也，審爾三字皆從牙，入麻韻亦可，三字皆同余，入魚韻亦可，孔子雖引魚韻之詩，自入麻字之意也，思與邪同，雖引語辭之詩，自入思維之意也，蘇氏有思皆邪，無思則土木也，當何以更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此孔子之所盡心也，此是否固未論，又曰：孔子于詩，其有會于吾心，此則甚善，既會心不逆所從來，亦不追所從往，自是吾心有見，非下詩也，聖賢引詩多然，而此猶足以令人起意也。

山六四非尊位而自此亨也。闕宮所奉者婦人。略舉其大者一人曰姜姬。其太姜太姬皆在也。先

祖略舉其大者四人曰后稷太王文武其公劉王季皆在也。

克厥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言叔父亦有功也所謂克厥厥功也其下太山梁甫山在今奉符縣嶺山在今鄒縣皆在兗州龜

山在沂州徐在徐州鄒山記曰徂徠在梁甫山多松柏梁甫新甫也闕宮又略舉所奉者二人曰周公

魯公其莊公皆在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

降福既多。

自天下言之以后稷爲宗自后稷以下皆在自一國言之以周公爲宗自周公以下皆在宋氏闕宮魯

之羣廟會其天下天謂始一國所謂始凡與同姓悉皆同宇其實私祭之公所也。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學將毛芻載藁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孝孫有慶謂飲福受胙也故頌禱信公見下。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此詩稱六俾凡三節一節俾爾熾而昌二節俾爾壽而臧三節俾爾昌而大。

俾爾者而艾此所舉之壽皆以朋而來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只胄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畢祭凡與祭者禱主人之福自熾昌壽臧以下是也頌主人之功自公車朱英以下是也。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者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作朋之福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俾爾昌而熾以下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居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莫敢承之功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泰山巖巖以下是也。

保有鳧釋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

髮兒齒。

俾爾之福猶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天錫公純嘏以下是也毛氏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許田也魯

朝宿之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引魯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又引田文食邑于薛皇覽孟嘗家在魯國

薛城案家當作家皇覽語引此以鄭氏爲證索隱亦以嘗非證乃邑又引此以鄭氏爲證然常氏

地譜以爲其地未見鄭氏亦以爲所由未聞亦意之也或謂堂父在沂州當是音字皆轉長清在齊州

長白山長城在淄州當是字轉恐此常只當如魯邦是常之常蓋其邦常居曲阜是也隱八年鄭伯使

宛來歸訪左氏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祕易許田庚寅我入祊而未有也桓元年鄭

伯以璧假許田當是以祊未成又以璧求乃許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左氏結訪

成也則是許爲鄭得計信公復取之也杜氏成王營于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因立

周公別廟鄭桓公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待魯以周公別廟爲

疑故言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豈有始祖別廟人主賜邑而欲以易他人湯

沐之地可謂魯之大恥不知信公于何年復之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六年公會諸侯

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魯以鄭逃盟而伐之楚以諸侯伐鄭而圍許以救之許遂歸楚當是此時

伯以璧假許田當是以祊未成又以璧求乃許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左氏結訪

成也則是許爲鄭得計信公復取之也杜氏成王營于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因立

周公別廟鄭桓公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待魯以周公別廟爲

疑故言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豈有始祖別廟人主賜邑而欲以易他人湯

沐之地可謂魯之大恥不知信公于何年復之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六年公會諸侯

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魯以鄭逃盟而伐之楚以諸侯伐鄭而圍許以救之許遂歸楚當是此時

乘鄭間魯楚伐許因而遂復取許田也妻也母也當是存者也其亡者皆入近廟其存者頌禱主人之

餘則皆及之大夫庶士則羣臣皆在也邦國是有則舉國凡民亦在也所謂既多受祉也黃髮兒齒蓋

妻母外族也君民圍境也皆有此壽徵也。

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此廟即闕宮也近於正寢故知闕宮者私祭之公所也毛氏新廟闕宮廟也闕公無功德又兄弟自無

由別立廟鄭氏新廟姜姬廟也姜姬雖有功德然外姓亦無由作始廟蓋后稷以下普廟也姜姬爲首

者記后稷所由生也奚斯督工庀事之官鄭氏教護闕廟課章程是也班氏兩都賦奚斯頌魯王延壽

靈光殿賦奚斯頌魯非也賈氏以誤指作詩主名下原本缺此。

商頌

那四章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初則置鞀鼓未用既而奏鞀鼓蓋衆樂已作鞀鼓所以節樂者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聲聲

次鞀鼓管聲並奏進也假升也前奏鼓奏作樂也此奏假奏升堂也此詩三稱湯孫自是三節一進

告升堂也謂奠神也二播幣有先也謂畢事也三受胙均享也謂飲福也開其夷懌之容述其温恭之

職執事有勞而助祭有能也。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奔

次鼓鐘萬舞並奏奔萬舞之狀也。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鄭氏太古有此助祭之禮恐非謂樂之節奏祭之次第自古作此非今創爲古民人通用先民即是古

人自唐諱民始更改參錯後有復者有不復者詩兩稱先命此古語也一稱先人不知舊語如此爲後

復改如此或謂宜民宜人當作宜民宜民蓋重言之後一改一不改王氏在政和中欲改年作宜民或

難王氏以宜民宜人今但取半語非是王氏以重言爲對然卒不用也王氏最博古多藏書其所見必

有自來也。

詩經 卷二十

三四五

聞音曰淵於巾切敦弋灼切奕弋灼切客克各切悻弋灼切昔息約切夕祥命切

聞章曰舊一章今為四章

聞字曰庸或作鏞古字亦通用

總聞曰以下皆商時商廟所用也舊說用于成周之廟曰周用六代之樂也又說用于微子之國曰二王之後得自用先代之樂也識者更詳

烈祖五章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酏寶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禮假無言時靡有爭前詩聲也所言皆音樂此詩也所言皆飲食也商尚聲亦尚臭二詩當是各一節那奏聲之詩此篇臭之詩也商尚聲故以樂居先

按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鳴

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聞音曰衡戶郎切饗虛良切

聞章曰舊一章今為五章

總聞曰此皆祀湯也故皆曰烈祖序者以那為祀成湯以此為祀中宗鄭氏引及爾斯所附合及汝之此所汝中宗也不知何以見之自湯而下皆可以為及汝皆可以為斯所而獨歸中宗何也豈非以玄鳥為武丁在那玄鳥之間未有所歸而湯之後高宗之前中宗盤庚為賢中宗既在盤庚之前而桑穀變災為祥可合自天降康之文今觀烈祖既同辭猶與那與嗟嗟又同意而按我思成寶我思成小異大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全同不獨出于一時亦出于一人也

玄鳥四章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玄鳥紀節而紀節之間又自有說禮仲春玄鳥至以是祠高媒當是此年玄鳥至而有字次年玄鳥至而生契是三月而始誕也故知其有天命吞卵之事不惟誕又且狠漢高猶龍種商契乃燕種乎識者更詳帝謂嚳也嚳居亳後自契八遷至湯而復居亳故書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帝告當是言帝命之意釐沃當是言正域四方之意孔氏釐治沃土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糧是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商都近河言來者如河也何不足為敬言何止百祿也鄭氏以河為何以何為荷毛氏任也鄭氏攬輝天之多福皆荷意也所不可曉

聞音曰有羽軌切殆養里切勝書蒸切海虎猥切祈宜隔句相叶河何亦隔句相叶

聞訓曰景集韻光也當讀如汎汎其景之景水光也員集韻語辭也鄭氏古文作

聞章曰舊一章今分四章

總聞曰此高宗之子孫祀成湯者也祀高宗在下

長發七章

濟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止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城契母也帝謂舜也所立之人子姓所生之地商邑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謂后稷也自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最盛者有此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

自相土而下昌居曹曹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事夏不敢違命至湯而曰天乙是與帝齊

有代君之德偏上之勢此帝桀有夏臺之囚如商紂有羑里之網皆寢鄰于大位故致疑也降生也屈

氏惟庚寅吾以降自湯之生則天時人事甚疾而不遲也聖也敬也隨日而升而湯格天甚緩事天甚

嚴夏帝使為表式于天下則時已至也孔氏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與文王西伯之事相同也葛伯不

祀湯始征之與文王伐崇之事相同也經世丁丑湯即諸侯位即方伯也戊寅成湯征葛始專征也上

帝天也帝君也夏商皆稱帝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隸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綴旒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棘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前詩先言武湯次曰武王此又曰武王大率湯以武為盛即其盛者相承為常稱雖非證亦習呼也朱

氏苞夏桀也稷章也顧也昆吾也甚善

曹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承上苞稷為辭言湯為葉在苞稷之中苞覆于上葉攻于下可謂不安夏書伊尹去亳適夏孔氏進于

桀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孔氏不能用賢復退還也經世乙卯薦伊尹于夏王壬午伊尹歸亳降于卿

士者此也乙未伊尹相湯伐桀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者此也

聞音曰共居容切履莫紅切若欲平叶則六句皆叶龍若欲仄叶則六句皆叶動三平三仄亦可但與

上不類葉魚割切衡戶郎切

總聞曰此詩之體全與大明相符古人文章亦有所祖述不苟作也

殷武六章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殷武商武丁也。成湯號武王。其後二十九主。以武為號者二人。武丁得聲至高。武乙得禍至大。最後武庚續商祀。亦不令終。大率在商周以文武為極稱。而商為至嚴。觀死生禍福之際。則天心人心。曾何異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西北夷強。東南夷弱。言西北尙爾。東南當如何。敕之辭也。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象曰。愾也。未濟。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雖不言高宗。實高宗也。象曰。志行也。商有虎方。彘博古。虎方。鬼方也。楚人好鬼。故曰鬼方。虎在東北。則非南也。易與詩相應。虎方之彘。容有差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在禹。荆楚屬荊州。汝乃我王土。所有循歲事來朝王。則我不汝禍。不汝過。保田業不散也。不然。汝豈得安也。敕之辭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下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僭濫怠遑。無此三過。則命汝有邦。與封建同福。不然。不得我命。汝何以自立。又敕之辭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此高宗子孫祀武丁謝之辭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榘。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司馬氏。武丁沒。祖庚立。祖己嘉祥雉之德。立廟為高宗。雉是災非祥。稱宗不為此也。然既尊為高宗。則立廟審也。當是此寢。

聞音曰。享。虛良切。解。古義切。音係。適。丁歷切。音的。勞。紐作丁計切。音地。叶係。葉韻。嚴。魚銜切。濫。廣甘切。此作一。叶。國。越。逼切。福。筆力切。此作一。叶。吳氏不必以嚴作莊。避漢諱而改。

聞句曰。左氏魯哀五年。引此。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以多福。比今詩少一句。更三字。杜氏無辭。又魯襄二十六年。引此。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比今本相同。杜氏亦無他辭。則春秋之時。所傳已有差舛。大率左氏所引。多與今本異。同特在圓機。以情以理推之而已。

聞跡曰。景山在濱州。與定之方中。景山同。

總聞曰。首舉湯以為辭。湯之威德。入人之心甚深。後世不無憑藉也。如周之子孫。舉事多稱文武。

詩總聞原跋

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臨州武庫國正韓公。購守是帙。慨念前哲著述。不可湮沒。過從其孫宗。宗求此書。錢梓以廣其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來此。公餘因取讀之。其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于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能寤寐詩人之意。于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趣使鐫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顯行于世。後學之幸也。淳祐癸卯季冬。上滄吳興陳日強書于富川郡齋。

詩總聞識後

昔黃東發說詩。朱呂二家外。惟取雪山王氏。知其書在宋時傳習者衆。而明以來未見專刻。今素園先生重梓聚珍板本。以廣其傳。余任校讎之役。間有是正。識於下方。亦有知其有誤。而無可覈定者。如曹風鳩。其弁。伊騏。注云。說文騏作琪。攷今說文未嘗引此句。惟辨字下引詩縞衣縹巾。俗本說文。今從段氏說。乃鄭風出其東門之文。而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鄭君琪讀基。引詩其弁伊基。陸氏釋文。琪本亦作琪。蓋辨是正字。縹弁縹衣。皆當作此體。基乃或體。騏。琪。皆假借字也。然則雪山此文。或援周官之琪。而傳本誤爲說文邪。抑當時所見許書。別有引鳩句。而今本佚之邪。小雅四月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注疏本作爰。其適歸。朱子集傳。元時刊本。亦作爰。注云。家語作奚。未知何時妄改本文。直作奚字。雪山登第。稍後於朱子。著書亦稍後。故如魯頌闕宮。商頌苞有三蘖。皆引朱子之說。此或同於朱子作奚。然注中何以不言竊疑是本錄自永樂大典。或當時專宗朱子之學。胡廣等輒依集傳。徑改經文如此邪。皆不可攷矣。校書之難。前人謂非劉向揚雄弗克任也。末學膚受。所可自勉者。惟不輕改本文耳。是書又更無他本可校。故此類悉仍其舊。既竣事。略識其意。以質大雅。

道光丙午黃鍾之月嘉興錢儀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呂祖謙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此其說詩之作也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此書中所謂朱氏曰者即所採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守毛鄭故祖謙沒後朱子作是書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已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蓋雖應其弟祖儉之請而夙見深有所不平然迄今兩說相持嗜呂氏書者終不絕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自篤公劉以下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此本為陸氏所重刊鈇序稱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呂氏書凡二十二卷公劉以後其門人續成之與陳氏所說小異亦不言門人為誰然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三十二卷則當時之本已如此鈇所云或因戴溪有續讀詩記三卷遂誤以後十卷當之歟陳振孫稱其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魏了翁作後序則稱其能發明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二人各舉一義已略盡是書所長矣了翁後序乃為眉山賀春卿重刻是書而作時去祖謙沒未遠而版已再新知宋人絕重是書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提要

原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迺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烏乎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醇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未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烏乎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邱侯宗卿而宗卿將為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原序

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二

舊序

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離蜀省皆有刻。歲久夷漫。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于寮蘇君程君授諸梓。既成。屬余以序。余惟國家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壹切古注。疏罷弗肆。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相。余閒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詆譏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爲志序。成公則專用小序。且謂毛詩率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真。其異一也。文公謂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卽是鄭衛。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朝聘皆用之。唯桑中溱洧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于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考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元。沈重。蕭統。皆以爲子夏作。韓文公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託。伊川斷以小序作于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通鑑宏所綴。諸說。皆於無定論。然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于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貞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己見。除度靜女采芣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

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據哉。有善有惡。詩詞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泆之辭也。出奔者之思則邪。出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詞乃戴武。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適存之爲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哲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嘲晰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篇。曾是以穢穢登良。迺慙與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肆之于馨夏漢武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饋韓宣子。子齋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皆見美于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于燕享。假令盡爲淫僻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饋饋俎豆。下伍伶諱者哉。必不然矣。蓋徧考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者。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質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于心。與理。卽瑣語稗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況于賢人君子之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惑者哉。然則讀文公集傳者。于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揚雄有言。譏諷之學。各習其師。范曄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夫考正亡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羣疑。渙然冰釋。固通經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爲讀二家詩備折衷焉。

萬歷癸丑上元日。江寧後學顧起元書。

三

余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註疏以纂言。翦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巧。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積之悟。緣物醜類。辯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迺柱史應臺傳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余曰。今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岐耶。夫三百篇微詞奧義。藐哉遐矣。齊魯韓毛。皆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註疏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灼迷而導之。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呂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論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屨。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寢微。又奚為莫之慨也。夫去古近者。言雖蹟而似真。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家尺雖斷。可定鍾律。毛氏殆未可輕訾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鴟鴞。合金縢。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茲又斯文之遺憾云。

呂氏家塾讀詩記

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 | | | | | | | | | | | | | |
|----|----|----|------|------|-------|------|------|------|------|------|------|-------|
| 毛氏 | 陸氏 | 郭氏 | 明道程氏 | 成都范氏 | 上蔡謝氏 | 眉山蘇氏 | 臨川王氏 | 武夷胡氏 | 河南尹氏 | 三山李氏 | 永嘉鄭氏 | 渤海胡氏 |
| 鄭氏 | 何氏 | 章氏 | 伊川程氏 | 蔡陽呂氏 | 龜山楊氏 | 眉山蘇氏 | 永嘉陳氏 | 建安游氏 | 南豐曾氏 | 長樂劉氏 | 長樂王氏 | 什方張氏 |
| 孔氏 | 杜氏 | 韓氏 | 橫渠張氏 | 藍田呂氏 | 廬陵歐陽氏 | 后山陳氏 | 延平羅氏 | 河東侯氏 | 元城劉氏 | 蒲田鄭氏 | 山陰陸氏 | 導江鮮于氏 |

呂氏家塾讀詩記

姓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董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 姓氏
南軒張氏

徐氏
晦庵朱氏

邱氏 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 目錄

二

卷一

綱領
大小序
章句音韻
詩樂
六義
卷秩

別次
風雅頌
訓詁傳授

卷二

正風
周南
關雎
樛木
兔菹
汝墳

葛覃
蟋蟀
采芣苢
麟之趾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目錄

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目錄

三

卷四

變風 從鄭訖國十三國並變風也
鄘風 十九篇

召南
鵲巢
采蘋
羔羊
小星
何彼穠矣
綠衣
終風
雄雉
式微
泉水
靜女
采芣
甘棠
殷其雷
江有汜
騶虞

草蟲
行露
標有梅
野有死麕

卷五

鄘國風 十篇
柏舟
桑中
蟋蟀
載馳
鶉之奔奔
相鼠

燕燕
擊鼓
匏有苦葉
旄邱
北門
新臺

卷六

衛國風 十篇
淇澳
氓
河廣
木瓜
考槃
竹竿
伯兮

君子偕老
定之方中
干旄

卷七

王國風 十篇

碩人
芄蘭
有狐

黍離

揚之水

葛藟

邱中有麻

卷八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緇衣

大叔于田

遵大路

山有扶蘇

裳裳

風雨

出其東門

卷九

齊國風 十一篇

雞鳴

東方之日

甫田

載驅

卷十

魏國風 七篇

葛屨

陟岵

碩鼠

卷十一

晉國風 十二篇

蟋蟀

椒聊

羔裘

有杖之杜

呂氏家塾讀詩記

目錄

君子行役
中谷有蕓
采葛

君子陽陽
兔爰
大車

將仲子
清人
女曰雞鳴
摯兮
丰
子衿
野有蔓草

叔于田
羔裘
有女同車
狡童
東門之墀
揚之水
淇水

還
東方未明
盧令
猗嗟

著
南山
敝笱

汾沮洳
十畝之閒

園有桃
伐檀

山有樞
綯繆
鶉羽
葛生

揚之水
秋杜
無衣
采芣

五

卷十二

秦國風 十篇

車鄰

兼葭

晨風

權輿

卷十三

陳國風 十篇

宛邱

東門之池

防有鵲巢

澤陂

卷十四

鄆國風 四篇

羔裘

匪風

卷十五

曹國風 四篇

蜉蝣

下泉

卷十六

豳國風 七篇

七月

破斧

狼跋

卷十七

正小雅 八十篇

鹿鳴

常棣

采芣

呂氏家塾讀詩記

目錄

駟鐵
終南
無衣

小戎
黃鳥
渭陽

東門之枌
東門之楊
月出

衡門
墓門
株林

素冠

隰有萋楚

候人

鶉鳩

鷓鴣
伐柯

東山
九罭

四牡
伐木
出車

皇皇者華
天保
杕杜

七

卷十八

魚麗

正小雅

南陔

南有嘉魚

崇邱

卷十九

正小雅

彤弓

采芑

鴻臚

鶴鳴

卷二十

正小雅

祈父

我行其野

節南山

雨無極

卷二十一

正小雅

小旻

巧言

谷風

四月

卷二十二

正小雅

北山

鼓鐘

甫田

裳裳者華

卷二十三

正小雅

桑扈

車臺

魚藻

菀柳

卷二十四

正小雅

都人士

隰桑

瓠葉

何草不黃

卷二十五

正大雅 三十一篇

文王

棫樸

皇矣

文王有聲

卷二十六

正大雅

生民

鳧鷖

洞酌

板

卷二十七

正大雅

蕩

雲漢

韓奕

鴛鴦

青蠅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

大明

早麓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靈臺

頍弁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若之華

召晏

卷二十八
周頌 三十一篇

清廟

烈文

我將

思文

卷二十九

周頌

臣工

豐年

騶虞

武

卷三十

周頌

閔予小子

小毖

絲衣

賡

卷三十一

魯頌 四篇

駉

閟宮

卷三十二

商頌 五篇

那

長發

維天之命

天作

時邁

載見

有瞽

噫嘻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載芣

一一

維清

昊天有成命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執競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

宋 呂祖謙撰

綱領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程氏曰思無邪誠也。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豈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供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

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怨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絲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說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馬不過曰苟無爾湯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音近而易知故人之學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音近而易知故人之學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音近而易知故人之學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音近而易知故人之學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音近而易知故人之學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一

一一

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謝氏曰：詩吟詠性情，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性情之正，無所底心，故可以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亦可以博物。○程氏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陳元音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元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成邱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還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詩不可以類而泥文，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廣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於詩，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尙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學者不可以不看張氏曰：詩之讀，則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此聖人之所取。

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張氏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燕然之類，不可以辭害君子，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性情，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其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首皆目。○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之鼓。不求，何用不臧，歸兮正也。又曰：明道嘗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大約和叔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叶聲律，歌有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屬之。注云：工樂官。○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諭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及徹，帥士而歌徹。注云：徹者，在周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前漢禮志：周禮既備，而其器用，周官具焉，典者自稱大夫，師矇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謂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論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與，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慢之聲。爲設樂焉。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芣，蓋采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大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一

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奏雅首以射射義天子以禮樂爲節諸侯以禮節爲節大夫以采爲節士以樂爲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樂注云禮樂采樂今詩篇名禮首過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程子晉曾悼公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樂夏豐運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官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使使臣臣日每懼廢及謹謀度尚必諸於周敢不拜敬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其善使重歌而自和○師藝之始闕雖之亂洋洋乎益耳哉注云師學魯大師之名始首也師職首禮闕雖之聲而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子

翰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擊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勤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履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履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時掌如抗下如隊音曲如折止如棄木倨中短句中鉤古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曰蒲對鄭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爲別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扶弓乎風風中乎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思故曰國無主自節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

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體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失政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頃有股魯故曰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爲弄如何爲引○善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叔寄劉凡伯書書某近與鄉人講習欲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不備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邱南陔白華華黍鵲巢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漢禮志王官失樂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蘇氏曰詩止於陳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謂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子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篇學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鄘衛士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鄘因魏鄭之地而國之先諸鄭事然後諸鄭王在國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張氏曰詩固有次敘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鄰。鄆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鄆者。為鄆。所以見其首亂也。黃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鄆。以著滅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黃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統衛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瀆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背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灋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情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孔氏曰。禮曹小而君者。民勞而政。辭季札之所不。禮國風次之於末宜。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商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商。孔氏曰。商周之先。欲尊周公。故次於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終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小雅先於大雅。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謂之。蘇氏曰。詩序出於孔氏。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篇。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交難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頃頃。非一人之辭。○按文選。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擇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迄於末名。為大序。○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謂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子夏。公合作。下。尚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一

之後。漢傳。衛宏從謝受。變受。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撰。毛公及衛宏。仲夏。加潤色。○黃氏曰。古之為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自見於世。況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繫於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宏固不能及也。或以師授之言。論者於書耳。

王氏曰。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賸。那之為祀。成湯。殷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為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籥章掌土鼓。鼗。中。音。春。書。擊土鼓。鼗。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擊土鼓。以樂田畯。音。國。祭。蜡。上。籥。則。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幽。風。六。章。云。是。謂。雅。風。辛。章。云。是。謂。頌。風。自。始。至。成。別。為。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與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賦者。詠述其事。敷布其辭。勿謂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氏曰。賦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棄其尾。公孫碩膚。赤芻几几。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賦。賦。溫其如玉。之類是也。○宋氏曰。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賦。衛。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芣卷耳。不。關。文。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引。類。起。發。已。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況。之。謂。興。興。與。賦。者。也。○宋。氏。曰。因。所。見。聞。或。托。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一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與差少。無隱諷諷諷之巧。故曰雅者正也。○又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雅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曰。頌之言容。

李氏曰。頌之爲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容。

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程氏曰。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又曰。頌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詞也。無所諷諷。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陳魯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魯公當懿王。衛魯公當宣公十年。爲是。以變風。其區區微舒所賦。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其政隳行。境內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爲風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宜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勳。而後能。

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皆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考之。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歟。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章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恭。朝夕。執事。有恪。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辭。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志。東平王蒼。詩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實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且且之類。是也。

卷帙

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訓詁。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二百五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

詩。爲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景帝時爲博士。燕韓生。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異。然則一也。皆爲

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多浮辭。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書。其學舉大儒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傳文曰。平帝世。毛詩始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鄭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

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爲萇也。吳陸機草木疏云子夏傳

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冠。李冠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太常。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舍子薛舍子授孫卿子孫卿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陸機草木疏云。陳俠傳謝曼卿。

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

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釋文曰。鄭元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雖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歎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別於王徐州從事。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

不若分明下。此即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譌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焚

餘殘脫之經。俛俛丑良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吾未之信也。

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諸家解定從一說。辯析名物。敷釋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爲刪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

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權會學三傳之人。不達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即注之。此則集傳之遺也。閱此

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南 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有房

中之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

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

鄭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所屬自幽以北。則皆爲疆

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

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

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

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

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主外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

於周原開宮...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 避狄難自幽治遷焉...

漢汝勞之諸侯... 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 以服事殷...

曰文公召公封燕... 死諡曰康公... 元子世之... 其次子亦世守采地...

關雎... 后妃之德也... 風之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志之所之也... 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俗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 二曰賦... 三曰比... 四曰興... 五曰雅... 六曰頌...

是謂四始... 詩之至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 關雎之風... 鹿鳴為小雅始...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鵲巢騶虞之德... 諸侯之風也... 先王之所以教...

公周南繫之召南... 今本皆誤作公...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 義亦不同... 以魯齊韓之義... 尚可見者較之... 獨毛詩率與經傳合...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窈窕... 淑女... 君子好逑...

水中可居曰洲... 后妃說樂君子之德... 無不和諧... 慎固幽深... 若雎鳩之有別焉... 然後可以風化天下...

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服其當，偶聞而有所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此類求也。

書與以別之，餘皆不書。

〔程氏曰〕：苕菜以與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不齊。○〔毛氏曰〕：苕，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曰：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案天官人陳四豆之實，無苕菜或放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毛氏曰〕：寤，覺寐寤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臥而不周曰輒。孔氏曰：輒，轉也。○釋文曰：輒亦作展。

參差苕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苕菜，左右采之。○〔毛氏曰〕：苕，擇也。董氏曰：苕則以然而薦也。傳曰：老以畫桂。○〔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苕，先後之致也。凡詩之致類此。○〔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鐘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輒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曰：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與念欲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絃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陸璣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一名黃，齊人謂之搏黍。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漚而為絺。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 二七

給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漚，為絺為綌，服之無斃。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漚，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服之無斃，亦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為衣服而服之無厭斃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督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斃，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滌我衣，害滌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曰歸也。○〔毛氏曰〕：言我也。○〔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愛之，晉禮曰：婦人五，汗，煩也。鄭氏曰：煩，煩之，用功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婦亡侯，反，山，買，反，音難，音消。汗，煩也。○釋文曰：薄，滌也。○王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裱，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芣苢傳曰：薄，辭也。○〔鄭氏曰〕：滌，謂濯之耳。○〔毛氏曰〕：害，何也。○〔朱氏曰〕：何者當滌，而何者可以未滌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卷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鬯欲解痛瘡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之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執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尊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芣苢，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毛氏曰〕：卷耳，卷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采耳，耳，生似卷，陸璣曰：卷耳，青白色，似胡委，白草，細葉，生者可煮為茹。○張氏曰：采耳，釀酒所須也。○朱氏曰：採本草即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曰：頃，音也。○〔鄭氏曰〕：器之易盈。

而不益者，憂思深矣。○〔毛氏曰〕：懷思，實置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實彼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通，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虺。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虺虺，病也。姑，且也。釋文云：姑，說文作媯，音義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媯。人君黃金罍，孔氏曰：韓詩說：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酒器也。諸臣之所醉，人君以黃金罍，大一石，金飾。永，長也。龜自遠郊為雲雷之象，名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元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為觥。韓詩說：觥五斤。毛詩說：觥大非必觥也。○〔鄭氏曰〕：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釋文：兕作兕，曰字又作兕，觥作觥，曰字又作觥。

陟彼崔嵬，我馬虺虺。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岵。瘖，病也。瘖，亦病也。○〔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釋文：岵作岵，曰本亦作岵。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妒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與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亦酢而不美。○〔毛氏曰〕：履，緣綬安也。○〔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攀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則衆妾上附事之。○〔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榮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攀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說皆。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綬之矣。漢之二趙，陪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樂，旋也。成，就也。○釋文：樂作樂，曰本又作樂。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實扶云。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實，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子斜，后妃之化也。闕雖之化行，則莫不好呼報。德賢人衆多也。廣漢張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置，則曰后妃之化，蓋和平之風，至於使兔置之人，亦與其好聽之樂性，則固有不言之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兔置，兔置也。孔氏曰：兔，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丁丁，檇杙聲也。孔氏曰：代，謂築也。此丁，丁連檇之故，知檇杙聲。

肅肅兔置，檇之丁丁。步辭。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毛氏曰〕：檇，檇杙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為干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朱氏曰〕：言聞此檇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為國干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兔作菟，曰菟又作兔。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赴赴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逵，九達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干城而已。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芣，非一辭也。芣苢，馬鳥，馬鳥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氏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旁。江東人呼為蝦蟆衣。陸機云：其子治婦人難產。薄，辭也。

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程氏曰：蓋斯惟言不妒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芣苢，薄言掇之。采芣苢，薄言捋之。力活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芣苢，薄言結之。采芣苢，薄言櫛之。戶結

〔毛氏曰〕：結，執衽也。捋，曰櫛。說文曰：櫛，以衣衽撻物謂之櫛。撻，初治反。○朱氏曰：結，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櫛，以衣貯之而撻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與也。南方之木，美喬上棟也。思，辭也。孔氏曰：傳先言思，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體休息之字，作休息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末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

潛行為泳，永長方澍也。郭璞曰：小筏。曰澍，音伐。○〔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程氏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跋。波我倚喬木，不可攀也。與女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閭門之內，姆傅之側也。○〔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末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為荆。○〔張氏曰〕：刈楚，刈蕪，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既知不可得，乃云子之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蕪。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蕪，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孔氏曰〕：蕪，蕪蒿也。江東用蕪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閱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屋狀。者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饑意也。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屋狀。者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饑意也。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屋狀。者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饑意也。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屋狀。者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饑意也。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屋狀。者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饑意也。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屋狀。者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饑意也。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屋狀。者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饑意也。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屋狀。者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饑意也。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屋狀。者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饑意也。

調朝也。○〔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爾雅曰：汝爲潰，又曰汝有潰。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潰當

作潰，郭璞引遺彼汝潰以證爾雅，皆世詩本獨爲潰也。○釋文：怒作恚，日本又作恚。

遺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肆，餘也。斬而復生曰肆，既已也。遐，遠也。○〔程氏曰〕自勉之意，伐肆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魚類，勳貞反。尾，王室如燬。音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解見敝笱。○〔毛氏曰〕魴，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長樂〔王氏曰〕：王室如燬，畏

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漢廣〔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彼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能過也，鄭志，鄭元門人所集。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

麟之趾，振振也。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麋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釋文：趾作止，本亦作趾。

麟之定，都侯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戴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性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如鵲鳩，然後可配國君。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

雎爲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鵲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爲毛學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耳。

毛傳尚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鳩鳩之義雖刺不一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鳩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鳩鳩之義止云德如鳩鳩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鳩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考鳩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鷦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毛氏曰〕鳩鳩結鷦也。鷦鳩不自爲巢居鷦之成巢。

孔氏曰。鷦鳩結鷦。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鷦勝者與鷦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鷦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椽樹枝。初不成窠。俟以生子。往往墜離。今論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鷦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爲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榮陽公曰〕維鷦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鷦之不自爲巢。而居鷦之成巢。非取鷦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事靜。均一。能蠟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也。

維鷦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鷦有巢維鷦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朱氏曰。成。成其禮也。

鷦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楊氏曰。夫人爲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爲職。

于以采芣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芣。皤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沼。池。汙。洿也。說文曰。小渚也。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

〔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大事于大廟是也。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之僮僮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被者。少牢。主婦被。以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後不動之貌。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人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戲。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嘒嘒草蟲。趨趨。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反。〔毛氏曰〕與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氏曰。釋蟲云。阜螽。負囊。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螽也。青色。趨趨。躍也。阜螽。螿也。孔氏曰。釋蟲云。阜螽。也。仲仲。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毛氏曰。婦人雖過人。有歸宗之義。○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爲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道。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所以養廉恥也。○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出音非。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孔氏曰〕蕨。龍也。孔氏曰。蕨。龍草云。舍人曰。蕨。名。○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惓惓。憂也。○〔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毛氏曰〕微。菜也。孔氏曰。蕨。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莖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平也。

采芣。大夫妻能循禮度也。能循禮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敘舒焉。

于以采芣。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老。〔毛氏曰〕芣。大洋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機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紋。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水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浮者曰。藻。○〔王氏曰〕采芣。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芣。南澗之濱者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反。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反。〔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反。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反。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芣。大夫妻能循禮度也。能循禮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敘舒焉。

于以采芣。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老。

〔毛氏曰〕芣。大洋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機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紋。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水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浮者曰。藻。○〔王氏曰〕采芣。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芣。南澗之濱者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反。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劉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孔氏曰祭在奧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兩闕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

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淥至質也篚筥錡釜隨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禮度○

〔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顯之顏師古曰顯亦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敝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蘋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禮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氏曰召伯為二伯後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謚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

也無燕

蔽芾非黃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庇浦葛反

〔范氏曰〕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縣字○〔毛氏曰〕甘棠杜也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陸機草木疏曰棠今棠梨也翦去伐擊也

○〔鄭氏曰〕茂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真作舍也〔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茂甘棠之下以受民訟

○〔左氏傳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庇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氏曰召伯在之時嘗憩息此棠樹之下今其樹存人心之至也故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君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起例反

〔毛氏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毛氏曰〕說舍也○釋文曰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浥溼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確也孔氏曰鄭異義駁云鳩者四趾於鳩核之處確音角〔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

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毛氏曰〕墉牆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呂氏曰德如

羔羊如羔羊之時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紵數也孔氏曰此言紵數下言總數謂紵總之數有五非謂總數為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

羔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從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

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患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紵作它日本或作紵蛇作她日本又作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作而從容自得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紵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委曰大裘飾皮車謂革也去毛得解皮是有毛得稱革紵縫也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為裘即皮之界緘因名委蛇云緘

五緘爲難則五
旋五緘亦爲難也。○〔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絳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絳言總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其靈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事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義也。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伯與之大夫暇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追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與也。○〔毛氏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遠去追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如鶴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遠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舉事而還歸也。因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追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或追處尺主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小 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爲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標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觀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標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庶衆迨及也。○〔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歐陽氏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釋文曰梅韓詩作棗。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也。迨今可以成昏矣。

標有梅頃筐音傾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頃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遺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言趣之也。○〔蘇氏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蠡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而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義者也。

呼星 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氏曰〕與也。○〔毛氏曰〕呼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鳴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鳴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曰心實三星五

是鳴釋文云味謂之柳則味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毛氏曰〕寔是也。○〔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孔氏曰〕衆妾自知己賤不敢同於夫人。

呼星 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昂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昂留也。孔氏曰言物成就緊留也。釋文曰三星皆四方宿。衾被也。裯禱被也。禮記玉藻注。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美美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媵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嫡媵先是有姓媵。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媵媵。姊是夫夫有姊媵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姊姪亦爲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姊兄之姊女姊也。姊尊也。

〔董氏曰〕江沱汜沱媵今詩敘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爲汜。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媵妾之數以待君也。汜水之分。

措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為言用也○〔董氏曰〕沱石經作涇說文引詩作涇蓋古為涇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歧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處也○〔范氏曰〕處勝得其所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鄭氏曰〕沱水自河出為漢漢為沱○孔氏曰沱水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荆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荆梁二州皆有也○〔鄭氏曰〕嘯噓口而出聲嘯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首易曰實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其賦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歌皆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憑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願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痛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敘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麕鹿也○孔氏曰讀人注云○〔毛氏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鄭氏曰吉士使誘人適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麕作麕曰本亦作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麕鹿也○孔氏曰讀人注云○〔毛氏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鄭氏曰吉士使誘人適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麕作麕曰本亦作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樸檝小木也○孔氏曰樸木云樸檝心樸檝一名心某氏曰樸檝解也有心能逐江河間以為柱能音耐野有死麕廣物也束猶包之也

以樸檝為禮意其若致新芻之饋之類

野而脫脫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也○〔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無驚我之厲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也○〔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無驚我之厲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也○〔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無驚我之厲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也○〔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無驚我之厲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也○〔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無驚我之厲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也○〔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無驚我之厲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也○〔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無驚我之厲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話也歐陽氏誤以誘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汗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為挑誘之汗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不蕭離王姬之車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蕭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春反章昭曰古皆音尺春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不蕭離王姬之車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蕭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春反章昭曰古皆音尺春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不蕭離王姬之車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蕭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春反章昭曰古皆音尺春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不蕭離王姬之車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蕭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春反章昭曰古皆音尺春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不蕭離王姬之車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蕭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春反章昭曰古皆音尺春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不蕭離王姬之車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蕭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春反章昭曰古皆音尺春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不蕭離王姬之車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蕭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春反章昭曰古皆音尺春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不蕭離王姬之車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蕭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春反章昭曰古皆音尺春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不蕭離王姬之車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蕭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春反章昭曰古皆音尺春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不蕭離王姬之車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蕭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春反章昭曰古皆音尺春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不蕭離王姬之車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蕭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春反章昭曰古皆音尺春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音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蕭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春反章昭曰古皆音尺春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毛氏曰〕苗出也。孔氏曰：謂草生苗苗出也。葭蘆也。豕牝曰貳。虞人翼五豕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豕止一豕，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也。○朱氏曰：

一豕五豕言禽獸之多。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機云：騶虞尾長於軀，不服生草。○〔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彼茁者蓬，一發五豕。子公：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草名也。一歲曰縱。附雅曰：家生二縱。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豕，一發五豕，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思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

以當之也。騶虞二章，章三句。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四

變風

〔釋文曰〕從都訖幽十三國竝變風。

鄭氏詩譜曰：都，鄭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都，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為都、鄘、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武王既喪，三監導武

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孔氏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遷其地於康叔，故都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制。○董氏曰：康叔受衛，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而鄘鄭則同姓受封國也。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鄘鄭衛之詩焉。○〔朱氏曰〕鄘鄭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侯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朱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侯公貞伯子常夷王時。

汎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古幸反。五羔反。

〔毛氏曰〕與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為舟，耿耿，猶微微也。朱氏曰：耿耿，小則憂之貌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鑿，必能度量，猶黃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為湯武，而不應其聘。○〔朱氏曰〕鑿，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故僚類皆其兄弟。○釋文曰：鑿作監，日本又作鑿。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眷勉反。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閒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故不可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為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不可選也，言威儀閒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竝列，宜少誦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七小反。古豆反。閱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自慍。寤，亦符小反。有慍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慍，怒也。閱，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慍，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慍然。○〔歐陽氏曰〕慍于羣小，羣小慍仁人也。○〔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為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為讒譖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閱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浼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待結反。戶衣反。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惶兮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陵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浼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浼衣，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過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黃之間色，黃，正色。髮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為衣。

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為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諷兮。卑爾音尤。

〔毛氏曰〕：諷，過也。○〔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絲，所以來風也。○〔范氏曰〕：致其鼓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淒其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永嘉鄭氏曰：戴嬀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為君，矣，故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為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辯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朱氏曰〕：與也。○〔孔氏曰〕：釋鳥，燕，郭璞曰：齊人呼燕曰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已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頤頤之頤。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頤，飛而下曰頤，佇立，久立也。○〔鄭氏曰〕：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乃宜林反，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之，只其心寒。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內肉反。

〔毛氏曰〕：仲，戴嬀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朱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寒，實也。○〔毛氏曰〕：淵，深也。○〔朱氏曰〕：溫，和也。○〔毛氏曰〕：惠，順也。○〔朱氏曰〕：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毛氏曰〕：勗，勉也。○〔鄭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朱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勗已蓋稱其美以求放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故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己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由己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

○〔范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恩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己，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王氏曰〕：人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家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為己私也。俾也可忘。

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答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答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願我則笑。許約。浪笑敖。五報。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鄭氏曰〕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朱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氏曰〕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毛氏曰〕陰而雨曰曠。〔王氏曰〕曠則不見日矣。又曰。不日有曠者。言不旋日而又曠也。〔鄭氏曰〕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蘇氏曰〕古有又通。〔釋文〕嚏作嚏。日本又作嚏。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曠焉。厭苦之辭也。

陸陸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陸陸然。暴若震雷之聲。朱氏曰。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董氏曰〕韓詩作境境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

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陸陸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則我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宋之成也。〔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有犯大逆。衆

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擊鼓其鐙。吐當。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鐙。然。擊鼓聲。漕。衛邑也。〔曾氏曰〕鐙。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其與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鄭氏曰〕土國。役土功於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季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朱可知。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董氏曰〕鐙。石經作鑿。說文亦作鑿。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平陳於宋。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

〔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為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朱氏曰。猶憂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之言。〔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為室家之時。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鄭氏曰〕于。嗟。嘆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負。負亦遠也。信。即古仲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王

氏曰〕棘心至於天。則風之爲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淑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棘。可以爲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壯大而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其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爲說。可謂幾諫矣。
胡顯 驪板 反 院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睨。好貌。〔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
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移世 反 〔毛氏曰〕興也。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
孔氏曰。語助也。 〔朱氏曰〕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時掌 反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閱其夫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且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
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 〔毛氏曰〕忮。害也。〔朱

氏曰〕求。貪也。〔毛氏曰〕臧。善也。〔張氏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爲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勉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鄭氏曰。夫人謂夷姜。孔氏曰。知非宜妻者。以宜姜本適。仍爲公所娶。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勉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苦例 反 〔毛氏曰〕勉。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
孔氏曰。陸璣云。勉。葉少時可食。八月中堅。不可食。故云苦葉。瓠。一也。故云濟而已。章昭注云。不材於人。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帶以上也。
釋文曰。韓詩。言不可食。瓠。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帶以上也。云至心曰厲。揭。褰衣也。 〔朱氏曰〕勉。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
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釋文。廣說文曰〕。秋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音例。

有彌。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彌。深也。盈。滿也。鷺。雉聲也。由軌以上爲軌。〔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牡。牡。書。牡。雞無晨。豈爲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與宜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宜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
朱氏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爲比也。鷺。有苦葉。與濟有深涉。以濟盈與鷺鳴。然後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爲體。舒緩安閑。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整狹之中。殊較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 〔釋文曰〕。軌。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誰謂鴛鴦。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許五 反 〔毛氏曰〕誰。誰。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
孔氏曰。毛氏傳云。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冰泮。冰泮。正月中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則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皆爲期。蓋昏之禮。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漢周禮。亦云。男自二十。及三十。女自十五。及二十。皆得嫁。先是以則。速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蓋昏禮。仲春。猶可行。 〔王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子乎。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卬須我友。
五耶 反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四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氏曰王逸曰以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叩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朱氏曰〕以譬男子必待配耦而相從。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誦諫也。

〔毛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宜美有寵而夷姜繼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匪其勳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

〔毛氏曰〕與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夫婦之道當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氏曰〕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菘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程氏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遠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遠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也。〔程氏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朱氏曰〕今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鄭氏曰〕送我於門內無恩之甚。〔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孔氏曰〕言人誰謂荼苦比之薺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

韓愈讀瘧鬼詩云白石爲門幾蓋以幾爲門關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四野山東南至京兆涇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渭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鄭氏曰〕言水出離四首陽縣至京兆北船司空涇入河。〔說文曰〕混水清見底。〔鄭氏曰〕小涇曰混。〔毛氏曰〕屑潔也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

魚。孔氏曰周禮人掌以時爲涇鄭司農云涇水堰堰水而爲閘容也。〔鄭氏曰〕遠暇也。〔程氏曰〕涇濁而涇清今涇反以涇爲濁混混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爲濁而其混自混混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朱氏曰〕胡不視之混。〔歐陽氏曰〕禁其混其混謂未嘗變也。〔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爲潔而與之也。〔歐陽氏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毛氏曰〕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亡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泳方並解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鄭氏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說文曰〕匍手行也匍伏地也。〔程氏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爲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爲之耳。〔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以求之。〔張氏曰〕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張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此凡鄉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張氏曰〕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備。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買用不售。昔育怨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備養也鞠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爲仇讎。〔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不見取如買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張氏曰〕昔育怨育鞠而下言昔者相與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鄭氏曰〕其視我如毒其言惡已甚也。〔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備說文亦然。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光有潰。既詒我肆。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洗洗武也潰潰怒也。〔程氏曰〕肆習也。〔毛氏曰〕暨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洗洗武也潰潰怒也。〔程氏曰〕肆習也。〔毛氏曰〕暨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朱氏曰〕有旨蓄無旨蓄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猶故然厚者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備者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毛氏曰〕榛木名。陸璣曰：榛屬其子小。下溼曰隰。芥大苦。孔氏曰：孫炎云：本草云：芥，今甘草是也。薑，延生，葉似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章昭以為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嘆頌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芥，唯西州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頌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頌人也。嗟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氏曰：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賢通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擊於兄弟。〔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怆然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右之相衛之山東左南爲右。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言怆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釋文曰〕：怆，韓詩作祕，說文作泌。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思者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泂。泂，地名。祖而舍，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泂，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杜預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釋文曰〕：泂，韓詩作坭。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糝。胡傳：還旋車言邁，邁音旋。糝，于衛不瑕有害。〔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糝，使滑澤也。糝，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脫其糝，將行設之。糝，車軸頭金也。

〔毛氏曰〕：遺疾，臻至也。〔鄭氏曰〕：瑕，猶也。強氏曰：瑕與遐字同音，不大有害。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漚，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水。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鄭氏曰〕：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思。

須與漚，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糞糶，莫知其根，則無勸士之志，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致遺之而不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短。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氏曰：北門，背明向陰。朱氏曰：前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譖。知半。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氏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事。〔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氏曰〕：適之，埤厚也。譖，責也。〔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譖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范氏曰：幽離之化，行則婦人能閱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人日見而不知其心者。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徧回。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也。摧，沮也。〔釋文曰〕：摧，韓詩作謹。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程氏曰〕：敘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且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紀力。只且。子餘。〔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程氏曰〕：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毛氏曰〕：亟，急也。〔程氏曰〕：只且，語辭也。〔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朱氏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好去而避之。〔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程氏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爾雅〕：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嘒音皆雨雪其霏音非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且且

〔毛氏曰〕嘒疾貌霏甚貌長樂劉氏曰嘒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非鳥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且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鳥乎以其色而知其物矣豈難辯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為威虐如此而猶不去

則是不辯狐赤而烏黑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溼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毛氏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澹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

北邊城隅我幽閒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董氏曰〕隋得江左本

作靜女其姝姝好也石經作優而不見說文曰優彷彿許慎引詩亦作優

靜女其嬈徒冬貽我彤管子鬼管有煒燁音悅說亦女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遺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

嬈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生子月

嬈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嬈煒燁赤貌○〔朱

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悅懌皆願見之辭也

自牧歸荇徒分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鄭氏曰〕洵信也○〔張氏曰〕自牧歸荇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

芽毛氏曰荇茅之始生也如何人供果蔬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荇以備醴俎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逡巡待

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考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遺蓋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擇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夷然則所謂美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芽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荇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為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至於衛而公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河水洵洵莫爾燕婉之求音不鮮不鮮音不鮮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毛氏曰〕泚鮮明貌長樂劉氏曰泚者水中之見其臺之高峻也燕婉之求音不鮮不鮮音不鮮

臺之處也○〔毛氏曰〕泚鮮明貌長樂劉氏曰泚者水中之見其臺之高峻也燕婉之求音不鮮不鮮音不鮮

〔曾氏曰〕蓬條戚施皆惡疾不能為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鄭氏曰伋之妻來嫁於衛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蓬條謂宣公也○說文燕婉作曖婉

新臺有酒七禮河水洵洵莫爾燕婉之求音不鮮不鮮音不鮮

〔毛氏曰〕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洵洵平地也殄絕也蘇氏曰猶言病○〔釋文曰〕酒韓詩作漑洵

洵韓詩作漑漑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為禽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戚施不能仰者

蓬條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蓬條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復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子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戀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

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

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朱氏曰景影字○〔鄭氏曰〕願念也○〔毛氏曰〕養

養也

養然憂不知所定。〔薛氏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殺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云爾。

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不以婦見諸弟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不暇明願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五

說已見於

柏舟共

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氏曰〕共

夫禮。○呂氏曰。欲言父母時。編云母。豈止是母。意欲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風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汎汎其逝。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與也。中河。河中。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鄭氏曰〕禮。世子味與而朝。亦兩髦。并提。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婦。鬢。言兩者。以象幼時。鬢則知鬢。以象。故兩髦也。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髮色。蟹。反。絞。汝。誰。反。鬢。音。桑。儀。匹也。呂氏曰。儀。以夫為法也。夫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朱氏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

人。謂共伯也。朱氏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

信我也。彼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女子以母為親。故稱母而不稱父。○釋文曰。髦。韓詩作事。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汎汎其逝。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匹為匹者。隱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為隱。則其絕之甚矣。○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徹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髮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掃去之。反傷牆也。○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鄭氏曰〕中冓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范氏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為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冓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毛氏曰〕束。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託以長。○釋文。詳。韓詩作揚。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汗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

小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毛氏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道，師云：道，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並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懸，編加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紕，音計。道，丁回反。紕，丁政反。○〔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重。○〔鄭氏曰〕象服者，謂綉音雀，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曰：翟，翟而音象者，翟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爲不善，當如之何。○釋文：佗佗，作他他。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鬢也。玉之瑱也，象之撝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玼音此，今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鬢也。玉之瑱也，象之撝也。揚且，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氏曰〕玼，鮮盛貌。翟，綉翟闕翟也。孔氏曰：翟，翟而音象者，翟鳥羽而畫之。爲翟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鬢，黑髮也。釋文曰：服，慶也。屑，潔也。○〔鄭氏曰〕鬢，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爲善。孔氏曰：說文云：鬢，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僅自潔美。○〔毛氏曰〕瑱，塞耳也。撝，所以摘髮也。孔氏曰：以象骨撝首。揚，眉上廣。○〔朱氏曰〕且，語助也。○〔毛氏曰〕皙，白皙也。○〔朱氏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爲縠，是當暑絺延之服也。鄭氏曰：后祀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縠，絺之屬。展衣，夏則裏衣，縠，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縠，去蒸熱之服也。縠，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縠，則加縠縠焉，所以白致也。音如紕，縠之絺，說文曰：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爲媛，日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蓋自吾嘗然知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五

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中，漢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謹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中，漢上之音，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其人惰性如此，其聲色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比，懶慢也。

桑中，漢上之音，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敝，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閱情懲勸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中，漢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中，漢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向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漢上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頹促，而猶止於中聲。苟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鼓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靡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釋草云：唐，蘇氏曰：書曰：明大命于沫。蒙，女蘿，女蘿，兔絲，沫，衛邑。邦，蓋紂部朝歌以是也。○〔蘇氏曰〕姜，也。庸，皆著姓也。○〔毛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長樂劉氏曰〕采唐，采麥，采葍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之以采唐矣。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公穀作定弋。

爰采葍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鄭氏曰〕葍，蔓菁。○〔毛氏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氏春秋傳曰：楊氏曰：此戰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行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讀詩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五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鄭氏曰〕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文曰：韓詩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氏曰：左氏傳奔奔作賁賁。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賁賁，美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丁氏〕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邱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張逸問曰：楚邱在漕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水河北至。鄭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邱與漕不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也。○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地勢。楚宮，楚邱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懸置，以入之量，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長者也。極星謂北辰也。傳言南極定，然匠人不言以定星，星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毛氏曰〕椅，梓屬。陸機草木疏曰：楸，音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爲女贊。朱氏曰：榛，栗可以備運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也。○〔毛氏曰〕楚邱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邱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氏曰〕登虛以望楚邱，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邱之旁邑也。及其邱山，審其高

下所依倚。○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而宜蠶。○王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室也。終然允臧者，言今信善如下所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遽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審其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塞而明，猶曰誠明云爾，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毛氏曰：馬七尺曰騶，騶馬與牝馬也。○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騶牝，亦三千矣。○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周禮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策從矣，卒章敘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丁氏〕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敢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毛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

蠨蛸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毛氏曰〕蠨蛸，虹也。○程氏曰：蠨蛸，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蠨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爾雅：蠨作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濟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周禮：醴祿十輝之法，九曰濟。鄭氏注曰：朝，也。詩曰：朝濟于西。毛氏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崇朝。○范氏曰：朝濟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之謂不知命也。

蠶棘三章章四句

相鼠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韓愈補句云：禮風拱而立。○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市專反。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美，呼報。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干旄三章章四句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享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愾於羣小，以至於親閱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子子，居熱反。干旄，在浚反。蘇俊。之郊，素絲紕。符至。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者，子何以異。蘇燕。之。

〔朱氏曰〕：子子，特出之貌。○〔孔氏曰〕：干之首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李氏曰：干與竹竿旄之忠。○周禮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綬，後世或無故染烏羽用之，謂之夏采。○程氏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屬各不同，若王出太常，諸侯建旌，孤卿建旂，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旗云旆，皆通言，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

其下有旒，紕。朱氏曰：紕，旗之體也。旒，纒之垂也。旒，旒。〔毛氏曰〕：浚，衛邑。○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爲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繫馬，行禮於賢者，紕，布之狀，紕，密縞之狀，視爲紕，厚積之。

○〔朱氏曰〕：此設爲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異之乎。言

呂氏家塾詩記 卷五 一〇三

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組。音。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旄。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旄，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旄，旗亦旄也。有旄二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旒則亦有旄矣。下邑曰都。朱氏曰：都，民所聚也。○〔王氏曰〕：紕之

以爲組。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星。星，星。羽爲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旆一也。旌，城，都城也。朱氏曰：浚，祝，織也。王氏曰：組成而中音組，終音祝，祝，斷也。〔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遜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之言類此者多矣。○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閱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曰露，未有宮室而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氏曰：聖人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垂事之遠，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願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慘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悠悠，遠而未欲之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漕，遠而涉曰跋涉。

〔范氏曰〕：載馳驅，驅馬也。言至于漕，思之也。○〔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釋文：驅作駟，曰字亦作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我以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爲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閱，謂曉然易見，初不閱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閱。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毛氏曰〕：閱，閉也。

彼阿邱言采其寤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邱寤貝母也。陸機疏曰寤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括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芋升至偏高之邱采其寤者將以療疾。王氏曰采寤所以療

〔會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崩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

〔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寤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為穉狂蓋言我憂思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稚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此也。

我行其野芄芃音紅反其麥音黃反控音控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曰〕極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為我思所以慮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蘇氏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

邦非今日四章故也。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六

衛

說已見前。

淇奥於六反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氏曰武公和魯侯子○朱氏曰武

公年九十有五猶嚴敬于國曰自期以下至于師長士皆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成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於宜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河反如琢如磨選板反瑟兮僖兮況晚反赫兮咺兮分反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反兮分反。

〔毛氏曰〕與也與隈也。長樂劉氏曰與謂水涯彎曲之地○〔長樂劉氏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追也。晉左思三都賦敘云

見綠竹猗猗則知淇地淇奧之產也。程氏曰猗猗美盛貌言竹之態匪文章貌王氏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治

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備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

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匪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程氏曰赫兮咺兮盛德輝著于外也首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釋文曰韓詩竹作蕩徒沃云篇筑也石經同也竹蕩竹也韓詩作宣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會反并反如星瑟兮佩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程氏曰青言其色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孔氏曰弁師云王

選諸侯及孤廟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會中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素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繅師七

玉璆璆而處狀似星也○程氏曰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兮重反較反古岳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程氏曰如簀言其盛密比如簀○毛氏曰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爾雅曰寬綽也郭璞云謂寬裕也○程氏曰寬宏裕也綽開裕也○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孔氏曰周禮與人注云較兩輪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呂和叔曰古者

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一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者平常則憑較若驅爲欲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附○程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毛氏曰寬綽宏裕則雖戲謔不爲虐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於莊而時戲謔

淇奧三章章九句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孔氏曰莊公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避世之士而無悶於世○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不忘君○張氏曰此詩意怨而言樂者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考槃在澗頌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諼况元反考槃在澗頌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諼况元反

毛氏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大也寤永長諼忘也在澗獨寤覺而獨言○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體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楊氏曰知如早陶矢賦諼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釋文曰澗韓詩作于云澗墮之處也

考槃在阿頌人之適苦禾反獨寤寐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適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董氏曰阿韓詩作于章句曰地下

而黃曰干考槃在陸頌人之軸獨寤寐宿永矢弗諼

爾雅曰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考槃在澗頌人之寬非所謂山澤之儒形容甚羸者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頌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頌人其頌其備於既衣錦褻衣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頌長貌○鄭氏曰駿驪也衣錦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說文曰裝絲也蘇氏曰裝儀禮作景禮記作綱

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也娶太子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王氏曰言族類之貴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似修反螭音齊齒如瓠反犀螭音秦首蛾反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毛氏曰如蕙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茅之始生曰領頭也螭蝤蛴也孔氏曰螭在木中自而長故以比頭瓠犀瓠瓣曰瓠

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綺兮注上一句在衛風頌人之二章下一句逸

頌人教教五刀始銳反于農郊四牡有駟起極反朱幘反朱幘表騎翟菲音直遠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教教長貌○孔氏曰說舍也○毛氏曰農郊近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驕壯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纒纒扇汗且以爲飾孔氏曰此纒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纒也

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夫人新爲妃親親之故也○玉

識。

〔朱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汧，坡也。鄭氏曰：汧，汧水也。汧水出於秦州，入渭之南，故曰汧南。總角，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晏晏，和柔也。○〔孔氏

曰〕且且，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怛怛也。○〔蘇氏曰〕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

女心之不可知也。○〔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既

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說

文且且作息息。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甲，狎也。○〔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釋文曰：甲，韓詩作狎。

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毛氏曰〕與也。○〔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葉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芄蘭。秦州人謂之芄蘭，此草支葉柔弱。○〔朱氏曰〕支，枝同。沈括云：支，莖

支出於葉間，垂之如幡狀。○〔毛氏曰〕幡，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幡，說如維，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

〔朱氏曰〕雖則佩幡，然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兮遂兮，舒

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鄭氏曰：容，容刀也。○孔氏曰：大東云：輯，佩也。○董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蝶。失涉雖則佩蝶，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甲，狎也。○〔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釋文曰：甲，韓詩作狎。

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蝶之狀。○〔毛氏曰〕蝶，缺也。能射御則佩蝶。孔氏曰：缺，決也。決，矢時著右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歸人陳人從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考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遺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閱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鄭氏曰今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曰爲王前驅反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揚武貌○〔鄭氏曰〕桀英桀○〔毛氏曰〕受長丈二而無刃○〔朱氏曰〕婦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爲容反

〔朱氏曰〕蓬草也首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朱氏曰傳云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者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反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鄭氏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甘心於首疾也

焉於慶得諶况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音每又音悔

〔毛氏曰〕設草令人忘憂孔氏曰設訓背北堂也孔氏曰土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中以北爲北堂房中以南爲南堂痲病也○

〔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朱氏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痲焉爾心痲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釋文曰設本又作查說文作查云令人忘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所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

有狐三章章四句

以有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三聚萬民十日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婚者多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齊人民也詩不云乎惟憐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而兆庶之心其能迨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毛氏曰興也○〔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毛氏曰〕石絕水曰梁○〔范氏曰〕狐獨行於水之梁失其所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唯季報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康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黍雞狗豕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車錦三十兩載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邱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音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呼報也

〔毛氏曰〕木瓜楸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桃實李有李實皆此皆枝葉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玉名

○〔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朱氏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瑤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爲報姑欲長以爲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默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玖玉名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瓊玖三者互也瓊言佩玉名瓊玖亦佩玉名瓊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類也故邱中有瓊玖云玖石次玉是玖非金玉也○釋文曰玖字書云玉黑也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

木瓜三章章四句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

曰黍可以酒。○〔孔氏曰〕離離垂也。○〔爾雅曰〕黍稷也。孔氏曰黍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黍也。稷也。止是一物也。而本稷

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其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粟也。稷子例反。○〔孔氏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

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毛氏曰〕悠悠遠

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昊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闔下則稱昊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慙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

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音於結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

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張氏曰黍離之詩。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且以風福風。孔氏曰平王

考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塹。音于塹。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雞塹而棲曰塹。孔氏曰寒鄉。雞爲難作棲。○〔朱氏曰〕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

雞則棲于塹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鄭氏曰〕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

○〔朱氏曰〕雖欲使我之不思。不可得也。釋文塹作時。曰本亦作塹。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音括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音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反。古活。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城在禹貢豫州秦華外方之間。北得河

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

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

周。復還歸處西都。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自是豐鎬爲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

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

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曰尊之猶稱王。在風

而言王則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閱周室之顛覆。彷徨音皇不忍去。而

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恬會也。雞棲子杙。羊為桀。括至也。○〔鄭氏曰〕苟且也。○〔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饑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子害而日。

君子陽陽。左執黃音。右招我由房。其樂音只且。子徐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董氏曰。莊子曰。以陽為

於內。容悅不枯也。○〔毛氏曰〕簧。笙也。孔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鑲也。○鄭司

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諸禮房中也。謂三階之樂。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

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朱氏曰〕只且。語助聲。○〔蘇氏曰〕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左執翻。徒刀。右招我由敖。五刀。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孔氏曰〕翻。舞者所持。也。○〔鄭氏曰〕敖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况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

而使之。旬之民。遠為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况周王之禍。申侯實為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雖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為。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長樂劉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流蒲楚。弱堪憂。談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強楚。而數見侵伐。

玉是以戍之。○〔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還歸也。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齊呂刑。禮記作甫刑。○孔氏曰。呂侯後為甫侯。○〔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草也。鄭氏曰。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國語曰。申呂雖許相協。義與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雖許相協。義與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雖許相協。義與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推。吐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居疑。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兒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為政荒民散。將無以為國矣。

中谷有推。嘆呼其乾矣。有女匹指其離口愛。其嘆土丹矣。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與也。推。離也。孔氏曰。釋草云。推。郭璞云。今莞。也。方壘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機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菴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菴菴音充。蔚音耐。○〔孔氏曰〕嘆。燥也。○〔毛氏曰〕此。別也。○〔程氏曰〕推。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嘆則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鄭氏曰〕慨然而歎。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氏曰〕凶年而遠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然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對。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推。嘆其脩矣。有女匹指其離口愛。其嘆土丹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脩。長茂者也。長茂者為所嘆。○〔毛氏曰〕條條然歎也。○〔程氏曰〕歎。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董氏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推。嘆其溼矣。有女匹指其離口愛。其泣矣。嘒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溼者亦不免也。○〔毛氏曰〕嘒。泣貌。○〔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嘒。韓詩作嘒。

嘒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孔氏曰。桓王諸侯背音。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其生焉。朱氏曰。按左傳。鄭武

子。桓伯怨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卒。昇統公。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周之禾。五年。王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擊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力支。向寐無吪。五支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向寐無吪。

〔毛氏曰〕愛愛緩意烏網為羅。○〔鄭氏曰〕尚無幾也。○〔毛氏曰〕罹憂叱動也。○〔朱氏曰〕為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鄭氏曰〕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雉免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免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為比也免之大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

〔毛氏曰〕學覆車也。孔氏曰下傳覆車與此也。釋文云覆車之學覆車也。○孔氏曰造為也。郭璞云今之覆車也有兩輪中施脊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覆車反古縣反。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毛氏曰〕罝罝也。釋文曰罝詩云罝庸用也聰聞也。

采芣三章章七句。

萬葛。力執。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孫之親。○孔氏曰魯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一。

〔毛氏曰〕與也。縣縣長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毛氏曰〕水陸曰澗。○〔渤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纒之。樛風云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藟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葛也必生於山谷邱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澗水陸。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其他人。○〔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為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毛氏曰〕涖。匪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實者。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瀉下澗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澗。○〔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

〔毛氏曰〕涖。匪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實者。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瀉下澗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澗。○〔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

〔毛氏曰〕涖。匪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實者。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瀉下澗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澗。○〔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

〔毛氏曰〕涖。匪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實者。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瀉下澗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澗。○〔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

〔毛氏曰〕涖。匪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實者。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瀉下澗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澗。○〔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

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芣懼說也。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與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為。○〔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孔氏曰〕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次也。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氏曰釋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蕭。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蕭之也。○〔孔氏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耳。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躋意矣。

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後啟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國王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魯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鄭氏曰〕施施。舒行。孟子曰。施施從外來。○〔陳氏曰〕施施。自得

之貌。○〔蘇氏曰〕子嗟。隱居邱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氏曰。將

其來施施。望之之辭。

丘中有麻。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朱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嗟父。○〔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邱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八

鄭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師爲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鄭敵補丹。依鳴歷華。君之士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釋文曰。新鄭。在衆陽宛。陸縣西南。

〔鄭氏曰〕武公。父桓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公。纘突。當平王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今好賢如緇衣。所謂賢。

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

〔程氏曰〕：宜，言其備。○〔毛氏曰〕：改，更也。適，之也。○〔蘇氏曰〕：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毛氏曰〕：粢，糗糧也。

〔范氏曰〕：桓公武公之爲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朱氏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願爲子更爲之。○〔范氏曰〕：適子之館，今親之也，還予授子之粢兮，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之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爲也。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毛氏曰〕：廣，大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毛氏曰〕：廣，大也。○〔鄭氏曰〕：造，爲也。

將^{七羊}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

亂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怨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納。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四鄙北鄙，成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武以爲己邑，至於廢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以將崩。』大叔將廢鄭公，命于封帥車三百乘以伐京，京叛大

叔段入於鄆，公伐之，請鄆，大叔出奔共。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敘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也。里，居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朱氏曰〕：杞，木名也。折，害傷害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氏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朱氏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呂氏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毛氏曰〕：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彌忍之木。〔孔氏曰〕：園者，園之舊，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木名也。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音而歸之。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出，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洵，信也。○〔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之所以爲世戒也。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好者，禮稱暴虎也。所賈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儀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爲叛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下繩馬，執轡如組音組。兩驂如舞，叔在藪音藪。火烈具舉，禮音禮暴虎，獻于公所，將音將無狃音九，戒其傷女音女。

〔孔氏曰〕：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騁之與服，諧和中節。〔朱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衝者，蓋詩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騁與服，諧和中節。然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騁。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騁也。藪，澤禽之府也。

〔朱氏曰〕：烈，熾盛貌。○〔毛氏曰〕：具，俱也。禮，揚肉祖也。〔孔氏曰〕：李巡曰：禮，禮也。脫衣見體曰肉祖。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爲宵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朱氏曰〕：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釋文：叔于田作大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音鴈。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忌，又良御忌音忌。抑音抑，控音控，送音送。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轡者。〔孔氏曰〕：小戎云：駟騁是駟，駟與中對文。則駟在外者爲騁，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猶史所謂上駟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也。〔孔氏曰〕：鴈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過。良亦善也。○〔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朱氏曰〕：抑，發語之辭。○〔毛氏曰〕：驂，馬曰驂。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鵠音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音慢，叔發罕忌音罕，抑釋擗音擗，忌音忌，抑音抑，控音控，送音送。

〔毛氏曰〕：驂，白雜毛曰驂。〔郭璞曰〕：今所謂驂馬也。齊首，馬首齊也。○〔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助也。〔朱氏曰〕：兩前而兩驂在旁，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阜，盛也。慢，遲罕也。擗，所以覆矢。〔孔氏曰〕：擗，左傳作冰箭，箭也。○〔朱氏曰〕：抑，發語之辭。○〔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發弓，言田事畢，將畢而從容擊也。

○釋文：慢作慢，日本又作慢。

鷩鳥將擊，必逐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愛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愛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善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愛耳，豈知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八 一四七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音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音惡而欲遠音遠之，不能使高克將音將兵而禦音禦，于竟，陳其師旅，翔音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孔氏曰〕：文公使厲公子，春秋閏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上，鄭在河南，恐其渡河，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棄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子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音旁，二矛重音重，英音英河上乎翔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介，甲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鄭氏曰〕：二矛，會矛夷矛也。〔孔氏曰〕：會矛，常尋長短不同，其飾相異，又云一矛而有二飾，折也。○〔毛氏曰〕：重英，有英飾也。〔孔氏曰〕：魯頌說子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英爲英飾，蓋絲練而朱染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朱氏曰〕：翔，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爲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塵塵音塵，二矛重音重，喬音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也。塵塵，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荷，音何，謂刺矛頭受刃處爲荷，累，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也。○釋文云：韓詩，喬作

清人在軸音軸，駟介陶陶音陶，左旋右抽音抽，中軍作好音好。

〔毛氏曰〕：軸，河上也。〔孔氏曰〕：彭，消，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不其相遠。○〔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鄭氏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其車，車右抽刀，自居中央，爲軍之作好而已。兵車之禮，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抽，十刀，抽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朝朝音朝也，其朝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八 一四九

517

羔裘如濡，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毛氏曰〕：如濡，潤澤也。〔歐陽氏曰〕：洵，信也。〔釋文曰〕：韓詩曰：侯，美也。〔朱氏曰〕：其語助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舍，猶處也。〔毛氏曰〕：渝，變也。〔鄭氏曰〕：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董氏曰〕：韓詩，彼其作彼已。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以豹皮也。〔孔氏曰〕：唐風云：羔裘豹飾，羔裘豹飾。孔，甚也。司，主也。

羔裘晏晏，三英粲粲。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紵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

〔朱氏曰〕：朱氏曰：素絲五紵，五紵五緯，皆所以英粲，是之謂三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執子之祛兮，無我惡也。〔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祛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違絕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摻法。祛，袂也。〔孔氏曰〕：摻，摻法之本，祛為袂之末，俱是衣袖。〔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祛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違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也。

〔毛氏曰〕：醜，棄也。〔孔氏曰〕：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蘇氏曰〕：好，舊好也。

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寔故也，不寔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且。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鳧與鴈。

〔蘇氏曰〕：明星，啓明也。〔鄭氏曰〕：弋，繳射也。〔孔氏曰〕：司弓矢，猶失用諸弋射。結繼於矢謂之繳，非也。〔朱氏曰〕：夫婦相警覺以夙興。〔朱氏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且，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

也。〔朱氏曰〕：夫婦相警覺以夙興。〔朱氏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且，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

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翔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也。

〔歐陽氏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昧，晦也。旦，明也。昧且，天欲旦，晦明未辯之時也。列子曰：將且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毛氏曰〕：宜，齊也。

〔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節者，婦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既得其鳧鴈以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琕瑀牙之類。朱氏曰：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瑗珠，瑗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如圭，如璋，如璧，在中，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瑗而交貫於瑗，復上繫於瑗之兩端，兩旁如牙，兩端如珠，如璋，如璧，在中，如大珠，在中央，曰：雜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鄭氏曰〕：雜佩，佩非特玉也，縹緗、綠、琥珀、凡可佩之物也。

比德焉於瓊瑤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長樂劉氏曰潘齊侯請姜之音鄭人懼之

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礙暗滯而動皆疑畏

浮易而不知審量子子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管也適足以取亡

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

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閱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後賢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藎也其華菡萏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棟無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鄭氏曰〕游猶放縱也○〔毛氏曰〕龍紅草也孔氏曰龍草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陸機云一名馬薺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氏曰游龍是薺草也其枝條纏屈者上處便生根如龍也

○〔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者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薄兮刺忽也昌亮反而和胡賦反

薄兮薄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薄古者鄭氏曰薄謂木葉也○孔氏曰七月云十月隰澤傳云薄落也則薄葉謂之薄也蘇氏曰木槁則其薄懼風風至而隕矣○

〔陳氏曰〕風其吹女者吹薄槁也○〔鄭氏曰〕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八

和之

薄兮薄兮風其漂匹誘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誘反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盡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薄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同事善戰命也鄭氏曰權

和之

薄兮薄兮風其漂匹誘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誘反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盡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薄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同事善戰命也鄭氏曰權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問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則為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七丹反言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言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戀戀如此而忽不之管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襄起連反裳思見正也資利反狂童資利反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襄裳涉洧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毛氏曰〕惠愛也○說文淩作澮云淩水出鄭○〔歐陽氏曰〕彼大國者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求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襄其裳涉洧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襄裳涉洧子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襄裳二章章五句

丰芳內反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賦反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八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氏曰〕子謂親迎者，有親迎我者，而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衣，錦裳也。○〔鄭氏曰〕裳，禪也。蓋以禪殺，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殺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材，衣，練也。○〔孔氏曰〕禪，反。衣，練，許云，如，如，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孔氏曰〕嬾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嬾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裝，故互言之。

〔鄭氏曰〕嬾，禪也。蓋以禪殺，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殺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材，衣，練也。○〔孔氏曰〕禪，反。衣，練，許云，如，如，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墀，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朱氏曰〕門之旁有墀，墀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者曰阪，孔氏曰，阪，阨不平，而可種者名阪。○〔朱氏曰〕門之旁有墀，墀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釋文，墀作墀，曰依字當作墀。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孔氏曰，行道也。左傳云，趙武踐，踐，行列貌。○〔朱氏曰〕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雅，子不我即，俟其就己而俱往耳。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毛氏曰〕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氏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淒淒，雞鳴膠膠。○〔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復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氏曰，言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晦，昏也。○〔鄭氏曰〕已，止也。○〔范氏曰〕如晦又甚於滿，滿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爲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禮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情，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教之，願頓沛於未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爲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校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晤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遊爾棄絕於善道乎。○〔董氏曰〕石經作子衿，說文曰，交衿也。爾雅曰，衣皆謂之襟，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瑀。○〔鄭氏曰〕而青組綬。○〔程氏曰〕玉，瑀，士佩瑀，而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詁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不來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鄭氏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爲樂。○〔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達，石經挑作岍，許慎

曰，宮門闕，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則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達，石經挑作岍，許慎

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寡也。○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二人而已。○毛氏曰：廷，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汝，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諛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知之殺權，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公子疊，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慶高，渠彌弑祭仲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殺殺子儀而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爭首尾二十年。○曾氏曰：侯以華落也，哀而相棄，皆於風以淫於新，而渠彌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爲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知之殺權，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公子疊，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慶高，渠彌弑祭仲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殺殺子儀而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爭首尾二十年。○曾氏曰：侯以華落也，哀而相棄，皆於風以淫於新，而渠彌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爲閔亂。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氏曰：縞，白也。○孔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范氏曰：今女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縞衣，縞巾，聊樂我員，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

○朱氏曰：彼棄女之中，有若縞素之衣，縞色之巾。○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朱氏曰：零，落也。漙，貌也。○孔氏曰：零，落也。漙，貌也。○朱氏曰：零，落也。漙，貌也。

○毛氏曰：與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溥溥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朱氏曰：零，落也。漙，貌也。○孔氏曰：零，落也。漙，貌也。○朱氏曰：零，落也。漙，貌也。

○毛氏曰：與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溥溥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邂逅，不期而會。

〔毛氏曰〕淵深貌，般，衆也。○〔鄭氏曰〕將大也。

漆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九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邱。
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食父所封也。巨環案臨淄，即營邱也。今齊之域內有邱，卽營邱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邱臨水謂之臨淄。 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

〔蘇氏曰〕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孔氏曰：哀公不辰，突公子當魯王時。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鳴矣，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
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

○朱氏曰：會朝之臣既已盈矣，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爲雞鳴。
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又曰：東方明，則夫人備弁而朝朝。

蟲飛薨薨，呼宏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爾雅曰：薨薨，衆也。○〔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蘇氏曰〕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作。○〔曾氏曰〕無庶子子憎，庶無憎子與子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毛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曾且歸

陰陽之運，觀萬物之情形而動，而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息於政事，亦非偷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廢無事則憂，其與居皆順天地之運，所以爲常也。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遭我乎糞，乃乃之聞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許全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糞，山名，從逐也。獸二歲曰肩，儂，利也。○〔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儂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糞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糞，山名也。字或作糞，音皆乃高反。釋文曰：糞，音乃高反。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糞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崔靈恩集注：本作糞。○董氏曰：考於地記。糞，山名，在齊之郊，故齊書或異。○釋文曰：儂，韓詩作儂。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爾雅曰：狼，牡羆也。○陸

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難善，用兵者不能免也。○〔董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也。當是時，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毛氏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謂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字著與字音義同。○〔鄭

氏曰〕。素爲充耳。所以縣音瑱。吐通。者。或名爲紉。孔氏曰。紉即今之條。用雜纁纁之末。色分明。日所先見。故先言之。○紉部覽反。○〔毛氏曰〕。瓊華。美

石。○〔鄭氏曰〕。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紉之末。所謂瑱也。孔氏曰。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瑩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纁塞。後以玉加之。○

〔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音瑩。

〔鄭氏曰〕。青。統之青。○〔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鄭氏曰〕。黃。統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唯御輪。婿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婿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婿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其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釋文曰。本或作刺其公。非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朱氏曰〕。履。隨也。○〔鄭氏曰〕。即。就也。○〔朱氏曰〕。言隨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姝。匿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朱氏曰〕。發。行

也。言隨我而行去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九

一七一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挈壺氏。挈壺之名。置壺壺內。以爲節。而挈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號令不時。此一語。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氏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人。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東方未晞。顛倒衣裳。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瞿。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矧知其爲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矧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氏曰。襄公侯通焉。公譎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爲此齊之子也。而淫。

〔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呂氏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九

一七三

523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朱氏曰〕從相從也。○〔呂氏曰〕賈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綏之雙自爲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載麻如之何。衡音從足容。其畝取七喻。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止。反

〔毛氏曰〕菽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既耕而東西踐履。種之也。古者推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獵之也。○

〔朱氏曰〕欲樹麻者。先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也。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鄭氏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爲不能禁制。○釋文曰。衡亦作

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爲又養其姦而至於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朱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爲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甫田。維羊九莠。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楊子曰〕田甫田者。莠。無思遠人者。心忉忉。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

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稂。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居攝

〔毛氏曰〕莠。稂。猶莠。但但猶忉忉也。

駟於阮。駟。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今變。今。總角。非。古患。今。未幾。見。今。突。吐。而。弁。分。

〔毛氏曰〕駟。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非。幼稚也。○釋文曰。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氏曰〕弁。冠也。孔氏曰。周禮。冠者。謂之弁。弁。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爲兩角。幼雅如此。與別未經

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九

一七五

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教。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其人美且仁。呼。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風。孔氏曰。畢。弋。掩兔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大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處天下之駿。大東郭。遼海內之狡兔。是處爲田犬也。○遼七句反。令。令。纓環聲。孔氏曰。環在天之韻。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

令然。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董氏曰〕韓詩作盧。洽洽。說文引詩作獐。

盧重。其人美且鬢。音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氏云。謂大環。鬢。好貌。

盧重。其人美且鬢。音

〔毛氏曰〕鬢。一環貫二也。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鬢。才也。說文云。鬢。貫二小環也。鬢。才也。說文云。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毛氏曰〕敵。也。○筭。梁解見谷風。○〔陸氏草木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之美者。○勃海。〔胡氏曰〕毛云。鯨。大魚。孔穎達引孔叢子。鯨魚其大盈車。鄭云。鯨魚子以魴魴爲比。則鯨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鯨鯢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筭之敵。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張氏曰〕反。歸於齊也。

○〔毛氏曰〕如雲。言盛也。○〔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尙可得敵筭在梁。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陸氏草木疏云〕魴。似魴厚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似魴。不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敵筭。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音

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鮓或謂之鱮常容反

敵筍在梁其魚唯唯惟矣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春秋魯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辭各反籟弗弗音弗朱韞音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也。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弗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弗飾。孔氏曰謂以重載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爲本質其上文以韞爲飾。○〔朱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釋文弗作第。

四驪力禮子禮反垂轡瀾瀾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驪之馬皆是鑿鑿之色。濟濟美貌垂轡瀾瀾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慚恥之色也。○釋文瀾瀾作爾爾日本亦作瀾。

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翺翺。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須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氏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翺翺猶徜徉也。○〔鄭氏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向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儻儻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儻儻衆貌。○〔朱氏曰〕遊敖猶翺翺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釋文曰莊公刺魯莊公也。同桓公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既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音昌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嘆辭昌盛也。頤長貌。○〔朱氏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踰之巧也。○〔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音亦反侯不出正音正兮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月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爲名目下爲清。○〔王氏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

爲之候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候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候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殊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黃次元居外諸侯射二正損元黃並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黃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名齊魯之問名。○〔鄭氏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言稱其爲齊之甥也。而又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音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王氏曰〕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氏曰目清而眉揚。選齊孔氏曰善舞貫中王氏曰貫四矢乘矢。○〔鄭氏曰〕反覆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釋文反韓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諷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宜爲我甥也三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嗟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勳葛屨可以履霜所衛女手可以縫裳於道要力之力之力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疎之貌。朱氏曰：糾糾，寒涼之意。〔毛氏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織織也。〔朱氏曰〕女婦

未見賢選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

氏曰：要，褻也。襪，領也。孔氏曰：要，裳也。領，衣也。〔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為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子之人。〔孔

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

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爾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褻繭之功，其儉

當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

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攢，山廉反

云好手貌。華氏曰：石經作攢。好人提提，徒兮宛然，左辟，音勳佩其象，掃，勳勳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毛氏曰〕提提，安謐也。范氏曰：宛然，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然，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謀而

主故就尊位。〔朱氏曰〕掃，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情

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

容降矣。鄭氏曰：婦新至，備於威儀如是使之非。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音子預如預，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係謙皆以爲大夫采桑，崔靈恩集注云：君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也。范氏曰：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水出太原晉陽山，南入河。沮洳，其漸，接濼。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浸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

長有毛刺，今人採以取。〔鄭氏曰〕無度，言不可以寸尺。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軺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軺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尚不似貴

人也。〔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己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路。孔氏曰：英，草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隰城，魚潁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隰城，魚潁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隰城，魚潁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隰城，魚潁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隰城，魚潁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隰城，魚潁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隰城，魚潁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隰城，魚潁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隰城，魚潁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為車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實置也。于厓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澗者清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且漣猶大波為漣小波為瀾。直波為漣。○〔朱氏曰〕猶與兮同。語辭也。按書斷斷猶無他技。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廩。夫之田曰畝。○〔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也。貉子曰。貉。孔氏曰。視汝之庭則。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悠悠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悶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未嘗狩獵。何為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猶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輻輳也。孔氏曰。伐檀。側。猶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乘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萬畝。是億為十萬也。三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澗兮。河水清且淪。猶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毛氏曰〕檀可以為輪。淪。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說。圓者為困。孔氏曰。方者為倉。鶉。鳥也。郭璞注曰。鶉。鶉之屬也。○〔鄭氏曰〕執食曰飧。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稅使。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善。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毛氏曰〕貫。事也。○〔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培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

暇之之意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為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呼也。○〔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士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日本亦作永。鄭氏曰。永。歌也。碩鼠三章章八句。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晉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尚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閱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所律。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共和時。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閱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變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張氏曰。晉以上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而用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變。如蠶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慙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陽。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閱之。

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擊擊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繡也孔氏曰謂於緝之上繡刺以爲繡非訓繡爲繡也鵠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董氏曰〕崔靈

恩集注本作素衣朱繡鄭氏曰繡當爲繡孔氏曰繡繡名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漚石間曰粼粼○〔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

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執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聽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齊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音延蕃遠條且音遠盛天子孫將有晉國焉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機疏云聊語助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

分本草今以兩手爲掬則掬大於升矣○〔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謂無比

○〔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爲匊范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直留亡候網反繆網反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范氏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違矣

綱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綱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綱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綱繆也○〔鄭氏曰〕三星謂心是也爲二月之合宿孔氏曰二月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氏曰三星也始見可以嫁娶孔氏曰

毛以秋冬爲昏時王肅云謂十月也○〔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王氏曰〕見此

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嘆嘆也○〔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綱繆束薪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邈戶懈邈胡豆子兮子兮如此邈邈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邈邈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會焉廣漢張氏曰若謂昏姻則不得邈邈之這釋文近作覯日本又作迓韓詩云邈覯不固之貌

綱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爲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方東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嘆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爲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

綱繆三章章六句

有扶之杜其葉漙漙私私獨行踽踽俱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毗志人無兄弟胡不飲焉七利

〔毛氏曰〕興也杜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機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酸無味○〔王氏曰〕漙漙潤澤

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飲助也

有扶之杜其葉菁菁子菁獨行戛戛求聲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戛戛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飲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漙漙其葉菁菁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

爲人無兄弟胡不飲焉言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

不外求飲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飲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有扶之杜其葉菁菁子菁獨行戛戛求聲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戛戛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飲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漙漙其葉菁菁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

爲人無兄弟胡不飲焉言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

不外求飲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飲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有扶之杜其葉菁菁子菁獨行戛戛求聲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戛戛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飲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漙漙其葉菁菁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

爲人無兄弟胡不飲焉言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

不外求飲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飲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羔裘豹祛起居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爲裘以豹飾祛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視之。〇〔毛氏曰〕祛袂也孔氏曰祛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〇〔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祛之人。〇〔孔氏曰〕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祛徐致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

〔毛氏曰〕裘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〇〔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氏曰北風刺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〇釋文襲作衷曰本又作襲。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鴝羽音保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羊亮反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昭公七年潘父弑立昭公之子平是爲季侯季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驪立是爲莊伯伐翼殺季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統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爲哀侯元年翼人復逐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驪立是爲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會魏仲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季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蕭蕭鴝羽集于苞桑况屬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與也蕭蕭鴝羽聲也鴝之性不樹止王氏曰蕭蕭疾也孔氏曰鴝鳥連聲樹止則爲苦。〇〔鄭氏曰〕樹樹也孔氏曰樹樹今作樹也其子孫炎曰物叢生曰苞也種之反也。〇〔毛氏曰〕樹樹也孔氏曰樹樹今作樹也其子孫炎曰物叢生曰苞也種之反也。〇〔毛氏曰〕樹樹也孔氏曰樹樹今作樹也其子孫炎曰物叢生曰苞也種之反也。

孫炎曰物叢生曰苞也種之反也。〇〔毛氏曰〕樹樹也孔氏曰樹樹今作樹也其子孫炎曰物叢生曰苞也種之反也。〇〔毛氏曰〕樹樹也孔氏曰樹樹今作樹也其子孫炎曰物叢生曰苞也種之反也。

子各反。〇〔鄭氏曰〕樹樹也孔氏曰樹樹今作樹也其子孫炎曰物叢生曰苞也種之反也。〇〔毛氏曰〕樹樹也孔氏曰樹樹今作樹也其子孫炎曰物叢生曰苞也種之反也。

力反。〇〔鄭氏曰〕樹樹也孔氏曰樹樹今作樹也其子孫炎曰物叢生曰苞也種之反也。〇〔毛氏曰〕樹樹也孔氏曰樹樹今作樹也其子孫炎曰物叢生曰苞也種之反也。

曰。怙恃也。〇〔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其爲危苦如鴝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五穀我父母將何怙呼。〇〔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蕭蕭鴝羽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〇〔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蕭蕭鴝行戶耶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行列也。〇爾雅曰嘗七昆反赤苗也范氏曰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粟粟白苗今之白粟粟也。〇〔朱氏曰〕嘗食也。〇〔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十一

二〇三

鴝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舉政反晉國其大夫爲子爲反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所吏反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則君子爲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禮注疏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藻三曰宗彝畫以虎四曰龍畫以龍五曰華蟲畫以雉六曰藻畫以龍七曰宗彝畫以虎。

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〇〔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〇〔蘇氏曰〕以晉之力豈不足爲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許氏曰六者子男之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

喬琳爲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爲泚臣王師復振且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錄之所以見秉彜之不可珍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號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不能討明年猶能命號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衣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孔氏曰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故刺之。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十一

二〇五

531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嗷肯適我。中心好呼之。曷飲於之。音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秋音杜。杜生陰。道左。道東也。○〔蘇氏曰〕嗷。逝通。朱氏曰。嗷。發語辭也。○〔范氏曰〕

杜。陰至寡也。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武公兼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是杜之不若也。○〔朱氏曰〕寡。特不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陳氏曰〕使武公誠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釋文云。韓詩。嗷。作。逝。

有秋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嗷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秋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息。孔氏曰。獻公。諱諸。武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師滅下。閔。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閔。冬。滅。狄。又。執。侯。公。八年。傳。曰。晉。侯。克。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囚。應是以多喪。○陳氏曰。逃亡曰喪。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藋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藋。蔓于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于。楚。木。藋。亦。生。蔓。而。蒙。于。野。中。陸。璣。疏。云。藋。似。檉。葉。盛。而。細。○程氏

曰。葛之生。託於物。故之生。依于地。與婦人依君子。○〔鄭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

〔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藋蔓于城。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城。埜城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登。義。之。至。情。之。盡。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邱而已。

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芣。力丁。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芣起興。○〔毛氏曰〕芣。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程氏曰。又重。誠曰。置之。且無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氏曰。采芣。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無徵驗也。謾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孔氏曰〕人之爲言。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爲言。

采芣采芣。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苦菜也。○〔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芣采芣。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芣爲細事。首陽爲幽僻。孔氏采引而伸之。謂謾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芣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力人。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從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夫見君子。寺人之令。力量反。

〔毛氏曰〕鄰鄰。乘車聲也。白顛的。丁歷。類也。孔氏曰的。白也。顛也。顛有白毛。○王氏曰。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燕禮。請饗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請饗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披是請饗有寺人也。○〔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范氏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蓋。田節反。音。逝者其蓋。田節反。

〔毛氏曰〕與也。阪者曰阪。下溼曰隰。○〔鄭氏曰〕既見。既見秦仲也。○〔毛氏曰〕蓋。老也。八十曰蓋。○〔朱氏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蓋。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毛氏曰〕黃。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毛氏曰〕黃。笙也。

〔毛氏曰〕黃。笙也。

〔毛氏曰〕黃。笙也。

〔毛氏曰〕黃。笙也。

〔毛氏曰〕黃。笙也。

〔毛氏曰〕黃。笙也。

〔毛氏曰〕黃。笙也。

〔毛氏曰〕黃。笙也。

〔毛氏曰〕黃。笙也。

〔毛氏曰〕黃。笙也。

〔毛氏曰〕黃。笙也。

〔毛氏曰〕黃。笙也。

〔毛氏曰〕黃。笙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二

秦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朱氏曰。今秦州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阜陶之子。佐禹治水。

賜姓曰嬴。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翳之後。則伯翳伯翳。字與。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太公。是為伯翳。列女傳云。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翳也。

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城在荆岐終南。悼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云。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驥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為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而成富強之業也。論之於此。以見厚風強直者之可與有為。而又

之杜者也。○〔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腰而射之。達于右腰。爲上殺。左禮之常法。○〔毛氏曰〕

拔矢未也。孔氏曰以鐵爲首故拔爲末。○〔孔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杜獸。驅以待公射之。是時節之杜獸甚肥大矣。

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輿。反。載。力。念。許。竭。詐。奮。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置鸞於鑾。異於乘車也。孔氏曰。乘車。鸞。逆之車。鸞。禽。使。前。趨。逆。御。之。使。不。出。圈。○〔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鑾。馬

衡也。○〔鄭氏曰〕置鸞於鑾。異於乘車也。孔氏曰。乘車。鸞。逆之車。鸞。禽。使。前。趨。逆。御。之。使。不。出。圈。○〔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鑾。馬

曰歌駉。○〔朱氏曰〕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騶騶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則閱其君子焉。李氏曰。東

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騶騶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十一年伐戎。全岐而卒。

小戎。收五檠。木梁。車。游環。脅。陰。鞅。沃。續。文。茵。因。暢。穀。駕。我。騏。馱。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伐。收。之。忍也。董氏曰。六月。晉。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鈞。車。殷。實。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以。收。欲。所。載。故。名。收。戎。兵。車。言。淺。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也。秦。車。當。與。之。內。從。前。輪。至。後。輪。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輪。至。後。輪。其。深。八。尺。兵。車。之。輪。比。之。爲。淺。五束也。檠。錄。也。梁。輪。上。句。侯

反。衡也。一輪五束。束有檠錄也。孔氏曰。檠。錄。也。檠。錄。也。梁。輪。上。句。侯。之。每。束。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檠。也。陳。氏。曰。車。輪。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輪。直。通。後。輪。梁。輪。則。寄。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檠。爲。主。檠。之。不。堅。也。故。一。檠。則。五。分。其。重。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出。五。檠。游環。鞅。環

也。游在背上。所以御出也。脅。鞅。具。所以止人也。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鞅。之。外。鞅。以。禁。其。出。脅。鞅。者。若。服。上。鞅。馬。之。外。鞅。之。游。無。定。處。也。鞅。馬。欲。出。此。鞅。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軀。當。服。馬。之。脅。鞅。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於。揜。也。續。制。也。鄭氏曰。揜。在。軀。前。垂。鞅。上。續。續。白。金。節。續。制。之。環。孔。氏。曰。揜。謂。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制。車。前。所。以。陰。映。而。已。鞅。不。當。衡。以。皮。爲。一。制。繫。於。陰。板。之。上。令。鞅。馬。引。之。左。傳。云。兩。鞅。將。絕。是。橫。鞅。之。前。也。亦。非。自。金。之。名。謂。續。白。金。以。沃。鞅。鞅。制。是。作。環。相。接。宋。氏。曰。揜。在。軀。前。鞅。上。鞅。以。皮。條。繫。於。鞅。馬。之。頭。後。繫。於。陰。板。之。上。蓋。鞅。

曰。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毛氏曰〕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也。○釋文，去作各。

小戎三章，章十句。

兼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蘇氏曰：兼葭之方盛也，若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灰，為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若然哉！然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稱然後成，可施用於人。秦起于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扭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疏：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中央。

〔毛氏曰〕興也。兼葭，蘆也。孔氏曰：兼葭在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蘆葦也。蒼蒼，盛也。白露凝為霜。〔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溯，順流而下曰溯游。○〔鄭氏曰〕宛，坐見貌。○〔歐陽氏曰〕兼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程氏曰〕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戶反。

〔程氏曰〕淒淒，青青之間也。○〔毛氏曰〕晞，乾也。孔氏曰：謂未乾為霜。躋，升也。○〔爾雅曰〕水草交為涘。○〔毛氏曰〕坻，小渚也。○釋文：淒淒作萋萋，曰本亦作淒。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未止也。涘，涯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毛氏曰〕小渚曰沚。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爾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兼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二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敗後，周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逐戎，然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與也。終南，周之南山終南也。條，栢梅也。孔氏曰：栢，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條，皮葉反。白色亦白宜為車極，郭璞曰：似杏實酢。○〔朱氏曰〕君子，指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揚之。星歷：楊氏曰：玉藻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也。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范氏曰：有其服與容，而無德，以稱之，君子恥之，此所以戒也。

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綉裳。佩玉將將。音羊壽考不忘。

〔程氏曰〕紀，稜角堂，平寬。朱氏曰：紀，山之廉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毛氏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孔氏曰：其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名。道之側，其屋如堂之楹也。○〔毛氏曰〕黑與青謂之黻。朱氏曰：黻，刺繡。○〔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殺人以殉，其左右曰殉，不刺穆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氏曰：陳乾昔魏賴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穆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其重者。○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以為美者，死不為我，不足美也。○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豈愛平仲車，君不以私我。豈大馬說從君來，豈惟殺身殉有道，大節要不苟。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願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纒憂悲。所以靖時君，服此黻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以所見起興也。○陶淵明詩曰：則棘高黃鳥，擊正悲。○〔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于棘，得其所。○〔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鄭氏曰〕穴，壙也。○〔毛氏曰〕惴惴，懼也。○〔鄭氏曰〕慄，悼慄也。彼蒼者天，愬之。○〔毛氏曰〕殲，盡良善也。孔氏曰：盡殺我善人。○〔朱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穆公之子。

〔毛氏曰〕興也。疾飛貌。晨風，鷓鴣也。孔氏曰：鷓鴣，青黃色，燕領句喙，將風振翅，乃鷓鴣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中心，欽欽然，不釋之意。

〔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賦作鳩，此詩亦如權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毛氏曰〕興也。疾飛貌。晨風，鷓鴣也。孔氏曰：鷓鴣，青黃色，燕領句喙，將風振翅，乃鷓鴣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中心，欽欽然，不釋之意。

〔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賦作鳩，此詩亦如權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毛氏曰〕興也。疾飛貌。晨風，鷓鴣也。孔氏曰：鷓鴣，青黃色，燕領句喙，將風振翅，乃鷓鴣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中心，欽欽然，不釋之意。

〔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賦作鳩，此詩亦如權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毛氏曰〕興也。疾飛貌。晨風，鷓鴣也。孔氏曰：鷓鴣，青黃色，燕領句喙，將風振翅，乃鷓鴣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中心，欽欽然，不釋之意。

〔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賦作鳩，此詩亦如權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毛氏曰〕興也。疾飛貌。晨風，鷓鴣也。孔氏曰：鷓鴣，青黃色，燕領句喙，將風振翅，乃鷓鴣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中心，欽欽然，不釋之意。

〔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賦作鳩，此詩亦如權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毛氏曰〕興也。疾飛貌。晨風，鷓鴣也。孔氏曰：鷓鴣，青黃色，燕領句喙，將風振翅，乃鷓鴣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中心，欽欽然，不釋之意。

〔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賦作鳩，此詩亦如權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毛氏曰〕興也。疾飛貌。晨風，鷓鴣也。孔氏曰：鷓鴣，青黃色，燕領句喙，將風振翅，乃鷓鴣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中心，欽欽然，不釋之意。

〔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賦作鳩，此詩亦如權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毛氏曰〕興也。疾飛貌。晨風，鷓鴣也。孔氏曰：鷓鴣，青黃色，燕領句喙，將風振翅，乃鷓鴣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中心，欽欽然，不釋之意。

〔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賦作鳩，此詩亦如權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毛氏曰〕興也。疾飛貌。晨風，鷓鴣也。孔氏曰：鷓鴣，青黃色，燕領句喙，將風振翅，乃鷓鴣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中心，欽欽然，不釋之意。

〔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賦作鳩，此詩亦如權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毛氏曰〕興也。疾飛貌。晨風，鷓鴣也。孔氏曰：鷓鴣，青黃色，燕領句喙，將風振翅，乃鷓鴣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中心，欽欽然，不釋之意。

〔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賦作鳩，此詩亦如權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毛氏曰〕興也。疾飛貌。晨風，鷓鴣也。孔氏曰：鷓鴣，青黃色，燕領句喙，將風振翅，乃鷓鴣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中心，欽欽然，不釋之意。

〔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賦作鳩，此詩亦如權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毛氏曰〕興也。疾飛貌。晨風，鷓鴣也。孔氏曰：鷓鴣，青黃色，燕領句喙，將風振翅，乃鷓鴣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中心，欽欽然，不釋之意。

〔毛氏曰〕袍，補也。孔氏曰：五云：補，補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陳氏曰〕仇怨也。

〔蘇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毛氏曰：上與百姓同仇，則百姓樂致其死。○范氏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上與下之辭也。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鄭氏曰〕澤，衣。近污垢，朱氏曰：澤，衣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故曰澤。○〔毛氏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遺屬，力難，未反而棄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康公時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廣漢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周良心也，及其即位，備是心而賦詩，是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漢地，風渭水，故咸陽也。其在渭水之北。

〔毛氏曰〕贈，送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毛氏曰〕乘黃，四馬也。朱氏曰：乘黃，四馬皆黃也。

〔毛氏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夏屋。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佞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蘇氏曰〕渠渠深廣。〔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
〔朱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意衰。供億淺薄。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不設。王之意息。不去。楚人將錯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簠。籩。稻器也。簠。黍稷器也。〔朱氏曰〕四簋。簠。籩。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三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碑。虞。曠。氏之墟。帝舜之胃。有虞。闕。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嬌。滿。於陳。
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嬌。武。王。所。賜。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曰。鄭。氏。鄭。氏。三。恪。恪。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封。帝。堯。之。後。於。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則。明。陳。與。鄭。共。為。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城。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孔。氏。曰。明。豬。尚。書。作。盟。豬。即。爾。雅。宋。有。孟。豬。是。也。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孔氏曰。幽公。當厲王時。公子當厲王時。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孔氏曰。幽公。當厲王時。公子當厲王時。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孔氏曰。幽公。當厲王時。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他耶。今宛丘之上兮。洵有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氏曰〕子。稱幽公也。〔毛氏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孔氏曰。李巡。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下。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陸峻狀。

〔朱氏曰〕言此人遊蕩於宛邱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湯雖訓蕩。與徑斥為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直置其鷺羽。

〔毛氏曰〕坎坎。鼓聲。〔朱氏曰〕值。遇也。〔爾雅曰〕鷺。春。鷺。之。白。鷺。青。鷺。頭。上。有。長。毛。十。數。枚。〔毛氏曰〕鷺鳥之羽。可以為鷩。鄭氏曰。鷩。舞者所持以指。鷩。孔氏曰。持。鷩。羽。舞。身。而。舞。〔朱氏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范氏曰。冬。夏。那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慮。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鼓。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音。〔毛氏曰〕魯。謂之缶。孔氏曰。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置。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魯。擊。鼓。又。可。以。盛。水。盥。也。爾雅。謂。作。禮。酒。即。今。之。瓦。盆。也。爾雅。謂。作。禮。酒。即。今。之。瓦。盆。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孔氏曰。應劭云。古者二十。歲。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罷。置。舍。其。交。易。之。處。在。井。舍。故。言。二十。畝。爾。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其下。解見山有。東門宛邱。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張氏曰〕婆娑不必是舞。但徘徊翺翺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遊蕩於市井中。毛氏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婆娑。〔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今。婆娑。〔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且期於國南之原野。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范氏曰。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勞。小。人。盡。力。韓詩作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市也。婆娑。婆娑。古文作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覈。邁視爾如收。貽我握椒。子公。邁視爾如收。貽我握椒。

韓詩作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市也。婆娑。婆娑。古文作婆娑。

〔毛氏曰〕逝，往也。○〔鄭氏曰〕越於讓總也。○〔毛氏曰〕邁，行也。收，芘也。陸機云：芘，一名荆葵，似芘。芘，華紫綠色，可食，微苦。○〔孔氏曰〕男女總集而行，往所會之處。○〔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芘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孔氏曰：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二章，章四句。

衡門，誘音僖公也。願音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孔氏曰：僖公，魯公子。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誘，遂之。○董氏曰：掖，石經作亦。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遲，泌音之洋洋，可以樂音饑。

〔毛氏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字，此唯衡木為之，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

〔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歐陽氏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饑。言陳國雖小，苟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有為。○釋文曰：樂舊作樂，逸詩本有作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鄭氏曰〕齊，姜姓。○〔歐陽氏曰〕

其首章既言雖小國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為，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亦不為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以妻，必宋之子。

〔鄭氏曰〕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與，笑歌語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為然，矣許升少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道規，榮笑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難離，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拜師還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音麻，彼美淑姬，可與晤音語。五故反。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氏曰：於池中柔麻，使可以漚。○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為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鄭氏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音麻，彼美淑姬，可與晤音語。直呂反。

〔陸氏草木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范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音菅，彼美淑姬，可與晤音語。古願反。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為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范氏曰：菅以為纆。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音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音以為期，明星煌煌，音皇。

〔毛氏曰〕與也，牂牁，盛貌。○〔鄭氏曰〕親迎之禮，以昏時。○〔朱氏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牁矣。昏以為期，而明星煌煌矣。○〔毛氏曰〕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音以為期，明星皙皙，音之世反。

〔毛氏曰〕肺肺，猶牂牁也。皙皙，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朱氏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

東門有棘，斧以斯音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知，誰咎然矣。

〔毛氏曰〕與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閑音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氏曰〕夫，陳佗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脩治則荆棘生，故以與焉。墓門有荆棘，則當以斧斤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朱氏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

東門有棘，斧以斯音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知，誰咎然矣。

〔毛氏曰〕與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閑音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氏曰〕夫，陳佗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脩治則荆棘生，故以與焉。墓門有荆棘，則當以斧斤

東門之池，可以漚音麻，彼美淑姬，可與晤音語。五故反。

東門之池，可以漚音麻，彼美淑姬，可與晤音語。五故反。

蘭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知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知是乎？

墓門有梅，有鴉。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願，願倒思予。

〔毛氏曰〕鴉，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鴉一名鴞，一名鴞，鳴即土鴞，非也。萃，集也。訊，告也。釋文云：韓也。陸璣疏云：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買所賦，鴞是也。詩云：訊，也。

〔程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木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朱氏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願，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辭也。

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荆棘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痛楛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爲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澠，盟佗與鄭伯盟，故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總數年爾，而盡感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宜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孔氏曰：宜公，杵臼莊公弟。

防有鵲巢，印。其音，徒影。誰併，予美，心焉切切。都勞。

〔毛氏曰〕與也，防，邑也。印，邱也。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邱地在縣北，防亭在焉。

不巢。〔鄭氏曰〕旨，美也。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茂也。

〔毛氏曰〕若，草也。孔氏曰：若之華傳云：若，陸若，此直云若草，彼陸若好生，其華葉可生食，如小豆也。

〔朱氏曰〕切切，憂勞之貌。〔歐陽氏曰〕誰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若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氏曰：有叢，則地則有美草，與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

〔程氏曰〕併，謂譁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甃，印。有旨，誰併予美，心焉切切。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曰：堂下，甃，音都歷，謂之甃，郭璞曰：甃，甃也。陸璣疏曰：甃，音令，甃音通，甃力，甃音通，甃力，甃音通。

〔程氏曰〕惕，惕懼也。〔歐陽氏曰〕中唐有甃，非一甃也，亦以積累而成。稷，草雜衆色以

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感，義與貝錦同。〔董氏曰〕鷓鴣作鷓。○說文引詩亦爲鷓。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王氏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彼知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買易色，蓋說色如此，喪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悄。古非。反。音了。舒，鳥了。糾，其音。勞，七小。兮，七小。

〔毛氏曰〕與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入。〔朱氏曰〕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憂也。〔朱氏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窕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悄也。毛氏曰：舒，遲也。窈，糾之姿。窈，糾之姿。

月出皓兮，佼人僚兮。舒憂受兮，勞心慄慄。胡老。反。分，舒，憂，於久。受，勞，心，慄，七老。兮，七老。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僚，好也。〔朱氏曰〕慄，憂受。〔蘇氏曰〕慄，憂受。〔王氏曰〕慄，言不安而騷動。○釋文：慄，作劉，日本又作慄。

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天綰兮，勞心慄慄。力召。反。分，舒，天，綰，勞，心，慄，七老。兮，七老。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氏曰〕僚，明也。董氏曰：僚，明也。其光與月並。

〔朱氏曰〕天綰，糾緊之意。〔王氏曰〕慄，言不舒而幽愁。

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殿射而殺之。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孔氏曰：微舒以氏，配字，謂之夏南，夏徵舒，左傳稱之，夏南，實從夏南之。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氏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爲駒。○釋文：駒作驕，舊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東萊曰〕首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爲靈公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能拒之有。蓋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十三

二三七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被皮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息謂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他第音泗音漭音沱音

〔毛氏曰〕與也○〔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毛氏曰〕陂澤障也孔氏曰澤障謂障水之岸○說文曰蒲者似莞

桓而編有脊滑柔而溫爾雅曰莞符離爾雅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符離楚謂之莞蒲○〔毛氏曰〕荷芙音蕖音也○〔鄭氏曰〕荷芙音蕖音也○〔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孔氏曰〕目涕鼻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

〔孔氏曰〕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彼澤之陂有蒲與蕒古顏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具反寤寐無為中心悄悄鳥乎反

〔毛氏曰〕蕒蕒也○〔蘇氏曰〕卷好也○〔毛氏曰〕悄悄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蓍戶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張蓋反

〔毛氏曰〕蓍蓍荷華也○〔李氏曰〕儼者容貌儼然也毛氏曰儼於莊貌○〔朱氏曰〕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

深且久也

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四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

蔡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

會人即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之間為檜子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

風始作孔氏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滅檜檜云鄭仲特險燕之在檜仲之前不知其世也其國北鄰於虢

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為夷厲之世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絮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范氏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為臣之道也○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袂乃去○孔氏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於范圍口君賜之環則還賜之袂則往荀卿云召人以環絕人以袂袂古穴反○廣漢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

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道反豈不爾思勞心切切音刀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編衣羔裘。○蘇氏曰：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范氏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切。朱氏曰：孟子去齊，其心蓋如此云。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鄭氏曰〕翺翔，猶逍遙也。○〔毛氏曰〕堂，公堂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氏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朱氏曰：素冠，爲父君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毛氏曰：子夏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授琴而絃，行而樂，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夏衣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經，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慄慄。○〔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然，其色益白，喪禮至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趨，練而棘，至棘乃除，練後必服此冠，故爲練冠也。○〔張氏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棘人。○說文：棘，棘也。○〔朱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棘人。○說文：棘，棘也。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然，其色益白，喪禮至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趨，練而棘，至棘乃除，練後必服此冠，故爲練冠也。○〔張氏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棘人。○說文：棘，棘也。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然，其色益白，喪禮至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趨，練而棘，至棘乃除，練後必服此冠，故爲練冠也。○〔張氏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棘人。○說文：棘，棘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毛氏曰〕庶，幸也。素衣，故素衣也。○〔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毛氏曰〕庶，幸也。素衣，故素衣也。○〔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朱氏曰〕鞞，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鞞。其餘曰鞞，鞞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鞞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基於同歸矣。

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之文，其說誤矣。唯其不能三年，是以嗟，便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編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至於二章之素衣，鄭說尤不通。朝服編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其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鞞，於既練之服，雖無所考，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況爲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

之大名，則爲毛說者亦曰：鞞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鞞，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爲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爲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爲素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鄭氏曰〕萋，楚也。猗，猗也。猗猗，其華也。○〔毛氏曰〕萋，楚也。猗，猗也。猗猗，其華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鄭氏曰〕萋，楚也。猗，猗也。猗猗，其華也。○〔毛氏曰〕萋，楚也。猗，猗也。猗猗，其華也。

〔毛氏曰〕萋，楚也。猗，猗也。猗猗，其華也。○〔孔氏曰〕萋，楚也。猗，猗也。猗猗，其華也。

〔毛氏曰〕萋，楚也。猗，猗也。猗猗，其華也。○〔孔氏曰〕萋，楚也。猗，猗也。猗猗，其華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鄭氏曰〕萋，楚也。猗，猗也。猗猗，其華也。

〔鄭氏曰〕萋，楚也。猗，猗也。猗猗，其華也。

〔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

天如厥草，惟天之天。○〔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天如厥草，惟天之天。謂萋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萋楚，猗猗其華，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苗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槍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天如厥草，惟天之天。謂萋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萋楚，猗猗其華，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苗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槍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匪風，思周道也。○〔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天如厥草，惟天之天。謂萋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萋楚，猗猗其華，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苗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槍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匪風，思周道也。○〔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天如厥草，惟天之天。謂萋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萋楚，猗猗其華，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苗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槍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匪風，思周道也。○〔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天如厥草，惟天之天。謂萋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萋楚，猗猗其華，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苗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槍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匪風，思周道也。○〔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天如厥草，惟天之天。謂萋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萋楚，猗猗其華，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苗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槍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毛氏曰〕匪風，思周道也。○〔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天如厥草，惟天之天。謂萋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萋楚，猗猗其華，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苗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槍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范氏曰〕匪風，思周道也。○〔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天如厥草，惟天之天。謂萋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萋楚，猗猗其華，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苗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槍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程氏曰〕願瞻，盼戀也。思而傷也。

道而思王室。○前漢王吉引詩，傷作揭，恒作願。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願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氏曰〕迴風曰飄，風旋也。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鬲。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氏曰〕溉，漑也。釜鬲，烹器也。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蓋不用飯，雖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通言之耳。○〔鄭氏曰〕檢

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曰：於時檢在祭陽。○〔程氏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與善政人所思。○〔朱氏曰〕

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鬲，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言有能與周道

者，則已將歸之也。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氏曰：溉

惟風三章，章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五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毛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氏曰：有禮則儉，無禮則奢。

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擬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釋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而追案鄭詩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鮮于下泉，四篇共公時作。

未詳其正，今請本此，就多無昭公字。

〔毛氏曰〕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始起，反蜉蝣音先。楚楚，鮮明貌。○〔鄭

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然朝生暮死，蓋以比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十五

二四七

○說文：楚楚作蠶繭。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蜉蝣，求物，音。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澤之意。○〔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孔氏曰：玉藻說諸侯之禮，夕深衣。○〔毛氏曰〕如雪，言鮮潔。○〔鄭氏曰〕說猶舍息也。○說文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辛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公遠，于萬。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孔氏曰：共，公遠，音。公。哀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投謂人候之，非候人之官長也。何，揭也。孔氏曰：禮疏曰：戈，鉤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六尺有六寸。○〔毛氏曰〕祿，戈也。孔氏曰：考工記：戈，長尋有四，戈，是短兵，投字從戈，故知投爲戈也。賢者之官，不過

候人，彼曹朝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毛氏曰〕芾，鞞也。孔氏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鞞，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鞞狀。

〔毛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與緹，鄭康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緹，緹，表也。○說文曰：高懸羊皮以驚牛馬曰緹，則以緹爲表矣。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毛氏曰〕鵜，鴻澤也。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鵝而極大，喙長尺餘，頰下胡大如數升，蓋郭璞曰：今之鵜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鴻澤。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鵜當

維鵜，徒低。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毛氏曰〕鵜，鴻澤也。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鵝而極大，喙長尺餘，頰下胡大如數升，蓋郭璞曰：今之鵜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鴻澤。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鵜當

維鵜，徒低。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毛氏曰〕鵜，鴻澤也。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鵝而極大，喙長尺餘，頰下胡大如數升，蓋郭璞曰：今之鵜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鴻澤。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鵜當

維鵜，徒低。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毛氏曰〕鵜，鴻澤也。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鵝而極大，喙長尺餘，頰下胡大如數升，蓋郭璞曰：今之鵜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鴻澤。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鵜當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十五

二四九

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

〔毛氏曰〕味。喙也。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蒼芣。芣。芣。南山朝隴。子兮。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程氏曰〕蒼芣。草木之盛鬱茂之狀。○〔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隴。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趨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

○〔董氏曰〕蒼集注作媾。變作媾。說文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鵙。鵙。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鵙。鵙。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氏曰〕與也。鵙。鵙。結。於入。鞠也。李氏曰。鵙。鵙。以爲結。鵙。鵙。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鄭氏曰〕淑。善也。○〔廣漢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它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繫結。○〔陳氏曰〕君子動容貌。

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其威儀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鵙。鵙。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毛氏曰〕飛在梅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綵大夫元華。是有雜色飾。

○〔毛氏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孔氏曰〕鵙。鵙。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從其在。則失其在。是以居一以候之。而無不。及者。○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朱氏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禮。弁師注。大鄭引詩作其弁伊綦。

鵙。鵙。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禮。而後民禮之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十五 二五一

鵙。鵙。在桑。其子在棗。韻中。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棗解見定之方中。○〔鄭氏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李氏曰〕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安得不祝而頌之乎。

鵙。鵙。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與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音善。我寤寐念彼周京。

〔毛氏曰〕與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稂。童梁。孔氏曰。根一名童梁。是禾之秀而不實者。○〔鄭氏曰〕寤。嘆息之意。寤。覺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程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洌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慨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釋文浸作寢。曰本又作浸。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我寤寐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山陰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粗。斜生。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蒸之。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我寤寐念彼京師。

〔朱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毛氏曰〕蕭。莖草也。陸機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劉氏曰：幽風者名之爲幽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
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幽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爲變雅。成王雖始
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
○〔范氏曰〕：幽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曰：周公遭變者答蔡汝言。

〔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惟幽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終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朱氏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之所以當圖而不辭之意。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後漢〕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忘也。楊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勩未嘗休也雖淫僻之心何自萌蘖哉而獻享之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歸德莫知爲之者也。周公陳王業之致特在乎此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楊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與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疇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朱氏曰：此詩月數皆以夏正爲紀。○〔范氏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氏曰：左傳張祖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爲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一之日二之日皆言一月之廿二日之故傳言一之日者是乃十月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殷正月斗建丑之月也。○〔程氏曰〕：一之日猶云冬之日也。○朱氏曰：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鄭氏曰〕：揭者所服今卒只是文順。○〔鄭氏曰〕：揭者所服今卒只是文順。○〔鄭氏曰〕：揭者所服今卒只是文順。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朱氏曰：此詩月數皆以夏正爲紀。○〔范氏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氏曰：左傳張祖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爲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一之日二之日皆言一月之廿二日之故傳言一之日者是乃十月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殷正月斗建丑之月也。○〔程氏曰〕：一之日猶云冬之日也。○朱氏曰：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鄭氏曰〕：揭者所服今卒只是文順。○〔鄭氏曰〕：揭者所服今卒只是文順。

〔鄭氏詩譜曰〕：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郤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枸邑。孔氏曰：周本穰于郤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部今始平武功縣所治豈城是也。郤近而幽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孔氏曰：幽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密后稷之子也。章昭注：幽語以爲不密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密之孫不風亦當大康之世。其封城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氏曰：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幽在岐山之北公劉之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幽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較己志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孔氏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幽公故爲幽之變風。○〔釋文曰〕：周公遺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帥述其詩爲幽國之風焉。○〔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

墜、擲落也。孔氏曰：墜，十月木葉皆墜落也。○說文曰：皮葉落墜地爲落。

○鄭氏曰：于往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

○程氏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鄭氏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

○鄭氏曰：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也。○毛氏曰：續，繼功事也。采一歲曰穠，三歲曰狝，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工之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

○鄭氏曰：秀，變也。鳴蜩也。種禾也。隕，擲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變始。

○王氏曰：隕，擲也。鳥獸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隕擲爲取貉狐狸之候也。

○孔氏曰：既言捕取狐狸，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

○朱氏曰：獻，狝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東萊曰：貉，狐貉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狐狸之所聚也。

讀作貉道之貉亦通。五月斯蠶動股，六月莎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起弓反。室反。○孔氏曰：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

○毛氏曰：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釋文曰：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

○孔氏曰：令季夏，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毛氏曰：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

○孔氏曰：令季夏，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毛氏曰：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

○孔氏曰：令季夏，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毛氏曰：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

○孔氏曰：令季夏，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毛氏曰：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

○孔氏曰：令季夏，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毛氏曰：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

○孔氏曰：令季夏，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毛氏曰：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

○孔氏曰：令季夏，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毛氏曰：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

○孔氏曰：令季夏，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毛氏曰：蟋蟀，居壁是壁，壁內出在野。

舉而迭用之爾。六月食鬱及薹。於六反。薹，七月亨。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毛氏曰：鬱，棗也。薹，薹也。薹，八月剝。薹，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 ○〔鄭氏曰〕爾汝也 ○〔毛氏曰〕宵夜也 ○〔程氏曰〕綯所用蓋屋 毛氏曰綯也 ○孔氏曰 綯當作綯 ○〔鄭氏曰〕亟急也 ○〔毛氏曰〕乘升也 程氏曰乘 綯當作綯 ○〔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 孔氏曰汝 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之時上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 ○〔孔氏曰〕播種也 ○〔張氏曰〕此章言 農夫稼穡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 ○〔孟子曰〕民事 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范氏曰亟其成屋趨時之急也 ○〔范氏曰〕天運 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種也 王氏曰如易所謂 終則有始者也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 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 直弓 三之日納于凌 力證 陰四之日其蚤 音 獻羔祭韭 音 九月肅霜十月漼 徒歷 場朋酒斯 饗 曰殺羔羊躋 子奚 彼公堂稱彼兕觥 饗 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 ○〔毛氏曰〕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 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 ○左傳曰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北陸 ○〔孔氏曰〕幽土晚寒故可夏 正月藏冰 又曰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 ○朱氏 曰幽土寒多故正月藏冰未解凍冰猶可藏也 ○〔毛氏曰〕凌陰冰室也 ○〔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 冰依禮須開 ○〔程氏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 周官凌人夏頒冰 ○孔氏曰西陸 日在畢十二時星去日半大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初見也二月開 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于夏初其出也朝之祿位實食祭於是乎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 ○〔孔氏曰〕月令仲春大 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 鄭氏凌人注云為二 月將獻羔而啓冰 ○〔邱氏曰〕肅嚴氣也 ○

〔毛氏曰〕漼漼也場功舉入也兩樽曰朋 孔氏曰設兩樽之朋 酒所為飲食之禮 ○〔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 ○〔毛 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 ○〔孔氏曰〕稱舉也 ○〔兕觥解見卷耳 ○〔毛氏曰〕躋竟也 ○〔孔氏曰〕七 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其藏冰飲酒相樂 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禮 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寒者民 之所患也故先之所以急民也 ○〔程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 ○〔張氏曰〕

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舉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 爾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鴉 尺之 于鴉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遠王名之曰鴉鴉焉 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 知其欲攝政之意 ○朱氏曰 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 周公作鴉鴉之詩以遠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 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鴉王亦未敢謂公 攝政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為管蔡中 避而作出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鴉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恩斯勤斯 由六 子之閱斯

爾雅曰鴉鴉鴉鴉 郭璞曰鴉鴉 ○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鴉鴉為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理我蓋爾雅言鴉鴉鴉鴉 鴉鴉則鴉鴉亦鳥之類也 ○呂氏曰鴉鴉鴉鴉之鴉也詩有鴉鴉止又鴉鴉飛鴉又為鴉鴉鴉鴉之類 古拜反鼻古幾反 ○〔歐陽氏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鴉鴉而告之 程氏曰不知呼 鴉鴉者主何物 ○〔鄭氏曰〕室猶巢也言已 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 歐陽氏曰今鴉 氏曰鴉育也 ○〔朱氏曰〕鴉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 本程 曰鴉鴉謂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 朱氏曰馬公註 為鴉言以自比 ○〔呂氏曰〕殷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 人使之流言云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 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汝殷民人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 高氏曰成王幼弱未足以 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 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 ○〔東萊曰〕

鸛鳴 鸛鳴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鸛鳴此乃陸璣疏所謂 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鸛鳴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 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恩斯勤斯鴉子之惻斯言我恩愛勤苦育養此子 誠可憫惻也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 音 直留 桑根也 ○〔鄭氏曰〕網繆猶纏綿也 ○〔朱氏曰〕厲者糞之通 氣處戶其出人處也 ○〔鄭氏曰〕下民集下之民也 ○〔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防 閉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 朱氏曰亦為鳥言及天之未陰雨時而往取桑根以糞其巢之隙穴使之安固 備陰雨之患 ○孔氏曰以勤勞之故借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取侮我欲毀我巢室 ○

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 音 直留 桑根也 ○〔鄭氏曰〕網繆猶纏綿也 ○〔朱氏曰〕厲者糞之通 氣處戶其出人處也 ○〔鄭氏曰〕下民集下之民也 ○〔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防 閉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 朱氏曰亦為鳥言及天之未陰雨時而往取桑根以糞其巢之隙穴使之安固 備陰雨之患 ○孔氏曰以勤勞之故借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取侮我欲毀我巢室 ○

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 音 直留 桑根也 ○〔鄭氏曰〕網繆猶纏綿也 ○〔朱氏曰〕厲者糞之通 氣處戶其出人處也 ○〔鄭氏曰〕下民集下之民也 ○〔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防 閉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 朱氏曰亦為鳥言及天之未陰雨時而往取桑根以糞其巢之隙穴使之安固 備陰雨之患 ○孔氏曰以勤勞之故借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取侮我欲毀我巢室 ○

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鶴，水鳥也。陸機《草木疏》云：鶴，雀也。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將陰雨則鳴。○〔毛氏曰〕：垤，蟻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

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孔氏曰：蟻垤，土為垤，以避雨。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蟻避雨而上垤。○〔鄭氏曰〕：灑掃，掃拊

南間也。○〔程氏曰〕：穹窒，窮寒鼠穴也。○〔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

薪之上。○〔朱氏曰〕：栗，周土之所宜木。○〔程氏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鄭氏曰〕：行者於

之則嘆。○〔毛氏曰〕：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王氏曰〕：念其將至而灑掃，復恨其留

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

年矣。○〔釋文曰〕：栗，韓詩作漻，力菊反。衆薪也。婦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願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夫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熠，其羽鮮明也。歸，嫁也。○〔毛氏曰〕：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

白，驕白曰駁。孔氏曰：謂馬色有駁。縢，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衿，結駁。○〔鄭氏曰〕：結駁，結駁也。○〔鄭氏曰〕：婦人之縢，謂之縢，結

也。注：縢，縵也。○又曰：縵，謂之縵。九十九其儀，言多儀者。○〔程氏曰〕：四章言歸而及時成昏，姻

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昏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縢，女之親結之

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程氏曰〕：此言東征之歸，上其未有室

室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程氏曰〕：幽詩七月陳王業，鷓鴣遺十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段，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釜也。○〔說文曰〕：斨，方釜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

者。○〔毛氏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

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

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

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董氏曰〕：使周公難於救其身，深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

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據。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整，屬曰斨。○〔釋文曰〕：斨，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斨。○〔釋文曰〕：斨，適也。○〔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董氏曰〕：適，集本作擊。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鄭氏曰〕：朝，廷也。廷之不知也。○〔毛氏曰〕：朝，廷也。廷之不知也。○〔鄭氏曰〕：朝，廷也。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九段于通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

九段之魚鱗才損我觀之子古本衣繡裳。

〔毛氏曰〕與也。爾雅曰。鱗。魚鱗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鱗也。○〔陸氏草木疏曰〕鱗似鱗。魚而鱗細於鱗。赤眼。○鮎解見敵笥。○釋文曰。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繡於衣。六曰藻。七曰粉。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程氏曰〕鱗。魚之美者。施九段之網。則得鱗。鮎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觀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解見鴻雁。○〔毛氏曰〕遵。循也。○渚。解見江有汜。○〔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氏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爾雅曰。高平曰陸。○〔程氏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陳氏曰。宿猶也。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遘。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觀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為過宿。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為西人語東人。或以為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若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段四章。一章四句。二章三句。三章三句。四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丁四其尾。公孫音碩音膚。赤烏音几几。

狼解見還。○〔毛氏曰〕跋。力輓也。孔氏曰。跋。其功也。說文曰。跋。行也。○〔孔氏曰〕狼之老者。頰下垂胡。朱氏曰。頰。下頰肉也。○〔毛氏曰〕載。其也。說文曰。載。進則躡其胡。退則踏其尾。進退有難。○〔鄭氏曰〕公。周公也。○〔程氏曰〕遲者。避而弗

居也。劉氏曰。公孫。幽公之孫。謂周公也。○〔毛氏曰〕碩。大膚美也。○〔鄭氏履人注曰〕王烏有三等。赤烏為上。冕服之烏。詩云。王錫韓侯。元袞赤烏。則諸侯與王同。履下曰烏。禪下曰履。○〔王氏曰〕几。人所馮以為安。故几几安也。毛氏曰。几。狗貌。狗音助。○孔氏曰。謂烏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狗之言拘。以為行狀。如刀衣。鼻在懸頭。結繩中制也。○朱氏曰。安重。視於力反。豈扶用反。○〔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穿羅縵。前跋後蹙。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石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烏几几然也。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烏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莫不可制。為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平前。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天下。不以爲泰。孔子既於陳。樂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烏几几。德音不殺。其致一也。○〔董氏曰〕几几。崔靈恩集注作擊。說文一作己己。一作擊擊。

狼窺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也。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玉病。○〔程氏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己也。變變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豈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窺。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左傳。晏子。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無瑕。瑕。不暇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也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雅雅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雅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徹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食音之又實幣帛筐篚音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禮於客之

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其賓君設酒設饗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禮為賓也飲有禮實送酒之幣食有幣實動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屬於燕曰賓主為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范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聘者也○張氏曰實賓者若朝廷無實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得君者有饋焉曰獻使焉曰賓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君實賓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二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宵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董氏曰古者宵

小同故稱小人為宵人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音承筐是將人之好音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呦呦和聲也○〔鄭氏曰〕苹蘩音孔氏曰郭璞云今蘩也初生亦可食陸機云蘩青白色葉似菁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煮食

○〔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燕禮上四人一瑟一笙一琴一瑟一人拜授○〔毛氏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孔氏曰吹笙之時鼓篴篴屬所以行幣帛也○〔程氏曰〕承以藉之篴以遊之○〔朱氏

曰〕將行也○〔毛氏曰〕行迎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程氏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毛氏曰鹿得平呦呦然鳴而相呼想誠發乎中○孔氏曰禮有樂

〔孔氏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孔氏曰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燕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今人言語無節○〔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

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自

所求於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正小雅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

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北居洛邑定九鼎而厲復都豐鎬魚藻云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大邱地理志云京兆魏里縣周曰大邱小雅自鹿

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疑自華

其詩異主也由庚在豳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端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

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蓋漸云澤及四海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

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朱氏曰從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

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程氏曰〕自鹿

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朱氏曰從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

相成王所制之樂也蓋國之樂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後之音聲事則樂是

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攝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我有嘉賓德音孔昭音視民不佻他影君子是則是效胡教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氏曰〕蒿去刃也。孔氏曰孫炎云荆楚之國謂蒿也。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氏曰古之字以口視字後世作字日視物爲示見人物作單示字由是標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毛氏曰〕佻愉也。孔氏曰愉音與說文訓爲薄也。示民不佻薄也。朱氏曰愉愉薄也。是則是效言可法效也。敖遊也。〔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問望昭明示民以厚之意使儀禮之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效也。長樂劉氏曰燕禮有親親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亦音孔昭視民不佻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微者不亦君子乎。

〔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其今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和樂且湛都南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萃草也。陸機草木疏曰萃如飲散葉如竹。〔毛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四牡力報勞使所吏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閱使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四牡勞使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悅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察則君臣缺矣。

四牡駢駢芳非周道倭於危遐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我心傷悲。〔毛氏曰〕駢駢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駢駢駢駢。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也。監不堅固也。蕭氏曰說文資海爲監資池爲監故安也。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倭字而今官本無思恩上有倭字。〔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釋文曰〕倭遲韓詩作倭夷。前漢地理志右扶風倭夷注詩周道倭夷。

周道或以爲通途或以爲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爲是說抑不知

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駢駢他丹嘒嘒音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音曰駟山陰陸氏曰今之駟馬最耐勞者李氏曰夫以耐勞者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音啓音曉也。

〔毛氏曰〕嘒嘒喘意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駟。山陰陸氏曰今之駟馬最耐勞者。李氏曰夫以耐勞者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啓曉也。云小駟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氏曰〕不遑啓處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駟駟者駟音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與也駟駟飛貌。〔毛氏曰〕駟夫不也。孔氏曰李巡云夫一名駟春秋傳云視鳩氏而從視鳩也。郭璞云今鴉鳩也。〔程氏曰〕駟駟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與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氏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雖之不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駟駟者駟音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音枸音檇音也。駕彼四駟載驟助駘駉駉楚金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診音。

〔毛氏曰〕駉駉駉貌也駉駉行疾也。〔鄭氏曰〕診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氏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勞而詠歌之。孔氏曰禮畢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鄭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偏多故於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遺之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風俗采桑藝圃訪問疾苦宜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聖教是以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于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馳驅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所市馳驅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華，草木之華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馳驅，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乘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

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爲興。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材，能將君命爲國光於外。○〔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氏曰〕惟虛不能宜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宜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氏曰：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音朱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駉駉也。皆駒之良選，所以資使臣之行也。○六轡，解見駒駉。○〔鄭氏曰〕如濡，言鮮澤也。○〔毛氏曰〕忠信爲周。魯語曰：忠信爲周，注云：言當禮之於忠信之人。○〔鄭氏曰〕爰，於也。○〔毛氏曰〕

訪問於善爲咨。出左○〔程氏曰〕諏，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探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歐陽氏助問以博探，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曰：周者，周備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資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夫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人問焉，對曰：今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樂人以備作此三篇之聲，與獸者相應也。君之所以暇使臣，臣敢不拜。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陳氏曰：程以言咨事爲難，難爲謀者禮爲度，咨親爲則，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例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音朱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駒，六轡沃音朱。○〔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駉駉見四牡。○〔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駒，六轡沃音朱。○〔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駒，六轡沃音朱。○〔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駒，六轡沃音朱。○〔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駒，六轡沃音朱。○〔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駒，六轡沃音朱。○〔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曰：周公申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作此詩而歌之，或故封述親戚，及諸侯周召穆公思周禮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禮，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述之，其禮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擇柔條者，莫如親親。故以親親，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申二叔之不咸，召穆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蓋氏曰：韓詩敘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敘，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敘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棘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

韡韡，光明也。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爲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者。以故事兄弟以榮之，類亦韡韡。○孔氏曰：郭氏以爲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相覆而光明，則兄弟相親而榮顯。○歐陽氏曰：不韡韡者，言詩之語如此者多，何如改字爲附若已言，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常棣今所謂李花，郭相承其力，故以興兄弟。○王氏曰：華，鄂之相附，不可廢也。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附而不可離如此。○蓋氏曰：常棣華榮多而相附同枝，而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程氏曰：鄂不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樹亦可。如字亦可以花尊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開常棣之言於今也。○郭氏曰：開常棣之言於今也。○說文：鄂，作鄂。蓋氏曰：謝靈運亦作鄂。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備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音朱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此章敘兄弟相親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功，方困窮離散，莫聚如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與於原隰之中，此與人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首以相求哉。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此章敘兄弟相親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功，方困窮離散，莫聚如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與於原隰之中，此與人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首以相求哉。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此章敘兄弟相親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功，方困窮離散，莫聚如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與於原隰之中，此與人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首以相求哉。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此章敘兄弟相親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功，方困窮離散，莫聚如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與於原隰之中，此與人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首以相求哉。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此章敘兄弟相親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功，方困窮離散，莫聚如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與於原隰之中，此與人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首以相求哉。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此章敘兄弟相親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功，方困窮離散，莫聚如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與於原隰之中，此與人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首以相求哉。

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也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敘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致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難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背

存并益音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反

〔毛氏曰〕存令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孔氏曰陸機草木本心口存令大如鸚鵡長脚長尾皆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

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氏曰〕每有雖也良善也○〔毛氏曰〕況也蘇氏曰永長也○〔程

氏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存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邱氏曰存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

自止○〔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而已

須如存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嘆而已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疎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義則親兄弟則急難何為而不援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急難何為而不援又推而致之友矣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愛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上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難絕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救之力足

以周之而無傷於我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董氏曰〕集注作鶴鶴爾雅作鸛鸛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閱許歷于牆左良外禦魚呂其務如每有良朋之承也無戎

〔毛氏曰〕閱很也爾雅曰閱很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閱而外禦也○〔朱氏曰〕悉發語聲毛氏曰

壤也○〔鄭氏曰〕久也古聲壤與閱同○〔釋文曰〕爾雅依字音田與閱同又依古音音應久也○〔毛氏曰〕戎相也朱氏曰

收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孔氏曰宅人使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左

傳〕云云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睦

也○〔鄭氏曰〕古人有言曰兄弟閱人侮人百里注云閱

恨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遠猶其禦他人使侮已者百里喻遠也○〔王氏曰〕恨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

每有良朋會不令兄弟之為可恃也○〔朱氏曰〕此章正為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

之篤也呂與叔解閱為窺同謂定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相

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

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敘若曰死喪不能相救急難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

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為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疑其為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違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共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盡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闕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為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

之辭○〔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氏曰人皆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

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

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謝氏曰〕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毛氏曰〕饋陳也○〔蘇氏曰〕飲饜也○〔王氏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

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爾雅曰孺也李巡

和樂而相親慕也曰孺骨肉相親也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饜餼足兄弟既皆來當

妻子好呼報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和樂且湛於南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宮動鼓角應

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

則無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類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

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厲厚之人不能不少養也蓋其兄弟之所以垂爭者

本必不本於此既不能致兄弟之愛則離室室妻妻必

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相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依字吐屬反是究是圖都但其然乎

〔毛氏曰〕終于也荀氏曰訓釋無以解訓于者特假為解者賈公彥於

曹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

言信然孔氏曰宗族同心人無使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和怨隨自起外見使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

小室家危汝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

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者也

告人以兄弟之營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舊則不可更謂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與也丁丁伐木聲也〔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鄭氏曰〕幽谷深谷也遷徙也〔毛氏曰〕喬高也〔鄭氏曰〕相視也〔毛氏曰〕矧況也〔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也〔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之和聲鳥聲桐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恆久不渝可資於神明

〔毛氏曰〕與也丁丁伐木聲也〔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鄭氏曰〕幽谷深谷也遷徙也〔毛氏曰〕喬高也〔鄭氏曰〕相視也〔毛氏曰〕矧況也〔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也〔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之和聲鳥聲桐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恆久不渝可資於神明

與之象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酒有藇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願於桑酒反埽陳饋其八簋既有肥牲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柿貌孔氏曰伐之爲聲而有柿也〔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以儻曰儻以穀曰消孔氏曰儻竹器也儻車也儻酒者或用儻或用車於今儻然藇美貌

〔鄭氏曰〕速召也〔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十七

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公稱諸侯伯曰叔父有慈於寡人鄭氏曰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託諸孔德之舉錄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女也

適自不來也〔毛氏曰〕微無也〔朱氏曰〕顧念也於嘆辭也〔毛氏曰〕祭鮮明貌

〔孔氏曰〕然掃灑其室庭陳飲食之饋也〔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蓋燕禮之禮也周官宰人辨五等饋之禮○長樂劉氏曰蓋八期之禮也〔孔氏曰〕肥牲肥羜之牲也〔毛氏曰〕咎過也〔李氏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本章言將母來訟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醴酒肥牲召朋友而宴樂之

〔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事使彼有故而無使彼無故而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董氏曰〕說文引詩作伐木所言伐木聲也

〔李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

〔毛氏曰〕飲此酒矣

〔毛氏曰〕無遠皆在也

〔毛氏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餼之食不分於人以獲德過也

〔李氏曰〕坎坎鼓聲也

〔毛氏曰〕踴躍舞貌

〔鄭氏曰〕追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其飲此酒酒

〔程氏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疎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至乾餼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請之無酒則我酌之以至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文章意重復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必以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固堅俾使也○〔鄭氏曰〕單盡也○〔程氏曰〕俾爾盡厚何福不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蒙之福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社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常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朱氏曰除除舊而

生○〔毛氏曰〕庶衆也程氏曰俾之多○〔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至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戩子淺穀穀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殺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日單厚多益也閩人氏曰○〔毛氏曰〕穀盡也○〔鄭氏曰〕降下也遐遠也天子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歐陽氏曰〕既日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戩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慇懃重復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朱氏曰爾有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難有大馬之勞不足以答唯稱其福勝以報之此出於驕心而不強以爲者也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蓋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陸爲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也

音○〔程氏曰〕此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盛○〔鄭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

吉獨古系爲饋尺志是用孝享詩文輪餘者蒸廟祭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

〔毛氏曰〕吉善獨絜也王氏曰吉言吉日禘士之善言言成禮之絜饋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王氏曰饋於文或從

與○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祠之言食也新菜可酌嘗嘗新穀進品物也○孔氏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祠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周制禮乃改夏爲禴禴又爲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

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盡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夏父朱暉云古公夏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祖

結請益三代世表作叔類○益直留反○〔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孔氏曰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大王之前皆爲先公○〔毛氏曰〕君先君也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朱氏曰〕卜猶期也毛氏曰卜于也

〔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鄭氏曰〕吉獨爲饋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孔氏曰少牢云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歐陽氏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董氏曰〕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饋之圭儀禮饗辭作圭爲則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釋文曰節音圭圭也

神之弔都歷矣詰爾多福民之實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偏爲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毛氏曰〕詰遺也○〔程氏曰〕質實也○〔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爲日用飲食而已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鄭氏曰〕黎衆也○〔李氏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爲民不當以爲百官族姓也○〔鄭氏曰〕羣衆百姓偏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朱氏曰偏爲爾德○〔范氏曰〕君所以爲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爲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恆古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羸起慶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恆弦也孔氏曰集本定本恒字作恆○釋文曰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氏本亦作恒同古郭反沈古恒反弦也曰日月在朔交會俱有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月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先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六日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至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羸虧也○〔程氏曰〕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廡長樂劉氏曰覆於萬物而不影也松柏之茂而固不承其庇也

〔朱氏曰〕承奉也○〔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遺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遺之出車以勞力報還大計杜以勤歸也鄭氏曰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惟一云西戎獫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成戍役以獫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連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率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動勞不與也○〔蘇氏曰〕采薇出車杜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討之命而伐獫狁○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此詩以遺之敘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遺戍役○朱氏曰文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音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毛氏曰〕作生也長樂劉氏曰作謂芽初出土○〔鄭氏曰〕莫晚也靡無也○〔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爲室女不得以家爲家○〔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鄭氏曰〕遑暇

啓跪也。○〔朱氏曰〕此設爲成役者之言也。○〔程氏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

念歸時在歲暮也。○〔程氏曰〕成者自計，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獵狝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采薇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愛貌。載，則也。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饑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氏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毛氏曰〕爾雅釋文云，十月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君子愛陽而惡陰，其陰陰陽，有四月秀，五月實，無陰乎。明陰陽，兼有也。○〔毛氏曰〕疚，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廢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不可歸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謂將帥。○〔蘇氏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朱氏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

〔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薔薇，華盛也。○〔程氏曰〕依止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毛氏曰〕翼，閉也。○〔程氏曰〕翼，閉也。○〔毛氏曰〕翼，閉也。○〔毛氏曰〕翼，閉也。

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程氏曰〕依止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毛氏曰〕翼，閉也。○〔程氏曰〕翼，閉也。○〔毛氏曰〕翼，閉也。

〔毛氏曰〕翼，閉也。○〔程氏曰〕翼，閉也。○〔毛氏曰〕翼，閉也。○〔毛氏曰〕翼，閉也。○〔毛氏曰〕翼，閉也。

〔毛氏曰〕翼，閉也。○〔程氏曰〕翼，閉也。○〔毛氏曰〕翼，閉也。○〔毛氏曰〕翼，閉也。○〔毛氏曰〕翼，閉也。

〔毛氏曰〕翼，閉也。○〔程氏曰〕翼，閉也。○〔毛氏曰〕翼，閉也。○〔毛氏曰〕翼，閉也。○〔毛氏曰〕翼，閉也。

之彈，孫炎曰，不以繁束骨節，兩頭者也。然則彈者弓之末也。故云乘彈爲弓反末也。紛與結，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紛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帶，不專待射者解結，彈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骨。○〔鄭氏曰〕魚服，魚皮也。○〔陳氏曰〕魚服，魚皮也。○〔陳氏曰〕魚服，魚皮也。

○〔陳氏曰〕魚服，魚皮也。○〔陳氏曰〕魚服，魚皮也。○〔陳氏曰〕魚服，魚皮也。○〔陳氏曰〕魚服，魚皮也。

○〔陳氏曰〕魚服，魚皮也。○〔陳氏曰〕魚服，魚皮也。○〔陳氏曰〕魚服，魚皮也。○〔陳氏曰〕魚服，魚皮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氏曰〕此章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也。○〔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也。○〔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范氏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饑渴，莫知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勩，旄旌，率。○〔鄭氏曰〕遺將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與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君子小人不出車，勞勩，旄旌，率。○〔鄭氏曰〕遺將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與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君子小人不出車，勞勩，旄旌，率。

○〔鄭氏曰〕遺將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與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君子小人不出車，勞勩，旄旌，率。

○〔鄭氏曰〕遺將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與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君子小人不出車，勞勩，旄旌，率。

○〔鄭氏曰〕遺將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與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君子小人不出車，勞勩，旄旌，率。

○〔鄭氏曰〕遺將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與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君子小人不出車，勞勩，旄旌，率。

○〔鄭氏曰〕遺將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與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君子小人不出車，勞勩，旄旌，率。

〔邱氏曰〕將言建旆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毛氏曰〕龜蛇曰旆，旄、干、旄、鳥、隼曰旒。孔氏曰：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旆，軍吏載旗，士載旗，此旆旄旌旗之別也。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旆或載旗或載旗也。○楊氏曰：曲禮行則左青龍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總其怒，運通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隨其方所為左右前後所運，通有度，各司其局，則土無失位，離次矣。○朱氏曰：此車所謂旆者，元武也，旗者，朱也，下車所謂旆者，青龍也。○〔孔氏曰〕胡不，何不也。○〔毛氏曰〕旆旒旒垂貌。程氏曰：旆旒旒垂委之狀。○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旆也。○董氏曰：旆旒旒垂委之狀，則知。○〔鄭氏曰〕况，况也。○〔程氏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旆旒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憂。○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而行，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憂。○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而行，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憂。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旆旒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朱氏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長樂劉氏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為

○〔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蘇氏曰〕彭彭，壯盛貌。○〔朱氏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毛氏曰〕赫赫，盛貌。○〔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

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般勸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旆，彼車建旄，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為將者指其旆旒而言曰：彼旆旒旒，胡不旆旒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髮懼之心觀之，亦若旆旒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旆旒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旒旒，威靈氣焰，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軍禮雖無所考，以左傳昭公七年之例，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旆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欲而不旆，將戰之時，則旆而旆之，左傳平邱之會，曾治兵于邾，南車四子乘，建而不旆，王申復旆之，請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旆旒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旆旒之驗也。聘禮，使者載禮，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欲及所聘之境，張旆而警使之，禮，軍之旆旒也，使聽命於朝，將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旆而受命，將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旆行而欲禮，將軍在道而欲旆也，使及所聘之境而張旆，將軍將戰而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氏曰〕思，語辭也。○〔毛氏曰〕塗，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為塗，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鄭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氏曰：簡書，命臨道之辭也。○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朱氏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遺，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征伐玁狁，因伐四夷，至春凍始釋而來。○〔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戎又人也，自北而西，不遑起居也。○〔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簡書不敢自遂，采薇之所謂往，遺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首兩句解見草蟲。○〔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長樂劉氏曰：降者，莫不而衆和為一方所僭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蟲，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氏曰：近四戎之圖，南仲征玁狁，將伐四戎，皆歸罪而逐之。○〔程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遄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時，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芣芣之人，邪邪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不樂哉。○鄭氏曰：此章言其振，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朱氏曰：此章言其振。○〔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林杜，勞還役也。
有林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謂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與也。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與也。○林杜，解見唐風。○〔毛氏曰〕皖，實貌。○〔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為陽，追暇也。○〔朱氏曰〕軍事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李氏曰〕繼謂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范氏曰〕日月陽止。

開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三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日南陔。次二日白華。次三日華黍。次四日由庚。次五日南有嘉魚。

次六日崇邱。次七日南山有臺。次八日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

次九日采芣。次十日采芣。次十一日采芣。次十二日采芣。次十三日采芣。次十四日采芣。次十五日采芣。

次十六日采芣。次十七日采芣。次十八日采芣。次十九日采芣。次二十日采芣。次二十一日采芣。

次二十二日采芣。次二十三日采芣。次二十四日采芣。次二十五日采芣。次二十六日采芣。次二十七日采芣。

次二十八年采芣。次二十九年采芣。次三十年采芣。次三十一年采芣。次三十二年采芣。次三十三年采芣。

次三十四年采芣。次三十五年采芣。次三十六年采芣。次三十七年采芣。次三十八年采芣。次三十九年采芣。

次四十年采芣。次四十一年采芣。次四十二年采芣。次四十三年采芣。次四十四年采芣。次四十五年采芣。

次四十六年采芣。次四十七年采芣。次四十八年采芣。次四十九年采芣。次五十年采芣。次五十一年采芣。

次五十二年采芣。次五十三年采芣。次五十四年采芣。次五十五年采芣。次五十六年采芣。次五十七年采芣。

次五十八年采芣。次五十九年采芣。次六十年采芣。次六十一年采芣。次六十二年采芣。次六十三年采芣。

次六十四年采芣。次六十五年采芣。次六十六年采芣。次六十七年采芣。次六十八年采芣。次六十九年采芣。

次七十年采芣。次七十一年采芣。次七十二年采芣。次七十三年采芣。次七十四年采芣。次七十五年采芣。

次七十六年采芣。次七十七年采芣。次七十八年采芣。次七十九年采芣。次八十年采芣。次八十一年采芣。

次八十二年采芣。次八十三年采芣。次八十四年采芣。次八十五年采芣。次八十六年采芣。次八十七年采芣。

次八十八年采芣。次八十九年采芣。次九十年采芣。次九十一年采芣。次九十二年采芣。次九十三年采芣。

次九十四年采芣。次九十五年采芣。次九十六年采芣。次九十七年采芣。次九十八年采芣。次九十九年采芣。

次一千年采芣。

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

南有嘉魚。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

〔毛氏曰〕汕。擻也。鄭氏曰。擻者。今之擻也。○孔氏曰。擻。擻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龍之如

〔毛氏曰〕汕。擻也。鄭氏曰。擻者。今之擻也。○孔氏曰。擻。擻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龍之如

〔毛氏曰〕汕。擻也。鄭氏曰。擻者。今之擻也。○孔氏曰。擻。擻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龍之如

〔毛氏曰〕汕。擻也。鄭氏曰。擻者。今之擻也。○孔氏曰。擻。擻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龍之如

〔毛氏曰〕汕。擻也。鄭氏曰。擻者。今之擻也。○孔氏曰。擻。擻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龍之如

〔毛氏曰〕汕。擻也。鄭氏曰。擻者。今之擻也。○孔氏曰。擻。擻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龍之如

〔毛氏曰〕汕。擻也。鄭氏曰。擻者。今之擻也。○孔氏曰。擻。擻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龍之如

〔毛氏曰〕汕。擻也。鄭氏曰。擻者。今之擻也。○孔氏曰。擻。擻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龍之如

〔毛氏曰〕汕。擻也。鄭氏曰。擻者。今之擻也。○孔氏曰。擻。擻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龍之如

〔毛氏曰〕汕。擻也。鄭氏曰。擻者。今之擻也。○孔氏曰。擻。擻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龍之如

〔毛氏曰〕汕。擻也。鄭氏曰。擻者。今之擻也。○孔氏曰。擻。擻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龍之如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陔之什

南陔。古。孝子相戒以養。反。餘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棣云。為記注時就虛君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棣云。為記注時就虛君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棣云。為記注時就虛君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棣云。為記注時就虛君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棣云。為記注時就虛君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棣云。為記注時就虛君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棣云。為記注時就虛君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棣云。為記注時就虛君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棣云。為記注時就虛君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棣云。為記注時就虛君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棣云。為記注時就虛君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椽木下垂以與君瓠之甘者以與賢南有椽木甘瓠之甘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翻翻者難音。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離解見四牡。○〔毛氏曰〕賢者羣然如離之來集也。○〔孔氏曰〕思皆為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

又燕也類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本字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音落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機草木疏曰夫須葍草。陸機草木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孔氏曰〕只辭也。

○〔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為拘矣。

○〔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禍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曰壽夭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藏其德有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難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屈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柞一名狗骨。○〔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楸音久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栲楸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毛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

○〔程氏曰〕遐不作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楸音久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保艾五蓋爾後。

〔毛氏曰〕栲栲宋玉賦云栲栲來則栲栲多枝而曲所以來也陸機草木疏云栲栲高木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數之甘美如餠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楸鼠梓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興也。○〔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譏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無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雍雍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鸞曰鸞○孔氏曰鸞鸞云說鸞於○〔鄭氏曰〕攸所也○〔王氏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條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條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身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直減左傳齊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蓼蕭○鄭氏露天子燕諸侯也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淇淇露斯匪陽不晞音厭厭於鹽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興也淇淇露茂盛條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孔氏曰安閑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似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孔氏曰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階上而人執大燭於庭伏生者傳曰既待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與族人而飲飲而不醉

也曰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淇淇之露潤澤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說文曰厭安也詩曰厭厭夜飲

淇淇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邱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鄭氏曰〕考成也○〔歐陽氏曰〕言在彼

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生者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淇淇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鄭氏曰〕令善也○〔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忠順之心○克之齊皆令德也○〔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

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離離猶垂也○〔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

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氏曰言其禮節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淇淇四章章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十八

三二七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十八

三二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彤弓之什

彤徒冬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齊武子曰諸侯獻王所饗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覽報安注云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東萊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召尺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悅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故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象龍虎彤弓漆之色赤旅弓漆之色黑也

唐弓大弓平夏官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注往禮實來禮多曰王弓孤弓皆遠射強弓也往禮多來禮寡曰夷弓夷弓皆近射弱弓也往禮來禮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實強弱則易也勞者勸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諸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十九

三二九

562

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毛氏曰〕賜也。○〔鄭氏曰〕朝早朝也。○〔蘇氏曰〕其賜之也。行之

飲賓曰饗。○〔呂氏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視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

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

無所不稱者也。○〔東萊曰〕形弓昭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

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視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視之。非由外

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

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

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視之者異矣。屯齊客賞。功至解體。至有印刃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

饗之者異矣。○〔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也。○〔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也。○〔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也。○〔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也。○〔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也。○〔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也。○〔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也。○〔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也。○〔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也。○〔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也。○〔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也。○〔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藏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

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善善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善善。盛貌。我。蘿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加之

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我善善然。○〔呂黎韓氏曰〕既見君子。樂且有

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陽氏曰〕謂此君子。樂而且威儀耳。○〔范氏曰〕天下之美

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

善善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止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善善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一十。不成

貝寸二分。謂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多事古事而行。且故知古者貨貝。錫我百朋。得祿多也。

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豈特為厚祿乎。○〔范氏曰〕錫我百朋。言優於王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楊木為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休者。休休然。○〔朱氏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

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

善善者我。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

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鄭氏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變雅。

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兩篇

於此。若如鄭詩。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詩譜亦在此。王肅皇南。謂以為四篇。正則幽王。孫毓曰。毛公明於詩。義。誠自

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故為幽王。○〔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兩篇。正小雅。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故訓傳。

而深其。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南。不得與政。蓋如鄭。不得與政。蓋如鄭。不得與政。蓋如鄭。不得與政。蓋如鄭。

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南。與鄭相。先後任事。實以色居位。謂之變雅。其誰曰不可。二漢之語。儒師相攻。其於仇。雖有毛公。誠

改詩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
多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
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忠信司其見
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
而後起序其清而闕其弊所謂說以
使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
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杜廢則師衆缺矣
王氏曰征伐之功力在將帥而
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
魚麗廢則
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
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
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淇風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
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
子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絕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
載是常服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反 尺志

〔長樂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安也
李氏曰輿論語栖栖注栖栖猶皇皇
言其不安也○毛氏曰棲棲簡說
○〔鄭氏
曰〕戎車其等有五
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注萃編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
或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之車也輕車所
用馳敵致師之車也五者
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
○〔孔氏曰〕飭齊正也
長樂劉氏曰戎車既飭者謂甸出乘車必
簡閱其車甲馬士卒干戈以爲精強也
○〔王氏曰〕騤騤者馬之
強而有節也○〔鄭氏曰〕戎車之常服章弁服也
孔氏曰所乘四馬皆強壯乃載是常戎章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
蘇章之附注是也周禮云章弁皮弁服皆素裳
白鳥以淺赤章弁又以爲衣白素裳白鳥也
○〔朱氏曰〕孔甚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日也
董
曰爾雅以于爲日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匡天子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李氏曰按
左傳穆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子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爲日與此正同
匡正也記六月者
當夏出兵明其急也
李氏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與師宣王
六月出師以嚴狄侵伐不得已也
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
孔氏曰言王國以
匡正之內是
王國之封畿也

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反 職志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
孔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凡軍事物馬而頌
也然則比物者
比同力之物
○〔蘇氏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
孔氏曰戎車齊比而四驪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
驪曰驪齊足而曰四黃既驪是皆同色也無同
色者乃取異毛耳驪是中間驪是驪是也
○〔長樂劉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閱有
素也○〔鄭氏曰〕服戎服也○〔毛氏曰〕師行三十里
漢文帝詔曰昔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
析木是夕也是月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午
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
○〔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
○〔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駟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
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朱氏曰〕是月之中即成我服既
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長樂劉氏
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共
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反 玉容

〔毛氏曰〕修長廣大也顛大貌奏薦膚大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
德也○〔朱氏曰〕共與供同○〔鄭氏曰〕服事也○〔呂氏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州曰〕凡
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
整居焦獲
侵镐及方
至于涇陽
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
元戎十乘
以先眉行
反 如擊
音
胡考
音
志
於良
反

〔鄭氏曰〕茹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毛氏曰〕焦獲周地接于玁狁者
爾雅曰周有
焦獲○郭璞
曰今扶風池陽縣中是也○孫炎曰周岐周
也焦獲繼岐周言之則於歸京爲西北矣
○〔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孔氏曰鎬王蕭以爲鎬京王基駘曰
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涇陽有長安德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
○前漢書劉向疏曰昔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蓋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
涇陽涇水
之北
孔氏曰水
北曰鎬
○〔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織織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錯革鳥爲
章也
孔氏曰錯也革也蓋急疾之鳥是也編
言鳥章者百官建旗舉百官所以統其餘也
白旆繼旆者中央鮮明貌
孔氏曰旆繼旆者旆與旆
曰繼繼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孔氏曰繼繼者自王以下其制如所建旆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旆爲繼各著其章又旆爲旆
書名於末爲繼繼以著於衣司常掌凡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也大傳謂之徽今城門僕射
所被及亭長者皆衣旆旆象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編長半幅綴末長終
編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事若有死者亦以相別也死之銘蓋卽生之徽也
元大也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

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曰：司馬注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王氏曰〕：軍前曰后，後曰殿。元戎

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史記三王世家云：虛御府之藏以實元戎。注：元戎十乘，謂車輪馬，被甲衝掩之上，蓋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居敵軍之隊伍也。○〔長樂劉氏曰〕：言獵猶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獲，又侵于

鎮，漸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懷斥之乎？○〔朱氏曰〕：鎮，漸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懷斥之乎？○〔朱氏曰〕：鎮，漸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懷斥之乎？

是以建旌旗，選鋒銳，進擊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威，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旌作旌，曰本又作旌。○〔東萊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所建之旗。鄭氏

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

戎車既安，如輕竹。如軒，四牡既佶。其乙。既佶且閑，薄伐獵猶。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漢書馬援傳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也。○〔鄭氏曰〕：佶，壯健之

貌。○〔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

○〔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法也。○〔孔氏曰〕：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氏曰：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四牡既閑。三章曰：四牡既佶且閑。四章曰：四牡既閑。五章曰：四牡既閑。六章曰：四牡既閑。七章曰：四牡既閑。八章曰：四牡既閑。九章曰：四牡既閑。十章曰：四牡既閑。○〔毛

氏曰〕：薄伐獵猶，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前漢書：九日當周宣王時，獵於內，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其國，或欲之，使醫治焉。

之擊敵。○〔王氏曰〕：能伐敵而獲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為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於鎬飲御諸友，炮白交臠卑減。○〔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以羣臣為友。○〔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鄭氏曰〕：吉甫既伐獵猶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孔氏曰〕：進諸侯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氏曰〕：炮，臠，膾，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遇有牢，唯臠，非常膳，故云加之。

○〔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孝友之臣處內。○〔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若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懷而

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為將於外，而若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進其心，則功功善能之人，至矣。妨功善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問何暇勝敵哉。

○〔東萊曰〕：酒誥曰：矧大

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為友也。蓋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采芑，言王南征也。征，便辭，無義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暵，簞芻，魚服，鉤膺，鞶革。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芑，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

〔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長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毛氏曰〕朱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斬于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

煌煌也。瑄瑄聲也。蕙蕙也。三命蕙。李氏曰蕙乃蕙玉之形也。○朱氏曰思如蕙之色。○孔氏曰玉。○〔程氏曰〕

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長樂劉氏曰始行之時具命服與其帶佩所以示榮也。○劉氏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呼號乞于廉莊之

間其聲可哀也不若不足以存其身者乃家父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求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後得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耳。有則爭先致力。子弟登待

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為用。故用民者。竭之以身。向之以愛。濟之以術。若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

○〔釋文〕有瑄作有創。曰本又作瑄。

〔毛氏曰〕旣至也。○〔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毛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

○〔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孔氏曰說文云鉦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鈴即周禮之鉦人注云國鉦也形如小鐘是錫亦名鉦也。○董氏曰周官甸鳴鐘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鐘二物也。但司馬有物鐘而不言鉦故前世鐘之鉦蓋恩樂注

鉦人伐鼓則勇於進也。今詩謂陳師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為擊鼓使進哉。就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毛氏曰〕鞠告也。○〔鄭氏曰〕師告旅亦

互言之。○〔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毛氏曰〕淵淵鼓聲也。鄭氏曰淵淵時進士乘也。○王氏曰淵淵深也。師乘則鼓聲則擊深矣。入曰振旅復長

幼也。孔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我為大。又三年一教。歷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陣

用治兵禮止至還軍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為治兵治兵武也。入為振旅反軍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

馬力也。入則尊者在前列。常法也。長軍出入。○〔鄭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鄭氏曰闐闐其聲行擊也。○〔程氏曰〕

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軍之恐疾亦集於所止與兵雖強用之有節而

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乎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董氏曰〕集注

作伐鼓淵淵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作振旅闐闐。

○〔毛氏曰〕集注

○〔程氏曰〕集注

○〔董氏曰〕集注

○〔毛氏曰〕集注

○〔鄭氏曰〕集注

○〔毛氏曰〕集注

○〔毛氏曰〕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詁云不遜也。郭璞曰蠢蠢荆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荆楚者

曰。○〔毛氏曰〕元大也。李氏曰毛氏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鄭氏曰〕猶謀也。執

訊獲醜解見出車。○〔毛氏曰〕嘽嘽衆也。焯焯盛也。○爾雅曰疾雷為霆。郭璞曰雷之聲。疾者謂霆也。○〔程氏曰〕卒

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為讎方叔克壯其猶。朱氏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

執獲戎車之盛如雷。○〔朱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前漢書〕劉歆廟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雷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宜王復古也。宜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如羊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修車馬備器械。戶戒復扶又會諸侯

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芣以下治外而宜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亡之資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

公祭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李氏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宜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擊也。程氏曰攻謂擊也。○董氏曰考工記九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向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氏曰齊其

其馬尚強也。田獵齊足。孔氏曰齊其馬足。向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氏曰按字書訓釋說文並

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其馬足。向疾也。龐龐充實也。以龐為高屋蓋馬之高也。○〔呂氏曰〕言備

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曰阜謂肥壯。○〔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為防。孔氏曰大

以為防限作田獵。或舍其中。孔氏曰未田之前醫士禡禡旃以為門。孔氏曰其防設屬衛而立門以縹毛縹布縹通帛之等

裘縹質以為縹。孔氏曰以裘縹質以為縹中之縹。縹車開容握。孔氏曰門之廣兩輪頭去席竿之間各容

走而人門不得徐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教和出此言應而入不同者此據實明時初入

和門既入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教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

得入所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氏曰以天子六軍呼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

一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然後焚而射焉。孔氏曰教戰既

人伐鄭成子致之舍於柳軒之上。言至肅也。○〔朱氏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者章序其事既畢而去。七里數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聞。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宜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禮氏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歸是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鄭氏曰〕戊。剛日也。○〔長樂劉氏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毛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孔氏曰〕孔阜。甚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鄭氏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羣衆也。○〔毛氏曰〕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孔氏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朱氏曰〕蓋曰可以田矣。○〔說文〕禱。作禱。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應音鹿麋麋。音漆沮。音之從。天子之所。音〔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鄭氏曰〕同。猶衆也。○〔毛氏曰〕鹿。牡曰麋。麋。衆多也。董氏曰。廣訓云。麋。衆也。○〔蘇氏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渭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

○〔程氏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毛氏曰〕漆沮。鹿麋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之於漆沮之旁。從彼以至天子之所。○〔程氏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說文〕麋。作麋。曰麋。鹿羣口相聚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俅俅音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表。音。俅。或。音。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氏曰〕祁。大也。趨則儻儻。行則俅俅。獸三曰羣。二曰友。○〔蘇氏曰〕燕。樂也。○〔孔氏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爲羣。或二二爲友。○〔朱氏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說文引詩曰〕任任俅俅。董氏曰。韓詩作。任任俅俅。

既張我弓。既挾音我矢。發彼小豨。殪音於計。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毛氏曰〕殪。一發而死。○〔朱氏曰〕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氏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孔氏曰。禮不可專飲。女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有。饗。禮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醴。成而汁。淨相將。如今。恬酒矣。○〔李氏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而射之。○〔毛氏曰〕發彼小豨。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豨。言發則中。大兕。言射即死。○〔鄭氏曰〕以所獲爲俎。酌而飲羣臣也。○〔程氏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道宜王接下之誠意也。○〔東

兼曰。車攻吉日。嘗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占日四章章八句。

鴻雁美宜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來。力。代。還定安集之。至于矜音寡。無不得其所焉。王氏曰。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連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鴻雁于飛。肅肅音其羽。之子于征。劬音勞于野。爰及矜音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與也。大曰鴻。小曰雁。孔氏曰。鴻雁俱是水鳥。有形鴻大而雁小。春則避陽。而北。秋則避陰。而南。肅肅。羽聲也。○〔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朱氏曰〕征。行也。○〔毛氏曰〕劬。勞。疾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之可憐者也。○〔毛氏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長樂劉氏曰〕宜王憂勤于上。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違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爲急務也。○〔東萊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爲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百堵音皆作。雖則劬勞。其究音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牆也。○〔毛氏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

○〔朱氏曰〕究。終也。○〔鄭氏曰〕鴻雁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牆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勸民起屋舍。築牆垣。百堵同時而起。○〔鄭氏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宜驕。

〔毛氏曰〕宣。示也。○〔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嗷嗷。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垣爲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宜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爲宜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不爾。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者。所憐。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宜驕。而姑息於民而已。○蘇氏曰。興廢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宜驕耳。○〔東萊曰〕此非以不知爲憐。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鴻雁三章章六句。

庭燎。方召。美宣王也。因以燎之。董氏曰。傳曰。百官宣王。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爲乎。

程氏曰。天下之事。責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禮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氏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以露其體。然後能有常而不變。○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夜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

孔氏曰。其語辭。○物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極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中央。央亦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孔氏曰。毛傳言。央且者是夜風之限。言未央者。謂夜未至且。非謂訓央爲且。

故王肅曰。央且。○毛氏曰。庭燎。大燭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司烜。邦之大事。供養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未且。夜半是也。○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斷斷則其衰也。輝則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鑿鑿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何其。夜未艾。庭燎噉噉。君子至止。鸞聲噉噉。呼會

○朱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爲盡意。○朱氏曰。晰晰。小明也。○毛氏曰。噉噉。徐行有節也。朱氏曰。噉噉。近而聞。其餘行有節之聲也。○說文曰。鉞。車鑿聲也。從金。庚聲。詩曰。鑿鑿鉞鉞。徐氏曰。今俗作噉。以鉞作。其徐行有節之聲也。

夜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輝。天明而光散也。○鄭氏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東萊曰。宣王將朝而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疑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匪者。規之使成。圓入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載飛載止。嘒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與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畢解見采芣。○鄭氏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

子。○歐陽氏曰。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車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東萊曰。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車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弭。亡。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氏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李氏曰。載起載行者。言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作詩者憂之。

載彼飛車。率彼中陵。民之譁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譁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譁。僞也。○毛氏曰。懲。止也。○鄭氏曰。集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禮度者。○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載彼飛車。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范氏曰。凡爲此詩者。以譁言其興也。○東萊曰。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者。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阜者。夫豈易得。民之譁言。乃欲誣汙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譁言其將興矣。雖爲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譁言。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疑畏。譁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於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楸。○陸氏草木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呂氏曰。落葉穢雜。○釋文曰。錯。厲石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爲錯。

○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已意。其詩最爲難曉。毛氏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者也。良爲厝。○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已意。其詩最爲難曉。魚在淵。他魚在渚。何樂於彼。園之觀乎。尚有樹檀而下其類。它山之石。可以爲錯。石可以琢玉。聖賢用則可以治國。○東萊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于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楸。○陸氏草木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呂氏曰。落葉穢雜。○釋文曰。錯。厲石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爲錯。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機疏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攻、錯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穀聲，非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五句。

士能而五兵者，屬焉。庚寅日，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故曰掌先後王也。○張氏曰：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于爪牙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使不可及，詩人遠理深，其辭盡難。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于爪牙，靡所底止。

〔李氏曰〕爪牙，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實不聰，胡轉于爪牙，有母之尸饔。

〔毛氏曰〕實，誠也。○〔長樂劉氏曰〕尸，主也。○〔毛氏曰〕熟食曰饔。○〔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勤勞之事也。○〔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實不聰，胡轉于爪牙，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灋，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灋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句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句踐尚能辯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白駒，食我場藿，維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為駒。○〔孔氏曰〕苗宜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毛氏曰〕藿，藿也。○〔鄭氏曰〕永，久也。○〔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氏曰〕逍遙，遊息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幾繫之。○〔呂氏曰〕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繫維之，以永今朝，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維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程氏曰〕賁然，光采也。○〔孔氏曰〕二思，皆助語。○〔呂氏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氏曰〕於是賁，在位之人曰爾。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父，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歎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于爪牙，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鄭氏曰〕書曰：若時折於祈父，謂司馬也。○〔孔氏曰〕司馬掌封也。兵甲古者祈折，故用祈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折。○〔鄭氏曰〕子，我也。

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鄭氏曰〕轉，移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鄭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夷。

○〔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禮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

三五九

五十五册

三五九

三五九

三五九

三五九

三五九

三五九

三五九

三五九

三五九

公爾侯世逸豫 ○〔釋文〕遁作遜。曰字又作遁。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遜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遜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遜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得自愛音。

〔朱氏曰〕款其乘自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美。如金玉。蓋遜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聞而無絕也。○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遐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通而又庶幾其來反。

○〔東萊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貴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通想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曰〕不我肯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復。返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為也。○〔范氏曰〕民之去其土。雖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東萊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梁。解見鳩羽。○〔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栩。解見鳩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嫗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蓬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闕相救者。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因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必制〕方味。昏因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蔽芾。解見甘棠。○〔毛氏曰〕樛。惡木也。○〔王氏曰〕樛。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因母培之。父母相謂為昏因。昏因之無為。○〔毛氏曰〕畜。養也。○〔王氏曰〕樛。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因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樛之不如也。○〔孔氏曰〕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葑。昏因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鄭氏曰〕葑。牛蒡。陸機草木疏云。葑。一名葑。幽州人謂之葑。其根正白。可煮熱灰中。溫之。饑荒之歲。可煮以饑。○〔蘇氏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曰〕葑。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因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葑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言采其藟。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毛氏曰〕藟。惡菜也。○陸機草木疏曰。藟。一名藟。幽州人謂之藟。其根正白。可煮熱灰中。溫之。饑荒之歲。可煮以饑。○〔蘇氏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曰〕藟。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因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藟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斯干宣王考室也。○孔氏曰。難記云。路。成。則考之而不覺。注云。設殿食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以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直乙。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旁。○〔毛氏曰〕幽幽。深遠也。

〔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董氏曰：苞，董氏曰：苞，

曰〕式用也。○〔歐陽氏曰〕猶、圖也。謀也。○〔董氏曰〕宜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隘之廣，如松之茂。朱氏曰：其下之圖，如竹之苞，其上下之密，如松之茂。

〔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朱氏曰〕蓋頌禱之辭。呂氏曰：保善兄弟於斯，繼香祖於斯，故曰兄弟相好，無相猶矣。又曰：似續妣祖，又曰：君子攸孝，攸謙，攸寧，又曰：乃占我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矣。

似續妣祖，必繼。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闢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與？孔氏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特立廟用樂別祭。

鄉戶也。孔氏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孫誠云：猶南東其故。○〔鄭氏曰〕爰，於也。○〔蘇氏曰〕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開關。音：陸角。各榘，音：陸角。之囊，音：風。風雨攸除，直：鳥鼠攸去，君子攸寧。

〔毛氏曰〕約，束也。開關，猶歷歷也。孔氏曰：以繩約之，繩在版上，歷歷然，約謂繩約也。○〔孔氏曰〕樞，如樞代之樞，謂以梓築之也。○〔蘇氏曰〕囊，梓聲也。○〔朱氏曰〕除，亦去也。○〔毛氏曰〕莘，大也。○〔孔氏曰〕作羣寢之時，縮版枅築，至羣寢既成，其牆屋宏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王氏曰：音上下，四旁皆密也。〔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儒引詩爲據，亦作格格。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音：子西。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氏曰〕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革，變也。○〔鄭氏曰〕伊雉，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鞏。○〔毛氏曰〕躋，升也。○〔歐陽氏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棘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孔氏曰：斯，革，斯，言簡之勢，似鳥飛也。○〔呂氏曰〕謂宮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王氏曰：君子攸躋，如斯，斯，飛，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奮舉也。

〔釋文曰〕棘，韓詩作枋，枋，隅也。草，韓詩作朝，云：翅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噉噉，音：其正，音：噉噉，音：其莫，音：君子攸寧。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

三六七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王氏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孔氏曰〕庭，宮寢之前庭也。○朱氏曰：覺，高大而直也。毛氏曰：覺，高大也。○鄭氏曰：覺，直也。

〔孔氏曰〕楹，柱也。○〔鄭氏曰〕噉噉，猶快快也。○〔呂氏曰〕正，謂正寢也。○〔蘇氏曰〕噉噉，深廣之貌。○〔呂氏曰〕冥，謂室之與室也。鳥叫也。王氏曰：噉噉，其正，則知噉噉其冥，偏也。噉噉其冥，則知噉噉其正是明也。○〔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董氏曰：噉噉，其正，所謂闕室者也。噉噉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放陰陽以爲室，故其正爲陽，冥爲陰，夫其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罴，維虺維蛇，市者。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可几筵有莞蒲，蒲則爲兩，蒲也，莞細而用小蒲。○釋文曰：莞，草，生於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竹葦曰簟，董氏以下莞上簟，鄭氏謂與草臣安燕非也，按几筵，蒲筵通則有之，而簟竹無施於席，則知所以爲寢也。○孔氏曰：士喪禮云：下莞上簟，初則平履臥之席，皆莞也，杜預臥之席也。○〔爾雅曰〕熊，如熊，黃白文，舍人曰：黃白色，郭璞云：似熊而大，頭色如髮，文間有毛，似豬，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歐陽氏曰〕六章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董氏曰：大人占之，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義爲主，不害於辭，故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

〔鄭氏曰〕熊罴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王氏曰：熊罴，剛強力壯，故爲男子之祥，虺蛇，柔弱力壯，故爲女子之祥。

○〔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人道盡於此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者各以其類至，先王官觀天地之會，辯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如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朱氏曰：先王建官設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言之至矣，故曰：王前夢而後史，宗祝，祝於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通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孔氏曰〕喤喤者，聲大也。○〔鄭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體，天子朱芾，諸侯黃朱，士緇芾，大夫青芾，上士赤芾，下士白芾，一曰：下士，赤芾，上士，赤芾，下士，白芾，皇，猶煌煌也。○〔孔氏曰〕君，諸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

三六九

572

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宣王所生之子。或曰：天子之子。且為天子。或曰：為諸侯。○〔鄭氏曰〕：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毛氏曰〕：裳，下之飾也。璫，臣之職也。孔氏曰：璫，明也。璫者，下璫見效。奉臣璫，王無生而璫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璫而得為臣職者，

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璫，璫者，璫士。璫士，宜也。女子不可不常。璫者，男子亦不容無。璫時，示男女之別耳。○鄭氏曰：以璫者，明成之有漸。○王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衣者，下服也。不并之圭而并之璫者，璫也。成人有漸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否也。○〔朱氏曰〕：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為君為王矣。○〔陳氏曰〕：作室而生子，則本文錫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揚。反。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反。以之。○〔毛氏曰〕：揚，襪也。孔氏曰：襪，方罔也。孔氏曰：婦人所用。○〔鄭氏曰〕：儀，善也。出釋。○〔毛氏曰〕：羅，憂也。○〔鄭氏曰〕：臥於地，卑之也。○〔蘇氏曰〕：衣之襪，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弄之紡，習其所有事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王氏曰：女子以順為正，無非正矣。有善，則非其善，可頌之事也。○朱氏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酒，梁，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闈門之稱，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毛氏曰：無儀，婦人無威儀也。○孔氏曰：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說文曰〕：褻，褻也。詩曰：載衣之褻。他計切。○釋文曰：之多。○邱氏曰：婦人尚靜，不為非，尚賢，不為威儀。○〔說文曰〕：褻，褻也。詩曰：載衣之褻。他計切。○釋文曰：褻，詩作褻音同。

○〔東萊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已下皆願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廢王始興而後之至此而成。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羊來思，其角濇濇。爾牛來思，其耳溼溼。始立。○〔毛氏曰〕：黃牛黑唇曰犝。○〔李氏曰〕：思，辭也。○〔毛氏曰〕：聚其角而息，濇濇然。王氏曰：濇，和也。羊以苦不相觸也。○董氏曰：說文，溼，和也。溼溼然，溼為和則濇比者也。○反。而動其耳，溼溼然。釋文曰：耳已復出噴之也。○王氏曰：牛以耳溼為善。○山陰陸氏曰：牛溼為和，則濇比者也。○反。○〔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孔氏曰〕：臥則耳下垂溼者其毛也。○〔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孔氏曰〕：臥則耳下垂溼者其毛也。○

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無羊四章章八句。

曰：羊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牛犝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犝者之數也。董氏曰：三百維羣，以律計也。羣，羣也。○〔鄭氏曰〕：言動息濇濇溼溼者，美畜產得其所。韓詩曰：羣，羣也。○〔鄭氏曰〕：言動息濇濇溼溼者，美畜產得其所。韓詩曰：羣，羣也。○

○〔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孔氏曰：謂青赤黃白黑。○〔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譌，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遂其性。○王氏曰：牧之地，以有阿有池為善。○〔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齋饋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性有餘備矣。鄭氏曰：祭祀，素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雉以雉，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不崩不墜，以肱。舉來既升，○〔鄭氏曰〕：蠶曰薪，細曰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堅強也。騫，虧也。崩，羸疾也。肱，臂也。○〔朱氏曰〕：既盡也。○〔毛氏曰〕：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以歸也。○〔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者，與夫子役之詩曰：牛羊下來者，類也。矜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強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山陰陸氏曰：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鄭氏曰〕：廢之以肱，舉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長樂劉氏曰：廢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管轄也。○〔陳氏曰〕：舉來既升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維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濇濇。○〔歐陽氏曰〕：衆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常，縣鄙建旗，州里建旒。○〔毛氏曰〕：濇濇，衆也。○〔朱氏曰〕：占夢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說與。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旒，旗也。○〔陳氏曰〕：衆維魚矣者，皆田官之所也。旒，旗也。○〔王氏曰〕：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考之，故以人君之多令建旒之旗乃建旗，則民庶衆矣。○〔毛氏曰〕：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考之，故以人君之多令建旒之旗乃建旗，則民庶衆矣。○

○〔孔氏曰〕：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東萊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無羊四章章八句。

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無羊四章章八句。

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南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孔氏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稱伯也。○或累世同之。漢序曰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叔如趙氏世稱孟晉氏世也。

〔東萊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譌爾心以畜萬邦之意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徒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斬何用不監古衛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李氏曰洪範曰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太師是尹氏為太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漢世則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嗣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惓惓也李氏曰漢漢曰如惓如惓惓惓之類也○王氏曰如惓者內熱之謂也

〔朱氏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鄭氏曰〕察也○〔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太師民之瞻也○〔釋文曰〕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焮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祖嚴瘳才何喪亂弘多民言無嘉七感惓惓莫懲

〔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李氏曰猗如綠竹猗猗是也薦重也孔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瘳病也宏大大也惓惓也○〔蘇氏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王氏曰〕薦瘳者乖氣之所生曰方薦瘳則以言其薦瘳之未艾○〔李氏曰〕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為民無善言但怨謔耳○〔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謔謔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勗咨嗟求所以自改也李氏曰惓惓惓惓以見尹氏為惡常自苦○〔董氏曰〕天方薦瘳說文作天方薦瘳殘田也

尹氏大音維周之氏丁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韓尸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氏曰〕氏本也均平也○〔長樂劉氏曰〕維持也○〔鄭氏曰〕毗輔也○〔朱氏曰〕弔愍也○〔毛氏曰〕空窮也○〔鄭氏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為大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大師為周之氏秉國之平居權衡之任○〔朱氏曰〕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歐陽氏曰昊天不弔此下民不宜如是之空我師○〔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 三七五

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素火瑣瑣反姻亞則無音靡音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君子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毛氏曰〕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塔相謂曰亞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塔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也○〔朱氏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而至於危殆其國也○〔鄭氏曰〕瑣瑣昏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高位也○〔東萊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靡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

昊天不備敕龍降此鞠元六訕音吳天不惠降此大戾音君子如屆音憊音民心音闕音君子如夷音惡怒是違

〔毛氏曰〕備均也○〔朱氏曰〕鞠窮也訕亂也○〔鄭氏曰〕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毛氏曰〕闕息也○〔鄭氏曰〕夷平易也○〔蘇氏曰〕遠遠也○〔朱氏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曰夫為政不平以召亂亂者人也而詩人以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倣此○〔釋文曰〕備韓詩作庸庸易也○〔東萊曰〕鞠訕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音憂心如惓音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日月益也○〔毛氏曰〕病酒曰惓成平也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組織法卒終也○〔陳氏曰〕不懲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氏曰王稱不音政不由王出也○〔東萊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惓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為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之亂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 三七七

獨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子六。靡所騁。殺。反。

〔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騁也。○〔歐陽氏曰〕我獨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東萊曰〕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獨彼四牡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悻。亦如相醜。音如相醜。市由。反。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也。矛。解見。秦無衣。醜。如賓主飲酒相醜醉。

○〔朱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悻悻。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醜。不以爲怪也。孔氏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董氏曰。此小人之常態也。 ○〔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芳服。反。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鄭氏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其正也。 ○〔東萊曰〕此章篇將終矣。故復

歎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己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式譌爾心。以畜萬邦。五戈。反。許六。反。

〔鄭氏曰〕究。窮也。譌。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朱氏曰〕家父作爲此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爲幽王變雅之首。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

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東萊曰〕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正音。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譖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疢以疢。扶衰。反。音。疢。音。羊。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繁多也。 ○〔鄭氏曰〕譖。僞也。孔將。甚大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王氏曰。京。京大也。 ○〔呂氏曰〕疢。憂。幽憂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毛氏曰〕疢。病也。○〔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孔氏曰〕觀天災爲之憂傷。○〔歐陽氏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譖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譖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李氏曰。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不知是則國不亡也。

○〔歐陽氏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己獨爲王憂耳。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疢憂。至於疢病人所不知也。○〔董氏曰〕譖言。石經作僞言。○〔東萊曰〕凡譖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譖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音。瘳。反。餘久。反。

〔毛氏曰〕瘳。病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氏曰。莠。不實也。 ○〔毛氏曰〕愈愈。憂懼也。王氏曰。愈。憂甚之謂也。 ○〔王氏曰〕疾病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譖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如是。與譖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以益其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音。惓。反。必政。反。

〔毛氏曰〕惓惓。憂意也。王氏曰。惓。惓獨也。 ○〔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朱氏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并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鳥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又王不能。而民無所得祿。則釋王從祿于他。鳥之爲物。唯能食已。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哀者哀其如此。瞻者瞻其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夢，夢亂也。○〔朱氏曰〕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皂隸，亦猶是也。王氏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歸伐林木，以致薪蒸者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氏曰：民方危殆，無所告。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謗言，事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謗言，事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李氏曰〕謂山為卑，則有為山脊者，有為大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謗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謗言，而愛好鄙碎，其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朱氏曰：方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精，請於而忘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資本而重來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王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夢，則其迷亦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鳥雌雄，無以相別也。孔氏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自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則順而有端，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跼，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蜥。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跼，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蜥。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者曲也。跼，累足也。說文曰：跼，脊理也。○〔董氏曰〕雀靈恩集注，以虺為蜥。○〔毛氏曰〕虺，蜥也。孔氏曰：釋魚云：蜥，蜥蜴也。蜥，守宮也。李巡曰：蜥，一名蜥蜴，名蜥蜴，名守宮。○〔董氏曰〕陸機以虺蜥為蜥蜴，鄭康成以虺蜥為蜥蜴，考詩書以虺為蜥者。○〔朱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跼，豈非君子之憂也。○〔蘇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跼，豈非君子之憂也。○〔蘇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跼，豈非君子之憂也。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者曲也。跼，累足也。說文曰：跼，脊理也。○〔董氏曰〕雀靈恩集注，以虺為蜥。○〔毛氏曰〕虺，蜥也。孔氏曰：釋魚云：蜥，蜥蜴也。蜥，守宮也。李巡曰：蜥，一名蜥蜴，名蜥蜴，名守宮。○〔董氏曰〕陸機以虺蜥為蜥蜴，鄭康成以虺蜥為蜥蜴，考詩書以虺為蜥者。○〔朱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跼，豈非君子之憂也。○〔蘇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跼，豈非君子之憂也。○〔蘇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跼，豈非君子之憂也。

〔鄭氏曰〕阪田，崎嶇境。苦交，角。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毛氏曰〕抗，動也。仇仇，猶警警也。孔氏曰：釋訓云：仇仇，放散也。鄭氏曰：若微懼者。○〔朱氏曰〕力，猶用力也。○〔李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苑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為風雨以抗動之，惟恐其不勝。○〔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為濃也，如恐失我爾。○〔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蘇氏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氏曰：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實。○〔歐陽氏曰〕此章大夫自傷獨立於昏亂之朝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釋文：苑，作苑。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呼。之。○〔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字多通。○〔毛氏曰〕厲，惡也。○〔毛氏曰〕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燦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鄭氏曰〕心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曰：厲，危也。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周，而乃為褒姒所滅，誠可駭也。朱氏曰：赫赫之宗周，而一曰：幽王惑褒姒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氏曰：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謗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毛氏曰〕寤，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鄭氏曰〕輸，重載也。○〔毛氏曰〕將，請也。伯，長也。○〔蘇氏曰〕幽王日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寤陰雨。○〔朱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不慮難之將至，而棄賢臣，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則無及矣。○〔董氏曰〕韓詩章句，以寤為迫。○〔東萊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

〔毛氏曰〕寤，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鄭氏曰〕輸，重載也。○〔毛氏曰〕將，請也。伯，長也。○〔蘇氏曰〕幽王日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寤陰雨。○〔朱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不慮難之將至，而棄賢臣，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則無及矣。○〔董氏曰〕韓詩章句，以寤為迫。○〔東萊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

無棄爾輔員音于爾輔音。履爾爾僕不輸爾載終險絕險會是不意。

〔毛氏曰〕員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幅也。孔氏曰當無棄爾之○〔鄭氏曰〕屨數也。僕將車者也。

〔歐陽氏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幅。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

履絕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險絕險會是不意。李氏曰不棄爾

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於絕險之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

魚在于沼音亦匪克樂音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憂心慘慘七感念國之為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炤炤易見也。○〔毛氏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為

生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氏曰〕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氏曰〕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蹙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

則幽愁之至也。孔氏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適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莫知所逃○長樂劉氏曰魚

野不野不○〔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路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寶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

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

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險絕險會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反治比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云旋也。慙慙然痛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

嘉穀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

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王氏曰君

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悅其婚姻而昏姻甚稱其為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慙慙則疾痛之至也。

○歐陽氏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獨有以酒穀與其鄰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

殺作肴曰本又作殺。

此彼有屋音蔌蔌音方有穀音民今之無祿音天天音是極音反音我音矣音富人哀此悖音。

〔毛氏曰〕此彼小也。蔌蔌陋也。○〔鄭氏曰〕穀穀也。○〔朱氏曰〕極害也。○〔毛氏曰〕可獨單也。○

〔孔氏曰〕此彼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然蔌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氏曰〕此彼

者有家而蔌蔌者方且有祿未艾也而民反無祿。○〔蘇氏曰〕民方無祿故天之天孽並出而極喪之

王氏曰此彼也。富人猶可勝也。悖獨甚矣。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

人從凶詩曰倘倘彼有屋斯氏切。○〔後漢書〕蔡邕釋詁云速速方殺注謂小人乘亂方殺而行也。○

〔東萊曰〕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

其淺深故曰芻矣富人哀此悖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

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歷象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

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難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

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什方張

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此詩為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蓋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蘇氏曰日食天變之

大者也然止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

為純陰故謂之十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孔氏曰〕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

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濃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

日食者。○〔毛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

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

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

為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滅亡傳畫作夜其為怪異莫斯○〔王氏曰〕月有虧盈虧則微矣彼月

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

也。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于君

謂日雖月明則陰為之食矣凡謂日雖月明則陰為之食矣凡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氏曰日月皆凶不用

用其良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而食則為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

常故也。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

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燁燁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家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德。

〔毛氏曰〕煜煜震電貌。震雷也。○〔朱氏曰〕寧安也。令善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著。○〔毛氏曰〕沸出騰乘也。

山頂曰峯。○〔鄭氏曰〕峯崔嵬。爾雅注峯謂山。○〔孔氏曰〕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煜煜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峯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為深谷深下之谷進出為陵。毛氏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陳所陳皆當時實事。○〔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劉向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岳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家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德。○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騶維趣。馬。橋。維師氏。妻。煽。方。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騶橋皆氏。孔氏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騶橋單言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家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孔氏曰王前以此宰為小宰鄭司農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宰也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簿祿廢置殺生子奪之禮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曰序官趣馬下也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氏曰〕監妻。妻如美色曰監。前漢谷永云昔漢順用宗周以喪月之交精曰此日則食於河不咸又曰開是婦方也言厲玉無道內寵熾盛。○此僅言賦云其結之作成兮哀樂之為。○〔王氏曰〕求變異所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監妻嬖方處故也。監妻言其配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嬖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鄭氏曰王前於色七子皆用嬖嬖方處之時並處位言女誘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踰作歷。○〔釋文〕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抑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菜。曰子不戕。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菜。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鄭氏曰〕我戕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

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也。故作我以徒而不即我謀乃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汗高者卒業。長樂劉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與作而不先即我子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賈侯多藏。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賈信也。侯紘也。○〔爾雅曰〕懲強也。且也。鄭氏曰懲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重賈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貪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於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人以爲三公儼故老在位豈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武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囂囂衆多貌。○〔孔氏曰〕孽災害也。○〔蘇氏曰〕噂沓也。沓重複也。○〔毛氏曰〕職主也。○〔鄭氏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事雖勞不敢自謂勞。○〔蘇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囂囂也。囂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無罪無辜讒口囂囂。○〔說文曰〕讒聚也。從人言聲。詩曰噂沓背憎。○〔釋文〕沓作踏。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瘁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抑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菜。曰子不戕。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菜。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鄭氏曰〕我戕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

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也。故作我以徒而不即我謀乃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汗高者卒業。長樂劉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與作而不先即我子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賈侯多藏。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賈信也。侯紘也。○〔爾雅曰〕懲強也。且也。鄭氏曰懲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重賈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貪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於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人以爲三公儼故老在位豈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武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也。故作我以徒而不即我謀乃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汗高者卒業。長樂劉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與作而不先即我子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賈侯多藏。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賈信也。侯紘也。○〔爾雅曰〕懲強也。且也。鄭氏曰懲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重賈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貪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於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人以爲三公儼故老在位豈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武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抑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菜。曰子不戕。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菜。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鄭氏曰〕我戕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

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也。故作我以徒而不即我謀乃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汗高者卒業。長樂劉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與作而不先即我子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賈侯多藏。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賈信也。侯紘也。○〔爾雅曰〕懲強也。且也。鄭氏曰懲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重賈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貪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於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人以爲三公儼故老在位豈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武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抑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菜。曰子不戕。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菜。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鄭氏曰〕我戕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

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也。故作我以徒而不即我謀乃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汗高者卒業。長樂劉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與作而不先即我子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賈侯多藏。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賈信也。侯紘也。○〔爾雅曰〕懲強也。且也。鄭氏曰懲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重賈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貪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於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人以爲三公儼故老在位豈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武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抑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菜。曰子不戕。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菜。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鄭氏曰〕我戕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

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也。故作我以徒而不即我謀乃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汗高者卒業。長樂劉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與作而不先即我子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賈侯多藏。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賈信也。侯紘也。○〔爾雅曰〕懲強也。且也。鄭氏曰懲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重賈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貪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於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人以爲三公儼故老在位豈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武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矣。又曰。此所謂謙小己之得矣。而其流及上者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

息。王氏曰。凡人之不知也。○李氏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饒。優游大夫方言己之勤勞。故為此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王氏曰〕不通則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傲親屬之臣。心不能已。○〔董氏曰〕里。願野王作瘞。○〔爾雅〕以瘞為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為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為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雨無正。音。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當缺其所疑。○劉謙曰。嘗讀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此毛詩篇首多雨無極。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極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刺。

浩浩。音。胡老。天不駿。音。其德。降喪饑饉。音。斬伐四國。音。天疾威。弗慮弗圖。音。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音。倫。音。息魚。以鋪。音。音。音。

○〔鄭氏曰〕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誅。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為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膏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膏。相也。痛。病也。○前漢序傳云。烏呼。史遷薰膏以刑。注。音。灼。曰。齊韓詩作薰。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論音以

○〔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釋文曰〕昊天。有作昊天者。非也。○〔鄭氏曰〕舍。置也。淪。陷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

○〔鄭氏曰〕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誅。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為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膏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膏。相也。痛。病也。○前漢序傳云。烏呼。史遷薰膏以刑。注。音。灼。曰。齊韓詩作薰。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論音以

○〔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釋文曰〕昊天。有作昊天者。非也。○〔鄭氏曰〕舍。置也。淪。陷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

○〔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釋文曰〕昊天。有作昊天者。非也。○〔鄭氏曰〕舍。置也。淪。陷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

○〔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釋文曰〕昊天。有作昊天者。非也。○〔鄭氏曰〕舍。置也。淪。陷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

○〔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釋文曰〕昊天。有作昊天者。非也。○〔鄭氏曰〕舍。置也。淪。陷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

○〔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釋文曰〕昊天。有作昊天者。非也。○〔鄭氏曰〕舍。置也。淪。陷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

肅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朱氏曰〕肅。善也。○〔毛氏曰〕覆。反也。○〔范氏曰〕周宗者。周為天下之宗也。○〔王氏曰〕方是時。周末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朱氏曰〕宗。姬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既見矣。○〔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正大夫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微懼。而用善。反出於為惡。莫之懲焉。○孔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為惡。○董氏曰。至此則宜反善。善矣。庶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毛氏曰〕辟。法也。○〔朱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濃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范氏曰〕辟言不信。法語不從也。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朱氏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之不虐幼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會。反。我誓。思。御。憚。憚。反。日。瘁。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謔言則退。○〔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鄭氏曰〕會。但也。○〔毛氏曰〕誓。御。侍御也。○國語曰。居疑有誓。相。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曰〕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饑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鄭氏曰〕會。但侍御左右小臣。憚。憚。愛之。大臣無念之者。○王氏曰。難如此。則凡百君子。宜任其憂。然替御而已。則難之憂。非其替御。誰替之。○〔朱氏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謔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想乎。○〔釋文〕憚。憚。作憚。憚。○〔東萊曰〕誓。御。如揚雄為郎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言者。意難欲言。則作物言。出是舌。小人惡而將共言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淫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躬。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言者。意難欲言。則作物言。出是舌。小人惡而將共言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淫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躬。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言者。意難欲言。則作物言。出是舌。小人惡而將共言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淫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躬。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言者。意難欲言。則作物言。出是舌。小人惡而將共言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淫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躬。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言者。意難欲言。則作物言。出是舌。小人惡而將共言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淫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躬。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言者。意難欲言。則作物言。出是舌。小人惡而將共言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淫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躬。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言者。意難欲言。則作物言。出是舌。小人惡而將共言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淫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躬。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言者。意難欲言。則作物言。出是舌。小人惡而將共言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淫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躬。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言者。意難欲言。則作物言。出是舌。小人惡而將共言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淫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躬。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言者。意難欲言。則作物言。出是舌。小人惡而將共言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淫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

能自達而病其巧言之人以能曲折應變無所疑止而俾躬處休矣○蘇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此所以深歎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為甚○〔毛氏曰〕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

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思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詩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

哉范氏曰君子聞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遷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拒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爾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小晏之什

小晏密市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曰〕小晏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蘇氏曰小晏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雅雅者謂之召晏大明獨宛并調馬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朱氏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晏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通音何日斯沮在呂謀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內

〔爾雅曰〕秋曰晏天○〔毛氏曰〕敷布也○〔朱氏曰〕猶謀也○〔毛氏曰〕回邪也○〔鄭氏曰〕沮止也臧善也○〔毛氏曰〕邛病也○〔鄭氏曰〕言天禍迅烈逼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李氏曰幽王不畏天禍儼然自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鄭氏曰〕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也○〔朱氏曰〕謀不從不臧覆用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董氏曰〕集注作謨猷回通

滄瀨許急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愆

〔蘇氏曰〕滄滄言相和也。訛訛言相詆也。爾雅曰滄滄訛訛莫供職也。○前漢劉向疏曰。衆小在位而從邪。欲飲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飲欲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其是違謀之不賊則具是。
 〔朱氏曰〕具猶俱那。○〔鄭氏曰〕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王氏曰〕謀猶如此則亦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

我龜既厭。反。於豎。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匪。非也。卜筮數而潰龜龜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訛訛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毛氏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范氏曰。當其發言盈庭。莫不自以爲能也。使之執言。則莫適任也。○董氏曰。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孔氏曰。謀而行則於道不違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董氏曰〕是用不集。韓詩作是不不。集注亦作就。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朱氏曰〕先民。古之聖賢也。○〔毛氏曰〕程。法也。○〔鄭氏曰〕大猶。大道也。○〔毛氏曰〕經。常也。潰。遂也。○〔朱氏曰〕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哉。古語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蓋出於此。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民雖靡靡。或否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肯以收。

〔蘇氏曰〕止。定也。范氏曰。國雖靡靡。止無所定也。○大也。○孔氏曰。王肅。爲無德。大也。○邱氏曰。艾。治也。朱氏曰。艾。與父同。治也。○鄭氏說。

〔朱氏曰〕淪。陷也。○〔鄭氏曰〕肯。相也。○〔蘇氏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於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呂氏曰。今國與民皆有善。有惡。謀而擇其善。泉流之清濁。而爲濁也。○〔釋文〕靡。靡。韓詩作靡。靡。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氏曰〕徒。搏也。暴虎。徒涉也。馮河。馮陵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而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之甚也。左傳昭元年。晉欒武子。曰。小人之卒。幸善矣。吾從之。注。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敢小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呂氏曰〕人知其。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呂氏曰〕今國與民皆有善。有惡。謀而擇其善。而爲濁也。○〔釋文〕靡。靡。韓詩作靡。靡。猶無幾何也。

小晏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宛。彼鳴鳩。翰。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與也。宛。小貌。○〔陸氏艸木疏曰〕鳴鳩。班鳩也。○〔蘇氏曰〕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孔氏曰〕夜地而開。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董氏以爲。○〔蘇氏曰〕二人。文武也。○〔歐陽氏曰〕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奮奮。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蘇氏曰〕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孔氏曰。文武。指周文王。武王。也。我從夕至明。開發。不能寐。寤。所患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之甚。

〔釋文〕宛。作苑。○〔東萊曰〕念昔先人。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創之人也。其人孰謂。即文王武王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也。○〔孔氏曰〕聖。通也。○〔毛氏曰〕克。勝也。○〔蘇氏曰〕彼昏。斥幽王也。○〔陳氏曰〕富。益也。毛氏曰。醉。日而富。○〔毛氏曰〕又。復也。○〔朱氏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長樂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於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王氏曰〕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并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毛氏曰〕中原。原中也。菽。豆也。孔氏曰。菽者。不以故。禮記稱。飲水菽。菽似少。其色青而細小。蝶翼似。而小。葉謂之菽。食禮云。粥菜。生用菽是也。○〔陸機艸木疏曰〕取菽。豨負之。於木中。七日而化爲其子。負。持也。○〔孔氏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鄭氏曰〕式。用。殺。善也。○〔李氏曰〕上章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鄭氏曰〕蕃。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毛氏曰〕力。采。者。則。得。之。○〔鄭氏曰〕蒲。取。盧。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蠶。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蘇氏曰。菽。生。中。原。民。無。不。獲。采。者。蠶。絲。之。子。豨。負。之。

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呂氏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呂氏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呂氏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呂氏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呂氏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呂氏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呂氏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呂氏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呂氏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呂氏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呂氏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鄭氏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遠征皆行也。○〔毛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

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學敏行。而不致意也。辟若鳥。且鳴矣。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釋文〕無作母。夜汲汲勉厲。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謂宣王也。○〔釋文〕無作母。

交交桑扈。○〔毛氏曰〕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毛氏曰〕桑扈。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蘇氏曰〕岸亦

獄也。○〔長樂劉氏曰〕穀善也。○〔歐陽氏曰〕此下二章。則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舉國之人皆失所也。○〔呂氏曰〕五章言下民無告。六章言善人不安也。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鄭氏曰〕我窮寡之人。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

○〔朱氏曰〕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釋文曰〕填。韓詩作疹。疹苦也。岸。韓詩作狂。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狂。朝廷曰獄。○〔東萊曰〕獄事以輕為善。以重為不善。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毛氏曰〕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鄭氏曰〕莊子以民木處。則惴惴懼懼。如臨于谷。恐墜也。○〔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弁。刺幽王也。○〔毛氏曰〕小弁。刺幽王也。○〔毛氏曰〕刺幽王也。○〔毛氏曰〕刺幽王也。

○〔毛氏曰〕刺幽王也。○〔毛氏曰〕刺幽王也。○〔毛氏曰〕刺幽王也。

○〔毛氏曰〕刺幽王也。○〔毛氏曰〕刺幽王也。○〔毛氏曰〕刺幽王也。

○〔毛氏曰〕刺幽王也。○〔毛氏曰〕刺幽王也。○〔毛氏曰〕刺幽王也。

○〔毛氏曰〕刺幽王也。○〔毛氏曰〕刺幽王也。○〔毛氏曰〕刺幽王也。

○〔毛氏曰〕刺幽王也。○〔毛氏曰〕刺幽王也。○〔毛氏曰〕刺幽王也。

○〔毛氏曰〕提提。羣貌。○〔鄭氏曰〕殺養也。○〔毛氏曰〕幽子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娶則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鄭氏曰〕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其飽。羣飛而歸。提提然。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傷今太子獨不。

○〔李氏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母。曾騫斯之不如也。○〔毛氏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釋文〕孟子注曰。親而怨之辭也。○〔呂氏曰〕反於已而無罪。父母之。

○〔毛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毛氏曰〕踧踖。半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踧踖。窮也。○〔孔氏曰〕踧。如有物之擣心也。○〔鄭氏曰〕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孔氏曰〕疾。首頭痛也。○〔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踧為茂艸。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滿衣也。皆預言之耳。

○〔王氏曰〕怒焉如擣。言憂傷中其心如此。○〔朱氏曰〕精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歎。髮之深。未老而老也。○〔朱氏曰〕精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歎。髮之深。未老而老也。

○〔朱氏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王氏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孔氏曰〕屬。連屬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王氏曰〕離麗也。○〔朱氏曰〕裏心腹也。○〔鄭氏曰〕辰。謂六物之吉凶。○〔孔氏曰〕謂六物也。○〔朱氏曰〕辰。謂六物之吉凶。○〔孔氏曰〕謂六物也。

○〔蘇氏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瞻屬乎。○〔毛氏曰〕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敬。○〔朱氏曰〕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瞻屬乎。

○〔朱氏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瞻屬乎。

○〔朱氏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瞻屬乎。

○〔朱氏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瞻屬乎。

○〔朱氏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瞻屬乎。

○〔朱氏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瞻屬乎。

○〔朱氏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瞻屬乎。

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者也。王氏曰：舟流者，滿澤而無所止也。孟子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違其禍亟矣。○〔董氏曰〕：荏葦，韓詩作葦葦。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雉之朝雝，古立。向求其雌，譬彼壞壤。胡辨。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氏曰〕：斯，辭也。○〔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雝，雉鳴也。尚猶也。○〔毛氏曰〕：壞，壞也。謂傷也。○〔鄭氏曰〕：木疾，木病也。木符雲：某氏曰：詩云：譬彼壞木，疾用無枝。符雲：木病，謂木病也。曰：謂木病，則無枝。無枝，則無葉。葉力候反。反，鳥反。反，鳥反。反，鳥反。○〔鄭氏曰〕：寧猶會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王氏曰〕：其憂如此，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亮。彼投免，他故。尚或先蘇薦。之，行有死人，尚或墮。音。○〔鄭氏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

〔鄭氏曰〕：相，視也。行道也。○〔孔氏曰〕：墮，墜之名。毛氏曰：墜，路家也。○孔氏曰：墜於路傍，故曰路家。左傳曰：道墜相望是也。○〔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免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辟逃。劉氏曰：免爲人所驅急投人，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今俗論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免之比。行路之死人，人宜惡而避之，乃或墮之，使免暴露者，憫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鄭氏曰：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孔氏曰：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如其心不忍耳。○〔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免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矣。

君子信讒如或醜。市由。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掇寄彼。矣，析薪地勸氏。矣，舍音。彼有罪，予之佗。吐賀。矣。

〔鄭氏曰〕：醜，醜也。旅醜也。孔氏曰：醜，醜也。此作醜者，古字得通用。醜有二等，既醜而醜實者，實莫之，不舉，謂之莫醜。至三爵之後，乃舉醜者所莫之，爵以行之於後，文籍相醜，名曰醜。此喻得讒而受而行之，故知是醜。醜，非醜也。○〔朱氏曰〕：舒，緩也。究，察也。○〔孔氏曰〕：掇者，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顛也。○〔鄭氏曰〕：地，謂觀其理也。孔氏曰：地者，地也。言觀其理也。觀其理而漸相施及。○〔毛氏曰〕：佗，加也。孔氏曰：舍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孔氏曰〕：幽王信讒，嬖之讒，會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醜，得即飲之，幽王心不受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朱氏曰〕：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毛氏曰〕：伐木者掇其顛，析薪者隨其理。鄭氏曰：掇其顛者，不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過太子不如伐木析薪。○〔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理。言王以讒故，遇已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已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夷故。由言，耳音。于垣音。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我躬不閱，遄恤我後。

〔鄭氏曰〕：莫，莫也。莫浚，莫深也。○〔毛氏曰〕：匪，無也。匪泉，無泉也。○〔鄭氏曰〕：易，易也。由言，由言也。耳，音也。于垣，音也。無逝，無過也。我梁，無發我笱，音也。我躬不閱，遄恤我後，音也。

〔鄭氏曰〕：莫高，莫深也。○〔陳氏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朱氏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語也。陳氏曰：于無輕發言，小人之爲之，讒賊之生也，亦何君子之向背如何耳。上於垣，卒以嬖嬖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蘇氏曰：恐嬖嬖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發梁笱，猶谷風之意也。○〔毛氏曰〕：念父、孝也。左傳：太叔文子曰：詩所謂我躬不閱，遄恤我後。○〔東萊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無罪無辜，亂如此。○〔歐陽氏曰〕：且，語助。○〔毛氏曰〕：且，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陽氏曰〕：慎，謹慎。那，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李氏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朱氏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已也。

亂之初生，謂。始既訥。音。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音。遄已。

〔朱氏曰〕：語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語不信也。○〔毛氏曰〕：涵，容也。○〔邱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曰〕：涵，也。沮，止也。祉，福也。朱氏曰：祉，福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人之其始也進而背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煽動君子，人君不爲之別，白遂致並著於時，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爲有驗。○〔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袖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鄭氏曰：涵，用長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饒。匪其止其，音維下之叩。

○〔鄭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朱氏曰：盟，邦國有疑，則殺牲飲血，皆神以相要也。○〔鄭氏曰〕：盜，謂小人也。孔氏曰：盜者，小人。人以盜名之。○〔毛氏曰〕：飲，進也。○〔鄭氏曰〕：叩，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

謂小人也。○〔鄭氏曰〕：飲，進也。○〔鄭氏曰〕：叩，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

謂小人也。○〔鄭氏曰〕：飲，進也。○〔鄭氏曰〕：叩，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

謂小人也。○〔鄭氏曰〕：飲，進也。○〔鄭氏曰〕：叩，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

謂小人也。○〔鄭氏曰〕：飲，進也。○〔鄭氏曰〕：叩，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

謂小人也。○〔鄭氏曰〕：飲，進也。○〔鄭氏曰〕：叩，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

謂小人也。○〔鄭氏曰〕：飲，進也。○〔鄭氏曰〕：叩，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

謂小人也。○〔鄭氏曰〕：飲，進也。○〔鄭氏曰〕：叩，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

謂小人也。○〔鄭氏曰〕：飲，進也。○〔鄭氏曰〕：叩，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

謂小人也。○〔鄭氏曰〕：飲，進也。○〔鄭氏曰〕：叩，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

非好惡而惡罔誕謾衆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李氏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盟者生於君臣相睦而致之君臣相睦不能察其真而但爲盟盟適所以長亂也穿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暴也○孔氏曰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朱氏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董氏曰止其韓詩作止恭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音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待落之躍躍他歷十歲免遇大獲之便文耳○朱氏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王氏曰莫定也○孔氏曰躍躍然跳疾○孔氏曰魯免狡兔也孔氏曰昔顏解語云魯免也犬兔必狡狡又謂之狡免戰國策曰東郭者海內之狡免○孔氏曰遇犬者言免逢犬則被獲耳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朱氏曰此章言讒人之心我既皆得之無所隱情而前後六句皆反覆與此耳史記春申君書曰詩云趨趨免免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注韓嬰章句曰

往而基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歐陽氏所主之蛇蛇以支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顏之厚矣於度反反

○毛氏曰往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朱氏曰行言行道之言也○歐陽氏曰蛇蛇乃舒遲安閒之貌○鄭氏曰碩大也○歐陽氏曰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蘇氏曰小人蛇蛇然徐爲大言○歐陽氏曰徐緩敢爲大言出口而無忌憚○王氏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頑不知恥其顏厚矣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此之謂也○東萊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爲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無勇音職爲亂階音既微且廋音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毛氏曰水艸交謂之麋拳力也○鄭氏曰職主也○毛氏曰軒戶諫爲微腫足爲廋鄭氏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腫之疾○孔氏曰郭璞云軒脚腫也廋也腫腫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廋戶定反○鄭氏曰猷謀也將大也○蘇氏曰時有是人也○朱氏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音之地也○孔氏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軒有微之疾而足跗數有腫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汝作爲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謂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毛氏曰暴也蘇也皆魯內國名○孔氏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侯侯封蘇蘇生以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王氏曰暴公爲卿士而謂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絕之其絕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罪也示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絕也當如此而已既絕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誑而作爲好歌以極反側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伎暴公之謂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氏曰○朱氏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孔氏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謂已也明矣呂氏曰託過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音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鄭氏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我門我乎○邱氏曰始者與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愧于天○毛氏曰陳堂塗也孔氏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鄭氏曰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庭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觀女之身乎女今不入我門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爲飄飄音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音祇音攪音我心○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鄭氏曰祇適也○毛氏曰攪亂也○朱氏曰言往來之疾若飄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謂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毛氏曰暴也蘇也皆魯內國名○孔氏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侯侯封蘇蘇生以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王氏曰暴公爲卿士而謂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絕之其絕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罪也示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絕也當如此而已既絕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誑而作爲好歌以極反側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伎暴公之謂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氏曰○朱氏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孔氏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謂已也明矣呂氏曰託過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音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鄭氏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我門我乎○邱氏曰始者與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愧于天○毛氏曰陳堂塗也孔氏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鄭氏曰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庭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觀女之身乎女今不入我門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爲飄飄音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音祇音攪音我心○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鄭氏曰祇適也○毛氏曰攪亂也○朱氏曰言往來之疾若飄

風然○〔鄭氏曰〕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鄭氏曰〕追暇亟疾肝病也○〔孔氏曰〕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何暇而脂汝之車○〔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

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東萊曰〕謂汝行之緩乎何為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急乎何為復有暇而脂車也

〔鄭氏曰〕遠行反也祇安也○〔朱氏曰〕爾之往也既不人我門矣○〔邱氏曰〕儻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士曰壎竹曰篪○〔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士曰壎竹曰篪○〔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士曰壎竹曰篪○〔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士曰壎竹曰篪○〔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士曰壎竹曰篪○〔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士曰壎竹曰篪○〔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士曰壎竹曰篪○〔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士曰壎竹曰篪○〔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人語面觀也然則觀○〔鄭氏曰〕好善也○〔孔氏曰〕反側者諛覆不正直之義○〔歐陽氏曰〕汝隱匿形迹能使我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

不可祕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語我乎○〔鄭氏曰〕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毛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蘇氏曰〕哆侈皆張也

〔鄭氏曰〕適往也

〔陳氏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

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

〔毛氏曰〕捷捷猶緝緝也

〔王氏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上好諧

〔毛氏曰〕捷捷猶緝緝也

則固將受汝。然好語不已。則遇諸之禍。既遷而及汝矣。蓋氏曰。即人者。人亦即之。使王好。故得諸人以自逞。然人誰不欲。遂乎則其移於女也不久矣。 ○(會氏曰)謂爾不信。既其女遷。皆君子忠告之辭。○(說文)作其其幡幡。其語也。

驕人好好。勞人艸艸。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蘇氏曰)艸艸。憂也。○(王氏曰)驕人好好。勞人艸艸者。驕人謂行而得意。勞人遇諸而失度。其狀如此也。○(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彼諸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諸人。投畀必二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

○(毛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北方寒涼而不毛。孔氏曰。擲于有北。寒鄉使凍殺之。 吳。吳天也。

○(朱氏曰)再言彼諸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鄭氏曰)有北不受。投畀有吳。付與吳天。制其罪也。○(孔氏曰)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孔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辭不濫而民作。惡利不試而民威服。

楊園之道。猗於于。猗邱。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猗邱。邱名。孔氏曰。釋邱云。如猗邱。李巡曰。謂邱如田曰猗邱也。 ○(孔氏曰)寺人字孟子。○(王氏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猗邱。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猗邱。則必道楊園。言將諸大臣。必始於卑人也。○(孔氏曰)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猗邱。詩人見之而爲辭也。○(劉氏曰)譏人固極。不獨諸已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長樂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他職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政廢。義不行。廢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父得以遂其不父。子得以遂其不子。兄弟得以遂其不弟。夫婦得以遂其不夫。婦得以遂其不婦。皆由疎離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爲恥也。乃毛人倫。序亂亡。國喪身而弗可救。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非天子之職。其曰刺之不亦宜哉。○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之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邱維子與女。音將安將樂。音女轉棄子。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孔氏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衰相長益。○(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孔氏曰。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爲潤。 ○(邱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子與女。謂與已厚也。○(孔氏曰)纒得且安。且樂。汝便轉棄我乎。

○(毛氏曰)言朋友趨利。窮遠相棄。鄭氏曰。棄。亡。舊。薄之甚。 ○(東萊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

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習習谷風。維風及雨。音將恐將懼。實之反。子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道。

○(毛氏曰)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泰。○孫炎曰。道風從上下曰頽。道風從下上曰泰。泰必遠反。 ○(鄭氏曰)實。置也。○(毛氏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孔氏曰。頽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率而成也。○王氏曰。風之屬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須。則德義相高。

○(鄭氏曰)置我於懷。言至親已也。如道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東萊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雨。此其一端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音無艸不死。無木不萎。音忘我大德。思音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艸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孔氏曰。長物之盛莫過夏時。不能無不萎死者。 ○(鄭氏曰)喻朋友安能不時有小怨。孔氏曰。良朋成就之德。雖大。然無能使色不有怨者。無能使辭不有怨者。 ○(朱氏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其所被者廣。然猶無不死之艸。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及於作德之由。不知以爲德。一艸一木。偶然死絕。則怨其德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鄭氏曰。大德。切。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宋氏曰)晉王襄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答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爲母所棄。不爲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取之。

蓼莪者。我。匪我伊高。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興也。蓼。蓼。長大貌。我。解見善者。莪。蒿。解見鹿鳴。○(歐陽氏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莪。然長大者。非我即蒿。皆艸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由大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東萊曰)蓼莪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蓼莪者。我。匪我伊高。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蔚、牡也。陸機草木疏云：牡，二月始生，七月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角似小豆，角似而長，一名馬蕪。〔鄭氏曰〕瘁，病也。

餅滿丁之馨善定矣。維音靡音之恥息淺。鮮音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餅，小而薄大。孔氏曰：餅，形似餅，大者受一餅。也。鮮，寡也。〔鄭氏曰〕恤，憂也。〔王氏曰〕餅，譬則民也。靡，則君也。餅之馨，則君之窮，則君之羞。〔呂氏曰〕鮮，猶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孔氏曰〕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長樂劉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曾氏曰〕入則靡至，無所歸投也。孔氏曰：已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是其所悲恨也。〔說文曰〕空，空也。詩曰：餒之靈矣，去徑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孔氏曰〕拊，拊循也。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朱氏曰〕畜，亦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養身或身，顧旋視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耶氏曰：顧旋視復，反覆不能暫捨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之於懷，抱。毛氏曰：腹厚也。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邱氏曰〕烈，烈氣之寒。〔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穀，養也。〔蘇氏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問飄風。〔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氏曰：民人自苦，見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寒且疾也。〔王氏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傷已獨不得終養也。朱氏曰：獨何為遺，此害也。〔孔氏曰〕他得孝養，已獨寒苦，此怨者之常辭。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蓋萃子恤之謂也。〔毛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陳氏曰：弗，弗動貌。〔鄭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〇杜氏注：譚國在濟南平原縣西南。

有饑音有棘音，棘音有棘音，棘音有棘音。周道如砥音，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靡音有音，靡音不音。〔鄭氏曰〕靡，有也。靡，不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靡有，靡不，言願之潛也。馬出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榮榮衣服。東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毛氏曰〕輿也。饑，滿貌。棘，熟食。謂黍稷也。孔氏曰：禮之通例，皆用黍稷，是為養。棘，長貌也。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砥，謂砥石，言其平也。禹貢曰：砥砮，砮，丹，矢，則言其直。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也。〔毛氏曰〕瞻，反顧也。潛，下貌。〔蘇氏曰〕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謀之殫，饒然，其鼎之七，球然。孔氏曰：言有饒然者，蓋中黍稷之食也。有球然者，棟木載肉之也。〔歐陽氏曰〕周道平直而賤役均。〔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鄭氏曰〕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蘇氏曰：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不然是以顯之而出涕也。

〔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鄭氏曰〕職主也。〔毛氏曰〕來勤也。孔氏曰來勤釋詩文以不敬

林杜其勤。西人京師人也。繁榮鮮盛也。舟人舟楫之人。〔孔氏曰〕私人皇隸之屬。玉藻云大夫私事

使私人指以也。〔毛氏曰〕試用也。〔鄭氏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孔氏曰東國之子主為勞苦。財以

不憚之也。〔歐陽氏曰〕舟人方事修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能罷之裘。而私家之人

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氏曰人之于試於其業則其功。〔朱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粟。〔毛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毛氏曰〕韜韜也。謂更其車也。從日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辰。孔氏曰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

〔鄭氏曰〕韜韜也。謂更其車也。從日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辰。孔氏曰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

〔毛氏曰〕報章。反報成章也。曉明星貌。孔氏曰曉。河鼓謂之牽牛。李巡孫炎以爲二星。不知其同異。

〔毛氏曰〕報章。反報成章也。曉明星貌。孔氏曰曉。河鼓謂之牽牛。李巡孫炎以爲二星。不知其同異。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害。俾我營作。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捕鳥獸。孔氏曰在天之畢徒

揭於二十八宿之行。〔朱氏曰〕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我。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

〔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斗北也。〔毛氏曰〕挹。挹。〔鄭氏曰〕翁。翁。引也。

〔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翁。斗。四

星爲斗。三星爲柄。垂而下。故曰揭。〔朱氏曰〕斗。西柄。亦秋時也。〔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爲我

簸。揚。糠。糝。雖有斗不能爲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嚙。斗西其柄。反若

有所挹。取於東也。〔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鄭氏曰〕韓詩作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朱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也。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王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梅栗皆美之卉，今廢為殘賊，曾莫知其罪，民猶嘉卉也。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蘇氏曰：廢為殘賊，言幽王基而剝下，無完民也。

相息竟。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何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朱氏曰〕載，則也。○〔鄭氏曰〕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邱氏曰〕我視彼泉水，則有清時，則有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或清之時。○〔朱氏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構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月。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醉，以仕，寧莫何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漢，南國之大水。○〔朱氏曰〕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鄭氏曰〕瘁，病也。○〔朱氏曰〕有，識有也。○〔蘇氏曰〕王者知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徒丸。匪以專。翰飛戾天，匪張連。潛逃于淵。

〔毛氏曰〕鴉，鴉也。孔氏曰：說文云：鴉，鴉也。從鳥，鴉聲。字異於鴉也。○釋文：字或作鴉。疏云：鴉，鴉也。鴉鳥之類，其飛也。李氏曰：若以爲鴉，則無戾天理，似覺而上其飛上薄雲漢。布翅翺翔。○說文云：鴉，鴉也。○〔鄭氏曰〕翰，高戾至也。鱗，鱗解見頤人。○〔劉氏曰〕言怨亂並與愛之辭也。

曾不為鴉，鴉乎。翰飛戾天，曾不為鱗，鱗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陳氏曰：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微隰有杞夷音。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解見四牡。○〔毛氏曰〕棘，赤棘也。孔氏曰：釋木云：棘，赤棘。郭璞云：赤棘，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生山中，爲車輞。○〔鄭氏曰〕此言草木牛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怨之。蘇氏曰：或作等，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蕨也。以免其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有葛藤覆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床者，有不已于行，否則天不安得而說服哉。○王氏曰：經營四方出入風塵，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二年，有圃生之杞。杜元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借借，壯貌。說文曰：借，借也。○〔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毛氏曰〕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朱氏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薄音。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薄，大率，循濱也。孔氏曰：九州海環之。○〔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下與此同義。孔氏曰：我從事獨賢，言獨多也。出小爾雅廣雅。○〔朱氏曰〕言土之廣，臣之衆，而上不均，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土而

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之則，則云整國百里，整歷所，驕恨其有人乘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 ○〔董氏曰〕：孟子荀氏作

普天之下，左氏引詩亦然。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濱，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彭彭，布彭反。嘉我未老，鮮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嘉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

旅與齊同。李氏曰：毛氏以旅為齊，案柔曰：旅有旅力，旅力既盡，若柔之詩，以謂旅力方強猶可也。如秦晉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為齊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後漢傳後詩曰：

哀我經旅，旅力及注旅陳也。○〔李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

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有不止於行，而馳驅於道路者。

〔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氏曰：彼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燕燕居息，我則慘慘憂勞，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為，以彼為賢，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為賢，則厚祿居彼為多。 ○〔左氏傳〕：晉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七感，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於兩反。

〔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為文。偃仰，作偃仰。○〔東萊曰〕：號呼也。或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或淇都南，樂音，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如字，音，或靡事不為。音，如字，音，或靡事不為。

〔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陳氏曰：出入風議，從口舌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乘多，賢者與之從事，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疢。都視反，分。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孔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其車駕牛，祗適也。○〔毛氏曰〕：疢，病也。○

〔蘇氏曰〕：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李氏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穎。莫庭反，古通。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一

〔朱氏曰〕：冥冥昏晦也，穎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荀子大略篇〕：君子者，不可

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

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

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雍雍，分無思百憂，祗自重。直用反，分。

〔鄭氏曰〕：雍，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于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其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別爾，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是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先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矣，苦念彼其音，人，涕

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蘇氏曰〕：先，地名也。毛氏曰：先野，遺荒之地。 ○〔朱氏曰〕：二月，建卯也。○〔毛氏曰〕：初吉，朔日也。○〔孔氏曰〕：離，歷

也。○〔毛氏曰〕：罟，網也。○〔朱氏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

苦，謂憂之甚也。○〔邱氏曰〕：其人謂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

免於禍，念彼不仕之友，閑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王氏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者，

世亂矣，欲去而畏難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其人，瞻

瞻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與，謂亦謂二月也。 ○〔鄭氏曰〕：昔以是時往，至今未

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孔氏曰〕：悔仕於亂，故念彼其人，瞻

瞻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此勞也，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收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芣穫，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

其人，與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毛氏曰〕：與，媛也。○〔鄭氏曰〕：愈，猶益也。○〔毛氏曰〕：蹙，促也。○〔鄭氏曰〕：詒，遺也。○〔毛氏曰〕：戚，憂

也。○〔鄭氏曰〕：興，起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此歲莫采芣穫之時而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二

不得歸也。長樂劉氏曰：采蕭獲者，冬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以祭也。獲，所以畜也。獲時之晚，所以畜為祭，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感。 ○〔鄭氏曰〕：自詒伊戚，我冒亂世而仕，自道此憂，悔仕之辭。○〔蘇氏曰〕：念彼其人，與言出宿，不安寢也。鄭氏曰：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 ○〔朱氏曰〕：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昌慮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毛氏曰〕：恒，常也。○〔王氏曰〕：靖，靜也。○〔毛氏曰〕：式，用也。○〔邱氏曰〕：穀，祿也。○〔朱氏曰〕：以，猶與也。○〔歐陽氏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使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鄭氏禮記注曰〕：神聽汝之所為，用祿與汝。○〔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曰：不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身與相親。○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退乎污下，自者，所以為主也。彼謂孔子主禮與待人，非其人而自之也。 ○〔東萊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呼報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孔氏曰：鄭氏於中候，據河記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孔氏曰〕：鼓，擊也。○〔釋文曰〕：將，將聲也。○〔禹貢曰〕：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氏曰：桐柏山在兩陽之東。 ○〔釋文曰〕：湯，湯，流盛也。○〔鄭氏曰〕：淑，善也。允，信也。○〔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

鼓鐘喑喑，淮水泔泔，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毛氏曰〕：喑，猶將將也。○〔蘇氏曰〕：泔泔，水流也。○〔毛氏曰〕：回，邪也。○〔王氏曰〕：泔泔，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鐘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毛氏曰〕：鼗，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鼗鼓，鼓，長丈二尺，鞀人云：鼗，鼓，長四尺。○孔氏曰：鼗，即也。古今字異耳。 ○〔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氏

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妯，動也。猶，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憂結於心，為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變苦之氣，實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 ○〔東萊曰〕：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以約，不僭，七念反。

孔氏曰：欽，亦鐘聲也。毛氏曰：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氏曰：人聞而樂進其善。 ○〔爾雅疏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為盛，列十三管，匏中笙，箏有簧，故或謂笙為簧，磬，以石為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蘇氏曰〕：雅，二雅，南，二南也。籥，解見簡兮。毛氏曰：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東夷之樂曰南，南之氏曰雅，南也。南也。籥也。二籥，周樂，尚武，故謂籥為雅，正也。籥，籥，文樂也。○歐陽氏曰：李札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籥有德，蓋以為文王之樂，詩又以為文王之詩，為周南，南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為何樂，當闕所未詳。 ○〔朱氏曰〕：僭，亂也。○〔孔氏曰〕：先言鐘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奏。○〔朱氏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蘇氏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藪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祐，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鄭氏曰〕：茨，蒺藜也。孔氏曰：釋文：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董氏曰：鄭康成以茅在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謂以茅蓋為楚楚也。○說文曰：蒺藜也。而茨則字猶為齊其為茨者，後人誤也。 ○〔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也。○〔鄭氏曰〕：與與翼翼，皆藪貌。○〔毛氏曰〕：露積曰庾。孔氏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稷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下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斯箱，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 ○〔鄭氏曰〕：十萬曰億。○〔毛氏曰〕：安安坐也。佑，勸也。○〔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景，大也。○〔王氏曰〕：今棘茨之所

生乃自昔我菽黍稷之地。○孔氏曰：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王氏曰：及其收也，則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為庾，其數至也。

○孔氏曰：左右之機皆實也，故我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濟濟子禮，踴躍。○黎爾牛羊，以往蒸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祀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濟濟踴躍，言有容也。○長樂劉氏曰：黎者，在滌而芻之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毛氏曰：亨，飪之也。

○孔氏曰：享謂賓之使肆陳也。○蘇氏曰：肆陳其骨體於俎也。○朱氏曰：鄭氏謂肆陳為別謂其骨體而升之俎也。○亦通。○鄭氏曰：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氏曰：祊，門內也。○注云：廟門外曰祊，與此不同。

○鄭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神保，鬼神之神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媵。○蓋古語然也。○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疆，境界也。○孔氏曰：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其儀濟濟然，踴躍然，乃潔所祀之牛羊，為蒸嘗之祭。

○鄭氏曰：君子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鄭氏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祀事所以孔明也。○王氏曰：凡祭，謀求諸陰，燔蕭求諸陽，索祭于祊，求于陰陽之間，夫遊魂為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祀祭于祊而祀也。○先影反。○王氏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享，而孝孫有慶矣。○邱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七亂，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壽疇。○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祭之禮，燔以肉，燔以米，少。○踏踏，言饗有容也。○孔氏曰：執爨，七亂也。○君婦莫莫，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壽疇。○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邱氏曰：為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鄭氏曰：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孔氏曰：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燔燔之數，然言從獻者。

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性主人獻尸，實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燔，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選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謂后也。○適，妻稱君之辭也。○毛氏曰：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孔氏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護豆由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為豆甚多，若簡潔不恭，則不能也。○毛氏曰：豆，謂內羞庶羞也。○孔氏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注云：房中之羞，其饌則稌飯粉羞，其豆則醯醢醢羞，庶羞羊膾豕臠，皆有醢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彼大夫，實尸，命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朱氏曰：為賓為客，言既以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酬也。○毛氏曰：釋而賓尸及賓客。○孔氏曰：正祭之日，賓用之為薦明。○鄭氏曰：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孔氏曰：特牲少。○毛氏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鄭氏曰：卒，盡也。○毛氏曰：庶，法度也。○鄭氏曰：古者於旅也。○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格，來也。○酢，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萊曰：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我孔煖。○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說文曰：煖，乾貌。○詩曰：我孔煖矣。○董氏曰：式，用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芬，芬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嚴主人。○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爾，飲食芬香，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禮足不吝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嚴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嚴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來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詩作履芬，孝祀。○釋文曰：嗜，作者曰：市志反，又巨之反。○董氏曰：韓

○鄭氏曰：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孔氏曰：特牲少。○毛氏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鄭氏曰：卒，盡也。○毛氏曰：庶，法度也。○鄭氏曰：古者於旅也。○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格，來也。○酢，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萊曰：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說文曰：煖，乾貌。○詩曰：我孔煖矣。○董氏曰：式，用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芬，芬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嚴主人。○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爾，飲食芬香，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禮足不吝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嚴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嚴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來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詩作履芬，孝祀。○釋文曰：嗜，作者曰：市志反，又巨之反。○董氏曰：韓

○說文曰：煖，乾貌。○詩曰：我孔煖矣。○董氏曰：式，用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芬，芬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嚴主人。○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爾，飲食芬香，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禮足不吝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嚴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嚴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來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詩作履芬，孝祀。○釋文曰：嗜，作者曰：市志反，又巨之反。○董氏曰：韓

○說文曰：煖，乾貌。○詩曰：我孔煖矣。○董氏曰：式，用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芬，芬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嚴主人。○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爾，飲食芬香，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禮足不吝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嚴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嚴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來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詩作履芬，孝祀。○釋文曰：嗜，作者曰：市志反，又巨之反。○董氏曰：韓

○說文曰：煖，乾貌。○詩曰：我孔煖矣。○董氏曰：式，用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芬，芬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嚴主人。○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爾，飲食芬香，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禮足不吝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嚴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嚴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來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詩作履芬，孝祀。○釋文曰：嗜，作者曰：市志反，又巨之反。○董氏曰：韓

○說文曰：煖，乾貌。○詩曰：我孔煖矣。○董氏曰：式，用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芬，芬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嚴主人。○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爾，飲食芬香，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禮足不吝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嚴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嚴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來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詩作履芬，孝祀。○釋文曰：嗜，作者曰：市志反，又巨之反。○董氏曰：韓

○說文曰：煖，乾貌。○詩曰：我孔煖矣。○董氏曰：式，用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芬，芬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嚴主人。○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爾，飲食芬香，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禮足不吝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嚴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嚴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來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詩作履芬，孝祀。○釋文曰：嗜，作者曰：市志反，又巨之反。○董氏曰：韓

○說文曰：煖，乾貌。○詩曰：我孔煖矣。○董氏曰：式，用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芬，芬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嚴主人。○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爾，飲食芬香，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禮足不吝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嚴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嚴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來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詩作履芬，孝祀。○釋文曰：嗜，作者曰：市志反，又巨之反。○董氏曰：韓

○說文曰：煖，乾貌。○詩曰：我孔煖矣。○董氏曰：式，用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芬，芬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嚴主人。○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爾，飲食芬香，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禮足不吝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嚴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嚴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來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詩作履芬，孝祀。○釋文曰：嗜，作者曰：市志反，又巨之反。○董氏曰：韓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方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徂位。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孔氏曰。但自此適彼之辭。位是告

少牢告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

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少牢注云。利。猶

〔毛氏曰〕。致告。告利成也。養也。成。畢也。音

〔鄭氏曰〕。具。皆也。孔氏曰。言皆醉者所祭

〔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鄭氏曰〕。載。則也。〔孔氏曰〕。鳴鼓鍾以送尸。謂

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孔氏曰。膳夫祭祀則徹王之膳。其餘則

疾為敬也。長樂劉氏曰。不遲。不敢忘且緩如神。猶 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

也。孔氏曰。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

與同姓燕之事。〔東萊曰〕。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致詩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既得之矣。其下又云。

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既既將。莫怨其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鄭氏曰〕。小大。猶長幼也。〔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氏曰〕。

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孫孫。引無極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

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又曰。燕祭不得

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朱氏曰〕。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鄭氏曰。

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曰。維其盡之。

長之也。前注曰。世世昌盛長 無窮是勿廢長行之。〔孔氏曰〕。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皆為水之所泊。

秦庶艱食。積民乃粒。萬邦作父。猶成五服。至十五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田法成於禹。稼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后

稷之業。商道墜墜。而大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成王。廣五服。為九服。推後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賦。於天

下。至於幽王。釁賦重田。來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則賦不修於天下。是以夫閭之途。不距於溝。於下之漚。不

距於澗。道下之漚。不距于川。路下之川。不距于海。是所謂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

服。而達于。〔東萊曰〕。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會孫。蓋泛指周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於詩言後王務農

者。皆本之後稷。而謂之會孫。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之。原隰。會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毛氏曰〕。甸。治也。鄭氏曰。禹治而甸。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

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如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色方二里。郭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澗。是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澗。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

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土地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傳

說。少康。魯大衆。故與出賦。禹盡力乎溝澗。與匠人井間有澗。澗與匠人井間有澗。澗與匠人井間有澗。澗與匠人井間有澗。澗與匠人井間有澗。澗與匠人井間有澗。

〔毛氏曰〕。南東。或南或東。長樂劉氏曰。其途東入于溝。則畝 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氏稍人注曰〕。邱乘。讀與維禹。澗之之。澗同。其訓曰乘。

〔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長樂劉氏曰〕。

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氏稍人注曰〕。邱乘。讀與維禹。澗之之。澗同。其訓曰乘。

曰。鄭據韓詩為說。歐是軍陣。故訓為乘。彼。〔毛氏曰〕。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治

上天同雲。雨。〔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毛氏曰〕。零。零。雪貌。〔爾雅曰〕。

小雨謂之霰。〔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三辰之事。則欲盛而

故於雪言。零。零。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

○〔說文曰〕浸澤多也。從水，發聲。詩曰：既浸既淫。

疆場音亦翼稷稷或或於六曾孫之穡以爲酒食必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前漢書注注○〔孔氏曰〕翼翼然閑整。○〔毛氏曰〕疏或茂盛貌。○〔鄭氏曰〕敏

穫曰穡，界子也。○〔邱氏曰〕與尸謂獻祭食并酌賓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酌酌以

酢賓并祭末無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并各

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或或謂萬井其布廣野或或成文也。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界我尸

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爲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

萬年也。
中田有庶力居疆場有瓜是剝拜角是菹鄭氏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庶焉以使其田事。後漢注春秋井田計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庶者在內貴人也。公田

八家治田之庶。○〔董氏曰〕井九百畝。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私也○〔鄭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爲

其中爲公田八家每家庶舍二畝牛。於畔上種瓜。○〔毛氏曰〕剝瓜爲菹也。鄭氏曰剝

曰。祜，福也。○〔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出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庶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

種瓜所以使地也。王氏曰疆場有瓜瓜新熟獻於天子乃爲菹以供祭祀。○〔鄭氏曰〕獻於先祖者貴四

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管音

〔邱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惟鬱鬯并五齊是用若元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

祭用也。孔氏曰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也○〔毛氏曰〕騂，周尚赤也。孔氏曰三代祭其廟各

赤故郊廟用騂。○〔鄭氏曰〕鸞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孔氏曰鸞即鈴也謂

用騂牲以陽祀爲宗廟。○〔毛氏曰〕告純也。孔氏曰郊特牲曰毛血告

血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告純。昭曰明不困故也。○〔鄭氏曰〕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

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亨時。孔氏曰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謂率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長樂劉氏

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蒸其膏。王氏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

祖而毛牛尚耳鬯刀以割取鬯膏乃退。力故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

注鬯鬯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

用王氣也既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蕭合壇壝凡祭慎諸此

珠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是是亨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丞進也。朱氏曰或○〔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鄭氏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

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孔氏曰〕先祖於是美大報以大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俎音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音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音或耔黍稷薿薿音攸介攸

止音我髦音士。

〔毛氏曰〕俎，明貌。○〔孔氏曰〕甫，大也。○〔朱氏曰〕十千，公田所取之數也。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

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九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

十千上地穀一鍾。○〔孔氏曰〕鍾容六斛四斗。○〔董氏曰〕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朱氏曰〕陳，舊

粟也。○〔毛氏曰〕耘，除草也。耔，離本也。孔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畝田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

畝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耨耨而盛也。○〔朱氏曰〕薿，茂盛貌。○〔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丞，進也。髦，俊

也。○〔蘇氏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爲國用。○〔朱氏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

存其新而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節又合

宜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氏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

怠惰。○〔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毛氏曰治田得穀俊士以進○〔前漢食貨志曰〕或耘或耔黍

稷薿薿。○〔東萊曰〕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

黍稷薿薿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

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離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音明與我犧音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音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

黍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衆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爾。毛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粢○〔孔氏曰〕肆，帥祭

敬體也在器曰肆。○〔孔氏曰〕羊言犧謂純色。又曰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則四方之日表齋盛告潔注云案六穀也器實曰齊指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孔氏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朱氏曰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聖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蓋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盡其教養之方使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良而不忘也○陳氏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達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絕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敏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鄭氏曰〕觀見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邱氏曰〕寫喜而舒寫也○譽處見蓼蕭○〔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董氏曰〕裳古文作常今爲裳者或篆體也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蘇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也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朱氏曰〕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音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鄭氏曰〕言白者取韻便也○駱解見四牡○〔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存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鄭氏曰〕君子斥其先人也○〔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戶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交交往來貌桑扈鶯脂也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鶯脂鳩鵲此一種也肉也對鶯丹言之則鶯脂者鶯其色也爾雅有鶯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鶯脂者言之此則陸氏師之說也

〔毛氏曰〕然有文章○〔蘇氏曰〕胥辭也○〔鄭氏曰〕祜福也鶯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之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濼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示觀視而仰樂之○〔蘇氏曰〕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法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

與女蘿依於松柏。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蘇氏曰〕：兄弟之王，譬如葛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葛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忼忼。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殽既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忼忼，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姊妹也。妻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王氏曰〕：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言弁在首而不知用禮，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霰，陽氣搏而骨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說由陽氣所薄而為之矣。

以稱之，則刺之甚矣。○〔陳氏曰〕：霰，雨雪之兆。王疎兄弟甥舅，亡之兆也。○〔蘇氏曰〕：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其他矣。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葦，胡晴。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收。○〔鄭氏曰〕：德澤不加於民間，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聲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輿也。間關，設車也。○〔鄭氏曰〕：間關，設車聲也。○〔董氏曰〕：按說文，輿，徒也。故文曰：輿，車軸頭鐵也。○〔毛氏曰〕：變，美貌。○〔鄭氏曰〕：逝，往也。○〔毛氏曰〕：括，會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邱氏曰〕：昏君之心，維婦人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王也。○〔朱氏曰〕：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饑渴耳。○〔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疾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亦。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三 四七五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雉也。○〔張氏曰〕：碩，大也。○〔邱氏曰〕：爾，碩女也。○〔鄭氏曰〕：射，厭也。○〔邱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與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朱氏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嘉如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所不能自己。○〔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惡褒姒甚矣。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其葉湑湑，其葉湑湑。○〔鄭氏曰〕：析，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為薪，其葉湑湑然茂盛。○〔鄭氏曰〕：鮮，善，觀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與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史記孔子世家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景行，大道也。○〔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葦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說文曰〕：叩，欲有所庶及也。詩曰：高山仰止。○〔史記孔子世家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毛氏曰〕：景行，行止詩作行之。

營營青蠅，止于樊。○〔鄭氏曰〕：營營，往來貌。○〔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鄭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鄭氏曰〕：君子，謂王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鄭氏曰〕：營營，往來貌。○〔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鄭氏曰〕：君子，謂王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鄭氏曰〕：營營，往來貌。○〔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鄭氏曰〕：君子，謂王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鄭氏曰〕：營營，往來貌。○〔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鄭氏曰〕：君子，謂王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鄭氏曰〕：營營，往來貌。○〔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鄭氏曰〕：君子，謂王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鄭氏曰〕：營營，往來貌。○〔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鄭氏曰〕：君子，謂王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鄭氏曰〕：營營，往來貌。○〔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鄭氏曰〕：君子，謂王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鄭氏曰〕：營營，往來貌。○〔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鄭氏曰〕：君子，謂王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鄭氏曰〕：營營，往來貌。○〔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鄭氏曰〕：君子，謂王者也。

蠅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污白以為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孔氏曰：讒人為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恃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董氏曰：營營說文作營，小聲也。變作營，蓋古字也。○東萊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杆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孔氏曰：棘，棘也。即為藩之物。○鄭氏曰：極，猶已也。○李氏曰：四國，四方也。○前漢注

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市。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孔氏曰：謂見

○李氏曰：榛，所以為藩也。○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朱氏曰：己與聽者為二人，

君也。○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破。○李氏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亦

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且酒，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酒然俱醉，顏色齊同也。○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人為王卿士。○孔氏曰：樂記說樂之運云：味曠之淫液，則淫液遲久之意也。

後漢孔融傳：韓詩曰：賓之初筵，武公飲酒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止乙。籩豆有楚，殺核戶交。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借。音。鐘鼓既設，舉酬市由。逸逸大

侯既抗，苦恨。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即席也。孔氏曰：司几筵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邱氏曰：左右，謂據筵上左右之人。○毛氏曰：秩秩

然肅敬也。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楚，別貌。殺，豆實也。之，其其實核亦為殺。○孔氏曰：殺是總名，此文殺核與籩豆相對，故分

曰：核，籩實，桃梅之屬。孔氏曰：桃梅有核之物，籩人云：籩食之，其實實也。○毛氏曰：旅，陳也。○鄭氏曰：和旨，猶調美也。孔甚也，借齊一也。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之酬爵也。又曰：按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醉，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旋而遂舉所奠之爵，交以爲也。○毛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

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孔氏曰：射人云：王大射，設三侯，司裘，王

大射，供虎侯，侯侯射，天子之射，設三侯也。大射，中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設三侯也。○抗舉也。○司馬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放之矣。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抗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擊，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馬命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擊左下綱，是將射始發之。

○鄭氏曰：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

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

○毛氏曰：的，質也。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質，實射之侯，其中采書爲正，大如罽，昔居侯中，二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爲罽，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爲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

方制之，以爲質，謂之罽，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祈，求也。○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醵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文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

行燕禮。○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既安賓，然後改，既旅，然後張侯及弓。孔氏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下章言燕而烈祖，其非祭與。

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求勝以爵其不勝。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東萊曰：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爲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樂，尚遠之，可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音改懸者，請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射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

○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玷上之
○〔董氏曰〕崔靈恩集註以一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王氏曰〕大射禮為將祭擇士故也

既祭矣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朱氏曰〕百禮之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滿樂也○〔王

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孔氏曰〕酌彼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蘇氏

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蘇氏曰〕幡幡字意舍捨其坐遷屢力具舞僛僛音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蘇氏曰〕於力曰既醉止威儀幡幡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幡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僛僛軒舉之狀

○〔毛氏曰〕抑抑慎密也○〔蘇氏曰〕僛僛僛僛也○〔董氏曰〕秩序也

○〔孔氏曰〕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賓初升筵尚溫溫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

然重慎至於既醉幡幡失威儀○〔蘇氏曰〕賓初升筵之時能自勸成舍其本坐遷罰他處長樂劉氏曰君臣賓主各有定

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也○〔蘇氏曰〕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其未醉尚守威儀

已醉威儀乃悒悒然而嫫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次○〔蘇氏曰〕犯貴朝延犯節

賓既醉止載號○〔蘇氏曰〕載號亂我邊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蘇氏曰〕屢舞僛僛

反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嘒號呼謹嘒也○〔蘇氏曰〕僛僛舞不能自止也○〔鄭氏曰〕郵過也○〔蘇氏曰〕郵

側傾也俄傾貌○〔毛氏曰〕僛僛不止也○〔鄭氏曰〕出猶去也○〔蘇氏曰〕此章申言

其亂而終誨之也○〔蘇氏曰〕言人之始末○〔歐陽氏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嘒雜亂邊豆

亦無次序至於屢舞不自知其過矣○〔長樂劉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頽矣○〔孔氏曰〕數起舞僛

僛然又不能止○〔長樂劉氏曰〕福謂微俎歸昨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氏曰〕賓醉則出

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蘇氏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

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東萊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

以賜鍾人於門內露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竝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兩說合觀之

其義乃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意匪言勿言匪由勿

語○〔蘇氏曰〕由醉之言俾出重殺音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蘇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善之古之慎禮如此○〔蘇氏曰〕監

○〔朱氏曰〕謂告也○〔鄭氏曰〕由從也○〔毛氏曰〕殺羊不童也○〔鄭氏曰〕三爵者獻

也○〔蘇氏曰〕孔氏曰禮有獻酢有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

○〔王氏曰〕凡此飲酒則非特幽王之朝而已○

○〔孔氏曰〕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不醉者復設禮以逼之○〔鄭氏曰〕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

酒欲令皆醉也○〔王氏曰〕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

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為善恥彼不醉者而強之以酒○〔孔氏曰〕不醉者監與史反恥而謂之是使之

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朱氏曰〕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意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

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蘇氏曰〕使汝出童首無角之

也○〔鄭氏曰〕此為飲酒者設法也為主入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立監佐史無使過醉意慢

無禮又當立酒令云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當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殺○〔蘇氏曰〕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

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蘇氏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小人者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矧敢多於三爵

人飲而又酌以酬賓實則莫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酢為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長樂劉

氏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弗問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則淫亂邪惡雜糅百禮與焉而

王用以為媿不醉則不為百媿無以媿於王反恥而罰之俾之必醉矣○〔蘇氏曰〕淫亂邪惡雜糅無所不至勿從謂告之也或恥而

弗為矣而俾大意者謂酒于色悖于禮禮于義皆大悖于厥政者常人以爲憂幽王則以爲樂故立監佐史成其勿言幸其昏

迷而大意用以為歡焉○〔蘇氏曰〕醉者醉則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喪而美之用以為樂慎勿言其非恐其心而

威儀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劉執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意，然論酬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錄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二句

魚藻音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胡老反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鄭氏曰：萬物失其性，性者王政教長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有危亡之禍。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蟲鳥獸也，網罟有制，爵難有時，田獵有度。弋射有規，不枉殺以戕其生，不過用以存其類，則其仁不以不至矣。然上有恤物之心，天下至廣，萬類雖多，雖欲全之，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是以先王于鄉塗，次及于八州，建伯立正，分帥列長，尊乎道，德之賢以爲司徒，用德教以鄉三物爲本。禮以格其違，有樂以和其風，有政以矩其心，有刑以復其本，則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也。又豈有於物而不仁於昆蟲而不恤哉。○王氏曰：憂在天下，不爲一己之得失，故謂之君子。○孔氏曰：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鎬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魚在其藻有頎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若在反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頎，大首貌。○「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鄭氏曰」豈，亦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

毛氏曰：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孔氏曰：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頎然其大首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淡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頎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頎也。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乃多反王在在鎬有那其居反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遠反不能錫命以禮數色角反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孔氏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驪車，當太子申侯怒，乃與緄西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氏曰：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曰見微而思古焉。

采芣采芣音芣之筐音之君子來朝何錫子之雖無子之路車乘乘證反馬又何子之玄衮古本反及黼音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芣，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芣，三其生，子葉皆以芣，王宮有子，相乃用錫羹，故使采之。孔氏曰：公食禮云：錫者，牛糝羊苦末，糝皆骨渣，注云：糝，苦末也。錫，糝之屬也。○孔氏曰：以鼎糝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老之以糝，謂以糝爲乃盛之於錫，謂之錫羹。

王肅云：筐，篋也。所采之菜。○「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元衮，卷龍也。父曰：元衮，元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氏曰：龍首卷然謂之衮。

龍首卷然謂之衮。○「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劉氏曰」芣，薄物，采以爲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篋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

「蘇氏曰」采芣猶設筐篋以待之而況諸侯乎。○「蘇氏曰」雖無子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衰，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爾。○「東萊曰」上公之服九章，元者，衣之色也。衮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元衮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芣，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鄭氏曰」芹，菜也。可以爲茹，亦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雁醯。○「毛氏曰」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也。○李氏曰：淠淠，言其聲之細也。○鄭氏曰：淠淠，言其聲之細也。

「蘇氏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駟，四之曰駟。黃氏曰：駟，則駟也。○李氏曰：駟，則駟也。○「長樂劉氏曰」屈，至也。○「朱氏曰」芣，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鄭氏曰」泉，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依反其旂淠淠。四擊反嘒嘒嘒嘒。七南反載駟音

君子所屈音界。○「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芣，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鄭氏曰」芹，菜也。可以爲茹，亦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雁醯。○「毛氏曰」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也。○李氏曰：淠淠，言其聲之細也。○鄭氏曰：淠淠，言其聲之細也。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諸侯赤芣幅，幅，幅也，所以自備束也。孔氏曰：左傳曰：帶裳幅，內則亦云備，則此服名備而已。○「鄭氏曰」芣，太古蔽前之象也。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知蔽後，後知蔽後。○李氏曰：幅，謂之芣，其制則同，但尊卑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芣爲之。玉藻，纁衣，未大夫素士，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

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孔氏曰：邪，幅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幅，織也。各行膝者，言行而織束之。○「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紓，緩也。○「朱氏曰」言諸侯見于天子，恭敬齋肅，不敢紓緩

曰在下。○「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紓，緩也。○「朱氏曰」言諸侯見于天子，恭敬齋肅，不敢紓緩

也蓋因其服以起與曰赤帝在股則邪幅在下矣彼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
 也。鄭氏曰天子賜之福則以福祿申之所謂人謀鬼謀也。○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命有命車其命
 之則路車乘馬元竟及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荀子勸
 學篇云君子不傲不隱不替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

維柞子落之枝其葉蓬蓬步公樂只君子多見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牌廷平平反左右亦是率從
 〔鄭氏曰〕與也。○〔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車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孔氏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
 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長樂劉氏曰〕柞之所以
 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脈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
 諸侯也氣脈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脈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為
 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並受其福也。○〔朱氏曰〕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
 之而至此也。孔氏曰履慶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便善左右亦是帥從。杜預注使善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善然在左右。○釋文曰轉詩作便便云開雅之貌。

汎汎芳劍楊舟音力維音維之樂只君子天子之其維樂只君子福祿類尸之優哉游哉亦是辰矣
 汎汎反楊舟音力維音維之樂只君子天子之樂只君子福祿之優哉游哉亦是辰矣。孔氏曰釋水云楊舟維之維也維也孫炎曰維太索也李巡曰維竹為
 又為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維繫而維也。○〔鄭氏曰〕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
 定舟人以維繫其維以行之。○〔蘇氏曰〕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歐
 陽氏曰〕維維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毛氏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王氏曰〕君子所樂樂王能以義揆
 之也君子事王以義而已若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君子小人
 而無樂矣。○〔邱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
 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聯諸侯優游而不迫。○〔釋文曰〕脆韓詩作脆。

采芣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譏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
 世同氣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
 為作也。

駢駢息管角弓匹然駢駢息徐其反矣兄弟不姻無胥息徐遠矣
 〔毛氏曰〕與也駢駢調和也。黃氏曰許慎作解駢角弓言用角低中便也若作駢則訓色先儒以駢取其調和則字當作解駢與駢同音。○〔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
 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為弓謂梓角筋膠漆也又曰角之中。駢反貌。○〔鄭氏曰〕胥相也。○〔歐陽氏曰〕弓之為
 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李氏曰〕九族我親之則附疎之則離亦如角弓
 駢然而反。○〔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鄭氏曰骨肉之親無相疎遠相
 爾之遠矣民肯然矣爾之教矣民肯微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做上之所為也。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有裕羊樹不令兄弟交相為瘡羊主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朱氏曰〕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
 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王氏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交相愛
 人少惡人多。故也不令兄弟交相為瘡者交相惡也。○〔孔氏曰〕天下善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爵祿也。○〔王氏曰〕民其良心不參彼
 己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朱氏曰〕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
 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王氏曰〕受爵不讓專利而有
 之也至于已斯亡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歐陽氏曰貪爭不
 老馬反為駒音拘不顧其後音宜如酌孔取音於
 〔毛氏曰〕餽飽也。○〔呂氏曰〕孔取甚取也。○〔鄭氏曰〕見老人反侮慢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
 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毛氏曰已老矣而後童慢之。○〔朱氏曰〕已多而宜飽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東
 萊曰〕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於子弟所謂老馬反為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
 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餽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酌
 也。

毋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音屬音
 〔鄭氏曰〕毋禁辭。說文云毋止也。○〔毛氏曰〕孫猿屬。陸氏草木疏曰猿猴也楚人謂
 之沐猴老者為猿長者為猿。塗泥也附著也微美也。○

〔鄭氏曰〕屬連屬也。說文曰屬連也。○〔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爲不善皆爲所自能不必教之也。今幽王又疎

薄骨肉爲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狻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

暨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

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此之謂微猷。○〔王氏曰〕君子有微猷於此則小人與屬於彼矣。○

〔東萊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兩子付雪灑灑符驕見乃見消莫肯下遺嫁遺式居婁力住驕反。

〔孔氏曰〕灑灑雪盛貌。王氏曰其來○〔毛氏曰〕見日氣也。說文曰見日光也。○〔蘇氏曰〕遺子也。○〔釋文曰〕婁

王肅云數也。○〔鄭氏曰〕兩雪之盛灑灑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蘇氏曰〕兩雪之灑

灑盛也見日而消矣。王族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呂氏曰見消謂君子有微猷也兩雪之消喻

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小人道消也○〔王氏曰〕兩雪灑灑見消者皆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今王會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彼哉。歐陽氏曰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爲驕傲也。○〔董氏

曰〕灑灑詩作虞。○〔釋文曰〕見韓詩作嘯音於見反云嘯見日出也。韓詩作聿劉向同。劉向曰君

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兩雪灑灑見視聿消○〔東萊曰〕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婁驕

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非一也。

兩雪浮浮見見曰流如蠻如髦音是我用髮。

〔毛氏曰〕浮浮猶灑灑也。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流者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西

魯曰及庸蜀諸蠻微虺彭蠻人彼紫此髦音義同○〔歐陽氏曰〕言骨肉相殘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王氏曰紫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

蠻如髦矣如髦如髦是謂大亂故我是用髦也○〔東萊曰〕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

民皆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

戾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嘆世乖俗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狻升木以塗附

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

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灑灑之可畏王苟篤於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羣

慝衆怨無復存矣。奈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

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見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

宗族如髦蠻而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苑者柳不尙惕反上帝甚蹈音無自瞿焉俾予靖之後子極焉。

〔毛氏曰〕苑茂木也。○〔鄭氏曰〕尙庶幾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爲斥王。○〔毛氏曰〕蹈

動也。暱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之願此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

柳者。○〔孔氏曰〕王其心變動不怡。王氏曰但謂上帝其蹈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諸侯相戒無往親近之必將得罪。王氏曰幽王暴

則人皆欲自遠。無欲自離也○〔陳氏曰〕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于也。

有苑者柳不尙惕反上帝甚蹈音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子邁焉。

〔毛氏曰〕惕息也。王氏曰惕小息也瘵病也。○〔李氏曰〕邁往也。宣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謔言其興

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歐陽氏曰〕後子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傳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

人不知其所屆。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者尚有所屆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其難知其矣○〔東萊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

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倏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

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屢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

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

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緜之士不衣狐白。子狐裘約衰，元緜衣以緜之。狐裘黃衣以緜之。

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黃也。

不改有常也。○〔鄭氏曰〕于於也。○〔毛氏曰〕周忠信也。

○〔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濃度文章。○〔邱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所仰望而取濃也。○〔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乎周，萬民所望也。服虔注云：逸詩也。

孔氏曰：緜衣注云：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虔以為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緜，攝音七活。彼君子兮，綢音直留。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機曰：木疏云：臺，夫須也。須，髮也。可以為簪。以臺皮為笠。孔氏曰：笠本樂器，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實屬焉。紳，帶也。前裳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

○〔毛氏曰〕緜，緜布冠也。○〔朱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緜布冠制小，故言撮者是。常為元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

○〔張氏曰〕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呂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有不與也。○〔王氏曰〕臺笠緜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綢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直如髮之本末無隱也。○〔鄭氏曰〕病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音實。彼君子兮，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音於勿，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朱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咸謂之尹氏，結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舊姓也。韓奕云：韓姁，韓之甥，左傳鄭石突曰：結，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結與周室為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

○〔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兮，卷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鄭氏曰〕蠶，蠶蟲也。說文曰：長尾為蠶，短尾為蠶。尾末捷音其反，然似

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髮，髮也。髮不卷，則曲以為飾。邁，行也。○〔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

○〔釋文〕帶作帶，云本亦作帶。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張文民，衣服不貳音七容。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

扶又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樂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風，必有刑以與其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率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先王之治於斯為至矣。然則莛箴帶雖則未備，有以見民德之歸一也。

○〔董氏曰〕緜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歸于周，萬民所望音亡。

○〔毛氏曰〕彼，彼明子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朱氏曰：都，王都也。○〔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服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旒。我不見兮，云何吁矣。

〔鄭氏曰〕伊，辭也。肝，病也。

〔蘇氏曰〕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

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王氏曰：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賦采芣之詩以刺焉。三連也，連連帥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以武以防其禍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之以卒卒，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則正之以甸，甸有弗制，則正之以采芣也。而六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擢途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反，與古異矣。

終朝采芣，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鄭氏曰〕綠，王芻也。

〔李氏曰〕薄，辭也。〔鄭氏曰〕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

〔朱氏曰〕沐，蓋以待君子之歸也。

〔蘇氏曰〕予髮曲局，髮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芣，不盈一掬。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鄭氏曰〕藍，染艸也。〔毛氏曰〕衣蔽前謂之襜。

〔朱氏曰〕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後漢書〕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言賑勸。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下，往也。

〔孔氏曰〕賑，謂射訖弛弓，納于囊中也。

〔鄭氏曰〕綸，釣繳也。

〔鄭氏曰〕言是子往獵，我則爲之納弓于囊中，往釣，我則爲之繕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

〔朱氏曰〕此怨曠也，想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接而申之。

〔董氏曰〕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邱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

采芣四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不能膏。

〔毛氏曰〕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

伯之職焉。

〔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孔氏曰〕當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

〔毛氏曰〕與也。芄芄，長大貌。悠悠，行貌。

〔蘇氏曰〕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

〔鄭氏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整我任，我蓋。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責任者。〔孔氏曰〕有挽蓋者。〔孔氏曰〕有將車者。〔孔氏曰〕此轉傍，薄浪反。〔孔氏曰〕雖隸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勞，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元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徒也。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工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同也。

〔鄭氏曰〕集，猶成也。〔邱氏曰〕蓋，不定之辭也。

〔孔氏曰〕蓋者，爲疑辭，亦爲發端，學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增字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邱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發呼而論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蓋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師者，旅者。〔鄭氏曰〕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御上章也。

〔王氏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

〔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

〔鄭氏曰〕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王氏曰〕召伯營謝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之宅，平淮夷故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深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

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其溝洫故也。○〔東萊曰〕：天子于萬姓者也，大臣

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

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

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既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溼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

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朱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飲也。毛氏曰：沃，沃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糾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孔氏曰：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長樂劉氏曰：謂老大則漸幽黑也。膠，固也。○〔王氏曰〕：德音，

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

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暇。○〔朱氏曰〕：謂猶告也。表記引遐不謂矣，注謂猶告也。○〔邱氏曰〕：詩人自道其

愛賢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諫。

○〔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王氏曰：爾雅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東萊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衆人，衆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

遠欲謂之，何其犯分躐等歟。蓋慕用之極，與賢者為一體，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其中其否，有所不知

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制，周人為之作是詩也。鄭氏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

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葉，孟子曰：無易樹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為柢，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葉也。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

失上下之分。

白華音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孔氏曰：釋紳云：舍人曰：白華，一名野菅，漚之柔初，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木漚者為野菅也。○〔孔氏曰〕：刈白華已

漚以為菅，又取白茅束之。○〔鄭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也。○〔程氏曰〕：

白華，則漚以為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與尊卑上下，各有其分。王氏曰：菅，則后也，茅，則妾也。

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漚漚合，則清且為露。○〔程氏曰〕：天步，時運也。毛氏曰：猶，如也。天之道，雲

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朱氏曰：英英，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漚，符彪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漚，流貌。○〔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鄭氏曰：漚，漚也。○〔邱氏曰〕：碩人，謂幽王也。○〔程

氏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漚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

〔說文曰〕：漚，水流貌。詩曰：漚沱北流。徐鉉曰：漚，沱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漚，非是，徒何切。

漚，徂魚彼桑薪，五綱烘反，于焮，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漚者，薪之一名，漚彼桑薪，猶薪是漚薪也。少儀云：漚，維注云：未熟曰漚。○〔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印

我也。烘燎也。燒。挂竈也。孔氏曰：挂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然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鄭氏曰：今之三隅竈也。挂音志。 ○〔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印烘于煇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爨，而為之爨，以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幽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高，而所為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為如是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七感。視我邁邁，反。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懔懔，而反視我邁邁何哉。○〔釋文曰〕：邁，韓詩及說文，竝作怵，孚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許云：很怒也。

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音呼各。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毛氏曰〕：鶯，禿鶯也。○〔孔氏曰〕：梁，魚梁也。○〔蘇氏曰〕：鶯，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鶯，清濁則有間矣。今鶯在梁，而鶴在林，鶯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鶯而棄鶴也。氏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鶯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宜居正位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鶯鶯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鶯鶯之不如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扁，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蘇氏曰〕：扁，卑也。疢，病也。○〔蘇氏曰〕：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可以為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棄申女何也。○〔歐陽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入下，如妾止當在下，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多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於音。食，音。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風薄，大不念小事，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縣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絕不成語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與也。縣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邱阿，曲阿也。○〔朱氏曰〕：後車，副車也。○〔孔氏曰〕：夏官：僕，掌車之政，道僕，掌車之政。政，田僕，掌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我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倅。○〔鄭氏曰〕：小鳥知止於邱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刺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日受其教誨。○〔孔氏曰〕：教誨雖於人無實，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又命後車以載之。○〔孔氏曰〕：車載，則命後車以載之。○〔孔氏曰〕：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之止於邱，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亦未嘗有厭。○〔鄭氏曰〕：黃鳥之止於邱，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亦未嘗有厭。○〔蘇氏曰〕：黃鳥之止於邱，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亦未嘗有厭。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邱隅，邱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大學詩云〕：縣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縣蠻黃鳥，止於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邱側，邱傍也。極，至也。○〔李氏曰〕：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為言，至也。非敢憚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三章章八句。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烹熱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

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王氏曰〕嘗

〔杜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免首猶與賓客享之。○〔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牢

有免。斯首炮反。之播音。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毛氏曰〕炮加火曰播。○〔鄭

氏曰〕炮之播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免斯首播之炙音。之。君子有酒酌言酢。

○〔毛氏曰〕炕火曰炙。○〔蘇氏曰〕報者實既卒

有免斯首播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醺。

○〔毛氏曰〕醺道飲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

○〔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

○〔朱氏曰〕皇暇也。

○〔孔氏曰〕王

○〔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

朝見天子也。

○〔東萊曰〕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爲遼。非也。然孔

氏之說。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華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嶺之末也。曷何也。○〔毛氏曰〕沒。盡也。

○〔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

○〔歐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蹄。豕音。蹄音。豕白蹄。豕音。蹄音。豕白蹄。豕音。蹄音。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孔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朱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孔氏曰：牂，羊也。牝，羊也。牂羊，故知牂羊也。墳，大也。〔鄭氏曰〕三星，心星也。〔毛氏曰〕留，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莆田鄭氏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瘵，反首大而身小。王氏曰：牝羊則首小，大牝羊則首大。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留，皆不久也。毛氏曰：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於將沒而望於魚笱之中，其可久乎。此以興死亡將至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氏曰：留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際，豈遠乎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宇。孔氏曰：言萬民無不從役，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邱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頌反。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鄭氏曰〕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木尊者，將生必元。長樂劉氏曰：草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矜古今字。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元至於黃，此豈非民乎。王氏曰：草既黃而死矣，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矜。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曰〕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孔氏曰：征夫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常循曠野之中，與兕虎為類無異乎。

有芄，芄，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邱氏曰〕芄，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孔氏曰：中車有土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上所乘之棧名也。〔孔氏曰〕狐本是

草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乎。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正大雅 說已見 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歐陽氏曰：自上古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國自北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與周者，自文王始也。其後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地之象，早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成文王受命之始，故也。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王，至武成而稱文王為文王，則可知矣。就謂至德如方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已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不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朱氏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五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也。〔宋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為其邦舊矣。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德之顯，是以為帝命之時也。然則謂之不顯，豈不顯也。蓋古語急而曰。夫文王在上，而於昭于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其附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程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諱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蘇氏曰〕文王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之降，多以降降言之。

〔毛氏曰〕齊聲，勉也。〔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敷也。〔杜氏左傳注曰〕錫賜也。〔季氏曰〕哉者，語辭也。〔毛氏曰〕侯維也。本宗也。支支子也。〔朱氏曰〕所謂齊聲，文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齊聲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苟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濤湧皆盈，其潤可立而待，又安能不已乎。德盛如是，故上帝敷錫於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其本宗，則百世為天子，支庶則百世為諸侯。〔鄭氏曰〕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皆天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嘆之，以足其辭也。〔王氏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其德之盛也。〔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顯也。天之所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前田氏曰〕此所以為偏賜也。

〔董氏曰〕齊聲，文王集注作妮妮文王，按說文，妮妮，勉也。然則字當作妮。〔宋氏曰〕語音同，說文無字，徐左氏羊舌職陳桓子國語，萬良夫引詩作陳錫載周。世之不顯，厥齊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積。〔音〕多士，文王以寧。〔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顏氏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積，幹也。濟濟，多威儀也。〔顏氏漢書注曰〕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謀事也，敬翼翼然。〔下氏曰〕世世顯明，只七采文之德，則厥齊翼思可知矣。〔顏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王氏曰〕積，國所持以立也。周雖天之助矣，故能生周之積也。〔宋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以為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前田氏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厚也。〔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而歸而賴以為安矣。〔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為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吝，樂於菑田，反以自庇。

〔毛氏曰〕於緝，熙。〔朱氏曰〕敬止，假。〔古雅〕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孔氏曰〕於，嘆美之辭。〔王氏曰〕緝，緝也。〔蘇氏曰〕熙，熙也。〔朱氏曰〕緝，緝也。亦不已之意。〔孔氏曰〕止，為語辭。〔蘇氏曰〕假，大也。〔毛氏曰〕麗，數也。〔孔氏曰〕不億，其數至多，不徒於止一億而已。〔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宋氏曰〕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也。周人尙泉，將行也。周禮疏曰，裸，謂以圭鬯酌饗也。祭，祭饗之事，以特為送，言裸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裸為主，於禮王正裸而後帶裸。則裸將主人之事，而殷士來周助祭，行灌裸者，以小宰贊裸將視之，則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宋氏曰〕京，周之京師也。〔毛氏曰〕黼，白與黑也。〔前田氏曰〕黼，黼也。黻，黻也。〔孔氏曰〕黼，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鄭氏曰〕王，指成王。〔毛氏曰〕蕞，進也。無念，念也。〔朱氏曰〕無念，猶豈得氏曰〕爾祖，文王也。〔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夫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為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裸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宋氏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而亦所以為成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前漢劉向上疏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東萊曰〕蕞者，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故謂之忠蕞。無念爾祖，事必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息浪，師，克配上帝，宜釐于殷，駿命不易。〔毛氏曰〕事，述也。〔朱氏曰〕事，發語辭也。永，長也。〔鄭氏曰〕師，衆也。〔毛氏曰〕駿，大也。〔前田氏曰〕不易，言其難也。〔李氏曰〕無念爾祖，言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非脩厥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商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夫何容心於其間哉。〔王氏曰〕無念爾祖，則有待於外也。〔毛氏曰〕殷之未喪，帝乙已上也。〔孔氏曰〕殷自紂受命，乙以前，其間雖有善惡，不喪其心，故能配天。〔宋氏曰〕殷未失天下之

時蓋齊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盛。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王氏曰：天命難保，不可保持。如此則後王宜以殷為監也。

〔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東萊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命之不易，無過於焉。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過，止也。朱氏曰：過，絕也。○〔孔氏曰〕：宜昭布明也。○〔毛氏曰〕：義，善也。○〔鄭氏曰〕：有，又也。○〔毛氏曰〕：虞，度也。載，事也。○〔朱氏曰〕：儀，象也。○〔毛氏曰〕：刑，濼也。孚，信也。○〔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言天命之不易，故告之使無自絕其身。武王數紂之惡曰：自絕于天。○〔朱氏曰〕：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以廢與由於天命者如此。○〔呂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濼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朱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可求，正惟儀刑文王，當濼天德，而萬邦信悅。○〔朱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東萊曰〕：宜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自敬與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扶又反。

明明在下，赫赫呼伯反在上。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鼓反。維王天位，殷適音適，使不挾子雙反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氏曰〕：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矣。王氏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持如此。○〔東萊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毛氏曰〕：擊國任姓之中女也。○〔朱氏曰〕：殷商，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嫗。此生而育者，謂之續。子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大任，仲任也。王氏曰：擊仲任，擊其夫而言。故也。曰大任，擊其子而言。故也。身重也。鄭氏曰：重，謂慎重也。○〔鄭氏曰〕：擊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為婦。

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也。朱氏曰：擊于京，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擊降二女于周，納于虞也。○〔蘇氏曰〕：言文王之聖，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武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左傳：子思子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慎，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蓋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戶夾反之陽，在渭于貴反之涘。音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朱氏曰〕：載，年也。○〔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馮翊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穀梁傳曰：水北為陽。渭，解見谷風。○〔毛氏曰〕：涘，涯也。○〔朱氏曰〕：嘉，昏禮也。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

〔鄭氏曰〕：商失其道，民既散矣。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則雅文王為能一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初載，則天為作合。○〔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孔氏曰：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日維，嶽降神生。前及申時，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王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大邦有子，俾奉通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七報反舟為梁，不顯其光。

〔毛氏曰〕：俾，使也。孔氏曰：此俱字，轉詩文作俾，則俾與義同也。說文云：俾，使也。蓋如今俗語：俾使也。○〔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鄭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為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灋耳。方音曰：造舟，浮梁也。○〔鄭氏曰〕：天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為之配。大如能為之配，故備其禮文，往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渭也。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不是。○〔毛氏曰〕：言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氏曰：迎大與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不使世世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張文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右命爾，變伐大商。

〔毛氏曰〕續繼也。幸大姻國也。與地廣記曰同州部陽縣古莘國。長子長女也。○〔朱氏曰〕行嫁也。○〔毛氏曰〕篤厚也。右助也。變和也。○〔邱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也。○〔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鄭氏曰天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王曰言天既生此文王矣又生武王夫是之謂篤。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陳氏曰言晉友柔克有和順之意。○〔毛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鄭氏曰〕侯諸侯也。○〔毛氏曰〕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女謂武王也。○〔長樂劉氏曰〕貳謂疑貳也。○〔孔氏曰〕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列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陳氏曰〕文王為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言侯興也。○〔王氏曰〕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說文曰〕旛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旛如林。○〔東萊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武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為勉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羊棗。車煌煌。皇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朱氏曰廣大之貌。○董氏曰郭璞云駟赤色黑鬣也。○皇字亦言。○〔孔氏曰〕檣木之兵車。○〔毛氏曰〕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駟。孔氏曰郭璞云駟赤色黑鬣也。○皇字亦言。○〔孔氏曰〕彭彭強盛也。○〔朱氏曰〕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伐事象顯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駕。

號尚父也。毛氏曰師大也。○鄭氏曰尚父呂望也。○釋名曰尚父呂望也。釋名曰尚父呂望也。○〔毛氏曰〕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鄭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肆遂也。○蘇氏曰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也。○〔蕭田鄭氏曰〕會朝者會戰之朝。○〔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為之上將。○〔孔氏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前漢王莽傳〕詩云時維鷹揚亮彼武王注云亮助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毛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毛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毛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毛氏曰〕絲絲不絕貌。瓜紹也。陸陶。蒲對也。孔氏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陸陶是陶之別名。瓜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民周民也。○〔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也。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涇陽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命山東北入于渭。○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其縣西郿邑注云有鵲鄉詩鵲巢。○孔氏曰漆沮在鵲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古公函公也。古言久也。孔氏曰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先公也。曹父字或殷質以名言也。○〔孔氏曰〕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許氏淮南子注曰〕復重窟也。○〔孔氏曰〕穴土室也。○〔毛氏曰〕室內曰家。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王氏曰〕先歲之瓜膏大矣。嗣歲之陸則小未則復大周帝魯之曹也。中曹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陸況之。絲絲則言雖弱而不絕也。○〔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絲絲然。孔氏曰舜封棄于部。號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種不務我先王不常用失其宜而自棄于豳豳之問公劉之篇說公劉適豳其言甚詳蓋不啻已實失官逃往豳焉。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蘇氏曰〕大王其始猶處于復穴無室家之盛。孔氏曰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地豈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穴居故詩人舉而首耳。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注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詩自作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說文引詩曰〕陶覆陶穴。

古公賈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厓也。鄭氏曰循西水。注沮漆水側也。○〔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毛氏曰〕姜女大姜也。○〔蕭田鄭氏曰〕聿遂也。○〔毛氏曰〕胥相也。宇居也。○〔孔氏曰〕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鄭氏曰〕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王氏曰遂來相字也。○〔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趨馬。○〔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遶則豈杖策去邪雍容之氣象哉。

周原膺膺。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廣平曰原。○〔毛氏曰〕膺膺美也。葦菜也。釋文曰膺雅云葦也。今三輔之有膺然葦也。○〔毛氏曰〕茶苦菜也。○〔蕭田鄭氏曰〕飴餚也。○〔毛氏曰〕契開也。前漢書注云契刺也。說文曰契我龜言刺開之灼而卜之契音戶計反。○孔氏曰魯曾事其先王以特卜事注云土契禮曰楚燔于爐在龜東楚燔即契也。用以灼龜者也。土契禮注云楚燔也。然則卜者以楚燔之木燭之於爐炬之

說於理雖無害然千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瞻彼旱麓側巾音 楛音 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朱氏曰〕與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解見簡兮。○〔陸璣草木疏云〕楛其形似荆而赤

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為牛宮箱器又屈以為斂。○〔毛氏曰〕濟濟衆多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

○〔邱氏曰〕此篇凡言君子者斥文王也。○〔毛氏曰〕千求也。○〔程氏曰〕瞻彼旱山之榛楛草木得

麓之氣濟濟茂盛與此周家之豈弟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與盛受福也。○〔陳氏曰〕周家世

以樂易為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適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朱氏曰豈弟君子則其千祿也豈弟矣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東萊曰〕縣之八章曰作楛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楛斯拔松栢斯兌皆以山林

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千祿焉若夫山林匱

竭榛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

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鄭氏曰〕瑟潔鮮貌。程氏曰瑟密也 ○〔毛氏曰〕玉瓊圭瓊也。鄭氏曰圭瓊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

瓊瓊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繫口徑一尺則瓊如勺為鑿以乘之也天子之瓊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瓊則九寸以下

○〔鄭氏曰〕黃流秬鬯也。孔氏曰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秬稻為酒以鬯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也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孔氏曰孔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受圭瓊相攸所也降下也。○〔程氏曰〕縝密溫潤之玉瓊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也

朱氏曰明寶器不重於寶味而黃流不酌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董氏曰〕鄭衆於周禮引詩作卣彼玉瓊買公彥曰卣彼玉瓊蓋古文以瑟為卣也。○〔東萊曰〕申上章于祿之義也

〔朱氏曰〕興也。○〔鄭氏曰〕鷲鷲之類。孔氏曰鷲鷲類以鷲鷲即鷲也 ○〔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遐遠也

○〔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蘇氏曰〕鷲鷲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

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李氏曰抱朴子曰鷲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變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鷲鷲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陳氏曰〕人才至周而盛雖曰周之子孫遠不作人然其所由來者亦先世之故也

○〔東萊曰〕作人之盛至於如鷲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

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息管反 牲既備以享許文反 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元謂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鄭氏曰〕既載謂已在尊

中也。○〔孔氏曰〕駢牡亦牡之牲也。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尚未有所尚而駢牡蓋以色自別爾 ○〔孔氏曰〕駢牡亦牡之牲也

○〔鄭氏曰〕景大也。○〔毛氏曰〕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孔氏曰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謂其三時不害

而民和年豐也。○〔程氏曰〕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

嚮報而子孫受福也。○〔東萊曰〕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楸民所燎力召反 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柞楸之所以茂盛者乃人氣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

○〔鄭氏曰〕勞勞來猶言佑助。○〔孔氏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柞楸所以得

茂者正以為民所燎燧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軌反 施以散反 于條枚芒回反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柔葉之狀 ○〔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枚

○〔說文曰〕枚幹也可為枚。○〔程氏曰〕不謂無邪回他道也。○〔鄭氏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

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李氏曰〕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唯承其先祖之

道而已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 文王所以聖也。鄭氏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孔氏曰〕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

○〔鄭氏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反 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許章反 音則百斯男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也。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 ○〔孔氏曰〕京師王室之婦

○〔毛氏曰〕大妣文王之妃也徽美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又曰春秋傳曰晉欒黶衛毛嬖原豐鄭文之昭也并伯也

考武王為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

言此莊敬之大任西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

王氏曰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

○〔歐陽氏曰〕大妣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

除樹木而營理邑居。陳氏曰此言成周作邑之始大王之初也。○〔朱氏曰〕帝遷明德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周也。○〔呂氏曰〕

串夷載路言民歸往也。其來者習其平易。○〔蘇氏曰〕歸之者載路而不絕。○〔程氏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朱氏曰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

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釋文曰〕翳韓詩作翳云因也。因高墳下也。○〔東萊曰〕周頌曰曠有夷之行周自大王以來世以平夷為治民串習其平易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帝省其山音并柞械斯拔音貝松栢斯兌音外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氏曰〕省視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榦之謂兌者悅澤外見之謂也。○〔鄭氏曰〕對配也。○〔孔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毛氏曰〕善兄弟曰友。○〔朱氏曰〕兄謂太伯。○〔鄭氏曰〕篤厚也。○〔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毛氏曰〕喪亡也奄大也。孔氏曰釋言云荒奄也。荒大之奄是荒。朱氏曰程氏曰奄字之義在忽塗之間。

○〔程氏曰〕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為與也。○〔鄭氏曰〕天作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邱氏曰天以聖君為已配作對謂文王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于王季而文王起。孔氏曰由太伯讓于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王季之時也。

○〔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王氏曰〕因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朱氏曰〕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本鄭氏孔氏說其德如是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待洛其德音其德武伯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釋文必里反當作毗志反

于文王其德德既受帝音施以啟于孫子。子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毛氏曰〕猶靜也。孔氏曰左傳樂記謂詩韻皆作莫太傳云德正應和曰莫釋詁云猶莫定也。郭璞云皆靜定也。

○〔程氏曰〕類肖也。左傳曰勸類無私曰類。○〔左氏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朱氏曰不備故人慶其賞不備故人威其刑。○〔鄭氏曰〕王君也。王季稱王曰追王也。孔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其德耳以其追號為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左氏傳曰〕慈和偏服曰順。○〔邱氏曰〕

比親也。左氏傳曰比親而從之曰比。○〔鄭氏曰〕靡無也。福也。施延也。○〔程氏曰〕此章連王季之德。○〔朱氏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孔氏曰〕服虔云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莫然而無諱也。○〔程氏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為至德。○〔甫田鄭氏曰〕能為人之長能為人之君故使之王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天也。○〔李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無有恨。○〔程氏曰〕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于孫子此二句結之而下連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然音畔援音無然音款音義音誕音誕音先登于岸音密人不恭敢拒大邦音侵阮音徂其音王赫音斯怒音爰整音于音以按音徂旅音以篤于周音以對于天下。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鄭氏曰〕無然無是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為濟。登岸者無難之地。○〔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鄭氏曰〕無然無是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為濟。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鄭氏曰〕無然無是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為濟。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鄭氏曰〕無然無是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為濟。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鄭氏曰〕無然無是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為濟。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鄭氏曰〕無然無是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為濟。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鄭氏曰〕無然無是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為濟。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鄭氏曰〕無然無是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為濟。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鄭氏曰〕無然無是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為濟。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鄭氏曰〕無然無是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為濟。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鄭氏曰〕無然無是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為濟。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鄭氏曰〕無然無是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為濟。登岸者無難之地。

之意，因以疏淪精神，宜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費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脊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其言得之矣。毛鄭以此詩為五章章四句，或以為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叶，若愈於毛鄭，今觀楚椒舉引詩止於鹿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為章六句，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在章章矣，然則章句其傳其遺，未易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

〔鄭氏曰〕亟，急也。○〔邱氏曰〕子來，猶子為父來也。○〔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

煩民，勿亟亟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孔氏曰〕春秋築鹿

囿，民之勤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為勤民，出於君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孔氏曰〕鄭駁異義云：於臺下為囿，沼。○〔趙氏孟子注云〕文

王在此囿中，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

囿，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

囿，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

囿，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

囿，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

囿，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

囿，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

囿，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

囿，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

囿，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

囿，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

囿，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

○〔毛氏曰〕水旋邱如壁曰辟雍，以節觀者。○〔孔氏曰〕辟雍，水名，在魯國，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所以節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朱氏曰〕王制論學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

者以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邱如壁，以節觀者，泮宮諸侯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

振鷺于泮，于彼西門，觀者以維，維深蓋即旋邱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泮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為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孔氏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嘗，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之中，聖之以靈沼，謂之辟雍，皆無明文。元按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沼，有靈池，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袁準詩云：辟雍大射，孤孤之處。○〔東萊曰〕於，嘆辭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為倫，蓋本諸此。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雍學校勸人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陸氏草木疏云〕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毛氏曰〕逢逢，和也。○〔毛氏曰〕蓬蓬，和也。○〔毛氏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瞶。○〔東萊曰〕樂者，矇矇之事也。聞鼉鼓之聲，如矇矇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毛氏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在天，既沒而其神在天也。○〔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謂鎬京也。○〔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於上，武王以武功續終於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陳氏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東萊曰〕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武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手，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武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手，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武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手，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武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手，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武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手，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武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手，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武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手，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武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手，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武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手，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武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手，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武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手，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武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手，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爲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朱氏曰：武王既成于樂，天下咸法則之，以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毛氏曰〕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孔氏曰〕順德，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鄭箋引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華氏曰：淮南子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蘇氏曰〕繩，約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曰〕祜，福也。○〔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鄭氏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答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慎其祖父。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鄭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不遐有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孔氏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天下服四方，定編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蘇氏曰：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通尹橋駿音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

〔鄭氏曰〕通，述也。駿，大也。○〔李氏曰〕觀，當如字讀。○〔毛氏曰〕烝，君也。呂氏曰：烝，君也。衆也。皆所以得衆爲君也。○〔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說文曰〕吹，詮詞也。從欠從日。詩曰：吹求厥寧。余律切。董氏曰：孫毓引詩曰：吹求厥寧。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說文曰〕豐，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邠者，密須混夷之

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瀉，反作豐伊匪，居力棘棘。反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

〔毛氏曰〕瀉，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瀉。成，成溝也。廣深各八尺。○孔氏曰：匠人云：成間有瀉，內之地，其方十里。○釋文曰：韓詩作瀉，深也。○〔陳氏曰〕匹，稱也。○〔鄭氏曰〕棘，急也。○〔毛氏曰〕后，君也。○〔孔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朱氏曰〕文王作豐邑之城，因舊城爲限而築之。○〔陳氏曰〕作豐之制，不爲侈大，唯其稱而已。○〔朱氏曰〕非欲亟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釋文〕棘作亟，曰或作棘，欲作慾，曰或作欲。

王公伊濯，直角維豐之垣，音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鮮潔之意。○〔毛氏曰〕翰，幹也。○〔呂氏曰〕文明至此，明建都邑，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爲賴。朱氏曰：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賴也。○〔東萊曰〕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統言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於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水之渭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後漢地理志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毛氏曰〕皇，大也。○〔鄭氏曰〕辟，君也。○〔李氏曰〕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董氏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張氏曰〕時武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烝哉。朱氏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鎬京辟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氏曰〕武王作邑于鎬京。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鎬鎬也。皇覽曰：文王周家皆在鎬聚東社中。○〔長樂劉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焉。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部，而公劉則居於豳焉。太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必至于遷。○〔張氏曰〕豐臺辟離，文王之學也。辟離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離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離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朱氏曰〕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

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考卜維王宅是錫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恭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錫邑居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錫京定都以為天下君也。

豐水有苞武王豈不仕論以之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恭哉。

〔毛氏曰〕苞草也。事也。〔陳氏曰〕詒遺也。〔毛氏曰〕燕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苞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蘇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曰〕以子孫。朱氏曰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王氏曰〕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東萊曰〕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邪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作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孔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於天。

人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舉后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之母。〔鄭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禋祀祀郊禋也。

〔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禋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禋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驅以矢於郊禋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氏曰〕燕來主為產乳滋養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鄭氏曰〕弗之言戒也。〔毛氏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戒除其心周禮女巫云戒除極皆戒除凶惡之義戒與去意亦同也。〔毛氏曰〕履踐也。〔鄭氏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武。

迹也。敏拇也。〔郭璞曰〕拇大指也。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敏字加於攸介攸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毛氏曰〕欲震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毛氏曰〕震動也。〔孔氏曰〕動謂懷妊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繹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毛氏曰〕夙早也。育長也。

〔王氏曰〕繹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董氏曰〕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鄭氏曰〕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孔氏曰〕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諸書皆以姜嫄為帝嚳之妃。〔蘇氏曰〕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特立姜嫄之廟乎。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禮祀上帝於郊禘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氏曰〕姜嫄得神如禱者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王氏曰〕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欲郊禘之神助祭而止則娠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為后稷載夙則言其疾而不遲也。〔張氏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無種而生當民生之始何嘗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蘇氏曰〕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宏多故其生也或書稷契之生皆於詩易不以為怪其說蓋廣如此。朱氏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禘履帝武敏之迹而行將事齊敬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非鄭之說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害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張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為大。〔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先生首生也。〔毛氏曰〕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鄭氏曰〕達羊子也。〔孔氏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綜答章詁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羊。〔王氏曰〕達之字從羊從走。〔孔氏曰〕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圻副皆裂也。又曰楚世家云陸終與於鬼方氏曰女媧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禮記曰為天子剖厥者謂之是謂為裂也。

〔毛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皆安也。〔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曰〕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圻剖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不寧不康我之禮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實之隘於解巷反牛羊腓反字之誕實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實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毛氏曰〕誕實之隘於解巷反牛羊腓反字之誕實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實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毛氏曰〕誕實之隘於解巷反牛羊腓反字之誕實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實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毛氏曰〕實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值也。○〔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曰〕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孔氏曰〕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毛氏曰〕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其理也。故又置之於寒冰。○〔孔氏曰〕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眞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爲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 徒南 實訐 沈子 厥聲載路 誕實侑 音 滿北 克岐 其宜 克羸 魚極 以就口食 羸 魚世 之佳 而甚 菽 往菽施施 菽 往菽施施 菽 往菽施施 菽 往菽施施

〔毛氏曰〕覃，長也。訐，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侑，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羸，識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曰〕藟，樹也。○〔毛氏曰〕往菽，戎菽也。○〔鄭氏曰〕戎，施施然長也。○〔王氏曰〕禾，解見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種禾，稷稷，苗好美也。○〔王氏曰〕長也。○〔毛氏曰〕稷，解見七月。○〔毛氏曰〕稷，苗好美也。○〔王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

〔毛氏曰〕稷，解見七月。○〔毛氏曰〕稷，苗好美也。○〔王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

〔毛氏曰〕稷，解見七月。○〔毛氏曰〕稷，苗好美也。○〔王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

〔毛氏曰〕稷，解見七月。○〔毛氏曰〕稷，苗好美也。○〔王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

〔毛氏曰〕稷，解見七月。○〔毛氏曰〕稷，苗好美也。○〔王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

〔毛氏曰〕稷，解見七月。○〔毛氏曰〕稷，苗好美也。○〔王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

〔毛氏曰〕稷，解見七月。○〔毛氏曰〕稷，苗好美也。○〔王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毛氏曰〕稷稷然茂盛也。

傳云：嘉穀言酒，服虔曰：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

〔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

〔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

〔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

〔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

〔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

〔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

〔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

〔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鄭氏曰〕黍、稷、粟、不稂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

事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長樂劉氏曰〕或播以揚其穗○〔朱氏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氏曰〕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浙而釋之其聲洩洩然又炊之於甑而蒸之其氣浮浮然○〔鄭氏曰〕釋之蒸之以爲酒及篚籩之實○〔朱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長樂劉氏曰：載謀謂卜日擇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與連翹屋先製而後蒸蕭台士也戰惟謂致齋齋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與連翹屋先製而後蒸蕭台或取羝以祀

軼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毛氏曰〕以興來歲繼往歲也○〔董氏曰〕韓詩作或春或抗故鄭衆於春人引此爲據有司徹鄭康成亦以或春或抗○〔說文曰〕百扞曰也○以沼切詩云或籩或卣

五耶 盛音 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實都但 反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許乙 反于今○〔毛氏曰〕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盛大羹也○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爲薦菹醢也○食大夫禮云大羹泝不和實於豆是爲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清者肉汁也○王氏曰釋之蒸之薰蒸專爵之實也菹醢實也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食互相備也○〔鄭氏曰〕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何也○〔朱氏曰〕臭香也○〔鄭氏曰〕實誠也○〔毛氏曰〕迄至也○〔王氏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此章言後天殊不知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與稷亦然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爲三王之後況主禘祀者康賓既立豈后稷得祀天耶○〔朱氏曰〕其香始升而

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鄭氏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李氏曰：言得其時也。○〔李氏曰〕因郊天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章鬼 反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音 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氏曰：序以

〔東萊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敦徒端 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 反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幽風○〔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邱氏曰〕苞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六

五七五

抱擁也○〔鄭氏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泥朱氏曰：葉澤貌。戚戚內相親也孔氏曰：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鄭氏曰〕莫無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鄭氏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羊者毋使躑躅折傷之○〔李氏曰〕此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孰忍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遠○〔東萊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爲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與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

崗也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愛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蓋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毛氏以戚戚爲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爲能識之

或肆之筵以然 反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 反御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曰〕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 筵藉之曰席孔氏曰：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毛氏曰〕

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氏曰：緝御。○〔長樂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孔氏曰〕時王心寬悅鋪設從速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鄭氏曰〕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長樂劉氏曰：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才洛 反洗爵奠俎古雅 反醑他德 反隨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 反臠渠略 反或歌或粍五洛 反

〔毛氏曰〕罍爵也夏曰醑殷曰罍周曰爵孔氏曰：謂之罍者明堂位注謂罍禾稼也。○〔蘇氏曰〕醑醑蓋醑之多汁者也鄭氏曰：蓋則醑醑也。○〔孔氏曰〕醑肉汁也蓋用肉爲醑特有多汁故以醑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內

魚雁之屬爲之名也醑所以滿盈禮運豆偶有醑必有醑醑人云朝事之豆非醑醑醑是也○〔鄭氏曰〕燔用肉炙用肝○〔毛氏曰〕臠函也孔氏曰：禮運通俗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裏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曰：經傳謂言

也○〔鄭氏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饋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曰：所洗所奠一物也。○〔蘇氏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饋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曰：所洗所奠一物也。

○〔孔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醑醑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所加穀則

脾之與臠酒殺既備又作樂助歡○〔孔氏曰〕定本集注經皆作嘉鄭氏曰：以脾兩爲故謂之嘉。○董氏曰：書作加定本作京唐改從定本

敦音 敦既堅四錫 音 候既鈞規甸 反舍音 捨矢既均序賓以賢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六

五七七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爲弓，唯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彫弓也。

〔爾雅曰〕金鏃，反。翳羽謂之鏃。孔氏曰：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鏃鏃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其民戶出鏃羽三十張。○〔毛氏曰〕鏃矢參亭。孔氏曰：鏃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爲鏃，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彼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鏃重也。四矢皆輕重鈞亭，故言四鏃既均。○〔鄭氏曰〕舍釋也。孔氏曰：釋，謂射於矢也。

〔邱氏曰〕均，偏也。謂四鏃偏釋之，射以中多者爲賢。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朱氏曰〕既燕而射，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氏曰：難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於曾孫爲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從鄭氏以爲大射，則不知此詩乃成周宗族兄弟之時，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觴無射，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耆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然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古豆。反。既挾。子協。反。四鏃。四鏃如樹，序賓以不侮。○〔孔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又曰：敦與句字雖異，音義同。說文云：敦，敦也。二京賦曰：彤弓斯設。○〔鄭氏曰〕射禮，指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備釋之。孔氏曰：指者，指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指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備釋之也。案大射禮，指三挾一个，謂射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邱氏曰〕四鏃如樹，言皆著於侯，如以手植之也。王肅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東萊曰〕四鏃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如主。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毛氏曰〕曾孫，成王也。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醕，厚也。說文曰：醕，厚也。大斗，長三尺也。孔氏曰：謂其制度注，勺五升，卣六尺，長三尺是也。○〔孔氏曰〕祈，訓爲求。黃耆，解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以不侮矣，而爲之主者，則曾孫也。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爲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李氏曰〕成王之爲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大斗，以祈黃耆也。朱氏曰：祈黃耆，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款識多此語，如云：用祈黃耆，用祈壽永，命多福，用祈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耆，則序賓所祈養老之言也。○〔東萊曰〕酌大斗而祈黃耆，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耆台。湯來。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以介景福。○〔毛氏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其以介景福。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六 五七九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始也。大老，則背有始文。○孔氏曰：釋詩云：始背者，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始魚也。○〔董氏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釋文曰〕介，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也。○〔東萊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耆，此章言黃耆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行章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音。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反。○邱氏曰：成王之時，天下大平，無所施爲，但燕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備及，非夫大平之時，能若是乎。

〔東萊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朱氏曰〕德，主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指成王也。○〔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蘇氏曰〕周白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算，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既飽以德，執觀是禮，而有得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鄭氏曰〕般，俎實也。孔氏曰：歸俎者，以生體實之於俎也。楚茨篇爲俎，頌或燔或炙。○〔毛氏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

○〔王氏曰〕昭明，明德也。○〔李氏曰〕成王之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氏曰〕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邱氏曰：謂賢其賢也。

昭明有融，高明令終，令終有假。戶叔。公尸嘉告。○〔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毛氏曰〕明也。朱氏曰：明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令終，善終也。占。

〔毛氏曰〕假，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假辭也。○〔邱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終也。朱氏曰：高明而又令終，所謂假好德考終命也。○〔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有其始矣。○〔朱氏曰〕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東萊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奠者，乃公尸也，自既醉以酒，至高明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假，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朱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潔淨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曰共。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六 五八一

事之人。○蘇氏曰：「攸，所也。」○蘇氏曰：「攝，檢也。」○孔氏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祭曰王之友人也。」○鄭氏曰：「攸，所也。」○蘇氏曰：「攝，檢也。」○孔氏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祭則潔清而美。」○鄭氏曰：「潔清而美，攻平氣和所致。」○王氏曰：「其設之也不詳，而為之也至美，與執饗饋者為類，孔氏曰：『君結莫莫為豆，孔氏曰：『傳所謂馨香而無遠慙之意也。』」○陳氏曰：「傳所謂馨香而無遠慙之意也。」○鄭氏曰：「又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王曰：「當神之意也。」○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既既同。」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禮之終，有嗣舉奠。呂氏曰：祭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也。類，善也。○〔東萊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之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董氏曰：壺者，內也。自內以達外也。○〔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如此。孔氏曰：七章錄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云：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此章舉其月下章分設之。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孔氏曰〕：前章言永錫祚胤，謂祚及後允也。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耳。○〔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子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子釐，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蘇氏曰：子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既醉八章，章四句。

〔鄭氏曰〕：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音之也。孔氏曰：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鴈沈鳧，郭璞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鴈。陸機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類也。○〔孔氏曰〕：鳧，鳧屬。曰：音。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鴈沈鳧，郭璞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鴈。陸機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類也。○〔孔氏曰〕：鳧，鳧屬。曰：音。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鴈沈鳧，郭璞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鴈。陸機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類也。○〔孔氏曰〕：鳧，鳧屬。曰：音。

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者。○〔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也。○〔歐陽氏曰〕：鳧，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涇，在沙，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李氏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毛氏曰〕：沙，水旁也。○〔長樂劉氏曰〕：宜者，宜之也。○〔鄭氏曰〕：為，猶助也。毛氏曰：厚。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消，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汙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為渚。處，止也。消，解見伐木。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涇，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莆田鄭氏曰〕：于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門，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門，山絕水也。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鄭氏曰〕：令王自今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人也。阜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也。○〔歐陽氏曰〕：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以宜其民人，而受天之祿。○〔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中庸〕：作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左氏傳亦作嘉樂。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千，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于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尊成王之法者。○〔釋文〕：作且君且王，一本且竝作宜字。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千，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于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尊成王之法者。○〔釋文〕：作且君且王，一本且竝作宜字。

〔鄭氏曰〕：千，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于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尊成王之法者。○〔釋文〕：作且君且王，一本且竝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鳥路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莆田鄭氏曰〕羣匹羣類也。〔歐陽氏曰〕言成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其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爲統紀爲目。〔鄭氏曰〕燕者燕飲也。〔毛氏曰〕朋友羣臣也。〔邱氏曰〕正無爲在上與臣下燕飲而樂之。〔朱氏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釋文〕不解作匪解。〔東萊曰〕秦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愛者意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阜陶唐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于邰。〔史記曰〕夏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勤則甚勤以成其德稱乎之共勤以慰其遠蓋百公之志也。

篇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餽音餽音餽于橐音他洛于囊音乃耶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七歷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康安也。〔董氏曰〕場畔也。疆介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餽食也。糧糗也。〔毛氏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俄爲之單食與肉實諸囊以與之靈唯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靈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曰〕無底曰囊有底曰囊。

〔毛氏曰〕輯和也。〔鄭氏曰〕干盾也。戈句音鈎子戟也。〔毛氏曰〕戚斧也。揚鉞也。〔孔氏曰〕虞雅曰鉞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鉞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朱氏曰〕方猶始也。〔蘇氏曰〕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尹路曰君王命制車以爲鉞鉞也。〔釋文〕鉞也。〔毛氏曰〕蘇氏曰後稷始封於邰傳子不窋而失其官奔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邰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朱氏曰〕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

倉廩既富且強迺襄其餼糧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東萊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辟難遷於豳且以爲在邰有疆場積倉於夏人迫逐乃棄而去考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窋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稱倉內治既備然後襄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先兄己亥之秋復修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刊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

篇公劉于肯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宜而無永嘆他安陟則在巘魚羣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

〔毛氏曰〕肯相宜偏也。〔孔氏曰〕王肅云肯謂巘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邦氏云山形如舟帶也。下曰陟上曰臻。〔孔氏曰〕陟者階之名。〔鄭氏曰〕屬平曰原厚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公劉之相此原地矣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皆反覆之重居民也。〔孔氏曰〕瑤是玉之別名公劉帶美玉及瑤并韓璋容飾之刀。〔朱氏曰〕此章言至豳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宜居之偏也維玉及瑤韓璋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巘本又作巘。〔東萊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矣則維玉及瑤韓璋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篇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親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廐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京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橫渠張氏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親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廐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朱氏曰〕京師高邱而衆居之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賓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案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毛氏曰〕觀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六

五八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六

五八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六

五八九

627

篇公劉于京斯依。踰踰七羊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食嗣之飲。於之君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踰踰濟濟者，禮容之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為之設筵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孔氏曰乃使人造酒其擊，故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酌。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東萊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爲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轡子以界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殆盡之時，暫爲詐讓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篇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待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灌溉。○〔鄭氏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幽，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以周禮言，三軍二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而敵，同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王氏曰〕前既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前既遷復輯其民，是爲既庶既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爲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且言其僅足者，爲將言其後爰衆爰有也。○〔李氏曰〕周之徹法，自公劉始。○〔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朱氏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產矣。疏曰，幽於漢屬右扶風，爲柁邑縣。

篇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古木止旅迺密，芮籜之即。

〔毛氏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皇澗名也。迺，鄉也。過澗，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迺其過澗，皆布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籜。○〔朱氏曰〕此章總敘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謂取材而爲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既止基於此矣，乃驅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迺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芮籜而居之，幽地

日以廣矣。○〔孔氏曰〕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幽地。詩大雅公劉曰，芮籜之即。蘇氏曰芮水出涇，芮水之外也。○毛氏曰芮水，水也。○鄭氏曰芮之即內也，水之內曰涇。○〔東萊曰〕止旅迺密，芮籜之即，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有方與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於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音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餽，餽也。孔氏曰孫炎云，蒸之曰餽，均之曰餽，說文曰餽，一熱之。○朱氏曰餽，蒸米一熱而以水沃之乃再熱也。餽，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疆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蘇氏曰雖行潦汗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餽餽。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爲我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音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漑，祭器。孔氏曰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漑，是漑爲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盞，則漑亦有漑，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橫渠張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音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孔氏曰〕特性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洗名。○〔鄭氏曰〕漑，息也。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氏曰〕與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鄭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風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道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不入，不虛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險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

○〔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爲戒也。○〔釋文曰〕飄作票，曰本亦作飄。○〔東萊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矣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在由矣。

〔鄭氏曰〕伴，與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與優游閑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充而使之無間之謂也。○〔毛氏曰〕終也。○〔東萊曰〕前六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行，可謂伴矣。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士字反。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畎，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東萊曰〕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為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歎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句亦然。

爾受命長矣。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鄭氏曰〕弗，祿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常享此福也。○〔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皆歎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水。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鄭氏曰〕則，法也。○〔東萊曰〕是詩雖戒求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為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毛氏曰〕顯顯，溫貌。印印，盛貌。○〔鄭氏曰〕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儀相切瑳，體貌則顯顯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蘇氏曰〕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陳氏曰〕為四方之綱紀。○〔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皇，靈鳥也。雄曰鳳，雌曰皇。○〔鄭氏曰〕翾，翾聲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衆多也。○〔朱氏曰〕鳳皇于飛，則翾翾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媚愛也。非邪媚之謂也。○〔東萊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附音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傳，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擾之。○〔東萊曰〕亦傳于天，言布散也。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莘莘布孔，萋萋七四，離離皆音喈喈。

〔朱氏曰〕與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孔氏曰〕孫炎云：莘莘，萋萋，梧桐盛也。離離，喈喈，鳳凰鳴也。○〔鄭氏曰〕岡，山脊。鳳凰非梧桐不棲。○〔孔氏曰〕釋木云：檟，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朱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鄭氏曰〕庶，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莘莘萋萋，則離離喈喈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亦足以待賢者矣。○〔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莘莘萋萋之盛，離離喈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 第六章章五句 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厲王。○〔朱氏曰〕召穆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許一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俱反，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不畏明。柔遠能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鄭

氏曰：汔，幾也。康，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愷，會也。柔，安也。○〔呂氏曰〕：愷，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無良之人，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為寇虐而欲遏止之，亦以晚矣。○〔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鄭氏曰〕：能，猶備也。順，備其近者。釋文曰：檢字書，未見所出。○〔東萊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有而不遇，其為惡無所限極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逖。無縱詭隨，以謹愷。○〔李氏曰〕：愷，女交。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迷，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愷，猶謹謹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李氏曰〕：吐得。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無極中也。○〔李氏曰〕：不中也。○〔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近君子也。

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之矣。○〔東萊曰〕：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偲。○〔李氏曰〕：起例。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毛氏曰〕：偲，息泄也。○〔鄭氏曰〕：泄，猶出也。醜，衆也。○〔鄭氏曰〕：厲，惡也。敗，壞也。無使正道壞，戎，猶女也。○〔孔氏曰〕：孫。爲女詩。人通訓。式，用也。宏，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況其邇者乎？是以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繆。○〔李氏曰〕：起例。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李氏曰〕：國無有殘，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繆，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

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鄭氏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凡。伯刺厲王也。○〔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允也。入爲王，謂士疏曰：繼內之圖。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鄭氏曰〕：出語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實。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管管，無所依也。○〔鄭氏曰〕：卒瘁，盡病也。猶，謀也。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言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慎哉？吾出語以詰之，厲王不以為然，而且肆於民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朱氏曰〕：其心以爲不復有聖人，恣以妄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惟其謀猷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蹙，無然泄泄。○〔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蹙，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蹙，振動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爲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爲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李氏曰〕：天方難，王何爲欣然不懼，是不能以服民，祇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無欲害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治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翼翼。○〔毛氏曰〕：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寮者，與執政公卿言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毛氏曰〕：寮，官也。翼翼，猶警警也。芻蕘，采薪者。○〔鄭氏曰〕：及，與，卽就也。我雖與爾職異，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就女而謀，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先民古之賢者。○〔王氏曰〕：翼翼，自大之意。言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也。芻蕘，尚所當詢。況及爾同寮者乎？天之方虐，無然謏謏。○〔毛氏曰〕：謏，虛也。老夫灌灌，小子騶騶。匪我言耄，爾用憂譴。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欬欬，蹶蹶，騶騶，驕驕貌。○〔李氏曰〕：說文：蹶，驕足高也。熇，熇然熾盛也。○〔蘇氏曰〕：謏，戲侮也。言天方將爲虐，安得以爲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也。○〔鄭氏曰〕：老夫，自謂也。○〔孔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

其在于今，與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于酒，女雖湛同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王氏曰〕其在于今，與迷亂于政者，今王與而迷亂于政也。顛覆厥德，以荒湛于酒。○〔鄭氏曰〕荒，廢也。樂，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為人子孫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王氏曰〕弗念厥紹，故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也。克共者，不敢慢之謂也。李氏曰：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飲其明刑。○〔鄭氏曰〕敷，廣也。

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音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他國蠻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尙者，厲王所為，如上所刺，故今皇天弗尙也。李氏曰：天弗尙者，○〔毛氏曰〕淪，率也。○〔鄭氏曰〕胥，皆也。○〔朱氏曰〕弗尙，厭棄之也。天所不尙，則淪胥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其不至是也。○〔歐陽氏曰〕淪胥以亡者，君臣皆將滅亡矣。○〔毛氏曰〕洒，灑，章，表也。邊，遠也。○〔陳氏曰〕王若不慎，則君臣相陷溺而俱亡矣。正宜早夜自為潔除，以為民之章。修戎器以防內外，庶幾免陷溺也。○〔李氏曰〕洒掃庭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爾。當時沈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逐之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丁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朱氏曰〕話，言也。○〔鄭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鄭氏曰〕玉之缺，尚可磨鑿而平。○〔朱氏曰〕玉玷，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東萊曰〕柔者，遜順之辭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孔氏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往則不可復改，故須慎之。○〔毛氏曰〕莫，無，捫，持也。○〔孔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讐，答也。○〔李氏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禍矣。○〔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東萊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子云覲，神之恪思，不可度思，矧可射音思。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顏以接之，以習為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毛氏曰〕輯，蘇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覲，見也。格，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矧，況。射，厭也。○〔朱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不媿于屋漏，然後可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言當戒懼乎其不覲，恐懼乎其不聞，而慎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東萊曰〕思，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息淺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為德，必臧，善，必嘉，美。○〔鄭氏曰〕止，容止也。○〔陳氏曰〕慎，其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不賊，則未有不可以為法者。○〔毛氏曰〕僭，差也。○〔橫渠張氏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毛氏曰〕童，無角者也。虹，潰也。○〔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非其理也。○〔東萊曰〕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為德，俾臧俾嘉，欲其君盡德之善也。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為主，故屢言之。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投桃報李，蓋必然之理，彼小人日導王為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至傾覆者，實此輩耳。

桂而基染而漸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毛氏曰〕緝，被也。柔，忍之木，桂，染然，人則被之絲，以為弓。○〔歐陽氏曰〕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橫渠張氏曰〕柔，蘇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毛氏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實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也。○〔東萊曰〕此章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已焉，下章所言是也。

於乎音呼小子未知臧否音匪匪手攜之音示之匪面命之言音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音成夙知而莫音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執不可啓覺。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

〔歐陽氏曰〕靡盬不自滿。○〔朱氏曰〕人若不自益滿。能受教戒。則豈有蚤知而反晚成者乎。○〔毛氏曰〕莫晚也。○〔東萊曰〕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遽斷以爲不可告語。猶疑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騶騶。我心慘慘。○〔毛氏曰〕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騶騶然。我心之憂。惻惻然。惻其自恣。不用忠臣。○〔毛氏曰〕聽我藐藐。藐然不入也。○〔鄭氏曰〕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之。藐然忽略。○〔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也。○〔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爲教之也。覆以我爲虐之也。○〔東萊曰〕既毫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毛氏曰〕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騶騶然。我心之憂。惻惻然。惻其自恣。不用忠臣。○〔毛氏曰〕聽我藐藐。藐然不入也。○〔鄭氏曰〕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之。藐然忽略。○〔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也。○〔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爲教之也。覆以我爲虐之也。○〔東萊曰〕既毫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

〔鄭氏曰〕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歐陽氏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蘇氏曰〕天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東萊曰〕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儆。章昭謂懿即抑也。說者遂以爲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於今。與迷亂于政。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殆未可據。一以詩爲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內伯刺厲王也。鄭氏曰。內伯。魯內諸侯王。字良夫。○孔氏曰。書序注云。內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內伯。姬姓也。杜預云。內伯在瀋陽。晉縣則在四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隳以爲內。良夫之詩。

〔毛氏曰〕與也。莛。茂盛貌。句言陰均。瘼病也。○〔孔氏曰〕莛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莛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采其刺。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蔭而瘼矣。

〔毛氏曰〕與也。莛。茂盛貌。句言陰均。瘼病也。○〔孔氏曰〕莛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莛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采其刺。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蔭而瘼矣。

〔毛氏曰〕與也。莛。茂盛貌。句言陰均。瘼病也。○〔孔氏曰〕莛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莛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采其刺。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蔭而瘼矣。

〔毛氏曰〕與也。莛。茂盛貌。句言陰均。瘼病也。○〔孔氏曰〕莛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莛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采其刺。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蔭而瘼矣。

〔毛氏曰〕與也。莛。茂盛貌。句言陰均。瘼病也。○〔孔氏曰〕莛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莛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采其刺。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蔭而瘼矣。

〔毛氏曰〕與也。莛。茂盛貌。句言陰均。瘼病也。○〔孔氏曰〕莛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莛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采其刺。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蔭而瘼矣。

王失德。刺喪無以莛蔭其民之警也。劉殺也。殺言盡之也。○〔歐陽氏曰〕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爲警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採桑爲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爲喻也。○〔鄭氏曰〕殄絕也。○〔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益多。故況爲滋也。○〔釋文曰〕兄。言云。蒸。豐也。孫炎曰。蒸。物久之。則厚。爲久。義。古者。厚。填。字。同。故。得。爲。久。

〔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遼風之嘔而不息。○〔李氏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民無得以越事於賦畝之間，則其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痒。音哀，悵，音通。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朱氏曰：滅我，所立之王。而歲又蝗螟為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蟲食苗根曰蠹，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也。痒，病也。悵，痛也。具皆哀痛乎中國之人皆空虛。○〔毛氏曰〕贅，屬也。朱氏曰：音危也。音秋，傳曰：君若贅，然與此贅同。荒，虛也。○〔朱氏曰〕旅，與儻同，言困之極，無力以念天賦也。○〔王氏曰〕穹蒼，天也。穹，言形容言色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宜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鄭氏曰〕惠，順宜，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李氏曰〕古者順道之君，為百姓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之于衆，考察慎擇其相。○〔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自獨俾臧，自以為善也。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東萊曰〕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蓋曉然易見也。不順之君，其所施為，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

瞻彼中林，所市，其鹿朋友，已謂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姓，衆多也。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巖谷是窮困之義。○〔鄭氏曰〕胥，相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羣耦行，姓然衆多。○〔蘇氏曰〕朋友相謂，不能相善，會鹿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胡之言，何也。○〔李氏曰〕聖人則遠知，既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反狂以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者也。○〔朱氏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為荼毒之行，相侵暴，豈悲使之然。○〔孔氏曰〕荼，苦葉，毒，螫人蟲，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古，反。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曰〕大風，其徑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為善為不善，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朱氏曰：中垢，言穢也。

〔毛氏曰〕類，善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收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收也。○〔鄭氏曰〕聽言，道聽之言。○〔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收之，故耳道聽之言，則答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先人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既已不用其良，反使我為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為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音對，反。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氏曰〕嗟爾朋友，親而切磋之也。鳥飛亦時為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橫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言彼之所言亦必有中也。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氏曰〕嗟爾朋友，親而切磋之也。鳥飛亦時為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橫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言彼之所言亦必有中也。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東萊曰〕厲王之朝，舉無信蒞伯之言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職競用力。○〔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事也。○〔毛氏曰〕涼，薄也。○〔朱氏曰〕善背，工為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背之人，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遘，邪僻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力智，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為之寇也。○〔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為爾反背而見罪矣。○〔朱氏曰〕雖汝能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矣。言已得其情，其事已著，則不可掩覆也。○〔東萊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歎喪亂饑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捨，所經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十三章言王之所以疎棄君子者，由小人之言。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古，反。

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傳言以反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下孟欲銷去起呂之天下。喜於

王化復扶又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仍叔。周大夫也。○周氏曰。烈。暴虐也。

〔東萊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在見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孔氏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氏曰〕。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鄭氏曰〕。宣王時早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朱氏曰〕。夜晴。則天河明。○〔王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饑饉也。○〔毛氏曰〕。薦。重臻至也。○〔鄭氏曰〕。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早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王氏曰。羣神之應。則無不舉矣。○蘇氏曰。禮。禮之凶。荒則祭。鬼神之祭。已盡矣。○〔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

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下土。寧丁我躬。

〔王氏曰〕。早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也。李氏曰。說文曰。蟲。蟲。早氣也。○毛氏曰。蘊。蘊而量。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鄭氏曰。陰陰而雷。非雨雷也。○

〔鄭氏曰〕。為早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土。瘞。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性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瘞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互以相通。宗。奠也。丁。當也。○〔王氏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地神前。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早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蘇氏曰〕。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夜雷反。

〔王氏曰〕。早既大甚。則不可推。知其故也。○〔毛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孑。然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而上天又降早災。使孑然而無復有遺。孔氏曰。孑。然。孤獨之貌。○〔蘇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為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早氣也。炎炎。熱氣也。○〔鄭氏曰〕。早氣大甚。人皆不堪。言我無庇蔭而處。陳氏知死所也。衆民之近將死亡。曾無視顧而哀閔之。○〔毛氏曰〕。先正。百辟卿士也。鄭氏曰。百辟卿士。謂所及者。○孔仲夏乃命百官。等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勾龍后稷之類。○〔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

早既大甚。滌滌徒力山川。旱魃滿末為虐。如惓音如焚。我心惓徒且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滌然也。魃。旱神也。惓。燎之也。熏。灼也。○〔鄭氏曰〕。旱氣生。魃而害益甚。艸木焦枯。如見焚燎然。惓。猶畏也。○〔李氏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上文意。○〔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遜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也。

早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殄都田我。我以旱七感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早故。欲遜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為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朱氏曰〕。懽。會也。○〔鄭氏曰〕。殄。病也。天何會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氏曰〕。胡寧殄我。以旱。懽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蓋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孔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孔氏曰。即以社以方是也。天會不度。知我心肅。明神如是。明神宜不

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恨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蕭居六哉。庶正音哉。冢宰七口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蘇氏曰〕。早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為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弔。有紀以合之。早大甚。財不足以為禮。則無友紀。○橫渠張氏曰。友。宜作有。○〔鄭氏曰〕。蕭。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疾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毛氏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不以粟秣其馬。師氏。師。掌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譯世掌近王之

兵故會地 馳道不除 祭事不縣 膳夫徹膳 左右布而不脩 大夫不食梁 其兵也 大除治之 縣其樂 不令有所積遺

士飲酒不樂 ○〔橫渠張氏曰〕廢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庶正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 ○〔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 朱氏曰里與漢書李布傳無里之里同

王遺早始欲以自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自適之而不 能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居哉 ○〔釋文曰〕里本作廛爾雅作悝 爾雅釋詁曰悝憂也

瞻仰昊天有嘽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無贏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 惠其事

〔毛氏曰〕嘽衆星貌假至也 ○〔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其嘽然光明之衆星未有雨徵 ○〔呂氏曰〕昭明也贏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 ○〔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王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為我之一身爾乃所以定衆正也瞻仰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 ○〔蘇氏曰〕我亦何求為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 ○〔鄭氏曰〕瞻仰昊天曷惠其事渴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 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 賞申伯焉 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 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峻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 李氏曰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嵩高蓋依此名是凡大而高者 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郭璞注可見 ○〔孔氏曰〕其山高大上至于天 ○〔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 ○〔毛氏曰〕翰翰也 王氏曰翰垣屋所恃以立 ○〔王氏曰〕蕃言扞蔽宜言敷播 ○〔李氏曰〕是二人者皆為周室之屏翰 ○〔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 ○〔東萊曰〕甫申意者皆宜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

覺齊申伯王續 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覺齊勉也續繼于於禮式也申伯齊齊勉於德以賢人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為侯伯南方之國皆統理 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在洛邑之南也作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 ○〔孔氏曰〕

申伯之賢當使南國灋之 ○〔王氏曰〕為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 ○〔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召伯召虎也 ○〔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 ○〔毛氏曰〕登成也 ○〔陳氏曰〕世執其功者以南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之功 毛氏曰微者定其井牧正其賦稅 孔氏曰九夫為井隴畝之地九夫為牧二

日傳王治 庸城也 微者定其井牧正其賦稅 孔氏曰九夫為井隴畝之地九夫為牧二 事之臣也 私人 家臣也 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 人為私屬也 有司微云主人降獻私人 ○〔王氏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假 尺叔 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駒 渠略 鈞膺濯濯 直角 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 ○〔毛氏曰〕假作也 ○〔王氏曰〕假始也 ○〔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毛氏曰〕藐藐美貌騶駒壯貌鈞膺樊纓也 孔氏曰鈞者馬裝頭之金鈞膺者謂膺上有飾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鈞纓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濯濯光明也 ○〔鄭氏曰〕已成告王

王乃賜申伯為將遺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 ○〔毛氏曰〕乘馬四馬也 ○〔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 ○〔毛氏曰〕寶瑞也 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圭自九寸而下 ○〔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圭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 ○〔毛氏曰〕近已也 鄭氏曰近記之子之記 ○〔孔氏曰〕近得為己其 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己之已 申伯宣王之舅 ○〔鄭氏曰〕保守也安也 ○〔孔氏曰〕皆命遣之辭 ○〔東萊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饒 于郟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疆以峙 直紀 其棗 音專 反 式邁 市專 反 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饒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郟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 孔氏曰郟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郟時宜王蓋省視岐周故饒之於郟申伯既受命王饒歸于郟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 ○朱氏曰郟在鎬京之西岐周東 ○〔王氏曰〕王既饒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 ○〔鄭氏曰〕糧糗式用邁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 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饒命召伯治申伯之 國糧糗又以峙其糧食在道無闕乏故得疾至 〔王氏曰〕前曰微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七

申伯之賢當使南國灋之 ○〔王氏曰〕為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 ○〔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召伯召虎也 ○〔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 ○〔毛氏曰〕登成也 ○〔陳氏曰〕世執其功者以南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之功 毛氏曰微者定其井牧正其賦稅 孔氏曰九夫為井隴畝之地九夫為牧二

日傳王治 庸城也 微者定其井牧正其賦稅 孔氏曰九夫為井隴畝之地九夫為牧二 事之臣也 私人 家臣也 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 人為私屬也 有司微云主人降獻私人 ○〔王氏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假 尺叔 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駒 渠略 鈞膺濯濯 直角 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 ○〔毛氏曰〕假作也 ○〔王氏曰〕假始也 ○〔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毛氏曰〕藐藐美貌騶駒壯貌鈞膺樊纓也 孔氏曰鈞者馬裝頭之金鈞膺者謂膺上有飾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鈞纓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濯濯光明也 ○〔鄭氏曰〕已成告王

王乃賜申伯為將遺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 ○〔毛氏曰〕乘馬四馬也 ○〔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 ○〔毛氏曰〕寶瑞也 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圭自九寸而下 ○〔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圭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 ○〔毛氏曰〕近已也 鄭氏曰近記之子之記 ○〔孔氏曰〕近得為己其 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己之已 申伯宣王之舅 ○〔鄭氏曰〕保守也安也 ○〔孔氏曰〕皆命遣之辭 ○〔東萊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饒 于郟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疆以峙 直紀 其棗 音專 反 式邁 市專 反 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饒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郟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 孔氏曰郟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郟時宜王蓋省視岐周故饒之於郟申伯既受命王饒歸于郟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 ○朱氏曰郟在鎬京之西岐周東 ○〔王氏曰〕王既饒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 ○〔鄭氏曰〕糧糗式用邁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 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饒命召伯治申伯之 國糧糗又以峙其糧食在道無闕乏故得疾至 〔王氏曰〕前曰微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二九

曰微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東萊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棧，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嚶嚶。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御車也。○〔朱氏曰〕：嚶嚶者，衆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倣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灑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于四方。○〔毛氏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也。○〔鄭氏曰〕：碩，大也。○〔蘇氏曰〕：肆，極也。○〔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東萊曰〕：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嵩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陳氏曰〕：嵩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烝，衆也。則，常也。仲山甫，樊侯也。孔氏曰：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侯仲山甫，諱宣王，是山甫爲王，王賜之樂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鄭氏曰〕：監，視，假，至也。○〔孟子曰〕：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楊氏曰：孟子釋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忠，爲父而止於慈，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朋友長幼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李氏曰〕：天視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蓋謂此也。○〔朱氏曰〕：昭格于下，言周能以明

德感格于天而在下也。○〔東萊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也。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蘇氏曰〕：力，勉也。○〔毛氏曰〕：若，順，賦，布也。○〔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東萊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李氏曰〕：王命仲山甫曰：我以汝爲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爲是官矣。爲山甫乃世其家也。○〔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下莫不發應。○〔東萊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早也。一人，斥天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東萊曰〕：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泥矣。保身乃已事，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察省其身，奉事其王者，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恆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然，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東萊曰〕：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嵩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輶，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舉之，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毛氏曰〕：儀，宜也。○〔釋文〕：儀，作義。曰：毛如字。

也于厥之里。厥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轡之聲。○
 [毛氏曰]。祁祁徐覩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婦衆妾也。鄭氏曰。媵者必姪婦從之。○[孔氏曰]。
 其妻出於厥父之門。諸婦隨而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榮爛然。其盈滿於厥父之門也。

厥父孔武。靡國不到。爲子孫韓姑。其一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反。鮒音甫房音甫鹿音甫嘯音甫嘯音甫。有熊有罷。有如字又武交反。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毛氏曰]。姑。厥父姓也。○[鄭氏曰]。相。視攸所也。厥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視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嘯。嘯然衆也。猶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國之士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朱氏曰]。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

[鄭氏曰]。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蘇氏曰。譽。樂也。○[王氏曰]。韓侯娶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爲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爲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涉歷邦國之多。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敵實籍。獻其貔音皮。赤豹黃熊。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朱氏曰]。董氏曰。燕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時。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撫。柔其所受北國之國。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蘇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爲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

[釋文曰]。壑。城池也。○[鄭氏曰]。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孔氏曰]。所部諸國之城壑也。○[釋文曰]。貔。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璣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熊。大於熊。有黃熊赤熊。貔言皮。則豹熊亦獻皮也。○[東萊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鄭氏曰。召公。程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於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里考之。曰江漢之濟。王命召虎者。是淮陽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此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刀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禹貢。嶺南。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魯道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王氏曰]。武夫滔滔。則以其衆遊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鄭氏曰]。車。戎車也。鳥車曰旗。○[朱氏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勃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東萊曰]。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武夫泱泱。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也。○[毛氏曰]。泱泱。武貌。○[鄭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成於王。蘇氏曰。遂經營其旁國。功告於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孔氏曰]。無有叛戾乖爭者。

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徼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册命召穆公。與公復于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濟者。繫上事起下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濟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鄭氏曰]。濟。水涯也。疚。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公。關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東萊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江漢之濟言之。故曰來。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濟。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爽。召虎之始祖也。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

韓之臣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先祖康公李氏曰汝今無以我

為小子不足與有為○〔毛氏曰〕敏疾公事也○〔蘇氏曰〕汝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東萊曰〕肇

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力之爾圭瓊才早初亮一占音西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瓊孔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瓊文人文德之人也○〔鄭氏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

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曰〕釋器云占中尊案鬯

人掌和鬯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占者當祭之時乃在彝賜時

未祭故占盛之○〔鄭氏曰〕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始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

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孔氏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

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

已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為也○〔毛氏曰〕考成也○〔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

命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朱氏曰作召公考○〔毛氏曰〕矢施也洽和洽也○〔朱氏曰〕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召虎所以稱頌其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為戒然

〔毛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祖音泰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曰〕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為太祖言其官

則大師言其字則皇父也○〔鄭氏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以修我戎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以本其

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大師○〔孔

氏曰〕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董氏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李氏曰程伯休父其後也當

宣王時失其官守為司馬氏是程伯休父為司馬

浦涯也○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

為大司馬○〔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孔氏曰司馬職云○〔蘇氏曰〕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

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鄭氏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孔氏曰太宰

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上

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音亦騷音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保安也○〔鄭氏曰〕作行也○〔蘇氏曰〕紹急也

說文曰紹糾緊也○〔毛氏曰〕遊遊遊也○〔朱氏曰〕繹連絡也○〔毛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征也

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之人莫不震動如

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呼懼如虓火交虎鋪音吳敦淮符云濟符云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雷之大震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

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闐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濟淮之上就執其衆虜○〔毛

氏曰〕虎之自怒虓然○〔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朱氏曰〕仍就也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嗶嗶吐丹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烏飛已疾翰又疾於飛若鷹鷂之類擊擊衆不測不克灌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嗶嗶然盛也疾如飛擊如翰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擊後也○孔氏曰

也○〔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孔氏曰軍旅之衆○〔毛氏曰〕苞本也孔氏曰山之基本○○〔孔氏曰〕兵法

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李氏曰〕緜緜不可得而絕翼翼不

可得而亂○〔朱氏曰〕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毛氏曰〕灌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鄭氏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氏

曰〕既同與他國同服於王○〔鄭氏曰〕來庭來王庭也○〔朱氏曰〕於是王

命班師矣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為戒者此也○〔劉

氏曰〕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呂氏家塾詩記 卷二十七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印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印音仰天則不我惠孔填音墜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音界賊音平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音留

〔毛氏曰〕填久厲惡瘵病也朱氏曰○〔歐陽氏曰〕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王氏曰〕夷平也○〔鄭氏曰〕屆極也如蠹賊之害禾稼無有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毛氏曰〕大田傳曰食根曰蠹食節曰賊○〔孔氏曰〕蠹賊是害禾稼之蟲疾是害禾稼之狀○〔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人小人為之蠹賊刑罰為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士田女反有之有人民女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拘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音竟為音處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則足以傾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鄭氏曰〕厥其也鼻也惡聲之鳥喻褒如之言○〔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顏師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為美○〔鄭氏曰〕長舌喻多言

爾○〔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鄭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毛氏曰〕刺責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會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忘而忘君子之正王者王氏曰王乃舍狄弗以顧與

賢者也與名顯之大臣賢者也與名顯之大臣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朱氏曰〕今

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天降罔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氏曰〕幾危也鄭氏曰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皇皇音 誠音 會不知其玷音 兢兢業業 孔填音 不寧 我位孔貶

〔毛氏曰〕皇皇，頌也。○〔王氏曰〕皇皇，然緩而不共職，誠然以苟訛為事，乃會不知其為玷也。○〔朱氏曰〕小人在位，王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隊也。○〔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愆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艸不潰音 茂如彼棲音 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艸，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直音 枯也。○〔王氏曰〕民蕩析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也。○〔鄭氏曰〕潰，亂也。○〔孔氏曰〕我視此邦，無有不亂，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裨音 胡不自替，職音 斯引。

〔鄭氏曰〕時，今時也。茲，此也。○〔毛氏曰〕疾，病也。○〔朱氏曰〕昔之富，未嘗若今之疾也。今之疾，未有若此之甚也。○〔毛氏曰〕彼宜食蔬，今反食精神音 鄭氏曰：蔬，屬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粳九，待御七。○孔氏曰：十一，言糲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李氏曰〕小人當食蔬而乃食精神，以見小人食君子之祿也。○〔毛氏曰〕替，廢也。茲，引也。○〔鄭氏曰〕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謂亂之事，而日滋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 斯害矣，職音 斯弘，不裁音 我躬。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既亂有所從起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不裁我躬乎。鄭氏曰：是不裁王之身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 國百里，今也日蹙音 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毛氏曰〕辟，開蹙，促也。○〔李氏曰〕維今之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晏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諸諸侯，按召諸諸侯，周公乃朝用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齊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止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竊以為不然，按洛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語所謂王在新也。祭以文王，非牛一，武王，非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若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於音 穆清廟，肅雝顯相音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音 奔走於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

也。鄭氏曰：廟之言，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其耳。○〔毛氏曰〕：肅，敬。雖，助也。○〔蘇氏曰〕：於哉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

有肅肅其敬，雖雖其獻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在天

文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疾走而來在廟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

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朱氏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

○〔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多士，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其光明之也，是不承文王與，言其承之也。此

於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其光明之也，是不承文王與，言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朱氏曰：謂是尊承也。○〔東萊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亦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有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則成王穆然主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之教，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註但言天命周家無窮。○〔毛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王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益也。○〔橫渠張氏曰〕：純則舉大本也。○〔朱氏曰〕：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後及於我，我既受之矣。○〔鄭氏曰〕：駿，惠也。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蘇氏曰〕：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

也。○〔東萊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傲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舞者，蓋文舞也。文王之樂，謂之武舞，謂之象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

則十三學舞句，大武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前也。○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商籥者歟。○孔氏曰：文王時有樂制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禮迄。許乞 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氏曰〕：典，法也。肇，始。禮，祀也。迄，至。禎，祥也。○〔鄭氏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緝，緝，廣也。○〔朱氏曰〕：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肇禮，始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東萊曰〕：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禮，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禮祀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成諸侯。○蘇氏曰：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毛氏曰〕：戎，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鄭氏曰〕：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強矣。○〔李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法乎。○〔鄭氏曰〕：百辟，百君。○〔王氏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先生之戒諸侯也，欲其兢兢，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皆訓皆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皆訓皆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強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東萊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蘇氏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如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幽遷焉。○〔渤海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
曰荒，大也。○〔蘇氏曰〕康，安徂往行道也。○〔毛氏曰〕夷，易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
氏曰關而大之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音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孔氏曰〕於乎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盡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服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為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李氏曰：成王畏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法不必然。○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用陶匏，牲用犧，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後禮配焉。後禮遠矣，配禮於郊，亦以尊禮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音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右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
必饗之。○〔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也。○〔毛氏曰〕刑法也。○〔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鄭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皆載視以神辭，主人與之

以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欲饗之。時是也。○〔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所以配享之意。○〔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惴惴惕息，畏天之威。○〔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東萊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

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時祭，柴望也。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

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音音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右序，右助次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懷來，柔安，喬，高也。○〔李氏葛覃解曰〕薄者，語辭也。○〔歐陽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愬而修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氏曰〕戢，聚囊，櫜也。孔氏曰：囊者，弓衣一名櫜。○〔鄭氏曰〕懿，美也。肆，陳也。○〔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敘諸侯之在位者，敘其甲兵而收藏之，與為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李氏曰〕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下也。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叔玉云：肆夏繁蕩，皆周頌也。肆，時邁也。繁，過也。蕩，思也。渠，思也。○〔東萊曰〕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

執競，祀武王也。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臯，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

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可以成功○〔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釋言又云：奄，盡也。鄭於周宮元鳥箋皆以奄爲覆。

覆四方同爲已。有與傳不異也。斤斤明察也。〔朱氏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

以成大功而安之。〔李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毛氏曰〕嗶嗶，集也。積穰，衆也。

簡簡，大也。〔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言重慎也。〔毛氏曰〕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爾。言祭祀之時，鐘鼓管磬之樂皆蘇，故神降之福，祭終飲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公之爲魯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時，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惟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及餘不可得而知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以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

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堯遭播種而獲

之，趙岐曰：雖麥，大麥也。廣雅又以爲雖小麥也。雖，大麥也。○〔鄭氏曰〕育，養也。○〔蘇氏曰〕率育，徧養也。○〔朱氏曰〕后稷貽我民有來

姓之種。○〔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無有內外彼此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遺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遺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嶽，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畚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概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力之，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

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持乃錢，博奄觀銍。持，乃錢，博奄觀銍，參粟，艾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遺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毛氏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

○〔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賜也。○〔鄭氏曰〕咨，謀也。○〔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爲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

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近晦不若高說之明白春在夏正為建辰
 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祭事猶用夏正祭用仲
 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毛氏曰〕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畝
 ○〔鄭氏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衆人庶民○〔王氏曰〕言命我衆人則諸侯之衆莫非
 王人○〔毛氏曰〕序其錢鈇鈇田器世本曰垂作鈇鈇六寸以問稼也高誘注云鈇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
 也孔氏曰說文曰鈇種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鈇一耨一鈇然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
 ○〔朱氏曰〕艾刈同穫也○〔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
 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朱
 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畝之
 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乎美哉後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賜○〔王氏曰〕為
 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年也戒使命衆人各序乃錢鈇以治田奄忽之間則以觀鈇艾矣○〔東萊曰〕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六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于維耦
 ○〔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種也○〔朱氏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
 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爾其大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
 而並耕也二人並耕為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
 ○〔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途十夫有溝百夫有澗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
 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其田萬耦同時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
 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
 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天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
 ○〔鄭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
 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音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
 孔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讟音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九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曰澤名雝在四有北澤無取于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蓋
 氏曰祀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廟其至止亦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鸞然在彼謂居其國
 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
 至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成休永世無訟亦是意也
 〔陳氏曰〕在彼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在彼無惡在此無讟者
 崇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致之有朱氏曰在彼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
 彼墜其命而有獻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音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曰〕噫嘻所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
 可也所以祈為報則春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為報歟○〔鄭氏曰〕秋冬為丞登狹祖妣以
 為說耳且載社稷之詩其辭與此同鄭氏胡不改之為丞登也○〔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音亦有高廩音萬億及秭音為酒為醴音禮烝昇音祖妣音以洽百禮音降福孔皆
 ○〔朱氏曰〕亦助語辭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德則廩唯
 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
 億數億至億曰秭○〔鄭氏曰〕烝進昇予也○〔毛氏曰〕皆備也○〔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
 燥而寒者黍利下溼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李氏曰賦方氏唯幣之地高燥其穀宜黍則揚之地下濕其
 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
 不○〔王氏曰〕為酒為醴烝昇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李氏曰〕我所以為此酒醴者與進
 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備者上帝之力也朱氏曰洽
 備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萋音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孔氏曰〕始作樂而
 合於祖之樂歌也○〔釋文曰〕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太祖○〔朱氏曰〕通言先祖也
 有萋有萋在周之庭設業設虛音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音磬祝音圍音既備乃奏蕭管備舉嘒嘒音
 厥聲音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萋樂官也鄭氏曰萋樂官也
 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業如鋸齒
 或曰畫之植者為虛衝者為柶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為重牙即業之上
 為畫也置羽者畫之
 於柶處之上角也○〔毛氏曰〕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田小者謂之應是應為
 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東是為一器故知應

小鼓也。應既。小田宜。大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縣。○鄭氏曰。田當作。縣。小鼓在大鼓旁。應既之屬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令奏鼓。注云。為大鼓先引。故知田當為。縣。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朱氏曰〕。聲。石聲也。○〔毛氏曰〕。祝。木柶也。樹。楊也。孔氏曰。樂記有。柶。之文。言木柶者。明用木為。柶。推於其中。而撞之。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銀。錐。列。以木長尺。標之。○朱氏曰。祝。所以起樂也。困。所以止樂也。○〔鄭氏曰〕。蕭。編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孔氏曰。釋。樂。云。者。謂之。管。○郭璞曰。蕭。大者。編。三。管。長。尺。四。寸。小者。編。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蕭。參。差。象。鳳。翼。管。如。筵。併。而。吹。之。釋。文。云。蕭。字。又。作。箛。○孔氏曰。謂。吹。兩。小。者。謂。之。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王氏曰〕。嗶。嗶。嗶。嗶。美。也。○〔鄭氏曰〕。我。客。二。王。之。後。也。○〔孔氏曰〕。替。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業。虞。鼓。擊。祝。圍。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替。人。擊。而。奏。之。○〔王氏曰〕。蕭。也。管。也。亦。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為。備。也。○〔孔氏曰〕。作。之。嗶。嗶。嗶。嗶。然。和。集。諸。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朱。氏。曰。變。述。舜。位。蓋。以。此。○〔朱氏曰〕。觀。視。也。成。功。也。李。氏。曰。成。如。蕭。韶。九。成。之。成。為。盛。耳。○〔朱氏曰〕。觀。視。也。成。功。也。李。氏。曰。成。如。蕭。韶。九。成。之。成。為。盛。耳。○〔朱氏曰〕。觀。視。也。成。功。也。李。氏。曰。成。如。蕭。韶。九。成。之。成。為。盛。耳。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在。廉。○〔朱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鄭。氏。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獻。於。宗。廟。○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廟。季。冬。子。嘗。魚。先。薦。鮪。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猶。於。宜。音。漆。七。音。反。潛。有。多。魚。有。鮪。有。鮠。有。鱒。有。鱣。有。鰻。有。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猶。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治。漆。也。○孔氏曰。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漆。○〔鄭氏曰〕。鱣。大。鯉。也。鮪。鮠。也。鱒。白。鱒。也。鰻。鮎。也。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小子。宜哲維人。

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王氏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歎。辭。也。○〔毛氏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臍。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鄭氏曰〕。綏。安。也。○〔陳氏曰〕。小。子。自。謂。也。○〔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毛氏曰〕。文。母。大。妣。也。○〔東萊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此。也。

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妣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妣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遺家不造。孌孌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載見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鄭氏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為。旂。○〔毛氏曰〕。陽。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孔氏曰。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鄭氏曰〕。絳。革。轡。首。也。○〔孔氏曰〕。金。飾。額。○孔氏曰。即。轡。金。厄。是。也。○朱氏曰。按。商。頌。鶴。鳴。鄭。二。聲。和。也。○〔朱氏曰〕。烈。大。也。○〔毛氏曰〕。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誰都張氏曰〕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鄭氏曰〕熟，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追之，恐其已去也。○〔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毛氏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
什方張氏曰：自當察以武庚叔父叛以顯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日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矣，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氏曰：奏大武之樂歌也。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張氏曰：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於鳥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之。放音。劉音。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者，遏之也。○〔毛氏曰〕劉，殺者，致也。○〔鄭氏曰〕嗣武，嗣子武王。○〔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曰〕武詩在於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也。直音。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朝於廟也。○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其傾。反。在疚。音。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也。庭，直也。〔匡衡曰〕榮，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鄭氏曰〕皇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曰〕序，緒也。○〔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愛病之中。○〔蘇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朱氏曰〕言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也。○〔朱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鄭氏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子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五音。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且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紹，率，循，時，是，悠，遠也。○〔孔氏曰〕釋詁云：艾，歷也。○〔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王氏曰〕紹，庭，紹，皇祖之直。○〔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鄭氏曰〕美矣哉，我君考武王。○〔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蘇氏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王氏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為幼稚，未有所歷也。○〔李氏曰〕將勉強從就之以繼其道，而恐泮渙不合也。自訪子落止，以至繼猶泮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躬躬之涼薄，苦前者之高遠也。○〔王氏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者，自以為幼稚，未堪王室多難也。○〔李氏曰〕紹文王直道于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曾氏曰〕成王自言未堪家多難，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釋文曰：敬之一本無之字。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以鼓。反。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忝。鄭音。時仔。音。古。反。示我顯德行。下孟。反。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為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監，視也。○〔朱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羣臣進戒于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既承其戒，蒼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敬，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鄭氏曰：佛，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惑，音。闢王求助也。孔氏曰：闢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

困於在廟而求，聖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為禍大。子其惑，直井。而後後患莫予辨。蜂，字達。自求辛螫，音。螫，尤彼桃蟲，音。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

〔毛氏曰〕

〔鄭氏曰〕惑，慎也。○〔鄭氏曰〕懲，艾也。螫，毒聲。始，允，信也。○〔王氏曰〕并，使也。蜂之為物，善辛螫。

○〔毛氏曰〕桃蟲，鳥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孔氏曰：陸機云：今鶉鴝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難化而為鶉鴝，故俗語鶉鴝生鶉鴝，言始小

○〔鄭氏曰〕拊，飛，翻飛也。○〔毛氏曰〕堪，任也。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鄭氏曰〕始者管叔及其

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朱氏曰〕既而悟

其姦，故曰子其懲於此，而慎後患，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王氏曰〕螫，尤彼桃蟲，拊飛維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惑也。

○〔蘇氏曰〕予方未堪家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奈何捨我而弗助哉。○〔東萊曰〕莫予辨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時也。

小惑一章八句。

載芟，所衝。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

之祭法云：王為籍田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禮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也。○蘇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側伯。其耕澤澤，音。千耦，反。其耘，音。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隄，反。其鋤，反。其耨，反。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反。斯活，驛驛，音。其達，有厭，反。其傑，厭厭其苗，

縣縣其廩，反。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反。萬億及秭，音。為酒為醴，烝粢祖妣，以洽百禮，有飴，反。其香，邦家

之光，有椒，反。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孔氏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去也。是除

氏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也。朱氏曰：或曰畛，田畔也。畛之外則隰也。○〔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三十 六七九

旅，子弟也。李氏曰：伯之次也。旅者，衆子弟也。○〔鄭氏曰〕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子任民。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

田，有餘力能佐其事者也。以謂閒民，今時備貨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備力之人。○〔李氏曰〕噉者，衆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噉，衆貌。

○〔鄭氏曰〕鋤，饋也。依之言愛也。○〔鄭氏曰〕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

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備貨務疾，畢已當種也。○〔李氏曰〕婦人能饋為夫者，則愛其婦為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毛氏曰〕略，利也。○〔孔氏大田疏曰〕王肅以倣為始，載為事。○

〔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合也。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釋文云：爾雅作驛，生也。○〔鄭氏曰〕達

出地也。○〔毛氏曰〕有厭其傑，苗厭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苗。○〔蘇氏曰〕縣，詳密也。○〔毛氏曰〕庶，耘也。○〔蘇氏曰〕濟濟，人衆貌。○〔鄭氏曰〕有實實成也。○〔朱氏曰〕積，露積也。○〔孔氏曰〕農夫

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種其百穀也。○〔李氏曰〕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孔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

〔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日縣縣其廩，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縣縣為善，恐傷苗也。○〔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濟濟然。○〔毛氏曰〕鉞，芬香也。椒，猶餽也。孔氏曰：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

○〔李氏曰〕胡考者，耆老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考。孔氏曰：證法，保民善文曰胡。○〔毛氏曰〕且，此也。○〔王氏曰〕振古，則舉

古也。○〔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為醴，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卑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朱氏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

胡考之所以安也。○〔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述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良耜，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反。及筥，其饋伊黍，其笠，音。伊糾，反。其錡，反。

如櫛，反。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桴，反。杜，有球，音。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毛氏曰〕髮髮，猶測測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舍人曰：髮，髮入地之貌，郭璞曰：穀利也。○〔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相瞻，視也。筐，所以盛黍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釋文曰〕說文云：櫛，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三十 六八一

田草也。○〔毛氏曰〕：麥，水草也。孔氏曰：麥是穰草，亦穰草，非苦菜也。王肅云：麥，陸機曰：水穰，然則田原有穰，故道水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深取魚，故又曰：麥，今南方人謂之辣菜，亦一驗也。○〔毛氏曰〕：控，控，獲聲也。○〔王氏曰〕：栗，栗，綴也。○〔毛氏曰〕：墉，城也。

黃牛黑唇曰牯，社稷之牛角尺。○〔鄭氏曰〕：球，角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饋者也。○〔李氏曰〕：載，筐及筥，其饋伊黍，比則言婦子行饋之器與所盛之物也。○〔鄭氏曰〕：饋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薈去茶藜之事，言閱其勤苦，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孔氏曰〕：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既穫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李氏曰〕：於是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鄭氏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蘇氏曰〕：以嗣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釋文〕：特作檀，曰本亦作特。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釋賓尸也。鄭氏曰：又祭也。天子諸侯曰：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釋商謂之彤。○孔氏曰：賓尸之樂歌也。
絲衣其紕，字浮載弁俵俵，音自堂徂基，乃代自羊徂牛，音鼎及鼐，音兕觥其觶，音旨酒思柔，不吳不敖，音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紕，繫解貌。孔氏曰：爵弁之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釋禮輕使士。孔氏曰：雖祀云：士弁而祭於公，禮有冠弁，弁者不以絲為衣，士冠禮有爵弁服，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麻弁，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毛氏曰〕：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孔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塾，夾門堂也。禮在門不在廟，郊特牲曰：釋之於庫門內，於東方失之，案釋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門外。○〔毛氏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鼎。鄭氏曰：鼎，圓象上謂之鼐。○孔氏曰：孫炎曰：鼎，象上而小口者。○〔呂氏曰〕：自堂徂基，乃所謂於

彼乎於此乎。○〔王氏曰〕：自堂上降而徂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及鼐，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孔氏曰〕：觶然，設兕觥貌。○〔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諱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謙，不傲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兕，觥，字又作兕，〔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朱氏曰：內則曰：十三歲，即此詩也。然此詩與賓客皆不用詩中字名，疑皆樂章之名爾。○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於鑠，音灼王師，音遵養時晦，音時純熙矣，音是用大介，音我龍受之，音躋躋，音王之造，音載用有嗣，音實維爾公，音允師。

〔孔氏曰〕：於，歎美。○〔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師，王肅云：武王之衆也。○〔歐陽氏曰〕：遵養，循也。

養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熙，光也。○〔鄭氏曰〕：龍，龍也。○〔毛氏曰〕：躋躋，武貌，造，為也。○〔鄭氏曰〕：載，則允信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海，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與此王業，成王龍受而承之也。躋躋，王之造，言躋躋然武功，武王之所為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為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八句。
相，講武類禡。馬融也。桓，武志也。釋文云：本或以桓武志也為注。○鄭氏曰：類也，皆師祭也。○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誓定爾功，其三曰：數時維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慶豐年，然則桓武志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為注，或以為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慶豐年，天命匪解。音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屢豐年，數有豐年，桓桓然有威武，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李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毛氏曰〕：間，代也。○〔鄭氏曰〕：皇，君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慶豐年，則其為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也。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天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無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音亦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鳥釋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釋，釋也。〔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今我往以此求定。〔蘇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資有功，皆文王之功德在人，而可尋釋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其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嘆使諸臣受封賞者，釋思文王之德以成之也。

賈一章六句。
而祀四嶽河海也。鄭氏曰：殷樂也。○孔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朱氏曰：鄭氏曰：我，樂也。蘇氏曰：遊，遊也。今考詩中無此意，當缺之。孔氏以樂也為序文，因定本我樂為注，未知孰是。○

釋文曰：蓋靈恩集注
本用此注為序文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土果。山喬岳允猶翕許及。河敷天之下，哀果侯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王氏曰〕：稽山謂之隋，狹而長也。陟其高山，隋山喬岳，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蘇氏曰〕：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

陟其山岳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蒼其功者。此周之命也。○〔王氏曰〕：哀時之對者，哀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各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德也。

頌，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遺，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中，莊公子，周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緩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請命作詩不相干也。

駟駒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毛氏曰〕：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孔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脊。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

〔曾氏曰〕：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毛氏曰〕：牧之坰，坰之野，其水草其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毛氏曰〕：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駟馬白跨曰騶，孔氏曰：孫炎曰：騶，黑色，郭璞曰：跨，黃白曰皇，孔氏曰：黃白，色雜名皇。純黑曰驪，孔氏曰：月令孟冬篇，鐵驪，象時之色，檀弓

云：夏后氏尚黑，故車黃，騶曰黃，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騶馬，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隸衛之處，於人之注，以為二百六十四匹為一隊，每隊為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為一閑，騶一種而分為三閑也。朝祀所乘為良馬，征伐所乘為戎馬，田路駕馬騶馬給宮中之役。彭彭，有力有容也。○〔鄭氏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王氏曰〕：彭彭，張也。○〔鄭氏曰〕：臧，善也。○〔孔氏曰〕：薄言駟者，有何馬也。乃有騶有皇，有驪有黃，此等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朱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鄭氏曰：僖公之思，運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思馬斯臧，多其所及廣博。

駟駒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騶。孔氏曰：雜毛，是體有一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騶曰黃，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騶。孔氏曰：郭璞曰：黃白雜毛曰騶，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驪。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用驪，是驪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騶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驪，謂赤而微黃。蒼騶曰騶。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今之驪馬也。命曰四人駟，弁注云：青黑曰駟，駟者，黑色，任任，有力也。才多材也。○〔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也。

駟駒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期，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騶曰騶。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斑駁騶，今之連錢也。白馬黑鬣曰駟。孔氏曰：駟，赤身黑鬣曰駟。孔氏曰：駟是色名，說者，赤則駟馬，故亦身黑鬣曰駟。○〔王氏曰〕：釋，屬也。朱氏曰：釋，不絕貌。○〔鄭氏曰〕：駟，厭也，無厭倦也。○〔蘇氏曰〕：作，奮起也。

駟駒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期，思馬斯祖。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騶。孔氏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騶。影白雜毛曰騶。孔氏曰：郭璞曰：影，亦也，即今諸白馬是也。豪，駟曰騶。孔氏曰：說文云：駟，散也。者，膝下之名，蓋謂騶毛。二目白曰魚。孔氏曰：郭璞曰：一目白，謂二在，而白，名為魚也。目白魚，郭璞曰：似魚目也。祛，祛，強健也。○〔王氏曰〕：思無期，一出於正。○〔鄭氏曰〕：徂，猶行也。○〔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期。昔之為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期，思無期，思無期，思無期，馬之所以威才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駟駒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期，思馬斯祖。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駟，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駉馬肥強貌。王氏曰：養之使駉也。鄭氏曰：僖公之用臣，必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孔氏曰〕四馬曰乘。

〔鄭氏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明明修明其職也。○〔毛氏曰〕振振羣飛貌。鷩，白鳥也。以與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振取其修潔翔集有威儀也。朱氏曰：鷩鷩羽之翻舞者所持也，下如飛而下也。○〔毛氏曰〕咽咽，鼓節也。○〔鄭氏曰〕于於皆也。○〔蘇氏曰〕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鸞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君臣於是皆喜樂也。○〔東萊曰〕有駉有駉，與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

有駉有駉，駉彼乘駉。呼駉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肯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駉。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問：郭璞曰：今之驪也。○〔鄭氏曰〕載之言則也。○〔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毛氏曰〕歲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蘇氏曰：穀，祿也。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駉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孔氏曰：定本云：僖公修泮宮，無能字。○蘇氏曰：此詩言作泮宮，克淮夷，闕宮言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實奉禮有所未備，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尙小也。今此詩之言其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曰：以君臣而為此辭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雖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爲詩也。子貢曰：對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居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一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不以惡爲善，則已矣。此讀者之所自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巾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茝茝。呼會無小無大，從公子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靡，諸侯泮宮。鄭氏曰：辟靡者，樂土離水之外，圍如壁，四方來觀者物也。泮之言半，鄉射之宮也。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廣成以爲東西門，說文以爲東西牆，其說不同。○〔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氏曰〕芹，水菜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毛氏曰〕戾止，至也。孔氏曰：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王氏曰〕觀其旂，其物茝茝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嘒嘒而有節。李氏曰：旂，飛揚也。○〔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子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毛氏曰〕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居表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三十一 六九一

〔孔氏采蘋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蹻蹻，言強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毛氏曰〕載色，色溫潤也。○〔蘇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宮，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王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芣，薺菜也。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薺菜，生陂澤中。○〔鄭氏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毛氏曰〕醜，衆也。○〔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王氏曰：順彼先生君子之長道而屈羣衆也。

○〔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

〔鄭氏曰〕則，灋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毛氏曰〕假，至也。朱氏曰：假，感格也。○〔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信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李氏曰〕自求伊祜，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誠，所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淑，善也。○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誠，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誠告。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音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竝無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孔氏曰〕狄彼東南，遠服彼東南。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狄，擴而遠之也。○蘇氏曰：古狄，迤迤。○〔鄭氏曰〕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猶進進也。

○〔毛氏曰〕皇，美也。○〔鄭氏曰〕吳，諱也。○〔王氏曰〕不揚，不揚也。○〔朱氏曰〕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鄭氏曰〕訥，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王氏曰〕不告于訥，和也。○〔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遠，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角弓其觶，束矢其楛。色留戎車孔博，徒御無斃。音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同爾猶，淮夷卒戢。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三十一 六九二

〔蘇氏曰〕。鯨、弓健貌。鄭氏曰。言持其急也。○〔毛氏曰〕。五十矢為束。孔氏曰。有謂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箇。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冠束矢云。古者一弓百矢。○

〔鄭氏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動。○蘇氏曰。搜。疾聲。○〔朱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蘇氏曰〕。信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毛氏曰〕。翻、飛貌。鷓、惡聲之鳥也。鷓、桑實也。○〔鄭氏曰〕。懷、歸也。言鷓常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實。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言。○〔李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覺悟也。

○〔毛氏曰〕。琛、寶也。元龜尺二寸。孔氏曰。漢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鄭氏曰〕。大、猶廣也。○〔毛氏曰〕。賂、遺也。南、謂荆揚也。○〔鄭氏曰〕。荆揚貢金三品。○〔孔氏曰〕。淮夷來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路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毛氏曰〕。宮、頌信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頌之。而其實則未能也。

闕宮有恤。況或。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毛氏曰〕。穋、種也。稷、穀也。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奄有下土。續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信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闕宮、魯廟。非姜嫄廟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與。○〔朱氏曰〕。闕宮者。魯之羣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謂宮也。○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言其在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禘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闕宮。

深閉也。毛氏曰。幽閉也。○〔毛氏曰〕。恤、清淨也。○〔蘇氏曰〕。實、鞏固也。○〔毛氏曰〕。枚、枚、聽密也。王氏曰。枚、枚、辨也。

○〔鄭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真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毛氏曰〕。先種曰種。後種曰穋。孔氏曰。重種種。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種先熟。後熟曰穋。先熟曰種。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熟曰穋。先熟曰種。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

○〔李氏曰〕。菽、大豆。○〔鄭氏曰〕。奄、猶覆也。○〔朱氏曰〕。后稷生而享有百福。播種五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部也。○〔鄭氏曰〕。秬、黑黍也。○〔毛氏曰〕。緒、業也。○〔鄭氏曰〕。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故曰續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鄭氏曰〕。子踐。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屆。音。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三十一 六九五

上帝臨女。敦都同商之旅。克成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商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著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曾氏曰〕。大王去邪居岐。蓋諸侯之能與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寔盛之由。故曰大王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始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屆、至也。天命不妄。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孔氏曰〕。至於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度也。○〔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朱氏曰〕。敦、治而勝之也。成厥功。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字、居也。○〔鄭氏曰〕。叔父、謂周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鮮于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為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并附庸言之。則為方四百里也。李氏曰。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大啓。謂字。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焉。

○〔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信公也。○〔鄭氏曰〕。交龍為旂。四馬故六轡。○〔毛氏曰〕。耳耳然。至盛也。○〔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孔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李氏曰〕。享祀無有差忒。○〔鄭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李氏曰〕。享祀無有差忒。○〔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其多與之福。○〔毛氏曰〕。辟、赤犧純也。孔氏曰。按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法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

○〔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勤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氏以帝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鄭氏曰〕。周公皇祖。此皇祖。謂伯禽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三十一 六九七

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角。為其觸舐人也。孔氏曰：封人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毛氏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公不毛，何休云：白牡，股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亦特也。○〔孔氏曰〕：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爲象形也。阮謏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司農云：獻饋爲犧，犧尊以鬯，象尊以象。風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鬯，意同，則皆謂爲鬯，傳言沙，即鬯之字也。○〔毛氏曰〕：毛包，豚也。孔氏曰：封人祭記，去其毛而爲之也。○〔孔氏曰〕：載，謂切肉。○〔毛氏曰〕：羹，大羹，謂羹也。○〔毛氏曰〕：大羹，謂大古之羹，謂羹之謂也。其大羹，則盛之於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階也。上下兩階，有似於堂房，然知是牛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則有房，房，親戚燕饗，則有穀，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穀，謂解解節，折則房，烝是牛體。○〔鄭氏曰〕：萬舞，千舞也。○〔毛氏曰〕：洋洋，衆多也。○〔李氏曰〕：孝孫有慶，孝孫得享其福。○

〔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騰動也。○〔鄭氏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爲公、侯、伯也。○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頤、公、壽、與、岡、陵、等爲三也。○〔朱氏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頌之如是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徒登。二矛重，直龍。弓，公徒三萬，貝冑，直友。朱紱，息慶之升。徒增增，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諸千乘，荷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二百六十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一井爲乘，百里之國，適有千乘也。○〔朱氏曰〕：英，矛飾也。滕，繩也。孔氏曰：朱英，絲繩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弓，謂內弓。兵車之濶，弓束以絲繩，謂約之謂繩，非謂膠爲繩。○〔孔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於禮中，有二弓。兵車之濶，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氏曰〕：貝冑，飾朱紱綴之。孔氏曰：貝冑，冑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爲冑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曰：紱，紱也。然則朱紱，直謂赤紱以連綴甲也。○〔孔氏曰〕：烝徒增增，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毛氏曰〕：膺，當也。○〔鄭氏曰〕：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之禦也。言其強也。○鄭氏曰：伯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舒，天下無敢禦也。○孔氏曰：烝四。年，經書公會齊侯，魯伐楚，楚名荆，烝紱，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

大而熾盛，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蘇氏曰〕：壽考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爲之用也。○〔鄭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孔氏曰〕：無有害，無有患害。○〔蘇氏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也。蒙，山也。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龜與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龜與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詹有。○〔鄭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朱氏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音。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此桐木也。○〔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鄭氏曰〕：諾，應辭也。若，順也。○〔孔氏曰〕：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許之旁。○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氏曰〕：令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孔氏曰〕：宜其大夫之與衆士祝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栝有烏，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祖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取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於是斬斷之，量度之。○〔毛氏曰〕：八尺曰尋，栝，椽也。孔氏曰：栝之與烏，大貌。路寢，正寢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鄭氏曰〕：奚斯，所作者，教護廟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也。○〔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願萬民之望也。○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闕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諸千乘，荷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二百六十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一井爲乘，百里之國，適有千乘也。○〔朱氏曰〕：英，矛飾也。滕，繩也。孔氏曰：朱英，絲繩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弓，謂內弓。兵車之濶，弓束以絲繩，謂約之謂繩，非謂膠爲繩。○〔孔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於禮中，有二弓。兵車之濶，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氏曰〕：貝冑，飾朱紱綴之。孔氏曰：貝冑，冑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爲冑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曰：紱，紱也。然則朱紱，直謂赤紱以連綴甲也。○〔孔氏曰〕：烝徒增增，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毛氏曰〕：膺，當也。○〔鄭氏曰〕：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之禦也。言其強也。○鄭氏曰：伯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舒，天下無敢禦也。○孔氏曰：烝四。年，經書公會齊侯，魯伐楚，楚名荆，烝紱，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

大而熾盛，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蘇氏曰〕：壽考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爲之用也。○〔鄭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孔氏曰〕：無有害，無有患害。○〔蘇氏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也。蒙，山也。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龜與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龜與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詹有。○〔鄭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朱氏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音。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此桐木也。○〔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鄭氏曰〕：諾，應辭也。若，順也。○〔孔氏曰〕：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許之旁。○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氏曰〕：令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孔氏曰〕：宜其大夫之與衆士祝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栝有烏，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祖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取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於是斬斷之，量度之。○〔毛氏曰〕：八尺曰尋，栝，椽也。孔氏曰：栝之與烏，大貌。路寢，正寢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鄭氏曰〕：奚斯，所作者，教護廟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也。○〔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願萬民之望也。○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闕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願萬民之望也。○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闕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願萬民之望也。○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闕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和大也。○〔毛氏曰〕衍樂也。○〔鄭氏曰〕烈祖湯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所斥者何王爾。○〔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鄭氏曰〕綏安也。安我所以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望儼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為齊者非有也而生於其思安我所思無不成也。按此句與下篇綏我眉壽之語相似莫知何者為是。○〔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嘒細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孔氏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鐘鼓在鐘鼓皆管同為樂器皆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管聲明此異於管聲非石磬也。○〔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

心。○〔鄭氏曰〕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首聲。○〔歐陽氏曰〕其述樂而間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毛氏曰〕大鐘曰庸數敦然盛也。朱氏曰。○〔鄭氏曰〕萬舞千舞。○〔王氏曰〕有奕萬舞之綴兆衆大也。○〔鄭氏曰〕嘉賓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夷憚乎言皆悅懌也。○〔毛氏曰〕恪敬也。○〔孔氏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曰秋嘗冬烝。○〔蘇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執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毛氏曰〕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蘇氏曰〕將奉也言湯其尚願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願之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一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孔氏曰祀

歌也。成王發武庚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繆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章昭云名頌頌之美者。○〔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篇。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

猗於音。與音。那與音。置我鞀音。鼓音。奏鼓簡音。衍我烈祖音。湯孫音。奏假音。綏我思成音。鞀音。淵淵音。嘒嘒音。管聲音。既和且平。依我聲聲於林湯孫音。穆穆音。厥聲音。庸鼓音。有數音。萬舞音。有奕音。我有嘉賓音。亦不夷憚音。自古在昔音。先民有作音。溫恭朝夕音。執事有恪音。願予烝嘗音。湯孫之將音。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朱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鄭氏曰〕鞀與鼓也。孔氏曰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擗之持耳運自擊。○〔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鞀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毛氏曰〕鞀鼓樂之所成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鞀所以節樂是樂成由鞀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鄭氏曰〕簡簡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湯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而不毀。實謂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酏。音。齊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設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軼。初支。如字。又。衡。八鸞。鸞。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米。降福無疆。願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湯之後世。

以湯爲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此常事也○〔毛氏曰〕申重也○〔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鄭氏曰其福乃及女之此所〔歐陽氏曰〕爾時主祀之主也○〔毛氏

曰〕酌酒賚賜也○〔孔氏曰〕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蘇氏曰以昇我所思成語實也○歐陽氏曰○〔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平和也○〔歐陽氏

曰〕上言既載清醑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毛氏曰〕禮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嘩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

神明錫以眉壽黃耆之福也○〔鄭氏曰〕約軹設飾也孔氏曰軹者長轂之名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歐陽氏曰〕約軹者乘象設飾之車駕四馬其轡鶴然聲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穀必直陳象必正注云象穀約也彼言象穀即此約軹○〔歐陽氏曰〕約

軹錯衡八鸞鶴鳴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祭也○〔蘇氏曰〕溥將溥且大○〔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天降豐稷使我備物而祭○〔朱氏曰〕言我受命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孔氏曰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稷然○〔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

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欲饗也○〔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尙願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王氏曰〕禮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東萊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醑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豐年稷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得其一說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鸛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孔氏曰祀高宗之祭歌也

〔王氏曰〕元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糴尺志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

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福是何

〔毛氏曰〕元鳥配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孔氏曰釋鳥云燕燕配也色元故又名元鳥月令仲春元鳥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元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禱之時故言天命元鳥芒芒大貌

○〔鄭氏曰〕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李氏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鄭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王氏曰〕古帝命武湯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湯○〔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鄭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詳于氏曰隨其所命之方而命其君也○〔毛氏曰〕九有九州也○〔鄭氏曰〕覆有九州爲之王也○

〔孔氏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釋文曰大

與○〔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曾氏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子當念其祖也武王

君況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孫子哉○〔毛氏曰〕畿疆也○〔鄭氏曰〕止猶居也○

〔曾氏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歸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也○〔鄭氏曰〕假至也祈祈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祈祈然○〔毛氏曰〕景大員均何任也○〔釋文曰〕維河王肅以爲河水○〔蘇氏曰〕其至者祈祈而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王氏曰與既京乃同同意與聯樂我員同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

○〔朱氏曰〕景員何任通○〔東萊曰〕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靡不勝而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

元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王氏曰長發序以爲大禘之詩曰維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日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孔氏曰王制及祭統言春

約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續渠波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瀆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音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瀆深也○〔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孔氏曰維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久發見其禎祥矣○

〔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鄭氏曰隕當作圓則謂周也有城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盡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王氏曰〕有城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也朱氏曰有城氏始大故帝立其

女之子而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息亮。七烈烈。海外有截。才結

〔毛氏曰〕元王契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元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元之又元是矣。不必爲黑也。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章昭注云。商頌亦以契爲元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可爲王。非號爲王也。○朱氏曰。或以元鳥降而生。故曰元王。

〔蘇氏曰〕桓武也。○〔毛氏曰〕撥治也。〔蘇氏曰〕契之爲人。武而能治。○〔王氏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遂與在邦必達同意。朱氏曰。達。通達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蘇氏曰〕履。蹈也。○〔朱氏曰〕言契能率履不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契孫也。孔氏曰。殷本紀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鄭氏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

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朱氏曰。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相土之後。皆中其數。

帝命不達。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昭假古雅。遲遲。上帝是祗。諸時。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朱氏曰〕降。猶生也。○〔毛氏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鄭氏曰〕昭假。昭假上帝也。○〔鮮于氏曰〕假言感假。○〔鄭氏曰〕祗。敬也。〔李氏曰〕式。灑也。○〔毛氏曰〕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州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若規圓然。故謂之九圍也。○〔朱氏曰〕

湯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王氏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同意。李氏曰。帝命之。爲法於天下也。

受小球音求。大球音求。爲下國綴張衛。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綖。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

〔毛氏曰〕球。玉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贊之瑞也。○〔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旒旌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孔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終。○〔李氏曰〕

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鄭氏曰〕不競。不爭也。○〔毛氏曰〕綖。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音音。大共音音。爲下國駿音音。龐音音。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奴版。不棟小勇。百祿是總子孔。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毛氏曰〕駿。大龐。厚也。鄭氏曰。駿之言俊也。○孔氏曰。鄭以爲。湯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朱氏曰。

〔李氏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恐。不棟。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音音。有虔秉鉞音音。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音音。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謂也。○〔鄭氏曰〕建旆持鉞。與師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誰敢禦我。○〔毛氏曰〕苞。本也。○〔朱氏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氏曰〕韋。豕章。彭姓也。顧。昆吾。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入姓。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章。則商滅之。之日也。禮弓注。曰。桀以乙卯亡。○〔東萊曰〕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音音。右音音。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鄭氏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與之前。國弱而危懼也。○〔朱氏曰〕承上文而言。在昔。則前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湯也。降。猶維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鄭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音音。入其阻。在呂。哀音音。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捷。疾意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蘇氏曰〕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齊壹。○〔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東萊曰〕采。入其阻。哀。荆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窮而保聚。如何踐棲於會稽之類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音音。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鄭氏曰〕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見曰王。

孔氏曰：氏，遠也。○〔王氏曰〕：荆楚居國南鄉，比之氏羌，則近國爾。成湯之時，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於女荆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 稼穡匪解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來辟，猶來王也。○〔蘇氏曰〕：荆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

〔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鄭氏曰〕：遑，暇也。○〔朱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下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封

建其所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中與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

〔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言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極，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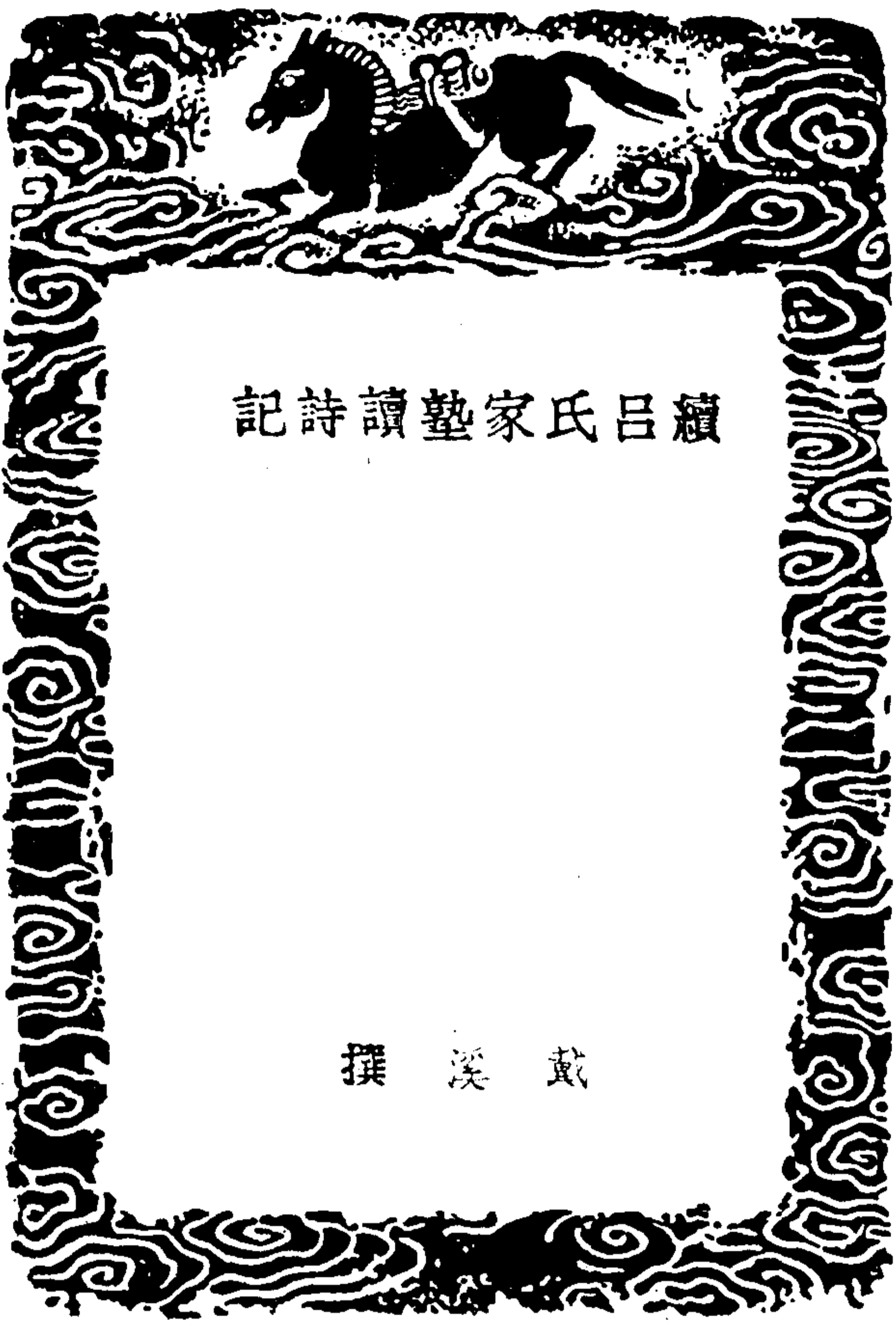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考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爾詩亦言景山，乃商都也。○〔毛氏曰〕：丸丸，易直也。遷，徙也。極，長貌。○〔鄭氏曰〕：旅楹，衆楹也。○〔朱氏曰〕：寢廟中之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採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孔氏曰〕：又方正而斲之。○〔李氏曰〕：虔，亦斷截。○〔孔氏曰〕：以松為屋之楹，有極然而長，楹者，楹也。楹以長為善，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禘而祭之之詩也。

彼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後序

予昔東游，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聲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乎憂思哀怨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性情，參總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勿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者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者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暨。終風，之子，誰浪笑傲。而母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柏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何人斯之友，其心孔艱，而遭說者，則曰：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責己重周，仁而不伐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棄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已。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鄙吝發於辭色，去之惟恐不急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以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定圖，所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於己，如荀卿氏所謂為其人以思之，除其害

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與觀羣怨之言。而欲動鼓舞。有不能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刻此書。以廣其傳。而屬余序之。姑以所聞見識諸末首。人或有所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創。魏了翁序。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戴溪撰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卷一	周南	召南	邶
鄘	衛	齊	秦
鄭	曹	魏	陳
唐	魯	幽	豳
檜	周頌	魯頌	
卷二			
小雅			
卷三			
大雅			
商頌			

臣等謹案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宋戴溪所續呂祖謙之書也溪以祖謙取毛鄭為宗折衷衆說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目錄

于名物訓詁最為詳悉而篇內之微旨詞外之寄託或有未賅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續記為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其中如謂標梅為父母之擇婿有狐為國人之憫婦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謂侵陵皆平正通達卓然有見其他得風人之旨者亦多實說詩家之善本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跋云三卷朱彝尊經義攷則云未見今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十之七八謹綴輯成帙仍釐為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缺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矣溪字肖望永嘉人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華文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事詳宋史儒林傳黃震日抄所稱岷隱其號也而沈光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光因溪子栢刊父書而作序不應誤稱其父字或溪有二字也温州志稱溪不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為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于此書亦見一斑云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編修臣余集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

讀周南

宋戴溪撰

關雎詩人述后妃之意而作也后妃有感于關雎思得嬪御之淑者以配君子方求之未得寤寐在念通夕不安寢及其既得也欲以琴瑟友之示其親也鐘鼓樂之結其歡也雎鳩和而有別苕菜柔而深長故因興以為比

葛覃與關雎同首章言時序之變葛生于谷鳥鳴于木親物而有感焉次章言葛覃重女功之本也是葛也其葉莫莫然蔽翳可以刈獲為絺綌儻得而服之雖終身不厭棄也未章動歸寧之心告師氏而言歸寧有當澣之衣有不當澣之衣其齋裝簡儉不以富貴入父母之家可知也此詩不獨見后妃之務本刈獲為絺綌見其勤勞服之無數見其長久言告師氏見其守禮害澣害否見其簡易歸寧父母又見其念親之孝也

卷耳同前此詩或言婦人不當與聞外事夫與聞外事不可也知臣下之勤勞默形諷詠以相其君之不及是亦內助之意也當文王之時王室如燬四方之臣奔走王事者多矣采芣耳而不益者有所懷也其

何彼穠矣。國人作也。二南皆文王詩。獨此詩稱王姬。文王不稱王。知其為武王女也。謂文王為平王。稱其德。則齊侯亦非姜氏之齊。齊與平皆以德稱。可也。然左氏傳云。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杜氏云。武王后。太公之女。武王暮年而得唐叔。蓋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則安知不有幼女歸呂。彼之子乎。曷不肅。言王姬車馬之行。孰不肅然以整。雍然以和。不以富貴陵其道路之人。則王姬之德可知也。以絲絳為綸。而得魚。猶以神為媒而得妻也。

騶虞。國人作也。草方萌。非遂以蒐田。無蹂踐之患。田有五祀。一發遂止。備禮不殺。又何其仁也。仁心感人。見者嘆息曰。吁嗟乎。此騶虞之德也。盛矣哉。

讀邶風

柏舟。仁人與小人同朝。仁人不遇合于君。傷于小人而作也。詩曰。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故詩人多以汎舟為適意。言彼有汎舟者。我亦汎然于中流。與衆同樂。然中心耿耿。雖欲寐而不能。非我無酒。以遂遨遊。蓋此心不樂。意不在遊也。茹之為言受也。鑒之為物。妍媸畢受。我心匪鑒。言人有善惡。不能納之胸中。時吐其不平。愬之同僚。乃遣其怒。兄弟之不可違。依若此。雖然。此心堅守。不可轉移。威儀有常。不可選擇。雖欲自媚于小人。不可得也。羣小既盛。不免見愠。既遭閱憂。亦肆陵侮。靜而思之。拊心自傷而已。日陽也。月陰也。陽當常盛。陰當常微。胡乃迭為盛衰耶。言小人之多也。終而引咎曰。如匪浣衣。言蒙垢以自汗也。不能奮飛。言去之不果也。不歸咎于小人。而歸咎于己。此其所以為仁人也。（案柏舟後為次。燕燕衛莊姜作也。飛鳥依人。人自憐之。惟燕為然。兩燕于飛。羽翼差池。或頡或頽。下上其音。未嘗相離也。今一旦而別。安得不愴然耶。此莊姜喻戴嬀與己也。雖然。親物與懷。人情然也。相勉以正。非賢者不能也。終之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美其德也。終溫且惠。淑慎其身。以塞淵之質。加以溫惠淑謹。其無怨尤可知矣。且不獨勉人。又將勉己。念及先君。施于未亡人。則彼此無過矣。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日月。亦衛莊姜作也。之人。指州吁也。說者以為莊公審如是。不足以為莊姜矣。言日月照臨下土。乃如此人者。不以古人之義處我。日月豈不監照乎。何時亂定。定則必能顧我矣。且不惟待我若是。其人無良德音。豈能長有此也。何時亂定。吾亦可以釋然忘念矣。已而自歎曰。父母畜我不卒。吾何怨焉。辭雖怨。而意實婉。憂不在己。而在國。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終風。衛莊姜念州吁作也。不肖之子。不常見母。雖聞一見。意不款曲。然母之念子。雖不肖。而心猶不忘。終日暴風。為孝子者。宜有定省之意。乃顧我而笑。兼之以譴浪。蓋癡騷之人。卒遇變異。未必忍懼。反為戲笑者。多矣。中心痛悼。為之奈何。已而暴風不已。加以雨土。始雖顧笑。今復肯來。然既去之後。音問不相通。悠悠我思。言念之甚久矣。不惟風霾而已。日無光而陰陰四塞。且隱然其雷。其變異亦可畏。思念不忘。為之不寐。然母之子。無怒心也。願言則噓。心本感通。願言則懷。愛心常存。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擊鼓。軍士訣其室家而作也。平陳與宋。本非急務。何至于踴躍。又使其子弟為將。國有土功。加之師旅。雖未行而知其必敗矣。于嗟闊兮。不我活兮。自憐其契闊而無理可活也。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于是國人有叛心而不敢明言之也。（案于嗟洵兮二句。毛以洵訓遠。信訓極。鄭如字。擊鼓以為遠去而不得伸其志。黃震曰抄。云。請說多未明。不如限此。此說為長。相親信也。蘇轍以為世之以誠言而不善用。呂祖謙嚴。

凱風。七子作也。凱風長養萬物。吹棘心而至于成薪。不以惡木而廢長養之功。雖倍費吹噓。不憚也。此七子自訟之辭。且懷其母之恩也。母有劬勞之恩。又有聖善之德。生子至于七人。獨無一人可當母意。若此。可以自咎矣。寒泉清冽。能以養人。為子不能逸其母。黃鳥好音。能以悅人。為子不能娛其母。曾泉水之不如。禽鳥之不可。謂痛自剋責矣。

雄雉。婦人能閱其君子。勉之而作也。感雄雉之飛鳴。而動君子之思。日月之長。道路之遠。未有歸期。于我心真不能忘者。雖然。人思不生存爾。生存則必有相見之理。夫人有伎害貪求之心。賈禍實多。在軍旅尤甚。使為君子者。能自貴重。去伎與求。雖兵間而無害。不但使之強食自愛而已。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匏有苦葉。國人作也。引禮義而歸于正。刺其君夫人之不然也。前二章言犯禮者有欲速之心。後二章言守禮者有待時之意。渡水者宜用匏。匏未成而濟方深。若未可濟也。為之說曰。深則厲。淺則揭。速于求渡。固不暇問也。濟盈方深。既不可渡。適有鳴雉。若不相聞。乃為之說曰。濟盈不濡軌。不病涉也。雉鳴求其牡。情有感也。是何其欲速若是也。納采成昏。厥有定時。不待其時。急于求濟。非禮也。招舟而來。人涉我否。庶幾守禮待時焉爾。

谷風。國人乘其舊室大歸而作也。首章述昏姻之好。同心無怨。偕老之情。言猶在耳。其初昏之時如此也。二章述見棄而歸。猶不忽速。自悼其苦。而怨及新昏也。三章述新昏之人。見謂不潔。清其夫莫之能察。既而念及家事。欲留以遺後人。而自知其不能也。四章述昔日之勤勞。汎舟涉河。無不為者。相其家之有無。而勤于求。視其鄰之死喪。而勇于救。其勞亦甚矣。五章述其夫忘室家之勤。以德為怨。疑阻既生。如賈弗售。何今昔之不同也。六章述其夫始貧今富。忘精糲而棄貧賤。習以強暴加之。恬不為怪。今誠無可言者。獨不念昔來之時乎。意雖怨。而辭猶婉。非枚數其夫之過者比也。

式微。黎之臣子作也。狄人逐黎侯而奪之地。當魯宣公之時。晉人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則黎之國亡無所歸久矣。黎之臣子自相與言曰。微弱如此。胡不歸乎。非以吾君之故。胡為乎辱在泥塗。暴露中野。此臣子戀君之辭。聖人有取焉。泥中。中露。非衛邑也。

鹿丘。黎之臣子作也。列女傳以黎侯夫人為衛君之姊。黎侯所以寓于衛者。親戚故也。鹿丘之葛。況其親也。何誕之節。問何闊也。始焉猶望其我察。中焉知其不我與。末焉怨其不我聞。意雖怨。而辭不怒。此聖人

所以有取也。言泉水亦流而向衛。我獨不得歸衛乎。試即諸姬而謀之。出宿于泚。飲餞于禰。言初去衛時事也。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言今將歸衛之意也。始也初嫁。遠父母兄弟諸姑伯姊。已適他國。但往問訊而已。今若歸衛。脂葦其車。疾歸于衛。亦甚無瑕疵。其所謀若此也。終之曰有害。則迫于義而不敢歸矣。于是思肥泉之水與須漕之邑。心悠悠而水歎。聊出遊以一覽。庶憂心之可寫也。

北門。衛之賢者作也。貧困難忍也。有室家之累者。不堪其迫。尤不易也。室人交徧。我幾無所容矣。怡然以天自釋。非賢者不及此。出自北門。謂行役也。王事適我。猶未畢事。政事一埤益我。猶今言就委某事也。事繁而祿薄。外勞而內怨。忘其身之貧。不恤其家之怨。釋憂而委命。非不得志也。

北風。衛人作也。北風雨雪。吾國不可居矣。有惠而好我者。相率同行而歸之。使其事之虛存亡未可知。固不可以徐行。事既急矣。安得而不去乎。事固有見微而知著者。譬彼雨雪。先集維嚴。今也既風而雪。其暴虐彰彰若此。況治亂之迹。顯然易見。如狐之赤。烏之黑。不可誣也。

靜女一詩。言古者人君待賢女之事。詩人述之以風也。靜一之女。求而未得。待命于幽閒之地。其君愛之而不得見。及其既見也。貽其君以彤管。以禮法相規。不欲其君之有過也。彤管煒然。使人悅懌其美。非謂良色也。美之為物。柔脆可愛。故易以生。美為士妻。詩人有手如柔荑之喻。牧地不植。而有人歸荑。信美且異矣。喻城隅之女。乃有靜一之德。以彤管為貽。豈不美而異乎。又申言之曰。匪以女而愛其物。蓋是物也美人之貽。故愛之云爾。

新臺。國人作也。有泚有酒。言新臺之有愧色也。籛條之疾不能俯。言宣公作臺以要伋妻。其未至也。仰而望之不鮮者。言其望之甚多。不殄者。言其望之不絕也。戚施之疾不能仰。言伋妻既得。則俯首下心而不復望矣。

二子乘舟。伋妻既死。國人追傷而作也。壽竊伋旌而先往。則二子未嘗同舟也。言二子相繼汎汎而去。莫知所終。使人思念。養養猶言快快也。思其人而不言其死。隱之至也。責其子而不咎其君。厚之至也。

讀邶風 柏舟。共姜作也。柏舟在河。汎然無依。猶婦人失夫。無所倚也。其夫雖亡。髮彼兩髦。猶在目也。實維我匹。誓死無二。母也天只。如日指天為誓。則怨其母矣。非也。母猶天也。豈不知人心而信之乎。臣以君為天。婦以夫為天。皆此意也。

牆有茨。國人作也。當時必有以中書之事形于詠言。如後世俚語歌行者。故詩人曰。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也。怒其上而猶有掩覆之意。故聖人取焉。

君子偕老。國之賢人作也。如山如河。非謂宣姜不動之貌也。使宣姜舉動如山如河。則不至于亂矣。言容止

若此。則象服是宜。子之不淑。如此盛服何。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之意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有美若此。胡然而然質之于天也。子之不淑。子之清揚。指其人而言之。莫知其為誰也。故末章申言之曰。誠如此人者。迺吾邦之媛也。則其人可知矣。

桑。中國人述其事而刺時也。洙土之邑。沈湎惟舊。雖以康叔之化。未能盡變也。遭宣姜之故。風俗益壞。淫風盛行。大抵變風之詩。惟鄭與衛多淫風。桑中。溱洧。是也。古人所以惡鄭衛之聲。有以也夫。今之樂府。道閨闈之情。未必有是事也。桑中之詩亦然。洙鄉東北。類多淫風。孟姜庸弋。類有佚行。豈必盡要桑中。盡期上宮。盡送淇之上。詩人傷其衆多云爾。

鶉之奔奔。國人刺宣姜。并及公子頑也。奔奔。強強。皆有介特之意。鶉性至介。鶉性不淫。今有人焉。鶉鶉之不若。乃以為兄如子頑。乃以為君如宣姜乎。

定之方中。文公既致殷富。國人追述建國之初。而作是詩也。定之方中。從其時也。揆之以日。視其景也。種之嘉木。其間椅桐。于是可伐為琴瑟矣。始者未作室之初。固嘗升高以望山。降卑以觀桑。又從而卜之。兆云其吉。今也信善如此。不特此也。其人事固亦修矣。時雨既降。命駕早出。止于桑田。何其勤也。人之始起家者。必淳實深厚。無他念慮。故能務本節用。以致富盛。文公之德實然。故末章言匪直也。人。乘心察淵。言其淳實深厚。匪直哉斯人乎。其秉心若此。宜乎馬之蕃庶如是也。

蠨蛸。國人作也。或曰。蠨蛸在東。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夫醜惡而人不欲指則有之。非莫敢指也。蓋蠨蛸在東。陰陽未交。猶處女在閨。人莫敢指。及其在西而雨。此陰陽之已交。猶婦人之既嫁也。婦人自笄而嫁。厥有常禮。必待父母之命。與納徵請期之禮。然後有行。乃如之人者。惟以昏姻為懷。不待昏期。大無信也。不由父母。不知命也。豈不可恥哉。相戒如此。庶其有瘳乎。有宣姜而淫風盛行。有文公而淫風漸息。上之風化可觀矣。

相鼠。羣臣相戒之辭也。當庶于漕之後。庶事草創。朝儀不肅。羣臣無禮儀者多矣。文中與。故羣臣相戒如此。與夫子責原壤之意同。或云。相鼠。鼠名也。與常鼠異。

千旄。衛人美大夫而作也。衛之大夫。載旄旌以禮見賢者。徧于城之內外。子子。取其騎從之簡也。素絲。將以帶馬。良馬將以迎賢。猶置驛之意。彼姝者子。國人指賢者言也。曰。大夫禮賢如此。不知賢者何以教之。蓋必有樂告者矣。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思歸唁其兄。其國人必以為不可。謂將遣大夫往問焉。故其詩曰。我欲馳驅而歸爾。如使大夫跋涉。則我心愛焉。今也不以我為善。使我不能旋歸。如視爾所言。我則不善。然我之心思。雖然易見。亦何不善之有。心有憂結。將升丘采芣以療之。彼女子有行。違父母兄弟。懷思之念。誰獨無之。奈何叢然見尤。非釋則狂。釋則未曉。狂則不察。善懷。猶善忘之善。當是之時。衛國已為丘墟矣。適野而見麥。因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思歸唁其兄。其國人必以為不可。謂將遣大夫往問焉。故其詩曰。我欲馳驅而歸爾。如使大夫跋涉。則我心愛焉。今也不以我為善。使我不能旋歸。如視爾所言。我則不善。然我之心思。雖然易見。亦何不善之有。心有憂結。將升丘采芣以療之。彼女子有行。違父母兄弟。懷思之念。誰獨無之。奈何叢然見尤。非釋則狂。釋則未曉。狂則不察。善懷。猶善忘之善。當是之時。衛國已為丘墟矣。適野而見麥。因

思其故國猶麥秀黍離之意也。將欲控告于大邦，誰可因乎？誰極力乎？情有迫切，自怨而望人，其意可念也。曰：大夫君子無為見尤，雖百計思所以處我者，要不如一歸之愈也。篇于兄弟之恩，自辨說而欲歸，制于國人之義，雖辨說而不往，此戴馳所以有取于聖人也。

讀衛風

淇奧，國人作也。竹以比君子，瞻淇奧之竹，況武公之德也。首章言學問之功，次章言服飾之盛，末章言德性之美。猶重較兮，言不特人君服飾之盛，美哉，卿士之車，君臣之間，相與和柔，戲謔而不為虐，其相親之意可想矣。

考槃，國人美賢者而作也。說此詩者，以弗設為不忘其君，故下文多說不通，既不忘其君矣，又誓不過其君而告之，何其舛也。其怨若此，既非忠臣，亦不可以為碩人矣。碩大之人，其性寬閒，考槃于山澗之阿，何樂如之，乃至子自誓若此，此偏隘者之為也。然而隱遁之士，獨處為樂，不喜與人接，其曰弗設者，誓不忘山中之樂，若蕙帳空而山人去者，皆忘之也。弗過者，弗與人相過，弗告者，弗與人議論也。閉門絕交，口不言世事，此隱遁者之常也。（案：黃真曰：沙云，水矢忽誤，程子以為弗忘者，但後章弗告弗過，弗知戴氏之說為長。）

碩人，國人閔莊姜而作也。首章言家世之貴，次章言容色之美，三章言初嫁之時，末章言不見答之意。施罟于河流，將以求鱉，今鱉發發然在外，葭葭揭揭然在中，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意也。備禮以娶于齊，其姪媵從之，是為庶姜，今皆墜墜然，墜，猶罪也。彼庶士者，駸人之徒，竭竭然而得意，豈不猶舍鱉而得葭葭。

氓，婦人見棄于夫，國人述其始末而為之辭也。始也，夫相聞名，有人焉，摠布質絲，即我而謀為婚，我送于子道，意已相許矣，但未嘗有媒妁相期之言，難以即往，少須秋至可也。既約之後，我常乘垣以望，復關，夫所居也，未見則涕泣，既見則言笑，爾亦卜筮而來，云兆體無有言，故以爾之車遷我之賄，與子同往，嗟乎，孰知女子之情不啻有所耽者乎。桑葉正盛，鳩食桑葢，猶女子有所慕而與士耽也。士有所耽，猶未甚也。女有所耽，戀戀而不可解矣。及夫桑既落矣，向之盛者安在乎。自我歸爾家之後，今三載食貧矣。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言往來涉水之勞也。猶谷風言就其深矣。泳之游之之意也。女子雖不貞潔，意有所戀，雖死而不顧，若男子則不然，故我雖窮勞而不爽前志，孰知為士者之二三乎。三歲為婦，奔走勤苦，非但居室之勞，夙興夜寐，未嘗有一朝之安，曾謂前約既違，得其所欲，一旦以暴虐相加，使吾兄弟知其若此，豈不大鄙笑哉。靜而思之，我之罪也。始也欲與爾偕老，今老使我怨矣。淇猶有岸，隔猶有泮，孰謂子之流蕩若此乎。前日晏笑誓言猶在耳也，獨不思其反乎。反謂回思前日之事，不能回思，無可奈何，亦已焉而已矣。（案：後當次竹竿，今缺。）

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雖曰童子，既然而為君矣，故佩臙以示成人，雖曰佩臙，向有童心，我不知其所能，佩容佩遂，垂帶而坐，若悸恐然，猶剖席之意也。望之不似人君，此大夫所以為愛也。甲，猶甲乙之甲，謂其所能者，我不以為稱首也。使惠公善自矜持，盛其威儀，不與羣臣狎，則非童子矣。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孔氏曰：自衛適宋，不渡河，此蓋以河為喻也。河亦廣矣，意將欲渡，以為河狹，宋亦遠矣，意有所思，以宋為近，夫情之疎者，室邇而甚遠，情之切者，地遠而實近，聖人取此詩，以示後世為人母而遭變者。（案：河廣後當次伯兮，今缺。）

有狐，國人作也。狐多媚，故有匹多疑，不涉水，故在淇梁與岸側，綏綏然安閒而不迫，衛之男子失時，故有感于狐，言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案：黃真曰：沙云，綏綏，毛以為匹行貌，朱子以為安閒不迫，諸家則朱說者，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為安閒，言其善狀耳。然恐詩人在物起興，不似此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諸家皆以為婦人欲嫁之詞，帳隱之詞，覺從游得詩人之意，又感地曰：帳隱謂有狐為國人憫羸犬，則表于影實婦之淫志。）

讀王風

黍離，東遷之後，降而為風，自季札觀樂已然矣，非聖人降之也。故宮禾黍，其大夫行役往返，每一過之，靡靡遲留，知此意者，謂我心憂而不去，不知此意者，謂我何求而不去，蒼天悠遠，不可詰問，彼何人者，實為厲階，使致此極乎。

君子于役，周人作也。暝色既合，旅思愴然，百物各有所歸，君子未有歸期，安得而不思乎。終之曰：苟無飢渴，庶幾免于死亡，會有歸期也。行役勞人，而望其無飢渴，則士有飢色者多矣。此其所以為危難也。君子陽陽，賢者作也。簡今之詩，衛人以萬舞為恥，君子陽陽，周人以執簫為樂，二者皆未能用賢之故也。為人君而使賢者萬舞，則人臣安得而不恥，為賢者而自樂于執簫，則人君安得而不愧。揚之水，成者作也。激揚之水，其勢甚弱，雖東新而不能流，言周之政令猶不能行于其民也。彼其之子，成者指見同輩而言也。均為民也，役使不均，強者幸免，弱者遠戍，是上之政不行也，不怨其上，而怨其民，聖人猶有取焉。

中谷有蓷，國人述其室家之離散而為是詩也。凶年饑歲，室家不能相保，不可刺而可閔也。中谷之蓷，生于乾地，遇旱而枯，猶未為甚，其葉長茂，生于濕地，遇旱而枯，則焦熬之意不可活矣。歲凶民散，人無生意，于是此離之女，吁嗟涕泣，是誠可哀矣。雖然，適遇其艱，無可奈何，相與哀憐之而已矣。

兔爰，老成憂國都作也。設羅以待兔，兔狡爰爰，而雉反離焉。此言狡者不可治而弱者被禍也。侯國之叛者，如狡兔然，周長則其雉也。東遷以來，至于桓王伐鄭之時，近七十年矣，我生之初，雖時已亂，雖尚未至

此今禍患之興。稠沓如此。不如無生之愈也。其意憂國。非止憂其身也。

葛藟。逃王族兄弟而作也。葛藟生于河側。無所依附。謂其無喬木之可託也。終遠言其終不相顧念。不復可冀矣。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謂人爲父母與兄弟。其辭亦重矣。而人終莫我恤。聞此可省察矣。

采芣。士大夫懼譏而作也。彼暫出外者。一日不見。動如隔歲。然諛言易興。人人不能自保。此其所以爲懼也。人之有常者。雖十年不見。猶一日也。故開流言而不信。其無常者。一日不見。頓爾相忘。故諛間之言。每易入。昔之讒人者。不必待其在外。而休沐下直之日。亦得以乘間者。由此也。

大車。國人刺士大夫作也。有如是車服之盛。不能自安于禮。而爲狎昵之好。故述其婦人之辭。以爲豈不爾思。自知犯分。有所畏而不敢奔爾。生則置室于外。死則同歸于穴。自誓之辭如此。以解其不敢奔之意。猶有畏于其勢也。若叔孫氏宿于庚宗之婦人。皆此類也。是詩不見有傷今思古之意。且云畏子不奔。非指聽訟之大夫辭也。使民風若此。亦不足以爲古矣。

丘中有麻。國人思賢而作也。以留爲氏。以子國爲子嗟之父。自毛氏有是說。後人因之。然觀詩人之意。稱彼則其辭不尊。稱留子嗟則其辭不婉。當是之時。留氏未有聞者。思賢而獨指留氏。所思狹矣。竊意子嗟子國可以爲賢者之字。留未必其氏也。丘中有麻。可以自足。賢者遂爲彼留。彼留之子。言賢者見留尙多。不但前二人也。庶幾施施而來。從我而食。且有嘉言善行以遺我乎。貽我佩玖。言既飲食之。又有以將其意也。

讀鄭風(案)鄭風首編

將仲子。國人探莊公之情而述之也。可懷者無時而可忘。可畏者有時而不足畏。則段不得免矣。兄弟同本而異枝。今以里杞園檀爲喻。則不復有葭葦之親矣。

叔于田。叔封于京。京人愛之。國人何與焉。作是詩者。國人所以刺莊公也。鄧舒有三雋才而身死。知伯有五賢而國亡。京人稱美叔段若此。必將有同惡相濟之患。莊公又從而養成之。是可刺也。

大叔于田。述之不足而又述之也。禮揚暴虎。獻于公所。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于叔也。凡田。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詩曰。言私其豨。獻豨于公。故謂之公所。將叔無狂。恐其狎虎而迫近之也。詳觀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甚閒暇。詩人以此美之。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案)黃震曰。豨。獸子公所云。豨。豨以公爲莊公。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

清人師未潰而公子素作也。夫兵非可聚也。聚則必有用。無用則不當聚。其爲害不一。老師費財。特其細耳。壯心勇氣。不施于敵。則斷髮投石之意。必施于內。不侵掠民畜。則淫及芻蕘。怨謔易興。疾疫易作。大則嘯聚爲亂。小亦潰散四出。世未有聚兵于境。介馬之盛。器械之精。道遙翔翔。旋車抽矢。以爲嬉戲。可以久安而無事者。此公子素所爲懼也。然則衆散而歸。特鄭之幸也。

羔裘言彼其之子。託言于彼。以明我之不然。非指古人而云也。有是德而後可以稱是服。其服則然。其人則不然。聞者可以愧矣。

遵大路。國人留賢之詩也。莊公不用賢。賢者堂堂而去國。非問道奔亡也。于是國之留行者曰。遵大路而執其裾。少滯行色。子無我惡。蓋與國有故。其行固不當速。此去父母國之義也。

女曰雞鳴。述婦人相其夫之辭也。女曰雞鳴。士曰昧且。夫婦相警。恐其晏也。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則夜猶未央也。將翔將翔。弋兔與鴈。非晨與暹往弋射也。晨事既畢。翔翔而後去。得禽而歸。于是飲酒和樂。此亦是如鼻射雉之意也。不惟此也。又視其夫所厚善相與往來者。雜佩以贈遺之。佩非佩玉之佩。粉帨之屬是也。古之賢婦善相其夫者。多爲酒醴以待賓友。延譽者多矣。當亂世而人才不用。若此類有之。非必陳古以刺今也。

有女同車。國人追咎于忽也。親迎者同車。忽雖不昏于齊。國人形容親迎之時。有女同車。其容色佩服之美若此。彼何人哉。孟姜是也。德音不忘。如長樂劉氏說。言齊人請妻之辭也。當忽之出亡。未有彭生之事。鄭人何由知文姜之惡。但是其失大國之助爾。宋之力比齊爲不及。宋能逐忽立突。此國人所以思齊助也。

山有扶蘇。國人作也。山川草木不改其故。而人物蕭然。此有識者所爲歎息也。山有扶蘇。喬松。隲有荷華。游龍。此高下所宜有。其貴若多矣。觀于朝廷而無可美之人。獨見狂狷。使人傷焉。狂狷。指忽共事之人也。(案)山有扶蘇。後當次探兮。今缺。

狡童。羣臣作也。山有扶蘇。指狡童爲在朝之人。今此詩不當以狡童爲昭公。世子忽年既長矣。能帥師以救齊。兩卻齊侯之昏。豈曰童子。況謂其君爲狡童。亦非人情也。三詩皆言狂狷之童。當有用事之臣如董賢者乎。彼狡童爾。子與之狎。乃不與我言何也。子雖不我與。吾維子之故。至于不能食。子獨不察乎。夫忠臣良士愛其君而風諫。則有之矣。斥其君爲狂狷。則幾于罵矣。忽非有大罪者。國人特閱其微弱。無忠臣良士以助之爾。

褻裳。賢者去其君。思而未忘也。惠然思我。則褻裳涉淩而至。子不我思。則去而之他爾。雖然。狂童之狂如此。子必不我思。可奈何哉。

丰。國人述婦人專恣之辭也。親迎而不往。即悔而欲行。二者皆非也。禮有四者。而後親迎。其始至于堂也。女不迎。其出至于巷也。女不送。已而知其豐美盛大。方欲飾妝而從之。是何其專恣自由也。不復有父母之命矣。

東門之墠。述婦人欲奔之意也。門之外有墠。墠之旁有阪。茹蘆生焉。此其所居之地也。且不特其地也。東門之栗。有人往來。則其家室在也。室邇若此。不見其人。何遠如之。豈不爾思。未得其當。子來就我。則

俱往爾。此詩未至于奔。若東方之日。履我發兮。則真成奔矣。

風雨。美君子亂世不改其度。非思君子也。世雖亂離。豈無君子。但不用爾。舉國多小人。有君子焉。遭亂若此。一見其容貌。夷則心無磊砢。瘳則意無隱憂。不惟愈疾而已。繼之以欣喜焉。蓋得其所罕見也。遭亂之人。心易鬱結。多戚鮮歡。見德人。則其意消矣。

子齊。教者勤而學者怠。述教者之辭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學者來而教者不往。青衿之子。不至于學校。教者懷思。悠悠在心。縱教者義不當往。學者不當來。且不相聞乎。佻達于城闕。言青衿之所以不來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教者思之至也。世治則後生拳拳于長者。世亂則長者懷念于後生。

揚之水。公族閔忽而作也。忽兄弟多矣。謂之終鮮。猶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是也。兄弟爭國。猶無兄弟也。維子與女。相親如此。人又讒間之。是孤立而已矣。人言其可信哉。

出其東門。國人作是詩也。男子自安其家室。不棄精糧而慕悅少艾。此誰知其為亂世之詩者。君子觀匪我思存之句。知其有隱憂焉。亂離之世。女無所歸。將有所擇而依焉。民方隱憂。欲自保其家室以相娛樂。而不可得。雖有如雲之女。蓋慮所不及也。

野有蔓草。國人作也。行露之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蓋早行宵邁。皆有風露之濕。女子以禮自防。不敢夙夜而行。懼其沾衣也。今露溥于蔓草之上。不夙則莫。而忽有美人焉。邂逅于草野之間。是不能以禮自防也。一見之初。各得其欲。治世無是事也。

溱洧。志鄭聲之淫。以示後世。此王者所宜放也。士與女非素相期者。溱洧之上。士女殷盛。乘閒而遊。蓋女常先男。而治容者多誨淫。女有欲觀之言。士有既且之答。始相與嬉戲。歡樂諧謔。贈遺形之歌詠。恬不為恥。問者。香草芍藥。名花。皆人所服媚也。

讀齊風

雞鳴。哀公荒淫。賢妃陳警戒之辭也。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言哀公晏朝若是也。于是而申警之曰。蟲飛莫莫然。與子同寢而甘。然義不當爾。彼會朝者且欲歸矣。久而不出。將有所歸。各併憎疾于予矣。庶其早作。使無所憎乎。(案)黃震曰。抄云。古說皆謂賢妃以蠅聲為雞。蟬。蟬以爲其公之言。當從古說。庶三章之實。

還從田之樂。形于歌詠。以爲夸也。己謂人爲還。爲茂。爲昌。人謂己爲優。爲好。爲減。交相稱贊。意得自喜。世治則相親以禮義。世亂則相夸以勇力。視其人之好尚。風俗可知矣。

著。述不能親迎也。堵不出門。俟于家庭。是不知有禮也。充耳以素。加之瓊華。雖言其飾。因託以爲風也。世有親迎之禮而不能行。非充耳不聞。則何以哉。東方之日。男約女奔也。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朝暮之際。彼姝在室。相與爲隱。履我即

發。少遲恐不及矣。履如履士會足之履。(案)黃震曰。抄云。諸家皆以日爲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不加履之說。爲近事情。

東方未明。刺挈壺氏。履職由上致也。時未當朝。使人顛倒衣裳。疾趨而赴之。非朝者之過也。漏聲自公夜漏。既盡。宜乎忽遽而來也。狂夫。指挈壺氏言也。折柳樊圃。覆瓿然如有所失。其不勤于職守若此。使之司漏。安得而不失時乎。

南山。襄公之惡。不忍言也。其辭隱而傷。天下之事。始或不可制。制之在末。其責襄公者曰。始焉未歸。人猶莫之知也。既已歸于人矣。胡爲而又懷之乎。其責莊公者曰。始焉未取。則吾不得而知也。既已告廟矣。胡爲而養其惡乎。唯狐居于南山。萬人指之。其惡彰矣。冠綬與葛屨雙止。太分錯亂。其禮亡矣。藪麻析薪。其勤若此。言昏姻之不易得也。

甫田。國人作也。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有不亡者也。田甫田而稔。秀驕。思遠人而勞心。怛言其徒爾勞苦。無益而有害也。總角之童。方此婉孌。曾未幾時。突然而弁。驟加童幼以成人之禮。雖在我欲速。不知其不勝任也。力小而任重者如之。

盧令。與叔于田相類。視田犬而稱其人之美。非孟子見羽旄之意。大要還之從田。彼此相稱譽。盧令之從田。見者稱之。風俗好尚如此。衰亂可知也。其人非指人君言之。

敝笱。齊人刺魯桓公也。敝笱不足以遏魚。況鯨魴之魚。尤不易遏。故唯唯然往來自如。魯桓公特敝笱而已。如雲如雨。如水。非特言其盛也。浮蕩飄忽。有不可制之意焉。歸止。言歸于齊也。

載驅。刺文姜。所以刺莊公也。載驅薄薄。四驪濟濟。言文姜之行也。魯道蕩然而無礙。齊子日夕而發軔。當其在道也。豈弟以悅其從者之心。及其至汶水也。翻翔遊遨。以適其欲。不明言其故而道其往來之意。聞之者當愧死矣。

猗嗟。齊人稱莊公以愧之也。莊公有如是容儀。如是藝能。信足以爲吾甥。豈以所射之矢。反而禦亂乎。夫亂作在內。爲姦在外。爲宄。時方內亂。不能備禦。雖善射。祇可羞爾。匪直爲風。且以爲戲也。

讀魏風

葛屨。刺其俗。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子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苟可以如是而止。隘之至也。織夫細兒。矜情于衣服之間。顧影自喜。行步瑟縮。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維是褊隘之心。是以爲刺也。

汾沮洳。上儉而下勞也。當衰亂之世。士大夫固有自採橡菽以食者。平世無事。有如玉如英之人。采芣于沮洳。則偏下亦甚矣。公子雖微賤執勞。而容色不與人同。人之見之者。必知其非凡民矣。美無度。亦非言其德。但言其容色爾。

聊以消憂。不我知者。謂我爲士而驕泰。其辭曰。彼人焉自以爲是。子獨以爲言。何哉。不知吾心隱憂。非敢自憂其貧也。迫隘若此。兩日侵削。將不可以爲國矣。魏詩不見其時。當與晉滅魏之時相逼。此君子所以憂也。不如是不足以亡國。如人之疾然。固有強梁叫呼以速其死者。亦有氣血衰削。奄然而逝者。問極言無厭也。

陟帖。述行役念親之苦也。夙夜無已。言勞苦不得休息也。猶來無止。庶幾望其生還也。以日夜勞苦之人。未必有生還之期。豈不甚可哀哉。此其所以爲亂世之詩也。

十畝之間。地狹民稠。無以爲生也。十畝之外。未知其安所。桑者闕。言採者之多。桑柘已空。闕然而無可採者。故曰行與子還。言徒手而歸也。十畝之外。未知其安所。桑者杳杳而去。則未知其可採者與否。行與子還。謾隨衆一往而已。此言地狹民稠。近而不足。遠未可知。政使遠而有桑。去者杳杳。亦見其不足爾。

伐檀。美君子而刺小人也。人之貪廉不同。故其勞逸亦異。坎坎伐檀。置之河干。其力甚勞。而爲利甚薄。不稼而得禾。不獵而得獸。其力甚逸。而爲利甚厚。但素餐之愧。比于君子。則無所容也。河水清且漣漪。詠君子之清德也。

碩鼠。譏有司也。謂狡童碩鼠爲君。失聖人刪詩之意矣。貪墨之臣。盜太倉之粟。與碩鼠何異。三歲貫女。必非泛然而言者。爰得我直。必有不得其平者。習貫左右。三年于茲。莫我肯顧。猶之可也。莫我肯德。莫我肯勞。蓋嘗宣力而不蒙見察者。于是焉而去適他國。則必得其平矣。誰之永號。蓋三年不見者。必嘗自鳴。而莫之顧。今我去矣。同患之人。不知誰復永號于汝之前乎。說詩者以爲民去其君。必無三歲貫女之辭也。

讀唐風

蟋蟀。詩人閔晉僖公也。魏之編與晉之儉不同。蓋編隘則下人有蹙迫之憂。儉則上人有慘戚之患。夫慘戚之人。顧影自憐。朝不謀夕。誠可閔也。蟋蟀既鳴。歲將及暮。我又不樂。日月無幾。念慮之切。縱不能忘。無已。則有道焉。當太康之時。思其所居之事。甚而思其所居之外。又甚思其所當憂者。如是亦足矣。猶爲慘戚。若不聊生。則已太甚矣。夫好樂亦未有害也。正懼其荒爾。夫好樂而無荒。此亦良士所當爲也。但懼其荒。則顧願。蹙蹙然敏于事功。不至于蕩而忘反。頽惰而晏安爾。末章良士休休。深言寬閒之意。以釋慘戚之懷也。

山有樞。詩人風晉昭公也。沃盛強。君子知其將有晉國。故託以爲風也。山有樞。隰有楸。言山澤之富也。國無不足。而昭公隳于政事者。此有衣裳而弗曳。弗妻。有車馬而弗馳。弗驅。則虛實刑威蕩然不存。有庭內而弗洒。弗掃。有鐘鼓而弗鼓。弗考。則文物廢壞不修。闕然無所可否之人也。子亦反而思乎。宛然而死。人將取而有之矣。末章明言之曰。子有酒食。琴瑟。且以自娛樂。度日而已。此國不可以長有。此樂亦不可以久得也。

揚之水。述國人歸沃之辭。以風昭公也。白石在水。鮮明可愛。揚之水不能流之而去也。素衣朱綬。將飾衣服以從之也。云何不樂。一見而喜樂之也。夫始有天下國家者。皆相傳以符命。故人心爭嚮之。私相告語。輸納情款。不使人知也。故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椒聊。述沃之將盛。以風昭公也。始封邑者。豈知其遠盛。忽而不可制也。椒之始種。聊復爾。已而其實蕃衍。若此。彼其之子。指其子孫言也。碩大無朋。有者龍福艾之意。言其將有是國也。又從而歎曰。椒始種。聊復爾。其枝條之遠。忽有是實也。可奈何哉。

綱繆。述昏姻之不正也。與野有蔓草類。有人焉。綱繆而束薪。仰觀三星在天。與三五在東之意同。適見良人。邂逅而去。三女爲粲。其邂逅者多矣。子兮子兮。同類與言也。如此遇者何。驚喜不能自克之意也。杜杜。刺不能睦族也。杜特然而生。疑其孤立。然猶有枝葉庇其本根。獨行踽踽。視杜杜而有感焉。彼道路之人。行者固多矣。然非我族屬。意不相親。故不免于獨行爾。嗟彼行者。胡不仗助焉。蓋非其真情。自然不親。雖欲勉強。不可得也。觀此。可以省矣。

羔裘。刺大夫不恤其民也。羔裘豹祛。言大夫盛飾若此。華其躬者。求以恤其民也。今也知有我而不知有人。自我而已。人居居然而不恤也。居居然者。置其人于不問之地也。究究然者。窮甚而莫之救也。人亦多矣。維子之故。舊與好我者。是恤他人不與焉。彼獨非人乎。亦可見其有我矣。

鶉之奔奔。刺不恤其民也。鶉之奔奔。言其不恤其民也。求以恤其民也。今也知有我而不知有人。自我而已。人居居然而不恤也。居居然者。置其人于不問之地也。究究然者。窮甚而莫之救也。人亦多矣。維子之故。舊與好我者。是恤他人不與焉。彼獨非人乎。亦可見其有我矣。

故謂之王事靡盬。猶言事未堅決也。稱王事。念父母。有忠孝之意焉。曷其有常。則君臣之分復舊矣。無衣。己不請命于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案)此篇在水樂大典所缺卷內。今據黃真日抄所引補入。

有杕之杜。武公翦滅宗國。孤立無助。猶杜也。當時賢者必有不義其事者。相率而去之。故詩人以爲刺。又從而教之。中心好賢。曰。吾何以飲食之。積其誠心。厚其禮意。以感動之。庶幾賢者之肯來也。葛生。婦人思其君子也。葛生藟藟。有依託庇覆之意焉。予所美者亡之。是無以依託庇覆也。雖有角枕之粲。錦衾之爛。猶無益爾。夏之日何時而莫。冬之夜何時而旦。晝夜相代。百歲同歸。思之切也。室家未至于困窮。夫婦離至于離散。此新昏之別古之所以爲歎也。新昏別首章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說者曰。兔絲不附松柏而附蓬麻。言不得其所也。

信可也。釋然舍去。勿以介懷。彼為言者亦姑如是。未必有若是事也。試問其所從得。則其辭窮矣。夫諷人為言。本不足信。稍加詰問。其詞必窮。是詩非特刺其君。且戒以聽言之道也。

讀秦風

車鄰。大夫美其君也。有車鄰。鄰。有馬白。鄰。言車馬之相備也。阪有漆。隰有栗。言財用之稍裕也。秦僻處西陲。至秦仲始大。當時必有同艱難其甘苦之人。一旦稍盛。略去等夷。厄酒相勞苦。握手道故舊。慷慨悲歌。以盡平生歡。此亦人情之常也。故未見君子。得以令其寺人。未有閹絕之意。既見君子。得以並坐鼓瑟。未有禮節之繁。及時娛樂。以順適其欲。創業之賢君。待功臣者多由此道。故其臣皆得以功名終也。邇職。于是襄公始得稱公子國人也。夫從田而無厭。則謂之獵。則謂之禮。是詩首章言馬之良。御之之善。人之嫻媚也。次章言獸之碩大。田之合禮。公之善射也。末章言田事既畢。不淫于獵。按轡徐行。四馬安閑。輕車鳴鶴。田犬休息。國人始見諸侯文物。車馬羽旄之盛。故誇張而美之也。

小戎。襄公伐戎。志在復讎。故盛其車甲。前此國人未之見也。君子行役。婦人思念。情之常也。惟觀其辭之怨否。知其國之治亂爾。是詩也。婦人閱其君子。無怨辭焉。首章言車堅馬良。君子從戎。婦人念之。温其如玉。稱其夫之美也。在其板屋。謂初行時。視其夫在車中。使我心亂不寧也。秦雖以板為屋。此蓋言車次章言御者之善。車飾之美也。言念君子。温其在邑。蓋自是既行。至于下邑矣。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自言行役近。爾方與以何日為歸期。去猶未遠。期日尙賒。我胡然而念之。末章言于戈弓矢之良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寐不安席也。厭厭良人。言其夫當亦念我。厭然憔悴。必數寄聲于我。秩秩然次第至矣。美其夫為如玉。稱其夫為良人。謂其夫之聲為德音。皆愛厚之辭也。

兼葭。襄公初立國。庶事草創。國未壯實。如兼葭之未經霜也。白露欲為霜而未能。猶為露也。荷為霜則不復有露矣。未晞未已。皆未為霜之辭也。春秋諸侯猶未盡有周禮。秦在西陲。安知有此。必有人焉。能為周禮。從而學焉。斯得之矣。漢儀未就。無叔孫通。漢亦不可以立國。所謂伊人者。習禮之人也。其人近在水際。言其遠也。順其道而從之。其人甚遠。迢迢迢游。皆遠也。在水際。則可從。在水中。如之何其可從也。叔孫通招魯兩生。不肯至。此逆其道而求之也。詳觀此詩。不言周禮。序詩者何以知其不能用周禮。夫為周之諸侯。則必用周之典禮。用周禮。則能固其國。故曰。魯乘周禮。未可動也。采采。非謂其盛而可采。大抵物未肅則其葉鮮明。故曰采采。

終南。國人美其君也。始封之君。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車旂衣服修其上之賜。以煇耀國人。金印玉節。衮衣黼黻。飾其山川者多矣。襄公勝西戎。盡有周之故地。故終南之山。遂為秦有。國人美之曰。終南之山。何有乎。有條有梅。山之材也。有紀有堂。紀如經紀之紀。堂言室也。君子至于山也。錦衣狐裘。加以繡裳。何其盛也。顏如渥丹。容色充美。望之有嚴。誠足以為君也。於是申言之曰。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言其壽

社無窮。願不忘其初也。此所謂勸戒之辭與。

黃鳥。國人哀三良。稱其人而不與其死也。三良之事亦異矣。一家三人皆從穆公以死。使其出于穆公之命。則為不仁。出于三良之意。則為不孝。觀其詩詞。以為百夫之特之防之禦。則其人慷慨喜義。重然諾。非私暱于穆公者。胡為兄弟俱死。必嘗受恩于穆公耶。同時殺身。亦太甚矣。交黃鳥。止于棘。以身從人。死生以之。曾不如禽鳥之自適也。宋劉景素在藩。有鵲集于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于心。一何樂哉。詩人觀物而有感。亦此意也。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其辭隱而傷。不言穆公以人從死也。臨其穴。惴惴其懷。兄弟三人同時俱死。可為戰慄。非但哀之而已。不敢歸咎于君。而呼天以致其意。隱之至也。

晨風。賢者不忘其君也。晨風宜止于林者也。今晨風歛然疾飛。雖鬱然之林。晨風不止焉。鷹鷂賦性剛烈。常有向風圖南之意。北林雖鬱。亦非其所止也。賢者易去難止。猶晨風之疾飛也。人君思賢者之未見。心懷隱憂。庶幾可來。如之何其相忘于度外也。始之相忘。猶可說也。忘之實多。此真相忘矣。欽欽。言其度恭不解之意也。山有樛。樛。猶國有賢。不如是不足以為國。作是詩者。非敢自謂君子。猶曰。魄始之意也。吾舊臣也。忘我若此。君子其肯來哉。(案)晨風後當大。無衣。今缺。

渭陽。送舅氏也。序詩者稱其念母。原其意也。其形容康公之意最詳。以為即位而作詩。當有所本。康公即位。文公之卒已久。正秦晉交怨之時也。所謂即位者。恐言復國之後也。是詩二章。讀之想見康公縉絙之意。我送舅氏。辭之親也。曰至渭陽。送之遠也。路車乘黃。物之厚也。悠悠我思。念母不見也。當惠公被獲于秦。穆姬與其子履薪以死自誓。穆姬于兄弟恩意若此。此康公所感動也。(案)渭陽後當大。無衣。今缺。

讀陳風

宛丘。幽公淫亂。其下化之。游蕩無度也。首章言幽公之好遊。後二章言國人化之也。子之湯兮。指其君也。游蕩于宛丘之上。流連光景。信有情矣。特無威儀爾。為民上者。宴遊酣醉。側弁倒冠。觀者為之羞愧。而終不自覺。幽公好遊若此。國人化其君。相與聚會于宛丘之下。奔走于道路之間。擊鼓擊缶。執羽而舞。舉國若狂。無有休息。如此而國不亂者。未之有也。

東門之枌。國之子弟狎遊于市井。詩人刺之也。枌。枌。樹之下。有子弟焉。娉娉而不去。意者有屬也。子仲。非必指一人也。子氏。仲氏。國之著姓也。殺且于差。言子弟之娉娉者。誘其所愛。擇良日而會于南方之原。自東而至。而廢棄職業。以娉娉于市。又申言殺且之行。總集而往。男視女如夜。愛其容色。女貽男握椒。取其下達也。

衡門。非謂其君感而無立志也。使其君自安于固陋。不務其大者遠者。豈足以強其志乎。觀其詩辭。陳之君必狃小其國。以為不足為也。而遂怠焉。故從而誘掖之。使自強于善也。衡門雖淺陋。猶可偃仰。泌水雖

狹猶可自樂。必河之飭而爲食。則不得食。必齊之姜而爲妻。則不得妻。國小若此。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

東門之池。思賢女也。夫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事至于可與如此。其人可知也。池可以瀉麻。久而能柔其質。淑姬可與晤歌。久而能化其心。蓋必有浸潤之功矣。陳詩多言東門。必陳人遊息之地也。

東門之楊。昏姻失時而女歸愆期也。東門之楊。其葉洋洋。此仲春時也。當仲春之昏。以會男女。此其時也。明星煌煌。猶未之至。可謂愆期遲歸矣。

墓門。詩人追咎陳侯。且刺佗也。詳觀詩序。似以誰昔然矣。爲無良師傅。詩意未必然也。墓門所以有棘者。以其不時開治也。墓門之前。豈容有此。將欲開之。非斧不克。夫也不良。如墓門之棘也。國人無不知其當去者。知而不能已之。昔者誰實爲此。追咎陳侯也。墓門有梅。已非其地。況有鴉焉。其可惡尤甚。夫也不良。如其鴉焉。是用作歌。予以問之。問不余顧。異時顛倒。必思余矣。刺陳佗也。是時佗蓋未殺太子免也。防有鴉巢。詩人愛賢者之被讒也。夫讒人者。非直致其情。一日而遂也。必架造砌疊而後成。故積之也有漸。必延蔓組織而後就。故受之者不覺。防有鴉巢。言其架造也。中唐有甃。言其砌疊也。邛有旨茗。言其延蔓也。邛有旨鴉。言其組織也。于美之人。謂賢者也。誰實侮張。以讒害之。此余心所以不寧也。

月出。閱其情之不能克也。夫禮義消亡。淫風盛行。固有快意肆欲以縱其心者。若桑中溱洧之類是也。亦有沈溺于情。不能自克。至于繳繞憔悴而不可支者。月出之類是也。因月出之皎潔。懷俊人之儼好。庶幾一見。以銷竊糾之情。竊糾。懣受。天紹三者。其辭雖異。皆有繳繞之意。懣。懣三者。亦有憔悴困苦之狀焉。其情若此。亦可悲矣。

株林。夏氏所居也。首章上兩句。問之辭也。下兩句。答之辭也。謂之株林。必有林木。託言遊息。故問之曰。胡爲株林乎。從夏南爾。答之曰。非適株林。直從夏南。說于株野。言其留之久也。朝食于株。言其往之早也。從夏南。不敢斥言其事也。君無事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與臣爲諠。

澤陂。男女相說。憂思感傷也。首章言蒲與荷。說者謂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然三章皆言蒲。蒲未可以爲美也。蒲近于荷。猶蒹葭倚玉樹之意。蓋男子自謂也。寤寐無爲。言思之而無所用力也。

讀檜風

羔裘。大夫去其君而憂之也。檜之君。被服衣裘。光可燦日。坐于堂上。以朝羣臣。逍遙翔翔。自以爲泰山之安。不知賢者憂念之深矣。賢者引去。其君莫之能察。亡之兆也。以予心之切切。豈非念君之不忘乎。素冠。昔者滕文公欲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蓋禮廢已久。不行者以爲常。行之者以爲怪。是詩也。國人欲爲三年之服而無其助也。其首章言彼有素冠者。急迫憂瘁。貌稱其情者乎。吾庶幾得見之。已

而曰。得見其衣與釋。足矣。不敢望其情也。因見其衣。動吾心之傷悲。因見其釋。增吾心之鬱結。與子同歸。如一庶幾有所則。復行三年之制矣。世治則衆人共由此道。世亂則君子孤立無助。

隄風。小國困于徵令。思周道也。首章言匪風既發。則匪車遂偈。相應之理也。大國徵令無常。猶匪風之發。小國共命失措。猶匪車之偈也。大國徵發急數。小國奔走失圖。于是有思先王盛時而不可得者。故曰。願瞻周道。中心怛兮。誰能亨魚。既之釜鷄。北人以袁爲亨。言欲亨魚者。我既其釜鷄。欲西歸者。我懷之以好音。言歸周之美也。周雖未東。柔弱已甚。未必可歸。然法令猶在。小國之所仰賴也。

讀曹風

蜉蝣。國人閱其君而念之也。蜉蝣生于地中。非朝生而夕死。蓋朝出而夕死也。當其生于地中。羽翼未成。故伏而未飛。及一旦羽翼既成。出而羣飛。則不可復入。而遂死矣。故此詩言蜉蝣之羽翼。兼言其掘閱。謂其自土而出也。蜉蝣之羽翼。非不楚然可愛。然一出而遂死。不如其在穴也。小國寡民。收斂約省。僅可自存。微有驕浮之意。欲出而誇大之。鮮有不亡者。故國人閱而念之。使于我乎歸處。欲扶持而安全之也。候人。小人無功而多寵也。執戈爰而衛封疆者。官不過于候人。無功勞而服朱芾者。至于三百爲羣。此皆文所以令獻狀也。鶴處汗下。辛苦得食者也。居于魚梁而翼不濡。大非其稱也。當晨朝之時。升于南山者。皆蔚甚盛。喻小人趨朝者之多也。婉孌季女。處于深閨。不免飢餓。喻賢者伏于隱晦而不得食也。此無他。國用有限。小人宜食者多。則賢人得食者少。國之所以惡小人。爲其妨賢者路也。

鶉之奔奔。君子待人無二心也。用心均一。人所甚難。雖賢者之愛子。不免有輕重。況于待人乎。鶉。微鳥也。待子均一。詩人取以況君子。言均一之難也。鶉有七子。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鶉未嘗往從之。惟在桑。爾蓋往從其一。則必有輕重矣。此用心均一之故也。凡人皆有奉上忽下之心。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輕重其心。則受陵忽者致怨必深。平心待物。則彼接遇者感德必至。此自然之理也。淑人君子。既言淑人。又言君子。愛之至也。其儀一兮。言待人之禮如一也。心如結兮。言出于誠然。不可解也。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束帶整冠而見。尊卑如一也。其儀既一。有常而不差。足以正四國之人。皆使其如一矣。又從而申之曰。若斯人者。胡不使之萬年。使國人化之。如一日乎。思古人之不見。歎今人之不然也。

下泉。國人閱其君而思治也。有黍苗而陰雨膏之。與稂莠而寒泉浸之。其生意相去遠矣。稂莠叢生。已不足以為穀。況寒冽之泉。日夜浸之。不復有生意矣。猶小國侵刻其民。已不足以爲國。大國又從而擾之。如寒泉之浸。豈復可生乎。苞蕭苞著。皆言叢生之草。不足以爲養也。因思向時明王在上。又有賢方伯。四國

賴之如黍苗而膏以陰雨其生意可想也今獨不然安得不憤歎而念周京乎

讀幽詩

七月周公道幽人之舊使成王知王業之艱也是詩述一歲之事公私並言上及諸侯下及農夫雖然並舉非專為農夫言也一章言授衣之初東作之始也此詩言一日二日說者以為周正幽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于十自正月至于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十月二月謂之二日因以正月為三日二月為四日避月而言日者懼與月相亂也（案）黃夏曰抄云一之日幽風

言是月之日也與二章言蠶事方興女求柔桑有女懷春思與公子同歸也出車之詩亦言春日遲遲采桑祗非必言采桑以生蠶也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公子同歸為女公子亦恐不然癡小女視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想念也三章言蠶事既畢絲麻兩成于是朱綠之玄黃之欲獻之公以為公子之哀不敢斥言公也夫既欲與公子同歸又將為公子哀他日又欲取狐狸為公子裘何也上下交相愛上以家人待其下下以父兄親戚事其上故也四章言節物之變至于一日可以田獵既取其狐狸為公子裘矣二之日因田狩以習武事又取豕之大者以獻于公是亦獻裘之意也五章復言節物之變寒氣漸至閉塞以御冬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止復起于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六章言禾稼之成瓜果之實農夫有一飽之適老者有杯酒之樂也七章言農事既畢收斂蓋藏于是因農隙以治公事用餘力以治私室為來歲之備八章言公上之事百姓衣食既足竭力以事其上上之人亦無所用其力藏冰開冰以順時令使民無札瘥天癘之疾當蕭蕭濛濛之後置酒享羔以宴良朋躋公堂者稱觴上壽一歲之事畢矣周公作無逸之書稱道先王之德使成王知稼穡之艱難作七月之詩詠先公之事使成王知稼穡之可樂也君子觀甫田之詩知七月與有力焉

鳴鵙周公哀于商民以感動成王之心也商民挾管蔡以作亂使管蔡被誅是既取我子矣又將傾覆王室其毒甚矣思斯勤斯孺子之閔斯言養子之勤今取子為可閔也二章言作室之久積累非一日如之何其可侮也三章言手足之勞口體之傷正謂其未有室家故也未章言憔悴甚矣成室翹翹然忽為風雨所飄搖蓋首亂者商民也西土人亦不靜則未知天之降威何如故恐懼而言風雨之飄搖也

東山周公作此詩以勞歸士猶杜之勤歸也徂于東而久不歸歸自東而復值雨備述艱苦之狀四章同之首章言士欲歸之意我在東時始有欲歸之言我心已望西而悲矣製衣裳而言歸舍行枚而勿事始也衝枚而進今歸則不復用矣蠲在桑野然甚衆猶我之在車下未得所歸也二章言士思家之辭也夫舍宇摧殘狐狸叫噪遭亂之後可為寒心若行役未歸荒涼蕭索此特可念爾既歸則如故矣三章言室家望士之辭因鴉而與歎爰灑掃以望歸威苦瓜之繫屬思三年之不見也四章視倉庚之手飛知節物之可愛喜新昏之得禮慰傷室之懷思也夫轉旅之愁行役之勤雖治亂有殊其人情則一由

民自言則為怨由上言之則為恩此見知與不見知之情異也

破斧詩人大周公之處變也夫子謂虞仲夷逸身中清廢中權夫歸潔其身避嫌免謗此匹夫自修之事非所以任天下之重也使周公遭流言之變釋然舍去以求自明則管蔡得志四國紛亂周之社稷未可知也身任東征之責雖破斧缺斨不敢憚也四國是皇不若四國是吡四國是吡不若四國是遵蓋正不若化既化矣則悠遠而益固亦孔之將不若亦孔之嘉亦孔之嘉不若亦孔之休蓋大不若嘉嘉而至于休則盡善盡美矣

伐柯詩人望周公之歸思所以還之也夫上下睽間必噬嗑而後合故伐柯者匪斧不克內外阻隔非通內外之言則情不親故取妻者非媒不得周公居東君臣之間有違言焉非有剖析之功何以解成王之疑非有往來之人何以通君臣之好此詩人言還周公之道也既又言之曰伐柯之理其實不遠有能行之近在咫尺爾使我得見公之歸庶其陳列蓮豆得以享之所謂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之意也

九罭詩人望周公之歸也九罭密網鱒魴大魚言網疎者不足以得大魚也我欲見周公必袞繡以迎之而後可若禮數闕略則周公不可見矣鴻飛而遵渚言不得其所也公欲歸而無所于女信處乎言彼此俱不安也國家所以有袞衣者正謂其禮賢也乃不以迎公而歸之其無使我心悲焉始焉言之子終焉言我公始猶不敢斥言其人託言之子以致其意末乃直言我公亦見其不得已之意也方流言之起則公身任天下之安危果于東征無所避就及三監既平周公居東不歸以待成王之察可謂善處天下之變矣

狼跋美周公之善處變也狼指三監言也豺狼之暴自投憲網跋前疐後進退不能然勢窮抵觸亦能狼戾殺人此固人之所懼也公孫碩膚則心廣而體胖亦鳥几几則步履不失尺寸不惟此也其德不暇威德之聲光明益著無有瑕闕譬如百鍊之金經火倍精此周公所以聖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上下同之。然大要主在下者言也。伐木丁丁。取其辛苦共事之意也。因伐木而聞嘒嘒之鳥有求友之聲。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友朋之義。神實聽之。貴在于終久而和平。如木之交。其末不隙。雖然。酒所以合歡。故必有嘉穀旨酒以飲食朋友。然後情意歡洽。既有殺醴以速諸父諸舅矣。惡得而不速朋友。寧彼不來。徵我弗順。弗順則我有咎。待朋友如其族姻。親之至也。末章又以兄弟待之。尤見其親也。夫民之睡眦或生于酒食之間。遂至于失德。不可不謹也。故我有酒食。則速朋友。朋友有酒。則從而清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形跡無間。彼此如一。何親如之。首章言其和平。末章言其燕樂。故樂而不流。久而不厭。非酒食嬉戲相逐者比也。此所以為文武之詩。

天保。下祝其上。其必燕而答賦也。天命無常。雖一日不可恃。今也。為天所保。一定而不可見。甚固而不可解。單厚則無福不可勝。多益則無物不繁。庶又從而申言之。曰。戩戩者。言其善也。曰。遐禱者。言其遠也。罄無不宜。則事皆如志。維日不足。則日新又新。如山如川。委積流衍。維天之福。君實有之。不惟此也。宗廟饗之。綏以壽祉。百姓化之。莫不好德。如日如月。得天久照。如南山壽。無或隕墮。如松柏茂。咸受庇蔭。極天下之福。萃于一人。其餘福被于百姓。可謂盡善盡美矣。(案)天保後當次采芣。今缺。

出車。為南仲作也。何以為勞遠率之詩。蓋古人之舉事必有所因。後世遂用為故事。此詩指當時實事言之。文王奉天子之命。命南仲以城朔方。城朔方者。所以攘獫狁也。獫狁既平之後。因經略西戎。示之以威而遠。一舉而兩得之也。前二章言其出。後二章言其歸也。其出也悄悄。有戒心也。其歸也赫赫。美武功也。嘒嘒草蟲。與草蟲之詩同意。去時兒女悲。歸時鐘鼓競。兩不相害也。

杕杜。則未知因勞南仲而作歟。其諸他勞遠役歟。始言其多暇。次言其將歸。又次言其不遠。想望其人。數歸期而待至也。未乃言其未歸。蓋待人者易久也。日夕望歸。謂其至矣。今乃未聞東載。未見來歸。期已逝而身不至。但數寄聲和勞苦而已。雖然。卜筮之言。皆以為近。言必可信。征夫其邇矣。極道人情之曲折。宛轉于歌詠之間。戍役安得而不悅也。

魚麗。不見其告于神明。序詩者言之何也。古者有物必祭。況萬物盛多如此。必告于神明矣。其曰可以告神明。非直言告也。北以魚麗為美。非南方多魚比也。故饋鯨鱓。悉麗于罍。言其物之多也。孟子所謂穀與魚蟹不可勝食也。物之多者未必全美。其美者未必全備。其有者未必及時。三者咸備。始為備禮。此之謂無所不順也。

南有嘉魚。與鹿鳴相類。特嘉魚兼言得賢之意。得賢而與之共樂。此太平之盛也。設網而得魚。然言備禮以求賢也。樛木而甘瓠。樂之言。屈己以下賢也。至于翩然之雛。然然而來。誠意已孚。賢者引類自進矣。始也與嘉賓行然燕樂。中也言式燕綏之。則有以綏懷我矣。末言式燕又思。則相與無斁。賢者之來無窮矣。夫一賢之得。不足以為盛。故必貴于得衆賢。衆賢之得。未足以為盛。故必貴于賢者之相繼。此然所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讀小雅

鹿鳴。燕嘉賓之歌也。詩辭止言嘉賓。序詩者增言羣臣。失文王賓友羣臣之意矣。鹿在山林。順性自適。呦呦相呼。食野之苹。其高潔若此。豈得而象養哉。我有嘉賓。高潔如之。幡然肯來。使我得備禮置樂以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之。其好我若此。豈不足以明示周行以為榮耀乎。次章言嘉賓之德。示民篤厚君子有所則效。今也我有旨酒。使嘉賓式燕遊放。豈不樂哉。末章申言禮樂之盛。求以燕樂嘉賓之心。惟恐一毫不當賢者之意。非所謂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

四牡。勞使臣之遠而歌是詩。敘述其忠孝之情。以閱其勞也。言其來。則似他國之使矣。苦而易敗。謂之鹽幹。蠶未畢倉卒而歸。始雖苟成。久必易敗。故出使不可亟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駕彼四牡。倭遲周道。馬亦倦矣。懼王事之易敗。壞欲歸而不敢。憂心傷悲。啓處不遑。忠孝兩盡矣。翩翩者騅。或飛或下。不出乎苞栩之間。不離其所。翺翔自適。行役之人。不遑將父。觀物有感焉。將非養也。扶持奉侍。往來游適之謂也。末章言是用作歌。以將母之意。來告于君。庶幾其早歸爾。人情曲折。具述無遺。如其自言。不過此也。人情豈不感悅矣乎。(案)四牡後當次皇華。次常棣。今缺。

以貴于又思也。

南山有臺。詩人言人君得賢。立太平之基而享天下之福也。樂只君子。謂人君也。人君勤于求賢。逸于任賢。既得賢矣。恭己無為。何樂如之。光于邦家。為民父母。既有遐壽。又有德音。子孫千億。保艾爾後。人君之福。備于此矣。禮記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之謂也。

蓼蕭。諸侯享天子而作是詩也。蕭。香草也。蓼。然長大。零露漙漙。潤澤可知。自潛至于瀼瀼。泥泥。自泥泥至於瀼瀼。愈久愈厚。潤澤無窮。始見君子。披寫情素。燕樂笑語。次乃寵光優渥。禮意各稱。既而歡樂親愛。兄弟具宜。未而錫予蕃庶。文物可觀。君有如是之德。故思所以報之。始曰有譽處。言有天下之顯名也。次曰壽考不忘。言萬壽之無窮也。次曰令德壽豈。言德壽之兼全也。末言萬福攸同。則四海同其福矣。不專于一人。而同于四海。此所謂澤及四海也。

淇風。天子燕諸侯而作是詩也。厭厭夜飲。見天子燕私之恩。令德令儀。見諸侯溫克之善。夫情不親者。常生于上之隔下。禮有虧者。每起于下之恃上。兩得其道。此所謂和樂而不流也。

彤弓。諸侯獻功。天之饗之。賜以弓矢。而作是詩也。夫諸侯賜弓矢。得以專征伐。今賜之彤弓。昭則弛而不張。藏則受而不用。見征伐不得已之意也。載如倒載。干戈之載。與與載。皆不用也。謂諸侯為嘉賓。而喜樂出于中心。然後鐘鼓之設。不為虛文。饗與燕不同。饗以早朝為禮。故盡一朝之勤。燕以殷勤為好。故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菁菁者莪。英材被樂育之教。為是詩也。阿與陵高。汜居卑下。言隨其高下各得所也。中陵中阿。兼言容受之功。中泚兼言潤澤之益。天子視學。為士者得見天子。志氣和樂。威儀濟濟。皆起敬起愛。此心欣然自喜。既而天子有所錫予。恩及其下。夫始也和樂。以致其誠。終焉錫予以將其意。為士者感悅于心。宜何如耶。故曰我心則休。賈山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士未易養也。養得其道。則為士者肯留。不得其道。則望望然去之矣。昔也。譬之舟然。汎然不繫。未有定止。今也。既見君子。此心休焉。服習其教。以待大成。不復有遠引者矣。

六月。吉甫受命北伐。既歸。而羣臣作是詩以美其功也。首章言常服。次章言戎服。三章言共武之服。此三者不同。常服。言兵車所常用之服。戎服。言六月禦暑之服也。武服。特言服武事爾。始也。六月。皇皇然飭戎車而駕四牡。其事甚急。次章其辭少緩。比物四驥。則厥有餘馬。既成我服。則士有置衣。于三十里。則行有常程。古之人不以倉卒輕變節制若此。三章言戎馬之大。兵事之嚴。既嚴且敬。莫敢不共武事。以定王國。四章言獵無道。建大將旌旗而出也。五章言戎車安靜。四牡閒暇。薄伐獵猶。追至太原。夫以六月興師。若此其急。乃整車徐行。薄伐遂止。功成而不矜。非吉甫有文武之德。何以及此。吉甫之既歸也。蒙燕喜

之禮。被多祉之賜。天子既嘉龍之子。是行役既久。其朋友亦相勞苦。為酒食之禮。當時有孝友之張仲。蓋仲在當時必參預吉甫軍事。故并美之也。

采芣。方叔受命南征。既歸。而詩人美其功也。宣王承亂離之後。田萊多荒。始修治之。故有新田舊畝。今取民為兵。采芣新田。將以食馬。方叔洫而觀之。有三千之車。試師于張旂。旂于野之外。已而言其率此羣士。車馬之盛。命服之華。赫然其足畏也。三章言飛車之搏擊者。高飛戾天。今皆集于其所止。猶三軍之士。集而聽命。方叔洫而觀之也。繼言陳師鞠旅。謂其戰也。振旅闐闐。謂其歸也。末章言凱旋之功也。荆蠻小醜。敢于侵犯。王畧方叔以元老。壯猶不暇用力。而先聲所暨。蠻人震懼。功亦茂矣。夫荆蠻在先王封域之中。非獵比也。故薄伐獵猶。而荆蠻來威。勢不同也。

車攻。宣王會諸侯。而以田狩。詩人美之而作也。八章皆有次第。前三章曰。駕言于苗。皆有司戒其之辭也。四章言諸侯會同之禮。五章言會畢而田也。六章言馳騁之有法。射御之合度。七章言進退之不詳。恭儉之有制也。末章言既畢事而嚴靜如其初。功歸于天子也。于征者。田畢而各復其故也。

吉日。車攻。俱言田獵。旨意不同。車攻。會諸侯而治兵。託于田也。吉日。因田獵而御賓客。專于田也。是詩也。見君臣相悅之意。羣臣率左右以燕天子。天子酌酒禮以御賓客。和樂而不流。此其所以為美也。戊辰之日。禮庚午之日。田車堅馬良。又差擇焉。不輕其事。若此。然大陵之上。漆沮之旁。驅衆禽而至。王所羣臣不敢先射。以待天子。天子所取者。繼大兕小豝而已。又何其仁且廉也。

鴻雁。宣王命使安集離散。詩人美之而作也。鴻雁于飛。未有定止。猶民之未安也。使者劬勞郊野。撫定其民。于是先及可矜之人。可矜謂何。縲寡是也。既而鴻雁集于中澤。猶民漸復舊業也。使者為之築垣牆。以處之。雖一時劬勞。室家既成。則終于安寧矣。雖然。離散者多。未易復也。雖有集于中澤者。猶有哀鳴嗷嗷者。又將安集之。劬勞特未艾也。明識治體之人。謂我劬勞。其愚蒙者。必且謂姑息。示百姓以驕。使之求多于上也。百姓安樂。則驕逸。驕逸則難化。自昔小人。有是言也。

庭燎。夜如何其。非宣王之問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天子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使宣王始也。鄉晨而視朝。詩人何尤焉。自未央而至鄉晨。則為可慮爾。案黃震曰。抄。夜如何其。古詩皆謂宣王夜與而問早晚。雪山以為宮掖執事者為詩人設問答之詞。皆不主舊說。與庭燎合。

泂水。厲王之亂。諸侯莫朝。宣王中興。詩人戒諸侯以來朝。其末因以規宣王也。首章言流水朝宗于海。治世之常也。飛車來去無常。亂世之變也。嗟我兄弟。先責同姓之國。邦人諸友。次及國內之臣。無有能念亂者。能念亂。則能勤王矣。且誰獨無父母乎。王室之亂若此。猶父母之在扈也。次章申言之。不蹟謂蹤跡不至。諸侯之不來也。念彼不來。起居不安。憂心難忘。此二章責之深。末章勸之至也。彼飛車者。循于中陵。漸有止泊之意。猶諸侯之將朝也。因以勸戒之。謂彼民說言者。謂諸侯之不朝。其意安在。此豈可不戒乎。不

惟此也。諛言將與于王所。我友其可不敬乎。我友指邦人諸友不欲斥言兄弟也。何以爲規宣王。使宣王聞是時也。知諸侯之來朝無常。修己以待之。無寧信諛而棄諸侯也。

鶴鳴。誨宣王者非止一事也。始言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無遠而不聞也。次言魚潛于淵。或在子渚。言無伏而不見也。樂彼之園。謂有樹檀也。其下有落葉惡木焉。豈得狃于樂而不知。言君子小人竝立而已。之樂不可狃也。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以石爲錯。可以攻玉。齟齬者可以成就人。而順適者之無益也。雖所誨者不止一事。大要言事無隱而不彰。安于美者。當知其惡。察于逆己者。惡其順己者。可也。

祈父。詩人爲武士作也。爪牙之士。不安其居。使其母主享。私家之害小。宿衛遠出。天子左右無爪牙之士。公家之害大。祈父莫以告。其不聰莫大焉。此屠剛所以飲師曠也。

白駒。詩人惜賢者之去而冀其復至也。上兩章深言賢者之難至。惟懼其不留也。幸哉白駒。食我苗稼。得以繫維之。所謂伊人者。因白駒之繫維。于此焉逍遙而爲嘉客。蓋求之亦難矣。三章言白駒來思。言賢者至止也。賢之難至也如此。夫既已至矣。爲公卿者不以賢才爲念。逸豫無度。賢者不肯留。詩人亦知不可留也。故爲之言曰。謹爾優游。勉爾思。猶曰努力自愛之意。非贊助其去也。末章言白駒在谷。言賢者隱巖穴之間。可敬而不可食也。幸無金玉其音。心遠而與世絕。庶幾斯人之爲徒。求之而可以復至也。

黃鳥。閔衰世俗薄也。世盛則疆界無彼此之殊。世衰則鄰里有不相往來之患。民有適異國而思故鄉者。言黃鳥集于穀。將以啄我粟。方此無聊。幸無侵擾爲也。不我肯穀。言不以我爲善也。相與譏毀。不可辯明。宜乎其不可與處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若復我族人兄弟之爲安也。上無勤恤之心。故下有相棄之意。此其所以刺宣王也。昔唐太宗初即位時。連年旱蝗。百姓東西就食。無怨咨者。知上有恤我之心也。宣王鴻鴈之詩似之。及比年豐稔。米斗直三四錢。而百姓怨嗟者。知上之不恤我也。宣王黃鳥之詩似之。我行其野。刺世俗衰薄。又甚于黃鳥之詩。蓋黃鳥猶指平人。是詩則責諸姻戚矣。皇皇郊野之中。倚樽以爲飯。采葑以爲食。其栖栖之意可想也。昏姻相投。不我肯顧。雖託宿猶不見容。況就居乎。末章申言彼豈不知親戚之義者。棄舊姻而求新特。爾誠若此。亦未必遂有益于己。徒然爲異而已。蓋人之厭舊喜新者。一見其人。情態即異。新者何遠有利于我。舊者亦何遠不如人。二三其德。政自不能免爾。(案)我行其野。後當無羊。宣王考牧。詩人借牧人而美之也。爾指牧人也。三百維羣。不止一羣也。九十其犝。犝之外其數多也。其角濺濺。不砥觸也。其耳濕濕。潤澤無疾也。降阿飲池。或寢或訛。各適其適也。爾牧來思。養豎負餼。牧人開適無事也。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三十維物。一色者以三十爲別。用牲于是乎取之。周官牧人。專掌六牲。今性既具。牧人之職盡矣。又從而申言之。畜性馴擾。牧人開適。蒸以爲爨。分別其牝牡。使不相亂。爾羊性狠而敗羣。今也於然。然自適而不騷。不騷則不至于疾走而亂行。不崩則不至于羣走而潰散。以手摩之。悉如人意。其馴擾可知矣。牧人無事安寢作夢。或衆而魚。或旗或旆。莫知謂何。大人占之。因象得類。知

年豐而民庶。邦之有慶。真大于此。夫室成而落之。必有祭焉。羣牧亦有室宇。故得與考室同爲贊頌之辭。皆以吉祥終焉。

節南山。家父責難于其君也。南山節然。巨石巖巖。猶師尹之尊嚴。爲下民所瞻仰也。憂心熾然。將正言之。懼其得罪也。昔厲王監謗。以至大亂。國命幾絕。上亦何用于此。今不監矣。庶幾可以有言。二章言南山節然。雖巖巖可畏。然其中平坦寬廣。草木生焉。今師尹外爲巖峻。內實不平。謂之何哉。天方降災。民方訛言。會無懲戒之心。嗟惜之意。三章直言尹氏而責之。其人爲國之根柢。秉國之權衡。四方倚之爲維綱。天子賴之爲毗輔。使斯民不至于迷惑昏亂者。皆太師之責也。天乎。獨奈何空人之國如是哉。四章明示義理而誨諭之曰。事不躬親。雖庶民弗信。彼從仕者。子弗親問。則不可使仕。勿問人君謂已問而得其實也。務平其心。止而勿用。無使小人爲國家殆。彼媚媚之瑣瑣者。亦勿使得美仕可也。繼此言尹氏不足責。遂責難于其君。故五章言天不佑于我家。生此小人。爲妖爲厲。百姓莫不懷怨毒之心。使爲人君者。心有所止。不至于泛濫無別。心懷至平。不至于偏黨多私。則百姓之心亦必休息。而惡怒之意皆忘矣。六章言天意不弔。亂未底定。隨月而生。民意皇惑。吾心憤憤然憂之。今者誰秉國成乎。乘非其人。君上何不自覺其權而卒勞苦至此也。七章言憂亂之切。欲駕四牡而使之四方。無可往者。蹙迫若此。往必不達也。八章言朝廷之上。喜怒無常。怒則干戈以相向。喜則酬酢以相歡。俄頃之間。喜怒易變。其不可恃若此。所以懷欲去之志也。九章言天意未平。使王心不寧。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其正己者。末章輸寫情素。自言作詩諷誦。熟究王心所以致此者。願吾王一改是心。以養萬邦而已矣。

正月。大夫閔亂之詩也。世之將亂也。君子隱憂。或諷或諫。而避禍者去位。小人得意。窮極而甚者賣其國。下民柔弱。無自存之計。強梗者有倡亂之心。是詩皆有焉。憂心京京者。君子也。飲酒洽比者。小人也。惴惴者。柔弱。訛言者。強梗也。首章言正月。陰霜繁盛。若此。民之訛言。又甚于天災。人皆玩視。我獨憂傷。自憐。小心憂隱。如鼠。至于疾痛也。二章言父母生我。適當此時。遭彼訛言之人。或美或惡。悉自其口。出吾憂心。愈增。彼乃侮言見及。三章言憂心孤苦。既念其身。又念其民。獨未知國將安歸。我輩于何就食爾。四章言空國無君子。獨中林纔有新蒸而已。民方危殆。視天夢夢。殊不省察。何也。已而曰。天特未定爾。既定。則靡人不可勝。猶言加也。上天豈憎人而生亂耶。特天之未定爾。五章言岡陵之高。人所見也。民之訛言。乃以爲卑。其變亂是非。若此。寧莫懲戒。使之滋甚乎。世之將亂也。其榮點小人。喜言下相。驚動愚民。又自詭其神聖。使人歸己。故招故老而占夢。聲言于人。自謂已聖。彼愚民者。更相告語。翕然其信。亦孰知其真是真非乎。六章言天甚高矣。猶曲身而立。地甚厚矣。猶躡步而行。懼之至也。彼小人者。乃無所忌憚。但號此訛言。其造作有次第。有由來。不知此人者。胡自爲虺蜴。以毒害平民乎。七章言阪田之中。有特然之苗。孤立而難保。天又摧挫之。盡用其力。如不我克。然假天以爲辭也。彼其始求我。以爲則也。如恐不得。

及其既得也。但堅執我如仇讎。既不俾之去。亦不使之力。何也。八章言心之憂結。不特民言之說。今茲之政。胡為若此危厲也。火方燎原。尚不可滅。孰謂宗周之赫赫。今乃為褒姒所滅乎。九章言終日永懷。憂念不釋。又迫陰雨。跣步不前。車既載。將欲有行。乘爾輔而無倚仗。輸爾載而滿積不已。于是時而求人為助。不亦晚乎。此晉惠公號慶鄭之時也。十章言欲車之不敢。則無乘爾輔。增于爾輔。屢顧僕則不敢。輕進不輸載。則車輕可行。若是而可以越險無虞。曾不以為意乎。十一章言魚在于沼。迫盛無聊。雖自潛伏。淺狹易見。喻己之不可遁也。憂心慘然。念國之為虐。使我至此極也。十二章言世雖危亂。彼有小人者。其樂特甚。旨酒嘉穀。以與鄰里親戚共樂之。獨我心殷然而憂爾。末章言此世者有尾。蘇蘇者有殺。獨百姓無殺。天又從而極喪之。爾。雖然。富者猶可治也。獨憫獨最可哀。爾。辭意哀切。反覆詳盡。憂君憂國憂民。而憂其身微見焉。可以為賢矣。

十月之交。向之人從事于皇父而作是詩也。首章言純陰之月。月微則可。今日食而微。陰太盛矣。下民所以甚哀也。二章申言日月之食。皆無政所致也。陰氣既盛。月復侵日。何不善致此乎。三章言震電燭然。在人耳目。人情不安。無有好懷。加以山崩川湧。變異若此。今之人曾莫懲戒。指言皇父也。四章言皇父為卿士。自司徒以上。皆其黨也。相與朋比。內又有豎妻用事。指皇父之妻。非褒姒也。五章獨指皇父言之。是詩本譏皇父。番維司徒而下。因皇父之黨而及之也。彼皇父者。豈自咎其非哉。胡為築室于向。即我家而興作。無一言見及。遽撤去我牆屋。淫及土田。或汗或菜。自言已非我奪而有之。食采于此。禮固當然也。六章言皇父自聖其愚。作都于向。氣勢之盛。自謂不戕。擇三有事之人。以為之佐。信其為厚。勝之人也。多取朝廷老成以為之屬。使朝廷無可倚之人。又擇其車馬之良者。以居于向。蓋古之小人。每城其都邑。罄其金帛。徙其豪強。以實之。而又多取名勝。以為觀美者甚多。皆皇父之餘智也。七章言皇父無道。既取其室。又役其力。雖賢者不免。故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自謂無罪辜矣。而讒口器器然。夫下民災害。非自天降。人實為之。此所以為可畏也。末章指向言也。悠悠我里。言脩廣也。凡我閭里。莫不病之。四方饒裕。我獨無所居。百姓閒適。我獨不敢休。皇父之故也。雖然。天命不通。順受而已。豈敢輕去鄉里。做我友之自逸哉。始驚天變可畏。中憤皇父之不道。末乃歎其身之憂勞。而卒歸于天命。不敢怨焉。為此詩者。亦賢矣夫。

浩浩然廣大。惟在我者不長其德。故降此饑饉。以斬伐四國。非天之故也。是天有甚疾之威。苟在我者弗慮弗圖。彼有罪者。既伏其辜。則無罪者亦淪胥以徧矣。蓋言天命無常。惟先事而慮。未事而圖之。則可以免。不然。其為罪均也。二章云。周宗既滅。言翦除宗室。存者無幾。似為己言也。正大夫者。皆離此而居。不知我勞勩。三事大夫莫肯在公。邦君諸侯莫肯來朝。人情離散。亦可見矣。庶幾王有所懼而為善。反出而為惡。何也。三章呼天而告之。下有法度之言。奈何君之不信。如行過而無止也。凡百君子。獨善其身。則有之。

矣。胡為乎不畏于天。弗慮而弗圖也。四章言兵戎已成。饑饉已遂。獨左右侍御之臣。借借日率爾。所謂君子者。莫肯告之于王。王聽其言。則隨問而答。人或見譖。則退請而退。曾無眷戀之意。其自為謀則善矣。五章言不能言之人。言不出諸口。則無繇可去。以至憔悴其身。能言之人。巧飾虛辭。故能脫身而去。以處于安樂之地。世亂則人臣。以得去為幸。故也。六章言君子之去者。皆曰。往仕則事急。而且危。故相率而不肯仕。爾。使我言其不可使。而聽其言。則有負于天子。言其可使。而勸之留。則朋友必且相怨矣。七章言離居之人。勸其遷于王都。使復其舊也。乃以無室家為辭。鼠思以泣。言隱憂欲泣之意。不敢顯言之。有言則人爭疾我矣。彼昔雖王都之時。誰為爾作室于外。今乃以未有室家為辭乎。（案）謂無正室也。次小安。今決。

小宛。似與五子之歌同意。曰。先人曰。爾所生。曰。春令。似非疏者也。首章言鳴鳩而欲戾天。力微不足以高舉也。微弱之人。欲有言于人君。猶鳴鳩之欲戾天。詩人自謂也。意欲有言。而力不可言。此所以憂傷。念先人而懷文武也。二章言人亦孰不飲酒者。但齊聖之人。飲酒溫克。彼乃棼然無知。一醉之後。日甚一日。愈不可解。侍飲之人。宜敬爾威儀。天命不可再得矣。言國之將亡也。三章言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菽至微也。生于平原。民猶不敢輕采。必采取收藏。況為子而乘其父之業乎。螺贏無子。負蜚蛤之子。而教誨之。濟能克肖其類。況為子而不能從父之訓乎。四章言視彼春令。每能飛鳴。急難相呼也。今我行沒于外。始也日適。繼而月征。猶不敢忘君而告之。夙夜不忘。無忝爾父。可也。念先人而使之不忝于父。此非兄弟。誰其言之。五章言桑扈啄粟。猶肉食之人。而為籠穢之食也。詩人自嘆若此。固甘心焉。獨哀夫填寡之人。上以為宜岸宜獄。無繇可出其家。握粟而卜之。不知何時能善也。末章言世亂則小人得志。善良恐懼。溫溫恭人。憚憚小心。其謹長亦甚矣。如登高而恐墜。如臨深而恐阻。如履薄而恐陷。如履薄而恐陷也。哀填寡而憂寡人。懼其君之不能長存也。可謂怨而不傷矣。

小弁。太子之傅作也。首章言鬱斯斯然。意欲反哺。故歸飛提提。民亦莫不有父母。得以為善。我獨遭罹此禍。不得養。身陷于惡。曾鴛鳥之不如。小民之不若也。何罪於天。而至於此。心之憂矣。無可奈何云爾。二章未暇憂己。先憂周室之將壞也。周道坦夷。鞠為茂草。國將亡矣。怒焉如心之擣。疾焉如首之疾。假寐長嘆。憔悴以至老。憂之至也。三章言里有桑梓。猶知愛敬。況在父母。朝夕瞻仰。今也內外無所繫著。若無父母。然不知我生之辰。安在至於此極也。四章言柳之茂密。鳴蜩噪焉。淵之深杳。蓬生焉。猶人君無寬廣平易之心。讒言紛亂之多也。讒言易入。無所容身。譬彼汎舟。莫知攸止。心之憂矣。雖欲假寐。亦不能也。五章言鹿之疾奔。猶待其類。雉之朝鳴。嗚呼其婦。今輕去其類。路無戀戀之意。又翦其枝葉。如壞木之有疾也。憂心若此。寧莫聞乎。六章言兔投於人。猶擁護之。道有死者。猶掩蔽之。君子執心若此。其忍乎。故憂心而繼以涕泣也。七章言君子聽信讒言。如相醋酢。何其相得之歡也。略無意思。少舒暇之。以究其是非。彼伐木之持。猶懼其折。析薪之地。猶順其理。舍彼讒言之罪。而誅罪于子。其可乎。末章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言人情險於山川其高深特又甚焉。君子無輕發言聽之者必將文致其罪矣。已而知其不可奈何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猶曰無壞我基業之意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吾身之不見容又奚暇恤其後乎。巧言大夫傷於讒望其君而怨其人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此疾痛呼天與父母之意也。亂之爲言讒人交亂之謂也。天降喪亂亦既威矣亦甚大矣。子謹畏無罪之人也安得有是乎。二章言讒人之始亂也。君子泛然涵容無所可否浸潤不已遂至于信讒人君聽言有賞罰二柄而已怒其讒者亂可以速沮賞其被讒者亂可以速已如之何其泛然無別也。三章言君子既無所賞罰始也聽受讒言不能無疑至於屢盟其羣終也信盜人之言遂至於暴亂正蘇盜言甚甘如人嗜食而不自知也。彼譖人者柔佞軟媚豈曰安止小心以服事其上其實則爲王之病而已。四章言國家宗廟宮室故在皆君子之爲也典章法度具存皆聖人之定也。彼讒人者將有心破壞之我安得不付度其故付度之則情狀得譬如狡兔之躍遇犬則獲矣。五章言柔弱之人易足搖撼君宜植立之往來之言易於浸潤心焉宜記數之蛇蛇傾言謂正大之言舒徐容與無愧於心故宜於口而無疑若夫讒巧之言微說形似咕囁呢呢或高或下且怨且訴如笙之有簧此無他顏厚有款故也。觀於斯二者君子小人之言辨矣。末章望其君而不可復返也故怨其人而冀其自息也。彼讒人者何人哉威儀技藝不足以動人朋類儔匹不足以鼓衆徒多爲謀而不知其身之將亡也蓋亦幾乎息矣。

何人斯暴公雖譖蘇公是詩不指言暴公而怨其從行者也。首章言彼何人指從行者言之皆蘇公之友附暴而棄蘇者也其心孔艱謂其艱險多事也。過我橋梁不入我室自謂隨暴公經從而不敢見也。二章言從行者二人誰實爲此禍以譖我於暴公不然胡爲逝我梁而不入唁我始者相與不如今日云不我可不可猶所謂不可於光祿勳之意也。三章言彼何人者胡視我陳陳者屋壁壁墜之側也。過陳而聞其聲特不見其身爾爲人若此縱使不愧於人亦不長於天乎。四章言彼何人者如飄風然不自北不自南適當吾之前使其經從他道聲音不相聞吾心平焉過其前而聞其聲徒以攪亂我爾。五章言謂汝安行乎何爲不舍於我謂汝速行乎則有暇而脂車然則子安行矣特不屑見我爾在我固不敢望苟得一來則我心釋然云何唯盱而望子乎。六章言子往而不來猶之可也還而一來則我心坦然今也還而不來則不相合所以難知也苟得一來使我得以祗敬迎候豈不然乎。凡此數章皆所謂極反側也。七章言始者友愛如兄弟如壘如簾謂相應和也。貫如貫珠謂合比爲一也。今若此信不我知矣當出三物以爲詛爾親親之怨也未章言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見能致毒於幽闇若人者以彼有視之面目與人相視未有已時豈當如此舉事乎故作此好歌以極其反側之意反覆論難盡其情而極其辭緩而不迫怨而不怒使聞者羞愧無以自解免此所謂好歌今人親愛之爭者不爲疾聲習語曰吾以禮好相問亦此意也。巷伯寺人作也。寺人之讒非在外庭其徒實爲之故序詩者知其爲巷伯蓋巷伯寺人之長也。忌疾窺伺。

最爲深險作此詩者咸其朋類故極其怨毒之詞也。首章粲然成文由於妻斐事有羅織而成者其文致可見也。彼譖人者爲巧若此亦太甚矣。二章言星象在天本無定名正由其舌哆然故成其爲箕彼譖人者誰與之謀使口舌之廣若此乎。三章言譖人者本無他技惟糾紛語言翻翻然入而已。則知聞之最易覺悟汝宜自謹人將不汝信矣。四章申言之捷捷機警之意幡幡反復之貌譖人之術不越于此四者倉卒之間豈不汝受久而必變矣。五章言譖人者驕被譖者勞驕者每事如意故動皆好勞者不能自保故事皆草草上之不察庶幾天知之爾。六章申言譖人以及同謀之人界豺虎而不食界有北而不受界之有吳庶幾天誅之爾。末章言敵丘雖高楊園倚之高者陵夷則卑者迤邐而漸進寺人不足道懼其以卑而踰尊也。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當豫爲之防爾。

谷風刺朋友道缺先和而後有隙也。首章言谷風和習生長萬物猶朋友和與之益也。已而風雨交作則和習之意少矣。此無他當恐懼之時同心和與甫及安樂遂相棄爾。二章申言之維風及烈則風勢益可畏比之風雨尤甚矣。末章言維山崔嵬草木萎死則是風也。飄鴻乎大山之上其威尤甚。向之所謂習習者安在哉。忘大德而思小怨不惟相棄而已。固將致怨焉。此其所以可畏也。

蓼莪孝子無以終養父母既歿追念而作是詩也。前二章言細微之草皆得其養至於長大茂盛哀我父母生子勞苦獨不得所養憔悴以歿。三章言餅餌馨然尊尊之恥寡弱無養君上之責也。若此而生不知其久逝也。今無父矣將何所怙。今無母矣將何所恃。出則銜悲入不反面。此終天之恨也。四章具述父母之恩欲報無從天實臨之何有限極。後二章託言政暴民貧之意。烈烈言其酷也。發發言其疾也。律律者峻峭之象。弗弗者飄忽之貌。上有暴政下有貧民故不得養其父母。有終身之恨焉。民莫不殺於時固有貧富不均者矣。終篇無行役之辭。知民怨其貧也。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蓋爲孝子者同此心也。

大東刺不均也。首章言成周盛時。饗殮饒然。棘七稜然。人其食之。均得一飽。其道平直。如砥如矢。君子服行。小人視微。今乃不然。雖念同類。爲之出涕。二章言小取大取。並出於東。以公子而戍役。猶以葛屨而履霜。桃桃輕脆之貌也。往來不已。便見者心傷焉。三章言寒冽之泉無浸已穫之薪。猶憚人之不可重困也。彼既爲新矣。庶幾可載而歸。無使其至於腐。猶憚人宜休息之。無使其至于亡也。四章言勞役之不均也。東人職爲勞苦。而不蒙勞來。西人未嘗勞苦。而衣服粲然。不特此也。爲舟子者。得衣裳裳。斷役之子。亦有屬於百僚者。可謂不均矣。五章言上賜與之不均也。或有酒醴之賜。或求水漿而不得。彼佩璆者。鞞鞞然。不以其長而得之。自維天有漢以下。言星象森列於上。無與於人事。故不能監察於下。而使我至此極也。四月大夫遭亂。欲避世而作是詩也。首章言四月維夏。是必以四月行役於江漢之間。歷秋冬而未歸。故二章言秋。三章言冬也。四月夏之初也。至於六月。暑且退矣。盛夏行役。曾不少休。先祖有神靈在天。寧忍

予若此不一救之乎。二章言秋氣淒然。百卉衰矣。亂離且病。於何而歸乎。三章言冬氣栗烈。加以飄風。我獨何害。與他人殊乎。四章言行役既久。故山荒蕪。嘉木彫殘。不知其罪何以致此也。五章言視彼泉流。或清或濁。其濁者有時而清。我禍日結。是無時而能清也。六章言江漢滔滔。襟帶南方。地遠且險。今茲行役。是宜盡瘁以仕也。寧不知有我乎。七章言身非鶉鷄。欲高飛而遠舉。身非鱸鮓。欲深伏而潛匿。言自此將遁也。末章言隱遁山澤。蕨薇可以采茹。杞桮可以斤斧。予作此歌。告愬哀切。將決然而舍去矣。

北山。為役使不均作也。觀其詩辭。言借借士子。大夫不均。知大夫尊養而士子勞苦也。我從事獨賢。非多之謂也。觀嘉我未老。鮮我方將之辭。知宴安之人。陽推其能而意實役使之也。

無將大車。與無田甫田之意同。非悔將小人也。以大車為小人。則任重者非也。下云無思百憂。意未嘗及小人。力微而任重。徒以塵自障。而無益於行。猶憂思心勞而無益於事也。世既亂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樹也。徒自損傷而已爾。

小明。前三章念其人而悔仕。後二章勉君子以安位。觀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其人。與言出宿。此四語。當時必有溫其靜退之人。勸大夫以不仕者。不從其言。故悔恨至於涕泣。既睡懷顧。欲出宿而從之也。已而知其不可去。乃自勉曰。凡爾君子。亦何懷安之有。靖共則不躁。正直則不撓。守此道行之人。雖不知神必福之矣。始悔仕於亂世。終不忍去其君。可以為賢矣。

鼓鐘。言幽王鼓鐘于淮水之上。夫淮去豐鎬遠矣。幽王巡遊至此。亦見其流連無度。鄭氏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蓋昭王南巡至漢。故疑其為昭王也。夫山川不殊。鐘鼓如故。賢君樂此則為喜。不賢君樂此則為憂。前三章之意皆然。末章言鼓鐘欽欽。然不敢慢。琴瑟與笙磬同音。二雅二南與箛俱不備。亂此古之樂也。其不淫若此。言後人之不然也。

楚茨。祭之始末。略具於是。君子可以觀禮矣。首章言去茨棘而奠黍稷。以為黍稷酒醴。享祀妥侑。天受祉福。二章言有司恭肅。濟濟跄跄。以潔其牛羊。剝烹陳列。奉承以進。祝祭於前。求神之道。成在祀事。孔明。隱然之理昭著。於是先祖大其禮。神保歆其祀。孝孫有慶。則受福而得壽矣。三章言執饗之人。踏踏然而敬。薦熟從獻。莫不咸備。王后靜一。薦其庶羞。其品甚衆。已而賓客醕酢。禮嚴而情洽。於是威格於神。報以福壽矣。四章言禮行既久。人雖甚倦。禮不敢失。於是工祝致福於其君曰。享祀馨香。神享其物。百福之來。可下也。如幾則遲速及時。如式則豐約適中。齊饗而敬。故其敬戒之意。永錫爾極。予以建中之福。至於萬億。

斯年之久。此皆祝嘏之辭也。五章言禮儀既備。工祝告成。神醉尸。送尸而神歸。於是宰夫徹饌。九嬭贊獻。徹豆籩已。乃燕同姓於東序。故曰備言燕私。末章言燕私之禮。其始之祭也。樂具入奏。祭畢而樂出。既燕而樂復入。將與同姓安禱。祿于其終也。爾報既行。無咎然而有行。醉飽之後。長幼致禮。歸美於其君曰。神享是祀矣。使吾君壽考。時為大順。次之。今既順且時。謂無一不盡。子子孫孫。幸勿失墜。而日引之。

以至於無疆也。前五章神致福於孝孫。後一章臣歸美於君上。非光昭於神人。何以及此。

信南山。與楚茨詩相類。楚茨言祭祀之禮。推至於執黍稷。信南山言稼穡之事。極至於奉祭祀。曾孫指后稷公劉以下。歷代皆然也。首章言此南山之野。父老相傳。自禹時已經理之。信矣。我曾孫世治此田。畇畇然。言其墾辟均一。無曠土也。衡從東南。言疆理之正也。二章言自冬有雪。至春有雨。優渥霑足。曾孫得天。天惠於民。無有虧闕。能生此百穀也。三章言疆場嚴整。黍稷茂盛。曾孫取此。以為酒食。享尸以及賓。受此壽考。至於萬年也。四章言田之所出。不惟黍稷也。又有瓜焉。可以為庶羞之菹。以獻皇祖。自盡其力。以供祭祀。此其所以壽考而受天之祐也。五章始言性怪之薦。祭祀以黍盛為主。性怪次之。故曰從以騂牲。言毛血而不及體薦。言其始也。末章總言祭祀之馨香。曾孫之福履。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皆言黍稷以及祭祀。特詳略不同。盡稼穡之事。先以奉祭祀而後自奉養。不特黍稷。凡物皆然也。

甫田。與大田相類。歷言田事。因及祭祀祈禱而已。前二章為君言其民。後二章為民言其君。俾彼甫田。俾之為言。彌望而可見也。歲取十千。昔者取諸公田。以其上也。我取其陳。今者取諸廢藏。以予民也。此事從古已然。故有年至於今。今者往適南畝。見農人之耘耔。觀黍稷之茂盛。或有介助者。或有止息者。於是進其俊士而勞之。憫其勤也。次章言取其黍盛。犧牲以祭。社與四方。我田既善。可以為慶矣。而成終實難。於是復有甘雨之祈。以相我稷黍。使民皆有常心。髦士稷黍。士女皆言我。取其親愛之意也。三章言曾孫至田間。見農夫婦子。饁餉以饋。田饌至止。與農人狎熟。攘臂于其間。品嘗其食。欣喜可想。長畝之禾。不易治也。既終此畝。禾善且多。曾孫見此。不怒而喜。夫君民難處。抵掌歡笑。且耕且食。由小人觀此。自謂失禮。有作於君。今也曾孫殊不以此為怒。其愛我甚矣。故農人手足輕利。益致其敏。此皆自喜之意也。末章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彌望高下皆滿。謂其未收藏者也。曾孫之庚。如坻如京。蓄積高而且大。謂已收藏者也。自一粒以上。皆曾孫之物也。不惟此也。求千倉萬箱。蓋已成之倉。露積矣。已有之箱。捆載矣。復求多焉。言不勝其衆也。黍稷稻粱。莫不成備。此農夫之大慶也。何以報吾君乎。惟祝其萬壽而已。

大田之詩。與甫田不類者。甫田言省耕。大田言省斂也。首章備春耕夏耘之事。言苗之碩大者。曾孫之賜也。次章言苗稼盡善。無稂莠之害。無螟螣之賊。田祖之神。昇蜺騰于炎火。致然也。三章言雨澤之及時。公私之皆善。刈穫之富而利及。蠲享也。末章言其君省斂。而因以祭祀。介此景福也。君民之情如此。夫安得而不治乎。

瞻彼洛矣。此詩似思宣王也。自成王營洛之後。雖不遷都。而每會諸侯於此。謂其道里均也。故車攻之詩曰。復會諸侯於東都。謂之復會。則前者屢會而後來不然也。此詩言六師轉璋。為武備言。似宣王會東都而還車徒之意也。諸侯來朝。天子錫子。所以福祿如茨也。服其袂。以作六師。諸侯助天子習武事。作者興起之謂也。福祿既同。謂天子與諸侯均此福也。昔者君子至。咸願其享有萬年。保其家邦。今乃不然。

此詩人所為歎也。蓋其言者。今欲。

其功。猶曰某質于某若干之意。其發矢以中的者。所以祈免于爵也。可謂賢矣。二章言奏樂以樂其先祖。

桑扈之交際而作。故首章言交桑扈。末章言彼交匪傲也。桑扈之交。有文粲然。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齊

合此百禮。百禮之中。莫不咸備。有壬有林。言禮之盛大可觀也。壬之為言。任也。言其盛。林之為言。君也。言

之為言相也。君子相樂。則上可以受天之福。下可以為國之翰。君子通上下言之也。為國屏翰。百辟所法

其大。周頌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饒其馨。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餽椒言其馨香。壬林言其盛

苟不肆。則放縱自恣。不難。則輕易自如。其受福亦不多矣。君子之交際。惡可以不謹也。末章言獻酬交錯

大也。於是烈祖錫以純嘏。子孫各盡其歡。各奏爾能。猶曰獻爾發功也。手仇。言射者各以其耦為敵。猶曰

之際。觥雖觥然。酒雖甚美。人情雖若易縱。猶思謙下之道。無傲慢之意。宜乎萬福之來。如有求于我也。

手博手談之義。賓始手仇。主黨繼之。既射之後。酌彼康爵。不中者又薦之以時物。若此。可謂禮之盛矣。三

驚。思古明王。不暴殄天物。出入無度也。鴛鴦於飛。始設畢羅。鴛鴦既止。戢翼自如。此聖人弋不射宿之

章言今之飲酒者。則不然。夫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非自克以禮者。不能也。常其初筵之時。溫然其恭

意也。乘馬在既。摧秣自適。敗游簡省。馬閒無事。此古人卻走馬之意也。其仁儉若此。宜乎福祿之盛也。

其未醉也。威儀反反。言其詳慎而不苟也。威儀抑抑。言其卑下以自牧也。及其既醉也。幡幡然輕動而不

類弁。刺不親睦也。昔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於圃。觀類弁之詩。幽王殆類

失度。終焉不復有威儀矣。號呼譟。籩豆紛亂。冠弁敬側。屢舞不休。可謂既醉而不知其過矣。於是焉而

是矣。首章言類弁而來。實為何事也。酒食既設。久而得見。親莫如兄弟。乃間隔若此何也。已而自寬曰。焉

戒之曰。凡飲酒者。既醉而出。則賓主皆受其福。醉而不出。伐其德性。夫飲酒所以為德者。謂其有令儀也。

與女蘿。無松柏則無以生。今我生於王猶是也。未得見王。憂心惘然。微得見王。庶幾悅懌乎。二章言類弁

醉而無儀。沈醉而已。末章申言之。凡此飲酒之人。有醉有否。夫飲酒所以立監史者。正懼其有酒過也。彼

而至。實為何期。蓋期我以食也。酒食既設。兄弟皆來。而未得見何也。與首章意同。末章併甥舅言之。蓋相

醉者人知其不善。而不醉者反以為取何也。其已醉者。不可言矣。其未醉者。猶可戒也。式勿從謂。指未醉

期者非止兄弟也。類弁在首言不敢釋弁而歸。猶束帶以待命之意也。已而自傷曰。國勢將亡。譬雨雪之

事相關而輕從我也。因醉發言。使出重撥。謂醉發狂言。以無為有。真可羞也。大抵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

先載。死喪伊邇。相見無幾。盡於今夕。宴飲為樂乎。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

也。三爵之禮。子殊不識。況敢多又乎。其過於三爵甚矣。

車。蓋托言于嬪御而作是詩也。其意與關雎相類。關雎求而得之。車。蓋求而未至者也。關雎以比興言

魚藻。思周之盛王。不專指武王言也。至治之世。鳥鵲之巢。可俯而闕。蓋德及鳥獸。魚鼈。則皆有近人之心

德音。謂佳音也。德音來至。吾心歡焉。同志之人。相與燕喜。可也。雖無好友。自謙之辭也。二章言平林寬廣

不然而深潛矣。魚在於藻。首尾可見。不惟在藻。又依於蒲。其近人之意可想也。此非人君盛德。何以

有鷗鷖集而依之。猶令德傾女。其心寬平。以時來教。在王宮者。皆有所依。式燕且譽。好爾無厭。歡矣。三章

及此。王安其居。飲酒樂豈。夫亦何事之有。世亂則民與物皆不安其生。而後其君亦不安矣。

復申言歡樂之意。雖酒殺非薄。姑飲食自適。繼以歌舞。雖無德。亦謙辭也。四章言登高岡而望女。梓薪之

采菽。述先王待諸侯之禮。刺今時之不然也。首章言采菽。當如鄭說。采菽之菽。以供饋奠也。此言諸侯未

必且戒行矣。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言車馬在道。調適和順。行且至止。見此新昏。庶幾得慰我心。首章言季

至。采菽以俟之。其來也何以予之。雖無美物。路車乘馬。玄衮及黼。必有以予之。此未至而延望之意也。次

末章以新昏言之。蓋有次第也。

章言采芹。亦當如鄭說。采芹為菹。以供庶羞。與前意同。見其旂旌。聞其鸞聲。與其車馬之盛。想君子之至

青蠅。大夫戒聽也。夫青蠅止于樊。離棘棘之間。固未害也。然營營之意。殆將未已。知其將至而豫防之

止也。三章言亦帶邪幅。言諸侯之服飾。其自結約若此。周禮有掌交之官。故諸侯之親。天子亦謂之交。曰

可也。人之剛明者。讒言難入。豈弟樂易。讒言易興。夫讒言之志。無極不極。其毒不已。其始也。害極天下。其

匪紆者。猶言敬共而不敢慢也。既言天子所予。又言樂哉君子。天子命之。福祿申之。謂諸侯已至。見知於

終也。禍及國家。若江充之類是也。故此詩始曰交亂四國。終曰構我二人。指人君至親密者言之。不使遺

天子。而受此百福也。四章言梓之枝。其葉蓬蓬然。猶諸侯為國之枝葉。庇其本根也。詩人多言梓。漢有五

餘一人也。青蠅之詩。與采芩不同。風主於諷。故其辭緩。雅有直體。故其辭切。

作宮。蓋長安多此木也。樂哉君子。鎮撫王室。上下同福。亦惟天子左右之臣。平平然辯治。不敢怠逸。故能

賓之初筵。將祭者先行射禮。將射者先行燕禮。故首章言燕與射。二章言祭也。燕與祭之時。所以飲酒者

率從諸侯若此也。末章言揚舟汎汎。紉纆維之。故有所繫。諸侯亦猶是也。樂哉君子。惟天子葵之。故福

為成禮也。今失禮若此。故衛武公致勸戒之意焉。首章言當初燕之時。肆筵設席。左右有序。籩豆設核。陳

祿臚之葵。垂而下向。故周禮曰。杼上終葵首。臚。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上文意相反。左右平平。故能

設濟濟。酒既和美。飲者齊一。無有喧譁。及樂奏獻酬之後。於是抗侯而射。逸言閒雅也。射者比耦。各獻

率先諸侯。優游宴安。諸侯亦從而戾矣。此所謂刺也。

角弓。託言百姓而歸過於其君也。人情不善。易於放肆。猶矯揉以為弓。稍縱則反矣。兄弟婚姻不可相遠。相遠則離。離則交爭。紛亂何所不有。上之人略相遠。爾下民化之。遂至於相戕。可不謹乎。民之相怨。受爵不讓。夫有爵可爭。非下民也。託言於民。蓋必有不令兄弟爭受爵者。骨肉所以相爭者。大抵以利言也。若下民無所爭矣。(案)角弓後當次。

都人士。美古人衣服之有常而今莫之見也。首章言都人之為士者。非為長民者言也。其服也儉。而容貌有常。出言成文。而行歸忠信。此民所視以為儀表者也。二章以下。兼士女言之。彼為士者。以臺為笠。以緇撮髻。彼為女者。綢直如髮。綢所以約髮。其直垂下。與髮一色。儉素若此。今不復若此矣。此吾心所以不悅也。都人易修。君子女。猶言士大夫家女。驕侈好奢。其服飾若此。他可知也。琇實。以石充耳。亦儉也。尹吉。猶言姬姜也。後二章言士女容止自然可觀。非其作意為之也。葛屨之詩。言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非不美也。特作意為之。此褊心所以為刺也。

采芣。詳觀詩意。非久成而怨曠。殆似昏姻之失時也。意有所懷。不在采芣。髮久不櫛。則卷局。故言歸沐。昏有請期。過期一日。則不至矣。後二章。望之子辭也。儲得一見。狩當為之。觀弓。釣當為之。綸。釣而得大魚。使人縱觀。則幸矣。

黍苗。從于召伯者。作是詩。詩人託言以思古也。詳觀詩意。不止為城謝設。兼平淮夷言之。黍苗得陰雨之膏。潤猶召伯南行之勞民也。二章城築集事。有歸歸之言。三章師旅集事。有歸處之言。皆謂其不能民力也。四章總言召伯之功。師役二事。最為煩民。亦最為勞苦者。若召伯功烈如彼。百姓歌詠之。可以為賢矣。末章。召伯此行。所至安靜。水土平治。功成告歸。宵旰之憂。釋然去心。今為卿士者。不然。王亦不能安也。

隰桑。思君子而不得見也。隰桑有阿。隰。卑下也。阿。卷也。庇蔭萬物。卑下卷曲。而其葉茂盛若此。猶君子有謙下之德。而庇覆于人也。使我得見之。其樂如何。德音孔膠。言使我聞其德音。必膠固以附之。不可解矣。末章言我心愛此君子。其人遠逝。無從以此語之爾。然此意藏於我之心。何日可忘也。(案)隰桑後當次。

縣。古者大臣行役。小臣從之。與之共事而均勞苦也。黃鳥止於丘。言物各息於其所也。今者行役。方以道遠。足弱為憂。君子不惟飲食教誨之。又以後車載之。可謂能察其微矣。

孤葉。古者物不足而禮有餘也。孤葉多苦。采而亨之。免首多骨。燔而炙之。先嘗之。以示其勤。繼之獻酬。以極其歡。則無有一物不可以為禮矣。漸漸之石。何以知其征。荆舒也。北有沙漠風塵。南有山嶺谿谷。此曰。漸漸之石。山川悠遠。知其為難。始言不遠。此行恐不復再見天子也。次言不遠。出入其阻。恐不得出也。末章憂性命在且暮。亦不遠他念矣。(案)漸漸之石後當次。今並缺。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讀大雅

文王。成王之時作也。推美文王之德。始受天命。至於孫子。因言商周廢興之際。知天命之可畏。使成王與羣臣知所戒懼。以取法于文王也。首章言文王尊為民上。德昭于天。周雖積累之邦。天有維新之命。然文王自晦其德。天命亦不時至。蓋文王避遜而不敢當。天亦遲回而不欲與也。文王此心。一陟一降。常在帝旁。他何所容心焉。二章言文王勤勉之心。有加無已。故能承天之錫命。以始周家之業。至于孫子。蕃茂百世。不惟王之孫子然也。凡為周之士者。雖非大族。亦世載其德。以為周家之用。蓋天祐人君。莫大于生賢也。三章言世之不顯者。其謀猶翼翼然恭敬。蓋世族多賢。未足為得士之盛。世之不顯。而有士若此。此其所以為多士也。天生多士。以為周家楨幹。使其君心以寧。蓋得人則憂心釋然也。四章言文王之德。穆穆然而和。文王之敬。緝緝而熙廣。惟其小心若此。故大受天命。向者。商之子孫。其數甚衆。今皆侯服于周。非天命何以及此。五章言商轉為周。天命無常如此。不惟商之子孫然也。凡為商之士者。皆黜辱而助祭于周廟矣。今為我周之臣者。可不念及文王乎。不然。與商之士均矣。六章申言之。念爾祖者。宜修厥德。永言我周家配天之命。亦所以自求多福也。昔者殷之未亡也。固嘗配天矣。今忽焉而亡。宜鑒于有殷。知大命

之不易也。末章言受命不易，宜有以答之。人之一身，萬善具備，無自遷過。使善端形見于外，宣布昭明，又時時虞度殷之，所以乘絕于天者，以自戒懼。夫上天之始，無聲無臭，言其發端甚微，不可意而度，但能饒刑文王則萬邦作信矣。蓋文王與天為一故也。

大明，推文王太姒之德，施及于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言天理可畏，在下之善惡昭明，而在上之威命赫然也。天不可信，為君最難，以殷之正適，居天王之位，忽焉而亡，其可畏也若此。是時天眷佑有周，擊生任氏，以配王季，遂生文王。文王之德，應天心而受多福，幸生姒氏，以配文王，遂生武王。武王之功，奉帝命而興王業，三世相繼，篤生聖人，可為甚善矣。造舟為梁，言文王親迎之不敢慢禮也。不顯其光，言文王不以周之大加幸之微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武王誓師之辭，所謂奉天討罪也。

緜，推文王以及太王也。生民之詩，言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緜之詩，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夫有土有民，可以立國，自后稷封于邰，然後有民，其後中衰，公劉遷于漆沮，民復生業，故二詩並言之。太王去豳，居邑未定，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家室也。詰朝走馬，循水而西，相視原隰，與姜女偕行，蓋倉卒之際，民未奠居，夫婦同其艱難，不敢即安如此也。得邑于岐山之下，土地肥美，定謀而下居，築室于茲，言先為民立家也。慰安其民，止息于此，正其經界，立其疆畝，自西徂東，執事周備，歸市之民，無不得所矣。然後自治其家室，版築之工，始營宗廟，以奉其先，立家士為百姓立社，戎醜攸行，則舉國之衆皆來助矣。蓋社與迓，皆竭作人情，皆然也。肆不殄厥愆，一章專指太王言也。太王治岐，正以避狄，邑居既成，太王不敢懷愆于狄，求以殄絕之。皮幣之問，不替曩者，迨夫喬木既成，而立國鞏固，行道欣悅，而商賈願出，彼混夷者，雖有奔突之勢，但張喙而息，亦無所用其噬矣。末章收功于文王，虞芮質成，四方諸侯日益歸周，文王慨然恐懼，蓋自漆沮生民之後，至是民生益盛，文王竭力以事其上，但曰我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而已，他不敢知也。共為臣之職，以服事殷，所謂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

檇，言文王能宜人以勉成王也。白楸之木，樸屬而叢生，非大木也。取材不遺焉，言文王取材于微也。周禮有檇，蓋積木以燎謂之檇，辟王之濟濟，由多士之濟濟也。故曰左右趣之，奉璋者不止于助祭，他亦有用璋者。左右奉璋，言執事之人也。髦士攸宜，猶曰無非正人也。第三章最為難說，王者有行，六師畢從，何與于官人，且王者之行，不先戒命，彼六師者，設設然而及之，此殆楚莊王伐宋之事，非所以語文王也。夫天子征行，非必盡發六鄉之士，其近畿諸侯，必以師行，受命于天子，以備六師，瞻彼洛矣之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言諸侯也。滂動也，利涉大川，實假舟楫，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諸侯奔走以從，猶飛徒之駕舟也。內之左右罔匪正人，外之諸侯奔走從事，此文王作人之效也。夫雲漢為章于天，猶多士生于王國，為國之華也。作人之效，久而後見，今周王壽考，其遐遠若此，豈不能作人乎？作人之道，如金如玉，因其質而成其文，昔文王作人若此，為今王者，可不自勉以綱紀四方乎？得人則可以維持天下也。

早麓言周之先祖于祿求福之道也。早山之麓，無木不萎，而茂盛若此，猶殷之無道，斯變下國，周家之業，獨為茂盛，果何修而得此？豈弟君子，于祿于天，故能享有是祿也。瑟彼玉瓊，黃流在中，所謂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表裏洞徹，無有瑕玷，若此，宜夫福祿之來下也。不惟此也，作成人材，如鸞飛魚躍，悠久培植，以貽後人，所以長有福祿，由人己之兩盡也。此後言受福之實也。奉其犧牲，陳其酒醴，以享于鬼神，受此多福，何也？豈弟君子，為神所勞，猶作械茂鬱，為民所燎也。葛藟蔓延，施于條枚，言子孫有所依託于先祖而然。首章言于祿，末章言求福，以豈弟而于祿，以不回而求福，何嫌之有？

思齊，形容文王所以聖也。文王以太任為母，太姒為妻，母德之教固多矣。婦德之懿，亦文王有以致之。文王之德，無怨怒于明神，故能刑于寡妻，家齊而國治也。婦人至寡弱，乃至難化也。惟無愧于幽明者能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此最善形容文王者，不顯如有以臨之，無射如有以保之，此謂不貳其心也。不特此也，文王無怨怒之心，故戎疾而不殄，盛德大業，無有瑕玷，猶且兢兢恐懼，無所聞而亦式，無所諫而亦入，可謂盡善盡美矣。末章言作人，謂人己之兩盡也。夫詰謀燕翼，專在作人，故三詩言文王之德，皆及之。然是事非旦暮之功，故以壽考遐遠不斃言之。

皇矣，言天眷有周，始于太王之遷，次至泰伯王季之遜，末至于文王之伐密崇也。首章言上天監觀下國，求民底定，維此二國，非夏商也。詩云商周，何與于夏？況此維此二國，則有所指言之也。竊意是詩末後四章，言文王伐密與崇，指此二國言之也。湯伐桀，自葛載，文王成王業，自伐密崇始。觀史記載簡子事，知伐國而有者，天所與也。此二國者，其政不得乎民，天將取而代之，故究度四方之國，然天意須猶假之，若言久也。二國長惡日甚，帝實借之，故眷眷于西顧，與之二國而使處焉。此章總敘一篇之意，故其後析言之，自作之解之而下，言太王遷岐事也。故終之曰帝遷此明德之人，指太王言也。太王初遷之時，艾除植藝，以成都邑，向也章莽險峻，今也申習平夷，來者載路矣。天立厥配，蓋指姜女生王季，太任生文王也。聖賢相繼，受命固矣。三章言帝察于岐周，其山有柞械之拔起，松柏之茂悅，其國勢少定矣。于是焉與之立國，使對于天下，始自泰伯王季，有泰伯遜國之美，又有王季友愛之誠，故慶源篤厚，載錫光榮，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受西伯專征之命矣。四章申言王季之德，始也帝度于四國，今也帝度于王季，而知其心克類，謂繼世如一也。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故有此大邦，然克順克比，不自驕大，以和協人心，至于文王，其德靡悔，故受福以施孫子，言聖人之德，以無悔，猶曰庶無罪悔也。後四章兩言帝謂，觀此一篇主意，似為伐密崇起也。天心灼見文王，謂其無畔援，故其心泊然，世念不形，獨濟人于險，此心不忘爾，今密人敢為無道，若此，故赫斯怒，以遏亂略，所以厚周家之福，以對于天下，猶答其師之謂也。然文王臨事而懼，依其在京，不敢輕用其力，視密之山川，如其山川，然無侵削壅塞之患，得密之後，徙居岐陽，遂為萬邦之主矣。不特此也，天心又謂文王，予愛爾明德，不大聲譽以色，所謂色取仁者，無有不長，諸夏以兵革，則文王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三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三

非佳兵矣。默然與天爲一。今也乃有仇方如崇者。故文王與兄弟之國共伐之。始也閑閑安安。欲以致附之。三句不厭。不免肆伐絕滅之。伐人之國。無拂于四方之心。非仁義之師。何以及此。

靈臺。述文王之所以樂也。說此詩者見靈沼靈囿與辟廱同爲一篇。故言其同一處。夫公宮左右爲靈沼靈囿。又爲辟廱。地相附近。詩人詠歌之辭。雜出而互見。何必同爲一處。始也言靈臺經始之易。見其與民同樂也。中也言靈沼靈囿之適。見其與物同樂也。末乃言文王之樂不在靈沼靈囿而在辟廱也。大雅述文王。其要皆歸于作人。此致治之本也。

下武。美武王能繼三后也。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觀下武之詩。武王可謂善繼志善述事者矣。周有哲王。世修文德。以武爲下。大抵世有武則尙武矣。哲王則三后是也。三后之靈在天。今王配之于京。何以能配也。世有令德。作而求之也。夫惟能配三后也。故能配天受命。以成王者之信。爲下士之法。若此。可以爲孝思。孝思可以爲法矣。夫民信不易成也。成王之信。數世而後能致之。其難若此。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言天下諸侯來應順一人之德而媚之。此所謂下士之式。孝思若此。宜乎嗣有大服。昭明而不可掩也。又從而申言之。諸侯之來者。其昭明若此。由繩其祖武而然也。繼自今萬斯年受天之祜。諸侯來賀。佐助天子。雖萬年猶一日也。

文王有聲。述都鎬之意也。首章言文王所以有聲者。能述前人盛大之業也。述前人而求其所以寧。述前人而觀其所以成。此文王之所以能爲君也。第二章言文王作豐。既築城矣。又爲之溝洫。而作豐可謂能稱矣。豈曰棘其欲而率意妄爲。正欲述前人之業以爲孝也。四章言王公伊濯。維豐之垣。蓋豐水出于豐城之下。四方諸侯來朝于周。文王出而迎客。會于豐之垣。咸滌濯于此。猶湯沐意也。四方同歸于周。周爲四方之積。蓋文王末爲王故也。五章而下。皆言武王也。豐水東注。四方諸侯由豐水而朝周。詩人見豐水而思禹功焉。皇王爲君。四方來朝。比于文王。其功大矣。六章言武王都鎬。先作辟廱以養人材。時宗廟皆在豐也。武王所以都鎬之意。爲四方來朝者。不足以容之。猶成王營洛以朝諸侯。取其道里均也。七章言武王宅鎬。非出己意。龜兆告占。武王特成之耳。末章言豐水有草。其部邑之美。武王豈不欲從事者。蓋諸侯與天子都邑不同。將傳之子孫。以燕翼之。不待不然也。燕。言安。翼。言助也。（案）文王有聲。後當行葦。時方太平。燕同姓以及賓客。養老也。行葦當道。牛羊勿踐履。非特牛羊之馴。牧者有仁心焉。猶魯恭馴雉之意。行葦得宜。生意可掬。即此可以觀治矣。成之爲言親也。親親如兄弟。莫有相遠者。其附。猶言其在目前也。于是肆筵設几。以燕樂之。觀二章三章之辭。歡洽可想也。自牧。言既堅而下。言燕賓客也。公與族燕。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天子之禮。亦當然也。今也序賓。則賓客同多矣。又曰曾孫維主。知其燕賓客也。既射之後。曾孫酌大斗以祈黃耆。蓋賓客之中有年高者。君親酌而祈焉。祈有頌禱之意。下文云以介景福。祈黃耆之辭也。以引以翼。引。猶引年之引。翼。言扶持也。太平無象。萬物得宜。人君燕樂同姓。以及賓

客耆老。此至治之象也。

既醉。言成王既祭而燕羣臣。羣臣既醉而歸。福于其君也。首章致羣臣之言曰。吾君既醉我以酒矣。又飽我以德。惟祝君子萬年。介之景福也。二章申言之。不特介福而已。介之昭明。則君德著矣。且不惟昭明而已。昭明有融。新之又新。加以高朗。既明且遠。令終非謂考終命也。事之始治甚易。其終實難。後世賢君。多不克終。一再傳之後。繼以衰亂。此非所謂令終也。今祝以令終。雖未可知。然有其兆矣。況公尸嘗告之乎。公尸之告維何。自此以下。皆述公尸嘉告之意也。當其祭時。籩豆靜好。羣臣雖肅。況夫君子有孝子。謂嗣子之助祭者。宜乎其受福也。天既生孝子矣。其慶無窮。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內。當得賢助。祚祿繁昌。天命之祿矣。不惟此也。景命益附。何以言之。繼是以往。予以女士。從以孫子。益得賢妃淑女以配君子。子孫皆賢如太姜任姒。其爲福也長矣。（案）既醉後當次。

假樂。嘉成王之君臣相與也。說者謂有庶歌之意。信然。此詩每章四句。序詩者分爲六句。故意不連屬。當從四句爲正。首章言假樂君子。猶所謂優游爾休也。有顯顯之德。宜于民人。故能受祿于天。二章言天既命之。又從而申之。故使之受祿無算。子孫無疆也。三章申言人君之德。穆穆言其和。皇皇言其恐懼也。德宜爲君王。不敢過差。以忘其先祖。一惟典章法度是式也。四章言威儀。抑抑然謙也。德音秩秩然繼也。無怨無惡。心無偏倚也。率由羣匹。謀不自用也。羣匹。猶言臣鄰也。五章申言受福之實。爲四方之綱紀。海內有所維持。是乃所謂福也。綱紀四方。至尊嚴也。與羣臣爲友而燕樂之。又何其平易也。末章言百辟卿士。蒙被人之德。亦思所以自媚于天子。何以媚之。究心職業。使百姓安止。是乃所以媚其君也。（案）此詩每章四句。序詩者分爲六句。故意不連屬。當從四句爲正。首章言假樂君子。猶所謂優游爾休也。有顯顯之德。宜于民人。故能受祿于天。二章言天既命之。又從而申之。故使之受祿無算。子孫無疆也。三章申言人君之德。穆穆言其和。皇皇言其恐懼也。德宜爲君王。不敢過差。以忘其先祖。一惟典章法度是式也。四章言威儀。抑抑然謙也。德音秩秩然繼也。無怨無惡。心無偏倚也。率由羣匹。謀不自用也。羣匹。猶言臣鄰也。五章申言受福之實。爲四方之綱紀。海內有所維持。是乃所謂福也。綱紀四方。至尊嚴也。與羣臣爲友而燕樂之。又何其平易也。末章言百辟卿士。蒙被人之德。亦思所以自媚于天子。何以媚之。究心職業。使百姓安止。是乃所以媚其君也。

四句爲章。文義甚明。君臣相與若此。可以爲至治之世矣。（案）假樂後當次。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言簡質之可以事天。平易之可以近民也。易曰。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當艱難之時。有簡質平易之意。此固民之所歸也。酌行潦之水。可以供酒食。備滌濯。其簡質若此。然則豈弟君子。平易近民。豈不可爲民父母乎。禮節繁多。其意賤隔。謂之尊嚴則可。謂之豈弟則非也。

卷阿。美人君能下賢。賢者來游。以歌詠其德也。阿。惟恣然。故飄風南來。君推豈弟。故賢者來游。矢音而爲歌也。自二章以下。皆歌辭也。天下無事。士宇廣矣。受祿于天。德性豈弟。何以祈吾君哉。俾充其德性之所固有。假先公主百神。常保純嘏。皆此一性充之也。五章言吾有所憑藉。挾賢爲孝德之人。是引是翼。不惟輔己而已。又將爲法于天下矣。六章言德性充。耀光外發。顯顯印印。則望之儼然。如土如草。則卽之也。溫。開望崇高。且爲四方之綱紀矣。七章言人君得賢之盛。如鳳凰之至。止于梧桐也。羣賢畢集。惟上所。上焉見親于天子。下焉見親于百姓也。末章申言君子之章繁多。其馬閑習。賢者至止。被君之德。雖矢詠之辭不多。不足以贊其君之萬一。維以送歌。則形容君德無盡矣。

民勞。雖曰戒厲王。然不欲指言。故託于王用事之臣。章末二句。每致意焉。曰。以我王曰。以爲王休。曰。以

近有德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皆有所託于人也玉女言王將成就女則國于女乎賴安得而不大諫之乎板之詩亦託言于用事之臣與此意同

板召穆公戒其同列以答天譴也首章言天方震怒欲反而歸于正使下民之病若此也發言不合于理則其為謀也淺矣德非聖哲自執小見外示誠信中懷詐偽所以不能遠猶而我是用諫也二章申言天意方怒不當傲然弗顧勿以出話然否不關理亂蓋辭輯睦則民意和辭悅擇則民志定其所關大矣三章申言是用大諫之意職事雖異憂國則同我即爾謀言可服行驚竊自辨反以為笑昔人尚詢于芻蕘同寮不猶愈于芻蕘乎四章言天意可畏吾言激切奈何躊躇然自大以疑為戲久將不可復救及今猶可止也五章言天方裁削無道無為誇大以附益其禍今之世有威儀者終止于迷亂為善人者安坐而不與事當民方呻吟之初猶有顧忌莫我敢葵葵之為言裁削之謂也今喪亂蔑資民無可食曾莫知所以惠之則民將無所顧忌矣六章言天之厲民蓋天本與民相通也墮虎相應圭璋相合取攜相授受言如一也民言可畏天立君以為民也攝無曰益則君子民何有天既降民必將有所變易矣民之多辟至難合也況自立辟乎七章言可畏者非獨民也仇人謂助我為政者太師謂保傅之官大邦諸侯也大宗巨室也此四者為藩垣屏翰上懷德則寧否亦能亂不惟此也又有宗子為國之城毋使此城壞可也五者同心足恃也五者離心則孤立于上是可畏也未章總言天威可畏日盈左右一游一豫臨之在上可不畏乎可不畏乎

蕩召穆公述文王咨殷商之意以戒厲王猶借秦為喻也首章穆公自述天命之可畏也言上天廣大為下民之主若未可畏也及其疾威則其命多辟辟罪也夫天生烝民命其君主之非其人則去之不可信也當其初受天命若可保也鮮克有終則其君實為之此世之所以多亂亡也二章述文王咨商之言咨嗟歎息不敢言于君而竊歎于室此忠臣所為痛心也彊禦格克之人乃使居官以虐民天降滔德猶曰天奪其魄之意女與是力是遠天也三章言女當秉義類為事彼彊禦者人多怨之如之何其可任流言以對則善言不聞寇攘式內則在內為亂交相誣視無有止極亂之甚也四章言肆其強梁斂怨在己無有賢者為之助五章言天不誨爾以酒爾乃自沈酒若此既愆爾止則無明無晦雖相揚于顯而不頌式號式呼則無晝無夜雖連日夜而不休六章言商民不靜如蠅如蟻如沸如羹皆不靜之貌也其近在王畿者無小大皆喪矣女之不悟猶曰人尚由行亦猶秦苻生所謂行者比肩未足為帝也中國既怒夷狄亦憤矣七章言殷將亡矣匪帝命不時殷不用老成人故然也借曰老成不存獨無與刑乎言不能聽信以傾其命也未章再言殷之畢亡也人言顛沛之揭者其枝葉雖未嘗害而本根已傷殷之謂也紂有若林之衆無救于牧野之敗此枝葉未嘗害而本先撥故也昔者夏后箚若是亡矣殷鑒若此可不畏哉文王憂患之意惟召穆公知之即文王憂殷之意知穆公之憂周也

抑且勸且戒其辭緩末章之辭切矣首章泛言人必有威儀可以為德之隅然後人莫敢犯抑抑謙下也不惟此也明哲有保身之道故每至于自悔無有哲而不愚者特為愚者不可以不察爾二章言強國莫先于用人魯民莫先于德行其功效至廣也命令之出當詳謀而後定遠大之謀當朝夕以來告敬戒威儀可為民法此二章皆泛言治道之當然也三章自其在于今以下至無倫衛以亡指實以戒之也自夙興夜寐以下至用邊蠻方指事以教之也五章言贊爾人民謂致察于民言謹爾侯度謂為法于諸侯也謹爾出話謂言不可妄發敬爾威儀謂身不可妄動若此則盡善矣自白圭之玷而下至言不可逝矣申言出話之難也自無言不讎而下至萬民靡不承言民之報上甚速也七章言待羣臣之道當和顏以待之不使遠有怨尤蓋人之相尤多有後言近則不知也屋漏之中神實鑒之庶幾其無愧無曰其不顯蓋人之慢神明者必先有厭射之心以為未必然故悔慢而不知夫神不可度也況可得而欺乎八章言為君以德盡善盡美淑戒容止使不愆于威儀苟不愆不賊未有不為民則者蓋報施之禮當然猶投桃而報李也自童而角近方成長特滑亂小子而已爾其可聽乎蓋指一時用事者言也九章言柔木作桀可以垂絲綸猶溫溫恭人可以為德之基陟務德而不先溫恭德不可為也蓋人之柔嘉者必溫恭其剛厲者必強禦故有哲人者告之話言皆德言也宜順而行之彼愚人者反教我以僭況民各有心固難盡信惟哲人之聽可也自於乎小子而下至于末章其辭皆迫小子指用事者言之亦託言也示事提耳其辭可謂諄諄矣藐藐之聽不以為教覆以為虐豈不悲夫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則為人父矣亦事既耄華猶過也謂雖未有知識比之無老亦勝矣蓋老則憤亂少猶精明也民之瞻盈誰夙知而莫成言民有自滿之心則少雖了了大未必嘉不然未有不戒者今小子所以無知者矜己而自滿故也未章之辭尤切告爾爾止指殷商之際言也天方疾威行且喪亡殷鑒不遠天道無差可不畏夫己德回邪則禍自己致使民大棘民何罪乎

桑柔芮伯託于用事之臣以戒其君也前二章言國之始亂也夫國之將亂民必先去其鄉井伐桑柘斲耕具以流離于四方次則聚為盜賊所在蠶起故兵甲紛紜于天下首章言劉彼桑桑二章言四牡旃旃之意也三章言不遑寧止心有所疑欲往而無所歸也君子實維言在昔君子實維持國家其秉心不與人競今之禍害誰實為之指用事者言也四章憂國之日削故念及士字東西游走無有定處何所遇之多疾也孔棘我圍言凡我疆圉無非艱棘環顧四方皆然也五章指用事者言之子之為謀為處自謂審重矣既亂且削是為謀之不臧也今告爾以憂恤誨爾以序爵知序爵則不至于越次以用人也世豈有執熱而不濯與陷溺于深淵者乎蚤自悔焉可也六章七章言民不力于稼穡爾實使之也遡風謂逆風也遡風而行亦不免僂也蓋事未有安坐而可成者盡吾力焉可也今也民有勤肅之心上之人實惰之使有所不逮夫稼穡國之寶也民竭力以事稼穡故百官有司祿足以代耕豈不甚善獨奈何惰農以自

厲乎夫天所以立王業之基。繁稼穡是賴。今也天降喪亂。滅其所以立王之本。故稼穡有蠹賊之害。為上者又不能恤其民。哀憫中國。使皆奔走流離。寄寓于人。無有一人盡其力以動奮者之念。使至于海嶼也。此詩指用事朋友言之。故猶不敢直致其辭。託言于在彼。使用事者知所警焉。八章言維此惠君。指其君言也。上有慈惠之君。民所瞻仰。其心將以宣達謀納。故謹擇其相。彼不順者。又與人殊。獨利其身。使狂者不悅。若此。其可以不戒乎。九章言鹿在中林。猶有羣匹。今朋友見譖。不能以善道相與。則進退不可矣。十章言聖人明見百里。恐人以狂為喜矣。豈不能言乎。何畏忌于恐人若此也。十一章言此有良人。不能求迪。彼忍心者。乃願乃復。況民有貪亂之心。視此行事。寧為茶毒而已矣。十二章言大風有隱。實惟大谷有以致之。此良人者。可以為善法。彼不順者。其中垢穢殊甚。子有以來之。是大谷之受風也。十三章之意。同十四章。申言朋友之義。重復詳盡。予嘗默以告女。女反見赫。故不得已而作歌以告也。末二章申言民情。可畏。上之人又從而助之。使為邦虐。亂可必也。民情罔中。職涼善背。上實主之。民情回邪。職競用力。上又主之。民之未安。使為寇盜。上又主之。如此而不亂者。未之有也。薄言不可。已蒙背背。作歌明言。不復隱諱。欲辭其罪。亦不可得矣。

雲漢仍叔述宣王閱雨之心也。然觀其詩辭。大抵責報于神者多。比之桑林之辭。異矣。君子雖知其將興。亦知其不能終也。天氣尚清。雲漢昭明。此無雨之候也。饑饉薦臻。則旱之日久矣。犧牲圭璧。無幽不求。是必有獲罪天地祖宗者。故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與其耗數下土。寧吾身當之。此言既發。宣王所以中興也。三章言旱已甚矣。不可推而去也。兢兢業業。如霆如雷。望雨之切。常若雷霆之發也。周民已無遺矣。昊天寧不我遺乎。舉國之人。安得而不相畏。先祖之業將墜矣。四章五章。言旱甚若此。羣公先正。不我聞。不我助。吾無望焉。父母先祖。寧忍棄我。上天寧使我遜乎。尊尊親親之辭也。六章言旱不知其故。天不我虞。神不我怒。何以若此。不敢有責于冥冥也。七章言旱甚若此。蕩然無復綱紀。朋友不足以為國也。舉國羣臣。無不疚心而振脚。靡有不能而止者。至此無所用其力。但仰天歎息而已。末章言有嘒其星。與雲漢昭回之意。同。皆無雨候也。大夫君子。其假天者。不遺餘力。幸無棄其成。庶其有所感召。凡我所以為是者。非以為己。正以安定眾正爾。此堅大夫君子之心。懼其或怠也。始焉有所求于天。終焉有所責于人。反己自修之意也。

崧高尹吉甫贈言于申伯也。厲王板蕩。宣王能建國。觀諸侯。吉甫美焉。幽王亂亡。平王能錫命諸侯。夫子取焉。觀崧高之詩。知申伯先邑于謝。入仕于周。宣王因城謝而封之。加地進爵焉。首章言申甫兩國始封之本。二章言申伯繼其祖父之業。能為南國之式。故王命召伯定其宅。升之以為南邦。言其始為諸侯也。三章言王因其舊邑之人。以作申伯之功。既命召伯徹其土田。又命傅卸遷其私人。為申伯計者詳矣。四章言召伯營寢廟之功。躋躋申伯車馬之飾也。五章言王道申伯之辭。且有所錫予也。六章言王饒申伯之意也。

申伯還歸。仍使召伯具其道路之資也。七章言申伯既歸。周人咸喜。申伯能為周之屏翰也。八章美申伯之德。言甫述其作誦之由也。(案)崧高後當次。燕。今缺。

韓奕韓侯入覲。天子錫命。其遠也。因以親迎。吉甫美之。以作是詩。美韓侯。所以大宣王也。首章言韓有梁山。其道倬然。韓侯經從此道。以受命于周。自纘戎祖考而下。天子親命之辭也。二章言韓侯入覲之儀。天子錫命之禮也。三章言韓侯既覲而歸。天子使顯父餞之。其禮盛設。其意歡洽也。四章言韓侯使道親迎。其盛若此也。五章言顯父之擇壻。不惟人物之良。其山澤百物之富可樂也。末章追言韓之先世。受先王之命。為北國之伯。臣服百蠻。經理其地。墉壑畝籍。使同于中國。百蠻貢其羆豹之皮。以為中國捍禦。猶無終子納虎豹之皮。請和于晉之意。今韓侯能世守其業也。

江漢詳觀詩意。出于召虎侈上賜而歸美以戒也。意者尹吉甫述虎之意而為之。以見宣王之美也。前二章不言虎平淮夷。第三章特言虎式辟四方。疆理南海而已。蓋虎不敢以平淮夷為功。歸功于師武臣力之意也。江漢浮浮。似言興江漢之師。順流而下。匪安匪遊。言不敢寧居之意。淮夷來求。兵欲加而淮夷已求服。來鋪納款。請降。陳列于軍前也。二章淮夷既平。因經略四方。大抵平定。蓋厲王之後。亂者多矣。三章言召虎時在江漢。王申命之。使式辟四方。治其土田。取法王國。疆理之功。至于南海。召虎曰。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恐為虎言也。四章申言宣王册命虎辭也。五章言王賜虎圭瓊。并山川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周之先祖與虎之先祖實龍命之。宣王謙不敢當也。自虎拜稽首至末章。虎歸美之辭也。對揚王休。作召公考。虎自言也。對揚天子之休命。作吾祖之告成。虎之自祈者如此。矢其文德。因為戒也。

常武美宣王之功。既成而不顯武也。是詩不及淮夷。獨言淮濱淮浦。遂以為淮夷。非也。此蓋征徐。徐州有戎。或淮夷作助耳。首章言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言盛哉天子之命將也。實為太師皇父。其祖南仲。整六師以從戎。敬戒其事。以施恩惠。匪曰耀武示威也。二章言皇父為大將。其列行陳而戒師旅者。程伯休父。實副之。初言惠南國。次言省徐土。示不敢加兵也。不留不處。言非久于外者。以太師從戎。是所謂三公出將也。故曰三事就緒。三章言天威雖可畏。而主心舒緩。遲速得宜。當徐方之釋。遂也。于是有以震驚之。天威所加。譬如雷霆。徐方自然震驚矣。四章申言天威之可畏也。當是時。必有近淮之虜。助徐為虐者。故厚淮濱之陳。執此虜虜。截沿淮之浦。以遏其來路也。謂之仍執。則主戰者固不在虜也。五章稱美王旅之盛。有法度紀律。神變而不可測也。末章言功成而亟歸。其不黷武如此也。惟其不回。故還歸而無復後患。餘禍也。

瞻卬亂極則辭迫。枚數其失。猶不能止。此其所以為大壞之詩也。首章言瞻卬昊天而訴之。降此大厲。謂大惡之人。天實生之。不然。何以若此也。人之痛苦。必有息時。今蠹賊之人。相繼而不止。設為罪罟。以網羅斯民。無有休息。如之何其可也。二章所言有人之士田。奪人之士民。收無罪而說有罪。皆指用事者言之。

大厲亦然。三章言婦人之亂政，指褒姒言也。四章言拘人伎武，謂拘人之罪者，懷伎武之心，譖之于始，竟背之于終，若是極矣。胡爲隱而未止乎？蓋亂之極者，必與大獄以誣陷善良，雖其親戚骨肉，不能免也。故曰竟背，不惟此也。國之亂者，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如賈三倍，豈曰君子所當識，婦人既不與外事，豈當休其蠶織，蓋士女皆失度矣。五章言天何以刺我乎，神何以不富我乎，曾不能自省，舍狄人之可畏，徒忌刻賢者而已。天之不祥，曾莫之閱，而逸游狎暱，其威儀不似人君，況善人之云亡乎。六章言天降罪罟，迷奪其魄，日多日危，故善人云亡，寧不憂而且悲乎。末章言泉水涌出，陷溺已深，亂亡極矣。吾愛其不免，夫昊天藐藐，無不克蒙，言天之不可恃也。苟有德者，天則蒙之，何常之有，不辱其先祖，不累其子孫，可也。（案）昭明後當次

讀周頌

清廟，維天之命，與維清之詩，皆文王樂章也。觀漢廟有名，則清廟爲文王廟，與闕宮類，可也。然而古人云清廟茅屋，與清廟之瑟，皆泛言王之德。至于維清言文王造周之功，或者祀文廟，或者清廟總名自文王始耶。清廟皆有靜謐之意，所以交于神明也。夫祭祀之時，樂章不一，清廟之詩，特言助祭之臣，維天之命，特美文王，歌此樂章，各有次第耶。於穆清廟，歎美是廟之祭也。肅雝顯相，稱贊助祭之臣也。駿奔濟濟，咸守文王舊德，以對于天之靈，則文王之德在人可知矣。苟非文王之德昭明顯著，則奉承祭祀者何以若此。故曰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言永無極也。盛德所以百世祀者，蓋謂人情無射，愈遠愈思也。維天之命，歌文王之德以告也。極聖人之德，維天其配之，故稱聖人者多言天。天命生物，至和無極，聖人默默，與天同功，蓋純則無間，惟無間，故不已。相因之理也。夫德盛者垂裕，故曰假以溢我，餘波洋溢，故曰我其收之。文王之德，雖大如天，然至簡至易，惟曰愛民而已。故曰駿惠我文王，爲子孫者，益厚其德，是乃所以報文王也。

維清、桑象舞歌是詩也。伯夷典禮，舜命維清，蓋清者，祭祀之本也。維清二字，樂章發語辭也。緝熙文王之典，謂饒人緝績，增廣文王之舊典禮經，以肇有此禮祀，卒至于克成厥勳，此周家禎祥之本也。白魚烏火之祥，未矣。烈文當與臣工類，諸侯率其羣臣來助祭，臨遣于廟，烈文以戒諸侯，臣工以戒羣臣也。烈文辟公，言諸侯皆有功烈，而將以文采，今茲助祭，是錫我以祉福，爲惠于無疆，子孫與受賜焉。自無封靡于爾邦以下，相戒之辭也。無封靡，則退遜儉約，可以守國，故天子亦崇仰之，念功不忘，則子孫之繼序者，必能大其功矣。強在得人，則四方以爲訓，顯在脩德，則百辟以爲法。美哉，前王之德，其可忘乎。天作，祀太王而因言文王，序言祀先公，非也。周之王業，自邊岐始，其始之遷也甚艱，實維太王闢而大之，彼指岐言也。彼既作邑矣，文王實靖之，彼事既往，至今岐有平夷之行，子孫世守其業，此非太王之功，何

以及此，故歌以告焉。

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然注意在文武受命，況郊祀以后稷配，舍后稷而言文武何也。意者推言文武受命，而後得以郊祀天地耶。二后雖不明言文武，然周之受命，舍文武其誰。二后成此王業，不敢康寧，基此天命，夙夜宥密，蓋宥則寬而不迫，密則靜而無跡，昭假遲遲，於乎不顯之意也。繼續廣大，盡心無遺，故能定茲天命。今之郊祀天地者，賦此之由，故告于天而無愧辭焉。（案）昊天有成命後時邁，說者謂武王巡守告祭之詩，成王亦嘗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矣。觀此詩殊非告祭之辭，與般之詩不同。王者省方，祭于所過名山，大川，不必皆祀天也。意者時邁之時，因巡守而祀百神，作詩者歌頌其事爾。始言昊天以周爲子，故右序有周，時邁之舉，略示巡省，六服羣辟，無不震肅，固無所用其威，因祀百神及河嶽而已。信哉，吾王之可以爲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猶肆觀羣后之意，明昭有周之德，式序在位之臣，假武修文，以示中國，攸制度，修禮樂焉。信乎，吾王之保有天下也。

執競，祀武王樂歌也。執競猶持勝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其強莫加焉。惟武王執競，故能有其競，不然則其強易折也。然武王所以成王業，受天命者，惟不顯其光得之，非無競所能致也。斤斤，猶不顯之意也。自斤斤其明以上，皆敘武王之德，其下則敘祭而受福之辭也。威儀反反，則久而不厭，福祿來反，則益至而無窮也。

思文，后稷配天之歌也。書以文思稱堯，詩以思文歌后稷，皆言其表裏也。記曰，后稷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說者言其以農事開國，不知其有立極之功，惟其率育，故能陳常，惟其陳常，故能立極，蓋既富而教之也。

臣工，道助祭之臣也。上四語總爲臣工言也。言諸侯之臣獻成于王，王治其成而已。咨則天子訪之，姑則臣工納之也。次乃爲保介言之。保介，治田之官也。時莫春矣，將何求哉。當問新畝之如何而已。昔者后稷實受上天來牟之賜，故子孫世寶之。曰大哉來牟乎，將受厥明，言受賜昭然也。上天昭明，至今豐年，天之賜也。命我衆人，備乃器具，奄忽之間，遂觀鉅艾，上天之賜，蓋可必矣。（案）臣工後當次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歌以道之也。若有客之詩，專爲微子作，杞不與焉。以振鷺比有客之容，猶後世所謂鷺鷥行也。說者謂在彼無惡，知天命之無常而無所惡，是固然矣。然此語爲商設則可，夏既遠矣，何惡之有云。猶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之意，不必深說也。

豐年，說者以爲秋冬報上帝也。致之禮經，獨季秋大享明堂，非爲秋冬報也。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其說相通。然詩辭獨言烝畀祖妣，則烝嘗之說亦近。祀百神而言祖妣，致謝其私之意也。有誓，序詩者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似爲禘祭言也。詩有先祖是聽之辭，總言先祖，故序詩者言之，大要此詩序作樂之盛，如書所謂虞賓在位，蕭韶九成者也。

濟。鷹魚獻饋。蓋在輪祠燕膏之外也。是詩也。言其魚之所出與其魚之名以告于先祖云爾。序詩者以爲禘太祖。然攷其詩辭。始言皇祖。繼言烈考。殊不及太祖。恐于義未然。記論語。皆言以雍。則雍者。微祭之歌也。與詩意始合。自相予肆祀以上。言助祭之臣與天子之主祭。雍穆若此也。自假哉皇考以下。由近而推之。至于其祖也。烈考不止言文王。文母不止言太妣。蓋總言祖妣也。假哉皇考。綏我孝子。使臣有明哲。君有文武。故上天安之。既昌其後。而身享壽祉。不惟皇考使然也。烈考右之。文母右之。則祖妣皆然矣。

載見與烈文不同。蓋載見言其至。烈文言其歸也。載見辟王。言諸侯見于天子。率見昭考。言天子率諸侯以見于廟也。曰求厥章。蓋遵舊章而來至也。永言保之。思皇多祐。述孝享致福之辭。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天子祈願于諸侯之辭也。

有客商德未遠。周人惡紂而思商焉。二王之後。其來助祭也。歌振鷺以遺之。而有客之詩。特爲微子作。思商之意也。夫愛其人愛其屋上烏。微子所乘之馬。所從之人。皆可愛也。故欲熟其馬而綏其左右。既有淫威。言商之亡。既足以償紂之虐。降福孔夷。則宋之永必有以報商之德矣。

武。輝大武而歌是詩也。其辭意與桓類。大要頌武功而歸功于文德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恣。四詩。大抵相類。閔予小子。訪落。皆言皇考。故詩序以廟言之。孔氏以爲此皆樂歌也。夫歌詩以爲樂。非必頌然也。風與二雅皆然。閔予小子。成王免喪。朝于武王之廟而歌是詩也。首章新免喪。其辭哀。次言皇考之孝。念及文王。陟降如在庭。此藥猶見堯之意也。皇考之孝若此。予小子安敢不敬思所以敬繼皇王而不忘者乎。

訪落成王朝廟之後。即廟中而訪羣臣。因以歌是詩也。哀落之餘。免喪未久。博訪羣臣。遵守先業。此事之至難也。道里悠遠。未有攸止。將欲就之。謀猶判澗。懼難繼也。加之幼冲多難。未知若何。而可。羣者皇考思念文王。陟降庭止。今者皇考將繼文王而庭止。自上而下。陟降于我家。美哉皇考。以保明其身。言冥冥之中。實有以扶持開導之者。夫先王之神靈。雖陟在天。孝子念親。如將見之。則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固不誣也。(案)黃實曰。古以庭訓。直。雖以爲。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誠說同。

敬之序詩者以爲羣臣進戒。詳觀詩辭。似非也。自敬之而下。序羣臣之進戒。自維予小子而下。序成王之求助。如虞廷之庶歌。君臣警戒。是也。然既爲樂歌。辭出一人。疑成王求助于羣臣而歌是詩也。敬之敬之。言天命之可畏而極其敬也。陟降厥士。言用舍人材。天實臨之。維予小子。不聰敬止。不聰。言其質。敬止。言其心也。日就月將。使積學之功。緝熙於光明。則接續增廣。無有間斷。虧遺也。仔肩。言其負荷之重也。何以輔之。惟示我顯然德行。使有所法而已矣。

小。恣。詩辭之哀。大類鷓鴣。東山之役未歸。故鷓鴣作。金滕之書既啓。故小。恣。與。意者成王悔過。求助于羣

臣。而歌是詩也。懲創前事。戒慎後患。此成王之心也。彼擊曳其鋒。自求辛螫。無使予再至此也。予而後始情小之能大。如桃蟲之能爲鳥也。自幼冲而實多艱。已未能堪。況集于蓼。其辛苦特未艾也。

載。芟。與。良。相。詩。辭。相。類。一。祈。一。報。何。以。別。之。觀。其。末。章。載。芟。之。辭。詳。而。婉。良。相。之。辭。簡。而。直。知。其。不。同。首。言。耕。耘。之。勤。中。言。收。成。之。富。末。言。祭。祀。之。盛。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言。茲。禮。也。非。苟。且。而。有。此。且。也。非。今。日。而。爲。此。今。也。從。古。而。然。所。謂。自。古。有。年。者。周。人。蓋。下。之。審。矣。至。于。良。相。末。章。言。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直。言。繼。是。以。往。長。如。古。人。而。已。(案)良相後當大。詩。衣。今。缺。

此龍光。先王之遺蹟。蹠然。其強如在也。何以嗣之。實維大公。能信天下。則能用此師矣。桓。類。禘。之。歌。也。兵。所。以。毒。天。下。而。曰。綏。萬。邦。用。兵。必。有。凶。年。而。曰。屢。豐。年。蓋。周。之。用。武。合。于。天。心。天。命。眷。之。至。今。而。不。解。故。也。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所。謂。熊。貔。之。士。不。貳。心。之。臣。保。又。王。家。者。是。也。昔。者。武。王。有。此。武。功。昭。明。于。天。以。間。商。而。代。之。今。也。歸。功。于。武。王。以。爲。類。禘。之。歌。使。戎。士。與。有。聞。焉。此。之。謂。武。實。大。封。于。廟。而。歌。是。詩。也。文。武。勤。勞。以。成。王。業。我。應。受。多。福。不。敢。輕。也。凡。所。施。設。必。絀。釋。而。行。之。繼。是。以。往。惟。以。求。定。天。下。而。已。大。封。之。意。固。時。以。求。定。也。于。是。焉。而。有。命。以。封。建。諸。侯。爲。諸。侯。者。亦。安。得。而。不。絀。釋。之。乎。

般。祀。四。嶽。河。海。之。歌。非。必。天。子。巡。守。親。祀。也。言。大。哉。有。周。之。有。天。下。也。陟。高。山。而。致。祭。隨。山。稽。嶽。莫。不。咸。在。合。河。而。祭。之。百。川。皆。與。也。祭。先。河。而。後。海。故。以。河。爲。主。苟。在。天。地。之。內。者。皆。哀。聚。以。配。祀。此。周。之。命。祀。也。曰。翕。曰。哀。各。以。類。祀。山。川。鬼。神。無。或。不。寧。此。所。謂。於。皇。時。周。也。

嘯。頌。僖。公。國。勢。之。盛。用。心。之。無。頗。也。言。國。之。富。類。以。多。馬。言。之。蓋。馬。所。恃。以。爲。國。也。今。僖。公。牧。馬。于。坵。之。野。無。所。擾。于。民。馬。之。盛。若。此。果。何。修。而。得。此。哉。由。其。心。思。之。用。廣。大。無。邪。故。寓。于。馬。良。隨。所。寓。而。有。功。以。見。其。富。爾。

有。駉。此。君。臣。相。說。之。詩。也。駉。彼。乘。黃。言。羣。臣。乘。馬。而。公。也。在。公。明。明。則。羣。臣。能。舉。其。職。矣。自。公。之。餘。君。與。其。臣。燕。飲。相。樂。振。振。言。其。威。儀。之。盛。也。醉。言。舞。言。其。歡。意。之。洽。也。至。于。醉。言。歸。則。能。以。禮。自。將。矣。夙。夜。在。公。則。國。無。廢。事。醉。言。歸。則。臣。無。廢。禮。至。于。末。章。不。獨。君。臣。相。樂。而。已。念。及。庶。民。則。願。豐。年。之。相。繼。不。獨。一。時。爲。樂。而。已。念。及。子。孫。則。願。有。殺。之。無。窮。此。所。謂。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述。僖。公。來。游。泮。宮。教。其。諸。臣。與。其。老。成。之。人。飲。酒。燕。樂。而。因。及。其。作。泮。宮。之。功。且。有。祈。頌。之。辭。焉。是。詩。也。言。魯。侯。而。不。言。公。昔。者。請。命。于。天。子。而。作。頌。則。是。始。也。將。聞。于。天。子。或。誇。示。鄰。國。耶。時。人。思。樂。泮。水。

禮記家範詩記 卷三

禮記家範詩記 卷三

禮記家範詩記 卷三

禮記家範詩記 卷三

采其芹藻。適見魯侯之至。止其車馬之盛。而從者之多也。其既至也。笑語教誨。飲酒于。是謂水錫難老。必其相與飲酒者。老成之人也。長道猶言長策也。順彼長道。言取謀于老成之人。而服其所難服。羣醜即淮夷是也。四章始述魯侯之德。孝格于祖。自求多福。非所謂微福于周公魯公也。五章始言作此泮宮。有服淮夷之功。說者謂淮夷未服。詩人夸辭。蓋淮夷雖未殄滅。戰勝克敵。來獻俘馘者。則有之矣。故終以淮夷卒獲言之。在泮獻囚。非謂民之麗于罪者。謂俘囚淮夷之人也。治獄之吏。淑問而不忒。則魯從者治天六章言伐淮夷之士。能廣信公德心。故不吳不揚。不告于誦。而能在泮獻功。七章始言器械之精。徒御之勤。既克淮夷。卒乘競勦。所謂孔淑不逆也。能固此謀。猶則淮夷終無不得矣。是淮夷猶未服也。末章蓋祈願之辭云。鴉惡鳥也。猶集于泮林。懷我好音。況淮夷乎。幸淮夷之覺悟也。來貢其方物。是又不欲以兵威強服之。而使之自悟也。

闕宮。頌僖公而祈焉。非謂其能復周公之宇也。列國大夫稱頌其君。非所當為。辭多溢美。鋪敘排比。次于他頌。其體失矣。闕宮。指姜姬之廟言之。謂為羣公之廟。非也。蓋是詩首章特言姜姬生后稷。末言言羣公也。彼后稷文武而不及周公。言大王始翦商。文武致于牧野。辭不密察。皆下國大夫之故也。春秋齊郊。始于僖公。前此羣公豈無失禮者。獨始于僖公何耶。意者僖公始僭郊禮。與作頌之意類耶。自此而下。多祈頌之辭。難以溢美。末章言寢廟之盛。以漢廟成言之。則新廟者。僖公之廟也。魯頌非聖人意也。刪詩何取焉。存舊章以示訓戒。未必皆記其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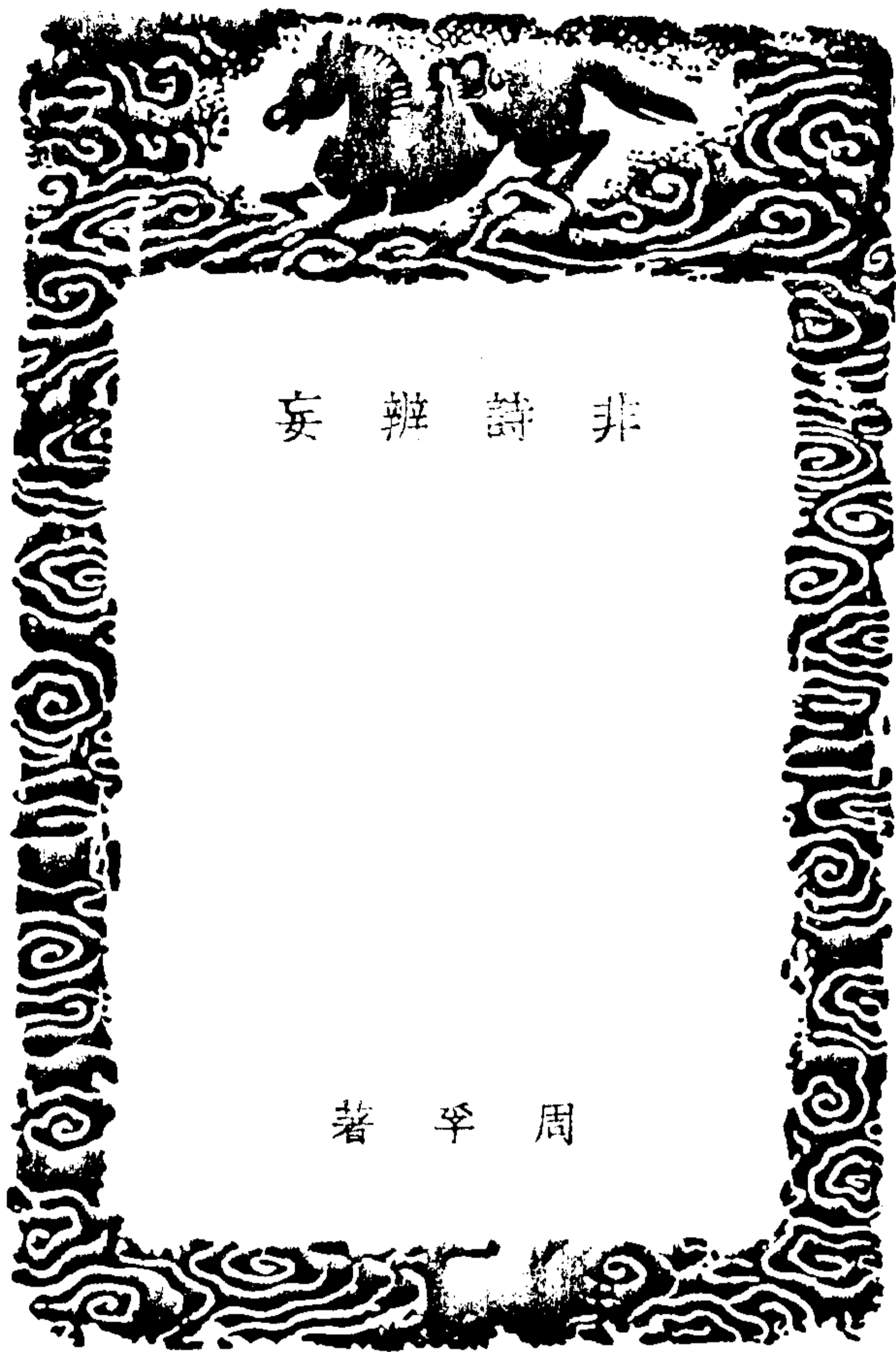
讀商頌

商頌。商人之詩多矣。世祀既遠。散失不存。正考父得商頌于周太師。魯人傳之。至夫子時。周太師失其官守。無復有者。僅得之魯人而已矣。

那似分爲三章。其末皆言湯孫。說詩者以湯孫爲主祭之人。然言於赫湯孫。則非子孫之辭也。殷武言湯孫之緒。似爲高宗言也。大抵自太甲而下。皆可言湯孫。那祀成湯。併及先王。故以烈祖稱成湯。湯孫稱先王也。(案)黃鶴曰。抄云。殷武言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爲商世先王。然下文云湯孫。則先王豈自本祭耶。樂以悅。故修言其樂之美。非自誇也。猶與那與。言美哉。置此。此。鼓也。擊簡。簡樂我烈祖。以及湯孫。是以能奏假而綏思成。奏假。言樂奏而昭假也。祭有告成。謂禮成而告也。綏我思成。則先王之神靈安我。而使思是禮之成也。管磬之聲。竝作。見先王之神靈昭然如在。所謂於赫湯孫也。穆穆厥聲。猶赫赫厥聲之意也。庸鼓有數。鐘鼓將終。而萬舞奕然。祀事畢矣。嘉客謂虞夏之後也。賓客助祭者。敬戒恐懼。不敢夷憚。夷憚。安適之意也。祀事告成。爲客亦不敢夷憚。則駿奔走。相祀事。可知矣。因申言古昔先民。其平居也。溫恭朝夕。故執事也。恪謹不忘。則今日相祀而敬戒恐懼者。有所法于先民也。願子烝嘗。願。猶眷顧也。眷顧此烝嘗之禮。此湯孫之大我後人也。以烈祖爲首。而以湯孫繼之。蓋祀湯孫非止一君也。(案)那後當次。烈祖。今缺。

玄鳥。序詩者以爲祀高宗。蓋以武丁知之矣。殷武亦祀高宗。以伐荆楚知之矣。然玄鳥言武丁孫子。與殷武同爲祀高宗之詩。亦有可疑者。此詩首章二句言契之得封于殷。下五句言湯能正彼四方。故奄有九有也。商之先后。言成湯以下殷先哲王。至于武丁孫子。此詩似爲武丁孫子作也。殷衰而諸侯貳。高宗奮其威武。故諸侯復朝。子孫憑藉其餘威。諸侯來助祭。此武王靡不勝之功也。大意此詩言正四方。有九有。服諸侯。尊王畿。坐假四海。惟其子孫多賢。故受命咸宜。以荷此百祿也。景員維河。此句頗難曉。殷都于河南。言四海各以其職祈禱而來。景。大也。員。衆也。其大衆皆自河而至。如朝周之言豐水也。

長發。大禘也。當祭帝。是詩特言契與相土。次及成湯。言湯尤詳。而未章乃言阿衡。得非祭成湯因及與享之臣耶。始言商家之德源深流長。自禹平水土之時。帝已立子生商矣。契始封于商。有桓桓撥亂之功。達。如以厥臣達王之意。受小國大國以達于王。則契上爲天子所信。下爲諸侯所服矣。契不敢以驕大處之也。率履不越。則守規蹈矩。行無越思。遂以此爲諸侯所視效。亦既發越光大矣。至于相土。於赫有光。海外有載。則不惟受大國小國而已。次乃言成湯。至于湯齊。言天與湯爲一也。湯降不遐。言天之生湯也。甚。昭假遲遲。言湯之應天也。甚。緩。獨知。曠聖敬之德。以敬于上天而已。故帝命之使爲法于天下。受小球大球。小共大共。如王氏之說。贊瑞其貢是也。綴旒曠旒。言下國依之甚大且厚也。然成湯之政。不失和平。成湯之勇。不動聲色。故能受天之祿。及其不得已而用兵也。則天下無敵。苞有三勳。章。顧。昆吾。其說是也。殷武。祀高宗也。意者高宗寢廟新成。歌是詩以祀乎。首章言伐荆楚之功。湯孫。指高宗言也。二章責荆楚之意。是也。氏羌之遠。莫不來王。況荆楚在國之南乎。三章言在成湯時。立后王君公于禹之績。各以歲時來王。治其田疇。以求免譴。何其整齊不亂也。四章言昔封建之意。天降監于下民者甚嚴。惟是賞刑之意。不僭不濫。不敢自暇自逸。故竝建諸侯。以求多福。大要殷道既衰。諸侯背叛。高宗中興。諸侯復朝。故作詩頌言封建之功也。五章言高宗宅中圖大。以圖制四方。以翼翼之敬爲四方取中之法。故生而赫赫其聲。沒而濯濯其靈。以壽考安寧保佑我後人也。末章言取材于岐山以建寢廟。寢成甚安。則有以安神靈而福後人矣。



非詩辨妄

周 孚 著

自序

周子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辨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詩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之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爲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余者哉！然余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爲一卷。

非詩辨妄

宋 周 孚 信道著

鄭子曰：漢之言詩者，三家耳。毛公，趙人，最後出，不爲當時所取信，乃誕誕其說，稱其書傳之子夏，蓋本論語所謂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非曰：斯言也，仲尼亦嘗以稱子貢矣。然先儒不以詩爲子貢說者，蓋賜不傳詩也。彼商其自傳詩耳，不係乎仲尼之稱也。

鄭子曰：設若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返出於趙也。序既晚出於趙，於何處而傳此學。

非曰：仲尼沒，子夏設教於西河之上，西河，魏境也。趙，魏鄰也。餘波能及，自魏而趙，理或有之。若以毛公非魯人而疑之，則韓嬰，韓人也，豈躬受教於洙泗者乎？若之何右韓而左毛也。

鄭子曰：鄭康成生東漢之末，又爲詩箋，本毛氏，以毛公先爲北海相，康成，北海人，故傳所書，非自康成自箋詩耳，何預北海相事耶。

鄭子曰：據六亡詩，明言有其義而亡其辭，何得是秦火前人語，裳裳者華，古之仕者世祿，則知非三代之語。

非曰：鄭子之所疑者，似矣。而說非也。吾以為不若蘇子之言曰：是詩也，言是事也。昔孔氏之遺說也，其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夫學經而不辨乎真偽，是徒學也。鄭子疑毛氏之所序，衛宏之所集錄，而併廢子夏之序，是猶怒於室而色於市也。其可乎？

鄭子曰：釋詩者，於一籍之義，不得無總敘。故樵詩傳亦皆有敘焉。非曰：仲尼之作春秋也，始於其祖之所造，聞蓋以千歲之後，言千歲之前。雖仲尼猶以為難，而鄭子乃能之，則是其智過于仲尼也。就使能之，亦不過隨文附會之學，吾不欲觀之久矣。

鄭子曰：易有象象，皆出仲尼之後，往往戰國時人作。象自一家，象自一家耳。故左氏書無象象之文。非曰：孔子之述象象也，蓋自為一篇，題其首曰象曰象也。其初無象曰象曰之文，而後之學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象曰象曰別之。然孔子所謂象者，蓋卦辭，如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其所謂象者，有小大其大象指八卦，震為雷，巽為風，之類是也。其小象指一爻，如潛龍勿用之類是也。初不謂已所述者為象象也。而近世學者失之，乃指孔子之言為象象，不可不辨也。蘇子之說云爾，然則謂孔子贊易之言為象象者，漢魏以來學者之過也。鄭子不歸其失於學者，而致於聖人，是敬路人而悖父兄也。知理者固如是乎？

鄭子曰：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非曰：斯言也，非六經之福也。鄭子之為此言，忍乎？

鄭子曰：惜乎！三家之詩，不並傳於世矣。齊魯二家斷亡矣。不知韓氏世有傳者乎？非曰：蘇子於十月之交，以為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於縣自土沮漆，以為齊詩土作杜，則齊韓之詩，蘇子聞見之矣。然卒不敢廢詩序者，慎之至也。鄭子未見齊韓，而遽棄毛氏，不幾於邯鄲之學步者乎？宜其誣以惑人也。

鄭子曰：漢人尚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義也。但以妄誕之故，故為時人所鄙。非曰：取其義而棄其書，先儒之於人，恐不如是之澆薄也。

鄭子曰：關雎言后妃，便無義。三代之後，天子之耦曰皇后，太子之耦曰妃，奈何合後世二人之號，而以爲古一人也。非曰：后妃云者，猶古語所謂君王云爾，不必以君為諸侯，王為天子也。

鄭子曰：以采芣為婦人樂有子者，據芣苢詩中，全無樂有子意。彼之言此者何哉？蓋書生之說，例是求義以爲所，此語不徒然也。故以爲樂有子爾，且芣苢之作，興采之也。如後人之采菱，則爲采菱之詩，采藕則爲采藕詩，以述一時所采之興，爾何它義哉？

非曰：芣苢，車前也。釋爾雅者，言其子主婦人之難產者，婦人以樂有子，故欲預蓄此以禦疾爾。且芣苢非常用之物，人何事而采之？奈何以爲述一時之興哉？大抵鄭子之學，其於物理所以異於毛鄭者，以其信本草而非爾雅也。吾之於書，則求其是而已矣。豈以異於先儒為功乎？

鄭子曰：衛本紂都，周得天下，以爲衛國。而黎乃商之侯國。今潞州黎城是周時且無黎也。何得於此有衛之黎侯？非曰：按左氏傳，晉數赤狄潞氏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安得周無黎侯？

鄭子曰：大東，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鄭以爲一星爾。夫太白不見西方，何得爲一星？以此見其不識天文。非曰：蘇子以爲譚人之疲辭也。其意若曰：東則太白，西則太白，以喻王百役之皆取於譚也。而鄭子乃於中求正義，宜乎其惑也。

鄭子曰：夫學詩者，正欲識鳥獸草木之名耳。非曰：吾嘗聞仲尼之言詩矣，其義恐不止於是也。鄭子曰：有鶴在林，鶴非食魚鳥，隰有荷華，荷華木芙蓉也。

非曰：吾嘗詢於野人，鶴食魚，荷華，今之旱蓮也。江南所在有之。爾雅：下溼曰隰。鄭子曰：按獨斷下篇，宗廟所歌詩，名於維清曰：秦氏樂象者之所歌，則如今叙中所言奏象武者，奏實秦字，衛宏錯認之爾。

非曰：是說也，吾所不喻。設曰：維清，秦象武也，何義乎？鄭子曰：凡制文字，必依形依象而立。風雅頌，皆聲無形與象，故無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風本風雨之風，雅本鳥鳴之鴉，頌本頌頌之容，奈何敘詩者，於借字之中求義也？

非曰：風雅頌之名，其來久矣。非仲尼之所自立也。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使止借字而無義，則胡不以風爲雅，雅爲頌乎？惟其不可不分，則風雅頌之名，必有義焉。其義謂何？曰：言一國之事，謂之風。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

鄭子曰：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說，使後學至今不知大道之本，自漢儒始。非曰：此古人目睫之喻也。

鄭子曰：周存四伯，周公治洛，實伯江漢之東國，召伯治岐，實伯江漢之西國，韓爲北伯，主北以西國，齊爲東伯，主東以北國。非曰：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周之所以統諸侯者，止聞有二公爾，不聞其有四伯也。

鄭子曰：螽斯者，取二字以命篇爾，實無義也。言螽斯者，謂螽之此羽耳。何得謂螽斯爲一物名？非曰：詩有以斯爲辭者，如宛彼柳斯，弁彼鸞斯，是也。而以訓螽斯，則不可。蓋螽斯，或謂之斯螽，幽詩曰：五月斯螽動股。

鄭子曰：何彼禮矣，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不知王姬不嫁諸侯，嫁何人？非曰：鄭忽之辭婚也。曰：齊大，非我耦也。古者，婚姻之禮，必國偶而後敢娶。天子非諸侯之所可偶也。故

曰下嫁。鄭子曰：幸哉，凱風詩也。其詩若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定為莊姜之詩無疑也。

非曰：使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亦不可以為莊姜詩。蓋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非州吁之所為詩也。

鄭子曰：簡兮實美君子能射御歌舞，何得為刺詩？非曰：信如鄭子之說，則吾將奪之曰：簡兮，思賢也。蓋不用傳註，以私意而度詩，則何所不可。

鄭子曰：牆有茨，淫亂故以為公子頑也。非曰：衛詩之言淫亂者多矣，何獨以此為公子頑。

鄭子曰：河廣，衛風，而言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故以為宋襄公之出母作也。非曰：不謂宋人寓於衛而思宋之詩，而獨以為襄公之母，蓋古之傳詩者此說爾，而毛公承之耳。讀書而不考其義，雖多亦奚以為。

鄭子曰：言王黍離者，亦猶言衛淇澳，幽七月也。王城，即東周也。幽國七篇，關中人風土之歌也。王國十篇，洛人風土之歌也。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乎？以為黍離為降國風，何理哉。

非曰：衛、陳、齊、鄭，國名也，故可以冠詩。王豈同名哉？周謂東都為洛邑，果如鄭子之說，則曰洛黍離，不宜曰王黍離。夫王，至尊之稱也，以至尊之稱，而下雜於諸國之間，非降而何？若曰：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則宋也，魯也，蔡也，皆諸侯之豪傑也，而詩不著其風，鄭子於此，亦將強通之耶。

鄭子曰：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唯魏檜二風無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表、書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若彼是春秋前人，豈得無所一言。

非曰：檜為鄭桓公所滅，其事在春秋前，自季子聽樂，而檜已無譏矣。況於子夏之時，相去數百年之久，其理雖可推，而其世不可知，其理可推，則序其所以作詩之故，其世不可知，則不指名其人，慎之至也。

楊雄氏有言曰：書之不能過半矣。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此檜詩序之說也。何必漢儒然後不知其世哉。魏即晉也，當從蘇子說。

鄭子曰：宛邱東門之粉刺，幽公，衡門謂刺僖公，幽僖之迹，無所據見，作彼者但本諡法而言之。

非曰：安知立諡者，不本其行事而後諡之耶？且十二公之間，獨以是二君，則其說必有所授之矣。

鄭子曰：靈公淫夏，此其顯者，故以為言，此據迹而言。非曰：諡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公之行，應諡矣，使其迹不著，則鄭子又將以幽僖之說難之矣。靈公之行，應諡，則幽僖之諡，安知其不本迹也。幽僖之與行合，則詩序不為妄言也。

鄭子曰：彼以候人為刺共公，共公之前，則昭公也，故以蜉蝣為刺昭公，昭公之寔無其迹，但不幸代次迫於共公，故為衛宏所實。

非曰：向日作序者，有可經據，則指言其人，無可經據，則言其意。從鄭子之說，則凡指言其人者，必其有可迹據也。今無經據，而又指言其人矣。鄭子患其不通也，故又為是世次之說，是其意必欲盡廢詩敘。

而不顧其自相抵牾也。夫兩學之相攻，猶訟也。理直者，一言而是。理曲者，委曲蓋庇，而迹愈彰。鄭子之說，訟而理曲者也。

鄭子曰：詩人之言，燕饗無別，其言燕猶飲也。說者當有分別，而作彼者不識燕饗異儀，但徇詩爾。非曰：此以禮訓詩也。向日：鄭所以不如毛者，以其書生家太泥於三禮刑名度數，今鄭子復以禮訓詩，則康成得無辭乎？說詩言燕饗無別，而鄭子則分之，是於詩之外求義也。訓詩而不本詩，吾未見其能詩也。

鄭子曰：六亡詩，不曰六亡詩，而曰六笙詩。蓋歌主人必有辭，笙主竹，故不必辭也。但有其譜耳。非曰：太史公曰：古者詩三千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諸武雅。頌之音，則今之詩，皆可弦可歌也。絲竹之音，不宜有異，豈笙皆無辭，而弦詩皆有辭乎？然則如之何，當曰六亡詩，不當曰六笙詩。

鄭子曰：作敘者以陟岵之人，傲南陔，故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非曰：使鄭子之言然，則華黍胡不擬楚茨，崇邱胡不擬節南山，白華與小雅之白華同，而獨以南陔傲陟岵也。是說也，吾欲問之。

鄭子曰：召（明）詩，首章言（明）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為題，更無他義。敘者曰：是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蕩是蕩蕩，上帝者，謂天之蕩蕩然無涯也。故取蕩名篇，彼亦不知所出。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乖脫有如此者。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節南山言家父作，家父乃桓王時人，當隱桓之時，家父使魯，自幽及桓，蓋七十年，何得家父復仕幽朝。

非曰：此歐陽子之棄說也。何足以曉學者。且魯有兩單伯，安知周無兩家父乎。

鄭子曰：正月，亦刺桓王詩，故引古以喻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且平王東遷於王城，故以鎬京為宗周。非曰：成則滅爾，非寔滅也。且其首章曰：周之正，夏之四月也。桓王之事迹，見於春秋，四月而霜，異之大者，而春秋不紀之，何耶？以鎬京為宗周，蓋當時諸侯朝覲之辭爾。非自平王而始也。

鄭子曰：繼桓王者，莊王也。按長歷，莊王二年十月辛卯日食，又春秋魯桓公十七年，書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莊王二年歲在丙戌，即桓之十七年也。此甚明白，亦足以見平王之後，其詩皆列雅，亦足以見作敘者之謬。

非曰：春秋所書，止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耳。其不書日，左氏以謂官失之也。則十月之食，自仲尼邱明已不知其日矣。鄭子以長歷之故，而信為辛卯，則是以杜預為過於仲尼也。其可乎。且此詩所載，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其異衆矣。春秋略不一紀，而獨書此日食，何哉。

鄭子曰：十月之交，言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向東都畿內地也。凡卿士采芣，必於天子畿內，則知此詩不為

西周詩矣。

非曰。今之輿地書。謂向屬同州。同州。漢之左馮翊。亦西周之畿內地也。鄭子之不從彼者。欲以成其為莊王詩也。且桓之八年。以東都之向賜鄭。後十六年而莊王即位。鄭子謂莊王二年。有皇父城向之事。則向屬於鄭十有七年矣。非皇父之所得都也。其所傳如此。殆難以廢先儒之說也。

鄭子曰。凡詩。皆取篇中之字。以命題。雨無正。取篇之中義。故作叙者曰。雨無正。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此何等語哉。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何八斯言。維暴之云者。謂暴虐之人也。且二周畿內皆無暴邑。周何嘗有暴公。

非曰。蘇公。蓋外諸侯。入而為王卿士者。如鄭武公之流。非畿內諸侯也。何以知之。曰。蘇。今之懷州。暴。自春秋以來屬鄭矣。

鄭子曰。或曰。柔桑。芮伯所作。而子不信。何也。曰。如蕩召(明)見於詩。明明如此。尚不可信。況此詩誰以為然。

非曰。左氏傳載秦繆公之言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鄭子曰。劉歆三統歷。妄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誤衛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

非曰。文王受命作周者。猶曰天命文王以興周云爾。非以受命為稱王也。舜之受天命。孟軻氏言之詳矣。亦猶是也。謂其受命九年者。劉歆誤讀詩序故爾。非衛宏之過也。

鄭子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道中之葦。無踐之而後能成。以興兄弟不遠棄而後能親。

非曰。葦之為物。微矣。以況兄弟。何義乎。且以為比耶。興耶。以為比。則不類。以為興。則鄭子又以為比也。為詩而不知比興。適足以自惑也。

鄭子曰。毛鄭輩亦識理。

非曰。向曰。村里陋儒。今日識理。非村里陋儒所能識也。

鄭子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每思淑女之時。或與見關雎在河之洲。或與感雎鳩在河之洲。唯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以喻淑女不可致之義。何必以雎鳩而說淑女也。毛謂以喻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何理。

非曰。使止以雎鳩為興。則曰。關關雎鳩。足矣。何必曰。關關雎鳩。有取於和而隸也。且其言曰。設若興見鶉鴒。則言鶉鴒。與見鶉鴒。則言鶉鴒。蓋其所學止於此爾。若如是。則吾何誅焉。

鄭子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此婦人急於成婦功之詩也。鄭以謂喻女在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此何等語。

非曰。此歐陽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孔子教人學詩者。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

非曰。向者吾既言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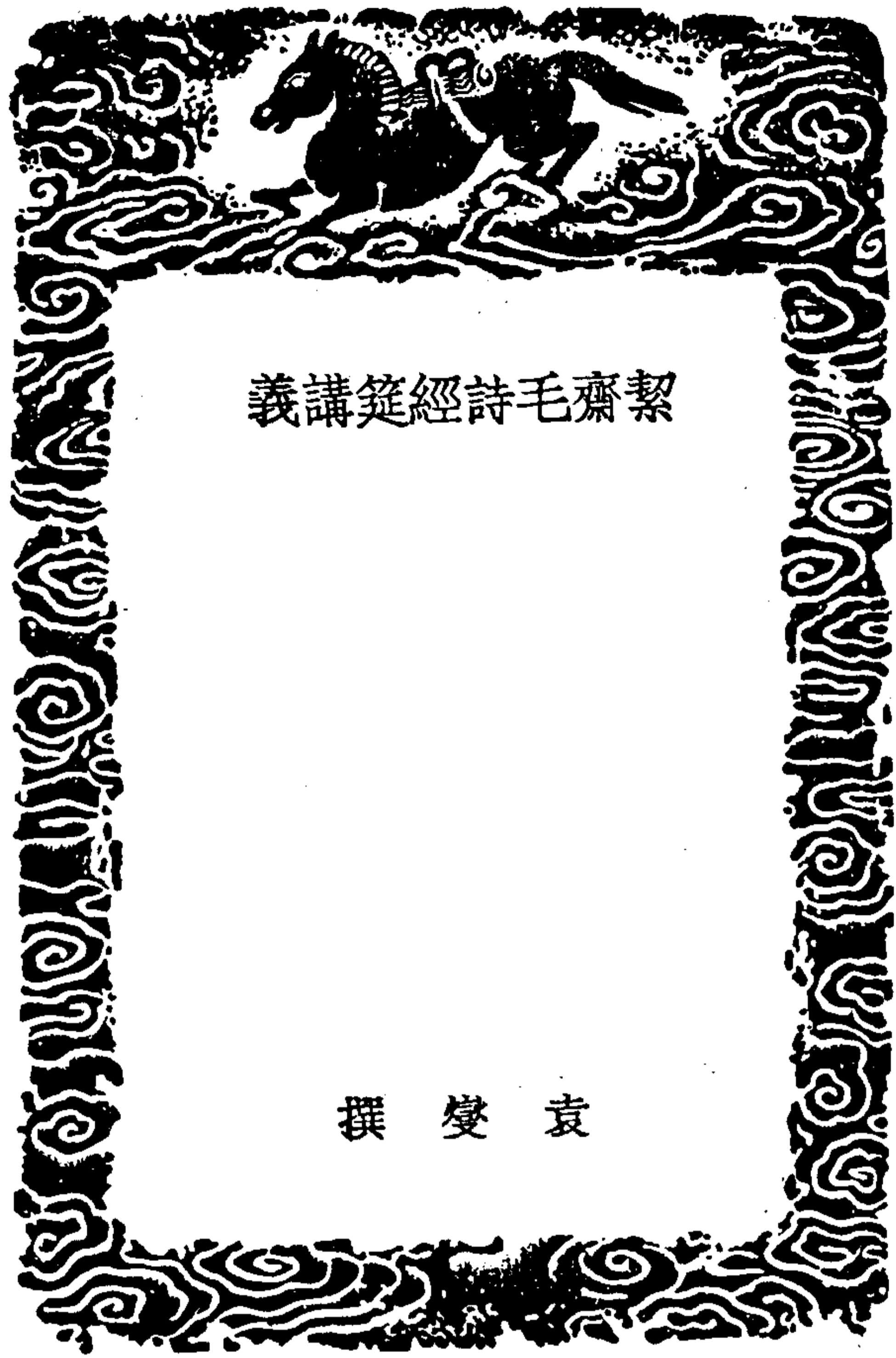
鄭子曰。鳥獸草木之名。惟陶隱居識其真。如爾雅。錯失尤多。非曰。鄭子以華婁委蒿。即爾雅所謂華蘓蕒也。鄭子以荷華為芙蓉。可以為木芙蓉。不可取其義而棄其書。鄭子誠忍人哉。

鄭子曰。周頌之敘。多非依做篇中之義為言。乃知所傳為真。非曰。周頌以其不依做篇中之義。故鄭子以為所傳者真。且六亡詩已失。秦漢儒何所依做而能序是也。無所依做而有序。則諸序不出於漢儒明矣。此吾就鄭子所言而言者也。

鄭子曰。泮宮。即廟也。若是學。則獻囚獻馘於此。何為哉。

非曰。鄭子以泮宮為廟者。不過本詩所謂昭假烈祖。靡有不孝之辭也。此魯人頌僖公之語爾。猶書曰。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也。且其詩曰。在泮飲酒。然則廟中而飲酒。可乎。

鄭子曰。商家顯君。惟湯。中宗。高宗。爾。故商頌以為祀此三君焉。非曰。孟軻氏言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不可言唯此三君。



御製題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講義要當重切磋。絜齋不事頌辭阿。解經依注無爲異。取古誠今有足多。雅頌諸篇惜已失。風南數首出重羅。黍離故國三致意。其奈屏王弗聽何。
乾隆乙未仲夏。

撰 夔 袁

四庫提要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宋袁夔撰。夔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絜齋其自號也。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諡正獻。事蹟詳具宋史本傳。夔素尚名節。學有體用。嘉猷諫論。無不卓然可紀。所著文集。已經散佚。今從永樂大典中。哀輯爲二十四卷。別著錄集部中。此書乃其爲崇政殿說書時撰進之本。宋史藝文志。馬端臨通攷。朱彝尊經義攷。皆不列其目。惟永樂大典各韻經文之下。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諸臣所作講章。如鄭朴敷文書說。朱震范冲左氏講義。戴溪春秋講義。類多編輯單行。夔此書亦同其例。其中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頗得風人本旨。且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儒怯偷安。無肯志存遠略。而夔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經帷敷陳。再三致意。如論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勾踐轉弱爲強。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爲言。皆深有合于納約自厲之義。昔人譏胡安國春秋傳。意主復讎。割經義以從己說。而夔則因經旨所有而推闡之。其發揮尤爲平正。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因此感悟。而其拳拳忠藎之意。亦良足尙也。謹以次編訂。釐爲四卷。惟雅頌諸篇講義。永樂大典原本失載。今無可攷補。亦姑仍其缺焉。

黎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卷一

詩序一	卷耳
樛木	桃夭
兔置	漢廣
汝墳	甘棠
卷二	
行露	羔羊
江有汜	何彼穠矣
柏舟	燕燕
終風	擊鼓
卷三	
雄雉	谷風
施丘	泉水
	式微
	北門

黎齋毛詩經筵講義

目錄

黎齋毛詩經筵講義 目錄

北風	干旄	考槃
芄蘭	木瓜	黍離
揚之水		
卷四		
羔裘	女曰雞鳴	山有扶蘇
風雨	子衿	雞鳴
還	甫田	碩鼠
陟岵	伐檀	

黎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詩序一

宋 袁燮撰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臣觀先王盛時，禮樂教化，薰蒸陶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發而為詩，莫非性情之正，流風遺俗，久而不泯，雖更乎衰世，而氣脈猶存。此變風之作，所以皆止于禮義，而歸諸先王之澤也。詩三百篇，不為不多矣，而孔子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蓋取其直己而發，粹然一出于正，風雅雖變，而思之無邪，則一而已矣。夫寂然不動之謂性，有感而發之謂情，性無不善，則情亦無不善。厥名雖殊，其本則一。故孟子道性善，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禮運一篇，孔子之遺言也，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七情者，弗學而能，人之良能也。豈有不善者哉！大序之作，所以發揮詩人之蘊奧，既曰：吟咏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髮無差，豈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異觀耶！大序所謂禮義，即孔子所謂無邪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一言一句，皆有補于治道。人君篤信力行，則可以立天下風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講，則可以感人君心術之微。詩之功用如此，自王者之迹熄，而微言與義，于是遂絕。雖然，詩則亡矣，此情此

黎齋毛詩經筵講義

卷一

一

二

性古今無間。有能求其端倪。得其精粹。挈斯世于禮義之域。而不失其情性之正。則吾之澤。即先王之澤也。孔子刪詩。繫幽于變風之末。王通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夫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孰謂微言與義終于泯滅哉。

詩序二

臣觀大序之作。既以風賦比興雅頌為六義。又以國風雅頌為四始。義云者。至理之所在。始云者。羣言之首也。及觀史記。孔子世家。則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與大序所言。若不相合。意者。國風雅頌。為三百五篇之綱領。而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為國風雅頌之綱領歟。皆羣言之首也。故謂之始。風以一國言。雅以天下言。今言雅。而曰形四方之風。以其造端于上。形見于下。其大指則同也。政有與有廢。故雅有正有變。雅言王政之廢興。則風言侯國之得失。可推而知也。頌告于神明。指商周言之。德言盛。功言成。巋然獨隆。王者之高致也。嗚呼。國風雅頌。誠萬世人主之學。所以緝熙于光明。豈可不服膺古訓。日進此道。而深造夫古人之堂奧哉。知一國之風俗。其本在一身。則吾所以檢其身者。當如何。表曲則影鼓。源濁則流污。吾有所未至。則一國之俗。皆將淪胥于惡矣。不可不自警乎。等而上之。所關愈大。王政有廢興。乃四海九州治亂安危之所從出也。其又可忽乎。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如朽索之馭。如春冰之履。庶乎其可矣。若夫盛德成功。古人廣大之規模也。覆載如天地。照臨如日月。彼之功德如是。吾豈可因循苟且。僅為中常之主歟。此所謂龜鑑也。有德斯有功。以大學觀之。心正意誠。德也。治國平天下。功也。本末一貫。非有二致。而後世止以殿難為功。德不足者。亦能底一時之績。于是乎判為兩途。失其指矣。大序合而言之。其知道之言乎。嗚呼。王道之盛也。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為國風。而魯人頌僖公之美。世變之推移如此。甚可畏也。人主觀此。蓋亦知所警矣。

卷耳篇

臣聞志者。心之所期也。所期者如此。故所就亦如此。登高山者。期至于頂。斯至之矣。涉巨川者。期達于岸。斯達之矣。所期者大。則其規模亦大。所期者遠。則其謀慮亦遠。夫惟遠且大也。故謂之志。古之人君。必以中常自處。而必欲成大。有為之事業。斯可謂人君之志也。古之后妃。不以小善自足。而必欲輔人君之所欲為。斯可謂后妃之志矣。夫惟天作之合。同心協濟。所以德業巍巍。至于今仰之。卷耳者。可以為酒之物也。頃筐者。易盈之器也。易盈而不盈。其心固有在矣。臣下行役于外。而后妃軫念于內。故因卷耳之采。而思酒醴之成。足充吾君勞賜之用。此是詩之所以作也。人之遠役。必思其家。故謂之懷人。是人也。固嘗實諸周行矣。今其奉命而行。越險阻。而馬至于虺隤。言其病也。玄馬色變而黃。亦病也。馬病如此。人勞可知。酌以金罍。觥觥少解。其懷傷之心。此所謂體羣臣者也。曰痛。曰痛。僕與馬俱病矣。蓋至于是。其勞益甚。復云何哉。惟有長吁而已。寫其勤勞嗟歎之狀。以著其思念賢者之心。何其所志之遠且大哉。夫臣下之勞。人君之所當念。后妃何預焉。今亦切切如是。無乃思出其位乎。曰。此則古之后妃所以過人也。凡人之情。朝夕思念。不出乎羸爾形體之微。苟利于己。經之營之。無所不至。豈復為當世計乎。今也身居乎此。而

念及于彼。慘怛嗟歎。惟恐無以慰賢者之心。夫賢士大夫。吾君所資以共治也。得賢則安。不得賢則危。利害相關如此。是乃后妃之所當念也。豈可謂出其位之思乎。唐長孫后每對太宗稱魏徵之直。以社稷臣名之。保護其賢。成太宗納諫之美。嗚呼。其有古后妃之遺風哉。

樛木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有己。有己之心。勝則待物之意薄。設藩籬。分畛域。截然判而為二。朝思夕慮。求足其欲。而自一身之外。莫之或恤矣。何其不仁哉。昔者孔子論為仁之道。本于克己。蓋惟能克去己私。則物我渾融。他人之利害休戚。猶己之利害休戚也。是謂之仁。仁者。人心也。人之本心。豈有此疆爾界之別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公至平。本無間隔。后妃之能逮下。存此心而已矣。嘗觀世之好嫉妒者。惟小人與女子為甚。新或間舊。則愛有所分。非己之利。則不得不多方以隔絕之。陰私險詖。其質相若。故嫉妒之心。亦不謀而同爾。古之后妃。豈其然哉。深宮之女。誰不欲進御于君。以己之心。忖度他人。同此心也。樛木之喻。何其心之謙虛量之廣大。而已私之不立乎。木曲而下垂者。曰樛。惟其下垂也。故葛藟得附託之。猶棄妻之託于后妃也。以此明逮下之義。豈不昭然哉。上恤其下。下親其上。閨門之間。雍雍如也。愉愉如也。則君子之心。安得不樂。君子之樂。君子之福也。自古享天之備福者。其惟君子乎。推所由來。亦由修身齊家。克正其本而已。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表儀不正。人心不服。骨肉至親。若仇敵。然終日戚戚。不得須臾寧。何福之有。后妃之不妒忌。固盛德也。然刑于寡妻。其本固有在矣。君天下者。蓋致思焉。

蟋蟀篇

臣聞子孫衆多人。君莫大之福也。則百斯男。子孫千億。皆見于詩人之詠歌。則蕃衍之慶。豈非人情之所甚欲哉。然有妒忌之心。則衆妾絕質魚之望。亦難以觀其昌熾矣。夫公足以勝私。而不為私蔽。心足以御形。而不為形役。惟恐吾君嗣續之不繁。而不暇為一身之計。此古之后妃所以卓然過人。而蟋蟀之詩所以作也。夫蟋蟀何物耶。羣飛害稼。春秋書之。以為災異。蓋蝗類也。而詩人何取焉。曰。詩之託興。惟見其生育之蕃。有似乎子孫之衆爾。亦猶鴟鵂雖非嘉祥。而微桑土于未雨。得思患豫防之道。于是取之也。雖然。以蟋蟀與子孫則可。謂蟋蟀無妒忌心。則安得而知之。今此詩言宜爾子孫者。至于三。是則后妃之心。果能如是物之不如。故其效驗如此也。蓋思而得之。凡物之以類相從。皆其心之和同無間。而羣飛蔽天。則其尤者焉。和同如此。則不妒在其中矣。然物以類從。何可勝計。奚獨有取諸此。曰。古之記者。謂蟋蟀一生九十九子。其繁滋也。甚矣。他物雖以類從。而生育未必若蟋蟀。同類既衆。而生育又不勝其多。則安得而不取之乎。嗚呼。人物之辨。古人甚嚴。昏而不明。所以為物。人心至靈。所以貴于羣物也。然鳥之反哺。蠶之祭先。蟻之有君。臣皆有似乎人道。亦有放其良心。而物之不若者。君子蓋深悲之。大學述縣蠻黃鳥。止于丘隅之詩。而繫以孔子之言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由是觀之。貴而為人。猶或妒忌者。可以人而不如蟋蟀乎。然則此詩之作。有助于風教多矣。

桃夭篇

臣聞詩人稱人情之相安者。未嘗不以宜言之。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魯頌曰。宜大夫庶士。取士大夫之相安也。夫人情至于相安。則有和順而無乖戾。有歡娛而無怨謔。豈不甚可貴哉。今此詩曰。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之間。雖離其和。交相親愛者至矣。又曰。宜其家人。則非獨夫婦也。闔門之內。長幼尊卑。無不穆然有當于心矣。婦人謂嫁曰。歸。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謂仲春之月。婚姻之時也。女之始嫁。情意未洽。而宜家之效。固已立應。況于寢久乎。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以明物物之可嘉也。以桃之可嘉。媿德之可貴。周旋俯仰。無所不宜。此豈法嚴令具。強之使然哉。風化之行。固有本之者矣。后妃無妒忌之行。閨門有肅雍之美。是非其本歟。惠及其下。衆妾序進。則內無怨女。化行于外。婚姻以時。則國無壞民。此和氣洋溢極治之時也。詩人安得不于一篇之中。致其意歟。雖然。婚姻及時。後人知是者亦不少矣。而人情未免乖戾。罕以輯睦聞者。又何歟。曰。此所以有貴于風化也。先王之時。家道既正。教化流行。習俗淳美。涵濡于禮義之澤久矣。之子于歸。資性婉淑。足宜其家。風化使然也。非有先王修身正家之本。而獨以男女及時為貴。此乃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又豈能銷乖戾之習。而長輯睦之風哉。此詩三章。會無一語及于后妃。而序詩者推而言之。蓋天下之事。有可以法禁整齊者。而風俗之美。非法禁之所能致。要必基本所在。能用其力。故其感召如此。歸諸后妃。鉤深之論也。嗚呼。后妃之賢否。風俗之美惡。繫焉。吾身之修不修。后妃之賢否。繫焉。君天下者。其可忽哉。

兔置篇

臣聞賢人衆多。繫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者。化育之所自出也。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無以陶冶斯世。皆入于禮義之域。則歸其責于君。而人君亦不敢辭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于一人。古之聖君。知其然也。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惟人紀是修。惟民極是建。凡所以善其心者。無一日敢忘。要其效驗。必至于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始無愧于代天司牧之職。其或未然。亦惟反身修德而已矣。兔置者。設以掩免。賤者之役也。丁丁者。樵之聲也。其役雖賤。其人甚武。赴赴焉。有公侯干城之才。亦可謂難能矣。又進于是。其可以密邇公侯。故謂之好仇。猶言善匹也。以密邇為未足。而有腹心之喻。即一身之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非不切也。而又有切于此者。今日可為腹心。則智慮之深長。操守之堅正。可仗以立國矣。嗚呼。貴而賢。賤而不肖。天下之常理也。賢者役人。不肖者役于人。亦天下之常勢也。兔置之人。執此賤役。教養之所不預。賢與之所不及。宜其才質關劣。不足與進于善也。而詩人所稱。乃真賢實能之任。曾謂是瑣瑣者。足以當之乎。臣聞之。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興。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途。人心無常。惟上是聽。風行草偃。不約而從。后妃無妒忌之行。其本正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此詩三章。皆以肅肅為稱。故謂之好德。夫既惟德是好。則舉以當真賢實能之任。孰謂其不可乎。今而後知先王盛時。風化所及。莫非常人。吉士隨取而足。有不可勝用者。正本之效。固如是也。而後世每以乏賢為憂。亦豈無所自歟。序詩者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觀其迹。若不相為謀。而心之感通。有必然者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

采芣篇

臣聞易之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于和平。則風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無以感之。豈能臻此哉。然則何以感之。曰。行遠自邇。始治外自內。始未有其家不可教。而能化行于他人者。故宮闈之選。風化之樞機也。后妃無妒忌之行。其心既和平矣。衆妾進御于君。不復顧慮。則其心亦和平矣。夫和平者。人之本心也。宮闈之內。至和平。皆以有子為樂。則風化所覃。自近及遠。亦孰不以有子為樂哉。采芣者。宜子之樂也。采采者。不一之辭也。薄言有之。采而得之也。掇拾也。撝取也。撝者。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懶者。以衣貯之而披其衽于帶間也。衽之可矣。而復撝之。撝之可矣。而復懶之。此心之切。惟恐其不多也。區區微物。以宜子之故。不憚勤勞。多方採取。詩人深探其心。而曲盡其形容之辭。若贊而非贊。愛其風化之美。而不能自己也。夫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人道之婚姻。專為續嗣計耳。婦人無子。將焉用之。故有子之願。尤為甚切。而世降俗薄。乃至有生子而不舉者。天性之愛。絕滅無餘。何其與古人大相遠耶。蓋樂于有子。人之本心。有子不樂。非其本心然也。古人之心。至和平。故惟恐乎嗣緒之不蕃。後人之心。不和平。故反以生育為累。爾夫秉彝之初。均此一心。而習俗美惡不同如此。任風化之責者。當如之何哉。詩人觀夫采芣之采。既為之三詠三歎。而序詩者則蔽以一言。而曰。后妃之美。蓋非后妃之賢。得其本心。則必不能使當時之婦人。亦皆遂其本心也。尊卑上下。皆不失其本心。可謂極盛之時矣。後之為妃者。要當以是為法。

漢廣篇

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于羣物者。以存是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心苟存。雖至微之人。足以取重于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為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于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幹上棟。非有枝葉下垂。可為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弱。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為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為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泳潛行也。方楫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以楫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于錯薪之中。為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蕪以秣其駒。致倦倦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于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為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夫莫剛乎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為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尚。惟此心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于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自出歟。

汝墳篇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子之心。一于親而無他者。謂之孝。臣之心。一于君而無他者。謂之忠。故大

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一而不雜。凜凜乎如上帝之臨臨。豈敢有他哉。汝墳者。汝水之岸。其高如墳也。條枚者。枝與幹也。調飢朝而未食。其餒最甚也。條肆者。今年斬之而來歲復生之木也。夫行役于外。而妻躬采薪之勞。職當然也。念其良人。而有如晨朝之飢。何其切哉。蓋至于踰年之後。而有不我遐棄之語。乃知其初念之至切者。憂其去而不復返也。古人奉君命而行。則不敢顧其身。履險犯難。有死之道。而不違自恤者。以臣之事君。大義所在。不可少虧也。向也。憂其棄我。今也。喜其既見。上能承君命。而下能保其身。則不棄我而死矣。此婦人之所以自慰也。遠役之苦。如彼魴魚。至于尾亦。可謂勞矣。王室之威。如火烈烈。可謂酷矣。人情至此。不能不怨。然忠臣之心。其可怨乎。父母孔邇。所以寬譬之也。紂雖酷虐。而西伯方行仁政。有父母之恩。可恃以安存也。嗚呼。天下之達道。人倫而已。人倫之外。焉有他道。勉勵其夫。事君盡忠。則夫婦之道篤。而君臣之義亦隆矣。一詩之中。二美具焉。此所以為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也。風化之美。陶冶薰蒸。能使為婦人者。此心昭然于義理。如此是之謂善化。後之君天下者。可不鑒觀于此哉。

采芣篇

臣聞祭祀之事。古人之所甚重也。人孰不奉祭祀。而可以奉祭祀者。實難。是必洞洞屬屬。精一不雜。有以契夫鬼神之心。則可以行此禮矣。邦君之配。國人所尊。謂之小君。其職甚不卑也。而所謂職者。非有他事。惟曰奉祭祀。是為稱職。不足以奉祭祀。則失其職矣。然則夫人者。可不職思其憂乎。芣。芣蒿也。所謂澗溪。沼。止之毛也。采而用之。有事乎太廟。故曰公侯之事。又曰公侯之宮。宮即廟也。物之可薦者。亦多矣。不及其。他而獨有取夫芣。豈不曰。交乎神明者。在誠而不在物歟。誠心不至。雖犧牲肥膾。黍稷豐備。神其吐之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疎敬之貌也。執芣以助祭。而疎敬于宗廟之中。亦足以明此心之不放逸矣。雖然。當祭而致敬。祭畢而忘之。是誠心易衰也。又豈足為敬乎。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祭義所謂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也。不即安于私室。而猶遲遲其歸。心足以御其形。而不為形所役。心不懈則形不倦。故既祭之餘。無以異于承祭之時也。夫是之謂夫人之職。以祭祀為職。是以誠敬為本也。本立則衆美從之。豈不甚可貴歟。嗚呼。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古人純一不已之心。于是著見。與夫斯須致敬。而懈怠隨之。固萬萬不侔矣。而召南之夫人。亦能用力于此。味薄言還歸之語。而想其中心之所存。純一而不雜。此所以無愧于幽明也。其亦國君躬行表正之明效歟。

甘棠篇

臣聞人心未易感也。而感人之深者。其惟盛德之君子乎。甘棠之詩是已。蔽芾言其盛也。茂草舍也。拜謂屈而下之。說猶舍也。或曰。說本作稅。言其稅駕于茲也。人之為政。悅人心于一時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難。衣食之分。人乘輿之濟涉。非不悅也。而君子則曰。小惠未徧。曰。惠而不知為政。淺狹如此。又安能使人悠久而不釋歟。召伯誠心愛民。不自隆貴。草居露宿。聽訟于甘棠之下。未嘗任智術。要民譽也。而當時愛慕之後。人追思之。見彼甘棠。以為所憩之地。而相與共存之。不惟勿伐勿敗。雖屈而下之。亦所不忍。何其入人之深耶。意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斷其是非。曲直無毫髮之差。亦猶皋陶明刑。適種厥德。而黎民懷

之。凡形于聽訟者。皆是心也。心純乎天。發而為政。皆與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周召分陝而治。召伯之令名。得與周公並傳。殆非偶然者。三復此詩。其得人心如此。豈不偉哉。後之號為能吏者。率以強敏相尚。慘刻為賢。民疾視之不暇。豈復有愛之久而不已者。由是觀之。人君之用人。當取夫材之足以集事者歟。抑取夫德之足以感人者歟。爾甘棠之詩。宜知所決擇矣。

解齊毛詩經義卷二

行露篇

臣聞。莫難于聽訟。聽訟之人。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其情偽萬狀。若之何聽之。然天下萬事。不逃乎理。善聽訟者。以理裁之。而孰能肆其欺乎。厭。渴者。露。濃之貌。所以不敢夜行者。畏露之濡其身也。女以貞信自守。惟恐少有點污。冰清玉潔。克保其身。豈容彌基之男。得以侵陵哉。明于聽訟者。視其貌。察其言。觀其理之然否。固知其大節之無虧矣。雀雖能穿屋。而雀實未嘗有角。鼠雖能穿墻。而鼠實未嘗有牙。牙。牡齒也。鼠之所無。故借以為喻。此言女雖速于獄訟。而女實未嘗有室家之情也。不明者。惑于形似。遂以為真。而明者。觀之。知女之無邪。猶雀之無角。鼠之無牙也。豈可以穿墻之故。而遂謂其真有角牙哉。曰。室家不足。曰。亦不女從。女子潔白之操。于是乎著見矣。大學傳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夫惟是心清明。無隱不燭。能使巧偽無質者。不肆其浮辭。此使民無訟之道也。召伯躬行此道。心無毫髮之私。臨民決訟。洞見肺肝。此所謂明于南國也。君天下者。得如斯人者而委任之。天下無冤民矣。嗚呼。偉哉。

羔羊篇

臣聞。人臣委質以事君。所食者。君之祿也。然得之而由其道。居之而稱其職。無愧于此心。則雖官尊祿厚。

吾非無之斯心痛切不暇飲也。察之照物或妍或醜無不受焉。故如猶人也。小人非我族類其可入吾心乎。同僚之義亦有兄弟之親似可恕也。而往則見怒其臭味亦殊也。石猶可轉而心不可轉。席猶可卷而心不可卷。其正直如此而發于威儀人無得而選擇之。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其與小人異趣豈不遠哉。愷于羣小為羣小所慍也。既遇其病又受其侮已拊心以憂故謂之辟日月明之至也。居諸語助也。今晝夜迭運而光景寢微猶君德寢昏而小人得以蔽之也。心之有憂如衣之有垢垢之不去愁沮無聊不能奮飛固其宜也。或曰有所憂思則不得其正今憂心如此寧不害于正乎。曰國家將危忠臣義士此心如割幸其君之一寤故以屈原之忠而自沈汨羅君子與之未害其為正也。人主觀此一詩可不自警乎。仁人不用小人在側而使賢者不堪其愛人君實為之也。書曰股肱喜哉孟子亦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于王之朝矣。夫使賢者皆有喜樂之心亦人君為之。今朝廷有道而忠良之士猶以當時為憂此必有所以然者。惟聖主深察之。

燕燕篇

臣聞天下之事不謹其始未有能善其終者。發端之始害猶未著故人忽之積日累月其惡寢長遂致于潰裂四出莫之能禦且莊公之初過于有所感爾妾巧于求壻主從而悅之此亦人之常情也。悅而不已則溺溺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僭夫人既失其位嫡嗣何以自存國本一搖庶必奪嫡此豈小故也哉。且莊姜無子戴嬀實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則莊公嫡嗣也。其妾有寵是生州吁則莊公之庶子也。州吁將兵公弗能禁桓公嗣立成公賊之戴嬀失所依倚反其宗國此國家之大變也。故莊姜深痛之方其上僭之始姜固已憂之矣。然害止于一身故綠衣之序曰傷已而已。今州吁敢行無道不君其君國勢將傾豈猶傷己而已乎。燕燕之稱謂己及戴嬀也。情義之厚相與追隨可謂昵矣。而其序不紊故羽則參差不一飛則或頡或頽鳴則或上或下未嘗無別也。曰泣涕如雨佇立以泣曰實勞我心何其憂之深哉。仲氏任只言其可親可信如周官所謂媵媵任恤也。溫惠淑謹又申言之其賢如此而遭此大變反于宗國安得而不憂乎。非憂戴嬀憂衛國也。禍變如此莊公實為之而媵不以為怨且勉莊姜以追思先君辭氣薰然無一毫忿戾之心。此所謂溫恭淑謹此所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為國家者觀此一詩而知其終之乖離皆其始之耽惑蓋亦兢兢業業而毋致于極哉。

日月篇

臣聞有一言而可以盡修身齊家之道者曰此心之明而已。人惟一心不明則昏明則是非可否皆大理之正昏則好惡取舍皆人為之私較然如黑白之異色燕越之殊塗也。人心豈可以不明哉。且莊姜齊侯之子也不為不貴矣。碩人一詩皆稱美之辭不為不賢矣。為莊公者禮重而親愛固其宜爾曾不見答而妾媵是嬖好惡取舍顛倒如此不明孰甚焉。此詩所謂乃如之人者蓋指莊公也。比之日月尊之至矣。而微有譏焉。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今也不能致察于帷薄之間能無愧乎。逝往也。意有所移往而不返溺于嬖妾而不在莊姜失于古人處夫婦之道故曰逝不古處。天下有定理嬖寵惑之則其心亂矣。故曰胡

能有定寧不猶言會不也。心在彼而會不在我也。三章四章亦以日月為稱而止言所以出之方何耶。日月經乎中天則其明無所不及初升之明雖明而未遠也。書曰視遠惟明孔子答子張之問曰可謂遠也已矣。明固貴遠也。莊姜之不見答無乃莊公雖明而未遠乎。不深言其過而特徵其辭示敬心也。德音天所同得莊公固有德音矣。以不定之故良心轉為無良甚可惜也。然莊姜不欲常置諸胸中要當忘之故曰俾也可忘。前三章猶有怨辭至于卒章惟曰父母養我不終至此尙復何言。所謂報我者亦不能陳述之矣。嗚呼使莊公本心常如日月之明夫婦之間豈至此極哉。君人者觀此一詩心之不明其害如是。可以為鑒矣。

終風篇

臣聞處順境者易處逆境者難。何謂順境人心翕然相應無有齟齬者是也。何謂逆境人心悍然不從未易調護者是也。于其易也而順受之于其逆也而思所以處之反求諸己積其誠意盡其在我而已。莊姜不見答于先君又見侮于州吁甚難處也。常人之情遭此逆境無不懈怠而莊姜安于所遇惟自傷其無辜而無嫉妒他人之心故序綠衣日月終風三詩皆以傷己言可謂深探其所存矣。風終日而又甚暴喻州吁之虐而見莊姜之柔順則笑侮之猶無逸言小人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浪放蕩也。諷浪笑放侮之甚矣。而莊姜方且哀憐之以為良心善性人所均稟而淪于惡習顛冥至此良可悼也。覆雨土也。昏暮之狀也。雖則昏暮感其母之見棄亦有時而惠然肯來也。然終不能勝其惡習暫明而復昏所以莫往莫來也。莊姜不嫉惡又從而思之可謂深于愛子矣。悼之思之所以與其善心憎之絕之足以遏其惡念莊姜于此慮之熟矣。陰而霾陰終風且繼以陰雨不旋日而復晴亦言昏蒙也。雨雖不驟重陰未解故曰時晴。雖不作而相繼不絕故曰虺虺皆言昏暮也。人之善不善明與昏而已。寤言不寐愛其昏也。願言則嚏願言則懷欲其明也。願者善端初發之謂彼願言則我嚏矣。鄭康成所謂猶今俗人嚏而曰人道我此感通之理也。彼願以為懷矣。如周南嗟我懷人之懷不忘于心非不從而已也。莊姜可謂曲盡矣。而終不能轉移其暴虐之行其下愚不移者歟。然子雖不孝母不可以不慈此古人人倫之要觀是詩者觸類而長之則人倫之間蔑有不可處者矣。

擊鼓篇

臣聞興師動衆爭地爭城兵鋒一交肝腦塗地甚可畏也。其可輕用也哉。然有國有家者非兵無以宣威靈制強暴故亦不得已而用之外禦其侮者為固圍而舉以仁伐不仁者為救民而舉兵出有名故罔不吉何者人心固以為當然操不祥之具強民于戰鬪之間而不與衆同欲其為從之也難矣。今州吁以庶孽嫡親賊其兄罪固不容誅矣。乃欲以兵力自強為平陳與宋之役平成也。欲伐鄭而力不能獨辦故結二國之成而共伐之。漕邑之城國之土功也可謂勞役矣。今伐鄭之師怨苦無聊欲為版築者而不可得故有我獨南行之嘆蓋築者猶可以生還而我則必死所以仲仲然其憂也。將行之時與其室家訣別故其言慘戚如此。爰於也於何而居於何而處言無定也。於何而喪其馬則其兵敗而人亦殆矣。求諸林下

若所謂收爾骨者。何其言之悲歎。哭闕、勤苦之狀也。夫婦之義。生死同之。勤苦共之。此一定之論也。故曰成說。今而不我活矣。說可成乎。洵亦信也。詩人所謂洵美且直。皆信然之辭。向也約言與子偕老。今我先子而死。則變而為不信也。故曰不我信者。此皆夫婦訣別之語。州吁亦聞之乎。昔孟子論得民心之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安居者人所欲。而州吁故勞之。用兵者人所畏。而州吁強施之。欲惡皆違乎民。自古及今。未有能濟者。由是觀之。兵其可輕用哉。雖然。人有疾病。以藥攻之。時有姦宄。以兵伐之。雖湯武之得天下。何嘗不用兵乎。而湯武之舉。順乎人心。故人無不服。此詩所刺。嗚乎人心。故人皆怨之。成敗之所以殊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而用兵。人亦何怨之有。若人者。蓋亦深思熟講。求所以順乎人心者哉。

凱風篇

臣聞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亦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言得失之殊途。未有不自己出者。責人而不責己。則本原之地。用志不篤。見善不遷。有過不改。而感格之至。邈不可冀。修己而不責人。則朝夕思念。求所以齟齬不合者。誰實為之。積其誠意。自足以感人動物。此得失之所以殊也。昔者舜之事親。難莫甚焉。舜不見其頑。而惟極其敬。舜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變齊慄形于載。見故雖轉腹之不慈。亦為之底豫。此感格之效也。凱風之詩。其淵源于此歟。凱風云者。南方長育萬物之風。舜之作歌。所謂南風之薰。阜民財者是也。棘難長之木。心發生之初。自凱風之吹拂。其心始長。至于天。天其盛可以為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以喻母氏養我七子。自襁褓而至于成人。其劬勞也久矣。而吾母寡居之後。不安其室。人子于此。將何以自處哉。男女人之大欲。當淫風流行之時。漸染惡習。與之俱靡。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母子之際。人所難言。順從則害義。諫止則傷恩。惟有反躬自責。不以為母之過。而以為己之咎。則庶乎其足以感動矣。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泉之清寒者。能使人甘之。鳥之好音者。能使人樂之。而我獨不能慰其母。是豈母之罪哉。比之凱風。其稱甚美。而寒泉黃鳥之不若。其自責也深矣。負罪引慝。此舜所以為大孝。而今也。七子之心。契合無間。古今雖殊。人心不異。所謂人皆可以為舜舜也。雖然。子之自責。可謂有子矣。而母之能從。略不見于詩。何哉。曰誠可以貫金石。而況于人乎。未有不可感動者。以譬曉底豫推之。母之能從。不言而可知矣。觀此詩者。處人倫扞格。皆能反求諸身。始雖未合。終必相應矣。以之處兄弟。則兄友而弟恭。以之處夫婦。則夫和而妻柔。易之繫辭曰。觸類而長之。豈不信然哉。

絜齊毛詩經義疏卷三

雄雉篇

臣聞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大序之說詩。所以為治亂之別也。今其軍旅數起。大夫久役。室家閱其夫之勤勞。宜若有怨怒其上之語。而辭氣蕭然。獨有治世之遺風。此其故何也。曰詩發于人心。時有治亂之殊。心無厚薄之間。上雖失道。而詩人不忘其君。無異于有道之時。又何怨怒之云乎。此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雄雉以喻其大夫遠役于外。妻以懷安之故。不能偕行。遂至于阻。隔是我自取之也。將以誰咎。不怨其上。而歸咎于己。與常情大不侔矣。展誠也。受命而行。秉心無二。惟知君命之重。而忘其在己之勞。是之謂誠。不怨其上。而稱美其夫。其識高矣。陰陽之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日月之往。未嘗不來也。今吾夫遠役。而逸無來期。其心亦苦矣。然豈可以我之怨苦。而怨其上也。故卒章之意。尤篤厚焉。百爾君子。泛言從役之大夫也。我一婦人。雖不足以知君子之德行。然此心之善。人有所同。不忮害。不貪求。可謂善矣。故以臧言之。不甘己之勞役。而害他人之安居者。謂之忮。以安居為可樂。而違道以有請者。謂之求。此二病者。常情所不能免。而吾夫無之。則行役何往而不善。雖久勞于外。固未嘗不裕然也。有夫如此。吾亦可以自慰矣。其夫聞之。豈不益自勉勵乎。一時同役之大夫。聞之又豈復怨上乎。徧告百爾君子。蓋所以警之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春秋傳曰。宴安酖毒。不可

事如此之多。祿如此之薄。若不相稱。然以理推之。是必事繁而位卑。非高爵也。故其祿亦薄。上而君不見。知下而妻子謫我。摧我。居濁亂之世。所遇若此。何以爲懷哉。安于天命。順受之。斯可矣。賢之用舍。關乎盛衰。固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雖然。賢者以此自處。則可。人君以此待賢者。則不可。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乎朝矣。夫悅于任職。而不委之天。治世之事也。君人者可不盥觀于此哉。

北風篇

臣聞人君之爲政。莫善于寬仁。莫不善于威虐。寬仁則民愛之。威虐則民畏之。愛之若父母焉。畏之若仇讎焉。父母之親。不忍一日離。而仇讎之惡。惟恐其不相遠也。爲人上者。不能撫愛其民。而專以威虐從事。人心豈有不離者哉。人皆去之。君誰與立。則是戕其民者。乃所以自戕也。豈不甚可懼哉。北方肅殺之風。凜乎可畏。而加之大雪。其寒益甚。所以喻衛君之威虐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畏其慘酷。與其所好相率而去之也。虛徐寬舒之貌。亟也。且語助也。若或遲遲其行。則其禍急。言不能一日自保也。次章亦然。至于三章。所謂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則今日之當去。顯然如狐赤而烏黑。無可疑者。理所當去。而遲回不去。其禍豈不愈速乎。人心乖離。一至于此。疾之如仇讎矣。君者。民之父母。而疾如仇讎。孤立于上。國勢岌岌。威虐之所致也。竝爲威虐。則不獨衛君爲然。亦必有同惡相濟者。此所以重失人心也。今仁聖在上。子惠黎元。可謂二矣。而監司帥守。猶有急于財賦。刻剝窮民者。亦有敢行誅殺。害及流民者。此皆不仁之人。爲國失人心者也。人心一失。所係甚大。伏惟聖主哀之。救之以活生民之命。告之戒之。以衰酷吏之風。此誠今日之急務也。

干旄篇

臣嘗觀孟子開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公孫丑問其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于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曰。予既已知之。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嗚呼。若孟子者。可謂深知爲國之要道矣。夫使之爲政。安危理亂。皆由是出。豈徒以一身事其君哉。虛心屈己。旁求衆善。以自輔其所不逮。則可以當此重任矣。自於其能。不復求助。忠告盡聞。而諂諛日親。則何以治其國哉。今觀干旄之詩。衛之臣子。何其好善之篤。干首之有旄。鳥隼之爲旟。析羽之爲旌。皆卿大夫之所載也。浚。衛邑也。城外謂之郊。居民所聚謂之鄙。城則浚邑之城也。素絲。束帛也。卿大夫誠心好善。或求諸諸邑之中。或求諸郊野之外。多方搜訪。幸而得之。則以束帛良馬。將其誠意。心之篤切。形見于此。所以有加而無已也。彼姝者子。指卿大夫之妹。美也。誠心好善。如恐不及。其德可謂美矣。故賢者感之。莫不曰。吾將何以畀之。予之告之乎。此所以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嗚呼。珠玉無經。而至于前。惟其好之爾。難合自重之士。有所抱負。豈肯輕以語人。今而輸寫心腹。樂告以善。致敬盡禮。感之使然也。區區一小國。而臣子皆好善。當時賢者。亦皆以善道告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翕然有濟濟多士之風。國安得而不興乎。雖然。是有本有原。一國之事。人君爲之也。一舉一錯之間。是非美惡。由是分焉。故夫好賢樂善。臣子之懿德也。而所以任用之者。其誰歟。妒

賢嫉能。臣子之大罪也。而所以登進之者。又誰歟。沿流探源。其責固有在矣。此詩人所以必歸其美于衛侯也。人君觀此。足以知爲治之大端矣。

考槃篇

臣聞國之所恃以安疆者。以得賢也。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賢者抱道懷德。君能用之。則邦家之福。不能用之。則獨善其身。古之明君。深達是理。故求賢惟恐其不及。其或潔身遁世。自放于寂寞之濱。人君必反而自思曰。彼賢也。宜爲我用。而有所不屑。得非氣類差殊。不足以感召之歟。吾進德而不解。則誠心感通。庶乎悅而願立于朝矣。莊公之先公。是爲武公。篤于好善。能聽其規諫。而厥子弗克遵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考槃之詩所以作也。考成也。槃樂也。碩大之賢。君不能用。潛伏于阿于陸。俯仰無愧。自全其樂。所謂考槃也。矢。陳也。設忘也。倦倦于君。寐覺而言。不能忘也。弗過者。不得過君之朝。弗告者。不得告君。以善。三章所陳。久而不已。所謂永矢也。賢者抱負不淺。其君疎而擯之。不得有所展布。怨而不釋。人情之常也。今此詩無一怨辭。而忠愛之意。膠固而不可解。易之否曰。拔茅貞吉。志在將誰與治其國乎。後之爲人上者。三復此詩。深以莊公爲戒。勸求賢士。毋使考槃于荒野之間。則可以立邦家之基矣。

芄蘭篇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剛健。人君之患。莫甚于柔弱。剛健則日進無疆。足以有爲于當世。柔弱則安于苟且。不能見于事業。智愚相去。豈不遠哉。今一介之士。苟惟柔弱。則不能自立于鄉黨。況于國君。一舉一錯。安危所關。其可以柔弱自處乎。惠公者。宣姜之子。朔也。不彊于爲善。而忍于爲惡。子之得罪。朔實爲之。卽位之後。上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下不能制公子頑之惡。至柔至弱。擁虛器于上。何足以君其國乎。芄。蘭者。柔弱蔓延之草也。支。枝也。艸所以解結成人之服也。國君雖童子。猶服成人之服。臍則佩矣。能則無有也。凡人或有所長。人皆得而知之。今日能不我知。則是塊然而已爾。芄蘭之葉。如佩鞶之狀。鞶。決也。鞶則佩矣。能則不我甲也。天之十日。以甲爲首。故事物之最先者。皆謂之甲。人亦如是。今日能不我甲。則才不足以高世矣。容。容刀也。遂。佩遂也。倬。帶垂而動也。服飾若是。皆如成人。而不見其有能。豈非其所大闕歟。凡人皆不可以無能。而君尤不可以無能。人而無能。其害止于一身。君而無能。其害及于一國。紀綱之不振。法度之不修。人心之不服。國勢之不彊。皆柔弱無能之故。爲人上者。可不懼哉。

木瓜篇

臣聞德不足以感人者。不足以言德。惠不足以感人者。不足以言惠。古之人所以其異于常人者。惟其感人之深而已。故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三代而上。人心愛戴其君。久而不能忘者。由此道也。自入春秋。五霸迭興。大抵雜以權術。惟己是利。遑恤其他。而惟齊桓公。一爲之。存亡繼絕。與人同利。猶有治世之遺風焉。今觀木瓜之詩。何其圖報之無窮也。瓜與桃李。皆以木言。以別于瓜瓞。羊桃

雀李而已。非難得之物也。投以易得之物。而報以難得之貨。亦云可矣。猶曰。非敢為報。姑永以為好而已。言有盡而意無窮。何時而可忘耶。攷之左氏傳。而後知齊之于衛。有生元肉骨之恩焉。衛自榮澤之敗。國為墟矣。遺民無幾。何以自立。桓公成之以甲兵。遺之以車馬器械。絕而復續。踐而復振。無國而復有國。豈非生死肉骨之恩乎。與滅國繼絕。天下之民歸心焉。此聖人之垂訓。而桓公得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亂離之餘。安堵如故。安得而不深感之歟。或曰。今北敵垂亡。不保朝夕。與衛國敗于榮澤之役。亦何以異。我朝垂德惠以覆護之。使既微而復振。將滅而復存。可乎。曰。不然也。衛中國之諸侯也。為狄人所滅。故霸主不得不救。今北敵中國之世讎也。因其敗壞。張皇六師。為復讎刷恥之舉。可也。其可救哉。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成湯之所以興也。惟聖主深察之。

黍離篇

臣聞王業之方盛。人皆歡樂而詠歌之。王業之既衰。人皆愁苦而哀傷之。故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觀夫音之不同。而世道之升降。斷可識矣。周之盛也。合天下而歸往焉。故謂之王。及其衰也。名雖為王。其實相戾。于是降而為國。風直與諸侯等。爾可不哀哉。京周即鎬京。天下之所宗也。成王之營洛邑。取夫朝貢之道里均。有時會諸侯於此。其實仍居鎬京。爾平王懲幽王之禍。畏戎之疆。徙于東都。而宗周遂不復至。曩時定都之地。變而為禾黍之場。周大夫適之。思先王之盛。不可復見。所以不堪其憂也。稷始而苗中而穗。終而實。蓋注目者屢矣。如醉則甚于搖搖。如噎則又甚于如醉。言其憂愈深也。呼天而告之曰。所以致此者。何人哉。不以衰弱之故而虧君臣之義。此所以徵其辭也。嗚呼。周雖不競。鎬京之地。猶在境內。而忠臣過之。猶悲愛如此。況有甚于此者乎。我國家建都于汴。既九朝矣。宗廟宮闕。于是乎在。靖康之禍。鞠為禾黍。非能如東周之在境內。神皇未復。敵久據之。往時朝會之地。今為敵人之居。此天地之大變。國家之大恥也。使周大夫生于今日。過其故都。其悲愛慘戚之情。又當如之何哉。平王惟不自強。所以迄不能復西都之盛。聖主誠能反其所為。臥薪嘗膽。以復讎刷恥自期。則大勳之集。指日可俟也。人情之慘戚。將轉而為歌謠。豈不偉哉。惟聖主頌圖之。

揚之水篇

臣聞人君有剛德。則朝廷無過舉。夫人君所以臨制四方。役使羣動者。惟其剛也。是非可否之皆當于理。先後緩急之不失其序。惟至剛者能之。不剛則顛倒錯亂。當為者不能為。而不當為者反為之矣。平王之母家申侯也。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太子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幽王隕。晉侯鄭伯迎太子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則申侯者。乃平王之父讎也。悼王室之中微。痛讎恥之未刷。奮然作興。恢張紀綱。以正申侯之罪。則天王之剛德也。讎之不復。懷其私恩。又從而成之。弱執甚焉。此人心之所以不服也。諸侯有難。方伯連帥率諸侯以成之。義當然爾。王畿之卒。僅足以自衛。其可遠戍乎。平王為其所不當為。諸侯不服。莫為我用。而自以畿卒戍之。王室自是而愈卑矣。悠揚緩弱之水。雖東流。東楚東蒲之微。不能流轉。以喻平王之不能役使諸侯也。彼其之子。指當時之侯國言之。申甫許皆姜姓。故言申而併及甫許焉。戍兵無

幾不能更代。未有還歸之日。此周人之所以怨思也。父讎當復而不能復。母家不當戍而戍之。顛倒錯亂。如此安在其為剛德乎。嗚呼。居九五之尊。位億兆之上。賞慶刑威。莫不在我。而柔弱如悠揚之水。亦可憐也。君天下者。三復是詩。盡亦勵精求治。自強不息。而深以平王之柔弱為戒哉。

繫齊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羔裘篇

臣聞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衣服。所以章德也。天之所命。奉而行之。非以私意與之也。有如是之德。斯有如是之服。當與而不與。不當與而與之。皆非所以奉天命。故古人于是致意焉。羔裘大夫之服也。濡潤澤也。豹飾。緣以豹皮也。委。鮮盛也。英。裝飾也。其服可謂華矣。其人必賢。乃能相稱。不然。則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矣。洵直且侯。信其直且美也。舍命不渝。見危授命也。彥。美稱也。此古之君子。皆稱其服者也。鄭之大夫。所服之裘。非不粲然可觀。而察其為人。瑣瑣碌碌。非所當服而服焉。詩人不顯攻之。而思古人以寓規警之意。知彼之為優。則知此之為劣。所謂辭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嗚呼。人臣策名委質。立乎人之本朝。固將有益于國家也。其可無以稱其服乎。人君設官分職。錫之朝服。以華其躬。非徒富貴之也。其可不求夫可以稱其服者乎。三復是詩。深求其義。則君臣之道兩得。不然。則俱失之矣。可不謹哉。

女曰雞鳴篇

臣聞人之一心。警戒則其德日新。宴安則其過日積。故傳有之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中無所主。惡勞喜逸。氣體頹惰。而不能自持。此所以溺于宴安也。況于夫婦之間。尤人情之所易溺者乎。道不足以制欲。志不足以帥氣。惑于淫狡。而不溺焉者。鮮矣。觀女曰雞鳴之詩。何其相警戒之切也。女以為雞鳴。而士以為

味且雞鳴之時。天猶未明也。味且則在晦明之間矣。女又曰。明且則在晦明之間矣。夫君子其也。鳧鴈以供飲食乎。加者射而中。男子之事也。宜者。其任不失其節。婦人之職也。枉席之上。人情之所易安。而古之為夫婦者。皆不以是為樂。未且而與。勤于生理而不敢懈。此心清明。不為人欲所蔽。可不謂賢乎。雖然。家人嗃嗃。與夫婦子。嗃嗃者。固有間矣。然不若交相愛之尤為可貴也。此詩以警戒為主。而味其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之語。則情意淡洽。歡然無間。琴瑟友之。以寓其所樂。則不偏于嚴矣。嚴以警其怠。和以通其情。豈非尤可貴者歟。抑又有大于此者焉。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固婦人之賢行也。而古人之為賢婦者。又不止是。今日子所招來而相與為友者。吾將雜佩以贈之。則其志甚大。乃周南之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之用心也。豈非婦人女子之難能乎。夫婦交相警戒。其德日進。遂至于此。非溺于宴安者之所能識也。孔子存此。以為萬世夫婦之法。誠用力于造端之地者。可不三復是詩哉。

山有扶蘇篇

臣聞孟軻有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仁賢君子。國之所恃以安疆者也。有之則為朝廷之光。無之則為社稷之辱。南山有臺。樂得賢之詩也。曰臺。曰萊。曰楊。曰杞。曰李。曰栲。曰杻。曰杙。曰榆。以喻賢人之衆多也。南山北山之崇。必有生植之物。蔚然茂盛。斯稱其為山矣。朝廷之尊。必有衆多之賢。森然會集。斯稱其為朝廷矣。今此詩之大旨亦然。扶蘇。叢生之木也。喬松。竦直之木也。此山之所宜有者。荷華。芙蓉也。游龍。紅草也。此隰之所宜有者。賢人之盛。獨非朝廷之所宜有乎。子都者。美秀之稱。子充者。篤實之謂。狂言其放肆。狡言其險詐。如此而正。如彼而非。如此而正。如彼而非。豈不察然黑白分明哉。今子都。子充。宜見而不見。而狂與狡。不宜見而見。則是非邪正。顛倒錯亂。而紀綱法度。頹廢闕安。在其為朝廷之尊乎。立政之書曰。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書之儉人。即詩之狂狡也。其意氣似勇決。其言論似開敏。故世主往往惑焉。以為真可信任者。此國家之蠹賊也。可不芟夷之。屏棄之乎。公論之所謂美者。鄭忽以為惡。公論之所謂惡者。鄭忽以為美。狂狡肆其毒整。而賢者無以自存。尚何以保其邦乎。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雖堯舜之聖。而于此不敢忽。何為其不敢忽也。似是而非。足以亂真。取捨不當。而禍亂之所從生。故也。惟聖明致察焉。

風雨篇

臣聞所貴乎君子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天與人以此心。至精至明。雖更歷萬變。而秉彜之懿。未始少虧。斯可謂之君子矣。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其惟克用。常人也。常者。不變之謂也。窮如是。達亦如是。始如是。終亦如是。是之謂有常。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塞窮也。謂不變窮之所守也。死者。人所共畏。當死則死。不以為懼。可不謂之強乎。強立而不反。則可謂有常矣。風雨之作。淅淅瀟瀟。至于有如晦冥。未嘗易其節。物固自有常也。可以人而不如物乎。始正而終邪。始勤而終怠。始明而終昏。皆不常其德也。皆改其度者也。君子則不然。吾有此良心。斯有此常德。規矩準繩。不可須臾離也。終身守之。不以時之汚隆而貳其心。此人君之所當用也。今鄭國之君。棄其有常者。而用其無常者。此詩人

之所以思見君子焉。未見之時。如在險阻中。既見則平矣。故曰夷。未見之時。如疾痛之在躬。既見則愈矣。故曰瘳。未見之時。此心戚戚然而憂。既見則釋然矣。此所以喜也。嗚呼。君子之未見。與夫既見。人心休戚不同如此。國之輕重繫于此故也。然則為人君者。豈可不汲汲皇皇。求天下有常之士。而信任之哉。

子衿篇

臣聞人生天地間。所以異于羣物者。以知有義理而已。義理。人心之所同。皆可以為善。然無以講明之。則終日昏昏。淪于惡習。與蠢然無識者。殆無以異。所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古人病其然。設為庠序學校。漸摩陶冶。使人心曉然。皆知義理之可貴。不為物欲所遷。則教之功也。嗚呼。是豈可一日廢乎。青青子衿。謂交領也。學子所服也。青青子佩。謂佩玉也。禮。士佩瑤珉。而青組纓是也。士服其服。宜在學校。而逸游于外。無親師取友之益。安在其為士乎。縱我不往。教而子亦不來。雖音問亦不我通。乃自肆于城闕之上。以聘望為樂。此所謂挑分達兮也。挑達之樂。在外。義理之樂。在內。在外之樂。俄頃間爾。在內之樂。生生不窮。而人心不明。味于取舍。君子安得而不傷之一日。而廢飲食。不免于饑渴。一日而不務學。必放其良心。良心陷溺。將不可以為人。此其為害。殆有甚于饑渴者。此所以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雖然。士亦何罪。國君不以為急。學校廢而不修。所以至是。然則為民上者。豈可不以教養為先哉。

雞鳴篇

臣聞人無常心。由天理而行。則是心常明。為人欲所蔽。則是心必昏。男女之欲。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溺于其所愛。而忘其為可戒。則本然之心。日以昏蝕矣。古之人。以為家不齊。不可以治國。故必擇賢妃正女。資稟不羣。而教飭有素者。端本于宮室之間。所言所行。率由正道。朝夕規警。而此心之明。莫或蔽之矣。聞蒼蠅之聲。而以為雞鳴。見月出之光。而以為日出。兢兢然惟恐朝臣之既至。而吾君之視朝稍晚。無以慰士大夫之心。不敢以為細故而忽之也。蟲飛蠶動。東方且明矣。而我猶與子甘寢。而同夢會于朝者。皆欲歸其私家。久候于此。寧不見憎乎。下憎其上。不美莫大焉。警策昏怠。未明求衣。視朝不失其節。則我與子皆不見憎矣。嗚呼。為上者。何可不念其臣乎。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勞逸休戚。同然無間。所謂體也。卷耳之詩。知臣下之勤勞。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居宮闈之內。而能體其臣于道塗之艱難。此所謂賢后妃也。今此詩亦念夫趨朝之臣。可不謂賢乎。哀公荒淫怠慢。無道甚矣。此詩不直指其失。而惟以古之賢妃。所以警其君者言之。知彼之為善。則知此之為惡。幡然自省。能改其過。是亦賢君也。嗚呼。其善格君心之非者歟。

還篇

臣聞一國之風俗。國君為之也。上倡其下者。謂之風。下從其上者。謂之俗。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倡之者善。而從之者無不善。則風俗日以淳。倡之者不善。而從之者亦不善。則風俗日以薄。齊人之俗。其初未必皆好田獵。馳逐也。惟哀公好之。故其下亦然。如影響之應形聲。有不能自己者。還便捷貌也。茂與昌。皆盛也。獸生三歲曰肩假。利也。藏善也。我謂彼為還。彼以我為假。我謂彼為茂。彼以我

為好。我謂彼為昌。彼以我為戚。一國之人。好田獵者衆。故猝然相遇。更相稱譽。不能自禁于齒頰之間。其始曰還。曰價。不過言其捷與利爾。猶未以為美也。至于曰茂。曰好。曰昌。曰戚。則皆以為美矣。視田獵馳逐。如蹈仁履義之深可貴矣。顛倒是非。轉移黑白。貴其所可賤。樂其所可憂。人心之昏蒙。一至此極哉。孟軻有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古之人君。所以一嚮一笑。不敢不謹者。蓋懼夫少有過差。而國人又將甚于我也。此詩無一言譏哀公之失道。而獨以其習俗之不美者言之。觀枝葉之瘁。而本根之蹙。不言可知也。其警其君者歟。孔子存此詩。所以欲萬世為人君者。謹其好惡。而端其表儀也。即其田獵馳逐。類而長之。凡屬于風俗者。皆當致謹。惟聖明深念之。

甫田篇

臣讀孟軻書。觀齊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亦可謂大有為之志矣。而孟軻則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三復斯言。而後知軻之知本也。夫人孰無所欲。而必顧我之所為。果足以得此。則可以遂其欲矣。所為者。卑汙淺陋。而欲求光明俊偉之功。其可得乎。襄公以國君之尊。而躬為鳥獸之行。瀆亂天倫。罪固不容誅矣。民事之不修。田獵之是。好觀其所為。無一合于義理者。此豈足以非常之功乎。妄意于闢大。而無可以闢大之實。妄意于服遠。而無可以服遠之具。此詩之所以刺也。田甚厲而力不及。則禾稼不茂。而稂莠繁矣。人在遠而強思之。則用心徒勞。而事功不集矣。曷不反而自求。退而自省乎。此詩人正本之論也。雖然。妄意于大者。遠者。固非矣。而無志于大者。遠者。亦豈君子之所貴哉。今觀卒章之意。猶有望于襄公焉。婉兮變兮。總角非兮。言童稚之時也。然長之養之。未至于甚久。而突然冠弁。列于成人。理之必然也。然則大者遠者。雖不可以驟求。而亦可以馴致。豈若田甫田之力不及。思遠人者之心徒勞哉。觀前二章。則知人君不可以妄圖。觀後一章。則知人君不可以無志。惟聖明深察之。

猗嗟篇

臣聞人君有大德。有節。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德之大者也。威儀之可觀。技藝之可喜。節之末者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于此有餘。則于彼不足。古之人君。深知是心之不可分也。朝夕念慮。惟躬行是急。惟家齊是務。而薄物細故。皆不暇及。大者既立。小者略之。乃所以全其大者也。魯桓斃于齊。襄夫人姜氏實為之。既而往來于齊魯二國。曾無顧忌。莊公之為人子。既不能追痛其父。又不能防閑其母。慙德多矣。而惟修其威儀。精于技藝。為足以悅世俗之耳目。母乃舍本而逐末乎。故齊人雖譽之。而實譏之。抑揚趨跲。言威儀也。美目清揚。言容貌也。射不出正。言中的也。四矢之反。既中而復中也。射至于終日。而無一不中。其藝固精矣。而舞則又與樂節相應。故謂之選也。人見之。誰不稱贊。而君子觀之。以為隱憂。何者。人惟一心。不可以兩用也。役其精神于威儀技藝之末。豈能不妨其大者乎。雖然。射所以觀德。內志不正。外體不直。不可以言中。其容貌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亦非射之善者。今此詩三章。極稱其善射。于此觀德。孰曰不可。而反以為刺。不已誣乎。曰射固可貴也。不追念其父。不防閑其母。人之大倫。乖戾如此。

而獨精于射。豈能掩其惡乎。孔子存此一詩。所以欲萬世之下為人君者。明于大小之辨。大者不立。其餘何觀。射有似乎君子。且不足貴。況其他技藝。所謂詩可以觀者。蓋如此。

陟岵篇

臣聞安佚者。人情之所甚欲。行役者。人情之所甚憚也。捨室家之樂。躬道塗之勞。險阻艱于跋履。寒暑切于體膚。父母兄弟。邈焉間隔。朝夕懷歸。不能自釋。此怨讟之所由興。今觀陟岵一詩。不惟不怨。而尊君戴主之心。無異于平居之時。此所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方其離家之日。父則告之曰。夙夜必倍。是欲其與儕類偕行也。而不敢自息也。母則告之曰。夙夜無寐。是欲其不遑寢處也。兄則告之曰。夙夜必倍。是欲其與儕類偕行也。而三人者之言。又皆曰。尚慎旃哉。丁寧告戒。如是其切。可不謂賢父母兄弟乎。陟其高山。望其父母。兄不可見。則思其別時告戒之語。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可不謂賢子弟乎。一門之內。長幼尊卑。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可謂達于大義。不蔽其良心矣。為下者能忠其上。而為上者可不卹其下乎。采薇東山之詩。序其情而憫其勞。入人之深。淪于骨髓。此所以犯難而忘死也。上卹其下。下忠其上。此所以交通而無間也。今日邊烽未息。征夫暴露。自往年四月至今。今年三月。恰一歲矣。盛夏酷熱之時。不容解甲。至于生蛆。隆冬盛寒之際。坐臥被甲。其冷徹骨髓。餓寒終年。食淡而無味。戰戰兢兢。豈其所樂哉。念之卹之。聖心之所不能忘也。孰若賦勞還之詩。各歸其故壘。而以其供億之費。募沿邊壯勇之士。人人可用。莫非精兵。有捍禦之實。無出戍之苦。父母兄弟。無復相離。保護鄉井。各致其力。計無便于此者。惟聖主亟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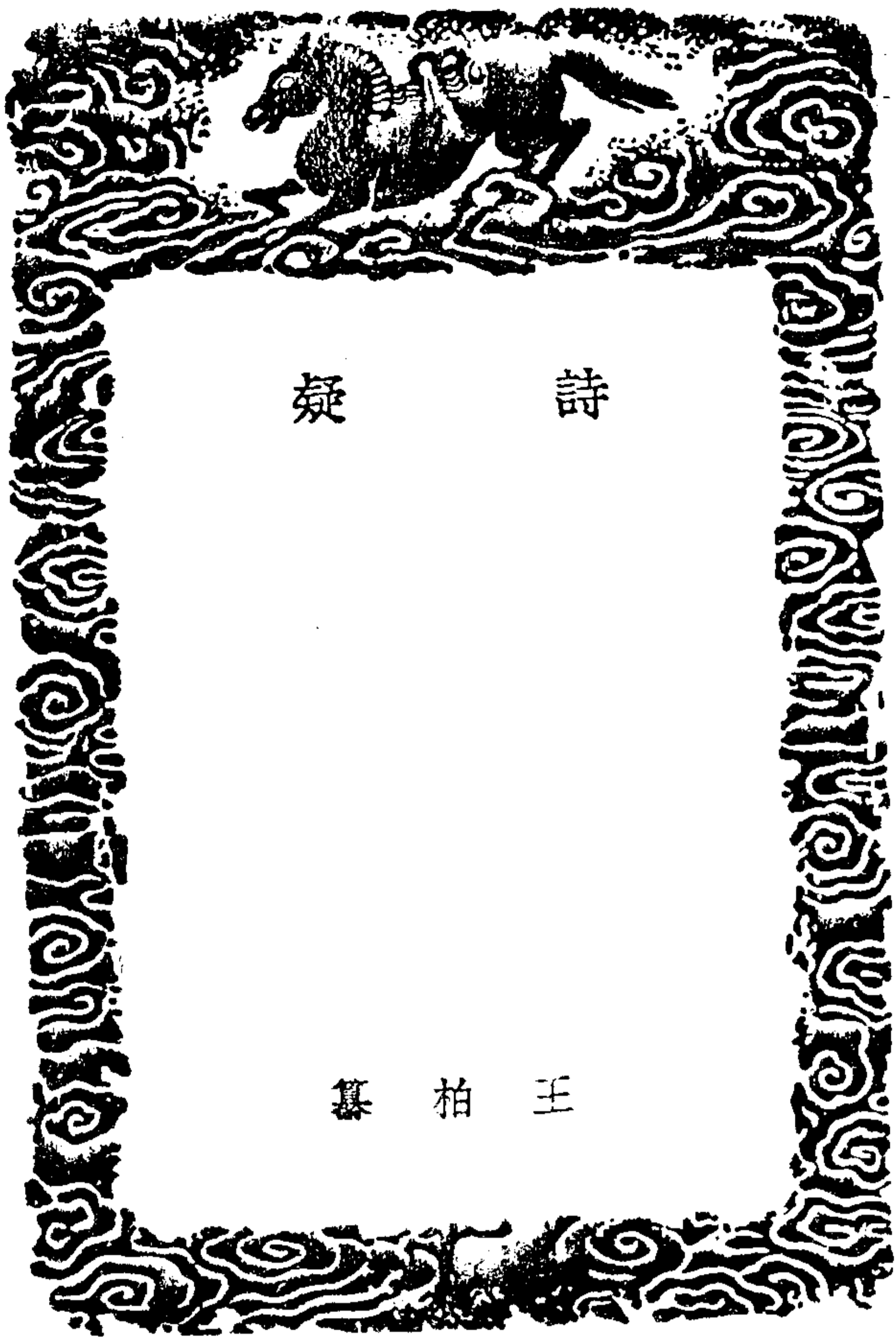
伐檀篇

臣聞人主之任官。不可有一毫之私。所共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所食者天祿。無非天也。豈可以己意參之哉。故書曰。無曠官。天工人其代之。天至公也。代天而行。亦必公其心可也。賢者親之。任之。不賢者疎之。斥之。如權衡焉。非有意于輕重。如繩墨焉。非有意于曲直。斯可謂至公矣。宜親任者而疎斥之。宜疎斥者而親任之。安在其為公道乎。檀可以為車。為輪。為輻。伐之而實諸河洛。此賤者所為也。今而賢者身親其勞。則失其職矣。不稼穡而得禾。不狩獵而得禽。此所謂無功而受祿也。今而在位。則非其任矣。是非顛倒。一至于此。天工之代。豈其然乎。彼君子兮。指伐檀者言之也。得斯人而任之。則不素餐矣。人臣之患。莫大于素餐。非有忠言嘉謨也。非能竭誠盡瘁也。而乘君子之器。食君子之祿。職業之廢闕。生民之憔悴。皆此曹實為之。是豈能有補于國耶。今明主憂勤于上。而賢否混淆于下。尸位素餐者。尚多有之。怠惰廢弛。偷合苟容。國之蠹民之殘也。擯斥一二。以勵其餘。而擇其不素餐者親之。于是賢士爭奮。姦回屏息。而綱紀大振矣。此當今之先務也。惟聖明亟圖之。

碩鼠篇

臣聞善為國者。富藏于民。不善為國者。富藏于府庫。君民一體也。民既富矣。君安得而不富。不藏于民。而厚斂焉。民既竭矣。君亦安能獨豐哉。故有若之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苟卿言。財貨本末源流。亦以為本原在下。而不在上也。彼魏君者。何足以知此。汲汲于聚斂。而民心日離。是乃自取其本爾。實事也。事其

君者三歲矣。莫我肯顧。言未嘗眷顧于我也。莫我肯德。不以我爲德也。莫我肯勞。不知我之勞也。君不恤其民。民不戴其君。相率而去。遠適他邦。豈其本心然哉。衣食不足。無以自給。其勢不得不爾。鄭國狡童之刺。雖曰不美。猶可言也。今而比之碩鼠。殆又甚焉。君臨一國。國人愛之若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可也。而以碩鼠譏之。不君其君。至是而極矣。聖人存此詩。所以爲重斂之深戒歟。始曰樂土之得所。中曰樂國之得直。固將去矣。而卒章則曰。誰之永號。吾其何之乎。惟有永號而已。言終不去也。君雖無道。而終不忍去。此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此夫子所以錄之也。



詩疑

王柏墓

詩疑卷一

宋王

柏墓柏字會之。變音書。蔡州金華人。宋理宗時。爲正上蔡兩縣。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體文憲。皇朝雍正二年。從祀兩廡。

行露首章與二章意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每竊疑之後。見劉向傳列女謂召南申人之女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訟之於理。遂作二章。而無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亂入無疑。

衛莊姜之詩凡五。其一。國人於莊姜之始至而美之。頌人是也。頌人之詩。前三章意已足。後一章體致不類。不然。則以四爲三。猶有序也。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亦太褻矣。其四詩則莊姜自述也。綠衣當在前。蓋莊公初惑於嬖妾。夫人憂之。思古人以自比。處之善矣。終風則悼其待己之不以禮。而莊公輕狂暴橫之態。儼然可見。日月則缺。全不顧矣。夫人亦未免無少怨也。燕燕作於莊公卒後。忠厚之德。諒然。夫人至是而賢益著。使嬖妾皆如戴嬖。又豈有綠衣之作乎。綠衣。燕燕二詩。熟讀之。自可見。

詩傳疑柏舟之詩亦莊姜作也。愚謂詞意全不類。以兄弟不足依據。而嘆其不能奮飛。此閨巷無知之言也。苟能奮飛。則棄其所天可乎。莊姜安得出是言哉。至於寤辟有標。則哀而傷矣。此爲他婦人怨夫之詞。非莊姜也明矣。

凱風之詩。孝子之心至矣。其爲詞難矣。是詩也。寄意遠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可謂能幾諫者也。此孝子自責之詞。序曰美孝子。何其謬哉。

詩疑 卷一

雄雉之詩。此婦人思其夫從役而未歸。第三章從容閑雅。優柔不迫。此正風也。末章愛之切。刺之深。理亦甚明。大有學識之人也。不伎不求之句。夫子固嘗稱之。雖曰何足以戒。此是欲進子路一步。故云耳。學者亦須從此用功可也。

谷風之詩。婦人爲夫所棄。委曲敘其悲怨之情。反覆極其事爲之苦。然終無絕之之意。與柏舟思奮飛大有開矣。此聖人所以制三不去之義。其意深矣。

簡兮之詩。序者以爲衛之賢者仕於伶官。此固然也。但謂刺不用賢。則是他人作此詩。而詩記亦謂此賢者非東周所有。自是西周昔日有之。觀其前章。形容其有力如虎。赫如渥赭。此何足以見其賢。詩傳則曰。此賢者玩世。仕於伶官。作此詩。若自譽而實自嘲。最爲得其情。至末章始託與而思西周之盛。王。此其所以爲賢也。非末章不得見其賢矣。

自古出仕者。大略有三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於玩侮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窶。歸於天而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遠逝。如北風是也。簡兮難學也。非自度果有不磷不縑之操。其可苟哉。北風。北門。在人審時量力而爲之。未可輕相詆訾也。宣姜本爲伋妻。而宣公要之。終讎偁而殺之者。宣姜也。可謂忍人也。未必惡也。無乃愧也。及生壽。而慨然代偁之死。壽亦賢矣。宣姜於是亦有年矣。則又通乎公子頑。不良之甚也。乃生戴公。文公。許穆。宋桓。二夫人。不夫而舉四子。無恥尤甚。衛之人偷惰地。烏得不亡。所不可曉者。莫不淑之氣。而子女之多賢。此又何也。

君子偕老三章。東萊先生曰。一章。責之也。二章。問之也。三章。惜之也。其論精矣。愚謂責之問之。誠是也。末章。惜之。豈以色而忘其行邪。

定之方中。最善賦其事。作室而先種樹爲琴瑟之需。可見其規模深遠。其次方及於農桑。此國家之先務而不可緩者。又其次方言牧馬之盛。則中興之功。次序粲然。其要盡在秉心來淵一句上。

干旄之作。以見尚賢樂善。尤爲中興之本。衛之詩。淫奔者固多。而賢婦人之詩亦不少。前有莊姜四詩。後有柏舟。載馳。竹竿。河廣。以至泉水。雄雉。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之詩。

黍離。周大夫之作。亦善於爲詩者。感慨深而言不迫切。初不言其宗國傾覆之事。反復歌詠之。自見其悽愴追恨之意。出人意表。

君子于役。閨思之正也。感時念遠。固人之常情。至情所鍾。聚在苟無飢渴一句上。中谷有雅。雖婦人爲夫所棄。想出於凶年不得已之情。而非有所怨惡也。是以有閨之心。而無恨之之意。其人忠厚如此。范氏說最得講官之體。

大車之詩。古人以其大夫能治其私邑。而婦人不敢怨。故以此美其大夫也。然婦人革面而未革心者。也。畏子於爲政之時。尙要誓於既死之後。心堅而志懇。此善政之不如善教也。豈不信哉。刑政少弛。則醜行復矣。

青衿、靜女之為淫奔。已曉然矣。木瓜、采芣之為淫奔。而情款未明。至於揚之水亦謂之淫奔。愚則未從。若曰人有其兄弟而兄弟相戒之詞。豈不平易明白而有餘味。今日男女要約。則未有以別其為男女也。將仲子序者固妄矣。而蒹葭、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而朱子從之。愚謂其有所未盡也。此乃淫奔改行之詩也。仲雖可憐。獨能畏父母兄弟之言。又能畏人之清議。三章六無字。所以拒絕仲子為甚嚴。與大車誓死不相舍者大有間矣。

鄭衛之音。並稱久矣。愚嘗考三衛詩。凡三十有九篇。如兩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載馳、竹竿、河廣。此十詩皆作於宮室之中。秉義守正。詞氣忠厚。可以繼二南之美。次而士大夫。如簡兮、北風、北門、考槃、干旄等作。皆賢者之事。下而民俗。如雄雉、伯兮、擊鼓、凱風、谷風。或得人倫之正。或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皆佳詩也。蓋自衛武公學問精密。孜孜求善。老而不衰。如抑抑賓筵之作。森嚴淵奧。參之二雅中。真可無愧。淇澳一詩。形容武公之盛德。條理縝密。而與寄遐暢。非大賢不能道。此大學所以取之以為至善之本。在位既久。則其流風善政。豈無漸漬於人心者。後世淫奔之詩。如靜女、桑中、淇蚩、有狐四篇而已。刺詩如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蝦蟆六篇。鄭詩二十一篇。而淫奔者十六。其間作於淫女者半之。風俗之不美如此。故聖人尤欲放之。今以鄭衛之音。並稱者。失之矣。

衛國多於變故。後得其正。自立國之初。然也。管蔡之亂。此周家積累極盛之際。乃有此大變。康叔繼之。能和其民而得歡心。其後公子和襲攻世子共伯而奪其位。是為武公。共伯之妻。堅柏舟之誓。而武公改行自修。治其國五十餘年。諡曰睿聖。抑抑賓筵。伯仲二雅。淇澳之詩。幾與成王並稱。可謂盛矣。周公伯禽之魯。後世莫之競也。至於宣姜。始終亂人倫之正。乃有子壽之賢。且生文公。中興衛國。而許穆、宋桓二夫人。守節秉義。德邁當世。如賸輒之爭國。大變也。又有公子鄆之堅讓。故其亡也。獨後於諸國。然三衛諸詩。錯亂顛倒。殊無意義。先儒謂衛國首併鄆。以此為變。此因後世之詩。隨文生義。故有是說。烏知聖人刪次之意。果如是說。愚竊意共姜之柏舟。當為變風第一。淇澳次之。莊姜諸詩。又次之。而定之方中。干旄二詩。終之。此衛風之先後當然也。其他諸國。採雜不勝其誤。不可盡舉矣。

考槃詞雖淺。而有暇裕自適氣象。孔叢子載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此語足以盡此詩之義。殊不見其未忘君之意。序者既誤。箋者大害於義。雖程子忠厚之言。而朱子亦不得而從也。熟讀詩。自見。鄭詩多淫奔。忽有出其東門一詩。守義安分。為得性情之正。序者全不讀詩。乃為閔亂。又曰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殊無一毫相似。蓋淫風薰染之中。猶有不為習俗所移者。見如雲之女。不敢起犯義之思。而自安室家之貧陋。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未嘗忘。此參之二南之中。可以無愧。序者何所為。而讀者何不思耶。

東門之墜。此男子有所慕。而不得見之詞。序謂男女不待禮而相奔。恐亦未盡然。齊詩十有一篇。止雞鳴一篇。為美詩。爾若還與盧令令。亦尚武之餘風。著之詩。先儒取其可以見當時親

迎之禮。而不罪。此女之氣象。輕佻。無肅敬之心。非嘉詩也。東方未明之詩。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二句自嘉。但與上下意不貫。未必本文也。其刺齊襄魯文姜之行。凡五詩。敵笱之篇。刺魯人從文姜之淫亂。如此之多。猶嗟刺莊公。則已甚明。無異說矣。

詩傳曰。鄆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猶繫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愚考其詩。初非鄆詩也。其詩出閔巷。猶可曰此鄆人之詩也。曰此鄆人之詩也。其詩作於宮室。作於臣人。而曰此鄆風。此鄆風。可乎。其姜自誓。莊姜自述。必不作於鄆也。明矣。載馳。作於許也。泉水。作於魯國也。以其思衛。歸於衛風。猶可也。一在鄆風。一在鄆風也。作此為何義。與竹竿、河廣。義則一也。而後二詩。獨存於衛風。何以別哉。泉水曰。汶彼泉水。亦流于淇。竹竿曰。淇水在右。泉水在左。泉水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竹竿亦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泉水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竹竿亦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疑出於一婦人之手。今分為二國之風。不知何說以釋之。疑也。又如簡兮、北風、北門、刺宣姜諸詩。定之方中等作。皆不可繫之鄆也。豈不著明。於是知分次前後。即小序之人。同一繆也。

伐檀之詩。造語健而興寄遠。但詩記詩傳各為一說。詩記說於序。為近。詩傳說於理。為高。但未有以必其詩之果何如也。二說別無他意。只不耕不獵兩段。一以為自謂不可不耕而食。不可不獵而肉也。一以為汝不耕而何以得食。汝不獵而何以得肉。一以為自誇。一以為誇人之言。愚竊謂詩傳之說固高矣。轉旋頗費詞。今以平易為主。味胡瞻爾庭。有縣貆之句。他人指之為直截。但二說皆指君子為伐檀之人。殊覺不貫。妄謂為車當以行陸。今在水濱者。用遠其才也。今乃受用如此之盛。莫是不素餐之君子乎。蓋諷之也。未能信其必然。姑記其疑。

陟岵之詩。見父子兄弟相望之真情。亦善作詩者也。晉之鴛鴦。小雅之杖杜。皆不及也。葛生。傳言婦人以其夫征役而不歸。思之而作此詩也。子觀所美二字。則知其非夫婦之正。當時賢婦人稱其夫。多曰君子。軍士之妻。亦有稱伯兮者。未有稱其夫曰子美。詩有鵲巢之詩。既以子美為所私。則此不得而獨異。是必悼其所私之人也。

兼葭不類秦風也。所懷之人。未有以證其正不正也。詩致亦雅。未見為邪思也。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其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朱子於此。見其通生納於墻之意。然亦大段狼狽了。三良。彼三良者。既不能引大義。納君於無過。又不能為國家慮。不以自全為嫌。不然。則慷慨從君於死。爾何至恐懼如此哉。或曰。此觀者之惴惴。味其意。正指三良後人。避此欲飾其詞爾。

陳風十篇。止有衛門一詩。為善。其餘多男女會遇之作。亞於鄆風矣。大姬好歌舞。其民化之。遂至如此。以武王之聖。太姜之賢。閔門之訓。不宜有是。

澤陂之美人。未有以見其正不正。詩傳遠比於月出。恐亦過矣。檜曹二風。多好詩。蘇氏謂檜詩皆為鄭作。如鄆風之於衛。非也。鄆風止縑衣為桓公武公之詩。本周人作也。不當係之以鄭。餘皆莊公以後之詩。已東遷矣。檜則西周時詩。賢人憂周道之衰。百姓怨征賦之重。不

如無生其後桓公滅之。羔裘之作。疑其思舊君也。素冠。尤見賢者傷今思古。庶幾有行三年之喪者。皆鄭風所不及。邶鄘可併於衛。檜不可併之鄭矣。

下泉四章。其末章全與上二章不類。乃與小雅中黍苗相似。疑錯簡也。

豳風止七月一詩。是本詩。它皆非也。周公以立國之本。衣食之原。朝夕誦於王前。可謂萬世教幼主之法。實與無逸相表裏。不可偏廢。詩中雜舉時序。若無倫次。其要只是衣食二事。第一章總言之。次四章言衣。後三章言食。極為縝密詳備。凡舉時月。皆以夏正言。是知三代雖互建正。而終不能外夏正。夫字行夏之時。亦周公之意也。

詩傳之釋名義精矣。其釋草木蟲魚也。密矣。惟斯螽。莎雞。蟋蟀。謂之一物。以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則未解。此本程子說。其病在詩中以七八九月系於莎雞之下。若一物然。箋者曰。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雖自曉然。竊恐蟋蟀元在七月之下。以詩之句法律之。當然也。不應獨此數語出奇如此。

小雅中凡雜以怨誚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得小雅粲然整潔。

四月。六月。七月。十月等作。傳者皆為夏正之月。獨於正月一詩。乃為去聲。謂此正陽之月。而有繁霜。為霜降非時。此為可憂。故曰此賦也。若作與說。雖指為建寅之月。自不害於義。何必委曲其詞。以成就一賦字。詩人平易。若以非時。便作四月繁霜。有何不可。

諸詩多以篇首字為題。獨巧言於後章提兩字為題。尋他類例。則知又有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履屋。再無極當添兩句。大東當曰小東。小東二字既在上。又以小雅之例比之。亦當曰小東。如小旻。小弁。小宛。小明是也。若以小東為題。則有饒。簋。殽。當為第二章矣。常武之詩。亦無常武二字。但有王奮厥武之句。恐如雨無正。或逸句。又如酌。如賓。如般之類。並無題字。恐是大武詩內之章也。

或謂巧言之末章。有彼何人斯一句。與後篇彼何人斯實相連。恐後篇錯雜在前。以句律觀之。非可合也。兩詩恐是一人作耳。如終風之末章。亦有日居月諸之句。如後篇日月相連。章句不同。而為莊姜之作。故也。

一部詩原。本於文王一人。上推后穆公劉以來。下及后妃大夫妻。以至後諸侯。皆以文王受命與周王之故。然其詩典重淵奧。正大明白。莫如大雅。作於周公之手。者凡四篇。曰文王。大明。綿。皇矣。四篇之中。又莫如文王。初言文王。只如此。聲聲然強勉做將去。而令問自至今不已。聲聲二字。又未足以盡其形容。又添一箇穆穆字。其所以能如此深遠者。只是緝熙此一敬字而已。此令問之所以不已也。末曰。天理無形。但取法於文王。天下自能興起孚信。凡所以稱贊文王者。只一箇敬字。天難取法。只法文王。便能孚信。只是此數句。已盡大明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事上帝。即前篇緝熙之敬。而天命自然歸之。皇矣一篇。又說文王不自作聰明。但循此天理而已。械。棨。早。麓。思。濟。靈。臺。下。武。文。王。有。聲。此。六。篇。非。周。公。作。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械。棨。詩。也。上。言。文。王。姿。質。之。美。又。能。勉。勉。不。已。此。所。以。能。綱。紀。四。方。也。此。篇。詩。言。文。王。得。人。之。心。如。此。之。盛。維。持。經。理。天。下。之。功。如。此。之。大。只。收。在。一。箇。勉。勉。上。勉。勉。即。聲。

聲也。早說曰。瑟彼玉瑤。黃流在中。言至寶至味。薦於宗廟。則必受福。如文王之德。必受命。曰。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為之機動於上。魚之機動於下。不知其然而然。如文王之作興人才。上下各得其宜。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二詩鏗鏘淵永。極其形容。終不如周公之實。思齊有曰。雖誰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斃亦保。言其在宮時如此之利。在廟時如此之敬。於至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之者。於無所厭之處。亦常有所保。亦庶幾乎於緝熙敬止之遺意。緊要又在幾箇疊字。曰。肅。肅。曰。勉。勉。曰。翼翼。曰。翼翼。曰。肅。肅。尤有精神滋味。文王之德。可謂盛矣。極其所以形容者止此。甚矣其難也。頌之體。告于神明。尤宜精密。嚴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德不雜。與天為一也。又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言在廟之公侯。百執事之人。莫不離離肅肅。以秉執文王之德。上言文王之德之原。如此之大。下言文王之化之流。如此之盛。此非周公不能至此。

周公敘周之所以興。上極后稷之功。德。見於生民等作。可謂至矣。於思文言后稷配天之實。不過八字。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功此德。真足以配天。於祭義所以當配天也。

板之末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此言無一物之非天也。此八句反覆再三。而不若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八字之為約也。說詩者不費詞而詩意自見。此妙於說詩者。當以聖賢為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夫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夫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

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膺。董荼如節。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非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張子曰。誦為絳為綵。之無斃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此皆善觀詩。於閑慢句語上。見國家之盛衰。

宋公筆記云。蕭蕭馬鳴。悠悠旌旌。見其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為佳語。

張橫渠云。讀詩於絳兮綵兮。凄其以風。而有得。又謂晉人每誦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此皆得於詩者淺也。烝民一詩。全篇精奧。豈只此兩句可誦而已。如車攻云。之子于征。有問無聲。允矣君子。既也大成。如江漢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觀此議論。豈不正大。其句法雄健。豈後人可及。厲王之世。亂矣。宣王一出。整頓精彩大異。見之歌詩。便有盛時氣象。只宣王一世。隨手壞了。幾至亡國。一興一亡。如反覆手。可畏哉。

谷風以夫婦相棄。故有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遄恤我後之句。小弁之怨。乃以此四句綴于後。既與前意不貫。而亦非所以戒父也。必漢儒妄以補其亡耳。

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幽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於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於夫子之所刪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為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刪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為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為三百篇。而總系之以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果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絕也。太史冊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曠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靡靡。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極。微夫子既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攬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為無用之器。至于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為風。怨大騷。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散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為萬世之深恨。今不知詩之為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秘。傳於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於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莖者。最後出其言不行於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為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莖。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連三家。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抵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其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為得於子夏哉。若傳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味墮沒。詭所授受。以誣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於史。至西晉而已亡。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偽可知。愚是以於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風雅辨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刪夷纏繞。作為詩傳。自詩之墜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復遺恨。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荅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

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辭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究其為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於宗廟矣。天作清廟。可奏於宴豆之閒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於心思。正以其義焉爾。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為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薰蒸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遊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荅陳氏也。體仁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於志。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絃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邪。所謂腔調之說。均知朱子晚年之所不取也。至於楚詞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士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於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據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為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於堯之時。出於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為句。二句為韻。豈嘗學而為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度舜君臣之廣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母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於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於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興周者。王化基於衽席。而風動於四鄰。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為一體。適有合於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之曰風。被之管絃。以為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為學官。取為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放此章句。總為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於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具此格調也。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三百篇既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意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於辭者。此風也。周既有天下之後。分封諸侯。列國之民。咸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為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感後王之化。亦有美有惡焉。形而為歌詠者。亦此風也。曰國風者。周為商列國之風也。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風即此風也。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凡在下之作。槩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也。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詩降為風乎。鴟鴞周公之詩也。固已降而為風矣。但系之於幽非也。蓋正雅皆公卿大夫之作也。以公卿大夫之作。而不可以為雅之用。然後始降而為風焉。後世於此一降字。義有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紛然靡雜矣。況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康之際。仁義漸摩。薰陶情性。教化盛矣。內而妾媵之微。

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歌一語與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寂寥堙沒終無一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刪存逮東遷之後土地且蹙一旦興起播之篇詠遠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於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強尊之而列於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強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證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爲全無疵矣至於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夫之作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於朝會又不可毋乃出於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兩事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以證驗絕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予應之曰諸經悉出於燬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獨哉聖人於祀於宋尙有不足證之嘆況求之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於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爲證驗莫切於此尙何外求哉且夫怡愉勸勵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既不同形之於語言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俱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目不應紊亂如此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悉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意形詩外真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其能勉強不失於金石籟豆之間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謂善觀矣予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如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製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僖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較然而不可亂雜位且有少之數歌詞豈無同異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知昭穆之後僖禮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蔑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資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

之賦假樂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僖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蟋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僖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寔范宣子也爲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寔甫武子也亦爲之賦彤弓賦滿露武子以爲肄業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尙有閒存於人心者魯之所乘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幾乎是皆未可知也常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互差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也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誤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僖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製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僖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幽風辨

幽何爲而有詩也幽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之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之功以成王尙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替踐朝夕諷於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幽風則何以知其爲周公之意也邪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垂法於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於變雅也明矣今齊之以風繫之以幽不能不啓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於齊韓魯三王俱無所謂七月之章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固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於幽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於后稷系之以邵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系之以周亦可也今不邵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幽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始恐與幽詩差互揉亂而傳者失其真歟歌幽之文見於周禮之篇章既曰雅頌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而備三體之用歐陽公併與周禮遂毀之則過矣王氏謂幽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安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安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系之以幽猶云可也至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幽無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謂其能正乎或王終疑周公其風變矣惟周公能正之故夫子系之以幽其意深遠可謂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幽本變風以周公能正升爲正風如劉氏之說幽實雅也變而爲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鳴鶴之名見於金縢之書金縢之篇系於洪範旅獒之後聖人於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斡旋收扶之功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必不如是之迂曲也聖人之法條理嚴密必不如是之苟率也夫幽谷西北之降也三豎東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數千餘里事之先後也數百餘載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雜然強附苟合於一風之中孰謂天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幽風七詩以類分入於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

今遺缺其一。無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於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名。亦未知其果都鄙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也。使幽果有詩。則當列於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又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為深遠哉。幽之為風。可以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風序辨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缺之可也。可疑而不知疑。此疎之過也。當缺而不能缺。此贅之病也。夫魯宋之無風。說者以為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強為之說。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曹曰唐。曰衛。於魯為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衛唐曹。何不得與宋魯並。而獨陳其詩乎。其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於周之天王。固非關於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盡舉而歸魯。以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師傳於周而奏於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於魯者。固未必盡得周之所藏。周綱不說。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於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為逸詩者。不知夫子既刪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遺乎。此皆無所考而當缺者。況國風之次序。尤不必贅為之辭。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者。此夫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檜齊魏唐秦陳曹幽者。此鄭康成詩譜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檜陳曹幽者。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為說。謂邶鄘衛之所以先者。衛首併邶鄘。為亂首也。此亦因文生淺。未有以證其決然。為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閒。不害大義。誠有不必要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又自為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於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外。於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沉滯玩味其所無疑者。斯可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魯頌辨

缺疑之義。為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缺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證。亦何為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闕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信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荆楚之功。深以為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為非信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沒。是以朱子於他篇皆曰。無所考。獨以此篇為信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為可信也。愚嘗即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為非信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顛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為據。則我狄是膺。荆楚是懲。為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之世家。雖周公亦未嘗有戎狄荆楚之役。然亦無他明證。不敢必以為非周公之事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據而兩引之。以姑就其說。雖斷章取義。固善詩者之常。至小提魯頌之號。而以信公易為周公。亦恐孟子不如是之毫。或以為信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為信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在齊猶為可羞。況於信公。因齊

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為荒誕之辭。侈大浮誇。以誑國人。夫子尚何所取以播其醜哉。必不然矣。若夫淮夷徐方之事。則與荆楚不同。聖人存之於書。載之於費誓之篇。其為頌伯禽之言。昭灼明驗。無可疑者。願讀之者。偶未之思耳。又竊意士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脈不貫。當以公車以下九句。接此為一章。繼以泰山巖巖。保有龜繹兩章於此。倫序方整。既不害其為信公之詩。亦不妨以為伯禽之事。欲以魯侯是若為前段之終。後段自周公之孫起。止萬民是若終。前為四章。後為四章。周公之孫。福女為一章。秋嘗止有慶。接天錫公止兒齒。為一章。三俾自為一章。徂來之下。自為一章。古人作詩。章句雖重。而有味。條理雖寬。而實密。必不如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詞措意。雅與源流。必出於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尚可揖也。則其斷續破碎之疵。可以知其為傳者之誤。惟駟與有駟二詩。未知其為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夷來獻誠於泮宮而作也。夫魯之盛。無出於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為弱國。烏有此駿偉之績哉。祝而頌之之說。鑿尤甚矣。蓋願祝之詞。與鋪陳事實之詞。語脈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味其詞氣。雍雍句法。莊重。非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證。而求其考證之的。又孰出於聖人之書。既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為而不決哉。

詩亡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為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疎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於幽厲之閒。晚已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益衰。二雅於是亡矣。此程子之言。確為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為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閱周室之顛覆。傷宗廟。為黍黍。其詞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於燕草。非所宜。奏之於朝會。又不可。繼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詞也。實同於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於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詳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自為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血脈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雅為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為浮辭。而刪節擺脫。則情開而理迂。恐與孟子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夷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諸國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三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

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後世猶未有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因為之辨。

經傳辨

自成陽三月之燄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於燄燄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於缺疑而恥於有所不知。又不欲誦言其為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剝剔接釘。雕刻續藻。日入於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為先王之教。未經踐踐。歸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是又以後世傷殘破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可得而任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則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未通。然聖人之詩為教。所以異於他經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史官。儀禮未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兆朕也。周公祖述虞舜命變典樂之教。於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為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為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為風。此為雅頌。此為比興。此為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理冰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此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於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為雅。或以為頌。相合而成。吾固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爾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墮。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為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於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於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耳。

重刻王魯齋詩疑序

王魯齋先生之學淵源朱子。而說詩獨與朱子異。朱子所攻駁者。小序耳。於本經未嘗輕置一議也。先生黜陟風雅。竄易篇次。非惟排詆漢儒。且幾幾乎欲奪宣聖刪定之權。而伸其私說。其自信之堅。抑何過哉。雖然。讀書固貴於善信。尤貴於善疑。使妄挾所疑。而蔑視古人之說。以為概不足信者。其失也。誣。然絕不知疑。而抱殘守闕。甘受古人之愚者。其失也。陋。是書設論新奇。雖不盡歸允當。而本其心所獨得。發為議論。自成一家。俾世之讀其書者。足以開拓心胸。增廣識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未始非卓犖觀書之一助也。先生余同郡人。屬有金華文革之刻。爰從通志堂經解中抄出。手校付梓。以廣厥傳。同治八年秋八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王魯齋詩疑序

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紀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末載。卷帙不分。釋其辭。殆卽詩辨說。因公於書有審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菴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蓋如此。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